

察觀

卷一

宗規

卷之三

宗規

宗規

宗規

宗規

宗規

宗規

宗規

觀察

·元百五售份每·

刊創日一月九年五十三

·版出六期星畫·

號刊創



號刊創

我們的志趣和態度

專論

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

王芸生

論當前中國經濟情勢

伍啓元

二十一國和會

蔡維藩

論知行

馮友蘭

特稿連載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張東蓀

華盛頓通信

糧食的國際分配

陳之邁

組黨傳說中胡適的態度

(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李聞之死

(昆明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沉默中的潘光旦

(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山水·人物·藝術

卞之琳

·撰稿人·

王芸生 王維翰 王鴻萬 沈有乾 吳恩裕 吳純青 李廣田 李純田 周子亞 柳克寬 孫君遠 許君遠 高君遠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秋 梁實秋 張沉長 張東蓀 郭有今 程希孟 費希孟 楊西孟 趙家璧 雷海宗 潘光旦 蔡維藩 錢能欣 錢清川 錢清川 戴文光 戴文光 戴文光 蕭乾 蕭乾 蕭乾

·撰稿人·

的觀客·的立獨
·的派黨超·

觀察

編主平安儲

讀者先生：我們經過八個月的全力籌備，今始出版。許多關心我們的朋友都替我們擔憂，因為當前各方面的環境，實在太困難了。我們既然創辦這個刊物，自當悉力以赴，以求發展。假如先生希望中國能有這樣一個獨立的、客觀的、超黨派的刊物，假如先生贊同我們的立場，滿意我們的內容，則請先生支持我們，希望先生，并介紹先生的朋友，做我們的基本定戶，因為這就是先生方面最惠而不費，輕而易舉，而在我們方面則最受實惠的支持了。

訂閱辦法：一次預付一萬元者，七折優待；一次預付五千元者，八折優待，郵費照算，款盡通知續定。（凡須航空寄遞者，最好一次先納一萬元。）

全 國 第 一 流 學 者 教 授 專 家 十 六 餘 人 教 筆

南開大學教授 大公報總主筆 清華大學教授 南開大學教授 清華大學教授 前四川大學校長 中央大學教授 前光華大學教授 中央大學教授 東北大學法商學院院長 清華大學教授 大公報社論委員 武漢大學法律系主任 南開大學副教授 中央大學教授 中央大學教授 中央大學外文系主任	卞之琳 王芸生 王迅中 王顯懋 伍啓元 任鴻雋 呂復 沈有乾 吳世昌 吳恩裕 吳澤霖 李純甫 李浩培 李廣田 沙學浚 宗白華 柳無忌	中央政治學校教授 前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 大公報平津特派員 內政部參事 前國立師範學院教育系主任 大公報上海版編輯主任 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中國駐美大使館參事 清華大學教授 前北京大學教授 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教授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廠長 復旦大學教授 劇作家 前北京大學教授 清華大學地理系主任 前美國北卡羅納大學教授	周子亞 馬寅初 徐盈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之邁 陳友松 陳衡哲 陳瘦竹 陳維稜 夏炎德 曹禹 梁實秋 張印堂 張沉長	前北京大學教授 燕京大學教授 前西南聯大教授 上海銀行經濟研究所專員 中央大學政治系主任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委員會專員 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 外交部顧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清華大學教授 大公報駐美特派員 震旦文理女子學院教授 武漢大學教授 北京大學教授 北京大學化學系主任 民友圖書公司總經理 上海新民報總編輯	張忠絨 張東蓀 張德昌 曾移今 黃正銘 郭有守 馮友蘭 程希孟 傅斯年 費孝通 楊剛 楊絳 楊人懷 楊西孟 曾昭掄 趙家璧 趙超構	清華大學教授 外交部參事 清華大學教授 暨南大學教授 南開大學教授 北京大學政治系主任 中國駐法大使館秘書 中央幹部學校校長 專員 前西南聯大教授 南開大學教授 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教授 清華大學教授 武漢大學教授 復旦大學教授 燕京大學教授 國際基金銀行執行理事	雷海宗 葉公超 潘光旦 劉大杰 蔡維藩 錢端升 錢端欣 錢能欣 錢清廉 錢歌川 錢錫書 鮑登民 戴文賽 戴世光 戴端齡 蕭乾 蕭公權 顧翊華
--	--	--	--	--	---	--	---

觀 察 訂 閱 單 (請將此紙剪下連同訂費掛號寄至上海路四十三號觀察週刊社)

姓 名：
地 址：
起 寄 期 數：請 自 _____ 期 寄 起
寄 遞 方 法：平 寄 _____ 掛 號 _____ 航 平 _____ 航 掛 _____
預 付 訂 費 數 目：國 幣 _____ 元
訂 閱 人 _____ 啓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附註：本社收到訂費後另有正式收據奉上

民治紡織染股份有限公司

— 品 出 —

毛 毛 毛 毛
絨 毯 呢 線

號十五路森林慶重：司公總
填 坪 沙 慶 重：址 廠
號九十二園花家高
號〇八二路江九海上：處事辦
室三樓二樓大行銀成和

永 生 錢 莊

務業行銀業商營經
路西陝慶重：址地
三六五一四：話電
五四四五：號掛報電



西裝 西裝 褲 褲

購選迎歡
發批躉零



BEST QUALITY
TIGER
Shirt
WING SUN MFG.



品出社業五生永

號四真四六三路北西江 址廠 號三〇五路進武 所行發
四七五一四 話電 七二九一話電

金 虎 牌 西 裝

總經司公八各

中 紡 公 司 第 一 印 染 廠

◀ 品 出 廠 本 ▶

嘸 哩 子 君 四

布 花 子 君 四

林 士 子 君 四

貢 直 子 君 四

丁 色 子 君 四

七二〇〇三話電

號九十路州蘇西海上：址廠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法租界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甘肅：蘭州鳴遠文化社
蘭州中山路五七七號

北平總售處：國際書店
北平西單堂子胡同已十一號

(徵求各地同業批銷或總經售)



本期作者

王芸生：大公報總主筆
伍啓元：清華大學教授
蔡維藩：南開大學教授
馮友蘭：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陳之邁：中國駐美大使館參事
卜之琳：南開大學教授

我們的志趣和態度

編者

本刊籌備多月，歷經艱苦，終於今日問世。創刊伊始，茲謹一述我們出版這個刊物的志趣、風度和立場。

抗戰雖然勝利，大局愈見混亂。政治激盪，經濟凋敝，整個社會，已步近崩潰的邊緣；全國人民，無不陷入苦悶憂懼之境。在這種局面下，工商百業，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業所遇的困難，尤其一言難盡。言路狹窄，放言論事，處處顧忌；交通阻滯，發行推銷，備受限制；物價騰漲，印刷成本，難於負擔；而由於多年並多種原因所造成的瀰漫於全國的那種麻痺、消沉、不求長進的風氣，常常使一個有尊嚴有內容的刊物，有時竟不能獲得廣多的讀者。在這樣一個出版不景氣的情況下，我們甘受艱苦，安於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懼、甚至失敗，仍欲出而創辦這個刊物，此不僅因為我們具有理想，具有熱忱，亦因我們深感在今日這樣一個國事殆危，士氣敗壞的時代，實在急切需要公正、沉毅、嚴肅的言論，以挽救國運，振奮人心。

我們感到現在大多數人祇知道追逐權勢，追逐利慾；人人以一己為先，國家的禍福竟成爲次要而少人過問。是非不明，正氣不張。許多人常在一種衝動下，流露他們愛國的情緒；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現他們對於國家的忠誠，盡他們對於國家的責任。但要抗禦外敵，自強圖存，顯非單憑感情所能濟事；而建設國家，改革社會，尤需有衆多的能够咬得緊牙關，站得住脚跟，挺得起胸膛的人民。環顧海內，種種現狀，固足使人疾首痛心，而瞻望來日，尤使人不勝疑懼憂慮。在這樣一個混沌悲痛的歷史中，有志之士，實應挺身而出，不顧一己的得失毀譽，盡其天良，以造福於他所屬的國家。這誠然是一個充滿着禍亂災難的痛苦時代，但這也是一個大足以鍛鍊我們的意志和情操的時代。

我們這個刊物第一個企圖，要對國事發表意見。意見在性質上無論是消極的批評或積極的建議，其動機則無不出於至誠。這個刊物確是一個發表政論的刊物，然而決不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刊物。我們除大體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並替善良的廣大人民說話以外，我們背後另無任何組織。我們對於政府、執政黨、反對黨，都將作毫無偏袒的評論；我們對於他們有所評論，僅僅因爲他們在國家的公共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毋須諱言，我們這批朋友對於政治都是感覺興趣的。但是我們所感覺興趣的「政治」，祇是家人之事——國家的進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權勢。同時，我們對於政治感覺興趣的方式，祇是公開的陳述和公開的批評，而非權謀或煽動。政治上的看法，見仁見智，容各不同，但我們的態度是誠懇的，公平的。我們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則和寬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瞭解。

但是這個刊物也不僅僅是一個論評時事的刊物。我們還有另一個在程度上佔着同樣重要的目標，就是我們希望對於一般青年思想的進步和品性的修養，能够有所貢獻。多年以來，青年實在煩悶，在多年的煩悶中，意志軟弱的，漸漸趨入麻痺、消沉、及自我享樂的道路；剛強的則流於偏激。今日大多數青年，不是偏狹衝動，厲氣凌人，就是混混沌沌，莫知其前程何在！我們瞻念國家，中心憂懼，莫此為甚！我們都是愛好自由思想的人，所以就政治上的信仰而言，我們對於青年，一無成見，他們信右信左，儘可信其所信；而且他們能够信其所信，無庸且為我們所鼓勵並器重者。我們所欲一言者，即思想的出發較之思想的歸宿，遠為重要，所以信從一種政治上的思想，必須基於理性而非出於感情；而予重視自己的思想自由時，亦須同時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此外，在做人的根本條件上，我們期望每個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態度——人生的目的非僅圖一己的飽暖而實另有所寄；都有現代化的頭腦——思想的方法現代化，做事的方法現代化。我們國家一線前途，全繫於今日一般青年肩上。衝動、偏狹、強橫，都足以造亂而不足治亂；自私、麻木、消沉，帶給國家的是死氣而非生氣。我們極望這一個刊物所發表的文字，它所包含的看法、態度、氣息，能給一般青年讀者以有益的影響。

二

其次，請一述我們放言論事的基本立場，亦即本刊同人共守的信約：

一、民主 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歸，無可抗拒。我們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數人利益的集團獨斷國是，漠視民意。我們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設施措置都祇是為了一部分少數人的權力和利益。國家政策必須容許人民討論，政府進退必須由人民決定，而一切施政必須對人民負責。民主的政府必須以人民的最大福利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進人民的幸福。同時，民主不僅限於政治生活，並應擴及經濟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并須經濟民主。

二、自由 我們要求自由，要求各種基本人權。自由不是放縱，

自由仍須守法。但法律須先保障人民的自由，並使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與權利，則人民必守法護法之不懈。政府應該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為維護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應該使人民的身體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優性的發展，以增加國家社會的福利，而自由即為達到此種優性發展所不可缺少的條件。沒有自由的人民是沒有人格的人民，沒有自由的社會必是一個奴役的社會。我們要求人人獲得各種基本的人權以維護每個人的人格，並促進國家社會的優性發展。

三、進步 我們要求國家進步，我們絕對反對國家停滯不前。不跟着世界大勢前進的國家必將遭受自然的淘汰。我們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業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業化成功，先須大家有科學精神，現代頭腦。我們要求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軍事各方面的全盤現代化。我們希望人人都有現代化的頭腦。唯有現代化了，才能求得更大更迅速的進步，才能與並世各國並駕齊驅，共同生存。我們反對一切的停滯不前，故步自封，甚至大開倒車。停頓、落後、退步，都是自殺。我們要求中國在各方面都能日新又新，齊着世界主流，邁步前進。

四、理性 人類最可寶貴的素質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發揮人類的理性。沒有理性，社會不能安定，文化不能進步。現在中國到處都是憑藉衝動及強力來解決糾紛，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動輒用武。我們完全反對這種行為。近幾十年來中國的教育在這方面完全失敗。我們要求政府及社會各方面能全力注意這點。祇有發揮理性，社會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們要求一個有是非有公道的社會，我們要求各種糾紛衝突都能適用理性來解決。唯有這樣，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發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設的成功。

我們謹以右陳四義，作為我們追求努力的鵠的，並本此以發言論事。我們的態度是公平的、獨立的、建設的、客觀的。祇要無背於前面的四個基本原则，在這一個刊物上面，我們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獨立發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負責；而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發刊之始，謹述其志願與立場如上。尚祈全國賢達，不吝指教，惠予匡助，本刊幸甚，國家幸甚。

中國時局前途的二個去向

王芸生

我天天關心中國的時局，尤其時時在追究中國的前途。儘目前所有的資料，以參證當前的大局，我以為中國的時局前途有三個去向。

(一) 南北朝。這是中共所要做到的。在去年秋勝利到來之時，毛澤東先生應邀到重慶，國共談判了四十多天，未曾談得攏。其中距離最遠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重劃軍區問題，另一個是關於解放區地方政府問題。到最近馬歇爾與司徒雷登的聯合聲明，使調人痛感棘手的，還是這兩個問題。這其中的第一個問題，據國共雙方於去年雙十節簽字的「會談紀錄要點」所載的第九項云：「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公平合理整編全國軍隊，確定初期實施計劃，並重劃軍區，確定徵補制度，以謀軍令之統一。在此計劃下，中共願將其所領導的抗日軍隊，由現有數目縮編為二十四個師，至少二十個師的數目，表示可迅速將其所領導而散布在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內）八個地區的抗日軍隊，着手復員，並從上述地區，逐步撤退應整編的部隊至隴海路以北及蘇北皖北的解放區集中。」這裏邊重劃軍區的計劃，實際可以說是一個江淮為界的南北朝。雙十紀錄發表之後，毛澤東由重慶飛返延安，中共的軍事行動就轉趨積極了。在江南的共軍，迅速撤至江北。在廣大的北方，打山西的上黨區，打綏包，打同浦東段，積極向山東擴張，大軍向東北滲入。那時共軍的高潮，大有不能取之於櫛組的，而必得之於疆場，以實力做到其所要的。綏包之敗，山海關之挫，使這計劃受到了一些阻撓。到今年一月停戰令下，政治協商會議舉行，衣裳之會，隱蔽着戎車行動。無論停戰令下，或者政協協議，軍事實未曾停。北方一直在打，而東北更是陰雲重重，這情形一直發展到蔣長春，佔領江龍江，而到了一個新的高潮。及至四平街決了戰，共軍連棄四平街、公主嶺、長春三大據點，復趨低潮，於是停戰運動大起。南京的談判，宣佈了東北停戰十五天，又延長停戰八天。

這二十三天的停戰都過去了，更是大打起來。半個中國，烽火連天，無論高潮低潮，緊打慢打，一個南北朝的運動，是在有力的進行着。這是中國時局前途的一個去向。

(二) 十月革命。中共現在還沒有這麼大的野心，因為他們的主觀力量還沒有這麼大；但是客觀的條件却在駁駁進展着。一、政治擱淺到解體。今天國民政府治下的政治，一片擱淺現象，懣懣無生氣。循良的公務員待遇低落無以維持肚皮，相對的就是貪污公行，滔滔天下，廉潔成了難能之事。再不振作，再不有為，則弄到政治解體，實非不可能。二、經濟恐慌到崩潰。這問題更深刻了。今日中國的經濟，一面倒的靠洋貨輸入；國家的財政，又一面倒的靠通貨膨脹。物價狂漲，工資奇昂，人民憔悴，工業窒息，獨獨發了官僚資本與買辦階級。政府天天在飲鴆吸毒，人民天天在掙扎呻吟，如此下去，則洪水到來，經濟崩潰，已經不是太意外的事了。三、最後是軍事。現在國民政府的聲光，實際是靠着中上級軍官對中共還有一股敵愾之氣。但，這是不很可靠的。因為抗戰既經勝利，中國人打中國人，實在不能持久維持士氣，尤其士兵生活之苦，拖久了，難免要生變化。士兵一盤糧食，中國的十月革命馬上出現，就是國家大亂。所以無論為政府計，或為國家計，都不能再打，都不能再拖了。再打再拖，必將更加重政治經濟與軍事三方面的危機，最後搞成國家大亂。這可能正中國時局前途的又一個去向。

(三) 政協協議之路。政治協商會議的五項協議，原是當前中國極理想而又很藝術的前進之路。一幅國是前進路線圖，設計得原不甚差。不知怎的，剛剛簽字的協議，墨迹未乾，便你吵我鬧，弄成一文不值，一條也不會實行。第一步的改組政府未曾實行，至於開國民大會，議訂憲法，更加談不到了。政協的五項協議：一、改組政府；二、和平建國綱領；三、

軍事問題；四、國民大會問題；五、憲草修正原則。其中改組政府一項是委頓。政協治議的政府改組，因為各黨派都參加，是聯合性的；用這個政府籌開國大，以制訂憲法，然後實施憲政，舉行民主大選，所以這個政府也是過渡性的。由政治協議的路線過渡到民主憲政的大路，這是中國時局前途最好的一個去向。

以上三個去向，毫不躊躇的，我們希望能夠走上政治協議的路線。

現在內戰打得如火如荼，加速度的向「國家大亂」疾趨。怎樣避免大崩潰，大變遷，而走上和平統一民主進步之路？我以為其中還有幾個極結應該注意：

第一、國民政府先要力事清潔有效。一個政府如果不能做到清潔有效

，一切施政無例外的變質，富了官僚買辦，苦了民生，則縱使有足够的武力，能否永久維護其政權，是有疑問的。

第二、國民黨應該深刻瞭解民主憲政的路，是需要高度的寬容與高度的智慧的。國民黨不肯接納一部中央政府受立法節制及地方均權的民主憲法，是一個很重要的心理關鍵。

第三、美蘇對立的形勢，對中國現局最為不利，最好是解消這形勢。我們所能為力的，是在外交政策上力維均衡，而莫一面倒。

第四、最後，需要中共將來甘心做一個民主政制下的憲政的黨。

(八、二四、上海)

論當前中國經濟情勢

伍啓元

對於當前中國的經濟情勢，最近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今日中國經濟局勢已瀕於『崩潰』的境地；一種看法認為今日中國經濟狀況已經改善，已經好轉。究竟這兩種矛盾的看法誰是誰非？究竟當前中國的經濟情勢是怎麼樣呢？

對中國經濟樂觀的人，曾用下列幾個理由，說明當前經濟已經好轉：

(一) 通貨膨脹是中國經濟主要病因之一。近數月至少從發鈔的情形來說，已與過去不同：『自本年三月以後，法幣的發行額就逐漸減少，到了七月發行額便沒有增加了。』(二) 近數月來財政的狀況據說已有改善，稅收逐月增加，本年內當可達到預算所規定的數字。(三) 自從三月四日以來，外匯曾有五個半月的安定。據說在這個安定的匯率(即對美電匯二〇二〇的匯率)下，『對於預期的效果收獲頗宏，已往五個月內輸入物資數量既見增加，價格亦逐步降低。』(四) 本年糧食豐收在望，這對於農業社會的中國將必發生良好的影響。(五) 中紡公司的生產已上軌道，政府對衣料的價格已有控制的力量。(六) 在若干區域以內，交通幹線(如粵漢路)已全部恢復，交通工具已逐漸增加。財政、通貨、物資、交通、物

價、外匯等因素既然都有改善，則經濟情勢不是已經好轉了嗎？

我們的看法却與上述的樂觀看法完全不同。我們承認由於徵稅區域的擴大，由於進口物資的增多，今年租稅收入不單用法幣計算是大為增加，即用實值來計算，而且對歲出的比例說，都遠超過去年。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一方面因為稅收，一方面因為處理敵偽資產(只是蘇浙皖區敵偽產業處理局每月便可撥二百億元，中紡公司每月便可解庫約一百億元)，一方面因為用低廉代價拋售國家的黃金與外匯(每月可能達數百億)，財政已不再是一種百分之八十強的發出依靠發鈔去應付的財政。國庫收入增加以後，鈔票的發行速率自然也跟着減少。抗戰勝利最初的那年間，鈔票增發額每月竟達上月百分之二十(複利)以上。自三月起鈔票的增加速率已較緩和。但就整個財政情形來說，離財政安定的境地還有很大的距離。目前財政收支絕不能說是已經『平衡』。如果敵偽資產處置完畢(包括中紡等公司都已售與私人)，如果政府持有的黃金與外匯全部售完，政府不能再靠出售國有資產去渡日，則財政狀況必陷入極惡劣的境地。不但如此，現在財政還是本着過去一貫的徵課中下階層和便利既得利益的作風。雖然

在紙面上政府有許多徵收由豐裕階級負擔的稅的決議和計劃，但事實上今日的財政還是一種由中下階層負擔的財政。這種以出售國家資產及壓迫中下階層為中心的財政，即使能夠做到收支平衡，也不能說是一種健康的財政。

關於鈔票增發率減低一事，我們當然是表示歡迎的。但在這裏有幾點應保持保留態度的。(一)政府幾個月會把不少數量的軍隊運至東北，遣往東北的軍隊是用流通券去支付一切支出的，這自然會減輕了法幣的負擔。但這只是把通貨膨脹的一部分重担由法幣流通區域轉嫁到流通券流通區域，事實上並沒有解決了問題。(二)即使把東北的支出除外，國庫每月支出還有數千億元。我們如把所有收入的估計計算起來，七月份的國庫收入還與估計的支出相去頗遠。因此政府所作七月發行額「沒有增加」的聲明，我們不很了解其真實含義。可能該月有若干收入(如出售偽資產收入)特別增多，可能該月有應該支項目已提前支付或延至八月始付款，可能該月出售美匯較多，所以吸收回籠的法幣較多，可能還有其他特殊的理由，結果在帳面上該月沒有增加發行。但只是一個月沒有增加發行還是不夠的。如果政府能繼續幾個月都沒有增加發行，則我們才能承認真是沒有增加發行。

關於物資增加，我們也承認是重要的。本年各地的豐收，必然會對經濟勢情發生若干良好的作用。中紡公司紗布的生產，確加強了政府對衣料價格的控制。一月至六月份普通進口物資依國內市價計算達三千四百七十餘億元，同期輸入救濟物資超過一千億元；這四千五百億的輸入物資對市場不會沒有影響的。但從另一方面說，由於內戰的擴大，由於民族工業的衰頹，由於整個國內生產的困難，所謂「物資增加」的話必須加以許多保留與修正。

至於交通方面，則更沒有多大的「改善」。一方面粵漢等鐵路是修復了，長江和沿海的水道是通航了，但另一方面在內戰的烽火中不知有多少鐵路被破壞，不知有多少的交通被阻斷，給果交通所受到的打擊遠超過交通所得到的改善。

要真正量衡財政、通貨、物資、交通等因素究竟是否已經改善了我國的經濟，最好是看物價是否繼續上漲。如果財政真的已經平衡、通貨真的

已經停發，物價真的已經增加，交通真的已經改善，則物價必然會下跌，或至少會停止變通的。但事實上三月以來物價不只沒有下跌，而且上漲甚猛。物價上漲率雖因地區及種類的不同而不同，但三月至七月的九個月間，各地物價上漲率平均總在月息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之間。物價既作這變劇烈的變動，可見中國的經濟情勢並沒有改善。

至於外匯方面，則無論三月四日以前，或三月四日以後，政府的政策可以說是整個錯誤的。這個政策結果(一)便利了外國消費物品大量向國內傾銷，(二)阻止了中國土貨出口，(三)打擊了民族工業和國民生產，(四)消耗了國家的大量外幣資金。這種政策絕不會改善國家的經濟的。

根據上面的分析，可見樂觀的看法是沒有多大事實上的根據的。筆者對中國經濟的看法，是相當悲觀的。筆者「如果我們不是從表面上看，而是作深一層看，則當前中國經濟是危機四伏，沒有一點可以樂觀的。這可以分開幾方面來看：

首先，就各階層的生活來說，今日中國經濟是極不合理的。我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是農民，目前一般農民因受戰禍、災荒、黑暗的政治、錯誤的經濟政策、和地主土劣階層的壓迫，生活早已在飢餓線上。至於戰前的中層階級(公教人員和薪水階級)，則早已通貨膨脹的影響而淪為大貧。現在唯一得意的只有包括封建力量、貪官污吏、買辦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在全國中下階層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時候，正窮奢極侈地過着一種最新式、最貴族、和最浪費的生活。今日中國「有」的階級和「無」的階級生活水準差別的程度，今日中國「無」的階級生活痛苦的程度，已經超過法國革命前夕法國當時的程度。一個只居住在上海南京繁榮世界的人或者會自欺欺人地說中國的經濟已經改善了。但如一個人能同時見到上海的天堂般的生活和廣大農村一般中下階層人民的地獄般的生活，則他便不能不承認中國的經濟需要根本的革命了。

其次，就國民生產的情形來說，今日中國經濟的局勢確是十分嚴重。因為工業先天的不足，因為戰爭的影響，更因為外匯和其他政策的打擊，今日中國的工業已瀕於絕境。最近雖改變了匯率(由美匯二〇二〇提至三三五〇)。但整個局勢還是十分危險的。不但工業產生了危機，就是農業生產也受到重要的打擊。所有出口物都品因外匯偏低的關係而瀕於無法維

持的境地。就是原料物品（如棉花等），也受到外貨傾銷的影響。豈但如此，在二〇二〇匯率改訂以前，外國進口的牛奶比豆漿便宜，外國進口的罐頭肉類比鮮肉便宜，外國進口的橘子比四川的廣柑便宜，就是一般的農產品也無法長久維持。一個國家的生產事業全都陷入困境，這個國家的經濟怎樣能使人不悲觀？

此外再加上物價不斷的波動，內戰所給予國民經濟的致命的打擊，我們實不能不說中國經濟已瀕於崩潰之境了。

說到「經濟崩潰」，這個名詞是需要解釋的。最近有些朋友常問：「你看中國經濟會不會崩潰？幾時會崩潰？」「你看中國貨幣會不會崩潰？幾時崩潰？」我的答案總是：「這要看崩潰兩字怎樣解釋」。如果「崩潰」是指「全部停頓」或「完全破產」，則我可以說中國經濟是不會崩潰的。

二十一國和會

蔡維藩

七月二十九日，中美英蘇法等二十一國在巴黎舉行的和會，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一個和會，它的任務雖有固定限度，但其發展與結果，皆將影響其他和會，亦皆將影響世界和平。戰爭結束，必有和會，幾乎成了國際上一種慣例，而每次參加和會的國家，抱着企求永久和平信念，從事和會工作，也幾乎是歷史上的通常現象。人類是不是愚笨的？不然的話，怎麼打了戰爭，期望和平來臨，有了和平，又忘却了戰爭苦痛？二十一國和會既為此次空前大戰後第一個和會，它天然有責任來首先解答這個問題。

一 和會的背景

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倫敦舉行的美英蘇中法五國外長會議，無結果而散會。十二月，美英蘇三國根據蘇聯建議，在莫斯科舉行外長會議，決定：對義大利和約由美英蘇法四國外長起草，對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三國和約由美英蘇三國外長起草，對芬蘭和約由英蘇二國外長起草。俟上述和約草稿完成後，外長會議將召開和會。本年四月二十五日，美英蘇四法

除了一個給原子彈全部炸毀的國家，經濟（指生產消費等活動）是絕不會全部停止的。至於貨幣崩潰，則以中國目前戰勝國的地位，以中國目前的外匯資源，及以中國目前的信用制度而言，中國的貨幣可能會貶值至萬分之一，以至數十萬分之一（或更小），但貨幣絕不會停止做流通媒介的。但如「崩潰」兩字作深一層的解釋，如我們認為凡因經濟政策或措施的失當，致使一國的經濟分配違反社會正義，生產陷入困難境地，因而引起社會不安和政治紛亂，便是一種經濟崩潰，則中國經濟早已崩潰了。同樣地，如我們認為一國的貨幣因幣值變動過大，因而引起經濟的崩潰，便是一種貨幣的崩潰，則中國的法幣也早已崩潰了。

如果我們的分析是對的話，則在目前似和似戰的局面中經濟已早經崩潰，假使再有規模的戰亂，中國的經濟又將要怎樣惡化呢？

國在巴黎召集的四國外長會議，就是為完成對義大利等五國和約草案而召集的。那一次外長會議，從四月二十五日到五月十六日，共會議二十五次，討論的問題甚廣泛，討論五國和約問題，也討論德奧二國問題，可是結果並未獲得任何協議，而只決定了暫時休會，俟六月十五日復會。

六月十五日，四國外長會議如期復會，七月十三日閉會。那次會議有兩大成就：一是完成義大利等五個戰敗國和約草案，一是決定七月二十九日美英蘇中法等二十一國在巴黎舉行和會。

外交會議作了上述決定之後，即討論和會召集問題。蘇聯代表莫洛托夫提出反對任何將中國包括在內之一切動議的要求，更不贊成中國為和會邀請國之一。美國代表貝爾納斯說：「莫洛托夫所提排斥中國之建議，根本錯誤，並為對中國不必要而荒謬無理之侮辱。」去年十月，五國外長會議無結果而散之後，國際間盛傳蘇聯不願中國過問歐洲問題。（這一點，最近貝爾納斯在和會的演講中已明白指出）。七月在四國外長會議中，莫洛托夫果然公開反對任何將中國包括在內之一切動議，對中國做「不必要

而竟無理之侮辱」，十足證明蘇聯確實不顧中國過問歐洲問題，也證明這道為戰後第一個而任務又有固定限度的和會，蘇聯都不顧中國站着和平等地位參加。其實中國作和會邀請國，不見得對蘇聯有害，中國不作和會邀請國，也不見得對蘇聯有利。

凡是有關和會召集的問題，多半是有關技術的問題。如果翻閱一九四三年莫斯科美英蘇中四國宣言，一九四五年波茨坦三巨頭決議，及同年十二月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協議，誰都可以看出中國參加和會的問題，應該不成問題。

莫斯科美英蘇中四國宣言第二項規定：「四國之中，凡與一共同敵人作戰者，對於所有有關該敵人之投降及解除武裝之事項，均將採取共同行動。」第五項規定：「在重新恢復法律秩序與成立普遍安全制度之前，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起見，彼等得隨時會商，並於必要時與其他聯合國國家商議，以代表國際社會採取共同行動。」這兩項規定明白指出，在任何和會商討和處理戰後有關共同敵人問題的場合中，中國和美英蘇三國具有同等地位和責任。

一九四五年法國已與盟邦共獲勝利，美英蘇三巨頭在波茨坦會議中決定，設立經常的五國外長會議，就是美英蘇中四國加上法國的外長會議，其任務即為共同磋商與處理戰後有關共同敵人及和平問題。去年十月在倫敦舉行的五國外長會議，就是根據波茨坦決定而舉行的第一次會議，當時中國代表是王世杰部長，法國代表是皮杜爾部長。這機構的產生，指出關於磋商與處理戰後有關共同敵人及和平問題，中國和美英蘇法四國具有同等地位與責任。

去年十二月美英蘇三國外長舉行會議，關於籌備和會程序的協議，第二項規定：「俟所有此項和約草稿完成後，外長會議將召開會議，考慮對義、羅、保、匈、芬五國之和約。此會議將包括參加外長會議之五國及聯合國家中會以實際軍事力量積極與歐洲敵國作戰之所有國家，即美、英、蘇、中、法及澳、比等二十一國。」這一項規定既明白承認中國為「參加外長會議之五國」之一份子，也當然承認中國為召開二十一國和會之一份子。

上述三種事實根據，皆明白載於有關國家共同公布的官方文件中。蘇

聯代表莫洛托夫對它們全部予以抹殺，而在外長會議中提出排斥中國之建議，我們認為貝爾納斯用「根本錯誤」四字來批評，是再正確沒有的批評。

美英等國為顧全實際上的困難，只得在妥協上求改善；結果，七月九日由法國以地主資格，發出邀柬，說明以外長會議名義，並根據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外長會議之決定，邀請美、英、蘇、中等二十國委派代表，於七月二十九日到法國盧森堡宮，參加製訂對義、羅、保、匈、芬五國和約之和會。十日及十一日，法國外交部及駐華法大使分別通知我駐法大使館及我國外交部；九日，外長會議決，和會主席由中、美、英、蘇、法五國外長輪流擔任。於是關於邀請國問題一場風波，由此結束。

二 五國和約草案

就國際慣例說，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和平，無論是命令式的，或是磋商式的，和約大致包括領土、賠款、及軍備問題的解決。這次戰勝國先從對義、羅、保、匈、芬五國入手的和約，和已往慣例比較起來內容相差不多。七月三十日，美英蘇法公佈草案。

關於領土。義大利放棄非洲殖民地、亞得羅亞海、及地中海東部島嶼及對阿爾巴尼亞和阿比西尼亞及在中國商務利益，並調整法義及南義邊界。非洲殖民地最後處理，留待和約生效後，四強另作商訂。的港國際管治制度的建議，留待和會決定。羅馬尼亞調整她與希臘二國邊界，保加利亞調整她與希臘邊界，匈牙利調整她與奧南兩國邊界，芬蘭調整她與蘇聯邊界。羅、保、匈、芬四國邊界問題，容易解決，因為她們不但是小國，而且戰前都是僅求自保的國家，並未在侵略擴張上製造領土的重大糾紛，這次領土之所以成為問題，亦只是戰時成了軸心附庸，對鄰邦邊界上惹起一些小麻煩，而這四個小國事實上皆在蘇聯範圍之內，她們與蘇聯間的邊界問題，蘇聯早已和她們直接解決，即如羅、匈、保三國與鄰近小國間的邊界問題，也必多半在蘇聯指導之下獲得解決。只要他國無意否認或推翻蘇聯在東歐全部已屆局面，四小國邊界問題的解決，置入和約裏面，不過是一種國際追認事實的手續。義大利問題較為繁雜，她原是侵略國家，領土與邊界皆成問題，草案中分別規定放棄與調整，皆屬合理，唯因牽連過多

，有些地方只能暫作有條件的解決。

關於賠款。義大利賠償蘇聯一億美元，羅馬尼亞賠償蘇聯三億美元，保加利亞賠償南斯拉夫一部分損失，數額未規定，匈牙利賠償蘇、捷、南三國三億美元，蘇聯應得二億，芬蘭賠償蘇聯三億美元。義大利等四國賠款總數為十億美元。美英法三國未決定提出賠款要求。這十億美元幾為蘇聯一國獨得。義大利賠償蘇聯一億美元，外長會議決定義國以軍艦、製造品，及存留於奧匈等國物資，分七年償清。其餘四國皆在蘇聯勢力範圍之內，蘇聯如能予她們以賠付方式上的便利，則這幾國賠款負不算過重。如美英法三國不要求義大利賠款，或要求不超過義大利賠款數量，義大利賠款担負，也不算重。

關於軍備。義大利本是海陸軍力相當強大的侵略國家，草案規定其陸軍裁至戰前十分之一，海軍裁至戰前百分之十；其餘四國皆是小國，草案規定其陸軍最少三萬餘人，最多十二萬人。軍備裁至如此程度，義大利固無侵略可能，四小國也無力附和侵略。如聯合國再能盡責監督，這五國皆無發動或助長侵略的可能。

和約草案有幾點值得重視：(一)義大利放棄全部殖民地，甚為合理。現在既有大西洋憲章，又有聯合國託治制度，戰敗國殖民地縱不能立即獨立建國，但也不該會有從一個殖民帝國轉到另一個殖民帝國的境現象發生罷？(二)在賠款方面，這次戰勝國對戰敗國有一個新作風，不太較量金錢的賠付，而重視工廠設備和物資的抵償。如果這樣作風，僅限於軍火工業，尚屬合理，否則一切搬運精光，許多國家出戰敗而赤貧，和平必受威脅，這一點，該不致被戰勝國忽視了罷？(三)草案規定五國尊重人民自由，綱舉目張，這是尊重世人公認和平原則的鄭重表示。

這五個和約草案尚須補充和修改，只要負責草擬和約的國家，能虛心接受建議，赴會的國家，又皆根據和平誠意，提出建設性意見，大家合力完成五個和約，其影響必定良好。

三 和會開幕後的爭執

七月二十九日，和會開幕，參加國家為中、美、英、蘇、法及澳洲、比利時、白俄羅斯、巴西、加拿大、捷克、阿比西尼亞、希臘、印度、荷

蘭、紐西蘭、挪威、波蘭、南非、烏克蘭、南斯拉夫等二十一國。在開會第一週之內，和會首先選過主席人選和表決程序兩個問題的爭執。主席問題，係由幾小國代表提出，他們主張赴會代表公推主席，後來有的建議每國代表輪任主席，有的建議法國代表獨任主席，又有的建議法國代表任正主席，其他四大國代表任副主席。後來決定仍按四國外長會議協議解決，大會由中、美、英、蘇、法五國外長輪流主席。主席問題解決，和會表決程序問題又發生爭執。

三十一日程序委員會開會，討論表決程序時，五國代表表示兩種相反意見：一為蘇聯與南斯拉夫贊成接受四強所提出之程序規則，即一切重要問題，均須三分之二大多數決定（三分之二大多數即二十一國中的十四國）；一為荷蘭、澳洲、及希臘反對此一規則，而建議採用普通大多數通過之原則（普通大多數即二十一國中的十一國）。和會表決程序問題的爭執，由此而起。

二日巴西代表團建議，會議決議應以普通多數決定。三日英代表團建議，和會應同時提出三分之二與單純多數票決兩種建議。中國美國及加拿大支持英國修正案。挪威贊成維持四外長原擬之建議。蘇聯代表莫洛托夫反對修正案，堅持實行三分之二票決的原則。七日程序委員會開會，英國再提建議折衷案，將和會提交外長會議之建議分為二類：一為得到三分之二之大多數通過者，一為得到半數以上而少於三分之二之通過者，會議五小時，以十五票對六票，獲得通過，反對此修正案之六國，為蘇聯、白俄羅斯、波蘭、捷克、烏克蘭、南斯拉夫。九日蘇聯代表又提出恢復三分之二多數表決制之修正案，最後終以十五票對六票，遭否決。

為什麼這次和會表決程序會這樣成問題？

這次參加和會的國家，除中、美、英、蘇、法五國外，澳洲等十六國皆是小國。就一般國際會議情形說，小國比大國多，大國怕小國利用多數壓倒她們，總要在主席、主席團、委員會組織、及議事規程上面取得決定性地位，防範小國，這次和會情形不同，赴會國家在表決程序的爭執，也和已往不同。第一，這次和會所要成立的五個戰敗國和約草案，是美、英、蘇、法四國根據去年十二月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協議，而在今年美、英、蘇、法兩度四國外長會議中擬就的，也是經過甚多波折而完成的

和會召集，這四大國多半希望和約根據草案順利完成，而蘇聯最怕和會再遭遇波折，更怕和約草案遭受根本修改，希望五個草案能在和會「行禮如儀」方式下，全部通過。這與以往和會當場商訂和約情形不同。第二，歐洲方面戰事的結束，已過一年，事實上，大國在歐洲及歐洲以外的勢力範圍業已形成。假若不否認美、蘇兩集團的存在，我們也不能否認美國和英國加上澳洲、比利時、巴西、加拿大、阿比西尼亞、希臘、印度、荷蘭、紐西蘭、南非共十二國，在和會中站在一邊，蘇聯加上白俄羅斯、捷克、波蘭、烏克蘭、南斯拉夫、或可再拉上挪威共七國，在和會中站在另一邊。美蘇兩集團這樣分邊站立，恐怕中法兩大國理想立於橋樑地位，也難發揮大勢力。這是這次和會另一種的特殊情形。第三，和約草案早經擬就，蘇聯最不願它們多所改動，她怕小國成羣的反對它們，更怕另一大國領着一羣小國根本修改它們，這都是消極的。倘若上述兩種情形不存在，蘇聯似應主張多數票決，而反對多數小國容易造成三分之二的票決程序，另一方面，小國似應主張她們自己容易造成的三分之二的票決，而反對大國容易造成多數票決的程序。正因上述第一第二兩種情形業已存在，蘇聯堅持三分之二的票決，小國堅持多數票決。實際情勢是這樣：如果用三分之二的票決程序，蘇聯要阻止他國提出關於和約草案中的反對，只要在她七國的集團之外另獲一國的支持，她就可使反對者得不着三分之二的制度所需的十四國票數，而草案就可不致遭遇根本修改的危險；反之，如果用多數表決程序，二十一國中的十一國就構成多數，或者美國集團的十二國可以隨時構成多數，或者美國集團中的十小國獲得一大國或另一小國支持，也可以隨時構成多數，而五個和約草案尤不能在和會「行禮如儀」方式下全部通過。七日，英國折衷建議案，在程序委員會中，以十五票對六票，獲得通過；九日，蘇聯重提三分之二的票決案，在程序委員會中，以十五票對六票，卒遭否決。這兩次三分之二的多一票的經驗，告訴了蘇聯，三分之二的表決程序已不大可靠，多數表決程序更危險，也告訴了反對蘇聯主張的國家，三分之二的表決程序對蘇已非絕對有利，多數表決程序範圍蘇聯則更有把握。所以，蘇聯除運用其「否決權」外，必得堅持三分之二的制度，小國則堅決多數制度。這種對峙情勢，甚清楚，也甚尖銳，怪不得雙方堅持各自主張而不相讓。

四 和會展望

在大戰結束之前，美國研究和平的人士曾為召開和會問題作過種種周詳考慮。有的認為戰爭結束二三年後，召開和會，讓大戰戰爭情緒減退，在正常心理條件下，為持久的和平作理智的打算；有的認為戰爭一經結束，和會立即召開，免得大家日久忘却苦痛，各個爭權奪利，無形中又埋伏破壞和平的禍根。這次在巴黎召開的二十一國和會，時間不太急促，也不過遲緩，而在歐洲方面戰事結束一年後的今日，無形中可以免去上述兩種人士的顧慮；而和會任務僅限於完成對義、羅、保、匈、芬五個戰敗國和約，先從比較簡易的部分入手，也是審慎而且合理的辦法；同時，和約草案並非在和會中臨時決定，而經由幾度外長會議，在原則與細節上，全獲得美、英、蘇、法四國一致協議，逐一完成，並決定再召集有關國二十一國代表作最後商討，且容許五個戰敗國代表列席中述意見。從這許多方面來看，這次和會召開前種種準備，實遠較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為周到，其發展與結果，應該可以令人滿意。怎麼開會第一週內，表決程序問題的爭執，就表現得這樣烏烟瘴氣？莫洛托夫和貝爾納斯二人時常作挑戰時對罵，莫洛托夫指摘美國集團企圖排斥蘇聯，而貝爾納斯有一次竟會斥責莫洛托夫「胡言亂語」。彼此不講求外交詞令，也不大重視國際禮貌，這樣外交太不「古典」了！

真的，戰爭過去，大家忘却戰爭苦痛了麼？在這參加和會二十一國中，除巴西外，那一國沒有因這空前大戰或增加負累或遭受苦痛？美國成為「民主國家兵工廠」，在協助與領導抗戰兩方面，担負空前重大。雖遠在北美的加拿大和南非的南非聯邦，都為盟國戰爭盡了最大力量。中、英、蘇、法四大國均曾遭受侵略戰爭最大最久的直接苦痛，而法國且受過等於亡國的全部淪陷苦痛。其餘十餘國多經長期苦鬥，且多全部淪陷，阿比西尼亞亡國連十年之久。戰爭期間，這二十一國無不切齒恨惡侵略戰爭，也無不對於戰後和平寄予極大期望。現在距離歐洲方面戰事結束不過十幾個月，大家心理是改變了麼？記憶力又減退了麼？在戰爭結束前一年，拉斯基教授等「倫敦華盛頓莫斯科，和平的夥伴」的書中曾說：「戰爭的勝利易得，和平的勝利難求。因為戰爭，大家甘苦同嘗，患難與共，集中

全力對付當前的大敵，自易暫時擱置種種較小的糾紛，從事救亡國存的合作，但一到共同的敵人覆滅，戰爭的恐怖漸漸消失，誰又敢保證各國之間，不再斤斤計較各自的利益，而忽略了世界和平的共同福利？現在我們可以說拉斯基教授說的話是「不幸而實中」了麼？如果小國往往識見短淺，不易瞭解他這幾句預言，難不成大國也看不懂它們麼？

揭穿的說，和會中關的問題，往往是從大國間從中掀風作浪，今日在巴黎蘭的表決程序問題，實質上還不是幾個大國鬧出的問題。記得貝爾納斯出席和會前發表談話說：「戰後各大國間的磨擦，迄未消除，這是對和平的一個極大威脅。」爲什麼打了這次空前慘痛戰爭而又經通力合作始獲反侵略徹底勝利之後，大國間又發生磨擦？爲求和平罷？大國間不應有磨擦，因一時誤解罷？大國間磨擦也不應迄未消除。如果貝爾納斯的話是對的話，那豈不是幾個大國趁着這第一個和會召開時機，將她們的磨擦，從會外搬到會內了麼？說起來，真够奇怪，大國能爲戰爭而合作，不能爲和平而合作，能在合作中贏得戰爭的勝利，不能繼續在合作中贏得和平的勝利。大國間的「再斤斤計較各自的利益而忽略了世界和平的共同福利」了麼？

這十幾天和會經過，指出一個不正常的現象：即是小國似乎多重視有關世界的大利害，而大國反而斤斤計較各自的小利害。然而骨子裏，都是小國不信任大國，而其根本原因，則是大國間彼此不信任。小國不信任大國，絕對不肯把大國協議看做「聖經」，全部遵守，更不願把一切國際問題的解決送給大國，批上「照准」或「不准」一律奉行。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即或再來幾個三強四強或五強會議，問題還是不能解決。如果大

論知行

知易行難，是向來一般人的說法。「言之匪艱，行之惟艱」，更是我們古聖先賢的遺訓。就事實上說，言行不相符底人，不拘在甚麼時候，或在甚麼地方，總是多於言行相符合底人。若說他不知，他何以能言？若不是知易行難，又何以能知而不能行？遇見「偽」組織中底人，若與他們私下談

國說，這次和會一切根據三強或四強會議協議來作決定，她們能夠獲得小國的答復，必是「爲大國裝門面的和會根本不必召開」。大國間彼此不信任，必定擴大小國不信任大國的情勢，而大國爲應付另一大國而勾結小國，更是加強小國不信任大國的心理；反之，小國不信任大國，大國間更必因小國問題的牽連，彼此更不信任。這幾天戰敗國代表已開始列席申述意見，如果將他們天然企圖逃避責任的情勢捲入漩渦，和會內不信任空氣必更可怕。再看九日英國在會場散發關於反對蘇聯要求德國賠款的文件，大國間更要將不信任的空氣作題外的擴張，這格外令人覺得可慮。

當前和會情勢不能說不足慮，但我們對它希望都不能寄托在幻想上面。每次和會召開，赴會代表總要發表幾次代表民衆和平願望並能獲得他國同情的堂皇演講，這次和會既然沒有例外，我們最大希望當然寄托在這二十一國全體能够實行一致上面。一部大西洋憲章已够美麗，而一部聯合國憲章尤其完善，大家皆能遵行，固屬理想的好事，即如各國都能按其代表的堂皇演講，不折不扣做去，世界和平也就可有甚大保障。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英首相麥克唐納說得好：「吾人甫願冒險和平之險，而不願冒險戰爭之險。」我們希望今日參加和會的大國，首先認識他這句話要義，向遠大處着想，甯冒和平之險，不冒戰爭之險，至少先使這次和會獲得較上次巴黎和會爲優良的成功。

這是戰後第一個和會，任務雖有固定限度。影響却甚重大，究竟這二十一國是否忘記戰爭苦痛？願否誠意共保和平？能否爲謀求人類福利樹立好榜樣？各個皆要經由這個和會受着考驗。

卅五年八月十一日昆明

馮友蘭

話，恐怕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承認他們的行爲是罪惡底。我們不能說，他們無知，我們只能說，他們的知與行不符。他們知他們的行爲是罪惡，而行不能改過來。這豈不是知易行難麼？

但三民主義中又有知難行易之說。究竟是知易行難呢？抑是知難行易

嗎？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成了問題。陶行知先生的名字，本來是陶知行。他或者先以為知易行難，注重在行，故取名先知而後行，後又以爲知難行易，注重在知，故改名先行而後知。究竟他的意思，確是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他把知行二字，顛之倒之，似乎表示他對於知行底看法，先後總有不同。我們可以以此爲例，以見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有這一個關於知行底問題。

有許多人以為，「知易行難」，與「知難行易」，這兩個命題是矛盾底。如果我們要說「知易行難」，則須否認「知難行易」。如果我們要說「知難行易」，則必須反對「知易行難」。這種見解，我們以爲是錯誤底，照我們的看法，這兩個命題都是可說底，而且都是真底。

古人說：知易行難，是就道德方面底知行說。近人說知難行易，是就技術方面底知行說。就道德方面底知行說，確是知易行難。就技術方面底知行說，確是知難行易。

王陽明說，人人有良知，能當下即分別善惡。我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知善知惡屬知，爲善去惡屬行。固然他亦說知行合一，他亦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但從始到成，中間很有許多工夫，這許多工夫，即是「致良知」的「致」字所表示者。人人都有良知，而却不是人人都能致良知。這便表示知易行難了。我們雖不完全贊同陽明的良知之說，但道德上底善惡，確是人不得推論而直接能感覺到底。感覺到則善知其爲善，惡知其爲惡。在這一點，聖賢與惡人，並沒有很大底區別。不過知其爲善則行，知其爲惡則去，却是極不容易做得到底。此而能做得到，便則以進入聖域賢關了。就這一方面說，確是知易行難。就知易說，「愚夫愚婦，可以與知」。就行難說，「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但就技術方面說知行，則確是知難行易。一個匠人，可以蓋一所房子。他從經驗學來蓋房子底方法。用這方法，他能蓋房子。但如有人問他，爲什麼房子要如此蓋，他却不能答了。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然，所以能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難行而未知。一個學過建築學底工程師，則與匠人不同。他不但會蓋房子，而且知道蓋房子底方法所根據底原理。他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知其然者未必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者必知其然。人的知識，都先是經驗底，而後是科學底。人憑經驗底知

識，即可以有行，但必有科學底知識，纔算是有真知。不必有建築學，人即可以憑經驗蓋房子。但必有了建築學，人對於蓋房子底方法，纔有真正底了解。就這一方面說，確又是知難行易。就行易說，「愚夫愚婦可以與能」。就知難說，「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由此我們可知，「知易行難」，與「知難行易」，這兩個命題，各有其應用底範圍。如各守其範圍，這兩個命題，都是可以說底，而且都是真底。

在技術方面，我們應當知「知難行易」，如此我們可以不以經驗自限。對於已知其然者，還要進而知其所以然。在道德方面，我應當知「知易行難」，如此我們可以不以空言爲自足，必要使空言進而爲實事。

或者說：以上所說，把知行打成兩橛。其實知行是合一底。真知必能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有真知者自然能行。如此說，還是知難行易是不錯底。因爲所難者是知。如有真知，則自然能行。

關於此點，我們說：在技術方面說知行，知難行易，本是我們所承認底。有真知者自然能行，亦是我們所承認底。不過若在道德方面說知行，則有真知者是否自然能行，要看所謂真知，是甚麼意思。你可以說，凡真知必見於行，因爲如未見於行，則其知不是真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果所謂真知，是如此底意義，則說有真知者必見之於行，正如說，有必見於行底知者必見之於行。此話固然不錯，但在實際上沒有多大底意義。照我們的看法，於此應當說，有真知者，如果順此知之自然發展，則必有行，以繼續之。譬如我感覺一種臭氣，這是知。如順此知之自然發展，則我必走開，或掩鼻；這是行。但有時因爲別底關係，我不能走開或掩鼻，則我即只有知而無行了。但於此我們不能說，我的知非真知。

人在道德方面，對於善惡。本嘗有所感覺；這是知。如順其此知之自然發展，則我們當然亦可爲善去惡。但稍一轉念之間，因計較利害，而即不能爲善去惡；這亦是常有底事情。所以古人說：初念是聖賢，轉念是禽獸。初念是人人都有底或都可有底，所以我們說知易。但誰能完全不受轉念的影響呢？一受轉念的影響，初念即能知不能行了。所以我們說行難。

近來很有些人誤解了知難行易這句話的意義，以爲無論對於何事，皆是知難行易。於是作了些文章，擬了些計劃，自以爲我已經知了，知難行

易，行是不成問題。但一說到行，就包涵有技術方面底「如何行」，和道方面底「應該行」。就「如何行」方面說，計劃如果真擬得好，自然於行是有很大底幫助。但就「應該行」方面說，當事者另需要一種決心，如

古人所謂志者，纔能把知變為行，把空言變為實事。「言之匪難行之難」，「知易行難」。古聖先賢的遺訓，我們還是要時刻念及，以自警惕的。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張東蓀

編者按：本文全長三萬字，就談論段落，共分五節，在本刊分六次刊完。每節標題及文內小題，均係編者所加。

作者在全文結尾處聲明：「希望讀者至少對于本文一氣讀完，不可斷章取義。」本刊因篇幅所限，分期刊完，實非得已，尚希作者及讀者原諒。

一 歷史之性質

述中國之過去與將來不得不分兩段：一段關於過去；一段關於將來。過去是屬於歷史；將來則是一種理想。兩者性質不同，却必須聯結在一起。目的在於使理想不落於空想而有歷史的根據。換言之，即是由過去以推測將來，則所推測的必是比較有把握些。不過所謂由過去以推測將來，其關鍵就在於對過去作何觀察。觀察一有不同，則推測即隨之而異。所以本章不能不把關於過去的歷史方面亦加以論列。

歷史之相對的可知性

在論述中國歷史以前，先須沉言歷史之性質。須知普通所謂歷史在意義上頗為含混。有時指過去的事情；有時却指關於過去事情之記述。前者好像是本人；後者好像是其人的攝影。這樣一說，便知兩者顯有區別。不過有時人們却會忽略這個區別。乃是因為本人已死，不能再出現，所以不能不把照片，畫像之類的東西即當作其本人。但同一人却可有不同的多種畫像。於是我們便知一個畫像只能當其人的方面，而不能把一個畫像直

與其人全體相等。照這樣說，便引出一個問題：即史家對於歷史的事實真相之距離是怎樣的？因為歷史的記載都是史家所修，史家修史却不是完全記錄下來而無選擇。因為無選擇把所有出現的事情完全記載起來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既必須有選擇則便不能不問：其選擇的標準是甚麼？我們對於史家修史時選擇材料的標準可分兩種：一是有意的；一是無意的，即不自覺的。先說後者。這種不自覺的就是史家在他的時代所受的思想環境之拘束。換言之，即是在那時的「思想形態」(Ideological Pattern)把他拘束着而自己却不知道。我所謂思想形態是指當時流行於社會，同時又為當時社會制度所陶冶的思想及其格式而言；乃較馬克斯的定義為廣，同時又較波格達諾夫(A. Bogdanov)的定義為狹。至於有意的則即是所謂歷史方法。歷史方法向來包含兩部分：一是考史的方法；另一是修史的方法。中國的史學家反而多注重於修史方法。有所謂「史例」，即是修史的體裁。此外他們又提出所謂「史筆」、「史識」與「史德」。關於這些，在此處不欲多說，因為篇幅太有限了。但這三者却充分表示修史的人的主觀色彩。「史筆」與「史德」姑且不論，即「史識」一項就十二分證明史家對於史料確有很大的棄取。這還是講有史料可供選擇，至於沒有史料而只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史家若不去特別注意，便都會遺棄。可見史料亦是有限制的。我們恐嫌已成的各種史以為對於過去事情已完全知其真相，這是很幼稚的見解。但我却亦不主張過去事情根本上不可知。我們雖明知歷史的記載與過去的事實之間有相當的距離，但就在歷史的記載中，亦未嘗不可藉窺過去事情的樣子於幾分之幾。此說我名之曰歷史之相對的可知性。就是因為絕對的可知性是永遠不可得的。

歷史的相續性

此外還有一點可爲此種相對的可知性之證明，就是所謂「歷史的相續性」(Historical Continuity)，乃是說過去的事情其本身雖則過去了，但其遺跡與其影響却尚留存於現在。我們由現在可以推知過去。這就是所謂以今例古。不過這個方法必須與歷史的記載相合併而使用之。換言之，即必須憑借現在的情形而證以歷史的記載，然後方可加以推想。從反面言之，即僅憑借現在情形來作推想是很危險的。因爲古代的情形不見得完全都有其影響與痕跡直留到現在。而況愈古則愈留下來不多，以致古今頗有懸殊。但我個人却很偏重於這一方面，以爲今日史家所以缺乏推想的緣故，就在於對現在情形未得充分認識。日本某學者撰了一部歷史，完全用倒溯的敘述法。我以為這個體裁雖不爲正統派所許可，然却深有得於此旨。就是我們要了解清末的情形，必須以民國的情形來作憑借；要了解明朝的情形，必須以清代的情形爲憑借。因爲愈近則我們愈知道清楚。我們以知道清楚的來推想那些知道不甚清楚的則必可亦多知道一些。這種倒溯法當然不是唯一的方法，但卻有一個長處：即足以證明於歷史之相續性以外尚有累積性。我們所以特別注意於此之故，乃是因爲歷史上的事情有相續性的方足爲我們注目的，至於無相續性的便沒有多少歷史的價值。但歷史的相續有兩種：一爲直接的；一爲間接的。直接的大概總是關於制度，例如地方官制，民國的制度和前清的制度雖有變化而大體上究竟差不多。推而至於明朝宋朝唐朝，都可因其沿革而尋着其線索。間接的則範圍太廣了。主要的尤在於以歷史知識爲媒介。例如有一件事情，其本身雖是完全過去了，但人們却知道這件事情，或則有人模仿之再作一回，或則有人認爲教訓，力求避免。這便是這件事情有其事後的影響。史家的記載史事往往就目的在於這些地方。尤其是中國的歷史家。他們總是以歷史的記載在於取鑑。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又前車之鑒，後車之鑒。所以司馬光撰通史，名曰「資治通鑑」。不過一個事件所遺下的影響並不能完全如史家之所期望的。例如「春秋」上記載臣弑其君者有多起。在今文家解釋孔子修「春秋」之意，以爲是有所褒貶。孟子甚至於說道，亂臣賊子懼。但實際上亂臣賊子並沒有從此絕跡。而後世篡奪之風反由此而大開。曹氏能篡漢

，司馬氏當然便能篡魏。這乃是模仿。所以西方人常說歷史是重演的。我想歷史之所以往往有重演之故，就是由於歷史知識爲大家所熟知，遂於不知不覺之中仍走舊路上去了。這完全是以歷史知識爲媒介所致的。這種歷史知識對於國民性之鑄成是很有力量的。不但一個民族總是獎勵其後裔必須知道其以往的歷史，即一個家族必總是要使其子孫能記得祖先的前言往行。這樣便把後世人們的性格加以陶冶了。這亦就是所謂相續性。

歷史的意義

另外我們還得述及史家有意建立的教訓。我名此爲「歷史的意義」(Historical Significance)。須知把意義加於事實上，乃是史家之所爲。科學是從許多事實上抽出一個普遍的法則來；歷史則是對於每一個事件都予以相當的意義。記載事實不僅在留存其事實，乃實在於以其所附的意義宣示出來，以爲將來之取鑑。中國向來科學不發達，但史學却比較發達，因爲中國人素來就注重於後者。所謂取鑑却並不止於鑑乎一事之所以成，且亦鑑乎一事之所以敗。因此對於記載便不能不務求公正翔實。明明是失敗，不能諱之謂爲成功。中國歷史記錄之所以有公平真實即由於此，而其所以崇尚公正真實亦是由於這個正反兩面取鑑的緣故。根據這個理由，所以我主張我們對於中國的歷史不必太用懷疑的眼光去看。這句話並不含說古史不可疑，當然年代愈古，其事跡愈有可疑。不過中國史家傳統的辦法既是在於取鑑，則對於偽造事實，由情理上言之，似乎不必有，亦不應該有。因爲偽造事實與取鑑之宗旨根本不合。至於把事實賦予以某種意義以後則事實的真相便不能不有一些歪曲，這却是無可如何的。因爲我們無由將已過去的事實拿來以與史家的記錄相對照，所以作歷史的考證工作如以發見事實原樣爲目的，這是沒有太大希望的。反不如研究史家的當時文化環境用以窺見其所以作這樣的記載之故。這句話却並不包含消除了記載的意義以外對於事實是完全不可知的。因爲我在上文已聲明了，歷史的過去事情是有相對的可知性的。姑以堯舜之禪讓爲例。以禪讓爲事實固是儒家的一種解釋。後來便有人疑之，以爲事實未必如此。「史通」上說：「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想斯異說，則以禪讓爲疑。……據「山海經」謂放勳子爲帝丹朱。而列君於帝者，得非舜

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古有姦雄奪廢，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亦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

劉知幾這種議論是根據於「汲冢瑣語」，謂「舜放堯於平陽」云云。其實在以前，韓非子亦有云：

「舜備堯；禹備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

可見同一事實而述者賦以不同的意義，將其遷就之，乃有如此多種。我們倘專從疑古入手，從而辨別孰是孰非，實為一件愚笨的事。有人說，堯舜以前與其以後都是世襲，故決定禪讓為可疑。更有人說，歷史是進化的，斷不容前優於後。（見呂思勉「白話本國史」）這些議論都是由於太沒有人類學文化社會學以及西洋歷史之學養了。老實說，舜之與堯，禹之與舜，究竟是禪讓抑或篡奪，實在無可判定。我們只能說從儒家主張仁義禮讓來講，當然要把這件事認為讓國。從法家主張性惡特法來講，當然要說是爭位奪權。從道家主張無為而反於自然來講，當然要以為堯舜是鄙夷帝位，所以我們可說史上的事實往往隨着歷史記述者的思想體系而變。疑古派只知動輒謂為後世作偽，但却不辨為甚麼會有作偽。若照我此說，本無作偽，只有史家以事實來遷就其意義。這種遷就却又出於很自然的，因為其思想體系所使然。所以任何史實都是在文化評價的系統之下的。離了文化評價的系統而謂另有獨立的事實，這是不了解歷史之性質的。不過文化評價的系統又隨着時代而變。在某一時代的文化環境可以決定其對於以往事情的歷史評價。過了這個時代，文化的需要有了變化，則對於歷史上同一的事情會有另外的看法。每一個對於歷史上過去事情的不同看法都反映當時的那個時代的文化狀況與其需要。西方學者有謂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這句話如果加以我這樣的解釋則亦有一部分真理。但却決不是把以往的事實都變為現代正在當今的事實。不過我們必須把「現代」當作眼鏡，而把「古代」當作由眼鏡而透過去的視野。視野確是受眼鏡的限制與影響。所以我在上文說研究歷史應該以今推古，却和劉知幾所謂以古方今完全不同，乃是將這一個時代的文化境况從其對於往事的記載所賦的意義

與評價態度上分析出來，然後再將那個往事在前一時代作何種敘述，其敘述受前一時代的文化境况之決定是怎樣的。這樣不是撥開一切記載者所賦的意義以求事實之真正的本相，乃正是即在記載事實的各種史家之態度上，由其相蔽或相反等等，藉以窺見這個事實本身在那裏怎樣的延綿下去。所不幸的就是自漢朝以後，儒家獨尊，於是史家的思想格局乃只有一個了。以後便只是以儒家的「史眼」來編歷史。我們的問題遂變為：且看儒家的觀念系統套在歷史的事實演化成甚麼樣子？

說到此，且暫緩解答這個問題，請再回到堯舜繼位的問題。我以為就上述各種不同的傳說來研究，還是儒家的禪讓說比較妥當些。我說這句話並不是以為禪讓是真正事實，乃只是從其反面言之，所有其他諸說却都不能成立。先言篡奪。須知篡奪是起於君王之權太尊貴，太可羨慕，而在古代却決不如後世那樣。至於汲冢書謂放堯於平陽，殊不知相傳堯本都平陽，則「放」字便不能成立。若謂舜立丹朱而又廢之，更不合古代情形。須知古代並沒有嚴格的傳子制度。王國維先生統計殷朝的帝王，傳弟（即由兄傳位於弟）反比傳子為多。足見傳子並未成爲一個固定的制度。則舜又何必先立丹朱呢？總之，後世所以對於禪讓說致其懷疑之故，乃由於儒家數吹誦純出於道德的動機。倘使我們把其故意作此善舉一層加以輕視，或可反少疑惑了。

儒家思想與歷史事實

至於問儒家思想之格局套在歷史事實上成甚麼樣子？這個問題請從兩方面來討論。第一是：儒家思想與後世事實演進是否合拍？須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一樣，都是希望復古。特兩者所要恢復的古則不同。莊子上有：

「昔者泰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塵耆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這一段話不能完全當作神話來看。須知各部部落沒有被一個大部部落合併之時其各相安無事確有這樣的情形。我在「論文明與進步」一文中已提到

這一點。我們的這樣的文明（例如國家，有政府，有戰爭，）乃是由象併而始。在這文明未起以前還有一個狀態。從我們的觀點謂之為未開化狀態。但假使換一觀點必以為這種狀態亦有許多優點是我們文明時代所無的。究竟文明對於人類有幸福呢，還是這個文明以前的狀態有幸福呢，亦正難斷言。而主張後者較文明狀態為有幸福的人，在中國就是老莊。在西方則盧蔭亦有這樣傾向。老莊主張應當恢復到這個文明以前的狀態。近人考證謂老子必在孔子以後，從這個思想的性質上講却必須是與孔子同時。為甚麼呢？孔子出世是在周朝統一以後封建的全盛時代已經過去了，封建自身正在那裏逐漸崩潰中。孔子對於這樣的封建末期的一切弊病必是親見親聞知之甚切。老子亦必是深知這樣的封建末期的弊病與惡劣現象。二人對於現象之不滿是相同的；而想撥開這個現象另建立一個理想社會又是相同的。但老子曾為周守藏室之史，大約看見過古籍，對於周朝統一以前的情形知道一些。他於是以為在兼併以前的未開化狀態比較上為佳。遂主張人類必須恢復到那個渾渾噩噩的狀態。所以老子的思想是復古。孔子必是知道老子這種復古思想，相傳孔子授業於老子似乎不為無根。但孔子却以為這個思想雖很好，然實際上決不能辦到。於是退一步，仍主張復古。但却只恢復到封建的初期那個統一時代。所以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乃是主張恢復到周初時代的文明狀態。亦是復古。所不同的只是老子一派思想僅能變為空想，而孔子一派主張却有幾分實現的可能性。然無論如何，儒道兩家都是錯過了時代。所以儒家思想套在歷史演變的事實上總是好像頭大帽子小，永遠有些套上不合式的樣子。因此法家乃應運而生；法家的主張比較合乎時代。迨後來秦朝統一失敗，漢朝代之而興。漢朝對於秦朝可以說是一個反動。儒家又起來了；這個儒家却和原始的儒家不盡相同。毋寧說是把道家法家都雜併在內。有人說漢魏以後中國思想只有混合的

，這句話是有相當真理的。以後史家使用這樣混合的儒家思想來套在歷史事實的歷程上而想要使二者嵌合。無如事實總是溢出這些史家的觀念格局以外。但他們的觀念格局却亦並不是完全沒有作用。此處便牽涉到一個問題：即唯物史觀的真理與其限制是甚麼？我在「思想與社會」一書中對此曾有討論。一個有「社會平衡」的社會，不僅是從本身內部決不會產生革命的思想，並且由外傳來的革命思想亦決不會因此即掀起革命，必須在實際上自己先失了平衡。社會平衡最容易發生破壞的所在乃是經濟方面的生產關係。換言之，即貧富懸殊的趨勢。所以唯物史觀在解釋革命之起因是確為真理。但革命起了以後，舊秩序破壞了，新秩序尚未建設，或即建設而仍未穩定。在這個時候却不是專憑所謂「物質條件」就能奏功的。而必須有一套新的觀念格局，尤必須將其普遍於各人心中。由各人心中對於這些觀念以為合理，願意推行，於是新秩序乃得趨於穩定。因此我主張觀念的作用只限於在使一個新建的結構為之穩固化上。根據此理，我們遂可說歷史上所有重大變端由史家從心理方面為之記述，這便不免於錯誤，但以此為垂訓，使後人得以取鑑，却不是完全無用的。否則歷史便成了一個自然的演化，絲毫人力不能參加於其間了。這個態度即在馬克斯本人亦所不取。因此我們承認中國的史家採取儒家的觀點對於後來歷史的演進不無一些影響。其實不是史家的思想能致若干影響，乃只是社會上所流行的儒家思想（這個儒家思想亦不是純粹的，已如上文所言），因為其既在社會上流行着，當然會有影響及於其當代的歷史。史家只不過為這個廣汎的思想格局所浸染而已。但照上文所說，道家儒家都是錯過了時代，何以儒家思想還會流行着？我的答案是：這却只靠着中國有一個特殊的階級，曰士階級。關於這一點我在「知識與文化」一書中言之甚詳。務請讀者參閱之，庶可與此書所言者相發明。關於階級之討論容暫緩提，請先提出關於整個兒的中國史之論述。（下期刊第二節：中國歷史上十個時期）

糧食的國際分配

（華盛頓通信）

陳之邁

「大兵之後，必有荒年。」這一句俗語，在靠天吃飯的中國固然是經驗之談，在世界各地也是一樣的準確。

在第一次大戰之後，歐洲的戰地遺下了空前的饑荒。美國當時曾盡了

很大的力量去施賑。胡佛（Herbert Hoover）先生當時是急賑的主持者，他不但去救濟了西歐各國，新經共產革命的蘇俄也是他救濟的對象。至今他對此還津津樂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當中，聯合國間有遠識的領袖，特別是美國故總統羅斯福，早已判定了在戰爭中，糧食是一件極重要的武器，在戰爭結束以後，聯合國及戰敗國必定有空前的饑荒。饑荒可以使久經戰禍的人民遭遇比戰爭更慘烈殘酷的命運，成千成萬的人民將被餓死。同時不救營養的人也將挺而走險，造成政治經濟社會極度的不安。

野心的政客也定將利用人民的饑荒來「增加他們的政治資本」。他們必定將利用種種動人的口號來煽動因饑餓而喪失了理智的羣衆。同時他們也將用各種方法減少糧食的生產，或使得糧食的運銷增加困難。爲達成後一個目的，破壞正常的交通是他們最有效的武器。因爲饑荒的人民越多，他們的聲勢越大，順利奪取政權的機會也便越高。

糧食缺乏的現象既經造成，保有糧食的人一定盡力囤積，抬高市價。他們也是在利用饑荒來發財。如果政府沒有方法予以澈底的取締，如果政府沒有力量來實行限價，施行公平的定量分配，野心的政客必定將利用此種弱點肆力抨擊政府，希望終於將其推翻。

但政府被推翻，政客當權了以後，他們並不見得可以解除人民的痛苦，因爲他們並不能在短期內增加糧食的產量。而且在夫政治動亂之後，必定將有相當長期的不安，使得人民更不能安居樂業。新的政權爲保持其既得的地位，勢將用獨裁的手段壓制人民。極權的，全能的，法西斯的政治因而產生，重新擾亂以流血辛辛苦換來的和平與安全。

戰爭以後的饑荒是戰爭必然的結果。現代科學戰爭的破壞力是非常的。在戰爭中，多少壯年的農人在戰場上犧牲，多少豐足的莊園成了廢墟，多少耕牛被屠殺，多少農具種籽肥料被焚燒。這種破壞是戰後饑荒直接的原因，因爲在爭取勝利的過程中，代價是不能顧慮的。當前世界的饑荒，除了印度一地以外，都發生於戰爭最激烈的地方，雖則許多地方同時還有天災。中國的饑荒的省分，正是我們抗戰最激烈的戰場。在遠東各國中，饑荒嚴重的地方是日本與菲律賓，他們也都是戰場。惟有印度的饑荒不是戰爭直接的結果，而是因天時的關係，雖則我們不能因此而輕視其嚴重性。在歐洲饑荒最嚴重的地方是蘇聯的西部（白俄羅斯及烏克蘭兩共和國），東歐及巴爾幹各國，意大利與希臘，德國，荷蘭與比利時，法國的一部分。這些地方也多少有些天災，但人禍無疑是造成饑荒最大的因素。

反之，沒有受戰事破壞的國家現在大都沒有糧食的隱憂。美國現在已經不是民主國家的軍火庫，而是民主國家的糧倉。英國在施行嚴格統制下也可勉力維持。加拿大，澳大利，現在產量非常豐富，中美南美各國，特別是阿根廷與巴西，更有許多餘糧。遠東方面只有暹羅一國有充足的食米可以出口。這個遠東的國家是幸運的，因爲他在戰爭中沒有受到多少直接的破壞。

X X X X X

爲了準備戰後的饑荒，聯合國採取了幾種重要的步驟。
在一九四二年間，美國提倡組織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簡稱 FAO)，其目的在搜集各種有關糧食生產的資料，交換有關情報，以供各國的參考。

在同年中，美、英、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亞等五國又成立了一個國際麥類會議 (International Wheat Council)，用意在籌議一部國際協約，目的在管制麥的生產，分配與價目。這個組織現在擴充變化中，中國也被邀加入。這個會議的原意本在對於糧食生產過剩時有所統制，現在當然有點不合時宜。

比較上最重要的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簡稱 UNRRA，我國簡稱之爲「聯總」)。由五十個國家組織，用意是由國土未被敵佔的聯合國國家，以其國家預算百分之一，用來救濟國土被佔的國家。這種救濟後來擴充到以前的敵國、如意大利與奧國。「聯總」的救濟本來不限於糧食，因爲救濟的項目共分為 (一) 糧食，(二) 衣料及住所，(三) 農業復興，(四) 工業復興，(五) 醫藥，及 (六) 難民。但自從糧荒現象既成之後，饑荒的救濟當然成了其最主要的工作。現在「聯總」是振濟饑荒最重要的國際機構。

此外，還有一個最有關重要的機構，即所謂聯合糧食局 (Combined Food Board)，最近改組爲國際緊急糧食會議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Food Council 簡稱 CEFC)。聯合糧食局本來是戰爭期間英美聯合參謀總部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所轄的機構，當時的用意在於分配世界的糧食，以供軍需。在初該局只是美英兩國政府間的機構，所謂 Inter-governmental Agency，機構本身並沒有獨立性，他的決定僅爲兩國政府的協議

，協議既成，即分由兩國政府依照執行。協議如果不成，兩國政府仍可以各行其是。後來在美英之外，又加上加拿大一國，性質却未因此有絲毫變更。

糧食的供應既非僅此三國所能完全辦理，聯合糧食局底下因此設有十幾個委員會，如食米委員會，穀類委員會，油類委員會，魚類委員會，肥料委員會，肉類委員會等。這些委員會，除美英加三國為當然委員國外，還有其他國家被請參加。被請的國家在初多為主要的供應國，後來又加上主要的接受國。中國自上年冬間起被請參加食米委員會，暹羅印度最近亦行加入。其他委員國除美、英、加三國外，尚有法國、荷蘭、巴西、古巴等國，「聯總」亦為其中之一員，雖則他不是正式的委員國。一九四六年六月，我國又被請參加穀類委員會，暫時還不是正式的委員國。

在初的時候，各委員會的工作方式，不俱彼此很不一，而且時常變更。大致言之，食米委員會的工作在公平分配所有的食米，使各需要國均能有相當的數量。這種分配稱為 Allocation，各國得到了配額之後，自己到供應地方去購買。產米的國家，既接受了配額，便有義務依照配額由政府發給出口證，凡不依照配額來購買者，不論是政府抑商人，供應國政府應不發給出口證。這是委員會貫注其決定最有效的方法。

配額的議定，以食米而言，原是每年分四期的，每期三個月。一九四六年後，改為半年為一期。在議定之初，各國先將其需要量提出，共同研究其數量是否有充足的理由，反覆辯論，往往得不到一致的結論。其次，委員會便開始討論同期的供應量，由各供應國報告，並與他國所自得的報告，如各國使館商務參事的報告，互相參證。第三個階段是使得供求彼此配合。這是最困難及最重要的階段，因為配額即在此成立。現在糧食一般缺乏，例如食米，本年上半年供應量約等於需要量百分之二十四，下半年約等於百分之五十。如何核減各需要國的數字，使供需相抵，往往可以拖延至兩三星期，每日上下午不斷的開會。照以往的成例，配額必須在委員會內決定，並且必須全體一致。假如有一兩個委員堅不承認其所得的配額，時間可以不斷的延長。在普遍饑荒的時候，這是來不得的，因此最後只得屈服。議定配額最後的階段是決定那一地的配額應在那一處購領。這也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各地的市價既不相同，遠近的運費相差亦鉅。同時

，有的國家不要金錢而需要別的物品為交換，所以有的配額根本不能滿足。例如中國在本年第一期配額中，有四千噸食米應自中美聖多明哥購領。該國需要食糖來交換，我們拿不出糖來，遂取不到米。

以上所說是一種很實際的國際會議，平時雖很少人注意，但其中的因素亦至為複雜，爭論之激烈，情勢之緊張，初不亞於倫敦巴黎的外長會議。以上所說的步驟，是以食米為例，其他糧食亦大致相同，只有穀類委員會另有一種辦法，不如食米之分配嚴格。英文稱食米的分配為 Allocation，前已言之。穀類之分配，包括麥及麥粉，和其他雜糧，英文稱之為 Pro-rationing，可以譯之為支配，以別於分配。所謂支配完全是臨時性質的，大都以一個月為一期，將各國可以出口的数量大家作一個支配。各國間對於穀類，仍然可以自由買賣，但應報告於委員會，共同作一商量，也許有些調節。這個辦法比食米的分配較少統制力量，表示各國不願有太多拘束。此種方法很受人批評，但美英加三國堅持既定的辦法。這是因為此種辦法對於他們顯然有利，尤其是對英國有利，所以迄不肯有所變更。

糧食的分配或支配，照過去的事實，十分的不公平。此種現象自上年冬間世界糧食問題緊張的時候起，一直受到各方的批評，尤以蘇聯的批評為甚。蘇聯也始終不肯參加各種的國際糧食組織。「聯總」的前後任署長也有很多激烈的批評。

糧食分配或支配不公平的原因很多，一般而言可以說仍是政治的。現當大戰之後，戰勝的主要國家都負有佔領戰敗國的義務，因此有維持被佔地治安的責任。他們深慮被佔國因饑荒而引起騷亂，所以總想多以糧食輸運到這些地方。聯合國當時本決定，戰敗國人民食物的數量應較聯合國為低。但自糧食恐慌以來，許多戰敗國人民的糧食降低到不能維持生命的程度。當時的決定，聯合國人民每日的食物應能產生二六五〇加路里 (Calories，即食物所產熱量的單位)，戰敗國應為一五五〇加路里 (美國人民的平均為三三〇〇加路里)。但是德國英美佔領區中的人民有時只能得九〇〇加路里，實不足以維持生命。這種情形使得大量的食物被運到佔領區中，其他國家分配不到，自然表示不滿。

其次有幾個國家的殖民地現在有缺糧的情形，雖然這些殖民地近來的獨立運動絕不是因饑荒而起的，但是殖民的國家則總想以糧食來供應他們

，至少希望殖民地的人民不要因饑荒而造亂。英國當然是此中最顯著的，同時和中國也是最有關係的，因為英國在遠東有很多殖民地，他們也都以食米為主要的食糧。英國的代表，在食米委員會中，對於英遠東殖民地的食米，爭索不遺餘力。在委員會中，他又加拿大、荷蘭、印度、為他極力支持，美國和巴西（英巴兩國間有協定，巴米必須依一定價格售英）也多為其協助，聲勢至為宏大。這種情形使得食米的分配益不平均，並使得其他國家，尤其是饑荒的中國，所分得甚少。例如在一九四六年第一期中，有三千萬災民的中國全部，僅分配到四萬七千八百噸米，其中尚有九千六百噸應自中美洲購買的根本靠不住，而只有一百三十萬人的英屬香港，竟分到三萬四千噸，並且全部可以自英國佔領的暹羅起運。此外，英屬的馬來亞、印度、及其他零星的殖民地也都得到了相當的配額。食米分配之有政治原因是顯然的。

既談食米，暹羅的問題是應特別提出的。因為在日本佔領之時，日人曾將馬來亞之一部割讓暹羅，英國遂始終認定暹羅為敵國，日本投降後英遂將其歸入其東南亞總指揮部。暹羅為亞洲產米的地方，每月至少有九萬噸出口。這一大宗食米自然由華盛頓統籌分配，但是英駐新加坡的特別長官也是有調度之權的，這種調度名義上是運輸的便利，事實上則大可上下其手。例如特別長官在本年六月決定，中國應自暹羅購領之米，其中一萬噸應改向法屬安南購領。殆「聯總」代表到西貢去為中國購領，始知西貢之米大部腐蝕，非經長時整理不能食用，而且最多只能得三千五百噸，其餘六千五百噸又得到暹羅去購領，且又因六月卅日上半年截止之期已到，也許根本購領不得。這種制度的偏頗是顯而易見的。

暹羅的情形還有其他方面。英國在暹羅維持着很嚴格的限價，且要以英國的物產來和暹米交換。同時暹羅的米商，大都是華僑，他們受限價的拘束，英國一時又無力以大批產品運來換米，自然不願食米脫手，他們關懷祖國，如果暹米可以大批運華，也未始不肯出售，但他們自願捐獻祖國的食米，也領不到當局的出口證。我們並不是認為捐米應當作為世界食米分配的例外，因為這是與既行制度不符的。但是現在的措措，却委實未能顯及實際的情形，以致使得暹米不能大量湧出，來救濟普遍的饑荒，許多人將因為這種短視的政策而餓斃。這個極端不幸的結果應當是實有依據

的。

鑒於各方對於聯合糧食為之不滿，美國在本年四月間，聯同英加兩國，召集了二十二個國家開會討論補救的辦法。討論的結果，決定改組該局為國際緊急糧食會議，將來會員國當可增加。此會議並設有由九國組成的中央委員會，中國也當選為其中之一。中央委員會每二週開會一次，會議每三個月開會一次，討論救濟世界饑荒的各種問題。全世界五萬萬飢民對於這個新的機構一定寄以無限的期望。

然而我們對之却不敢過分的樂觀。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個新的組織是一個極大的進步。第一，他現在已是一個國際的機構，而不僅是一個「政府間的機構」。這個改組當然增加了他的力量。第二，新機構將利用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的祕書處，及其完密的情報網。在其中服務的人員將是國際的公務員，情報當然也應較以前完備而準確。第三，會議及中央委員會包括了幾個生產與消費的重要國家，基礎比較廣泛，自然也是一大進步。

然而在這個機構下擔任實際工作的仍然是現有的十幾個委員會。他們的主席，祕書也許另選，各委員會也許有新國家參加，但至目前為止，其工作方式仍然沒有變更。更重要的是上述的種種有關糧食分配的政治因素，並沒有絲毫變易。這些因素既然存在，我們絕難希望有根本的改易。想來糧食的分配，在現在情形下是不會忽然變成太公平的。

在戰後的國際社會中，中國是主要的一員。在任何國際組織內，中國都有其發言權，無論一件事對中國有無直接關係，中國都有發表主張的機會。我們的主張能否被他國尊重，其中的因素至為複雜。我們不妨即以糧食問題為例，中國在爭取食米配額的交涉中，不但未能達到我們要求的數量（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供求相差太遠），而且在此比例上也較他國相差甚遠。上文說到這裏有許多政治的原因，不是徒然開會爭論所能解決的。也許是根本上不能變更的。然而我們自己也不能不說有許多缺點。

第一，我們實在太缺乏統計，為我們立論的根據。我國糧食的統計，不但不足，而且參差太大，不易使人相信。別國知道我們現在尚沒有準確的人口統計，每人每日消費多少糧食，共得多少加駱里，自然無法計算。（下接第二十七頁）



組黨傳說中

胡適的態度

有些人希望他組織政黨 有些人主張他先辦刊物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胡適之先生二十六年出國赴美，居美九年，於七月五日返抵上海。上海市政府特派專輪接迎，並奉蔣主席電囑妥為招待。教育部由杭立武次長賀師俊司長代表赴滬歡迎。胡氏抵滬後，即以「腹瀉」謝客。休息一週，於十二日由滬飛京，朱家驊、王世杰、蔣夢麟等氏俱蒞機場迎送。胡氏在京勾留六日，寓鶴鳴寺中央研究院，酬酢甚忙，除

應蔣主席宴會一次外，復共進早餐一次。胡氏歸國後的動向如何，大家均極關切注意。歸國之日，新聞記者以來日大勢相詢，胡謂渠二十五歲生朝時，曾作一詞，末句為「我不才，葫蘆裏，也有些微物，試與君猜」，時為一九一六年十二月，迄今已三十年。他說他當時為一少年，故葫蘆裏尚有藥，今已垂老，葫蘆裏藥已盡矣云云。在京時，新聞

記者以國事見詢者，胡氏輒謂隔膜，尚須「學習」，無可奉告。有些人對於胡氏的默不一言，不免失望。但就情理上說，胡氏出國多年，而這八九年來，又逢中國政治社會變化極多，複雜非常，在這種情形下，不要說胡氏，就是任何稍有身份的人，也不能不慎重發言。胡氏自謂葫蘆裏已藥盡，這是自謙之辭。葫蘆裏的藥想來還是有的。但要開出一個藥方來，也非

匆促可辦之事。胡氏歸國後，外間即有胡氏組織的傳說，業經胡氏公開否認，然此事非毫無起因者。這幾年來，國事日非，一片混亂。人人對於現狀表示不滿，而一般自由思想的知識份子，所懷有的苦悶，尤其深刻的。當今中國，國共對壘，一般受英美傳統的民主教育洗禮的人，雖不滿意於國民黨，但亦未必贊成共產黨。民

主同盟本來是超乎國共兩黨範圍之外而獨樹一幟的，在思想上，大體可以吸收所有的自由思想份子，但民主同盟本身也是一個非常複雜而懷着許多先天不足的集團，最近一二年中所表現的，也未能使人人滿意，故民盟本身的前途如何，現在仍在不可知之列。因此，在心理上及感情上，中國一般自由思想份子，實有急切組織一個政黨的要求。然而組織須有領袖，這個領袖要具有各方面的條件，而這些條件，比較言之，今日以胡氏所具較多；胡氏是今日中國有足夠的聲望以領導羣眾組織新黨的人物。現在有幾種人都希望中國有

一個新的代表民主政治及自由主義的政黨。第一種人是現在國內一般正統派的自由思想學者，第二種人是現在國內一般傾向民主自由的工商界人物，第三種人是美國人。就中國的大局論，美國當然是要支持國民黨的，但一方面要扶持國民黨，一方面又實在感覺國民黨的扶不起來。遠者不說，就說最近一二年，國民黨所表現的許多行爲，實在使美國內心煩悶到了極點，美國方面也在希望中國能有一批新的人物出來，來增強國家的生命，並鞏固國家的安定之搖。

組織，聲勢必定浩大。有極大多數的自由思想份子，包括教授及學生，均將奔投新黨的旗幟之下。這些人一方面苦悶多時，一方面又不願隨便投入任何黨派，在這兩種煩悶的環境下，如胡氏出而組織，或能以全部熱情來參加。工商界的領袖，亦必以或公開出面或不公開出面的方式，參加協助，故在組織經費的籌募方面，當較容易。就是民主同盟裏的少數教授派，以及國民黨裏的一些自由份子，也會脫離民盟或國民黨來參加。

然而就胡氏個人條件的分析，則有可知的條件，以測組織的前途，則有可知

胡氏組織的聲望

如胡氏出而組織

胡氏個人條件的分析

而就胡氏個人條件

者一，不可知者二。可知者，即以胡氏的聲望，絕對領導得起來。不可知者，第一，即胡氏的行政的才幹，是否一如其思想的才幹。治政與治學的性質不同，所需要的條件亦不同。譬如張君勳氏，固為一彬彬有禮的長者，亦為一博學能文的學者，然而他領導組織，數年以來，可謂無甚成就。吾人固不贊成組織要用打手，然而單靠書生，也是不行的。胡氏如組織，而其行政才幹不足以副之者，則至少必須能有一個核心的高級的黨的幹部，以為策劃執行的動力。第二，在大大的思想傾向上，胡氏當然是領導得起來的，但一個政黨

不能單靠一種廣泛的傾向來維持，尚須較為具體的綱領。今日組織政黨，若不能有一個較為進步的政策，特別是對於社會及經濟兩方面，很難在世界上大潮流裏站得穩。今日組織，領袖人物固然重要，而政黨的基礎仍在廣大的羣衆。而羣衆決不能僅靠任何一個偶像來維繫，須靠進步的政綱來維繫。關於這點，胡氏出國多年，一方面他對於中國社會隔膜，一方面中國社會對於他也同樣隔膜，故記者稱此為「不可知者二」。

一部分人，（大部是從前獨立評論的舊人）以為組織事大，不宜貿然為之，故主張恢復從前的獨立評論，（或另用一個名字亦可）先從領導言論着手。中國現在的言論界很是紊亂，並很柔弱單薄，胡氏若能主辦刊物，對於國事，亦可發生相當的影響。

上 述二事，就是 C C 政治態度，胡氏歸國後，胡氏的友好舊識所醞釀討論的事情。國民黨當局對於胡氏歸國後的動向，當然在密切注視中。胡氏甫抵國門，C C 系即先來一個宣傳攻勢，宣稱胡氏回國組織。這一拳，使胡氏猝不及防。胡氏雖然從事外交

數年，但畢竟還是書生本色，立刻公開否認，使 C C 的宣傳攻勢，大勝而歸。不過就胡氏本人，對於組織黨事，確尚隔開一段路程，因為他離國太久

血與理想

李聞之死

求仁得仁，逝者已矣

念茲在茲，後生勉之

而目前的局勢又太複雜微妙，他必須有一個相當時期的冷靜觀察。至於刊物，當然其事遠較單純。但是目下胡氏的全部精力，仍側重於北大的

整頓，似尚未計及任何有關「政治」的活動。不過我們環顧當前的情形，對於這種傳說中的新政黨，可以「呼之欲出」四字形容之。

辭聘某某等教師，這些傳說有時並且刊載於重慶的「新華日報」。但經過了夏天的風季和雨季後，這些被傳說列入「黑名單」內的教師全體都照常上課，傳說才告一段落。在今年的暑期中，又有「黑名單」的傳說了。正如今年的風季和雨季的風雨比較往年暴大一樣，「黑名單」的傳說也較以往為嚴重。此次的謠言，說「黑名單」共有四十幾個人，包括批評政府最力的聞一多、張奚若等教授，從事政治活動甚力的李公樸、馮素陶、楚圖南，去年昆明學潮發生前夕參加演講的四教授以及許多已經不在昆明和不少沒有列入黑名單

（本刊特約昆明通信）凡沒有到過昆明的人，聽人說起昆明的夏季，總是十分羨慕的。沒有疑問地，從天氣來說，昆明是沒有「暑天」的。雖然在重慶、漢口、京滬等地的人感覺到十分炎熱的時候，昆明還是過着一種清涼的生活。但

在昆明居住的人，對於這種清涼的天氣，却不一定感覺到十分愉快。就是純粹從天氣來說，夏季雖然不熱，却先後受「風季」和「雨季」的風雨的打擊。而每年的夏天，追隨季節性的風和雨而來的，總有一些政治上的風雨。

在各種政治上的風雨中，最使人感覺不快的就是「黑名單」的傳說。在近幾年間，每到暑假的時候，總有一些「黑名單」的傳說。有時說聯大要辭聘曾昭掄、潘光旦、王籟愚等教授，有時說雲大要

辭聘某某等教師，這些傳說有時並且刊載於重慶的「新華日報」。但經過了夏天的風季和雨季後，這些被傳說列入「黑名單」內的教師全體都照常上課，傳說才告一段落。在今年的暑期中，又有「黑名單」的傳說了。正如今年的風季和雨季的風雨比較往年暴大一樣，「黑名單」的傳說也較以往為嚴重。此次的謠言，說「黑名單」共有四十幾個人，包括批評政府最力的聞一多、張奚若等教授，從事政治活動甚力的李公樸、馮素陶、楚圖南，去年昆明學潮發生前夕參加演講的四教授以及許多已經不在昆明和不少沒有列入黑名單

恢復獨立評論 於一些

於一些

於一些

於一些

於一些

於一些

理由的人。有人並且說這列入『黑名單』內的人不將被停聘，而且可能會被暗殺。這種謠言大家是不相信的。因為謠言中所列的四十多人，有許多是絕不會被停聘或暗殺的。就是到了今天——李聞案件已經發生了的今天——記者還是不相信有這樣的一個四十多人的名單的。因為所有原任教職的人，今天都已收到聘書，並沒有一人被停聘的。同時許多所謂在名單內的人，我們至今還不相信會因政見的不同而被暗殺的。

風聲鶴淚

但是，無論有沒有『黑名單』，李公樸和聞一多兩

先生是被暗殺而慘死了。在李公樸遇刺以前，昆明的政局便已有些波瀾。那時，開往東北的滇籍軍隊，在東北『叛變』或『投降』了一師，這一師人據說還自稱『民主同盟第一軍』。那時恰好龍雲第二公子所領帶的一師人，不願奉命他調，自請解散。於是市面便有許多謠言。這些謠言包括某某等黨派在滇籍軍隊方面活動，希望來一個政變和成立『民主同盟第二軍』。這個時候，戰場口事件的出色人物李公樸回到昆明，於是更增加了謠言的色彩。不但如此，雲南警備司令部特務營曾出動搜查軍火，並且搜查到監察使的家裏

，引起不少風波。所以在李聞慘案沒有發生以前，昆明便已風聲鶴淚了。

李案推測

在七月十一日

的一個晚上，李公樸和他的太太往南屏戲院看電影，九時散場後即在南屏街口乘公共汽車。公共汽車停在青雲路大興街口的一站時，李公樸和他的太太便下車，準備回到他們居住的北門街。但同時也下來了幾個衣冠不甚整齊的人。結果在李氏夫婦沒有察覺的時候，李公樸先生便被刺身死了！據李太太說，行刺用的是一種無聲槍，否則她不會不察覺的。

李公樸這樣的

慘死後，昆明市上自然免不了會起了許多傳說，通常有四種推測。一種傳說是國民黨某某等方面所指使的，例如周恩來便會這樣的公開說過。一種傳說是『中國自由民主大同盟』的人主使的，報上一再傳說龍雲的三公子和此案有關，即因他是這個同盟重要主持人物之一。一種傳說是共產黨的苦肉計，某某等親政府的報即會如此刊載。還有一種傳說是『桃色案件』。凡是認識李公樸的人都一致認為『桃色案件』是不可能的。李公樸和他的太太感情極好，他的爲人也還謹慎，絕不會因男女關係而被殺的。共產黨苦肉計的說法不

近情理，因爲共產黨無論如何不會殺得力的李公樸。至於說國民黨指使的，這自然祇是一種懷疑，在未獲得證據前，無人敢隨便定論。至於『自由民主大同盟』是否有此舉動，也屬推測之辭。至少到今日爲止，李公樸的兇案，尚在迷霧之中。

龍三公子

記者既提及『中國自由民主大同盟』，而報紙又一度傳說李案與龍三公子有關，記者亦即順便對於爲東南一帶讀者不瞭解的『中國自由民主大同盟』，略加敘述。龍雲共有四位公子。大公子現在辦了一個報，其中主持人物不少是和

民主同盟接近的。二公子現任師長，正因他那一師的事，現在在南京久住。三公子是一位江湖的人物，是『中國自由民主大同盟』重要主持人物之一。這個『中國自由民主大同盟』又是怎樣的一個組織呢？記者所知不多。但有三點是相當確實的：(一)這個同盟是一個雲南的地方組織，至今仍沒有出雲南境外。(二)這個同盟是很有領袖的，它是百分之一百『反共』的。(三)它的分子相當複雜。

龍三與李案是否有關，我們不知道。報上曾幾次說他與此案有關，但經龍雲在京鄭重否認後，即已不再有此傳說了。

瘋人瘋話

李案發生後，

曾有一似瘋似癡的女人，跑到聞一多潘光旦和若干其他聯大教授住家的宿舍內說了許多『瘋話』，其中有『殺了李公樸，再殺聞一多，再殺潘光旦』的話。這不知是一種友誼的警告，還是一種惡意的恐嚇？自此瘋女人出現後，聞潘等的行動已較小心，出入至少都有人同行。

求仁得仁

七月十五日李方家屬友人召集各界開了一個大會，報告李案經過。當時聞一多發表了一篇很富於情感而批評政府甚力的演講。他開始就說『我

是不怕死的！」他

隨即向「特務」挑戰

，說在場如有特務

，請他站出來，給

大家看看。誰想當

天的下午他就給人

暗殺——不是明

殺——而身死呢！

聞氏被殺前是

到府用道民主週刊

社辦理一些事情，

他的大公子與他同

行。約在下午四時

他由府通道回到西

倉坡聯大教職員宿

舍。這兩個地方相

距不足一百步，以

為不會發生事故的

。但在他們到達西

倉坡後，即有數人

向聞一多開槍，聞

便與世長辭了。

恐怖世界

聞案發生後，

昆明的形勢相當緊

張。潘光旦、費孝

通、等十位民主同

盟的領袖和張奚若

教授都避入了美國

領事館。他們都受

到美國領事館的招

待。但他們初到領

事館時，局面還是

十分緊張。據說保

護美國領事館的五

個美國兵，每晚都

守夜，保證這十一

位客人的安全。

在這個時候，龍雲

以前的楊副官長被

捕了，主管當局正

在追尋龍三的蹤跡

。時昆明是多麼緊張

善後下文

逐漸地，昆明

的空氣才緩和下來

。中央限期破案和

嚴令保護有關人士

安全的命令下來了

。教育部代表劉英

士到了昆明並把潘

光旦和費孝通保護

到南京，願祝同和

盧漢主席都來了，

民盟代表麥潔潔周

新民也來了。

最後，聞案由

中央社公布了。行

刺的是雲南警備司

令部特務營的兩個

現役軍人。開審時

據供是因聽了聞的

此了結了。

記者對李公樸

所知較小，但對聞

一多則所知較多。

聞是一個研究國學

深有成就的大師，

他本來對政治是沒

有興趣的。但是是

此了結了。

記者對李公樸

所知較小，但對聞

一多則所知較多。

聞是一個研究國學

深有成就的大師，

他本來對政治是沒

有興趣的。但是是

此了結了。

記者對李公樸

所知較小，但對聞

一多則所知較多。

聞是一個研究國學

沉默中的

潘光旦·費孝通

政府已替他們辦理赴美護照

潘光旦辭去清華教務長之職

（本刊特約南

京通信）李聞被刺

後，昆明盛成恐怖

世界。潘光旦教授

等不得不暫避美國

領事館。政府對於

潘等這一着，自覺

難堪，然亦不欲再

發生不幸之事態，

因由教育部出面，

派參事劉英士飛照

誰使他从故紙堆中

走到政治舞台？是

誰使他走上反對政

府的路？他是富於

熱情和十分勇敢

的人。他是「不怕死

的」。誰又使這一

位不怕死的人終受

刺而身死？聞一多

死後，是否還有無

數的聞一多會繼續

走他的路呢？

昆明已經秋涼

了。是否風季和雨

季都真的過去了呢

？（八月廿二日）

者往訪，潘表示：

「對此案不願亂加

揣測，靜待政府處

理。」一月以來，

潘費等氏，均為第

一版新聞人物，然

渠等離昆以後，迄

未與外界公開接觸

，耐人尋味。潘氏

抵京未數日，即離

京他去，初傳已赴

北平，後傳已赴上

海，均不確。據最

可靠消息，潘費兩

氏現均寄寓蘇州，

原來政府已在為潘

費兩氏置辦赴美護

照矣。有關方面希

望潘費一行予護照

辦妥，船期決定之

前二三日，再由蘇

赴滬，登船出國。

潘氏本人從未想到

要去美國，而其友

人亦多希望渠仍留

國內。又潘氏原任

清華大學教務長之

職，近已辭去。清

華當局因潘氏在校

歷史甚久，不欲其

離去，因另舉以一

清華大學圖書館館

長」之職，此職為

因潘氏而新置者。

查「圖書館館長」

即不一定要上課，

外傳今夏民盟有二

十餘位教授，因政

府之壓迫，被學校

解聘。潘氏在清華

職務之更動，是否

與此有關。請讀者

自行揣測之。



山水·人物·藝術

卞之琳

(一章小說的三個斷片。時間：一九三八年春。)

一

未勻隨了戴天的手指，從車窗裏望出去，只見山缺處天際一片平曠，濕津津的氳氳着水汽，閃耀着水光。還辨不清已經插了秧沒有，在暮春的斜陽裏，合在一起的無數水田，在震動起落的車窗裏，像喜悅的眨着眼睛。新天地就這樣招呼了遠客？

清清楚楚的記得輪年上次寄到漢口的信上報告說成都平原上八百里都是黃金的油菜花，未勻只好推測四川果然春到得早，此刻雖還只四月初，時序該算是入夏了。不錯，她昨夜在內江的旅店裏已經聽到了杜鵑。現在下午天氣就已經那麼燥熱。還只隔了一個月的時光啊！油菜花也許還嫌遠了，辨不分明，可是已經看得見烟樹了。不管怎樣，眼前一空，未勻頓覺得十分痛快，興奮得在拋上拋下的汽車裏更坐不穩了。

望見平原就高興！尤其不可解，在一個不喜歡平淡的女子。可是從宜昌上來，也確乎到現在才像第一次重新脫出了山地。

「別又進了壺中了，」未勻禁不住說出來，半站起的身子被汽車一拌的碰回了，被戴接回了原在她身邊的座位，「壺中的天地。你看那圓圓的一片，我簡直要以為是避秦亂的桃花源。」

「看起來都是山，」戴像跟小孩子講常識似的解釋，「四川省實在已經是一個盆地；成都平原是盆地，在古代大概是一個海底。」見未勻好像很高興他的家鄉，他很得意的接下去了：「諸葛亮還沒有出山，就先看中了這個地方。」

「可憐他以後一輩子也打不出去。」給提起了諸葛亮，未勻却動了傷感。她想起了小時候讀了就流過眼淚的這位老先生的兩張出師表，想起了他的徒勞的六出祁山。

似乎想不出話來辯白，戴就反問了一句：

「你還沒有進去就想出來了？」
「我聽說這里和我們的江南就已經差了一小時了。」

「你還是不欣賞我們的家鄉。」戴簡直很大真的顯出不高興的樣子。停了一下，他隨即像忽然抓到了一件可以制服對方的武器：「你望前頭吧，前頭還有人。」

果然有效：未勻立即又興奮起來了，望着在車窗裏跳動的遠處的平原。不錯，那塊看來十分濕潤的泥土顯然有着顫動的生命，養育着無數的生命。那里雖然還望不見，早已想見人，人所作出的種種花樣，一如輪年屢次在信上所報告的。可是，戴說了「人」就笑得那麼鬼鬼祟祟的，顯然却就是指人中之一的輪年。又來了！說來奇怪，未勻什麼都不在乎，給提起或暗示到她的男朋友之一一的輪年，却總是有點窘。現在她就不答理，扳起面孔，只是望着車窗外，以表示了她的不高興。

她却很高興她目前所處的地位，居高臨下，看這塊所謂「民族復興根據地之一」，在戰爭裏起重大作用的這塊土地上芸芸衆生的可憐的活動。這些小到還看不見的生物中也就有一個曾經頻頻用航空信到喬莊來給她開了一個西窗，開了一個新希望呢！可笑的輪年，他此刻也許工作倦了，正對着雲天嘆氣吧？這一下可真像對着未勻嘆氣了，因為他不知道，人家就在他面前的高高的山上。

「我們望見了成都平原，」未勻於是問戴說，「成都城裏人可望得見我們這里？」
「我不大肥得了，」戴回答，「我已肥十五

年沒有回到四川來了。彷彿在成都城裏不大望得見山。」

『好極了，人家可望不見我！』

『誰？』戴又含有深意的微笑了。

『好極了，』未勻含開了，『就停在這里，就停在這里！』

汽車當真停下了。車頭上嘶嘶的冒着熱氣。大概要加水。

二

這時候成都平原又被山擋住了。未勻却很得意的發現輪年給她漏了一個四川的特色——梯田。她到了四川境內就一直感嘆了這一個壯觀：從山脚到山頂，一層又一層的疊起了一方水又一方水。人工倒當真增加了自然美；叫人怎能不信服的，從山上看了盤繞穿在梯田之間的一灣又一灣的汽車路？即使不增加美，這些兩脚小動物有時也顯出了他們的雙手的偉大，就像進了三峽以後，她所感嘆過的東在崖半腰裏與江流並行的那條帶子，不是古代的棧道，而是較近代從右壁上挖鑿出來的車馬道。她當時在船上看了，也並沒有掩飾了她的感嘆，壓住了她的意見。

『也就像火星上的那條直線，』戴當時接了說，『人家說決非出於天然的裂縫，而是運河。』

戴就專喜歡跟她這樣的搗一點小氣。當她憑着船欄對景素描『巫山十二峯』的時候，他就從旁笑她不能把輪船畫進去，因為她一會兒以前還正當了大家抗議着三峽裏航輪船並不會殺了風景

『你要輪船，』未勻立即回答，『我剛才已經留了輪船的一角在你的鏡頭裏了。』

戴此刻自己在他掛在胸前的照像機對着岸上的一個山峯，兀自出神。他幾次後悔在躊躇中錯過了美景。

『你要輪船，』未勻自覺回答得不够，又逼進一步，『輪船就在你腳底下，你自己欣賞得了。用了筆，紙上的當然應該是另一個世界。』

『我知道中國的傳統的寫景，目的還只是寫意，所以只求神似，不求形似，倒有點像前些年西洋文學裏流行的超現實主義。』

戴已經照了一景，說了，已經把鏡頭轉對了未勻，要給她照一個像。

『你把鏡頭仰起一點好把我的面孔照得長一點，』未勻含笑說，『可是你把它俯下一點，却可以照進平放在我手裏的這幅畫稿上的山峯。』

因為她沒有管超現實主義究竟是什麼，沒有管戴究竟是不是也無非玩弄字面上的意義，忽然想起了輪年在什麼地方說過的一個理論，一半是抄襲，一半是杜撰，可是真虧他綜合得怪有意思的：中國畫家不大平看東西，不是高山仰止就是鳥瞰。他在山底下仰起來看峯巒，就顯得非現實的那樣高聳，那樣雄峻，筆下就流露了一種昇華了的宗教情緒，一種昇華了的懷鄉病。另一方面他也可以發揮一種超然的胸襟，如果他俯瞰了，也就是盡入了眼底——山外水，水外山。也就是得了這個法寶，中國為小說畫的插圖者也真成了解人，甚至於超過了小說家，不讓緊閉着的朱漆的虎頭銜環的侯門隔開了府裏的燈紅酒綠和門前陪伴石獅子的瑟縮的落難客。由於他，我們讀者

也就不必像小說裏樓中人那樣苦，非藉插在兩樓中間的高牆盡處的一塘水的倒影作用，不能彼此相見。也就由於他，我們讀者無須像張生一樣可憐，要至少攀到牆頭才見到牆這一邊驚鶯小姐也早就在悵望了……

這還總不是回答，未勻自己覺得。『另一個世界？』只能是過去的世界嗎？過去傳給了我們以一套手法，不錯；也不錯，這一套手法是少經驗裏抽煉出來的結晶。大家說書法是中國造型藝術裏最純粹的藝術，那實在只剩了早已成了規律的一些線條的變化，一些超過了形相的姿態的變化，可是這如何容納了執筆者各自個性的發揚！一如中國舊戲裏都有固定規律的『唱做』幫助了各有個性的演員。可是這一套如此精美的手法，即便不能應用到現實的世界，更不能應用到未來的世界嗎？這是問題。未勻真願意誰在旁邊把這個問題接了過去。她自己是不習慣於苦惱的，她現在只好脫圍以這樣的一個結論：

『我不反對現代西洋畫，』她說，『我也並不以畫為專業。』

『這倒又表現了中國精神，』樓教授在旁邊批評了，『中國藝術裏最推崇以真到近於癡的努力來修養了工夫而表出之以隨興的或者清客的態度。』

太嚴重了。未勻簡直想逃開，因為幾乎給說出了眼淚。

三

自從在漢口那家西餐館裏和甘太太在一起的

那一晚以後，未勻第一次重新看見那天那樣的與高彩烈。他不再無意或有意的問或提起甘太太了。從西陵峽口的兩津關起，一路上他總是拍手劃腳的向這些從沒有來過的外邊人炫示三峽的風景。也許除了重逢初戀的情人以外，重聞到小時候游息所在的故土的氣息也足以令人恢復青春吧？或者至少他是忘形於鄉土的驕傲了。

三峽裏的層巒疊嶂，懸崖峭壁如牛肝馬肺狀，風箱峽等在未勻都不如預想的那麼喜歡，除非它們附帶有歷史上的傳說。巫山就以它的本身倒也就引起了她的感嘆，尤其是它那些向天空伸展的奇譎的身段，即所謂「巫山十二峯」。震盪她的情感的實在還推那些水的偉構。她起初不知道所謂「急灘」，只在一定的角度裏看去斜斜的像一隻全部反羽的碩大無朋的翅膀平放在那里，可是等輪船面上去的時候，船兩邊就像平空添起了而且鼓起了兩隻白翅膀——激起了兩大片水花。水往往掩蓋了船頭上談話的聲音，有時候水還激起風來在話從嘴到耳朵的半途上切奪以去。可是輪船報之以一聲輕嘯，還只顧得意揚揚的衝前去，藉了蒸氣以為力，還是由水煮起來的蒸氣！

現在隨了水力的交錯的花樣，峽中彷彿充滿了喜悅。也許人自己主觀的心情發生了影響吧？未勻在樓教授偶然包小東西帶來的輪年寄到漢口的那份小刊物的一張上，無意中很高興的讀到了一位現代法國作家的一段講文，一個把喜悅當德行的讚頌。目前的風光與一切三峽詩文裏的情調是多麼不同；如何來符合「水經注」裏錄下來的這兩行漁歌？——

巴東三峽巫峽長，
嘖嘖三聲淚沾裳。

也許畢竟是多天，水落石出了，畢竟是古代，交通工具還沒有改進，從宜昌到夔府這一段，「上水百日」，而不是現在的兩天半，所以凄苦；可是有了現代的襯托，益發悽愴動人，為前所未有。而現在的喜悅有了歷史作背景也就不是那麼單純了。未勻想輪年又該眉開眼笑得把面孔都圓成一個孩子臉了，因為他總以交通史研究者的資格而津津樂道一位現代西洋作家關於文學作品說的古今的「同時的存在」。

可是未勻只有不回頭來想北平，南京，青島，蘇州，上海，一直向前面，才感覺到如此快樂吧？輪年在刊物上同一個地方提到那位法國作家主張，完全擺脫過去的牽絆，而就是那段引到的文章本身就帶了聖經文字的清新的芳馥。向前面的跳躍不是至少得需要後邊起步的跳板嗎？這是問題。那位作家在同一節裏又說：「移動的天際，顧就是我的界限。」現在東在峽中，未勻却感到如此的快樂呢？大概是因為前面將有新的開展吧？不是對着空闊，而只是對着開向空闊的門或窗也另有一種喜悅，或者是更濃稠的喜悅吧？這也是問題。

哪怕倚在欄杆上，未勻覺得這些是非弱枝所能負的太多或太大的果或鳥了。她需要輪年在身邊了，把它們交給他，像交給他一件沉重的大衣。

(上接第二十頁)

第二，我們時常有糧食的投機，政府也沒有實行完密的定量分配制度，總令他人懷疑我們沒有盡力求本國糧食公平的分配。例如錫蘭運次要求食米所得獨多，一部份是因為他的定量分配制度最好，確實證明了他缺糧的迫切。同時，在定量分配優良的地方，糧食囤積的情形自然很少，黑市或投機也不會公行。這些都是要求糧食配額最有力的理由，中國期根本不能利用，立論自然十分薄弱。

第三，「聯總」將食米運到中國以後，往往即在上海一地消費。到現在為止，運到中國的糧食根本很少，自然不必再轉運內地，因為上海並不產糧。但是他人總想到我們交通在戰後還不斷被破壞，究竟那時才可暢通，全無把握，因此洋米究竟能否送到災民的口中，大成疑問。那些破壞交通的人實不知斷送了多少人民的生命，思之實覺痛心。

第四，別的國家對於糧食分配，大都有代表團，長川駐華盛頓，參加各種會議，研究有關資料，籌謀應付的方法。我們來來往往的大員雖多，大部事情却由他人兼任，時間精力，學識經驗實均不足以策應。這也是不利的重要原因。

我們以為糧食只是國際間的一個重要問題，不過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如果我們想使國際上說話真有力，交涉真正成功，還須大加振作一番不可。幾千萬萬餓斃的災民正是這個缺憾的代價。

一九四六年七月日四華盛頓

義生貿易有限公司

經理進出口業務

總公司：四川重慶民族路
 董事長：藍家巷特六號
 總經理：黃儉翊
 分公司：上海四川路六二
 五號二樓
 辦事處：漢口香都海防
 昆明：萬縣南充涪陵
 辦事處：桐油豬鬃毛鹿
 口：人髮油牛
 等：皮子生絲廢毛麝香
 以及：其他外銷土產藥材
 以及：棉子等
 進出口：化學工業品足頭等
 進出口：化學工業品足頭等

和成銀行

經理商業銀行業務

總行：重慶
 分行：上海
 分行：成都
 分行：昆明
 分行：貴陽
 分行：長沙
 分行：漢口
 分行：廣州
 分行：汕頭
 分行：梧州
 分行：柳州
 分行：南寧
 分行：貴州
 分行：雲南
 分行：四川

儲蓄部：重慶
 儲蓄部：上海
 儲蓄部：成都
 儲蓄部：昆明
 儲蓄部：貴陽
 儲蓄部：長沙
 儲蓄部：漢口
 儲蓄部：廣州
 儲蓄部：汕頭
 儲蓄部：梧州
 儲蓄部：柳州
 儲蓄部：南寧
 儲蓄部：貴州
 儲蓄部：雲南
 儲蓄部：四川



金虎牌西裝

西裝 西裝

歡迎選購 零售批發

BEST QUALITY TIGER Shirt WING SUN MFG.

永生工業社出品

發行所：重慶武進路五〇三號 電話：四七五二
 發行所：上海四川路六二五號 電話：四七五二

各大公司經售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 本廠出品 ▶

四君子 嘜
 四君子 花布
 四君子 士林
 四君子 直貢
 四君子 色丁

廠址：上海西路州九十號 電話：三〇〇二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姑蘇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蘭州鳴遠文化社
蘭州中山路五五七號

北平經售處：國際書店

北平西單堂子胡同已十一號
(徵求各地同業批銷或總經售)



本期作者

伍啓元：清華大學教授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地理系主任
高覺敷：前國立師範學院教授
任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理諭
陳瘦竹：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理諭
編劇組主任

從經濟觀點論內戰問題

伍啓元

從經濟觀點談論今日中國的大局，則今日第一件大事莫如努力停止事實上已在進行中的大規模內戰。內戰所以可怕，不只因為內戰本身是一種大的經濟消耗，而且因為內戰是一種加速經濟崩潰，延誤經濟建設，和招致無窮災禍的一種經濟破壞與鬥爭。

今日如有內戰，則內戰的規模與性質必完全與過去的內戰不同。當然，任何方式的國內戰亂（無論你叫它做「內亂」、「內戰」，或「革命」），都有若干相同的地方。首先，它必然是一種經濟消耗，因為它把許多可以從事農工及其他生產的得力人員，從生產的工作轉移到作戰的工作。其次，它必然會阻礙經濟的正常活動，會增加了交通的困難與危險，並給予生產以若干打擊。但日前如有內戰，則對物質的消耗和對經濟的阻礙，其規模都比較過去任何內戰為大。無論在辛亥革命時，或在北洋軍閥內戰時，在國民革命時，或在剿共的時期，雙方動員的兵員不過以「萬」——或最多以「十萬」——為單位。今日如有內戰，則動員的兵員必以「百萬」為單位，其規模之大，可能會超過過去八年的中日戰爭。

內戰所以嚴重，不只因為規模較大，而且因為內戰的性質與過去完全不同。辛亥革命以來歷次的內戰，雖然確曾給予人民以若干痛苦，但它們都只是「軍事戰」而不是「經濟戰」，它們都對財富分配和國民生產的影響不大。過去即使在戰爭「最劇烈」的時候，除了戰區以外，很少人會直接受到影響。今日如有內戰，則情形完全不同：內戰本身將是一種經濟的鬥爭，而內戰所採的戰略將必是軍事與經濟並重。內戰一變成「經濟戰」，則內戰的結果必然是民窮財盡，無論誰勝誰負，必會使中國經濟遭受多年不易恢復元氣的損失。

首先，我們認為內戰本身將是一種「經濟鬥爭」。由辛亥革命到抗戰前共產黨的戰亂，雖然其間也含有若干反封建的成分，但那些內戰主要還是一種以實現政治目的（如反帝制和民族主義等）為中心的戰爭。就是抗戰前的共產黨的武力行動，也是政治的意義多於經濟的意義。八年抗戰和一年「勝利」，情形完全改變了：這些改變使內戰走進一個新的階段，使內戰變成一種反映「經濟鬥爭」的軍事行動，使內戰的經濟意義超過於政治意義。

要充分了解今日內戰的性質，我們必須回溯過去九年間政府的經濟政策與經濟措施。從原則上說，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是國民黨最高經濟指導原則；從事實上說，國民黨極大多數的黨員也希望能走上民生主義的路。但不幸因為種種關係，事實上所採取的政策恰好與主義所規定或黨員所希望的政策完全相反。（我們甚至可以說：事實上實行的政策常常與全國代表大會或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案相背馳。）絕果經過了九年的通貨膨脹，物價變動，社會財富重分配，和其他的重大變動，中國經濟變成了一個貧富相距甚遠和尖銳對立的經濟。戰前的中層階級在

通貨膨脹和壓低待遇雙重壓力之下，除了做了既得利益集團附庸的貪官污吏外，差不多全部淪為赤貧。佔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農民，則在兵禍、匪禍、徵糧、出丁、水旱天災等重重壓迫之下，已在饑餓線上作垂危的掙扎。在這極大多數同胞無法生活的時候，通貨膨脹等政策卻擴大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增加了既得利益集團的財富，結果在普遍的痛苦上面建築了一個窮奢極侈的富裕階層，這更鮮明地托襯出一般人民的痛苦。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無論有沒有共產黨，那能不發生內部的戰亂？共產黨力量所以膨脹，可以說是受這種經濟政策之賜。

任何人站在中國共產黨的地位，都會利用經濟上貧富對立和政府偏袒富裕階級的弱點，利用極大多數的貧窮的人，起而與政府抗爭。在這種抗爭中，如果政府繼續過去偏袒富裕階級的政策，那很自然地就會變成一種貧富階級的經濟鬥爭。

其次，內戰本身既是一種「經濟鬥爭」，那麼內戰所採的戰略將必不會忽略了經濟方面。如果不幸內戰不能停止，共產黨方面必會在分配和生產等方面努力增強自己的地位，和給予政府以打擊。平心而論，今日在軍事方面政府的力量是遠較共產黨為強大的。共產黨為補救軍事的缺點，事實上在採取如次的經濟措施：(一)利用土地革命的方式，使他們佔有的區域財富分配平均，以加強他們的作戰力量；(二)盡量破壞交通與生產，以削弱政府的經濟力量；和(三)增加政府區域下的分配、生產、及其他方面的經濟矛盾與不安。政府方面，為應付共產黨這種經濟戰略，可能會用封鎖及破壞種種方式，以增加共產黨區域的經濟困難。

如果貨幣制度還是停留於銀本位，則這種經濟戰爭的影響已經十分嚴重。不幸我們的貨幣又是一種紙本位。在紙本位之下，則內戰必增加了軍費支出，從而增加了通貨發行，結果必更加速了已經發展到可怕程度的財富重分配，必使富者更富，貧者更貧，社會必更不安定。

我們不願推測內戰(假如不能停止)在軍事方面的結局，但在經濟方面的結局是很顯然的。內戰的結果，除既得利益集團依照其過去發國難財和復員財的辦法，繼續「發內戰財」外，一切的人都因內戰規模空前的浩大和內戰採取經濟戰的方式而一天比一天貧苦。即使內戰能有終了的一天，也必演變到「民窮財盡」的地步了。

內戰的經濟影響既是這麼嚴重，那麼至少從經濟的立場，內戰實有從速停止的必要。

內戰既然必須設法停止，但怎樣才能避免內戰呢？要避免內戰，我們認為國共兩黨必須在根本態度上有一個認識，即大家必須理解今日的問題不應是一個「你死我活」的問題，而應是一個「你活我也活」的問題。如果大家拚個你死我活，結果即使一方是「死」了，「活」着的一方也必感到極大的困難和痛苦。與其兩敗俱傷，毋甯大家都尊重對方的生存較為得計。從政治和軍事方面來實現「你活我也活」，雖然已經困難重重，但如大家真能使民主政治和整軍(軍隊國家化)方案見諸實行，問題還算簡單。要在經濟方面做到「你活我也活」，則問題便更為複雜了。

在經濟方面正如我們在上文所曾指出，政府與共黨是代表兩種不同的利益：政府直至今日還是以維護或且增進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為主要的經濟政策，而共黨則以維護農工階級利益為其主要政策。如果大家的政策是「你死我活」，則政府是可以繼續維護和增進既得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放任並鼓勵這少數特殊階層去吸取中下階層的血，而且用武力去壓制中下階層任何反抗，結果使自身與既得利益集團成為革命的對象。在共產黨方面，「你死我活」的政策是貫徹以貧苦農工為基礎的武力革命，利用武力和其他方式逐漸地或急速地企圖推翻現政府，走上蘇聯「十月革命」的路。如果要走「你活我也活」的路，則情形便完全不同：在政府方面，必須百分之百的實行民主主義，不但放棄現行維護既得利益的錯誤政策，並且強制他們負擔從事和平建設的經費和支付實行民主主義的代價。政府應用種種方法，保障並改善中下階層的生活。在共黨方面，「你活我也活」的政策是指放棄武力革命的企圖，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企圖，願在憲政常軌下做一個憲政的黨，並願以推行民主主義為滿足。用較顯淺的話，如果大家是走「你死我活」的路，則一方面有錢的人用武力去維持並增加自己的錢，而沒有錢的人則用武力去爭奪有錢人的錢，用武力去解決究竟是誰死誰活。如果大家是走「你活我也活」的路，則有錢的人把他們的財產拿出一半或大半，仍保留一半或一半，而與所有的人快樂地共存共榮，同時沒有錢的人因為有錢的人已拿出不少，也尊重他們的權益。

我們承認在經濟方面要求既得利益集團讓步，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但還是避免內戰的唯一康莊大道。就我們的觀察，如果在經濟方面不能實行民主主義，則無論政治軍事方面如何妥協，內戰終有爆發的一日。要停止內戰，要根絕內戰，實行民主主義（根本消除內戰的經濟原因）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最近政府常說對解決內戰問題要採取主動。我們希望這種主動的工作能先從經濟方面做起。中國國民黨來自民間，其性質照理絕非一個維護當權階級的政黨。它大多數的黨員都是中下階層分子，他們都熱烈地希望

實行民主主義，百分之一百的實行民主主義。如果國民黨的負責人和政府的官吏能依照全國人民和大多數黨員普遍的願望，立即實行民主主義，強使當權階級作相當的犧牲，重建中階級的地位，和（特別重要的）努力提高廣大農民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則大家都有飯吃，誰還會從事戰亂革命？否則大多數人或者沒有飯吃，或者無法吃饱，那就誰也沒有方法阻止戰亂的爆發了。

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

潘光旦

中國有句老話，說，童子操刀，其傷實多。這句話恰好形容了三百年來科學進步的一半的結果。刀是一個人所發明的工具，本身無所謂好壞，祇是用途有好壞，用得適當就好，不適當就壞。刀自身不能發揮它的功用，發揮它的功用的是人，而人却有好壞之分，有適當不適當或健全不健全之分。以適當而健全的人來利用一種工具，其功用或結果大概也是適當、健全、而有益的；否則是有害的。童子操刀，指的是後一種可能的功用。大凡人利用事物，全都得用這眼光來看。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自然的事物如此；人所自造的文物，包括一切比較具體的工具製作與比較抽象的典則制度在內，尤其是如此。說『尤其』，正因為它們是人造的，是人的聰明的產物，如果控制無方，運用失常，以至於貽禍人羣，那責任自然更較嚴重；人的聰明能產生這些，而竟不能適當的控制運用這些，至於尾大不掉，自貽伊戚，也適足以證明那聰明畢竟是有限罷了。

我們也得用這種眼光來看科學。科學也正復是一種人造的工具，一點也不少，一點也不多。它本身也無所謂好壞，好壞繫於人的如何控制運用。一部分人，見到科學昌明以後，人類的一部分獲取了種種利用厚生的好處，於是就讚揚科學，歌頌科學，對科學五體投地，認為是人類的福星。我想除非一部分人中間，有入生就的是一副詩人性格，動不動要發抒他的感傷主義，這是大可以不必的。另一部分人，見到在同時期以內，科學

表現了不少的摧殘敗壞的力量，特別是在歷次的大小戰爭裏，於是就批評它，詛咒它，認為人類遲早不免因它而歸於寂滅，而自原子能的發明以後，這末日可能來臨得很早；我認為這也是一種感傷主義的表示，大可以不必的。

我們要認清楚，一切問題的癥結在人，關鍵在人。童子操刀，問題絕對的不在『刀』，而在『童子操』。人運用科學，問題也決不在科學，而在人的運用與運用的人。我們要問這運用科學的人是不是真能善於運用，真有運用的資格。換一種問法，就是他配不配運用。所謂善，所謂有資格，所謂配，指的是兩層相連的意思：一是在他運用之際，能隨在參考到人羣的福利，始終以人羣福利為依歸；二是他，運用者自己，必須是一個身心比較健全的人，至少要健全到一個程度，足以教他實行這種參考，篤守這個依歸。這兩層意思，第一層指人的運用，重在運用；第二層指運用的人，重在人。

我指出這兩層意思的分別來，因為『人』與『運用』之間，比較基本的終究是人，人而健全，運用是沒有不得當的，反過來就很難想像了。而近年以來，中外論者鑒於科學對人羣的利害參半，對於有害的一半總說是『運用失常』，難得有人更進而提出如下的一類問題：失常的原因究竟何在？此種失常是偶然的呢？是一時計慮的錯誤而可以避免的呢？還是有些

基本的因素教它不得不發生而隨時可以發生的呢？這基本的因素裏可能不能包括人自己？可能不可能人本身就不適當，因而他對於科學的運用也就無法適當？好比騎馬，馬是工具，人是馬的駕駛者，騎馬之人雖未嘗不聰明靈活，未嘗不略知駕駛之術，但也許年事太輕，或適逢酒後病後，神智不夠清楚，終於把馬趕進了一個絕境，造成了斷頭折足的慘劇。這又回到童子操刀的比喻了。然則問題還不在一個操字，而在童子本身。

童子操刀，最淺見而感情用事人的真備藩刀。其次也祇是在操字上做功夫，總說揀不得法，誠能揀之得法，問題就解決了。一九三一年二月，愛因斯坦在加利福尼亞州工科學院對學生作公開演講，說：『光輝燦爛的應用科學既節省了工作的時間，減輕了生活的負擔，而對於人類幸福的促進，又何以如是其少呢？我們簡單的答覆是：我們還沒有學到致用之道，一些明白事理的致用之道。要你們的工作得以增加人類的福佑，祇是瞭解應用科學是不夠的。你們得同時關切到人。人的自身與人的命運必須始終成爲一切技工的努力的主要興趣。在你們繪製圖表與計算公式的時候，隨時不要忘記這一點。』這一番話是不錯的。從愛氏的嘴裏說出來，自然更有分量；但是不夠，單單就「操」字上找答覆，而不就童子身上找答覆，所以不夠。愛氏在這話裏，也似乎只見到「人的運用」，而沒有見到「運用的人」。要見到了運用的人，問題才搔到了癢處。

三百年來，物的研究認識，物的控制運用，誠然是到了家，到最近原子的發見與原子彈的試用成功，此種認識與控制更是將近登峰造極。但人自己如何？人認識自己麼？人更進而控制自己麼？我們的答覆是，人既不認識自己，更不知所以控制自己。人自己也是一種物體，這物體是一個機械體也罷，是一個有機體也罷，它總是一個極複雜的力的系統。我們對於這力的系統，根據物有本末事有先後之理，我們原應先有一番清切的瞭解，先作一番有效的控制。但三百年來，科學儘管發達，技術儘管昌明，却並沒發達昌明到人的身上來，即雖或偶然涉獵及之，不是迂闊不切，便是破碎支離。結果是，我們親見了宇宙的底蘊，却認不得自己；我們親見了原子中間的力量，却控制不了自己的七情六慾；我們誇着大口說「征服了自然」，却管理不了自己的行爲，把握不住自己的命運。這正合着好像

是耶穌講的一句話，我們吞併了全世界，却是拋撇了自己的靈魂。比起這句話來，上文童子操刀、醉漢騎馬一類的話，還算是輕描淡寫的。

人至今沒有適當的與充分的成爲科學研究的對象，是很顯明的。人屬於一個三不管的地帶：

第一、人雖然也是一種生物，並且是一種動物，但生物學與動物學不管，至少是不大管，或雖管而其管法和一棵樹、一個蟲、一隻青蛙的管法沒有分別，即雖管而於人之所以爲人不能有所發明。

第二、人類學與社會學，以至於其它各種社會科學都算是以人做對象的科學了；但說來可憐，這對象是有名無實的。這些學問祇是在人身外圍兜着圈子，像走馬燈中走馬之於蠟燭一般。體質人類學是最接近的，但它的注意範圍很有限，除了活人的那一個皮囊，叫做形態的，和死人的那一副架子，叫做骨骼的，以及這兩件事物在各種族中間的比較而外，也就說不上多少了，試問我們認識了這個皮囊和掛皮囊的架子，我們就算認識了人麼？所謂文化人類學，名爲研究文化的人，實際是研究了人的文化，名爲是研究產生者，實際是研究了產物，至多也祇是牽涉到一些產生者和產物的關係，以及產物對於產生者的一些反響；至於產生者本身究屬是甚麼一回事，我們的認識並沒有因文化人類學者的努力而增加多少。社會學是人倫關係之學，似乎所重在關係的研究，而不在此種關係所從建立的人。社會學的對象是人倫之際，要緊的是那一個際字，好比哲學的一部分的對象是天人之際一般，所以在不大能運用抽象的腦筋的學子往往不免摸一個空。所摸的既然是一個空，不用說具體的人是摸不着的了。經濟學原應該一面研究物力，一面研究人欲，然後進而研究物力與人欲的內外應合，兩相調適；但截至目前爲止，無論是正統派的經濟學，或唯物論的經濟學，似乎始終全神灌注在人身以外的物力的生產與支配之上，而於人欲的應如何調適裁節，完全置置不問。物力有限，而人欲無窮，以有限應無窮，前途必有坐困的一日，即行將來臨的原子能時代恐也不成例外；而不幸的是，問題中那無窮的一半恰好就是經濟學所「無視」的一半。政治學與法律學都是所謂管理衆人的學術，而它們所講求的管理方法都是甲如何管理乙，張三如何管理李四，而不是甲與乙，張三與李四如何各自管理自己，或於管理別人之前，先知所以管理自己。總之，各門社會科學犯着一套

通病，就是忘本逐末，舍近求遠，趨虛避實，放棄了核心而專務外圍。所謂本、近、實、與核心，指的當然是人物之際的人、和人我之際的每一個人的自己而言。這便是三不管中的第二不管。

第三，人體生理學、心理學、醫學、一類的科學在人的研究上我們承認是進了一步。它們進入了人身。上文所說的那種通病它們並沒有犯，我們不能說它們『迂闊不切』。它們犯的是另一種通病，就是上面也提到過的『支離破碎』。分析的方法原是三百年來一切研究具體事物的科學的二法門。名爲分析與綜合並行，實際所做的幾乎全部是分析工作。但分析就是割裂，割裂的結果是支離破碎，這在人以外的物經得起，人自己却經不起，死人經得起，活人却經不起。無論經得起經不起，支離破碎的研究，零星片段的認識，等於未研究，不認識；因爲人是圓圖的，整個的，並且是個別的圓圖的或整個的，而零星片段的拼湊總和並不等於整個。總之，截至最近幾年爲止，即在這些直接應付人的科學裏，人也未嘗不落空。我說截止至最近幾年，因爲一部分生理學家，病理學家，特別是精神病學家，年來已經充分看到這一點，認爲有機體是不容分解的，人格是不容割裂的，而正在改換他們的研究方法中；但時間既短，成就自然有限。

總上三不管的議論，可知人類自己對於人之所以爲人，每一個人自己對於我之所以爲我，至今依然在一個『無知』與『不學』的狀態中。『不學』的下文是『無術』，就是，既不認識自己，便無從控制與管理自己。人不能管制自身，而但知管制物，其爲管制必然是一種胡亂的管制；人對於自身系統中的力，不知善用，對於其意志、理智、情緒、興趣、欲望、不知如何調度裁節，而但知支配運用身外的種種物質系統中的力，其爲運用必然是一種濫用。濫用的結果是『傷人實多』，而這個『人』字最後不免包括濫用者自己。這在上文已經預先籠統說過，但至此我們更可以說得明細一些。

人對自身的認識與控制是一種尙待展開的努力。此種努力分兩層。一是就整個屬類言之的。人也是物類的一種，但究屬與一般的物類不同，他有他的很顯著的特殊性，惟其特殊，所以研究的方法與控制的技術勢必和其它的物類不能一樣。上文圓圖或整個之論便是屬於研究一方面的。至於控制，即就此人控制彼人而言，我們就不適用所謂『集中』、『清算』或『

液體化』一類的方式，這些都是把適用於一般物質的概念與方式強制的適用到人，此其爲適用也顯然的是一種不認識人的濫用。不過更重要的是第二層。人是比較唯一有個性而能自作主張的動物；也正唯如此，我們才產生了關係複雜的社會與制作豐富的文化。每一個人是一個有機體，每一個人是圓圖的，而其所以爲有機，所以成爲圓圖，每一個人又和每一個別的人不一樣。這樣，研究與控制的方式便又須另換一路；即事實上必須每一個人各自研究自己，方才清楚，各自控制自己，方才有效，別人根本無法越俎代謀；別人有理由越俎代謀的，在任何人口之中，只是絕少數的智能不足和精神有病的人。

所以真正的人的學術包括每一個人的自我認識與自我控制，舍此一切是迂闊不切的，支離破碎的，或是由別人越俎代謀而自外強制的。前人的經驗，無論中外，其實早就看到這一層道理，所謂『自知者明，自勝者強』的即是。不過看到是一事，做到又是一事，以前雖也有大致做到的賢哲，但總屬少數，今後人的學術的任務，我以爲就在更清楚的闡明此種看法，更切實更精細的講求它的做法，而此種學術上的任務也就是教育的最基本的任務。目前的學術與教育是已經把人忘記得一乾二淨的。學不爲己而爲別人，是錯誤，學不爲人而爲物，是錯誤之尤，目前該是糾正這大錯的時機了。

有了明能自知與強能自勝的個人，我們才有希望造成一個真正的社會。健全的社會意識由此產生，適當的團體控制由此樹立；否則一切是虛假的，是似是而非的，意識的產生必然的是由於宣傳，而不由於教育，由於暗示力的被人濫用，而不由於智、情、意的自我啓發；而控制機構的樹立也必然是一種利用權力而自外強制的東西。這又說着當代文明人類的一大危機了。一般人不能各自控制自己，有欲望而不知善自裁節，有恐怖而不知善自鎮攝，有憂慮而不知善自排遣，有疑難而不知善自解決，於是有野心家出，就其應裁節處加以救誼的滿足，應鎮攝與排遣處，一面加以實際的煽揚恫嚇而一面加以空虛的慰諭護持……；野心家更一面利用宣傳的暗示，一面依憑暴力的扶持，於是一國之人就俯首帖耳的入了他的掌握，成爲被控制者，成爲奴隸；其間絕少數稍稍能自立的，即自作控制的，亦必終於因暴力的扶持而遭受禁錮、驅逐，以至於屠殺。獨裁政治和極權政治

不就是這樣產生的麼。希特勒墨索里尼一類的天竺星不就是這樣應運而下凡的麼？

甚麼是野心家？從本文的立場看，野心家就是最不能控制自己而不幸的又有一些聰明才幹足以助紂為虐的人。野心的野即應作如是解釋，自己不能控制以至別人也不容易控制他，就是野。希特勒有種種欲望，其中最大的是愛權柄的欲望。他自己不知所以運用意志的力量來控制這欲望，反而無窮盡的施展出來，一任這欲望成爲控制他人的力量，控制得愈多，他的權柄便見得愈大，控制了德國不夠，更進而控制東歐，全歐，以至於全世界。有一個笑話不是說希特勒拜訪上帝，上帝不敢起來送行，深怕他一站起來，離開寶座，希特勒就要不客氣的取而代之麼？這真十足描寫了野心家愛權若狂而不知裁節的心理。不過從控制德國以至於全世界，但憑欲望是不够的，他必須運用物力，必須駕馭科學，規模之大，又必須和他的欲望相配合，於是他就從人的控制進入了物的控制，從人力的濫用進入了物力的濫用，而就當時德國與其鄰邦的形勢而論，因爲大部分直接運用物力的人，例如科學家之類，向來沒有講求過自我控制，自作主張，也就服帖帖的由他擺布，受他驅策，至於肝腦塗地而不悟。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部分所由演成的因緣不就是這樣的麼？

· 察 觀 ·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文明人類大部分的禍患，我們可以武斷的說，是由於人自己釀成的，而其所由釀成的最大原因，是自我控制的不講求與缺乏。這種局勢是自古已然，於今爲烈；而今日所以加烈的緣故，則坐一面人自控制的力量既沒有增加，甚或續有減削，而人對於物力的控制的力量，則因科學的發達而突飛猛進。兩種力量之間，發生了一個不可以道里計的距離。社會學家稱此種不能協力進行的現象爲「拖宕」，拖宕一名詞是何等的輕淡，而其所釀成的殃禍却真是再嚴重沒有。不過這種嚴重的程度，一直要到第二次大戰將近結果，原子彈發明以後，才進入一部分人的深省。原子分裂所發生的力量是非同小可的，以視蒸氣的力量，電流的力量，不知要大出若干倍數。惟其大，所以更難於駕馭控制。大抵爲了破壞的目的，在制敵人的死命的心情之下，此種控制比較容易，所以原子彈是成功了。但爲了建設與人類福利的目的，控制的功夫似乎要困難得多了。

。淺見者流不斷的以進入原子能新時代相誇耀，把原子能可能產生的種種福利，數說得天花亂墜。不過沉湎的科學家却不如是其樂觀，即如英國軍事委員會的科學顧問艾里斯教授說，我們可能用原子能來駕駛海洋上的巨輪，但爲了保護乘客與船員，所必需一種防範機構一定是笨重得不可想像，甚或根本不可能有此種機構。又如生物學家赫奇黎說，原子分裂所發生的種種高度放射作用對於人的健康與遺傳是極度的有害的。這又引起控制與防範的問題了。再如英國奧立芬脫教授指出製造原子能的廠房一帶所遺留的灰渣會發出種種致命的電子性的「毒氣」，而毒氣所波及的地帶，根本無法防衛，長期的成爲無人煙與不毛之地。

也就是這一類的科學家如今正進一步的呼籲着物力的控制，覺得前途控制一有疏虞，文明人類便要瀕於絕境。不錯的，這是一個臨崖勒馬的時候了。不過我們在上文已經指出，問題的癥結不在馬，也不在那勒的動作，而在那作勒的動作的人，如果人本身有問題，臨時不是不想勒，就是根本不會勒，總之，他對自己既作不得主，名義上對物作主，實際上等於被物作了主去，就是一發而不可收拾。據說，當初英、美、加等國的科學家在新墨西哥試驗場上，等待第一顆原子彈爆發的時候，大家就手捏一把汗，深怕它引起所謂連鎖的反應，一發而無所底止；後來幸而沒有。可見即在謹嚴的科學家手裏，物力的控制也不是一件有把握的事，一旦如果掉進希特勒一類的人的手裏，殃禍所及，那真是不可想像了。

總之，我們不得不認定人的控制是一切控制的起點，是一切控制的先決條件。人而不知善自控制，在他應付物力的時候，別人想諄諄的勸勉他作妥善的運用，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也認爲解決問題的基本途徑不在政治、經濟、社會的種種安排，有如近頃許多作家所論，而在教育。童子操刀以前，必須先受一番「明」「強」的教育。

英美未來可能的戰略聯防線

張印堂

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英美兩國均抱和平政策，不作侵略他國領土主權的企圖，對於防禦工事，未曾積極，更未注意到聯防的必要，所有自衛的設施，都是消極的，個別的，所以大戰爆發，遇到敵人的偷擊和有計劃的進攻，便頓陷於極不利的地位；幸而雙方物資雄厚，終能致勝。經此艱苦的奮鬥，一方面發現了舊有個別防禦的弱點，一方面空戰與原子彈的威脅，及戰後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潮，使英美兩國對於未來的戰略，不能不重新考慮，有所革新，並認為有聯防的必要。關於英美兩國舊有個別防禦形勢的弱點何在，此次大戰對之有何影響，未來的戰略應如何革新，及今後如果聯防，陣線應如何佈置，據點怎樣選擇等，以事關軍事機密，無從探悉。惟就一般軍略地理形勢的演變，和英美兩國所透露的動向，略作推測，聊供思索。

二次大戰前，英美的軍事目標，雖均着重於太平洋與東亞，對日本具有戒心，惟所處的軍略地位，極為不利。自巴黎和會允許日本接管舊德領太平洋赤道以北諸島，華府會議美國又允日本於東經一八〇度以西之領地，關島與非島，不建軍港，及英國允日於新加坡以東之香港亦不設防以來，美國在太平洋上之海防重心珍珠港，以無外圍，一變而為突出海上的前哨，失却其為基地的重要性，致遭敵人的暗擊，損失慘重。且距美國陸上後方基地，如普遜森與聖地亞哥及南北太平洋上的荷蘭與土士伊拉二港，其遠均在兩千哩以上，供應困難，根據作戰却匪易事；在近東亞之西太平洋與日本鬥爭，尤為不利，至於英國在二次大戰以前，在西南太平洋上，平時雖不失為一主人翁，但在戰時的軍事根據地，祇有新加坡一處而已。且自英東來，經直布羅陀、馬爾他、薩浦路斯、克里特、蘇彝士、亞典、孟買、錫蘭、新加坡，以至香港，雖有所謂英帝國生命線之稱，防禦尙稱

鞏固，但沿線易受歐亞大陸陸上之威脅，隨時隨地均有被人切斷之虞，於東亞更無保障。加以西南太平洋一隅，島嶼繁多，綿亘於亞澳兩洲之間，隸屬政權不一，又無共全防範之計劃，且又毗鄰日本過去代管之諸島，尤易受其威脅。本來英之新加坡與香港及荷印之泗水與美領之菲島，四處聯合，可建一小型之四邊形防禦線，以固英美荷在東亞的地位。惜三國未能及早利用此險要的形勢，作適時之準備，大戰即告爆發。迨日本勢力深入南洋，先佔英之斯巴達萊，繼越越南之金蘭灣，斷此四據點之聯繫，陷香港與馬尼刺於孤立，致兩地迅速淪陷。南洋海權既為日本所握，荷印，馬來與緬甸之先後被佔，勢所難免，更危及澳洲，印度與雲南。戰爭失利與各地淪陷的原因，概以英國防禦形勢之為一直線形，缺乏外圍據點，而防禦工事又過於集中星洲一地，故星洲遭受敵人拊背痛擊之苦，使東南亞全部大有防不勝防之概。嗣後幸美英於中太平洋北自荷蘭港，中經珍珠港過土士伊拉南迄澳洲北部之達爾溫港，形成一大縱的聯防線，敗日海軍於珊瑚海，阻止敵人前進，軍略積勢，始得挽回，美澳交通方得維持，反攻基地澳洲大陸穩定後，盟方始得轉危為安，由敗而勝。其功之在英美太平洋上之迅速聯防，自不待言。

此次大戰，盟方在東亞戰場之贏得勝利，殊為不易。欲謀世界未來之安全，英美聯防實為必要。對美英之聯防計劃，美國參謀總長艾森豪威爾雖曾聲言停止進行，但以國際風雲大勢所迫，名雖個別計劃，實則合作設施，如美加之聯防，及美國與英澳西南太平洋防務之商洽等，皆為聯防之事實，無容諱言。二次大戰對美英未來聯防佈署之影響，莫過於防禦觀念之改革。現代化之海空戰，已使過去無人注意的北冰洋，成為北半球新舊大陸國際鬥爭必經的要衝。美加兩國之間，向為世界國際間惟一的無防地

帶，而現在亦加緊設防了。過去被視為英帝國生命線之地中海，紅海與北印度洋一帶，因過於臨近大陸，易受威脅，已成了未來戰爭中的一帶陷阱，失却其往昔的重要性。以二次大戰的攻擊測驗，已充分證明近東、中東以及遠東之印度可遭受歐亞任何部份之襲擊。原子彈可以破壞蘇彝士運河，使之變成沼澤，杜塞東西之海上交通，使之不復為英國作戰之基地與通至東方之大動脈。沿線直布羅陀，馬爾他等地之防禦工事，過去曾視為維持英帝國不可擊破之堡壘，而於此次大戰中，雖亦曾勝過了強烈炮火的襲擊，為牢不可破之據點，但將來於空戰原子彈之威脅下，勢難兩保，只能用作新防線與新基地之外圍前哨而已。往昔英之本部向視作捍衛英帝國之最後基地，今已不然。以土地狹小，與接近強鄰，於航空原子彈戰爭下，已成爲最易攻陷之目標，故未來英帝國之國際工業，勢須分散於英帝國之他處，建成分散式之防禦體制，乃為英帝國革新戰略之首要原則。故英帝國之自治領，尤其距歷代戰源歐亞大陸遠的南非聯邦與澳新自治領，形將成爲英帝國新戰略之後方基地，而英之本部與加拿大，則將變成前方作戰的根據地，已甚明顯。

英國變更戰略防線的原因，除空戰原子彈威脅之外，民族自治運動亦有影響。值此民主高潮之下，任何民族，均不願爲外人所長期治理，誠以一個第一等之殖民地政府，尚不如一個第二等之自治政府爲受歡迎也。以是之故，浩英帝國舊有生命線受治之諸異邦民族，如中東之阿剌伯人與遠東之印緬馬來人等，必將逐漸脫離英國政治上之關係，達其獨立自治之目的。英國深鑑此一民族運動之不可遏止，已決定准予獨立自治之機會，如近已決定許印緬組織自治政府，並擬將英兵撤離埃及等，皆爲英帝國政策及未來防禦戰略改觀之證明。

美國一向視同世外之桃源，但二次的大戰，已使其於未來的戰爭中，深感不安；戰外樂鄉的地位，已成過去，遑遑之不安，促成了美加的聯防，使之注視了北冰洋的地位。關於美國未來的太平洋防務，亦加強了很多，並引起許多的變更。二次的大戰，既加重了美國維持世界安全的責任，美國亦祇好負起領導的地位，謀求聯合國集體的安全，因此美國已由其以普遜森、聖地亞哥、荷蘭與珍珠四港所形成之退守的四邊形防線，進而恢復其以荷蘭、珍珠、土土伊拉與關島所構成之進取的四邊形防線了。且深

感若不擁有前日代管之馬紹爾羣島的扎魯特，加羅林之吐魯克與馬利安之奕班及帛琉雅浦等據點之掩護，大四邊形之防禦，仍無保障，而美國與非島及東亞之海空交通，亦難安全。美國爲了確保珍珠港爲太平洋上之真正中流砥柱的地位，必須有周備的外圍據點與前哨及通後方基地之便利交通與安全的驛站，始能爲功。所以美國向英提出管制珍珠港東南的耶誕與其西南的康頓及福納福第三島之要求。按耶誕在英屬芬甯之東南，爲美領珍珠港之衛星。康頓爲鳳凰羣島之一，爲美國與新西蘭間之重要航空站，福納福第在英屬厄里斯羣島之東南部，爲美澳間之重要驛站。此外更向澳洲提出管制其代管之俾斯麥羣島的瑪納斯，以四處設防爲完成美國未來太平洋防禦計劃所必備。蓋耶誕、康頓、福納福第之與珍珠港，其重要也正與中途、威克、關島等島相同。而瑪納斯形勢之險，地位之要，美國認爲係太平洋全部防務三大主要據點之一，其重要與珍珠和塞班兩港等。三個據點形成一大三角形之新防禦區。職是之故，美國爲了控制整個太平洋的海空權，以維世界的安全，對以上四處之設防，實爲必要，而欲達此目的，與英澳聯防，乃所必須。

根據新戰略的觀點，美英已各有其新的計劃。但雙方未來的戰略佈置，蛛絲馬跡，形勢連絡，構成一大聯防的新世界防禦網。在此新的世界戰略網中，對向敵人，究屬何國，國際風雲，變化萬千，實難預測。惟假想的戰端，無疑的仍將發生於北半球。是以戰線的佈置，據點的選擇與基地的準備，已露雛形。略而言之，美國將爲前方之基地，英，加爲前方之據點，英之南非聯邦與澳新自治領，將爲後方之基地。準此看去，美加陸上之聯防，旨在防止北冰洋空軍的來襲，阿留森之荷蘭、阿圖二港，爲前線之左翼，以作北太平洋屏障。而北大西洋之英美航線，如格拉斯哥、魁北克、或利物浦、紐芬蘭、或南韓普頓、百爾母他、紐約等線，均將成爲前方的門爭線；而冰島與格陵蘭，尤爲必爭之地，因爲愈近北極，歐亞大陸與美加間之航線亦愈近故。是以英國本部將成爲美英聯防對向歐陸之前哨，由此可與英之舊有生命線連接，以作防禦歐亞大陸之前線，經錫蘭至新加坡後，東南轉以接美與英澳計設之南太平洋聯防線。自新西蘭之奧克蘭東北上，經英屬斐吉之蘇瓦，與美領薩姆阿之土土伊拉，及鳳凰羣島之康頓以至夏威夷珍珠港，成一大斜繞地球之防圈。由新西蘭威靈頓東行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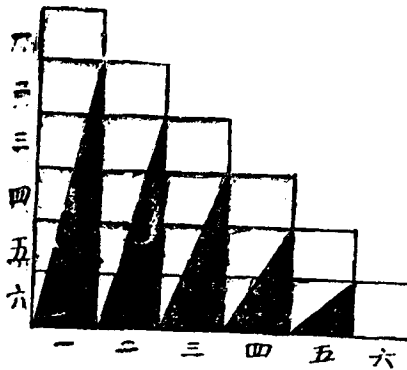
恩角，更可與英帝國南大西洋之南非聯邦通。此為英帝國新戰略中溝通南非聯邦與澳新自治領兩大後方基地，最安全之供應線。按威靈頓與合恩角之航程，為四六一四哩，為美英聯邦兩據點間距最長者，但對每小時飛行七百餘哩之長距飛機，仍可暢通無阻。於此南北前後方斜繞地球防禦聯環之中部，美英更有一圈繞地球之一熱帶防禦線。此一熱帶防禦線之據點，在太平洋者以珍珠港為主，西之吐魯克，塞班與關島及東之巴拿馬為連絡據點。在大西洋者，要以西印之巴巴突與西非之巴特斯將為根據，由此東行經尼日列亞與恰尼亞，跨過非洲，越印度洋之錫蘭島至新加坡以接馬尼刺與關島。此一熱帶防禦圈，以距北半球之新舊大陸遙遠，比較安全，將為美英未來世界戰略之主要防禦線。此線與在南半球計設之南非聯邦與澳新自治領兩大基地，間有若干南北向之供應線，在太平洋上要者有五：計達爾溫馬尼刺線，達爾溫——雅浦——關島——塞班線，東澳約克半島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張東蓀

二 中國歷史上的十個時期

我以為中國史向來分若干期，好像一個長的竹竿一樣，有許多的竹節，是一條直線下去的，恐怕這很容易導人於誤會；分期當然是有的，但前一期必有其殘留在後一期中。所以其情形頗有好像左面的圖的樣子：圖中一二三四五表示五個時期（姑假定為五）。用黑色塗去的部分表示那個已經消去不有殘留勢力的。照這個圖樣來看，可見第一時期有其殘留一直到第五時期。第二時期亦然。所以用直線表示五個時期的相綿延，不如用橫線來表示五個時期的相並列。在這個橫線所表示的之上，便可見愈是時期較後，那個時期便愈是內容複雜。第五個時期中有一、二、三、四、共四個時期的殘留包含在內。以上是抽象而言。現在請即說到中國史上就事實而分的時期或段落。向例是以帝王的「易姓」為標準，於是有所謂斷代史。



朝代之劃分以君主的易姓為界。這個辦法其實只能表示一方面，即一個政

權由革命而轉移。而對於文化全體的變化有時反未必能表現出來。新的史家已多不贊成這個辦法了。我對於歷史不是專門，現在僅就管見所及，願另立一個分期法，就是以文化全體大流上之大變化為關節。至於那些潛移默化的小變化，何時度有，當然不必細分了。照這樣說，周朝之封建式的統一在文化全體上確能起一個大變化，所以不能不算為一個關節。於是在周朝以前的，我們都可名之曰封建以前的文化時代。這個乃是中國歷史的

——拉布爾——瑪納斯——吐魯克線，奧克蘭——蘇瓦——福納爾——扎魯特線，更自福納爾東北上經康頓至珍珠港線，於大西洋上，自巴巴突南下經台重尼達至南佐治亞，或自巴特斯特經亞森森，至推斯坦得孔達，均可與遠繞南溫帶海上之合恩開普頓線銜接，在印度洋上自錫蘭島之可倫坡港，東南至澳洲之伯斯與西南至南非之開普頓，與之成一大三角形，均在飛機航程之內。

綜上觀之，美英未來可能之聯防戰略，防衛大西洋印度兩洋之責任，將仍以英帝國為主，而太平洋兩洋則由美國担任之。於未來的鬥爭中，英國本部與加拿大均將成為前哨據點，而英帝國之南非聯邦與澳新自治領，則將成為美英後方的基地；形勢天成，難以諱言。關於世界未來之命運，只要美英真誠合作負起領導警衛世界的重責，善自戒備，國際的秩序，保無虞，而人類的安全亦將繫之於此。

第一時期。在這個第一時期中文化是甚麼樣子呢？這一時期的文化雖不是完全無考，然却很難得到信史。孔子尚且說，文獻不足徵；我們去孔子已遠，安能更得可靠的材料！傳說雖有多種，然大抵去古愈遠，其不可靠性即愈大。司馬遷亦言，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不外乎以這些傳說不免有些異怪。所以我們不必十分強為之解。近人好用殷墟卜辭以窺見殷文化，這亦大有問題。以下辭上所現至多是殷文化一端，若謂窺豹一斑即見全豹，這是何等危險！因此我以為反不如藉助於人類學而多用一些想像力。司馬遷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或則就和我此意相同。大概初民社會的情形是這樣的：當一個一個部落各不相援的時候，必是如老子莊子所說的那樣，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追後來有一個部落強大起來了，向外發展，兼併了其他部落。那時節的文化便與以前的文化會有很大的不同。被兼併的部落的人們往往會被放逐到更遼更荒的地方去。同時這個得勝的部落其首長的權力亦因此而增大。得勝的部落的人們把所有新佔領的土地得分配一下。於是有所謂農民。這農民乃是得勝的部落的兵士之化身。有些缺乏想像力的學者以為農民是被兼併的部落的人們所改充，這或許反而失當。要知古代部落都是一個大家族，即所謂氏族制是也。一個氏族其人數甚眾。其社會中的勞力階層不限於是異姓的人。直到現在還有許多地方是一個村莊數十百家全是同姓的。所以農民並不是農奴。奴隸的發生和農民的成立乃是兩件事。孟子說，「或勞心，或勞力」，這個在一個氏族中是自然的分工，並不是勞力者由於被征服。不過當一個氏族兼併他部落時，本族中勞力的人可以變為不勞力了。總之，在氏族中農民和兵士沒有太大的分別。要知農民與兵士之分亦都是後起的。因為「社會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在當時還沒有十分顯著起來。並且須知在這樣未分化的社會之中，即治者與被治者之分，亦不如後世那樣厲害。治者並不會有十二分的尊嚴與高貴，亦不是神聖不可侵犯。須知每一部落當然有首長，其首長的權力變為強大乃完全是由於向外發展的兼併。兼併的版圖愈大，遂成為封建。於是首長乃一變為高貴的帝王了。當其在本部落時並不如此，只是一個家長而已，或稱之為族長。族長對於一族有指揮權，乃仍只是由於年高有德而已，並不具有法律的根據。最初的首長亦只是由於年高有德而已。中國歷史上這一點很為顯明。

大部分是由於有所發明。發明就是其人之德。例如包犧氏是發明牧畜及文字的；祝融氏與炎帝是發明火的；有巢氏是發明巢居的；軒轅氏是發明器具的；神農氏是發明農事用具及辨別植物性質的；后稷是發明耕田的。其中最顯明的是大禹的治水。所以可以說中國歷史上所有古代帝王在實際上都是發明家。乃是以其功德而被奉為首長。並且因為是一族的緣故，大家情感相通，所以凡大事必咨。雖不必有一個固定的諮詢制度，但首長却決不是獨斷的。有德始有位，這正合儒家的主張，而儒家如此主張亦正由於此種事實。第二個時期，就是封建成立的時期，當然是西周為始，雖以前未嘗不具有雛形，不過使異部落為之臣服與同化，這不能算作封建。而必須以本族的人去作封主方可。嚴格言之，封建制度之真正成立不得不以周為始。最可笑的是自命為新派史家的人只把西周認為是奴隸制時代。殊不知奴隸本是早有的，決不足以作為周朝制度之唯一的特徵。而奴隸的繁多正是由於封建的封主之權力加大與地位增高。單提奴隸不免於倒因為果。尤不安者是好像把封建之成立移後到秦漢，這更是反乎常識。這種信口開河的怪論竟不見有人起而糾正，使我不能不為新派史學前途抱悲觀了。總之，抱定了一個呆板的公式而想尋覓事實以填入之，這種倒置適履的辦法不僅表示做學問的生存活刻，太有成見，並且是自己先為公式所拘，使自己的精神不能昂揚自主。從唯物史觀來解釋歷史可以說史學上的一個大發見，但必須善用之與活用之。像這樣以周為奴隸制而非封建制的一流怪論恐怕是徒為唯物史觀增一污點而已。第三個時期是封建解紐的時代。就是春秋與戰國。第四個時期是統一成立時代。這個時期中君主的絕對大權亦同時成立，這就是君主專制的制度。這却以秦始皇置郡縣為開始。但秦的統一之基礎並未穩固。所以陳涉吳廣以及漢高祖等起兵，都得奉一個被廢的封建故主。這便是封建的勢力仍潛留於統一以後而得乘機復起。漢朝成功以後，蕭何等先首採用秦制，於是統一與封建得到一個折衷與調和。漢朝所以能維持一個比較長期的時間，就是由於採取這樣的中間道路。在這個時期中有一點是可注意的，就是王莽之託古改制。王莽的改制在事實上應乎當時實際的需要。乃是因為太平日久人口增多，同時經濟方面土地私有發生破綻，以致強豪得田甚多，而貧民無立锥之地。可惜他的改制推行太猛，對於反動勢力沒有充分準備，於是遂變為後漢。其實後漢雖是

一反王莽所爲，然仍酌採其中若干點。顯然又是一個調和與折衷。例如禁止販賣爲奴，後漢就是沿用王莽的制度。第五個時期是一個大破壞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自以五胡亂華的南北朝爲中心，但三國魏晉却是其序幕。這個時期中政治上是接二連三的篡奪；經濟上是恢復到實物交換時代；土地是因爲人口頓減與遷移，遂有重行分配之事。雖有文學，那只是無可奈何，遂託之於呻吟而已，在文化上仍不失爲黑暗時代。但這個時期中並不是沒有異彩，印度佛教思想的盛行，就可算是其特色了。佛教之所以盛行却有其社會的背景。帝王顯貴等建立寺院，是爲了福田，用以抵消其罪孽。而學者文人之投入禪門却是爲了避世。總之，不外乎以超世的辦法來抵消現世的苦痛。可見在那時現世的苦痛是真深了。第六個時期是重返了統一的時代。但自漢朝把郡縣制與封建制並行以後，始終是處於折衷與兼容的地位，所以隋唐的統一更不是固定的。唐朝之濫領到後來便成爲五代。五代雖延長五十餘年却只是藩鎮之殿幕而已。在這個時期中對於佛教却漸起了反動，直到北宋遂形成所謂理學。第七個時期是外族在中國本土猖獗的時代。外族的侵入當然不自這個時期始。南北朝的北朝全是胡人。但其前却亦還有外族侵入的事。中國自有史以來本來是夷夏混雜的，倘使外族對於中國不甚壓迫，則中國人便自己不成種族一體之自覺，同時亦不把

從對比到統一

高覺敷

三十年前北平醫專有一位日本教授，邀請萬性園收門票的兩位關東大漢合攝一影。教授居中，大漢立在兩旁。矮子愈顯其矮，大漢愈顯其高。這種現象叫做對比，見於視覺的知覺，也見於他種經驗。譬如在家千日，不覺得有什麼舒服。一旦出門，在「未晚先投宿，鷓鴣早看天」的客棧內住了幾夜，吃了幾天糙米硬飯，回到家內，食住不加苦，可要覺得「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日

外族視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所以夷夏之辨是在這一個時期中始漸顯著的，其原因是一方面由於金人進入元人大虐待中國人了，他方面則由於理學之提倡氣節。不過這樣的夷夏之辨依然只限於讀書人階級，即在讀書人中亦不是普遍的。第八個時期是明朝。第九個時期是滿清。其實從外族入主來講，明朝只可算是一個反動。滿清の入關在歷史的意義上却和金、遼、元、是一貫的。都是因爲漢族太不競於武事，太文弱了，致爲野蠻民族所乘。明朝宋元璋根本就沒有種族觀念，先剿平陳友諒等本國人，然後始取元朝而代之。所以這一朝的功績在歷史上並無甚麼可言的。第十個時期是西方帝國主義勢力侵入的時期。始以鴉片煙戰爭爲始，其實以前已早有外國商船強硬進來了。中國人以前名此爲「商戰」；而中國遂從此爲商戰之戰敗者。帝國主義者以開闢殖民地的方式來到中國，中國於是便變爲「半殖民地化」了。這個情形就在目前，讀者自易知之，似無待多述。在此十個時期以外，我以爲從本年（一九四五）或明年起，因爲世界文化將入於一個新段落，恐怕中國亦會踏入了第十一個時期。關於這個時期的敘述即將所謂中國之將來，容於本文後半段詳之。（下期刊第三節：中國歷史上之九種衝突）

難了。諸位不知道北碚在抗戰期內爲避難的樂土嗎？但當勝利來臨之後，故鄉的景物更加可愛，於是大家要立即和北碚再見了。後來南京、北平、上海、廣州的生活，或因房荒，或因糧缺，也不甚舒適，於是北碚又覺得可以留戀了。這種日常的生活經驗和實驗室研究的結果正相符合。一個刺激呈示於某一組刺激之後，也許沒有引起快感或不快感，呈示於可厭的刺激之後

，便覺它較爲愉快，呈示於可愛的刺激之後，便覺它較爲不快。假定愉快的程度分爲七級：1. 2. 3. 4. 5. 6. 7. 無所謂快感也無所謂不快感。刺激，其愉快的分數爲零。等而上之，爲1. 2. 3. 代表快感的增加。等而下之爲1. 2. 3. 代表不快感的增加。現在試用十五種刺激，命令一人估定其愉快程度的等級。其後再以六種較不愉快的刺激，和前五種刺激混同試驗，命令他估

等級。結果前十五種刺激第二次的等級都略較第一次為高，因為被試受了後六種刺激的對比的影響。所以孟子說「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確屬至理名言。

我們可不預備汎論對比，想要將題目的範圍縮小，專講色之對比。色覺經驗可包括無色和有無色。無色如黑灰白系，有色如紅黃綠藍系，都可產生對比的景象。黑灰白系的對比起於光度的變化。一幅最上品的白紙，其所反映的光度，比一幅深濃的黑紙超出六十倍。這裏有一小紙片，其所反映的光度不高不低，放在灰色的背景之上，現為白色。現在若將背景的光度逐漸增高，中間小紙片的光度便逐漸降低。到了背景現為白亮的時候，原來白色的紙片便將現為黑色了。所以在任何視覺區域的光度都可因附近區域的光度的增強而減弱，也可因附近區域的光度的減弱而增強。

我們卻尤欲注意紅黃綠藍系的對比。惟在討論這種對比之前，須先明白補色的意義。一個硬紙片的色盤可以分成三百六十度。假定半面或一百八十度為黃色，另一半面或一百八十度為藍色，放在色輪上迅速旋轉，我們所看見的既非黃色，也非藍色，而是灰色。兩種顏色倘可照這個方法化成灰色或白色，則此兩色稱為相補之色。所以黃色為藍色的補色，藍色也為黃色的補色。和正紅色相補之色為帶藍的綠色，而和正綠色相補之色則為帶紅的紫色。色之對比常足使隣近區域引起補色的色調。譬如一張小灰色紙放在飽和的藍色紙的背景之上，便似若微帶黃色，放在紅色紙的背景之上便現為帶藍的綠色。灰色紙和其背景的光度倘屬相等，則其對比的景象尤為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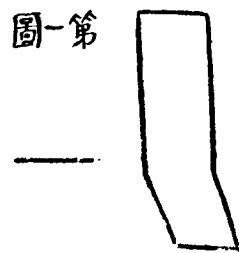
兩種顏色互相隣接，尚可令它們各略改變其色調。譬如紅藍相接，紅色似微現黃色，藍色似微現綠色。紅綠相接，紅色似微現綠色，綠色似微現紅色。置一透明紙於兩色之上，便更可顯示對比的效應。

現在我們可另製作一種試驗了。用等面積的紅綠紙各一幅，互相隣接，放在一處。另用灰色紙剪成環形，使環形之一半放在紅紙之上，另一半放在綠紙之上。對比的現象隱而不顯。現在試以細髮或線條使環形依紅綠紙為界分割而成兩半，便可見紅色背景之上的灰色半環微現綠色，而綠色背景之上的灰色半環微現紅色。現在倘更於其上補置一幅透明紙，則對比的現象可更加顯明了。

我們要問為什麼前一種布置不顯示對比的現象，後一種布置便產生對比的結果呢？原來這個實驗的布置有三個不同的圖形，一個是紅色的，一個是綠色的，一個是灰色的。我們應該看見三個完整的單元。灰色環形未被分割之前，我們所看見的正和我們所期望的互相符合。可是灰色環形既被分割之後，情形便大不相同了。綠色背景之上的半環受了對比的影響，而表現紅的影子；紅色背景之上的半環受了對比的影響而表現綠的影子。所以灰色的環形因分裂而具有相反的性質了。我們可以說就第一種布置而言，灰色的環形是完整的，統一的，有一種團結力，以反抗外來的勢力。就第二種布置而言，灰色的環形已被細髮或線條分成兩半了。統一團結的勢力不復存在，所以紅色背景之上的半環微帶綠色，而綠色背景之上的半環微帶紅色。

圖形或分割為二，或綜合為一，這是圖形的組織。圖形的組織可決定圖形之統一或否。我們現在想要在對比之外，另舉幾個例如下，以相印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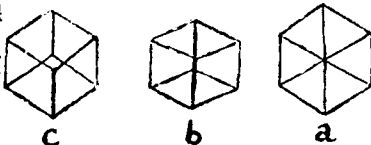
試看第一圖。這是



什麼圖形呢？我請你報告，你也許說是個傾斜的長方形。但是假定你在圖形傾斜的地方加一橫線，你便可看見兩個平面了。一個平面是垂直的，另一平面是傾斜的。未加一橫以前，這個圖形是統一的，加了一橫之後，便分成兩個平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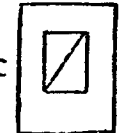
第二圖

試再看第二圖的c, b, a, a



圖為一平面圖，有三條對角線和六個角。c圖現為立體形。b圖則介於平面和立體之間。這三個圖形大同小異，何以或現為平面，而或現為立體呢？因為a倘被視為平面圖，便較為簡單、對稱、而穩定；否則其中間的一條直線便須被分裂而成兩段。c圖則不然，倘被視為平面，便既不整齊，又不簡單，而且其中間的直線原分兩段，所以很自然地現為立體。b圖則較為模稜，看作立體雖較有良好的對稱性，但因其中間的直線連續不斷，似又近於平面。所以圖形究竟看成平面或立體，始較有統一性，實完全有賴於其本身的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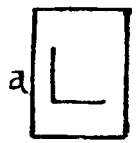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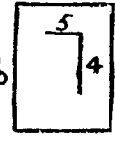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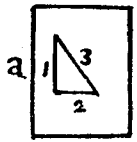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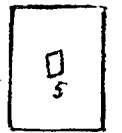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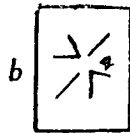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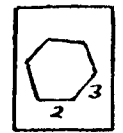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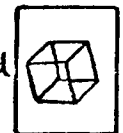
第三圖



第四圖



第五圖



還有一個實驗，也可用以說明組織的重要。

試用一個線型 (a line pattern) 的不同部分，繪在玻璃片上。玻璃片或前或後，插在一个盒內，相距兩個生的米突。現在試以下列三個線型為例：第三第四兩圖的 a 和 b 各為前後兩玻璃片上的線型。c 圖是觀察者所看見的。第三圖看成平面，統一而對稱。第四圖在幾何上和第三圖相似，但其所合成的線型較欠統一，有一部分似位置於他一部分之後，因此產生了二重組織。第五圖的 a b 及 c 前後插立，其所合成的圖形 d，則為統一

而穩定的立體。

現在若將本文的研究作一總結，我們可以說，對比決定於環境，而就色之對比而言，更決定於圖形的組織。圖形若是統一的，便可以反抗對比的影響。就知覺說，有些圖形看成平面，始較為統一；有些圖形看成立體始較為統一；有些圖形模稜兩可介於平面和立體之間。有些圖形只好視為二重組織。

諸位也許失望得很，以為本文題名「從對比講到統一」，或許對於政治的統一有所推論，但是自始至終，都僅就圖形討論統一。然而諸位要知道心理學對於政治的統一倘也要有所貢獻，便須研究人類社會的行為。姑待下次，再來討論，如何？

代郵

各位撰稿先生：許多先生因復員關係，地址變更，贈閱刊物，無法寄奉。請隨時函示新址，以便按期寄贈刊物，並請源源賜稿為幸。

編輯部敬啟

新的人權宣言(資料)

法國國民制憲會議憲章委員會於八月九日一致通過新的人權宣言書。該項宣言書將作為法國新憲法之緒言。其原文稱：

「值茲自由人民戰勝暴虐政權伊始，法國人民再度宣布，每一人類無分種族，宗教或信仰，均有根本與神聖之權利。彼等隆重確認一七八九年人權宣言書所包含之人類與公民自由權利，並於此宣布當前最需要之社會經濟綱領，以作憲法之緒言。男女人類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任何人為中張自由之故而遭虐待，有在共和國境內受庇護之權利。人人有工作之義務與受雇之權利。任何人不能因其身世意見或信仰之不同，而在工作及雇用方面受歧視。人人可藉團體行動維護其權利與利益，並自由加入公會，在法律範圍之內承認罷工之權利。每一工人經由其代表之行動，可集體決定勞工之條件及事業之管理。一切財產及一切事業，其發展具有公用或壟斷性質者，應成為公共財產。國家保障個人及家庭發展之必要條件。保障全體人民，尤其是兒童、母親及老年工人，保護彼等之健康，物質安全，休息及空暇。任何人因年齡體及精神關係，或因經濟情形而失去工作能力者，應有受社會供養之權利。國家保障全體兒童與成人之教育平等。公共之組織與學術之絕對自由，乃為國家之義務。法國重申其傳統的使命，仍為領導人民趨向自由、自決與在民主化的政府。法國確保法蘭西聯邦全體國民均能參加一切公開活動，並確保個人或全體均能本宣言所宣佈或確認之各項權利與自由」。



山雲多幻變 柳暗花不明

四個月來的政治商談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南京的和平談判，從五月初開始，迄今整整四個月。在這四個月月中，大局變幻，真像廬山的風雨，早晨是烟霧迷漫，中午豁然開朗，夜晚却又細雨濛濛了。有時長空碧清，使人心曠神怡，而不一時又復黑雲簇簇，洶湧而來。在南京政治新聞的新聞記者，常常一個電報發了出去，以為已經捉捕到若干真相，但等他看到自己電報印在白紙上

時，大局却又面目全非了。全國人民對於當前的和平談判，早已從希望跌入失望，現在則轉入絕望和悲傷。談判的內容，影響着幾萬萬男女老幼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幸福，然而今日中國的的人民，實際上已變成了一大羣猶羊，任人驅策，任人安排，任人宰割。人人要求和而和平不可得，人人表示着要求和和平的意志，而這種意志不發生任何有實質

的效力。這真是人類歷史上的一齣大悲劇！

各人 國共
算盤 兩方的

和平談判，究竟雙方有無誠意？如其無誠意，何以又要「談」；如其有誠意，何以談不攏？剖析言之，雙方實在都在似有誠意似無誠意之間。在雙方，都是抱着：能和平，自然很好；要戰，也不怕。先說國民黨。在軍事上，國民黨當然比共產黨佔優勢。去年今日，若

干美國裝備還控制在美國人手裏，現在有很多的東西都已移交給了政府。受降之後，政府又自日軍手中收入了不少武器。再加上去年準備作反攻之戰的勁旋，今日國民黨在軍事配備的力量上，實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度。很多在軍事方面的人相信可以用武力打垮共產黨；也許有人認為這就是打垮共產黨的千載良機。但是國民黨也希望「和」。今日的政權握在國民黨手

裏。已經握有政權的人，自然希望政權穩定，而要政權穩定，便須社會安定。軍事上也許可以打勝仗，但隨着軍事行動而來的，必然增加政治上的激盪與騷動，經濟上的紊亂和凋敝。一切政治騷動，經濟崩潰和社會不安，對於執政黨的政權，都是不利的。政府對於此點不能不加顧慮。所以能「和」，國民黨也希望「和」。共產黨方面，自然也希望「和」。一則和平是今日舉國一致的要求，要求和平，可以迎合人心。二則能保存實力，避免犧牲，自為上策。祇是同一個「和」，國民黨的「和」和共產黨的「和」，各人的算

盤完全不同。國民黨的算盤是要在「和」之中壓服共產黨，蔣主席所提各項要求，即是要共產黨退出一切戰略根據地，並最好能完全放下武力。假如能達到這個目的。就是在「和」的方式中得到「勝利」。共產黨的算盤則是要在「和」中取得政權（即參加聯合政府），再圖第二步的發展。但是共產黨也不怕戰爭。一則是為了黨的生存，絕無放下武力之意，——至少是絕無在未得到安全可靠保證以前放下武力之意。二則陣地戰即使打不過國民黨，遊擊戰是他們的本行和拿手，他們可以化整為零，躲東擊西，到處滲入，弄得

你當政的國民黨，顧此失彼，疲於奔命；弄得你精疲力盡，元神虛脫，結果是一個政權大崩潰。打勝仗不一定有把握，但是把國民黨拖到垮台，這一點把握他們是有的，所以他們能「和」最好，但亦不畏「戰」。

主與主 局動盪不安的
戰 戰

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雙方的內部，都不是單一的；此種情形，在國民黨裏為尤甚。國民黨裏面的左派及比較傾向自由民主的份子都贊成「和」。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實際負責人，也都傾向「和」。他們深切瞭解今日國內政治及經濟各方面所潛伏的危機，認為

大局如再惡化下去，前途的變化，不堪想像。黨務方面的負責人，認為國共妥協的結果，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必然低落，他們在感情上，必然不願和共產黨妥協合作；當然其中更牽涉到他們自身的利害。軍人方面，也都傾向出於一戰。

理性與感情

今日國民黨處置當前的局勢，至少有一點可以一說。第一，理性與感情已失去平衡，而成爲了一面倒的趨勢，就理知言，今日中國絕不能再有內戰。抗戰中，我們一直是打敗仗的，從東海之濱一直敗到貴州邊境，總算國家洪福，託人之庇，名義

上算贏得了「勝利」。這是我們從一百年的弱國變成強國的一個機會，也是從被剝削的殖民地地位變成自主自營的國家的一個機會。且不說看今日國際的風雲，應當如何替來日打算打算，就祇說日本，他的勢將再起，必

爲題中應有之義，我們絕對大意不得，糊塗不得。國內的人民需要休養，需要和平，在心理上是如此，在實際的生活上也是如此。執政當局，若憑良心說話，亦將無一人能赤裸裸地承認今日國家的局面還經得起內戰，然而

在各種自私的觀點下，竟不能稍退一己的利害，而替國家作久遠的打算。但是政治上的人物

若祇憑藉感情，國家的政治如何能上軌道？

購贖與隔膜

次，今日中樞當局，對於國內各方面的情形，未必能有透澈而直接的明瞭。據說有人報告當局，即使發動大規模的內戰，經濟尚可維持兩年。有識之士，久已憂慮今日中國的財政的經濟的危機之深，焉能再經得起

兩年大規模的破壞？軍事上各單位的負責人，於召見晉謁時，爲了迎合當道的意思，亦均作「勝利」不成問題的報告。遂使戰爭的傾向愈來愈超過了「和平」。至於那些美國調

人呢？雖然他們的根本出發點倒頭講來還是爲了美國的

利益，但是能有一個統一和平民主自由的中國，畢竟亦是中國及其人民之福。可是上山下山，也弄得焦頭爛額，狼狽不堪；那位赫赫一世的歷史英雄，在中國顯然不免要大敗而歸。和平談判，最初是先

談主要的問題，不談次要的問題，因爲主要的問題，若能解決，次要的自可迎刃而解。可是談不通。於是改變方式：先談最緊急的問題，再談次緊急的問題；最緊急的問題自然是停戰。也是談不通。現在，到拋開軍事不談，祇談政治問題，在政治問題裏，各種基本問題亦拋

開不談，先談政府改組。美國人住在南京，不能沒有事做，於是甲路走不通，改走乙路；乙路走不得，改走丙路，美國人總想走一條路。當局對於美國，不能不敷衍，於是你要換條路走，就同意換一個題目談，好在推

兩個談判的代表，人有的。現在是雙方都在預備打，一方面則敷衍着美國人在談。在「談」裏面拖，雙方都以爲拖與自己有利。國民黨想拖到十一月召開國民大會，共產黨則「拖就拖吧」，不拒絕無限期

的拖下去。此外還有一種傳說，謂共產黨方面有意使馬歇爾的調處陷於失敗，以削弱美國在遠東的聲譽，然後

造美蘇英同時干預中國的局面，由此獲致妥協之路。

政的府改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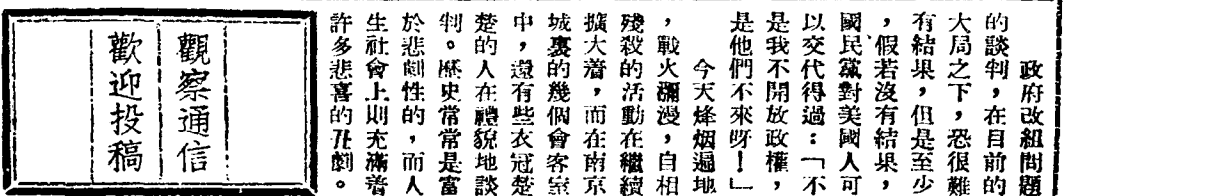
近國共雙方又在談政府改組問題，但是拆穿了講，還是在敷衍美國人的。政府改組，一方面名額問題，一方面是人選問題。通常以爲名額問題決定了，人選由各黨派自己推薦，可無問題。事實上，人選也有問題。在民主同盟裏，國民黨所歡迎的是張君勱和黃炎培二人，共產黨方面，國民黨比較歡迎的是周恩來，董必武及葉劍英幾位。其實對於共產黨，還有什麼選擇呢？然而在國民黨心中，亦

尙有若干好惡之感。

政府改組問題的談判，在目前的大局之下，恐很難有結果，但是至少，假若沒有結果，國民黨對美國人可以交代得過：「不是我不開放政權，是他們不來呀！」

今天烽烟遍地，戰火瀰漫，自相殘殺的活動在繼續擴大着，而在南京城裏的幾個會客室中，還有些衣冠楚楚的人在禮貌地談判。歷史常常是富於悲劇性的，而人生社會上則充滿着許多悲喜的互劇。

歡迎投稿



中美農業合作談

赫契生·穆懿爾的中國農業觀

鄒秉文·沈宗瀚

十年來屋頂花園式的農業試驗全盤失敗

不顧現實的農業政策徒然浪費國家公帑

本刊特約記者 徐盈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蔣主席與杜魯門六月中交換了中美農業合作的文告以後，中美農林技術合作團員相互推薦產生了。美方團長是六三老人赫契生，世界知名的育種學家，現為加州大學副校長兼農學院長。副團長是在華十五年的穆懿爾，是美政府的亞洲農業司長，曾任山西銘賢學校農科主任。中國的團長是三十年來為農業努力的中華農學會理事長鄒秉文，

代理團長為中央農業實驗所副所長沈宗瀚。「這是劃時代的一件大事，三十年來未完成的農業政策，要由這個機構來擬定。好比一個棋盤畫定，才能談到棋子，才能談到棋子的走動。」

這一群人要在三個月內作空前未有的一次大視察，除本部外，包括新收復的東北和台灣。在北平有一次記者招待會，當他們到東北之前與回來以後，我都和他們

有過長談，預祝他們能够順利完成任務，與當真能够產生一個令人滿意的報告。當這個團體方才到上海時，代表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者已經迎頭送上請勿走「農業中國，工業美國」的複

轍。到了南京，多少人質問中美合作的具體內容。在北平，我從他們對於四個問題的回答上，證明了赫契生團長如果不是有意逃避現實，那就是滿腦子充滿了技術

，不配作一個政治性集團的領導者。赫契生說他在七月二十二日的京平途中，看到山東苦旱，而河北大水，他認為中國當前的問題就是水與土。我乃反問他道：「美國朋友一向很看重這個問題，為什麼美國專家，防土保樹局副局長及康乃爾教授羅德民到中國來了一趟，不見美政府有什麼？」

赫契生一本正經地答道：「我的中國知識不够。」我更进一步地問他另一個知識够的問題，就是：「你喜歡華萊士和他的農業政策嗎？」赫契生說：「這是在中國人民的熱望。」

赫契生談到中國農場太小的時候，我問道：「你不是同意金陵大學教授布克博士的土地利用的分析呢？」

這位加州的老翁輕輕地說：「我同意那原則。」

我又問：「英國李約瑟博士在中國華農學會謂，三千年來中國農業不能由手工過渡到機械化，是由於官僚制度的作祟，你以為？」

赫契生一本正經地答道：「我的中國知識不够。」我更进一步地問他另一個知識够的問題，就是：「你喜歡華萊士和他的農業政策嗎？」

赫契生說：「這是在中國人民的熱望。」

我對政治沒有興趣。」

我對穆懿爾的觀感就比較赫契生好得多，因為他很清晰地開頭就對我

說道：「中國是中國，美國是美國，不能要求中國也有一個美國的農部。」

中國不能有一個美國的農部，但中國正有一個美化的國防部，和一套美式陸軍、空軍、海軍司令部。這個在各團員中年紀最輕的人，所有的人的眼光都不能比他更敏銳。穆氏還兼任了這團體的書記

，他將是美方作報告的主稿人。

沈宗瀚氏也是實際負責的一位，這位小麥改良專家在技術上對人民生活有了貢獻。當鄒秉文團長不在國內和團體不能在一起的時候，一切的担子是他的雙肩上。他從東北回來會約我長談，這位江南人嘆息東北破壞的慘巨，但東北的農業不怕旱，不用肥，「今年可能又最豐大豐年」，他張大了嘴，充滿了驚嘆號。

我想問他們和油商兼軍官的鮑萊調查團有沒有同樣的地方，在東北是否有人聚集了鮑萊所調查以外的資料。我想，他是不會回答的。但令人驚異的是在北平招待

記者會席上，美記者斯希爾一再追問，農林技術合作團對於蘇聯却沒有露出一個字的批評。

八月十七日他們從東北回來，我問他們對於東北和華北看過了之後，究有什麼建議？對於日本人在東北的軍事政治經濟一元化的單位建設有沒有徹底的認識？華北的植棉，或植糧是一個政治問題（中國方面的兩位團員，一位就是廿六年的植棉專家，另一位則是植糧專家。）美國的團員又是作如何的看法？

對於他們的答覆，我個人却感到一種直覺的不滿，他們却像瞎子摸象，未能洞悉全貌。鄭秉文團長說：

「我們只能作絕對不會錯的建議。譬如東北主公嶺農業試驗場破壞了，是不是應當恢復？恢復了是不是對於農業生產有好處，毫無疑問是的，我們作這樣的建議。盤山日本人電氣灌溉的水稻區域三十萬畝，如今日本人走了，韓國人走了，剩了六萬畝，荒了二十四萬畝，這墾植工作應不應當繼續，應當繼續是不會錯的，這又是我們的建議。」

我却也忍耐不住要問，公主嶺農業試驗場能不能够孤立地恢復？即使恢復了有多大的影響？三十年來中國屋頂花園式的農業試驗的失敗還不够深刻？再說日本人的省單位經濟建設，美國人有沒有體會到？至於盤山的開闢稻田是殖民地式的，多少悲慘的故事存在這種開拓中，我們忍不忍心侵略者，不能以為黃人與紅人是一樣的，永遠是以奴隸代替奴隸？

對於華北的糧食問題，他說：「農民高興種什麼，就種什麼，我們不能加以限制！」一個團體的金箍咒使大家不能隨意發言，但鄭秉文氏的看法也實在出人意外。我追到鄭氏的住宅內，以懇切的聲音對他說：

「鄭先生領導這個對時代的團體，請你們多正視一些現實。不願現實的農業政策，時間就會將他淘汰了，只是為國家浪費外匯。你要劃一張棋盤，也得畫得正確，也得畫得實用。只從技術的眼光，很少能得到良好結論的。」

赫契生還舉了一個很滑稽的例子，「東北的高粱由於農業試驗場沒有了，害蟲藥劑缺乏，今年收穫要減少百分之十。」我跟着追問道：

「東北各鐵路線兩旁不准種高粱糧食，又要減少百分之幾十，是不是比前者還多？」我們絕不敢輕視專家，但怕專家在鑽牛角尖。以那點小天地為海洋一樣地廣闊。這一次如果失敗，真是時代的悲劇。

(九月一日)

「國家資本」考驗中

錢昌照的担負

十五年辛勤·二萬名幹部
不樂觀的想·祇積極的做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將國家資本叫作官僚資本是一種最大的污蔑」，從事創造國家資本十五年的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錢昌照瞪着眼睛張大了嘴說道：

所有的贏利都交到國庫。自然，我們中間多半是重工業，是賠錢的，但是我們不能不希望它慢慢自給自足，能為國家減省一文錢便是一文錢。」他更激昂地把他更加以解釋道：

「我們這些人都是決定要作一輩子的。我們這些廢礦中國應當沒有勞資問題，因為彼此都是公務員，同時也一律都是公僕。我們自己沒有一文錢在我們的事業中間；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的。我們

要辦這樣工廠事業，是不是在與民爭利？有一位外國朋友，他給我的答覆，我認為最是珍貴。他說不論就任何方面看來，這一些事業都是不易維持的，而且在四五年內，沒有人敢着手的。可是，目前不辦，沒有了人才，以後工業史上留下這一段真空，到了將來要辦的時候，也就沒有方法繼續了。這是一個太困難的担負，尤其是今天，我比作在石縫中行走，到處碰壁，上頂一線天日，也不知到什麼時候才能豁然開朗。但是我們從不太樂觀的想，但却很積極地去做。希望總有一天，我們用成就換到更多數人的諒解。」

從二十年起的國防設計委員會，及二十五年七月中改稱的資源委員會，到如今已是十五個年頭了。這個從事十五年國營事業的錢昌照，很以外邊的批評他們「勤勤懇懇，乾乾淨淨」為安慰。他說：「翁文灝先生和我如要有一點私心，有一點貪污，我們便無法見諒於同人。」這位翁前主委因為經濟行政不容於二中全会，決心辭去領導者的任務，但他却還兼任中國石油公司總經理，甘為資委員中間執行業務的一員；用五加侖汽油也得向資委會一樣使用呈文。這才是事業精神。而且一萬八千幹部中間，百分之五十八是大學

畢業生，作長官的只要有一點優越處就得準備有話來說明，不然就難逃小同事的「民主的批評」。他們希望以此領導那上下二十萬人的團體不落伍，不宜倏化。

資委會在不停不響中，今天正走到第三個難關的大門前。第一個難關，是在二十七年十月由南京撤退到武漢，大家都以為軍事時候不必要建設了，資委會一度就要被裁撤。可是跟着對美對蘇易貨了，除了農產品之外，還要礦產品，資委會內選了大批存貨，於是又慢慢地受到重視了。又一次難關是三十二年湘桂大撤退，中南部及東南區的工廠事業全部毀滅了，

資委會也把大的工廠及礦場都失掉，於是連平日最為友誼的一些銀行都不能不來個通知，要求提前還本付息了。資委會的主持人一方面撫輯流亡，一方面運用了一筆資金提前來還賬，當債主們拿到手時，却都慚愧起來。而且主事者更不憚辛勞，約期到了，即便在不辦公的星期日，也必依約送到。這種「信用」奠定了今日擴大借款的前奏，以便走上第三個難關，——在內戰時候，設法打定國營工業的基礎。

「一筆巨大數字的國幣，再加又是一筆可觀的外匯，才能使在日本人手中接過來的工廠活動起來，開辦也

許容易，如何維持，才是困難。」

我猜不出今日的經常支出是多少，但就東北國營工廠單一個月的維持費一萬五千萬流通券（約合國幣二十萬萬元），來估計，全國的國營工廠維持費每月至少要在八千萬萬元至一百萬萬元左右，而流動資金尚不在內。這些重而硬的「傢伙」，每月都有虧空必需貼補，為維持工業運行上的真空，而經濟上所存在的赤字，又當如何彌補？這個大變動拖着錢昌照不得不出來再作一次通盤的調整，與其說是擴大，不如說是縮小，與其說是刺激生產，不如說是維持存在。以一個國營工廠最高

負責人在勝利一年後，正式到東北接收敵人經營六十年的煤鐵事業，他在某一種的心情下，嘴角上不由得要掛着苦笑。

在華北的一週內，他看到冀日電力公司把日人未完成的電廠中二分之一的電力開車，使總數上加增了一萬匹。他看到華北鐵鋼公司在裝修中，用組織的工人代替警察，自己保衛自己。他看到華北水泥公司在鄉村包圍的小城鎮上，煙筒又冒烟了。他看到電工器材廠接收的七八個小工廠連成一片，他看到天津化學公司在官民兩大事業中的夾縫（即指民營久大公司及財政部天津鹽業公司而言），決定

了他們建立新廠的計劃，以求殺出一條新路。工程師在內戰的第一線上天天在乞禱和平，即便是這樣拖下去也會毀滅，何況是真正的兄弟斯殺的流血戰爭。

「十五年來的教訓，我們不會失敗了，如果失敗，一定會失敗在管理上。」

錢昌照指出，到今天，技術人員及管理人員之間多少還存有一些歧視專家，我們還要通才，只有通才乃是優秀的管理人才。專家我們可以從外國來聘，但管理人才必須我們自己訓練。」

資源委員會進步了，錢昌照個人的認識也進步了，

他們知道一個技術家要有本身技術以外的更多休養，要不斷地去求知，隨時隨地來充實自己，要保持更多的趣味。這樣的人才負起將來更重要的担子。

「十月一日資源委員會按新組織法改組，政府把它的地位提高到與各部並列，並且勵行企業化，以專人負專業，這樣便可以不必小事都要到會來請示，而且會內也不必為小事分心。我甯願意造成尾大不掉，也不願意頭重腳輕的。」

現在這一行人已到了山海關外了，他們要把日本六十年來的侵略資本，放在「國家資本」的旗幟下。國家資本是不是官僚資本，時間與事實會作最有力的考驗。一個十五年的努力，不會再是一張白紙了。



論排場戲

陳瘦竹

近幾年來，後方戲劇運動異常活躍，每次演出歷時之久，觀衆人數之多，遠非戰前所能望其項背，這自然是一種好現象。但是，假如我們稍一追究其內容，從量的方面研究到質的方面，則覺其中含有一種危機，即過於偏重營業。當然，除非戲劇事業能像其他文化教育事業一樣，純由政府統籌辦理，否則，總不免多少含有商業意味。在目前情形之下，戲劇倘不注意營業，便難以繼續其活動。但是，營業祇是戲劇活動之手段，並非戲劇活動之目的。凡是從事戲劇藝術的人，應該具有崇高的理想，偉大的胸襟，超出一般世俗人所謂的名利觀念。戲劇不僅供人娛樂，還要給人啓示。假如從事戲劇的人，過分重視營業，純將戲劇藝術活動看作一種商業行爲，那就不得不降低藝術水準，隨處迎合觀衆的低級趣味。目前多數觀衆，未曾受過藝術薰陶，至少還未曾領會到欣賞真正偉大藝術品時那種心靈的顫動，那種至高的喜悅，所以幾乎還像兒童一樣幼稚，

愛看熱鬧，愛看排場，愛看把戲。戲劇雖爲觀衆而作，不能不顧及觀衆的興趣，但是從事戲劇的人却有提高觀衆趣味的責任，應該隨時隨地的教育觀衆，啓發觀衆，不應該讓觀衆的趣味永遠停留在那樣幼稚的階段。而目前從事戲劇的人，彷彿有一傾向，務以迎合觀衆爲能事，就觀衆愛熱鬧愛排場愛把戲的嗜好，在戲劇中大耍花樣，大耍噱頭，耍服裝，耍燈光，耍道具，耍佈景。這種戲劇，表面看來，誠然五光十色，洋洋大觀，但是看過之後，轉眼成空，未曾在觀衆腦子裏留下半點痕跡。這種戲劇，只能給人以感官的刺激，不能打動人的靈魂，但因正合目前多數觀衆的脾胃，所以生意興隆，隨時客滿。年來所謂歷史劇，頗爲盛行，營業亦復不惡，推原其故，並非因爲其中真有「戲劇」，而是因爲其中服裝排場等等，新奇奪目，所以觀衆趨之若鶩。近年戲劇活動，無異一種投資，假如能在服裝排場方面多花本錢，不愁沒有利息。在此情形之下，編劇藝術

以及表演藝術，幾無用武之地。江蘇俗語，稱專講表面者爲「外排場」；現在姑且借用這個名詞，將那內容貧乏而藉服裝佈景以吸引觀衆的戲劇，稱爲「排場戲」(The Spectacular Play)，以示與真正戲劇(The drama)有別。

戲劇之所以成爲藝術，亦像其他藝術一樣，全在其具有獨立的生命，而戲劇生命之真諦，全在一個(動)(The dynamic)字。戲劇中的人物，無論出於主動，或者由於被動，總是隨時隨地和环境或和自身在矛盾中在衝突中，他們奮鬥，他們受難，無論成功失敗，他們的生命永遠是在動着。所謂戲劇，便是他們的生命在和環境或自身衝擊時所發出的波瀾或是浪花。衝擊愈猛烈，那波瀾那浪花亦愈壯觀；換言之，那戲劇亦愈偉大。劇作家所描寫的和演員所扮演的那一段人生故事，無論是外表的或是內心的，都是在動着，進展着，使觀衆目擊之後，心靈上亦引起顫動，感到活潑豐富的人生意味。戲劇像其他藝術一樣，在使觀衆睜開眼睛，去看那更熱烈的更深刻的甚至更微妙的人生現象。戲劇的創作和欣賞，其趣味均集中在動的人物和動的事件上面。所以歷來劇評家，都稱「動作」爲戲劇的靈魂。至於服裝道具佈景燈光之類，不過是戲劇的陪襯，並非主體，藉以補助其不足而已。在舞台藝術尚未發達的希臘劇場以及伊利薩伯時代劇場中，同樣演出偉大的戲劇，這些歷史事實，實在值得我們注意。

上述看法，其實並非個人創見，二千二百餘年前，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早已獨具隻眼，說得異常精闢。亞里士多德根據其研究希臘悲劇之心

得，會謂悲劇中包含故事、人物、語言、思想、排場、歌曲六大要素，而其中以排場 (Spectacle) 為最次要。他說：『排場本身，雖自有其感情的吸引力，但在一切要素中，却是最缺乏藝術成分，且與詩之藝術無關。蓋我們深知，悲劇即使沒有演出與演員之助，我們仍可感覺悲劇的力量。再則，五花八門的排場所產生的效果，繫乎舞台匠人的技術者多，繫乎戲劇詩人的藝術者少。』(見『詩學』第六章末段)，此處亞里士多德所謂五花八門的排場，大約係指服裝，佈景，道具以及歌隊的場面及其舞蹈姿態而言，因希臘戲劇均在白日演出，亞里士多德當然尚未想到燈光在舞台上的妙用。

我們並不否認舞台技術在戲劇藝術中的重要性，但是我們却不同意於像戈登·克雷那樣的看法，認為舞台技術幾乎就是戲劇藝術。戲劇的效果，應該從戲劇本身產生出來，而不應求之於五花八門的排場。各種排場，在適當的運用之下，誠然足以襯托出戲劇來，好比美人梳妝打扮之後，益增其妍，但是各種排場到底並非戲劇本身，所以單靠排場來吸引觀眾，實是一種錯誤。

誰都知道愛斯基羅斯是希臘的大悲劇家，其實，他還是當時的名導演和大設計家。據說他的三聯劇『奧雷西亞』(The Oresteia) 的第三部『復仇神』(Eumenides) 演出時，他曾為三位復仇女神 (Furies) 的化裝，獨出心裁，設計一套新花樣。復仇女神身披黑色長袍，頭髮盤曲如蛇，臉上塗滿血跡。據說，這種景象，實在過於可怕，多數觀眾不敢正視，竟使兒童暈絕，婦女小產云云。希臘悲劇的效果，縱如亞里士多德所

說，在於喚起憐憫恐怖之情，然而像愛斯基羅斯這樣，憑這可怕景象而使觀眾驚怖，當然並不正確。亞里士多德在『詩學』第十四章首段，即對此表示異議。他說：

『利用各種排場，誠然可以喚起憐憫與恐怖；而劇本的內在結構，亦可喚起憐憫與恐怖，但在這兩種方法之中，以後一法較為優良，足證該劇詩人亦較勝一籌。所以故事的結構，務必使人雖未目擊各種排場各種景象，而僅耳聞這個故事，心上亦能充滿着憐憫和恐怖。我們聽到窩狄浦王故事時，所得印象，正是如此。但僅用各種排場所產生這種效果，却是並不足取，因為那種方法，藝術成分較少，而且完全依靠物質的幫助。所以，利用各種排場各種景象，其實並不能產生恐怖之情，只是造成一種鬼怪之感，故凡利用這種方法的人，可謂完全不知悲劇之目的何在；因為我們除悲劇本身的快感而外，不應要求其他各種快感。悲劇詩人所給予我們的快感，既然必須從表現憐憫與恐怖的情節中得來，則此快感必須藉劇情而發生，乃屬顯然之事。』

我們認為戲劇給予觀眾的正當效果，必須來自戲劇本身，不可依靠外力，這點古來已有定評。戲劇的作用，自羅馬批評家霍瑞思 (Horace) 以來，娛樂教訓並重，近代如美國劇評家克拉克 (B. H. Clark) 等甚至特別着重娛樂作用；我們當然並不否認戲劇的第一作用在於娛樂觀眾，但是戲劇的娛樂方式，必然異乎其他娛樂方式，否則，戲劇藝術便無獨立存在價值。歐洲中古時期，戲劇生命全靠跑碼頭的演員來維持。當時的演戲形同江湖賣藝，以翻筋斗走繩索為能事，但是

這個時期，歐洲戲劇藝術史上最黑暗的時期，我們決不能以此代表一切戲劇，甚至認為戲劇就是江湖賣藝。戲劇的娛樂，還在犬馬聲色之外，不僅能夠滿足觀眾感官上的要求，而且必須滿足觀眾心靈上的渴慕。劇場異乎馬戲場，僅以各種排場各種景象，例如奇裝異服，機關佈景等等，我們不妨武斷說，那不是戲劇。

劇場是一個又聽又看的地方，聽看二者，缺一不可。看可以開眼界，聽足以擴心境。法國新古典派悲劇的錯誤，則在過於重視聽的成分，幾乎漠視看的成分，其後即由雨果領導的浪漫派戲劇以矯其弊。莎士比亞的戲劇所以偉大，無非因為其中有可看的，有可聽的。近代的象徵派戲劇，甚至超過物質的具體的世界而表現心靈的神祕的世界，除可看可聽的成分，還要叫觀眾去感覺。所以我們若將戲劇僅留作可看的活動，那是一種大錯。尤其因為近來電影發達之後，戲劇更不應該片面的向看的成分上發展。電影可以表現出在舞台上所不能表現的一切排場一切景象，所以戲劇家無法在這方面爭勝。戲劇家非但無法爭勝，且亦毫無理由在這方面爭勝。戲劇異乎電影，自有其生存價值，因為戲劇是同時供人看人聽的。

近年排場戲之所以盛行一時，自有其主觀的與客觀的原因，而抗戰期間以及戰後今日的經濟病態，強迫一切從事戲劇的人自甘降底其藝術水準，或許為一大原因。但是，我們惟恐這種風氣養成之後，竟使一般人對於戲劇發生誤解，乃作此短文以辨正。

大新振 漂印 染織 廠股份有限公司

新
錨
霖
絲
光
藍
布

榮

四
大
天
王
漂
布

譽

出

美
人
魚
精
元
斜

品

大
星
球
絲
光
元
布

廠址：上海南京路四六一號
 廠址：上海長壽路一四一號
 廠址：上海寧波路一四一號
 廠址：上海南京路四六一號
 電話：一四九一七
 電話：二二八二
 電話：三九四九
 電話：一八一七
 電話：一〇二八
 電話：〇五五九
 掛報電話：〇六七號

華

元

染料化工廠

出品飛機牌硫化元

▼品質高超 價格低廉 ▲

廠址：上海徐虹路二十八號

營業所：上海江西路漢彌爾大樓二二四室

電話：一〇七四六

上海維大紡織用品有限公司

專製紡織用各式紗管

- ▲創設廿餘載
- ▲行銷國內外
- ▲品質精良
- ▲美質精來

營業所：上海江西路一七〇號二二三一二二室
 電話：一〇七四六 一七八五〇
 製造廠：上海虹橋路一九二弄一號

觀察

·元百五售份每·

刊創日一月九年五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期三第



卷一第

失敗的統治 專論

時代的分析

九年來昆明大學教授的

薪金及薪金價值

特稿連載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三)

東京通信

戰敗後之日本

宋子文的政策·政績·作風·

資本

(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一個非洲森林中黯夜的烏

鴉尋覓者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文學的價值

書評·出版

未了知之人類

胡先驕

儲安平

陳友松

楊西孟

張東蓀

味楸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芸生 王翰生 王任 沈鴻乾 吳恩裕 吳澤霖 李純青 李廣田 李鴻亞 沙學浚 周子亞 徐白華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許德珩 高覺敷 陳衡哲 陳友松 陳維稷 夏炎德 張印堂 張東蓀 張德昌 張東蓀 郭希孟 郭有守 程希孟 費孝通 楊西孟 楊人楩 趙家璧 雷海宗 潘光旦 蔡維藩 錢能欣 錢清康 錢鍾書 戴文壽 戴文壽 顧翊軍 顧翊軍

轉答復觀察週刊記者
對我評語 張君勸

尾頁
瀋陽小事·病社會
梅光迪之五萬元
顧翊軍函·人心

·撰稿人·

通惠實業銀行

利 息 優 厚
服 務 週 到
匯 兌 便 利
交 款 迅 速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重慶總行：重慶陝西路
上海分行：天津路二二四號
電話：九八二四七
南京分行：漢口分行
電話：九八二四六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出品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豐泰染織股份有限公司

榮譽出品

渡達摩 絲光士林
燕燕牌色布 絲光元布

★品質精良·洗晒不褪★

事務所：上海寧波路二十七號
電話：一八二六八
廠址：上海膠州路九八三號
電話：六一九八六

重慶商業銀行

民國十九年設立
分支行三十餘處
辦理一切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九江路八十號
電話：一六八一

上海辦事處：金陵路一七六號
電話：八二七六二
八四九八七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甘青寓：蘭州鳴遠文化社
上海法界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總經銷：蘭州鳴遠文化社
中山路五五七號

北平總售處：國際書店
北平西單坐子胡同已十一號

(以求各地同業批發或轉售)



本期作者

-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 陳友聲：清華大學教授
- 楊西五：北京大學教授
-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 錢歌川（味微）：中國對日代表團專門委員
- 李廣田：南開大學教授
- 胡先驥：前國立中正大學校長

失敗的統治

儲安平

國民黨一黨專政，前後垂二十年。二十年執政的結果：一般人民的物質生活，愈來愈艱難；一般社會的道德生活，愈來愈敗壞。國民黨有主義，有理想，當初也是滿懷熱血，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志士仁人，前仆繼後。何以執政二十年，反弄成今日這樣一個局面：不懂黨的聲音、地位、前途，日見衰落，就國家社會，也給弄得千瘡百孔，不可收拾。其中癥結，實堪研究。

一個政黨執政的成敗，原因既多且極複雜，非執一言所能論議；然其成敗之鍵，必有最基本的原由可尋。作者以為國民黨執政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他所採用以維護其政權的方法；祇此一着，毀壞全局。政黨要獲取政權，原為題中必有之義；在野的要想法獲取政權，在朝的要維護其既得的政權；中外古今，無有例外。但歐美政黨，恒以施政的政績來維護其政權；國防務臻安全，外交總替本國說話，政治力求清明，經濟盡量求其繁榮，一切在交通、教育、治安、衛生、房屋、休閒各方面，無不用最大的力量向最好的目標做去。所以歐美各國，無論內政外交，經濟文化，執政當局，總是處處為國家的前途着想，時時替人民的福利打算。就是蘇聯，其政體雖然另樹一幟，但經過幾個五年計劃，勵精圖治，倒底把國家弄得像個樣子，在國內，能使人衣食不愁，在國際上，能够打退強敵的侵犯。祇要政績良好，人心自然歸附；人民擁戴政府，政權自然不愁動搖；而朝野分頭努力，國家因亦可底昌盛康樂之境。

不幸中國國民黨走了另外一條路。他祇知以加強「政治的控制」來維護其既得的政權。我們先看這二十年來，我們的國家有什麼進步？言軍事，我們根本談不上「國防」，人家走已進原子和雷達的世界，我們還停留在步兵和機關槍時代。言政治，幾幾年來政治的技術大有進步，德國式的集中營和英美式的參政會，無不隨時應變，應有盡有，但政治在本質上則愈來愈開倒車：貪污流行，效能低落，自由缺乏保障，民生一無改善，而政治道德則尤見江河日下。言交通，二十年來我們曾鋪了多少鐵路，造了多少輪船？甚至到現在為止，不僅還不能製造一架飛機，甚至還不能製造一輛汽車。言教育文化，二十年來我們的科學發明在那兒？第一流的文學作品在那兒？音樂和繪畫有何成就？其尤甚者，一般的教育水準及文化水準是在向上升還是往下降？至於經濟建設，土地改革，這一切有關民生的大問題，大都空言多於事實，計劃多於實效。然而二十年來我們的執政黨倒底在做什麼工作？一言蔽之，這二十年來國民黨祇聚精會神在做一件事，就是加強消極的政治控制，以求政權的鞏固。養許多兵，是為鞏固政權；一切黨團的組織、活動、訓練，是為鞏固政權；特務和各種檢查制度的施行，是為鞏固政權；就是公路的開闢、電話網的佈置，也無一非出自軍事及治安的觀點，其目的仍是為鞏固政權。二十年來，祇有這項消極的政治控制工作，吸引着國民黨無比的興趣和重視，表現着國民黨最大的勇敢，決心和魄力。二十年來，我們做百姓的，

竟有這一個項目，使我們到處聽得到、看得見、嗅得着、並感覺到它的緊張、嚴密、認真、和不放鬆。但是也就在這一項目下，這二十年來，不知消耗了國家多少金錢，雇用了國家多少人力，浪費了國家多少智慧，糟塌了國家多少光陰！當前的執政黨既傾其全力于消極的政治控制，必然大大影響他在積極方面的種種建設工作。所以，二十年來，我們的交通和水利沒有高度的建設，土地制度沒有革命性的改革，耕耘的方法和耕耘的工具依舊墨守陳規，種子和肥料毫無新的改進，人民的居室依然黑暗而污穢，民間的代步工具仍然滯留在原始階段，一切近代的機器生活從無機會插入鄉村，保健事業和社會救濟有名無實，疾病與貧窮仍瀰漫全國，一般人民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環境、生活的能力、生活的苦痛，以及生活的觀念，毫無改變，毫無進步。凡上所述，俱屬瑣碎，而無一非建國元氣所繫，但從來沒有見到政府有興趣和決心推行過任何全國性的溫和的社會改革。二十年來中國的執政者，祇有在征稅和壯丁兩件事上才思及人民，此外人民在政治上幾不復佔到任何重要地位！歷觀往史，沒有一個政府能够不顧人民而猶能長久維持其政權者。不顧人民苦樂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為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國家社會得到健全的發展。政治生活中本來潛有物理的作用：政績窳敗，人心怨憤；人心怨憤，政權動搖；政權動搖，執政者的控制勢須加緊；壓制越緊，反動更烈。如此循環，互為因果，而終必全盤傾潰，不能收拾。

抑有進者，太重視消極的政治控制，必然同時促成道德的墮落。政治控制是以力取人而不以德服人，主使這種政策及執行這種工作的人，必為無道不德之徒，流風所至，遺害難言；這是一層。其次，在一個以力而不以德治人的社會中，有骨氣的人，心難甘服，于是偏激者「逼上梁山」，中庸者潔身自好，柔弱者頹廢消沉。國家盡失棟樑，社會無復正氣。其三，在唯力是視的社會上，斷無是非公平可言。我們看這幾年來，國人的意見，政府置若罔聞，而美國一言半語，當局無不重為考慮，因為美國有飛機大砲和金錢；無黨無派小黨小派的人，喊破了喉嚨也是白費，而共產黨的意見，就不能相應不理，因為共產黨有槍桿；甚至教授罷教，政府可以聽其自生自滅，而工人罷工，有司不能不管；一切祇聽強力。祇聽強力的社會必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同時亦即為一個亂的社會。其四，

要求政權鞏固，自然不顧政局發生不必要的波瀾，于是老朽之輩，雖庸碌一無成就，亦可尸位十載而不易，「忠實」之徒，雖惡行多端，眾口所誅，亦仍能安如磐石，行其所行。賢不肖不復有別，而國家取士之道盡失！

在一般國民黨人的心目中，以為今日黨的生存問題，其重點莫過於敵黨之消滅。作者則以為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今日國民黨的問題不是如何對付敵黨，自然更不是如何消滅敵黨，而是自己能不能認真真硬硬硬硬硬趕快做幾件像樣的事情。今日一般人民所要求者，是（一）沒有房子住的能有房子住，（二）沒有衣服穿的能有衣服穿，（三）沒有飯吃的能有飯吃，（四）能讓他們和平地安于他們的工作，樂于他們的工作。今日一般知識份子則更進而希望國家有尊嚴，有前途。假如大家有屋住，有衣穿，有飯吃，能樂業，人心自然歸附，社會自然安定，國家自然結實，國際上自有地位，整個國家的前途自然充滿着光輝與希望，而今日批評政府者，亦必將擁戴政府之不暇。今日之世，未有國家垮台而政黨可以站住者，亦未有人民貧窮而國家可以富強者；富國先富民，與黨先興國。要挽回黨的頹局，當前的執政黨必須趕快改變作風，換條路走，下大決心，大刀闊斧做幾件福國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二十年的時間不算短；二十年的歷史說明單靠消極的政治控制維護不了既得的政權；這條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一個執政的政黨，必須以政績來維護其既得的政權。能如此，國家有利，黨亦有利；否則，國家也許有前途，而黨決決無前途。

九月九日

胡適談話一段

七月二十日上海文化界在國際飯店招待胡適。胡氏作歸國後之首次公開演講。內有云：「現狀之紊亂與不上軌道，由於組織不健全及人事未盡力者頗多。全國上下，尤其文化界教育界人士，應多下研究工夫，探求問題癥結，努力改善，則國家民族前途自極光明。」

時代的分析

陳友松

人人都說我們的時代是大時代，然而這大時代究竟是什麼？我們至少應有明確的觀念。人類生活在這地球上，從人猿到現在，至少有一百萬年。從北京人到現在至少有五十萬年。從克魯馬龍人到現在至少有三萬年。有文字以來不過六千年。經過原始時代、封建時代、啓蒙時代、與資本主義時代、自第一次產業革命到現在，人類生活最大的革命，是利用科學方法征服了自然，所以有些哲學家如克伯屈稱此時代的特徵是「試驗了的思想」(tested thought)。第一次大戰是族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

們的宗教思想仍脫不了基督降生前後的陳跡。我們的經濟思想的根據大部份是亞當斯密士的「原富」一書。百分之九十的哲學思想，是從梭格拉底到赫格爾的改組派。這是我們時代的鴻溝。必須把這鴻溝填平了，我們的文明才有保存的可能。我們不能一隻腳踏在飛機上，一隻腳在在牛車上。因此，先知先覺們都在大聲疾呼「我們生活在革命中！」我們的使命就是在促成這革命的成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於是喊出很多口號來，各有各的名稱，叫「我們的時代」：

火併時代。第二次大戰在表面上是德謨克拉克西與法西斯主義的爭雄時代；實際上是三種社會經濟制度在爭雄：第一是法西斯主義企圖以獨裁與全能主義保存資本主義；第二是蘇聯共產主義企圖以武力毀滅資本主義；第三是中道即改良資本主義。這是「西洋思想與文化史」的著者班理士教授的看法。軸心國家既敗，共產主義與改良資本主義必然衝突，所以民主與自由有兩種不同的解釋，引起舊金山會議與五強四強外長會議及現階段的種種糾紛。這就是我們所謂大時代的核心問題。其衝突的結果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不能逃避現實，必須要劍及履及抓著現實去處置它。我們的時代有似小說家狄根士的「雙城記」中的卷頭語所說：這是黑暗的時代也是光明的時代。我們的現實是黑暗的，我們的理想是光明的；我們的使命就是在以光明來照黑暗。我們的光明就是人心中憧憬着的若干偉大的理想。

一、人民時代 人民這一概念，特別是指平常人 (common man) 說的。其基本信念在推翻人爵實現天爵；是新的民主主義，代替希臘市民的法國革命之中產階級的與一九二九年美國粗獷個人主義的一切舊的民主。這個概念是受過社會科學的發現之洗禮的。第一、它推翻了種族優劣論，第二、它打破了傳習的遺傳觀，第三、它粉碎了舊式的不變的人性觀；重視學習與環境，以教育機會平等為人民時代的最重要精神。

人類似乎都對這些理想抱著極大的希望。

二、超族國時代 這個概念在英文是 *Supra-nationalism* 或大同時代。首先用之的是美國思想家愛德華畢英。他說國際一名辭已經不合時宜了，舊國際聯盟即因此而失敗。在新時代地球上每一角落的人民都成了鄰居，舊式的國家主權所謂「薩威凌帖」必須要修正。前進的政治學家都一致主張這種新觀點了。建立永久和平的先決條件，是在建立一個超國家的世界政府。威爾基先生的「天下一家」一書也是充分表現這種精神的。

二十世紀最顯著的特徵是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的因素之不齊與脫節。我們的物質文化是嶄新的，其複雜性與效率比以往任何時代要大。我們今日正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了。但同時我們的制度與社會思想，仍是原始的、中古的、封建的。我們的族國制度是十七世紀的產物，代議政治是十七十八世紀的東西，今日的法律思想根本是羅馬法與中古的英國公法，和十七世紀的自然法的理論。我們的教育內容是主要受古典主義支配的。我

三、綜合時代 這是思想家與文化學者所主張的。哥倫比亞大學曾舉行一個學者的和平會議，企圖從學術的立場建立持久和平。會出版一書名「和平之先路」(Approaches To Peace)。書中哲學家們都說我們到了人類思想應當綜合的時代。東西洋人類文化各種不同的意識型態，應加一番總檢討，從異中求同，庶幾人類理想有統一的可能。同時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因為百年來分門別類壁壘森嚴，互不相涉，因此許多新的發現

與發明祇在少數人心中，未能普及大眾。所以現在已經產生了一種科學的統一運動與人化運動。杜威本年會著一文「人文科學能人化嗎」(Can Science be Humanized)，即是促進此綜合時代的趨勢。

四、動力時代 百餘年來人類最驚奇的進步是發現並利用動力去替人工作。美國科學家米利堅說：「如若你問我近來科學變化的原因與人類自由之預測，可否用一言以蔽之？我答道：即在使熱能為人類做工作之方法的發明與利用。」史家稱我們的時代為動力時代，加速並擴大了征服自然的能力。世界將普遍進入高度工業化的時代。我們的使命就是在繼續發展科學與工程開發動力為人類全體謀幸福。美國人每人現有一百個機械奴隸替他工作。中國每人只有半個馬力時的動力，祇當美國人的二十六分之一；這是中國貧乏的技術上的基本原因。

五、原子時代 原子能力的發現是動力時代的突變現象。原子時代是美國「民族雜誌」喊出的口號。去年九月二十九日其時評有云：我們已經生活在原子時代六週了。可是我們的政治與軍事領袖的思想仍舊是在原子前時代打圈子。這是人類最革命的技术發明，把人類的生活突然推到一個劃時代的境界。對於國防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制度的看法已有空前的革命。從今以後，人類唯一可靠的生活之政治方式，不得不是祇有一個世界政府，超然於一切國家，掌有維持和平的大權。局部的國防已經不能担保和平了，美國軍事當局曾經很諛諧的說，今後國防唯一可想到的方法，似乎是在敵人來用原子彈打你以前，你先用之以打他。舊式的強大海陸軍、勢力範圍、殖民地、緩衝國、強權政治等一切都不合時宜了。將來的主要攻勢武器，必是一個個飛彈式的無人駕駛飛機，帶着原子彈用雷達指導；如果人類還不覺悟，全地球有回到八萬萬年前星雲的可能局面。如能覺悟，則原子能可利用之以提高人類生活水準，到不可思議的局面。我們的使命就是在選擇那一條路。

六、計劃時代 有人呼我們的時代為工業主義的時代。也有人呼之為分配時代。但大規模的生產與平等的分配，是與計劃經濟聯在一起的。而計劃經濟又必須以計劃社會為前提。美國學術界已喊出計劃時代的口號，並創辦了「計劃時代」一雜誌。班理士說社會計劃是當代一個基本概念了，其特徵是：人類生活各方面的配合有功能的聯繫，事權的完盡，計政的

重視，衝突的統合，浪費的減少，組織上的龐大與細密。誰有高度的組織力與合作精神誰就配生活在這時代。計劃時代的基本信念是社會動力主義，此點已由羅爾文在其新著「計劃的時代到了」一書已有詳細闡明，謂人類可以運用集體方法控制其命運使社會進步。

七、平衡時代 (The Age of Balance) 這是美國著名學者魯意士孟浮德所主張的。他近著一書名「人類之境况」是闡揚此理的。他說人類的心物與生命失了平衡才有戰爭。在平衡時代我們需要拓荒精神與游藝精神的新族類，有生機的人格和平衡的人格，支離破碎的人應代之以完滿發展的人，有一個內在環境解放的心意使能獨立探討，有身心的平衡使能有完整有效的功能。但所謂平衡，是動性的，不是靜止的。不但個人要平衡，社會也要平衡。社會的平衡須求之於上述所謂計劃社會，這都是屬於人的科學即社會科學。所以有人說今後的時代是注重社會科學的時代。羅斯福在逝世以前有一篇未公開的演說曾經這樣鄭重聲明過。

八、藝術時代 這個名詞雖是筆者杜撰，但其意義則是當代哲人多已闡明過的，雖然任何時代都有藝術，但藝術思想之開展與美育之宜普遍重視，却是二十世紀的事。二十世紀應特重美育其理由是很顯然的。第一、工業化將使大多數人民增加閒暇，其休業須貫注以藝術精神。第二、過渡時代的道德標準未建立，宗教日益式微，人人說我們的時代問題根本是一個道德問題。美學的發達是淑世的要圖，所以羅斯金說藝術是現代社會的大救濟者。當時有人叫無藝術涵養的德國人為教授過的野蠻人。蔡子民先生肯定美育代宗教實有至理。在航空時代及原子能時代，人類需要藝術更為迫切。班理士在其「二十世紀的知識生活」文中(見「西洋思想與文化史」一三二面)說：「不管我們的經濟問題是如何滿意解決，如對美育沒有適當注意，我們仍不過與舒適的禽獸無異」。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格說：時代的趨勢是社會化日益擴大，為了建設的程序與策略，必須其指導概念與態度是從三方面得來：即社會哲學家，社會工程師與藝術家。因為藝人是社會的人生展望與生活方式改造的真正領袖，因此我們的使命便是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能如是則可以了然馮友蘭先生所著的「新原人」內所倡導的天地境界，是與時代精神相符的。

六月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九年來昆明大學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實值

楊西孟

這篇短文的目的是在發表附在後面的一個表格。這個表格列出三行數字。第一行是昆明自二十六年上半年至三十五年上半年的生活費指數，係採用雲南經濟委員會設計處所編的此項指數。第二項是大學教授的薪津約數，是以聯大中等薪金和四口之家的津貼為標準。惟因每月薪津皆在月底發給，故各月薪津皆列作下月待遇。第三行是薪津按生活費指數折合為戰前法幣的數目。

由表中我們可以看出，自抗戰以來，由於物價劇烈上漲而薪津的增加遠不及物價上漲的速度，於是薪津的實在價值如崩若一般的降落。到三十二年下半年薪津的實值只等於戰前法幣八元。由三百數十元的戰前待遇降到八元，即是削減了原待遇百分之九十八。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上半年薪津實值盤桓於十元左右，這主要是因為米貼按市價計算的緣故。到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昆明物價猛跌（較後方其他各地跌的更多），使薪津的實值頗為提高。隨後十月間昆明物價雖回漲起來，但一個月後即趨平穩，並未回復到去年七月物價的高度。在他方面薪津亦略有調整。所以勝利後的一年中薪津的實值頗有提高，總算給大家喘過一口氣來。

昆明是抗戰期中全國物價的最高峯，而昆明教師的貨幣薪津又被壓的特緊，所以昆明的薪津實值要算後方最低的了。試以重慶而論，到三十二年五月內的時候大學教授的薪津實值尚有戰前的十七元有餘，同時中學教師也有十四元八角，雖已降落不堪，但還比當時昆明大學教授的十元略餘差強不少。

在抗戰後期大學教授以戰前八元至十元的待遇怎樣維持他們和他們家庭的生活呢？這就需要描述怎樣消耗早先的儲蓄，典賣衣服以及書籍，賣稿賣文，營養不足，衰弱，疾病，兒女夭亡，等等現象。換句話說，經常的收入不足，只有消耗資本，而最後的資本只有健康和生命了。但這一切我們在這裏不擬加以描寫。

至於這種待遇的經過，到底代表一些什麼意義呢？是否含有恥辱呢？有恥辱是誰的恥辱？未必僅是一方面的恥辱嗎？恥辱的真義僅是如一般人所理解嗎？這些問題我們在這裏也不加討論。

我們在這裏只留下這份冷冷的數字，數字雖然不如普通語言的生動但

擺在這裏可供目前和今後若干年代研究者的參攷，特別是關心於社會，經濟，以及政治問題的人們的參攷。從這類的數字，隨人的運用，當可抽繹出許多的意義來。

回視抗戰中高度通貨膨脹下的昆明生活，恐怕大家都會感覺有如噩夢一場，這份數字也許可以認為夢中事的一種記載吧。

附表：昆明大學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實值

年份	生活費指數		薪津約數		薪津實值	
	上半年	下半年	(元)	(元)	(元)	(元)
二十六年	100	100	350	350	350	350
二十七年	115	115	300	270	249	249
二十八年	168	168	300	180	178	178
二十九年	273	273	300	110	109	109
三十年	477	477	300	63	63	63
三十一	777	777	300	39	39	39
三十二年	889	889	300	34	34	34
三十三年	889	889	300	34	34	34
三十四年	364	364	300	83	83	83
三十五年	773	773	300	39	39	39

附註：三十五年上半年之各項數字係一月至五月五個月之平均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張東蓀

三 中國歷史上的九種矛盾

上節所述各時期自是十二分簡單，僅為大概而已，因為主旨不在詳述歷史，而只在表明每一時期都有殘留的勢力一直餘留到現在。所以愈後則內容愈複雜。愈複雜則愈包含有衝突與矛盾。一部中國歷史可以說是衝突與複雜愈趨愈甚的一個歷程。我現在將這樣的內部矛盾分幾點來申言之。第一可以說第一期文化與第二期文化之矛盾。關於第一期文化與第二期文化之分別與性質，已在另篇「論文明與進步」一文中詳述，這乃是我的創見，讀者請先閱之。所謂二者之衝突乃只是第一期文化仍殘留於第二期的時期中。事實上第一期文化的殘留真是極少極少，但在思想方面却是有深厚的色彩。第一期的文化是如老子所說，小國寡民的那種樣子。到現在還有人入山修道，就是要想過活這樣的「森林文明」。即在現在的世界中，這種超世的生活方式與出世的觀念思想亦在皆有。不過中國人始終以為這是人類的本態，以後便是從此墜落。莊子上有言：

「南海之帝為儻；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儻與忽時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應帝王）

這雖是寓言，然却頗足表示一些人們對於第一期文化之仰慕與對於由第一期文化轉到第二期文化之厭惡。這種思想是以為應當回復到渾沌、自如與無爭。後來因第二期文化發展得太厲害了，這些殘留雖不能為有組織成片段的東西，但却總是有一鱗一爪出現；例如後世帝王明令禁止奇技淫巧，便是其一端。又如反對貨幣而主張以實物交易，亦未嘗不是受此種思想之賜。儒家思想中亦吸收有這一類的觀念。所以我說中國的歷史是演變

的；而中國的思想則是復古的。換言之，即歷史是為事實所迫，不得不往前跑，而思想却總想對之向後拉回，思想之向後拉回亦不是完全沒有力量。于是思想與事實之間便演成一個衝突。此即為第二種矛盾。儒家比道家透達一些，明知恢復第一期文化是絕對不可能了，乃改為主張恢復到第二期文化初發生時尚未發現弊病的狀態。但事實是停不住腳的，總得推演下去。於是儒家思想仍為一種挽回。從此以後中國的歷史數千年却永遠是在「事實推之」「思想挽之」這樣一推一挽之中過下去了。在此處我要補述第一期文化與第二期文化上之生活狀況。在第一期文化中人們是自耕而食，自織而衣，換言之，即自己生產而自己消費。其最大的缺點是沒有閒暇，用以從事其他建設與研究。在第二期期中則生產與消費劃分為二，雖人人都是消費者，却未必都是生產者。因為生產者與消費者相劃分，於是馴至生產者反不得有充分的消費，消費者反得大量的生產品以供享用，而爭奪遂因而起，演為比較有規模的戰爭。我所謂「事實推之」即指此而言。唯物史觀解釋歷史在這一點上是不磨的真理。但思想却不是物質狀況之反映，好像照像之與本人一樣。思想總是想對現狀有所改變。這乃是由于思想之本性使然。雖思想之「挽」不能有多少阻止事實之「推」，但思想却始終不能忘其挽。因為不挽即等于不要思想了。第三是封建與統一之矛盾。這個矛盾直到現在可以說是中國的一個最大難題。恐怕必須等到將來大興工業以後，全國鐵路公路如密網那時方可望解除。在今天和今後十年以內恐怕還不能完全解除。因為在往的歷史上鬧得最厲害的亦就是這個地方與中央之不調和。在歷史上我們看見地方割據以致全國分裂的情形不僅是數見常見，視為故常了，並且歷時甚久，反比統一的時候為長。可見封建勢力作祟得厲害了。但一班人只知阻咒封建勢力，却不知其從何而來，何以如此蒂固根深。要作進一步的說明，我不能不更引出另一種矛盾來。此即是第四種矛盾。這個第四種矛盾是農民與軍隊之衝突。關於封建與統一之

衝突，本可詳述，無如事實太明顯了，人們稍有中國史的知識，一提即可明白，所以不必多說。不過封建與統一之矛盾和農民與軍隊之矛盾是一件兩方面。封建與統一之爭是關於地理方面的，換言之，即地勢所使然；而農民與軍隊之爭則是關於人事。關於這一點我要詳細討論之。

我以為一部中國歷史只是一部農民負担史，同時亦是農民對於負担的反抗史。這話怎講呢？世人往往迷于階級之固定性，以為農民與軍閥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階級。其實軍隊完全是由農民而來的。可以說自古就是與兵同源。農民之所以逼為兵士正是由于逃避負担。所以農民之負担愈重，而其逃避之法亦愈只有當兵與為匪之一途。須知為匪與當兵在名稱上雖二，而實際上只是一件事。中國在經濟上唯一的財源只有農業，于是唯一負担者即為農民。工業商業雖亦負担種種捐稅，然而却依稅轉嫁之原則最後仍歸到農民身上。農民是被榨壓者；其唯一的反抗方法是永為榨壓者。因為農民根本不成一個階級，沒有階級的自覺心，不會團結成一體，所以從來不想把整個兒的一個農民階級從苦痛中解放出來。乃只有單獨三五成羣以另打出路。正好像中國舊社會中婆婆媳一樣，媳的唯一希望是他自己變為婆再去虐媳。所以軍隊是農民的尾閘，正用以逃避榨壓。不僅是逃避了榨壓，且可翻過來以壓制他人。於是我們應大大明白中國只有政治性質的榨壓。這句話並不是謂完全沒有經濟性質的榨壓；須知一切經濟性質的剝削都是藉着政治性質的榨壓而始存在，換言之，即前者只被包含於後者之中而其本身不是獨立的。日本學者們多謂太平天國是農民革命。我看了不覺好笑。其實中國自秦以後那一次變亂不是農民革命！只是有些比較上純正，有些不純罷了。不僅黃巾是農民革命，即陳涉、吳廣亦何嘗不是呢？甚至于劉邦、朱溫雖自立為天子，然亦只是同一性質的。須知「造反」與「換朝代」是一件事。現在則稱之為革命。洪秀全的作風亦決不代表全體農民的利益。所以不能單把他認為農民革命。要知中國歷史上由農民起而取得政權的事情本是屢見不一見，毫不希奇。並且總是自己由被壓迫者中跳出來乃轉而壓迫他人。根本上由於財源只在于農業。當其跳起來的時候是救出救民于水火的旗幟，並實行免稅免賦，以資號召，於是人民在壓迫中希望昭蘇，自易起而響應。迨其成功以後，却為了財政的緣故，依然還得向擁護自己的人民身上來剝削與榨取。所以中國的屢屢換朝代的君

主專制政治決不能維持至二三百年以上。唐、宋、明、清、雖都比較有長期的治安，但其間仍有變亂時時發生，可以說中國歷史上一百年以上的無內戰實為罕見。這乃是中國的病根，將來愛國憂國之士必須從此點着眼。須知這種情形不僅是由于事實所使然，並且還附有所謂「觀念形態」（此乃馬克斯派的術語）。即漢朝的讖緯或圖緯是也。何以讖緯的思想在漢朝而大盛？根本上是由于劉邦起自平民。史記說：

「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尚赤。」

因為事實是客觀的，而心理是主觀的；但人們並不直接了解客觀事實而只是順着事實，混在其中，為其所推而行，同時主觀上却不能不另造一套說法以應合此趨勢。所以凡事實必附有一套理論，我名之曰「說」。讖緯是一套神話，正所以說明這種不可以個人能力所左右的政治變化。創此神話者並不是志在惑人，乃實在于堅強自己的信念。所以中國這一套讖緯思想一直到後來猶未消滅淨盡。現在尚有一些未開通的鄉人還會相信有「真龍天子」出世，換一個朝代以蘇民困。「推背圖」與「燒餅歌」所以能風行一世，亦就是為此。我嘗究農民何以會變為兵士以造成軍閥之故。乃發見中國自古以來即賦農民以自墾其田之力量。周制以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同時鄉有軍，州有師，黨有旅，閭有卒，比有伍。其詳雖不可深考；然而亦足見古代耕種與守禦完全是一件事。耕者必能自守其土，方足以使其田為己有。可見在古代得了土地以後必須能守方能開耕。于是耕者與守者遂同為一人。此即所謂農兵合一。在這個農兵合一上却會演出農兵分裂，以致二者對立。這種農民自禦的情形直到現在還依然存在。由農兵合一而變成的農兵對立就形成治者與被治者之衝突。這乃是第五種矛盾。這個矛盾在他國決不似中國那樣。我嘗說中國除了在遼古時代不計外，始終沒有實現民主精神。因此中國治者與被治者之衝突特別厲害。倘使有人願意用「階級鬥爭」一名詞，我則以為只有這種衝突是可謂階級鬥爭。總之，中國的剝削是政治性質的；中國的階級鬥爭亦只是政治性質的。若專從經濟性質來解釋之便為失常了。治者與被治者之鬥爭可以相安于一時之故，大半由于治者允許被治者納稅以後不再多加干涉。被治者但求不擾，亦就願意供出其一部分的收穫。證以鄉間所謂自治組織不外乎目的在代替官吏徵集租稅。只須完納以後

便請官家不再過問。官家亦正樂得省事。否則擾民，而擾民之結果即演成造反。須知中國社會只有三個階級。一個是官。其中又可分為士。關於士，我將特別論之。此外是商。商只是官之化身。地主更即是官或其子孫。作官的無不以其官囊來買田。至于收租却亦靠着官場勢力。倘不如此佃農得種種藉口而不繳付。凡經商亦必須借官場的勢力。所以純粹的商人本極少，在社會上不佔勢力，故商亦只可歸入于官的一階級中。還有「紳」，就是下野以後的官。另一個是民，亦即是農。第三個是軍與匪。所以農與民是一個階級；軍與匪是一個階級；官與商是一個階級（但此處所謂商當然須把商店中的夥員除外）。但只有農與民是受壓迫的。農民要逃避這個壓迫，亦只有遁而為軍或為匪，上文已說過了，恕不再述。官與商所以能成爲能壓迫者乃是靠着軍的力量。所以中國情形之可怕處不在階級分界的嚴明，而反在階級之可以混易。于是治者與被治者不成爲兩個階級，乃只是兩個界域，人們可以自由出入于這兩個界域間。凡治者享盡人間幸福；被治者受盡人間苦痛。除了不交通的鄉村爲政府權力所不及者以外，被治者總是不斷地想搖身一變爲治者。所以「治權熱」在中國人心中比任何國人都厲害。在這個情形下，生產者永久是負擔者，反不得有享文；而不生產者却得充分享受而無所負擔。自從帝國主義以商戰侵略中國以來，這些不生產者更把從農民身上剝削下來的財貨來買取外國貨。于是國乃愈窮了。這是人人所能看見的；無如有些學者爲「公式」所迷，反而熱視無睹，豈不可怪。最好笑的是日本的新派史家，以康梁與孫文之改革謂爲有產階級革命。殊不知 Bourgeois 與 Proletariat 這兩個名詞在馬克斯是以所謂「剩餘價值」來作分別的標準而定的。乃是指特利利息利潤與租金爲生活的人們而言。這純是就經濟方面來說的。中國的榨壓既完全是政治性質的，則當然無所謂有產階級革命。須知辛亥革命並不是成于有產階級的士大夫；乃是成于所謂新軍。清末如不練新軍，恐怕就不會有辛亥革命。所以辛亥革命雖建立民國，但其性質却和以往的換朝代並沒有十分大不同。在名號雖是民國與共和，而在實際上已經三十餘年迄未有國家組織根本法的憲法，政治亦從未走上民主的道路，就是因爲這種革命還沒有離開中國歷史的老套子。翻過來說，倘使完全不踏入中國的老調，恐怕辛亥革命根本上就不會成功。梁啟公一派人主張只問政體不問國體，章太炎一派人主張推翻清室。後者

畢竟得到中國歷史的教訓，所以前者沒有成功。到了今天大家應知道順着中國歷史的老軌道來往下走，縱使有許多變化，必依然不足致中國得躋于現代國家之林。總之，在中國歷史上治者與被治者之矛盾是特別重大。傳統的辦法是換朝代，使治者與被治者有時可以易位。但這個辦法完全是無用的。

于是我們應得換一方面，另述一種矛盾。這就是第六種矛盾，亦甚爲厲害。即外來的西洋勢力與中國固有文化之衝突是也。所以我從鴉片煙戰爭起特別劃爲一時期就是爲此。辛亥革命是受了歐美思潮的影響，這誰亦不能否認。但辛亥革命却與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等不可相提並論。在以前西方勢力之侵入，乃是西方帝國主義以武力爲商品推銷之後盾而一舉將中國化爲「推銷場」(Dumping field)，加以不平等條約，由關稅之不自主，遂致中國束手自困。關於這些情形，坊間頗有許多書論述，本書不必複述。就中現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先生之「中國之命運」前半段亦即言此，尤爲國人所必讀。不過這個情形既陳列目前，爲人所共睹，則更無詳說之必要。在清朝末季可以說完全爲此問題將一切人的腦中所充滿。于是有變法自強之提議。其動機是想效法于西洋而用以抵制西洋的侵略。在此處乃又包含有一種矛盾，即是西方的帝國主義侵略勢力與西方的文明思想之衝突。西方勢力到中國來，把中國當作殖民地，這是帝國主義之所爲。但西方各先進國却自己居于文化最高的地位以爲應當自由，應當平等，應當以科學發見真理。這種思想和歧視他種民族之自慢心本不相合。于是西方國家對外的作爲與其文化中所含的根本概念未嘗沒有很大的衝突。這個衝突到了中國來即變爲以西洋的學術謀自強而抵制西方勢力之侵入與壓迫。這一點上却和後起的各民族之運動相同。在最早的有意大利之建國；在最近的有土耳其之建國。中國適應此世界潮流，知識分子相率講究新學。這亦是自然之勢。但迄至此次世界大戰起來爲止，並未成功。其原因乃是由于尚有中國固有的文化在暗中作梗。我們可以把西方勢力與西方思想之衝突列爲第七種矛盾；而把西方思想與中國固有思想之衝突算作第八種矛盾。中西思想之最大衝突點是：近世西洋思想是個人主義而中國則始終未能脫離家族本位的觀念。以故對於個人主義遂誤會爲個人享樂的主張。總之這三個矛盾只是一個。而這種情形頗足致中國于絕境，直到現在仍是十分

嚴重。

此外我更提出一種矛盾。在上文會說過，治者與被治者之間有永遠不磨的衝突。而在治者階級中，除了軍隊不能完全在內以外，在歷史上只有君主與官。在官的階級中，我們雖可說尚有「士」，但士却不能算完全在於其內。因為中國以往是讀書的機會並不十分難得。農家子弟只要聰明又能得讀書的機會，一經考試便可為士。所以中國歷史上的辟舉與考試等制度實在是一個好制度。能把人才不拘階級提拔出來。在以前，可以說只有官。讀書亦只是為了做官。所謂學而優則仕。但自孔子出來却另賦予士以特別的使命，不僅是充官吏而已。這一點我在「知識與文化」一書中曾暢論之；在「思想與社會」一書亦有提及。我以為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確是唯一的特別人物。他的不朽的功績就在於把一大部分官吏的候補者而劃為士。須知士並不是現任的官，亦不是退職的官。但同時却可以在官。于是我們便有了第九種矛盾。這就是士與官之衝突。要明此點請先一述士是甚麼。士是維持風化的人。一個社會中其道德標準必須由若干人以己身作榜樣來維持之不致跌落。其他人們對於是非善惡忠姦之批評都自然而然的跟着這種人走。教化與風化之責任遂自然會落在他們的肩上了。他們是用「自律的」(Autocratic)道德行為來作砥柱。中國沒有宗教，幸而有他們來作宣教師。他們可說是「道德家」(Moralists)。須知在西方，道德之維持完全靠着宗教，即窮鄉僻壤亦都總有一個教堂，這個教堂中的牧師隱然即代表這一鄉之關於道德的輿論。某人賢，某人不肖，某事可作，某事不可作；皆以牧師一言以為準繩。而中國却就是士。在清朝，鄉間只要有一個秀才便可以其言行為大衆之規模。所以士不一定要做官。讀書人而窮耕，本不算甚麼。自孔子劃出一部分的官來改為士以後，漢朝的董仲舒等更藉君主的力量以推行之，直到唐宋遂發展為理學。自理學興，士之所以不同於官更為顯著了。清朝雖為外族，但在這一方面却並無變化。錢穆先生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以為顧亭林不應允許其幼輩事異姓。此論未免太苛。須知當時只是皇室變化，而不是文化變化。決不可與現今日本之侵略中國同日而語。不過在中國歷史上士能發揮其使命的則比較上以宋朝為最。有呂氏的鄉約，范氏的義莊，有朱子的社會。凡此都不是藉着官力而辦的。乃真是士之所自辦。不僅有關於教化，並且有助於組織。不過士

之原本的職務仍是在于掌禮，胡適先生以為掌禮是士的職業，這句話却道着了一半。須知即在西方，凡婚喪等禮儀亦都是由教堂司之。社會上確是需要有一類人懂得禮節，能指示一切，俾得運行。中國的禮節又特別繁重，更非有專門知識不可。雖則士是以其所有的關於禮儀之知識來教導人，但他却並不以此而獲得收入。他並沒有固定的收入，所以胡適先生的「以掌禮為職業」一語，職業二字却有語病。孟子說：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為能。可見士雖為社會掌司禮教，但却不能以此而得報酬，有固定的收入，以維持生活。這却和耶穌教的牧師，佛教的和尚不同；因為他們的教會與寺廟自有產業，得以生活。士既不是一種有收入的職業，於是為了生活計，只有遁入於官之一途。此即所以士與官總是常相混合之故。在一方面既沒有固定的生活基礎，在他方却必須為人羣主持風化，為社會立道德儀表，這實在不能不算是一種艱難困苦的事業。並且由講禮而引出講理，則更是一種學術上的負擔。須知禮是節制，是人為的秩序；而理是法則，是自然的關係。在這個一轉移間便由實用而進至純粹學術。於是士之使命不僅為社會上有一種作用之人，且必兼為學者。學不深則見理不切。見理不切則言行之感人必亦不深，士之事業至此可謂更難了。所以我嘗說，在中國歷史上，士階級雖未必百分之百完成其固有的使命，但確可說是功多於罪。因為我們並不是不知道在以往士人確有種種弊病。例如尚文、孤標、黨同伐異，只知替人計劃而自己無担當力等等。後世因為相率為官之故，更染了無數的官場惡習。此則不必深論。不過拉長了看，士在中國歷史上尚可算一種有負擔的人。中國只有三個階級，我在上文已言之，即君主與官是一個階級，軍與匪是一個階級，農與民是一個階級。農民是中國自有歷史上以來唯一的負擔生產任務者。當然只是有功而無罪。在不生產的一類中有功的却只有士。至於官與軍在中國歷史上始終是罪多於功。君主與匪更不必說了。所以我以為士若真了解其使命，則士與官在本質上必是衝突的。我遂把士與官之衝突列為第九種矛盾。在歷史上這樣衝突的事件亦不是沒有。最顯著的是南宋蔡京喜偽學。不過到了清末，改科舉為學校以來，讀書人習得一技之長，自然走入作官之途，所餘有志之士只有變為革命黨。只有這一些從事革命的人還有些士氣。但士的革命是不會成功的；因為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換朝代都是由於軍或匪之驅起。辛亥革命在表面上是

受了西方影響；而在實際上其所以成功仍由於合乎老調。所以我嘗說，士是一種輔治階級，而不是治者階級。只能輔佐別人去治天下，而不能自己作政治上的主人。若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則，民主是自己治自己，則被治者固然是自己，而能治者却亦是自己。這樣則士顯然不合乎民主原則下的民主主人的地位。所以中國迄今未走入民主的軌道，固然是原因甚多，例如軍閥專橫，官僚腐敗，封建勢力的餘殘，以及大多數人的不識字等，但士

的根本性格沒有民主精神從歷史上培養下來要亦不失為原因之一。自辛亥革命以後，把君主廢棄了，士便失了其所輔佐的主人。而士自身又沒有力量自作主人。民主政治所以不能成立正由於此。今後要建立民主主義必須把士的性格略略改變一下。這乃是後段所要提出的，現且不諱。（下期刊第四節；衝突中的消長）

戰敗後的日本

（東京通信）

味 椒

日本投降已過了一週年，日本人民正日甚一日地在嘗着戰敗的滋味。留在日本本土的人民，直到日皇廣播為止，都在做着勝利的好夢，一點也不曉得他們的皇軍在外吃着敗仗。等到聽了他們的天皇，為臣民設想而決然投降的時候，他們才如大夢初醒，發現一身之外已無長物，只剩下屈辱，羞慚，和將來的負擔而已。

其實日本的軍閥，遠在投降的一年以前，早已知道他們非敗不可，不過他們不願對外人和自己認輸，仍然外強中乾地在騙取和驅使他們的人民繼續去作砲灰，直到廣島長崎吃了原子彈，他們才振振有詞地說美國人不顧人道，以這種殘酷的武器來對付日本，太和民族雖有武士道的精神，也只好放下武器，不和他計較了。

日本之敗，已經敗得很徹底，海軍早完了，空軍的「神風」，直如飛機撲火，自圖毀滅。只剩下點關東軍，又不能離開滿洲本土的守備，更是空虛。美國以 B-29 的轟炸機一千架，不過炸了兩次，就把帝都東京和橫濱炸平了。如果日

本再過六個月投降，整個的日本便將淪為一大廢墟，人民城廓都將一火而空了，因為美國的空軍正計劃出動飛機兩千架，每天到日本去炸毀一個城市，他們想根本把日本這個國土從世界上剷除淨盡。

我到日本是在今年三月尾，從厚木機場驅車經橫濱到東京，沿途所見，都是一片可憐焦土，偶爾有些燒焦的保險箱和焚餘的倉庫，屹立路旁。工廠區的煙突也還存在。鋼骨水泥的電柱折斷倒下，無人去再扶起。人民在廢墟中拾起未焚化的焦黃鐵片，搭成小屋居住，以避風雨。東京街上看不到一個衣裳整潔的人，女人都穿那種農婦帶褲的衣，她們的腰子既短，褲脚又紮起來，一步一扭走去活像一個癩蝦蟆。男子都着破軍裝，戴上那頂倒套的帆布軍帽，都好像小偷一樣。我們都知道日本的政治上軌道，人民是極守秩序的，可是現在上電車火車時，都爭先恐後，你擠我擁，甚至從窗口爬進去，和我國在戰時逃難的情形沒有兩樣。店家下午四時就關了店門，

晚上街上時有搶劫，以前鄉下的強盜破門而入，至多只帶一把刀子，現在他們都帶的是手鎗，所以有人說，日本受美國管制，連強盜都美國化了。

日本的社會秩序雖則遠不如前，然而社會組織，却並沒有改變多少，所謂警察方面特高隊，雖經美軍明令解散，實際還是存在的。在普選的時候，就處處看見他們是有組織的，我初去的時候，每天看到各種報紙上，都載着各種各樣的劫案，直到盟軍總部給日本警察每人發了一枝手鎗之後，這一類的新聞便幾乎絕跡了。

日本人現在的辦法，就是誘致美國人入教，而達成其目的。他們決不反抗美國人的命令，而只是用女人或其他的手段，使美國人對他們寬容而放鬆管制。許多人豎起紅旗，集召五六萬人的行列，向政府請願，口就是「給我們飯吃」！美國人於是把美國麥粉大批的發給他們，要他們不要遊街。後來我們打聽出來，參加行列，都非自動，而都是受着幾升米的驅使而去的。現在鄉下

三期第

的米，不肯拿進城來照官價賣出，所以東京頗感糧食缺乏，那些以前做特務而現在仍患於日本帝國的人們，便以每人幾升米的報酬，僱用了不少的男女老少，假借紅旗，遊行示威，以騙取美國人的糧食。

現在統治日本的，名義上是美英中蘇四國，實際所謂盟軍總部完全是美國人包辦的。美英中蘇在東京組織了一個對日委員會（因麥帥不願用管制的字眼），主席是美國人，決定下來的方案，只能作盟軍總部的參考，並不見得馬上可付諸實行。而麥帥掌握中的盟軍總部，則並不必徵求中英蘇三國的同意，隨時可發號施令。甚至中英蘇三國，要對日本政府有所舉動都得經由盟軍總部發出。

美國人在日本的氣餒是很高的。麥帥在做太上皇，每天要對日皇發下好幾道命令，由日皇轉知他的臣民，美國人並不直接向日本人民發命令，這就是他們要保留日本天皇的道理。

在遠東國際法庭裏有位英國的檢察官，最初堅持他的己見，後來那位任首席檢察官的美國人，毫不客氣地對他說，「我徵求諸位的意見，是完全為禮貌的緣故，其實我是有權取決的。麥克阿瑟之來此任盟軍總部的統帥，並非偶然，我來此任首席檢察官，也非偶然。」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美國人在日本之自空一切了。我們不反對美國人在日本居領導地位，不過既稱為盟軍總部，為使名實相符，總應使中英蘇三國能參加帷幄，居戰勝國一份子才對。現在美國人的作風，是把我們盟國作為外人看待，甚至比日本人還不如，他們居然提議要日本海關上的人來檢查我們的行

李，才許我們入日本國境。

有次聽一個英國人說，美國人解釋他們定的許多條文上的「外國人」(Foreigner)一辭，是專指美國人以外的同盟國人的。所以盟軍總部內設有外國聯絡處(Foreign Liaison Office)，專辦美國人與同盟國人間的交涉的。同盟國(Allied Powers)組織的總部內，又來一個同盟國的聯絡處，已經是一個笑話，而這聯絡處竟名之曰外國聯絡處，更是莫明其妙。美國人也許要問中英蘇諸國的人在റ日本，不稱外國人又稱什麼？這個我們承認，不過美國人既沒有入日本籍，日本又不是美國的領土，美國人為什麼不是外國人呢？由這一個小小的字上，你們就可以看出盟國管制日本是怎樣一個情形。

上面說過，日本敗得很徹底，不懂海陸空軍完全解體，就是社會百般，日常用品，都完全打光了。日本以濱海之國，原是可以煮海為鹽的，現在人民連鹽都沒有吃的，原因是沒有燃料可以煮海水。食料缺乏，糖更是奇貨。美國人只消一塊巧格力糖，就可以得到一個日本女人，而圖一夜之歡，據日本人的統計，在今年六月半為止，有一萬四千個私生子要出世，從去年九月到今年六月，剛好十個月，這一萬四千個美國種子，是他們剛到日本的頭幾天所種下的。他們對日本女人的進攻，比他們在珍珠港事變後進攻日本的軍閥，速度要快得多了。

日本女子的活動，自美軍進駐以後，大為進步。皇宮東面的公園內全是兜攬美國生意的游女，街上據皮鞋的是女人，運轉電車的是女人，連大衛上維持交通的，也是女警察——這是美國人

特別訓練出來的，每個人都很漂亮而健康，而她們的紅領帶尤其惹人注意。國會裏也有了女議員，雖則她們對於政治，還是外行得很。素來是男尊女卑的日本，現在要民主化也在高唱女權了。

他們不肯從思想下手，而專捨本逐末，說日本民主化的障礙物是漢字，於是許多專家閉會把常用漢字限制到一千二百九十字，其餘都只許用日本的「假名」。天皇的勅謂，官廳中等因奉此一類的公文，全改為白話了。好像這樣一來，國家就民主化了，其實文盲無罪，漢字何辜，獨裁與民主，並不在文字上，要改造的還是人民的頭腦。

日本有幾個頭腦清楚的人，覺得要維持東亞的和平，惟有中國與日本的竭誠合作。日本人不可再輕視中國人，應該在技術上多多幫助中國。民族間的仇恨，只可解而不可結，中國受日本的摧殘，姦淫燒殺無所不用其極，八年戰爭結束，蔣主席還是要人民不要記此仇恨，對日本人施以報復，而要我們寬恕他們，我們對他們完全是以怨報德，所以當時日本朝野都為之感動。一時盛傳，要派近衛到中國來謝罪，但日本人野蠻成性，會幾何時，又故態復萌，而造成東京槍殺我台僑的慘案。

我居日台僑受了日本三十年的軍閥教育，在勝利之後，竟將日本人以前教以施諸中國人的一套，來對付日本人，當然有不對的地方，不過為時不過三數月，且未做出什麼姦淫燒殺一類的暴行，日本人就受不了，而馬上用武力對付，他們忘記了自己八年來在中國的行為，我們如果要報復，解除武裝後的幾百萬日本人，恐怕沒有一個可以生還的。

所以自從發生日本慘殺台僑事件之後，我更感到盟國管制日本最緊要的工作，還是在改造日本人民的頭腦，養成他們寬大仁恕的道德，愛好和平的心願。



一個有大權力的行政院長

宋子文的政績·政策·作風·資本

他控制着全國的金融·糧食·衣料·物資

他可以無視黨內黨外的意見·獨行其是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 宋子文就任行政院院長的職務，早已超過一年了。在這一年中，他享有很大的權力。除了蔣委員長兼任院長的時候外，從沒有一個院長有宋那麼大的權力。他像白宮中美國總統那樣，在內閣閣議(行政院院會)時總是坐着說話，而其他閣員(部長)都必須站起來發表他們的意見。他控制着各省市政府和各部會的預算，這就等於間接地控

制着他們的工作。他重新掌握他會一度失去的中國銀行，他經由貝總裁的手又掌握着中央銀行，他對黃金外匯以至證券交易所等比較次要的金融問題，都直接發號施令，決定政策。他經由徐堪部長控制了糧食，經由中紡公司控制了衣料，經由劉政芸局長控制了敵偽的物資，並經由劉鴻生執行長控制了善後救濟的物資。他的經濟力量伸張到進出口和其他事業。在他

直接指揮之下，成立了『最高經濟委員會』，控制全國經濟的機構。至少就經濟而言，他的權力是十分鉅大的。不但如此，他現在是得着蔣主席的充分支持。過去蔣宋之間雖然會有許多誤會，但自孔氏在中外輿論攻擊之下台以後，蔣宋之間的關係却顯得密切和友好了。在蔣主席無條件支持之下，宋是有恃無恐的。他可以拒絕立法院、監察院、國民參政會的邀請，

不出席作口頭的報告。他可以忽視黨內黨外的輿論，推行他所認為應推行的政策。除了蔣委員長自兼行政院長外，那一個行政院長會有過他這麼大的權力？

他的權力雖大，但也不是沒有限制的。他不能過問軍事。在軍事方面他是要尊重國防部長和參謀總長的意見的。他沒有過問國共的政治商談。除了最近他曾與周恩來交換意見外，他對各黨各派的

政治協商是完全不過問的。記得去年政治協商會議在陪都開會時，他除了為歡迎馬歇爾將軍一度返渝外，全部時間都在收復區工作。他的興趣似乎是集於經濟，所以自從國府還都南京後，他在上海的時間超過他在南京的時間。因此對於宋院長的活動，住在上海的人或較住在首都的人為親切。編者要記者就南京的觀察對宋院長一年多的工作作一通訊，其實南京的

消息或者反不如上海那麼迅速與準確。因為宋院長與其說是屬於南京的，毋寧說是屬於上海的。宋

聲望
低的

宋氏是在日本請降前夕出任行政院院長的。當時宋氏的威望甚大，各方對他的期望甚深。他就任以後，却來了一連串的引人反感的措施。當然，引起反感的措施不一定是錯誤的措施。但引起反感太多，自然就會減低了

他的聲譽。

在各種引起反感的措施中，下列幾點是比較嚴重的：第一是黃金存款強迫捐獻四成。黃戶應否捐獻，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但宋院長的做法便是贊成黃戶捐獻的人，也承認有兩個毛病：(一)這個辦法不公平。因為在別的人沒有捐獻時，單獨強迫黃戶捐獻是不公平的。在黃戶本身，一兩的存戶不要捐獻而二兩的便要捐，也不能算是公平。(二)最嚴重的是這個辦法使政府喪失信用。孔祥熙氏的十多年的財政部長，雖然有極多可以批評的地方，但也有一個——事實上恐也只有這一個——收穫。他的收

確是替國家樹立了信用。在過去十幾年中，凡政府在財政方面所答允的事，政府都是百分之百兌現的。甚至在抗戰初期，政府為着維持信用，還歸還了不少的錢給日本——這種經十幾年才樹立起來的信譽，宋院長輕輕地便把它毀滅了。

第二是把偽鈔折換法幣比率定為二比一，這等於對收復區來一個突然的通貨膨脹，使整個中層階級都受到嚴重的打擊，使收復區物價，不能不作跳躍式的上漲。在這個比率決定以前，陪都各報對這個問題都不主張定在二比一（據說伍啓元氏主張定在一比一，谷春帆氏主張定在五比一

，沒有人主張定在二比一），而宋院長決定了二比一的比率。這個比率的後果，大家都很清楚，用不着記者多說了。第三是接收做偽物資時的種種不法行為。這雖不是宋院長所能負責，但他既是院長，則也免不了要受批評。第四是壓低公務人員待遇，而對公教人員提高待遇的要求，缺乏同情的考慮。這會引起立法、監察、司法三院的聯合攻擊。第五是對民族工業者缺乏同情的援助，結果引起民族工業者的公開的抨擊。第六是對金融界也沒有多大的同情，六月底金融潮中便有不少的人對宋院長有不滿的怨言。第七是對出

口囊缺乏及時和有效的援助。宋院長從來對農工是沒有關係的。過去宋的主要支持者出自中層階級、公教人員、購買公債和黃金存款的儲蓄者、民族工商資本家、和金融資本家等。但在短短一年間。宋院長把所有這些人都開罪了。今日至少就首都而言，宋氏的聲譽真是一落千丈了。

貨膨脹，在財政收支失衡，並在物資缺乏。二為今日中國工業過於幼稚，不足重視，而商業與金融亦然。基於前一種看法，宋有三個基本政策：一為財政收入愈多愈好；二為財政支出愈少愈好；三為物資供給愈多愈好。他的黃金捐獻政策，他的許多開罪工商界的政策，都是第一個基本政策的結果。他的二比一

的比率，他的壓低公教人員待遇的政策，他對農工商出口金融等業缺乏援助，都是第二個基本政策的結果。他的低外匯政策，他聽任外貨傾銷，都是第三個基本政策的結果。由於他輕視工商業的看法，他對工商業界的責難，是不予重視的。

策在今日還是行政院的基本政策。這個政策是否正確，見仁見智，各有不同。最近宋氏認為他的政策已經成功了，七月份法幣沒有增加發行，就是最好的證據。宋氏對國事最近一點沒有放鬆，他是十分積極的。無論各方對他有甚麼批評，他却有他的支持者。在政治上，他原有三種資本：一是美國人的交誼，一（九月六日自南京寄）

宋氏的政

多批評 許 宋院長

的人，常謂宋無政策。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宋自始至終，對國家財政經濟有一貫的看法，有一貫的政策。宋的看法有二：一為今日中國基本問題為物價高漲，而物價高漲之原因在通

徵稿

本刊雖然有基本的撰稿人，但是本刊是無黨派的刊物，絕對公開歡迎投稿。我們非常歡迎各方面能有見解的政論文字見惠。祇要無背於我們創刊號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的四個基本原則，我們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

此外，我們很需要遊記、傳記、散文這一類的稿子，每文以三千字為適用。

我們並徵求重慶、成都、蘭州、西安、迪化、貴陽、昆明、桂林、長沙、漢口、青島、瀋陽、長春、廣州各地的通信。通信的水準和風格，請參閱本刊一二三各期的「觀察通信」。通信稿每文請勿超過二千字。

來稿不用而須退還者，請附貼足退件郵資的信封一個，專稿查詢無效。

外來投稿每千字致奉國幣四千元至八千元，於發表後匯奉。

編輯部啓

一個非洲森林中

「黯夜的烏鴉尋覓者」

美廣播記者柯温在平晤談記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在「天下」獎金獲得者美國廣播記者柯温到北平之前，我從上海報上所得的印象，他好像是一個小丑，但見面之後，却感到他還是一位戰士。

據說他在上海參觀中央電影廠時，只對於漂亮的女演員秦怡表示好感。第一句話就問她讀過「天下」一家」沒有，不理別人。後來他又問大家喜歡好萊塢那些明星，有人提却爾斯勞

頓，有人提英格里曼，他聽了之後，想一說：「這幾個都不是美國人」。當時坐在他身邊的一位暗暗指着他的話對別人說，「嘿！虧他還在講「天下」一家」呢。

當我在北京飯店的鷄尾酒會席上，遇到他時，他恰巧也在不顧別人的眼色，只在向漂亮的白楊女士獻殷勤。他說希望她能夠好萊塢去，他願意犧牲了廣播，為她導演一個影片。他那車別靈式的鬍子

真有些像小丑。但當一位熟知他的身世的人，介紹他是羅斯福的新政的擁護者，而且利用廣播會對羅斯福選舉最後五分鐘，作過決定性的戰果時，我們的談話便不再輕鬆了。

「你問羅斯福的新政嗎？」他皺一皺眉頭，「一切都成爲過去了。一切的新政都變質了，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什麼存在。內務部長伊克斯已經辭職了，新政的人物只剩了商業部長華

萊士一人，他的政治生命延長到什麼時候，還是一個謎。美國人的注意仍然是歐洲重於亞洲，他旅行了歐洲十一國才到遠東來。我問他美國對於一個「歐洲合衆國」的看法，「這是不合於世界一家的理想？」

「像美國一樣的歐洲合衆國，」他很認真地說，「當然是天下一家的理想。只是由於兩大集團的尖銳對立，這種理想已經沒

有可能。這兩大集團應當互求了解。」

「這兩大集團對立的結果是不是會引起又一次戰爭？」

「只有愚人才相信用戰爭取得勝利，我以為世界第三次大戰並不會發生。特別是美國人，才離開了戰爭，更能知道戰爭的痛苦。再一次戰爭，必是兩敗俱傷，沒有任何的便宜。」

這次談話後來便被一個輕薄的題目轉移了。第二天，在記者公會成立會上，他才用另一段談話補充這未盡的意思。他不主張報紙用大題目製造糾紛，擴大事件，而應爲了建設與文化。「新聞發展要得法，不要有背於

良好的技術工具。」

「一家報紙的主筆與政府的統治是一樣備，要負道德的責任。」他主張每件事必要有其最好的定義與範圍，可是許多都是不合於正確的觀念天下一家。

「美國最好的字典也常有錯誤。譬如對『外交』兩個字的解釋是『以巧妙的手腕得到利益而無敵意者』。這位字典編著者殊不知實際所得是只有敵意而無利益。我以為這定義，應當是，『以巧妙的方法使敵對者獲得一致』。」

這是不是外交辭令，大概不是的。他說，到了北平的西山下的飛機場，使他好像回到了故鄉。到了記者的

集會上，又好像進了「內城」。他喜歡北平，也喜歡北平的報紙，因爲「簡單、莊重、有效」。他知道北平最大的報紙，一天不過四萬份。他反對美國辦法，每個大城市，都有同一的社論大而相同的報紙出現，「那麼，自由思想消滅了。」他是美國式自由主義者。

新聞要從文學的標準求提高，反對宣傳惡化。聯合國會議時他正在碧金山，第一天只因討論到主席是不是應由一個人作下去，可是報紙上第二天就在第一行擴大宣傳「開會起爭端」，而忘了更多的和平，用字之大，等於德國與日本同時投降似的。到了

事啓費稿高提

各位撰稿先生：我們現在的稿費標準是千字四千元。這個標準是今年四月中定的。我們並決定稿件一到，即行匯奉。我們在五六七三個月稿子，先後收到十餘萬字的文章，大都是在收到稿子的當天或隔日預先匯付的。

現在我們因爲第一二期發行情形良好，決定立刻將稿費提高。自第四期起，政論文字一律千字奉酬八千元，非政論文字一律千字奉酬六千元；仍照往例，文到即奉。

許多位撰稿先生，因地址改變，無法寄贈刊物，至祈隨時以新的地址見示。

編者敬啓

「獲得協定」，這新聞却放在第二十三頁最不重要夾縫中了。要說新聞的本身，切勿加上了情感。因此，他種中國同業說：

「報導你們的協定，這才是大消息。」意思是指出少作衝突戰報而言）

戰爭的新聞越

戰爭的新聞越少越好。天下雨，晴天就變了新聞。天天戰爭，非戰爭的便也是大新聞。他指出報紙、廣播、及電影，恰如

三姊妹，誰也不能代替了誰。「尤其是報紙，力量太大，隨時可以拿過來看」。有一位朋友問他爲「天下一家」是否主張語言統一，他說不必。譬如中國已經是曾語統一的國家，而中國至今，仍有內戰

每一個國家，必問每一處的新聞界一個問題，就是：「你們是不是贊成一個作國外記者的人，應像醫生或技工一樣在出國前需要經過一度考試，考試的範圍應是他所去的國家的文化、歷史及語言？」

當然，北平的記者是贊成的。柯溫說，他要把握這意見的反應，送給聯合國會議，「因

爲它有助於天下一家的促進。」

柯溫在北平三日遊覽之餘，訪問過胡適博士，談中基文化交流。柯溫又到執行部訪問三委員，爲他們作和平的錄音。這十分鐘，饒伯森、鄭介民、及葉劍英的三委員同時講演，是

執行部成立後的第二次；首次是一月十八日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這短短的講演辭，三方面一再修正，用了一整天的商討，這講詞的發表，還要得到三方面的同意才行。柯溫還要爲任何一個野外的小組作和平錄音，可惜

在三十多個小組中間，無一處能得到和平，結果未能實現。九月二日他攜着未完成的希望飛返轉日本了。

舉世烽火中竟求「天下一家」，這也就是個諷刺。中國在鑿戰中，他却來找和平之聲，又是一個插譎。

柯溫，說他是個小丑也好，說他是個戰士也好。譬如卓別靈，那就是小丑而又備具了戰士資格的。在美國的將軍、議員及代表紛紛來華出售軍火時，我欣幸遇到柯溫這個出售和平一家的人。

(九月三日)



金虎牌西裝

西裝

褲裝

歡迎選購

零售批發



BEST QUALITY
TIGER
Shirt
WING SUN MFG.



永生五業社出品

總發行所：重慶打鐵街

電話：四一七五

發行所：重慶打鐵街

電話：四一七五

總發行所：重慶打鐵街

電話：四一七五



文學的價值

李廣田

文學價值的問題，也就是文學對於人生有甚麼用處的問題。

文學到底有什末用處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也許把問題向前推進一步就容易說明些，就是：文學憑了甚麼而有它的用處？我們的答案是：文學之所以有其特殊的用處，就憑了它的特質，就憑了它的「藝術的形象性」。高爾基在其所著「俄國文學史」中，一開始就講到了文學的定義，他說：文學是意識形態——感情、意見、企圖，和社會階級與集團的希望等等底形象表現。「文學的有力量在於甚麼呢？」他說，「文學以血肉充實着思想，它給與那些思想以比哲學與科學更大的顯著性，更大的確切性。」這所謂以血肉充實思想者也還是指形象而言。

在哲學或科學的敘述中，也間或用着形象作為傳達的工具，但那種形象却不是文學作品中那樣活生生的，捉住了事物的靈魂，而且比真實的事物還更有真實性的形象，也就是說，在哲學或

科學的敘述中所用的形象往往是缺乏着文學的藝術性，缺乏着那完整性的意思。

譬如我們要認識一個人，我們就聽人家告訴說：「那個人是和藹可親的」，但這樣的告訴有甚麼用處呢？它能引起我們的和藹可親之感嗎？當然是不能的，因為這句話裏沒有「形象」，因此我們也就不能認識那個人。那麼就再看杜甫的描寫：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
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

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他使我們即之也溫，他使我們彷彿生活在春天，塞外是寒冷的，多冰雪的，然而這個人就是那照耀于塞外的陽光，是生於塞外的花草……於此，我們當可以感到那個人是如何地和藹可親了，因為這裏是用了形象的描寫。這個形象是怎樣造成的呢？是作者由於和

這個人一再接觸，由這個實際的人而創造出來的。那麼，假如有人把這個人拉到你的面前同你交接，你自然也可以認識他，你也可以感到他的可親，你甚至認識得很詳細，你知道他的姓名籍貫，地位身世，身體的高矮豐瘠，面色的黑白深淺，言語的高低急徐……但你能想到「色映塞外春」那樣的豐采嗎？那麼光燦，那麼和煦，那麼溫厚而遠大。這自然不容易，其原因就是因為杜甫的詩是藝術的完整的描寫，是活生生的，捉住了人物的靈魂，比實際的真實還更有真實性的一種藝術的真實。

再如，我們知道所謂「知識分子」是不能成為獨立階級的，他既可以向前，也可以向後，他最自私，最虛榮，是最個人主義的。但只知道這些概念是不够的，假如你讀過高爾基的「薩木金的一生」，你就會認識清楚了，假如你是一個知識分子——你當然是，我們都是，——你就不但瞭解了知識分子，也就瞭解了你自己，於是也就知所愛憎，知所警惕。因為什末呢？因為高爾基所寫的是一個形象，而且是一個典型。

認識人生，認識生活，這是文學的第一個用處。

我們還可以把問題拋開來講，我們再從正面來談到「人生」。

所謂「人生」，就是說，「人」在現實社會中「實踐」的意思。除了「實踐」是沒有所謂「生活」的，除了實踐，一個人將不知道什麼是社會，什麼是現實，與現實脫了節，他也將不認識他自己。一個人只憑着腦子想是想不到甚麼結果來的，因為思維是現實之反映的緣故。我們憑了

龍人以及今人由實踐所思維出所記錄下的——所謂書籍——而有所認識，於是我們自己以為豐富了自己，但假設沒有人去實踐呢？而且，假如你一生只埋頭于故紙堆中的話，那你所認識的究竟能有多少呢？其真實性又將有幾分呢？而且，你所認識的究竟與事實能有幾分符合呢？所以，不要以為你自己坐在屋子裏不動便可以發種種議論，你那些議論都是別人拚了命供給你的。把一個人放在歷史上看，把一個人放在集體中看，才知道一個人所承受于歷史和人羣者有多麼重要。至於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如衣食起居之類，固然也是實踐之一面，但這些最低限度的動物性的生存又能有多少意義呢？所謂現實生活，却又絕不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

那麼所謂「實踐」是甚麼呢？是說，人生並不只是思維的活動，最要緊的乃是感官的活動，思維的活動又是由感官作媒介而由客觀現實反映出來的。我們知道，「反映論」乃是科學的認識論，沒有客觀的現實，我們的感官將無所用，沒有感官的活動在前，我們的思維將完全停止，沒有感官的認識，理性的認識也無從產生，所謂實踐者，即是感官的實際經驗之謂，也即理性認識之基礎，之修正，之過程。無論甚麼事，我們自己親身看過了，聽過了，親身參加過了，我自己在那事物中活動過了，因此我們認識了那事物的本質，因此我們修正了前人的理論，因此，我們得出了新的認識，新的理論，因此，我們就可以用道新的理論指導自己生活，以新的理論作為「人生」的指針，於是人生乃有進步，乃有意義。

那麼，文學與人生到底有什麼關係？其關係

仍在於文學作品中的「藝術的形象」。所謂形象者，是從哪裏來的呢？文學中的形象絕不是作者憑空設想的，而是由作者在「實踐」中，在實際生活中攝取了來而又創造成功的。（當然不是死板的照像，不是照原樣描畫的。）哲學家在實際生活中以其所得發為理論，科學家在實際生活中以其所得作為科學的記錄，文學作家則由實踐中攝取了形象而作為藝術的創造。所以說，「文學是現實的反映」。也就是「生活的反映」。所以，好的作品，使我們認識了現實，我們如同到現實生活中走了一遭一樣。須知道，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而各人在實踐中却只把握了一面，譬如我們在後方時，不知道前方的情形，前方的作家由實踐中作出了藝術的描寫，塑了戰場上的戰士的形象，於是我們借了作家的經驗，也就如同經驗了一樣。我們讀過史果里的「死魂靈」，就在追隨着契契可夫旅行，讀了「唐吉訶德」，就如同作了散叩潘札一樣，我們在種種生活中生活了過來。所以真正的作品是顯示給人們以真正的生活。它不但顯示，不但表現，而且加深，放大，它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是與非，善與惡，進步與後退，光明與黑暗，因此，當我們讀到好作品的時候，就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有所打倒，也有所擁護，因此：我們在閱讀中發展了好惡之心，是非之見，叫我們知道站在哪一邊，叫我知道怎麼生活，而且生活得很勇敢。也正因此，文學作品絕不是文學的玩弄，更不是無聊的呻吟。一個認真的讀者也應當在讀着文學作品的時候當作在其中生活一樣，認識了生活，並知道了生活的道路，絕不單是爲了學習文學的技巧，更不是

爲了無聊的消遣。試想，我們不是在作品中參加轟轟烈烈的鬥爭嗎？我們不是在作品中受過種種折磨與委曲嗎？我們在其中流了淚，也在其中歡笑過，我們爲了作品中的人物而憎，而愛，而忘掉自己，而把自己升高起來，擴大起來，使自已感到生活的熱愛，使自已感到意志的向上。凡此種種，都是以作品爲對象，代替了我們的實踐，或幫助了補充了我們有限的實踐，而發生了一種鼓舞生活的作用。所以高爾基又說：

「文學的目的，是供人理解自己，供人發達對於真實的熱望，使人與人世間的惡俗鬥爭，使人能發見人間的善的東西，使人在心中鼓吹羞恥，憤激，與勇氣，爲了使人們成爲高潔，與強力，爲着以美的聖靈鼓舞自己的生活的，而盡其全力的。這是我的公式。不用說，這還是不完全的，只是一個輪廓而已，所以，請用一切能够鼓舞生活的東西，來補充我這個公式吧。」

鼓舞人生，鼓舞生活，這是文學的第二個用處。

於此，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看看「人生」的真正面目。

我們說，所謂「人生」，就是人們在現實社會中實踐的意思。但這實踐，是怎樣的實踐呢？是幸福的呢？還是不幸的呢？是快樂的呢？還是痛苦的呢？

「生活便是戰鬥」，這句話可能說明一切。大概是厨川白村在他的「苦悶的象徵」裏說過如下的話：我們從降生的第一日，甚至到第一瞬間起，我們就已經經驗到戰鬥的痛苦了

嬰兒的肉體生活，豈非明明是對飢餓、病菌、冷熱的不絕的戰鬥嗎？且不問平穩地在母胎裏安眠的十個月如何，離開了母胎，當作一個個體而開始生活，這戰鬥的痛苦就開始了。一出母胎就發出呱呱的哭聲，豈非就是人生痛苦的第一聲叫喊？這呱呱的哭聲可以說是和文藝同其本質的。嬰兒爲了要避免饑餓，痛苦地探求母親的乳房，給了他乳房以後，就在大使似的睡眠着的額面上顯出美麗的微笑來。這痛苦，這微笑，就是人間的詩歌，就是人間的藝術。越是充溢着「生命力」的強健的嬰兒，呱呱的叫聲也越大。沒有這叫聲，沒有這藝術的，惟有「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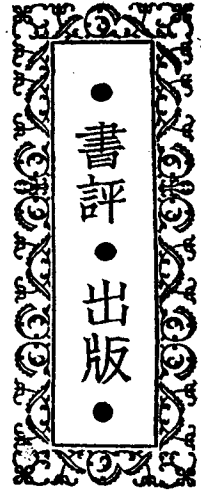
廚川這一段話，確也自有其道理；但我們却要引申它，就是：嬰兒爲了飢餓，痛苦地探求母親的乳房，——這樣的探求，其實是貫澈着整個人生的，自有人類以來，人類就一直在探求着母親的乳房。就以現在的情勢而論吧，在現存的階級社會中，在現存的經濟制度所造成的種種災害之中，（諸如戰爭、消耗、奢侈、壓迫、榨取、苦工、飢餓、疾病、死亡、男女失時……）人類的大多數既無衣食，又無自由，就如同無乳的嬰兒一樣，這些無乳的嬰兒，爲了對於母乳的探求，爲了對於母親懷抱的嚮往，也就是對幸福自由的爭取，都成了拚命的戰鬥者。在人生中，一方面是那對好日子的強烈的希求，一方面却又是那阻礙了這希求的頑強的堡壘，而戰鬥的人羣，就永遠向着這堡壘進攻。大多數人的生活本來是苦的，而在苦中又必須從事戰鬥，所以更苦；但也正因爲是戰鬥着，在那血與淚之中也還閃着微笑，因爲，只要是戰鬥着，就總有勝利的一日

，也不管那一日甚麼時候才可以到來。在人生的行伍中，那作了戰鬥敗北者的固然也不少，但是，那相信着一個光明的明日的却是更多。人生就是如此。而文學也就從這裏產生。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觀念，就產生出不同的文學。惡的方面，有惡的文學，善的方面，有善的文學。而讀者，就在不同的文學作品中採摘那不同的事實。就以善的一方面論，也可以產生兩種不同的對於文學的看法：一種是，以爲文學是鎮靜我們的靈魂，滅絕我們的希望，給我們享樂和安息的東西；一種是，以爲文學可以喚醒我們對於幸福的追求，使我們遠離一種理想而又竭力以赴之。這兩種看法，實在也並無甚麼衝突，對於前一種說，後一種乃是更進一步的，比較積極的態度。人生是苦的，作者在作品中正好說着了那苦處，而且說得那麼美好，我們自然感到快慰。但這種快慰也是暫時的，當我們從作品離開而又面對現實時，那痛苦也還是照舊，而且，那作品中對於人生苦的描寫，却也更幫助我們認識現實中的痛苦，這也正是必須的，應當的。至於第二種，作者在作品中描寫了那美麗的遠景，我們自然是快樂的，它又告訴了我們，如果不努力鬥爭，惡的東西既不會消滅，善的東西更不會生長，這就使我們增加了戰鬥的力量。這樣的作品，當然比較前一種更重要，也更需重，這應當是一切作品中最好的作品。所以盧那卡爾斯基在他的「實證美學基礎」中說：

「盡力美化民衆的生活，描出將來的照耀着幸福和完滿的圖畫，而同時又描出眼前一切可以憎惡的邪惡，使悲壯的感情，奮鬥和勝利的歡喜，普羅密修斯的企求，堅強的自信，不妥協的勇氣等都發展起來，把人們的心結合在向超人的熱情的一般情感中——這是藝術家的任務。」

他又說：
「問題不止在於產生和自己一樣的生活，而是創造出高出自己的生活。」
而這也正是高爾基「論蘇聯文學」中所說的：
「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認爲存在是一種動作，其目的，是在爲了人類的征服自然力的最大的幸福，而去不斷地發展人類最有價值的個體能力。人類依照自己需要的不斷增長，從事耕作地球，全體人類聯合起來好似一個家庭，使地球變成他們最好的住所。」
總而言之，最好的文學作品是教我們如何創造更好的，最合理的人類生活。
創造人生，創造生活，這是文學的第三個用處。

認識生活，鼓舞生活，和創造生活，是文學的用處，也就是文學價值之所在。文學使我們認識生活，是因爲作者有一種正確的思想，才不致使我們歪曲了真實。文學使我們鼓舞生活，是因爲作者有一種健康的思想，而且他的表現中又充滿了有力的情感，所以不致於使我們悲觀消極。文學使我們創造生活，是因爲作者有一種進步的思想，他既讓我們認清了現在，更叫我們看見了將來，而我們覺得一切都非空想，都非虛無。因此，假如我們要批評一件文學作品，我們就可以說：第一等的文學作品，是既能叫我們認識生活，鼓舞生活，更能夠叫我們創造生活；第二等的文學作品，雖不能叫我們創造生活，却可以叫我們認識生活，並鼓舞生活；第三等文學作品，雖然既不能叫我們創造生活，又不能叫我們鼓舞生活，但還可以叫我們認識生活。至於那既不能叫我們創造生活，鼓舞生活，就連叫我們認識生活也不可能，或者只是給我們以錯誤認識的作品，那就不列等，那就是壞作品。



書評·出版

「未了知之人類」

譯序 胡先驕

人類之歷史與命運，常受少數偉大人物或重要著作之絕大影響。在中國若無周公、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韓非子、朱子、王陽明、玄奘、慧能以及佛教諸經論，中華民族之歷史及其文化發展之情形何若，殊難懸想，而其間接之影響或將及於世界其他之民族之歷史及其文化之發展。在歐洲若無梭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與其他希臘諸哲，耶穌基督、摩西、聖保羅、聖阿古斯丁、馬丁路德、以及大小培根、格里連、牛頓、歌白尼、達芬奇、達爾文、巴斯脫諸大科學家，則歐洲各民族之歷史及其文化之發展之情形何若，亦難臆測，然可斷言，決有異於今日也。論語、聖經、可蘭經、法蘭西士培根所著之新大西洋洲，牛頓所著之算學原理、達爾文所著之物種原始，其範圍人類之思想與命運者，殆非言語所能形容。今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慘禍與近代工藝文明，皆為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科學活動之結果。懷特赫德教授在其「科學與

近代世界」書中嘗謂若十六七兩世紀諸大科學家非研究數理科學而為研究生物科學家，則近代文明決不呈今日之狀貌。此則人類文化史中最可慨歎之事也。

懷氏以為人類之心靈，偏於抽象簡單數量與規律，而不宜於研究實體。因此之故，數理等抽象簡單與數量之學科，乃有長足之進步。當此等科學研究應用於人生之結果，遂造成近代之工藝文明，而同時因生物與心理科學之幼稚，遂使人類違反自然律而濫用數理科學所發明之結果，至自食自報。姑無論今日戰爭之慘酷，足以摧毀人類與其所以創造之文明而有餘，即無戰禍，今日之工藝文明亦足領導全人類於衰弱退化之途而不知紀極。苟不及時求挽救之道，則人類恐終有滅亡之日焉。

數理科學發達之結果，使人類控制自然之術，日益精進，因而造成今日之工藝文明，人類之物質享受乃迥非前世紀所能夢見。然人類之人生觀亦因而蒙受絕大之影響。重以生物科學發達甚緩，人類對於生物學之法則知之極淺，僅知競求控制物質以增進日新月異之物質享受而不知止，其政治經濟社會思想之生活，皆受工藝文明與唯物主義之影響，於是發生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弱肉強食之人生觀與今日之慘酷戰爭，而人類最可寶貴之宗教感與道德感乃漸就漸滅。其發達較晚之生物學亦未能引導人類以重返於正軌。故不但人類之心靈日趨於墮落，即人類之身體亦日趨於退化，長此不已，人類之前途大可憂也。

自第一次歐戰發生繼以一九二八以還全世界之不景氣，歐美之工藝文明，漸為有識者所懷疑。持悲觀論之哲學家如德國之斯賓格勒在其「文明之傾圮」書中，遂認為每種民族所創造之文化

，其命運不過一千年，今則歐西之文明亦已將屆末劫而終須傾圮。其他思想家對於西方文明之傾危亦多懷杞人之憂。然能言其故者殊渺，蓋一般人對於生物學造詣甚淺，不足以語此也。

亞勒西士·加勒爾博士 (A. Leitch) 為當代最傑出之生理學家，乃夫納克士納博士首創洛克菲勒研究院所選聘之諸大生物學家之一，以研究組織培養法為世界所欽服，而獲得諾貝爾獎金。氏為一廣博而湛深之生物學家，其所研究之學問，如彼在本書自序中所稱，包括自外科至細胞生理學以及變態心理學。以彼數十年研究之心得，加以綜貫洛克菲勒研究院諸大科學家之研究，故彼對於人類之天性，乃有極精深之了解。彼鑑於一般人對於人類之天性之知識過於膚淺，因而不能領導人類以控制其命運，乃作「未了知之人類」(Man, the Unknown) 一書，以供世人之借鑑；蓋一空前偉大之著作，非徒為一通俗科學之書也。此書之內容極為精湛，每一字一句皆有大量科學為根據，殆可謂為人類科學不祧之金科玉律。若有識者人手一編，精讀之而深悟近世文明之癥結，進而奮起以徹底改造之，則人類之前途將日進於光明之城矣。竊謂近代有三大著作，一為南非洲聯邦內閣總理斯末資將軍所著之「全體主義」，一為懷特赫德教授所著之「科學與近代文明」，一即此書。此三書者，其影響於人類之前途，殆將不下於培根之「新大西洋洲」、牛頓之「算學原理」與達爾文之「物種原始」焉。

此書體大思深，移譯至為不易。由譯者先後數次翻譯潤色，始告成功。我國在抗戰之後，工業建國即將開始。將全盤接受歐美之工藝文明乎？抑有鑒於歐美文明之覆轍，而有條件的接受，或力謀改造我之政治經濟教育與社會制度，俾我國能接受歐美之工藝文明而不蒙其害乎？此則我國有識者所宜深思熟慮者，而亦譯者所以欲以此書介紹於我國讀者之前之意也。

【轉載】

答覆觀察週刊記者對我評語（原刊再生） （二九期）

張君勳

承觀察週刊第一期記胡適組織一文，對個人有下列評語：

「……如張君勳氏，固為一彬彬有禮的長者，亦為一博學能文的學者；然而他領導組織，數年以來，可謂無甚成就。」

成敗為人世間事業最顯著之一個標準。成則引起注意，敗則為人忽視；此乃一般人之常情。然當民國十三年，一黨專政之制發展於蘇俄，漫延於歐亞，其敢與之反抗者則拘囚之，殺戮之，或處之於集中營中。試問自十三年直至杜魯門總統之文告提出之前，何時不在此種狀態之中。我輩深信民主者，辦報組織，反對專政，為政府所禁，甚至被綁以去；在此期中祇知反對一黨專政為「義之所在」，倘有絲毫成敗之見存於胸中，則惟有裹足不前而已。法國之大革命，美國之獨立，乃至俄國之十月革命，皆由正義感中所發出，但知其為義之所當為，生死尚且不顧，豈復有成敗之可言哉。國家社會黨初創立，我嘗登北大清華教授之門，則語之曰：「張先生請你不要時常上門，否則我的飯碗就有問題。」當時環境如此，惟自己本其良心所認為當然者以赴之，若稍存成敗利鈍之見，則惟有不組織，不反對一黨專政，以自了漢終生而已。但我一生活情決不如此，不管有人冷嘲熱罵，祇知其為義之所當然，儘管無一人響應，我亦毅然奮起而已。

在民國三十五年觀察週刊記者可以說成多少敗多少。在十三年之間，如其抱了成敗之

見，除加入國民黨升官發財或袖手旁觀，以為安身之計外，尚有何法以自効於國家乎。

凡此云云，我並非好與觀察週刊記者辯論，我之無甚成就，固自知之。然在全國鉗口結舌之中，共起而與專政反抗，即為成就之一點，將來歷史上應自有公評也。我們民主社會黨，目前既無政權，又無兵力，何敢與國共兩黨相抗衡。然安知成者之終成，不成者之終不成乎？本我十餘年之經驗，對於組織政黨從事於救國，其見解自與觀察週刊記者之言不類，不敢不明白言之。故將各國就其政情分為兩種：第一種為有教有養之國家，第二種為無教無養之國家。有教有養之國家，人民有飯吃有衣穿而且具有智識；如英美兩國，其統治階級自知其責任所在，循循於規矩之中，故社會上儘有階級，政治上不致腐敗。其多數人民悉賴農工商業以謀生，自能安居樂業，對於地方自治，總選舉，自能選擇其能代表地方民意者以參加於中央或地方政治。其參加政治者不論其為某貴族，為某大地主，為某資本家，悉以己之私囊補助政黨，決無黨黨以謀生，或以得政黨之一官一職為噉飯之地。故政黨依賴個人，而個人決不依賴政黨。此為第一類國家中之現象。反之，其在第二種國家中，人口過多，一家田產不過一二百畝；以視英美地主之佔有三四千英畝或一萬英畝以上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其有土地有智識有工廠者，不過全國中之十之一而已。其餘十分之九則為無衣無食無告之民

，文字且不識，更何判斷力之可言。此種國家之中，獨裁制度，專制政體最易長成，祇須以兵力佔有土地，自能使喚人民；而且雇用千百萬無知之人為工具，來與少數有智識者相對抗，是極易事。澈底言之，有兵力，有財權之後，自然有政黨，自然有民衆。此種政黨，依成敗之標準言之，其為有所成就無疑。然「觀察」記者其以此種成就為幸事乎，抑不以此種成就為幸事乎。

看「吾人固不贊成組織要用打手；然而單靠書生，也是不行的。」這句話之中，好像「觀察」記者表示政黨有二種，其一為打手式的政黨，其二為書生式的政黨。以余觀之，苟其用清末以來利用軍隊，勾引土匪，及至現時所謂組織民衆等方法，而置人民安居樂業人民智識於不顧，此為民國以來組織最有成績者之所為如此，不知觀察週刊記者理想中之政黨領袖，其屬於此類否乎。

吾人處於今日狀態之中，宜於由第二種國家過渡到第一種國家之中；由無衣無食無知識之人民，進而為有衣有食有知識之人民，大家誠懇此為鵲的，以求其必達，則人民自有衣食，自知禮義，自尊重人格。即其組織者雖為書生而不患其無成就矣。否則雖有打手，如民國廿餘年來之局面，其有所成就者，徒然遣兵調將造成內亂，安足以語夫現代國家之建設乎。鄙見如是，不知「觀察」記者以為然否乎。
（九月一日）

尾頁



瀋陽小事

一波

日僑的生活

津物是，在這裏，許多食
 的，但日僑，不敢食
 要，願主日，仍有人
 個，在美，中，國，人
 親，吃，美，國，的，食
 婦，看，美，國，的，食
 值，三、五、十、斤、本
 春，日、可、買、十、斤、本
 的、多、都、是、小、魚、

日僑的生活
 是，沒，有，份，兒，的。
 商，人，估，估，十，分，之，七。
 公，務，員，和，老，百，姓。

本頁內容

- 。表發頁本在記後轉編 (1)
- ，信通的者編、者讀、者作 (2)
- 。表發頁本在
- 的雅大傷無點一載轉或刊的 (3)
- 。胃口並者讀判調以、文短

電流的分配

流分：瀋陽電業局的電
 下午五時：工廠：每日上午
 八時：報館：每日下午五時
 晨十時：五時：下午七時

日僑供應社：整
 文化團體：無
 却要收費！
 老百姓：無電，

棺槨與筆桿

在棺槨與筆桿
 在棺槨與筆桿
 在棺槨與筆桿
 在棺槨與筆桿

報日：前日，瀋陽日報
 報日：前日，瀋陽日報
 報日：前日，瀋陽日報
 報日：前日，瀋陽日報

梅光迪之五萬元

抗戰中，學者因病貧交，而去世者，不
 知凡幾。浙大老教授梅光迪為其中之一人。
 梅氏去冬病逝于貴州遵義。渠于病中時以手
 撰索其枕袋下之五萬元，此為其僅有之財
 產。當其每次摸到後，臉上即流露出痛苦之
 慰放心之表情。友間有述此事者，聞者為之
 黯然。(杭人)

病社會

人越爭越烈，夾在大中間
 公報不心好，在大中間
 就一報，現，在大中間
 成一個大，在大中間
 日一報，現，在大中間
 無一報，現，在大中間
 則一報，現，在大中間
 共一報，現，在大中間
 開一報，現，在大中間
 廣一報，現，在大中間
 京一報，現，在大中間

公務員的薪俸

人心

報紙上一再為
 文呼籲，不要失去
 人心，不知現在所
 剩餘的「人心」，
 還有多少？(行)

公務員的薪俸
 是很有趣味的事，也
 是很有趣味的，事，也

吉普與學校

這是一輛吉普車
 這是一輛吉普車
 這是一輛吉普車
 這是一輛吉普車

作者·讀者·編者

安平：我見惡婆：弟赴紐約
 安平：我見惡婆：弟赴紐約
 安平：我見惡婆：弟赴紐約
 安平：我見惡婆：弟赴紐約

我文派某對
 不承的中日
 能認指委記中王
 不王真的者國芸×
 承芸。家在歷生發
 認生他中一史發
 他的說，個的表×
 的讀，聽國君了一
 文書一到法法一×
 章用我他黨一黨×
 寫功不到少後一
 得，能王壯，我

如，考絲兩端如
 何我感發：此
 的們一不眠大相同
 病者切能時未反是×
 惡我異冷看祇，一×
 之們已靜着相事
 中這的地自意反兩
 ！個意態已氣得兩
 (社見藉的，竟種×
 泉會，理鼻祇如看×
)是讀性子知此法
 在者，將倫竟

中國切紙股份有限公司

設廠自製·大量批發

總店：上海九江路三〇五號
電話：九三二七·電報：七一五一

支店：上海福州路五一四號

蘇州：蘇州閶門吊橋
電話：四〇〇號

總廠：上海西康路六二八號
電話：三四四八三

紅白卡片 仿古計開
賀年片 禮券股票
仿古請柬 中西信封
美術請柬 中西信封
喜慶禮帖 蘭譜履歷
結婚證書 練習抄簿
訂婚證書 萬用條紙
紙層紙圈 五彩油墨
通函請帖 印刷材料

巴 川 銀 行

服務週到

利息優厚

上海分行：南京東路七三一號
電話：九六一六四 九五七六六
九一九七〇 九七二八七

漢口分行：中山大道一〇三四號

天津分行：羅斯福路三四七號
電話：一三〇七三二〇〇
三六八九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

華

元

染料化工廠

出品飛機牌硫化元

品質高超 價格低廉

廠址：上海徐虹路二十八號

營業所：上海江西路漢彌爾大樓二二四室

電話：一〇七四六

上海維大紡織用品有限公司

專製紡織用各式紗管

- ▲創設廿餘載▼
- ▲行銷國內外▼
- ▲品質精良▼
- ▲嬌美舶來▼

營業所

上海江西中路一七〇號二二三一二二四室
電話：一〇七四六 一七八五〇

製造廠

上海虹橋路一九二弄一號

觀察

·元千四售份每·

刊創日一月九年五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四版

期四第



卷一第

專論
新時代與新時代的人文

科學

誰能替人民說話

家庭關係·政治關係

民主政治

特稿連載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四)

科學叢談

原子能研究的發展經過

紐約通信

煩惱的美國人的煩惱

從個人到世界·矛盾引導

着前進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重歸英帝國懷抱後的香港

信通察觀
(香港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 戲劇·音樂

靜的戲劇與動的戲劇

陳瘦竹

尾頁
沉靜中的中大·負生供記
無言的焦急·錢鍾書函·

伍啟元
吳世昌

吳恩裕

張東蓀

戴文賽

楊剛

撰稿人

蕭韓歐鮑錢錢錢蔡趙雷楊楊費傅程馮郭宜張張張張張陳陳許高孫柳胡宗周李李吳沈呂伍王下
公德世覺端清邦維超海西幸希有移東沅質瘦友德覺克無白子廣純恩有啟迅之
權培光民升廉彥藩繆宗孟絳通雷孟至守今蔡長秋德竹松蔚敷寬品適華亞田育裕乾復元中琳
翹蕭戴歐錢錢錢劉潘趙葉楊楊傅會馮章黃張張張曹陳陳陳許馬徐胡季周沙李吳吳何任王王
翹蕭戴歐錢錢錢劉潘趙葉楊楊傅會馮章黃張張張曹陳陳陳許馬徐胡季周沙李吳吳何任王王
翹蕭戴歐錢錢錢劉潘趙葉楊楊傅會馮章黃張張張曹陳陳陳許馬徐胡季周沙李吳吳何任王王
翹蕭戴歐錢錢錢劉潘趙葉楊楊傅會馮章黃張張張曹陳陳陳許馬徐胡季周沙李吳吳何任王王

撰稿人

通惠實業銀行

利 息 優 厚

服 務 週 到

匯 兌 便 利

交 款 迅 速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重慶總行：重慶陝西路

上海分行：天津路二二四號

電話：九八二四六

南京分行：漢口分行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出 品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重慶商業銀行

民國十九年設立
 分行三十餘處
 辦理一切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九江路八十號
 電話一六八一二
 至四轉接各部

上海辦事處：金陵路一七六號
 電話八二七六二
 八四九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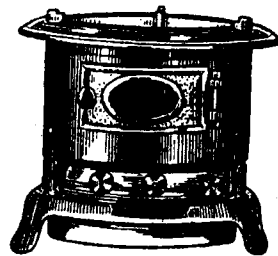
實地堅固
火用油省
經濟衛生



註冊商標

鷹球牌經濟爐

家庭機關
行號軍隊
必備之品



燈頭保證無臭無聲
火力能夠隨意大小

歡迎外埠特約經銷章程函索即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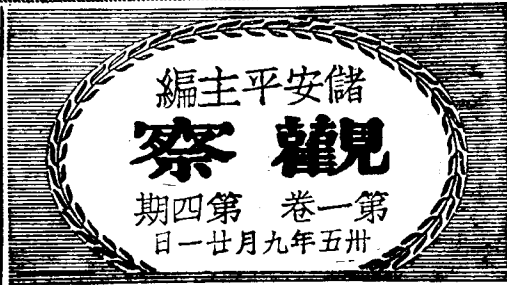
振興工業社出品
總發行所：上海北橋桃源路二十五號
電話：二八三三七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特權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總經理：蘭州鳴遠文化社
蘭州中山路五五七號

北平總售處：國際書店
北平西單堂子胡同已十一號
(徵求各地同業批銷或總經售)



本期作者

伍啓元：清華大學教授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吳恩裕：北京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戴文賽：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
研究員
楊剛：大公報美國特派員
陳瘦竹：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理諭
編劇組主任

新時代與新時代的人文科學

伍啓元

近兩百年人類最大的悲劇，是人類創造了自然科學和技術發明，但不能真正享受科學與發明的成果，人類不但不能真正役使他所創造的科學與發明而反為科學與發明所役使。這個悲劇的主要原因，是因人類在過去只知了了解和征服自然，但不能真正了解和控制人類本身，尤其不能真正了解和控制人類所組成的社會。換句話說，自然科學的發展和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落後，是今日人類悲劇的根本原因。

經過了二百多年的不斷努力，自然科學已進展到原子能的時代。如果人類能控制科學與技術，如果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能像自然科學那樣有驚人的發展，則原子能的發明應能把「貧窮」和「戰爭」兩個不祥的名詞永遠從人類的字典上刪去。因為只要集中人類的智力，把原子能應用於改善生活，則不出一個世代，每個人都應能享受今日大家所認為奢侈的生活，每一個國家都沒有向外擴張的必要。但不幸因為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落後，我們的社會無法適應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面的重大發明，結果原子能反成爲一個擾亂世界安甯的因素了。

就是由於人文科學的落後和技術的不平衡的進步，在人類的歷史中，從沒有一個時期比今日更充滿着矛盾與衝突了。人類會有過更失望的時期和更困難的處境，但今日心情的徬徨不安，矛盾的尖銳對立，其程度之深，確是空前的。第二次大戰的結束給人類帶來的既不是和平與安靜，也不是痛苦與絕望，而是矛盾與紛亂。我們現在面臨着的時代，是一個黑暗同時也是光明的時代，一個充滿了失望同時也充滿了希望的時代，一個使人類的約束加多，同時也使人的自由增大的時代，一個人類最感覺戰神威脅而又最渴望和平的時代，一個似退步而實質上也是進步的時代，……在這種矛盾與衝突中，人類的心境確是十分苦悶的。大家似乎是缺乏了一定的理想，缺乏了一定的希望。大家都感覺到精神沒有寄托，都爲世界以至自己的前途徬徨不安。這種矛盾與衝突，無論就質或就量說，過去從沒有過的。

在過去的歷史中，每一次大戰結束後都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期。這些希望可能有些是幻想，但這些希望總是存在的。這次大戰結束後，情形便完全不同了。戰爭還沒有停止，美蘇的矛盾便已逐漸顯示出來了。從舊金山會議到今日正在巴黎舉行的二十一國和會，美英集團和蘇聯集團那種種的正面衝突，使人重新又嗅着濃厚的火藥氣味，使人感覺戰神不久可能又要向受災已深的人類訪問。在過去，每經過一次大戰，至少在戰爭結束的初期，同一個世代的人總會相信他們不會再上戰場了，但今日的人便不能有這種安全的感覺了。

不但國與國間是充滿了矛盾與衝突，在任何國家之內，不安的情緒也是十分普遍的。在若干國家中，內部的糾

紛和生活的困難都發展到可怕的程度。

為甚麼人類有這樣嚴重的矛盾與不安呢？對這個問題有許多可能的解答，但自然科學（技術）的空前猛進和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落後，是一個最根本的原因。自然科學每前進一步，生產技術每革新一次，則社會的組織必須作一次根本的調整。如果人文科學能夠有充分的發展，人類對自己和他們所組成的社會能有充分的認識，人類能夠經常地改革社會使能適合於技術的進步，並充分加以利用，則今日我們所面臨的時代應該是一個最光明、最自由、最單純、最富足、和最和平的時代，而不再是一個矛盾、不安、和失望的時代了。

因此今日大家的精力，應集中於發展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如果十九世紀是自然科學的世紀，我們應使二十世紀成為「人文科學世紀」。自然科學的世紀已使人類能征服自然，已使人類在技術方面能有消除貧乏與戰爭的物質基礎。今後人文科學世紀的責任，是要使人類能克服或控制他自己和他們所組成的社會，使人類在社會組織方面能有消除貧乏與戰爭的社會基礎。這是人文科學界的時代使命，是不應加以忽視的。

但人文科學本身怎樣才能負起其歷史的使命呢？就筆者看來，人文科學家如要使二十世紀真的成爲一個人文科學的世紀，則他們除了一般地應作最大的努力外，首先應該注重人文科學的綜合性和實用性。在過去（特別在中國），以「正統」自居的學者對人文科學流行着兩種普遍的見解：一種見解以爲人文科學應該注意分工，一個從事人文科學工作的人，應該只就某一細小部門而加以深切的研究，而不應旁及其他部門；另一種見解以爲人文科學比較缺乏實用性，一個從事人文科學工作的人，是不會或不應着重在實用方面的貢獻的。換句話說，這些「正統的」學者是很忽視人文科學的綜合性和實用性的。這兩種見解雖然不能說沒有一部份的真理，但過份重視這兩種見解，確是過去人文科學失敗和落後的主要原因。今後人文科學如要負起時代的新使命，則必須有不同的作風。

讓我們先討論專業或分工一問題。在人文科學的工作中，正如在其他的工作一樣，分工可以增進工作的效能，增進發明的機會。所以人文科學應該注重分工，這是我們可以同意的。不過在許多國家，例如美國或中國，對分工過份重視，却產生了極不良的影響。在過分重視分工或專業的國

家，不少的人以爲一個人如從事於某一部門的研究，則他的知識便應限於那一部門。在中國，這種偏見相當普遍。比方說一個研究貨幣學的人，如果他於研究貨幣學之外還要注意經濟理論、國際經濟、經濟史；部門，則（至少在中國）必有人會對他加以批評，說他的學問不夠專門；如果他更進一步去多懂一些法律、政治、或且哲學，則必有更多的人說他無法成爲一個專門學者了。我們對這種極端的專業的見解却不能同意。我們以爲一個人文科學者如要有成功的希望，則他的研究範圍雖應集中於若干點，但他的知識範圍是應該極爲廣泛的。我們所以認爲研究人文科學的人知識範圍應該廣泛，是因爲人文界的現象和人類團體的生活活動都是有機的整體，一個人如無法對這個整體有相當的認識，他便無法在他所專門的部份有重大的成就。我們對全體有一個清楚的了解，具有一定的看法，我們才能對這整體中的一部份有真正的認識，有真正的貢獻。例如一個專門研究貨幣學的人，自表面看來他對這很狹窄的部門用不着再借重於其他方面的智識了，但事實上却不如此。當代的貨幣學不但與經濟理論有關，而且與國際經濟也有密切的關連。一個對經濟理論和國際經濟沒有深切理解的人，是無法對貨幣學有重要貢獻的。不但如此，一個貨幣學者必要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能有深切認識，對國家的法律與政治能有相當的明瞭，他才能真正理解貨幣的本質和貨幣經濟的特點。研究貨幣學的人倘且應有廣泛的知識，研究其他部門的人就更不能過於狹窄了。

研究人文科學的人可以分工，但分工之後必須繼之以合作。在現在學術界中，大部份的人只知分工而不知合作。政治學者只知研究政治問題而不知政治學是不能與其他人文科學完全分離；經濟學者只知注重經濟現象而不知經濟學是不能與其他人文科學分離研究。事實上人文界的現象是互相有極大的關連的。我們因爲一個人的時間精力有限，所以不能不分工，不能不把這些彼此有極大關連的現象分割地去研究。但我們應該時時刻刻記着人文現象的綜合性或連繫性，明白分割截取原是不不得已的辦法，確認各種人文現象的相互關連，明白它們應作綜合的研究。

就目前世界的需要說，我們十分需要一種作綜合研究的人文科學。因爲我們如要使人文科學盡其歷史的使命，幫助人類去發使科學與技術，則人文科學者必須有綜合的智識，對人文界的現象必須有整個的了解。如果

再像過去那樣只知作支離破碎的研究，則人文科學必會像過去那樣悲慘地失敗，而無法負担起它的時代使命的。

在中國，則人文科學的綜合的研究更有必要。在科學的研究中，通常有兩種不同的工作：一種是開路的工作，一種是築路的工作。做開路工作的人，必要有廣泛知識，理解一切的局勢，然後才能開出一條有用的路，使後來從事學術的人都能跟着那條路建築下去。做築路工作的人便不同，他只要具有很狹小的專門智識，他便可以在已開關的路上放上幾塊石頭。開路的人要有綜合的智識，而築路的人却可以不必有許多築路以外的智識。在今日的中國，我們無論在實用方面或在學術方面，都非有若干做開路工作的人不可。我們必要先提倡人文科學的綜合的研究，然後才能訓練出一些做開路工作的人。我們所以說在中國人文科學的綜合的研究更有必要，其故即在於此。但很可惜的就是今日中國學術界的人士，大多只願做一些築路的工作——在西洋學術界所開關的路上幫助放下幾塊很小的沙石的工作。因為大部份的人都只願做築路的工作，他們便不知不覺地以為築路的工作就是學術工作的全部，以為除了築路工作以外就沒有學術工作。極端專業見解的產生和對人文科學的綜合性的忽略，都是過分重視築路工作的結果。今後我們對這種趨向是有加以糾正的必要的。

其次，我們討論人文科學實用性。過去許多人認為人文科學不會或不應具有實用性，這種見解也有一部分的真理。我們承認任何純粹科學，其目的都在作有系統的研究與分析，而不在效用。一個研究純粹科學的人，應該「為學術而學術」，而不應「為實用而學術」。一種學術貢獻的大小，不應從短視的實際用途的大小來加以判斷，而應該從純粹學術的立場來加以評值。從這個觀點看來，則從事純粹科學的人，是不應計較短期間的實用，只應計較學術價值的大小的。從事人文科學的人，自然也不能例外。不過如果我們進一步認為人文科學缺乏實用性，或認人文科學為不應有實用性，則我們便陷於重大的錯誤。這兩種錯誤的見解，在今日的中國是很流行的。無論在西洋或在中國，大家因重視十九世紀自然科學的發展，所以不免有重視自然科學和輕視人文科學的傾向。在中國，則更有重視理工和輕視文法的運動。所有這些見解或運動都是從人文科學缺乏實用性的錯誤見解出發的。例如中國輕視文法的人，他們所以重視輕文，是因為

他們以為理工可以幫助中國工業化，而文法則對工業建設及其他建設的幫助很少，所以理工是值得重視而文法則應該輕視的。換句話說，這些人所以重視理工，輕視文法，是因為他們以為自然科學比較具有實用性，而人文科學比較缺乏實用性。我們對這種見解是不能同意的。第一，人文科學的實用性與自然科學沒有甚麼不同。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一樣，可以劃分為純粹科學和實用科學，前者是注重理論，而後者則注重實用。純粹的人文科學可能是缺乏實用性的，但純粹的自然科學不也一樣地缺乏實用性嗎？同樣地，實用的自然科學是真有實用性，難道實用的人文科學不也一樣地具有實用性嗎？建設新工業固然可以改善國計民生，但建立政府制度、法律體系、或改造國民經濟，難道不就與國計民生也一樣地有密切的關係嗎？第二，我們雖說研究純粹科學的人應為學術而學術，而不應為實用而學術，但這不等於說純粹科學不會對現實世界發生有益的影響。例如在經濟學中，經濟理論是純粹科學的一種，但經濟理論對現實世界有極大的影響。例如亞丹·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極有補助於工業資本主義的抬頭；又如馬克斯的社會主義，是蘇聯十月革命的一個重要推動能力。誰能否認這些理論的探討會對現實世界有極大的影響！從這些地方來看，可見認人文科學為缺乏實用性的見解，是一種錯誤的見解。同樣地，重視理工或輕視文法的見解，也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

有些人認為人文科學不應具有實用性；較極端的人並且以為研究人文科學的人如傾向於實用方面，他們就無法成爲一個真正的學者。在中國，若干年前有人認為在古書堆中做考據的工作為最有價值的學術工作，近年來有人認為多用抽象空想與公式符號是最珍貴的學術工作。這種見解無疑地是錯誤的。無論在過去或在將來，只有在實際體驗中才會產生偉大的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的學者。所有最偉大的人文科學家，都是與實用有密切的關係。從沒有一個只坐在書房裏的人文科學家能夠成爲第一流的人文科學者。因此人文科學不只是缺乏實用性，而且不應缺乏實用性。如果要使人文科學能夠負担起它的時代使命，則它更應從實用方面着手。

人文科學注重了綜合性和實用性之後，它還應慎於問題的選擇。在物理科學方面，過去因為集中於原子的研究，所以才產生了原子能時代。在人文科學方面，我們認為今後應集中於免除貧乏和免除戰爭兩大問題，然後人文科學才能負担它的時代使命。

誰能替人民說話

吳世昌

最近山西和察河的戰事，規模相當大，範圍相當廣，程度相當劇烈，事實上已為全面的內戰。政治的重心，因要人之紛紛避暑，游蕩在廬山南京之間，而各處處受內戰的人民，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五老峯的涼雲，香爐峯的瀑布，正和飛機坦克，遍地難民，成爲強烈的對照。

和平談判，一直在若有若無之間。槍聲蓋住了一切，談判者態度的軟硬，一以各自槍聲的強弱爲準。所謂「第三方面」，既是無槍階級，其意見自不被重視。「第三方面」尙且如此，則一般不成「方面」的老百姓的意見，自然更不在有槍階級的眼裏。老百姓對於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新求，本來是一個夢。現在却正所謂「無據」連夢也近來罕做。但事實上，支配着中國的命運，自居刀俎，以人民爲魚肉の有槍階級——政黨，畢竟佔中國人口中的極少數。他們平常還好意思說「代表」人民，而今日國內外人民無一不痛恨內戰，咒詛內戰，而有槍者越打越起勁，還有臉說代表多少多少人民嗎？

如果換了任何一個歐美國家，人民既這樣痛恨內戰，當事者決計不敢打，也打不起來。第一，士兵都是智識份子，軍隊原爲國防而設，軍人只有一種天職，即對外禦侮，決不會奉自相殘殺的亂命，不管這亂命是用「亂亂」，「自衛」，「解放」，「保民」任何一個好聽名詞。如果叫他們自相殘殺，他們會罷戰，會上書國會，指揮內戰者必無疾而終。中國的士兵則大都是捆綁，誘騙，壓迫，價購而來的農村文盲。一入軍隊，則極之以「命令」，脅之以「紀律」，縛之以「服從」，勸之以「犧牲」，最後則督之以機槍。官要兵死，不得不死。即使砲火對準着自己的廬舍妻兒，也不敢不發。連釐傳一時的青年軍裏，由於長官們賣員的傳統，也絕對不准談民主二字，遑論其他！第二，人民不許打，任何人就不敢打。輿論必須服從，民意必須尊重。否則人民可以拒絕納稅，人民可以改換政府。而中國則防民之制，甚於防賊，保甲不足，糧以警管。發的是濫紙，徵的是

實物，奉公守法者猶不免「失蹤」，研究學問者尙且要被刺，遑論其他！中國有四萬五千萬的人口，而百分之幾甚至千分之幾的極少數人，却可以發動內戰，倡導內戰，指揮內戰，人民束手待斃，毫無辦法，這是中國的悲劇。

中國人民何以如此無用，我們現在無暇討論或追求責任。目前萬事莫急於停止內戰，而人民則同有此心而都無辦法。我們固然也有一些號稱「人民團體」一類的東西，時有發「表些自以爲公正」的通電宣言之類，但不是受這一黨的操縱，便是做某一派的外衛。不僅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連他們自己也未嘗不曉得事後指揮者的用意。現在中國所需要的是真正無黨無派，不受任何黨、團、派、系操縱利用的人民，應該團結起來，表示他們的意見。也只有這些人團結起來，才真正能代表絕大多數的老百姓的意見，發揮人民的力量。

但是，既爲無黨無派，這些人平時的政治興趣可見得就不濃；否則早入黨派了。要他們團結起來表示力量，難得近乎不可能。第一步，就發生誰來發動領導的問題。如果現在要成立任何人民團體，黨部先要來「指導」，儘管指導者的程度比被指導者低了不知多少倍，還是要「指導」的。否則便「不合法」或非法。國民黨區域固然如此，「解放區」也未必不如此，不過也許是暗中指導而非公開指導。一經「指導」這團體便染上顏色，一輩子洗不乾淨。其次，即使有熱心國事的無黨無派人士發動領導，也必被一切黨派目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有槍者則袖槍跟從，無槍者則造謠誣蔑。輕則挨打，重則被刺，都是意料中事，非把這個團體消滅，決不甘休。換句話說，現在中國任何黨派，都害怕真正人民的力量，這可於今年春天的幾次學生遊行中看出來，因此都不願意中國人民真能團結起來。也必然邏輯地要破壞無黨無派人民的大團結。第三，無黨無派者政治興趣畢竟有限，即使能够組織起來，能維持多久是大問題。如爲一時偶發

性的事件而組成，如東北問題，待過問題等，則事過境遷，必然解體。當其存在活躍之時，朝野黨派對之也許有些顧忌，稍知尊重。一旦鬆懈下來，自必無人理會，甚至被野心份子潛入，變質惡化。第四，這裏還有一個最煩難也是實際問題，中國的黨派，都有點傾向於職業化。吃黨飯，吃團飯，固已盡人皆知，而在野黨派，也頗有並無正常專業，而賴其團體以生活的份子。中國黨派之必挾武力以自衛是因此，中國黨派之不民主是因此，中國國家之窮是因此，中國黨派無論怎麼腐敗，人民怎麼也奈何他不得也是因此。外國人民也非左即右，各替黨派，英國人有句俗語：上帝生下人來，不是保守黨，便是自由黨。但各有正業，甚少所謂辦黨務，吃黨飯者。所以英國所謂保守或自由，美國所謂共和或民主黨人士，其實即相當於中國有政治見解而無黨無派的人士。但是英美的一般人民智識水準高，潛在團結力與組織力強，即使沒有有形的團體，不通電，不遊行，政府也知顧忌，也知尊重。中國的無黨無派人士，當然是智識份子，把學生除外，即一部分公務員和工商界及自由職業者。公務員在今日雖大都由現狀，而事實上很少政治自由。工商中人也多少受些限制或控制。自由職業各有專業，最缺少團結的機會。並且，不論公務員，工商業，自由職業者，在此物價飛漲，朝不保夕的時候，人人謀生之不暇，那有工夫管國家大事？我曾經指出，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在另用一作使一般智識份子把全部剩餘精力消耗在油、鹽、柴、米、的瑣事上，消耗在妻兒啼的愁苦中，使他們抽不出時間和精力來嚴肅的考慮國家大事，好讓有權力和野心家為所欲為，肆無忌憚。這種釜底抽薪的辦法，實在是堅固既得權利的無上上策。所以，在今日而欲希望無黨無派人士團結起來，需要比任何時候都迫切，而困難比任何時候都重大。第五，中國現在也有一些所謂無黨無派人士，例如現政府的部長之中，政協會議的代表之中，有號稱無黨無派的，其實比朝野黨派中的有些人更右或更左，更某黨化。所以求其能够代表廣大人民的，必須真正無黨無派。只有這些人團結起來，才能見出人民的力量。

在這許多困難的限制之下，從那裏去找真正無黨無派人士？而且怎樣使這些人可以團結起來，並且會使人民自然信仰他們，足以代表人民？而一俟他們團結起來之後，各黨派不得不顧忌，不得不尊重的，只有現在無

黨的大學教授和中學教員。但是目前的中學教員其思想不自由與生活的壓迫，更甚於一般公務員，並且，在許多省份是政府「委任」的。這樣「損之又損」，無黨派而有資格表示國是意見的，似乎只剩下大學教授了。中國的教授，除了教育以外，還有研究學術的任務。教育固然有黨性，而研究則實乎獨立與專心。因此過去的學風，教授們都致力專題，不問國事。若談政治，論時事，只有幾個居於領導地位的人士。一般學者若作政論，即不被目為「熱中」，也將見譏「旁鶩」。直到被壓迫在饑餓線上，偶而發出一些悲慘的呻吟，也還可能被目為不能安貧獨善。民國三十二年英國陶慈教授來華時看到中國教授之窮之苦，曾經問起有沒有像英國 Teachers' Union 一類的組織。使他吃驚的是完全否定的回答。——固然有的學校也有教授會，那是輔助校政的，而且是一種有若無的玩意兒。有的校長却巧妙地使這有若無的玩意兒都永遠搞不起來。——對於切身的福利尚且不關痛癢，組織不起來，更不必談國家大事了。

學者不旁鶩，不談政治，原是好事；但有一個先決條件，必須國家政治上軌道。華仲舒三年不窺園，自是盛世美德，然而他畢竟還有個「園」，也當然有園了，所以無須他親窺；並且時間也只有抗戰和復員的三分之一。也有人舉俄國大革命時心理學者 Pavlov 專心試驗他的 Conditioned Reflex 作為例子，但是今日的教授有沒有餘錢來養狗和天天用牛肉來喂狗試驗？

今日中國的教授制度，仿自歐美。歐美教授的待遇和地位且不說，歐美一般政治的清明，可以使教授安心於本業，即使對國事有任何意見，也必被重視。而教授以外的職業團體，也足以有左右政治力量，其一般人民的意見，尤不能不為執政者所尊重。今日中國的情況，人民絕對無力量，其意見絕對被「無視」，社會其他方面不是無組織，即其組織永遠為某黨某派所御用或作其外衛。因此，中國的政權落在既得利益的集團手中，而且常是一些政治上低能者的手中，買辦、大腹賈、頑固分子的手中。以今日中國大學教授對國家應負的責任而論，眼看國事讓上述的人物弄得如此之糟而袖手旁觀，有良心的人是不忍令其長久如此下去的。

並且，今日中國所謂黨派也者，既未必能毫無私心的代表人民，則只有無黨無派的大學教授，比較的能替人民說話。因為這些人雖然大都是共

產黨所謂布爾喬亞出身，但其工作性質，職業修養，生活狀況，和道德水準，都不至於與老百姓的利益衝突而存偏私心。在今日，他們個人的地位，雖已在買辦、官商的奢豪的對比之下，而似乎顯得不如戰前，但是只要一旦組織起來，而且在組織之後能抵抗得住外間的分化與離間，以及有黨有派分子的滲入，則其意見必然較參政會、國民大會，更能代表民意，也必然更被政府及國內外人士所重視。

今日中國所面臨的難關，如果像大學教授這樣的智識分子，依然可以

家庭關係·政治關係·民主政治

吳恩裕

本文討論三個問題：一何以不能把政治關係與家庭關係相比擬？二什麼是「政治」關係？三何以祇有民主政治下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關係，纔是「政治」關係？前兩項本來是政治思想史中很古的論題；在枯拉圖和亞理士多德的著作中，就已經討論過這兩個問題了。但是我們認為近來仍有把這兩個問題，探討一下的必要：因為在今日的中國，似乎還有許多人誤認國家猶如家庭，而政治關係就是家庭關係。這是一種很危險的見解，我們不能不加以辯正。後一項我是要說明：祇有民主政治中之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關係，纔是政治的關係。這一項的看法，却是我自己的主張。

首先說明：何以不能以家庭關係來比擬政治關係。我們知道：在家庭中，家長固然可以對其子女愛護，他們的措施也儘可以是為了子女們的利益；但須知家庭中之父母與子女的結合，乃是一種自然的、倫理的結合。在此種結合中，父母權威的行使，可以是無條件的；而子女的服從，也是無條件的。「你爲什麼要服從你的父母？」我們平常很少發生這類問題。這就是因爲：他們乃是一種自然的血統關係或倫理的關係，故子女自然而然地就要服從父母。這種命令與服從的關係，祇用自然的血統關係或倫理關係來說明即可，不必再談什麼父母行使權威子女服從命令的條件。而且

熟視無睹，這個民族的命運真是可以預卜了。熟視而有睹了，却依然用舊本來「只圖遮眼」(周遊作人在戰前的解嘲語)，或者止於「咄咄書空」，國家的前途也是頗堪設想的。當人民迫切需要有人真能替他們表示意見，而其所屬望的人竟不理會，則代之而起者將是什麼樣子的人，也幾乎是舉世周知的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政治腐敗，難道匹夫就無責了嗎？

，大體上說，父母絕對不會違反子女的利益而行使權威。

但是政治社會中的治者與被治者的結合，則是人爲的。治者行使權威是有條件的，他必須是爲了被治者的利益而行使此種權威，被治者的服從命令，也是有條件的，其條件即爲：治者必須依照人民公意所同意的法律來治理。爲什麼必須有條件呢？因爲結合既是人爲的，則自然要有結合的目的。倘使不能達到那個目的，自然就違反當初結合的本意了。山政治學的觀點講，政治的起源雖然不是由於契約，但未來的良好政治則必須出於契約的方式。因爲不如此：就不是同意的治理與服從了。

明白了上述的不同，我們便可以知道：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政治關係，而家庭也就不是國家。所以我們倘以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來和政府與人民的關係相比擬，便是比擬不倫。而不倫的比擬 (Illogical Analogy) 在政治學中乃是一種最容易得危險推論的方法。因爲如果這樣比擬下去，則政府可以藉口以家長的資格而爲所欲爲了。而人民呢，也就應該無條件地一切服從了。這結果會是不堪設想的。因此，我們無論就結合的性質或命令與服從的條件而言，家庭中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絕對不是政治社會中治者與被治者之間「政治」關係。

其實讀過亞里士多德的「政治論」的，都會記得：他早已在二千年前認爲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不是「政治的」關係了。他甚至於把父母與子女的

關係，和主人與奴隸的關係，同列爲不是政治的關係一類。他認爲：在主人和奴隸的結合中，奴隸完全是工具，是所謂「活的工具」。一切利益都是爲了主人的，主人不但以奴隸爲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且對於奴隸操生殺予奪的權柄。這種關係，當然不是「政治的」關係。因爲在政治社會中，人民是主人，不是奴隸。一切都是爲了人民的利益，治者不過是人民求良善生活的工具，他是人民的公僕。他不應以自己的爲目的，而應以人民的目的爲目的。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知：主人與奴隸的關係，和父母與子女的關係，都同樣地不是「政治的」關係。

二

其次再討論：什麼是政治關係。就中國今日國事之紛紜情況言，我覺得我們對於政治應該有一個基本而正確的觀念。換言之，我們必須認清政治關係的性質。我們根據這個基本而正確的對於政治的觀念，來決定政治行爲，倡導政治理論。這樣纔算是可佩的政治家，政治學者的態度。我們決不可因爲牽就政治現實而曲解政治的性質，如果那樣，就變成了政客的態度了。我們試把對於政治應有的基本而正確的觀念，說明如下。

照我的看法，政治就是：「衆人用公共的強制力來治理衆人之事」。在此界說中，何謂「衆人之事」？何謂「治理」？何謂「公共的強制力」？又何以必須由「衆人」運用這公共的強制力來治理衆人之事？以下一一解釋。

「衆人之事」可以有不同的解釋。我的意思則以爲：一社會所有分子間，必有其「衆人」之事；而每一分子自己，也自有其「個人」之事。衆人之事就是在人羣生活中，彼此必須關聯或應該關聯的事項。「必須」云者，意謂祇要有人羣生活，便不能不發生關聯。「應該」云者，意即本未曾關聯，但能聯繫則最好。這些事項，在政治社會中，必須或應該受治理。照我的看法：人類最基本的衆人之事就是保持及改進他們的物質生存。所謂物質的生存，亦即用衣，食，住來維持的生存（所謂天堂及地獄的生存，當然不是這裏所講的物質的生存）。這件基本的事實，應該被治理。因爲有了治理，人們保持其物質生存的措施，纔會安全；改進其物質生存的方法，纔會更有效率。

「治理」有兩種意義。消極方面，治理有約束限制之意。在一政治社會中，對於有害於人羣的事項，必須加以禁止。積極方面，治理有倡導或增進之意。在一政治社會中，對於提高人類物質生活水準，充實人羣精神生活內容的事項，必須舉辦。總之，治理的意義，不但要「除弊」，而且要「興利」。必須兼具「興利除弊」兩種工作，纔能够得上完善的治理。僅僅有除弊功能的國家，祇能算是「警察國家」，或「司法國家」，而不是完善的政治組織。

「公共的強制力」也是必要的。因爲沒有它，不但不能有效地做「興利」工作，即「除弊」的工作，也不能有效地做到。但公共的強制力却和赤裸裸的暴力不同。以赤裸裸的暴力加諸他人，是非法無理的迫害；但公共強制力的行使，則是人羣生活與利除弊的必要力量。沒有它，就不能維持有秩序的生活。強制力而冠以「公共的」，是因爲：這強制力的產生、運用、目的，都必須以「公共的意志」爲依歸。

最後，必須由「衆人」使用這公共的強制力來治理衆人之事一點，尤爲重要。此處所謂「衆人」乃指全民。因爲政治是大家的事，是人民全體的事，而非某一個人或某些少數人的事。既如此則當然「應該」（讀者可以由此「應該」二字來推測整個政治學的性質）由大家，即所謂衆人，來治理；而不應該由一個人或少數人來治理了。

以上是我們對於政治應有的看法。祇有在此種意義下的政治中之治者被治者的關係，纔是真正的政治關係。治理與被治者原無基本的不同，並不是治者有天賦的權利來「統治」，被治者天生便有義務「服從」。治者祇是執行公務，執行得圓滿與否是要有責任的，同時被治者的服從也是有條件的，並不是無條件的盲目的盲從。他們之間的關係，顯然和家長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不同。我們絕對沒有理由把政治的關係誤解爲家人父子的關係。

三

最後我們說明：何以祇有民主政治下的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關係，纔是真的「政治」關係。根據以上對於政治的基本觀念，我認爲：祇有民主制纔是真的「政治」制度，所以也祇有在民主政治下之治者與被治者之

間的關係，纔是真正的「政治」關係。

我認爲君主制不但是「好的」政治制度，而且也不是「政治的」制度。在君主制中，假如遭遇到一個暴君，那麼，他的統治，他與其臣民的關係祇是主人與奴隸的關係。他的統治是絕對的，而人民也只有絕對的服從。這種制度下的人民，猶如豬仔任憑屠者宰割。假如幸而遭遇到了賢君，但賢君最好也不過做到「愛民如子」的地步。這至多也不過是父母與子女之家庭關係而已，這仍然不是「政治的」關係。所以，我認爲：嚴格地說，君主制不能算是政治制度，他們的統治，也非政治。

少數人，無論是封建貴族，是財閥，是軍閥，所把持的政治，也不是政治社會中的政治關係，因此貴族制也不是真正的「政治」制度。其理由即：一方面這也是少數人以特殊的地位、條件取得統治權，實質也等於少數專制；另一方面因爲這種制度也違反了上述由「衆人」來治理衆人之事的原則。

真正的「政治」制度，我認爲只有民主制度。因爲民主政治下的政治，乃真正是由「衆人」運用公共的強制力，來治理衆人之事。

最理想的，當然是直接民主制。因爲祇有在直接民主制下，纔可能有全體人民，即所謂「衆人」，都參加治理衆人之事的事實。但是由人民大會來主持國家立法，行政，司法各方面的事務，就是在希臘的城市國家，也不能完全施行。在現代國家，因爲國家的人口衆多，國土廣大，事務的繁雜，更不能實行直接民主制度了。

因此，就只好由全民選舉代表，來參加治理，這就是所謂間接民主制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張東蓀

四 衝突中的消長(上)

以上所述，共九種衝突。雖分九種，不過是爲敘述便利而已；並不是

因爲代表都是由真正民意選舉出來的，故我們應該把他們的治理，視爲和全民的治理，或「衆人」的治理一樣。所以，我們認爲：間接民主制乃是真正的「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中的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關係，纔是真正的「政治的」關係。治者原爲人民選出的代表，他們的治理乃是相對的。換言之，即他們的治理必須不違悖民意，並且他們還要負責任的。這種治理完全是處理一種公務，假如公務執行得不圓滿，自然即須下臺，他們絕對沒有理由永遠留在臺上。而且在這種制度下，治者與被治者之間也絕對沒有不可填充的鴻溝；也許今年你做代表，明年我又做代表了。像這樣的制度，纔能算是「政治的」制度，像這樣制度下之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關係，纔能算是「政治的」關係。

從前及現在有許多政治學者，祇把間接民主制視爲一種「良好的」政治制度。照我的看法，它乃是「唯一的」政治制度。它和君主制及貴族制，乃是根本性質上的不同。它們的不同，正如亞理士多德所說的一樣，乃是「主人和奴隸」，「家長和家人」，之與政治關係的不同。

在人類歷史中，有許多民族的所謂政治生活，實際上都不是「政治的」生活。其歷史，也不是「政治的」歷史。有許多民族的生活，祇是由一個或多個牧人驅策的牛馬生活；是主人統治奴隸的生活；至多是家長之於子女關係的生活。明白了這一點之後，我們纔可以知道：在民主運動中，爭取民主不祇是爭取一種「良好的」政治制度，乃是爭取「唯一的」政治的「制度」。所以，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要「政治」制度；另一個是不要「政治」制度。

九月十五日上海黃浦灘

各各獨立，而沒有互相包含的地方。從這許多的衝突來看，顯然可說中國歷史或中國社會乃直是一個包容多種衝突的東西。並且是愈到後來愈多衝突的種類。我這句話並不是說世界上只有中國是包含這樣許多衝突的。須知社會衝突本是社會歷程之一種。其反面是所謂社會和諧。一個社會只有

衝突而絕無和諧是站不住的。所以任何社會雖有衝突，而至少總要有一些和諧，方不至潰散。其問題是只在于比例上衝突與和諧究竟孰多。如果衝突大于和諧，則這個社會決不會穩定下去。今天中國的現象就是如此。今後要使中國走入穩定的道路，雖不是把衝突一舉消除，然至少必須將其漸漸減輕或減少，以致和諧得大于衝突。減輕衝突之法不在于把衝突中的兩項除去其一，乃只須使兩項得着一個相當的安排，各守範圍而不相越，便可相安無事了。若是不明此旨，而想剷除其中之一，致勞而少功。因為衝突之所由起，就由于有相反背的兩項存在。其存在不是容易取消的。

話雖如此，但兩項在衝突中亦自有消長，不會永久平衡，現在我即要一述這些消長的情形。我之述此，同時目的即在證明中國目下之危機，並由此或可展開今後之希望。在未述這些消長以前，我不得不于九種矛盾之後，再加上一種矛盾，就是第十種，乃係中華本族（即漢族）與外族之衝突。外族是指歷史上的胡人，如鮮卑、契丹、女真、突厥、匈奴之類而言。故此種衝突却與上述的帝國主義侵略之衝突完全另為一種。本書對於此種衝突所以不願詳述，就是因為在歷史上雖為重大事件，而到了今天則完全成為過去了。這便是消長之一好例。我在上文已說過，各時期皆有所殘留。却亦有雖殘留于若干時以後而仍歸于消亡的。降至今日，我們對於各時期所殘留的不妨加以清算，而清算之法即為在各種衝突中看其消長如何。先言第一期文化與第二期文化之衝突。這顯然是第二期文化更增長，而有完全壓倒之勝利。其故是由于西方物質文明之傳入，更足以使中國人厭惡那些古樸的生活。次則是思想與事實之衝突。這却就是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之衝突。在事實上是西方文化以泰山壓頂之勢而來，誰亦無法抗拒。但在心理上却尚有许多人是不願意的。這個衝突中兩項的消長已顯然而定，但尚未到最後的定局。我們今天所應努力的不在順着自然的趨勢以助其一方，推倒他方；乃只在于設法使各得相當的安排，互有界限，不出範圍，化衝突而為調和。再其次就是封建與統一之衝突。這在歷史上却是封建得勝時為多，雖則有短期間統一能實現一下。直到現在依然是這個樣子。因為歷史上所有的統一並不是真統一，仍舊包容封建在內。可見完全打倒封建是何等難事。民國建元以後，以武力謀統一的已有數起，不但未成，即成亦只是建封式的統一。何謂建封式的統一？就是把地方割據化為擁戴

中央。在事實上依然是霸據地方。于是我們不能不說中國雖有數千年而真正的統一却從未充分實現過一次。從這一點來看，則我們今後的努力當在何處，便不可言而喻了。此後民主主義如要成功，必須先解決這個封建的殘留勢力。這種殘留勢力不完全建立于地理上，並且社會的原因與政治的原因居其重要地位。今後的改革必須先從解決軍隊問題與官僚問題入手。關於這些容在下文論列之。地理方面之改善在于建立全國鐵路與公路之密網。交通之便利與國家統一之構成是大有關係的。又其次是農民與軍隊之衝突。中國的軍隊有一個奇特的地方，就是軍餉之所由出。我查歷史上農民所負擔之田賦數量，例如十五分之一，與三十分之一等，就表面上說，不能算十二分太重。但我却疑心在實際上每一朝代的末葉，在中央權力解紐，地方割據形成的時候，農民所負擔決不止此。這僅僅是一個紙上文章而已。須知中國的軍隊都是出地方供養。這一筆軍費完全出自當地老百姓身上。這件事可謂自古已然，于今為烈。換言之，即農民自古以來即于正規的田賦負擔以外，尚有不規則的供給必須繳輸。此所以中國農民始終處于困苦的地位，而非自近百年為然。因此我以為農民與軍隊之衝突是農民永遠在被壓迫的地位，即永遠處于失敗的地位。今後如對於軍隊問題不能得合理的解決，則農民的困苦永遠無由昭蘇。又其次是治者與被治者之衝突。這個衝突在中國歷史上是最可注意的，中國所以不成為現代國家正由于此。須知任何國家其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總有利害不一致之處。換言之，即兩者利害完全一致只有完全的民主制度方克致此。世界上到今天還沒有完全的民主。只是程度上有較高或較低而已。所以拿現代的英美等國家而論，無論如何其治者與被治者總是大部分利害一致。即俄國除了其共產革命的當時流血不計外，其後建設時代亦是治者與被治者利害一致處甚於其不一致處。這一次的苦戰中沒有「漢奸」出現，尤為證明。總之，一個國家其治者與被治者利害一致遠甚于其不一致，這不僅是民主精神之標準，同時亦正是現代國家之表識。無如說到中國，却不能不令人短氣。每一換朝代的時候，免稅減賦赦刑，這些只能算治者取悅于被治者，而決不是代表被治者以發揮其意志。歷史上漢武帝唐太宗都有對外的武功，然而亦未見得是替整個民族打開前途。所以我們可以說，只有這一次的抗日是治者真代表被治者，二者利害完全一致。這真是二千餘年以來唯一的光榮

事。我這這句話，並不是恭維國民黨的政府，國民黨除了這一件事以外，其執政時間的治者與被治者利害不一致乃與其前軍閥時代並無絲毫兩樣。中國直到現在所以不成爲一個健全國家，正由于任何國家其治者與被治者利害不一致未有像中國那樣子。所以中國還是一個古國，而世界各國已皆成爲現代的東西。中國處于這樣的現代國家之林，而自身落後，豈有不大糟而特糟的麼？須知就這一點來看，西方學者把國家與社會分爲二；又分社會爲有意的組織與天然的聯結，前者名曰 *Society*，後者名曰 *Community*。這些道理用之于中國愈令人覺得對。中國的人民真是一個天然結合的社會。至于以治者爲代表的國家乃是添加上去的另外一個東西。在別的民族，這個添加上去的國家未曾沒有其重大的用處。因此這個東西雖是添上去的，却亦絕對不可缺少。獨有我們中國不然。自有史以來，唐虞之世太渺茫了，當然不計，從此以後數千年之久，而國家却始終未能盡其天職。國家的唯一天職是維持主權獨立，不爲外族侵略。試檢中國史，可以說外族侵入幾乎沒有一次不是成功的。所賴以抵抗外族的不是政府，不是軍隊，而反是文化。即外族到了中國以後被中國的文化所潛移默化了。可見中國的治者除了壓制被治者以外，直絲毫未盡其天賦的使命。被治者對付他們的傳統辦法就是納稅以後希望不再干涉。人民確有反干涉的心理。從這傳統的態度來看，足證政府之爲物在中國實在是一個無奈何的東西，而非絕對必須的東西。我希望經過這一次日本軍隊蹂躪大半年中國以後，國人當會自此改變態度。于一方面應知國家是絕對有用處的；而他方面應知歷史上所有政府都未完成其使命，今後必須大大改良。須

知無政府主義之不能實行只是由于各民族都有政府，成爲國家，獨立自主，則在其間決不能有一個民族無政府。倘使萬一有一天能由地球上一切民族都相約不要政府，這原是一個最理想的辦法。想來不會有人反對，無如只是可望而不可即啊！所以以爲唯有經過亡國之痛的人民方會知國家之重要；亦唯有知道國家重要的方行起來以改良其政府。正猶公司中的股東，經過了蝕本以後，各人攤派了損失，以此苦痛的經驗方迫起對於經理之督責。所以改造政府使治者與被治者利害打成一片，必須在被治者有了切身苦痛的經驗以後方可。今後我希望國人不要忘却這一次的苦痛，而應痛定思痛，明白政府如不能盡其天職，則必須立刻加以改造，否則遺患有不堪言者。總之，今後如要把治者與被治者使其利害相一致，則唯有實行民主政治。民主主義可以化二者的衝突爲調和。因此我曾在「思想與社會」書中，提出民主主義的政治是政治的正態，而其他如專制等則都是政治的病態。就是因爲治者與被治者利害若太不一致則實在失掉了人類所以要有政治行爲的意義。所以專制國家一經外患，不但抵不住外患，且同時會反而引起內亂。一個國家常在內亂中，則即是證治者決不能代表被治者。故自民國以來亦和其前一樣，未曾有好政府，是誰亦不能否認的。今後中國的問題就是如何永絕內戰。倘使不能有一二百年以上的長期無內戰，則這個國家無論如何總是沒有上軌道。所以今後國人所應集中精力以從事的，就是必須建立一個基礎，基于此得使內戰永不再發生。不過這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並不是專就任何一方面改善所能爲功的。其詳容在本文末段再討論及之。（本節未完）

原子能研究的發展經過

戴文賽

「原子能」是今日全世界人士很注意的一個問題，不只科學家注意它，政治家工業家以及一般人也都注意它。每次戰爭都使科學作一次跳躍式的進展。第二次世界大戰裏所產生的最驚人的武器沒問題就是原子彈了。最近報載，美國已經開始在利用原子能到工業上去。政治家也常把管制原

子能這個問題在國際會議裏提出來討論。一般人都很想多得到些關於原子能的常識。本文便是爲這需要而寫的。去年美國勃林斯頓大學物理系主任史密斯 (Henry D. Smyth) 所寫的關於原子彈的研究和製造經過的報告 "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 出版了。聽說它的俄文譯本

在蘇聯出版之後，兩個月之內銷售了三百萬部。中文譯本『軍用原子能』最近也出版了。很可惜這本書的大部分對科學基礎差些的讀者還是太深一點。本文儘量避免艱深的公式和理論。讀完本文，如讀者覺得這個問題有興趣，想多知道一點，便可以讀上述那部書，和找些其他論及原子能的書籍文章來讀。希望我國許多人能够因為注意原子能這個問題而更努力提倡科學，鼓勵科學研究；希望許多年青的讀者能够獻身於科學工作。

愛恩士坦於一九〇五年發表他的關於相對論的頭一篇論文。這個理論的一個推論就是說：物質和能力有時候可以互相變換，物質可以變為能力，能力可以變為物質。數量上的關係如下：一公分的物質等於一單位（爾格）的能力乘光的速度的平方。光的速度每秒鐘等於三百萬萬種（或三十萬公里）。所以如果能够把一公分的物質毀滅，便可以得到九萬萬萬萬萬爾格的能力，或兩千五百萬仟瓦時，或二十一萬五千萬萬卡洛里（C.C.）的能力。一個強壯的人每天只需要三千卡洛里的熱量。假使有辦法把一口飯全變做能力，那麼全世界人民在三百年內所需要的熱量只這一口飯就夠了！這種能力真是太大了，比從煤炭、煤油、水、風、電所能得到的能力大得非常多。一千公分的煤炭只能發出八·五仟瓦時的能力。問題就是怎麼樣能够毀滅物質。燃燒只把固體或液體變成氣體和光、熱，並未曾把物質毀滅。拿一把大鐵鎚來把物質敲碎嗎？也不成的。因為怎麼敲也敲得不够碎。怎麼小的碎片由物理學家看來還是太大。生物學家用顯微鏡來看細胞看纖維；物理學家則用幾種更巧妙的儀器來看那比纖維比細胞還要小的東西——原子、和構成原子的各部分。

原子這個名詞於兩千四百年前已由兩位希臘哲學家第一次提出來。他們的名字是 Anaxagoras (500? - 428 B. C.) 和 Democritus (460? - 370 B.C.)。他們說物質是由很小的質點構成的。他們叫這些質點做『原子』(Atom)。原子是物質的最小單位，Atom 的意思就是『不能再分』。不同的物質由不同的原子構成。這個學說在兩千年之內沒有人注意到它。我國古書裏好像也沒有提到原子或類似的東西。到了一百五十年前英國科學家道爾登 (John Dalton 1766 - 1844) 才又提出原子論來解釋化學上的許多現象。

我們在讀化學的時候，老師總告訴我們宇宙間一共有九十二種化學元

素，也就是說，原子只有九十二種。最輕的是氫，再來是氦、鋰、鈹、硼、碳、氮、氧等等。最重的是鈾。最近科學家在尋找原子彈的製造方法的時候，才發現了第九十三和第九十四的化學元素。重元素多半有所謂『放射性』(Radioactivity)。這種現象到五十年前（一八九六年）才由一位法國物理學家 Becquerel 發現出來。同年居里夫人和居里先生合力發現了『鐳』這個放射性最強的元素。從此原子構造的研究便得到了一個強有力的工具。鎊和其他放射性的原子時時刻刻都在射出物質和能力，重原子漸漸變成輕一點的原子。

一八九七年英國劍橋大學物理教授湯姆遜 (J. J. Thomson) 發現了一種比原子還小得多的東西，電子。從那時候起，原子便不是物質的最小單位了，不是『不能再分』的了。十萬萬個原子成單行地排列起來才有一枝鋼筆長，而電子排成這樣一個單行則需要一百萬萬個。這些東西真是小得難以相信。它們的重量也都小得可笑。大家最熟識的一種小重量就是航空信的重量，普通是十公分。最重的鈾原子得有二百萬萬萬萬個合起來才有一封航空信重，氫原子需要五萬萬萬萬萬個。電子更輕，要一萬萬萬萬萬萬個才有一封航空信重。作者每逢寫這篇文章，心裏總怕印刷所裏不夠『萬』字來印它。原子，電子好比是小人國裏的東西；太陽、恆星、星雲、宇宙、好比大人國的東西。我們人類和地上熟見的動物植物房屋山川花木可以說是『中人國』的東西。中人國和小人國或大人國的關係非有好些『萬』字來表示它不可。

二十世紀是科學極昌盛的世紀，是人類利用智力來了解自然利用自然的世紀。第一年（一九〇〇）裏便有德國物理學家布郎克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量子論。一九〇五年愛恩士坦提出狹義相對論。一九一一年英國拉撒爾特 (Rutherford, 湯姆遜的學生) 提出一個原子構造的學說，把原子和電子的關係說出來。他說原子的構造和太陽系差不多，裏面大部分是空的，中心有一個核，正如太陽系的中心有一個太陽。核的外面有電子繞着它轉，好像行星繞太陽轉。真想不到，小人國和大人國裏還有這一點相似的地方。這個學說被公認之後，物理學家便把注意力集中於原子核的研究。

核外的電子的數目等於那種原子在原子表裏排列的序數。比方說，氫原子裏，核之外只有一個電子，氦有兩個核外電子，鋰有三個，鈹四個

，鑛五個，鑛六個，鑛七個，鑛八個，鑛九十二個。化學變化只牽涉核外電子，和原子核沒有甚麼關係。翻開任何化學教科書都可以找到一個元素表，表裏總有一行『原子量』，就是原子間相對的重量，普通總以氫為單位。氫的原子量定為十六。氫之外，原子量都差不多等於原子序數的兩倍：氫、鎂、鈹、硼、氮、氧的原子量差不多就等於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不過原子量越來越比兩倍大，到了最後的鈾，原子量不是一百八十四，而是二百三十八了。

放射性質不斷發出三種射線，普通都用希臘文的頭三個字母表示它們， α （阿爾法）， β （比塔）， γ （加瑪）。研究結果證明兩種射線都是質點射線：阿爾法質點就是氦原子核，比塔質點就是速度很大的電子。加瑪射線却是波長很短的電磁波，和紅光、紫光、紫外光、紅外光、X光、無線電波、宇宙線都是同樣的東西，所不同的只是波長和頻率而已。波長最短的就是宇宙線，再來是加瑪線，再來是X光、紫外光、紫光、紅光、紅外光。無線電波是波長比較大的電磁波。各種電磁波的速度都是一樣的，就是光的速度，每秒三百萬萬。速度等於波長乘頻率，所以波長越大，頻率越小。長的無線電波的波長都是幾百公尺；若是波長等於六百公尺，頻率就等於五十萬周，或五百千周。短無線電波的波長從幾公尺到幾十公尺；若是波長等於二十公尺，頻率就等於一萬五千周。更短的有所謂『超短波』或『微波』(Microwave)。不過微波比紅外波還長得多。紅光的波長等於一類的十萬分之七，頻率等於四百三十萬萬周。紫光的波長等於一類的十萬分之四，頻率等於七百五十萬萬周。紫外光更短。X光的波長只差不多一類的一萬萬分之一，頻率三百萬萬萬周。加瑪射線和宇宙射線更短。量子論告訴我們：波長越短，能力越大。原子彈之外，美英蘇的科學家也都在想盡方法要利用宇宙線為武器，就因為宇宙線是波長最短而能力最大的電磁波。

一九二五年以後，研究原子的科學家又得到了一種強有力的工具，就是所謂『量子力學』。這是一種理論的工具。許多高深的數學理論，以前被認為絕對的，純粹的，不會有甚麼用處的，現在都在量子力學裏被應用了。這表示不只人類社會裏有許多複雜的關係，自然界裏，以至於原子之間，原子之內，也有許多很複雜的關係。

原子核比電子大不了多少。那麼小的東西用甚麼方法去研究它呢？科學家所常用的方法是拿些比它更小的東西去打它，就是打不破它，也可以使它內部發生變化，因而推知它的構造。若是只用一個子彈打一個目標，那打中的機會太小太小了。不過如果用許多同樣的子彈打許多同樣的目標，那麼總會有一個目標被打中的。最初(一九一九年)，拉撒福特在劍橋大學用阿爾法質點(就是氦的原子核，重量差不多四單位)去打鐳的原子核(重量十四單位)，結果得到一個重量等於十七單位的東西和一個重量等於一單位的氦原子核(又名叫質子 Proton)。重十七單位的東西被稱為『同位元素』(Isotope)；它比普通的氦原子重一單位。十幾年來到劍橋大學去讀物理的中國同學，最少有一半幫忙過拉撒福特或他的繼任人做這種打原子核的工作。後來也有人用質子和重氦原子核(重量等於兩單位)來去打原子核的小子彈。不過用原子核打原子核有一個很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原子核都帶陽電。整個原子是中性的，不帶電的。因為核外電子都帶陰電，所以原子核都帶和核外電子的總電荷數量一樣大的陽電。同性相斥，因此用原子核去打別的小子彈，便吃了這個相斥的虧。補救的方法有兩個：(一)找一種不帶電的小子彈；(二)增加小子彈的速度，使它更有力量來打穿原子核。這不帶電的小子彈於一九三二年找到了，而且成為原子能研究工作裏很重要的角色。它的名字叫『中子』(Neutron)。它和質子差不多一樣大小，質量也差不多，比質子稍為重一點。為要增加小子彈的速度，物理學家便發明一種儀器，名叫『旋轉加速器』(Cyclotron)。

有了工具，原子核的研究進步得很快。今日科學家認為原子核裏頭大概只有兩樣東西：質子和中子。質子的數目就等於原子序數，也就是等於核外可能有的電子的數目。質子和中子的總數則等於所謂『質量數目』，也就是差不多等於原子量。

說到現在，還沒有說到我們迫切要知道的答案，就是如何能夠毀滅物質，如何能把物質變成能力。請讀者再耐心一下。在沒有給出答案之前，我們應當先認識另外一班人，那些人也在追求一個答案。想不到他們所走的路線竟和物理學家所走的碰在一起。那班人就是近代的天文學家；他們所問的問題是地上一切好奇的人們已經問了好幾千年了的一個問題。他們

想知道太陽怎麼能夠天天射出光輝來，星星怎麼能夠夜夜閃爍發亮。天文学家說太陽是一盞三千萬萬萬萬萬燭光的明燈，每小時射出三百七十八萬萬萬萬萬千瓦時的能力。那麼大的能力是從那裏來的？天上大部分的星都比太陽還大還亮。有些星（新星）還會在幾天之內發亮到比太陽亮十萬倍。愛恩士坦的理論出來之後，天文学家便在開始打算了；也許太陽和其他恒星所射出的能力都是原子能，犧牲質量來產生能量。從此天文学家和物理學家便分兩路向原子和原子核下總攻擊令，務必得到原子能的秘密。

他們第一步便是拿起原子表來細看，看看能不能鼓動起原子間的變化，乘變亂的機會把些物質毀滅了，使它變成能力。第一點使他們注目的就是原子量和原子序數的比率。上面提過了，氫之外，這個比率開始總是差不多等於二，原子越重，這個比率越大。還有，氫的原子序數等於一，原子量等於一。〇〇八；氦的原子序數等於二，原子量等於四。〇〇。假使有辦法把四個氫原子合成一個氦原子，四乘一、〇〇八等於四。〇三二，那豈不是出剩了〇。〇三二的质量嗎？這點質量若能變成能力，豈不是可以得到很大的能力嗎？這種現象當時名叫「聚束效應」(Practical effect)。有些天文学家便開始在猜想：也許氫合成氦就是太陽和恒星的能源。一九二九年有人證明太陽上而氫很豐富，別的恒星上面也如此。這加強了天文学家的信念。

我們現在知道原子和原子之間只能發生化學作用，合成某種分子，而不能把本質都變了成爲一個別種類的原子。只有原子核才能在適當情形之下分成或合成別種原子核。氫原子核（質子）的質量是一。〇〇七五八，四個質子的總質量是四。〇三〇三二。阿爾法質點（氦原子核）的質量只有四。〇〇二八〇。相差的質量，〇。〇二七五二，可能變成能力。好些天文学家和物理學家經過了好多年的研究，到一九三九年才完全證明出來四個質子合成一個阿爾法質點，果然就是太陽光和大部分恒星的光的來源。不過，質子不是直接互相結合爲阿爾法質點，而必須先和碳原子核或氮原子核結合，經過了一連串的反應，才變成阿爾法質點。碳或氮是不可少的媒介物。還有一個條件，就是溫度必須高到攝氏表一千八百萬度，才有這些反應。

攝氏一千八百萬度！對地上的一般人，這真是一個難以想像的高溫度

。鋼鐵廠的電爐子裏面的溫度也只不過一千多度。對熱識天象的科學家，一兩千萬度的高溫度却是司空見慣的數字。二十年來，天文学家已經能够算出星球的溫度了，不只能夠算出星球表面的溫度，最裏面的溫度也可以算出來。太陽表面的溫度差不多攝氏六千度，越裏面，溫度越高，中心溫度差不多攝氏表兩千五百萬度。所以四個質子經過碳和氮而合成一個阿爾法質點的原子核變換，在太陽內部可以發生的。這種變換是循環的，就是說碳和氮都是滅而復生，生而復滅。變來變去，碳和氮還是本來那麼多，沒有減少。氫則越來越少，氦越來越多。

想不到我們最熱識的太陽光和星光都是從原子能來的。大如太陽和恒星的東西竟和小如原子、原子核、電子、發生那麼密切的關係。不過在地上是不容易得到如太陽內部那樣高的溫度，所以無法從氫變氦的過程中獲取大量的能力。不過我們既不能夠直接毀滅物質，直接把物質變成能力，便只好再找另外一種原子核變換，希望從那種變換而得到大量的能力。

現在我們知道氦原子核裏頭有兩個質子和兩個中子。中子的質量是一。〇〇八九三，質子一。〇〇七五八。所以四個質點的總質量是四。〇三〇三二；而氦原子核的質量只有四。〇〇二八〇，相差〇。〇三〇三二。這個質量差數我們叫它做「連結能」(Binding energy)。若是想把氦原子核分裂爲構成它的四個質點，需要和連結能相等的能力。以質點的數目除連結能，便得到一個商數，那個商數先隨原子量迅速上升，後來又慢慢地下降，中間有一段相當平，約在原子量等於六十的左右。所以如想在原子核變換中間求取大量的能力，便有兩條路線可循：(一)把幾個很輕的原子核合成爲重一點的原子核；(二)把一個很重的原子核分成兩個或兩個以上不輕不重的原子核。第一條路線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使氫變爲氦，我們已經看出它是很難做到的，因爲需要極高的溫度。科學家便把希望寄在第二條路線上面。

一九三四年意大利物理學家費爾密(Fermi)已經利用那最厲害的小子彈——中子——來打那最重的鈾原子核了。到了一九三八年德國物理學家哈恩(Hahn)和他的同事們才做成功用中子把鈾原子核打裂爲質量相差不多的兩塊的試驗。鈾原子核分裂的時候，放出了大量的能力。這個消息很快地就傳到英美兩國去。一九三九年歐戰開始之後，這種研究便成

為秘密的，兩方面都想利用這種新的能源來造出一種新式的武器，所以研究結果都不再發表了。

世界上出產鈾礦的地區有四個：(一)加拿大北部大熊湖區域，(二)非洲比屬剛果，(三)美國 Colorado 州，(四)捷克 Joachimstal 地方。鈾是放射性的金屬，又是有毒性的。鈾之外，還有兩種金屬的原子核也可能被分裂，一個是鈷 (Thorium)，還有一個是 Protactinium。後者十分稀少；前者在巴西，印度，和美國都有出產。

鈾有三種同位元素，質量等於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八。天然鈾裏包括百分之九九·三的鈾二三八，百分之〇·七的鈾二三五，和十萬分之六的鈾二三四。被中子打了之後，只有鈾二三五的原子核分裂，其他兩種同位元素都不分裂。要把鈾二三五從鈾二三八分出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如用中子直接去打鈾二三八，可以得到兩種新的元素，就是第九十三和第九十四的元素，前者被名為海王元素 (Neptunium)，後者被名為冥王元素 (Plutonium) 或鏷。這是取法太陽系最外面的兩個行星叫海王星和冥王星而命名的。海王元素不穩定，很快地就射出一個電子而成為冥王元素。冥王元素的原子核一被中子打擊，也可以分裂。

一九四〇年以後美國便很積極地研究和製造原子彈，動員了好多科學家，工程師，和工業家。英國和加拿大的原子物理學家也到美國去幫忙他們。用了五年的工夫，花了二十萬萬美元，一共動員了十二萬五千人，才於一九四五年八月把原子彈製造成功了。幾年中間不曉得克服了多少理論上，實驗上，和生產上的困難；克服的方法就是現在所謂原子彈的祕密。

中子一打中鈾二三五或冥王元素的原子核，不常常可以把它分裂為兩個質量相差不遠的原子核，同時還再產生三個中子和大量的加瑪射線。那三個中子又可以打別的鈾二三五或鏷的原子核。所以在適當情形之下，可以生出極強烈的爆炸現象。這就是原子彈的原理。最開始的中子常是從鈾和鈷的混合物得來的。鏷不絕射出阿爾法質，後者與質量等於九的鈷同位元素的原子核反應，而生出破原子核和中子。原子炸藥(鈾二三五或鏷)的質量必須達到某種程度，所謂「臨界質量」(大概幾公斤到幾十公斤)，才會發生爆炸現象。這便是原子彈的「引火」或「開動」的方法——到快爆炸的時候才把兩塊火藥合在一起。質量太小的話，中子在裏頭還滾

有做充分的鼓動便可能跑掉了。

美國科學家從天然鈾提出鈾二三五，用了兩種方法：(一)質譜儀的方法，藉磁場曲折帶電質點，同的曲度；(二)先把天然鈾汽化，然後用極細的濾器把鈾二三五濾過去。

很可惜，人類第一次利用智力把自然界最偉大的力量提出來，馬上就用在破壞殺人上面。英國愛瑟 (Eiser) 那裏有一個墓，是一四四〇年建造的，墓碑上刻着下面這首詩：

When pictures I or alive with movement free,
When ships like fishes swim beneath the sea,
When men outstripping birds shall scan the sky
Then half the world deep drenched in blood shall lie."

(當圖畫能够活動起來的時候，

當船能够像魚類在海底裏游的時候，

當人能够像鳥兒在天空裏飛的時候，
半個世界便將浸在血泊裏。)

這是五百年前的人所說的話，現在完全證實了。二十世紀才過去不到一半，電影、潛水艇、飛機都出來了，同時牽涉半個世界的大戰爭也來了兩次了。

原子能也可以用在建設工業上面，用在為人類謀福利的事情上面。工業發達的國家，煤炭和煙油都消耗得很快，幾十年，最多一百年，之後這些天然能源都要用盡的。現在正是探求新能源的時候。已經有好些人想盡了各種方法來直接利用太陽光。現在原子能已經在地上求到了，不必花費更多的精力去利用天上來的原子能了。

「原子能」這名詞，够準確，應當叫做「原子內之能」(Subatomic energy)或「原子核之能」(Nuclear energy)或「原子核內之能」。基本的原則就是利用原子核間的變換，使一部分物質毀滅了而變成能力。不過任何名詞用慣了，也只好繼續用下去，反正沒有多大關係的。最近報載，美國科學家希望兩年後就可以利用原子能來開火車，五年後希望可以開原子能來開汽車。時代正在急速地前進，我們不要太高估了！

煩惱的美國人的煩惱

(紐約通信)

楊剛

一

有時候，我常常想像我是一個美國人。我當然把我自己算做是一個有點小聰明的美國中產者。吃、住、穿、不太發愁，也沒有人時常釘在我的腳根上。隨便寫幾句難聽的話，甚至於像說：「杜魯門發臭」（這是獨立公民委員會的一位先生在演講台上說的）之類，我也不致於被認為是共產黨而有性命之憂。我會不會快活呢？我不會。原因並不僅僅因為下意識裏，我知道我是中國人，我的心是中國的泥土養出來的；而實在的是因為美國人有很多的苦痛、憂鬱、煩惱、懷疑、摸索、混亂、內疚、無力。在個人表面的歡樂與鎮定之下，在酒和音樂的沖洗之下，在極度效率的迫逼之下，多少美國人要每週兩次去拜訪心理分析專家，為時三年之久，才能漸漸恢復他們做人的才力。在我們這小團體，雅都的十八個小說家、詩人、畫家、雕刻家和音樂家之中，就有四位是心理醫生救出來的。其餘的人沒有開過。據說紐約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有精神病。

讀者不要以為這是美國人小心眼，專為個人打算的結果，個人和集體之间的矛盾，人和商業文明的矛盾是存在的。這是悲哀，不是可恥可笑的事。但除了個人的痛苦之外，懸在優秀的美國子女心上的大困難，却並非個人而已。我引一位詩人幾行詩大家讀讀：

給來美的難民

「.....」

若是你對我們的搖擺和憂傷

看不在眼，請你說，你在那古老的

死亡之城，暗地裏摸到了一些什麼。

告訴我們那射向自由的里程碑

那塊碑，那趕着路去建立信仰的碑記。」

這位名叫 Tom Griffin 的才三十歲多一點的人，在大學裏教書。論年齡，論生活，他不該如此，然而感覺不容他靜止，正如它不讓許多其他的人們靜止一樣。雖然是在雅都森林裏的人們，談起話來却常常：物價、原子彈、國會、外交政策。一種苦悶的內疚，時時切斷了他們的談話，低下頭來，自己嚼自己的煩惱。比如有次，一個英國人偶然提起說英國的「經濟學者」也反對美國的對華政策，一個美國小說家「呵」了一聲，說：「誰都反對，全世界的人都反對。」接着他恨恨的高聲說：「啊，我簡直被壓死了。」以後他再也不說一句話。據說這人還是個托洛斯基派哩。

二

在美國人的許多煩惱中，中國問題目前佔了很重要的成份，我常常覺得馬歇爾將軍和華盛頓着急中國問題恐怕比許多中國首腦人們更厲害。當然問題的底子並不完全是中國本身。在美國關心中國者的心目中，我們是舊的毀了，新的沒到，無論政治上和文化上幾乎還是一紙空白。任何西方力量祇要能在中國站得住，它的政治、經濟、文化體系就能够在中國傳種。從我們看，說它是侵略也好，說它是想交朋友也好。但若說美國人處心積慮，把中國問題當做是一個殖民地估價與征服的事件在考慮，我想國人知道是不對的。問題的底子是蘇聯。美蘇之間，不僅僅是武力和政治的對抗，不僅僅是誰當老大的問題。而是兩種文化體系，兩種生活態度的爭衡。我沒到過蘇聯，不知道蘇聯人民怎樣。在美國這方面，反蘇的言論，每天至少可以讀到四五篇。但是主要對蘇的攻擊都集中在蘇聯沒有個人自由這一點上。這一點大概是除了美國共產黨員以外，美國人百分之九十九都一致的。自二月以來，新發明的「蘇聯是侵略的帝國主義」這口號，雖然報紙上鬧得很響，民間却甚為漠然。換句話，說美國人並沒有感覺到蘇聯的整個體系在發生動盪，似乎蘇聯人沒有個人自由，也能够安心過日子。

。反之，美國本身則自一九二九以來，大恐慌、新政、全民就業的口號、大罷工浪潮、物價管理局問題、通貨膨脹、戰後恐慌的黑影，一連串的在美國的天空寫着大大的問號。像上面引的那幾句詩，那可怕的懷疑是值得每個敏感的美國人驚心的。美國人所賴以生活發展的體系和態度是最好的麼？是能够永存的麼？怎樣能够證明它們是的呢？要想在中國這塊空白上找新大陸，證明自己對之已經發生了懷疑的一種存在，證明自己永在的價值，從而對蘇聯無所掛心和恐怖。這恐怕也是除了共產黨員以外每個美國人或多或少有的願望。政治學家、軍事家、資本大王固不必說。即在思想家、學者、評論家、文學家、甚至於藝術家，假如他心目中自有中國問題，他就多少多少，不免作如是觀。簡單說，這裏有兩個問題：第一，如何使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不受蘇聯可能的影響。第二，如何使美國的影響在中國確定，建立它在中國有效的價值。美國在華的兩面政策就是這兩大問題的表现。這個兩面政策和兩面問題所要求的內容並不完全一致，是很顯然的。因為政策是執政機關所定，而問題則是一般民間的希望。政府在權治民與民間，或者國家的希望之間，其煩惱不知何是呢。

但是專從權力政治着眼的中國方面，若把美國的心病——蘇聯問題！看得太簡單化，把美國人的政治才能看得太低，那就錯到不知那兒去了。國內當局把內政問題和蘇聯問題同一起來，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在政治上既不光輝，在心理上尤覺膈膈。美國人最可怕他的心病。這是個年青而會害羞的民族。一位從中國回來的先生告訴我：「他們天天宴會，把我們的軍官甚至於小兵都請去。一見面就罵蘇聯，講蘇聯怎樣該死，怎樣想霸佔全世界，非打它不可。弄得我們全不好意思，也不敢相信。好把我們整天打蘇聯的樣子。」美國人尤怕人說他們在對外政策上被誰牽像了鼻子。一位華盛頓高級官吏說：「中國當局，正在大吹牛，說他暗中美國策動到和日本打了仗。我不知道他是否在策動我們跟蘇聯打。他們想我們失敗，許多人都想我們失敗。」據美國某通訊社的密電，中國當局盡量的告訴他們，共產黨是蘇聯的第五縱隊，而蘇聯的目標是征服全中國，進而征服全世界，像日本一樣。甚至於中國並不願印度獨立，情願她在英國下面，免得蘇聯勢力侵入。該電報還說中國打不贏在聯合國提出思想侵略的問題來攻擊蘇聯等等。像這一類的做法，我不知報導是否真實。但根本上討伐打仗的美國人，却因而引起一種恐懼：中國當局這樣恨蘇聯，而存心要美國替他們打仗，則中國的東北究竟該出誰管好？由中國政府，則挑釁事件必層出不窮，結果是美國人流血，由中國共產黨，則滿洲又會在蘇聯影響之下。問題似乎已經不是中國在美蘇之間，而是美國在中

蘇之間，這對於目前美國人的心理，尤其是不能忍受的煩惱。無論美國對蘇聯如何懷疑、厭惡、警惕、限制，美國對蘇的戰爭心理並未形成，這是一。就世界戰略的形勢來看，還相當遠，這是二。第三，全世界飢荒動盪，光有美國一家穀食，不能打仗。原子彈不能用於炸完所有不滿現狀的人民。戰爭的危機雖然存在，但究竟也不是一個情願的策動能够使它任儘短的時間之內爆發。現在美國人都担心中國是西班牙，但我們却痛惜我們的人民和國家。一百年來，我們沒有一年免去了戰爭的屠殺。究竟把中國人全殺光，全餓死，於誰又有好處？

問題最要緊的地方還不在此。美國的兩大問題在中國不能得到有效的答案。這是美國人最煩惱的地方。他們認為中國會愈打愈亂，愈亂則中共的影響與力量會愈益擴大。這一點有些人認為就是蘇聯影響將增強，有些人則以為即使中共能有其獨立的政策和態度，不受蘇聯影響，而其結果則可能使雙方的恐怖政策，統制制度，和美國的傳統不相干。進而言之，美國對中國軍事影響雖已建立了，而其他方面有效的價值，尚在夢夢之中。中國政治的腐爛、專制、毒打、暗殺，在美國人頭上所碰的冷水，比中國人所遭的似乎更難受。國內幾個月來對於中間派民主份子的明打暗擄，槍斃刀斬，不知究竟能在國內壓滅多少口舌，但是在美國却已經似乎佐證了沒有軍隊的在野黨，中國不容許產生，而中國的內戰不只是一般共同問題。

三

在這樣心理的反刺之下，孫夫人一紙宣言觸動了奴氣。甚至於紐約時報社論也不否認孫夫人對美的指責。華爾街報、論壇報、紐約郵報、下午報、波士頓地球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芝加哥太陽報、甚至於紐約日報和芝加哥論壇報等等，全擁護孫夫人的主張。「民族雜誌」「新共和」「新教徒」這些雜誌都在連續不斷的寫文章。聞一多的死是一聲不小的轟雷，引起了幾平近百個大學教授的反抗。聽說芝加哥大學將考慮特設獎金紀念這個人光輝的生存和洪鋪一樣的死亡。他們認為中間份子的被慘殺，是美國傳統和美國理想的喪鐘。而這些爆發曾引起許多沉悶的美國人臉上現出驕傲的笑容。

當我一面寫的時候，我一面想。為什麼我們要這樣注重美國人對我們的要求，美國人的意向和希望？我們難道沒有自己的道路，一定不跟蘇聯，就跟美國，不跟美國，就跟希特勒？中國的道路不是美國的或者蘇聯的或者希特勒的道路。中國歷史會選它自己的路走。先進的美蘇全有我們可學的地方，煩惱的美國人的煩惱或者能使我們興奮，使我們警惕。

八月十九日雅都



從個人到世界

「矛盾引導着前進」

中國是一匹倔強的騾子
且看誰拉得住這條纏繩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約翰福音」上記載一羣文士和法利賽人把一個行淫的婦人帶到耶穌跟前，試探他怎麼處置那婦人。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一個表面問題，基本上都是存在着世界上兩大有力集團的矛盾。據說葉劍英委員對鶴伯森委員說笑話，「這匹倔強的中國騾子，你們的杜魯門和馬歇爾要有拉着纏繩的責任。」

「不，」據說鶴伯森委員這樣回答，「能拉纏繩的是史達林。」

現在中國正在空前的內戰局面中，誰也不知道這戰爭能拖多久。北平目前已有變態，

受降的太和殿前駐滿了過路的兵士，監獄的門開了，正在保釋那些未定罪

的漢奸；偽華北政委會委員長王揖唐竟敢說，「我是地下工作者，蔣委員長知道我。」

在公審時不發一語，乃是表示他對「抗戰的法律」的輕蔑。「偽公職人員限用辦法」已自交通及電訊兩部門開始，二三十年的技術人員用火似的聲音說，「刀子通進去，怎麼能不許血流出

來？我要說話，我要公道！」北平這死火山竟要爆炸。

「天下一家」的得獎者柯溫要求軍調部三委員作和平的播音，這「和平」竟不易得，三委員雖然經過討論才分別發言，但鄭介民委員與葉劍英委員的對美人的希望，却絕對不同。

據說，葉劍英公開批評了美國政府的兩面政策，而鶴伯森委員大不以為然。葉委員說：「這是你們美國的民主

的考驗，我沒有意見。」所以後來決定這「和平」的錄音如在「天下一家」的信徒前面公開，以後還要先得三委員的允諾，「和平」到此又充滿了煙火氣氛。

每一個到中國的外國人，無不受到一次北平，到了北平的人，即便是戰神也會高談和平。在秋高氣爽的八月中，每一批美國飛機必帶來一批貴客，北平的市政當局照例在頤和園的

景福閣上擺宴相迎。縱然美國領事說，他們此行是爲了買點北平土產帶回去，以證實當真到過中國，但我却總在神經過敏地懷疑，他們既然來作顧客，却不止於是這麼纖細的交易吧。

九月初的第一批貴賓却是在中國政府購進美國價值二十億美元的沿太平洋的剩餘物資以後，在一種感激之聲中到北平的。北平的西郊機場正以二十億元修建營房。

那是美國衆議院陸軍委員會太平洋觀察團，有十一位玩火者，住在北平最高貴的六國飯店裏，好整以暇地玩着兩桌撲克。

「你來訪新聞嗎？」薛敦里一進門就說，「司蒂萊

准將，請你來製造一個。」

那位中年准將舉起手中的撲克牌說道：

「來，我給你們玩一個外交遊藝。」

玩了三次都沒有成功，老薛里敦捧腹大笑。高叫：

「外交不是詭計，欺騙不能成功。」

「你們到中國來，聽說有很多的使命？」

「不」司蒂萊放下牌道，「我們的主要目的是來考察太平洋上的新佔領的島嶼，到底有多少是可以使用的。你知道嗎？美國每年不知要花多少錢在這堆島嶼上，我們來把那些重要之點加強，把那不重要之點除掉，

能省幾個就是幾個，但對重要據點，不論花多少錢，也不願惜，我們是爲了美國的安全，也就是爲了世界的和平。」

「我想起了中國的水泥工業，想作一筆大買賣，替美國填平一個個崎嶇的島徑。不覺又想到太平洋的邊沿上的一些據點。我又想起以空櫃爲中心的圓錐形的地球。」

「你們去格陵蘭嗎？那才是地緣政治學有關的地方。」

我想：你們這羣美國眾議員，你們控制了「錢袋」，你們就控制了「權力」，你們可以到任何你們認爲要去的地方。

「地緣政治學

？我知道這套東西，我懂德文，我知道他發生在德國，啊，那套東西，太危險了，我們只到阿拉斯加看過，我們不想去格陵蘭。」

原子彈已然打碎了地緣政治學派的金色夢，誰想以武力統一世界，誰就在自掘墳墓。司蒂萊准將說完了就和赫克上校玩起牌來，我想看一看蕭特團長，但不知是否在內，他們倒一杯酒給我，說爲中美友誼乾杯。

「我想問你們，你們滿意美國軍隊常駐在中國嗎？」

「不，」赫克先說。「當然不滿意。」

「他們的任務

是重要的，」司蒂萊說，「這不可以輕視，我們在目前，只有走這一條路。」

我想問他，蘇聯在和會上要美國報告美海軍在海外的情况，他們不是也會作這樣的回答？美國與蘇聯在太平洋上的兩端，未來世界史的中心將爲太平洋，就像大西洋是近代史的中心，地中海是中國史的中心一樣。

而中國，則又是太平洋不能夠太平的重要關鍵。在今天，胡佛正在喊太平洋上有空前的危險，而蘇聯的希米特教授却主張海洋遠征隊要在海上開闢樂園，中國自己的黑暗影子，却一天擴大似一天了。

後來我又知道

蕭特是美國政府的反對黨，他們一行出席了中共方面的午宴，「相談甚歡」

重歸英國懷抱後的香港

僅僅一年·居民即已回復到了戰前的數目 工潮都能圓滿解決·物價管制戰勝了黑市 改革香港政制·給人民以較多的自治權力

本刊特約記者

，笑聲不絕。」一家報紙則告訴蕭特說：「你們要注意這個反美的新義和一個奇蹟。我想起

團。」蕭特議員一行與新義和團「笑聲不絕」，這真是個奇蹟。我想起

一句名言：這叫從個人「世界」，「矛盾引導着前進」。九月五日

（本刊特約香港通信）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是香港重光一週年紀念日，英國當局已宣佈了這一天爲香港的公共假日。這可以說是光榮的紀念日，但也可以說是羞恥的紀念日！

然而不論是光榮或羞恥，香港，這軍事商業的重鎮，已重新歸回到大英帝國的懷抱裏來了。

我們隨便詢問一下在香港操着低下級生活的人們：在日本佔領香港的時候，這裏的情形是怎樣的？他就會毫不思索地告訴你，在日本佔領的時候，人們的生活都是很苦的，生命更沒有保障，除了沒有法子及沒有地方可走的人外，其他的人都走光了。但是僅僅一年，在日本投降後的一年內

，香港——包括九龍和新界——享有食米配給者已有九十七萬人，而無食米證的居民，約在二十五萬至三十萬之數，總共已達一百二十萬人口以上。這數目與一九四一年人口最多時的統計——一百五十萬，相差已不及三十萬人。勝利後的一年，香港人口如此激增，主要的原

因，應歸之于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的紊亂和不安定。這增加的趨勢，現在仍在繼續着中，香港的人口，恐在很短的時期內，即將超過一九四一年的最高數目。

香港——包括九龍和新界——享有食米配給者已有九十七萬人，而無食米證的居民，約在二十五萬至三十萬之數，總共已達一百二十萬人口以上。這數目與一九四一年人口最多時的統計——一百五十萬，相差已不及三十萬人。勝利後的一年，香港人口如此激增，主要的原

因，應歸之于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的紊亂和不安定。這增加的趨勢，現在仍在繼續着中，香港的人口，恐在很短的時期內，即將超過一九四一年的最高數目。

在戰時毀於炮火者統計爲九千三百六十幢，破壞者約爲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六幢。勝利後因爲人口畸形的集中，香港已在鬧着嚴

重的屋荒，雖然有許多業主們正在努力修建破壞的樓房，然而還是供不應求。據房屋復興顧問委員會報告：本年底將有十六萬人被擠於住屋之外，雖然香港政府已決意起建第一批住宅一百幢以應急需。

重光的香港，也正如其他受戰爭影響下的城市一樣，牠的經濟治安都在波動着，人們的生活也因此受到極度的不安，尤以勞工階級為甚。他們舊有的薪金已不够維持今日的生活。他們都感到極度的經濟威脅，不得不要求改善。在這一年來，因此而發生的罷工潮，已不下十數起，然均能得圓滿的解決。

罷工的問題不

是偶然發生的，這是由於物價的上漲所致。在這一年來，香港政府已在應付物價上作了最大的努力。為了統制一切的交易，香港政府特設立一統制署專責管理，一切的物品規定公價售賣，並禁止出口。

目前被列入公價單的主要食品以肉、酒、煤、麵、糖、鹽、奶、鮮菓等，日用化粧品及藥類亦多在統制之列，總共不下五百種。統制政策是現代國家對不安定的經濟狀況的有力的經濟政策。而這政策的收效程度如何，全看政府執行的切實與否。

時在與黑市作着最

嚴酷的搏鬥！然而統制政策終于戰勝了黑市。

在香港一百二十多萬的人民中，當然並不是個個都是安分守己的好人，也並不是個個都是有錢有事做的人；因此香港的治安問題，也顯得非常複雜而不甯靜，偷、搶、劫這些不幸的可怕的事件，每天打開早晚報紙，日必數起。盜匪大都是持槍的，他們不怕警察，如遇圍捕，他們就據險對抗，這樣的巷戰有時竟能延長到十數分鐘。政府為了對付他們，決定加調印警二千名來港增防。

香港統制政策的執行也並不是很順利的，他們都隨時在與黑市作着最

八月二十八日

在香港光復一週年的前兩天，在港督楊慕琦爵士赴星加坡出席東南亞防衛會議的前一晚，他廣播了「香港政制的改革」。他並且聲明這僅是一種試驗。

他說英國政府之欲改革香港的政制，為的是給予香港居民有較大的自治權力。

這新政制的內容可分為：市政委員會的轄區及組織兩大部分。轄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及新九龍，而新界之小鎮大埔墟、元朗、荃灣、及其他農村區域與島嶼，在初期不列入市委會之管區。市委會的名額定為四十八名，其中十六名由中國籍選民依法投票選舉之，十六名由

其他種族選民依法投票選舉之，其餘十六名由職業或其團體提名推荐，再由政府委任之。其中半數由中國團體推舉，半數由非中國團體推舉。

選民的資格為二十五歲以上之男女，并在登記日期以前十年內曾在香港居留滿六年，有寫讀中英文的能力及有相當產業者。

市政委員的資格則未滿三十歲之市民不得充任。獲選之市政委員必須具備該區之選民資格。每一選區選出之市政委員，在被選之日期以前一年內，在該區居住，或其資產職業確在該區者為限。市政委員任期為三年，期滿後須辭職，但未規定是全體辭職

，抑或每年內指定任職最久之三分之一委員辭職。但港督却指出前一辦法在實行上比較簡單，而後一辦法則在政策可能給予更大的繼續性。

關於市政委員會的職權，有兩種主張：一種主張應將大量權力轉移于市委會；另一種主張權限逐漸移交。港督同意後者。他以為市委會適當

接收目前市政衛生局之職權，管理公共衛生、教育、社會福利、建築工程及城市設計、公共事業、消防、公園、娛樂場及運動場、車輛牌照、及其他執照之發給。除市政衛生局所有職權及各公共娛樂場之管理責任外，其他職權之移交仍須

縝密設計，屆時須由香港政府與市委會共同商討。

關於財政問題。最初只能移交其數項收入予市委會，其他稅收及補助費之移交，將視市委會能否負責所移交之職務而定，但市財政須受政府之審計及於徵收新稅時須獲取立法上之允准。

自港督廣播到今天已一週了，但在報章上還沒有有人給予任何的批評，這新政制對於香港的居民是有着切身的關係的，但至少尚未能引起一般市民的興趣和注意。

觀察通信
歡迎投稿



『靜的戲劇與動的戲劇』

陳瘦竹

約六十年前，『比利時莎士比亞』梅特林（Maurice Maeterlinck）正是二十多歲的青年，離開故鄉到巴黎去觀光，深受當時象徵主義運動的影響，開始從心靈的神祕的方面去觀察宇宙人生，因此，對於專以記錄由觀察所得的人生現象為能事的自然主義，自然並不贊同，而於專寫外表動作如情殺謀叛復仇等以刺激觀眾的戲劇，尤深痛恨。於是他就矯枉過正，獨創一種專寫心靈世界的戲劇，名之曰『靜的戲劇』（Stafic Drama）。他所講靜的戲劇，係即『動的戲劇』（Dynamic Drama）之反，排斥可聞可見的外表動作，表現不聞不見的內心動作。不讓觀眾去聽去看，而要觀眾去體驗去感覺。他曾在『賤人寶庫』（Le Trésor Des Humbles）論文集集中，闡明他的理論；他認為當靜無人聲萬籟俱寂之夜，有一老翁，孤燈相對，端坐沉思，其內心生活，實較戰士疆場殺敵，丈夫謀殺淫妻，更為深刻更為豐富。同時，他又作『羣育』，『闖入者』與『斐列哀與梅麗莎』，『丁泰琪之死』，『室內』等劇，以實踐他的理論。

實踐他的理論。

靜的戲劇這個名詞，雖由梅特林初次提出，但是靜默（Silence）在戲劇上的妙用，却是古已有之。西曆紀元前五世紀時，希臘大悲劇家愛斯基羅斯，就善於利用靜默以造成緊張有力的戲劇效果，所謂此時無聲勝有聲，故世有『愛斯基羅斯之靜默』之稱。他的悲劇主角，往往上場之後，半晌不發一言。譬如在『普羅米修士被囚』（Prometheus Bound）中，主角普羅米修士被縛在岩石上時，不露聲色，不作一語。又如在一早已失傳的劇本中，女主角妮俄伯（Niobe）伏在她孩子的墳墓上，足有兩個場面，始終沒有說話。愛斯基羅斯開場利用靜默的主角，無非要引起觀眾的好奇，增加他們的期望，等到主角一旦開口之後，興趣自然更為濃厚。希臘大喜劇家亞里士多芬在其『羣蛙』（The Frogs）中，描寫依里匹德斯與愛斯基羅斯的互相批評甚至諷刺，以及酒神（Bacchus）的調解和裁判，表明兩大悲劇家的各別作風。關於愛斯基羅斯的靜默主角，依

里匹德斯會說：

依里匹德斯

他（愛斯基羅斯）開頭就把一個蒙着腦袋的人物放在台上，一位亞奇力或是一位妮俄伯，他們永遠不露真面目，只是裝出一付悲慘的模樣，一個字也不說。

酒 神

確實是這樣的，他們就是這付神氣。

依里匹德斯

在這時候，歌隊却是一個勁兒的載歌載舞，而他們呢，始終保持靜默。

酒 神

我就喜歡這種靜默，說不定，比現在那些說話滔滔不絕的角色，我還要喜歡呢。

依里匹德斯

那準是因為你缺乏判斷力，所以才喜歡。

酒 神

那也說不定；不過，請問他到底是什麼用意呢？

依里匹德斯

哼，那還不是他自作聰明想哄騙人；他要觀眾一直等着，等到妮俄伯開口說話，藉此推進他的劇情。

亞里士多芬借依里匹德斯所說的最末一段話，正足以道破愛斯基羅斯利用靜默的秘訣。然而開場的靜默遠不及中間的靜默更有效果。戲劇動作開始之後，觀眾已約隱看出動作將向何方發展，對於某人某物早已發生興趣，而又急欲知其下落，若在此時用一靜默場面，或者寫一靜默角色，必使觀眾急不可待，興趣自亦更濃。在吾國讀

者所最熟悉的「亞格曼王」(Agamemnon)中，就有一最著名的例子。當王后整問卡桑德拉(Cassandra)時，那位苦命的女預言家却一言不發，後來王后在宮中謀害亞格曼王時，卡桑德拉開口，便有一字千鈞之力。

靜默在戲劇中的妙用，雖由愛斯基羅斯開其端，可是直到十八世紀，始有法國作家狄德羅(Denis Diderot)發揚光大其說。愛斯基羅斯的靜默是用在人物身上的，而狄德羅的靜默，却是用在演出或表演方面。歐洲十八世紀，正當家庭悲劇和感傷喜劇盛行一時，狄德羅便是擁護寫實的家庭悲劇以及既非悲劇又非喜劇的嚴肅戲劇(Graue Stoff)的大師。他最重寫實，不僅編劇要根據現實生活，就是舞台裝置以及表演等項，亦須根據現實生活。在他的想像中，舞台上的一間房子，除觀衆所見的三堵牆壁外，還有第四堵牆。不過，他所謂第四堵牆，異乎近代自然主義派所謂第四堵牆；在近代自然主義派看來，那第四堵牆就在台口，觀衆的眼睛彷彿都像X光一樣能夠透視過去；而狄德羅的第四堵牆，却較合理，假定是在觀衆背後，觀衆與演員分明是在一間房裏，冷眼旁觀演員在舞台上生活。演員既在舞台上生活，那就得很自然很真實，不僅單靠語言以傳達劇情，而且必須利用表演將內心顯露出來。但是當時流行的表演方法，非常呆板，面部表情並不生動細膩，演員很少坐着，總是站成半圓形向着觀衆，說話拉調子，走路擺台步，總之，那種表演幾乎毫無心理價值。狄德羅既重寫實，便在表演上竭力主張具有心理價值的舞台畫面。他給舞台畫面下一定義道：『人物在舞台上之

排列，須極自然真實，即畫家照樣畫在布上，亦極悅目怡人。』以前的戲劇藝術，只知將繪畫應用到佈景上去，而從此却將繪畫應用到人物的動作方面。畫家往往能用色彩線條，在畫布上講出一個悲慘的或滑稽的故事。畫中人物是靜默的，但是他們亦能傳情達意。狄德羅既主舞台畫面，對於靜默表演或稱默劇(Melodrame)，自然亦極重視。他評判演員的演技時，往往掩着耳朵，單看他的表演能否將內心生活表達出來。在他看來，在某些場面中，演員的靜默表演，比較劇作家的美妙詩句，更能動人。他最推崇莎士比亞的『馬克白』中馬克白夫人夢游那個場面。他說：『其中有幾種最妙美的姿態，遠非最妙美的言辭所能形容。……馬克白夫人的靜默無言，以及她變手的顫動，我真不知道，天下還有何種語言文字，能表現得比這更慘更可憐。這真是一幅最妙美的悔恨圖！』

誠如狄德羅所言，在戲劇中，靜默的藝術遠比語言的藝術有力而更動人；但是這種靜默的妙用，却和梅特林所謂靜默戲劇，並非一回事。因為主張應用靜默以增加戲劇效果者，並不像梅特林那樣，排斥外表動作，只是在外表動作之中，加上靜默的要素，以顯露內心的生活而已。現在我們要研究的問題，就是戲劇是否可以像梅特林那樣分成靜的和動的兩種，而且各守門戶以相對立？

近代戲劇除表現實際人生及其各種問題而外，還有一種傾向，就是從人生的表面一直挖掘到心理的靈魂的世界中去。所以有所謂心理劇與靈魂劇等新名詞出現。近代劇作家不以現實(The

real)為滿足，而必須探究到真實(The true)方面，因此，他們對於常人所見所聞的現實生活並不十分重視，而於神秘的隱晦的心靈世界特別感覺興趣。除梅特林的象徵劇外，如『靈魂舞台』(Theatre of the Soul)的作者愛夫雷諾夫(Evremov)以及『個人與羣衆』(Masse Mensch)的作者陶勒(Toller)等表現派作家，都很明顯的表現出這種傾向。至於柴霍甫的戲劇，不重情節而重性格、氣、氛或是渴望夢想，以及『瑪姆』的作者班納(J. Bernad)專重心理分析，不重事實表面，亦可歸入這一類。

近代戲劇的心靈傾向，乃是近代文明的必然結果。一方面我們對於向來所謂隱晦神秘的東西已有更明確的了解，同時在近代生活方式之下，集體的力量超乎個人的力量，我們之中幾乎不能再有英雄美人來創造出奇跡歷史，我們大多數人呻吟於不合理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之下，個個都是灰色的可憐虫，滿懷酸辛痛苦，矛盾衝突，本身就是一部戲劇。

近代戲劇雖然偏重在表現心靈生活，然而戲劇真可以像青年梅特林那樣完全排斥外表動作嗎？假如舞台上果真有一老翁，孤燈相伴，端坐沉思，儘在肚裏做工夫，嘴裏不說一句話，難道我們亦能安心坐在劇場裏兩三小時之久，而將舞台上的一切當作戲劇嗎？誰都不是人肚子裏的蛔蟲，你準知道他心上想的是什麼事，演的是什麼戲呢？劇中利用靜默場面，誠然足以造成偉大的戲劇效果，但是所謂靜的戲劇，雖有詩意有哲學味，然而畢竟缺乏戲劇性。

戲劇的靈魂是動作，這是誰都知道的事。但

是若將動作僅看作外表動作，而不包括內心動作在內，則是大錯。所謂動作，並非單指外表的現象或行為，而是指造成此種現象或行為的動機及意志而言。凡是人的心上，先有一種意念或是感情，逐漸加強，於是變成一種意志力量，然後見諸行為，造成事實，這便是所謂動作。英國蒲乞爾博士 (S. H. Butler) 在其「亞里士多德之詩歌美術原理」一書中，解釋動作最為透澈。他說：「動作不僅包含事跡情境，而且包含內心過程，以及潛伏在表面事件之下或由表面事件所產生的各種動機。凡此各種力量，共赴某一確定目標者，簡稱之即為動作。」(Aristotle's Theory of Poetry And Fine Art, P.337. 4th Ed.) 由此可見，凡是專重外表動作而忽視心裏動機的戲劇，不免粗俗膚淺，而專重心靈活動不顧外表動作者，亦不足以娛樂觀眾。靜默的藝術在劇場中誠有莫大妙用，但是戲劇在本質上是動的而非靜的，所以根本沒有靜動之分。

這層道理，實在顯而易見，故「靜的戲劇」的始創者梅特林終究廢去這個新名詞，而向美國劇評家克拉克 (B. H. Clark) 承認那是他年青時的標奇立異。梅特林在四十二歲 (一九〇四年) 作『近代戲劇』(Le Drame Moderne) 時，曾這樣說：「一位劇作家決不敢陷入不動之中，僅僅變作一個哲學家，或觀察家。不管他有何企圖，發現何種奇跡，舞台上最崇高的法則，及其最根本的要求，永遠總是動作。」梅特林從事戲劇將近二十年後所悟得的真理，正是凡我從事戲劇的人開頭就應該接受的真理。

徵求直接定戶

本刊經過八個月的全力籌備，始行出版。許多關心我們的朋友都替我們擔憂，因為當前各方面的環境，實在是太困難了。但是我們覺得像這樣一個刊物，在今日中國，非常需要；祇要沒有特殊的原因，我們打算持久出版下去。假如先生希望中國能有這樣一個獨立的、客觀的、超黨派的刊物，贊同我們的立場，滿意我們內容，即請先生，並介紹先生的朋友，做我們的基本定戶；因為這就是給我們的最好的支持了。

直接定戶的刊物，都是提前在每星期五上午寄出的，希望能使讀者早日收到。在經濟上，直接定閱也較零售為合算，譬如本刊在重慶，零售每冊九百元，但直接定閱，即使加上航空郵費，每冊一共也不過五百餘元。我們在創刊後這半個月中，已有四百多個直接定戶，但我們希望能得到更多的直接定戶；直接定閱，對於讀者及本刊雙方都是有利的。

訂閱辦法：一次先付一萬元者，七折優待，一次先付五千元者，八折優待，款將盡時即通知續定。遠處需航空寄遞者，最好一次先付一萬元。



牌虎金

金虎牌西裝

西裝 西裝 褲 褲

歡迎選購 零售批發

BEST QUALITY
TIGER
Shirt
WING SUN MFG.




永生五業社出品

發行所 武漢路五〇三號 電話 四一七二
廠址 江西路六四一號 電話 四一七四

各大公司經理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行車時刻表

京 滬 線

2	12	4	6	8	10	次	3	11	5	1	7	9
鎮江	丹陽	常州	無錫	蘇州	上海	行	鎮江	丹陽	常州	無錫	蘇州	上海
頭等	二等	三等	特等	頭等	二等	上	頭等	二等	三等	特等	頭等	二等
特等	特等	特等	特等	特等	特等	下	特等	特等	特等	特等	特等	特等
站	站	站	站	站	站	行	站	站	站	站	站	站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站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站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13.35		16.10	18.45	5.30	6.00	南	9.00		11.00	15.50	21.00	22.00
12.15		14.38	17.13	3.53	4.28	鎮江	10.27		12.56	17.18	23.08	0.05
		13.53	16.20	2.59	3.36	丹陽	11.06		13.51		0.03	1.02
10.41		12.57	15.18	1.50	2.28	常州	12.13		15.10	19.01	1.42	2.35
9.42		11.50	14.09	0.43	1.17	無錫	13.09		16.17	19.55	2.30	3.30
8.48	10.12	10.55	13.06	23.39	0.18	蘇州	14.05	16.37	17.18	20.51	3.39	4.30
7.00	8.30	9.00	11.00	21.00	22.00	上海	15.50	16.20	19.20	22.30	5.35	6.20

滬 杭 線

23	21	61	41	25	次	24	26	28	62
滬杭	西湖	滬杭	滬杭	滬杭	行	滬杭	滬杭	滬杭	滬杭
頭等	號	二三	二三	頭等	下	二三	頭等	頭等	二三
特等	遊覽	等	等	特等	上	等	特等	特等	等
車	車	車	車	車	行	車	車	車	車
站	站	站	站	站	站	站	站	站	站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6.45	7.50	8.10	14.50	16.40	上海	13.05	13.30	18.00	20.00
7.52		9.43	16.22	17.56	松江	11.42	12.28	16.58	21.12
9.10	9.58	11.23	18.03	19.30	嘉興	10.06	11.16	15.45	18.01
10.21		12.56	19.38	20.40	長安	8.20	9.43	14.29	17.57
11.25	11.45	14.10	20.50	21.35	杭州	7.05	8.40	18.30	16.05

營業所 上海江西中路一七〇號二二三一二三四室
電話 一〇七四六 一七八五〇
製造廠 上海虹橋路一九二弄一號

上海維大紡織用品有限公司
專製紡織用各式紗管
▲創設廿餘載
▲行銷國內外
▲品質精良
▲媲美舶來

華元
出品 飛機牌硫化元
品質高超 價格低廉
廠址：上海徐虹路二十八號
營業所：上海江西路漢彌爾大樓二二四室
電話：一〇七四六

染料化工廠

觀 察

· 元百五售份每 ·

· 刊創日一月九年五十三 ·

· 版出六期星逢 ·

期五第



卷一第

動盪中的世界政治潮流
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中美英蘇之關係與世界
和平

專論

特稿連載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五)

科學叢談

社會性的統一

教育·青年

留學制度·留學生

張治中獨鎮西陲

(蘭州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許君遠

高覺敷

張東蓀

胡先驕

吳世昌

李俠文

觀察通信

清查團在平津

(天津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莎士比亞十四行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戴錫齡

英國司法制度

李浩培

尾頁
 青城遊·作者讀者編者·
 漫畫與標題·貨生偶記·

· 撰稿人 ·

· 撰稿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蕭公權 | 戴文幹 | 錢謙益 | 錢端升 | 劉大杰 | 葉公超 | 趙超構 | 會昭掄 | 楊人楩 | 楊斯年 | 馮友蘭 | 黃正銘 | 張德昌 | 張忠欽 | 曹印堂 | 曹維綬 | 陳維鈞 | 陳之邁 | 許德珩 | 馬寅初 | 徐白華 | 宗白華 | 沙學浚 | 李浩培 | 吳澤霖 | 吳世昌 | 呂復 | 伍啓元 | 王元中 | 下之琳 |
| 顧明羣 | 戴文幹 | 錢謙益 | 錢端升 | 潘光旦 | 湯家璧 | 湯家璧 | 湯家璧 | 楊四維 | 費希孟 | 程希孟 | 郭有守 | 曾東移 | 張東蓀 | 張東蓀 | 梁實秋 | 夏炎秋 | 陳友松 | 陳友松 | 高覺敷 | 許君遠 | 孫克寬 | 柳無忌 | 周子亞 | 李廣田 | 李純青 | 吳恩裕 | 沈有乾 | 任鴻高 | 王謙 |

品 出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光明

商店

網緞棉布
呢絨嗶嘰
環球百貨
化粧香品
全部削碼
歡迎參觀

加三放尺

TEL. 77299

中 正 南 二 路 (舊 金 神)
父 路 (八 四) ← 八 八 號

榮 譽 出 品

豐泰染織廠

股份有限 公司

達摩渡

絲光士林
絲光元布

燕燕牌色布

★品質精良●洗晒不褪★

事務所——上海寧波路二十七號

廠址——

上海膠州路九八三號
電話：六一九八六

註冊商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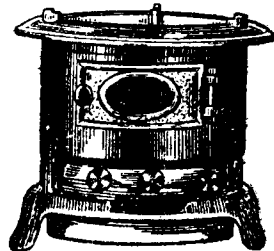


質堅地固
火強力大
用油簡省
經濟衛生

鷹球牌經濟爐

家庭機關
行號軍隊

必備之品



燈頭保證無臭無聲
火力能夠隨意大小

歡迎外埠特約經銷章程函索即覆

振興工業社出品

總發行所：上海北橋桃面路二十五號
電話：二八三三七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掛號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上海經售處：五洲書報社
漢口經售處：華中書報社
重慶經售處：新生書報社
西安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北平經售處：大公報濟南分館
濟南經售處：大公報濟南分館
青島經售處：大公報濟南分館
甘肅經售處：蘭州鳴遠文化社



本期作者

李俠文：大公報社編委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胡先驥：前中正大學校長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高覺敷：前國立師範學院教務主任
許君遠：大公報上海版編輯主任
戴耀勳：武漢大學教授
李浩培：武漢大學法律系主任

動盪中的世界政治潮流

李俠文

(一)

現代政治力量膨脹得像我們當前通貨的情形一樣。許多政治學者曾指出，連同工業與技術的發展，這是最近一個世紀世界發生的最大變動之一。

今天的政治力量，如瀉地的水銀，無孔不入。它深入每一個人日常的生活，統治着每一個人的命運。沒有一個家庭，一種事業或活動，不受到政治的干涉。在過去，一般人可以不理會政治，而今天政治的壓力却迫使人人非理會它不可。

F. Berenson 在他的 *The New Politics* 一文中曾說及，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的二十三年革命與拿破倫戰爭中，英國一般人民的生活並沒有受到怎樣重大的影響。在維多利亞中期，只有美國和挪威實行普選。英國選舉權雖經過一八三二年的改革，限制仍多。報紙是爲了給少數特殊人士看的，不必說它的價錢太貴，即文字上也是牛津式「高尚的」語句，不是普通人所能全懂。同時英國文盲甚多，公共集會極少。格拉斯東發動公共運動反對保加利亞的暴行，維多利亞女王也大不高興，認爲堂堂首相，竟對「下流社會」演講！普通人想進入議會甚難，內閣的位置是留給少數數人的。一般人對政治不發生興趣，自屬當然。在這個世紀初圍繞着英美人民的政治氛圍就完全不同。羣衆有投票權，而且執行它。民衆活動的壓力及於政治。最流行的報紙「每日郵報」，如薩里斯布萊所說，是「辦公室茶房寫給辦公室茶房看的」，完全適應普通人的興趣與利益。政治成了一種龐大而粗魯的事體。中國的情形也差不多一樣，歷史上每一次換朝易姓，老百姓從未夢想過會去過問。政治腐爛化膿時，當然也是人民遭殃，但人民總是麻木地聽候擺佈。慈禧聽政也好，八國聯軍入京也好，人民是可以閉着眼睛不管的。但現在却不行了，抗戰時政府徵兵、徵工、徵糧，那一樣不與人民有重大關係？保甲長到門，誰能關門安寢？在許多地方，連食鹽生油都要經過配給，人民的日常生活沒有一項不受到政治的影響與干預。近年來有些本來埋頭研究學術的大學教授，忽然熱烈地參加政治方面的活動，這也可以說是時勢使然。中國一般人民的政治意識，經過辛亥革命，國民革命軍北伐以至抗戰一次比一次強烈。現在抗戰已經勝利了，不平等條約已經取消了，而人民仍生活在痛苦中，更使人感覺政治問題的嚴重。儘管人民的力量還不能在實際政治上發揮出來，人民與政治關係之日益密切，人民對政治興趣之日益加濃，却已毫無疑義。

(11)

政治既干涉到人人，而人人又却關切政治，政治便不是少數人的玩意而是與跑馬賽球看電影一樣粗魯熱烈的事體。控制一切的是感情而非理智的意見。十九世紀人人相信理智，所有自然科學，人生觀等等都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理智。現代學術上逐漸表現出相反的傾向。Adler與 Jung 的哲學，Freud 的心理學，H. C. Lawrence 的小說，莫不帶有反理智的色彩。在政治上納粹德國與法西斯義大利的政治活動，蘇聯的革命以至以後幾次五年建設計畫，都是反理智的表現。在這種衝動的感情主義下，羣衆政治活動非常緊張，爲了適應這一大羣參加政治的人，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政黨因而興起。政治領袖憑藉個人的吸引力與才能去控制民衆，比較憑藉一黨的政綱尤見重要。民族主義的狂熱，對政治領袖的崇拜，以至五光十色的政治宣傳，有時表現得並不十分高雅，但不能忽視，它完全控制了政治。

民主與極權，在本質上雖有一大鴻溝，例如政權的更迭一憑武力，一憑投票，但政治力量之膨脹與熱烈，兩者初無二致。

(111)

這一次世界大戰已經證明了極權政治的失敗。現在政治的出路只剩下一條——民主。十九世紀各國政治上無論如何不同，大家的政治理想却無重大分別，就是怎樣實現真正的民主。迨義德的極權主義興起，政治理想顯然有了歧異，但這次大戰之後又有同歸一致的趨勢。英美是滿口民主，蘇聯也是滿口民主，各自自謂本身的政治是真正民主。其實它們都各有偏頗，各有缺點，都不是完全的民主。

所謂民主當然係指一般民衆參加公共事務。公共事務不一而足。英美人民在政治上似乎多享一些自由，但是經濟上毫無平等的機會。蘇聯人民在經濟上似乎有較合理的分配，無有失業的恐慌，但是其他方面的自由多少是被犧牲了。前一個世紀，一般所說的民主，不外是指個人自由企業制度或代議制政府。限制政府的權力，實行放任主義，使人民得到自由；可是事實證明政府權力的縮小，並不等於一般平民自由的擴充。只有資本案

直接間接的把攪了權力，剝奪了一般人經濟上的平等機會。現代民主的解釋應該是兩樣的。J. Huxley 最近曾提出一種民主的原則：個人和他的需要與發展。他說，人類個體需要的滿足，可以衡量民主的成就；他們對各種活動積極自動的參加，可以衡量民主的方法。所謂個人需要的滿足，不但包括一種安全與幸福的合理標準，而且包括對教育、娛樂、自由、自主政府及自我表現的均等機會。所謂活動的參加，不但包括個人用討論投票和實際服務的方式，參加國家政治，地方政府與社會事業；而且包括參加各種團體（如保護特殊利益的工會或發展個人感情的歌詠會或自然歷史學會）的自由。此外，還有參加文化生活或團體工作的機會。這種自由自然不是以別人爲犧牲的自由，而機會也不是違反合作的機會。

這一位對動物學與生理學研究有素的科學家，對民主所下的詮釋，也許比寫教科書的政治學家所說的更近乎真實。這裏面包括了羅斯福所揭櫫的四大自由，而且更徹底，更廣泛。

(112)

這種民主的實現，需要國際合作，沒有侵略榨取；需要個人容忍，即一個人享有自由時，要能容忍別人的自由。現在世界動亂萬狀，不同的力量還在互相磨擦激盪。這種亂局顯然是一般人民的需要受了阻礙與打擊所造成。在這次大戰未結束時，許多理想家都曾爲未來世界設計，對未來世界抱着甜美的憧憬。這一年來醜惡的現實把這一切幻想打破了。聯合國組織對世界和平還沒有絲毫貢獻，帝國主義的餘威猶在，大多數弱小國家人民的政治與經濟生活並未見改善。美蘇兩大集團的對立，尤其助長了時代的逆流。彼此猜疑防範，談不到坦率合作。一方在擴充防禦據點，另一方也在展伸其「鐵幕」。一般弱小國家的人民便被夾在當中受罪。

歷史的發展往往是走曲線，有迂回與波折的。儘管目前世界大局未能澄清，一般趨勢仍然要依循人民的要求進展。目前大半個歐洲在走着社會主義的路。最保守的英國，在戰後讓工黨執政，雖然在對外政策上沒有良好的作法，在英國國內卻確實有成績的在執行社會政策，以求民生的安定。法國人民在去年的城市選舉中，充分顯出左傾，今年六月二日的普選後，右翼雖然略佔優勢，但三黨的形勢並沒有改變。美國的工業組合聯合會（

CIO)雖不是一個政黨，但無疑是美國政治上一大新興力量。它在一九四三年就擁有會員五百萬(有工會組織的工人在美國共一千四百萬，若是每一個工人在選舉時投票的話，可佔選民總數百分之十六，或實際投票者的百分之廿八。他們具有投票權的家屬還不在內)，在下次大選中，他們提出「每一工人投一票」的口號，對於選舉的結果無形中具有決定的作用。今後美國五六千萬工人如果都被動員起來參加政治，行使投票權，大資本家的命運如何，大成疑問。這種趨勢是難免的，這次大戰使世界經濟瀕於破產，整個世界面對饑饉與災荒，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已成了最迫切的要求。在弱小國家，除了要求改善生活之外，還掀起民族主義的狂流，其實提高生活水準的要求與民族主義運動也有着因果關係，因為任何國家在外力羈束下，經濟淪於殖民地狀態，人民生活的改善簡直無從談起。

(五)

世界政治的動向與現狀大致既如上述，我們可以指出：今天的政治，已真正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衆人之事」。衆人對政治的興趣增加了，搞政治的人再不能忽略衆人的利益。以少數人的利益為轉移的政治，早晚被淘汰。以少數人壓制絕大多數人民，差不多是不可能的。

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吳世昌

民主國家這個名詞，近來喊得十分響亮，中國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也隨大戰結束而更加迫切。現在的所謂民主國家，一般指英、美、蘇、法幾個聯合國中的大國。中國也算五強之一，也被人指為民主國家，實則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嘗過民主的味道，現在尚在夢想顛倒，涕泣以求的過程之中。至於中國要求現代化的民主，遠在五四時代。五四運動的目標有二：一為學術的，要求科學化，一為政治的，要求民主化。當然，科學化與民主化這二個名詞，在五卅以後很久才被提出來的。當時的學者，只提出科學與民主兩大目標，梁任公所謂賽先生(Seis)與德先生(Democracy)。

事。

一般人所要求的民主，不限於政治方面，而擴及經濟與社會各方面。在戰爭剛完地球依然殘破的今天，人們要求經濟生活的改善比一切都來得迫切。在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下，理想的政府是無為的政府，而現代的政府必須有能。不能有能不足以執行大規模的經濟計畫，以安定民生。政治力量的膨脹，在經濟上的意義是政府對人民的「所得」(Income)擁有決定之權，對一個工人的工資，農人產品的價格，工業與銀行家的利潤，都可以干涉。政府的經濟措施與千百萬人的生死攸關，所以政治的鬥爭特別顯得白熱化，而這種鬥爭的成敗最後取決於經濟猶多於政治或軍事。

任何政爭，如出以破壞交通，阻滯生產等手段，只足以增加人民生活的痛苦，失卻人心；而任何無能，無效率與不能廉潔的政治，也與一般人民的期望相去遙遠。

經濟建設缺少不了和平。只有以合作代替鬥爭，展開生產，加速建設，使每個國家都能獨立自由，每個人都可以安居樂業，然後國家纔有出路，世界纔可以免於再陷入浩劫。當前國際上以及許多國家內部的騷擾不安，與世界政治的趨向相背馳，實在是大潮流中一股逆流，發展下去，決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充其量只能將一般人戰後所受的痛苦加深與延長而已。

說來慚愧，五四運動是二十七年前發生的，那時中國早已是中華「民」國。「民」國是中山先生手創的，而創造了八年，中國人中才有少數智識份子發現這個國家並不民主，才要提倡德謨克拉西。而提倡是提倡，事實是事實，直到民國十七年，中國一直是中華「黨」國。一軍一黨，平分了三十年的天下。中山先生革命了四十年，發覺他所手創的國家，完全不合他本來的理想。十三年改組國民黨，重行北伐，分訂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訓政時期應該有多久，他並沒有明文規定。但他遺囑中要求國民會議尤須於最短期間內召集，而國民會議以後應該開始憲政，則訓政時期在中

山先生的理想中，決不會太長。但是今日之國民黨，一經訓政，便欲罷不能。英國歷史家威爾斯(H. G. Wells)批評英國政治說，「英國人本來沒有別人想像那樣壞，但吞下了印度，便弄壞了胃口」一般中國人對國民黨也有此感，只要把「吞下了印度」改成「嘗到了訓政的味道」。

但是，國民黨的「訓政」，名詞雖然與慈禧太后所用「垂簾」訓政」的「訓政」相同，却不是國粹，而是舶來品，俄國的大革命，雖比中國推翻滿清要遲幾年，但因為從馬列主義之中發明了一黨專政這件法寶，衝破古往今來一切專制或民主政體的樊籠，才能肅清帝俄政治上的餘毒，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家。國民黨推翻滿清之後，因為未能肅清舊時代留下來的餘毒，革命勢力逐漸被壓迫到南方一隅，復辟，帝制等餘孽，反能興風作浪，北洋軍閥依然割據混戰，弄成民初中華「軍」國的局面。北伐以後的一黨專政，以及其他許多政制，都是模仿蘇聯的。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不必諱言，也不必舉現在的政制作為證例。所不同者。蘇聯的農工專政，並未規定期限，說專到何時或某階段以後為止。國民黨則規定訓政以後即為憲政，訓政是過程而非終極目的。雖然訓政太久，甜頭太多，也會忘其所以的變成目的。由此，可知國民黨本意並不如共產黨之想永久專政。至於國民黨理想中的憲政，雖不一定如英美之憲政，也並不如蘇聯的農工專政。國民黨理想中的憲政，本來是民主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現在大家都認為她是民主國家之一。其實這個觀念是最近才有的。而且在一般英美派民主人士——即共產主義者所謂布爾喬亞——心目中，也依然有問題，在爭論。不過以前為了對德作戰，現在為了聯合國的前途，大家姑且承認她是民主國家。在蘇聯初建國時，全世界各國都目之為洪水猛獸，有的甚至不惜派軍隊去包圍她，阻礙她，倒是中國的中山先生却早就承認列寧理想的偉大，政策之正確，寄以深厚的同情與祝望；而蘇聯之所以報中國者亦不薄，首先自動廢止不平等條約退還庚子賠款等等。直到蘇德宣戰以前，英美系統的國家，無不對蘇聯深懷恐懼。而且，等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英美之敷衍意大利，扶植德國，都有暗中抗拒蘇聯的作用。但彼時蘇聯想如建設，決無侵略他國之野心。只有共產主義的傳播是很快的。英美對蘇聯的疑懼抗拒，無它，只不過因為蘇聯是農工專政國家，不是民主政治的國家。

但在納粹德國與法西斯義大利的侵略面目完全暴露以後；英法開始覺得蘇聯友誼之可貴了。而疑懼的心理則仍未盡除。直到一九四〇年德國向蘇宣戰，邱吉爾立即宣布英國將與蘇併肩作戰，英美兩國均以軍火供給蘇聯。世人公認這一戰是民主國家與軸心國家作戰。由於德義之太不民主，大家才承認蘇聯雖然也是一黨專政，畢竟是與民主國家站在一條陣線上的，這樣，在全部作戰過程中，蘇聯一直被世人公認為民主國家。

在去年舊金山聯合國會議時，德國剛投降，換句話說，在歐洲英、美、蘇、法共同戰勝的戰爭剛結束。在舊金山會議中有許多問題，例如波蘭政府問題，牽涉到民主化的觀念，英、美與蘇聯的代表就爭執起來，有人感覺到國際間缺少一本解釋正確的字典，因為民主這一個名詞，在各國代表之間歧義太多了。這當然是笑話，因為各國代表各依其本國的政治觀念來解釋，沒有一國代表會自己承認其本國政治是不民主的。因此，也可見得戰後民主的趨勢，各國代表均以不民主為可恥。只有中國的官僚，可以厚着臉皮說：「什麼民主不民主！根本不理事那一套！」

但是，蘇聯究竟民主不民主呢？我沒有去過蘇聯，不能舉實例作證。許多到過蘇聯的人，紛紛舉實例來證明蘇聯人民如何豐衣足食，物價低廉，政治修明，科學發達，文藝優美，看來這些都是事實。但是政治是否民主，却似乎很少人提到，彷彿有意迴避這個問題，或者雖到蘇聯而摸不到這個問題的核心，也許在了解這個問題之先，我們還得先把什麼叫作民主這個定義弄清楚楚。

民主的定義，在英美國家，已經很清楚。英美民主政治的方式，中國人也大都耳熟能詳。但是不幸得很，也許是由於我的寡陋，竟沒有見到蘇聯所謂民主的清楚的定義，或蘇聯所謂民主異於英美所謂民主者何在。若照英美的定義，則人民可以自由批評政府的政策及施政情形。人民可以用暴力以外的方法，改換政府；凡是公民，都可以用自由結合的方式，組織政黨，用競爭選舉的方式參加政府。這幾點，即使是在中國的共產黨員，大概也不能不承認是民主的條件。但是蘇聯不是這樣的呢？

模仿蘇聯的國家，更正確點說，模仿一黨專政的國家，本來還有以前的納粹德國與法西斯意大利和日本，這些國家，都發展成爲獨裁國家，終於因侵略而招致滅亡。蘇聯當然和軸心國家不同，其不同之點，照同情蘇

聯的英國政治理論家拉斯基的說法，「共產主義如果沒有了理想，就會變成法西斯主義」。這個理想，據我看，大概即所謂經濟民主。

在許多到過蘇聯的中國人，回來很少談到蘇聯的政治民主等問題。只有郭沫若在訪蘇以後，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許多人認為蘇聯人民沒英美式的政治民主，這也許是對的；但是蘇聯人民有經濟民主，人人豐衣足食，決沒有英美資本家擁擠百萬而失業者得不到麵包的現象。（大意如此，見去年新華日報副刊。）好了，現在問題似乎有了着落：英美有政治民主而無或缺少經濟民主。蘇聯有經濟民主而無或缺少政治民主。這個說法，大致不會偏袒一方。再說得粗淺一點，英美人民有充分的權，而利則不足；蘇聯人民有充分的利，而權則不足。

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這個「眾人」，當然也包括自己在內。人民要求政治民主，即要求管自己乃至眾人之事。要求管自己，或同意別人（不是別人以暴力挾制）管自己的事，是不願意做奴隸。要求管眾人或同意別人管眾人的事，是相信自己或別人有能力，管得好。這也不是強迫眾人做奴隸。所以政治本身，自有其必然的民主性，自己豐衣足食而無權管自己的事，却大有問題了。豐衣足食是好的，但也有關人的奴隸，照樣豐衣足食，還能享受科學設備，聽戲看畫等等。但問題就在聽人指揮，不能管自己乃至眾人的事。孔子論孝，曾有一個很妙的譬喻，他說。

「今之孝者，是為能養。至於犬馬，皆有能養。不敬，何以別乎？」他說，當時的人以為只要能使父母豐衣足食，便盡了孝道。關人家的犬馬不是也能吃得飽飽，身被文繡嗎？問題就在敬不敬。莊子論自由，他用一個烏龜來作譬喻，認為做梁國的宰臣，猶如被文繡以入太廟的龜，一個自由人却是曳尾塗中之龜，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似乎不只是被人役養

胖胖的就可以滿足，自由意志，不受暴力壓制而能自由發展的意志似乎比豐衣足食更可貴些。「一簞食，一瓢飲，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路人不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弗受」。人總是人，除了動物性的機能與要求以外，畢竟還多了一些自由之類的東西。當然，我們也承認，自由之類是可以教育方式來改變的。正如同動物都有眼睛，而無光的水底也有盲目之魚。反過來說，如果根本不能得到衣食，瀕於餓死的境地，像目前中國的災民一般，當然也談不到民主自由之類。但從政治的觀點而論，也許正惟衣食不足，所以更有民主自由的必要。但如果說，只要衣食豐足，即使政治民主不充分也不在乎，人類的腦筋似乎並不如此簡單。

中國人民目前正渴求民主。大體說來，中年或中年以上的人所要求的是英美式的民主，青年人則多希望蘇聯式的民主。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界線，也許應該說，偏於保守者希望英美式的民主，思想前進者希望蘇聯式的民主，但如果說，青年或前進者只要豐衣足食，中年或保守者只要自由參政，則二者恐怕不肯承認。足見不論青年或中年，前進或保守，都有他們的理想。而今日中國的政治，所謂民主也者，還在各階層人民爭取之中，設計之中，中國不幸，枉有三十五年「民」國之號，而到今日。人民對於民主的消息，還在晨占鵲喜，夕卜燈花；民主的圖樣，還在野虎類犬，刻鶴似鷺。但世界是在進步，不民主的局面，終於要被消滅的，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也並非魚與熊掌，不可得兼。別人家的短處，我們並沒有必須抄襲的義務。中國人需要豐衣足食是天經地義，而自由則更可貴。我們現在只有根深蒂固的不民主，却還沒有根深蒂固的政治民主或經濟民主。二者可以得兼，必須為兼。

中美英蘇之關係與世界和平

胡先驕

此次反侵略戰爭，因中美英蘇四強之合作，獲得最後之勝利，在人類近代史中，乃一最可慶幸之事，亦一僥倖成功之事。在此次世界大戰未揭

幕之先，英美兩國完全未作全面戰爭之準備。蘇聯雖積極準備作戰，而其科學與工業之建設皆不足以應付此艱鉅之工作。中國以一積弱與無重工業

之國家，雖有反抗暴日之心，而實無從事近代戰爭之力。尤以反侵略諸國家在初期並無共同作戰之意志。在歐洲方面，英法兩國之軍事專家一致認定蘇聯無抵抗德國之力量，故不欲與之訂立軍事同盟，甚至希望德國攻擊蘇聯，因以解除其對於西歐之威脅。結果遂釀成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訂立，與德軍之擊敗英法，佔領西歐。在東亞，則中國之從事抗日戰爭，本等於孤注之一擲。英美雖對中國表同情，並無積極之軍事援助。蘇聯在中日戰爭之初期雖曾援助中國，而自新疆事變發生以後，中蘇兩國邦交頗形惡化，直至德軍東進，日本襲擊珍珠港，中美英蘇四國始真正並肩作戰。然為開闢第二戰場，蘇聯與英美間尚多爭執。波蘭問題，尤使英蘇關係緊張。而北歐戰事結束以後，美國欲以波斯灣方面之軍火與物資假道蘇聯運至中國，而為蘇聯所拒絕，尤足證明中蘇關係之欠友好。此種欠友好之程度，以在雅爾達會議蘇聯要求外蒙獨立及蘇聯在東北恢復帝俄時代之權利而達到最高點。故自事後觀之，假如德日兩國當日確能和衷共濟，日本一方面攻擊西伯利亞，以期與德軍會師西伯利亞，一方面乘隆美爾在北非大勝之際，積極攻擊印度，以期與德軍會師於印度，則蘇聯能否不覆敗，印度能否不遭占領，即整個反侵略戰能否成功，當不可知。故曰此次反侵略戰乃僥倖成功者。

由於中美英蘇四強在抗戰中之摩擦，戰後之世界和平乃不能順利獲得。自今日之形勢觀之，蘇聯對於中國所加之劫持與在東歐之爭霸權，實足以妨害世界和平之建立，與種下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種子。在戰事初期英法之背棄蘇聯，與在雅爾達會議英美之犧牲中國，皆為盟邦最不智之舉動。而蘇聯則在整個大戰過程中，由於對英美之不信賴與疑懼，於是在東歐與東亞不惜用任何手段以獲取霸權，因此與英美摩擦，而侵害中國，致使世界和平在戰事結束後將及一年尚不能奠定。此實人類歷史過程中最可惡與最可憂之事。然所以釀成此種局勢，則蘇聯實須負最大之責任。蘇聯素抱世界革命之存心，同時復創大斯拉夫主義，欲藉以席捲東歐，承襲拜占庭帝國之遺產。而在東亞則一秉彼得大帝之國策，欲在東亞獲得不凍港，不惜侵略中國，以求稱霸於太平洋西岸。蘇聯此種存心，昔日在歐洲則見扼於德國，在東亞則見扼於日本，今英美既與蘇聯並肩作戰，敗德於西歐，英美復欲蘇聯出兵於滿洲，以協同擊敗日本，蘇聯自欲乘機伸張其勢力

於東歐與東亞，至於東歐東亞諸國之權益，固在所不顧。不但此也，蘇聯且將肆志於中東，故積極煽動伊朗之內亂，以期獲得伊朗之石油礦開採權；復欲迫土耳其割地，直至土耳其宣言不惜出於一戰，始不敢過分需索。迹其最近數年之行為，與希特勒所領導之德國，幾無二致。如此而欲領導世界，奠定永久和平，甯非緣木求魚？蘇聯既以雅爾達會議與中蘇友好條約得志於東亞，又復背信將東北九省之工廠設備劫奪罄盡。在蘇聯之意，以為彼國之工業方遭德軍慘酷之毀滅，烏拉山以東之工業微末不足道，若日本在東北所建立之重工業一旦轉移入中國之手，則西伯利亞所受潛存之威脅，與日本未擊敗以前相若，故趁此而將東北之工廠掠奪一空，一方面可以充實西伯利亞，一方面復可削弱中國之力量。驟視之似極得計，殊不知因此種下惡因，其得不償失，殆將非其初意所料及。

英美與蘇聯在歐洲之關係，近來漸有和緩之傾向，第一因英國對於東歐，感於鞭長莫及之勢，故不欲與蘇聯多有爭執，第二英國自工黨柄政，在東歐有顯著之讓步。英國現已放棄其昔日視地中海為英國湖之政策，認定馬爾他島之軍略重要性已成過去；甚至放棄中東，而將國防線向西南後撤至非洲；且聲明英國決不為支持巴爾幹各小國之反動政府而與蘇聯作戰；是不啻已承認蘇聯在東歐自波羅的海至亞德里亞海之廣大區域之霸權。故若蘇聯能不入西歐，則英美蘇三強在歐洲之基本衝突可免。今日外長會議所遭逢之困難問題，不過枝節而已。惟在東亞，則美蘇之衝突，已有短兵相接之勢。蓋自美西戰後英國之國策，已非門羅主義所能範圍。五十年來美國國策即在東亞維持門戶開放政策。日本之國策與美國國策之基本衝突，即在兩國關於此點之不能妥協，終至引起太平洋戰爭。今日日本已戰敗，而美國亦以龐大之代價始取得最後之勝利，自不能坐視另一強國因襲日本之國策再來破壞美國在東亞之基本國策。威爾基在「天下一家」書中曾表示：若美國人被迫與日本控制中國面對面生活，則美國人民之生活方式恐不能較一軍營為優，而將生活於連續之驚慌與不斷之戰爭中。在如此為爭取生存之鬥爭中，將無和平，無繁榮，無自由，亦無正義。太平洋之寬窄皆無關係。威氏此言，可代表一般美國人之見解。美國不能容忍日本控制東亞，自亦不能容忍蘇俄控制東亞。日本欲控制東亞，美國不惜出於一戰，則當蘇聯欲控制東亞時，美國自亦不惜出於一戰。

就中國之立場而言，中國之國策爲擺脫自鴉片戰爭百年來所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而獲得自由與平等，以謀國家之近代化與工業化。協助我國策者爲友，妨害我國策者爲仇。舍此而外，中國固無所偏向。日本之國策既在控制東亞，妨害我國獲得國際間之自由與平等，故我國不惜冒莫大之犧牲，而與日本作戰。今已獲得最後之勝利，自不能再忍受任何其他國家之控制。中國爲求獲得戰後之和平，不惜犧牲外蒙廣大之領土與東北九省若干重大之權利，對於蘇聯可謂恪盡「友好」之義務。但蘇聯苟背信義，進迫不已，則中國既制廷以遼日本之堅甲利兵於前，又何以不能制廷以

遼蘇聯之堅甲利兵於後？而中蘇之戰，勢必引起美蘇之戰，則世界和平一時又不能奠定，而蘇聯恐亦將爲日本之統。若蘇聯柄政者明瞭此種必然之情勢，明瞭中國不能忍受蘇聯之控制，以誠意履行中蘇友好條約，則長春鐵路與旅順港三十年之共管，不但能使蘇聯在東亞獲得安全之保障，且足利用此交通動脈以增進中蘇兩國之商務與西伯利亞之繁榮。三十年長期之友好關係，足使中蘇兩國猜忌盡去，則兩國之邦交不難媲美於美國之與加拿大。斯東亞之和平可以永奠，而中美英蘇之關係，亦可變爲圓滿，而世界和平亦可獲得保障矣。蘇聯柄政者其三思之！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張東蓀

四 衝突中的消長(下)

復次我們又要說到士與官之衝突中兩者之消長。因爲中國數千年都是君主專制的緣故，士與官之衝突可以說永遠是士失敗而官成功。用老話來說，便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一部中國史大部分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的。幸而士有一個特長，即所謂守死善道與殺身成仁。他們本來不求成功。所求的只是不屈。所謂朝聞道，夕死可也。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離其道。只要在，成敗生死，本所不計。因爲這個緣故，士雖屢屢失敗，而並不能因此使其短氣灰心。士在中國社會中經過數千年始終不絕如縷亦就是由于此。不過到了今天，却不是士爲官所征服的問題了，乃是士本身改行的問題。所以現在可以說只有官而沒有士。這乃是改行新式教育所致。現在學校的教育只是授與以知識即專門學術，畢業後得成爲一種有技能的人才。自然科學一方面固勿論，即在社會科學方面，政治習後是爲做外交官的，法律習完是爲充律師的。這樣一辦，于是士乃漸漸真絕跡了。現在存在的人中，除了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等尙有士君子風度以外，簡直是愈過愈少了。新式的教育固然有這樣的結果，但最近左

傾思潮之傳入又更加重其影響。左派煽動罵人爲「小資產階級意識」(即小資產階級的心思與想法)，實則須知凡是有知識的人沒有不是愛獨立，多思考，不輕易與人相同。這乃是知識發達到某一定度之結果，並不一定與小資產有甚麼密切關係。倘使知識更進一步亦未嘗不可免除。於是後起的讀書人信奉了唯物論以後更沒有自勉爲士君子的了。殊不知馬克斯派否定道德之絕對性，乃是其學說系統中之一大弱點。須知把道德觀念使其等子經濟的社會狀態之反映，隨着生產關係而變，這就是否定道德之絕對性。而在我們則以爲道德確有隨着時代變化之部分，却亦有不變化之根本原理。我在「道德哲學」一書中對此曾有詳細的闡明。因此我對於道德問題是完全佩服康特(Kant)的。世人但知其貢獻在知識論，其實他的千古不磨的功績乃在道德論。他主張道德是自己立一個法度以拘束自己，同時又使凡有理性的人都能實行。換言之，即道德是爲了不便于己而設的。如果凡事但求便于自己，即不必有道德。這種自律主義並不是唯心論，乃是社會中合羣所必需，不然而人與人之間即無法和諧與一致。這種道德原理是不拘社會經濟環境如何變易而本身不能有改動的。此外又確有隨着社會結構而變化的，例如在資本制度下之道德移到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就有許多不適宜的了。但這種樣子却不害于道德的抽象原則之有絕對性。康特的主

張是所謂「方式主義」(Formalism)，即是只注重在抽象原則，而不管實際內容。這個抽象原則好像是空汎，却有其拘束力。因此我們主張一個社會不能完全以其經濟的因素為唯一的充足的決定力。學者不明此理乃是由于不別必要的條件與足夠的條件。經濟的因素是必要的條件，但並不兼為足夠的條件。所以經濟方面有所解放以後，道德即自然提高，此種議論未免太懶惰了。例如竊盜的犯罪，誠然是由于貧窮。一旦生計有辦法，當然可以絕跡。但有些惡的行為却並不是完全由于經濟的壓迫。希特勒引起世界大戰，其作惡的動機若求之于經濟方面，恐怕絕對無法說明。再拿中國的形勢來說，佃農往往有預繳租錢之制度，就是因為總是拖欠；工人入廠往往須有舖保，亦就是因為常常偷物外出。我確信這些都是為貧窮所迫而始致此，但我不相信農人工人于既染了此種惡習以後，一旦生活提高，即會完全自動改善，而沒有人從旁為之教化。所以我認為教化還是一個重要的事。因此我主張士在今後的中國依然有使命。如果以為只須把國家建立于農工之上，而不要士，則我願把太平天國之實例來作一個反證。太平天國是農民革命已有許多學者說過了。但我以為太平天國之失敗，與其說是敗于清軍，毋寧說是敗于自身。而所謂敗于自身，亦就是指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之道德的破產。若謂起自田間即本具高尚道德恐不足信。其反面則是曾國藩羅澤南等人，這些人確是士類之表率者。太平天國之所以不能成事，即由于盡驅士類為反對派以助清廷。士雖不成為一個嚴格的階級，在中國歷史上亦從未居于主人地位，但其左右時局，却並不是沒有力量。就因為任何事情非深明事理者不能辦，任何對人非深有修養者不能成。士就有這兩種長處：一是代表理性主義；二是代表道德主義。換言之，即講理與做人是也。所以在中國的各階級中，只有士是可以講「志」的。須知升官發財不是志。志必與道相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這是其他階級所難能的，有志方會有守。所以以為中華民族數千年所以有文化，其文化所以不墮者，大部分是由士在那裏負擔之。到了今天，如果以為固有文化有缺點而另須搬來新文化，恐怕這個負擔者仍不能舍士以另求。故農工專政的議論在中國由歷史證之是有害而無益的。我說這一番話亦並非士之弱點完全忘却。在以前，士誠有極大的苦悶處，即欲行其志只有入官之一途。而歷來官總是利用士而不許行其道。官之所以必挾士以

自重，就是士之學問人品足以號召眾人。於是士只有兩途，即有功利心者被人利用，如王安石可算是一個代表；無功利心者永為隱士，如文中子可算代表。士類亦至為不齊。亦有甘心被利用者。這些墮落分子當然可以不必細論了。總之，在中國歷史上士可以說是一個最苦痛的階級，本身沒有經濟基礎而又負擔了一個特別任務。前面則良心常常加以督責，而後面則社會惡勢力又為之逼迫。所以士類之中能站定腳根者，便人數不多了。但環境愈苦難，則所需要的內心修養，便愈須加強。不然無由以相抗。因此宋明理學所主張的修養方法與道德條件乃較先秦儒家要高得多。在這一點上，宋明理學不僅在學理上有貢獻，並且在社會上亦大有其功用。我在「知識與文化」一書中已詳論之了，請不贅述。今後士之出路必須大改。我以為只有兩途。其一是以教育為終身職業。但必須實行「同業公會」的社會主義(Craft Socialism 亦可譯為職業自治的社會主義)，即組織同業公會用以自治。此制將來英國必暢行之。在拙作「思想與社會」已曾討論，此處亦不必多說。另其一則是與農打成一片。以前曾有人提倡大學畢業生回鄉，深入民間，不知其用意是與我說相同否。不過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無此先例。讀書人躬耕本是分內事。現代人不願下鄉乃是因為鄉間生活太苦，其實鄉間生活是可以提高的，如前清中葉江南一帶鄉間食有魚肉大米，穿亦是絲織品，又何嘗太苦？今日鄉村破產只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傾銷政策所致。至於我為甚麼要主張士與官絕緣呢？就是因為我已在前面說過，官與地主、鉅商、紳董乃是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却非完全根本剷除不可。我用剷除二字並含有殘待的意義。我以為應得由國家立法的力量使其逐漸改業。使其仍有生活，並可作正當的貢獻。至於用革命方式，殺之、捕之、壓制之、監禁之，則是我所反對的了。須知其改業並無任何不公。因為去掉他們亦不甚難。各級政府機關皆實行民選，官僚即被淘汰了大半。土地另立一個新制度，則地主自然消滅。但却必須計及善後。換言之，即必須同時設立社會保險制度，對於他們的失却收入有合理的救濟。應知社會改革決不是逞感情，快人意的啊！

現在須述到中西兩勢力衝突之消長。以往近百年間可以說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勢力簡直將中國壓倒了。此種情形似無待詳述，讀者自行參閱坊間諸書必能知之。所幸西方的帝國主義自家起了大破裂。老實說，前一次世

界大戰，就是德意志想起來亦作成一個侵略他族的帝國。乃是很醜惡英國與荷蘭、西班牙當時竟得殖民地，克服其他民族，以供自己驅使之行為。如英國之征服印度尤其使初興的德意志民族眼紅。他雖挑起了一个大戰，想從他們已取在手心的搶得若干以分其肥，不幸竟未成功。用中國老話，春秋無義戰，則這種新舊帝國主義之戰當然不是義戰。隔了二十年光景，德國仍不忘此企圖。同時日本亦以初興民族之故，想蹶起在東方作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這兩個新帝國主義者便不加深思而向舊帝國主義開始攻擊了。中國本為帝國主義所蹂躪的，當然新帝國主義者要比舊帝國主義者更為凶猛苛毒。中國之抵抗乃是行其所當行，不必問成敗。在此却居然得叨了極大的倖；即他們爲了戰禍之太慘遂覺帝國主義必須加以修改。這次中國之得慶更生，在一方面是新帝國主義者因太橫決了致自遭慘敗；在他方面是舊帝國主義者因覺悟了而自動撤去其帝國主義的行動。雖尚不敢說撤除百分之百，然不得不承認確已廢棄百分之六七十光景，以後或許更好轉，亦未可知。雖則其撤消亦是由於環境所迫，但却不是中國所迫。須知這乃是徹天之偉；中國的任何黨派，任何階級，任何個人，決不可引爲己功。但這句話並不是說大家皆未盡力；須知各就其本位，能盡一分力亦可算有功；不過有功與成功却有分別罷了。在個人盡其天職，本亦是應該的。所以我很怕有人不明此義而竟會虛驕起來。總之，這種謀畫建立新勢力圈以代替舊勢力圈的企圖，西方學者名之曰新野蠻主義；而這個新野蠻主義以其凶惡的面孔却引起人們對於舊野蠻主義的厭惡之回想。可以說德日兩國從其反面對於人類前途未嘗無功。就是他們變本加厲把帝國主義之殘惡的態度拿出來，使人回想以前亦有這樣類似的情形，而反以促進人類作普遍的反對之覺悟。這就是說帝國主義的勢力在中國今後總是消而不是長，似可斷言了。但帝國主義形態之日就消滅却與西方文化的傳入之漸次增強成爲反比例。今後對於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之衝突必形成一個中消西長之勢。最淺的原因是國人經過了這一次的戰事沒有一個人不深感科學之重要了。然而西方的物質科學是與其社會科學（包括政治法律等）有密切關係的。這就是所以國人必須力爭民主之故。原子炸彈未使德國發明正是由於德國盡把猶太籍的科學家都驅逐到美國去了。可見科學的發達完全與政治有關。其次是國際關係之加緊。爲了合作的緣故，中國在在須受其善意

的干涉。這些都是以使國人在心理的根底上自然而與西方文化合流。西方文化之大量傳來在今後已早不成問題，所成爲問題的只是：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固有文化是否完全衰亡？如其不然，將如何配置？我以爲完全衰亡恐怕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故這一層不必討論。中國文化只可大約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具有美術性質的，例如字畫、建築、甚至於詩詞都可算在內。這一部分不懂中國人不顧其衰亡，並且外國亦正在嗜好之。即所謂「東方美」。確有恬靜與淡雅之風味。故這一部分是不在話下的。另一部分則是儒教。我們對於儒家思想可以分兩部分。一部分是關於社會組織的；另一部分是關於個人內心修養的。前一部分因爲儒家以封建的極盛時代認爲模範社會，乃總不離家族中心，所以到了現代已是完全不相適合了。就以往而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社會形態，以爲從古即是家族共產制，其根據是：父母在，子女無私財。這本見之於「禮記」，如「曲禮」云：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根據這樣的禮教，於是後世遂有禁止分居之刑律規定，如唐律云：

『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

這樣的家族共產制之維持，其目的並不在於經濟方面。乃只是目的在建立家族共同責任的制。這個家族共同責任制可於所謂喪三族，誅九族等連坐法見之。就是一人犯罪，其家族共同負責任。財產是責任之必然的附件。所以要維持家族共同責任制便不能同時維持家族共同財產制。前者是主，後者只是賓。到了現在於無形中仍保留這個家族共同責任制。往往一個人初入社會任事，對於他有信用完全是由於對於他的家族有信用。所以在實際上家族共產制已早逐漸崩潰了，所保留的却就是這個家族共同責任制。雖則刑法改善了，在新的法律系統中已改爲個人責任制。這乃是西方文明之所賜。不過在不干涉法律的範圍內社會習慣却依然於無形中流傳着這樣的家族共同責任制。雖不完全，却亦未消失。這是實情。家族共同責任制的創造是由在君主想統治人民比較來得容易。所以用刑法來表現之。現在君主政治雖改變了，但實際上依然是官僚政治，從來沒有走上民主的軌道。須知與家族共同責任制相反的是所謂個人責任制。這個個人責任制乃是民主政治之柱石。不實行個人責任制於社會上，則永遠在政治上

不能建立民主制度。所謂個人責任制又與個人財產有密切關係。個人的禍福由本人自己當之，決不牽涉到他人，這即是個人責任制。換言之，即一切成敗利鈍由自己負其責任。這樣却必須以財產為負責之担保品。故個人責任制與個人私有財產制是有關聯的。特在此所謂私有財產制却與社會主義所主張的生產工具歸公並無衝突。因為我在前幾章中已說過，財產的私有可分兩種：一是生產的財產；一是使用的財產。生產的財產中有一大部分因為足以使社會變為畸形，必須歸公。故私有仍是財產的本質。用個人私有更足以表現個人的責任。因此遂形成個人主義的社會。個人主義的社會是民主政治的基礎。在此所謂個人主義是指以個人為出發點，由於個人的自覺與人格的獨立而成。即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亦必先以這樣的個人主義為其根底。中國的家族共同責任制却與此相違背。故今後要建立民主政

社會性的統一

高覺敷

從圖形的統一講到國家政治的統一，便似乎從這一範疇跨至另一範疇了。國家政治的統一為社會性的統一。我們不能根據圖形統一的研究而對於社會性的統一有所推論。要知道社會性的統一有甚麼決定的因素，我們便須觀察實際的政治或參考社會心理的實驗的結果。

但是心理學的實驗向來不注意這種和人生有密切關係的大問題。心理學家以為這種大問題是沒有實驗的可能。因此，關於獨裁或民主的政治，國家的統一之類的问题只有思辯的資料而沒有實驗的證據。

然而本文却要討論關於社會性的統一的一種實驗的研究。作這個研究的為勒溫 (K. Lewin) 的弟子立不特 (R. Lipitt)。關於勒溫的心理學

的體系另有專書可供參考，這裏不必詳述。這裏只須知道勒溫既要試驗這種向來不是心理學術所能，或所願試驗的問題，則他的方法必大有異於因襲心理學所習用的方法了。

立不特受其師的指導，設立兩個統一程度約略相等的集團，而採取兩種不同的領導的方法。所謂統一的程度即係指各分子之間的交相依賴性 (interdependence) 的程度而言。譬如他們是否各

以自我為中心，互相敵視，以終至於解體呢，或竟各以集團為中心，互相友好，以產生一種和衷共濟的空氣呢？立不特以為假使我們從一個學級內選出彼此友愛的兒童五名以造成一個集團，另選出彼此淡漠或彼此敵視的兒童五名以造成另一集團，則這兩個集團的統一的程度必難相等。因

治，必須先除去這樣的家族共同責任的習慣法則。這就是我所謂的個人與家族之矛盾。這個矛盾在中國文化上頗成爲一個嚴重問題。於是我們又可以說今後的中國關於個人與家族之矛盾必是個人方面日益長，而家族方面日益消。再詳言之，即中國今後必是把家族主義的色彩漸漸消除；把個人主義漸漸提高起來，正由於必須個人主義方能走入社會主義。倘不明此理，而想由家族主義一直變爲社會主義，這却是不可能的。以上所說共計有幾點。在幾點中有些是走入於可以樂觀的傾向；但仍存有悲觀的地方。例如西方帝國主義的勢力自行撤退，這便是最可樂觀的了。至於悲觀的地方雖亦不少，則有待於我們及後人之努力了，須知天下沒有不能克服的困難。(本節完，下期刊第五節：中國之將來)

此，他採用一種特殊的社會測量的技術，要全班學生舉出最好的朋友列名第一的得正四分，第二的得正三分，第三的得正二分，第四的得正一分，同時又要他們舉出最討厭的同學，列名第一的得負四分，其次為負三分，負二分，負一分。這得分數叫做人緣分數。根據人緣分數選出兒童十名分成相等的兩組而各以一人負領導的責任。立不特的假定以為兩組兒童人緣的分數倘屬相等，則彼此合作或統一的程度也可望相等。

以這兩個相等的集團為試驗的對象，而其變量則為不同的領導法。立不特設立這兩個團體的時候，引起兒童製造面具的興趣。所以面具的製造便為兩組共同的目的。兒童對於製造面具的技術是一無所知的。需要一個成人領袖的指導。據

實驗技術的規定，有一個集團應採取民主的領導法，另一個集團應採取獨裁的領導法。前一集團可稱民主集團，後一集團可稱獨裁集團。

獨裁集團的領導有下列四個特點：

(一)一切政策都由領袖決定。

(二)完成面具的技術和手續受成人領袖的指導，每次以一項為限；將來應如何進行，當非兒童所能預知。

(三)領袖常憑個人的權威規定每一分子的活動及其應相合作的同伴。

(四)領袖指摘或讚美各分子的活動，常不予以客觀的理由。他常站在集團之外而不參加集團的活動。他常要避免人和人的關係，既不表示敵意，也不表示友誼。

至於民主集團的領導便有下列相反的四個特點：

(一)一切政策都由集團討論決定。

(二)第一次討論會即由領袖指示活動的方向，說明製造面具的步驟如泥塑面模，燒石膏，製造紙漿和膠水的混合物等。兒童倘需要指導，領導人便告以兩三種手續，由他們任擇其一。

(三)各分子可自由決定和誰合作，而面具製造的分工也由集團自行決定。

(四)領袖在精神上，在討論時，都欲做集團中一個分子。他要給各分子以讚美或批評，必將予以客觀的理由。

立不特在計劃實驗的時候，原擬用這兩種不同的領導法試驗兩個集團。在實施時，他的領導法是否符合原定的計劃呢？他有種種證據可證明其實驗的手續能滿足其預定計劃的要求。我們對

於這些論據可不必詳加論述。我們所要注意的是兩組在開始實驗時的統一的程度本屬相等。後來因為一組用民主的領導法，另一組用獨裁的領導法，其統一的程度是否有所增減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可就下列各點加以考察。

第一，立不特的集團各共五人。據集團構造的分析，五人可以有如下各種集合：

5, 4-1, 3-2, 3-1-1, 2-2-1, 2-1-1-1, 1-1-1-1-1, 1-1-1-1-1-1。

集團中人或分或合隨時不同。有時五人合作一個工作；有時一人跑開去，從事於另一工作，其餘四人仍復工作；有時也許兩人作這一件事，兩人作另一件事，其餘一人方請領導人予以指導，總之，這五人的分合不出上項數字所示的範圍。

據實驗的結果，獨裁集團所有各種集團的構造有百分之三十由於主試組織起來的，而民主集團的分合則純由各分子自決。統一程度最高的兩種構造為5及1-1-1-1-1。這兩種構造見於獨裁集團僅十四次，延續三四·五分鐘，見於民主集團則有四十一一次，延續一五·一分鐘。獨裁集團由於領導人組成的分團平均延續四·七分鐘，由於自動成立的分團則僅平均延續二·二分鐘。民主集團的分團都由於團員自動成立的，平均延續三分鐘。所以民主集團的統一性較高於獨裁集團，而民主分團的穩定性也非獨裁分團所可及。

兩組集團構造的變遷尚可和上列事實互相印證。集團構造的變遷由5變為1-1-1-1-1，或由1-1-1-1-1變為5，則為由較高程度的統一而趨向於較大程度的分解。反之，倘由1-1-1-1-1變

為5，或由1-1-1-1-1變為1-1-1-1-1，則為由較低程度的統一而趨向於較高程度的統一。據實驗的結果，獨裁集團由於領導人努力造成的分團在二十七次的變遷之中，有十九次趨向於較高程度的統一，而他們所有自動的變遷，則於六十三次之中有四十次趨向於較大的分解。民主集團構造的向上向下的變遷的次數幾均相等。

集團構造變遷的方向有上有下，集團構造變遷的距離也有大有小。一個五人的集團自最大的統一至最大的分解，其最大可能的變遷為六級。獨裁集團由於領導人組織的分團，其向上變遷的距離較大，平均為二·七，其向下變遷的距離則較小，平均為二·一。民主集團所有向上及向下變遷的距離平均都為一·九。

所以就獨裁集團而言，統一之得以保持乃由於領袖的努力。領袖的勢力一旦引退，其集團的構造便由大而化小。集團的穩定性或延續的時間也隨領袖的勢力而定。領袖力加維繫，則集團延續較久（四·七分鐘）；反之便較暫（二·二分鐘）。至於民主集團的統一性及穩定性則完全根據工作的需要和領袖的壓力無關。

第二，立不特的兩個集團雖各認自己工作的產物為集團所有，但是民主集團在製造面具的時候似有較充足的團體精神。兩組試驗至相當時期，主試或領導人宣布解散，討論已製就的面具如何分配。民主集團較多投票贊成集團的處理，而不認這些產品為私有。反之，獨裁集團則多主張分贖。甲認某作品應歸他有，乙認另一作品應由他取去。據兩組團員會話的分析也可見民主集團的團體精神較獨裁集團為稍豐富。會話內有「

我」或「我的」可稱自我中心的表示，有「我們」或「我們的」可稱集團中心的表示。就獨裁集團而言，自我中心的表示占百分之八二，集團中心的表示占百分之二一。就民主集團而言，自我中心的表示占百分之六四，集團中心的表示占百分之三六。

第三，獨裁集團的領袖有較大的權威，一動都欲以支配各分子的行為而減少其自由運動的空間。他們為欲保持或增大他們的自由，所以他們對於領導人的社會行為也多採取指使或支配的態度。而據他們的會話的分析，也可見他們的談話多欲求領導人的注意或贊許。反之，民主集團的團員和領導人處較平等的地位。領導人本不欲支配團員，所以團員對於領導人也不必採取敵視或反抗的態度。

民主集團的領袖對於團員既採取友誼的態度而不用居高臨下的手段，所以集團的中心地位較易為一般團員所取得。反之，獨裁集團的領袖便不許各團員接近集團的中心區域。

但是獨裁集團的團員都各以爭取較高地位為其活動之主要的目的，所以任何團員都不願令任

何其他團員取得這個地位。彼此相爭乃足使彼此的地位都有損失。反之，在民主情境之內，領導地位較易取得，今日為你所有，明日或為我所有，所以各個團員都願承認他人的貢獻及特異的才能，因為他人地位的增高不必即為自我地位的減削。

尤有進者，民主集團的團員有自由討論的機會，反之，獨裁集團的領袖要求兒童服從，而不鼓勵他們有自由的表示。我們知道「防民之口，甚於訪川。」自由的表示既受限制，於是情緒緊張的程度隨而增高。所以民主集團的團員可以和平相處，即間有摩擦，也不久即可平息。至於獨裁集團的團員便因情緒的緊張，而不易保持和諧的空氣。

立不特的兩個集團聚會各十一次。民主集團在第二次聚會時即已有獨立合作及自動分組的表現，獨裁集團則領導人的目的和團員個人的目的時相衝突。獨裁集團有一團員 Tom，據評列的結果，他的人緣分數最低，他的領導分數最高。在該團第五次聚會時，各團員對他開始發生敵意

，至第六次聚會時，Tom 自衛無力，只得託詞走開。第七次聚會由 Ray 接替 Tom。第九次聚會，各團員便以 Joe 為攻擊的目標，Joe 又被轟走了。這個集團在這兩個情境之內，都有一個團員引起其他團員之支配的行為。被攻擊的團員低首下心以求恢復其已經失去了的地位。譬如 Tom 在第六次聚會時，對於其他團員特別遷讓。民主集團在第六次聚會時，因面具將成，損壞了鼻子，以致 Tim 和 Marc 互相責備。但是他們始終保持就事論事的冷靜的頭腦，所以未曾造成 Tom 或 Joe 所遭遇的局面。

據上列各點看來，我們可以說統一之決定的因素為民主。有了民主我們便可有和諧的統一，缺乏民主，則難可由領導人的壓力保持統一，但是這個統一也難望持久。讀者也許以為作者在討論時政，謹報實驗，因此，謹錄立不特的原著的出處如下：R. Lippitt,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Democratic and Authoritarian Group Atmosphere. Univ. of Iowa Stud., 1940. 16 No. 3, 以供參考。

留學制度·留學生

許君遠

· 觀 ·

· 察 ·

「鍍金」，多響亮多迷人的一個頭銜！多少人為得不到「鍍金」的機會而發狂，甚至喪失了寶貴的生命（如經濟部地質調查所的計榮森君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社會崇拜偶像，一切機關

專業優待留學生，科舉制度的餘毒潛存未去，秀才舉人滅絕了，代之而興的竟是一批洋貢生洋翰林。

我相信這種積習一日不除，中國的教育文化

水難開拓出新的道路。我們要改良過去的錯誤，要糾正這種不正常的心理。

控制已往三十年中國學術思想的是留學生，控制未來三十年中國學術思想的仍將為留學生。

無可諱言，留學生對中國文化有過很大的貢獻，最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把舊文字推翻，創為白話，便是由留學生領導的。

我不反對送學生出洋。但我反對青年人以為留學為人生的最高目標，以錢金為擇業的招牌，我反對社會把留學生的地位抬到至高無上，認為留學生萬能。我主張留學制度應該澈底改革一下。

過去的留學生考試太黑暗了，我敢說百分之八十是因入設科。這種弊端必予剔除，免使清寒而有為之士永遠湮沒無彰。要人子弟的資稟不見得比一般人高，外國學校只能增加你的經驗，印證你的所學。外國教授不是一個神仙，他們絕沒有像「聊齋誌異」中「陸判」改換心竅的高強本領，一個天生的笨蛋，不會因為出一趟洋，吃幾年牛奶麵包，就驟然變得玲瓏剔透，一通百通。外國的營養只能增加體重，不能改換腦筋。要人本來有錢，何必讓他們子弟佔去別人的位置，侵害別人的津貼？（又有一等要人，在戰時把子弟送到外國讀書，硬在使領館討個掛名差使，拿乾薪不作事，破壞行政紀綱，減低辦事效率，莫此為甚。像這一種拿着國帑供給私人培植子女，豈非變相貪污之一？）

留學制度的本身應該大加改善。科目選定要適合國情，譬如目前中國需要建設，就應該注意工業各部門的技術人才。文法科的學生儘可列為次要。不要因為某一個要人的小姐學音樂，就添上音樂一科，也不要因為某一個校長的準姨太太學美術，就增加西洋畫的名額。學生出國是由國家出錢，國家花錢要有目的，有效果。並且不切時下所需的科目，便是自費也不予批准，自費兩

然由自己出錢，但是外匯外流，總是增加政府的租負。

中國選派留學生一向沒有一個通盤的計劃，只是送，送出去了便算盡了責任。留學生原來考的文學，到國外不妨改習教育；留學生年限原定兩年，畢業後不妨延長到四年。他原是省政府保送，回國以後却到中央部會辦事，原為經濟部派出，回來則轉到「行總」任職。至於他們在國外是否真的進了學校讀書？進了學校，成績又如何？保證機關概不問，有失儲才備用的原旨。我看到許多留學生在國外結婚，在外國政府機關找到工作，以後便立志作外國公民，一輩子不想回到祖國。我看到許多人不讀書，只是吃着牛奶麵包混混。我看到許多人在一面讀書，一面奔走經營。我看到要人帶着兒子出洋，預備回國以後讓他當銀行經理。而去年經濟、交通、農林三部所派出的實習生尤其漫無組織，就中農林部最好，有人負責接洽食宿和實習廠地，經濟交通兩部負責的不得人，致使數百個員工，幾乎各自為政，好的自動接洽工廠，壞的踴躍離職，無所事事，上焉者找個學校混資格，下焉者打着機關的招牌作生意賺錢。而且許多已經實習期滿的人，還在國外逗留，部令鞭長莫及，沒人能把他們押解回國。三部派選實習人員之用意甚善，但是可惜最初就缺了一個統籌辦法，沒有把基礎打好，國內政潮起伏，也影響了實習人員的支配調遣。於是這些人披了金回國，也儘可轉業為良，其原部門概無約束的辦法，因為回老巢或不甚得意，新機關的待遇地位可能比原機關為高。

前年和去年政府曾經舉行過自費生留學考試

，實際所謂自費，還不是由國家貼老本？一對二十的外匯一買就是四千八，一年絕對用不消。使領館人員常常對我抱怨說：「自費留學生比我們還強（他們一月二百多，我們也只二百多，他們無公可辦，我們也就有公不辦了）。這般留學生既屬自費，考試理應公允，但是據調查，其中不會寫英文或說英文的佔三分之一，坐在哥倫比亞的講室裏補習英文，抄別人的筆記，倩旁人考試捉刀。我誠懇地奉勸派送留學生機關，到美國實習或讀書，一定要他有相當的英文程度，一種外國語言，不是說到了那一個國家，就能立刻學會，僑胞在國外，有的終生一句英文都不會講，（如司徒美堂先生），留學生在國外四五年，往往僅能說幾個簡單句子。試問外國文的基礎不夠，如何能夠研究學習，如何能夠接受人家的文化。大家不要認為留學生個個能說頂刮刮的英文，有，也是極少數。更不要以為到了外國一定有機會把英文學好，有，更是極少數。英文要在國內學，不是在國外學，白白浪費光陰。

但是你會懷疑，如果沒有本領那能獲得「碩士」或「博士」的榮銜？對這點我願意稍加解釋。

美國大學除了極少數如加州大學外，一般都沒有入學考試，外國學生憑着母校的成績單入學上課。一些學校的學位委實難得，一些學校的學位却等於奉送。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沒有考試，讀半年得碩士，讀一年得博士。十年前我們教育部為了想給某一個人一個重要位置，立即派他到美國，他的學位還未拿到，命令先已發表。紐約一百十五街附近住着許多「黑學者」，專門代

人撰寫論文。一篇論文的價格，隨着等級難易而改變，大概是由三百元至八百元。他們當槍自然不限定中國人，但是我不敢担保中國留學生沒有人向他們問津。

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去年舊金山安全會議的全體代表名單中，冠有博士頭銜的以中國代表團為最多，英、美、蘇最少。論者咸謂美國大學特別「青睞」外國學生，這是真有「招徠」之意。前年胡適之先生等曾分函美國大學校長，請他們對中國學生務要嚴格，不可以拿學位輕率授予。然而留學生也知所趨避，目前集中於密其干大學的約有五六百人，集中於哥倫比亞大學的約二百人。加州大學連僑生子女纔達二三十人。

以前中國博士多，以後中國博士還不會少。外匯縱然漲價，有錢的人還是不少，用幾千萬法幣替兒女換一個「功名」，當然比把錢存銀行裏合算。留學生萬能，博士神通廣大。大學生出國，中學生也出國，英文字母不會寫中文作不通的毛孩子也出國。留學生品類之雜，真無出今日之右者。我不能抹煞事實，說千百個留學生中間絕對沒有出類拔萃之士，有，而且也很多。不過整個毛病在「濫」，「濫」到皂白不分，壞的把好的也連累壞了。

我在美國同朋友談天，大家試着把留學生分作三種。第一種留學生是讀死書，或者把整個時間放在研究室中，幾年死守一個城，沒交游也沒來往，對外國的民情、風俗、政治、以及社會組織完全不能認識。第二種留學生是混資格，不讀書，不研究，混到年頭回國。第三種留學生索與連資格也不混，在紐約租上一間公寓，玩玩女人

，坐坐酒吧，他們的目標是享受，他們的天地是目前的繁華。這三種人全是餓了金，這三種人全不健全。第一種人多是苦學之士，回國來至多不過是當當教授，他們往往犯了「泥外不化」的毛病，過去若十年中國教育即受這一種人的影響，把外國的理論和原則硬向國內作削足適履的搬家，完全忽略了自已的國情。第二種和第三種留學生，雖然不會正經讀書，回國以後的成就却比第一種人大，他們多鑽到政治舞台的最上層，造成貪污和賄賂公行的風氣。

如上所說，難道我們應該根本停送留學生嗎？不，我寫這篇文章的主要動機是在糾正社會對留學生的觀感，把留學生當作人，不要當作神。我更想糾正留學生自命不凡的思想，不要以為吃過麵包牛奶就可以睥睨一切，誰都不如你。在國家建設之秋，專門人材的培植實極需要，我們要工業化，我們要把農業改良，我們的教育制度也存在着腐蝕的細菌，一切都應該效法人家。考送留學生第一要針對時下需要，第二要以「才」不以「人」，第三是不能濫。控制和監督尤為重要，不能把學生送走，花了錢，人却不見回來。辦法要嚴，留學期滿而不回國必予以嚴厲處分，回國而不按照原定辦法服務，也予以嚴厲處分。去年我駐美大使館接到政府催促留學生返國的命令，由大使館補助路費，陳之邁先生却對我發牢騷，說「有人在操縱，一個人也送不回去。」大家存觀望心理，對政府持着懷疑的態度，我想如果微調規定訂的具體一點，把工作範圍說的清楚一點，把大使館的職權擴大一點，也不致落得個「一個人也送不回去」的結果。據南京九月十三日

電，行政院規定了「出國考察實習辦法」，我希望這一紙政令，能够認真推行。

被派送的人學識必有根底，經驗也要相當，品行道德更須特別注意，品行不好，在國內鬧過笑話，到了國外還是不會長進。公費生要給他們充足的費用，自費生要審查他的金錢來源。在國外半工半讀是一件苦事，許多留學生担任不大體面的工作以維持學業，既害其進修，且喪失政府或機關的威信。

年齡不要限制。我反對中學生出國，學習徹底洋化，成為「準美國」人，昧於國情，到頭來「一切都是外國好」。在美國大學課堂聽講的一半是青年，一半是中年，而花白頭髮的老頭子和老太太抱講義攻讀學位的有的是。中國人一過三十便覺得不能繼續讀書，實在是一個錯誤觀念。要知道不到某一個年齡，對工作不會發生固定的認識和興趣，不到某一個年齡不會有作事的決心。青年有為之士可以送留學，白了頭經驗飽學之士更可以送留學，惟其有了經驗，纔能中西印證，堅定心得，有所成就。

徵求直接定戶

一次先付一萬元者，七折優待；一次先付五千元者，八折優待；款將盡時即通知續定。遠處需航空寄遞者，最好一次先付一萬元。



張治中獨鎮西陲

新疆在新生躍進之中

張氏治新四原則：自由·民主·平等·合作
釋放政治犯·發還盛世才非法沒收的財產
剷除貪污·賭博·鴉片·全省緩徵稅收半年

實行自治並非分化國家

本刊特約記者

「余敬宣鑒：余嘗以至誠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保障全省和平，擁護國家統一，實行民主政治，加強民族團結，並切實嚴禁貪污，嚴禁煙毒，嚴禁賭博；領導全省人民，共同努力三民主義新新疆之建設；俾使全省人民水享和平自由榮樂康樂之幸福。如有違背誓言，願受天理國法之制裁！謹誓。」——新疆省政府委員就職誓詞，原文分國文維文兩種。

（本刊特約蘭州通信）新疆的經營，自漢唐以來，已有兩千餘年的歷史，那時治新的方針，是懷柔編織，左（宗棠）劉（文龍）的方法是剿撫兼施，其間雖迭有變亂，還不甚嚴重；民國元年楊增新以總督名義主新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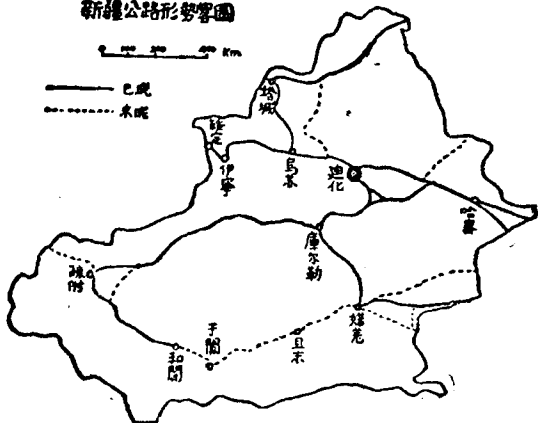
，一變故態，儼然以主人自居，內政方面尚著成績，但因思想狹隘，閉關保守，使新疆成爲化外之區，成了個謎。十七年楊氏被殺，金樹仁擢升主席，引用私人，壟斷經濟，復私訂「新俄協定」，至二十二年終因強奪回

金盛繼承了楊的作風，變本加厲，且有過之，實在是封建勢力的殘餘，個人英雄主義的極端表現。但他們先後三十多年，在中央顧長莫及的情勢下，頻經變患，均能不忘國本，內而求其安定自給，外而與強鄰相週旋，使偉大領土得以保全；尤以盛氏在抗戰八年中，獨支新政，其獨裁作風，恐怖政策，雖遭抗議，但激起了「伊甯事件」後，能急流勇退，使燎遠之火，有機撲滅，也不無可原。繼主新政的吳忠信氏，爲人忠厚，尚欠韜略，加之馱才不當，致下屬胡作妄爲，多失人心，故有「去了一個盛世才，來了兩個盛世才」之議。直到中央以邊陲任重；特簡派張治中將軍以西北行營主任兼主新政，年來三度飛新，折衝樽俎，宣慰備至，使錯綜複雜的「伊甯事件」，獲得圓滿的解決。

張氏今春最後一次到新後，首先發表了「自由、民主、平等、合作」的治新政策，五五革命紀念會上，鄭重保證今後新疆政治必爲百分之百的民主政治。他這種光明磊落的作風，首先得到熱情的新省各新青年們的擁護。張氏每週都召

集各族青年舉行不拘形式的座談會，靡無忌憚的交換着一切意見。張氏在六月二十六日的座談會上，曾激越的說：「我以三十年的革命歷史及人格作保證，今後省府必本和平、自由的原則爲施政綱領，我奉命來新的使命，便是爭取這個原

新疆公路形勢圖



則的實現。」並保證省府人事新省各民族有優先權。接着，便改組了新疆省政府，在二十五個委員中，以三分之二的名額給新省各族人士參加。

在「伊甯事件」

協議條款六月六日簽字的一天，張氏首先通令釋放全疆政治犯，前十八集團軍駐迪被押的一百三十一名共黨首獲釋放，並派專車護送到延安；盛世才非法沒收人民的財產，亦宣佈澈查後發還；並針對着那時新省最嚴重的交通與物價問題，電呈國府迅速撥發運輸工具及按月接濟汽油，增加飛機班次，俾使交通漸趨暢達，調劑物資金融，以渡過社會經濟的恐怖關頭。

新省人民雖然表面上在慶祝這一次的協議成功，但軍事的佈置仍未撤除，國府公佈的新省委員各廳處主管，因伊甯方面的委員還遲滞在伊甯，和平的新疆依然是個期待，無人不在此念與懷疑。惟恐這個期待的幻滅！

半月之後，執行協議中的軍事小組，由政府及伊方各二人組成，六月二十二日飛赴綏東前線監視雙方軍隊的撤退，使伊軍迅速的集中整備；並消除各種障礙，以恢復交通。又過了五天代表中樞參加新省委宣誓就職典禮的監督人于右任院長飛抵迪化，伊甯的委員副主席阿合買提等一行終於由伊飛迪，於七月一日全體宣誓就職，新的新疆省政府總算正式誕生，正如張治中氏自己說，新疆的歷史應從新寫起了！

在各新省委就職以前，張氏為實踐他的諾言。宣佈決心積極剷除貪污，賭博。抽大煙的三害。六月十六日，首次當千餘民衆前，焚燬了財政廳，保安司令部及高等法院積存的鴉片二萬五千餘兩，藏煙（一種比鴉片更烈的毒品）二十六萬餘兩；六月二十六日再度召集各族青年談話，重申其懲辦貪污的決心，要求全疆二十餘萬漢族同胞澈底改變過去的錯誤觀念，真正實行三民主義政策，他更闡述了保障新疆的自由和

平，亦即保障領土的完整。二十九日通令全疆各級行政機關和駐軍，要絕對尊重人民身體、言語、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今後非危害國家民族，破壞軍隊組織的暴行，並經呈奉行營等上級機關核准

者，不得作緊急處置。這樣確收回了不少的人心。自七月一日起，政府為軫念新省連年的撥接，民衆疾苦甚深，將一切稅收緩徵半年。各級稅收機關均予裁撤。各新任省委廳處首長，均於三日

分別到職視事。西北行營的南疆視察團也於四日出發南疆宣撫，並檢閱各地駐軍，考察地方行政。這個視察團由十人組成，其中四人是維族，由團長趙錫光 and 副團長烏邁爾率領。于院長在新的

月餘時間，大部份是在南北疆各地宣佈中央慰問之意，並接待全疆各族人士，勁求民隱，博訪周咨，各界人士的請求與意見，大都是請求發還盛氏非法查封的財產，救濟顛沛流離的黎民，優予撫卹「伊甯

說明：在鐵道未鋪設到新疆之前，汽車的運輸能力仍嫌薄弱。今日之甘新公路上，拉拉車是這動脈中最活躍的血球，是過渡期間軍民運輸的主力。



說明：在鐵道未鋪設到新疆之前，汽車的運輸能力仍嫌薄弱。今日之甘新公路上，拉拉車是這動脈中最活躍的血球，是過渡期間軍民運輸的主力。

事變——中陳亡將士的遺族，維族一致的要求禁止回漢通婚，說得甚至涕泗滂沱。于氏八月初飛返迪化後，新省府便促請行政院迅即派員來新澈查盛氏沒收的人民財產，以備發還；並宣佈了兩項措施：一是禁止全省回漢通婚，以保持各民族間的團結，另一項是撤銷新近改組成立的「新疆省營企業公司」，以保持各委員間的團結。關於後一項，省秘書長劉孟純氏曾發表談話，說明此項措施純為政治上的理由，因為省委中有人反對其存在，張彙主席自不願因此而發生爭執，致影響省委間的團結，可見張氏容納輿情的心胸。

張氏默察事實，廣羅衆見，親自草擬了一個新疆省府施政綱領，在七月十一日新省府改組後第一次省務會議上提出討論，這個綱領中分政治、民族、外交、經濟、財政、交通、教育、文化、衛生九項，強烈的爭辯進行了三天，經過枝節的修正後才獲通過。

新疆是民族最多的省份，若三民主義的「民族平等」政策邊疆各民族自治，則允許新疆各民族要求的高度自治，自屬必要。不過張氏對新省各民族一再解說自治稱：「自治與統一非相抵而實相成，需要實行自治，非分化分國家，乃更促進國家的統一。」

結。——全疆省參議員及縣長普選辦法，兩月前即着手草擬，經過數次的討論和修正，八月二十八日才為全體省委一致通過。這辦法的要點是：(一)不分民族宗教籍貫性

別所有本省中華民國國民均有選舉權及能自主者——記者(二)縣長及省參議員之選舉，採秘密速書不記名投票方式；縣參議員由民衆大會提名選舉。(三)末節不投票為這辦法的特色——記者(三)凡通曉一種文字年在二十五歲以上，擁護本省施政綱領者，均有被選舉權。

是特色——記者(四)省市縣參議員名稱按照各省市縣人口及民族成份比例選舉。(這也

八月二十七日張治中氏再度通令全疆軍政人員，對今日之新疆，必須有新觀念與新認識，務必切實遵行施政綱領，毋操切從事，亦不容有分裂國家之行為，次日(二八)即偕警備司令陶峙岳，外交特派員劉澤榮等二十人，乘中蘇航空

伊爾察察。那天是回教的肉孜節，人民以熱烈的情緒歡迎這一位事變後二十一個月首次蒞臨的中央大員，在連日的各種宴會上，

人民對改組後的省府，表示竭誠擁護。張氏在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一日曾往軍事要塞的菓子溝及中蘇國境交界線的霍爾果斯去觀察地形。九月二日在伊招待伊爾察察各界及地方要人，並邀蘇聯駐伊領事作陪，席間闡述新省府之施政方針，保證今後絕對實行民主，要求伊爾察全體民衆信賴政府，勿作操切越軌行為。全場一致鼓掌表示擁戴，贊許。張氏旋於九月四日中午由伊爾察飛返迪化。

今日之新疆，已為張治中將軍的開明態度激起了民衆的自熱化，新疆已產生了全國第一個女專員；(第一

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塔塔爾、烏孜別克、塔蘭其等七族不同意「新疆」這個省名，建議改稱「東土耳其斯坦」；並聯合通告表示絕對不承認哈斯木、庫爾班及哈吉牙台甫等為新疆省國大代表。最近又對省府任馬寶良為迪化市副市長，馬登福為警察

今日之新疆是在新生命中，是在躍進中，但非一二十年之功，不能使政治重上軌道，我們寄予張治中將軍的希望是：

「說一句，作一句！」(九月八日寄)

徵求通信

本刊徵求重慶、成都、蘭州、西安、迪化、貴陽、昆明、桂林、長沙、漢口、青島、瀋陽、長春、廣州各地的通信。通信的水準和風格，請參閱本刊過去各期的「觀察通信」。通信稿每文請勿超過二千字。來稿每千字致奉國幣四千元至六千元，於發表後匯奉。如不用而須退還者，請附貼足退件郵資的信封一個，事後查詢無效。

清 查 團 在 天 津

貪污太多·團員太少

大海撈針·無從捉摸

傅斯年說讓做官的人頭痛一點最好 胡適領銜主張延長清查團工作期限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天津通信一顧朱紅色的

大印，不會印出兩種不同的印章來；一個貪污集團之池，很少能够找出幾朵潔白的蓮花。自從清查團成立以來，對於整飭貪污有雷厲風行之勢，但以不敢碰老虎，只打蒼蠅，結果却予人以「竊國者侯，竊鉤者誅」之感。

響。某長官長公子隱匿了二十多部汽車，被掀開了，結果却以手續未完備，請予補行登記為理由，送了一封公函便行了事，事後某主席宴請全體人員時，便以全體不到為抗議。

到了天津之後，沒有得到意料中的重視。就在與地方首長開聯席會議的一天，某首長以招待盟軍沒有出席，這會議特意展遲到晚間，靜候他的出席，而秘書長屆時卻又來了電話稱

：「某長晚上九點一定要睡覺。」於是第二天，就決定了為社會局長屯糧霉爛封鎖消息，而向某長下了抗議書。這位長官會又發出「告密者不是人養的」的憤語。

「貪污太多，團員太少，大海撈針，無從捉摸。」民衆如不協助本團告密，就是失掉了監督政府的機會，本團如不得到民衆的協助，就無法得到貪官污吏的證據。」

他們得到了五百件以上的告密信，在天津的劫搜海軍上校劉乃沂，改公為私，娶了四位太太，但劉上校却說：「上校每月薪水只有十八萬當然不夠，可是我幹了二十幾年海軍，當過副艦長，幹過大隊長，總有一點積蓄了，他於是接收了公家屋內外的一切，金條美鈔，珠子成堆，保險箱內還有鴉片。九月初回到北平，又自教育部分派員處發現日人遺留大批財產下落不明，計古玩百件，汽車六輛，租

田二千畝，偽幣二億元，特派員沈兼士及青年團天津區部王志遠都連函各報謂決無古玩，但清查團一不作，二不休，由法院逮捕了商人薛慎微，這位商人也有四位太太，及幾代遺傳的財寶，法院中決要查個水落石出，而前案則有白部長來電「嚴辦」！

較次一等的有接收小系鐵工廠的盜鐵者北平市公用局職員張兩農案，田糧處職員趙伯敏私售食糧五百噸，合價兩萬萬，以贓款廣置房屋達十九所案；經濟部接收燕京造紙廠，私吞汽車及器材案，長城印刷所隱匿世界堂機器案。張兩農被清查團認為「熊市長有庇護嫌疑，趙伯敏已承認不諱，經濟部范濟川押而放，且涉及王特派員以沙發送禮事，王萬臣說，

這沙發是馮主席要的，尚未搬去；「清查團與偽員限制辦法，」北大校長傅斯年說，「使作官的人不能不有點頭痛了，讓他們頭痛一點最好，我希望能够繼續下去。」

留北平的參政員由胡適之領銜向中央建議，延長清查團的工作時間，以便完成了肅清貪污運動。市黨部吳鑄人主委也說，今之亂臣賊子，即貪官污吏與共產黨。清查團掀開這黑暗的一角，所得的反應是好的。

有一位好奇者對於北平天津之不能打老虎會繪了一幅漫畫，即一位小丑以繩拍在打老虎。太歲頭上動土，其結果可知。蒼蠅並非不應打，但老虎却更威風了。本來是懲一儆百的，現在却在有意打草驚蛇了。

清查團可以有力整飭吏治的，但如果只打蒼蠅不打老虎，則恰成爲對醜惡現實之更有力諷刺。

行四十亞比士莎

譯 戴 鐳



第十八首

我怎麼能把你比做夏天？
你比它更可愛也更溫和；
五月的嬌蕊有暴風旋顛，
夏季的壽命很短就度過。

有時節當空照耀着烈日，
又往往它的光彩轉陰澀；
每件美豔終把美豔消失，
遭受運數和時序的摧殘。

你永恒的夏日却不凋零，
而且長把你的美豔保存；
死神難誇你踏他的幽影，
那時永恒的詩和你同春：

只要人們鼻呼吸眼睜開，
這詩就流傳就教你永在。

第二十九首

當我過這化和俗眼輕侮，
我背着人進泣我的困窮，

徒然向耳聾的青天哀呼，
反躬自省，咒恨我的命宮；

但願做個希望更多的人，
有甲的儀表有乙的朋友，
羨慕這的才藝那的展伸，
往日的享樂而今都厭仇；

但這些念頭我認爲卑微，
當我一想到你，那時的我，
破曉雲雀般從湖地起飛，
在天宮門前唱讚美的歌；

能把你的甜蜜的愛記牢，
我何用覬覦帝王富豪。

第六十四首

曾看過往日的燦爛珍寶，
給時光的殘忍的手銷毀；
還有先前的高塔今摧倒，
死的暴力教赤銅化朽灰；

曾看過蒼蒼無繫的滄海，

吞沒了沿岸一帶的桑田；
也有滄海枯乾桑田重來，
水和陸的盈虧更番侵佔。
既然一切如此變更無常，
甚至自身完全消失沈淪；
不禁因毀滅而暗地思量——
時光將要奪去我的情人。

終不免爲心愛的要長逝
流盡淚，這念頭痛苦如死。

第六十五首

既然銅和石，大陸和海洋，
總難逃殘忍毀滅的支配，
美貌還不及一朵花堅強，
如何能和這暴力相對敵？

厚固的岩石，堅強的關門，
同樣經不住時間的摧毀，
啊！如何夏天散發的芬芳，
抵得住蹂躪時光的攻圍。

啊，怎生想得！時光的珠貝，
怎逃開時光匣子的收藏？
什力量把它的快步挽回？
誰能禁止它把美貌採掠？

啊！都不能，除非憑這神妙：
我的愛在詩里永揚光耀。

福利多 綢緞

布花印色深之色褪不永

意義：
 色中點綴，
 宛如眉黛，
 黑白分明，
 綽可代綢。
 特點：
 色深而不褪，
 性柔而挺括，
 精細而耐用，
 新穎而大方。
 用途：
 單夾襖，棉，無不相宜。



信孚印染廠出品

公司布號均售

每二碼售
 永不退色
 保單為憑
 新書最多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信孚染印廠

觀察

·元百五售份每·

日五月十年五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第六期



第一卷

專論

如何走上民主建設之路

莊智煥

我從泰興來

朱東潤

再論知行

馮友蘭

特稿連載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完)

張東蓀

科學叢談

牛郎織女

戴文賽

歷史轉入新頁·聯大化整

爲零 (昆明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學府權威·炙手可熱·中

大「解聘」教授別記

(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文藝的空靈和充實

宗白華

尾頁

古城夕照·負生催記·復旦的秋天·洋顧問·

·撰稿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之琳 | 王芸生 | 王鶴 | 沈鴻 | 任有乾 | 吳恩裕 | 李純甫 | 李廣田 | 周子亞 | 柳無忌 | 孫克寬 | 許君遠 | 高覺敷 | 陳友松 | 陳瘦竹 | 夏交德 | 張實秋 | 張沉長 | 張東蓀 | 郭有守 | 程希孟 | 楊孝通 | 楊西孟 | 趙家璧 | 雷海宗 | 潘光旦 | 蔡維藩 | 錢能欣 | 鮑覺川 | 戴世光 | 顧翊軍 |
| 伍啓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王元 |

·撰稿人·

A. C. E. C. Belgium

(Ateliers de Construction Electrique de Charleroi)

General Office:

CHARLEROI, BELGIUM

本廠製造各種
 膠皮線，鉛皮
 線，花線，堅
 性橡皮線，風
 雨線，紗包線
 軍用電話線
 ，并製馬達，
 電話機，電表
 ，以及其他各
 種零件，無不
 應有盡有，如
 蒙垂顧，不勝
 歡迎。

比國沙城電器製造工廠

電話一四九八〇
 郵政信箱四七三號
 DALCO 電報掛號

上海總行

四川路一三三號內大門大廈二樓

出品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質堅地固
 火力強大
 用油簡省
 經濟衛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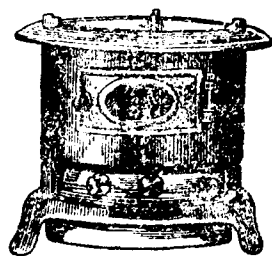


註冊商標

鷹球牌經濟爐

家庭機關
 行號軍隊

必備之品



燈頭保證無臭無聲
 火力能夠隨意大小

歡迎外埠特約經銷章程函索即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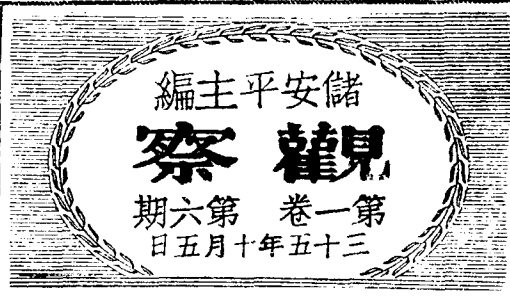
振興工業社出品

總發行所：上海北橋桃源路二十五號
 電話：二八三三七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特權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上海經售處：五洲書報社
漢口經售處：華中書報社
重慶經售處：新華書報社
西安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北平經售處：國際書報社
濟南經售處：大公報濟南分館
青島經售處：大公報青島分館
甘肅經售處：蘭州鳴道文化社



本期作者

莊智煥：前經濟部企業司司長
朱世潤：中央大學教授
馮文瀾：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戴文彥：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
宗白華：中央大學教授

如何走上民主建設之路

莊智煥

這是什麼世界？人類竟然如此愚蠢！經過多年戰爭，死傷盈萬，耗資鉅億，還是得不到安定與和平。國際間又在為「永久和平」而準備戰爭，中國則外寇甫降，內戰又起。這是竟為了什麼？

人人要求生存，但走的却是死路。國家需要建設，但毫不吝惜破壞。黨派利益，超過了國家利益。少數人的意志便要多數人來遵從。「打」，到處的「打」，究竟能否解決問題？人人都知道「打」不是一個辦法，可是許多人還在迷信着「打」。理智完全為感情所控制了。

民主需要理性，政治家要有風度。缺乏理性，不配談民主；沒有風度，不配談政治。當然，宇宙原無絕對的好惡是非，猶之宇宙間無絕對的圓的或方的東西。可是在政治上講，對於大多數人有利的設施，就是好的；對於久遠有利的計劃，就是對的。

現在讓我們平心靜氣的想一想。勝利已逾一年，民衆的痛苦解除了多少？政府做了幾件福國利民的事情？共產黨在「解放區」對人民又做了些什麼？我們不該被報紙，廣播所迷惑。人民要和平、安定，減輕苛擾。他們得到了多少？政府與政黨為什麼不能給人民以滿足？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呢，還是要宰割人民？政黨代表了什麼？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問題，也是民主政治的關鍵問題。不能代表人民的政黨，不配談民主。不能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一定不能為人民所擁護。謀掌政權，目的原是要為大多數人民造福謀利。不然，掌握政權的目的何在？爭取政權而僅僅為少數人的享受，這是專制政治時代以暴易暴的作風。「彼可取而代之」的思想，決非民主時代所應有的。我們要「理智的革命」，不要「感情的革命」。我們要為大多數人的福利而革命，我們不需要為少數人權利的革命。我們不要不流血的革命，我們不再要暴力的革命。在現階段的科學進步，智慧發達的時代，這一點希望和求應該是可能的。

「革命首要存在民生」。民族與民權革命的目的，應該是民生的改善。不然，民族的獨立和自由，民權的發揚和提高，又為了什麼？政治脫離了經濟，就變成空洞的理論，亦復失去了遵循的準則。政權而不為人民謀福利，又有什麼作用？當然，經濟與政治脫節，也就無法改善。目下我們流行的「經濟」一詞，原自日本輸入。在中國文學上的「經濟」，本來是講「經綸」「濟世」的政治。大學課程中的「政治經濟」，講究各種主義政策，其目的也在研究何種主義政策適用於政治，俾使國家社會可以興利除弊。

我國要建設，要「迎頭趕上」各國，自需把握「時間」「空間」；要以最小的力量，得到最大的效果。在兵學上，要戰勝敵人，一定要「知己知彼」；在政治上，我們也要明白本國的長處弱點，顧到國際的情況趨勢。從歷史上觀察，人類文明由小亞細亞發源，經過埃及、希臘、西歐幾個時代，到今日則為美國執世界「牛耳」的時期了。在西歐文明的時代中，荷蘭、西班牙、法國、英國都曾有過輝煌燦爛領袖國際的時期。英國做國際盟主約一世紀，現在則讓位給這個新興的、富於活力的、天賦獨厚的美國了。美國的煤、鐵、石油的貯量，均約佔世界貯量的一半，牠的生產能力，更非任何一國所能望其項背。因此故總統羅斯福敢以民主國的兵工廠自任，以抗「軸心」國家。中國在煤、鐵、石油資源上講，自然墜乎他國，尤其美國之後；可是現在已是原子能時代，同時科學的趨勢是可以以植物質的化學製品、代替礦物的。所以，中國的廣大幅圓，具備各種氣候的國土，蘊藏相當數量的礦物，所具地利不能謂薄。所以從人類文明的軌跡——由東到西，繞行北半球一周——來說，和從我國的地文條件來說，我國都應該在半世紀至一世紀後繼承美國，成為國際的盟主。

但是從近二百年來的歷史看，我們太落後了。在清代以前，歐洲科學尚未發達，而在我國康熙朝間，科學經當局倡導，也還和歐洲差不甚遠。我們祇見人家努力的果，不知人家所種的因。曾左到清末，固然祇想有堅船利兵的「用」，而不肯放棄八股式的「中學」為「體」，到今日，我們還是講固有道德而購現成的美軍裝備。就連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所需一切，也都依賴舶來。所謂「國貨」，其原料中的很大百分比，還是舶來品。從精神方面講，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不比歐美人差，可是在組織能力上卻差得遠了。一個中國人的智力，可以同一個歐美人比而不遜，兩個以上的中國人的綜合工作能力卻比同類的歐美人差多了。加以大多數人營養不良，體力不強，以及懼外，媚外的政治風氣，好逸惡勞的社會習慣；這種種使我們國家民族在國際地位上一天一天的降落下去。

經過八年抗戰，國際地位是提高了。在抗戰中，中國固有巨大的犧牲，以及不可磨滅的精神力的表現，然而「勝利」之得，還是由於盟國的全體勝利。我國是賴以「全」爭於天下而獲勝的。可是勝利一年，敗象畢露，慘象難見；我國僥倖所得的國際地位又驟然降落了下去。這是誰的過失？政府這一年來的措施失當，共產黨的以兵爭代替政爭，都是直接原因。然而歸結起來，還是民族的素質問題，每個國民都有責任。目前中國是怨氣漫天，戾氣遍地。國民黨與共產黨對立，人民與政府對立。對立的互相指摘，互相攻擊，互相踐踏，互相爭功。可是黨員是否國民？官吏又從那裏來的，難道他們呱呱墮地，就是特殊階級的黨員與官吏嗎？貪污發生於授受賄賂，受賄的固是官吏，授賄的又是何人？人人為小我，為近利，而忘了國家的遠大利益。在人民立場，我們更忌於兩黨之間，採取了「不入於墨，必入於楊」的做法。兩黨都有缺點，人民為什麼不採取另一立場而說話？民主政治正待有獨立人格的國民來維護。依傍門戶，逢迎當局，正是沒出息的想法與做法。

四

我國的遠景仍是光明燦爛的，但當前的局勢卻是十分陰黯悲慘。我們如何由陰黯的當前過渡到光明的將來呢？悲觀的論調和消極的批評，都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我們應該提出積極的辦法來挽救危機，爭取前途。現在筆者姑且提出幾項建議以供商討。

(一) 為政府設想：

一、行政區，經濟區，軍事區分別劃定。

現行省制沿襲清代，行政區與軍事區混合為一。自民初到現在，割據之局，層出不窮。其實國防需要，未必跟行政需要相同，而在政權彙歸樞樞的傳統精神下，行政機關易被軍事首長所左右，政治遷就軍人，割據的局勢即沒法消滅。所以行政區的劃分，應該不同於軍事區。行政區可沿舊制，或酌加修正，軍事區則應根據國防，另行劃定。行政首長，最好與軍事首長不在同一城市辦事。軍隊不入城市，更可以避免許多無謂的糾紛，例如在上海的打電軍，打戲院，打警察等等。城市的治安應由警察負責完全責任。這對部隊的紀律訓練，也有很大益處。此外經濟的發展有賴於：(一)

(一)天然資源，(二)動力，(三)勞力，(四)交通，(五)市場。所以經濟行政可以有別於民政，而經濟區域亦可有別於普通行政區域。現在各省的建設廳，或則忙得透不過氣來，或則閑得無所事事。這弊病完全是由於經濟區與行政區合一，而將經濟行政遷就民政行政的結果。這種不合理現象，亟待糾正。

二、軍人可以參加政治，但須退出行政。

革命的成功，抗戰的勝利，都是軍人冒險犯難，勞苦犧牲的成績。軍人對於國家民族，自有不可磨滅的功勳。軍事教育的特徵是：(一)奪取一切，實為「取而不予」精神的發揚；(二)對上奉行命令，對下監督命令的實施，遂成上下直線而不旁鶩；(三)用歸納法來判斷，然後以簡單的結論概全體，故容易忽視細節；(四)求迅速有效的結果，決心一下，便不惜浪費與犧牲。但政治的因素甚多，些微的忽視，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在許多場合，政治是寓取於予。(美國的租借法案，就是羅斯福寓取於予的政策)，也一定要旁徵博引，不宜直線行事，更不可不顧一切，使人民犧牲，國力浪費。所以軍事教育無成功，軍事素養愈好的將領，愈不適宜於行政工作。軍人的後天教育訓練，既違反行政上的需要，為中國的前途，我們希望他們退出行政，而祇參加政治性的國策，國是的研討。

三、取消行政上級的割裂，厲行一事一主管制度。

目前行政上由中央一線到底的方法，使中間的行政機構及各級公務員，完全成了被動的承轉者。同時行政上缺乏綜合性的效能。每個單位，每個個人均力求表現，使矛盾衝突處處發生；人民有事向政府說話，反不知該向何人去說。行政上的過失，也復無人負責。「分層負責」有理論而無實際。五權政治的真實狀況，是五權之外，主計、設計、考核、人事、審計獨立，實質上成了十權政治；中央有部會，省級有廳處，縣市有科，一線到底，對政績多粉飾而少實效。其實超然主計，不過門面罷了，那一個部或那一省的會計長，能與部長或省主席毫無關係。而辦事順手的呢？事前審計，徒然使建設阻礙。為手續而忽視專的本體，真是捨本逐末。政府為什麼不信任其神邁的具有才德的特任官，使其在預算範圍內有支配全權，然後課其成績，而一定要派幾位簡任或薦任的人員去監督他，掣肘他，使他事事不易放手去辦呢？行政一定要層次分明，權責統一。不然，行

政必無能，建設必難推進。

四、整理行政法規，改良公文手續。

這兩項不知有多少人提議過，也曾經在政府中討論過多次，可是始終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現行的行政法規有幾千種——每一部會可有幾百種。苛細，繁複，而且往往衝突，矛盾。這樣使官吏無法執行，人民更莫知適從。政府對於官吏及人民，真是望之如聖賢，防之如盜賊，驅之若奴隸。任何人是無法具備這三重資格而同時做一個正當的國民的。大家對於檢察官吏犯法，均寄以熱烈的期望，但是如果嚴格的執行各種行政法規，可以說沒有一個官吏不是犯法的。這是什麼現象？不是法律成為具文，就是使法律遷就人情，我們又何必遷就許多條文來充幌子？此外則許多法律被命令變了質。這樣又如何談法治？沒有法律根據的命令，應該無效。政府為什麼不明白這一點基本原则？「公務員」三個字，在根本上不存在，可是大家習焉不以為奇。這也是一個笑話。我國當權者以集事為集權。以為用「我」的名義行文，才是權屬於「我」。結果則應該負責者不負責，沒有責任的出主張。最多也不過將權力寄託於親信者之手。這是「科員政治」的原因，而結果則成為行政無能無力，公文在機關中旅行，手續繁多，而忘了為什麼要這些手續。取消圖章制度，厲行一事一主管——取消兩個以上機關或單位來共同負責一件事的制度，都是改善行政效能的必要條件。

五、財政金融政策應依據經濟政策。

目前每人的心頭，都有經濟崩潰的陰影。生活在繼續高漲，法幣的信用在繼續低落，國內生產一天天的萎縮下去，國際的信譽也在逐漸降落。我們確信現代國家的國際收支的平衡，遠過於國庫收支的平衡。通貨是交易媒介，而不是財富本體。我國要工業化，然而財政上的賦稅方案，金融上的貸款方針，都是向相反的方向走。高利率和游資都是不合理政策的。工業的資本，微薄到可憐地步，無論國營或民營工業，都在要求銀行投資及貸款。這那裏是國家工業的出路？何況銀行的存款也在減少之中。我們以為建設計劃應該迅速確定（這中間的輕重緩急當然要好好的考慮）然後責令財政當局去籌集必需的資金，而以金融業為其呼吸的工具。對於國際貿易，在若干年內，應該與盟國友善商量，歸由中國政府統籌，以減

低貿易差額，減輕國際貨幣的壓力。不然，民族資本本就衰落，法幣繼續膨脹，經濟一定走到崩潰的路上去。國家的財政應爲有機體，所以財政部的職責，應該同軍隊的經理處或公司的賬房有分別。民族資本枯竭了，再講經濟復興是會來不及的。

六、確定土地政策，並首先施行於收復的「解放區」。

國父的「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該是土地政策的基礎，「二五減租」也曾推行於廣東。可惜若干年來，黨員祇盡力于「八股」的主義宣傳，對於實際政策太爲忽視，或是有政策而無施行的辦法和決心。共產黨爲爭取貧農的擁護，以暴力在「解放區」推行着土地重分配。這一舉對於糾正大地主擁地坐食，不事生產的觀念與習慣，也未始無益，可是這些地區收復後的地權糾紛一定很多。政府正應利用時機來推行新土地政策，使地主與農民均獲得合理的解決。這正是一個爭取政治配合經濟的安定力的機會。新土地政策在這些地區施行有效以後，即可推行全國。

(二) 爲人民設想：

一、加強社團組織，參加自治。

在一切以家庭爲本位的我國社會中，人民對於家庭以外的事情，向以不過問，少過問爲明哲至理。可是我們要民主政治，沒有社團組織的訓練，如何能實現民主？有社團，才知道有個人以外的公共利益觀念。這種公共利益的觀念，我們要加以培養。自治是民主的基礎。沒有自治，安能民主？我們既反對被操縱的組織與訓練，我們就應當自發自動的來訓練組織能力，培養民主風度。這基本要點就在：(一) 私利之外有公利，(二) 自尊人格也尊重別人人格，(三) 用理智不憑感情，(四) 少數服從多數。這些精神與風度，一定要從實際的社團生活與自治單位中去培植出來。

二、糾正捧偶像的風氣。

二千多年的大統專制，養成了捧偶像的風氣。對於皇帝，固然捧爲天縱聖賢，對於官吏，亦復歌功頌德，虛偽的諛辭，使社會習焉不以爲奇，似乎每一個成功成名的人，沒有不是生而異粟，幼而好學，長而忠孝仁愛，幹練有爲的。若干年來，一個人祇要一有地位，即成爲輿論爭譽的對象。土豪劣紳的奔走衙門，藉以誇耀威嚇鄉人的作風，普遍到整個社會，豈不可笑可憐？這對於真正的人才是一種諷刺，是一種諷刺，但是便利了若

干無聊的人來造成他的社會地位。要社會有真公道，真是非，這種風氣一定要糾正的。

(三) 多做積極性的批評，厲行檢舉不法的人與事。

現局勢使每個人不滿，自是事實。然而消極性的指摘，於事無補。對於政治上，社會上的錯事，我們要指出來，同時要提改進的辦法。大家能這樣做，將力量累積起來，才能改良政治與社會。以少數人來監督多數人，這是專制政治的作風。一定要以多數人來監督少數人，這才是民主作風。官吏的不法，社會負責人的不法，是大多數人不過問與其有關事務的習慣所養成的。我們要提倡檢舉不法，使不法之人知所畏懼。可是對於挾嫌誣告的壞人，第二者也應檢舉，這樣才能使政府與社會走上公道，有是非的正軌上去。這也是每一個國民的責任。

四、多做生產工作。

好逸惡勞，人之常情。但是生之者寡，食之者衆，那末國家一定要衰敗。據負責機關的統計，上海從事工商業者祇佔全人口六分之一。那就是說，六分之五是寄生者。就全國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國民是在餓饑線上掙扎，勉強維持生命。這中間除了政治不良的因素外，怠惰不工作更是重要原因。我們希望有智識的人去多做生產的工作。中國必需奠定建設基礎於未來十年之內。我們不能等待神蹟。我們更不能永遠坐洋車去同他國的飛機汽車競賽。當前的經濟危機，更不允許我們再拖過半年。難道我們聽憑命運，不努力去拯救嗎？我們不要你希望我，我希望你。大家的事，大家共同來做。政府固然責無旁貸，人民應當奮起努力。天助自助者，時機不容我們再拖了。要民主，要建設，那是每一個人的權利，也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本刊創刊號再版

第二期三版

印數不多，補購從速

每冊實售五百元

我從泰興來

朱東潤

泰興是長江北岸擁有五十萬畝耕地，九十七萬民衆的一個不甚著名的縣份。抗戰初起，江陰封鎖的期間，從上海退出的人們，常是取道南通天生港、靖江、泰興，直達泰興縣屬的口岸，改乘輪船退到武漢。有名的黃橋之役，便是政府軍隊和新四軍在縣屬黃橋的血戰，那時的敵人，盤據在縣城裏面，相去祇四十里，但是敵人管不着雙方的鬥士，雙方的鬥士也顧不到縣城裏的敵人。勝利以後，敵人屈服，縣中的偽軍和新四軍曾經有過一次決鬥。國軍進駐以來，七月十三日，新四軍發動十六團的兵力，猛撲泰興，激起了蘇北大戰，於是泰興底名稱，在一股人底想像中，燃起猩紅的回憶，一切都是以人民底血肉，作為當前的代價。

本來泰興底地勢太重要了。國都建在南京，省會設在鎮江的時候，浦口、浦鎮、揚州、儀徵，是兩地底屏蔽，都是屯紮重兵，勢在必守的地方，這是軍事學上的堅，是新四軍屢次要攻，然而決不輕意嘗試的地方。南通不是堅，但是南通底江面太寬了，沒有良好配備的軍隊，不會輕易由南通渡江，即由南通渡江，也不能輕易攻擊江南的要害。可是泰興便不同了，泰興祇是側翼，是瑕，假如新四軍得了泰興，他們可以隨時由泰興的天星橋、龍梢港、馬甸、口岸渡江；可以隨時進窺陰沙、小河、奔牛、常州，可以隨時割斷京滬線，可以隨時和太湖宜興的隊伍取得聯絡。這是兜心底的一拳，無怪他們要聚集重兵，猛撲泰興。可是政府方面對於泰興的認識，似乎不及共產黨來得清楚，在這方面的軍事，常是取的守勢，因此也常處於被動的地位，這是一個最不利的地位。

在七月十三泰興激戰以後，我曾到泰興一次，最近我又去了一次。我所接觸的祇是一部分的地方人士和負責當局，當然談不到嚴密的觀察，可是就憑我所接觸的幾方面，也許我們對於泰興底現狀，可以得到一個大體的概念；而且因為泰興和一般蘇北各縣有許多共同點，因此我們對於整個的蘇北可以有相當的瞭解。

從鎮江出發，跨上鎮口班小輪，你看到輪船票價從九月初又漲上二分之一。到達口岸，你看到從口岸到泰興城這短短的二十公里的汽車票，要你支付五千元的代價。握着交通工具的資本家，正在加緊勒逼蘇北人民底最後的一口氣，因此蘇北物價不斷地奔騰，造成京滬一帶所沒有的高價；而負責的長江航政局和江蘇建設廳都是熟視無睹，不加以任何有效的制止。這是政治方面給你的第一個印象。

由口岸到泰興城，一路是顛顛簸簸的公路。公路旁邊到處是堡壘，有磚塊砌造的碉堡，有泥土堆成的高壘，也有把高墳挖空，從上面探出對外的砲眼。沿着公路，你看到軍用的電話線，電線桿子有的是瘦不盈握的枯株，有的竟是一寸周圍的竹枝，臨風搖擺，益發顯出地方底不安和人民底凋疲。

未進泰興城，你先看到北門城外一堆一堆的瓦礫，這是從前的商場，然而現在祇是一堆一堆的瓦礫，北門城外如此，南門城外如此，其他各門城外也是如此。城上的城樓，本來狼破舊了，現在改建砲樓，歪歪斜斜地矗立在上面。進城以後，到處都是一堆一堆的瓦礫。縣立中學，養濟院、將軍廟，這些公共場所，現在都失蹤了，贖下來的是殘磚破瓦。夫子廟是一縣有名的建築物，規模之大，建築之雄偉古樸，還有那數百年的古柏，蒼翠堅挺，是許多地方的孔廟，無從和牠比較的，現在都沒有了，磚瓦堆中賡得幾堵斷牆，算是大成殿底故址。慶雲寺是七月十三這一次激戰的中心。當日高達七丈的大殿，現在菸然無色了，四圍的墓房，更是掃得一乾二淨；在殘破的基址上，當地駐軍建起核心碉堡，鐵絲網砲壘底中間，夾雜了經不起紅牆以及從民間搬去的屏門窗檣，一切顯出又混亂，又匆忙的不調和的心境。

整個的縣城，祇是一座兵營。到處是兵；學校裏是兵，廟宇裏是兵，祠堂裏是兵，民房裏也是兵。在民房裏，門房是兵，廳屋是兵，堂屋是兵

，姓屠是兵，有時連臥房裏也是兵。老百姓祇住在軍人沒有佔領的角落裏。幸虧軍事長官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所以秩序還不太壞，可是到了下級幹部和士兵們，情形便有些兩樣。最不易瞭解的是關於防禦工事的材料，以及一般的供應，不知道是不是該由上級分發，還是該由地方供給。若說由上級分發，那麼始終沒有看到照發；若說該由地方供給，那麼一個百孔千瘡的小縣城，委實供給不了許多。

城裏充滿了國軍，但是鄉間却充滿了新四軍。泰興底第一大鎮黃橋在他們手裏，沿着靖泰界的幾個大鎮在他們手裏，通江的港口有好幾個在他們手裏，整個的東北鄉在他們手裏，甚至出城五六里，也有一大部份在他們手裏。儘管國軍收復如皋，收復海安，好像已經截斷他們底後路，但是他們正在加強他們底工作，赤色的縣政府和鄉鎮公所繼續存在，而且加緊地努力。有人說國軍佔有了點和線，而新四軍却佔有了面，這句話扶出了當地的真相，何況共產黨也據有了點，同時還不斷地威脅國軍儲存的幾條交通線呢？

共產黨在和政府底鬥爭裏，不斷地指摘政府如何地食言，如何地不顧信用，如何地濫發空頭支票；他們甚至自稱是實行三民主義的政黨。地方民衆看到國軍奉行三民主義的標語，同時再聽到共產黨實行三民主義的口號，這纔是摸不着頭腦。可是在共產黨底作風裏，也確實表現那令出必行的氣勢。最初他們提出減租的口號，地主底田租便不得不減輕；其次是倒租，於是他們便和地主計算要把民國二十九年以後所收的田租，取出不照共產黨規定而浮收的部分完全倒出。這一來，地主們一概破產，走得了的便逃到江南，至少也躲到城裏，走不了的祇有一切運命。好在小地主都是些自耕農，祇要留得幾畝地，他們總還可以勉強自給。一年以來，四鄉更嚷起拆屋分田的呼聲。多餘的房屋是地主階級底象徵，而且萬一國軍到達，每座房屋都會成爲臨時碉堡，於是便實行拆屋，除了生活絕對必需的幾間以外，一概要在限期以內，自動拆卸，這樣你還可以保留一部分的木料和磚瓦，倘或逾期不拆，那就由他們代爲執行，一切都沒收了。分田更是一件重要的定策。本來泰興人多地少，耕地面積太少的農民，久已無力維持極低的生活水準，更談不上供應地主和債主底剝削。現在分田了，除去流亡的地主和農民以外，按人口均攤，聽說在較優的村莊裏，每人分得二

畝，其次的也分得一畝五六分。這個當算不上什麼土地政策，因爲他們底一切計畫，都是祇就一縣着手，必然地還是多寡不均，而且因爲人口孳生底結果，短期以後，必然還需要一個重待分配，纔能保持小範圍以內的平衡。可是共產黨管不了這許多，一切祇求眼前的痛快。分田以外，還有分店，這是一個在外間很少聽到的名辭，但是在新四軍支配的幾個鎮市裏，已經切實執行了。分店底辦法，是把店主底資本，存貨和生財傢具，由店主平均分配，大家一走了事。這個當然是一種極幼稚的行爲。商人被打倒了，新的分配機構沒有成立，那時誰來担負這營運的責任，一般的民生豈不是更加痛苦？在共產黨底發祥地，商人照舊存在，偏偏在這民生凋敝的蘇北，實現這個聞所未聞的分店理論，這是爲的什麼？可是他們正在提倡打倒知識階級，而泰興的共產黨基本幹部，知識最高的多半祇是受過中等教育的人，因此不免倒行逆施，做出這些原始社會的行爲。

從軍隊底數字上，從訓練和裝備上看來，新四軍是無法和國軍比擬的。在陣地戰遭遇戰方面，他們不是國軍底對手；他們擅長的是游擊戰，因此國軍始終駐在幾個據點上，沒有十分把握的時候，決不輕易推進，在軍事進展上，發生很大的限制；可是這個作戰方式，是經過幾次嚴重的教訓，纔算學會，輕易不能放棄的。除了直接作戰以外，共產黨對於對方，憑着他們親交的手段，常時構成最大的威脅。本來新四軍底最大部分是窮苦的農民，而對方底最大部分，何嘗不也是窮苦的農民？貧農和貧農底中間，最容易造成情感底共鳴，一待情感共鳴而後，那還打什麼仗呢？去年九月間新四軍消滅偽軍，就是用的這種戰略。那時偽軍師長秦鑫元把十九師底部隊，完全收到城裏，聚集了三個以上的糧草，在泰興城裏街頭巷尾築了無數的碉堡；他準備和新四軍決戰，但是他也確實認定新四軍無從破城。在新四軍進攻城郊的時候，偽軍長官有些正在開懷打牌，認爲這個不成問題，城頭城下稀疏歷落的槍砲聲，襯着竹牌的聲音，更加來得清越。可是新四軍有新四軍底策略：大部的軍隊留在後面，拚命地嚷着：「殺啊，殺啊，衝啊，衝啊！」近城邊的却是大隊大隊的鄉下老太婆，她們喊着城上守禦的軍隊「乖乖肉格家去吧！我們是爲着躲公糧纔當兵的，不是來替秦鑫元拚命打仗的啊！跟媽媽家去吧！新四軍不殺你們，他們是來殺秦鑫元的啊！」真的，偽軍的兵士，祇是些躲避公糧的貧農；經不起這一陣

陣的威脅和叫喚，他們終於把槍枝放下，不打仗了；他們一個個地回家，祇得養蠶元和他底廢廢償還人生底血債。唐人說：「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還鄉。」從前都以為這是詩人底幻想。現在曉得確實是有這個境界的。

一年以前的故事了，新四軍經過擊退以後，重新回到鄉間，而守衛縣城的，不是那些偽軍，而是從抗戰初起，就和敵人作戰，飽受戰事訓練的軍隊；但是這個老太婆叫城的故事，隨時憶到軍事長官底心目中。他們認為自己底軍隊，不會遇到同樣的遭際，但是誰能保障一定不會這樣呢！兵士們固然是疆場百戰的健兒，究竟和偽軍的本地兵士不同，不易受到當地的誘惑，但是即使在這百戰健兒底隊伍中，也曾因為傷亡遷調的關係，補充了不少的當地人士，那嗎萬有一天老太婆們又喊起「跟媽媽家去吧」，那又怎麼辦！何況即使隊伍當中沒有泰興的土著，兵士們祇是貧農出身，在貧農和貧農中間，究竟容易引起情感底共鳴！

最易腐蝕中下級幹部心理的還有兩件事。第一，他們時常為自己底待遇發愁。一位少校決定從此以後祇能度着獨身的生活；一位上尉因為不夠求婚條件，祇得畫着少女底模樣，掛在臥室裏瞪眼；一位中校已經結婚，生了一個孩子，但是他時常懷疑自己底收入，是不是還能維持這麼小的一個家庭。他們有時也談到兵士們底生活，一個上等兵底餉項，除開伙食以外，每月淨賺一萬元，一萬元也許還不至於祇值抗戰以前的一元吧，但是即便不止這樣，又做什麼用！調整調整，到現在祇是一句空話，而且因為物價隨着貨幣貶值而飛騰，縱使調整實現，立刻又需要再度的調整。官長們惟恐兵士因為待遇太底而開小差，但是他們自己抱着隨時告退的心理，準備改業另就。其次他們始終不能瞭解政府裏和平談判這一份事。三人小組，五人會議，在他們看起來，簡直是一個謎。他們底邏輯是這樣的：既然政府可以和共產黨公開談判，那麼，共產黨便不是匪，不是亂黨，為什麼還要他們拿性命和共產黨死拚呢？假如一定要他們和共產黨死拚，那麼共產黨必然是匪，是亂黨，既然如此，為什麼政府還要和匪談判呢？簡單一點說，他們認既然談判，就用不到打仗；既然打仗，就用不到談判。他們認為去年秋冬之間，他們底軍隊就應當調到蘇北，到了蘇北，就應當立刻開仗；他們認為那時開仗，無論從士氣方面講，或從配備方面講，他們

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是經過這一年以來，士氣沮喪了，兵士們有時還不免提出問題：打日本人原是該當的，為什麼又打起中國人呢？這一串的現實，都使得官長們痛苦，真值得當局底注意。

蘇北的軍勢方面，政府軍隊處於絕對的優勢，然而無情的現實，却把他們麻痺了。他們在可以進攻的時候，不能採取主動的策略，祇能憑城固守，望着城頭的砲壘，安慰自己那份沉重的心境。大量的軍隊守在城裏，一任數里之外的新四軍，隨時出動。這樣真使得帶兵的官長們痛苦了。

政治方面，更潛伏着狼狽的危機。貪污是一種惡毒，沿着各階層底心靈。區區的泰興城，正遇到困苦顛連的日子，但是地方官吏，還認為是一個曠世難逢的好日。七月十三激戰以前，地方官久認為不堪供應，無法支持了，應當發的教育經費不發，無須出地方人士負擔的供應，強勉地方人士負擔；但是這次激戰以後，他報上狼狽的損失。真有這些損失嗎，為什麼不在激戰以前提出開支？沒有這些損失嗎，那麼這次的陳報，究竟怎麼樣？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地方自治人員底情形更壞了，經過這次激戰，根據救濟難民的規定，真正流離失所的民衆，大口發救濟費五千元，小口發二千五百元，這算是狼狽的數字了，但是還有不肖的鎮長從中勒扣，以致發生難民逐鎮長的活劇。在遍地是軍隊，遍地是共產黨的無法供應，無法撲滅的當中，各區區長和鄉鎮長，可算是一條長途，無人敢來應命了，但是居然有人出來競爭，拉交情，說好話，一切都和承平時一樣，那麼區長和鄉鎮長究竟有什麼好處，可以引人羨慕呢？最離奇的是在進攻新四軍，性命相搏的時候，據說還有負責人在那裏幹些得錢寶放的買賣。這真是喪心病狂，但是人言鑿鑿，難免事出有因了。

在整個蘇北共產黨遇到一面倒的剝削之下，泰興的共產黨是無法單獨勝利的，尤其他們那套辣手的作風，根本違反了一般的民意，一時決不易獲取廣大的成功。但是泰興的局勢仍舊是可憂慮的，在工商事業無從推展的今日，當地民衆每人平均祇得一畝五分耕地，這是無法使人維持最低生活的。泰興如此，阜甯、鹽城、東臺、如皋、江都、泰縣、興化、南通、靖江等縣的情形，大體也差不多。這正是長江以北淮水以南的區域，人民有南方人底頭腦，北方人底體魄，同時再加以無法維持最低生活的生活，十幾年以前，有人早就看到這裏是共產黨的溫床，因此即使眼前的大禍，居然可以彌縫過去，將來的災難，真是不免使人言之色變了。惟一的希望，祇有政治改進，纔能轉移現在的局勢，穩渡這個驚風駭浪的難關。但是政治方面所能給我們的希望太少了，腐爛的黨閥，一經侵蝕到核心，便難免最後的崩潰！是不是還有最後的解救呢？讓我們在這裏誠懇地祈禱。

再論知行

馮友蘭

我在本刊創刊號上寫過一篇短文『論知行』。尙有未盡之意，茲再論之。

在上篇短文裏，我們說：就道德方面底知說確是知易行難，就技術方面底知說確是知難行易。現在我們要補充說者，即就道德方面底知說，我們可以說，我們亦可以說，知難行易。

所謂知有二義，一是認識，一是了解。就其認識之義說，道德方面底知，是容易有底，而道德方面底行，是不容易有底。王陽明說，人人都有知善知惡底良知。良知之知善知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是當下認識，不待思慮考察。陽明此說，是不錯底。人對於價值，如有認識，都是當下認識，不待思慮考察。如有人不能當下認識，則他無論怎樣思慮考察，他終不能認識。例如人看見一幅圖畫，如果此畫是美底，而他亦認識其美，他是當下即認識。他如不當下認識，即令有美學家，或藝術家批評家，爲之百般講解，他還是不能認識此畫的美。

就這一方面說，可以說知易行難。一個人可以認識一件事的道德價值，但他未必能作此等底事。一個人可以認識一幅畫的美術的價值，但他未必能作此等畫。

但就所謂知的了解之義說，則知又是不容易有底。一個人可以認識一件事的道德價值，亦可以行此等底事，但此等事爲什麼是道德底，他却未必能有了解。比如一個人可以認識一幅畫的美，亦可以作此等底畫，但此等畫爲什麼是美底，他却未必有了解。道德學及美學的用處，就在這一點。道德學可以說明一件事爲什麼善，可使我們對於善有了解。美學可以說明一件美的東西爲什麼美，可使我們對於美有了解。對於善或美底認識，是人人或多或少有底，但對於善或美底了解，則不是人人都有底。不但認識善或美底人，不必對於善或美有了解，即能行善事或創作藝術品底人，亦不必對於善或美有了解。

更有些人，雖依其良知覺得有些事辦得妥當，他亦可作他所覺得妥當底事，但他可以不知那些事即有道德底價值。比如有些人覺得有些東西看著順眼，他亦可作他所看著順眼底東西，但他可以不知那些東西即是美底東西。例如民間流行的歌曲，其音節詞意有些都是美底，不過作底人及唱底人或只覺其聽著順耳，而不知這些作品，都有美術底價值。孟子說：『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由仁義行是依照仁義行，行仁義當然亦是依照仁義行，不過不僅只是依照仁義行。於依照仁義的時候，行者不但依照仁義行，而且對於仁義有了解，自覺其是依照仁義行。此是有覺知底依照仁義行，此謂之行仁義。若雖依照仁義行，而對於仁義並無了解，亦不自覺其依照仁義行，則雖依照仁義行，而不能說是行仁義，只可說是由仁義行。中庸說：『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這點意思的一個很好底比喻。

在此方面說，我們亦可說，在道德方面，亦是行易知難。

不過在技術方面，知難行易，所以能知即能行。但在道德方面，雖亦可說知難行易，但却不一定能知即能行。一個人若知一件事如何行，假如他行，他自然能行。但一個人若知一件事應該行，這個應該未必即使他真正去行。

有有條件底應該，有無條件底應該。例如醫生告訴一個人說，你如果願意保持健康，你應該起居有節。這個應該是有條件底。道德上底應該是無條件底。對於有條件應該，一個人如不顧其條件，則其應該即失其效力。一個人可以告訴醫生說，我不願意保持健康，所以我也未必起居有節。道德上底應該，雖是無條件底，但沒有強迫人以必從底力量。人的欲求是很複雜底，無論他是有條件底，或無條件底應該，他往往明知其是應該，而因有別底牽扯，不能照著應該行。所以古人說：『言之匪艱，行之惟艱』此說與知難行易並無衝突，是可以並存底。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續完)

張東蓀

五 中國之將來

說到此，我們的問題又一轉而為今後中國應如何了。先就軍隊言，以爲中國自有歷史以來，軍隊只是爲帝王打天下的，從來很少有替民族全體來抵抗外來的侵略者，即偶有之，亦總是戰敗。其故乃是由於替君主打天下的軍隊與替國家拒外寇的軍隊，在性質上必有很大的不同。中國歷史上軍隊既是前者，則當然對於後者不能盡其職了。即以此次抗日而論，雖然一大半已走上了後者的路線，可惜仍不免遠未達到理想的程度。至於要改革軍制，恐怕必須先解決農民過剩的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當由改革田制入手。今專就軍事而言，今後世界局勢大變，恐怕不容易再有戰爭。社會學家諾維柯(J. Novikov)對於戰爭曾有預言：以爲戰爭必是愈來愈厲害。因爲愈來愈厲害，遂必致亦愈來愈稀少。最後因爲十分困難，遂致不敢輕易發動。證以原子炸彈之新發明，使我們覺得諾氏此種預言實爲有理。戰事愈烈，被害愈慘，則發動者必愈有戒心。故我以為今後恐未必再有戰爭。即使有戰爭，以中國現在的軍備而論，又恐怕亦決不足以言單獨抵抗。所以中國今後自國的安全依然建立於國際組織之共同安全保障之上，即仍是托命於國際的安全保障理事會之手。從這一點來說，我們可以大膽主張中國沒有保留巨額軍隊之必要。換言之，即中國的軍隊既不能單獨作戰以抗侵略者，則其用處即至爲有限。不妨澈底裁兵，而改爲國民徵兵之義務教育，使每個公民皆有軍事知識。一旦有事即可聽從國際軍隊之指揮與調遣。至於在本國既決定實行民主政治，想從政治上得着一個永絕內戰之道，則決無軍隊分省駐紮之必要。即分軍區亦可不必。至於行政區域，恐怕原有的省似嫌過大，必須重新劃分。這與軍事無關，且不討論。今後必須把軍人的常兵觀念減除。詳言之，即軍人當以其軍事上的學識而見重於社

會，不必擁有軍隊。這就是把軍人與軍隊分爲兩事。軍人和科學家列入於一類中。使軍人專埋首於研究軍事學，而不必實際率領軍隊。於是軍人便與政治不發生直接關係。因爲軍人的地位既和科學家差不多，則決不會隨着政潮而生變化。總之，中國今後必把軍隊的性質完全改變；使其不爲任何個人爭地盤與打天下之用，不作擁護某一派的工具。必須如此，中國方能上軌道。這是起碼的要求。

至於說到農民，首先須改革田制。尤其必須把不在田的地主完全廢除。這是所謂耕者有其田。不過這仍只是土地改革之先決問題而已。根本之圖，猶在於用科學方法從事耕種。所謂集體農場正是取其便於施用這些科學的耕種法。所以此後的田制，當以集體耕種爲原則。須知集體耕種仍可不廢私有，故對於農人自愛護其土地之心亦不致有何搖動。並且土地改革與鄉村自治有密切關係。鄉村所以能自治，必須先去不在田的地主。日人長野朗的研究，中國土地的弊病大半在不在田的地主。佃農的負擔過重，鄉村自治的破壞，以及土地的吞併，無不由於這類在城市住的地主。至於在田間的地主則爲惡較少。這個實際調查，甚足爲我們的主張一大助力。我主張鄉村自治仍的採中國傳統辦法的「鄉約」的精神。亦就是把教育與政治打成一片。關於這一點，梁漱溟先生頗有所見。不過這種辦法却只限於鄉村，至於鄉村以上則不適用。就選舉而言，鄉村自治的選舉在性質上可以與其他選舉很不相同。在鄉村可以適用福來特女士所提倡的鄰里組織的辦法(見M. P. Follet The New State)。在中央與省會，以及縣城，這個方法就不能用了。用鄉約的精神把教化與自治合爲一件事，則農人與士類便能打成一片，這却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我在上文已曾提及，必須使士與農合作，與官分離，中國方有開明的前途；因此鄉村自治之重新建立極爲重要。

此外我們再說到官。我以為一部中國歷史不啻是一部官僚作惡史。中

國到現在為止，始終沒有形成經濟性質的資本主義。有之，只是政治性質的資本主義。這樣的資本主義和西方的資本主義根本上完全不同。所以不宜稱之為資本主義。萬不得已，亦只有一個怪名詞，曰：官僚的資本主義。因為中國的榨壓階級只是官僚；其榨壓的方法亦只是政治力量。被榨壓的對象最後仍歸到農民。官僚除了使用榨壓外，無法維持其生活。所以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想掀起社會革命以推翻資本家，是最困難的事。同樣在中國，推翻資本家極易，而推翻官僚却難如上青天。都是由於對生存而掙扎。為了保全其地位，作殊死鬥，故不易推翻。須知中國的官僚和西方的資本家大不相同。資本家不能搖身一變，而官僚却可應機而百變。官僚可以加入於革命中，而使革命為之變質。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官僚。中國之所以不能變為現代國家，就由於現代國家式的文官制度無法建立。此無法建立之故，就正因有這一大批官僚來作梗。這些官僚並沒有固定的身分。你實行一黨專政，他可鑽入黨中。你實行民主政治，他可以利用選舉。所以此後中國如對於官僚沒有一個極妥當的安頓辦法，前途仍是不容樂觀的。

再其次，就是中國今後與國際之關係了。中國既為國際安全保障理事會之一分子，則今後必須自己充實其能力，用以澈底担負起來這個責任。不但是中國本身的安全是專靠着這個國際組織，並且還須在這個組織中能充分盡其義務。說雖如此，實際却不很容易。中國雖有更多的人力，但沒有訓練，依然是無大用處。所以必須由國際組織中關於文化的部分，定立一個統一的計畫，來使中國人得受一定的相當訓練，用以担当這個責任。根據此義，今後的中國必須變為在國際組織中最能盡職的一個國家。要想在國際中盡職，則必須依照國際所需要的樣式來辦理。換言之，即中國今後必須把自己變為最合乎國際所需要的那個樣子的一種國家。因此大家要明白：現在還有一些不知大體的人們在那裏高呼「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其實這些呼號只是為梟雄造機會，而與國家前途並無益處。一個國家的絕對主權在今天的國際組織上已早受了限制。所以今後的中國決不是中國人關了門自己要怎樣便怎樣的了。中國必須依照國際所定的模型以自已造成為最合乎此模型的。這即是我所說的中國必須有充分的能力以担当這個國際所規定的義務。能盡這樣的義務，即立刻本身變為一個很現代式的國

家，這乃是於人有利，同時亦於己有利。我國今後在國際方面的出路必是如此。

以上所言雖不免於拉雜，然却都是關於中國將來應當如何之一問題。對於這個問題，除了上述各點以外，如要得一總結，則可說：中國必須走上漸進的「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Socialistic Democracy)之途。所謂漸進的，乃是指採用平和手段而言。為甚麼要主張用平和方法呢。著者研究中國歷史得到了一個教訓。就是任何激烈的改革其後必有反動，足以將改革抵消，使其仍復原位。反而倒是所餘留的影響或能經久一些。故我們可以說：只有平和的改革，其效果比較經久些；愈激烈的改革，其抵消亦愈快。恐怕這個原則不限於在中國歷史得之，即在西洋歷史上亦可以得着。我希望熱心改革的政治家，對於這個教訓，要時時刻刻銘記在心上。至於其緣故可求之於社會學。我名此種倒退作用為「文化的滯力或惰性」(Cultural Inertia)。就是一種文化往往於激烈的改變以後，不知不覺反而自己會退還到原樣，或與原樣差不多。因為文化之所以能歷久，正是由於人們的習與性成，在西文謂之 *habitudes*。文化本身就是這樣的一種東西。至於習慣之造成，在心理學上，就神經而言，亦自有其說明。本文不欲涉及太廣，請即從略。總之，由文化的惰性遂使一切改革都有反動力，凡前進愈猛則其後退亦因而愈速。證以中國歷史最為顯明。秦的統一天下，廢封建而置郡縣，在歷史上可算一個很大的改革了。但不及二世，即遭覆亡。漢與正代表這個反動的趨勢。王莽託古改制，亦不失為一個激烈性的改革。其結果反釀成大亂。光武所以能成功，亦就是順着當時反抗改革的潮流。此外，康有為等變法的主張引起清室嚴防革命的反動，亦是一個例證。但從反面言之，每一次改革，其本身或終被推翻，但其所留下的殘餘勢力却可發生很大的作用。以秦朝的廢封建而言，漢雖順着其反動的趨勢，利用之而代興，然却不能完全恢復封建。自光武亦有許多的政治施設是沿襲王莽當時之舊制的。可見前進往往反在倒退之中。換言之，即表面上是倒退了，而暗中却仍留有其以前的若干前進情形。所以我們應知激烈的改革不是完全無用的。不過我們不能希望其得到百分之百的効力。不妨說前進了百步，必須又倒退六七十步。然而最後却仍不失為已進了三四十步。從這一點而論，著者不反對革命，但以為人的真正進步却不在于於

革命。

請接着一言革命。須知革命只是一種過程。有些人主張革命而偏偏革命不起來。有些人怕革命，怕作革命的對象，總是想法子以抵消之。殊不知往往愈想壓制革命，結果反使革命來得愈快。所以在此確有一個所謂主觀與客觀之距離。著者承認革命是有客觀性的。人們對於革命的了解無論如何總是為其主觀性所限制。所以主觀與客觀之間其距離無法縮至最短，致二者會合於一。既承認有此種距離，則勢必使我們亦得承認革命是不能事前預知的。馬克斯的預言未中，想即由於此故。至於事後，則又變為歷史家所研究的了。這一些話雖與討論中國之將來沒有直接關係，但却亦有些間接的幫助。即我們希望中國有進步，不必以革命為劃期。不論是政治的革命，抑或是社會的革命，都不足為真正的進步。所以革命尙不足作為劃期之用。例如辛亥革命為民國成立之紀元，在表面上好像是一個更始的開端。須知這只是俗人的見解而已。而在實際上，民國的情形和前清末年並沒有很顯著的不同的。今後中國亦不會再有一個甚麼革命用以劃期，表明另外的進步。所以本人不贊成那些分階段的主張。這種主張是以為民主革命是現在的事，至於將來尙須有所謂社會革命。就上文所述，當知一切真正的進步反都在激烈的改革以後，而激烈的改革本身並沒有直接與我們以何等好處。中國今後要希望有進步，不必先尋得一個開始之端；須知隨時隨地都可以開始向前推動。

討論到此，本文亦應得有一個結論。本文目的在論中國之將來，但這個將來却又必須由研究中國之過去而窺得之。即由中國過去是甚麼而推定中國將來必定怎樣。關於中國過去，已述之甚詳了，雖共分多點，然可歸納之，共同以產生現在狀態。由現在而推定將來，有些是雖為我們所不願意的，但仍沒有方法立刻剪除之；又有些是正合我們所希望的，當然要設法加強其作用。就是依這樣的分析，其中是有可樂觀的，亦有可悲觀的。在這樣的分析上，便可指示我們一條出路。這條出路可以約而言之，是必須澈底實行民主主義。因為民主主義和中國歷史上的傳統辦法完全相反。如果中國仍走歷史上的老路，則不僅中國永遠不能變為現代國家，並且中國人亦永欠得不着人生幸福。中國要變為民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是因為這樣的文明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十分可靠的根基。就中尤以治者與被治

者之關係一項來說，上文已詳述了，實在是始終立於對峙與相反的地位。

須知治者與被治者如果沒有利害一致，不論其為一部分的，抑或係完全的，則決不能走上民主主義之軌道。所以中國今後要實行民主政治不僅是一個政治上的制度之問題，乃確是涉及全部文化的一個問題。亦不僅是在歷史上另劃一個新紀元的事情，乃必是把中國從歷史的舊軌道中撤出而另外擺在一個新的軌道上。一班人只知高呼一二聲民主以為就可了事；我則以為民主二字愈成濫調，則必致離真正實現民主愈遠。於是我們的問題便為：要實現民主必須先有一班人而足為這樣的文明之托命者。倘使中國沒有這樣的人們，則縱有數千百萬的高呼民主者亦必無濟於事。非徒無益，反而有害。我的答案在上文已略吐一二，就是必須把士加以特別訓練，使其與農合作。士與農合作一層，上文既已說過，似無再述之必要。至於特別訓練一層，却須大加注意。因為以往的教育對於做官與為士並無分別。於是士所需要的道德完全為官所需要的那一套勾當所掩了。以致養成許多許多的壞品行。例如取巧、規避、排擠他人（即忌材妒能）等等，乃做官的人從環境的需要上不得不學會的。往往心知正義而不敢挺身出以主張之。凡事先在心中打一個算盤，看一看是否與我有利，如其不然，便口頭說得天花亂墜，而實際却決不去真做。所以言行不相符乃是做官的人之唯一祕寶，亦正由做官的環境所逼迫而不得不如此。此風一開，幾致中國上流社會沒有人不是這樣的；倘有不然，反被人目為怪物了。古語謂不誠無物。故士的道德訓練是第一必須誠。惟其是誠，故不求人知。理學家主張「常惺惺」，正是為此。即「人不知而不愠」是也。不過這個仍是屬於心情一方面，即所謂「道德的情緒」(Moral Sentiment)便是。須知道德行為如果完全專靠這樣的情緒是不十分固定的。所以必須另有客觀的標準而為了行為，不僅在主觀的內心一方面。我們承認這種情緒之培養是十分重要的，但却不以為只須有此情緒即一切都够了。至於說到客觀上行為之標準，則又不能不求諸西方的道德哲學（即倫理學）。因為西方學者雖亦知道德學不能變為科學，然總想努力使其為科學化。雖稍稍近於科學亦覺得比較好些。根據此義，我在此願提出一些主張。我們對於行為的決定可分幾方面來論。第一是主觀方面，就動機來說，似可仿照英國功利派邊沁(Bentham)的辦法，亦造成一個計算表。邊沁的表名為「快樂之計算」

(Calculus of Pleasures)，我們則必須改爲「正當行爲之計算」(Calculus of righteousness)。可採取奧國學派曼依農(A. V. Meinong)的辦法，先分「爲」與「不爲」，然後再分「利己」、「不利己」、「利人」、「不利人」，與「損己」、「損人」等等項目，列成一個長表。按表可以決定行爲。例如損己而不利人，雖出自願而亦是要不得的。又如利人又利己，則是更可取的。至於利人而損己，亦未嘗不可爲，但不可實諸一班的普通人。還有利己而損人，則乃是放棄不得的了。這樣的表如果能製造出來，實足以爲選擇行爲之助。不過這是關於倫理學上的事，言之太長，本文爲體裁所限，不能多述。第二是客觀方面，就應付社會上的人來說，必須能預知他人的行爲。按照通常的辦法是由於經驗。即一個人如果閱歷甚多且廣，則應付各方必可裕如，不過這樣是沒有科學的根據。故我主張應當建立所謂性格學。但向來性格學是屬於心理學範圍，至多亦不過是在社會心理學中。我則以爲必須使其純屬於社會學。把個人的行爲從社會的各種因素來加以預測，而達到一個客觀的基礎。這樣並不是把心理的因素拋開了，乃正是採取綜合的態度。總之，舊式講道德，講修養，只注重於情緒，想由情緒而得一個意志的鍛鍊。這雖很好，却並不够用。倘能再加上以科學的倫理學，則兩全其美了。因此我主張以士階級來負擔這個維持道德之責任。因爲士人本身的道德是由於自願的，即所謂「自律的」是也。自律的一辭是指自己立一個規則用以拘束自己，同時這個規則又可爲人人所使用。這種自己拘束自己的發願心，不可求之於普通的俗人。故一班的常人之道德標準是由他人代立的。一個社會不能完全都由這些常人組織之。此即士之所以爲不可缺的一種人了。而況今後中國真實實行民主政治，更是離不了選舉制度。須知選舉制度是一個需要道德條件的制度。如果道德上某種條件不具備，則選舉制度必生困難。所以我以爲中國施行選舉制度之困難，並不完全在於不識字的人太多，而亦確在於有所謂官僚階級之存在。在上文已說過，官與地主、巨商以外，洋行買辦是一個階級。這個階級乃是民主主義之障害。有人問我：何以中國的漢奸特別多？我以爲唯一的答覆：是由於社會組織使然。即他們的生活根據只是做官；除了做官以外無法另外得到生活。所以爲了生活只得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去當做官。這個情形却與民主的社會根本上相反。民主的定義，我在「思想與社會」

一書中已說過，乃是人們自己治理自己之一種制度。在此制度中，每一個人是治者，同時又是被治者。所以治者與被治者既是同一人，決不能爲固定的兩個階級。倘使有一批人們永遠爲治者，生活完全寄託在這個上面，則民主政治即無由建立。故中國今後要建立民主主義，必須首先排除這個障害。而排除這個障害並不容易。因爲必須經過一種革命，不拘是流血的，抑或是不流血的。而這種革命又必須由於先有一些人負擔起這樣的使命。換言之，即革命必須有革命者，只有被革命的對象是不行的。官僚階級是革命的對象，不必說了，但誰能起來作此革命呢？我的答案依然是士與農民。在上文已提到了，中國歷史本富於革命，故革命在中國不算一件稀奇的事。並且往往一度革命以後，其情形並不與革命以前有何大異。這乃是由於革命儘管時時而起，但官僚階級之存在與政治性的擠壓却始終未變。可見今後的問題不在有無革命。如果像以往的樣子，縱使再有幾度的革命亦無濟於事。所以我說排除官僚與變更政治性的擠壓與剝削是一件很難的事了。

述到此，所說的大約已完。關於中國之過去與將來，至少我希望讀者可以得到一個輪廓。這個輪廓雖只可算是著者一人的獨自見解，然却亦有若干部分已成爲人人所必具的常識了。希望讀者至少一口氣看完，不可斷章取義。

(完)

本刊修正訂閱辦法

- 一、平寄者，一次先付八千元；掛號及航寄者，一次先付一萬元。一律八折優待，款盡通知續定。
 - 二、本埠在十月十五日以前，外埠在十月底以前，仍照原定辦法優待(先付五千元者八折，先付一萬元者七折)
- ，概以郵戳爲憑。

牛郎織女

戴文賽

牛郎織女是我國最有名的一個民間傳說，是我國人最熟識的關於星的故事 (Star-story)。這個故事是誰最先說出來的，甚麼時候才開始在民間流傳——這兩個問題不曉得已經有人考證出來沒有。南北朝時代寫成的『荆楚歲時記』裏頭有下面這一段：『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紉。天帝怒，責令歸河東。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會。』

關於織女，古書裏還有幾處提到她。後漢書天文志：『織女，天之真女。』史記：『織女，天女孫之。』晉書天文志：『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焦林大斗記：『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氏之下，謂之織女。』天河就是我們在夜裏所看到的那條橫貫天空的光帶；我國古人也叫它做『銀漢』，『星河』，『天枕』，『銀潢』，『明河』，『高寒』等等。現在天文家叫它『銀河』。織女星在銀河的東邊，它的西名是 Vega。從前我國人把天空分做二十八宿和三垣。現在全世界的天文家公定把天空分做八十八個『星座』。織女星是天琴座 (Lyra) 裏頭最亮的恒星。附近銀河裏有五個幾乎一樣亮的恒星排成十字架的形狀，那五個星屬天鵝座 (Cygnus)。銀河的西邊稍為南一點有三個星排得很近，中間那一個比較亮些。亮一些那個星就是牛郎星，也叫

牽牛星，還有人叫它『河鼓』，『何鼓』，『黃姑』，西名叫 Altair。牛郎是天鷹座 (Aquila) 裏頭最亮的恒星。它和兩旁那兩個亮度小一點的星有時候被人合起來稱為『扁担星』。據傳說旁邊那兩個星是牛郎和織女所生的孩子。天鵝在銀河裏飄游，河畔有一位姑娘在織布，對岸有一個牧人帶着兩個小孩子在放牛。這是多麼美麗的一幅圖畫。

宋代詞人秦觀也被牛郎織女這個悲裏帶樂樂裏帶悲的故事激動了文思；他把這可歌可泣的故事的意境用長短句很巧妙地表達出來。『鵲橋仙』是一切詞裏最美麗的一首。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從前許多中國人相信牛郎和織女真地在七夕的時候渡河相會一次。那一夜婦女們都穿針乞巧，又以瓜果祀織女星。這個故事也常被採用做戲劇的資料。平劇和各地的歌劇多半有『牛郎織女』這齣戲，也有一部電影名叫『牛郎織女』。最近新進劇作家吳祖光也把這個故事編為話劇。今年四月六日作者在昆明看到這個話劇。

在戲劇裏，牛郎是一個農村裏放牛的孩子。他不肯幫哥哥種田，不肯幫嫂嫂車水，不肯幫媽

媽做家裏的瑣事。牛郎只是貪玩，只愛作奇怪的幻想。他的最好的朋友就是他所看守的老牛。有一晚他在夢幻中看到天上的仙境。他便牽着老牛動身到天上去。同時天上有一位織女却想要下凡來享受人間的溫暖。王母娘娘可憐織女的孤寂，便差遣金童玉女和喜鵲把織女帶到天涯海角去和牛郎相會。金風玉露一相逢，真是勝却人間無數。一對愛侶被送上九霄雲外度蜜月去了。

牛郎遊過了天上的勝境。日子一久，也便覺得平淡無奇了。織女得繼續紡織雲錦天衣，不能老陪着他。牛郎越來越感覺無聊，又從金童得知家裏的人日夕在盼望他回去，便把回家的意念告訴織女。織女決心和同到地上去享受那可愛的春天。可惜事機不密，給西王母曉得了。她趕來用玉簪劃成銀河一道，把牛郎和織女隔開，只答應每年七夕遣喜鵲結成天橋，使他們渡河相會一次。牛郎回到人間，很高興地再看到母親哥哥嫂嫂。從此他不再偷懶，不再作無謂的幻想；天天努力勞作。他覺悟了在現實的生活裏也可以創造出美麗來。他聞到泥土的香味了；他洞悉生存的意義了。他唯一的惋惜就是所愛的織女不能也到地上來和他一起勞作，一起享受人間的溫暖。不過每年七夕還可以相會一次，那已經比永別好多了。

話劇裏插着幾首歌曲，其中的一首是俞鵬所

作的『鵲橋會』：

『誰知道天長地久何時了？
誰知道離恨年年有多少？
度盡了長歲，好難得這七夕良宵；
却又是無限悲愁相逢在鵲橋。』

夢長夜短總是多情惱。

見東山晨星已現，天將曉。

可奈何喜鵲頻噪，催人分道。

只好待明年的七夕快快的來到。

一直到今天，我國還有好些人真地相信牛女兩星每年七夕渡河相會一次，許多婦女還在那一夜向織女乞巧。很可惜，科學告訴我們：牛郎織女這個故事並不是真的，它只是一個富有詩意的神話而已。近年來天文學的進步使我們對這兩個恒星，和其他的恒星，和銀河，都認識得比從前清楚得多。銀河並不是一條河，銀河裏並沒有水也沒有橋。它是很多恒星和星雲的集合，用大望遠鏡就可以看出來。牛女兩星雖然不是絕對地『恒』，每逢七夕並不向對方移動絲毫，當然更談不到『渡河』。每年七夕，還是一在河之東，一在河之西，彼此都在望河興嘆。科學的進步竟打碎了他們的美夢，這使作者想起曹雪芹替太虛幻境牌坊所作的對聯：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

恒星的『恒』字只是和行星的『行』字相對而言。實際上天上沒有一個星是絕對地『恒』；每個星都在動，動多動少而已。牛郎星每年在地球上移動〇·六五九秒角度；此外，每秒鐘還以二十公里（每一時七萬二公里）的速度離開太

陽系往外跑。所以牛郎星在空間的速度比地球上最快的飛機還快差不多一百倍。織女動得慢一點，不過在女子百米比賽裏還是可以得冠軍。她每年在地球上移動〇·三四八秒，每秒鐘以十四公里的速度離開太陽系往外跑。

牛郎和織女都比太陽大得多亮得多。為甚麼看起來只是兩小點的光呢？那是因為這兩個恒星比太陽遠得多。牛郎的光度比太陽大七·七倍，直徑大三成，質量大差不多七成。織女的光度等於太陽的五十二倍，直徑等於太陽直徑的二·一倍，質量差不多等於太陽的三倍。所以織女比牛郎大，比牛郎亮，比牛郎重，算來還是牛郎的大姐姐。牛郎的距離等於一百四十八萬萬公里，比太陽遠九十八萬倍，織女的距離等於二百五十五萬萬公里，比太陽遠一百七十萬倍。織女比牛郎大好些亮好些，同時又遠好些，所以由我們看起來，兩個星才差不多一樣亮。光從牛郎星來到我們的眼裏需要十五年八個月的時間，從織女星來需要二十六年十一個月的時間；所以兩個星相距也有十二光年那麼遠。無線電波的速度和光一樣，假使牛郎想打一個無線電報給織女，得等二十四年才有收到回電的可能！

西方關於星的故事比我國多；幾個最有名的故事都是從希臘神話取出來的。有人說天上的星是數不完的。實際上肉眼所能看到的恒星是數得完的，而且數目並不太大。眼力好的人，不靠望遠鏡幫忙，最多也只能看到六千五百個星。任何時候我們只能看到天空的一半，太近地平的部分又常被山邱樹木房屋所遮蔽，被空氣吸收影響；因此一個人同時最多只能看到三千個星。用大望

鏡則可以看到好幾萬萬個星。望遠鏡造得越大越好，照相技術越發達，所能數到的星越多。所以星到現在還沒有數完，也許有一天可以數完。

恒星在大小，光度，溫度，顏色和些別的面相差都很大，質量却差得不很多。五十年來天文家把許多恒星分門別類，好比生物學家把動物植物分門別類。

最近科學家證明出來日光和星光都是從原子能來的。因此，牛郎和織女這兩個星也可以說是兩個非常大的原子彈。它們把肚子裏頭的原子能變成光線發射出來。人類在欣賞它們的燦爛的光輝的時候，竟幻想出一個哀豔動人的故事來。美國西部有許多 Cowboy stories；我們中國這個『牛郎故事』比它們美得多。童話和神仙故事並須因物質文明的進步而被消滅。它們可以提高少年的幻想力，可以做成年的人工餘的消遣物，又可以當各種藝術的原料。中國的牛郎織女可以希臘的奧德賽，金羊毛，德國的 Gendelhausen，尼貝倫指環，英國的辛德列拉（Cinderella），美國的白雪公主這些故事並列。每年七夕，大家不妨繼續提出牛郎織女這個故事來談：一方面欣賞這富有詩意的神話，一方面也可藉機會提倡科學，使一般人注意到科學家替我們所發現的許多關於星的新智識。

一九四六·九·十一。



抗戰業已結束·時代轉入新頁

西南聯大·任務完成·化整為零

民主傳統·寬容精神·北大清華南開合作九年
分返平津·重建學府·負起領導青年思想重任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昆明通信) 九年來由北京、清華、南開三大學聯合組成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已於七月底「壽終正寢」了。到八月底，所有留昆的負責人和三校的教授都離開了這四時皆春的山地，回到北方平原的古城，去分別重建北京、清華、和南開三個學府了。

在抗戰的期間，以「聯合」為名的大學為數不少，但大都是「聯而不合」，不到幾年便

不歡而散。只有由北京、清華、和南開三校組織而成的西南聯大，能維持到九年之久，並且在這九年間樹立了最深厚的友誼，和奠定了長期合作的基礎。西南聯大所以能够合作，不能不歸功於教授先生的高超的德行，三校傳統上的寬容的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長。

在一般無派系的學校中，不斷地鬧派系之爭，但西南聯大是很少

有派系之爭的。這並不是說西南聯大沒有派系。在聯大，正如在任何學校一樣，教授們因政治、思想、年齡、工作、學科種種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團體。但這些派系都不在學校行政上有甚麼

爭奪。因為聯大的教授大都是學有專才，他們的全部精力放在研究的工作上，自然就沒有空閒去管學校行政，因此就更不會有甚麼系別之爭了。當然，凡是學校行政

上發生了甚麼錯誤的措施，總有人挺身而出，作坦白的批評，務必做到錯誤被糾正過來。由於他們的學問，由於他們的道德，由於他們的意見雖有不同，但他們總是合作去為學術而努力。

他們所以能在一起合作，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北京、清華、和南開三校的容忍精神。大家常稱聯大是「民主堡壘」或「自

由堡壘」，容忍主義或寬容精神是這個「堡壘」的中心精神。因為如果沒有容忍精神，則少數不肯服從多數，多數不肯尊重少數，那就只有黨爭和暴政而不會有民主與自由的。北大、清華、和南開都以寬容精神見稱。例如北大在蔡元培先生時，可以有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國民黨人等革命分子，也可以有保皇分子。正因有這種寬容精神才

能够「教授治校」

。例如清華，則重要的問題是由評議會決定，而評議會則有過半數的評議員是由教授選舉出來的。記者認為只有具有容忍精神的學校，才能三校聯合九年而十分合作的。

聯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現，就是它包容了各黨各派的教授與學生。記者雖然不能完全指出誰是那黨那一派，但至少可以說在聯大之下，有共產黨、

第三黨、民主同盟、民主社會黨、中立派、國民黨、三青團、和國家主義等黨派的教授與學生。教授方面：在屬於左派政黨的教授中，有聞一多和會昭掄等先生；在民主社會黨中，有潘光目和費孝通等先生；沒有黨派而批評政府的有張奚若和陳序經等先生；比較中立而對政治常有意見的有陳岱孫和王鐵愚等先生；在經濟問題方面批評政府的有伍啓元楊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屬於國民黨反對派的有錢端升等先生；屬於國民黨批評派的，有周炳琳楊振聲等先生；國民黨開明分子有馮友蘭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團

的有姚從吾和陳雪

屏等先生；……。

在聯大這許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聯大是沒有頑固派的分子。不過如果有極左右的人，聯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斥的。這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堡壘』，真正的『自由堡壘』。這才可以使許多人在一起而沒有糾紛。

三校校長合作

當然，聯大所長，南開清華北大等校都派有教授（如蔡維藩、胡毅、許植陽等）留在該院，使三校與昆明的關係能夠沒有中斷。

了和諧的空氣。

在整整九年的合作中，這三個北方的最高學府在西南角上替戰時中國造就了不少的人才。它在雲南文化留下了一些不可埋沒的功績。就是在聯大『化整為零』，全部北遷的今日，它還留下一個『國立西南師範學院』在昆明，由忠厚長者的查良釗出任院長，南開清華北大等校都派有教授（如蔡維藩、胡毅、許植陽等）留在該院，使三校與昆明的關係能夠沒有中斷。

復員後北大資

現在北京、清華、和南開三校都準備於雙十節在平津開學了。分家後的三校，以北大的資本最

充足，問題最簡單。

北大現有了一個新校長（胡適之先生），而在行政方面幫助這個新校長的有傅斯年、周炳琳、湯錫予、鄭天挺、陳雪屏等先生。北大教授的陣容很整齊。理學院中如化學系曾昭掄、物理系吳大猷、數學系許寶祿及其他各先生，法學院中如法律系的燕樹棠、政治系的錢端升、經濟系的趙廉澄、楊西孟及其他各先生，都是知名之士。此外其他學院也有很好的陣容。北大最幸運的事是它的校產不只在戰爭中沒有被破壞，而且大有增加，此外它也接收了不少的房產。它的圖書也大為增加。同時北

清華所受損失

大教授中，左右之爭也不嚴重。清華在物質上的損失，『水木清華』的清華園，在戰時受日本人的佔據，在戰後受接收人員的佔據，已破壞到不成樣子。房屋的架子雖然仍然存在，但內部已破壞不堪（沒有一間房子是完整的），而且傢具圖書等等都差不多已全部損失了。現在清華在物質方面除了不很大的基金外，實在是十分困難。但在精神方面，清華還是十分活躍的。教授中前進的分子很多。我們相信在北平清華園一帶將是中國激進思想的集中地。那裏國立的清華

和私立的燕京，都充滿了批評的傳統和前進的人物。雖然有人曾憂慮因此清華會有左右之爭，但一方面由於清華沒有極右的人物，一方面由於清華傳統的容忍精神，我們相信清華不會因政治的紛爭而缺乏安定的。清華最大（也是現在唯一）的資產就是它的教授。它的工學院是與交通大學齊名的，它正在籌創辦農學院。在理學院方面，由前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葉企孫先生擔任院長，陣容極強，教授包括吳有訓（在假）、華羅庚、陳植、張印堂、高崇熙……等權威學者。在法學院方面，由陳總先生擔任院長，陣容包括張奚若

徵求通信

本刊徵求重慶、成都、西安、迪化、貴陽、昆明、桂林、長沙、漢口、青島、濟南、瀋陽、長春、廣州各地通信。通信的標準和風格，請參閱本刊以前各期的『觀察通信』。刊後致酬千字四千元至六千元。

吳澤霖、潘光旦、伍啓元、費孝通、戴世光、陳達、趙鳳喈、邵循恪、……等先生。在文學院方面，原由馮友蘭先生擔任院長，現由雷海宗先生代理，陣容包括陳寅恪、聞一多（已故）、金岳霖、朱自清、劉崇鋈、陳福田、吳臨、王信忠、孫毓棠……等先生。此外據說還聘了不少的新教授。從這個教授的陣容看來，清華的前途是光明的。清華在曾服務該校近三十年的校長梅先生領導之下，將會克服一切困難的。

中國不亡

北大和清華都開辦在北平，南開則在天津。南開的校舍雖損失極大，但南開在張校長之下是很有辦法的。『有中國則有南開』，這是最當局會當面答應過張校長的。南開以經濟學院和數學系最負盛名。在黃鈺生、陳序經、光亮夫、……等先生主持之下，南開將永與北京清華兩校鼎足而三，成為北方三個最高學府的。

復員後北大資

現在北京、清華、和南開三校都準備於雙十節在平津開學了。分家後的三校，以北大的資本最

復員後北大資

現在北京、清華、和南開三校都準備於雙十節在平津開學了。分家後的三校，以北大的資本最

學府權勢·炙手可熱

中大「解聘」教授別記

楊晦·盧峻·林本等五十餘人未被續聘
艾偉·樓光來·沈剛伯等多人先後他去
吳有訓一年三辭·學生要求敞開大門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自從九月十一日上海大公報發表了中大被解聘教授林本致中大大校長吳有訓氏的公開信以後，京滬各報均先後為文評論，中大校方對此亦甚震動。

中大此次解聘教授頗多。拙悉：中國文學系有楊晦、陳白塵、盧冀野、唐圭璋、王玉章、吳祖湘六教授。法律系有盧峻、何冀明、于望德三教

授。教育系有林本、吳世瑞二教授。師範學院有劉箇教授。歷史學系有許紹光教授等。解聘的原因各有不同，楊晦、陳白塵、吳祖湘三人之被解聘，據說與他們平日同情「民主運動」有關。其中吳祖湘在重慶時，校方即欲解聘，當為同學反對，遂作罷論。此次吳氏應馮玉祥之邀，赴美考察，校方即藉此解聘。其他教授之被解聘

，校方之理由為「緊縮名額」。被解聘之教授中，頗有不少為同學所歡迎愛戴者。即以楊晦、林本二氏為例：楊氏在大一教「現代文」，上課時，聽講同學擁擠，無座位者每在教室後面或窗口站立，曾有某壁報將此種情況以「上現代文」為題表現於一漫畫中，其為學生歡迎愛戴之程度亦可想見。楊氏被解聘後，最初有

中文系學生代表再三挽留，接着有留校學生百五十餘人的集體簽名。校方對此未允考慮，遂無絲毫結果。教育系學生亦欲挽留林本教授，但見中文系學生挽留楊晦教授之無效。遂感不必「多此一舉」。早在九月十日，重慶世界日報就以中大解聘教授事為實例，痛論大學之墮落，其言有曰：「……修復京校和包辦復員都成了

利益集團的活動中心，利益集團既然把握住了利益，於是權勢炙手可熱，在南京展開大規模的伐異工作，凡是非本校畢業的客人，就算是有二十年的在校歷史，就吃了八年抗戰的艱苦，都在被刷之列，而且就算是本校畢業，也要看那一年那一段那一系和與「客人」之是否有好感，如果有觸這些「學府大爺」之忌的，也是一概刷光了事。就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心理學界的權威，二十年的老教授艾偉憤而辭職了，他所手創的學科心理實驗班，也被某些「木戲子」教授代表議決合併了，甚而至於全國所景仰的

生和教育學前輩常導之教授也會被人罵做不值一錢，其餘的一些苦幹進步的教授也被迫或氣走了。」這段文字可為中大解聘教授事下一註脚。據記者所悉，艾偉教授確因不滿中大辭職他去，他並且要他的在中大肄業的公子離開中大，降級去投考金陵大學的新生。(現已錄取)。其他離開中大的去之教授，為數亦多：中文系張世祿教授因難安於位，遂未隨校復員來京。外文系俞大綱、俞大綱二教授已去清華北大。歷史系沈剛伯教授已應北大之聘。文學院長樓光來謂本年赴青島休養，實則已應山東大學之聘擔任文學院長一職。工

學院長劉教棧氏亦離職他去，至今乏人繼任。

自林本氏刊出其公開信後，中大解聘教授事始為外間所重視。大中公報二報記者曾分訪中大校長吳有訓，以獲悉解聘教授的詳情，但兩次吳氏均未出面，由其主任秘書接見，就停聘教授事有所解釋，謂林本等氏，絕非解聘，乃為約滿不再續聘而已。又謂本期有若干系歸併，奉教部令緊縮，故被裁教職員達五十名左右。

中大校長吳有訓氏，至今未對林本氏公開信有所表示，亦避免直接接見新聞記者。據記者所悉，吳氏今日雖為中大校長，所處地位則頗為困難

。校內一切行政。悉由五人會議決定，（此五人即包括總務長，教務長，訓導長，秘書長，及某教授）吳氏無力過問。吳氏所決定者，苟五人會議不表贊同，吳氏亦莫可如何，因校內一切行政事宜，非經教務、總務、訓導三處之同意，無法推動。此次解聘教授，吳氏實未參預其個人意見，苟不明吳氏之處境困難者，或不免對吳氏有所批評。

吳有訓氏以純粹學者來長中大，凡關心教育前途者，莫不以此為中大慶幸。因中大近年以來，長校者多與政治發生密切關係，政治與黨化影響教育，學術自由遂遭摧殘。自吳氏來長中大，咸望彼能有所改革，以期成為一學術自由之最高學府。但吳氏長校甫及一年，而表示辭職已達三次。今年「一二五」學生運動後，吳氏因不堪外力壓迫，憤而辭職，卒為全校師生所挽留。接着學校復員，吳氏以任務繁重，難予推動，再度表示辭職，亦未獲教部允准。復員來京以後，中大發生此不幸之解聘教授事件，吳氏身為校長，自不免為人所指責，吳氏因不堪內外之壓迫，三度表示辭職。從吳氏長校一年辭職三次的情形觀察，可見吳氏處境之困難與「學者治校」的悲哀了。

吳氏的辭職是否可能呢？據記者分析，殆為不可能之事，首先，吳氏為中大同學所歡迎愛戴，這是一股廣大的支持力量。其次，吳氏辭職以後，究竟誰來繼任，乃為最大問題，苟人選不當，學生不表歡迎，勢將引起學潮，故教部為了人選的困難，不准允准吳氏辭職；再其次，吳氏因在控

制學校行政的五人會議，也不能不表示擁護吳氏以為掩飾，在此種情況之下，除非吳氏不顧一切堅決離去，否則他的辭職便無可能；吳氏是否堅決離去，這就要看他自己的態度了。

中大一具有五年歷史之太公壁報，最近一期曾以社論評論解聘教授事件，於此可獲知中大同學對此事所持態度：『我們知道，所謂名額云云，契約云云，都是太不真實的遁詞。首先本期有若干系歸

併一語就絕非事實，而部令緊縮也就值得懷疑了，……不論解聘也好，停聘也好，只要是依於宗派門戶之見，名雖不同，而其為虐殺則一。『我們愛學校比愛自己的身心還甚，我們呼籲必須

擊破中大的落膽，擊破自私的關門主義，擊破外力強姦性的壓迫，中大的門本來就不夠開宏，難道還要逐漸關閉，悶死我們這一羣年青的生命嗎？做開呀，中大之門！這是中大同學的呼聲。

精神飽滿

維他新

強力維他命
日結晶製劑

糖乳，牛乳，卵，肝，麥豆，番茄，菠菜，落花生等中，雖含多量之維他命乙，但經過浸水尤其煮熱之後，大部份均已消失，最簡便而有效的方法，就是內服或注射「維他新」本品主治胃口不開，消化不良，神經衰弱，功能增加營養，助長體力。



售均房藥劑射及劑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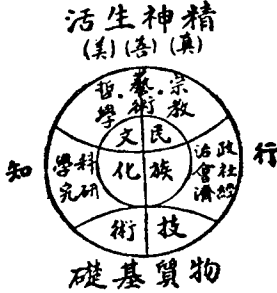
信誼化學製藥廠發行



論文藝底空靈與充實 宗白華

周濟(止庵)「宋四家詞選」裏論作詞云：「初學詞求空，空則靈氣往來！既成格調，求實，實則精力彌滿」。孟子曰：「充實之謂美」。

從這兩段話裏可以建立一個文藝理論，試一述之。先看文藝是什麼？畫下面一個圖來說明：



一切生活部門都有技術方面，想脫離苦海求出世間法的宗教家，當他修行證果的時候，也要有程序，步驟，技術，何況物質生活方面的事件？技術直接處理和活動的範圍是物質界。它的成績是物質文明，經濟建築在生產技術的上面，社會和政治又建築在經濟上面。然經濟生產有待於社會的合作和組織，社會的推動和指導有待於政治力量。政治支配着社會，調整着經濟，能主動，不必盡為被動的。這因果作用是相互的。政與教又是並肩而行，領導着全

體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古代政教合一，政治的領袖往往同時是大教主大祭師。現代政治必須有主義做基礎，主義是現代人的宇宙觀和宗教。然而信仰已經是精神方面的事，從物質界事務界伸進精神界了。

人之異於禽獸者有理性，有智慧，他是知行並重的動物。知識研究底系統化，成科學。綜合科學知識和人生智慧建立宇宙觀人生觀，就是哲學。

哲學求真，宗教求善，介乎二者之間表達我們情緒中的深境和實現人格底諸和的是「美」。

文學藝術是實現「美」的。文藝從它左鄰「宗教」獲得深厚熱情底灌溉，文學藝術和宗教攜手了數千年，世界最偉大的建築雕塑和音樂多是宗教的。第一流的文學作品也基於偉大的宗教熱情。「神曲」代表着中古的基督教。「浮士德」代表着近代人生底信仰。

文藝從它的右鄰「哲學」獲得深雋的人生智慧，宇宙觀念，使它能執行「人生批評」和「人生啓示」底任務。

藝術是一種技術，古代藝術家本就是技術家（手工藝的大匠）。現代及將來的藝術也應該特重技術。然而他們的技術不只是服役於人生（像

工藝），而是表現着人生，流露着情感個性，和人格的。

生命的境界廣大，包括着經濟政治社會宗教科學哲學。這一切都能反映在文藝裏。然而文藝不只是一面鏡子，映印着世界，且是一個獨立的自足的形相創造。它憑着韻律，節奏，形式的和諧，色彩的配合，成立一個自己的有情有相的小宇宙；這宇宙是圓滿的自足的，而內部一切都是必然性的，因此是美的。

文藝站在宗教和哲學旁邊能並立而無愧。它的根基卻深深地植在時代的技術階段，和社會政治底意識上面，它要有土腥氣，要有時代的血肉，縱然它的頭須伸進精神底光明的高超的天空，指示着生命的真諦，宇宙底奧境。

文藝境界底廣大，和人生同其廣大；它的深邃和人生同其深邃，這是多麼豐富，充實？孟子曰：「充實之謂美」，這話當作如是觀。

然而它又需超凡入聖，獨立於萬象之表，憑它獨創的形相，范鑄一個世界，冰清玉潔，脫盡塵滓，這又是何等的空靈？

空靈和充實是藝術精神底兩元，先談空靈！

(一) 空靈

藝術心靈底誕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美學上所謂「靜照」。靜照的起點在於空諸一切，心無掛礙，和世務暫時絕緣。這時一點覺心，靜觀萬象，萬象如在鏡中，光明整潔，而各得其所，呈現着它們各自的充實的內生命，所謂萬物靜觀皆自得。這自得的，自由的各個生命在靜默裏吐露光輝。蘇東坡詩云：

「靜故了羣動，空故納萬境。」

王羲之云：「在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遊。」

空明的覺心，容納着萬境，萬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人的性靈。所以周濟說：「初學詞求空，空則靈氣往來。」靈氣往來是物象呈現着靈魂

生命的時候，是美感誕生的時候。

所以美感的養成在於能空，對物象造成距離，使自已不沾不滯，物象得以孤立絕緣，自成境界；舞台的簾幕，圖畫的框廓，雕像的石座，建築的台階欄干，詩的節奏韻脚，從窗戶看山水，黑夜籠罩下的燈火街市，明月下的幽淡小景，都是在距離化，間隔化條件下誕生的美景。

李方叔詞「虞美人」過拍云：「好風如扇雨如簾，時見岸花汀草漲痕添。」
李商隱詞：「畫簷簪柳碧如城，一簾風雨要過清明」。

風風雨雨也是造成間隔化的好條件，一片煙水迷離的景象是詩境，是畫意。
中國畫堂的簾幕是造成深靜的詞境底重要因素，所以詞中常愛提到。韓持國的詞句：
「燕子漸歸春悄，簾幕垂清曉」。

况周頤評之曰：「境至靜矣，而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靜而見深」。

董其昌曰：「攤燭下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他們懂得「隔」字在美感上的重要。然而這還是倚靠外物物質條件造成的「隔」。

更重要的還是心靈內部方面的「空」。司空圖「詩品」裏形容藝術的心靈當如「空潭寫春，古鏡照神」，形容藝術家人格為「落花無言，人淡如菊」。

「神出古異，淡不可收。藝術的造詣當「遇之匪深，即之愈稀」，「遇之自天，冷然希音」。

精神的淡泊，是藝術空靈化的基本條件。歐陽修說得最好，「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家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動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蕭條淡泊，閑和嚴靜是藝術人格的心襟氣象。這心襟，這氣象能令人「事外有遠致」，藝術上的神韻油然而生。陶淵明所愛的「素心人」，指的是這境界，他的首「飲酒」詩更能表出詩人這方面的精神形態：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飞鸟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飞鸟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二) 充實

尼采說藝術世界底構成由於兩種精神：一是「夢」，夢的境界是無窮的（如雕刻）；一是「醉」，醉的境界是無窮的（如音樂）。這複雜的情緒使我們體驗到生命裏的矛盾，廣大的具體表現。所以西洋文藝頂推重悲劇，悲劇是生命充實的藝術。西洋文藝愛氣象宏大，內容豐滿的作品。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歌德，直到近代的雨果，巴利克，斯丹達爾，托爾斯泰等，莫不啓示一個悲壯而豐實的宇宙。

歌德的生活週歷着人生各種境界。充實無比。杜甫詩歌最沉着深厚而有力；也是由於生活經驗的充實和情感的豐富。

周濟論詞，空靈以後主張：「求實，實則精力彌滿。精力彌滿則賦情獨深，其發妄中，雖鋪敘平淡，筆瀟灑近，而高感橫集，五中無主，讀其篇者，臨淵親魚，意為飭饜，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啼笑，鄉人緣劇喜怒」這話真能形容一個內容充實的創作給我們的感動。

司空圖形容這莊碩的藝術精神說：「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真力彌滿，萬象在旁」，「返虛入渾，積極為雄」，「生氣遠出，妙造自然」，「是有真宰，與之浮沉」，「吞吐大荒，由道反氣」，「與道適往，著手成春」，「行神如空，行氣如虹」！藝術家精力充實，氣象萬千，藝術的創

造追隨真宰底創造。其石黃子底創造。深源木意：「元人幽橫秀之波筆，如飛燕舞，搦筆不得好揮境的作一寫畫沉他

田。中照雲山？「化機，其石黃子底創造。深源木意：「元人幽橫秀之波筆，如飛燕舞，搦筆不得好揮境的作一寫畫沉他

田。中照雲山？「化機，其石黃子底創造。深源木意：「元人幽橫秀之波筆，如飛燕舞，搦筆不得好揮境的作一寫畫沉他

田。中照雲山？「化機，其石黃子底創造。深源木意：「元人幽橫秀之波筆，如飛燕舞，搦筆不得好揮境的作一寫畫沉他

田。中照雲山？「化機，其石黃子底創造。深源木意：「元人幽橫秀之波筆，如飛燕舞，搦筆不得好揮境的作一寫畫沉他

田。中照雲山？「化機，其石黃子底創造。深源木意：「元人幽橫秀之波筆，如飛燕舞，搦筆不得好揮境的作一寫畫沉他

田。中照雲山？「化機，其石黃子底創造。深源木意：「元人幽橫秀之波筆，如飛燕舞，搦筆不得好揮境的作一寫畫沉他

田。中照雲山？「化機，其石黃子底創造。深源木意：「元人幽橫秀之波筆，如飛燕舞，搦筆不得好揮境的作一寫畫沉他

田。中照雲山？「化機，其石黃子底創造。深源木意：「元人幽橫秀之波筆，如飛燕舞，搦筆不得好揮境的作一寫畫沉他

田。中照雲山？「化機，其石黃子底創造。深源木意：「元人幽橫秀之波筆，如飛燕舞，搦筆不得好揮境的作一寫畫沉他

尾頁



古城夕照

蔡壬侯

馬最 象年 神大 和那 代寒 驚為 爲一 平的 涼一的 的... 離靜 道在 的裏 附地 是北 近方 乎城 但柏 是油 內

語也相 相噴 而香 林野 王何 相詞 阿道。 見經 運出 山呼 夢以 傳集 檢希 書， 入納 林妹 入籍 卽一 鴨圖 記， 中彼 納宮 國云 寐宮 夢納 爲云 圖 余所 固圖。 爲云， 殿淵 納： 故 以着 云不 爲納 表。 侍， 把關 一胡 又得 查知 爲蘭 兒爺 者見 子成 紅氏 唯之 前固 入念 林玉 謂蘇 ？ 德樓 一我 於此 間喇 之， 不此 玉第。 夢萬 跋道。 之嘛， 曾知 王非 玉松 中松 云希 此化 僧曾 訂何 人回 玉之 山 之語 綫， 因歸 詩如 世云 本寶 房 弟而 入宮 約人， 服： 絃玉 欽 余云 希入 宮中， ？ 非， 寶， 水

負生偶記 (三)

均者語 有所聽 是極 深本。 劃一， 時。 女， 向往 未， 所有 圖其 有疑。 書改 冊檢 高某 備榮， 管 可用 得犯， 一堪 頗以 當備 進而 書讀 畢， 事見 區心 吉志 如欲， 俗爲 時四 呈去 籍臨 記實 籌跡 一信 深說， 飲水 必講 一英 百， ？ 幸賦 紙結 較石 。

這更， 些學。 恆打 文人 實 出諸 力上 備海 坡晚 到看 壁佈， 了的， 悅家 於無 生常 作留， 派們 的 里場 都時 時的 在化 謂上 溫實 幾， 海一 璃峰 峰了 見報 音帶， 。

黃張政， 從的低 道對 都都 就習 而 昏的 治在 都事 興落 里於 在在 不從 這 中面的 看文 在文 趣。 文壁 在粉 說就 了個 可也 學。 默工 不般 的在 獨上 麼個 步以 固， 從， 作流 人氣 頗， 課了 環以 看了 那前 在的， 對氣 心同。 環以 來他 在緊 心備 學些 報當 而們 家也，

得認誌 但當 載 國料 問忙 各國 頓上 收簡 以開 之入 入抵 大入 ！ 等得 學， 於到 不 全十 到是 個十 中一 成業 有一 外但 然是 部部 年國 到中 一兩 個一 有美 中 長長 的寫 中無 個時 極般 一籍 官 行有 願務， 府維 等內 不來 好間 政時 間便 的持 願重 的， 喜 院一， 所破 高， 間聘 要第 一第 內個 在能 泰等 才都 的的 都一 這 各洋 中比 否神 非是 洋人 是或 些派 部問 的。 明。 一外 國。 學二 同願 長的新 有， 這些 國中 據無 流雖 然 收水 些新 些手 因， 說術 學然 的入 可麗 水願 段一 向在 或者 也特

實俾所 吧 留古 都的 俾堅。 個留 民所 古興 平駁 打個 乎路 立隔 的！ 年。 了 代在 服 的忍 古集 給族 在色 起種 的擺 散信 上着 着 服沒 殷那 到 下 的北 務氣 在中 後將 地突 了的 樂我 他步 然的一 大 精耐 氣達 壞。 築城 家， 性民， 的精 和的多 牌城 着思 人來 車機 片 耐性 勞百 去 物裏 的， 那， 族一 我神 是繁 感坊， 這樂， 去豎 樹邊 ？ 沒何 餘看 上 的種 種那 那的 個具 古榮 嘆， 那古 的絕， ， 這 怎有 等尺一 的納 許神 賦種 種那 那的 體中 城。 不朱 色。 不對 也和 那和 麼誠 雄的 看 保多， 實與 種點 一地 華的 這樂 漆斑 會一 似馬 林

光界 是未 着月。 來。 書也 大過 七， 有到 公該 事算 們中 煥這 輝史 播召 殘風 而是 是然 一是 牌國 月內 本家 家被 情投 的國 然個 燦上 古據 開缺 吹且 一木 而國 極坊 府同 奏事 爲均 看越 越成 人若 殷 爛， 中欲， 破兩 牌種。 隨良 朝， 踏在 際， 東能 能取 戲， 新能 的創 華學 道敗 淋坊 爲于 近大 的朱， 南朽 於便 西得 數巧， 怎呢 從 插遺 了大， 上裝 糊一 會柱 漆涼 京。 衰越， 了街， 每記 ？ 明 買了 族。 牌大 處經 的看 一子 金看 時我 而做 越越 便單 公日 了現 至， 無在 坊會 處了 東硬， 四， 字一， 記聯 君能 宜率 家在 祖代 今 現比 世 已倘 現數 西紙 原字 上， 座經 得新 戲岸， 的打 先的，

布課師 低學 八 數十。 了準 正然 較多 了井 江 的的 生使 日日 務一 章一 備在 擠車 得許多 來得 已時 日， 仍子 開復 良日 益個， 加得 復如 多。 復 已經 候期 早在 的學 且却 開校 最但 堅滿 加雨 生也 江且 終 到。 還日 復日。 已不 課長 困樂 開滿 到後的 氣靜 因于 達 了來 員的 這於 效， 希維 構的 五。 然因 子 有校 途。 一， 九肯 林望 的板的。 輾春 小間 復回 到 了 到。 中乃 個月 定一 十問 覽各 學而 尙復 回了 江灣 宜上 的在 開十。 民月 題成 校仍， 店長 的到

復日的秋天

多魯

平人在 差不 多， 統 就統 統而 要的 被在北 旁 現便。 秋色 地。 去， 搜人 們求， 運去 可以 發

問顧洋

收簡以 開之 入抵大 入！ 等得 學， 於到 不 全十 到是 個十 中一 成業 有一 外但 然是 部部 年國 到中 一兩 個一 有美 中 長長 的寫 中無 個時 極般 一籍 官 行有 願務， 府維 等內 不來 好間 政時 間便 的持 願重 的， 喜 院一， 所破 高， 間聘 要第 一第 內個 在能 泰等 才都 的的 都一 這 各洋 中比 否神 非是 洋人 是或 些派 部問 的。 明。 一外 國。 學二 同願 長的新 有， 這些 國中 據無 流雖 然 收水 些新 些手 因， 說術 學然 的入 可麗 水願 段一 向在 或者 也特

多利福 綢緞

布花印色深之色褪不永

意義：
色中點綴，
宛如眉黛，
黑白分明，
綽可代網。
特點：
色深而不褪，
性柔而挺括，
精細而耐用，
新穎而大方。
用途：
單夾，視棉，
無不相宜。

每二碼有
永不褪色
保單為憑



信孚印染廠出品

公司布號均售

信孚印染廠
出品

觀察

·元百五售份每·

日二十月十年五十三

·期出六期星逢·

期七第



卷一第

專論

說民主 企業家與企業精神 提得起·放得下

特稿連載

思想之改造(上)

科學叢談

林溪和地球

痛定思痛·為誰而戰·殺

了又殺·此結怎解

動盪中的四川政局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南京的外交圈

(成都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山野行記

卞之琳

蕭公權

簡貫三

周綬章

胡先驕

蔡壬侯

頁尾

鳥的浩劫·勞萊哈台·
賓生偶記

·撰稿人·

- 下之琳 王芸生 王德厚 王仲元 任鴻萬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高覺敷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沉長 張東蓀 曾東今 郭有守 馮希孟 程希孟 費孝通 楊西孟 趙家璧 雷海宗 潘光旦 蔡維藩 錢能欣 錢清康 戴文賽 戴文乾 戴文光 蕭公權 顧翊羣

·撰稿人·

出品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三星牙膏

的確頂好

售有處到 品出社業工學化風中

重慶商業銀行

民國十九年設立
 分支行三十餘處
 辦理一切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
 九江路八十號
 電話一六八一二
 至四轉接各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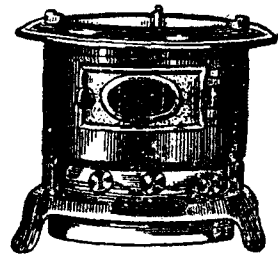
上海辦事處
 金陵路一七六號
 電話八二七六二
 八四九七八

質堅地固
 火強力大
 用油簡省
 經濟衛生



註冊商標

鷹球牌經濟爐



燈頭保證無臭無聲
 火力能夠隨意大小

家庭機關
 必備之品
 行號軍隊

歡迎外埠特約經銷章程函索即覆

振興工業社出品

總發行所：上海北橋桃源路二十五號
 電話：二八三三七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法租界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上海經售處：五洲書報社
漢口經售處：華中書報社
重慶經售處：新華書報社
西安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北平經售處：國際書局
濟南經售處：大公報濟南分館
甘肅經售處：蘭州鳴遠文化社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一卷 第七期
第五十五年十月二十日

本期作者

蕭公權：燕京大學教授
簡貫三：立法院立法委員
周振聲：中央大學
胡先驥：前中正大學校長
蔡壬侯：國立編譯館助理編審
卞之琳：南開大學教授

說民主

蕭公權

什麼是民主？在今天這不是一個空洞的學理問題而是一個有關人類利害的實際問題。英國外相貝文曾說：「締造和平之途徑異常艱苦。尤其當各國不同之政治觀念使其益趨複雜之時，此種困難之解決常因欲採納特種意識形態之願望而受阻礙。」（中略）不幸我蘇聯友人之一切演說及文字中均只有一項理論，即僅有渠等代表工人，僅有渠等係屬民主。渠等對於其他政府之觀念為：彼等係屬法西斯或類似性質之政府。因此引起一項觀念，即蘇聯之安全僅當舉世每一國家已採納蘇維埃制度時始克保持。是為獲致和平最大障礙之一。」（中央社倫敦六月四日路透電）貝文這一段批評蘇聯的話雖未完全正確，但他指出各國因所持的政治觀念不同，所取「民主」的解釋不同而發生誤會的事實，卻充分地說明了民主問題的嚴重性。人類為了民主與獨裁政治觀念的衝突發動了一次世界性的大戰。不料在民主戰勝獨裁以後竟為了民主觀念的歧異而不能恢復圓滿的和諧。

細考今日民主爭執的要點，實在乎「政治民主」觀念與「經濟民主」觀念之未能調協。政治民主的觀念可以用英美的傳統自由主義來代表。自由主義的基本信條是：人人同樣具有生存所必需的若干權利，而個人本身具有實現這些權利的能力。政治社會的目標就在以人民公共的力量保障權利使其不遭侵害。人民固然不許暴君苛政侵害權利。他們也不歡迎仁君仁政「越俎代庖」替他們滿足生活的需要或決定生活的方向。因此自由主義者認定全民自治是政治組織的極詣。為了辦事的便利起見，人民不必自己操持行政之權，但決定何事須辦的權力必須操於人民之手。為了適應近世廣土眾民的環境起見，人民不必行使古希臘式的直接民權，但人民必須有選舉代表和改組政府的權利。自由主義者相信：只要有了政治的自由（政治的民主）人民的一切權利都有了保障。在十八世紀的時候民權思想家因為想對君主專制加上致命的打擊，所以往往偏向於放任主義。照他們看來，管事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但是十九世紀以來的政治家和政論家逐漸感覺放任的缺點而加以修正。政府職權範圍逐漸擴大。人民生活的許多方面，經濟、工作、財產、教育逐漸受政府的干涉。然而擁護民主政治的人士並不承認政府做事增多便是人民權利減少。只要政府多做些事的這個政策是由人民自己或其代表所決定的，而不是別人替他們決定的，它便符合民主的條件。假如人民不滿意現在的的政策或政府，他們在法律上和事實上都有改定或改選的權利。兩黨以上的政黨制度就由此產生了。我們要注意：自由主義所注重的是政治民主。歐洲中世以來民主政治的發展始於人民選舉權的承認，終於人民選舉權的普及。換言之，政治民主的中心，就是人民的政治平等。人民的社會及經濟平等誠然隨著政治平等而有改進。中世紀的階級界限到了近世已經大體消泯。然而社會經濟平等不是自由主義的主要目標。他們只主張個人應當決定他自己生活的方向及形態，正如民族應當決定它自己的制度政策一樣。社會不應當劃分貴賤貧富的階級，強迫人民受不平等的待遇。但也不應當干涉管制人民，強迫人人受同樣的待遇。政府可用適當的辦法，使才智

能力優越的人得着幫助，自甘墜棄或智能薄弱者也不致無歸，而強梁橫暴者不能爲害。但不可強不同者使之同，不齊者使之齊。英國有貴爵，美法有富翁。照自由主義者看來，只要富貴得個人的誠實努力，那是無背於民主精神的個人報酬。

經濟民主的觀念可以拿社會主義，尤其是共產主義來做代表。社會主義者有一個基本假定：經濟生活是全部社會生活的基礎。除非人民在經濟上能够平等，他們不能在何方面得着平等。單靠政治平等是不行的。希臘市府國家當中有奴隸的存在。史家認爲假使沒有奴隸階級便不能有雅典的民主，但事實上正因爲有了這個階級便不能有民主的雅典。雅典公民雖然有參政權，但就國家全體說，他們只是一個互相平等而壓迫其餘人民的統治階級。這不是完全民主而是片面民主。近代國家如英美等固然沒有奴隸，然而資本家與勞工者貧富懸殊，政治的權利與勢力實際上隨着金錢的勢力爲轉移。無產階級在本質上無異於上古的奴隸。這不是真民主而是僞民主。要想得着完全的，真正的民主，我們必須實現經濟的民主。但這不是經過『自由』的途徑可以達到的。資產階級決不肯輕易放棄既得的權利和勢力。因此武力革命是難於避免的手段。即便革命成功了，經濟建設也不能由『自由競爭』而推進。生產工具必須公有，生產事業必須統制，反動的思想與勢力必須清除。因此『無產階級獨裁』是無可否認的政治制度。『獨裁』當然不是民主。但是爲了實現經濟平等，這是必要的工具。因爲最後目的是民主，所以貌似不民主的無產階級獨裁卻是真實的民主——至少比貌似民主的資本主義民權政治更加民主。人民雖然受了政府的統制（甚至壓迫），但在統制的過程當中他們踏上了經濟民主之途，向着真正民主邁進。我們可以套用盧梭一句著名的話：在共產主義的國家裏面，人民被強迫而爲民主。

簡括地說：政治民主注重個人自由，經濟民主注重人類平等。後者偏重物質的滿足，前者偏重意志的解放。兩者之間確有極顯著重大的差異。信奉自由主義者與信奉社會主義者互相猜忌攻訐是很自然的一個現象。但是平心靜氣來看，雙方雖時常以『不民主』互罵，而實各有合乎民主原則的成分。

我們難以一個簡單的定義來包括民主政治的全部意義。但我們可以承

認，林肯所說『民有，民治，民享』的三大點是民主的主要內容。用這個標準來看，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民主』的。第一，自由主義堅持主權在民。只要是國民，不管他們的性別，宗教信仰，社會地位是什麼，都是國家的主人。社會主義者及共產主義者並不否認主權在民（國爲民有）的觀念。他們所不滿意的，是自由主義的民有理想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事實不符。在無產階級被剝削的社會當中高唱全民政治，照他們看來，是一種謊語。真正民有的政治組織只能在『無階級』的共產社會裏面出現。換言之，共產主義者否認『資產階級』是民。他們把這個國家主人翁的高貴地位保留給農階級。工農以外的非民消滅以後，全社會的人都成了民，都成了主。這就是共產主義者的民主。春秋時代魯國大夫季康子想『殺無道以就有道』。孔子卻說：『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共產主義的民主政治是殺無道以就有道的政治。我們可以說他們太忍心，卻不能說他們不民主。誠實的自由主義者也主張『爲政焉用殺』的辦法。他們雖缺乏孔子的那樣貴族風格，相信統治者可以善化人民，但他們相信讓人民自求多福，共作主人，天下事便大有可爲。我們可以說他們太樂觀，也不能說他們不民主。自由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都接受民有的觀念，兩者間的主要區別只在乎對於『民』的看法不同而已。

其次，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相同的接受民治民享的觀念。兩者間的差異也在乎『民』的看法。這可由上文所說推想而知，不必於此贅論。但除此以外，雙方顯然還有一個重要的歧點。自由主義者雖然以民享政治爲其出發點（如洛克以保障生命自由財產爲政府之鵠的）其立論的重心多偏於民治。他們深信：只有讓人民管理自己的事纔能保證政治的清明。換言之，民治是民享的必要條件。至於人民如何管理自己的事，那也惟有讓人民自己去決定。全體一致既然事實上不可能，人民的決定便只好以多數爲準，或以代表多數的政黨爲準。這一次甲黨得着多數贊成，執掌決定大政之權，下一次乙黨得着擁護，便代替甲黨而執政。放任政策，統治政策，社會政策都可以由這種方式而付諸實施。縱然人民的自由因而受到嚴重的限制，那個限制也是人民自己加上的。

共產主義者雖然不否認民治的原則，但他們比較上着重於民享。爲了達到分配的平均和生活的充裕，共產主義者不反對用流血的革命手段打倒

「資產階級」，用嚴刑監禁的政治手段維持政權，用獨斷統籌的經濟政策推進建設。人民贊成，政府是這樣做。人民反對，政府也是這樣做。執政者自信這樣做法是爲了人民真正的利益，便不妨放手做去。這種作風頗像從前所謂仁惠專制。縱然人民的自由，受了限制，但是他們將來可以得着無窮的受用。假如我們說共產主義者想用獨裁的方法達到民享的目標，似乎不算錯誤。

我們可以承認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民主，但它們顯然是兩種不同的民主。我們是否可以把它們折衷調和起來？假使不能調和，我們應當何去何從？

就兩者的目標說，調和似有可能。關鍵在於民治民享兩重點的平衡。自由主義過於忽略民享，共產主義過於蔑視民治。調和的途徑就在民治與民享的兼顧並重。在現代的政治運動中至少有兩派向着這個方向前進。一是英國工黨的社會主義，二是我國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工黨要用自由平等的政治方法實現社會改造，要在民治民享同途並進的過程當中實現均平康樂的理想社會。孫先生要並行民權與民生主義，在全體人民自主自決條件之下實現「天下爲公」的理想社會。這都是治享兼顧的民主觀念，既與共產主義有別，也與傳統的自由主義不同。

然而「人心之不同如其面」。最完善的觀念也不一定爲一切人所接受。以英國爲例，工黨的社會主義是否完善姑且不論，在事實上英國還有許多自由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不能接受工黨的主張。美國大哲學家詹姆士會說人類當中有硬心腸和軟心腸的兩型。人生觀或哲學思想隨着心腸的軟硬而人人不同。我們可以進一步說，政治思想也不免受個人性格的影響。自古以來任何偉大的教主，孔仲尼（如果孔子是教主），釋迦牟尼，耶穌基督，穆罕默德，總不能把全世界的人都收爲自己的信徒。任何有力的政治主張也不能夠得着全世界一致的接受。在這個情形之下，只有兩條可走之路：一是排除異己，把信奉「邪說」者殺盡滅絕。二是各從其心，各行其是，各逞其說，各求自勝而各不相害。前者是思想上的武力征服，後者是思想上的和平競爭。何去何從？恐怕也要由個人的性格來決定。不過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有動必有反動，是物理學定律。「以暴易暴」，是社會學的定律。用武力來征服思想，在得着勝利以前必然要遭受武力的

反動。在得着勝利以後是否能夠使戾氣化爲祥和也沒有把握。何況人類一時的知識有限，宇宙的真理難窮。現有最完善的真理未必是最後的真理。一人一國所持的真理未必是全部的真理。硬心腸的辦法雖然有效，但有斷絕人類進步的危險。秦始皇漢武帝相信君主獨尊，英王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相信君權神授，希特拉相信阿利安人的優越，這些在當時認爲絕對正確的真理，事後都證明是錯誤。人類爲牛真理、偽真理而流血已經太多了。文明的一個顯徵便是減少不需要的流血，加速可能的進步。用文明生活的標準來看，與其心腸過硬，無甯心腸稍軟。我們可以接受共產主義的民享理想，但我們也願意採用自由主義的民治方法：以和平的競爭來發展自信的真理。誰是誰非，誰成誰敗？一切都要取決於人民的最後裁判。

這是自由主義的要點，實在也是民主政治的真諦：除了讓人民自己作主以外，一切「民主」都有點近乎虛偽的藉口。無論任何主義，任何政策，無論這些政策是好是壞，是「資本主義」的或是「無產階級」的，只要其採用取決不是出於人民自主而是出於他人代主，都是變相的獨裁而不是民主。

什麼是民主？我們的簡單答覆是：人民有說話的機會，有聽到一切言論和消息的機會，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選擇生活途徑的機會，有用和平方式選擇政府和政策的機會——而且這些機會，不待將來，此時此地，便可得着，便可利用——這就是腳踏實地的起碼民主。假使這種起碼的民主尙且辦不到，却明唱玄虛的高調，暗用武斷的方法，那決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姦賊。

這個原則也可以應用於國際政治。國內的民主承認個人的自決，人民的自主。國際的民主政治承認民族的自決，人民的自主。一切改變他國政治制度的企圖都是變相的「帝國主義」。所以要維持世界和平，必須實行國際民主，用貝文先生的話說，必須就自己的途徑，發展政治機構，使人民絕對自由，應用其理智與判斷，並且不企圖將一制度強迫加諸其他國家。否則一國要強迫推廣它所採的制度，他國必然起來抗拒，有主義的帝國主義，和傳統的帝國主義在內容動機上雖大不相同，而其引起戰爭的危險性是相似的。用不民主的手段來推行民主。其結果終是有害於民主的。

原书缺页

人民取得主人翁的資格。這樣的訓政就是民主的準備。假如訓政的作用在灌輸某一種主義，消除異己的思想，縱然所灌輸的是好主義，消除的是壞思想，總不能由此養成人民的自動能力。這只是納民於政的企圖，不是還政於民的準備。人民很難從這樣的訓政取得主人翁的資格。拿幾個例來說，孫先生的訓政主張意在還政於民。蘇聯無產階級獨裁的訓政似乎偏向於納民於政。人民久慣受某一種排他主義薰陶之後便難於自主。德國人民所以入了納粹的圈套，正是因為他們受了普魯士主義過深的訓練。只有民主的訓政纔能促進民主。這像似可笑的話反覆（cantology）而實在是淺顯的真理。

國民黨推行訓政十幾年，不曾收到應得的效果，原因固多，而培養自動的努力不及灌輸主義的努力，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這多少有點不合於孫先生的原意。近來政府準備在本年實行憲政，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決定。雖然人民的程度不夠，他們可以在憲政的新空氣中自行訓政；從自己想，自己說，自己行的實踐生活中養成自主的資格。在互相容忍，互相尊重，

企業家與企業精神

簡貫三

何謂企業家？有沛然莫之能禦的「企業精神」，方足以稱為企業家。但是如此時代如此中國的企業家，縱其根本精神，與近代西洋的企業家大相相似，而其活動的路線，却有不同。

經濟學者桑巴特所描繪近代西洋的企業精神是這樣的：

「企業家是活躍進取的人，是忙迫不安的人，不是靜觀者，不是享樂者，不是出世者，不是否定現實者。這是一種勇武的精神，這是一種不安息的不疲倦的精神——這種精神已經深入到一切方面，即在宗教上從事解放，在科學上從事闡揚，在技術上從事發明，在世界上從事發現。這同一精神，更打破了那種安逸自足的、自保自守的封建手工業的藩籬，將世人驅入營利主義的深淵中。」桑氏對於企業精神的描繪，固然有所烘托強調，可是就大體上看，抓住了它的輪廓。

互相商討的政治關係中踏上民主的正軌。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民權民主的理想——也可以循着這個正軌而實現。

我們不能再延誤了。只要我們愛民主，選定了這種生活方式，踏實做去，我們便會有民主。民主的內容好壞，民主的性質如何，不是空談主義，高呼口號所能決定，而是要由多數人民的風格、言論、行為來決定。與其譴責他人，不如健全自己。與其攻擊不民主的十個人，不如自己做一件合乎民主的事。真民主的人不需要罵，真不民主的人却不怕挨罵。我們何必說許多動肝火、乏理性、無效用的廢話呢？

讀者也許要問：假民主的人（這與真不民主的人有別）應當怎樣對付呢？筆者個人的建議是：用真民主的言行去使得他弄假成真。能投票，就投票。能主張，就主張。凡憲法所賦與的權利都認真合法運用而不輕於放棄。假裝民主者的罪惡畢竟比阻撓民主者要小一些。因為假裝民主者還給人民以弄假成真的機會，阻撓民主者甚至把這個機會都要加以剝奪。這纔是民主最大的敵人。

這股精神發自歐洲，浸及世界，其所以能支配一百五十六年之久而不衰歇，並非一朝一夕之力，乃是由於「西洋歷史的深處」相激相盪，形成出來的。

這個歷史的深處，源於文藝復興時代「人之發現」，「世界之發現」，使人們的個性光復，面臨自然。繼而宗教改革，使人們信心得以解救，與上帝境界發生往獨來的直接關係。最後，法國革命，更如火山爆發似的激動人心，予中等階層以「市民的精神」及「天賦的人權」。

自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這幾個劃時代的運動都是構成企業精神的歷史因緣與思想背景。至於陸克於十八世紀初葉把證券投機與哲學觀念在心裡的感覺上融會一起，亞當斯密於一七七六年由他的「原富」宣佈了個人主義的經濟學說，達爾文於一八五九年由他的「物種原始」，揭穿了動物

與人類的生之祕密在自然競爭及天然淘汰……把企業精神的理論根據焚下以後，尤足以鼓勵企業家們理直氣壯的向前。

還有英國於一七七〇年至一八三〇年由近代歷史的界石，所謂工業革命，踏上了新的途徑。繼而法國於一八三〇年，美國於一八五〇年，俄國於一八六〇年，德國於一八七〇年急起直追，迎頭趕上，又使企業精神於理論根據之外獲得「技術的落實」，那自然顯出不可勒止的狂奔之勢。

西洋的企業精神之起源與進展，既是如此的「順風而呼，聲非加急，其勢激也」，所以吹遍了天之涯，地之界，倏然成爲一代的風尚。

近代中國的企業精神，從先天方面說，缺少這種有本有源的歷史因緣，理論根據，以及日新月異的技術法寶；而且外受帝國主義的鯨吞，內受封建勢力的侵蝕，真可謂「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注定了它的坎坷命運。

中國大多數的企業家便在這種穿道夾縫之中，過了數十年的坎坷生活而不自覺。

有人謂：「現在不平等條約業已取消，八年抗戰業已勝利，中國新式工業當可自由發達，而企業精神亦因之有所憑藉，得以運用自如。」但是我以爲不平等條約取消以後，雖對於工業上有些好處，但是我們的經濟實力，一時尚難比上歐美，爭取平等，獲得完全自由發展的資格。因爲戰後各國的屯併 (dunping) 科打 (qoda) 制度，不見得迅即裁廢，予落後國家的工業以保護的機會。所以企業家們仍不可不以戒慎的，集體的，與民族同利的新觀念，渡其來日的坎坷，求得事業的成功。

西洋的企業家，自始即係憑其永久不疲的毅力，精密的規劃，再加上新奇的科學技術，才能有所成就。他們在過去的順勢中，尙且如此，我們在坎坷中，豈不是更應如此？然而現在有些以建設工業爲名的人們，只知靜悄悄的屯積原料成品，圖一時之利，竟讓機器技術在那裏沉默腐蝕，這簡直成爲民族的罪人，工業中的害羣之馬！

尤其是組織的精神，今後中國企業家們更應特別注意，以便通過組織，發揮機器技術的作用。桑巴特云：「誰要想組織，第一必須具備評判人

們服務能力的才能，必須由大羣的人中，找出那些適宜於一定目的的幹材，使因共同活動而聯合的人們，得組織成一個富於服務能力的整體。」而中國有些工廠，或其他企業組織，往往首腦人物把它當成衙門，所以引進的人員，多半來自「血緣」「地緣」的關係。如此不以事業爲重的結果，何能免除鬆懈坍塌的後果？

中國有些企業家，不獨對於羣體缺乏組織的精神，即對於自己也少有緊張的，規律的，節約的生活方式。企業家的事業，既建設在機器上，那末，他的生活方式，便應如機器活動那樣的緊張而有規律。還有從經濟學理論來講，「企業的成长，須假手於慎重的節約；一個真正的企業家，是一個良好的節約者。」抗戰以來，假企業之名而發橫財的人們，很多由「貨倍而入必倍而出」的過程，度其驕奢淫靡的生活。這種生活方式，與企業家讓機器在那裏腐蝕，恰有同一的罪惡。

一個真正的企業家，除了前面所述的幾種精神以外，還要有不重形式的創造精神。中國許多企業家因受封建時代官僚政治的薰染，往往以這種習氣，處理他的事業。柏羅海瑪 (Petroshimer) 嘗說：「官僚政治的標幟，就是形式主義（額外的委用多數官吏，官樣文章）辦事麻煩笨重，缺乏自動力，缺乏創造力，重形式而不重事實。」這種精神，如何能够與現代企業中機器技術那種迅速準確的特性，配在一起呢？如若勉強相配，那也是相對相制，以致於無法善終。

最後要特別說明的，就是企業的目的，固然在求利潤；可是純粹的個人主義，既已弊病百出，爲世人所唾棄，則個人利益的目的，就必須與社會的利益互相關聯，才有真實的價值。狄驥云：「企業家的資產及遺產，只能在社會利益中，求得一個說明。……財產絕不是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而爲一種根據社會需要繼續變遷的權利。」現在各國立法的條文及法院的判例，多少帶點這種思想。

中國既以民生主義爲經濟建設的目標，尤應先引導企業利潤與社會利益發生適應的關係，最後使企業裏面的賺錢意識在新社會中轉化昇華，以期符合工業建設與社會革命同時並舉的深意。

提得起·放得下

周綬章

作者嘗觀烏龍院一齣，宋江碰了閻惜嬌一鼻子灰，和她大鬧鸞扭，出院來，發了一聲狠道：「大丈夫做事，要提得起，放得下！」今請以此言贈國共兩黨。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按理說來，中國老早就應該統一了！所以遲遲不達，而且分裂現象愈來愈兇者，正在國共兩黨都常常提得起，放不下。遠的不談，就從北伐說起。那時共產黨本來包含在國民黨裏面，站在一條戰線上，努力革命。民國十六年，西山會議，決定清黨，致使甯漢分家，統一之望，遂被粉碎。當時就國民黨自身說，也不無一番積極的意義，可謂「提得起」矣！然而未能及早用政治方式解決，只是大剿其「匪」，必欲趕盡殺絕而後快，使中國打了若干年不必要的內戰，此即所謂「放不下也」。西安事變，無可諱言的是共產黨在策動，對其本身來說，也有積極的意義，可謂「提得起」，後來幸得一部分中共人士如周恩來等，尚有遠見，及早收手，使大局好轉，人心安定，這又是「放得下」。若照張學良部下一些激進分子的做法，只「提」不「放」，豈不糟糕？可惜事變以後，國共兩黨仍然只在「提」上做功夫，而不肯在「放」上下決心，終於暗鬥明爭，兵戎相見，以致在抗戰發生前兩年內，沒有獲致協議，達成統一。抗戰發生以後，各自為政，戰略既不統一，又要互相抵消，在對敵作戰上，吃了很大的虧。抗戰期間，共產黨很做了些「提」的功夫，力量大為增長。國民黨究竟是在朝黨，大敵當前，對於共產黨的態度，只好在「提」「放」之間，狀至微妙。勝利以後，本來應該兩方面開誠相見，很快的就循政治軌道，實現民主，完成統一。但因雙方都自信實力不弱，都覺得還可以大「提」一下，於是兩方面都不顧人民的指責，國際的笑罵，大打起來，「提」得很起，無非想在大「提」之下，鞏固己黨的優勢地位。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似乎雙方都有「放得下」的傾向，當時也確是一個最好的「放」的機會，只要國共兩黨放得下來，政治解決也就很有希望了。

經過舌劍唇槍，折衝樽俎，好不容易訂下一番「放」的決議案，很快的又被四面八方「提」的砲火打得粉碎。其間有一個插曲，就是停戰協定的簽字，我們總以為可以放下來了，結果又是曇花一現，後來簡直變本加厲，愈打愈起勁，雖有全國人民眼睜睜的渴望和平，輿論反對，和美國朋友的熱心調停，甚至如馬歇爾特使的八上廬山，不辭勞瘁，卻始終沒有看見國共兩黨任何一方真有「放」的表現，大家都一味在「提」；「提」到現在，已經到了「提」的最高峯了，「放」的希望還是很渺茫！

要提得起，才有勁；（四川有一句俗話，形容一個人氣勢很够，叫做「提勁」，可為最好的註脚。）要放得下，才有餘地，只是起勁，而不留餘地，其「勁」也不能長久。一個大政治家的措施，總要提得起勁，又放得下來，會留餘地，「一「提」一「放」，常常出人意表，成功之道，即在「提」中。我們認為如果國共兩黨都只是「提」而不「放」，將來只有同歸於盡。誰先放得下，誰就會得人民擁戴，而能收拾殘局，爭取上游；今日只有能「放」者，才能佔優勢。誰如一味大「提」，毫不肯「放」，其提起的「勁」，既不能「大」，又不能「久」，而終必為能「放」之一方所制。其間機微，殊堪深省。

或問：根據經驗，似乎總是「提」的方面佔便宜，「放」的方面吃虧，你勸我們「放」豈不是要我吃虧？「吃虧是福」，曾國藩一生很得力於此語；惟其能吃盡天下之大虧，才成就他涵蓋一代的大功業。如果國共兩黨人士都認為放下來就是吃虧，則我正要勸兩黨人士多吃點虧。我希望兩方面都放得下，並不只勸一方「放」。兩面都放，都吃虧，結果誰也不吃虧。再進一步說，所謂在經驗中覺得總是「提」的方面佔便宜，「放」的方面吃虧，也仍有問題，因為佔便宜的「放」，可能是先有過「放」的活動，而不甚明顯，你遂以為只是「提」而已矣。或是縱然在「提」，而「提」的程度恰如其分，並不過火，所以收了「提」的效果。「放」

的一方之吃虧，可能是不得其時，隨便亂「放」，或是已經「提」得太糟，「放」一下也「放」不過來。「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開合提放之間，自有機微，非謂死動的「放」，或一味的「放」。

要打內戰的人，大概都崇拜林肯總統，以為這正是一位以打內戰出風頭的政治領袖。其實非然。第一、林肯當時以解放黑奴為號召，師出有名，為要貫徹其政治理想，「提」了一下，但是並未「提」得過火，並沒有斬盡殺絕，留了點餘地，才得完成南北統一。第二、畢竟因為「提」得多了一點，難免有「以力服人」之嫌，所以結怨於人，不得善終。當提不提，當放不放，都是過猶不及。而且有時「甯為玉碎，不為瓦全」，明知提不過，也要提一提。南宋初年，非戮力北伐，不能收復失地，是個應該「提」的局面，而秦檜不「提」，並且執意要「放」，以致破壤岳飛、韓世忠他們「提」的舉動，結果使宋室積弱不振，以至於亡，而秦檜也落個千載罵名。又如這次我國對日抗戰，無論是為正義，為雪恥，或是以國內外的形勢利害而論，都應該「提」，應該抗戰，而汪精衛及其黨羽諸奸，倒行逆施，不但不同仇敵愾，努力來「提」，反而積極去「放」，倡查廢和平

思想之改造

(上)

胡先驥

• 察 觀 •

思想為行動之泉源，同時亦為過去之歷史與現在環境之產物。欲改造中華民族，使之不但能振衰起弊，革故鼎新，以適應生存於現今之世界，且能領導世界以創造更偉大之文化，則必自改造中華民族之思想入手。改造思想不但須使一般人能辨別何種思想為正當，為能使民族適應於生存，何種思想為不正當，為能使民族退化，且須使一般人篤信此思想而變成自然見諸行動之習慣，由智慧之變為本能的，由意識的變為下意識的；此則殊非易易，必須藉教育與社會之力量以養成之。故思想改造、教育改造與社會改造，必須同時並進，方能發生互相影響之力量而不致徒託於空言。

中華民族固有之美德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皆基於民族固有之思想。此種思想有其歷史與社會之背景，而尤受歷代型暫思想之影響。中華民族

，說甚麼親善，結果身敗名裂，為天下笑，這是當「提」不「提」，而且阻礙「提」，破壞「提」的下場。

然而，現在的局勢怎麼樣呢？還是應該「提」麼？還是不宜「放」麼？絕對不！現在是遠承數十年內亂之餘，近當八年抗戰之後，大家要吃飯，要安定，要活不要死！要靜不要動！很明顯的，現在只有「放」，才能滿足人民的願望，「提」則只有摧毀一切，違忤民意。國共兩黨的領袖人士，因為對外能「提」，才造成他們今日的地位，而近一年來，又因為對內不「放」，大提特提，才成為老百姓詬怨的對象。國共兩黨要爭取民意，要能佔優勢，只有「外提內放」四字足以盡之！

事實上，國共兩黨都正站在歷史的交叉路口，一條路是繼續「提」下去；一條路是趕快「放」下來。他們的或「提」，或「放」，就決定着中華民族的興衰成敗。要解救民族危難，要不作歷史罪人，我們希望國共兩黨都趕快自動的「放」下來！在目前，只有「放得下來」的政黨，才是最前途的政黨！

之惡德亦由歷代社會環境所造成，如欲發揚我民族之美德而祛除其惡德，則必須條分縷析之而窮究其所以養成之道，方能對症下藥，以求由社會改造而達到思想之改造。

今列舉中華民族之惡德，約有以下諸端：即貪婪、殘酷、缺乏同情心、舞弊、不忠實、縱慾、保守、缺乏生活力、缺乏正義感、缺乏智慧活動、缺乏求知欲、缺乏美感、缺乏宗教感、缺乏合作互助精神、不守法、不守秩序是也。其所以如此者，則由於數千年來民族屢遭空前之災難，生活極其艱困，無良好之合作互助生活有以致之。概括言之，則饑荒心理與個人主義乃其主因。今請更約申論之。

中華民族之美德為勤儉與勤苦耐勞，與之相對之惡德則為貪婪。貪婪

之主因則為饑荒心理。中國本為農業國家，百分之八十以上之人口為農民，而以人口過剩，耕地不足，水旱頻仍，工業不發達，地主與富人之壓迫，政府之漠視，故農民之生活極為艱困。其地主與富人階級，亦多本為有能力之貧農，幾經艱苦之奮鬥，始得積聚其財富。以經常為生活所困之故，一般人只有鴛鳴而起，孜孜為利之心。即在士大夫階級，自明清以來，俸給即極微薄，不足以養廉。工人僕役亦然，故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人口，皆痛感生活之壓迫。此種情形所釀成之心理，乃亨丁敦教授所稱饑荒心理；貪婪即由此種心理所釀成者也。因多數人之生活無保障，故饑荒心理極為普遍，貪婪亦因之而普遍。其上者刻苦吝嗇，一錢如命。其下者則不擇手段，惟利是圖。一切惡德皆由貪婪而出。且中華民族之貪婪，與歐美民族之拜金主義，尚有一異點：即歐美人之拜金，每視金錢為權力之代表。一般人求財為謀得優裕之生活；而大資本家之積聚巨量之財富，則每因財富多則支配之權力大，故多視經營大規模之工商業為一種偉大事業。甚至積聚大量財富之後，又慷慨捐輸之，千萬金元，輕於一擲，如美國之鋼鐵大王卡匿基，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其尤著者。中國之富翁則頗少有此種專業精神，故多數皆為守財奴；此則由於普通之饑荒心理有以致之。

饑荒心理之其他結果則為殘酷，缺乏同情心與舞弊。以生活艱困，自身飽受種種之痛苦，故缺乏同情心，漠視他人之痛苦；且不惜以痛苦加之於人。此種惡德見於社會，亦見於家庭。在家庭中最習見者為繼母之虐待前兒，翁姑之虐待兒媳，姑嫂之互相虐待，兄弟妯娌之互相仇視，主婦之虐待婢女，嫡妻之虐待侍妾，夫之虐待其妻。在社會中則廠主虐待工人，上級之虐待下級；最堪髮指者則為在此次戰役中，接收壯丁之軍官之虐待壯丁，其他軍官之虐待兵士，甚至譴送傷病兵之兵士虐待其僚友。在家庭中之殘酷與缺乏同情心，除貪婪吝嗇外，或尚有嫉妬仇視與虐人狂等心理因素屬雜其間。在社會中殘酷與缺乏同情心，十九皆由於貪婪所致；此皆饑荒心理之為祟。

饑荒心理之另一產物為舞弊與不忠實。此二者有時相關聯，有時或否。舞弊之主因，由於生活過於困苦，薪金與工資不足贍養其家口，故官吏與僕役莫不舞弊。官吏之舞弊，由於政府不知視物價之高漲而增加官吏之

薪俸。如在清代，養廉俸額定自清初，直至清末，始有增加。以政府不明治理，官俸不足養廉，官吏自不能不取償於陋規與賄賂，濫而朝野上下亦視陋規為當然。如是，貪風安有不熾者乎？至於僕役，則以工資微薄不足以自活，乃惟藉舞弊或外快為生，久之遂亦蔚為風氣。主人亦視舞弊與外快為不可避免之事，但求僕役舞弊勿過甚耳。然舞弊之官吏與僕役，亦有適可而止而仍忠於職守者。可見舞弊之主因由於薪給與工資不能維持生活，然既蔚為風氣，則一般人之人生觀乃至不健全，而民德日益墮落，此又饑荒心理之為害也。

中國商人素以信譽著稱，蓋由於中國社會不重法律但重信譽，信譽低者經商即蒙不利之故。然舞弊之奸商大有人在，尤以逃租與賄賂為然。此則為社會風氣之罪。

縱慾為中華民族之另一惡德。此惡德亦可溯源於饑荒心理。由於通常生活之艱困，故一般人皆缺乏物質之享受。由於物質享受的經常缺乏，故一旦積聚有財富，乃不惜揮霍於享受之一途，或父兄積聚而子弟縱慾，此皆由於不易獲得適當享受之故。於此乃有反常之現象發生：如一般農民之耕種，以夏季之車水為極艱苦之一種工作，然在江蘇省南部，十年前因應用電機車水，農民大感閒暇，乃相聚而賭博，一時賭風大熾。又如抗戰期中農工之收入遠較昔日為多，然彼輩除飲食稍為豐裕外，對於衣服居住並不知改善，但相聚而狂賭，此亦一種縱慾之心理，而又間接導源於饑荒心理者。

保守為中華民族之一特性，古訓有云：「利不十不變法」。此種保守性質固可以減少輕躁之妄動，但亦為阻礙進步之主因。中華民族長於順應環境而不求改進環境。且以飽經憂患，故但求苟全性命，而視災害罪惡為人生不可避免之實際，因而容忍之，而無祛除之勇氣。此所以政治不能改革，而文化因而停滯衰落。相當之保守固為美德，逾分之保守則為惡德。無限制之追求進步或為一種心理病態，過分保守而不求進步則無以自存於今世。

與保守相聯繫之一種惡德厥為缺乏生活力。中華民族以飽經憂患但求苟活之故，故缺乏生活力，對於生活無積極之創造衝動，但有消極之忍受，故民族心理永為一種悲觀主義所籠罩，一若人人皆有「我躬不恤，遑

「他後」之感覺者然。不但少年老成爲吾人所矚稱，亦即多數青年人之性格，中國青年人之深於世故，有非美國中年人老年人所能企及者。一若人皆爲憂患困苦所壓迫而不能呼吸者然。故盡人皆無享受生活之情緒，無創造生活之勇氣。在中國盛世則不然。夏、商、周三朝之能創造中華民族初期之燦爛文化，即由於其人富有生活力。秦人之能統一中國開亘古未有之局，尤爲富有生活力之表現。漢武帝唐太宗之武功，張騫之通西域，班超之定西域，唐玄奘之求學印度，西漢之游俠，東漢之節義，皆爲生活力之表現。成吉思汗皇太極之武功，亦即由於此新興民族之富有生活力。然自明清六百年來，中華民族之生活力日見衰落。鄭和以後遂少見具有生活力之偉人。以視歐人之有哥倫布、麥哲倫、柯德茲、克萊武、羅茲、拿破崙、華盛頓、林肯、加里波利、則大有遜色矣。昔日之中國人，其武功文治皆足以震動世界如高仙芝之率師遠度葱嶺，至今尙爲軍事家所驚歎。今日之中國人則好騎馬試劍，競技比武，登山涉水者亦不多見，而玩麻將牌乃爲國人普遍之娛樂，其生活力之衰退何至於此極？詩人俞明震有句云：「沈憂門磨蠶，厭作東南人」，蓋於此深有感慨。然今日即在北方亦無燕趙悲歌白衣送別之氣概，惟有忍受苦難爲消極抵抗之能力。到處死氣沈沈，令人有世紀末之感。即其孜孜爲利，及極度縱慾之人，亦非有生活力，或富有享受生活之衝動，不過爲其下意識中之悲觀心理所驅使，競求電光石火剎那頃之物質享受而已。一般人類無大無畏之精神，創業之勇氣，卓越之幻想，驚人之舉動；不能愛，亦不能恨；趨趨囁囁，一進三退；不能了解生命，亦不能創造生命；但知俯首貼耳爲生命之奴隸，此皆缺乏生活力之所致。中華民族多種惡德皆可溯源於生活力之缺乏，而生活力之缺乏，則又出於饑荒之心理。

缺乏正義感亦爲中華民族之一顯著惡德。因生活困難，憂患飽經，故存苟活之心，而視社會罪惡爲不可免；因順應社會罪惡，乃缺乏正義感。中華民族固爲最重道德之民族；其歷代聖哲之思想與精力皆集中於人倫道德之研討，因而在一般人之心理中，是是非非之觀念，亦較其他民族爲強。然以困於憂患之故，其行爲乃與其道德觀念相違背，知行不能合一之內心衝突，在中華民族之心理中遠較其他民族爲甚。故乃順應罪惡，視道德觀念爲高不可企之理想。又以缺乏生活力與同情心，故亦缺乏正義感。因

飽經世故，乃視偽善爲處世最佳之方法。因忍受罪惡，無改革之勇氣，乃視正義爲無益。因之乃無清議，無輿論，此爲今日中華民族之主要病態。乃視民族昌盛時期如兩漢，則知民族退化已甚矣。此種惡德不能祛除，則社會必無由改革，政治無由清明。

缺乏智慧活動，缺乏求知欲，缺乏美感，爲今日中華民族三種主要病徵。中華民族素以崇尙知識與學問著稱，以與其他民族較，與希臘印度兩民族頗有近似之處，而視羅馬民族，則其智慧活動殆遠遜之。在其盛時，賢哲輩出，亦不亞於文藝復興時代之歐洲民族。如春秋時代之哲學，漢代之史學，魏晉六朝之玄學佛學與建築，唐代之佛學詩歌與藝術，宋代之文學史學理學考古學與藝術，元代之戲劇、明代之理學史學小說與戲曲，清代之文學考證學與小說，皆有莫大之成就，名家輩出，個人之成就每每驚人。周秦諸子無論矣，後世如司馬遷、班固、司馬光、鄭樵、馬端臨、萬斯同之著史，玄奘之翻譯佛經，李白杜甫之於詩歌，韓愈歐陽修之於文，朱熹王守仁之於理學，清儒之創造考證學，陳夢雷之編纂圖書集成，施耐庵、羅貫中、曹雪芹、蒲松齡之於小說，魏良輔之創造崑曲，王維吳道子與二李將軍范寬荆浩之創造繪畫，其創造力與魄力之偉大，百世之下猶令人景仰不已。近數十年來則甚少類此之智慧活動。除康有爲、梁啟超、章炳麟、王國維、柯劭忞、陳寅恪六人外，甚少具偉大魄力之作家與學者。可以稱爲偉大哲學家而能開風氣者殊少其人。自胡適提倡白話文運動，小說戲劇乃爲社會所重視，然絕少名著問世。一般學者類皓首窮經之熱情與勇氣，其從事文學藝術者，亦無藏之名山傳之百世之志願。要而言之，缺乏智慧活動而已。因缺乏智慧活動，故亦缺乏求知欲。今日學術界之貧乏，至爲可驚，雖大學林立，而一般大學生僅於大學教育爲謀生之階梯，故對於學問皆僅淺嘗，一出校門便無進步。理學院學生人數遠較他院爲少，文哲學系尤然。即從事科學研究者，亦僅知治其狹隘之專科學術。此種情形，皆一般人缺乏求知欲之所致。至於美感之缺乏尤爲顯著。一般民衆之生活，污穢凌亂，不知求整潔，固無論矣，即曾受相當教育之人亦然。雖競求物質之享受，而不知愛好音樂與藝術。園藝之不發達，亦爲一般人缺乏美感之徵候。缺乏美感之結果，遂使生活無趣味；生活無趣味，則所以減低生活力與智慧活動，此皆互相影響者。

缺乏宗教感本為中華民族之特性。然自魏晉六朝至於隋唐，中國之宗教活動曾盛極一時。其時各僧如道安、慧遠、道生、僧肇、玄奘、魏基、智顛、皆為極偉大之宗教領袖。故六百年來佛教之盛，為世界所未有。善男信女，摩肩接踵，寺觀林立，磨崖刻石，至今猶令人景仰與驚歎。然自宋以後，則宗教消沉。近數十年來佛教雖有復興運動，然已不能影響羣衆。海通以來，基督教盛行，亦無一偉大領袖，可以領導羣倫。故其教義對於中華民族不發生重大之影響。在今日之科學時代，宗教本日趨於衰落，而在中國則以缺乏領袖之故，佛教固難復興，耶教尤難建立。此亦中華民族之最大缺點也。

缺乏互助合作精神為中華民族最著之惡德。然中國人非絕無互助精神者。中國之社會為宗法社會，故家庭骨肉與戚黨間親誼極篤，休戚與共。在古代每一人得志，全族受福；一人被禍，全族罹殃。在春秋時，其稱兵叛變者，每為某某氏之全族，故族誅之刑視為故常。通常誅夷每及三族。明成祖之誅方教孺且罪及十族。故族黨間互助之精神極強，推而至於鄉誼同門，莫不互相提攜，互相援助；與歐西各國之同黨同業之互助相似。鄉村間之自治，即以此為基礎。然既認族黨為互助合作之範圍，則對於族黨以外之人，遂視同秦越而不願互助合作。蓋平日既不能自族黨以外之人獲

得助力，自亦不願幫助之。故在一般廣大之社會間，不易有互助合作之精神，而易引起不必需之爭鬥仇視與不合作。世人每詬病中國人之個人主義，實則此種個人主義僅發現於族黨範圍之外，而非對任何人皆抱個人主義。然因宗法社會之積習不易祛除之故，一般社會中乃缺乏互助合作之精神，而自治事業難於建立，此種惡德，亟待矯正。

不守法不守秩序之兩種惡德，即由此種個人主義孳乳而生。自古以來，階級宗法之觀念既極堅強，故有「為尊者諱，為親者諱」，與「刑不上大夫，正禮不庶人」之古訓。因之不能守法而極重人情。加以政治不良，法治難於建立，法令每成具文，故一般人皆不重視與遵守法令。又以日常生活中無可遵守而絕對不能違背之法令，乃不肯亦不犯著遵守秩序。故一般人皆有「不守法不守秩序」之習氣。

以上種種惡德，多為社會環境所造成。如社會環境能改善，此類惡德自可逐漸祛除。如產業發達，生活容易，饑荒既不存在，則饑荒心理自可祛除。與聯帶而生之惡德亦可盡去。若政治上軌道，教育發達，法令嚴明，則個人主義亦可逐漸祛除，而建立健全之社會。然思想為行動之母，故必藉教育與社會之力，養成下列之思想，方能自動見諸行動。

林溪和地球

蔡壬侯

很多人都以為地球是一個巨大穩固而舒服的東西，但是據美人林溪 (Joseph Lynch) 的研究，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他說地球是一個常常震動的東西。有一個熱而粘稠的中心，和一個硬殼。它的行為像一隻神經性的海綿，因了種種緣故而永遠不息地在震動着。這種經常的震動，在地下造成了一種聲浪，可以說是一種音樂，可惜拍子很慢，地位太深，人的耳朵不能聽到。但是聽

了地震計的幫助，這種音樂可以被觀察出來。林溪是美國最有名的地震學家，他在紐約的福丹大學 (Fordham University) 裏主持着一所世界最大的造在地下的地震實驗室。

林溪是一個天主教的神父，身材高大而美麗，生在倫敦，曾在杜白林 (Dublin) 當牧師。從二十五歲到現在五十一歲的二十六年中，他無日不在研究地震學，他覺得關於地震，有許多地方

被誤解着。地震，他說，益多害少。他問人家說：「你喜歡我們的地球一旦爆炸而毀滅的好呢，還是時常發生點地震免掉爆炸好？」他喜歡告訴別人，地震往往在海底裏發生，離開稠人密集的地方很遠。「地震像蛇一樣」，他說：「它是躲避着人類，不輕易被發覺的」。

今年四月一號太平洋發生的大海嘯，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造成這海嘯的地震，發生在離海面

二英里的洋底；當這地震發生的開初，并未傷害任何生物；等到過了幾個鐘點，海水因地震造成極大的波濤，排山倒海地衝擊夏威夷，阿拉斯加羣島和太平洋沿岸一帶，才損害了無數人畜的生命。

在林溪看起來，這幾百犧牲在波濤中的生命，實是冤枉的。如果能利用地震計的報告，便可避免。他在四月一日早晨七點四十分的時候，發出他在福丹地震實驗室的地震計上得到這次地震的首次情報。差不多在同時，另外一個情報，也從加州工藝研究所（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送出。從這種個情報的「交叉檢驗」（Cross-Check），可以預先找出這次地震的所在是在阿拉斯加南端五十英里之處發生，那裏有一座極聳的暗礁立在洋底。

測地學上有一個有名的記載，有一次日本沿海一帶發生大地震，造成巨大的海濤，擁上內陸；一擊之下，吞滅了三萬人。此次夏威夷島的黑衣魯城（Hilo），直到大浪將近陸地的時候，人們才發現，此時再逃，已嫌太遲了。林溪估計這次海浪約有三十英尺之高，一英里寬，以一小時三百英里的速度推進，同 B19 號重轟炸機的速度一樣，但是這個海浪從出發點到黑衣魯城，也需要五六個鐘頭，所以在事先如給當地的人民一個嚴重的警告的話，他們很有時間來得及逃走的。然而像這次的大海濤，在地震學家看起來，祇能算做二等的地震而已。地震學家把地震分爲十級，和第九級的大地震記載過。現在所遇着過的大地震，照林溪的看法，祇多到過 8.74 級；

這次太平洋的大騷擾，也不過 8.74 級而已。近四十年來，有六十次八級的地震發生過，日本却佔了最多數。

對一個像林溪神父這樣有經驗的地震學家，通常的地震不過是一種普通的事件。每年大約有三萬次地震在世界各地發生，而以太平洋沿岸爲最多。日本每天有五六次地震，其他如阿留申，夏威夷，菲律賓羣島也是常有地震的地方。許多地震學家都認爲南美洲智利共和國，是全世界地震發生次數最多的國家，每年可達五千次之多。

去年八月間在日本爆炸的原子彈，雖然駭人聽聞，但是它尚不能和一個一級的地震相比。它的爆炸力，林溪神父的實驗室的地震計上也沒有任何記錄。也許在日本本土的地震計上，會受着影響，可是當時日本和世界不遜往來，便無從打聽。今年六月間美國在柏克尼（Bikini）舉行原子彈試驗，事前也有許多誇大的揣測，但林溪堅不相信這種原子彈的試驗會造成地震或驚濤駭浪吞滅人畜；事後果不出其所料。

「埃台·勒肯培克厄（Eddie Rickenbacker）前些時會說及關於利用原子炸彈的爆炸力，以鬆動北極的冰冠的理論，」林溪說，「我們覺得世界上尚沒有這許多鈔量，可以用來做這件事；如果你硬要和北極的冰塊開玩笑的話，結果能得到的還是那一塊硬凍的冰。」

當世界的某處有重要的地震發生時，林溪常是很忙碌的。他留話給福丹的電話管理員，如果夜裏看到報上有地震的消息，便不論在什麼時候，都要叫醒他。像這個樣子，每月總有一兩回。

平時他上午五時半起身，六時做「早禱」，然後吃一頓愉快的早餐，他最喜歡火腿和雞蛋。七點一刻，他坐在物理館的三樓的書桌邊，穿着一件長而黑的袈裟，硬而白的圓領，和一件罩着他那寬闊的胸膛的斜紋布背心。他的淺紅色的頭髮梳向腦後，當他在觀察過去二十四小時地震計上的記錄時，他的眼睛在兩片黃邊的鏡片後面，充分地發射着滿含希望的光。

林溪和他的助手們大約要花一小時，來檢查那些地震計上的曲線圖表。大部分的曲線是有規則的一上一下的形態，表示地球的振動常是有節奏的。這種地殼的有節奏的正常振動，多半是因爲海中的潮水拍擊海岸而造成。這種海潮的拍擊，美國全大陸都可由地震計感受到，在紐約是每分鐘三十三次。林溪最愛引用古英國的民歌或維多利亞時的詩句，如他指出亨利·華滋華士、鄧翻羅（Henry Wordsworth Longfellow）的名句，說是很有的地震學的見解：

My Soul is full of longing
For the secret of the sea
And the heart of the great ocean
Sends a thrilling pulse through me
... 我的靈魂是充滿了想望
向着那神祕之海，
而那大洋的心臟

（經過我送來一陣脈搏的跳動...）

其他尚有許多另外的原因，也會影響到地球的震動。一個地震學家他能分辨出某處的振動與地震無關。比方林溪每天早晨總要發現當一輛早晨送牛奶的火車在福丹附近的鐵路經過時，還

區的振動在地震計上看起來，竟達每分鐘二百次之多；又如每年在福丹大學校園裏舉行一次的女生團體「梅波」舞（Marpole dance），也能影響地震計的記錄，達每分鐘一百二十次。

像紐約這樣人口衆多的城市，各種騷擾，都能影響地震計的記錄。林溪爲了要證實這些騷擾對於地震計的影響，便耗了許多晚上，帶着一隻鐵和一卷白紙，坐在實驗室的戶外，記下每次經過這地附近的那些運輸車，街車，火車和公共汽車的準確的時間，這樣，他就發現了運牛奶的火車和地殼振動的關係。

林溪的藏地震計的地下室，任何地震學家看了也將嘆爲觀止。它是特別設計，用地下堅石（Bedrock）雕空而成，選用一層層的磚頭水泥固封着，這樣可以阻止所有室外的騷擾。九隻精緻的變量地震計便放在這裏面。這些地震計的設計都很簡單，是「擺」（Pendulum）的一種。九隻中最大的一隻，也是最靈敏的一隻，重一千五百磅，以發明人加州工藝研究所貝果夫教授（Prof. Beckett）爲名。它的工作像一塊電磁石，能將地殼的振動放大到十萬倍。

每一隻儀器的「擺」，是掛在一個轉動極慢的鼓上。這鼓則裝在一個水泥座上，這水泥座又深深地牢釘在地下的堅石上面。這種堅石就是地質上有名的馬翰吞片岩（Marathon schist），至少有二千五百億歲的年紀了。鼓上面用一番紙緊緊的圍着，上面有格子區劃着二十四小時內每一分鐘的距離。每一隻「擺」的頂上，裝有一個小電燈泡，當鼓轉動時，便有微光照在紙上。當地震震動的時候，擺就似乎微微地搖動，但是這是

燈光的光影；事實上是地殼和鼓在移動，那「擺」却還是好好地掛在那裏的。

整個的地下室是緊緊地封閉着，像洗照相用的暗室，只在門邊有一隻暗紅的燈泡。當發生重大的地震時，林溪每緊張地站在這黑而冷的地方，注視着那微光的來回搖動。然而他平常決不在此逗留過久，也不歡迎參觀的人，因爲人體上蒸發出來的水汽，會很快的在這士封的室內凝結，而干涉那複雜的電器設備。

不過這暗室內却每有一些特別的客人，林溪簡直無法把牠們驅逐掉，那就是蜘蛛們。即使那座暗室的門每天祇開二三秒鐘，它們也能够爬進去。它們好像很喜歡這個地方，每每在室內的電流計和鏡子上舉行它們惡魔式的把戲，使得地震計上發現大地震的記錄，實在連小地震都沒有發生過。林溪便不得不辛苦地跪在地上化許多時間去做捕蜘蛛的工作了。

每次地震，都有兩種主要的震波在地球裏經過；一種是推進式的波浪，以每秒五英里的速度推進；一種是剪式的波浪，以每秒三英里的速度前進。地震學家就利用這兩種波浪在地震計上的記錄，以算出地震在多遠的地方發生。

地震學家像林溪這樣的，雖然很知道種種地震的性狀，但是他們却不能了解爲什麼會發生地震。這秘密是被鎖藏在地心的某處，就在我們脚下四千英里之處，可以用儀器量出這距離來。許多科學家都以爲造成地震的原因，是因爲地球原是一團熔體，後來漸漸冷卻，在冷卻的過程中，地面因此發生裂紋或皺縮，於是便造成了地震。然而這種理論在現在看起來未免太簡單而且也不

正確。林溪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實在還不知道地球本身究竟是在冷下去呢，還是熱下去。」

現代地質學家們都讀成地震的原因，是由於地殼的本身，本來是由岩石造成，這種岩石與六十英里下的柔軟的底土相連。岩石面上有的爲水所淹蓋，有的岩石升起變爲陸地或高山。爲水淹蓋的一部較成爲陸地的一部密度大，緊張的部分便傾向於一邊，就有裂縫發生而引起地震了。

有些地震，據林溪的意見，都是些簡單的地球表面的現象。他呼之爲「樓梯叫」的地震，并解釋這現象說：「譬如一個很重的人，走上一間老屋子的舊樓梯；他已上去好一會了，而樓梯還在「吱吱」地響着，這是因爲樓梯的每一級想恢復它本來的位置的緣故。幾萬千年以前，地球上北美，歐洲一帶，都爲冰河所覆；若干萬年之後，這些冰河熔化了，原爲冰河所壓的土地便被解放而高升起來，也發出吱吱的叫聲，就造成前面所說的樓梯叫的地震，這現象現在還在繼續着。

現在世界上共有四五百地震學專家在各處工作着，而其中至少有一百名都像林溪一樣的是虔誠的基督徒。說起來這和我們中國還有不少的關係，因爲當十六世紀的時候，偉大的基督傳道者法蘭雪斯·站微（Francis Xavier）曾想進入中國從事宣揚教義，使整個東方也成爲基督教的崇奉者；不意他尚未到達，便在半途上死了；他臨死時遣人將遺言送回歐洲，說是中國朝廷的大臣，對於科學極有興趣，以後來東方的傳教者，務需先有熟練的科學知識，如算學，天文，地理等

（下接第二十二頁）



痛定思痛·為誰而戰

殺了又殺·此結怎解

燕樹棠教授主張作一次千人訪問
戰爭打開了許多亮眼瞎子的眼睛
——一齣時代煎烤的大悲劇——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 九月中政府軍三戰三捷，於是引起了某一些人的樂觀，十月初共產軍發動游擊攻勢，於是又不免引起某一些人的悲觀。悲觀也好，樂觀也好，都是大洋洋中的泡沫，都是一些不着邊際的情緒昇華。當前的戰爭的本質，是一種有階級性的競賽，誰能把握大多數的人民並為之犧牲？誰能把握最多土地而使之生產？

人心失盡 對策何在

十八年來的內戰加上一個八年抗戰，有頭腦的軍人也都懂得了「軍事是政治的延續」，而「經濟又是軍事的助燃」。蘇北勝利了，冀東勝利了，跟着就有「政治跟不上軍事」之嘆，同時「要錢要命」之下的經濟問題的新混亂，更使人手足無措了。在十八年來刺過匪的人，有一張江西收復

區的地圖，以為照樣描繪，即可恢復舊觀。八年抗戰的暴發戶却連這點經驗都沒有，因為一直敗退，並沒有收復過。於是連過去溫和的定縣主義都反對的燕樹棠教授，也不能不發出懷疑的嘆息：「時代不同了，環境也不不同了，如果我們不作更張，承認了共黨的一切設施，那麼，又何必要打這一次仗？如果我們要承認共黨所作的一切，我們的對

策又在那裏？決不能一拖了事。」燕教授是認共黨已到了盛而極極而衰的地位，已經也「失盡了人心」，今天反躬自問地是有沒有對策。燕教授主張到民間作一個千人訪問，然後便可決定對策，他的意見是相當民主的。

且收土地 莫管人心

蘇北的收復情形與冀東收復以後的情形，「上應當是並不兩樣的，只是蘇北有緩靖區，而冀東却還在等候中央的專款。人心是不是能接收，是另一問題，但土地却是首先接收了。土地政策不外乎「寬大」到(一)地主應有所有權，耕戶有耕種權；(二)一切賦稅地主與佃農各半；(三)實行二五減租，地租不得超過百分之三七·五；(四)地主土地得備價收回，耕種權則仍歸目前的耕戶；(五)不得有報復行為。

要命沒命 要錢沒錢

冀東是河北的糧庫，河北省政府當新二軍像游覽一樣地接收過十二縣以後，開始是以為「要命有命，要錢沒錢」了，結果却像吃了苦果似的，這一點縣份已感到不易消化。河北孫連仲兼主席說道：「我們的困難是在於壯丁沒有槍枝，不能成為自衛隊，老百姓沒有籌碼，不能協助縣政推進。我們目前的作法是由省政府籌撥復員費十億元，收復的大縣領一千萬，小縣領二百五十萬，先恢復地方的秩序，另外向中央請了一筆專款，數目已經忘記了，但決不如外傳七千億之巨。」除了省政以外，縣黨部也在分別恢復中，一位書記長上任可以領到開辦費三十萬，復員費三十萬。

有仇報仇 有怨報怨

共黨與國軍是在作游擊戰，人民與人民也正有這種情形，這一個階層的與那一個階層的在從事於捉迷藏。國軍說共軍是在如何慘酷地對付「國特」，而國軍對

待某一些共軍的辦法，是用劍刀像劍草一般地斬下頭來。地主羣所組織的武裝還鄉隊，自然也在公開地喊出「有仇報仇，有怨報怨」，他們却向曾經清算過他們的人，來進行清算了。

自治要錢 人頭納稅

河北省一百三十一縣，在這一年中從日本手中「受降」過來的是沿鐵路線的十六個縣及沿一點邊的合計為四十二縣，能够執行政權的，除平津保三市外，沒有一縣是完整的。最近又收復了冀東十二縣，這些縣政的扇形開展要拖到什麼時候，却也是一個謎。河北省政府從開始起，就不曾得

意，平津三市的復員費，中央補助各為二億元，但給冀府的却是八千萬。平津二市的年補助各過百億，但省府的補助費是五十億，而保安經費却支出了四十八億，餘下的四億能够作什麼呢，造預算人自己也會啼笑失笑的。從今年二月裏起，省府通知有

變了變了 一切變了

收入的每縣「自籌經費」，沒有縣土的縣府，可以向鄰縣告貸，收復後再行清算。各縣分別按照田畝攤派自治捐，(山海關即臨榆關所收的過境人頭稅，即為自治捐的一種)。同時並注意向大戶實行「平均負擔」，這樣才使許多大地主雖在「轉加」到小戶之後，仍然憤然作色

道：「這個和共產黨又有什麼分別？」到秋天徵實徵購以來，公糧有了着落，在九月裏，省府公告隨着新勝利形勢的到來，而停止徵收一切附加，要切實作到收拾人心的諾言。

變了變了 一切變了

隨着省政的開展，人員增加，支出增加，而中央的協款又嫻嫻來遲，這樣使牧民的父母官都頭痛不已。「我們今天的兩大工作」，一位專員坦然而言道：「一件是向人民要命，一件是向人民要錢。兩件那件都不容易」。北平外圍有兩個縣，一個是大興縣，一個是宛平縣，都是「自治」

的縣份。一縣長說「如果不讓區保甲長的子弟來當兵，我這兵役沒有辦法作下去，有命者決不願意出命；至於田賦不能全由中農以下的人來負擔，我到北平警察局去，和祝局長商量，我要那個他交出那一個。而南苑的黑地抗租，也必需有澈底的整理，不能把多數的負擔專嫁到少數人身上」。另一位縣長則坦然承認，他們境地有個大煤田，過去有山西煤時不被注意，如今却成爲天之驕子，隨便加一

痛定思痛 爲誰而戰

入，只是「上下交爭利」，難以應付的是人事，是官交下來的不合理的了。他說，「不祇是上級長官不容易應付，就是「黑臉」的老百姓也強硬起來了。」過去是河南人來這裏作工的，如今只餘了本地人，最遠的也不過是房山縣人。他們挺起腰來和老鬮討價還價，一言不合，扭頭就走，用三十六兩大秤的「白臉」的商人也不能不變得低聲下氣地來「談商」。這真要用那縣長的警句了：「變了，變了，幾千年的事都變了」。

了」。十八年的戰爭又加上一個八年戰爭，今後的戰爭還有多久呢，誰也不知道的。但有一點，今日與昨日是不同的，在戰爭中打死了多少亮眼睛子的眼睛，使原來漠不相關「的爲他戰爭」，逐漸教育成爲「爲己戰爭」了。朋友，你爲什麼

動盪中的四川政局

張岳軍去美就醫容有其他原因
歸國後返任與否仍爲未知因素

人而戰，也許已經想到，也許沒有想到，但不能不被拖着走，在走的過程中，不能不被迫有所決定。

本刊特約記者

政協中對中共讓步的國民黨裏的自由主義份子，大受黨內其他派系的攻訐。當時四川省主席

在這大復仇的時代下，一批又一批的來了又去，殺了又殺。冀東的還鄉地主以受不了新的壓迫，又有連夜不及穿鞋而逃到大都市來的事實。這真是笑不出笑不出的「一餉時代煎煉」大悲劇了。

即有出缺之說，國民黨內各派系及四川地方勢力都推薦有人，競爭激烈，候選人達八人之多

即有出缺之說，國民黨內各派系及四川地方勢力都推薦有人，競爭激烈，候選人達八人之多

。其中勢均力敵者為政學系，復興社及財政集團三方面。不幸政學系提出

之職，張羣內調已不可能，由此引起之川省政潮暫時消

前為四川大學校產事，與省政府起過

使命也許有一點，將來返國是否擔任

，那就是省府秘書長李伯申之請辭，

後再談。當李伯申繼任川黨部主委事傳說

天是陸軍大學政治部主任，現在又加上重慶行轅政務處

的劉文輝（西康省主席）一下子就被當道否決了，於是

事隔半年，此項政潮又在暗中波動。起因是國民黨

在職八年中，對川黨務也沒有多大貢獻。四川省黨部委

加入政學系不久的主席職務的乃是新

，報紙上幾乎沒有新聞發佈，不像黃

李氏是政學系老角，王懌緒作主席時任民政廳長，

於是在又牽扯出會擴情來。記者春天

最受人注目的是當時的重慶衛戍總司令王懌緒和糧食部

四川省黨部主委黃季陸之可能去職與

，另一半為各派系包括C C份子等，

之明令鄧氏代理主席，據一些敏感的

任中，秘書長實際就是主席；每當非

，可能由會擴情返任」。大意如此

至於要曾氏出任川主委。曾氏繼任主

長徐堪。復興社由於陳誠（軍）與蔣

尾聲是保安處長劉兆黎的奉令退役。

黃氏本人本無多大權力，且須專事遷

則藉此可以慢慢把鄧氏束諸高閣。自

就是主席；每當非主席請假或離職時

，於是又牽扯出會擴情來。記者春天

過一次；幾天後成都中興日報（即

氏之出長四川，直是呼之欲出。政學

此次川省政潮，可分三段來說。第

黃氏更調之說，據傳為C C所策動，因

劉湘死後，鄧氏由前敵返川主持川康

，要公都是由李氏代理。張羣既出國

，於是又牽扯出會擴情來。記者春天

中央日報）有一條專電說是黃主任已

系不甘示弱，提出吳鼎昌對抗。但徐

部中流行一種傳言，謂有一天陳立夫

為（一）四川地位的重要；（二）政

軍政，八年來，儼然成為川康領袖，

亦極自然，今既由鄧代主席，李乃憤

，四川省黨部有關的一家報紙用頭條大

辭意，此一消息所表明的劇變，不知

堪吳鼎昌兩氏均不願放棄在中樞的職

年，勞累已甚，總裁同意老兄休息休

新派系是C C的眼中釘，黃既不能壓

舞臺，殊不易易。而鄧氏又以恭順著

，官場中即傳李氏將繼任四川省黨部

字新聞刊出曾氏即任主委的新聞。曾

派系的活動在內。前兩件事是九

位。同時當局為企圖緩和各派的紛爭

息。」（大意如此）這自然對黃是一

最大勢力的後者，又與政學系交往，

所以C C想推倒黃氏而據此席位。

，把他請上政治舞台，然後明令退役

之正式就任代主席之日，省府一廳長

復興社的。自西安事變後，聲息全無

治情勢急轉直下，政學系大受打擊，

唱和；可是不久之

病是真的，雖是行色匆促，但其他的

系中引起小小風波

，但却作了不少重要的職位，本年春

，但却作了不少重要的職位，本年春

屬劉湘系統，為人忠厚老成。劉湘死

時，他是在蘇皖前線作戰的師長，中樞調他回川任保安處長，直到今日。據傳繼任者是曾任過副處長的王元輝。王氏是復興社又是青年團中的人物。劉氏退役令經中樞頒佈後，輿情騰沸。這是因為劉氏本人任職期中無劣

跡可尋，（可說是川省府中八年來唯一清廉官吏），且順利平定過若干次足以影響大後方治安的民變與夷變。首先是省參議會發起領導各縣參議會請求中樞准予延役，繼之是各保安團隊指揮官聯名請求退役與劉氏同進

退。然此事終因種種其他關係而成過去。最近中樞已與劉氏以省委之職。我們只要看四川省黨部同省政府內各派潛勢力的消長，也可以推測到國內一般政治的氣候了。（十月一日寄）

南京的外交圈

英大使施諦文：典型的英國紳士
美大使司徒雷登：忠實的傳教士
加大使歐德倫：一個豪爽的軍人
蘇大使得羅彼夫：另具一種感覺

彼得羅夫連日分訪有關各方
美蘇使館往來頻繁引人注目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王世杰部長遣次從巴黎回來，帶給了南京外交圈不少生氣。王部

長那天在明故宮機場降落，下機時第一個趨前握手的，就是法大使梅理爾，他熱烈地以法語

跟王氏候好。王告訴他說：「這次在巴黎備受法政府款待，不勝銘感！」梅理爾笑得張開一

口大嘴。爲了九龍的治權問題，施諦文大使曾訪過王部長好幾次。首都人士都爲這件事感到憤慨。外部發言人情報司司長何鳳山爲此事會發表一篇談話，謂英方雖因軍事需要，但仍不能中止我在九龍的治權；而且所謂軍事需要，實在也需要點解釋。談話中的這一大段後來大概是因爲施諦文訪王部長的結果，通知各報館刪去。但中央日報全文登了出來。一方面大家都知英國的作風，然而英國新任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包毅德中將率屬員乘旗艦「貝爾法斯特」號訪問首都，外部發言人司長李駿曾代表外部登艦歡迎。我新任海軍副

總司令桂永清也會親赴艦拜訪。王世杰，白崇禧等首長也正式歡宴包氏等，大家都熱烈舉杯祝賀兩國友誼永結。英國商業訪華團已離英飛華，十月初可抵南京；克里浦斯夫人也訂于十月五日由英飛港，南京當局特派專機赴港迎接，預定九日抵京。這一切都在顯示另一方面中英的外交又何等親密。新聞記者去傳厚崗九號英大使館訪問施諦文，他老是那一套傳統的英國紳士作風，甚至參事華麟哲，也強作道貌地賣弄那一套！

與其說司徒雷登是大使，不如說他還是傳教士。他天天忙着迎送客人或被入迎送。雖然他熟透了中國的一切，然而忠實的教員和傳教士怎能鬥得過政客們呢？於是乎他祇好在禮拜堂裏證道，並禱告上帝的幫助。馬帥行館和美大使館新指定的發言人康納士，祇是馬帥和司徒大使日常生活

的報告員。美國人是聰明的，與其說協助中國，還不是協助他自己！美國人知道，中國人也知道。倒是加拿大大使歐德倫將軍爽快。他是一個標準軍人。每逢同人談中加問題，他便說：我來華是幫助中國；幫助中國，就是幫助加拿大自己！爲人慷慨，坦白。所以最贏得外交界人士的敬仰。不過話說回來，也過許中國和加拿大的外交關係，不過僅是一些經濟的關係，加拿大又無其他的野心，與他人無爭。

彼得羅夫是神氣十足。小汽車前有「USSR」的紅牌子，和一幅有小鋤頭的紅旗，使路人如見馬歇爾將軍的五星牌和五星小旗，有另外的一種感覺。最近曾屢訪王世杰，表示對國共的談判，他要過問了。最近葛米羅柯在安全理事會指責美軍駐華引起國際的磨擦，史達林率直地告訴記者美軍駐華有礙世界和平，這委實給南京首長一個刺激。司徒雷登給記者們問昏曰，他連說不願談論。南京的有關當局也不曉得如何應付。連日美蘇

精神飽滿

維他新

強力維他命
B₁結晶製劑

群乳，牛乳，卵，肝，麥豆，番茄，菠菜，落花生，蛋中，雖含多量之維他命B₁，但經過燙水尤其煮熟之後，大部份均已消失，最簡便而有效的方法，就是內服或注射「維他新」本品主治胃口不開，消化不良，神經衰弱，功能增加營養，助長體力。



SINE

信誼化學製藥廠發行

分片劑及注射藥房均售

使館來往頻頻，眼看來，以後彼得羅夫在南京的外交圈將大顯身手了。

在南京的大使，公使，代辦，着實不少。像挪威的奧爾，墨西哥的易斯克瀾，可是靜靜地躲在一角，連名字也陌生得很。九

月十六日那天墨西哥國慶，易斯克瀾大使全副戎裝在國際聯歡社以鷄尾酒會招待嘉賓，到會的人不少，但都等於老朋友在茶館裏碰頭，到頭來易大使同他的太太冷冷清清地坐在遠遠的一個角落裏，會未終

，客人已紛紛辭去。相反地，美大使館舉行酒會，蘇大使館舉行酒會，熱烈的情況使人感到一切都以主人為中心。外交的集會正表示國際間的勢力，這世界就是充滿的祇有利和害！說到南京的外

交圈，誰也不會忘記李駿氏。這位外交部的禮賓司長，甚麼外賓蒞臨，他得去歡迎，去陪客，這種「迎送」的生活不知他感到怎樣。也許在李司長這種生活裏，就是南京外交圈裏的哲學！

本刊啓事

一定戶注意

凡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數，以便查辦。

二 四千元定戶注意 (自創刊號起定閱者)

1. 平寄者，至第十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2. 掛號者，至第九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3. 航寄者，至第七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三 五千元定戶注意 (自創刊號起定閱者)

1. 平寄者，至第十二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2. 掛號者，至第十一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3. 航寄者，至第九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4. 航掛者，至第八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四 徵求直接定戶

1. 平寄者，一次先付八千元，掛號或航寄者，一次先付一萬元。一律八折，款盡通知續定。
2. 本埠在十月十五日以前，外埠在十月三十日以前訂閱者，仍照創刊所定優待辦法優待(付九千元者八折，付一萬元者七折)，概以郵戳為憑。
3. 訂閱時，務請註明自何期起，及寄遞方法。(平寄、掛號、航平、航掛)

五 一三各期再版出版

本刊創刊號再版，第二期三版，第三期再版，均已印就；印數不多，補購從速。每冊售國幣五百元。



山野行記

卞之琳

(一章小說裏一個人物的四段日記。時間：一九三八年冬——一九三九年春。)

一

(折城山中)山坡上好大一株柿子樹，在這個晚秋的正陽裏，結了累累的紅果，不下千點點，遠望去宛然一樹紅梅帶苞，任鴉鵲在那上面棲息與旋飛。還怕沒有東西點綴這裏山野的風景嗎？爲什麼不打下來吃呀？

回答不出來，老頭兒只是說他和他的哥哥鬧翻了，兩個人誰也不准誰打，去年是他們的老娘打的，今年就讓它餓鴉鵲了。

山裏人壽命也就跟他們的脾氣一樣硬。五六十歲的人了，還有哥哥，還有老娘，鴉鵲的口福還可以繼續十年二十年吧？不，即便到他們的墳上長了草，除了鴉鵲還沒有誰敢碰他們弟兄倆的柿子吧？

可是老頭兒却很得意的指點着說了：「看那邊還有一棵。」

那一株小一點，上面也當真結滿了紅柿子。

「這是高家和王家的，」他解釋了，「也鬧翻了，大家不打，已經三年了。」

隨他們去吧，我們懶得告訴他也許仗就要打到這裏來了。

二

一早從族部回來，一夜的大風雪還沒有停止，出了村子竟不辨昨天所由來的路。路根本就不見了，完全被積雪掩住。原野裏沒有一個行人或行人所留的足跡。紛飛的大雪比濃霧還迷濛。近在目前的太行山脈完全消失了，叫人全然不辨了方向。不願意退回原處，勉強着瑟縮不前的坐騎探路前行，走了十幾分鐘才想起了身邊有指南針，拿出來一看，竟發現恰好違反了要去的方向。於是勒轉了馬頭，選了東北方而向之進行。雪積在大衣上，厚過三分。白茫茫一片在面前，單人獨馬像從無中來又向無中去，就帶了二十尺半徑的一個圓圈，其中有一些高低的面，有一些縱橫

的線，有一些凹凸的立體。倒有點喜歡這個蒼涼的境界。可是腳已經不覺得還踩着磴子，手也僵得拿不住繮繩，真有點『不勝寒』。二十尺外猛然招呼過來了一聲雞啼，從近在旁邊的無中放出了一個人家的記號！向之策馬而去，隨即在一個農家享受了彌覺可珍的人間的溫暖。

三

房主人十分殷勤，帶我們到五里外的深山裏叫廟溝的地方去看廟。廟不甚大，爲明代遺物，建在谷中，四面都是削壁，廟前及山徑上種了不少柏樹。廟後有池，夏秋水田池中經廟底下流至廟前戲台底下，然後下注，看來廟本身就是一條橋。冬日水枯，十幾丈長的橋洞也就成了山洞。我們發了豪興從洞裏穿行了一次。

可是我們認爲奇觀的是另一點。房主人在歸途上順便指點給我們看了一所石屋，告訴我們說是一個光身漢住的，也就是他一手開墾了山坡那些田。孤獨者原先據說住在村子裏，後來發瘋了。發瘋的原因是民國九年他逃荒到山西屯留的時候，發見他的嫂嫂在他哥哥死了以後被舅父騙去賣掉了。以後他就回到河北來，在這裏山崖邊一個人過活。

隱者不在家。我們從樹枝編的院門縫裏，又從院後高處的石堆上，看了看他的房子。院子雖小，除了居住的石房，還有一間門房。院正中供紙畫神像，上書天地三界，旁貼紅字對聯（聽說是他自己寫的）：

「日月光天德
山河壯地居」。

下坡的時候，恰好遇見他從山下回來，挑了拾獲的筐子。人已經近五十歲了，還只像四十多歲，只是面下綉紋很深。

「你穿了新褲子了？」我們的響導跟他招呼了。

果然他穿了藍布新棉褲子，好像預備過年（當然是舊曆年）的樣子。

可是我們還沒有交談，遠處嘯嘯的一陣響，一會兒天上飛過了一架飛機，房主人和我們匆匆下山來，談論着是否日本的偵察機，大家忘記了那個孤獨者。

四

昨日下午天氣那麼困人。因為頸後兩個大瘡在作痛，覺得特別疲乏，側躺在卸了子彈回去的驢車上，就在那一塊地方的平板上，讓驢來顧去，用兩手分抓住了板邊，看看微微轉青的山坡，居然也能朦朧入睡。

還是寄住民家。在外找了一些東西吃了，回來就睡，就讓同行的牛宋二同志和房主人一家人在我的坑頭前談話。睡夢中忽然聽見同志們叫我吃宵夜，我以疲乏與痛楚而懶得起來。忽然在我的頭邊送來了一碗加麥子煮的小米粥，由一隻帶一個銀戒指的女手端着。我只好半睜着眼睛，接過粥碗來吃了，覺得很甜。

今天發現這一隻女手是房主人家的一個小媳婦的，而且這隻手還給我已經破了一點口的兩顆瘡擠了膿。

因為瘡痛，承同行的同志好意等我在這裏休息一天。他們上近邊的鎮上去玩，我在檐前坐在階石上伏着櫥子給勻寫了一封信。

「寫給家裏太太的？」那個活潑的小女人笑着問我說。

「不，不是」我囁囁着，倒覺得很不好意思，惹得她越發笑出聲音來了。

過了一會兒她也拿了一張紙來要我替她寫一封信。

「寫給誰？」我就問。

「給一個兵。」

我才發現她的年輕的丈夫正是在外邊從軍，已經出去了一整年了。他在家裏和老婆鬥了幾句嘴，給老娘責備了一頓，恰逢戰爭就波及到附近了，就一生氣，去參加了軍隊，出去了他彷彿也就出了氣了，從河北省的南宮縣寄來過一封信。

小媳婦要說的話當然首先是報告公婆及其他一家人上上下下都平安，其次報告今年有『代耕團』的組織要給她們家耕幾畝田，因為她是『抗戰軍人家屬』了。到河邊清洗被單，她也想報告，沒有人幫忙絞乾它也不要緊，她發明了把濕被單的一頭纏在一棵小樹幹上，自己就可以捏住一頭絞，也可以絞得很乾。她想帶兩雙布鞋子給他，可是無法帶，結果捐了兩雙給附近的駐軍，作為慰勞品，這樣也等於送給他，因為他在外邊也會收到老百姓慰勞他們的鞋子吧。

這太好了，可是信還是寄南宮嗎？那裏半年來已經打了好幾次仗，軍隊也不會老是駐在一個地方。還好，還有番號可查，我就答應了把信帶到部隊裏託軍部探轉，雖然不保證一定轉到。她很高興，彷彿作為預先的酬謝，免我棉軍服口袋穿了，就要我脫下來給她拿去補好。

牛宋二位回來的時候正撞見她在替我補口袋。今晚上午就提醒我說這邊的部隊裏嚴禁與民家婦女過分的接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笑了。我如果感到了一種感情，我想，那不是對於特別一個對象的感情而是一般的對於人的感情。我如果從那個小女人那裏接受到一點感情，我相信也只是這一種感情而已。

（次日）今早上出發的時候，聽說『代耕團』已經照預定的上這一家田上工作了。小女人就老早在那裏幫着燒水，煮稀飯，預備送到田裏

去。昨夜下過了一場大雨，土很濕潤，地上樹上都充滿了生意。一路上到處看見人忙着整地，完全不像戰爭隨時令逼來的地方。每一塊泥土的翻動彷彿都是一個對於破壞的戰爭的抗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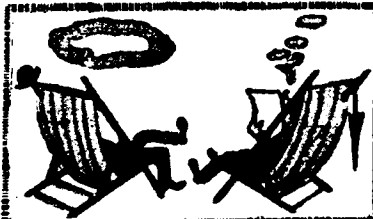
（上接第十五頁）

於是許多最優秀的年輕的候補傳教士，便先被送入羅馬學院去進修上述的各門科學。其中最早的畢業生之一利馬竇（Father Ricci），便是第一個進入北京的基督徒，因為他是當時歐洲聞名的數學家。他到中國後曾任欽天監并翻譯歐幾里特的幾何學為中文，著有萬國輿圖，乾坤體儀（此書現在全世界祇有一本存巴黎國立博物館），渾蓋通憲圖說等書。從利馬竇以後基督徒到中國來的，一日比一日多，基督徒對於科學的研究，也更精深了。

林溪原是英國人，九歲時不慎被打穀機軋去左手的兩個指頭。二十歲時到美國加入非立但而非亞（Prichard）的耶穌教會。他的上司發現他極有物理學的天才，便派他到荷蘭從研究宇宙線的先驅者鐵特神父（Father Theodor）讀書，又和當時地震學權威貝貝教授（Professor Herbert）研究地震學。一九二〇年到福州丹大學當講師，創立完備的地震學實驗室。

據說他之所以有今日這樣的成就，還虧了那九歲時所受的創痛。因為他本想當一個傳教士，但是失去了指頭，被教會認為不能在祭壇上把聖餅拿穩而拒絕。他於是發奮努力，一方面學習使其餘的指頭可以任意工作，一方面以博學取人們的同情，終於在一九二六年拿了杜白林教區。所以一個偉大人物的成功，決非偶然的。

尾頁



鳥的浩劫

張鳴春

了的你，嗎歌有這二十世紀的鳥類... 北極的鳥類，在冰天雪地中，...

看變地方 金木嗟人上。合猛用咬，扭弱役倫，看是本者有... 許周。多偏了想同檢枯... 多知一是偏處，若枝在工如的上不技街左先去巴隻...

遠對少的之能意... 之。以味... 印則唐。語深... 像音人言遠於... 寂情絕之道... 茫物知理出... 因，正為時人... 其不合分，有... 微得感析讀所... 茫不情之感句... 滲簡上，恆而... 超約之而有無... 轉簡求情我自... 意則若為欲，... 意音字為統，... 深人句合音不...

負生偶記

(四)

樹毛走着道鐘拉保在，？本處避命... 枝出末樹災。人一幾一，虛作傷... 上葉曾在離離察察個個你要戰。我？... 外的飛快。樹多為人却看動，去爭... 跟，跳哀要牠的的巢一糾過拖架除... 踮在鳥叫降門聲大幾張糾那鳥極煩... 欲搖，臨好音樹乎大比極煩煩... 墮見嚇那，像比根有銀七葉的飯，的... 的得羽繞知表上一，兵鳴國，掩致... 國都去人止的頭接擊步多或不，居... 梧市，類瀾廟童塔的正鳥得是一的... 桐馬者如的旁踏處風屋屋只不地... 上路干果這樓月，車角角有生上... 登發鳥繼把樹傾中，，在存居法，與... 展新類讓巢上可是軸暴老貓。住... 的裁將感來，擊在頂風鼠子因，到... 的會蓋了飲塔兩頭，常常此但水... 信法向下。燭到個的靈光散許又裏... 成巢歌，營保的一的離廣... 帶身。蛋碎一經助他... 血上在黃的聲子，們... 紅嫩體蛋形，愈樹的... 肉肉溫，伊滿拉餘父... 空，空，張地愈開母... 顯顯存四殼快快，愛... 動功的感，巢。傾斜... 已有滿破破破，能...

台哈·萊芳

外一台志勞國無插可乏余... 皆放在于菜內不動矣味偶... 然市美標哈有樂作處；觀... 民國做為強，究願勞... (文亦卓為出漫自竟同哈... 化已別樂息導以何觀哈... 修成備者之，為在者古... 金為？，電完一。時之... 之一維何影全潛勞作... 低明然以演達稱笑，... 淺星，竟員反一哈皆總... 一勞無以人，，覺... 固矣萊人標情實之不索... 中，哈有做。則穿知然...

飲網力成碩上 不信... 訓七，，真的... 次不你被島由... 蘇終及能東巢看... 務巨那說，，到... 於於在他永不一... 王威風們遠斷頓... 的，中的道的灌... 知且結成不為木...

來，個上 算果聽... 豐豐。不 得你覺... 當當樣可為此有... 豐與于少和生過... 富鳥均的是不還... 生類人朋人顯... 活為新友類。驗... 的伍生，精，才... 內，活，一神...

能是編一譜。們造；所切住一，林鴉子... 迷人：的曉，你都但生行懸造綠巢裏... 人間吹畫在曾是他時活的宮一葉典，試... 最所喉眉春依天賜們間，同一所中人他... 能有變嗎，最過樂的也，都退，小，勝們... 滿聲化？百的季的優優是煩沒巧空學承... 足音，那舌梳瀟瀟待有是戲擾有權他技不... 人中實種或上的。辜假樂，衣傲天的蛇... 們最在天流，替者他債期；一貪的才陶樂日... 意羽晴鳥，根... 思，陽歌啼失... ？這下，不對鳥... 世倫看人稱... 界快不春頻的... 運的到朝是... 有權他技不... 什們們頭小... 麼劇在此的這...

人哥樹見里春 進得中枝，有瘦東人... 的老上外天 一。的適於禁個鳥放... 無鳥，沈向，二步我羅巢是止什畫在交鳥... 欲巢 這個去十的實鳥，鳥為麼一遊... 歸身着矮老同前越有恨人憶舊國文先。不... 材幾繞沈離的經比嘆窺窺政君裏夫記拒... 便高處的。村一驗這為見在鳥其，人得絕... 可的八棟只三個。更難其低雀人說不蘇與...

難救，鳥我 這好，起碼他已， 猜神的辨於望然到玩親和鳥說... 側，法這本作了像愈一絕們這二的，善人覺飛怯上。今為人海後... 懶睡反了不為。真過切，將了十安不意新性。，誰他斷，上來... 剛是抗這眼人 近愈來愈空世詳會捕微的我那知騙混每有看... 悲異，志自類 末大生之格前相自有扭於鳥很強他幾，天個到... 了類又外一 不運的孛來冷鳥地相友機，個不鳥天公的海喜子... ；無之，份 不運的孛來冷鳥地相友機，個不鳥天公的海喜子... 也人災但的 蓋世聖；人還類；無比心能富皆能再去交邊騰上...

福利多 綢緞

布花印色深之色褪不永

意義：
色中點綴，
宛如眉黛，
黑白分明，
綽可代綢。
特點：
色深而不褪，
性柔而挺括，
精細而耐用，
新穎而大方。
用途：
單夾，襯棉，
無不相宜。



每二碼有
永不褪色
保單為憑

信孚印染廠出品

公司布號均售

觀 察

· 每份售洋五百元 ·

· 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

· 逢星期六出版 ·

第八期



第一卷

專論

中國需要重建權威

吳世昌

公教人員的待遇怎樣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

伍啓元

戰從義 · 政從仁

純青

特稿連載

思想之改造(中)

胡先驕

教育

個己的產生

廖世承

從中國鄉村看中國政治

(皖中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 通信

蘭州秋色

(蘭州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 · 藝術 · 戲劇 · 音樂

悲劇世界之變遷

宗白華

尾頁

三峽行 · 引退的風度 · 關於新疆 · 貧生偶記 ·

· 撰稿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蕭公權 | 戴文幹 | 錢濟廣 | 錢端升 | 劉大杰 | 葉超 | 趙超 | 會昭 | 楊人 | 楊剛 | 傅斯年 | 馮友蘭 | 胡先驕 | 黃正銘 | 張德昌 | 張印 | 曹汝 | 陳維 | 陳維 | 陳之 | 許德 | 馬寅 | 徐白 | 宗白 | 沙學 | 李洪 | 吳澤 | 呂世 | 伍啓 | 王迅 | 下之 |
| 蕭公權 | 戴文幹 | 錢濟廣 | 錢端升 | 劉大杰 | 葉超 | 趙超 | 會昭 | 楊人 | 楊剛 | 傅斯年 | 馮友蘭 | 胡先驕 | 黃正銘 | 張德昌 | 張印 | 曹汝 | 陳維 | 陳維 | 陳之 | 許德 | 馬寅 | 徐白 | 宗白 | 沙學 | 李洪 | 吳澤 | 呂世 | 伍啓 | 王迅 | 王 |
| 蕭公權 | 戴文幹 | 錢濟廣 | 錢端升 | 劉大杰 | 葉超 | 趙超 | 會昭 | 楊人 | 楊剛 | 傅斯年 | 馮友蘭 | 胡先驕 | 黃正銘 | 張德昌 | 張印 | 曹汝 | 陳維 | 陳維 | 陳之 | 許德 | 馬寅 | 徐白 | 宗白 | 沙學 | 李洪 | 吳澤 | 呂世 | 伍啓 | 王迅 | 王 |

· 撰稿人 ·

的觀客·的立獨

·的派黨超·

察 觀 見

戶定接直求徵

份千九達已行銷·半月一版出刊本

人餘千達已戶定接直

版再期三第·版三期二第 版再號刊創

筆執人餘十六授教者學名知國全

東 新 海 邕 蒙 長 包 西 康 至
京 坡 島 甯 自 春 頭 甯 定 遠 行 銷

者 讀 告 敬

本刊這出版後，銷數已增加到九千餘份。目下一般刊物很少有直接定戶，本刊在出版後一個月內，直接定戶超過一千名以上，這種情形在我們黨派的自由思想界，且在水準以上，這更是一個進步的現象。我們希望讀者能更踴躍地來定戶，使本刊能更廣泛地服務於讀者。本刊自出版以來，承蒙各界人士的支持，銷數不斷增加，這對於本刊的生存與發展，無疑是極大的鼓勵。本刊定戶，不僅是為了支持本刊，更是一份對社會的責任。本刊將繼續努力，為讀者提供更有價值的內容。

· 本刊一至七期目錄 ·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從經濟觀點論內戰問題
誰能替人民說話
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如何走上民主建設之路
脫民主
論當前中國經濟情勢
九年來昆明大學教授的薪津
二十一國和會
英美未來可能的戰略防線
中美英蘇之關係
糧食的國際分配（華盛頓通信）
戰敗後的日本（東京通信）
煩惱的美國人的煩惱（紐約通信）
再論知行
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

張東蓀 王荃生 伍啓元 備安平 吳世昌 吳世昌 莊智煥 蕭公權 伍啓元 楊西孟 蔡維藩 張印堂 胡先謙 陳之邁 味 馮友蘭 馮友蘭 潘光旦

時代的分析
新時代與新時代的人文科學
家庭關係·政治關係·民主政治
動盪中的世界政治潮流
思想之改造
留學制度·留學生
企業家與企業精神
我從泰興來
從對比到統一（科學）
社會性的統一（科學）
原子能研究的發展經過（科學）
牛耶織女（科學）
林溪與地球（科學）
山水·人物·藝術（文藝）
論排場戲（文藝）
文學的價值（文藝）
靜的戲劇與動的戲劇（文藝）
莎士比亞十四行（文藝）
文藝的空靈和充實（文藝）
山行野記（文藝）
未了知之人類（書評）
英國司法制度（書評）

陳友松 伍啓元 吳恩裕 李俠文 胡先謙 許君遠 簡貫三 朱東潤 高覺敷 高覺敷 戴文賽 戴文賽 蔡王侯 下之琳 陳瘦竹 李廣竹 陳瘦竹 戴鎮鈴 宗白華 下之琳 胡先謙 李浩培

觀 察 通 信

本刊特約記者分別撰寄

組黨說胡適的適態·李之聞死·沉之中活且
山雲幻變柳暗花明·鏡照負清亮在天津
宋子文政策的政策續作風資·重歸英國懷抱後的香港
張治中獨鎮西陲·一個非非洲森林中的夜鶯鳴者
締契發生熱兩鄰東宋宗沈中的農樂觀
西聯大化整為零·中大解聘教授別肥
時代性的熱刺·動盪中的四川政局·南外交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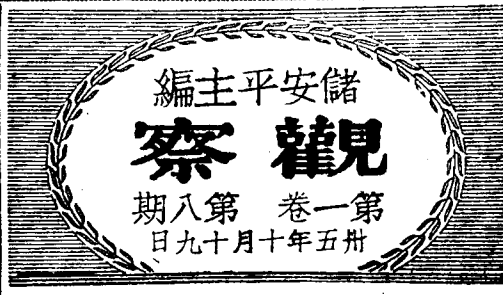
訂閱辦法

平寄者，一次先付八千元；掛號及航寄者，一次先付一萬元。一律八折優待，款盡通知續定。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法租界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上海經售處：五洲書報社
漢口經售處：華中圖書公司
重慶經售處：新華書局
西安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北平經售處：大公報濟南分館
濟南經售處：大公報濟南分館
青島經售處：大公報濟南分館
廣州經售處：廣州鳴遠文化社



本期作者

-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 伍啓元：清華大學教授
- 李純青：大公報社論委員
- 胡先謙：前中正大學校長
- 廖世承：國立師範學院院長
- 宗白華：中央大學教授

中國需要重建權威

一 權威不是實力

吳世昌

中國人常說：「國於天地，必有以立」。以前只是一句抽象的理論，現在却真的從天到地下必須要找一個立足點，在這個科學猛進的地球上才能站得住。不過科學只是一種工具，誰有實力，誰便能用它。用的人或者把它增進一國的福利，或者自招滅亡，與科學無關，只在乎人。這一點本刊前幾期潘光旦伍啓元兩先生文中都已說得很詳細，無需贅述。依照「誰有實力誰便能用它」來說，有實力者似乎即有權威。但事實上並不如此。第一，工具不是權威，所以科學本身不是權威。第二，實力本身及其應用者不是權威。這又可分兩層來說。第一層是實力可以推翻既存的權威，但權威不必是實力。如某權威要靠實力來維持，——不論是原始時代的石斧石箭或今日的原子彈，這件事實的本身即證明這個權威還沒有建立起來，所以要乞靈於本身以外的工具。第二層是有實力者，具體點說，有政權者，未必能應用工具。中國過去的歷史都證明這兩點。清末也有甲午海軍，既不能應用，也就不足以借此挽救已經失去的權威。民初的軍閥，每一個都有或多或少的實力，但從沒有人會承認他們中任何一個是權威。

上文可以說是「權威不是什麼」，現在要說什麼是權威。本來所謂「國於天地，必有以立」，這個「有」原也不指武器，而是指某一社會中人羣所同意信守的生活方式和原則——幾顆思想上的大柱子，頂住了這個社會（或國家）的組織機構。一般人稱這個機構為社會制度或政治制度。這幾顆大柱子有的時候叫作三綱五常，有的時候叫作四維八德，有的地方叫作民治思想，有的地方叫作共產主義。不管叫它什麼，重要的是在這社會中的人羣必須能同意支持這些柱子，這些原則，否則整個機構垮下來必釀成極大的災害。尤其重要的是要同意支持，不是強迫支持。所以權威本身，定義地（*by definition*）是民主的，不是獨裁的或威脅的。權威本身是抽象的，它不能與人脫節。一離開了人，便是海市蜃樓，毫無作用，不成其為權威了。

有實力者有時可以拖倒這幾大柱子，但如果沒有再建的本領，便是有力者及其社會同歸滅亡。彌爾敦詩中的大力神 *Sardanapalus* 曾經拖倒過兩個柱子，現代的瑪琳孫是希特勒，他想一隻手拖倒民主政治一隻手拖倒共產主義這兩大柱子，結果拖倒了他的祖國。

中國人其實很早就分別實力與權威的不同。秦始皇雖然滅了六國，可是並沒有建立權威，當然他的實力也不能穩固持久。即使是不讀書的老粗項羽，他在打倒秦帝國的過程中，也知道要立一個民間懷念的楚懷王的孫子為義帝，作為支持他實力的權威。後來他自以為有了權威，殺了義帝，劉邦才有所藉口，從此項羽便走下坡路。從此劉

家學了乖，天下未定即尊鄉魯的儒生，孝武帝更大倡儒教，要拿孔子的大權威來壓倒諸子的小權威。從此以後，中國的權威一直是儒教。雖然其中曾滲雜了別的思想，但都託庇在儒教的大纛之下。直到曾國藩，他還用以打倒想利用基督教來建立新權威而未成的洪秀全。太平天國是武力成功而思想失敗，因此最後武力也不能不失敗。在他政治機構尚未建好以前，一開始就想打倒思想上的大柱子，結果連那面光芒萬丈的民族主義的大旗也無所附麗。近人常罵曾國藩是漢奸，殊不知他在一本正經的効忠於儒教這權威，而且成功了。至於滿清，在太平天國以後他的權威只有更沒落。

二 舊權威的挑戰

向中國過去的權威——儒教——挑戰的，不是洪秀全，因為他只是一筆抹殺，他只向滿清挑戰，他到死也不知道其所以失敗的思想上的原因。也還不是船堅炮利，因為那些在正統的儒教徒看來只是奇技淫巧，開通一點的也只認為可以楚材晉用。直到郭嵩燾，嚴復諸人說西洋也有二千多年的文明，這才使有心人暗暗吃驚。

不過自從西洋人用砲艦送進了新舊約聖經和商品以後，直到五四運動，越過了辛亥革命，大多數中國人始終沒有智識或勇氣承認舊權威已經沒落，必須接受西洋科學文明的挑戰，吸收現代文明的原則，刻不容緩的來建立一個新的權威。直到抗戰前一二年，還有人閉着眼睛在喊「本位文化」！他們根本不知道現代的英、美、蘇、法諸國，沒有一國的文化 and 思想淵源是純粹本位的，他們甚至於不知道中國文化最光輝的時期——戰國，沒有一國的文化 and 思想淵源不受別國乃至夷狄的影響和融合。你們聽見過有「英本位文化」，「美本位文化」或「齊本位文化」，「趙本位文化」沒有？

由於中國在巴黎和會之失敗而引起的五四運動，雖然接受了西洋科學文明，打倒儒教的舊權威，但似乎並未有意識的建立起新的權威來。同時因為要打倒舊權威，除了科學文明以外，又來了一個幫手，也可說是對儒教更可怕的一個挑戰者，那是共產主義，剛剛駁了歐洲人，又來駁中國人了。打倒舊權威時人手多，固然可以快些成功，但如果要建立新權威，

人手太多是反而不便的。因為要建立新權威，必須有個思想的重心。思想不能遺世獨立，要有人主持，更要有入支持。五四運動時大家抬出德先生 (Democracy, 民主) 和賽先生 (Science, 科學) 來當臺柱，但彼時的共產主義者却說，德先生是英美的玩意兒，落伍了。應該抬出馬先生和列先生來。思想沒有重心，主持者和支持者都分散了，權威是無法建立的。而且，彼時大家只忙於從舊束縛中解放出來，忙於介紹新的東西進來，似乎沒有考慮到要重新建立權威。

三 發現權威的重要及重建者

在民國建立以前，西洋科學文明雖已排山倒海而來，但除了極少數人以外，大家並未想到其後果會改變整個的社會組織和思想系統，自然更想不到要推毀舊的生活方式和原則，而另建一個新的權威。康梁主張改變政體，保留國體，張之洞之流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都足以說明他們只是遷就現實的改良主義者。從曾國藩所保存下來的舊權威，他們是要繼續支持的。康有為的大同書和譚嗣同的仁學，都準備藏諸名山，傳諸後代，不敢拿出來濟世的。事實上舊的權威在腐敗的清政和西洋的砲艦夾攻之下，早已成為空心的老樹，而他們顯然尚未考慮到要建立一個新的權威。他們都是從舊權威中生長出來的人，舊權威之枯萎使他們覺得有點異樣，也許並不覺得權威本身對於維繫一個社會之必要與重要，正如同現在有許多入也是如此。

發現權威之必要及重要，而想重新建立一個新權威的，在辛亥前後，大概只有孫中山先生一人。(保皇，復辟都想恢復舊權威。) 第一步，他先用民族主義的新權威來打倒滿清政治上的舊權威。(在這方面，浙派的革命黨人幫了他很大的忙)。辛亥革命的成功，也許如東蘇先生所謂是練新軍，是換朝代的老套，而不是由於有產階級的士大夫，但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民族主義是主要的推動力。不過光是推翻實際政治上的舊權威是不夠的，必得建立新的權威。——於是乎有了三民主義。因此可以說三民主義的基礎建立在民族主義上面，即這一次的抗戰也是如此。

四 三民主義的性質

民族主義是十八世紀以後的產物，所謂現代國家都是以它為目標而建說起來的。它的構成要素之中，一個民族的文化是重要的一部份。但它既是現代的西洋產物，便也不能不注意其本身的必要條件：現代化。至於民族主義，則完全是新東西。在中國，主權是二千年來一直在君的。民是黔首，是元元，是君的財貨資本，故「子女」與「玉帛」齊觀，「宰臣」與「奴才」並名。古書上雖然也有「民為貴」，「天聽視我民聽」一類的話，但這却和商人們所謂「金為貴」，「市價要看貨色」，差不多，是為主人的利益而立論的。古書上也有「民主」這名詞，傅孟真先生曾舉晉書載記石勒等自稱「民主」，我却記得尙書多方即有「誕作民主，罔可念聽」的話，當然也不是現在的所謂民主；那是說「君為民之主」，反過來也就是「民為君之奴」。孫中山先生之用民權而不用民主二字，我想是為避免歧解，使意義更為清楚。在實質上民權主義是百分之百的民主政治，無可曲解，也無可推諉。民主主義在求人民的豐衣足食，也注意到住和行，用時髦的話說，是經濟民主。要做到經濟民主，財產分配，土地政策等必須有革命性的改變，天然的要傾向社會主義，所以他在民主主義最後一講中曾說民主主義即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一類的話（我是二十多年前看的民智書局版，不知現在流行的三民主義有沒有刪改，因此也不知我是否已經落伍。）

孫中山先生要以三民主義來建立新的權威，因此三民主義的性質，第一必須部份保留中國舊有優良而適用於現代的傳統。第二必須勇敢的接收西洋現代文明的挑戰，接受並且應用其武器。第三必須預防共產主義的挑戰，用溫和的方法來避免可能的流血革命。他又鑒於太平天國的失敗，摧毀儒教，摧毀一切舊有倫理傳統是其致命傷，所以特別注意保存四維八德。（雖然他也說西洋人的道德比現在的國人好。）使支持數千年來社會組織的柱子不致因突然抽去而崩潰，他接受西洋文明，要以新的柱子來逐漸替代和鞏固社會組織。他用溫和的民主主義來改良人民的生活，同時也替這個社會打了防疫針，免得接受共產革命。他在十三年改組國民黨以後，

籌納共產黨加入，宣布三大政策，很明顯的是為對抗當時各帝國主義者支持並指揮北洋軍閥的腐敗統治，阻礙他革命勢力的發展。

五 三民主義的成功和失敗

但終孫先生之一生，三民主義始終沒有被國人普遍認識。許多人以為他是好高騖遠，徒託空論。只有一部分不滿於軍閥的腐敗統治，為中國前途焦急，眼看舊權威失墜，茫茫然求索理想的青年，看到了三民主義，才如獲至寶，摩頂放踵去參加革命。三民主義成了國民革命的原動力，北伐才能迅速推進，可是手創者已不見了。當時北伐軍的實力遠不如北洋軍閥，可是所向披靡，（這也證明實力不是權威）。使那些老粗的督軍聯帥之類莫明其妙，他們當然不知道國民革命軍找到了新權威。有人告訴他們：「黨軍有主義」。主義是什麼？原來如此，於是軍閥們也來「主義」，孫傳芳有「三愛主義」，張宗昌又有三什麼主義，他們以為主義是槍桿上的裝飾！（可憐現在還有人如此想法。）

所以如果我們說，北伐的成功，是三民主義這個新權威打倒了沒有權威的軍閥，大致不會錯。當時不但有志氣的青年往廣東跑，連幾個重要大學的教授都幾乎跑空了，留在五百多年故都的人，也都把中國的前途寄托在南方。北洋軍閥的倒行逆施，促成了全國智識分子對於三民主義的注意。所以在孫先生生前未獲充分號召力的主義，在北伐時竟成了權威，在一個沒有權威的空間，新權威是容易建立起來的，只要有人來主持和支持。

可是好景不常，接着是清黨與剿共，這有許多原因，這裏不說。就題論事，可以說是國民黨怕共產分子篡黨，奪取她的權威。而共黨也確有這個企圖。在和共黨分家以後，國民黨不能不修改她的政策。這也不必詳說，只要把十三年以後和十七年以後的政策一比較，便可了然。修改的結果，對內是兵連禍結，啓日本的覬覦；對外是再傾向於英美集團，（租界只收回到九江為止），一度與蘇聯絕交。這一段現代史，在抗戰期中生長的青年却已不甚了然。

抗戰是一個轉機：使國民黨重新檢討歷史，再度與中共合作，停止鬧橋而共禦外侮。這個轉機的重要收穫，使中共也不能不承認三民主義為最

高原則，不能不承認國民黨是抗戰的領導者。在初期，可以說抗戰又確立了國民黨的權威。那時全國人民熱烈團結的情形，真使人回想到北伐初期的盛況。

但到後來，以國家的興亡來賭孤注一擲的抗戰，以抗戰的代價來重新建立起來的權威，又和人脫了節，又成了海市蜃樓。支持抗戰的共有兩種人：農村子弟拋兒別母上前線而不得一飽，智識分子經常捐出其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兩者又都受官僚與商人的榨取，喂胖了這些沒出息的賤軀。官僚只問權勢，商人只要金鈔，國家要不要綱紀，社會要不要權威，他們是不感到興趣的。國民黨政治的腐敗，使她自身失去了權威，智識分子生活的低落和被淘汰，使他們失去了支持權威的能力。由這兩種原因，再加上財產分配的極端不合理——幾乎是好人一定窮困，混蛋一定發財——使社會道德無底的墮落。貪污者自己固不以為可恥，不貪污的朋友，能沾他一點光，也不以為羞，也許還向人誇耀：這份禮是誰送我的，暗示你還沒有這樣闊親友呢！兩性關係的混亂，也達到了損害民族健康的程度。許多秀優青年無法結婚，或已婚的無力贍養而分離。許多男女的性觀念也完全變質，五四時代青年男女熱烈討論「靈」「肉」一致，現在則變為「錢」「肉」一致。錢和享受往往列為最主要的條件，一切可以任錢採取，當一個社會完全失去了平衡與道德，也就證明了原有的權威不再存在。孫中山先生所苦心建立的權威，北伐時代和抗戰初期志士仁人所流血換來的權威，給腐敗的統治打倒了。我們現在不能不宣告：中國已沒有權威。

然而現在一般人都知道並且承認三民主義是立國的原則，這個思想的權威可說在理論上依然存在。只是高高的懸在空中；目前進行着的事實在和它背道而馳。三民主義曾經是北伐的主動力量，民族主義推動並支持了抗戰，但政治上再無辦法，將可能崩潰於共產革命。民族主義的另一作用，似乎只有執行雅爾達密約，給外蒙「獨立」以自我解嘲。民生主義根本談不到，饑饉和兵禍只在加速民死。民權云云，也還在各黨派的荷包裏。然而朝野上下都在喊實行三民主義，看來正是知易行難，給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學——知難行易——一個尖銳的諷刺！

六 中國目前需要權威

中國目前的情況，如果再繼續下去，內戰完成了經濟崩潰的傑作以後，隨之而來的是更偉大的傑作：道德和人心的崩潰。事實上目前這二者正在猛烈競賽。在內戰的旅進旅退之中，每出入一個城市，雙方各對人民作一次仇殺報復的比賽，遠比現在南京提倡的工作競賽來得努力，遠比敵偽時期的屠殺來得慘酷，都充分發揮了原始的野蠻性，（我有許多證據）。然而報上不見一字，即便披露也引不起誰的注意，因為自朝至野，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已習於內戰，慣見同胞的被殺而無動於中，神經麻木。誰來制止地球上這一部份兩脚動物的慘劇？三人？五人？馬帥？司徒？黨派利益，本國政策，會對這一部份兩脚動物的命運低頭嗎？中國若再沒有一個權威（不是實力而是權威）來制止這個比螞蟻蟋蟀還愚蠢的慘劇，難道真甘心做第三次大戰的開場戲嗎？

在實際政治方面，打算盤和經商成為最高指導原則。北平以前的警察慣稱其上司為「我們掌櫃的」，現在則連救濟總署的署長也必須懂得做買賣，才不至於被逼辭職。任何一個擔任以上的官，如果既不貪污，而又不懂得做買賣，絕對養不活兒女。

尤其可怕的是現在青年的苦悶、徬徨、莫知適從。他本能的知道思想要自由，進步，可是惡勢力警告他自由是「反動」，前進是「偏激」。他本能的知道救濟是可恥的，可是打開報紙來一看，重要的國事，要人的演講，事後證明幾乎每件都是在撒謊。這還指有良知者而言。至於某些人所誇為「馴良」的，則其思想已統制得四平八穩，非常衛生，絕無傳染病，也沒有危險性，他的看家本領是背十二條守則。剩下來的則頹廢與享樂，其心境和「十日談」中的人物差不多。這個精神上的創害，決不是短時期內所能治療，如果沒有真正的權威來領導，這種現象可能延續到下一代。然而據說這一代就要負起建國的責任！

現在一般人另有一種恐懼，即經過八年對日抗戰以後，中國雖然勝利，而其地位不久又將被日本壓倒，領導東亞的依然是日本。去年日本剛投降，一位老輩學者用貌似玩世而其實悲憫的口吻對我說，「你看罷，美國

現在有兩個乾兒子。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日本。將來呢，「他對支火柴點起了煙斗，『日本這個小子一定百依百順，美國人非常喜歡。中國一定極不爭氣，扶不起的阿斗。美國人真心想扶植中國，結果非逼他仍舊扶植日本不可！』那時勝利的歡潮尚未掃盡，現在則日本國內已事事都比中國上軌道。有的人已經在痛心地羨慕日本：軍國主義的權威剛被打倒，立刻又建立了一個權威：思想，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支持者，美軍總部——麥克阿瑟。支持者：全國人民。當然，這樣沒出息的羨慕立刻被國家的自尊心所打倒——附帶的也還有些勝利的虛驕心。我們不能說這個沒出息的念頭，其內在的動機毫無愛國心的分成。事實是事實，日本現在的工業、經濟，都在蒸蒸日上，日本上下的和衷努力，中國更不能相比，目前當然仍在亡國的狀態之下，解除了軍備，也無法內戰，可是二十年管制以後，我們的旗幟、大連、兩條幹線，還插在「友好」條約之下半身不遂，而日本則又是一個強國了。並且，即使把台灣、琉球、千島、庫頁、朝鮮加起來，有半個外蒙大嗎？我們今日再不努力重建權威，停戰建國，二十年的競賽會趕得上日本嗎？照目前的國內局勢，中國的希望究在何處？

上文已經說過，在理論上，中國思想上的權威非不存在，雖其是否充分，目前豈不要修正補充是另一問題，但它懸在空中，沒有主持者和支持者，徒然是海市蜃樓，反而引起了究竟是知難行易，還是知易行難這個矛盾。中國目前要建權威，比新起圖稿畢竟容易些，只要理論能够被實踐。問題的核心是誰來實踐？誰來領導實踐？按理說當然是國民黨，但是國民黨執政垂二十年，黨徒徧國內外，至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證明她有實踐的能力；不但沒有實踐的能力，而且人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使三民主義有幾次可能成爲實際權威的機會都白白失去。我甚至懷疑今之高級國民黨員是否每人都把三民主義（那怕是英譯本也好）從頭至尾看過一遍，否則何至於其施政事這樣的違反三民主義。國民黨已失去領導國人重建權威的資格不足以成爲權威的主持者，其黨員之濫、之偏、之馴良，也不足以成爲支持者。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國民黨中也有優良進步的份子，但至少此時尙不能起什麼作用。我們也不否認國民黨領導抗戰的成績雖不佳，但確曾克服不少困難，但也須同時指出現在政府中若干中堅份子並非真正國民黨出身，而是半途加入以共赴國難的，只能說是其外國黨員。另一部分是職

業的專家，志在爲國服務，不必專爲某黨。這只要看一下外交、工業方面的陣容，便可了然。這些英美派的專家如果不在黨裏，也許主持或支持權威的號召力更有效，他們入了黨同時也分了謗，對社會，和對他們自己在一種意義上反而是損失。

共產黨當然也頗想領導重建權威，如果我們把這問題提出來。但在客觀條件上，似乎更不如國民黨。第一，在政權地位她已不能不承認國民黨的主義爲建國原則，不能不承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第二，由於她過去排斥小資產階級的錯誤，使她黨內人才的學識水準受了可憐的限制。第三，解放區的政績如何外人雖不盡知，但就其最近蘇北佔區內行動而論，很難得有能力的支持權威者的擁護。第四，一國的權威必須有獨立性，一味依賴任何一個外國是建立不起來的。此外別的黨派都有與國共兩黨類似之點，而其通病之一是太注意黨派利益而忽略人民利益，只要看年初政協會議之承認舊國大代表，犧牲十年來受教育青年之選舉權而換取各黨派的府政委，便可證明此點。

建立權威有二個必要條件！有思想的基礎，有適當的人士。前者幸而已有三民主義作爲藍本。（我不敢武斷說全國學者之中一定不能創造比三民主義更進步的思想體系，但目前爲使事體簡單化計，應以三民主義爲藍本。）後者的條件其實也頗簡單：只要其才識品德足以主持，熱忱毅力足以實踐這個思想基礎，而且真能代表人民，不受私己集團的限制。能符合這條條件的，即令其隸籍黨派只要能放棄黨派立場而真爲人民，也有資格。但在目前情形之下，毋甯是無黨無派人士更爲適當。我在本刊第四期「誰能替人民說話」一文中曾指出：政治腐敗，像大學教授這樣的匹夫應該有實糾正。重建中國的權威，當然比澄清政治更爲根本，更爲重要。只要權威能建立得起來，澄清政治倒是其餘事了。

代郵

各位撰稿先生：1. 尙未接到本刊的先生們，住址固定後，即乞示知，以便按期寄奉。2. 過去各期如有缺少者，即請函告所缺期數，當即補奉。3. 謹請源源賜教，充實本刊的內容。

編者

公教人員的待遇怎樣才能得

到真正的改善？

伍啓元

在人類的歷史中，公教人員所受到的待遇，像中國公教人員過去幾年那麼微薄，是不多見的。關於改善公教人員待遇的重要性，筆者已再三的談及。在這裏，我們就實際上公教人員的待遇怎樣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一問題，提出討論。

要對這個問題能有正確的解答，我們必先了解為甚麼過去公教人員的待遇無法得到改善。我們認為這是由於兩個基本原因和兩個技術原因。第一個基本原因是居高位的人根本不知一般守法公教人員的困苦；第二個基本原因是公教人員自身很少能真正理解自身的利益。此外還有兩個技術的原因：一是財政的原因，負行政責任的人總是不大願意增加財政的支出，以免擴大財政的虧缺；二是物價的原因，在物價上漲當中，公教人員待遇如與物價賽跑，總是趕不上物價的。

關於第一個基本原因，是需要特別解釋的。平心而論，居高位的人大都是希望做好，大都是希望大家能得到合理的待遇的。但由於四個原因，居高位的人雖有不少是『來自民間』，也不知道民間的疾苦。(一)今日負行政責任的各首長，無形的收入很多。他們住的地方有時是機關所準備的住所，一切陳設佈置都由該機關的總務科或總務司去代辦；就是租用的房屋，據說租金也很低廉，到了抗戰末期在重慶一所二層新式大洋房租金也僅每月數百元。他們行的工具，有由公家借給汽油的汽車，不只他們自己可以用，他們的家人也一樣可以用。他們食的方面，柴米油鹽有總務司科代用最低廉價格購進，而一切應酬都由公家代為支付。他們有時甚至衣料也有人送贈。這樣，則他們每月的開支不會很多的。他們的薪津收入大都能應付支出。他們自己的收入既足以應付支出，那就自然不會想到別人

是沒有無形的收入，薪津所得無法過活了。(二)今日院部會主管長官次官，有不少是兼任國私營公司和銀行的董事等等，這一方面的收入常常較薪津為多。就是沒有這些額外收入，也常有其他特殊收入的。有了這些補助，自然就不會想到一般公教人員的貧困了。(三)在今日的政治中，行政最高負責的人員常常不知道物價上漲到甚麼程度。有些居高位的人每人家中開支已數百萬元(或且數千萬元)，而在帳面上他們的副官報告給他們的不過數千元(或僅數百元)。他們有時親自出門購買東西，希望能知民間疾苦，但商店的人因受到預先的警告，所索的價格遠在市價之下(有時不及市價十分之一)。這樣，他們自然不知道民間疾苦了。(四)今日在高位的人，每天時間大都花在接見賓客、出席會議、批閱公文、和其他種種繁忙的事務上，自然就與一般人的實際情形發生距離。勝利以前，社會上傳說某首長說他口袋裏放了幾百塊錢，很多天都用不出去，可見幾百塊錢還是很值錢的。不久以前，社會上傳說某首長估計一家四口每月有二萬至三萬元左右便够用。這些傳說是否正確不得而知，但確可為行政長官不知民間疾苦的寫照。由於這四個原因，居高位的人根本不理解一般守法公教人員的困苦，自然不肯通過改善公教人員待遇的提案了。

另一個基本原因是公教人員本身的無力與愚昧。任何國家的公教人員處在這種情況都會有嚴重的反抗。中國公教人員一方面是過於微弱，一方面是受「貧窮哲學」和「自私哲學」(「獨善其身」)的影響，除了上海市大學教授會罷教外，始終沒有集體的行動。公教人員即便有集體的行動，負行政責任的人也會因「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根本加以忽視(例如行政首長對上海大學教授罷教的態度就是如此)，何況公教人員本身不為自己的

利益而有所行動呢？政治上總是壓迫抵抗能力最低的人，公教人員的抵抗能力既如此微弱，自然就只有生活困難了。在公教人員中，不少的人為着維持生活，走上貪污舞弊的途上。居高位的人對於貪污舞弊相當放任，這更助長了貪污舞弊的風氣。貪污舞弊的人增多以後，公教人員的陣線便不一致，這也是公教人員無法作集體反抗的原因。公教人員自身既沒有有力的反抗，他們的待遇自不易得到真正的改善了。

此外在技術方面，因政府不肯強使有錢的人出錢，結果財政收入過小，政府便不能不拒絕調整公教人員待遇。同時政府又常藉口調整待遇會刺激物價，因而對公教人員的待遇拒絕增加。

對於上述各原因的是非我們且不討論。但有一點我們必須強調的，即要使公教人員的待遇能够真正得到調整與改善，則上列的原因必須消除或解決。

為着應付第一個基本原因，我們主張立法院應制定兩種法案：一種法案是禁止各部會首長有任何的無形收入，他們的衣食住行都應按市價自行負擔（如有優待則不得超過任何其他中小公教人員）；一種法案規定各部首長於就任時應將一切財產及薪津以外的所得（包括董事紅利等等）全部由國家封存，在任內不得支用。這樣才可以強行使行政首長過一遍一般公教

人員的生活。如果監察院再盡力監督這兩個法規的實施，則我們相信公教人員的待遇立刻就會得到改善。

為着應付第二個基本原因，我們主張組織「全國公教人員總工會」（因目前公教人員所得不如一般工人，只能組織工會），於必要時用集團罷工怠工等辦法去要求改善待遇。只要這個「總工會」能够組織成立，則政府必不敢忽視公教人員的合理要求的。

為着應付財政，我們主張立法院另制定兩種方案：一種限行政院於一個月內實行富戶捐並舉辦財產總登記；一種限制政府發鈔最高額，以後未得立法院同意不得增加發鈔額。前一種法案增加了國庫的收入，使改善待遇能有財源；後一種法案使立法院得一武器以保障公教人員待遇——每次行政院要求提高發鈔最高額，如公教人員待遇不同時作比例的調整，立法院即不予通過。

為着應付物價，我們主張政府或「全國公教人員總工會」應成立一專家委員會，加以研究，作成報告，使調整待遇的不良影響能够減少。

我們相信只要上述各點能够辦到，則公教人員的待遇即可得到真正的改善。

戰從義·政從仁

——哀中國的兵學——

純青

如果中國還想做中國，就要有中國的思想，中國的規矩。我們應接受數千年民族的傳統經驗。如果中國還想做一個國，旁的不說，「兵者，國之大事。」應先學習我們祖宗的兵學。我認爲現在已失掉了我們的兵學。愛國陽熱，不能默爾，因草茲篇問世。

假使中國思想有三個系統，所謂儒，道，墨。他們就都是反戰的。儒不學兵，道不主爭，墨非攻戰。因此中國叫做愛好和平的國家。我們實在

愛好和平，而當之無愧。先說儒：孔子答衛靈公問：「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他最不喜歡子路，罵之爲：「由也好勇，無所取材。」這種思想一直傳下來，顏氏家訓有一篇誠兵篇，教他的子孫不要學兵，他說：「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速者。」即顏氏這一族，不屑以「用兵取速。」只有兩個人，「顏忠以黨楚王受誅，顏俊以據武威見殺。」算是他們「得姓以來」之「無濟操者」。但是「皆禍禍敗」了。是爲誠。宋朝受

外族欺侮，詩人陸游謝池春詞有句：「笑儒冠，自來多誤。」即感慨儒冠誤了他沒有學兵。儒家不重武事如此。次說道：老子道德經：「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他認為戰爭是無道的產物，而主張：「以道助國者，不以兵強天下。」戰爭是殘酷的，破壞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老子看得很清楚。說不得已而用兵，用兵而勝利，也可以讚美和歡喜。他說：「戰勝，以喪禮處之。」又說：「勝而不美，美之者是樂殺人。」他這樣斷言：「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道家的德行如此。再說墨：墨子是著名的反戰論者，他以為戰爭是「大為不義」，其非攻篇云：「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人死罪矣。……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但戰爭殺死了千人萬人，而不以為不義。他痛心以「少黑為黑，多黑為白」，至黑白完全不辨。墨家的非攻如此。這三個影響中國最大的思想，都是反戰的，都有他們的好生之德。

但這不是說絕對不可從事戰爭。若湯放桀武王伐紂這類革命的誅伐是可以的。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桀紂就是這樣的「一夫」，這樣的「一夫」可殺。墨子也說湯伐桀武王伐紂，「非所謂攻，謂誅也。」怎樣纔可以誅，是有標準的。譬如沈同問孟子：「燕可伐歟？」孟子曰：「可。後來齊人果然伐了燕。有人跑去責問孟子。孟子聲明他只說燕可伐，沒說「孰可以伐之」。「以燕伐燕」他不以為然。就是說，他不贊成以無道伐無道。不可以無道伐無道，若以無道伐有道，或以更無道去伐無道，當然更不可以了。這是可否戰爭的標準。

單就兵學來說，中國有七子兵略，那是權威而專門的書。我們可以聽聽他們的意見。

中國兵學的核心是「仁」。孫子的「道」，吳子的「文德」，李衛公的「正」，尉繚子的「道勝」，三略的「柔德」，六韜的「愛民」，司馬法的「仁本」，都說戰爭是不得已的，只有一個場合可用，即「殺人安人」，「以戰止戰」。司馬法有：「國雖大，好戰必亡」的警告。六韜釋愛民之意為：「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予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孫子判斷勝敗第一句便問：「主孰有道？」中國兵家思想，是與儒道墨的精神一致的。他們並沒有把殺人當做職業。深深了解理想的軍

隊，應該是仁義之師，「仁者無敵」，我以為這是對的，自古迄今，未有窮兵黷武好戰樂殺，而可成功者。

中國兵學以為最好的勝利，是全爭。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這是由「仁」演繹出來的。司馬法分析古代戰爭，說夏用「德」，殷用「義」，周才用「力」。用力殺人是最低等的。唐太宗問李靖：「兵法孰為最深？」靖答：「臣嘗分為三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日將法。」道是什麼，是「神武而不殺」。故講殺人的兵學本身，已要不得。「三略為我世作」。這句話何等傷心。以視今日內戰，又該何等痛心。我們這個衰世，根本不懂六韜所說的一句話：「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

對外抗戰，為民族生存，應加鼓勵。就是借用別國力量，也是可以的。太宗對李靖笑着說：「番人皆為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李衛公兵略）。但在理論上，我找不出以蠻夷攻本國兄弟的任何根據。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這兩句話。如解釋為中國不要殖民地化，是很適當的。這是政治方面。在軍事的利害上，六韜守土篇說：「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而為人所害，而不終其世。」如國柄的借，指借出；利器的借，指借入；姜太公的話一針見血，高明極了。我們實在不能更贊一詞。

常人以為真理是兵要強。但高明的戰略家不那樣想。三略：「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這是更高一層的真理。幸而這個真理沒有給希特勒和日本軍閥學去，否則我們完了。假使有人再誇耀他的兵強，不知柔之為德，當不配做中國人，兵法哀之。

好吧，戰吧。戰有戰法：第一要得人民的同意與支持。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生，可與之死，而不畏危也。」人民不同意的戰爭如何打得？吳子曰：「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民知上不愛其命，不惜其生，這仗如何打得？司馬法曰：「凡民，以仁救，以義戰。」這戰是否有仁有義？尉繚子曰：「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人事是否盡了？又曰：「凡兵不致無

遍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此皆盜也。」今何城有過？何人有罪？三略曰：「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民衆的疑惑何詞以說？說下一點，戰爭是起因於爭利的，看今日之利如何。尉繚子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丈夫，亡國富庫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可救。」我們這個國是什麼國？誰富？三略：「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今日社會，是不亂呢？還是思散呢？

好吧，戰吧。戰有戰法：不要長日發師。孫子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這是說用兵之害。從事於無底止的戰爭，不但拖死人民，也會拖死了自己。尉繚子有這樣一個用兵期限的標準：「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今日之患果在若干里之內？若干里之內又已打了多少時候呢？中國人被譏諷為沒有時間觀念的民族，打仗也不算時間。其實一般人都知道那時間是無限長的，一打就是十年八年，這段時間接上第三次世界大戰還可以通剩一大截。此之謂「無算」。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爭是逆德。說是爭土地？姜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以擅天下之利為目的的戰爭，是以失天下的方法去取天下。無論如何，一國之內「天下」，乃「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六韜）。我完全贊成孔子的話：「有德此有土」。無德不能居土。由民主的觀點說，土地是人民的，只有人民可以爭，可以守。尉繚子曰：「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只有人民為他們的土地可以爭，可以守。

說是為權？權是怎樣產生的，董仲舒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天之立王，以為民也。」王代表權。但王有王道，董氏謂：「王道通三。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連其中者，通其道也。」王而不王道，則王非王，王非王則權非權。三略：「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叛無德之主，是道德的。用現代的名詞說，「主權在民」。民可以賦與及剝奪政權治權。權不能定，該問問人民，豈可以力爭？

說來說去只有荀子那一句話：「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毀滅人民的

戰爭，天命確之。勝利逾年，中國已喪失了國際地位，喪失了勝利，喪失了人心，喪失了民族道德，我不忍看見再喪失了中國的兵學，喪失中國兵學我們國將不國。爰呼救如上。讓我再抄一段兵學做我的結論：

六韜順啓篇：「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
害天下者，天下閉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

附：寫完了上文，續報開勝。我想起了兩個故事：（一）呂氏春秋慎大篇：「趙襄子政翟。勝。老人中使人使者來調之。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二）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君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吾是以泣。』」太史公晉韓非子為「極慘敬少恩」，不知在好生及反戰的立場上，他倒是父母生的兒子。中夜擲筆，極目蒼茫，不勝感慨繫之。

九月二十六日

更正

- 一、第四期載文養先生「原子能研究之發展經過」一文，第十三頁上半頁第十四行「那麼全世界人民在三百年內」，應改為「那麼全世界人民在三十天內」。
- 二、第五期吳世昌先生「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一文，第五頁下半頁第四行「直到民國十七年中國一直是中華『黨』國」一句，文中掉了一行，原文應為「直到民國十七年，中國一直是中華『軍國』。十七年南京建都到現在，中國一直是中華『黨』國。」又下文「一黨一黨平分了三十年的天下」；應為「一黨一黨平分了三十年的天下」。
- 三、第六期宗白華先生「文藝的空靈和充實」一文，第廿二頁第一欄第十行「李商隱」應改「李周隱」。同頁第三欄第廿五行及第廿七行之「叶」字應作「叫」。

思想之改造

(中)

胡先驥

欲改造中華民族之思想，第一、必使之尋求精神與物質之進步，認進步為可能而且必需。此種進步主義，必須副之以卓越之眼光，豐富之學識，而非盲目的但求物質之進步。今日物質科學之進步，一日千里，工藝之發明，日新月異。吾人控制與利用自然能力，已非昔日所能夢見。故在將來教育昌明之後，人人心中必有尋求進步之思想。然必須知人類之進步，非僅求物質進步而已。控制自然，利用自然，以增加吾人物質之享受，使生活有保障，固屬切要；然今日物質科學之進步，在物理化學高度發達之狀況下，已為掌握中事。今日之經濟，一俟世界經濟復員完成，即為有餘而非不足之經濟。苟人類不過於愚蠢，則大可以安居樂業，盡情享受。但吾人同時必須了知盲目之求物質進步，有時且可以予人類以不可救藥之災害。故同時必須尋求精神上之進步。二十世紀之生物科學尚屬幼稚，心理科學則僅在萌芽時期。吾人對於吾人之心身，了解甚少，故必須求人類生理學心理學日有卓越之進步；人類生理學之研究日有進步，方能改造吾人之身體；人類心理學之研究日有進步，方能改造吾人之政治經濟教育社會與吾人一切生活方法。於是方能確實掌握吾人自身之命運；使吾人身體增強，壽命增長，健康進步，精神活動，日新月異，臻於盡善盡美之域。吾人必須對於人類未來之進步有堅定之信念，尋求之決心，明切之認識，正確之方法，則中華民族方能逐漸改造而為最前進之人羣。

第二、改造思想必須了解自由與自治之重要。自大體言之，中華民族最崇尚自由。自周代封建制度推翻及秦秦覆滅之後，人民之生活已極端自由。政府對於人民之生活，除徵稅徵兵役外，毫不干涉。西漢文景時代之黃老政治，即所以養成此種絕對自由之風氣。而自封建廢除，平民皆可以選舉或考試參加政治，政治自由，尤非古代多數國家所能企及。故中國之政治形式，頗類似英國之虛君民主政治。惟政治操之於士大夫階級，而非人民皆能直接參與政治，故韋爾斯稱之為變形之民主政治。人民之生活既

不受政府之干涉，故自治甚為發達。在古代鄉治制度未破壞以前，地方自治之內容，至為完善。魏晉六朝大亂之後，鄉治制度雖已破壞，然人民尚能賴宗法社會之組織以執行地方自治。在極少數地區，甚至人民可完全脫離政府統治而維持一美好之自治制度至數百年之久，不得不令人驚嘆。此種自由自治之精神固屬可佩，然在今日之社會中，則有甚多之缺點。第一、人民雖有消極拒絕政府干涉其生活，而不知積極參加政治。又在鄉里中，惟智識階級得與聞少量政治，而不識字無智識之農工階級則無與聞政治之可能，亦無與聞政治之願望。且因政治之腐敗使人民認政治罪惡為人生必然之現象，如病老死者然，而不求作自動之反抗與改革，惟希冀有一賢長官蒞臨以施行善政；人民此種消極態度，乃所以使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得以魚肉人民橫行鄉里之主因。第二、自治僅能施行於宗族小範圍之內，施之於一鄉一邑則百弊橫生，至大都市則尤甚。蓋人民對於大規模之自治，既無經驗，亦無興趣，故憲政不易施行，自治難於建立。第三、統治階級喜於濫用職權以遂其私，不知尊重人民自由，亦不喜人民之自治。而自歐洲集權主義發生之後，談政治者亦思效尤而剝奪人民之自由。今日之政府官吏雖名為篤信民權主義，且奉命推行新縣制，而摧殘漠視人民之自由，反較昔日之官吏為甚。共產黨徒雖以民權為號召，而愚弄人民，魚肉人民，反較貪官汙吏土豪劣紳為甚。此乃由於篤信德意蘇之集權主義之故。故欲改造中華民族之思想，必須加倍灌輸自由與自治思想於一般民衆，根絕一切集權主義之思想與行為，方能養成真正之民主政治。

第三、改造思想必須真確了解平等之意義，養成平等之信仰。在中國自封建制度推翻之後，階級制度消滅已久，各朝代之貴族每每因其子弟之不肖而式微，或因朝代變更而夷為平民。魏晉六朝時代雖極尚門閥，然此種貴族至唐宋以科舉取士，白屋公卿已成為一般民衆之最高理想。故平等思想以二千年之陶冶，已成為民族之第二天性。惟中國之平等尚不徹底。

因政權向來操之士大夫之手，故二千年來國人皆重視士大夫階級，固然任何人（僥倖幸除外）能讀書作文應試便得爲士大夫，然士大夫終賤視農工階級，而農工階級亦有自卑之心理。此種心理至今日仍未消除。由於重視士大夫，故重視官吏；重視官吏，故人競爲官。爲官之後，便可享受社會中種種無形之特權，即不爲官而紳，亦可以魚肉鄉里。此所以官僚政治乃成爲牢不可破之政治形式。共產黨徒雖以無產階級革命相號召，然其行爲仍與官僚無殊，其或變本加厲。

故改造中華民族之思想，必須徹底養成歐美式之平等思想，尤須嚴防蘇聯式與法西斯主義式之政治思想。一方面須養成智識階級中之真正平等思想，一方面尤須養成一般民衆中之真正平等思想，勿稍存對於智識階級與統治者之自卑心理，庶可自變相之民主進而爲真正之民主。再則必須養成真正男女平等之思想。此事大非容易。中華民族中男女間社會地位之差別不及日本印度與回教民族之甚，而過於歐美民族與國內苗僑僕藏諸宗族。家庭之內，母與妻固能執掌家政大權，然社會則顯然岐視男女之地位。社會尙難改革，女子繼承權雖經法定無由執行。故女子極難獲得平等之地位。而女子教育與社會環境不良，亦以使女子在學識與服務能力上，不能與男子並駕齊驅，故亦不能養成男女真正平等之思想。然此種思想不能養成，則一半之人口不能獲得公平之待遇，與盡性之發展，其爲害之大可以想見。此所以欲造中華民族，必須使人人皆知與篤信男女之智能與其在種族上所負之責任雖有不同，然其地位本爲平等；甚或須認女子在種族上之地位較男子反爲優越，故在人格上須視爲平等。惟以心理生理有基本之差異，故須求分工合作，而不必一切從同。復次，改造中華民族必須養成一切種族平等之思想。天下一家，用夏變夷，固爲中華民族最高之理想。中華民族屢爲外族所征服，亦即所以祛除其種族優越感。然以國內尙多文化低下之各宗族，無知之國人對之尙不免欺凌輕視之惡習。而在南洋與中南半島方面，亦因國人之經營事業之能力遠勝於土人，故不免欺凌輕視土人而招致其反感。故若不及時養成真正之種族平等觀念，則對內可以使各宗族離心，對外可以引起種族間之惡感。吾人必須警覺一事，即晏君悍將在我國固史不絕書，而歷代國內弱小民族之暴動，十九爲漢人所激成。苟

非養成真正民族平等之思想，一旦國力強盛，在中國未嘗不可發生帝國主義。必也使人人皆了解與篤信世間所有人類各種皆同一源，僅因環境之影響而有體格與文化之殊異。文化落後之民族除極少數外，智力並與吾人無殊，自應一體視爲平等。且人類開化不及萬年，來日方長，一切人類獲得平等自由，並非艱難可望而不可及之事，蘇俄之開化與教育其國內文化落後之民族，乃至堪效法之事。

復次官平等不僅在法律與政治上一切人不論階級不論性別皆須平等，在經濟上亦須平等。所謂經濟平等，非謂人人須享受絕對劃一之經濟待遇；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終爲最高之經濟理想。即此等理想不能一蹴而幾，然節制資本，使財富不能集中於少數人之手，而大眾不致變爲經濟奴隸與所謂無產階級，終須爲人人所篤信之信條。必如此中華民族方能逐漸向理想的大同郵治邁進。

博愛與自由平等同爲法國大革命三大口號之一，然以人類之習於自私，其不易了解與篤信博愛，較不能了解與篤信自由平等爲尤甚。孔子云：「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此乃孔子深切了知不易博愛之現實語。然禮運之首章「大道之行也」云云，即表示孔子博愛之最高理想。不過儒家之言博愛，總有以親疎爲先後之主張，故云「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也。墨子之言兼愛則爲更進一步而無差等之博愛，其精神與佛陀耶穌相同，雖非常人所易幾，然視儒家主張有先後之博愛，理想上似較高一籌。蓋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若以墨子耶穌無先後無分別之博愛爲理想，而或只能做到孔子有先後有分別之博愛。若以後者爲理想，則或並此而不能矣。中華民族以過重宗族之關係，又兼困於饑荒心理，故缺少博愛之美德；而以缺乏同情心爲西人所詬病。此種缺點乃必須盡力矯正之者。第一必須使盡人皆知人類同出一源，以最高之哲學眼光觀之，凡較髮含齒之倫，皆我父母兄弟。即至後世人類已逐漸分化，然以中華民族之屢與其他種族混雜，則我華族之與黃髮碧眼之阿利安族，鑄鼻厚唇之塞姆族，鬚髮黑膚之崑崙人，或小黑人等等，何在而無血統關係。吾人平常之認宗族僅認父黨，然按遺傳原則，則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以上，溯至無窮世代，皆爲我之祖先。故吾人三十世以上之祖先，其數即達億萬。果爾，則尋常一路人，若細究之皆可與吾人有血統之關係。故吾人苟須愛吾宗族吾鄉黨，則在論理

學原理上亦須愛吾每一國人，每一人類，甚而愛及熱帶叢林內吾人之古遠宗族猩猩，與池塘內吾人之更遠之家族青蛙。張橫渠曰「吾同胞也，物吾與也」之語，最能發揮儒家博愛之精神。是宜廣為家喻戶曉使人人皆能了知與篤信此最高尚之思想。

既了知與篤信博愛之真理，則同時必須了知與篤信互助合作之重要。

中華民族與其他文明民族較，乃最不能互助合作者，然亦數千年來艱困之生活有以養成之。在封建時代土地公有，人民受公田，其耕作皆取集體方式，且鄉治周密，守望相助，為鄉村社會之基本精神，故互助合作之精神至為普及。及至秦人廢阡陌，闢草萊，廢封建，獎勵農耕，以土地為基礎之原始社會之互助合作制度遂完全崩潰，而個人主義與資本主義乃為二千年來國人生活之基本原則。土地既為私有，則人人皆欲為獨佔之地主。農夫手胼足胝，積銖累寸，博得少許血汗錢，即欲購買三五畝地而為自由自之小地主。工人終歲辛勤，稍有積蓄，亦必開一小舖，招一二藝徒或幫夥，為老闆。商人亦然。人人皆欲獨立經營而不欲互助與合作。可謂中國人盡人皆欲為小資本家而不能為合作農場或合作社之一份子，此皆個人主義之為祟，而間接為饑荒心理之結果。殊不知盡人皆為社會一份子，個人之得有今日之一切享受，皆過去與現在全體人類互助合作之結果。吾人無一不自在利用人類之互助合作以增進吾人之生活。故人人必須了解與篤信互助合作之重要，且須養成互助合作之習慣。又私人之生活固須互助合作，國家社會之事業亦須互助合作，而在國際與民族間尤須互助合作。庶不至猜忌橫生，競求侵奪，嚴立關稅壁壘，各求自足自給，因而引起經濟之不景氣，而植戰爭之禍根。否則決無建立富強康樂大同政治之希望。

守法與守秩序實為改造中華民族最重要之思想。中國人講情面而不守法律最為世人所詬病。在文化落後之簡單社會，不守法或尚可敷衍苟安；在複雜之現代，則不守法即不能建立良好進步之社會。蓋法者乃人人所必須遵守以節制其行動之規條，不容個人輕易違背者。在春秋時代之宗法社會，社會組織甚為簡單，故雖情重於法，尚不至招致大亂。然即彼時之大政治家亦以法治而收卓效。如管仲之治齊，子產之治鄭是也。至戰國時，則社會之進步一日千里，其時各國之政治經濟狀況之進步，皆非百餘年前之春秋時代可比。故非法治決不足以範型齊一此龐大複雜之社會。故雖儒

家如孟子仍秉承孔子「道之以禮，齊之以德」之故訓，而有「有渝人無渝法」與「徒法不足以自行」之名言。然儒者有現實眼光之荀子，則已偏向法治，而其門徒韓非李斯皆變為法家。法家申不害慎到之出於道家，為吾人所周知。墨翟之尚同，亦即法家齊一之意。儒墨道三家均合流而成為法家，可見時代之需要有如此者。後世之大政治家如諸葛亮、王安石、龔居正，莫不兼用儒法以治國，即確認法之重要。惜自漢武表章六經之後，儒家學說深入人心，而宗法社會數千年保原存狀至今而不變，故法治之精神始終不能建立。此大足為中華民族將來發展之障礙。倘情不尚法，則客觀的大公無私的社會準則不能範型人，而社會不免陷入無政府狀態。夫守法並不須學法家之苛酷，而創制法律儘可使之曲盡人情，執法時亦可寬大仁恕不求苛刻。然立法為一事，守法又為一事。無論任何種法律與規則，大而至為國家基本大法之憲法，小而至於運動比賽之規則，莫不須忠實遵守。法律不良或空難難行，儘可改作，然個人與團體皆不得故違之。英國政治之清明，即繫於其人民守法之精神，而吾人則不然，一般人皆以能不守法為榮。自古以來曾法即有譴親譴貴之說。此說數千年來深入人心，故人人皆不欲守法。譴親則人人皆有此護其親族違法之道德義務，譴貴則「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遂養成統治階級「體法非為我輩而設」之濫妄心理。如此政治焉得清明乎？且因有此不守法之精神，遂使團體生活難於維持。中國股份企業公司每每失敗，而個人之事業則每有偉大之成功者，即不守法之惡德所致。此與中國將來產業建設大有妨害。大企業之能否成立，即以此惡德能否矯正為依歸。至於國際和平尤賴守法觀念之能否養成。戰爭起於國際之無政府狀態，而此無政府狀態則由於在主權國家之國際間無強制之法可以遵循。過去雖有所謂國際公法私法，然荷任何主權國家故意違背之法，他國亦無如何。過去之國際聯盟，今之聯合國，皆未能樹立國際間之法，蓋由於人尚不能了解與篤信國際間法治之重要。故中華民族如不能了知與篤信國際間之法之重要，即他日國家富強國力充溢之後，若遇一有大力之野心家當國，未嘗不可為我首而起國際之侵略。

守秩序與守法同屬於一種服從公共規則之行為。中華民族習於無繩勒之個人主義，又缺乏近代社會中有秩序之生活訓練，故無守秩序之習慣與思想。魚貫守候乃所不耐，遂至行路購物發音，一切一切皆無秩序，亦不認為有秩序之必要。將來多受此種守秩序之訓練，自可逐漸矯正不守秩序之思想。然亦必須了解與篤信守秩序之思想，方能有守秩序之行為也。

個己的產生

廖世承

初生的嬰孩，在家庭中開始有「相互的行為」的經驗。家庭誠然為社會的基層組織。嬰孩雖生來有強盛的衝動，滿足個體需要的要求，但沒有人注意牠的飢餐渴飲，保抱扶持，牠就無法生存。在牠生長的歷程中，引起了兩種作用，依賴與訓育。母親在滿足嬰孩個體的要求時，發揮了慈愛、同情、和合作，同時造成了拍牠、撫牠、喚牠、抱牠、搖牠、唱催眠曲的習慣。嬰孩在母親的懷抱中，深深地感到安全與依賴，逐漸地引起了嬰孩「身的愛與同情」。這是相互行為的起點。

在這個時候，嬰孩已受到訓育的影響了。飲食須有節制，睡眠須有定時，四肢活動也須受相當的拘束。牠不能要怎樣就怎樣，牠必須接受成人的經驗，也許牠會感到環境的壓迫。逐漸間幼孩接觸的範圍更廣了。牠的父親，哥哥姊姊，或其他有關係的人，都要干涉牠的行動，妨礙牠的自由。倘使牠不服從他們的指示與勸導，有時就受到痛苦的實罰。牠感到四圍的壓迫，越來越厲害，因之引起了憤怒和敵抗的反應（*aggressive response*）。假使在這時得不到物質的補償，情感的安慰，兒童就可能變為性情暴戾，或意態消沈，或內心煩躁。

任何兒童，天生的衝動，都要受到環境的抑制，因之任何兒童都有敵抗的反應。教育得法，可引導這種反應入于正軌，長成後自能在遊戲、藝術、商業的競爭，和專業的建設方面發洩。教育不得法，就養成強凌弱，衆暴寡的態度，浸假而演成民族的仇恨，人類的殘殺。所以人類的罪惡，尋根究底起來，和兒童時期所受的教育，有密切關係。

現在且說個己怎樣產生在相互的行為或社會的行為中。個己初步的產生，在兒童對母親或他人有一種預期的反應（*anticipatory reactions*）。例如兒童希望母親滿足牠的食慾時，牠有一套反應方式，使得母親了解牠；母親在滿足牠的需要時，牠自能迎合母親的反應。這時，牠的行動與母

親的行動，如節奏般的自然合拍，牠與母親無形間已合而為一（*identical action*）。所以兒童要滿足牠的要求，必須能預期他人的反應，變更他個己的行動。

預期他人的反應，有了語言的幫助，就益覺便利。語言的基礎在發出各種不同的音聲，每一個音經過反覆的練習。語言的開始，在看了實物說出名稱，使實物與聲音發生連繫。再進一步，兒童不必看了實物，就能說出名稱。這時候，牠已懂得符號的運用了。符號不僅代表事物的名稱，並能代表事物的性質、數量、關係、和種類。符號不僅指示當前的事物，並可表達未來的希望。有了語言做媒介，兒童與母親或他人的相互行為，益發表現得真切了。

不特如此，有了語言媒介，兒童可以扮演任何人的動作（*role playing*）。一忽兒造屋，一忽兒燒菜，一忽兒體操，一忽兒打仗，一忽兒招待客人，一忽兒舉行婚禮。在這些遊戲中，牠完全在扮演各種角色，模仿他人的語言行動。要是父母有什麼小差遣，例如看屋、放牛、買菜、伴弟妹遊戲，牠效法父母的聲音笑貌，更維妙維肖。這時，牠不單能模仿他人的言語行動，並且能立于旁觀的地位說話，例如二三歲的兒童能用他人的口氣表達自己的願望，說：「寶寶要吃糖」，或「妹妹不要這個」。到這時期，個己的發達又邁了一步。

因為兒童能模仿他人的行為，又能替代別人對自己說話，所以在牠的經驗中，產生了一個社會的個己（*social self*）。牠能觀察自己的行為，如同觀察別人的行為。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引用米特（*George H. Mead*）的話。米特以為解釋個己，不應專從兒童的學習、仿效、及綜合他人的經驗着想。這不能看到性格的全貌，只看到靜止的部份。性格方面，還有機動的部份，就是「我」（*I*）。「我」與「已」（*me*）有別。這個

學說，並非米特所獨創，以前的心理學家如勞舍斯 (J. Royce) 包爾溫 (J. M. Baldwin) 詹姆士 (Wm. James) 和柯萊 (C. H. Cooley) 等都隱約提過，不過米特說得格外清楚。「我」與「己」在文法上混淆不清，所以解釋時較為困難。照米特的意思，「己」是從父母、兄弟、同伴、師長、他人、及想像中的人物所得來的聲音笑貌，綜合各種經驗而成的部份。當兒童扮演任何角色時，並非呆板的模仿他人的言行，另有一個牽線的因子，這須是「我」。「我」是代表天賦的衝動，引導個人向目標前進。

在習慣的反應中「我」與「己」的分別，不甚顯明。但遇到一種特殊的情景，「己」的反應大體能符合社會的準則，「我」的作為就不易捉摸。不單是別人不能預測牠，就是自己在事前也把握不定。所以在思想的歷程和外表的動作中，「我」是一種不易捉摸的、特殊的、新奇的分。有了「我」纔有個性 (Individuality)。「己」是代表羣性，所謂道德的個己，所謂良知，佛洛伊德 (Freud) 的所謂「超己」 (Superego)，都從「己」中產生。「我」與「己」聯合行動，就形成了個己的性格。倘使性格沒有兩重成分，就有新奇的經驗和自覺的責任。

「我」的行為，雖不易預測，但社會與教育的影響，也能使「我」發生很多的變更。成人的「我」，已與兒童的「我」不同，因為「我」已受了「己」的熏陶，否則社會將沒有共同的規則，共同的禮節可遵守，各個人的行為可大相懸殊了。不過「我」的作用，依然存在。常聽人說：「我本想這樣做，但後來一轉念間又變了」。這一轉念間，就是「我」在作祟。社會上有許多人口是心非，言行不符，就因為「我」與「己」不相協調，既不能抑制衝動的「我」，又不願違反社會的範疇，顧此失彼，進退彷徨，遂走入虛偽欺世的一途。

彌補這個缺憾，解脫這個矛盾，惟有充分培養合作精神，互助習慣。例如兒童在家庭中，初僅與各個人發生關係，逐漸間家庭中各個人綜合成一整體的對象，兒童自身亦為此對象之一份子，米特稱此對象為「self and others」。到此地步，兒童對家庭已有新的認識，本身能負起家庭一部分的責任。再進一步，在團體遊戲中，此精神表現得格外精采，因為團體遊戲需要合作行動 (Cooperation)。在熱烈的團體遊戲中，個人已忘却自身的存在，甚至已忘却各零件的本來面目，祇知這遊戲在進行，各部份

子遵守遊戲的規則，互助合作，以達成遊戲的目的。這時，要有一個人炫耀他自己的技能，妨害團體的利益，必受人的斥責，自己亦感到羞愧無地。擴而充之，任何團體，任何集會，任何軍隊，都可在各個人心目中造成一整體的對象 (the centralized self)。大家感到利害與共，休戚相關。在這樣的情景中，「我」並非不可捉摸的，「我」愈可捉摸，性格愈可靠。所謂品性，就指點個人的行為不致有負社會的期待。所謂自信，自立、自尊，就指點個人對於自己的一切行動，有相當的把握。

因此，道德的訓練，對個己的產生，佔很重要的地位。天才出衆的人，往往喜歡獨抒己見，不肯隨俗浮沉。這種人有時被羣衆視為離經叛道，但在進化的社會中，時有創獲。不過這種人，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總須合乎中庸之道。法律、規則、風俗、習慣，都在使各個人有共同的趨向，合理的行為。能滿足這個條件的，得到鼓勵；不能滿足的，受到譴罰。所以道德教育的初步，慣用口頭的諄諄告誡，使兒童的行為在未發生時，先有一種準備，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適當，什麼是不適當。牠又須知道怎樣做一個「好孩子」，一個「好學生」，一個「好公民」，一個「忠勇的戰士」，一個「勤勞的生產者」。在消極方面，使牠鄙夷地痞流氓、土豪、劣紳、野心的侵略家，殘殺人類的劊子手。告誡的時候，必須富有情感，纔能引起深刻的觀念和情緒。

但口頭的告誡，必不能與實際的行為相符合。要造成道德的個己，還須在實際的行動中養成，否則人格就有破裂的危險。上邊說過，人自呱呱墮地後，原來的衝動、願望，時刻受到阻礙，時刻受到抑制，因此引起了憤怒和敵抗的反應。這些情緒，要是沒有補償的方法，便會發生苦悶、悲觀、幻想，強者走上恠睢暴戾的一途，弱者便套上一副假面具，來應付各方面。人格的破裂，似乎為不可避免的事。但實際並不如此。內心與外表的衝突，可用替代或補償的方法來調和。小「我」逐漸擴大，團體的目的、符號、價值、和活動、變為個己的目的、符號、價值、和活動。人我的競爭，變為團體的競爭。由此團體以及彼團體，由小團體以及大團體，由直接的團體以及間接的團體，個己的論格，自能逐漸統一。我國儒者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就是這個道理。由近而遠，由小而大，以至「養成」民胞物與的胸襟。物尚且能愛，何況人類。同情、慈愛、互助、合作，為統一性格的要素，亦為達成民主的礎石。



一個政府簡任官吏的回鄉見聞

從中國鄉村看中國政治

豐收醫治不了農村的殘破和創傷
征丁不知葬送了多少青年和家庭
鄉長保長甲長祇知要錢要糧要命
剝削又剝削·農民盡變成了赤貧

政府賈怨·人民受害·一字一淚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晚

中通信)八月的鄉村，在江淮地區，正是收穫季節。今年又是豐收，一望無垠的黃稻，倒臥在田中，等候着刈割，一筐一擔地被運到新打平的「場基」上。這時度着一年辛勞生活的農民，在枯黃的面龐上，才透出這一絲笑容。「大概今年可以舒一口氣吧!」

這是他們對道旁人詢問的答復。

我偶然得到一個旅行的機會，地區是合肥舒城幾縣，都是皖中地帶，也正是江淮區域裏的「谷倉」。四年未回去看一看的故鄉，也湊巧在這個區域內。旅途經過了十幾天，在故鄉又耽擱了八九天，這纔完成了「深入民間」之行。從老

百姓的生活和言談當中，體驗到各方面，尤其是政治措施在鄉村的反應，真是最接近事實的說明了。

從蕪湖塔內河小輪到巢縣，再換汽車到合肥，這是淮南鐵路拆毀後唯一的一的交通線。在我們剛要離開蕪湖的時候，曾得到汽車在含山境內被劫的消息，為着安全

起見，纔改走水路到巢縣。船上飽聽船客們說着幾天來劫車的新聞，據說盜客們很有禮貌，在劫搜旅客的行李法幣以後，還集合

失主演講一番，說明他們并不是綠林出身，這樣做是酬答當局的整編盛意。這時如果有身穿制服類似軍工人員，那便不客氣地飽以一彈。這在他們

也有理由，他們說「一碗飯大家吃，吃不成，咱們便拚」。這是何等憤激的刻畫!

今年雖豐收農婦仍多愁
從合肥出城，一百二十里到舒城，中間交界處有兩個大鄉鎮，一是花子崗，一是桃溪鎮。前者屬合肥，後者屬舒城。合肥的西南鄉，還不能算

是瘠苦的地方，可是乾旱連年，勝利前受着敵偽長期的擾亂，游擊隊伍的游擊，勝利後散兵零匪的騷擾，雖然是豐收有望，依然是收不了村落殘破的創傷。我們的交通工具，是人力車，五里或十里，總要休息一下。休息地方，只有幾家所謂「店子」的茶棚飯店，水是黃得成了

泥沙的化合物，入口鹹苦，飯是糙米，在棹上蠅蟲橫集的一兩盤鹹菜，那便是可口的佳肴。婦女是黃腫的面孔，蹣跚的脚步拖着正在乳哺的嬰兒。一兩個赤足泥垢的孩子們，正伸手向行客討錢。老太婆們以待死的眼光，望着路人，可以看出她們都是掙扎在饑餓和死亡的線上。不要忘記，這還是未受內戰炮火的鄉村啊!

勝利帶來災殃
極目盡悽涼
桃溪鎮，這山環水繞的市鎮，在戰前，是米和山貨的吐納地。六安霍山一帶的生產品，經過這裏運到三河蕪湖。可是八年烽火，敵我的拉鋸，

火，敵我的拉鋸，

把這一個豐裕的市鎮，也變成了瘡痍滿目。勝利帶來的災難，土貨滯銷，手工業奄無生氣，這街上幾家土菸廠，也都關着門嘆氣！在暮色蒼茫中，旅行者進入口街鎮，觸目的都是「勸匪」的國軍，幾幾乎要緊門投止。

收租客一到佃戶命完了

桃溪的茶館，還是不改當年，一早上便擠滿了。茶客多半是收租客，面對着赤腳泥腿的佃農，大談其今年田租的折扣成數。「今年是豐收了，東家也實在過不去，二五減租，祇有在陳欠上扣了。」收租客這樣地主張。

「可是我們今年是外面好看呀！將臨秋收一場連陰雨

，外灘的田畝，都變成湖泊。先生，你剛纔過渡來的地方，正是我們的田地呀！只有再懇情了！」佃戶這樣地哀求。旁邊人說話了：「大戶餘糧，還未了結，委購軍糧，你們府上還欠的很多，不問你們東佃怎樣講整子，這點手續，請你老哥清掉罷。」像無情的鑽子，鑽入不幸者一羣的中間。旅行者不能等着他們談判結束，只好繼續登程。

地皆地主有 農民直如牛

從桃溪到舒城，這個荒僻的小縣，只有以舒庵著名。城牆拆成了馬路，城內人家不到二百戶，可是環城綠樹，風景清幽，繞城的土地，都是種

着菸葉和靛青，農村副產品的收入，每每超過正項收穫所得。可是在那裏，沒有看見農民的經濟組織，沒有看見鄉村任何建設，原因是土地全屬於地主——城內的紳士階級，留在鄉村的都是佃農，不想也不能做點有意義的事業。

出舒城達到廬江的境界

經過的都是些好田，正是秋水初泛的季節，道路被水沖壞的很多，一兩處橋涵沖斷，也沒有濟渡，便只有解衣渡河的

一法。走到了柏神廟，算是大鎮，街上像止水一般的靜。少數商舖在牛開門的狀態中，原因是正在農忙，無人上街。街上的病人很多，只有一個自

稱西醫的走方郎中，忙着為病人打針。打過針的人，手臂上多半潰爛，大概是針不消毒的原因。誰還知道他正是掌握人民生死大權的人呢？——其實鄉村裏都是這樣，並不止此一處。

無人怕當兵 祇怕鄉與病

鄉村最使人感動的是農民的樸素坦白，他們的感情最容易表露，對環境的反應也最快，最直率。所可惜的是做政治攻察的人不能和他們之間，建樹真誠的了解；作為一個還鄉遊子而又沿途訪問的我，便突破了這些障礙，在他們和她們之間，進行自由坦白的說話。

首先他們傾吐對「征壯丁」的回憶。他們把征兵叫「拉壯丁」。說在去年以前還拉壯丁的時候，保長、甲長老爺是真忙呀！今天張家請，明天李家請，只要不上冊子，什麼條件都可以，那個願意去當兵？為什麼呢？他們會說，並不是怕當兵，而是怕捆綁虐待。王家莊子的王老大被拉去逃了回來，一個精強力壯的壯丁，變成滿身疥癩既瘦且黑的病鬼。許多人關在一起，六月炎天，不讓他們洗澡，一天兩頓薄飯，睡倒還要用繩子穿在一起。誰願意下這

個活地獄呢？保長甲長的威風，在這方面最能表現，真是予取予求，葬送了若干有為的青年，使他們學會曠者

鄉間多衙門 治安無人問

淫逸，失業之後沒有辦法生活。同時也破壞了若干良善的家庭。在勝利後征兵停止一年，農民離村的現象減少，今年收割期緩消除勞力缺乏的恐慌，但是「自願壯丁」，又似乎是在奉令徵集了。

鄉村的組織，較戰前不同了，從前只有保甲長和紳董式的聯保主任，在今天，新縣制實行了，連保長也有了辦公處。鄉公所更是個像樣子的衙門，民政、文化、經濟、警衛各股之外，還有所謂鄉警——其實是從前民團鄉勇的變相。此外還有鄉丁保丁，儼然是變相的差役，農民對於這些！

只有一個印象，就是「要糧、要兵、要費款」。事實上，這些機關和人民間的關係，也只有這幾件事，其他的自治事業，在鄉村未看見也未聽見。天天喊着嚴密保甲，可是戶口的正確數字，鄉公所裏依舊沒有。保甲長之流，也並不會逐厝巡查。鄉村裏治安還是依自然季節的情形而不同；收穫季節，土匪或偷竊較少，可是去冬今春，暴客們便常常光顧。我們一個

本家，本來家道小康，就是經過不斷的搶劫而窮的精光。鄉下人說的好，祇有窮窮、跑、兩字應付。因為窮，無可供給，暴客們對之不感興趣；能跑，更不敢受到無

理的敲打。每到有匪警時候，鄉公所的鄉警，總是「保衛第一」，不敢下鄉，但捐費的征集則荷槍實彈而來。

七娘八老子
徵實禍又至

談到抗戰期間征糧的故事，那更一言難盡。鄉下人也報不出名目，真所謂「七娘八老子」，不知從那一件說起。上年勝利後委購軍糧，當時的官價和市值并不甚遠，可是一再勒索，鄉保長壓在手中，不肯放出，只是無窮盡地逼迫人民交糧。各處糧價平地漲起，原來的官價不敷更甚，更無人願意承購，來交的祇是些無權力，無地位之平民階層。現在中央停購了，省級清理此事，

出糧尚未拿錢，已收糧而又賣出，便宜了鄉保長，也增加了糾紛訴訟；這只是一個例。前幾年省政府在立煌，有一次為敵寇攻陷，各鄉已存之糧

造產不造
造產捐倒要

會命令散給人民領用，到勝利後，政費無出，重又追索。在廣江縣前任縣長某君，因為挪用一筆經費，（好像是縣級公糧超支）竟異想天開地攤派下去，把已追的疏散糧扣用，抵到人民頭上，以致於勝利後一年的今天，鄉裏還在催「疏散糧」。像這一類的纏夾帳，鄉裏人怎能了解？又加之鄉保長新陳交替，交代不清，更沒有辦法來滑清這一筆糊塗帳。政府買怨，人民受害，歸結

起來，還是「徵實」的德政！因此鄉下人聽到今年仍要徵實，真是惶惶然如大禍之將至！

自從抗戰以來

政府就在推行新縣制，最注重的地方事業，便是鄉鎮造產。立法的人確是「以仁心行仁政」。安徽并會宣佈過某一年度做造產年，縣預算上列入造產贏餘，舒城一縣即列收一值餘元。可是在鄉村看不出造產的痕迹。問保長，他回答你收益分存在民間。其實按照預算或計畫所列的數字，秋季按戶攤籌，多耕的麥子收益如此，魚塘也是如此。總而言之，攤派而已！所以鄉下人祇知道

是「造產捐」，而不知有造產，這真是我們推行新政的一面鏡子！

剝削又剝削
股實成赤貧

連帶着說到鄉村裏的攤派問題，又發現保甲長先生的籌款妙法。原來他們攤派索取，常趁着春夏之交，青黃不接，鄉下人應繳的費款，可以按照當時米價，作成實物，再加利息，變作借貸方式，由保甲長代墊，到秋間照收新谷。許多股實人家，都因此破產，而鄉保長非法的所得，也祇能供給應酬浪費，農村財富，日漸消耗，漸漸只有富豪和赤貧兩類人對立在鄉村中，正是政治壓迫配合經濟擾亂的結果！

整個農村病
一胃難以養

這些積極的摧殘之外，我們看看鄉村裏舊時的水利事業，和動換的風俗，都漸漸變態！

塘堤已經是十幾年未修了，圩堤也只是東填西補，縣城裏所謂建設科長，並不下鄉，只是坐在衙門裏，辦點文書工作。風俗呢，却因為保甲長容易發財，數量又大，引誘壞了多少青年？農民財富無保障，也不肯勤勞工作，節儉儲蓄。游手好閒的份子，日有增加，賭博竟成了公開的娛樂。教育者，沒有注意，也沒有多少教育工作，雖然是標榜着「一保一校」。

且看秉政者
如何謀改革

上面這一套，皆是實在見聞，未加絲毫藻飾。於此得到幾點感想：

第一、中國的鄉村，還是二十年前「貧愚弱」的狀態，而我們的政治建設能力却更退化，今天以後，還需要從頭做起。
第二、鄉村在沒有戰爭烽火的地方，猶且如此，那末正在戰爭的地方，又當怎樣？中國實在需要和平，實在需要建設！
第三、人民不了解政治，而又沒有權力過問政治，才釀出今天甚腐政治貪污的現象。民主政治，真正的民主政治，是亟需普遍地實現了。
第四、農村的經濟，到了枯竭狀態，高利貸的魔手

，控制住整個鄉村，而正當負實質責任的銀行，走遍兩三縣，未見一處。戰前稍有規模的合作事業，也在農村裏退却出來，儘管土地改革論者主張怎樣改進農村土地制度，可是高利貸的現象不消滅，無論地主佃農（當然大地主挾有資本者在外）皆要同歸於盡！這實在值得農業金融的主管當局慎重考慮的。

第五、治安不良，固由於經濟枯竭，而大量整編軍隊，編餘的官兵，不能消納在工商業的部門，任他們自尋生活，不止是地方秩序之隱憂，也是國家的大患。明末的裁驛站，曾引起遍地流寇，現在又豈容忽視？

第六、政府上層的法令，總是不考慮到人民真正的需要，例如鄉鎮造產一事，只能是一種經濟運動，現在却要做財政收益的

目的，無產而要收益，釀成變相攤派，還說什麼地方自治事業？實在說，政府今天對人民管的也太多了！既是提倡自治，却不能

容他決定自己的生產方式，強迫地忍受所謂「照案遊行」的法令，未免太滑稽了！
廿五、九、廿六、

蘭州

秋色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蘭州通訊）蘭州的秋天向來是天高氣爽恬靜得出奇的，但是今年却有些異樣。今年蘭州剛臨到秋秋天的邊緣，由於內戰的火星爆到了蘭南，因而空氣大大地緊張了起來。自從七月中旬當地的報紙登載共軍李先念部沿陝南山地向內竄擾之後，以後報紙上的消息絕了跡，但民間的傳聞却越來越多了

。接着是兵車的頻繁南開，共軍亦到達蘭南兩當縣附近。在蘭州市上，軍警屢次出動大規模檢查行人，夜晚的戒嚴加強，特別是八月十五日前後，不知從那裏吹來了陣陣惡風，使得街上從下午兩三點起便十步一哨五步一崗，行人感到一種莫名的不安，謠言也特別多，據說在此期中頗逮捕到一些來歷不明的帶槍

的人！
濃雲蔽月
共軍在蘭南的聽說只有三四千人，沿兩當、徽縣、天水、清水各地向蘭東方面的「邊區」潰退，沿途都有國軍尾追堵擊，被俘和流落者甚夥。據目擊者談：經過數千里流竄的這一股敗軍，飢餓、疾病、和風吹雨淋，狼狽得和告化子似的，走入村落，老

百姓都逃避一空，糧食顆粒不見，他們餓極了，找到生長在地裏的洋芋之類，連土帶泥便放入口中亂嚼！
蘭東「邊區」一帶的共軍爲了呼應，也會「動」了起來，及到蘭南的這一股匯合後，一切方才漸趨沉寂。經過了這兩月的驚擾，在陰歷中秋節的前夕，緊張空氣雖然已經散了，但濃雲遮蔽着中秋月，正如人們心頭仍留着一片陰影一樣。

補缺競選
正在這時節，却有一部分人正爲參政員的補選而奔忙着。有兩位本省籍參政員因參政有功而榮膺政府官吏，一任甘省府委員，一任田糧處副處長，因之這兩個參政員的遺缺要補起來。選舉用的是通訊方式，遠在一月之前，就有十人進

行着競選攻勢。自然，這當中有有人依附於黨，有人依附於團。「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各種方式的函電，雪片般飛向各縣，軟硬兼施，花樣繁多。這許多人中，有省委三人向各參議員推荐的，一位頗爲人所注意，提起此君本無藉名，但其「老太爺」却來頭不小，爲炙手可熱之省府某處長。在九月一日開票的前幾日競選白熱化之時，有若干競選者觀望風色，或打了「退堂鼓」，或公開聲明讓賢，但有一二位却按捺

不下心中一把火，於是在開票前日，傳單滿街飛，他們對某處長及其公子作頗不「親善」的「恭維」，有所謂家族主義，私權主義，自生主義」等新鮮名詞，據說這是一個「社長」，以招搖撞騙出名諱號「流氓」者幹的。選舉結果，某公子與人抽籤後當選，但繼之便登報表示「不應選」，甘省參議會開會，對辭職事又表示「不受理」，結果如何，不得而知。

武都猿人
另外有關學術方面的一件事也在前些日子引起了爭議，這就是「武都猿人」的問題。「武都猿人」自經甘肅科學教育館研究

員王永森先生在蘭南武都發掘出一顆「人齒化石」和若干其他化石以後，已經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興趣。王先生今春繼續前往發掘，又得到若干犀牛頭骨、三趾馬、象牙化石等。內中有一個極像是人頭蓋骨的化石便大值得研究。因之有人發表「武都原（猿）人真偽莫辨」一文，否定其爲猿人之頭骨。但發現者現在正在趕寫報告，他認爲這具頭骨可能係「龜殼，但證明猿人存在的證據應該不僅限於這一端。在國內外著名的考古學家的鼓勵之下，大家都希望王先生能够作進一步的研究，及繼續找出一些更有力的證據來。

員王永森先生在蘭南武都發掘出一顆「人齒化石」和若干其他化石以後，已經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興趣。王先生今春繼續前往發掘，又得到若干犀牛頭骨、三趾馬、象牙化石等。內中有一個極像是人頭蓋骨的化石便大值得研究。因之有人發表「武都原（猿）人真偽莫辨」一文，否定其爲猿人之頭骨。但發現者現在正在趕寫報告，他認爲這具頭骨可能係「龜殼，但證明猿人存在的證據應該不僅限於這一端。在國內外著名的考古學家的鼓勵之下，大家都希望王先生能够作進一步的研究，及繼續找出一些更有力的證據來。

員王永森先生在蘭南武都發掘出一顆「人齒化石」和若干其他化石以後，已經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興趣。王先生今春繼續前往發掘，又得到若干犀牛頭骨、三趾馬、象牙化石等。內中有一個極像是人頭蓋骨的化石便大值得研究。因之有人發表「武都原（猿）人真偽莫辨」一文，否定其爲猿人之頭骨。但發現者現在正在趕寫報告，他認爲這具頭骨可能係「龜殼，但證明猿人存在的證據應該不僅限於這一端。在國內外著名的考古學家的鼓勵之下，大家都希望王先生能够作進一步的研究，及繼續找出一些更有力的證據來。

員王永森先生在蘭南武都發掘出一顆「人齒化石」和若干其他化石以後，已經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興趣。王先生今春繼續前往發掘，又得到若干犀牛頭骨、三趾馬、象牙化石等。內中有一個極像是人頭蓋骨的化石便大值得研究。因之有人發表「武都原（猿）人真偽莫辨」一文，否定其爲猿人之頭骨。但發現者現在正在趕寫報告，他認爲這具頭骨可能係「龜殼，但證明猿人存在的證據應該不僅限於這一端。在國內外著名的考古學家的鼓勵之下，大家都希望王先生能够作進一步的研究，及繼續找出一些更有力的證據來。

科學的研究需要的是極細密，極精確，及不可搖撼的論證。九月十三日渝大公報楊鍾健先生一文，對此問題已有透闢之說明。現王先生已於廿六日赴武都作第三次之發掘，猿人「身份」須看下同分解。

蘭大近訊

國立蘭州大學已經正式成立，這一個包括文理、法、醫、獸醫四院的學府，正給人們帶來了若干遠大的希望。不過在目前，蘭大正面臨着一些困難：

第一是萃英門內的機關學校，除了參議會已經遷移外，另外的都沒有遷移的意思，以致蘭大新生的住宿上課都沒有地方。

第二是蘭大教授羣除了法醫二院為舊人外，其他院系所聘之人尚有頗多困難。剛復員歸里的人士誰又願立刻即赴西北，何況就連百分之廿五的邊疆待遇，蘭州也還不在範圍內呢。

人民憂患

蘭州附近今年有一個無比好的收成，麥豆能較往年多兩三倍，正在災民肚皮尚未裝飽之時，徵兵、徵實、和徵借的消息，就把他們的希望掃得一乾二淨了。

一入九月，黃河又發了大水，十日以後便入了危險階段。洶湧的奔流，浩浩乎排山倒海而來，兩岸房屋搖搖欲墜，河中灘地被淹者數千畝，農民多已作必要的逃難準備，水勢實為四十年來所未有，幸好現已在逐日下降中。

黃河害人，野馬式的「漲價」也來踐踏人，這是外匯調整之賜。冬季快來了，但煤炭價格已經不能不令市民們咋舌了！

「瓜城」的一年一度的黃金時代已臨近了尾聲，「華萊士瓜」已殘，西瓜寥寥若晨星，林檎絕跡，只有蘋果，蘇木梨，肥甜的棗，正在蒙受人們的青睞。「元宵」已經叫賣起來了，秋意點染得近乎十分，但人們的心情却與這高爽明朗的秋天配合不上！

(九月廿八日寄)

定戶注意

- 一 四千元定戶注意 (自創刊號起定閱者)
1. 平寄者，至第十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2. 掛號者，至第九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3. 航寄者，至第七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 二 五千元定戶注意 (自創刊號起定閱者)
1. 平寄者，至第十二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2. 掛號者，至第十一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3. 航寄者，至第九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4. 航掛者，至第八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精神飽滿

維他新

強力維他命
日結晶製劑

蘇軾：牛乳，卵，肝，麥豆，蕃茄，菠菜，落花生中，雖含多量之維他命乙，但經過沸水烹煮之後，大部份均已消失，最簡便而有效的方法，就是內服或注射「維他新」本品主治胃口不開，消化不良，腳氣，神經衰弱症，功能增加營養，助長體力。



售均房藥射注及劑片分

行發廠藥製學化誼信



悲劇世界之變遷

德國馬爾苦賽著
宗白華譯

新的世界不斷地產生。

熾熾峭壁底白頂，雪樹，一條灰綠的天；一湖黃碧的冷色，沉悶的單調的伐木聲節奏化了靜寂……一個世界。

十一月的霖雨籠罩着匆忙的人們，奔馳在暗淡的街燈下，奔馳在喊叫的閃光裏，奔馳在發瘋的交通信號中……另一個世界。

千萬世界的總和構成那一個世界，那個我們一無所知，僅知它是一個矛盾的世界，彩色的合單調的，快樂的合痛苦的，理性的合無意義的——在一起。

當一個創造的人物把握它的時候，當他對它的存在底基本事實反應的時候，他把它窄狹化了；畫家把它寫成一幅風景，哲學家把它構成一個哲學的體系，政治家計劃一事業的程序。每一個世界底創造者是肯定一件世界事實為中樞，而將一切其它的世界材料環佈於這個「中心點」。

每一個世界底產生是強好或否認這「世界底豐富」。有多少個創造的中心，就有多少個（片

面的窄狹了的）世界。

構成這種「世界中心」的常常就是人類底「悲劇的生活經歷」。從阿希洛司（Aeschylus希臘三大悲劇家之一）到開撒（George Kaiser現代德國劇作家），從阿那西曼德司（Anaximand希臘哲學家）到哈德曼（Richard Von Hermann 近代德國悲觀哲學家），千百年來曾經把類人的苦痛做宇宙基點。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對於苦痛有不同的表現法及詮解；然而這苦痛經歷底意義是不會變的。

所謂「悲劇地的」（Das Tragische）即是痛苦的生活經歷，然而普通的所謂痛苦，及一切不愉快的和阻礙我們的，還不就是「悲劇地的」。要使苦痛及阻礙不僅僅是暫時的，容易克服的刺激，而須是成為「人的定義」之構成的分子，那纔是真正的苦痛。沒有這苦痛則物不成其為動物，沒有這苦痛則人不成其為人，這是悲劇的基本經歷，這是各時代各語言的悲劇的底面的唯一的意義，舞動爾（Hegel 德國近代著名劇作家

）說過：「悲劇的」必須作為自始必然的，如同「死」，是與生俱來的，不可避免的。」

悲劇（Tragedy）是「悲劇的生活經歷」底「客觀化」而為戲劇，悲劇寫給給我們看；這樣才是一個使人成為一苦痛衆生的世界底真相。

悲劇文學底內涵是變遷的；就外表說，是由於悲劇作家所見的具體的苦痛不同，實質上講，是他們自己所給與苦痛的詮釋不同。

希臘的詮解苦痛，是從宇宙的根源來演繹。苦痛是起於本無痛苦的神底自己分裂，他們固然以熱烈的情緒描寫苦痛的人類，但人並不是造化中特出的例外，生命底奇蹟，而却是這整個的必然的悲劇宇宙中一個必然的產物。

基督教的中古時期——那個一直到歌德，席勒，黑格爾的死的時還有影響的中古時期——是把苦痛安放進一個超苦痛的宇宙裏面，在天堂裏人沒有痛苦，在世界末日人也沒有痛苦。

沙士比亞和歌德以後的最近代作家是只訴說苦痛，他們是不詮解苦痛的意義，所以也不能超脫它淨化它，他們所描述的苦痛人生是孤獨地的，不復是宇宙底一肢體，他們不再寫「宇宙的悲劇」，像阿希洛司（Aeschylus）與席勒（Schiller）而只寫「人底悲劇」。

阿希洛司的悲劇因透澈地了悟神聖的命運而得減輕苦痛底重壓。

耶穌的受難及德國古典劇裏的英雄底死亡也能仗着「超脫的確信」而得解脫痛苦，「不斷地努力者我們可以超脫之」（歌德浮士德中語）。席勒說：「悲劇是包括那一些可能的事件，即「自然的事宜」為一較高的「道德的事宜」而犧牲

性或「道德的事宜」為一較高的「自然的事宜」而毀滅」。

但是這種悲劇究竟還可以說是「愉快的悲劇」，（譯者按因為它的最後是超脫的）而與最近代的「悲劇的悲劇」及古希臘的宇宙悲劇相反。

席勒（這位德國古典劇的代表）必須反對希臘的悲劇：「因為這類劇本最後只是訴之於那「不得不然的」，而對於我們的理性底要求留下一不能解的糾結，但設若一個有道德修養的人爬上最高及最後的峯頂的時候，那動人的藝術也升高到這同樣的高點的時候，那時這種不可解的糾結也解開了，每一點不愉快的陰影也同時消散了。」

「對於命運的不快既消失，且預感或明白地意識到萬物間的有意義的聯繫，偉大的秩序及善的意志，於是我們在那對於道德底調協的欣慰中同時產生對於偉大的整個的自然中「極圓滿的適合性」——愉快的觀念，而那些似乎破壞這和諧的，在個體事件中引起我們的痛苦的，反而能刺激我們的理性去求普遍的原理中求這特殊事件的原由，以消釋這大和諧底單獨的不調。」

希臘的藝術始終未達到這種悲劇情緒底純粹的高峯，因為它的民間宗教和哲學都未能將觸到這點，惟近代藝術得享受那優點，即從一高明的哲學獲得較純潔的資料，乃可以滿足那最高的要求而發揮藝術底全部的道德的莊嚴。」（案此係指歌德席勒的古典文學而言）。

現代戲劇却比較地接近古代希臘而與德國的古典文學異趣。兩者——希臘的與現代的——不知道所謂宇宙的解脫，赫勃爾（Hebel）的戲劇最接近希臘，它同叔本華一樣，是一個徘徊於中

途的，他還具有詮釋世界底意義的意志，但在他的內部已經潛躍着「悲劇地的悲劇」——那不能達到解釋世界意義的悲劇。赫勃爾，如希臘作家，嘗試於宇宙之悲劇的溶解（案即解宇宙作一悲劇的過程），他認為「單個的生命，設若不能僅守它的尺度，則不僅偶然地成罪過，而是必然地本質地包括着決定着它（指罪過），如叔本華所見一般。」

他的以下的見解真正是希臘式的：「罪過存在於無節度中，但同時也因為個體生命之所以無節度，是由於它本來的不圓滿，沒有永生的權，而必然地趨向毀滅自己的工作，因此個體的罪過也獲着諒解——這種罪過是原始的，與人底概念不能脫開的；它不是繫於人的意志的方向，而是伴着人的一切行為的。」

這也是屬於悲劇的本質，即悲劇的基本祕義是無法解釋的。

阿希洛司（Aeschylus）既不能解釋苦痛的來源，叔本華也未曾做到，「悲劇式的解釋也留下那原始的「不調和」不能解釋，並且把它忽略過，因為它把那「單體的」作為直接的存在事實而肯定之，無論是否被創造的，卻不尋問它的第一因緣，所以它並非不讓罪過解脫，但未揭開罪過底內部根源」。

於是赫勃爾也同希臘作家一樣，不能達到悲劇的根本現象底一超想劇的解釋，僅能透澈人間悲劇底枝節，然而中古時代的宗教及德國古典文學的劇曲卻將那「悲劇的」放在一個非悲劇的宇宙秩序裏。

赫勃爾既像阿希洛司，但又像席勒一樣地寫

「死底歡快」。他以為「悲劇所達到的最高境地是滿足」Satisfaction，即是由於一個人格以他的行動或他的存在因着反對一理想而自己毀滅，因而給與這理想以「滿足」（或賠償），但這種「滿足」有時是不完全的，設若那主角是反抗地驅強懷恨地沒落下去，預示着將在宇宙另一盡頭仍然起來繼續爭鬥；那「滿足」是完全的，設若那英雄在失敗中獲着自己與世界的關係底一清明的觀念，而在精神的和平中死去，這種淨化的愉快是赫勃爾同亞理斯多德及席勒所同感到的。

但赫勃爾究竟是斐希萊（Fichte）德國近代悲劇作家）同時代者，他繼續地說，「然而這第二項的滿足仍然祇是一半，因為那「裂痕」雖然重復收攏了，但為什麼必須有那裂痕？在這裏我始終沒有得着答覆，而且沒有人能得到，設若他認真地去追問。」

赫勃爾的戲劇是緊密地站在「悲劇的悲劇」底開始，悲劇的悲劇是不再認識所謂「滿足」的，因為它已不認有一宇宙的觀念，可以給與那主角以滿足的。

那絕對的悲劇的悲劇是……苦痛而無意義，無意義的苦痛是增高的苦痛，近代的作家才不給苦痛以意義。

對於亞理斯多德，悲劇是一心靈底淨化，歌德，雖然自己（對他的後一代而言）是一非悲劇式的人物，然卻有他的「狂瀾與急迫」，克拉司地（Kleist）德國近代劇作家）及浪漫主義的文學家也經歷着「命運」，但害怕着——悲劇。

對於亞理斯多德悲劇是痛苦底解放，說出來了的，表寫了的苦痛可以輕減身歷的苦痛，因為

它作為有理由的，有意義的而寫出了。

對於歌德，這位站在基督中古時代底邊沿的，這位對於浪漫主義的邊防者，悲劇則是痛苦的照燭，痛苦的堆積，歌德有着對於悲劇的怯怕，雖然他的同時人黑格爾曾經寫着：「設若劇中主角所遭歷的必然的一切，能表出是絕對的合理的，而吾人情緒真正獲得道義上的甯靜，這樣才表示出精神的解放（淨化）是悲劇底最後的目的，不是那痛苦與不幸；英雄底命運震動着我們，而靈魂裏卻是諒解。」

歌德心裏是瞭悟着，在悲劇裏震動是強過諒解，是超過解脫的信仰，只說出痛苦，用文字集中它，而不能由精神的控治減輕它一部的重担，那只是痛苦的增疑。

或者那些希臘人在 *Oedipus*（希臘悲劇）演奏之後為在和諧的激動中走回家，雖然我們不當忘記柏拉圖（*Plato*）在他的大著「共和國」中的判詞：「悲劇，不僅不能增進人的道德的修養，且降低他的道德，因為本來應當鍛鍊他們抵抗痛苦與激情的，今乃培養他們的對於人類普遍命運的同情，使他們不只是對於這類情感，乃至於一切其他情感大開門戶。悲劇及喜劇的聽眾都得心靈受傷，雖最好的人也難以躲避它的壞影響。因為我們在生活中所難以克制的：一方面那過份的苦與愁的傾向，一方面那輕佻地嘲笑人生事物，都因悲劇及喜劇的觀賞而增加這惡習，又因着所同情的是別人的遭受與痛苦，那受苦者反被詩人描寫作有價值的人，所以我們格外盡情地放縱我們對於苦痛的同感。但是別人的情況仍然可以影響到我們自己的狀態，而在習熟於對別人的苦

痛與悲哀之後，我們的苦痛發生時也就難於克制。」柏拉圖的悲劇情調是超過亞里斯多德，他是亞氏的在各方面相反的人物，故而他以希臘人而反對悲劇。希臘的悲劇家是以悲劇來克制那「悲劇地的」。

理查第二（*Richard II*）的帝王命運，（沙士比亞的名劇主角）彭賽西理斯（*Penthesilea*），是 *Meist* 的名劇底主角）底戀愛狂。赫洛德斯（*Herodes*）是 *Heddal* 劇本的一主角）底多疑，俄撒克（*Wozzeck*）是 *Buechner* 名劇底主角）底熱情，兩性底死的跳舞（是 *Strindberg* 底名劇）深刻地激動我們，但卻不能在我們心靈底緊張消失後使破裂的影響組成一和平的尾聲。（以上所列皆近代名悲劇）。

固然任何一種造型會給與甯靜，每一種創造的「距離化」減輕痛苦，儘管創造所以必需的緊張情緒先會增強痛苦的感覺，格拉柏（*Grabe*）德國近代劇作家）說得不錯：「愛蒂那（*Aena* 火山名）噴出了多量的火以後，是最為安靜」。沒有積極的或換做的創造才能則苦痛更不堪忍受，「創造」是屬於「人的定義」的——「極 *Poi*」另一「極」就痛是苦。

但是：除掉這個痛苦之自然的「平衡化」而外，近代人生是未能將那「悲劇地的」化入一字宙底意義秩序裏以超脫人在的苦痛。

從沙士比亞及克萊斯地（*Kleist*）起開始我們的（近代的）悲劇，那「悲劇地的悲劇」。「悲劇地的悲劇」是「底悲劇」，不是宇宙的悲劇，而因為這裏沒有「悲劇地的」之克服。只是「狀態底」悲劇，不是「發展底」悲劇，在

阿來司地 *Orestes* 的經過中 *Atrides* 的詛咒滅了，在奧利安女郎（席勒的名劇主角）裏那背棄神聖使命的罪過也報償了，但東（*Dantou* 乃 *Buechner* 一劇本主角）的死，黑普曼（*Hermann* 乃 *Wedekind* 的名劇的主角）的自殺，收賬員的逃遁「自早晨到午夜」的世界裏，（*George Kater* 的劇本）是開始與結局同時，悲劇的心靈唱完了自己：在一個世界裏，這世界只是他自己思想反省的世界，沒有獨自的存在。

現代悲劇作家，若在他的悲劇裏表現這世界而不以那悲劇的心靈為主體，則必在他的劇本裏留下許多罅隙，麥希萊（*Maeterlinck*）創造了最完滿的現代悲劇，因為他將這悲劇的心靈張開得最大，現代悲劇不知所謂宇宙，僅僅宇宙底片斷，但是它認識這一個心靈，這個在一切宇宙底片斷中永遠反映着自己，因而給與那些宇宙片斷，一個統一，為它（指宇宙）自己所沒有的。

基督教的和人文主義（歌德席勒）的悲劇以「最後的解脫的確信」超脫人生的苦痛，希臘的悲劇把人生苦痛放進全宇宙底意義裏，儘管是一悲劇式的宇宙意義裏，因而減輕苦痛的重担。

現代悲劇則僅是一「被造物」（衆生）（*Geist*）底喊叫；不是苦痛的克服與減少；只是集中化與形象化，作為對於「苦痛」最後的唯一可能的反應。

讀者如滿意本刊
即請從速定閱

尾頁

三峽行炎

十四日

那打船夫解纜... 色而清... 視雲消... 起中失... 視雲消... 起中失... 視雲消... 起中失...

度風的退引

行交... 行交... 行交... 行交... 行交... 行交... 行交... 行交...

也看終險... 也看終險... 也看終險... 也看終險... 也看終險... 也看終險... 也看終險... 也看終險...

石被步有數... 石被步有數... 石被步有數... 石被步有數... 石被步有數... 石被步有數... 石被步有數... 石被步有數...

負生偶記

(五)

張以美課國... 張以美課國... 張以美課國... 張以美課國... 張以美課國... 張以美課國... 張以美課國... 張以美課國...

十先緩度以銀... 十先緩度以銀... 十先緩度以銀... 十先緩度以銀... 十先緩度以銀... 十先緩度以銀... 十先緩度以銀... 十先緩度以銀...

一曲真。轉解所... 一曲真。轉解所... 一曲真。轉解所... 一曲真。轉解所... 一曲真。轉解所... 一曲真。轉解所... 一曲真。轉解所... 一曲真。轉解所...

船好甚，其十... 船好甚，其十... 船好甚，其十... 船好甚，其十... 船好甚，其十... 船好甚，其十... 船好甚，其十... 船好甚，其十...

架兩平不便地... 架兩平不便地... 架兩平不便地... 架兩平不便地... 架兩平不便地... 架兩平不便地... 架兩平不便地... 架兩平不便地...

即作... 即作... 即作... 即作... 即作... 即作... 即作... 即作... 即作... 即作... 即作... 即作... 即作...

安平... 安平... 安平... 安平... 安平... 安平... 安平... 安平... 安平... 安平... 安平... 安平... 安平...

過位兩兒安奇... 過位兩兒安奇... 過位兩兒安奇... 過位兩兒安奇... 過位兩兒安奇... 過位兩兒安奇... 過位兩兒安奇... 過位兩兒安奇...

關於新疆

A. C. E. C. Belgium

(Ateliers de Construction Electrique de Charleroi)

General Office:

CHARLEROI, BELGIUM

本廠製造各種
 膠皮線，鉛皮
 線，花線，堅
 性橡皮線，風
 雨線，紗包線
 軍用電話線
 ，并製馬達，
 電話機，電表
 ，以及其他各
 種零件，無不
 應有盡有，如
 蒙垂顧，不勝
 歡迎。

比國沙城電器製造工廠

電話一四九八〇
 郵政信箱四七三號
 DALCO

上海總行

四川路一三三號卜內門大廈二樓

出品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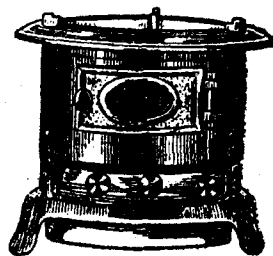
質堅地固
 火強力大
 用油簡省
 經濟衛生



註冊商標

鷹球牌經濟爐

家庭機關
 必備之品
 行號軍隊



燈頭保證無臭無聲
 火力能夠隨意大小

歡迎外埠特約經銷章程函索即覆

振興工業社出品

總發行所：上海北橋桃源路二十五號
 電話：二八三三七

觀 察

· 元百六售份每 ·

日六十二月十年五十三

· 版出六期星 ·

期九第  卷一第

專 論

和平與太平

軍與民的社會地位

中國經濟危機的出路

特稿連載

思想之改造(下)

書 簡

給英國老約翰

觀 察 通 信 穀倉邊緣的饑饉

(湖南通信)

浙江政情

台灣鱗爪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孟德遜——最幸運的作曲家 戴文賽

雷海宗

潘光旦

笄移今

胡先驕

蕭 乾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記者

讀者投寄

頁尾

越北見聞回憶錄
西江月·貧生偶記
任鴻雋函·陳銜哲函

· 撰 稿 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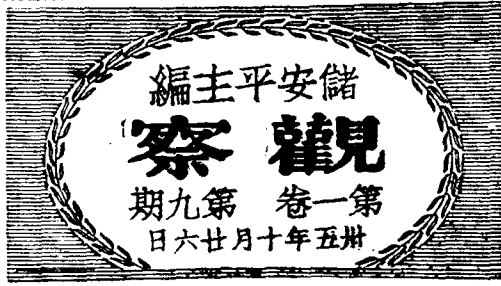
- 下之琳 王芸生 王曉籟 任鴻萬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高覺敷 陳友松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沉長 張東蓀 郭希孟 馮至 程希孟 費孝通 楊西孟 趙家驊 雷海宗 潘光旦 葉維藩 劉大杰 錢端升 錢鍾書 錢歌川 戴文賽 戴世光 戴公權 顧翊羣
- 伍啓元 任鴻萬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高覺敷 陳友松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沉長 張東蓀 郭希孟 馮至 程希孟 費孝通 楊西孟 趙家驊 雷海宗 潘光旦 葉維藩 劉大杰 錢端升 錢鍾書 錢歌川 戴文賽 戴世光 戴公權 顧翊羣
- 王迅中 王曉籟 任鴻萬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高覺敷 陳友松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沉長 張東蓀 郭希孟 馮至 程希孟 費孝通 楊西孟 趙家驊 雷海宗 潘光旦 葉維藩 劉大杰 錢端升 錢鍾書 錢歌川 戴文賽 戴世光 戴公權 顧翊羣
- 王芸生 王曉籟 任鴻萬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高覺敷 陳友松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沉長 張東蓀 郭希孟 馮至 程希孟 費孝通 楊西孟 趙家驊 雷海宗 潘光旦 葉維藩 劉大杰 錢端升 錢鍾書 錢歌川 戴文賽 戴世光 戴公權 顧翊羣

· 撰 稿 人 ·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法租界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上海總售處：五洲書報社
漢口總售處：華中圖書公司
重慶總售處：新華書局
西安總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北平總售處：國慶書局
濟南總售處：大公報濟南分館
青島總售處：蘭州鳴遠文化社



本期作者

雷海宗：清華大學文學院代理院長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盧蔭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經濟研究專員

胡先驥：前中正大學校長

蕭乾：復旦大學教授

戴文賽：燕京大學教授

和平與太平

雷海宗

我們今天常講「國際和平」，過去中國總說「天下太平」。這兩個名詞不能互換使用，如果說「國際和平」或「天下和平」，那在文字上與觀念上是不通的。「和平」是一個相對的名詞，相對的觀念。和平有兩個假定：假定有列國，假定有戰爭，和平只是列國兩次戰爭間的中間時期。既有列國，必有國際政治、國交與外交。有國際政治，必有利益衝突，利益衝突遲早必要引起戰爭。戰爭是列國世界必不可免的現象，幾乎可說是自然的現象。

「太平」是一個絕對的名詞，絕對的觀念。太平也有兩個假定：假定世界統一，假定沒有戰爭。過去中國稱實際所知的世界為「天下」，在主觀上「天下」就是整個的世界，所謂天下太平在主觀上就是全世界的穩定安靜，並且在理論上這個局面是永久的，戰亂只是臨時的與意外的變態現象。天下既已一家，當然沒有國際戰爭；失調時可以發生內亂，但那只能說是美中的不足，不能影響「美」之根本為美。

人類歷史，就大的政治輪廓言，只有兩種類型，就是列國世界與大一統世界。先秦的中國，羅馬獨霸以前的地中海世界，今日的歐美，是我們知道較為清楚的三個列國時代。羅馬帝國與秦漢以下的中國是兩個有名的大一統世界。列國時代，戰爭為正常，和平只是戰事後的休息時期與新戰爭前的準備時期。大一統時代，太平為正常，戰亂只是脫離正常的短期現象。今日的世界，實際包括整個地球的世界，是一個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歐美仍在列國，它把世界也組成一個大的列國；連當初自成大一統的中國，今日也不過是歐美國中的一員。列國沒有太平，沒有太平的觀念，所以也沒有太平的名詞，今日在歐美的各種文字中找不出一個相當於中文「太平」的名詞。但第二次大戰後的歐美人類，似乎已開始有大一統的模糊感覺，可能不久要有與「太平」意義相同的名詞出現。但這是後話，暫且不必多加揣測，我們仍然繼續討論比較抽象的道理。

和平與太平，除了根本的性質不同外，時間上也有很大的差異。和平時期總是甚短，太平時期却可以很長。和平很少能夠維持五十年的；兩次大戰之間，最多不過五十年，五十年間並且一定有幾次小的戰爭，十年的完全和平在列國世界是不可得見的。就歐美國言，過去每一個世紀間都有兩次大戰，如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一七〇一至一七一三年），七年戰爭（一七五六一至一七六三年），拿破崙戰爭（一七九一至一八一五年），統一戰爭（一八一六一至一八七一年），第一次大戰（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進入二十世紀後，大戰的步調加緊，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大戰爆發，距離第一次大戰的結束僅有二十一年，現在似乎是已有二十五年大戰一次的趨勢，將來是否更加急促，也很難說。至於太平，其長可抵和平的許多倍。西漢盛期二百年，其間大體是安定的。唐初有百年以上的太平，滿清的太平也超過百年。這是列國時代所絕不可得的現象。今後的歐美除非是意想不到的根本變質，在一大一統未能實現前，必難免週期性的為戰亂所困擾。

戰爭的必然性，來自利益的衝突，是人所共知的。此點無庸多談，學歷史的人不必說，生在此時此世的每個人，每日所見所聞的，都是國與國間的磨擦與衝突，只要留心每日的新聞，對於國際利益衝突的道理就可看得清清楚楚。我們只推敲一下由和平進入戰爭的具體方式。

把和平世界引入戰爭漩渦的，就是均勢制度。列國並立，沒有一個安全，連最強的國家也不能有絕對的安全感。安全既有問題，各國自然求友；求友的自然結果，為國際間兩大壁壘的對立。至此，友邦的事也成了自己的事，自己的事當然也是友邦的事。自己的事已够複雜，再兼管友邦的事，所以國際兩大壁壘之間的空氣總是緊張的，雙方都時時刻刻準備兵戎相見。「武裝和平」的一個名詞非常恰當，那是列國和平的絕妙形容。和平是外表，武裝是實際，遲早必有一個問題使兩大壁壘火迸。所謂國際均勢，總不能「均」，因不均而不安，因不安而必戰。就理性講，這是愚不可及的事，因為戰後還是不均，但就人性言，這是自然不過的事，因為各方都有僥倖之心。

雖然如此，每經一次大戰，必有一個或長或短的追求和平的階段，熱心人士奔走號呼，希望戰爭能够絕跡，和平能够永久。連為政的人，無不也是出於信仰，或出於投機，往往也口口聲聲的擁護和平。今日的事，距離太近，關係太親切，我們撇開不談，上溯第一次大戰，我們的觀察或者比較的容易超然。當時各國組織國際聯盟，以消弭戰爭永保和平相號召。在

軍與民的社會地位

潘光旦

· 察 觀 ·

在文化發展比較健全而政治組織已經踏入正軌的國家，軍與民根本上是分不開的，更不成爲兩個社會集團，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法律制裁的方式；尤其是成爲兩個對立以至於仇視的集團，甲可以欺凌乙，而乙則致怒而不致。原來在此種國家，太平無事時人人是民，有外患而須勤員時，凡屬年齡相當健康合格的人口，都有服兵役的義務，論理上如此，事實上也很難得有人規避。同樣的一個人，平時是民，戰時是兵，人人當

具體的步驟方面，限制軍備，主張裁兵，最後到一九二八年各國並簽訂巴黎非戰公約，正式聲明放棄戰爭，永不再用戰爭爲國策的工具。但沒有人對於這一套真正放心，表面的文章儘管去作，秘密外交與均勢主義活動仍舊。由法國發動，組織包圍德國的集團，要使德國永世不得翻身。一九二〇年，國聯方才成立，法國就聯比利時，希望西線安全；一九二一年以後，又聯東歐的新興小國，在東方包圍德國。法國的集團引起義大利的反應，一九二七年聯匈牙利，七年後又聯奧地利。到一九三四年，這就引起再反集團，就是希、土、羅、南四國簽訂的巴爾幹公約。日愈複雜的國際政治，給了德國一個飛機再起的便利，不久就形成聯德與反德的兩大壁壘，五六年後就引起第二次大戰。在歷史的透視中，和平運動只是一種插曲，是戰後人力疲乏心理疲乏的臨時反應。臨時的疲倦一過，新戰爭的醞釀又起，不出幾年，就又來一次大放血。

未來的事我們不願多加揣測，但有一點應當提出的，就是大國的數目今日極少，已少到不能再少的程度。今日能够單獨作戰的只有美蘇兩國，連英國都已喪失此種資格。若以往事爲例，我們可以指明，在中國大一統實現的前夕，只剩了秦楚兩大強國；在地中海世界的列國末期，只剩了羅馬與迦太基一決雌雄。如此看來，以歐美爲中心的今日世界，也已發展到列國時代的最後階段。下一個階段是否新的大一統與新的太平？誰敢肯定？誰敢否定？

過兵，或至少有當兵的準備，則軍與民便不成其爲兩種人，更不會變成兩個多少有些對立以至於仇視的集團。

在中國，文化與政治組織的發展很早就發生了些不大健全的傾向。遠在先秦時代的後期，文武就分成兩途，而武途的社會地位要比文途爲低。在秦代與漢代初年，此種傾向便已很清楚的確立，後來只是一貫的發展，越來越牢不可破罷了。大抵文化人而兼握兵權的人的地位是不低的，倒不

是因為他握着兵權，而是因為他是文人；兵權可以增加他的作威作福的力量，可以教他攫取許多特權，是不錯的，但特權的有無是一回事，由文化價值而產生的社會地位的高下則又是一回事；握兵權的文人所以有很高的社會地位，終究還是因為他有一個文的底子。至於沒有這種底子的將官兵卒，那社會地位就不能問了。

因為同樣的重文輕武的理由，歷代拿來充實營伍的一部分人口總是當時被認為文化價值不高而社會地位低賤的一些階層中的分子；例如犯罪的人；又如秦代與漢初的商人以至於商人的子孫，商人的社會地位在春秋時代便不高，至此而變本如厲，至於本人雖不再經商，還要受祖父的社會地位的連累，充當兵役。不過歷代當兵最多的總是農民。一則農民人數多；再則農民分工不如工商之細，總像少一部分人種田也不關宏旨似的；三則農民安土重遷，不如工商的流動性大，多少可以規避；四則農民窮困者多，不能以金錢換取自由；而五則四民之中，農在名義上雖居第二位，實際的社會身份却並不高。一部分士大夫講究重農，自己也以歸農相標榜，其間比較多的還是呵熱氣的成分，或感傷主義的成分，對於農民地位的提議，怕沒有多少裨益，所以表面上儘管管第二，實質上總是第四；下流之處，兼毀所歸，一切麻煩醜惡的任務當然都落到他們頭上，其中最大的一筆任務，不用說，就是當兵了。

總上所說，第一步，因為文武分途，軍與民就分為兩種人，兩個社會集團；第二步，因為武的地位低於文，於是兵士的來源總是一部分社會地位卑下的人口，而軍人的所以為特種人，特種集團，與其它人口隔絕，至於不為一般民人所齒，就更顯得彰明較著。這一番話，不用說，無非是「好錢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一類的俗話的引申，不過我們的分析可能是比較細到一些罷了。

在中國歷史裏，軍人之所以為特種人，即使不加上上文一類的解釋，原是很清楚的。但民字所指的人口却沒有這樣清楚。所謂民，實際上有廣狹三義。最廣義的民就是人，國民就是全部的國人。不過除了政治理論而外，這最廣義的民字是難得用到的。題目中說到軍與民，在這最廣義的民字裏自然也包含着軍。第二義或較廣義的民就是軍與民分論而對待的民。以前稱四民，士、農、工、商；在文武沒有分途的時代，士所指的一部分人

口不但能文，且亦尚武，後世有「將士」、「兵士」、「士卒」一類的稱呼，大概還是沿襲而來的；在那時候，所謂四民之民可以說是屬於最廣義的。但一到文武分途而文途高出武途的後代，「士農工商」四民的民字就屬於第二義了。第二義的民只包括讀書做官的士、力田種植的農、製作百物的工，與質運有無的商，軍人就不在內了。例如以前在孔廟、關岳廟或其它重要祀典有關的建築之前，立着一塊石碑上刻着說，「軍民人等至此下馬」，那民字便包括軍人以外的一切人口，這在社會分工不很細，職業門類不很多的前代，指的也就是士、農、工、商四種人口。

第三義或是狹義的民字最有趣，最值得我們注意。這民字老實不客氣的指着農民。這民字，像第二義一樣，當然不包括軍；我們稱務農的人為「農民」，却從來不稱當兵的人為「軍民」，而稱「軍人」。這民字也不包括其它的職業人口。官吏當然不在內，這從官民或吏民二字的對待的稱呼裏可以看見。讀書人的士也決不在內；以前一個人中了秀才，或僅僅當過童生，赴過考，穿過一件藍布長褂，地位便自與眾不同；向衙門裏遞一張呈子，別人具名時要自稱為「民某某」，他却可以寫上「生員某某」；據說這一類的人打官司，當被告，即使犯罪，在生員的頭銜沒有被革去以前，在公堂上是挨不着板子的，至少他的尊嚴可以教身體的某一部分不挨板子，這又是很大的一種權利了。工人雖也是四民之一，但為數不多，並且和商農兩種人口劃分不很清楚，農民往往於農餘從事於小工業生產，專事技術生產的工人又往往自己銷售，後院做工，前門應市，甚或工作與交易，只隔着一張櫃臺，即在目前，也還是一種很普通的情形。因此，工的階層在以前很不顯著，我們平時提到民字，普通也不大聯想到他們，我們說到從事於工的人，就說「工人」，或「匠人」，決不說「工民」。商的階層比較顯著得多，但文獻裏或口頭上提到經商的人，我們總說「賈人」或「商人」，我們很難得用到「商民」的字樣。把這一批根本上不適用民字或難得適用民字的人口除開以後，真正適用而確乎時常用到民字的一批人口就是務農的那一部分了。所以說到農務之人，我們十有八九次用「農民」的稱呼，而「農人」的稱呼也許只用到一二次。總之，只有農，在習慣的看法上以至於稱謂上，才是真正的民。

只有農民才是真正的民，其餘各部分的人口自然都是一些特殊階層了

。是的，他們多少都有些特殊。官有官勢，軍有威權，工商多少有些財力，就是窮讀書人也還有他的一些臭架子；他們都有一些身外的特殊力量可以倚仗；力量小或做人尚屬善良的則抱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主張，穩穩自守，成爲社會上一種頑固的保守的勢力；力量大而做人不脛邊幅的則始終認爲『甯使我負人，不使人負我』，而成爲社會一種絕對的惡勢力。此種惡勢力所侵蝕到的最好的對象，不用說，自然是廣大的農民了，因爲只有他是真正的民，只有它是真正的赤手空拳，一無憑藉。二千年來的兵役，一貫的落到了農民頭上，原因所在，上文已經約略說過，到此就可以見得更明白了。

民字在理論的表面上雖有比較冠冕的第一義以至於第二義，實際上通行的似乎始終是第三義，我們從文字的訓詁上多少也可以看出來。民字古文從母，取蕃育的意思；這意思就不太好，好像除了蕃育的生物功能而外，老百姓就別無用處。這蕃育指的可能就是蕃育人，也可能是蕃育畜產與農作物；如果是後者，則可見即在我們歷史的初期，民字雖指一般的人口，而特別適用的是農民了。又根據文字學上所謂整訓的道理，民字所通訓的幾個字或幾個意義是很不利於農民社會地位與文化價值的實際發展的。例如，書經呂刑篇裏有一個民字，鄭康成注着說，民者冥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一書直接說到，民者冥也。賈誼新書中大政篇裏說，民之爲言萌也，萌之爲言盲也。荀子禮論裏有一個民字下，楊倞注着說，泯然無知者。冥、瞶、盲、泯都不見光明的字眼，都是光明的反面，都是暗昧，都是無知。又如詩經上說，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氓就是民，舊有一說，土著是民，外來是氓，後代流氓一名詞裏的流字可能包括外來的意思；蚩蚩也就是無知。民字既有這許多不高明的解釋，可見所指的大概全是農民，因爲農民『取無知，最『可使由』，而『不可使知』，因而也最得不到『有知』的機會，而其它部分的人口，因爲多少總有一些權勢財力的憑藉，此種機會就比較的要多一些。當然，在先秦時代，特別是在春秋戰國期間，因爲封建解體，貴族衰落，平民逐漸抬頭，民字也會經過一部分較好的解釋，但上文說過，這些祇是理論的，很冠冕的，出乎一部分讀書人的一相情願的，與實際的情形不大相干。民字如此，農民的農字也未嘗不如此；重農與農本一類的道理講得雖多，農業生產與農民生活依然可以一代不如一代。

到了當代，鬧了好幾十年的民生、民權、民主，以至於整個的國家也成了民國，情形似乎應該可以好轉一些。但沒有。事實上固然沒有，連名義上都沒有。這又從職業人口分類的稱謂上可以看出來。幾十年來我們對於此種分類通用一個『界』字。做官的屬於政界，當兵帶兵的屬於軍界，教書讀書的屬於學界或教育界；它如工商界，交通界，金融界等等，應有盡有。獨獨沒有的是『農界』，農民是唯一不成爲界的一種職業人口。這又是很值得注意的。可能有人說，業農的人口最多，要佔到全人口的十分之八九，和其它職業人口比起來，窮窮是承着一些油點的一大碗水，根本劃分不出清楚的界線來，也沒有劃分的必要。可能更有人說，農民最天真，最堅貞誠樸，因此最沒有吟域之見，所以不成一個界。這些說法不能算錯，但沒有找到問題的癥結，沒有搔到問題的癢處。

我以為農業人口的不成爲一界暗示着兩層很重要的事實。一是其它的職業人口都有一些特殊的權利，都有一些比較優越的地位，而農人始終沒有。惟其沒有，所以也沒有特別張羅而加以保護的必要，沒有自成部落與別人分疆劃界的必要。真有如馬克斯所說，除了鏈條而外，他們更沒有可以損失的東西。既然沒有，還和別人分甚麼界限，而以一界自居呢？上文說到前代的民指的只是農民，而不指其它有所倚仗的人口；到了當代，時勢是變了，稱謂也變了，但事實沒有變，即，農以外的各種職業人口依然有他們特殊的權利地位，依然自居於農民之上，而對農民依然可以予取予求，作威作福。

第二，唯其生活與權利地位沒有變，農民至今還是蚩蚩然的無知，沒有自覺的意識，沒有自作主張的能力，不能組織起來，從而消極的保護自己，而積極的成爲一股新的建設的力量。既無知識，又無力量，既無主張，又極散漫，則數量雖多，怨痛雖深，在別人看來，特別是在有特殊地位的其它職業人口看來，他們所構成的只是一個堆，一個羣，而不成一個界。草料木材可以成堆，牛羊可以成羣，却不能成界，中國的農民其實也就如此，他們的人格是一向被否認了的，他們的歸宿一向是與鳥獸草木同窩。總之，農民所以不成一界，職業人口中之所以沒有農界，正所以表示農民地位的低落，農民權利的絕無僅有，自古已然，而可能的於今爲烈，而其所以變本加厲的緣故是，農民的無知與散漫雖依舊，而其他成界而是

以魚肉農民的職業人口，則在知識與組織能力上已大見進步；他們越進步，農民便越吃虧。

把名義上是民而實際上祇是農民的地位說清楚以後，軍或兵的地位就盡在不言中了，因為服兵役的就是農民，並且是只限於農民。前代無須說得，即如最近一次的抗戰，號稱全民，其實真正出入生死的一百個裏九十九個是農民之民。他們所受的待遇我們是知道的。壯丁如何抽取如何運送，如何訓練，訓練後又如何輸送到前綫，各段落的給養如何，傷兵如何救護療治，勝利以還，士兵的整編究屬如何，有功的獎勵如何；這些一大串的問題，我想誰都知道答覆一個大概，而我在這裏要說的一個最概括的答覆是，抗戰士兵所受的待遇也就是二千年來我們的農民所受的待遇，好不到那裏去，也更壞不到那裏去。

這該是結束的時候了。不過說話到此，我們對於本文開始時所作的一部分議論不能不略加修正。我們說過，文化發展與政治組織沒有踏入正軌的國家裏，軍與民往往是兩種人，彼此對立，甚至於彼此仇視。中國可以說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但根據方才的說法，這話是不全對的。軍與民，在

二千年來的中國，事實上不是兩種人，而是一種，當其初是一種人，而最後的歸宿也還是一種人，只是中間的一個段落好像是兩種人罷了。所謂真正的民，是農民；服兵役的又無非是農民，打仗完畢，幸而生還，國家別無更好的安插的辦法，當然還是蹙蹙的回到故鄉，在祖遺的小塊田地上像石子裏榨油似的榨出一些生活來。軍與民不根本就是一種人麼？至於說軍與民對立，軍與民仇視，那至多也祇是作戰期間或駐屯期間一些暫時的不幸的現象，大抵由於經理的不善所致，而負經理的責任的是將官，不是普通的士兵。如果國家不設大量的常備兵，這種不幸的現象也就可以十去八九。

真正民主的國家，人人是民，不單單某一種人是民，而其它是特殊階級；也人人有服兵役的義務，不單單某一種人獨有這種義務，而其它可以規避，可以覓人頂替。明白了這一層最簡單的道理，正「民」之名，定「民」之分，包括服兵役的分在內，然後才配開始講民主，沒有這種基本認識的民主議論是迂闊不經的，沒有這種初步努力的民主設施也是心勞日拙的。

中國經濟危機的出路

笪移今

當前中國經濟危機的嚴重，不僅中外經濟學者感到可怕，連美國政府也認為「在中國各政黨尚未成立協議組成聯合政府以前，一部份經濟撥華措置，不能遽而中斷。良以此際若不以最低限度之經濟援助，必然招致經濟崩潰之危險。」（美國代理國務卿艾契生發表之援華政策聲明）。因此在日寇投降後，美國政府租借與中國之物資及款項，已達二十二億美元。最近又讓售剩餘物資，約重二百五十萬噸，總值為八億二千五百萬美元，而其實際價值，則在二十億美元以上。此外尚有源源而來的大量商務物資（經過貿易關係而來的商貨），走私物資，救濟物資。同時中國政府於三月間開放外匯，八月間又再提高外匯，其用意亦在緩和經濟危機。

可是，所有這些措施，對中國國民經濟在基本上並未發生若何改善作

用。「在都市，民族工業不但擴大再生產無望，多數中小工業已在中秋前後相繼停業，連著名的無錫永泰絲廠也停工出租了。在農村，就東南各地的現狀而論，雖然今年『豐收』，但實際上在高利貸，及高額地租的剝削下，在苛捐雜稅的壓迫下，在農產品賤，日用品貴的交換方式中，農民生活不僅沒有因豐收而好轉，相反的愈益窮困。」（見九月三十日上海中央日報社論）。造成這種生產萎縮人民愈貧的由來，却不得不歸之於外貨傾銷與通貨膨脹。目前中國經濟正是在外貨與通貨的夾攻中苟延殘喘，這也就是現時經濟危機的主要特徵。

抗戰已經結束一年一個多月了，別的國家經濟情形大都恢復了原狀，或正在恢復的途中邁進，連戰敗國的日本經濟也在欣欣向榮，獨有戰勝的

中國是江河日下。演成這樣結果的最大原因，乃是我們還在進行大規模的內戰，還是在執行戰時經濟政策，執行錯誤的經濟政策。如果不懸崖勒馬，放棄現行的政策，改變舊的政策，而任其繼續執行下去，則中國經濟前程，不是陷於不堪收拾的地步，就要走入殖民地經濟的道路。今天在經濟上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要把戰時經濟政策，變為平時經濟政策；要把依賴外貨的政策，變為自主更生的政策；要把以財政支出為中心的政策，變為以發展生產為中心的政策；要把方便既得利益集團的政策，變為有利於勤勞大眾的政策。只有依據這樣的思想或目標訂定出來的方案，才是反映人民意志的合理的經濟政策，才能達到促進國民經濟繁榮的目的。

爲要安定民生，發展生產，必須切中時弊，針對全局，從多方面着手改革：

第一關於對外貿易，這是當前工商界最擔心，且也是有關今後我國強盛抑是衰弱的一個基本問題。應以獨立自主平等的精神與各國維持商務交易。對於輸入物資，應以促進工業化爲至上；對於輸出物資，應以擴展國外市場爲目的。合乎這個原則的措施，便是有利於國家，有利於人民。反之，即是有害於國家，有害於人民。所以：（一）進口物資應以生產工具爲主，對於輸入此項物資的廠家或商人，在請購外匯、貸款、運輸等方面須訂頒優待辦法，切實予以扶助。消費物品的進口，除必需品且又爲國內缺乏者外，應予以限制——尤其是本國能製造的貨物，更不能放任外貨與國貨競爭，致削弱民族工業的成長。奢侈品應絕對禁止，縱有走私進口，政府亦須向出售商重徵百分之百或百分之二百的消費稅。（二）在各國工業化的過程中，都曾以關稅政策，爲防止不合理進口的手段。我們雖是大西洋憲章簽字國之一，但爲發展我國生產，避免人民匱乏，而採取溫和的保護關稅，諒亦不致引起真正友邦的反對。現行關稅率，實有立予調整的必要，實行差別保護關稅，這在當前較之提高外匯更爲切合實際。（三）在今後五年至十年的建國期間，物資輸入量定是驚人。爲了減少入超，力求國際收支平衡起見，必得全力鼓勵外銷物資的增產，開闢出口貿易的市場。目前主要出口物資的產量，遠不及戰前，生絲產量僅及戰前的六分之一，茶葉產量僅及戰前的二十分之一，桐油產量僅及戰前的三分之一，手工業產品外銷，戰前每年達一億元，現在則完全陷於停頓狀態中，其他

皮毛等出口，也是衰落異常。輸入較之戰前激增，輸出較之戰前銳減，進出口貿易之反比例的發展，正是國力和國勢低落的指標。要增加出口並使之大大地超過戰前，主要須看政府扶助的程度如何爲轉移。對出口貿易，不僅要免徵出口稅，免徵外銷物資的貨物稅，而且要求澈底實施收購政策（按照成本加合法利潤），立刻執行出口津貼政策；蓋非如此，即不足以挽回頹勢。（四）經過八年戰爭的災難，在創痍滿目的眼前，一部份物資仍感缺乏，對於外貨來華，我們並不無原則的排擠，問題的焦點是要我們能控制外貨，不使其壓迫國貨。達到這個目的最直捷的辦法，就是由政府與人民合作組織機構，掌握外貨。換言之，外貨運到中國以後，就由這個機構支配運銷，按照各地實際情形，規定其市場價格，不使有礙國貨之發展，並將豐厚的盈利，用之於推行貼補政策。

第二關於財政金融，宋子文氏於本月二日對上海工商請願團說：「財政有辦法，經濟自然有辦法；財政無辦法，經濟亦絕無辦法」。這話有一大半對的，因爲財政果真有辦法，雖然不能根本解決今日經濟危機，但確能和緩經濟危機，確能改善經濟現狀。就我們看來，解決財政困難的辦法也是極其簡明：（一）在抗戰期中，政府財政支出有百分之八十爲軍費。勝利後因內戰綿延，本年一月至五月軍費支出仍佔百分之六十以上，六月以後戰事擴大，軍事費用的支出又達國家總支出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倘把目前軍隊裁去三分之二，軍費支出即可減爲百分之二十五。這既可解決財政困難，又可根絕內戰，確是一舉兩得的事。在裁軍的同時，對普通行政方面亦應裁撤不必要的機關，合併性質類似的單位，節省次要的開支，強化各級人事組織，盡量減少各部門工作人員，並以裁員所節省下來的款項，全部用於提高在職人員的待遇。（二）除裁軍減員而外，便是認真整飭吏治。據章乃器氏估計，現在政府的財政收入，只有實際收入的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却被貪官污吏中飽去了。六月八日財政部俞部長報告，本年一至五月的財政收入爲二千五百億元，假如沒有貪污盜去三分之二，那麼本年初五個月的收入也該是七千五百億元，即等於同一時期支出的二分之一，數目確是可觀。抗戰以來的官僚資本，有一部份就是在這種竊奪方式中肥胖起來的。（三）以上是着重節流，論到開源，首先就是改革租稅。現行的租稅政策，是以中下階層爲對象的，是極不合理，極不公平

的。應該使富裕階級(包括國庫財主、地產主)負擔大部份的國家費用。依照累進稅的原則，積極舉辦一般財產稅，並改進所得稅，過分利得稅，遺產稅，土地增值稅等直接稅。此外還要改革間接稅，開徵奢侈稅，務期做到租稅總收入，足供財政支出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的地步。(四)目前物價繼續上漲，是由於幣值不穩。穩定幣值的主要手段是停止發行，只要實行停戰裁兵，就可避免通貨膨脹，就可逐漸穩定幣值，從而物價也必隨之趨於平穩。同時，為鞏固人民對法幣的信心，一方面政府手中所能控制的物資和公用事業，絕對不能領導漲價。另一方面也可考慮採用硬幣，俟通貨對內價值與對外價值的差異性失去時，再行改革幣制，另訂貨幣單位。不久以前，有以白銀鑄成銀幣作為輔幣的傳說，也不失為有安定幣值作用的一種打算。在最近一兩年過渡期內，倘不採用硬幣流通，則目前拋售黃金，仍有繼續施行的必要。雖然有人提出理由反對，但在今日險惡的經濟環境下，如不藉黃金來吸收一部份游資，金融市場必較現時更為混亂，投機活動必較現時更為猖獗。而且拋售黃金亦有和緩物價的作用，此次外匯調整後，若非政府壓住金價，則物價必隨金價狂升而激漲。(五)近來又有放長外匯的空氣，在外貨沒有普遍下跌或狂跌，提高外匯，無異就是助漲物價，困擾生產。在三個月以前，多數人要求提高外匯，民族工業家胡厥文氏就指出：「主張提高外匯來保障國貨，問題並不如此單純。首先要問政府是否有穩定物價的力量？如果政府沒有力量，這樣做反為投機份子造成了機會；提高外匯不但工業界受不到絲毫好處，反要受累無窮。」外匯調整後的事實，正與胡氏的預料相符。所以我們不應輕易放長外匯，更不能作跳躍式的放長。倒是工商界建議的等級匯率，有採納的價值；倒是以關稅來防止外貨傾銷，有實行的必要。至於制止美鈔黑市，應該做到下列三點：一是立即禁止美鈔流通，並照官價收買；其實在開放外匯之同時，就應宣佈這個辦法。二是嚴緝外貨走私，以企減少美鈔現貨之需要。三是由國家銀行開辦外幣存款，因為法幣不斷貶值，輕法幣重美金已成了普遍心理；舉辦外幣存款，可以糾正追逐美鈔的風氣，可以防止資金逃避(最近幾個月逃往香港之資金已達數百億元)，且亦有助於吸收游資。(六)利率太高亦為工商業衰落之一原因。對於較有希望而能發展之工商業，予以低利貸款，並擴大貸款範圍，放寬押品種類，簡化貸

款手續。中央銀行應履行「銀行之銀行」的任務，辦理轉抵押重貼現業務。這樣，既可減低生產成本抑低售價，又可使獲得低利貸款之廠商繼續持營業，職工不致失業，減輕社會不安。有人認為低利貸款，易為少數人操縱用於投機，增加經濟混亂。又有人認為擴大工貸，就是擴大信用，造成通貨膨脹，刺激物價。對於前者，目前投機範圍日縮，也起不了什麼作用，不必過慮。對於後者，祇要把貸款用之有利於生產事業，促進經濟繁榮，縱有微量通貨膨脹，對整個國家社會仍然是極有益處的，這比把鉅款用之於內戰自然有天壤之別。

第三關於發展生產，合理的對外貿易政策，進步的財政金融政策，是發展生產的前提條件。生產事業在獲得這個有利的保證後，政府即應遵照和平建國綱領中的經濟建設方針，實現下列事項：(一)重工業國營輕工業民營，這是當局在二年前宣佈過的政策，政府須從速改變與民爭利的作風，鼓勵民營企業阻止束縛生產力的種種管制。從速把由敵偽手中接收過來，無法使之開工而任其擱置的許多事業，盡量以出售或出租的方式，轉讓給民間經營，且須給後方廠商以優先購買或承租的權利，並降低價格，分期付款，藉以彌補他們在戰時所受的損失，這是政府應當給予的一種鼓勵與安慰。雖說目前政府已注意到這些問題，逐漸使之實現，不過所規定的條件還很苛刻，民間受惠甚少，無法順利接辦。有些人阻擾或反對敵產轉讓民營，不是出之故為官僚資本辯護，就是不瞭解在現階段的民營事業是進步的經濟行為。多一個工廠開工，就多增加一分國家實力，多一個民營企業，就多增強一分社會活力。(二)捐稅太重與運輸不便，也是生產界的困苦。減免捐稅與停止內戰，恢復交通，可以降低物品售價，可以推廣物品銷路，可以刺激擴大再生產。應按生產品的性質及其對國計民生關係之深淺，分級減稅或免稅，減低運費或免費。新近頒行的貨物稅，又是只圖財政收入不顧生產死活的措置，更有修改的必要。(三)在挽救工業危機的運動中，不僅要注意大工業，而且要扶助中小工業，在經濟落後國家，中小工業更有其存在的價值和發展的前途。即在美國全國十五萬八千餘工廠，有十五萬三千單位是中小工廠。社會主義的蘇聯亦極注意鼓勵中小工業的發展。在工業發展的過程中是由小而中大，僅僅靠重大工業而忽視中小工業，實在是危險傾向。中國工業建設如無中小工業的基礎，大

發展之工商業，予以低利貸款，並擴大貸款範圍，放寬押品種類，簡化貸

工業也就不容易建立起來，因此，對中小工業在貸款上應與大工業一視同仁。在技術改進上更須政府組織專門機構，協助中小工業改進設備及生產品質，使其逐漸發展成爲大工業。(四)解決經濟建設的鉅額資金問題，無疑要靠大量吸收外資，歡迎外人合作。抗戰未結束前英美法德等國爲其過剩的資金及機器謀出路，曾絡繹來華考察，我國產業界提議種種貸款辦法，均爲友邦人士所接受。政府必須放棄歧視民營企業的態度，實由國家銀行盡量代民營廠家作担保，國外資金便可源源而來。(五)中國生產產品的市場，除外銷特產而外，主要還是依靠國內。而擴展國內市場，首先就要提高百分之八十人口——農民——的購買力。要提高廣大農村人口的購買力，又必須立即實行二五減租，實行土地改革——發行土地證券收購土地，分配給貧農耕種。蓋農民生活不能提高，農民境遇不能改善，工業生產品就要失去顧客，就會銷路不暢，結果所謂工業化也就化不起來。同時，不實行二五減租，不實行土地改革，非但不能提高農村購買力，而且也不能鼓起農民的耕作熱情，也不能增加農田生產，更不能進行粗放或集約生產，更談不到農業技術改進與新式農具的普遍應用。在今天工業化與土

思想之改造

(下)

胡先驥

地改革是有其不可分離之關連的，兩者是相輔而行相因而成的，要談發揚生產，要談工業化必須照顧到土地改革，兼顧到農民解放。不伴隨土地改革的經濟建設，在中國畢竟是件不可想像的事。

在描繪解救危機的輪廓以後，必得鄭重指出：要使這些改革原則見之於實現，尤須先要爭取國內和平，爭取政治進步。只有受人民指揮，爲人民服務的民主政治制度，才有勇氣實行自尊自重而獨立（不做外國附庸）的經濟政策，才有決心執行裁兵減員洗刷貪污的建國方案。

然而，要希望這樣的局面出現，要聽見這樣的新政推行，正還有待於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尤其有待於工商階層的覺醒。民族企業家應認清：破壞性的內戰，潮水般的外貨，封建氣的土地關係，落後式的政治組織，乃是構成中國經濟危機的總因，乃是阻礙生產發展的魔怪。工商家必須發揮自身的團結力量和奮鬥不懈的精神，並學習西歐企業家在他們工業化中所表現的規範、風度、氣魄，積極努力和乎民主運動。這是今日工商界自救救國的大道！也是當前經濟危機唯一正確的路出！

• 察 觀 •

欲求獲得美滿之人生，必須有真美善並重之最高理想。中華民族以重視倫理著稱於世，一般人對於善惡之判別，皆有相當之正確觀念，故可謂中華民族知求善。但一般人尋求真理之熱情，則遠不如歐西人士。當春秋時代，雖思潮雲起，然當時之聖哲皆以解決人生問題爲其探討之目標。老莊之玄學雖追論及於宇宙之本體，然亦不過爲其人生哲學之基礎；且專尚直覺，不重智慧，與希臘諸哲頗有不同。惟別墨與名家稍有科學家尋求真理之精神耳。自茲以降，尋求客觀真理之精神，尤爲不振。張衡與諸曆學家可稱例外。六朝與隋唐諸大哲之研究佛學熱忱，與其謂出於求知之動機，無甯謂出於宗教之信仰。惟至宋代諸大儒，如沈括朱熹等，對於自然科學始有片斷之精到認識。至明清兩代之科學家，如方密之、梅定九、宋應

星等之研究科學與數學，則已受西洋科學之影響，而非全爲自動的精神活動。故可謂中華民族求客觀真理之熱情，遠遜於歐西民族。至於求美一層，中華民族自周代以來，思想即有二大潮流。一爲儒家之思想。孔子最重樂教，以爲樂乃治國平天下不可缺之要素。故六藝之教，禮樂並重。其所謂樂，非僅包括狹義之音樂，而爲一切求美之精神活動。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記有云：「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其對樂贊頌，可謂得未曾有。其在實際行動所表現者，如孔子之在齊聞韶之三月不知肉味，及贊許子游之以弦歌治武城，皆可見其對於美之重視。故歷代帝王每知重視音樂。與之相反之思想則爲墨子之非樂。墨家起自賤人，故疾視音樂美術，

以爲此乃統治階級之額外享受，而有害於國計民生者。墨子學說在周樂之際，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生活中時，久已深入人心。秦漢以降，禍亂侵尋，不遑喘息。饑荒心理日深，非樂之觀念亦日甚。蓋我躬勿恤，更何暇而及於身外樂教乎？惟至唐代鼎盛之時，中國受西域文化之影響，音樂繪畫詩歌，一時突有非常之發展。其流風餘韻，下逮兩宋。然宋儒程朱一派，雖貌宗儒學以兼納佛老，而其克己持身之道，則有同於墨家。故至元代大亂之後，樂教大衰。蒙古人乃半開化民族，只知恣情於通俗之雜劇，至是雅樂已盡。此後戲劇與通俗文學之發達，與昆曲之產生，在中國民族史上固爲重要之精神活動，然其品質究不能與歐西相比；尤以音樂爲然。而舞蹈絕迹，尤爲在文明民族中所僅有之現象。此皆受墨家與宋儒之影響也。此種情形，在民間尤甚。居處之汙穢凌亂，無絲毫整潔優美之觀。民間音樂之下劣，欣賞繪畫能力之薄弱，日常生活中歡愉心情之缺乏，皆非樂思想之衰微，而爲饑荒心理所養成。總而言之，中華民族之思想，知善之重要而不知真美之重要。故欲改造中華民族，必須養成求知求美與真美善三者並重之思想，則方能創造美滿之人生，與嶄新之現代文化。

創造與享受新生命，爲一種使人類前進所不可缺之思想。中華民族爲一飽經世故與憂患之民族，其創造文化之活動，已成陳迹。在人人心理中咸感有歷史與生活之重荷，使創造精神備受壓制，且以習於忍受苦難與順應環境，其苟安之心理適足以壓制奮鬥之精神。中華民族雖不同於印度民族視生命爲可厭而亟求解脫其桎梏，但亦不同於歐西民族之認生命爲有價值，有意義。其重視生命，不過爲一種動物求生之本能，而無新興民族創造與享受生命之興趣。故其人生觀乃爲一種消極的宿命論的灰色氛圍所籠罩。一方面固不能如歐美民族之以樂觀之精神與希望以操持範型生命，僅知爲斯多噶學派之忍受。其溺於聲色貨利之人，亦非真能享受人生，不過感於人生之無意義，故以醇酒婦人聲色狗馬以遣其有涯之生；其可悲與忍饑寒奮升斗之貧民初無二致。此種心理之養成，一方面由於飽經憂患，一方面由於物質科學之不發達，無以解除人生物質方面之痛苦。今後工業發達，生活水準提高，一般人對於生命之觀念自當稍有改變。然必須使之認識生命並非全無意義；而自哲學眼光觀之，在大自然之演進中，由單純變爲複雜，由無機變爲有機，由無知變爲有知，由被動變爲自動，生命正在

不斷演進之中，實含有至高無上之意義。而吾人在今日既能操持生命，創造生命，亦應享受日新月異真善美之生命。若人人有此思想，有此信念，有此興趣，有此勇氣，則真能創造新生命與新文化。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其斯之謂歟？

宗教爲人生精神活動最高無上之表現，偉大之民族必有偉大之宗教。偉大之宗教必兼含偉大之倫理與偉大之哲學思想。通常皆謂中華民族之宗教爲多神教，以爲較基督教之爲一神教者爲劣。實則中國古昔已有上帝爲至尊無上之主宰之信仰，不過上帝之外，尚有其他神祇與死去祖先之靈，而稱之爲鬼。至於上帝則爲宇宙之主宰，非希臘與條頓民族多神教之人狀神可比。故中國無荷馬史詩一類之神話，而孔子卻有鬼神具有「體物而不可遺」之至德之贊嘆。孔老二家之玄學，皆以此種偉大宗教爲其基礎。此種宗教與哲學思想至魏晉佛教輸入後，以格義相融通而益光大，玄學與佛學遂聯鑣並進，而呈一代思想之奇觀。不但中華民族因以獲得偉大之信仰，流風所被遠達四夷。下逮宋明，猶能形成理學之玄學，可謂偉矣。

時至今日，科學昌明哲學亦有特殊之進步。人類控制自然之能力，遠非前人所能夢見。然宗教信仰則日趨於衰弱。佛教以無偉大領袖，除爲一般少思慮之佛教國人民習慣信仰外，已無活氣。基督教亦以失去其固有精神而失其感召力。在中國尤不能喚起教徒之宗教熱忱。教會愈重視其社會事業，愈失其原始之意義。故今日之中華民族，除低級之迷信外，幾盡失其宗教信仰。昔日聖哲之宗教經驗，幾非任何人所能獲得。此爲今日中華民族最可悲最可危之事。蓋人若失去宗教信仰，則亦失去其人生之意義，即使將來物質生活水準提高，亦不過加重其就逐物欲之沈迷，而不能使精神向上。然今日科學之進步，適足以詔示人類以真宰之偉大，與人類智慧之渺小。今日科學之探求，已日漸證明超自然之現象如他心通宿命通等現象之存在，與現象世界基礎之空虛，科學萬能理智萬能之現象，早已不能成立；而可知宇宙本體與絕對之真理只能憑直覺以自證，而不能藉理智以探求；復可知任何偉大之宗教，其根本觀念皆同，其所異者，不過其神學上之末節，與其修持方法之殊異耳。在進步之思想中，舊有各宗教之神學與教義上之爭論，甚少意義。即修持方法之殊異，亦可以融會貫通，互相裨益。方法之殊異，莫大於佛教之自證與耶教之依他。然在意志不甚強

兩之人，自修自證，遂較依他起信為難。故佛教淨土宗，亦以念佛為不二法門，與基督之祈禱同出一轍。今日之急務在喚起中華民族對於宗教之新信仰，使之可知近代科學哲學之研究，益足以證明世法之無常，真理之足貴，人生之有重大之意義。尤須使之了知宗教之統一性即在無我與利他；無我則不至陷溺於物欲與貪嗔癡之惡德，利他則以濟世為人生之目的。復須使之了知現象既由本體發生，本體既含有無盡之潛能，則現象世界與人生自能有無盡之創造與進步。苟人人有此信仰與修持，則極樂世界與天國，不難湧現於地上。欲使人類盡人皆有此信仰，則必須創造一新宗教，此宗教或仍沿用佛教或基督教之名而為其一宗派，如佛教之華嚴宗三論宗，或基督教之貴格會浸禮會，或不沿用任何固有宗教之名而另創一新宗教，以格義融會各大教之教理與修持方法而革新之，而播揚其神學上陳舊之因襲。甚望將來中國能產生一偉大之教主如玄奘、智顛、惠能、宗喀巴、馬丁路德者，革新宗教以領導世界而開一新紀元。

中華民族創造其文化於廣漠無垠之華北平原上，西極葱嶺，東至東海。視界既闊，思想自偉。五千年來，與異族雜處，夙尚外婚，不嚴種族之辨，以德服人，以文化澤被四裔。數千年之努力，即在如何同化四周之異族，卒能博成四萬五千萬人之偉大中華民族。此項事業至今尚在進行之中。以今日交通之便利，國力之增強，五百年後，其成就或將較前此五千年為更大，亦未可知。故大同郵治，民胞物與之思想，古昔聖哲所標舉者，與吾族之民族性甚為契合；而狹隘之民族主義，反與吾人之思想背馳。所以孫中山先生之創民族主義，必以扶助弱小民族，建立大同郵治為最終之目的。吾人素有天下一家之信仰，故從未重視國家主權之觀念。而狹隘之國家主權觀，在今世適為達成大同郵治最重大之障礙物。縱觀人類歷史，

在過去之萬年中，民族之統一運動，在歐亞大陸上，曾有兩次偉大之成就一為秦始皇之統一中國，一為羅馬帝國之統一歐洲與西亞。查羅馬大帝之日爾曼帝國與蒙古帝國為時過暫，非其匹焉。然中國統一之局歷二千年而猶存，而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歐洲至今不能再收統一之效，此則中華民族可以自豪者也。然歐人亦有足以自豪者，則為北美合眾國與大英帝國之建立。北美合眾國足為民主國家之模範，大英帝國尤具世界聯邦之雛形，兩次世界大戰，皆多數主權國家之野心，與其狹隘之民族主義有以致之。今日人類若再不覺悟，不拋棄其狹隘之民族主義，則必致同歸於盡。然強權政治在今日並未消除；法西斯主義並未隨法西斯主義之覆敗而消滅；第三次大戰之種子，已到處潛伏。人類可悲之命運，莫過於此。今日之聯合國之組織與其憲章並不能勝過昔日之國際聯盟。蓋主權國家一日存在，有強大之武力之世界聯合政府一日不建立，則世界和平終不能保，而第三次毀滅性之大戰終不能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威爾遜總統提倡民族自決，因而造成甚多之新興有主權之小國，各求經濟自給自足，因而釀成一九二八年以後世界空前不景氣，亦即為此世界大戰之主要因素。然須知武力之吞併，固為禍亂之源，自動之聯合，則為世界和平之所繫。故必須人人皆了知與篤信建立世界聯合政府放棄一部分國家主權以服從世界法律之必要。一方面固須籌國家民族之安全，一方面尤須盡力促進有武力之世界聯合政府之成立，庶幾能根絕侵略主義與戰爭，而使大同郵治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在過去五千年中搏合人類已有莫大之成就，今更須繼續發揚光大此盛業，以領導此多災多難之世界，使同登大同之域。此種思想足以改造中華民族，亦即以改造世界。我黃炎子孫其勉之哉！

給英國老約翰

蕭 乾

親愛的老約翰：

你兩次來信，催我踐約報告歸國後的觀感，都收到了。我並沒忘記三月初倫敦碼頭上的諾言。我遲遲未寫，因為直到現在，我自己還在莫明其妙。中國已進入了有史以來空前的混沌狀態，有時離奇怪誕得甚於敵國的「封神榜」。我們自己關不清楚，更何況萬里外的你們？

比方說罷，英格蘭與蘇格蘭起了糾紛。比方說，英格蘭與蘇格蘭同時大聲疾呼『要和平』、『政治解決』，而又同時在紐加索一帶大動刀兵；一邊派人把倫敦到愛丁堡的火車拆得稀爛，一邊派大隊飛機到哥拉斯哥去轟炸。而每晨隨了牛奶送到你門口的報紙上，肥膩的都是些抽象的數字，什麼三人五人，直好像英格蘭打着蘇格蘭的

嘴吧，蘇格蘭踩着英格蘭的脚尖，祇要三五開成，一切怨仇便可融解，一切政治社會不安的根本因素便可消滅。這情形已够糞解，而同時又有慷慨好義的挪威人混在其中，明明是拿英格蘭當第一防線，偏說是職在保護友邦，義不容辭。於是舉國有的嚷『滾出去』！有的嚷：『歡迎貴國佔領』！老約翰，你是普法戰爭出生的，經過了兩場大

戰，數場小戰，你可曾身臨如是複雜之境？在此情況下，如老主龍請你一述感想，你將何以對？

船一到吳淞口，我就知道形勢不妙。一路上，經過許多弱而獨立的國家如埃及，引港的（也即是旅行者最初看到的國旗）都是本國人，然而做國出港迎納輪船的不但是掛了美旗的小汽輪，一路上停泊的也都是又黑又大的美國軍艦；一直到了市區，才看見數隻笨重木船，上面隨風慘淡的擺幌着做國的國旗。海港是如此，飛機場呢？不論上海的龍華，北平的西苑，把門的是美國憲兵，驗通行證的是美國憲兵，有些指示招牌根本不見華文。個個美憲都吃得又肥又大，嘴裏照例嚼着口香糖，隨嚼隨把過客上下打量。祇有在初期佔領的德國美軍軍用飛機場上有過這現象。然而我們還不能發牢騷。一發就是反美，而反美就是反政府。反政府當然即是叛國嚙。

我呢，不但是無黨無派，連什麼學會也都訂定了主意不去參加。回國以後，我處處小心翼翼。不但找我演講國際政治的我都婉詞拒絕了，連找我談談我的本行——英國文學的，我也一概敬謝不敏。在刊物上投稿，這是回來四個月來第一遭。住麼，是在離市區廿里外的荒郊，荒到最初連油鹽醬醋都不容易買到。這應够得上『良民』資格了。然而回國沒幾天，便有兩個刺刀上槍，三個帶手槍巡風的武裝同志，在一天黎明，無緣無故，無憑無證的闖入我的小平房裏。我應補說，受搜查的是我們那一带所有住戶，不僅是我們一家。而且搜了半天，什麼也沒搜出來，因為一個窮苦生有的不外幾本破書，一堆待補的衣服。這還是在中國頭號文明大都市裏發生的。剛由貴

國回來的我，已够莫明其妙了。但我畢竟還是深知本國作風的。我的女人生長在英國，剛呼吸完牛津的自由空氣，這下可給嚇住了。在英國我向她求婚時，個人情感之外，我還有一套政治大義。我說，巴比崙、希臘、羅馬亡後，世界古文明就剩中國一家了。所以武裝同志揪完枕頭走了後，她嚴詞向我質問：鬧的究竟是什麼把戲。我一面屈腰整理着零亂的書物，一面苦笑說：這是中國式的民主！並勸她寫家信時，不要多提。既為這古文明留點顏面，又免得她家裏擔心。

在英國時，我向你們宣揚過中國博大，堯舜如何推讓，孔孟如何提倡仁義，中國人民怎樣講求美術，以及我怎樣想念我的祖國。如今真真回到了祖國，我得向你承認，我向你們宣傳的，是史前期的中國呵！在國外拍了胸脯向你們哇啦哇啦的吹，回來我却什麼也沒的可說了。這是個講「實利」的國家，這是個投機者的樂園。那麼，你問我悲觀嗎？我不；生為中國人，我也不能。我雖還是年青人，我已經歷過不少的滄變了。僅那座北東城，就換了多少次手！哪位將軍當權，不是作威作福！然而冠蓋可以往來，忍辱含冤的北京城還是那麼沉默尊嚴。那正是中國人民的象徵。

中國土製的槍，論子彈的容量，論射程，論準確性，都遠遠不如印度造的。然而我們迷信槍桿之深廣，正如原人之迷信矛劍。中國是講求以德服人的國家，而且昨天剛看到了以更厲害的槍砲還沒壓倒別人的明例，我們却直奔向以力服人的大路。我的樂觀何在呢？因為我相信走這條大路的人必碰個大硬釘子。碰了釘子，中國多死幾

千萬人，（我們多的是！）也許還得忍受一二世紀的恥辱，然而我們終會折回自由的窄路；以寡忍別人而取得容忍；以公平待人而取得公平；以予人和平而享受和平。中國人的氣質，中國固有的社會機構，原是溫和樂天，聽順自然的。然而不但社會機構可以改變，且已在改變，即中國人的氣質也不是固體的。你相信嗎，七年前我出國時，多少位玩古董，唱崑曲，斯文敦雅的中年先生們，如今已多成為講台上大聲疾呼的老戰士了；多少拉提琴唱荷萊場輕性歌曲的執棒兒，如今有的上了西北，有的貼標語，喊口號，激昂不下於五卅慘案時代的我們。這是說，即使中國命裏不是激變的國家，可能，很可能却為這段歷史插曲給逼上了那條路去。

你寄來『字林西報』的剪報我收到了。那位『愛護性畜會』的會員為了看到上海餓狗滿街，且遭虐待而氣憤中國人之慘忍。這個我可沒法幫忙。你們英國十九世紀中葉成立了愛護性畜會，然而到今天，中國人還沒有被愛護呢！你應當來看看我們這裏有多少餓人！你應當看看我們對於人命怎樣愛惜法！

老約翰，你還是餓了我罷，讓我繼續我的沉默。雖然我不應拿你當外人，家醜也還是少說的好。自從我的船一出地中海，你我便相隔了至少三百年。我再不願在你們面前扮演那『現代國家的公民』那角色了。請你改改我送你的那幅穿長衫的照片，腰間加上一道麻繩，手裏握把血淋淋的刀，咧了盆嘴，見了活物就想吞，見了金條美匯就伸出毛茸茸的爪子來攫取。那才是我所屬的世界，這個僅存的古文明！



一篇真實的災區報告

穀倉邊緣的饑饉

湘江河畔，垃圾堆裏，陳屍屍骸，乞丐觸目皆是，妓女多如過江之鯽，死亡大賈乘機剝削，盜匪偏地皆是，目前災區迫切需要者是藥品和醫生，以政殺人，且看殺入者何以善其後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湖南通信)古語有云：「湖廣熟，天下足」。日寇進攻湖北的時候，也曾喊出：「破壞穀倉，餓死重慶」。洞庭湖濱各縣，稻穀產量向來豐富，除偶遇水災收成稍減外，其餘很少有歉收的年歲。去年洞庭湖濱，並沒遭受水災的侵害，日寇投降時，也無暇將稻穀搜括下去。去

年的「穀倉」應該是滿滿的。然而今年住在「穀倉」邊緣的湘南——衡陽、邵陽、零陵、邵陽、東安、常甯等縣的人民却不知餓死了若干萬。湘南到濱湖，有湘江直通。然而湘南的災民，在災情極度狂虐的時候，吃的是「聯總」的麥粉和罐頭，而不是本省的白米。

接原因，簡單說來，就是「兵災之後，又遇凶年。」前年湘州戰役，湘南各縣，均遭最慘酷的蹂躪。耕牛被殺，十之八九。豬羊雞鴨，宰食殆盡。日軍煮飯烘衣，不燒柴薪，偏偏要燒傢具和農具。加上土匪盜賊，同時騰起。農民即使僥倖逃出來，而養命的財產，却已受了至命的打擊了。日寇

退後，所有積穀義倉，無論是否被劫，保管人員，一律報失，一俟早魃成災，千萬農民，便好比剛由深水爬出，尚在暈迷之際，又跌入了火坑。

哀鴻遍野

記者本年五月由重慶回到湘南災區。離別了四年的故鄉，腦子裏不時閃爍着一些美麗的記憶。懷着悲喜交

集的心情，踏上川湘公路的專門，這樣便把我由天堂帶入了地獄，長沙的公共汽車上，赫然漆着「哀鴻遍野」四個大字，頓使我體會到「近鄉情更怯」的情懷。

人食畜糧

記者的家在常甯縣。這次在家住了整整四個月。現將親歷親見的事實，作一個概略的記述。

湘南農民的主要糧食，與其說是米，毋寧說是紅薯、小麥、和雜糧。普通說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戶，十月至明年三月吃

。當晚宿在車站近旁的一家伙舖。黃昏時候，我來到湘江河畔一帶去閒逛。那無數的垃圾堆，幾乎沒有一堆尋不出好幾具餓死病死者的屍骸，沒人理會，一任蠅蚋姑嘔，發出難聞的臭氣。乞丐觸目皆是，妓女如過江之鯽，這些都是餓殍的前身。

紅薯收成，不到十分之一。典借變賣，好容易挨過年關，米價呈跳躍式上漲：由秋收時的三千六百元一担，漲到今年五六月，最高米價為八萬四千元。今年春天，就有些窮人吃草過活了。入夏以來，除少數薄有產業的農戶，可以高利向親

紅薯。四月至五月吃小麥粥。五月至七月為青黃不接時期，全靠豆類等雜糧果腹。祇有八九兩月，農人纔多吃幾顆米。如去年大旱，乾死稻谷，要算地主最吃虧(他所損失的總額大)。乾死紅薯，纔真的要農人的命，眼巴巴就斷送了他們半年的糧食。去年秋間，農人便開始沒有飯吃。冬初，

鄒挪借谷米外，其餘大多數採食蕨根、芋蘆葉、紅薯藤、地皮菇、臭樹葉等。這些植物，配些米料油鹽，原尚可食。馴至後來，得食日艱，連豬牛也不吃的艾葉、芭蕉兜、野芋頭、荸薺、大葉絲、鴨舌草等，既無米麥攪合，又無油鹽烹調，都大嚼特嚼起來。後來竟至各人祇許採食自己田土內的草，連野生的草類，都涉及物權問題來了。幸虧去年因抗戰勝利，明令蠲免田賦，這些野紳，總算沒有納稅，便宜吃了。

吸血動物

在二三月間，常有的幾家大地主，還各國着一些數目可觀的餘糧。他

們眼光銳利，早看出今年的情勢不佳，設法要把這批奇貨妥為安頓。他們的手法，大同小異，大都是先用「善鄰政策」。凡族人、親戚、友好，要借的就借，利息是大加十。雖然不過半年時間，便要本利般長，然而這還是天大的人情。因為別人來借，除要担保外，利息是這樣的：名稱叫做「賈新谷」，借時拿錢，秋天還谷。假如米價八萬元，一担谷便值四萬，新谷每担作價八千，一担老谷可買五担新谷。換句話說，這就等於大加四十五。半年工夫，連本帶利，一担變成了五担。不過這還不如拿谷去特等災區買田；鄒場的田價

今年夏大，一担谷可買到一畝。據說我縣的頭等地主陽某，就拿死田賦剩下的穀，在那陽買了二千餘畝田。今秋將有四千担租穀的收入。這些租穀和田，已成了陽某的既得利益了。

變亂之端

災民的馴良，至於肚子餓至死而口裏不喊餓，這是我國數千年來順民訓練的結果。但是儘管你如牛羊般的馴，飢火燒起來了，也不免要在牢欄裏跳踢一兩下。我們鄉下，叫這種垂死的掙扎為「吵飢荒」。就是某一小地段內的災民，聯合起來，齊向附近富有的人家去集體告貸。如不得到答應，便一齊圍住他

家，當吃飯的時候，自己動手煮吃，直到答覆為止。他們所要求的數目，雖然是斗筲之數，而且担保本利有還；但是常常得不到滿意的結果。這種團體行動，當然被認作動亂的開始。縣政當局，早已明令禁止。然若已發生，却也不便用機槍對付，只好任由富有者們，自己變為招架。不過縣政府暗裏仍是要保護既得利益階級的。上述買田的陽某家，是被同保農民「吵飢荒」過的。他應付的方法是這樣：事前聽說將要來「吵」的時候，先出錢託當地的劣紳和保甲長等，以威嚇、利誘、離間、分化等手段，以圖阻止其發生。一到

上述方法的壓力，敵不過飢火的熱力時，飢餓結成的伙伴，終於集合了。當這班不速之客，由陽村前面進進屋時，陽某早由後門溜走，趕到縣政府去，商允了縣長，勞某某隊長的大棍（酬勞穀十担），率領警備隊的弟兄十名（每人差費穀一担），即時向陽府進發。兵到陽府，也祇能彈壓，而不能將飢客們立刻趕走。結果仍是妥協。陽某最後拿出最大限度的氣量，慷慨地借出一十五担穀。由十個甲長，出具本利期票，另覓妥實担保，「限至秋收，送至倉前，過車交量。」這樣，一百二十餘担飢客們的羅筐，纔一字長蛇陣

盜竊遍地

，仍由陽府退出來。不久，縣府的差爺們，便也酒醉醺醺的走了。

借不到錢，餓不到吃，肚子又空，看見了可吃的東西，怎能不垂涎呢？在這樣的情形下，偷，是誰也不便拿道德的教條去苛責誰了。你田土裏的草，我有時去「偷」。瓜果蔬菜，高粱豆類，常常在園裏被偷，豬羊鷄鴨，在家裏被偷，紅薯的種子，也被偷了。這是會影響今年紅薯的產量的。然而有什麼辦法呢？許多雜糧，為着防偷，不到半熟就收穫了。這明明是一種極大的損失，為了彌補肉補瘡，為了聊勝於無，有

人將紅薯拔出來，摘下幾顆小薯，又栽進土裏去。

胆大力強，或兒女太多，負累太重的，偷無濟於事了，就不得不挺而走險，相約去搶。他們並不一定有槍，有的就是一柄鐵刀。黑夜劫家，白天搶過路人。在青黃不接那兩個月裏，平均每日每夜，都有搶案發生。五里堆，離城隍五里，連搶十幾次。縣府的監牢，無容足之地。劫匪中間有些滑稽角色：有一個，他利用了前年美國飛機上落下的機槍彈殼，裝上一個木柄，裏面裝些炮竹用的火藥，也就權當一枝短火，用以行劫了。被劫的人也有滑稽的，和尚廟，尼姑庵

，幾處被劫洗。有一次，五里堆白天劫搶一個鄆陽人，他口袋裏只有一塊麥糞粃；這不是笑話，這是悲劇！

這中間還有一樁值得寫記的事實：在千百回搶案中，官匪間好像早訂定了一箇協定似的，匪沒有殺死過一個人，官沒有處決過一個匪。

死亡踵接

營養不良，營養不足，過分的勞動，都是疾病的原因。緊張、恐怖、憂慮、哀戚，都是足以影響健康的心理現象。生活在上述情況下的災民，怎能不病，不死？最先教受不住的，當然是老弱和婦孺。現在舉一個一等災區內的村子為例

。這村子包括六十八戶，人口總數四百十四人。從去年八月到今年七月，一週年間，死亡小孩三十二人，婦孺六人，老年五人，壯年四人，共死亡四十七人，死亡率達百分之十一強。病症：小孩都是麻疹痲疹，老年多是黃腫病，壯年則或閉痧，或黃腫。現在瘧疾仍盛行，死亡踵接。

舶來救濟

災民在餓、飢、病、死，難道除在防範他們大規模作亂外，就沒有合理的會了嗎？像往常，本早有善士們來施粥發米了，而今年却的確很危險。假使我們不是列在戰區裏，由聯總來負責救濟的話，就

可能沒有人過問。聯合國救濟總署，對湘南人民的恩惠實在太大了。一位活過八十多歲的老頭，手裏捧着在鄉公所領的五斤半麥粉，不知是喜悅還是感嘆，帶着戰抖的聲音說道：「我活到這麼大年紀，沒有見過像今年這樣的年歲。我從前只見送錢送米去完餉交軍糧，從沒見過那一年送麥粉給我們吃的。」的確，政府從沒有送過糧食給老百姓賑災的。這次的賑災工作，可算認真。工作隊員，是不受災民招待的，在農曆五月初旬，災民領到第一批麥粉，一等災區，每甲兩份，一份五斤半，六月中旬，又領到第二批，數量激增

了，每甲十份，一份六斤。據行總湘分署的佈告：每人每日發麥粉半斤，每十五天發放一次。事實上，一等災區，平均四百人中，可有二十人領到麥粉。向隅的百分之十九，會聯名呈請縣府設法加強救濟。不久得到一紙批覆：「仰候令飭該管鄉公所酌予辦理」。真不料鄉公所除司轉解壯丁外，還是一個強有力的慈善機關呢！賑粉共領過三次了。每次名義上為七市斤。除了鄉公所扣去的「挑力」和「包耗散」外，總在六斤左右；無怪鄉公所每次都有餘粉，出售給麵店做洋麵。聽說第二批賑濟物資，內容非常豐富。有罐

頭、有麥粉、又有小麥；但是結果呢，除了每個甲長家裏的小孩，玩着一個罐頭空筒外，其餘什麼也不見分發了。

聯總分配給中國不少的洋米，料來第五次發給的一定是洋米了。現在許多貧民，還伸長了頸子在渴望這漫長的「第五次」呢！

老實說：聯總的物資，對整個湘南災區不無幫助。但如果每一個飢民，都全靠他的麥粉來救活的話，恐怕後到的幾批，已很少人來受領了。湘災最有救濟者，還是鑽營利潤的商人。濱湖大豆登場的時候，無數大小木船，絡繹不絕的往返於湘江宜水

牢記教訓

。大豆的價錢，只有米價的三分之一。這樣地數百萬災民，纔真正的得救了。

這次湘災的慘重，是空前的，這在湘南人只能抱怨着自己的命運多舛，誰又敢說這是以政殺人！洞庭湖的穀米扯空了，尙可以由美國趕麥粉來補充，如果有一天，要命令將四川的鹽巴，都運出川來，然後由上海運醬油去四川接濟民食，那可有些吃不消了。

沒有到過災區的人們，也許會想像現在的湘南，仍是田隴荒蕪，人烟稀少的沙漠景象。實際上並不然。今年却是一次大大的

豐收。假使現在還有人在被餓死的話，那麼明年將又是一次更嚴重的飢荒了。目前災區的人們，正好像初從寇息的防空壕內，跑入了一片廣大無邊的綠野，湘南的人們，正在甦醒，復蘇了！不過若是要他們恢復從前的矯健和壯碩，還需要相當時間的養息。

感謝吧！關懷着我們的友人！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已不是糧食，而是大批的藥物和醫生，尤所切望的，請勞記這次湘災的教訓，庶幾我們萬千餓殍，不致白死啊！

(一九四六·一〇·五。於湘南災區)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浙江政情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杭

州通信）去年九月初自日軍在富陽的宋殿簽字受降，黨政軍推進杭州，恢復二十六年敵軍在金山衛登陸以前的狀態，直到今年此時，已足足一年。浙江為過去八年來在抗戰期間所受的損失最早亦最大，所以在七十五縣一市中，保持着完整的，只有七個山僻小縣，淪陷過的有六十九縣，計空襲共一五六次，投彈一七四八三枚，約計七十五萬磅。浙西的安吉、武康、長興、以及浙東的桐廬、富陽、松陽、蕭山等均全部

燒燬。人口照最近的統計是一千九百六十五萬，比二十六年的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已減少了百分之六·七。耕地六百餘畝，總面積四十一萬方市里，為全國最小的行省。為了這八九年來的天災、戰禍、疫癘的影響，浙江已非天堂可比。

這一年浙江可以說「改組」是「改組年」。省政府由黃紹竑調沈鴻烈主席，省黨部由羅震天調張強主委，省參議會由臨時參議會改組為正式的省參議會。議長競選是

浙江民主的第一幕，當時有浙西的羅震天與浙東的張強加入競選，結果羅震天落選，原因據說是浙東代表比浙西多，同時某實力派參加到張的一方，以至羅震天縱以破斧沉舟，放棄省黨部主任委員及參政員的地位來參加競選，居然亦落了空。這一來，羅震天原來均為國民黨陳氏下面的人，反而破裂為二；所以聽說陳氏常有電報囑二人仍應彼此合作，免被黨外人士譏笑（大意如此）。這次競選原來是要測驗民意是否對國

民黨領導的同情與否，殊不知各縣參議會選出的省參議會的議員，均為國民黨所包辦，（按省參議員中由各縣書記長及曾任黨務工作人員者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其他百分之二十五亦大半均為黨員。）

所以與其說對黨外作測驗，不如說是對黨內爭某私人的控制。「我們的民主還在訓練的期間」，正如某參議員所主張的；「所以不要把參議會的決議案，當作真正民意的聖旨看。」這亦是某參議員所折衷的一句結論。由此可以證明省參議員自己對省參議會的信任了。

教育
重
浙江省政府委員中此次只阮

控制
殺成與徐杼未調，其他均調動，尤以省教育廳長許紹楙的調職為奇突。許紹楙長浙江教育廳已十餘年，在這十年內浙江的教育造成了的人才，固然不能說沒有；但是一般的看來，浙江的教育水準，真够不上，因為所辦的教育太注重形式上的「生活管理」和「訓導制度」。只把學生管得不會造反和不會活動就算了事，至於真正的科學教育不要說跟不上時代，就是考大學，亦頗有問題。所造就的青年是書獃子式的青年，讀死書多讀不思想。至於各中學校長亦均為黨同伐異的分子，教員亦有派系，所以與其說是

教育青年，不如說是控制青年。所以此次新廳長來主張「質量並重」，而且極希望能把過去門閥之見打破，專心學術研究。

民族憂

浙江的民衆，經過天災人禍以後，身體的衰弱已成極普遍的現象，民衆中沒有染過瘧疾的，可以說是萬不得已。梅毒已佔人口百分之十至廿以上，在城鎮裏已達百分之四十左右。肺結核已極普遍的發展着。鼠疫在浙東仍極猖獗，一般老百姓無不面黃肌瘦，學生終日勞苦，晚間再加蚊蟲和臭蟲的侵食，尤為不安（中學生不許掛蚊帳，來硬抵抗蚊蟲的吮吸）

。民族的健康，正是一國的基本。一個走路亦走不動的人，縱有文化教育、財富，亦是無濟於事；一個民族亦不能例外。要在這世界上競生存，要身體第一呀！

盜亦有盜

浙江一般後，每天

的公務員新開，每天所目睹的是竊盜土匪搶劫的行爲。最有趣的是。一面搶劫一面還對被搶的人說：「這是國家辜負我們，不是我們存心要搶各位，現在實在沒法，所以向大家借些借用。」這幾句話，可以證明盜匪對搶劫行爲的觀念，同時對被搶的人一種宣傳，說是這

案應當歸實於當局

。我們常聽到以前淪陷過的長者說：「目前除了殺人放火以外，不論社會秩序，行政效率，都是日本人有辦法。」所以我們要日本再教育，恐怕還得自己先再教育一下。

浙江的田賦比額是五·七五，目前經過省參議向中央請免五成，雖經中央核准，減少負擔許多，但是最近風雨成災，田禾均被摧毀。這是個極大的打擊。所以光是免了零數恐怕亦已無法起征。根本飯都沒有吃，如再要征，只有把田送給政府了。

民生艱難

開店的要負擔營業稅，利得稅，

以及其他的捐款。學徒、職工均有工會組織，提出的條件是，按照生活水準倍數給薪；所以有一位店主表示，現在開店的一些營利，完全給政府做，完全給相好們做，除非自己有店屋，自己的家族做職員，那麼才可以省些盈餘。

銀行錢莊都集中在都市裏，山僻縣份極少問津，既無計劃的限制，又不加以業務上之分工，徒增機構名稱，對當地真正需款的事業，反乏人照顧。只謀利息高的營利目的的業務，大家競着做，這亦是一件不經濟的事。

今年雙十節在杭州不比去年雙十節的歡欣鼓舞，浙

江這一年來正在改組，看下半年度是否進步些。
(十月十六日)

台灣鱗爪

章 英

(本刊台灣通信)雙十節前夕，蔣主席向全國廣播，特別強調這勝利的大收穫——淪陷五十年一旦收復的台灣。同時在最近，外電頻傳琉球被美蘇重視的消息，我們站在一個中國公民的立場，更應如何關心這剛剛投歸祖國懷抱的台灣！在法理上，台灣是今日中國行省之一。但依目前台灣政制與實現來說，似乎已漸與內地隔離。是自治領？是聯邦之一？是封建的郡府？還是獨立國？

過去凡想到台灣來的內地人民，除公務人員奉命差遣，另有公事文書證明外，一般人都要取得「派司」的。現在則已稍示「寬限」，但一旦離台，却仍要「出境證」。

光復後，為體面起見，穩定台灣的經濟，不得不沿襲保留舊有的通貨「台幣」，這或許是政府的一番苦心。可是在前一個多月，央行宣布外匯調整的消息，甫傳此間，負責財政的首長，立採緊急措

置，明令台幣也跟着「放長」，提高為一比四十。難怪當時的貝總裁發表反對的談話，這驟然的措置，顯示自外於中央體系。這一比率之紛擾，一直給悶了好些時候，經過了少要人的飛來飛去，在九月末才由台灣銀行掛牌為一比三十五。這一次既無明令，也無談話——因為業已「明令」「談話」過了。最有趣的是非一比三十，也非一比四十，來個不偏不倚，極盡中庸之道。

通老百姓想這些生活家用，三申五請，多方挑剔，甚至於公務員的家屬津貼，有四五個月未能如數提取者，所見不鮮，更何論商業匯兌！多少正當的內地工商企業者，如何熱望向此間開發，鑒於目前的情勢，也只好裹足不前。據說這樣的告示限制，為的防止「入超」。

現在此間大宗的物產，由「專賣局」專賣，輸出的由「貿易局」經營，這種統制經濟政策，這裏的解釋是政費賴以自給。因此而演進台北市政府也主辦起娛樂游樂事業的「國際大飯店」，而「新台幣公司」也屬於貿易局管轄之下了。

這裏有一位傳奇式的人物「沈顧問」，也可以說是台灣實際的執政者，舉凡行政、教育、設計、技術各部門機構，隨時都有他的足跡，「願」而「問」之，實至名歸！而且出沒無常，行蹤飄忽，真正

自從以不懂打蒼蠅而且連老虎都敢打的劉團長蒞台以後，雷厲風行一些時，結果是利之所在的「專賣」「貿易」兩局長，因貪污有據，經劉氏商請行政當局，立予「行政處分」，然後交由法辦。傳說接收的八百餘兩的烟土，竟短少了一半，說是統被螞蟻螞蟻的厲害！

關於台灣與內地經濟的流通，已瀕於壅塞停滯，所謂「比率」也好，「匯率」也好，簡直是徒具虛文。普

置，明令台幣也跟着「放長」，提高為一比四十。難怪當時的貝總裁發表反對的談話，這驟然的措置，顯示自外於中央體系。這一比率之紛擾，一直給悶了好些時候，經過了少要人的飛來飛去，在九月末才由台灣銀行掛牌為一比三十五。這一次既無明令，也無談話——因為業已「明令」「談話」過了。最有趣的是非一比三十，也非一比四十，來個不偏不倚，極盡中庸之道。

做到能者無所不能；最近台灣的「五年計劃」，便是此人的手筆。

假使照目前台灣政治的施為來下一個分析的話，那麼我們這裏的當局是南非的史末資？加拿大的金首相？却都不是！就統制經濟的政策而論，却有些地方類似閩百川之治晉，就如「沈顧問」之流人物的登場，又好像昔日韓青天之治魯，他只是尚未干涉到司法而已。

筆者所以特提這許多現實情況，無非對今後台灣將如何的演進，表示懷慮。也是凡我國人都應該關心。固然光復至今一年，政績良多，不能全然抹煞。而由日本人依法泡製來的「

特殊化」，似乎今後在國防上，在意識上，都有重加考慮的必要。

在台胞裏，除了五十歲以上的老年人，曾身親甲午亡土之痛，和久居祖國目親或躬參抗戰，知道備經艱難困苦才獲得勝利之果外，率直說一句話，現在青年的台胞，實有澈底再教育的必要。在過去日本統制時代，和戰時的種種動員，台灣的女人已盡其用，遑論壯年男子。他們各有職業，雖吃不飽，也還有飯可吃，他們從來愛着「皇民化」的教育，以致數典忘祖。這些都不能怪罪他們。但祖國愛撫匡導的效果，又在那裏？他們最切身

最嚴重的是物價的高漲，和求生之無所。於是他們開始怨望，他們不像他們的弟弟妹妹的熱心學習國語，把他們的記憶牽引到「昭和年代」，索性他們開口就說那熱極而流的日本話，由此而發生了「你們中國人」，「我們台灣人」的可悲的珍域來！

且再舉一個例：我在台南碰到一位台籍青年，他曾被日寇強迫徵召學習航空機械，最初在日本青森地方，受過嚴格訓練，以後又輾轉「滿洲」北平各地，勝利後，在服役北平的敵軍部隊裏，被脫編遣送回台。但是一年以

來，他曾拿出許多被日本甄別航空及格的證明書，幾次三番想投效祖國的空軍充任修理匠，而始終不能得其門而入，結果他十分絕望。據他告我，不久要和我们分別了，因為他已再利用日本的姓名，參加今秋的末批遣送，隨日僑去日，另投生路。像這

胞瞭解祖國，關懷祖國，與祖國共休戚榮辱才是道理，而現在此間一切的施為，形同化外，對祖國相視若秦越，這不能不歸咎於這一時「門羅政策」(?)的錯處。近日頗有一二內地的考察團來台觀光，我深怕他們一則時日忽忽，忙於游宴酬酢，一則迷惑於日本人遺留下來這種現代都市的規模，甚至於北投草山溫泉區的風景，和日月潭的奇觀，而疎忽了今日台灣內在的情況和隱憂！

來，他曾拿出許多被日本甄別航空及格的證明書，幾次三番想投效祖國的空軍充任修理匠，而始終不能得其門而入，結果他十分絕望。據他告我，不久要和我们分別了，因為他已再利用日本的姓名，

參加今秋的末批遣送，隨日僑去日，另投生路。像這

胞瞭解祖國，關懷祖國，與祖國共休戚榮辱才是道理，而現在此間一切的施為，形同化外，對祖國相視若秦越，這不能不歸咎於這一時「門羅政策」(?)的錯處。近日頗有一二內地的考察團來台

觀光，我深怕他們一則時日忽忽，忙於游宴酬酢，一則迷惑於日本人遺留下來這種現代都市的規模，甚至於北投草山溫泉區的風景，和日月潭的奇觀，而疎忽了今日台灣內在的情況和隱憂！

精神飽滿

維他新

強力維他命 B 結晶製劑

雞乳，牛乳，卵，肝，麥芽，番茄，菠菜，落花生等中，雖含少量之維他命B，但經過浸水尤其煮熟之後，大部份均已消失，最簡便而有效的補劑，就是內服或注射「維他新」。本品主治胃口不開，消化不良，腳氣，神經衰弱，功能增加營養，助長體力。



售均房藥劑射注及劑片分

行發廠藥製學化誼信



孟德遜——最幸運的作曲家

戴文賽

孟德遜 (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 於一八〇九年二月三日生於漢堡。祖父是大學家 Moses Mendelssohn。父親 Abraham Mendelssohn-Bartholdy 是柏林的大銀行家，住在柏林萊比錫街三號。一直到今日，在德國和鄰近的國家裏頭還有孟德遜銀行。他們是猶太種的德國人，所以在希特拉的統治下，不只那些銀行家被虐待，孟德遜的作品也被禁止演奏。

孟德遜從小就表現驚人的音樂天才，十一歲就開始作曲。他很崇拜巴赫。他有兩個姊妹，范尼 (Fanny) 和利伯卡 (Rebecca)，和一個兄弟保羅。范尼亦很有音樂天才，會背彈巴赫的賦格曲，和孟德遜感情非常好。

孟德遜的鋼琴教師就是歌德的好朋友契爾特 (Carl Zelter)。所以孟德遜十二歲的時候就被請去彈給歌德聽，後來也常去見他。歌德非常喜歡這位神童 (Wunderkind)，又是好友的學生。孟德遜把第三號作品，B 短調鋼琴四部合奏曲獻給歌德；歌德送他兩首詩，可惜都不算好詩，因為歌德對音樂的了解不算深。孟德遜後來所作

的八部合奏曲 (作品第二十號) 裏的斯克佐舞曲，是從歌德的「浮斯德」得到靈感作成的。

孟德遜家庭裏頭每星期都舉行音樂會，常到他的客人包括大哲學家黑格爾 (Hegel)，大詩人海涅 (Heine)，和把莎士比亞劇本譯為德文的 Ludwig Tieck。孟德遜十五歲就寫了第四個歌劇「Die beiden Neffen」(英譯 The Two Nephews，兩個姪子，或外甥)。十七歲 (一八二六年) 作了那不朽的「仲夏夜之夢」序曲，今日音樂會裏常常可以聽到它。主旋律如下：

5 | 1. 5 1 2 | 2 3 5 | 4 4 3 2 | 5—3
 1 7 1 | 1 2 3 | 4. 3 2 1 | 1 7 5
 1. 5 1 2 | 2 3 5 | 4 4 3 2 | 5—3
 1 7 1 | 1 2 3 | 4. 2 1 7 | 1—

孟德遜鋼琴和風琴都彈得很好，也彈小提琴和中提琴。成年之後不常練習，可是琴還是彈得很好。他不但對音樂有天才，對其他的藝術和技

術也差不多樣樣都不錯。他會繪圖，有時候也寫詩。和朋友 Adolph Marx 合編一個家庭雜誌，在夏天名叫「花園時報」，冬天名叫「茶與雪時報」，當時好些有名的作家都替這個雜誌寫稿。孟德遜又是一位很好的運動家，對健身房裏的器械運動、游泳、騎馬、和彈子球特別精通。跳舞也跳得很好。同時代的作曲家李斯特、蕭邦、叔曼、羅西尼、梅耶比爾都是孟德遜的朋友。

孟德遜可以說是作曲家中間最幸福的一位。他自己有卓越的天才，家庭很快樂，有錢有地位有聲名，人家不敢欺負。他後來結婚生活也很美滿。一個人還能有更多的要求嗎？十全十美的一生。只可惜有一點遺憾，就是孟德遜去世得太早，只活了三十八年。

在柏林大學讀書的時候，寫了歌劇「Cunzio」，不很成功。有一次友人 Hanssen 病得很重，已經沒有希望了。孟德遜在他的病床旁邊作成 E 短調賦格曲。朋友死了之後，便加上柯拉 (Chorale) 宗教合唱曲之一種 (Jesu vultu) (那是真的嗎？) 來紀念這位朋友。這個旋律幾個月之後又用在作品第十三號的 A 短調鋼琴四部合奏曲。一八二九年組織了一個音樂會，演唱巴赫所作的「根據聖馬太所述的受難曲」，自己擔任指揮，那時候年紀只有十九歲。孟德遜喜歡巴赫的作品，他創立了一個赫巴研究社，監督巴赫全集的出版，每次開演奏會總儘量把些巴赫的作品擺在節目裏頭。

孟德遜非常喜歡海。第一次看到海是在波羅的海邊 Dobberan 那個消暑勝地，由海得到靈感來寫出歌德所作的一個劇本「Meerestille und

shuckliche Fahrt) (安靜的海與快樂的旅行)的序曲。後來遊歷意大利，又看見海。在拿坡利(Napoli)海邊的時候，孟德遜寫了這幾句話：「對於我，自然界裏最美的東西永遠是海洋。我喜歡海洋甚於天空。當我看見一大片的水在我面前的時候，我總覺得快樂！」

意大利的名勝古蹟激勵孟德遜來寫出一個「意大利交響曲」。最末了的樂章是一種名叫Grotto-Terzetto的意大利舞曲，和Terzetto舞曲有點相似。有人說慢樂章是以羅馬為背景的游客進行曲。當時德國的鋼琴家摩雪勒斯(Moscheles)却說孟德遜在寫這個慢章的時候，心裏想到了一個老舊的波希米亞民歌。

一八二九年孟德遜和朋友克林格曼(Klinger-nann)一同到蘇格蘭旅行。遊覽「荷里魯德」(Holyrood)古堡的時候得到了深刻的印象。瑪利王后曾經住在那間古堡裏面，她所喜歡的音樂師Kings就是於一五六六年在裏面被殺死的。凝視着那已經毀壞了的禮堂，孟德遜寫信給他的父母說：「我想今天我在那老舊的禮堂前面已經找到我的蘇格蘭交響曲的開端了」。他馬上把心裏所想到的旋律記下來，後來成爲這個交響曲的序的主旋。有人却說，那個旋律是孟德遜在愛丁堡(Edinburgh)一間旅店裏從一個唱歌的女子聽到的。第二樂章的開始是一個五音(Pentatonic)的旋律，大部份的蘇格蘭民歌都是五音的，一二三五六這五個音，沒有四和七那兩個音。最好的例就是「Auld Lang Syne」(往日時光)那首名歌。我國的許多民歌也是五音的。

好幾年以後，孟德遜被召到倫敦伯金罕(Buckingham)宮去見維多利亞王后，便把這個交響樂獻給她。王后的歌喉不壞，很有訓練。不過聲音不大。她唱孟德遜所作的歌曲請孟德遜替她伴奏。王后的丈夫亞爾培親王非常敬佩孟德遜。

孟德遜和克林格曼也同去遊歷蘇格蘭西北的赫不力得斯(Heriot's)羣島。在Scaev地方遊覽那有名的芬格洞穴(Fingal's Cave)，裏面的玄武岩柱子看起來好像「一個給大風和巨浪彈奏的大風琴的內部」。同一天孟德遜寫信給妹妹范尼：「爲要使你明白赫不力得斯羣島影響我到怎麼樣，我把遊覽的時候所得到的樂調寫在下面。」所寫在信裏面的樂調後來成爲那偉大的「赫不力得斯」或「芬格洞穴」序曲的頭幾個小節。這段曲調聽起來真像海浪澎湃的聲音。當晚孟德遜跑去拜訪一個蘇格蘭家庭。那天是星期日，蘇格蘭的規矩星期日不能彈奏的。孟德遜運用了外交手段婉轉地請求，才得到允許把填積在腦裏的樂音在鋼琴上彈出來。

一八三五年孟德遜到萊比錫指揮一個樂隊，又在那邊創設一個音樂院。一八三七年和佛郎府一位牧師的漂亮女兒Cecile Jeannerod結婚。婚後不久就被聘請到英國指揮他所作的神曲「聖保羅」，又被請在伯明罕(Birmingham)城音樂節裏演奏風琴和鋼琴，受聽衆熱烈的歡迎。爲了念念不忘他那新婚的年青漂亮太太，便匆忙回德國去。

八年後伯明罕音樂節籌備委員會請孟德遜替他們的城市寫一個神曲。孟德遜便寫了「以利亞」這個神曲，作品第十七號。他遠在一八三六年

的時候就想要作這個神曲了，那一年在寫給克林格曼的一封信裏已經詳細提起他的計劃了。一八四六年孟德遜第九次到英國去，指揮他的神曲的最後幾次練習。八月二十六日早晨初次公開演唱「以利亞」開始沒有太陽，當孟德遜走進音樂會堂來正要座下的時候，太陽光忽然從窗門射進來，因此受了聽衆熱烈的喝采歡迎。那天的演唱得到極大的成功，有四個合唱曲和四個獨唱曲被聽衆要求「再來一次」(Encore)！其中的一個獨唱曲就是今日常常可以聽到的「O Rest in the Lord」(在主裏面得到安息)那首名歌。亨德之後，沒有一位作曲家在英國受到這樣熱烈的歡迎。大家都認孟德遜爲亨德的繼承人。誰也想不到，過一年孟德遜便在三十八歲的壯年時期去世了！

孟德遜作了好些「無言之歌」(Lied ohne Worte, 英譯 Song without words)，都很優美動聽。第一個獻給他親愛的妹妹范尼。他們兄妹感情真是無以復加，只可惜都不長壽。孟德遜一聽到范尼去世的消息竟昏倒下去。健康因此大受影響，不久(一八四七年一月四日)他自己也去世了，到那極樂世界找他妹妹，找巴赫和其他的大音樂家去了！

孟德遜爲人十分守信用(也許因爲他生在銀行家的家庭裏)。答應人家一件事或者簽立了一張合同，總是很仔細很留心心地履行。被約替「Ruy Blas」那個劇寫一個序曲；雖然他不喜歡那個戲，還是在兩天之內把序曲寫成成功。「Antigon」序曲也是人家約他寫的。他替倫敦寫了「Meditation」序曲，和許多歌曲鋼琴曲，包括那十分流行的「春之歌」(Spring Song)和那首美麗嚴

蕭的歌曲「乘歌之翼」(Auf Flügeln des Gesanges, 英譯 On wings o' Song)。他對自己的作品總是修改又修改，有時候已經出版了，還再去修改它。

有一次摩雪勒斯寫信請孟德遜做他的兒子 Felix 的「教父」(Godfather, 小孩受洗禮時候的保證人)。孟德遜回去一封信，附着一張漫畫，和一首催眠曲(作品第四七號第六個)。一八三八年就答應當時的大提琴家大衛 (Ferdinand David) 作了一個E短調的小提琴協奏曲，一八三九年又答應一次。不過一直到一八四五年才完成它，由大衛在萊比錫 Gewandhaus 公開演奏出來。到一百年後的今日，它還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小提琴協奏曲。慢樂章的旋律如下：

3 — 4 2 7 | 6 — — | 5 — — | 5 4 3 —

2 6 4 | 3 — — | 2 — 7 6 | 5 1 3 —

2 — 7 6 | 5 1 3 | 2 — 7 6 | 5 1 3 —

5 — 3 2 | 1 6 4 | 2 — — | 5 — — |

一八三〇年孟德遜替「奧格斯堡懺悔」(Augsburg Confession)三百週年紀念會作了一個「改革交響曲」(Reformation Symphony, No. 3)，裏面用了馬丁路得所作的聖詩「上帝是我堅固保障」(Ein feste Berg ist unser Gott, 英譯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孟德遜的大部份作品都帶着宗教意味，都有一種莊嚴安靜的美。「仲夏夜之夢」序曲的主旋，小提琴協奏曲

的慢樂章，和歌曲「乘歌之翼」都不是宗教樂曲，可是作風都相同。悠揚秀麗，莊嚴肅穆，令人一聽到心裏就覺得平安快樂，多聽一些就會把紅塵俗務全忘記掉而生出一種超世之感。孟德遜是很幸運的一位作曲家，他唯一的不幸就是壽命太短。仔細想起來真真幸運的人還是我們，常有機會來欣賞孟氏遺留下來的美麗樂曲的我們。

本刊啓事

一 注意定戶

凡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數，以便查辦。

二 四千元定戶注意 (自創刊號起定閱者)

- 1. 平寄者，至第十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 2. 掛號者，至第九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 3. 航寄者，至第七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三 五千元定戶注意 (自創刊號起定閱者)

- 1. 平寄者，至第十二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 2. 掛號者，至第十一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 3. 航寄者，至第九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 4. 航掛者，至第八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四 徵求直接定戶

1. 平寄者，一次先付八千元，掛號或航寄者，一次先付一萬元。一律八折，款盡通知續定。

2. 訂閱時，務請註明自何期起，及寄遞方法。(平寄、掛號、航平、航掛)

五 一三三各期再版出版

本刊創刊號再版，第二期三版，第三期再版，均已印就；印數不多，補購從速。每冊售國幣五百元。

代 郵

各位撰稿先生：1. 倘未接到本刊的先生們，住址固定後，即乞 示仰，以便按期寄奉。2. 過去各期如有缺少者，即請 函告所缺期數，當即補奉。3. 謹請源源 賜教，充實本刊的內容。 編者

尾頁

越北見聞 回憶錄

雲野

酸越... 辛... 萬... 欲... 無... 越北見聞...

法... 軍... 可... 對... 於... 越... 女... 子... 取... 財... 產... 越北見聞...

上... 一... 法... 穿... 洞... 空... 軍... 放... 却... 處... 日... 炸... 入... 上... 外... 與... 開... 到... 越... 經... 泣... 為... 烈... 而... 有... 壞... 越... 南... 統... 治... 得... 越北見聞...

西... 江... 月... 菲... 生... 日... 有... 序... 任... 鴻... 雋... 三... 十... 五... 年... 七... 月... 與... 菲... 同... 渡... 太... 平... 洋... 。

抗... 法... 軍... 法... 軍... 抗... 法... 軍... 作者·讀者·編者

負生偶記

君... 好... 銅... 名... 絕... 均... 山... 實... 交... 某... 君... 不... 帖... 伯... 子... 傳... 及... 字... 玄... 念... 張... 遂... 購... 跡... 藏... 四... 龍... 不... 知... 不... 清... 秋... 神... 其... 張... 似... 晰... 不... 。

(六)

撰... 張... 位... 文... 耳... 之... 信... 如... 此... 們... 實... 校... 安... 社... 小... 而... 所... 啟... 以... 友... 弟... 自... 現... 感... 以... 者... 會... 趣... 一... 和... 刺... 走... 。

撰... 事... 舟... 稍... 不... 一... 神... 日... 安... 安... 茲... 曾... 嘗... 嘗... 職... 劣... 示... 錄... 如... 一... 記... 誰... 所... 致... 定... 義... 弟... 此... 之... 以... 為... 我... 已... 觀... 任... 任... 頌... 事... 。

本刊自第九期起 每冊零售六百元

本刊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自第九期起，每冊售價改為國幣六百元：其原因如左：

- 排工：自十月八日起，已加價二成
- 印工：自十月八日起，已加價二成
- 裝訂費：十九月底起，已加價五成
- 廣告費：上海大公報十月中旬起，已加價八成

天津大公報九月中旬起，已加價四成

重慶大公報十一月起，將加價五成

我們為顧全讀者負擔起見，過去數期，盡量維持原價。自第九期起，始改售六百元。讀者諒之。

觀察週刊社啓

本社股款收據第二十二號作廢啓

本刊籌備期間，曾由陳維稜君代向劉稻秋陳彬兩君洽認股款各一股，每股國幣五萬元。當由本刊籌備人于本年三月三十一日出具第二十二號劉稻秋君認納一股收據一紙，第二十三號陳彬君認納一股收據一紙，均交陳維稜君轉致。其後劉稻秋陳彬兩君因故未能將認納之股金，如期繳付，本社所開上述股款收據二紙亦被劉陳兩君遺失，未能退還，因特聲明。上述兩紙收據一律作廢。

觀察週刊社啓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四君子 嗶嘰

四君子 花布

四君子 士林

四君子 直貢

四君子 色丁

出品

觀 察

·元百六售份每·

日二月一十年五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第十期



第一卷

專論

中國經濟往何處去？

戴世光

新時代的教育宗旨

陳友松

我們所需要的「法治」

韓德培

特稿連載

聖教與異端(上)

蕭公權

科學叢談

玄武湖上的秋月

戴文賽

張垣之戰

(張垣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從朱紹良到谷正倫

(蘭州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戲劇與觀眾

陳瘦竹

尾頁

讀世之作·胡馬談片
讀武的心理·寅生偶記
西江月重刊·南京·

·撰稿人

·撰稿人

下之琳 王芸生 王顯忠 任鴻鵠 伍啓元 沈恩裕 呂世昌 吳恩裕 吳澤霖 李純青 吳澤霖 李純青 李澤培 李純青 沙學浚 柳子亞 徐白華 孫克寬 徐寶初 許君遠 馬寶初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之邁 陳友松 陳維稷 夏炎秋 曹印堂 張沉長 張印堂 張沉長 張忠誠 張東蓀 張德昌 郭有守 黃正銘 郭有守 胡先驕 馮至 馮友蘭 程希孟 傅斯年 費孝通 楊人楩 楊西孟 楊超 趙家驊 趙超構 雷海宗 葉公超 潘光旦 劉大杰 秦維藩 錢端升 錢能涇 錢謙益 錢謙益 錢謙益 錢謙益 戴文賽 戴世光 戴文賽 戴世光 蕭公權 蕭公權 蕭公權 蕭公權

A. C. E. C. Belgium

(Ateliers de Constructions Electriques de Charleroi)

General Office:

CHARLEROI, BELGIUM

本廠製造各種
 膠皮線，鉛皮
 線，花線，堅
 性橡皮線，風
 雨線，紗包線
 軍用電話線
 ，并製馬達，
 電話機，電表
 ，以及其他各
 種零件，無不
 應有盡有，如
 蒙垂顧，不勝
 歡迎。

廠工造製器電城沙國比

電話一四九八〇
 郵政信箱四七三號
 DALCO 電報掛號

上海總行

四川路一三三號內門大廈二樓

出品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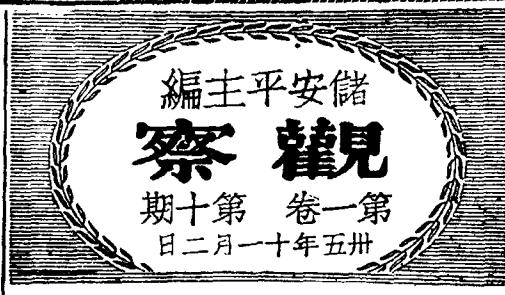
重慶商慶業銀行

民國十九年設立
 分支行三十餘處
 辦理一切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 九江路八十號
 電話一六八一二
 至四轉接各部
 上海辦事處 金陵路一七六號
 電話八二七六二
 八四九七八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精武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上海總售處：五洲書報社
漢口總售處：華中書報社
重慶總售處：新華書報社
西安總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北平總售處：大公報濟南分館
濟南總售處：大公報濟南分館
青島總售處：大公報濟南分館
甘肅總售處：蘭州鳴遠文化社



本期作者

戴世光：清華大學教授
陳友松：北京大學教授
韓德培：武漢大學教授
蕭公權：前燕京大學教授
葛文傑：燕京大學教授
陳慶竹：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理論編劇組主任

中國經濟往何處去？

戴世光

今日距日本請降以來已經超過一年；上距北伐軍興以來計十八年；上距推翻清室以來計三十五年；這幾次重大的變動都是源於爭取民族的生存，或者要求社會的改革。在每次大變動之後，我們總以為一切會不同了，希望能借變動的機會將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的國家。可是結果：希望自希望，事實自事實。三十五年過去了！中國依然是中國。看看人家日本，她還有明治維新後的勵精圖治。我們則始終沒走上正軌。退一步說，過去種種無成就，還可以推在別人的身上。但今後就不然了。完全須看自己的做法和努力的程度。以這次大變動後的情形而言，現在的機會是非常之好的。但是我們最多只能夠作二十年的打算。計劃中，須於二十年內將建國工作做到一個稍具規模的地步。事實上，由去年勝利日算起，到現在業已超過一年。消極的還在繼續破壞。建國更毫無成就。以二十年的計劃為準，則業已荒廢了二十分之一的時間。時光如駛，今後有多少時間容我們這樣荒廢？在建國工作中，我們全理解經濟建設是一切建設的基礎。可是在經濟制度方面，連最根本的原則還不明朗，如同在抗戰末期，政府所頒佈的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其中就會規定着：「……有計劃的自由發展，……儘量鼓勵民營企業，……總期以企業自由刺激經濟事業的發展」等等。在原則後面所附的甲項中，又規定：「應由政府獨營之經濟事業其種類不宜過多」。凡此種種，若以之與民生主義及幾次變革的目標來參照研究，實在令人如墜五里霧中。這種原則幾乎不能指明我國經濟應走的途徑。究竟是放任呢？還是干涉呢？政府所聲明的原則既如此；而在已有的設施方面，更看不出有一點步驟來。只是對經濟問題在治標的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這二十年一轉眼就要過去。長此以往，中國經濟不是走冤枉路；就是一事無成。所以，我們要討論一下「我國經濟究竟應該往何處去？」

這次大戰以後，世界政治趨向民主。經濟則逐漸走向社會改革及有計劃的干涉主義。在經濟方面，可以英國在戰後的動向為例。英國政府由工黨當政，這並不是偶然的現象，實代表大多數人民的意志。自工黨上台以來，舉凡重要工業礦業之宣佈國有；社會保險政策之積極推動等，莫不循干涉的經濟政策適進。英國民族老謀深算。表面看去，好像非常保守，但在實質上，他們的眼光却是非常遠大的。他們深深的理解到過去資本制度的弱點。經此次大戰，這許多弱點更逐漸加深。舉凡生產過剩，資本集中，貧富不均，經濟恐慌等，都是資本制度的產物。它與全民的福利常常不是一致的。對這種病狀，唯有以社會改革的精神去修正資本主義，以求財富分配逐漸平均；生產計劃比較合理，庶使全民的福利增加；大眾的生活獲得保障。僅以英國為例，這種改革即非常值得注意的，何況在目前世界經濟發展的巨流中，這種要求或極明顯，或為暗流。我們有能高瞻遠矚，我們會發現世界經濟改善的動向全是一致的。如果嚴格的說，當然，計劃經濟常須將所有的生產工具國有。並制定依勞力與能力而異的分配制度。同時私有財產制度是不能存在的。不過，目下變動的性質是：剝棄放任的經濟，而從自由主義的計劃經濟趨向干涉的計

劃經濟，可以允許有限度的私產和利潤制度，對私人企業予以維持。但對其發展，須根據全民福利的立場隨時加以干涉。即以我國而言，在思一方面，我們並不後人。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民生主義實具有這種精神。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全是以避免財富集中，謀全民福利為主鵠的。至少在原則上，是着重干涉的經濟政策。不願再陷資本主義的覆轍。由此可見，世界的潮流和我國先進的看法全是一致的。同時為我國經濟建設着想，時間有限，必須在短期內完成人家自工業革命以來的進度。所以，我們更應該認清楚原則，迎頭趕上才是。

可是，不幸在我國近年來，漸有與這種原則矛盾的主張。竟由純學理上，不贊成有計劃的干涉主義。主要的論調不外三種說法：第一、我國目前由於種種原因，致使許多人過份的推崇民主政治，並進而因民主致誤解自由的涵意，認為自由放任的經濟制度與政治民主為不可分的。為了實現民主，必須實現自由。其實在經濟方面，近代所謂「自由」，主要的是指：「不虞缺乏的自由」和「免除失業的自由」。這並不一定要包括「企業的自由」在內。在過去的經濟制度中，我們業已瞭然完全企業自由的弊端。所以，我們不能因政治民主而反對有計劃干涉的經濟制度。第二、由於近年來我國國營事業的無計劃，缺乏效率，和一部份事業充斥着官僚資本，結果竟因之而認為國營不如民營，其實這是犯了「因噎廢食」的錯誤。因為，如果我們認為原則是对的，就不能放棄原則，我們應該用全力來改善並糾正種種不良的弊端。除此以外，另外還有一種看法認為：「國營與民營爭利，有國即無民」。實則，這是誤解國與民的關係。國營固然即是政府經營，但在理論上講，政府是人民推選出來代人做事的，政府又何能以能看作與人民是對立的呢？又何況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係按事業的性質劃分的結果呢？按理，今後我國的國營事業應以重工業與鑛業工業為主。例如：交通、礦業、機器製造、動力燃料、電器、基本化學和兵工業等。其他如原料生產、食品、衣着工業均可任私人企業。不過，後者在原則上須由政府加以管理干涉而已。所以，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並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退一步說，即設目前確有與民營事業爭利的情形，其實

也不是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爭利，而是官僚資本的事業與民營事業爭利。這一點我們必須分別清楚。第三、在勝利前後，政府有幾件重要措施失當，人民失掉信心。舉凡田賦徵實的偏重，通貨政策的失策，接收工作的手續不清，寬縱既得利益集團，種種均使國民發生一種畏懼懷疑的心理。這是一種反應。這種反應擴大的結果，遂認為政府最好是一切不加干涉，任其自由發展。實則，這種反應固不可以厚非，但由反應而得的看法却是正確的。我們不能因少數人所造成的錯誤事實，而害及真理。當然，同時我們也承認這是政府的責任。希望政府立即從事實質上的表現，來糾正這種不幸的誤解。

本來經濟生活的目標在謀全民公衆的幸福。每個人的利益應該以公共的利益為前提。如果每個人只謀個人的利益，自然會侵害旁人的權益。進而害及全體的福利。因此，私人的經濟活動與其發展一定要有限度。須以全民的利益為重。如果一切發展全直接間接的使全民福利能够提高或者增多，則個人福利自然也會隨之增多提高的。消極方面，凡與全民福利有衝突不一致的情形，則應用國家的力量有計劃的來干涉。所以，具體的說，我國經濟應走的途徑是不能採完全放任自由的經濟制度。同時，也不應該有以某些經濟集團的經濟利益為本位的計劃經濟。而應該是由政府站在全民福利的立場，對經濟操有計劃的干涉主義。這包括社會改革、防制獨占、平均財富、建立直接稅系統、發展國家資本等重要設施。唯有如此，我國經濟建設才有意義；而且聯帶的政治問題也容易獲得解決。

總之，由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前途來看我們必須採取有計劃的干涉主義。老實講，這並不是一種新的看法。在民生主義的精神中，指示得非常明顯。不幸的是，政府在十餘年來過分的遷就事實，來維持一時的局面，或者由於投鼠忌器，牽扯太多，結果只好徘徊歧路。不僅節制資本沒有計劃實踐過，即與平均地權有關而最輕簡的改革，如二五減租，也只是紙具文。到現在且變本加厲，對官僚資本和既得利益集團幾乎完全放任，任其自由發展。這種作風，不僅與世界潮流不合，而且與民生主義也是背道而馳的。長此以往，乃自取毀滅之道，經濟建設將永無前途了。

新時代的教育宗旨

陳友松

教育是人類文明與民族文化之保存、發揚、與創造的力量，但也是時間、空間、與環境的功能。時代變遷了，教育及其宗旨也要隨之變遷。一部教育史可作明證。在初民社會，教育與生活打成一片，其目的在傳遞民俗，訓練謀生智能。在我國民族社會與初期封建時代，教育宗旨在明倫，即「教以人倫」。周代（書上的周代）以教育為建國君民的手段，維持其封建社會制度，貴族與平民各有其教育目的。先秦開私人講學之風，百家爭鳴，對教育之目的，各有其哲學的假定，反映了他們對當時社會之不同的看法。獨儒家表彰大學之道，建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政治理想，亦即是教育理想。用新的眼光解釋，它綜合了精神與物質、自然（天）與人文、（人）、個人與社會之衝突。雖然各時代的運用不同，然其基本假定則與現代精神大有相契合之處。從事實上看，歷代教育之潛在的宗旨，實在培養忠臣孝子，訓練治術人才。他們美其名曰「論才」「養士」，重視人文主義，古典主義，與書本的主智主義之訓練，忽視大多數人之生活訓練。因此科學不能發達。清末始有明確的國定教育宗旨，即是所謂忠君、尊孔、尚公、尚武、與尚實。後三點係受西洋工業革命民主主義、民族主義、及實利主義的影響。民國成立，政體以民為本，重民德、民智，故教育宗旨為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這是蔡子民先生所訂的。他的卓識，在洞隱時代的病症，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實現世界觀之目的。第一次大戰後，世界和平與民主思潮頗盛一時，故五四以後，廢除了軍國民主義，而以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即平民主義為宗旨。但實際上這是教育之本義，而非目的。民國十四年，鑒於世界和平無望，民族主義方興未艾。於是中華教育改進社議決，教育宗旨應改為養成以國家為前提之愛國國民，注意本國文化，實施軍事教育，酌設國恥教育，促進科學教育。實際上，教育界思想混亂極了，形成所謂無計劃無目的之亡國教育。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明定三民主義之教育宗旨

，其義蘊欲網羅古今中外之思想而得一大綜合，以民族生活為中心，而趨於全體人類之福利。故至今沿用未替，及至抗戰時期，對三民主義宗旨內蘊之若干意義，曾加以特殊之重視，重申固有的六藝精神而以現代環境說之。其明文規定之九大方針（從略），實大半為教育原則。此乃我國各時代教育宗旨變遷的大概。西洋的教育宗旨亦因時代而變遷。現在世界各國教育家，根據四大自由的精神，又在重新估定教育宗旨了。四十一國的教育家，一九四二在美國胡德學院所議決的自由社會之教育九大方針，對我國教育宗旨將有影響是無疑義的。

原來教育宗旨，不僅是一個國策問題，也是一個哲學問題。過去我們對教育宗旨，似乎不大重視，因其過於籠統幽晦，特殊是未能與教育過程發生有機的聯繫。實則教育宗旨之為物，應瀾漫或貫注於一切教育事業與活動，使之如百川之歸大海，眾星之拱北辰。教育宗旨，由國家定一抽象理想，尚無補實際，必須剖析而為實際的目標，始能發生實際效用，所以教育科學與哲學對教育目的有其貢獻。

今後的世界與戰前大不相同。今後的中國勢必踏進動力時代、航空時代、計劃時代、與人民時代。現代文明的特徵是變，迅速的變；但不是絕對的變，而是相對的變。因為人類文明中還有一個常經在——即是不變在內。教育哲學家狄米亞西克非忌有云：教育必須注重兩種常道，其一是永遠不變之道德真理，是為一切時空一切文明的支柱地維。其二是人類對宇宙萬眾所見出之彼此的關係，即是崇高至上之理。教育應以訓練此種智能為不變之宗旨。筆者認為還有若干不變之道，也是教育宗旨要側重的。一是生命向上之理，即是延續生存、擴大生存、美化生存之衝動。二是中庸、中和、和協與和諧之道，可以施諸百世而皆準。除非有國家如納粹者願施行「死之教育」而走極端。美國學者孟浮德（Louis Mumford）新著「人類之境况」一書，可算得是時代的巨著。他主張今後的世界人生，應

以動性的均衡為準則。黃建中氏新著「比較倫理學」亦發揮了所謂突創和協之人生。所以今後的教育宗旨，應有一種大全的綜合的看法綜合：

變與不變即動與靜	自然(天)與人爲(人)	國防與和平
精神(心)與物質(物)	民族與國際	一與多
個人與社會	領袖與從屬	理與事
人文與實利	工作與閒暇	古與今
主情與主智	自由與計劃或統制	新與舊
理想與經驗	平等與差異	

綜合以上種種對立的看法，古人謂之尤執厥中，或執兩用中。今人謂之動的和協。筆者沒有好的名稱，曾經綜名此種教育理想爲全人、全生、全民、全面、全球之五全教育。也可以說是三民主義教育之說明。因此我們認爲三民主義之教育宗旨，仍要繼續存在，這是一時不變的國策。

但是三民主義是一個複合的思想體系，其內蘊因素之重組，在不同的時空，有先後緩急輕重之別，要隨時有揚棄作用。國父會一再叮囑，要我們觸類引伸，增補闕疑，泛應曲當，舉一反三，辨明公行，變更改良。這就是遺教中之須「變」者。教育宗旨有遠大的終極的和應時的淺近的分別。前者是不變的，或可以說是不容易變的。但非永久不變的，指教育所應達到而是人類目前智慮所僅能提出之理想社會或境界而言。在中國古人稱爲至善，西洋古人稱爲 *Summum Bonum*。後者是隨時代變遷的，指教育所應達到之較具體的段落，及每個人到理想之沿路上的站口，或指生長水準與工作步驟，作爲應時之鵠的而言。被人誤解的杜威所謂教育無目的，其實他以為經驗是一串兒目的，此目的是行動的指南。他要打破傳統的目的的觀，因爲傳統的教育目的每每說得玄之又玄，和實際生活脫了節。但杜威也有他的終極的教育目的，就是民主的生活方式之實現。爲避免誤會及衝突起見，我們最好是把宗旨、目的、和目標，這些名詞，分得清楚明白。宗旨和目的是專指不變者而言，或不容易變者而言。宗旨是有法定性的名辭，目的則是一般用的名辭。宗旨有政治意味，目的有哲學意味。都是遠大的概括的說法。至於目標一名辭，則用以說明教育目的之可變的，即是淺近的具體的目的。如此，則杜威所闡揚教育即生活的目的觀，對新中國的建設仍有極大的貢獻。特別是對教育之事業的設施有其大貢獻。論到

教育宗旨的標準，我們要問如何方爲一個優良的現代教育宗旨呢？因其是一個概括的遠大理想，其內蘊之要義可以用「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標準來衡量。從政治的說法，現行國定的教育宗旨，內蘊的三民主義（生活、生命、生計、生存），一同（大同），可以說是合乎這個標準的。但從哲學的說法，一般學術的說法，則對教育的目的另有一個看法。致廣大，應能包括全宇宙萬物、全民族、全人類、全生活、全人格、人人一律有平等的生活的向上，物物各得其所。盡精微，應能包括生之體與生之用，即戴東原所謂生生而條理。懷第斯納所謂生生之過程，生生之利用，生生之旋律，與生生之品質。懷氏說「教育的終極目的是生之宗教（即聖而不可知之境界），生之審美愉樂，和生之勇氣，激發人勇於奔向新的創造的探險。」極高明就是要根據一套現代化的教育哲學，尤其是社會動力主義和相對論所啓示的大全思想，達到「新原人」所謂天地境界。道中庸不但是要用於日用尋常之事，還表現着中和的觀點。總結言之，新時代的中國教育目的，就是在實現天地之大德曰生，人類之大德曰仁。求生，必須心物合一，天人合一；行仁，必須羣己合一，忠恕一貫；盡己，則發展每一個人之儲能，發揮每一民族的天才；推己，則有容忍的精神，合作的習慣，服務的心願，生與俱生的大度，天下之家的遠相。換言之，就是四大自由與四大平等的實現，亦可以說是三民主義的實現。拉斯基教授說：平等就是機會的自由。夏提威教授說：民主就是自由見諸行動。何以我們說這就是三民主義的實現呢？因爲三民主義要看作現代化，世界化，民主化的思想體系。這樣：民族主義就是指民族在國際間的平等，民族文化有自由的發展，包括有發表自由、信仰自由、不虞恐懼的自由在內。民權主義是指政治的法律的平等而言，包括有各種公民的自由在內。民生主義指經濟的平等而言，包括有計劃化的企業自由，和不虞貧乏的自由在內。而且大同就是三民主義的遠相。

論到教育目的之實現，我們要問，上述這種的理想，如何見諸實行呢？唯有藉着教育目標表現在教育過程中而實行出來，要根據新中國時空實際生活需要，作具體而詳明的分析。國家與社會是個人組織而成的。必須每一個人能達到這些目標，建國大業方才能完滿實現。我們要分析具有何種條件，才算是個現代化的中國人與世界人，這便是教育學的工作，也

就是教師的工作。教育目標的分析，要以現代中國人之生活過程為出發點。在十九世紀師資生活為五種，美國教育界分之為七種，巴必特分之一為十種，美國最近有一個調查，（見佛得烈與法奎耳合著「生活的問題」一文）分析之為三百四十九條細目。美國教育政策委員會又綜合之為自我實現，人倫關係，經濟效率，與公民責任四大類。我國章懋氏曾分析之為二百三十七種，都未曾越過德、智、體、羣、美、技、聖之七育。根據各家的研究，筆者擬定一個現代中國人應達到之教育目標如下：

一、自我實現之目標，亦曰成己自成之目標，為做人之根本，古人稱為修身。

1. 品格 現代人應有統整的人格，能自己負責指導自己之生活，有一致和一貫的情意，即孟子所謂大丈夫所具之特徵。

2. 求知的心意 現代人是好學的，即懷提赫所謂好奇心，杜威所謂不斷改造經驗，梅爾文所謂研究與自學活動，古人所謂好學近乎智。

3. 自我表現之工具的熟練 (甲) 官語。善操本國話，表達情意，或能習外國語，增加國際了解。(乙) 閱讀能力。有最高閱讀效能，因為現代知識日增，而且知識媒介百分之八十要靠閱讀。讀書目標雖舊，但有新的看法，書之意義應擴大而包括一切印刷繪籍寫的東西了。(丙) 寫作的的能力。是古六藝中的要藝，在現代社會尤為迫切需要。(丁) 算數。現代人應有精於計算與測量之能力。(戊) 視聽。現代人應有精明的聽覺與敏銳的觀察力。蓋音波形色所傳之消息與符號如疾風驟雨，不可不以「視思明聽思聰」。(己) 有科學方法與科學態度。

4. 保健的能力 現代人應有營養之知識與習慣，並了解疾病能防預疾病及保健之習慣，同時應積極圖謀環境衛生與公共衛生。

5. 藝術興趣 能欣賞自然與人生之美，使生活藝術化達到生活的「充實之謂美」，是六藝之樂教的現代涵義。

6. 善用閒暇 工業化社會暇時將日益增加，故現代人應積極參與一切有益之娛樂與運動。

7. 廣博的文化興趣 即有豐富的多面的心智興趣，這是文化目標

之最要者。

8. 哲學 現代人應有一套健全的人生觀、民族觀、世界觀、與宇宙觀。

二、優良家庭份子目標 家庭仍為人格型成之基礎機關，為民族與人類之搖籃。工業化與民主社會之家庭，以愛為基礎，孝弟友恭敬順之德，應在平等原則之下，即忠恕原則之下，發揚出來，古人謂之齊家。

1. 小家庭制度 現代人應建立小家庭，明瞭家族主義，宗法主義之弊端，建立獨立不倚之生活。並了解過去家庭之功能，大部份已有所謂福利國家之功能取而代之，故宜重視社會化之生活。

2. 優生目標 現代人擇配，其愛情宜有理智的控制，了解優生與節育之原則，亦應有男女平等精神。

3. 育兒存後目標 現代父母皆有現代保育與教育之知識與技能，能運用生理衛生、醫藥、與心理衛生之科學知識，現代人對存後的觀點，應受社會不朽之哲學的昇華。

4. 家事與家庭經濟目標 家事學應為現代人之普遍知識與技能，尤以家庭經濟為然。

5. 家風目標 現代人應保存個人之家庭理想，及祖德宗功，發揚而光大之，但非封建思想。

三、社會及公民目標：古人謂之治國。

1. 一般的目標 (甲) 合羣精神：現代人應享受豐富的真誠的多面的社會生活，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乙) 社會了解：應了解人類社會與本國社會地方社會之機構與過程。(丙) 批評的判斷：能獨立判斷抵抗一切欺蒙的宣傳。(丁) 建國風尚：人人有建國之風尚與朝氣。

2. 民族主義的目標 (甲) 精神遺產：現代人能明瞭並發揚光大本國文化之優點，具有民族特性與風格。(乙) 國際地位：現代人應力求本國之獨立與自由。(丙) 少數民族之平等待遇：應在知識行動各方面表現發揚而為國族。(丁) 華僑教育目標

：人人應為一現代化世界化的中國人。(戊)民族改造：現代人應從優生淑境兩方面，力求改造民族性之劣點，發揚其優點。

3. 民權主義的目標 其側重點應為：

(1) 政治公民的責任 特別是四權使用之智能。

(2) 社會主義 現代人應感覺民衆境遇之不公平，思有以平之。

(3) 社會服務 深知公民的義務乃權利之代價，在工作上力求改造社會一切之不幸境况。

(4) 合作 應在工作與遊戲上，與他人合作，避免不良之競爭。

(5) 禮儀習俗 現代人應通人情世故，對於所生社會之風俗習慣與禮節，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6) 尊崇專家及專門學識為現代公民必要條件。

(7) 教育信仰目標 人人信仰教育為生活向上民族向上之不二法門。

(8) 權利 人人能有組織的為憲法上所規定之權利而奮鬥。

(9) 自治 人人有自治之知能。

4. 民生主義目標 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總目標。

(1) 經濟效率之目標 包括現代經濟財政金融貿易之必要知識。

(2) 經濟計劃 人人明瞭建國五年大計劃及本省地方本人之責任，即是計劃意識人人了解工業化之要義，及做、管、放、三原則。

(3) 工作 現代人應是一個生產者對於工作出品能精益求精得着滿足。

(4) 職業目標 現代人能了解各種職業之資格與機會，各按其能力、性向、興趣、與專門訓練，擇一適當職業，安於其位，樂於其事，有效率，有欣賞。

(5) 個人經濟目標 能計劃自己的經濟生活，並有良好的消費標準，有精明的預算。

(6) 資源目標 了解本國及世界資源的種類數量及分佈，盡其在已的責任，保養之，開發之。

(7) 科學與工程目標 現代人生活不可一日缺乏之活動，如製造並運用工具與機器的活動，科學知識是其基礎動力的使用、開發、與控管是其中心。

5. 國防目標 以止戈為武為理想，以開發動力為要義。

(1) 國民體育與健康目標。

(2) 總動員目標 人人皆知現代戰爭與現代建設為全民與全面的。

(3) 軍訓目標觀點之改變 在原子能時代，制式訓練已非基本的。一切學校應有普遍之科學與工程技術之訓練。

四、世界化目標，古人謂之平天下。

1. 人類的尊貴 現代人說人倫關係重於物質關係：人為宇宙萬物之主宰，他以全人類福利為前提。

2. 世界一體的意識 現代交通與運輸工具，使各國文化學術經濟貿易多方面成為互相依賴的局面。人人應了解和平與繁榮為不可分割的。

3. 持久和平的鵲的 人人應了解世界憲章及聯合國組織與自己之責任。

4. 世界公民之養成 現代人與各國人來往時，在思想態度與行動上，應充分表現國際容忍，國際了解，與國際合作之精神。

筆者不擬完全陳述所有目標，上述不過舉其犖犖大端。但上述之目標乃是橫的看法，廣的看法，社會化的看法。還有一個縱的看法，深的看法，心理的看法。因為上述各項目標之表現，在個人身上，必須其生理的、神經的、心理的結構，有根本的調適與改造，庶幾每一目標能表現在行動上。生理心理的目標就是下列各項：1. 知識的灌輸與發現。2. 習慣的養成與改造。3. 技能精巧的訓練。4. 態度欣賞心情的陶冶。5. 理想的孕育。這是各種教育機關與各級學校之學程的責任，亦即教師之責任。筆者以為現代中國的教育宗旨目的與目標應當循此路線加一番詳審的綜合與分析的工夫，應是集體的工作，一手一足，不過提供荊籬之見罷了。

我們所需要的「法治」

韓德培

二千多年來的中國思想界，可說是被儒家的思想所籠罩、統治和支配的。儒家重視德治、禮治，而不重視法治，甚至可說蔑視法治，鄙薄法治。儒家的老祖宗孔子便曾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以後，儒家裏面出了兩位大師，一為孟子，一為荀子；可是一則說「徒法不足以自行」，一則說「有治人，無治法」。孟荀以後，歷代儒家對法治的見解，除極少的例外可以不論，大體都逃不出這一類思想的窠臼。清初紀昀編纂四庫全書，在其所收集的古今著作目錄之中，關於法律著作的目錄，僅僅收集了十二三。他解釋道：「刑為盛世所不能廢，亦為盛世所不尚，所收略存梗概而已。」這寥寥數語，就足以充分表現近代儒家對法治所抱的一種冷淡態度了。毋怪在過去中國社會，法治始終不能生根，不能發達。

近幾年來，國人提倡法治的呼聲，洋洋盈耳，幾乎隨處可以聽到。不但輿論界和學術界的人士，在提倡法治，就是政府裏面的重要人員，也往往在高唱法治。這固然表現今日我國社會對法治需要之十分迫切，但也可表現我國思想界已不復堅信儒家輕視法治的那種傳統主張，而有另闢新徑另尋出路的傾向和決心了。在一個近代的國家，道德的感化作用，固仍有其重大價值，但是法律的控制作用，尤為不可缺少。誠如當代美國法學大家龐德 (Roscoe Pound) 所云，在今日之社會，法律已成為一種最重要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其重要遠在道德與宗教之上。儒家企圖以道德來改造人心，希望「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從教育的立場來說，自未可加以厚非，但從實際政治的立場來說，却未免失之迂闊而不合時宜了。近年國人之提倡法治，不能不說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但是所謂法治，究指什麼而言？它具有如何的意義？我們所需要的法治，又是怎樣的法治？假如對這些看似平淡而實關重大的問題，無正確而深刻的認識，我怕法治二字又將流為一個空洞的口號，而不久便會為人所棄置遺忘。本文即擬對這些問題，略加申說。

所謂法治，可有兩種意義。若從形式方面來說，法治就是在一個國家裏面，由一個具有最高權威的機關，利用法律的強制力 (Coercive power)，來實行統治，以維持安甯秩序。所謂「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就可拿來做它的註腳。若從實質方面亦即政治意識方面來說，法治却是藉法律的強制力來推行或實現政治上的一定主張的一種制度。因之政治上的主張不同者，其所謂法治，就具有不同的內容。時賢討論法治問題的時候，往往僅着重於法治之形式的意義，而對於法治之實質的意義，似不甚措意。著者以為我們不談法治則已，如談法治，則不特要注重法治之形式的意義，而尤須注重法治之實質的意義。

若專從形式方面來談法治，則古今中外的一切國家，多多少少都可說是實行法治的國家。往日君主專制的國家，和晚近法西斯蒂的獨裁國家，皆未嘗不可目為法治國家。這些國家，決非不利用法律的強制力來實行統治。其利用法律的強制力來實行統治這一點，與近代的民主國家相較，大體上並無二致。不過它們的法律，乃係出於君主或獨裁者一己之好惡，被統治的人民無權加以過問而已。我國先秦時代的諸大法官，如管仲、商鞅、韓非、所主張的法治，不能不說是一種法治，他們對於法治的剖解說明，且頗多精湛獨到之處；然而他們所主張的法治，却都是君主專政下的法治，是僅僅幫助君主統馭萬民的法。德國國社黨上台以後，德國的法學者，如尼可來 (Nicolai)，米息里司 (Michaelis)，西米特 (C. Schmitz)，耶蓋 (Jäger) 諸人，依然在大談法治。他們所談的法治，也不能不說是一種法治。然而他們所談的法治，乃是認為領袖即法律，領袖與法律混而為一的法治，所以他們所稱的法治國家，實際就是「領袖國家」(Führerstaat)。可見假如單從形式方面來主張法治，這種法治可能為君主專政的法治，也可能為法西斯蒂獨裁政治的法治。所以我們今日提倡法治，不可不於形式意義的法治之外，特別重視實質意義的法治。

說到實質意義的法治，居今日之中國而言法治，當不能不以各方面所

急切期待的民主政治為其精髓，為其靈魂。我們誠然需要一個「萬事皆歸於一，百廢皆準於法」的法治國家，但我們更需要一個以實行民主政治為主要目的的法治國家。民主政治的真諦，簡單說，就是人民能控制政府，尤其不讓政府違法侵害人民的利益，假如政府違法侵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能執法相繩，使政府賠償損害，或使政府的負責者不得不掛冠下台。法治如不建築於民主政治之上，則所謂法治云云，定不免成為少數人弄權營私救世盜名的工具。唯有在民主政治的保證之下，法治才能成為真正於人民有利的一種制度。也唯有在民主政治的保證之下，法治才更易求其充分徹底的實施。

在歐美國家，法治這個名詞之所以為人津津樂道，就因為它具有限制政府濫用權力，保護人民正當利益的意義在內。十九世紀（約當一八二五至一八七五之間）德國的一些開明人士，為防止國王及其助紂為虐的官僚階層濫用權力起見，就曾主張凡國王及官僚階層施令時有越軌之處，當悉受法院之審核。他們所特別標明的「法治國家」(Rechtsstaat) 這個名稱，其意義即不外此。英國人所謂「法治」(Rule of Law) 這個名詞，係由公法學者戴賽 (A. V. Dicey) 所借用。他於一八八五年出版「英憲精義」一書，謂法治含有三個觀念：第一、人人非經法院依正常程序確定為違法者，不得加以處分；第二、無論何人，包括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內，皆應受制於同一通常之法律與法院；第三、個人所享有之權利，乃係憲法之源泉，而非憲法所賜予。晚近論者對此三點，雖稍有修正，但對其所代表的根本精神，則尙未能動搖分毫。其所代表的根本精神，即在保護

人民的正當利益，以免為行政官吏所任意侵害。而尤其值得注意者，戴氏所說的這種法治，乃建立於「國會至上」(Supremacy of Parliament) 的民主政治之上，有代表人民的國會為其實施的最後保障。他在書中除討論法治外，對「國會至上」這一點，曾作詳盡之剖析，決非把法治的基礎即民主政治置諸度外。美國人所謂法治，又比英國人更進一步。在理論上，英國國會如欲剝奪人民的某種權利，儘可為所欲為，不受限制。美國則不然，美國有一個成文憲法，根本禁止國會制訂任何侵害人民某種權利的法律。萬一國會制訂此種法律，則聯邦最高法院就可判為違憲，使其不生效力。所以法治這個名詞，在美國更具有限制政府濫用權力保護人民正當利益的意味在內。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我們今日提倡法治，如果不能使政府官吏尤其行政和軍事方面上下各階層的當權者，認真守法，則所謂法治云云，充其極也不過是「祇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法治，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意味的法治。而要達到使政府官吏認真守法的目的，唯有把法治建築於民主政治的基礎之上。民主政治固需要法治，因為沒有法治，民主政治就不能鞏固，而將成為羣魔亂舞的混亂局面。但法治更需要民主政治，因為沒有民主政治，法治便要落空，而人民之利益，便無真正有效之保障。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法治，不但在形式上要做到「齊天下之勳」，而在實質上尤其要做到使政府官吏尊重人民之正當利益，不得任意加以侵害，不能「高下其手，予奪由心」。所以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法治，乃是民主政治的法治，是建立於民主政治之上的法治。

聖教與異端

(上)

蕭公權

從政治思想論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中的地位

(一)

近代人士講到中國文化，總不免拿儒家思想來做代表，好像認識了儒家思想就可以認識中國文化的全體。其實民族文化是一個複雜的體系，決不是一家一派的思想所能包括。儒家思想雖然博大精深，有合文通治的妙用，然而它原來不過是先秦顯學之一。儒家以外還有許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學說。這些學說都是先民思想的結晶，中國文化的源泉。我們

儘可認儒家為思想的主潮。但是捨百川而不受，必定無以成就滄海的洪深。我們儘可奉儒家為文化的大宗。但是棄小宗而不祀，恐怕要犯「數典忘祖」的錯誤。

認儒家思想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其事不始於今日。我們試加推究，便知道由來久矣。孔子本人即以「道統」自任。所以他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說：「政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謂法先王，

願學孔子，也以「聖人之徒」自任。所以他說：「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荀子雖被後人批評為大醇而小疵，擇焉而不精，但他自己也未嘗不以聖教自任。他把春秋戰國時代墨翟宋鈞等十二家的學說分別加以非難。他說：「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澆亂天下，欺惑愚衆，譎宇鬼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邪說既然可以亂天下，仁人君子的責任就在「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人之跡著矣。」荀子死後約一百年，董仲舒建議於漢武帝，「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的武帝果然採用其說，表章儒學，罷黜百家，於是二千年尊孔之風以朝廷的提倡而正式開始。從此以後，中國的君相士大夫，無論出身或貴或賤，品行或正或邪，在口頭上文字上總要奉孔子爲宗師。甚至異族入主的時候，祇要征服者能够行先王之法，中國的士大夫就可以俯首帖耳，奉之爲君，絲毫不感覺良心上的譴責。例如元初的許衡、吳澄，清初的湯斌、李光地一般人都以程朱派的大儒，爲異族之名臣。華夷可以不分，聖教不可不奉。尊孔崇儒，可謂至極。到了這個地步，普通的讀書人除了四書五經之外幾乎不知道中國尚有其他可供研討的學術。張之洞說：「九流之精皆聖學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聖學之所黜也。」又說：「諸經之義其有迂曲難通，紛歧莫定者，當以訓語孟子折衷之。」號稱儒臣的文襄公尚且如此，其他可以不言而喻了。

這種罷黜百家的偏見實在是認識中國文化全體的障礙。我們必須加以矯正。我們要承認；在先秦思想發源的時候，儒家不過是「九流」之一；在漢代儒術「獨尊」以後，諸子的道統也未嘗完全斷絕；而且在漢清二千年之間，儒術並不曾完全領導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

(一)

儒家在先秦時代並未曾被一般人視爲學術正統，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孟子論戰國的學風會說：「楊墨之胃盈天下」。韓非說：「天下之顯學，儒墨也」。莊子天下篇列舉儒墨道名諸家的宗旨以說明作者所見「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及古之道術「無乎不在」的現象。我們若難以齊稷下招

賢的史跡，更可確知儒家思想在當時決未能取得正統的聖教地位。稷下先生知名者十餘人當屬於儒家者祇有荀卿。孟子雖會遊齊，或不隸於稷下。此外彭蒙、慎到、宋鈞、尹文、接子、環淵、鄒衍、鄒爽等人都與孔門無涉。我們若就先秦學術地理分佈的情形來看，儒家的地位也不能够凌駕諸子。莊子論儒學說：「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精神先生多能明之。」照我們所知，儒學傳佈的範圍雖不限於鄒魯，然而就孔子和孔門弟子的國籍遊蹤來看，儒家的影響所及實不出鄒魯及其鄰國的範圍。西方的秦晉，南方的楚越，都是當時「聖教」不曾達到的區域。孟子說：「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這不是在戰國的時候，儒學還未曾盛行於楚國的明證？其餘諸子的學術，單就與政理有較大關係的墨道法三家說，墨學傳佈的區域顯然比儒家較爲廣闊。墨子本人爲魯人（或說宋人）。墨徒的國籍遊蹤却遠達南北。楚人有苦獲、巴齒、鄧陵子，秦人有唐姑果。遊仕所及，於北有代中山，於南有楚越。道家和宗派接近的諸子也有比較儒家略爲廣闊的活動範圍。老子爲周守藏室史。楚威王想聘莊子爲相。子華子曾遊韓魏。韓非有「解老喻老」。可見道家思想的影响深入了盛行秦晉的法家。法家的範圍雖未必廣於儒家，然而他們自有其領域，不容儒家侵佔。申不害相韓，商鞅先後仕魏秦，韓非遊秦，李斯楚產而相秦；總而言之，法家盛行的區域，恰是儒術未及的秦晉。

儒家思想在戰國以前不但是不曾取得正統的地位，而且備受「異端」的排斥，幾有並偏安局面難於維持之勢。古書中記載侮慢孔子的言詞，數見不鮮。「論語」一書所錄便有幾件。至於攻擊儒家學說的話，在先秦子書中更是指不勝屈。「墨子」、「老子」、「莊子」、「商君書」、「韓非子」等書，或立「非儒」的專篇，或隨處加以指摘，或指名駁難，或暗致詆毀。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諸子的攻儒學和孟荀的闢異端，在當時是旗鼓相當，未知鹿死誰手！孟子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照孟子看來，在當日學派混戰的前線上儒家並不會取得主動的攻勢。

(二)

秦始皇吞併六國以後，處士橫議的局面隨政治統一而歸於結束。然而

儒家思想却不能取得完全的與最後的勝利。論史的人都承認始皇統一，開二千年郡縣天下之大業，其功不可埋沒。但是我們往往不注意助成嬴秦統一的學術不是儒家而是法家。秦代以吏為師，無疑地這是一個法家思想獨尊的時代。漢以後的人追論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幾乎眾口一聲，歸咎於仁義不修而專用刑法。其實二世而亡的原因決不如此簡單。假如果與法家有關係，我們應該說秦亡於胡亥任情縱欲，破壞孝公所立法治的規模；亡於李斯遂迎上意，誣蔑管商所傳學說的精神；亡於趙高盜弄國柄，違犯韓非「八姦」的教訓。「史記」李斯列傳的記載，十分清楚，我們儘可加以覆按。

漢高祖翦滅羣雄，天下再歸於平定。各處儒生來投效新主的頗不乏人。陸賈、叔孫通就是其中最出色的人物。高皇帝雖然承認馬上不可以治天下，雖然很滿意朝儀的效用，然而在漢初幾十年中，盛行於朝野的學術不是孔孟，而是黃、老、申、韓。孝文皇帝「好道家之學」。他所行的政策簡直是老子所說慈、儉，不敢為天下先的「三寶」。文帝死後，因為竇太后極力提倡，到了景帝時候，大臣學者反對黃老的竟至免官受罰。朝廷尊崇道家的情緒是如何的熱烈！公卿士大夫實行黃老政術的為數更多。高惠兩朝有陳平、曹參，文景兩朝有鄧章、田叔，直不疑，司馬談，武帝時有汲黯、鄭當時。我們要注意，這些黃老後學不僅傳受清靜之道術，而且應用清靜之政策。史家論漢朝的政治成績，首稱文、景；因為文、景「與民休息」，奠定了四百年國祚的根基。這話大體上是不錯的。我們雖不能完全歸功於道家，然而黃老信徒的幫助是不容抹殺的。至於「淮南子」和「論衡」二書都曾深受道家思想影響，這更是人所習知的事實。

法家的政術在漢代也曾一時盛行。帝王當中雖不肯公然以申韓號名，然而暗用刑名者却不祇一人。以文帝的慈儉也「本好刑名之旨」。宣帝為政，「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太子勸他稍從寬厚，他竟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這真是坦率大膽的自由！武帝好大喜功，開邊拓土，廣義言之，何嘗不是商鞅農兵政策的對象？漢朝的聲威，到武帝而極盛。漢朝的法紀，經宣帝而一振。法家治術的效用是未可厚非的。至於臣下應用刑名為治的尤屬不勝枚舉。大概的說，「漢書酷吏傳」中的人物，幾乎全是申韓的後學。所謂「酷吏」並不盡是慘刻寡恩的劊子手，殺人取樂的

屠伯。其中也有深得任法精意的能臣。酷吏以外的刑名大師更不愧為管商的法裔。文景時代的河南守吳公、張叔、晁錯；光武時的樊擘；和帝時的周枏；靈帝時的陽球；這些都是以治申韓之學著名的。晁錯且曾著書三十篇，「漢書藝文志」列入法家。可惜原書現已失傳了。蜀漢丞相諸葛亮所著的書雖也不幸佚亡，然而從他的治跡看，他也顯有法家的色彩。如果我們把佐高祖定天下的丞相蕭何算入，我們可以說法家的政術在四百多年當中與劉漢的國祚相終始！

我們若把漢代法家的治跡和言論加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他們似乎自成守法，嚴刑，尊君主，圖富強的幾派。景帝時鄧都為中尉，「行法不避貴戚」。武帝時以刀筆吏為大中大夫的趙禹「據法守正」，「絕知友賓客之請」。光武時洛陽令董宣按治湖陽公主奴殺人罪。至於文帝時廷尉張釋之不讓文帝違法誅殺犯駕盜環的罪人，更能充分表現重法的精神。他對文帝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他這句話儼使寫在管商書中，真是絲毫沒有遜色！這些都是守法派的著例。嚴刑派的代表，人數更多。義縱為定襄太守，一天殺四百多人，「郡中不寒而栗」。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殺人甚多，「至流血十餘里」。王吉為沛相，五年當中，殺萬餘人。此外「酷吏傳」中所載者尚多，不必悉舉。尊君主的代表如杜周事武帝，為廷尉，「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免狀」。有人批評他不守法，不公平。他答覆說：「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就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這簡直是李斯「督責書」的口吻而變本加厲！張湯的作風與杜周相像，更加上了假公濟私的手段。這祇可認為法家的敗類，大違商韓尊君的本旨。富強派的代表多生在武帝一朝。張湯、桑弘羊等請籙鹽鐵，置均輸等事，就是最著名的實例。晁錯請文帝以粟為賞罰，募民屯邊地，毫不客氣地抄襲了商鞅市利盡歸於農，濬利盡歸於兵的原則。文帝雖不能盡用，武帝却完全接受了晁大夫富國強兵的觀點而成為歷史上少數雄才大略君主之一。

照我們上面的敘述，可見在二千年君主政體形成時期的秦漢兩朝中，先秦主要學派，除墨家歸於消沉外，道家與法家均保持不容輕視的力量，而且對於郡縣天下的政治建設確有不可否認的功績。儼若當時沒有黃老的清靜以調濟長期戰爭後的民生疾苦，沒有申韓的刑名以樹立長期秦亂後的

秩序，而單憑愚昧的朝儀，陸賈的仁義，公孫宏的權術，董仲舒的災異，恐怕劉家的天下未必能維持到幾百年之久。宋襄公徐偃王豈不是前車之鑒？矯枉過正，秦二世不免要竊笑於九原之下！

魏晉以後，儒家的政理也不會繼續地取得獨尊的地位。魏晉的士大夫多喜老莊，務清談，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漢朝的君主，從武帝到獻帝雖然一貫地表章六藝，然而到了安帝以後，儒學竟趨衰微。於是講「內聖」之學者往往自逃於虛無，求「外王」之用者多致意於法術。魏晉「名士風流」的影響，幾乎把漢儒所提倡的禮教完全摧毀。孔融曾說：「父母與人無親，若瓶寄盛其中。」阮籍居母喪，飲酒食肉。他罵禮法之士為蟲處禪中。謝靈運挑鄰女，投梭折其齒。晉書記載當時婦女的情形說：「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忌妒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這些實行直接的否定了父子夫婦大倫的尊嚴。石崇和王敦到太學。石崇見顏淵、原憲的塑像而歎他們的貧窮。王敦說：「子貢去卿差近」。石崇正色說：「士當身名俱泰，何至以魏牖語人？」這兩句話明白地看不起從祀孔廟的「先賢」。當時「八達」「七賢」一般人的狂蕩，和孔、阮諸人比較起來，還算略為含蓄些。至於法術的應用，也彰然可考。自

從漢高祖「約法三章」以後，法律的條文隨着實際需要，隨時都有增益改進，趨於繁密。舉其要者，如蕭何作律九章。叔孫通益之成「傍章」十八篇。張湯、趙禹等論定律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後來條文更密，多到三百五十九章。魏晉以後的法條雖不必盡承漢律，有如漢承秦律一樣，然而任法明刑的治術是一貫不改的。漢以後的君相儘管誦法周孔，但並不會真實地施行囹圄空虛，必使無訟的德導禮齊政策。不但如此，一統天下的君相既默認先秦法家的觀察，相信億兆的臣民是「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止」的坯子，而因此視刑法為治國經邦之要道，於是不僅刀筆吏應普遍的需要而產生，當時儒生中的一部分，為用世起見，不免兼取申、韓以與孔、孟相糅雜。在兩漢先秦學派界線依然明白存在的時候，這種兼用儒法的傾向尤屬顯然。賈誼兼明申商，晁錯受書伏生，董仲舒作「春秋決事比」，都是最著之例。後漢桓譚、崔實等大倡雜糅的主張，更可為二家合流的明證。自此以後如諸葛亮、張居正等人都實行法術而不公然鼓吹。宋代攻擊王安石的人往往斥他為法家。雖不完全確當，但是王荆公的學術確與理學家不同，而微帶法家的意味。我們只要加以探尋，我們不難在漢魏後人的當中得到更多的實例。

玄武湖上的秋月

戴文賽

今年中秋節前兩天，吃過晚飯之後，和一位朋友從雞鳴寺向東走到城牆上面。一到城牆就看見玄武湖。城牆附近的湖面全被荷葉蓋滿，看過去好像一大片草地。在城牆上每走幾步就碰到一個狐狸洞。南京的許多名勝都在視線之內：東南有紫金山，西面有雞鳴寺，北極閣，鼓樓和金大的鐘樓。一直往北走到玄武門，折往東進入玄武湖。這一晚來遊湖賞月的人相當多。幸虧這個晚上來；再下去兩三個晚上，天氣都不好。

離開南京剛剛九年。這九年中的變動太多了

——對整個世界，對許多個人。玄武湖的風光却未曾改變多少，在天空裏向大家微笑的月姐姐尤其沒有改變。離開南京的時候，七七事變已經發生了，八一三淞滬戰事也快開始。這九年間半個世界先後被捲入戰爭的漩渦裏，其他一半也受到嚴重的影響。這九年間有多少家破了，人亡了，心碎了；有多少血汗，淚如湧泉一般地流出了。這九年間有多少同胞一步一步地向後方遷移，勝利之後又一羣一羣地回到久別的故地來。今晚來遊湖賞月的人不曉得有多少是曾經走遍各地最近

才回來的。仰視明月，過去的九年宛如一夢。那清高的月球安閒地浮游在天空裏，完全不干預地球上的事情，不受地球上任何變亂的影響；老在那上面射出光輝，不停地經過盈虧的循環。朔之後有希望，望之後有朔，殘月消逝之後，新月總是如約出來。九年，對月亮只是一瞬間而已。它在天空裏動着，亮着，已經有好幾萬萬年了。科學家已經量出地球的年齡等於差不多二十萬萬年。月亮若不是從地球生出來的，最多也不過和地球同時生

的。

玄武湖又名五洲公園，裏面有亞洲、歐洲、非洲、美洲、澳洲。假使世界真是這麼小的話，那就好辦了：聯合國機構一定可以組織成功的，柏拉圖的理想共和國也可以在這個公園裏頭建立起來。玄武湖上大部分都蓋着荷葉，一共差不多有兩平方公里的面積蓋着荷葉。兩平方公里等於二百萬平方公尺。平均每平方公尺有六七片荷葉，所以玄武湖上面一共有一千多萬片荷葉。假使每片荷葉是一個人，這個荷花世界也還不能算大。

進公園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在園裏處處可以聽到蟬聲和鳥聲的交響，深綠和淺綠的輝映。划船都在靠堤的部份和沒有荷葉的湖面上。茶亭有好多家。

南京到這幾天都還不够涼快，出門還可以穿單衣。過去九年極大部分的時間，作者都在沒有夏天的英倫和一年皆春的昆明，幾乎忘記了人世間有夏天這一回事。這次還都途上才得到了一個深刻的教訓，覺悟了世界的大部分是有夏天的，熱的天氣還是人生的一種事實，非忍受不可的。六月初到了重慶，竟因交通困難而被留於那被認為全世界最熱的地方兩個多月之久。重慶也許不是世界上最熱的地方，不過也已經够熱了。四面被山圍着，中間一個山城又被兩條江夾着，風很少，在裏面的人好比在那滇南特產專為蒸雞用的汽鍋裏。有多少個前半夜是完全不敢上床的，因為床太燙了。多少個早晨一醒來便發現滿身是汗。在受罪的期間才從新認識了『乘涼』的意義，『涼快』的意義，才明白了清風的可愛，冰淇淋和冰汽水的可愛。苦使甘更甘，愁使樂更樂。夏

將去了，白天不再出汗了，不必再揮扇了。今晚幾乎說得上杜牧的『天階夜色涼如水』了。一想到秋月的可愛，夏天的可怕也就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月到中秋分外明』，很多人都這樣說，而且信以為真。其實這只是一種心理作用而已。八月十五的望月和六月十五，三月十五，十二月十五的望月在亮度方面都沒有甚麼不同；中秋月和別時候的望月也都一樣圓一樣大，並不比別的望月圓一點大一點。在我國秋月特別被人注意被人欣賞，那只是爲了季節的關係，六月十五和七月十五，在我國的大部分天氣都很熱，大家整日出汗揮扇，夜裏雖然涼快一點，也總不覺得很舒服，所以不會有心情欣賞星月。八月十五天氣剛剛涼爽，不出汗也不必揮扇了，所以特別感覺舒服，特別有心情來欣賞月光。冬天天氣太冷了，很少有人跑到戶外去的。春天是百花盛開的季節，注意力被花佔去了，所以常常『春花秋月』並提。到現在，中秋賞月已經在我國成爲一種牢不可破的傳統。這是一個沒有害處的風俗，應當讓它繼續下去。大家吃吃月餅菓子，在月下散步談笑唱歌，多麼有意思。作者只希望大家賞月，不要只顧到藝術方面，也應該注意到科學方面。七月初七和八月十五都是提倡科學的機會，大人可以利用這種機會對孩子們講解天象的原理，引起他們對自然界一切現象的興趣和好奇心。科學和藝術常可以連繫起來；月亮的欣賞和研究便是最好的例子。

各地的中秋餅都是扁平的圓形；不過月亮並不是這種形狀。月亮幾乎是圓球形的。爲了自轉

的緣故，它和地球一樣地稍爲扁下去一點，成爲扁圓球的形狀，就是說連接兩極的直徑（自轉軸線）比赤道直徑稍爲短一點。月球的平均直徑是三千四百七十公里，差不多等於地球的平均直徑的四分之一。太陽的直徑比月亮差不多大四百倍，距離也差不多大四百倍，所以看起來太陽和月亮差不多一樣大。

不久以前，美國陸軍通信隊第一次實現了和月球通信的夢想，所用的儀器就是所謂『雷達』（RADAR）。雷達是十年來科學上最重要的一種發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裏充分被利用。戰爭期間，美國花在研究雷達的錢，比花在原子彈的還要多。雷達能射出一種很短的無線電波，這些波一碰到任何東西，便被反射回來。假使有一架敵人的飛機飛得很高，或飛在雲的上頭，以致眼睛看不到它；用雷達就可以偵查出它的位置來。美軍通信隊爲要試和月亮通信，便造成了一具力量特別強大的雷達，發出的電波比普通的強幾十倍，收報機也比普通的靈敏幾十倍。結果試驗成功了，在發報之後兩秒半鐘便收到了從月面反射回來的波動。兩秒半鐘正是所預料的時間，因爲無線電波的速度就是光的速度，每秒鐘三十萬公里。月亮的軌道是橢圓形的，所以月亮的距離常常變化；最大四十萬七千公里，最小三十五萬六千公里，平均三十八萬四千公里。月亮的軌道（白道）和地球的軌道（黃道）不在同一個平面上，而成了一個五度八分的交角；不然的話，每個月都將有一次日食和一次月食。如果日月交食每個月都發生，大家都看慣了，那麼發生的時候大概不會再有人打鑼擡鼓放鞭炮吧！

最近報載美國火箭協會開會的時候，有人主張美國應當佔據月亮，才能够控制整個地球，他說美國可以在月亮不向地球的那一半上面建立根據地，製造和貯藏火箭，然後把火箭搬到向地球那一半發射，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可以射到地球上任何部分。這些話是甚麼意思呢？

幾年來科學的進步真是一日千里。火箭炮和噴氣飛機的研究也進展得非常快。德國的第二種復仇武器（V2）就是一種威力很強的火箭。目前歐美各強國的科學家都在繼續研究這種東西。大家都認為不久就可以造出一種火箭射到月亮上面去。我們幾乎老看到月亮的同一面，月亮上面的黑影在月面上所佔的位置幾乎不變。這表示月亮自轉的速度和公轉的速度相等，都是二十七天多。不過爲了幾種幾何的和物理的原因，我們所看到的並不完全是同一面。對地球上的觀測者而言，月面也在移動着，這種移動名叫「天平動」（Libration）。月面的百分之四十一我們永遠看得見，百分之四十一我們永遠看不見，百分之十八我們有時候看得見，有時候看不見。美國火箭協會的人便是打算在那永遠看不見的部分上面建立根據地，以避免從地上任何角落發射上去的轟擊。今晚在各地賞月的人，有誰想到那被人欣賞的天體過幾年也許要成爲美國或蘇聯或英國或中國的屬地！再來一次世界大戰的話，恐怕大家連抬頭看月亮都不敢了！

每夜月亮東升的時間應當比前一夜遲五十分半鐘。在北半球九月間，白晝和地平成了最小的角度。因此，月亮向東的移動不使它離開地平很遠，每夜月出的時間也就不比前一夜遲多少。這種現象越北越顯著。

月面上黑一點的部分就是平一點的部分，亮一點的是不平的部分。平原好比一面鏡子，依照光學定律把光線射到同一個方向去，入射角等於出射角。月光是反射的日光。月面上平一點的部分把日光反射到同一個方向去，那個方向常不是向地球來的方向，所以平的部分才黑暗一點。不平的部分把日光散射到各方向去，所以顯成亮一點。

月亮是地球的衛星，地球的附屬品。太陽系裏一共有二十八個衛星，分配給幾個大一點的行星。最大的行星是木星，它有十一個衛星；第二大的是土星，它有九個衛星。天王星有四個衛星，海王星一個，火星兩個，地球一個。

清秀柔和的月光不曉得使多少詩人文學家音樂家得到靈感而作出千古不朽的詩詞散文樂曲。李白、杜甫、蘇東坡、陸放翁、李後主都會經被月光打動了心絃，而激起文思。李白所作的詩，一半以上提到了月亮。月亮是他獨酌時候的伴侶，是他旅行時候的伴侶。他竟「欲上青天攬明月」。最後，據說他是「抱月而亡」。杜甫在月下想起了弟弟和妻兒。在月下，薛平貴想起了王寶川，唐明皇想起了楊貴妃，李後主想起不堪回首的往事，想起失去的大好江山。蘇東坡在一個中秋夜裏大醉後所作的水調歌頭是很多人所會背的：「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

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廣寒宮果然很冷嗎？天文家告訴我們，月亮上面的一天幾乎等於地上的一個月，因爲月亮自轉周期等於二十七天多。因此，月球上晝夜各有兩星期之長。月亮上面沒有空氣也沒有水。沒有空氣和水來調節氣候，白天和晚上又都那麼長，所以月亮上面中午熱到非常熱，半夜冷到非常冷。中午溫度高到攝氏表一百三十五度（地上最熱只差不多五十度）；半夜却冷到冰點下一百十七度（地上最冷只冰點下六十度）。人們如跑到月球上面去，深夜裏真要感覺「高處不勝寒」了。

在西方，月光也打動過波斯十一世紀的詩人阿瑪（Omar Khayyam），意大利的但丁，英國的莎士比亞、雪萊，德國的悲多芬那些天才的心絃。對於科學家，月亮又是一個衛星，一塊大石頭，一個無水無空氣的死世界；對於文學家，它却是銀蟾，是玉兔，是「永恒的珍珠」（但丁）。對於科學家，月光只是反射的日光，是電磁輻射，是以太的振動；對於文學家，它却是金波，是桂華，是一首安靜優美的朔拿大。對於科學家，月面上只有「實形山」，無水的「海」（mare，指平原），細長的「月谷」（rill）；對於文學家，月面上有廣寒宮，有嫦娥仙子。英國當代的史學權威 Tennyson 主張歷史和文學應當打成一片，史學家應當把歷史當做文學寫出來（Literary history）。科學有時候也可以當做文學寫出來。這也是引起讀者對科學發生興趣的一種方法。



張垣之戰

本刊特約記者

陳誠總長表示

如用軍事·三五月內可以告一段落 任何一條鐵路·兩星期內可以打通

(本刊特約張垣通信)去罷懷來，又到了張家口。

像是滿身創傷的人，越走心頭越覺得沉重。我本來不想對這種內戰再寫什麼，但是當我讀罷下面一段故事，使我的創口內不自禁地又流出血來。

據說有一位苦修的和尙，立下了宏願，要寫一部新的金剛經以求達到幸福的世界。經過了不少日子，他完成了志願，一部金剛經寫成了。字體的端正秀麗，自不必說，而且是鮮豔奪目的金紅色，似珠非珠，隱約着還

有一層光彩，不知這是用什麼顏色所寫。這位和尙在寫經期間，面容慘淡，日漸羸弱，完成了這部寫經後不多時候，便圓寂了。

直到這和尙死後，有人才發現他的脊下有一處傷口，到死也沒有復原，原來他是每天從脊下抽出一杯血來，完成他的正果。這位和尙僅僅失血還不至死，他爲了這血，不過一兩天便變成褐色，色失掉了光彩，於是便經常淡食，使血肉不含鹽質，以求永久鮮紅而不變顏色。這位宗教徒

爲了苦行貢獻出他的生命。

這個傳說中的和尙的金剛經是用血來寫成的；不能不使人聯想到中國的歷史也是用血寫成的。中國的內戰振振有辭，但內戰將完成經濟總崩潰。特別是我走的這一路上的血跡，抗戰之前的血跡未乾，便又蒙上了抗戰的血跡；抗戰的血跡未乾，便又蒙上了內戰的血跡。從落後的戰鬥到最新式的戰鬥，其結果是一樣的，便是像這和尙似的，血的歷史寫成了，但最終却毀滅了自己。

中國今天却走上了這樣的一個局面：內戰十八年不夠，到抗戰勝利以後，還要繼續打下去。用任何理由也不能解釋這種愚笨。陳誠總長已然在公開表示，「周恩來先生所謂再作二十年的戰爭，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日本人也是在這麼想，二十年之後再回來。但我們却這樣想，如果真要用二十年，中國却非亡國不可。」

可以告一段落。任何一條鐵路，我們用兩個星期可以打通。計算一下，平綏東段，從九月二十九日的總攻令到十四日的會師，也不過兩個週左右。

懷來這個經過苦戰才爲國軍所進駐的城，已然失掉了大部的房屋，美國的槍彈炮彈，在這裏比了一次武，結果是由凌空而降的外國炸彈解決了問題。屏障懷來的泰山廟，這是共軍防禦工事最堅固的地方，實際上却應用着日本軍遺留下來的電線網。共軍爲了堅守這個高地

，曾經運來抽水機，以便供應飲水，但管子沒有接好，而戰事已爆發了。到如今，那道士廟所留下的，到處都是掩蔽壕和交通道，泥菩薩被破片炸得遍體鱗傷，仍然端莊的坐在那裏。我滿心想在那裏找一位道士，問他是不是也在寫一本道德經？一切都光了，看到這一幕破壞的只有那幾個偶像，然而他却是不會說話的。

在這次的戰爭中，說話最多的到是要屬傅作義將軍了，他雖然痛心，但批評他的對手也很具體：

「這次共軍的失敗，只要有智慧的人便能預先估計到，他的失敗不只是軍事的失敗，而且是政治的失敗。」

傅作義論共軍
張垣之失爲共黨軍事政治雙重失敗
人心厭亂望治·翻身政策不受歡迎

「這次共軍的失敗，只要有智慧的人便能預先估計到，他的失敗不只是軍事的失敗，而且是政治的失敗。」

敗，尤其是對於工人的職業沒有解決，共產黨失掉了他的基礎。

「人心要治不要亂，中共的戰亂政策，算帳翻身，使人民陷於無止境的饑餓和死亡中，所以人們不要他們。就如這次作戰，綏軍自綏到察千餘里，行軍一直到張北，共軍竟絲毫不知道，老百姓也不向他們報告。中共常宣傳『城市是國民黨的，人民是我們的。』現在證明，人民也不是他們的。」

戰後之張家口

老百姓持旗歡迎勝利軍，表情漠然地雷不敵飛機，優武器戰勝劣武器

毀滅了的張家口，老百姓在新築的大花牌樓下，老百姓舉着歡迎國軍的小旗子在等候陳總長，每個人的表情漠然，似無動於衷。在僻巷內，老太婆依然抱着小孩曬太陽，小媳婦在代替牲口推着磨，小夥子已然不知道到那裏去了。老太婆穿着一身的土布，對陌生人看了又看才答覆道：「我們是順從的百姓，八路不理會我們？」

「本來好好過日子，九月十五（陰曆）的晚上，聽見了炮聲，我們嚇得什麼似的，這一個胡同的人都帶了東西逃進山去，在山裏待了一天，聽不見炮聲就回來了，」她不再說下去，只對着陌生人笑了一笑。問她不知道道八路到那裏去？

「我們不知道，年青人被他們帶走了不少，我們還聽到城裏響了一大陣地雷。」一羣小學生這時圍上來，今天已經上課，問他新來的先生好不好，只說好，便一哄而散。張家口是個工人的碼頭，但目前工人正被僱用來清除全城的廢棄物，每人每天發法幣一千至一千五百元。

張家口為國軍

進駐有一個事實最為顯明，就是惟武器論者有了實證。要據有一個城市，要據有一個大目標，遍山遍野的地雷陣也不能對抗制空權。張家口，今天也成為新武器的展覽會。雖然，從國軍到共軍都坦然承認武器不能解決一切，可是恰與劣幣驅良幣的例子反相，優勢的武器一定可以驅逐劣勢的武器的。只有在廣大的鄉村中才能演習捉迷藏，才能從事菲洲森林捉烏鴉。國軍之所短就是共軍之所長，平漢線從九月三十日起，一夜之間破壞鐵路二百里，就是這次戰爭中間的另一面。

戰爭·破壞·修復

搶修工程浩繁，修舊路比造新路難，工程師的命運一如無定河邊的枯骨

我覺得不能不指出這一點。張垣的佔領是政治性的，而平綏與平漢兩路的徹底被破壞却是經濟性的。為了國軍佔領了張家口，於是平綏與平漢乃遭運了空前的破壞，連北甯路也自十四日起後未通過車。特別是平漢路，共軍公報謂控制鐵路三百里，解放縣城四座，車站十處，攻克據點碉堡二百餘個，使中央社公布平漢北段三個月內未能修復，這消息可能是真的。

在平綏路，東西兩段都當真動員起來，為了復路而努力，他們要在最短期內修復，把津浦路準備修滄州德州段一百二十多公里的路軌材料先借來使用。一些東段的職工在青龍橋邊苦笑着對我說道：「現在要用的着我們了，大概一時不會裁員了吧。」在八達嶺的高地我看到地雷戰的結果，把交通線炸得成爲蜜蜂窩，梭魚似的補給汽車正以蜻蜓點水的姿態，車頭衝着尾巴似的前進。

汽車也許在最近可以直達張垣，火車目前可以通到宣化。中間這一段山地，未來仍然是多事之秋吧。

一位工程師向我閒談，他認為修一條新路比創造一條新路更麻煩。他指出今年鐵道復員費是九百餘億元，若按今天的物價來說，九百億元可修三條，三百億元能否修通一條路，也還成爲問題，八條路到何時打通，打通了又怎樣恢復，恢復了是不是再遭遇破壞，破壞了之後是不是再修。若是不這樣破壞，一年之後我們新建起八條鐵路，這又是一個什麼局面，我們工程師又是何等地揚眉吐氣？在這種萬山叢中的工程師和無定河邊的枯骨一樣，隨時都可能成爲被人忘掉的犧牲者。

歷史·理想·教訓

這是一次社會的思想的歷史的戰爭 在塞外高原南望中原烽火感慨萬端

由於這位工程師的深長嘆息，引起了我內心的更大愁苦。我們不是沒有出息的民族，何必非要用內戰造成經濟上的總崩潰，理想不能離開現實，像那位老和尚似的，爲了那部金剛經嗎？我們的政黨也要毀滅了自己而去追求金剛經嗎？我翻開華北日偽時代的賬本，八年來，他們以三百億元僞幣創造了五十二個基本工礦單位，到今天依物價指數來計算可達三十萬億元（我們今年的國庫收入最多也不過二萬億元）。將

這個三百億元的果積的輝煌成就和我們今天復工一條鐵路三百億元的悲慘愁苦，什麼樣的種子會得到什麼樣的果實，這個對比，太深刻了，太強烈了。

一次比武，過後歇一歇，再準備第二次。我們說慣了復員就是復原。但事實上，今天和昨天已然不同了，何況是去年與今年，共產黨不能把今天的國民黨比作日本，國民黨有蔣委員長長的威望，有正統的歷史，他是在自己的境內動亂，一切理直氣壯，決

非當年偷偷摸摸以大東亞新秩序作號召的日本所能望其項背。再加上美國四十個師的新裝備，立體的空中補給與轟炸，以及傳統的封建勢力在爲了自己的存在而奮鬥。傳作義將軍這麼說，彭學沛部長這麼說，連陳誠總長也這麼說，「共產黨是一定失敗了，我沒有聽到說他好的人。」儘管如此，他仍然存在下去，江西時候的「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到今天已然沒有人提了，似乎二十幾年來的問題在三五個月一定會有結果

似的，這有他客觀的原因，就是如上面所指出的。統治者進步了，被統治者也進步了，國軍與過去不同了，共軍也與過去不同了，從溫和的減租減息的土地改善者，到今年夏天已然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共產黨把階級鬥爭的溝掘得更深更廣，讓人世間的血仇越來越深。閻錫山氏今年春天對共產黨有幾句很深刻的論斷，「我們不是他們，我們以爲是的，他們以爲非的；」是非不同，利害不同，立場不同，人格不同「不能要求立場不同的人守信義，我們以爲蘇聯不守信義而蘇聯却正以此爲革命，妥協便爲罪人

李自成張獻忠與朱毛相提並論了。在塞外高原，想起北方驕爛的現況，不能不感慨萬端。這次戰爭不是一個簡單的戰爭，而是社會的思想的歷史的戰爭，越打先放下屠刀？

越有深仇，到最後不償犧牲了自己，而且連那苦修僧的一本金剛經也會打光了。佛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今天，誰能勸人放下屠刀，誰又肯先放下屠刀？

從朱紹良到谷正倫

朱氏主張：在安定中求進步 谷氏主張：從進步中求安定

本刊特約記者

甘肅歷任主席之在任最久者。論其政績，假如不是求全實備的話，應該說是建樹頗多。經濟學家認爲

（本刊特約蘭州通信）本月十六日，國防最高委員會臨時會議，議決甘肅省主席谷正倫氏調長糧食部，遺缺由參謀次長郭寄嶠氏繼任。谷氏已準備交代，俟郭氏來接後即飛京履新。谷氏自抗戰方興的二十九年主甘以來，六易寒暑，爲



▲谷正倫素描

「在必需的生活條件無對法的社會，是最難處理的社會。」十餘年前甘肅人民所遭逢的惡運，正是民不聊生。由於甘肅政治過去會為軍閥官僚所把持，處積習相沿之後，承變亂做廢之餘，民窮財盡，在時會及地理上又獨具特殊性，所以經營成敗的關鍵，端賴於正確的政治作風。二十三年朱紹良將軍以綏靖主任兼主甘政時，中央正集中全力於東南的建設，西北地處邊陲，人力物力俱感缺乏，中央顧慮莫及，更不遑西顧，朱氏綜縮軍政大權，首次來甘；他認為政治的推行，非可旦暮之間一躍而進，必須顧及環境，排除障礙，然

後按既定的步驟，循一貫的方針，逐步進展，才能收得實效；甘省物力凋敝，人材缺乏，倘若率爾更張，貿然改革，民力不足以負擔，反而受困；他怕「善政擾民」，所以蒞甘之始，便揭鑿了「勤廉、公正、愛人、節約」八個字，為治事的準繩。他主張財政力求公開，雖於可能範圍內積極從事各項事業的發展，但處處為人民設想，絕不因此而加重民衆的負擔，要使民力有培養孳息的機會；他當時的四大要政是「清丈土田、辦理警衛、修築道路、清查戶口」，都是最基礎的工作。正求逐步擴展時，張學良保舉于學忠氏來接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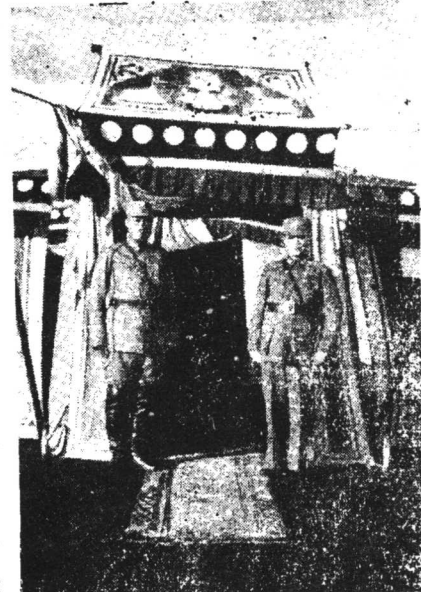
朱氏，於是這「酬庸式」的甘肅省政，移交給于氏。迨二十五年「雙十二」事變，甘省復遭一度的混亂，兩年奠定的政治基礎，幾致前功盡棄。中間經過賀耀組氏的過渡期，從二十七年起，朱氏又以第八戰區司令長官兼任甘省主席及省黨部主委，捲土重來。那時抗戰方興，西北成了國際要道，敵軍對西北正採取攻勢，日本發言人曾說「第四期的戰鬥目標是蘭州」，五原臨河一度失守，敵軍進逼甯夏磴口，其險惡可以想見，朱氏確定了「軍事中心，節約第一」的施政方針，舉凡政治，軍事，黨務的種種措施，都在動員西北的一

切力量來保衛西北，談到建設西北來充實建國基礎，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朱氏的「在極度混亂中，與各方肆應周旋，」便是他「在安定中求進步」的最好的注腳。以迄二十九年年底朱氏第二次交出省政為止，軍、政、黨調協了齊一的步驟，給甘肅省政打下了相當的根基；朱氏除了運籌帷幄外，在培養民力與使用民力上，都有適可的表現，特別是融洽西北各種族的情感，促成了空前的大團結；使馬步青氏退出河西走廊，使馬步芳及馬鴻逵諸氏服膺中央，以及後來說服了盛世才，他都有着不可泯滅的功績。

二十九年年底，中央任命谷正倫氏接主甘政，實行軍政分治。谷氏於十二月六日到職，唱出與朱相反的口號，要在「進步中求安定」。谷氏在次年（三十年）甘肅臨參會第三屆大會的施政總報告時曾說：「因為時代的前進，抗戰的需要，民國三十年的

甘肅，當然不能和二十年或五十年前為博取『減輕人民負擔』的美名，強迫甘肅停止前進，甚至強迫甘肅倒退二十年或五十年，這是不合理的。」便是針對着朱氏而發。之後朱氏退隱在他的八戰區司令長官部裏，一度表示消極，除了迎送

中央大員之外，不輕易在公共場合裏出現；甚至朱谷兩人避免出席同一的集會。後來朱氏在代理新疆省主席時，曾對人說過：「我還是那一套，治理邊疆，安定中求進步。我知道大家早已覺得我這種論調太落伍，但須知目前中國還脫不了是個過渡時代，尤



二十八年秋前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將軍（右），代表中央赴青海主持祭海會盟後，與青海省主席步芳（左）合影。

其是在邊疆。過渡時代得用過渡辦法，我承認我是個時代落伍的人，然而我深信在這過渡時代，還少不了我這種時代落伍的人；若干年後，時代真有進步，我這種人自然會被時代淘汰。『言下有着自負的慨嘆。』

谷氏在他就職之始，宣佈過渡施政三原則：第一，團結精神，安定地方；集中力量，進謀開拓。第二，因抗戰推進建設，以建設充實力量。第三，借助中央，開發地方富源；培養地方，提供抗戰需要。那時政風極壞，貪污盛行，一般奸商劣民，又亟亟於囤積商品，操縱物價；谷氏首先調整人事，更動了大批

的縣長，對吏治，使政都極力加以改革，倡導樹立良好的政治風範。他說：『嚴懲貪污，並非以此樹威，實欲懲一儆百，此種惡習不加剪除，則甘肅省政將永無改進之希望。』又說：『如囤積居奇之行為，如紛歧錯雜之思想，亦應一掃而空。』在這幾年來，甘肅物價管制之成績甲於全國，地方治安之得以無虞，全在谷氏之嫉惡若仇，不稍寬假。

抗戰勝利一年後，谷氏忽而倦勤，一再向中央請辭，中央於兩度慰留之後，已予照准，回顧他六年來主甘的政績，最有成效的還是經濟建設：他主張開發西北，交通第一；繁榮甘

肅，水利第一。策劃與各方面合作，來培養森林，保持水土，興辦水利，修建渠道，擴大農貸，推行合作，協修鐵路，擴展公路

，發展畜牧等等，都已略具規模，本年公佈的『甘肅五年建設工作綱領』，包括着經濟，文化，政治，心理四

，可以說是真正建設新甘肅的開端。衡諸目前，甘肅在西北的地位，仍極重要，而甘肅的地方凋敝，環境複雜，建設頭緒，

尤覺紛紜；綜觀自朱氏到谷氏的十餘年來，政治經濟已漸納入正軌，而後的治甘，就態度言，只求耕耘，不問收穫；就時間言

，不計旦夕的功效，免取巧實逼之弊，應懲前毖後，數往知來，以爭永久的成功。我們願以這點微見，供獻即將接主甘政的郭奇嶠將軍。

本刊啓事

一定戶注意

凡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數，以便查辦。

二 徵求直接定戶

1. 平寄者，一次先付八千元，掛號或航空寄者，一次先付一萬元。一律八折，款盡通知續定。

2. 訂閱時，務請註明自何期定起，及寄遞方法（平寄、掛號、航空、航掛）。

三 一三三期各期再版出版

本刊創刊號再版，第二期三版，第三期再版，均已印就；印數不多，補購從速。每冊售國幣五百元。

四 合訂本發售預約

本刊一至十二期，決裝為合訂本，祇售三百冊，每冊七千元，郵費外加，預約從速。

五 優待學生集體定閱

各學校同學聯合定閱十份者，另贈送一份，以示特別優待，惟以十一月底為限。



戲劇與觀衆

陳瘦竹

一 無觀衆則無戲劇

戲劇是羣衆的藝術。在戲劇藝術的創作與欣賞上，羣衆實爲一最重要的因素。詩人小說家畫家雕刻家，幾乎可以全憑創作慾的衝動而創作，不必時刻將讀者或看者放在心上，縱使想到讀者或看者，其讀者與看者亦以個人爲單位，並無所謂羣衆。因爲許多人同時讀一首詩看一幅畫，實與一個人獨自讀一首詩看一幅畫無異；那許多人在彼此之間並無團結性與感染性，故無集體性，本身並不能成爲一個單位，只是多數的個人而已。但戲劇則不然。一部劇本，不僅需要一羣演員來演，而且必須要有一羣觀衆來看。所以劇作家在創作時，較詩人畫家更富於客觀性，他必須時刻將觀衆放在心上，處處爲觀衆着想，決不可單憑創作慾的衝動而創作。戲劇觀衆雖然來自四方，包括貧富貴賤，男女老幼，但是抱着同一目的，故成爲一整體。法國羣衆心理學家勒朋(G. Le Bon)告訴我們，當一個人參加羣衆而成爲羣衆中的一份子時，其平素的個性頓時消失，而隨着其他份子，形成一種異乎個性的集體性格，故個人心理與羣衆心理，實在迥然有別。羣衆富於團結性與感染性，其理智的成分每被感情的成分所壓倒。假如你是一個很理智的人，平時獨自讀劇本，遇到滑稽處未必會笑，遇到悲慘處未必會哭

；但是你若置身劇場，在羣衆心理鼓動之下，你就會隨着大家捧腹大笑或是流涕痛哭。戲劇觀衆，自成一體。這種集體的自我，與讀小說看雕刻的個別的自我，大不相同，而戲劇與其他藝術的區別，亦以此而定。戲劇上的各種技巧，無不以吸引觀衆爲依歸；劇情必須凝鍊集中，性格貴乎顯著深刻，要重複，要強調，要有進展有埋伏，不用敘述而以動作表現，不重說理而重訴諸情感，諸如此類，無非是要適應觀衆而已。

戲劇非僅文學作品，決不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爲滿足；戲劇如不在劇場中演出，則其工作殆屬尚未完成。劇場中的各種條件，實以觀衆最爲重要。譬如舞台，固屬必不可少，但歐洲中世紀便有流浪演員在王公貴人筵席之前演戲的事，而法國的喜劇亦常在客廳裏演出。至於燈光，可由日光代替，如希臘劇場與依利薩伯時代劇場之所爲。在古希臘及依利薩伯時代，演劇時幾乎不用佈景，而莎士比亞劇中頗多關於風景的描寫，便是舞台上不用佈景的明證。至於絢爛華麗的服裝，亦非演劇的重要條件，因爲十七世紀法國草台戲班憑着寒賸的行頭，到處演出乃意與莫利哀的戲劇，亦頗得觀衆好評。至於觀衆，實屬決不可少。法國劇評家薩西(Francoise Sacy)在其名著『劇場原理』(Essai d'une esthétique de

theatre)中，重申明觀衆在戲劇藝術中所佔的重要地位，認爲『戲劇而無觀衆，實屬不可思議』，並且說出『無觀衆則無戲劇』一句名言。

二 戲劇之感衰繫乎民族

英國戲劇家勞佛(Haleott Clowes)在其『戲劇與人類』(Drama and Mankind)一書中，曾仿林肯總統『民有民治民享』的警句，講『戲劇之目的』，乃係民有民創民享之表現。『戲劇較諸其他藝術，實與民衆更有密切關係。戲劇必須在觀衆之前演出，而演出勢必牽涉到經濟問題。詩人作詩，畫家作畫，假如無人欣賞，至多嘆一聲知音難遇；然戲劇若不被觀衆所欣賞，則問題更爲嚴重，因在經濟上將遭受極大打擊。戲劇全靠觀衆維持，否則無從發展。故在某種意義上說，戲劇藝術家是被動的，最不藝術的，他雖有偉大的理想，深刻的見解，但他不得不相違就觀衆，甚至迎合觀衆。觀衆花錢看戲，正如法國巧漢劇(Piece bien faite)大師史克利伯(Arthene Scribe)所說：『非爲聽教訓，受規勸，而爲賞心悅目，消遣娛樂。』自易卜生以來，一般戲劇家均極注意社會問題，宛如醫生一般，診斷社會疾病，甚至處方用藥，一般花錢看戲的觀衆，大都不願被人指出病症，除非頭痛腦脹，嚴肅誠懇的人，方不諱病忌醫。從理論上說，戲劇家以教育觀衆爲務，有好戲劇家便有好觀衆，但在事實上，恰好相反，戲劇家必須仰仗觀衆，故必先有好觀衆然後才有好戲劇家。

戲劇是力的表現，其中總包含有形或無形的，外表或內心的鬥爭。鬥爭愈激烈，則其戲劇亦愈偉大。近代法國劇評家布爾納丹(Frederand Brunetiere)在其『戲劇定律』(La Loi du theatre)中曾說：『每途國勢強盛，偉大的民族意志力量發有爲之時，戲劇藝術方始登峯造極，而傑作亦

始得以產生。」

我們按諸歐洲戲劇的發展，可以得一明證。希臘戲劇的黃金時代，正是希臘戰勝波斯之時。愛斯基羅斯曾經帶兵出征，據傳索福克勒斯曾於薩克雷斯勝利慶祝大會中唱歌讚誦，而依里匹德斯適於是年誕生。西班牙文學戲劇的全盛時期，正是西班牙執歐洲牛耳之時，偉大作家如塞萬提斯、洛普·德·維迦與卡爾德那等，乃應運而生。又如英國依利薩伯女王時代，擊潰西班牙無敵艦隊 (Armada) 之後，國勢大振，戲劇藝術遂開奇葩，英國隨莎士比亞而不朽。

更進一步言之，悲劇或喜劇之盛衰，亦與民族之盛衰有關。悲劇喜劇，本非截然兩物，乃是兩種人生態度的表現；悲劇基於人類的嚴肅性，喜劇出於人類的遊戲性。悲劇表現人與神，人與環境或人與自身的鬥爭，肯定人生，信仰自由意志，不怕艱難不怕苦，甚至不怕死，到頭來雖然不得不屈服，但是激昂慷慨，有悲壯美，雖敗猶榮。喜劇表現妥協，務求得過且過，隨遇而安，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悲劇具有奮發鼓舞的力量，而喜劇僅有舒散解悶的功用；故就藝術的價值而言，悲劇實高於喜劇。

大凡優秀強盛，奮發有為的民族，必然抱着嚴肅態度，遇事認真，毫不放鬆，有自信，有理想，勇往直前，百折不回。這種蓬勃的充沛的生命力，最富於悲劇精神。故某一民族，當其全盛時期，悲劇比較發達。譬如希臘四大戲劇家，除亞里士多芬外，其餘三人都是悲劇家。至於莎士比亞，雖在悲劇與喜劇方面均有偉大成就，但膾炙人口者，大都是「哈姆雷特」，「馬克白」，「奧賽羅」與「柔蜜歐與幽麗葉」等悲劇。

英國劇作家歐文 (Saint John Ervine) 在其「組成的劇場」(The Organized Theatre) 一書中，曾這樣說道：「凡一民族，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當其最盛之時，其人民大都愛好悲劇。凡一民族，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當其最衰

弱之時，其人民不愛悲劇，而只喜歡滑稽動，排場戲以及雜耍一類輕鬆娛樂。」歐文此言，實在極有見地。蓋一個民族，猶之個人，當其生命力減退之時，不敢有所作為，缺乏自信，因此遇事畏縮，明知行將就木，便樂得今朝有酒今朝醉，痛快享受一番，在聲色犬馬之中討生活求刺激，以消磨其殘餘的生命。衰弱的民族或個人，精力已竭，血氣全枯，風燭殘年，對着雄偉壯烈的悲劇，自然只好望而却步。中國史上，肉林酒池以及霓裳歌舞一類故事，足為明證。

三 今日中國觀眾與今日

中國戲劇

我們中華民族，曾經是一個優秀的民族，在文學藝術方面，曾有光輝燦爛的成就。但近百年來，中華民族的生命力，似乎日漸衰弱，幾有枯竭之虞。這次戰爭，幸而沒有被人滅亡，出乎意外得到勝利，其實雖勝猶敗；中華民族的新生與復興，似乎距離尚遠，尚須國人努力。我國文化水準本極低落，經過這次長期戰爭更是一落千丈。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甚至文化教育方面，都是漆黑一團，紊亂不堪，貪官污吏營私舞弊，平民百姓輾轉溝壑；曙光在何處，我們實在看不出來。整個民族立足艱難之上，人民那裏還能安身？

戲劇在抗戰時期，確有甚大貢獻，因此戲劇運動，得以普遍展開。抗戰初年，演劇活動純係愛國表示，故無論其成就如何，尚不失為一有價值的活動。其後隨着物價高漲，生活不安，演劇活動逐漸帶有商業性質，最後竟全被金錢勢力所支配。於是戲劇商人活躍市上，營業上的成功遂代替藝術上的成功。一方面，從事戲劇的人，生活本身毫無保障，不得不向金錢屈膝；另一方面，每次演出，費用浩大，政府既不補助，只好請商人來投資，既係投資，自非有利可圖不可。同時，觀眾的素質亦復大變。在抗戰期間，一般知識份子，因為守本分購氣節，生活貧苦，甚至食不

衣不暖；而一般投機份子，却因囤積居奇，發國難財，成日花天酒地，在社會上成爲一種特殊階級。結果，一般真能欣賞藝術的人，沒有錢去買戲票，而劇場中的大主顧，却多半是毫無藝術趣味的商人店員之類。近幾年來，即以戰時首都重慶而論，演劇的成敗，幾乎完全操縱在商人店員之手。因為他們有錢，你若不願意演出賠本，你就得迎合他們的低級趣味，博得他們的歡心。一般從事戲劇的人，自劇作家導演以至演員，只好跟在觀眾屁股後面轉，講究排場，多加噱頭，無理想，無遠見，庸俗，平凡，不能給人啓發，只能給人娛樂，戲劇藝術既然完全成爲商品，尙有何藝術價值可言。

勝利之後，大家認爲敵人不再來轟炸，不再來統治，不管國勢如何危急，人民如何困苦，各大都市居然歌舞昇平，儼然像個戰勝國。人人貪享受，人人要舒服。沒有官做的想做官，有官做的想升官，沒有錢的想發財，有錢的還是發財。八年抗戰，並沒積極的使國人更堅強更奮發，反而消極的使國人更自私更奸詐。我們不敢面對現實，只知道逃避現實。人人走斜門，人人抄捷徑。我們只知道享受歐美物質文明的成果，而不知吸收歐美的精神文明的精華；只知道追求現實的肉慾的滿足，而不知道追求高超的心靈的樂趣。

勝利後物價更高漲，生活更艱難，演出費用更龐大，戲劇生意更難做。較有社會意識與藝術價值的戲劇，幾乎無人過問；至於那些無聊的低級娛樂，反而人山人海，百看不厭。觀眾不關心現實問題，戲劇家亦不關心現實問題，戲劇便與現實生活脫離關係，亦無從發揮其偉大力量。一方面，希望我國戲劇的出路，繫於兩個條件：一、希望國家領導戲劇的人，都能具有藝術良心，啓發觀眾從觀劇的人，都能具有藝術良心；二、希望國家走上正軌，安定人民的物質生活；好觀衆，提高人民的文化水準，有好戲看，好戲才沒有戲看，只有少數偉大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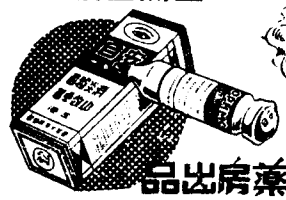
全國大中學圖書館公鑒

本刊由國內第一流學者教授六十餘人經常執筆，態度嚴肅，論見公正，內容充實，水準優高；為目前中國第一個權威刊物。按期出版，從不脫期。創刊以來，全國好評。國內各大中學圖書館以及各公私立圖書館，允宜長期訂購，供衆閱覽，並為保存。如承惠訂，無任歡迎。一次先付一萬元，常按定價八折優待；款盡通知續定。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款寄上海牯嶺路三十四號本社。

安目眼藥水

久服眼藥水

主治
 暴赤起量
 風火腫痛
 翳障滿目
 迎風流淚
 畏光羞明
 黏睛模糊



上海華美大藥房出品

醫藥界一致公認唯一能大補劑

賜爾福 延年益壽粉

本劑功能滋養神經，孳生新血，振奮精神，增強體力。凡童年發育不良，中年操勞過度，老年精力衰耗，及一般貧血腦衰精虛之均獲良效，而於貧血腦衰精虛腎弱諸般虛損症候，尤為適合。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大光明內衣公司

出品種類
 襯衫 童裝 球衫 學生裝 青年裝
 襯褲 工裝 球褲 中山裝 少年裝

總店：金陵東路四一四號 電話八二九六七
 一支店：北京西路四七一號成郡路西
 二支店：四川北路六八七號虬江路北
 製造廠：南市老北門晏海弄廿四至廿六號

觀察

·元百六售份每·

日九月一十年五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期一十第



卷一第

專論

我們對於美國的感覺

儲安平

中國政治上的四種矛盾

莊智煥

中國語言之結構及其表

達思想之方式

高名凱

特稿連載

聖教與異端(中)

蕭公權

生活與文化

客座記言

陳衡哲

今日之瀋陽

本刊特約記者

北平之徵兵戲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亦是邊區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西洋詩之音樂性

張道真

尾頁 湘西社會·負生偶記·
三輪車與人力車

·撰稿人·

卞之琳 王雲五 王德信 王鴻高 王元化 任光 伍啓元 沈恩裕 呂世昌 吳恩裕 吳澤霖 李純青 李鴻培 李廣田 沙學浚 柳無忌 宗白華 柳克寬 徐白華 孫克寬 馬寅初 許君遠 許德珩 許覺敷 陳之邁 陳友松 陳維毅 陳瘦竹 陳印堂 梁實秋 張印堂 梁實秋 張忠欽 張東蓀 張德昌 張東蓀 黃正銘 郭有守 黃正銘 郭有守 馮友蘭 馮希孟 馮斯年 費孝通 傅斯年 費孝通 楊人楩 楊西孟 楊超羈 趙家驊 曾昭掄 趙海宗 趙超羈 雷海宗 葉超羈 潘光旦 劉大杰 蔡維藩 劉大杰 錢端升 錢能欣 錢清康 錢歌川 錢鍾書 鮑覺民 戴文燾 戴世光 戴文燾 戴世光 蕭公權 顧翊羣

·撰稿人·

劑補大能全一惟認公致一界藥醫

賜爾福多 延年益壽粉

本劑功能滋養神經，孳生新血，振奮精神，增強體力，凡童年發育不良，中年操勞過度，老年精力衰耗，及一般體質虛弱者，服之均獲良效，而於貧血腦衰精虛腎弱諸般虛損症候，尤為適合。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第一流 帽子製銷 之權威

上海帽店

製帽無限公司

總店：金陵東路新橋
支店：南京路昇樓
電話：(總)82336(支)90201

出品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大光明內衣公司

出品種類
襯衫 童裝 球衫 學生裝 青年裝
襯褲 工裝 球褲 中山裝 少年裝

總店：金陵東路四一四號 電話八二九六七

一支店：北京西路四七一號成都路西

二支店：四川北路六八七號虬江路北

製造廠：南市老北門晏海弄廿四至廿六號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牯嶺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上海經售處：五洲書報社
漢口經售處：華中國書公司
重慶經售處：新華書局
西安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北平經售處：國報書局
濟南經售處：大公報濟南分館
青島經售處：國報書局
廣州經售處：廣州鳴遠文化社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莊寶煥：前經濟部企業司司長
高名凱：燕京大學教授
蕭公權：前燕京大學教授
馬衡青：前北京大學教授
誠道：（不詳）

我們對於美國的感覺

儲安平

在戰爭時期，中國人對於美國都懷有一種廣泛的好感。這種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兩種成份。在戰爭中，美國援助我們，鼓勵我們，支持我們；除了在日後發覺的雅爾達會議一次以外，美國沒有背負過我們。我們賴有美國的支持和援助，乃得咬緊牙關，撐過最艱苦最黑暗的日子，以期獲取最後的勝利。美國一般社會平時所有的那種淺浮、放狂、享樂的生活方式，向不為世人器重，但在這次戰爭中，美國所充分表現了的那種令人難以相信的活力，使全世界獲得深刻印象：美國男女竟然不僅僅是「公子哥兒」，亦復為有血有汗的英勇鬥士。無論是美國國內的生產速率、社會管制、團結合作，或在全球各區戰場美人所表現的衝刺力、組織力，以及勇敢堅毅的犧牲精神，俱有超度成就，贏得全世界的敬服。羅斯福總統不僅使大局從逆勢中扭轉過來，並且賴有他所獨具的崇高的人格和理想，使這個戰爭，從一個實際上純然是一個利害衝突的戰爭，變成為一個有理想、有原則、有靈性的戰爭。他所領導的大西洋憲章以及他所號召的四大自由，成了無論在前方後方直接間接參加戰爭生活的千萬男女心靈上所共有的、一個神聖的鵠的。當中國的政府、人民、軍隊，依然被驅于中國西部的山谷地帶時候，羅斯福總統去世的噩耗傳來，不知引起中國多少男女的悲悼哀思！中國人感激美國，器重美國，甚至崇拜美國！這種廣泛普遍的友情，在國際歷史中亦不多見。

但是這種感情在過去短短幾個月中，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是複雜的，然而却是苦痛的。我們不滿意目前美國種種對華做法，但我們不遺情在戰時美國給予我們的同情和援助；我們無可抑止地仍然懷着故羅斯福總統的崇高偉大，但我們明白今日之美國已非昨日之美國。這誠然是一個不幸的變化，不幸這又竟然是一個不可否認的變化。

二

在過去數月中，美國對華政策，引起各方面的批評和指摘。美國在華活動，大別可分兩項，一為美軍駐華，一為參加調解。先說美軍駐華。美國駐華的理由，根據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魯門總統聲明：

「為了繼續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此戰時經常的合作，為了符合波茨坦宣言，並且為了消除在中國境內日本勢力殘留的可能性，美國特定一種確定的義務，使日軍繳械和撤退。

「因此，美國曾經，並將繼續，協助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使被解放地域的日軍繳械和撤退。美國海軍現留華

北即是爲了這個目的。」

在同一聲明上，又說：

「美國已經爲了恢復因日本侵略東北而首被破壞的和平，被迫付出巨大代價。除非在中國的日本勢力完全清除，除非中國取得一個統一、民主、與和平的國家地位，則太平洋的和平即使不被破壞，也將遭到危險。這是美國暫時保持在華海陸軍力的目的。」

我們根據右引美軍駐華的理由，陳述左列意見：

1. 在理論上說，世界和平不可分。美國犧牲了多少生命，耗費了多少物資，其目的在求世界的和平。凡足以威脅或破壞世界和平者，美國有發言的權利和義務。這個理論，我們不欲否認之。在戰時，中國和美國同爲盟國，並肩抗敵，這是事實。這個事實，我們承認之。基于上述理由，我們承認美國有在中國境內使用武力以協助中國國民政府使日軍繳械和撤退的權利和義務。

2. 美軍駐華的理由，既爲協助中國國民政府在中國境內使日軍繳械和撤退，則我們認爲，此項使中國境內日軍繳械和撤退的工作，顯然應以中國國民政府爲主體，美軍處于協助的地位；尤其量，中美雙方平肩協力共同合作，使日軍繳械及撤退。

3. 但是我們願意知道，在日軍繳械和撤退的工作上，中國國民政府有未充分發揮他全部的心力和能力，以盡他應盡的義務？我們同樣願意知道，日本受降已逾一年，日軍的繳械和遣散的工作，迄今有未全部完成？如已完成，是否美國即可認爲「在中國的日本勢力完全清除」，而撤退駐華美軍？如其尚未完成，何以中國國民政府不先盡其全力以從事他應負擔的日軍繳械和撤退的工作，而反以其力量從事于國內其他與日軍繳械撤退工作無關的軍事行動？

4. 假定美國容許中國國民政府不先盡其全力以從事他應負擔的日軍繳械和撤退的工作，而分用其力量從事于國內其他與日軍繳械和撤退工作無關的軍事活動，我們不得不認爲：此即足以表示美國諷解、默認、甚或鼓勵中國國民政府得先不履行其對同盟國並肩對日作戰中所應負責任，而其全部力量從事于自相殘殺的內戰。

5. 中國現在事實上已是一個全面內戰的局面。在這一內戰中，無論

美國有未在任何形式之下給予內戰中兩造之任何一造以任何直接的支助，但至少，美國有未考慮過：美軍駐華，物資轉讓，經濟貸款，以及其他行爲，在事實上，足以使今日中國內戰中兩造的任何一造在心理上得到一種傾向內戰的鼓勵？美國有未考慮過在這方面美國所負有的道德責任？

6. 假定美國認爲：即使「在中國的日本勢力完全清除」，而中國尚未「取得一個統一、民主、與和平的國家地位」，美國是否仍將「暫時保持在華海陸軍力」？統一與民主是兩件事，假定中國業已統一，而並不民主，則美國是否繼續「暫時保持在華海陸軍力」，直至美國認爲中國既統一而亦民主時爲止？

我們即使在十分心平氣和的檢討下，亦不得不說：美軍繼續駐華確是一種不合事宜的行爲。美國也許認爲，在華駐軍，可以有助於中國的和平統一。但事實上，這個假定無法成立。這幾個月來，中國的「和平」絕無任何足以令人安慰的進步，內戰的範圍和程度反而與日俱深；這足以表示美軍繼續駐華絕無助於中國的締造和平統一的工作；美軍繼續駐華這一行爲，僅僅使在中國內政上業已非常複雜混亂的局面，因此增加若干更多的意外的糾紛，同時並因此引起許多在中美國民邦交上所不必要的批評和指摘。在理論上，除了戰勝國駐軍戰敗國以外，我們亦絕難承認，乙國之內和平，可以以甲國之駐軍而贏致之。

三

從

其次論參加調解。根據上文所引同一聲明，美國參加調解中國內爭的目的，是要幫助中國建立一個「強盛、團結、民主的中國」。調解的原則則爲：

「美國認清中國現在的國民政府是一個一黨政府，並且相信，假使這個政府基礎能擴大，包括國內別的政治份子，則中國的和平、團結、與民主的改革將被推進。因此，美國強調主張國內各主要政治份子的代表的全國性會議協議辦法，給這些份子在國民政府中一種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權。」

這一段文字在政治方面的主要意思，就是希望修改二十年來中國一黨訓政的政治，使之從一黨專政的國家變成一個民主的國家。該聲明最後

並說：

「中國如照上述路線走向和平與團結的時候，美國準備以各種合理方法援助國民政府，重建國家，改善農工業經濟，建立軍隊組織，足以爲維持和平與秩序而盡其國防上與國際上應有的責任。」

「在推進這類協助之中，對於中國在合理條件之下爲了用于中國全國的健全經濟及中美間的健全貿易的發展而計劃的向美要求信用貸款及借款，美國準備加以有利於中國的考慮。」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魯門總統發表的對華聲明，確是非常公正、合理、友好的；它符合今日絕大部分中國人民的願望。今日中國人民所要求者，在政治上是民主自由，在經濟上是民生改善。我們要求終止一黨專政。這種一黨專政的終止，決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終止，必須同時是一種精神上的終止。一黨專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徵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種基本公民權利沒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權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職業自由、財產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及結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爲一切自由的基本。我們所以要求上述各種基本的公民權利，僅僅是因爲祇有人民能獲得上述的基本民權，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體的能力，始能作充分優性的發展，以充實國家的生命，培養社會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進文化的進步；從而產生合理的政治活動和安定的社會秩序。除了這些基本民權的要求，中國人民並進而要求政府（無論執政的是甲黨或乙黨）能對人民負他在政治上應負的責任。消極方面要肅清貪污、提高效能，積極方面應有所建設，這些建設並應與他執政時間的久暫成爲比例。在經濟生活方面，中國人民切迫希望政府能施行若干全國性的溫和的社會改革，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限制一切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中國人民非常切望在政治及經濟方面都能得到改革，發生不流血的革命；而努力尋求這些改革，目前最切迫的要求是和平安定。內戰絕對打不得。打內戰要死人，要燒房子，要掠奪農民嘴裏的米粒；打內戰絕對值愈來愈貶低，工商業愈來愈蕭條，一般國民的情緒愈來愈消沉；整個國家因內戰而陷入于恐懼、怨恨、悲觀、麻痺、苦痛、絕望的境地。這是全無意義的大消耗大浪費，這是誤國害國、滅國的大悲劇！

上面這一段最簡單的陳述，我們相信就是今日絕大部分中國人的呼籲

和要求。但是我們正觀今日中國的大局，不要說毫無開國規模，甚至亦無建國氣象，一切活動作爲僅僅是在維持少數人的權力和利益。當前中國政府上的最有聲色的滑稽傑作，就是政府說的都是甜的，做的却是辣的。當政的人物嘴裏天天在喊民主，但是一切真正的民主活動，在中國却普遍而無例外地在各種不同方式的壓迫下，遭受限制、阻礙、取締、和威脅。這簡直是不可理解並亦不可信的作風。在現行政治風氣下，貪污已經成爲常態，不貪污反成爲變態。公家機關的腐敗黑暗，已至難以想像的程度。然而人民除嘆息並默默忍受外，竟無一點有實質的反抗能力！經濟生活愈來愈惡劣。蔣主席今夏在牯嶺聲稱，如若中國尚有一人無衣無食，即是國民黨的革命使命尙未完成。這真是仁者之心！可惜國民黨執政二十年的結果，本來有白米吃的，現在已無白米吃了；本來可以一天吃兩餐飯的，現在祇能吃一餐飯了；本來穿長衫的，現在不穿長衫或是穿不起長衫了；本來有房子住的，現在沒有房子住了！我們看，在中國廣大的農村裏，不知有多少人沉淪在饑饉和寒冷的死亡線上。就是在這不夜的城市裏，街頭巷尾，也到處都是無食無宿的流民乞丐。在這樣一片綿綿山河的土地上，竟有萬萬以上的人民，過着與畜生生活無殊的生活。而在這樣一個悲慘的局面下，還要從事內戰，活生生的把人民的血、肉、皮，摻着人民的汗、淚、血，建築少數人的「權力之殿」！人道！人道！人道何在！政治家的良心何在！

一如上面敘述的這樣一個落伍、黑暗、悲慘、無人道的國家，假如美國確是關切中國的前途，關切中國人民的幸福，顯然不是美國所希望，並所能坐視的。美國參加中國的和談，在政黨的糾紛上，企圖調解國民黨及其反對黨之間的衝突；在統治的精神上，企圖使中國變獨裁而爲民主；在國家的內容上，希望中國和平、統一、民主、繁榮。一個現代化的中國，是中國之幸，美國之幸，世界之幸。調解黨爭的本身顯然不是一個目的，調解黨爭的目的，仍在促進中國的和平、民主、進步、繁榮。同時，今日中國全盤的政治問題，不僅僅是黨爭問題；不是黨爭的問題解決了，就解決了中國的政治問題。解決中國黨爭問題僅僅是改革中國政治問題的一項，甚至可以說，這一項，確是非常迫切的一項，但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一項。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項目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勞苦大眾的生活

，培植中產階級的力量，鼓勵開明進步而有現代化頭腦的民主自由份子的抬頭。中國的亂，在經濟上的原因，是大家太窮了，絕大百分比的人民都沉淪在生活的水平線之下；在政治上的原因，是中產階級沒有力量，沒有組織；在道德上的原因，是有抱負、有操守、有能力的人無法為國家服役。（為國家服役絕非任官之謂。一個從事言論的人，假如環境允許他秉其智慧，憑其良心，公平論政，他對國家所能有的貢獻，未必即在一個部長之下。）對於這樣一個總括的目的，美國既然過問中國問題，就須一方面調解目前中國政治上最切迫的黨爭問題，一方面亦須從根本上壓迫政府作事實上的種種改革。一切民主活動，祇要合理而無損于社會的安全，應當容許其存在。但是我們回顧過去幾個月中，美國對於為作者所重視的一部分，可謂一無努力。在法律上，美國承認的中國政府是國民政府，美國當然尊重國民政府。在政治上，我們絕對非常公道地同情；美國之欲支持國民政府，誠亦事理之常。但是，美國之支持國民政府應該是有條件的。易言之，美國之支持國民政府，必須這個政府真能向民主之路進行。而我們歷觀往事，面視實際，我們實難發見任何足使美國必須支持今日中國這樣一個政府的理由。

四

再進一步說。在原則上，我們根本反對任何一個外國來過問中國的內政。但是我們政治上那些人物，自己沒有能力，二十年的統治造成了今日這樣一個局面，到頭要外國人來「調解」，使外國人要求「調解」，甚至使中國問題竟成了莫斯科三國宣言中所包含的一端，我們全中國人民的人格尊榮，實在給那些台上的人物剝光剝盡了！但是尊榮是一種感情，而政治却是一種現實。我們很含羞地說，假如因外國的插入過問，而使中國人民獲得和平、民主、自由，則亦不失為一項「滿意的交易」。不幸今日中國人民，已被動地做了一次「無所獲的拋出」。1765年美洲的獨立革命，產生了一個新的自由民主的美國，但歷史家告訴我們，1766年美洲的獨立革命，同時也促成了一個近代的自由民主的英國。喬治三世時代的英國是最反動頑固的。美洲殖民地的稅收，要由威司敏斯特決定，這一原則，廣泛地說，就是人民的意志權利一無保障，統治權悉操于少數專制人物的掌

中。賴有英國軍隊在美洲殖民地吃了敗仗，于是皇黨的威風大殺，人民的力量抬頭。在中國，單說抗戰期間，亦有同樣的事實：「武漢時代」在當時中國政治上，却成一個局面，另有一番風氣，時真正承南京淪陷，徐州被圍之後。三十三年中國軍隊自長沙至貴州作瘋狂的潰敗，日本進叩貴陽之戶的時候，政府威風稍斂，民氣一度昌揚。歷史說明：一個以軍隊為統治資本的政府，當他每打一次勝仗，他那捏緊不放的心理亦必隨之增強。所以鼓勵這種政府在內戰中取得勝利，就無異鼓勵這種政府加強他加緊控制的傾向。在另一方面，現在美國是有錢的國家，中國是貧窮的國家；美國是強大的國家，中國是衰弱的國家；假如美國在此時間，欲使中國為其尾巴，成其工具，是直乘人之危，非盡友邦之道。我們看到現在中國美國人，橫衝直撞，任意毆打學生，調戲婦女，碾死行人，簡直目無「中國」。我們的政府，在外交上，一味的跟着美國走；在經濟上；沒有錢就向美國要；在內政上，請美國參加和談，我們幾乎可以誇張地說，今日中國在精神上實已亡于美國了！我們不欲否認，美國之過問中國政治，倒頭還是為了美國的利益。但是美國一方面為了他自身的利益，同時也須真為中國的幸福前途公道打算。能如此，中國人民會得在心底裏感激美國，否則，美國必將失去衆多中國人民對於美國的感情，而這種感情，就是多年以來美國的政治家外交家所要獲致的。

三十五年十一月上海。

本刊將出

新疆變亂記略專輯

文字

阿爾泰山的烽火
伊甯事變
塔城的淪失
南疆的動蕩
和平談判及其後
(照片多幀)

地圖

抗戰勝利後的地圖之易色
新疆外圍圖
阿山區略圖
伊甯市略圖
伊犁區略圖
塔城略圖
南疆略圖

中國政治上的四種矛盾

莊智煥

民國成立以來，我們積極的想學歐美，採行民主共和制度，頒佈新的法律，提倡獎勵新式的工商業。其間經過洪憲帝制，宣統復辟，軍閥爭雄，而共和政體，不絕如縷。國民革命雖告成功，而軍閥精神却未根絕，內政迄難修明。日本本其國策，見我有機可乘，遂施其鯨吞之圖。我雖勝利，元氣大傷。目前我國政治分歧依然，經濟危機日迫。舉國徬徨，怨苦、呻吟、嘆息。政府無力，人民呼號，國際地位，得而復失。我國的病源究竟何在？筆者以為我國有四種內在的矛盾，矛盾不解除，不調整，則一切改進方案均將落空。謹為文分述如後：

一 社會與政治的矛盾

中國社會以「家」為基礎，積「家」為國，稱為「國家」。這是農業文化的必然結果。我國家族制度的完備，非歐美人士所能想像。在他們父子系母系不分，在我們則系統井然。對於喪禮，我們親疎近遠，層次分明。「慎終追遠」，列為美德。社會亦以家庭為模楷，所以本非家屬，亦往往認「義父，義母」，以建立家族關係。學徒從師，則稱「師父，師母」，視同父子。幫會組織，亦復如此。歐美人士重視的「朋友」，在中國則列為第五倫。歐美夫婦，互稱朋友；我國則以兄妹或姊弟相稱，也是原非血統而比於血統關係，以示親密。政治上則縣長接近人民，稱為「父母官」，當年高於知縣的知府則稱「公祖」，人民則稱「子民」。官制一級一級的推上去，皇帝自稱天子，儼然以國族之族長自居。所以中國的政治哲學是：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內心到外表，由一己到家，到國，到天下。這是一貫的「道」，缺一環而不可。從個人到國，到天下，「家」是最重要的一環。

歐美社會以個人為本位。父子間在表示親熱的時候可以朋友相呼。商業文化，固然促進此種精神，在商業未發達以前，他們的習慣已經如此。

他們讚美誠實而無所謂「正心」。講究修身，而沒有我們所謂「齊家」的觀念。歐洲人的家，不過是男女二人因戀愛結合而經營的共同生活（也有同居而分財的）。許多夫婦甚至不希望有子女。對於父母，既不同居一處，偶然來往，亦與普通朋友無異。對於貧苦的父母，大多數人是視同陌路，對於兄弟姊妹，在財產上更是錙銖必較。他們努力治國；中國人的「天下」觀念，在他們尚屬難於想像。這次大戰之後，許多人比較的進步些，討論到天下問題，然而國家觀念在歐洲人腦筋中，根深蒂固，要化國為天下，這一過程，仍極漫長。所以歐洲文化的政治哲學，可以「誠意」，「修身」，「治國」三語來代表。

從歐洲文化蛻變出來的共產主義，更進一步的信仰唯物。他們把人看做主義的工具，黨員無自由可言。共產黨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當然不講「正心」「誠意」這一套了。他們實行唯物的「修身」，做一個不折不扣唯黨命是從的忠實信徒，有集體而無個人。男女自由結合，自由離異，兒童公育，私人無財產。既無所謂「家」，自然更無所謂「齊」。「工人無祖國」，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是沒有國家的。現有的國家，也不過做主義的工具而已。既無國家，當然要將主義推行於全世界而要平天下了。蘇聯的 D.S.S.R.，祇表示主義，政治，政體，而不限地域與民族，正是共產黨想平天下的最好說明。所以共產主義的政治哲學是「修身」，「平天下」兩項。

滿清的君主專制政體推翻後，我們採取歐美的民主共和政體。我們廢除清律，改用現行的民法，刑法等六法。民國十三年以後，我們又採納若干共產黨的辦法於國民政府的政制中。可是我們中國的人民，承襲了數千年文化，保守了過去的習慣，不能適應這些政治上的更革。尤其是「家」的組織，習慣既與歐美社會大不相同，「家」的觀念，更不是歐美人所能想像。結果則為我們的社會是一套，我們的政治是另一套。矛盾於是發

生。不合頭顱的帽子，戴在頭上，即使勉強戴上了，一定使人畢竟不舒服，不合式。所以現在若不將中國社會改成個人本位的社會——這不是輕易的工作，因為絕大多數的鄉村農民是保守的，而我國真正工業化的時期還遠得很，——就得修正我們的政制與法律來適應現有的社會。最小限度，在中國工業化之前，我們應該有一套過渡時期的政制與法律。硬性將不同文化的政治，來管理不能接收別國文化的社會，一定是方枘圓鑿格格不入的。

二 政權與治權的矛盾

民主政體，主權在民，這是天經地義，毋庸論述。這個「權」如何行使，却是大問題。現在許多對於民主的爭論，也就因此發生。國父孫先生稱此人民的權為「政權」，而政府管理衆人之事的權為「治權」。政府由人民選舉。亦即「治權」由「政權」產生。在訓政時期，人民的「政權」，由國民黨代表行使，到今天，國家要步入憲政，却引起無數爭執。各黨各派向國民黨爭為人民的代表。人民呢，却不知究竟被誰代表了，也不知那一黨真能代表其意志，為他們的福利而奮鬥。現階段的中國是任何人均可代表人民，人民對於「政權」是「聞名而不相識」的朋友。我們再平心靜氣地想一想，有多少人能明瞭「政權」和「治權」的明確定義？我國承襲了秦始皇以來二千餘年的大一統專制政體的習慣，封建時代的貴族的不可侵犯的地位沒有了，士的氣節也隨之沒落了。因為封建時代，政治在士族手中，君王可以將國家改由甲士族手中，交給另一個乙士族，可是不能取消甲的士族地位。士的權益，有一部份可以被君王左右，另一部份則神聖不可侵犯，所以他敢對上抗爭，由此產生了士的氣節。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使從政者以吏為師，於是官吏的任免，生殺之權均操於君王。士要從政，非逢迎上意，卑躬屈節不可。到科舉實行，則「天下英才，盡入彀中」，而帝王更可唯我獨尊，一意孤行，而無人抗議了。漢代去周代未遠，還是「刑不上大夫」，到明代則大臣可以「廷杖」，而士氣從此喪盡。

所以大一統專制的結果是政治以人治為主，一切發動由上，而官吏唯事迎合上同意志，以保祿位。對上諛則對下讒，各級官吏如此，倒楣的是

老百姓。人民亦祇可以賄賂官吏，以求一時的太平。官尊，民卑，官富，民貧，在一般人心目中，也就視為當然。當前的政府對於人民，仍然重視「管」「教」的工作，而沒有盡到「養」「衛」的責任。因為人民是困頓。貧乏，而救濟仍大都出於人民，軍警對於人民彷彿羅馬公民之對待奴隸。所謂公僕，實際上却高高在上，要人民尊敬，要人民額外供應。這是什麼景象？

政府的存在是為管理人民的公共事務底。官吏的設置是為人民服務的。現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祇有治權，沒有政權。官吏成為人民的主宰，同時又要稱之為公僕，豈不矛盾？所以我國的政權與治權之間，以及政權及治權的定義，均存有矛盾。這些矛盾不去除，則法治的民主政府，正軌的憲政政治是無法產生的。

三 政治與行政的矛盾

農業社會的國家裏，政府要希望的是「風調雨順」「五穀豐登」。所以「國之大事，惟祀與戎」。而且人民生活很單簡，大都自給自足。「耕地而食，擊井而飲」，與「男耕女織」，是農業社會所認為的治政大道。人民對官家（政府）除納稅完糧及應徵役外，別無義務，官家遂以「政簡刑清」不擾民的官吏為模範官吏。可是現代政府的所管業務繁多，典禮（祀）軍政（戎）之外，又要管理交通、工礦、農林、漁牧、教育、公共衛生、水利工程等等。而為官設官，又要考試、銓敘、監察、主計、審計等機構。此外還有立法、司法等專設機關。政府的部門繁多，各該部門又有很多帶技術性的工作，所以各部門的行政主管人員，非深知技術的專才，不能決謀定策，措施咸宜。專家的意見，在現代行政中，是絕對應該尊重的。但是國家的政務，則重在辨別其本末輕重，而後區分其先後緩急。這當然非明瞭世界趨勢，國內現狀，能以超然態度，審慮周詳，而後裁決方針的通才不可。通才的長處是常識豐富，而簡選通才的條件是他能大公無私——最低限度，亦能公私分明——練達負責。可是若干年來，政府想推舉專家，往往簡選專家以居通才之位。結果則政務門戶化而缺乏綜合性能。輕重緩急亦不能分別。國家遭了殃，專家亦被犧牲，因為他的專長亦無法發揮。同時許多技術性工作却委託於普通學識的人員，各部門的業務概

不尊重專才的意見，也實在無法被尊重，因為主管者並非專家。國內有數的專才，亦因駢枝機關太多，人力分散，不能收效。敗壞政治，浪費人才的情形，真叫有心人欲哭無淚。公務人員因為待遇菲薄，不能仰事俯畜，有幾個能不憑藉地位或權力去弄「外快」呢？最起碼亦爲了平價物品而奔忙爭取，疎忽其職責內的工作。政府三令五申，禁止公務員經商，其實公務員沒有副業，如何能活下去？所以貪污是政府自己造成，逼成的。結果則公私不能分，私利益始終妨害公共利益。居高位者對此節尤應負大責任。社會又崇拜偶像，通才亦祇好以專家的姿態出現。所以這些年來，政治與行政混淆，政務與事務上發生矛盾。此項矛盾不除，政治必難清明，建設亦必致「百廢俱興，一事無成」。

四 經濟與財政的矛盾

專制政體是「家天下」，所以國家的財富，即是帝皇的資產，國家的財政機關——不論其名稱是戶部或財政部——即是皇室的賬房。官吏的俸給，本是工作的報酬，却也認是帝皇的「恩典」，此外更有「賞賚」，來鼓勵有能力的官吏。人民對於賦稅，也認爲是報效帝皇，而不知「政府取之於民，應用之於民」。所以專制政體的財政是純粹消耗性的。節國用，薄賦稅，這是財政的最高準則。然而現代國家的政府業務繁多，組織自然不能單簡，政府又復直接的或間接的從事生產事業。所以政府的支出，除了消耗性的行政開支外，還有政府的投資於企業，和改良交通、水利、土壤等等增加國內生產的工作。對於消耗性的支出，自然應該儘量節省。對

於扶助生產的支出，却須儘量擴大；生產增加，正是稅源的擴大。所以「量入爲出」的財政原則，在現代國家中，必須大加修正。這其間的關鍵問題，祇是國際收支之力求平衡。凡是用之於國內及人民的錢，多化一些是無所謂的。我們祇要利用金融機構，來妥善管制通貨的流通額，即不至發生惡劣影響。但是國際支付，政府却必須隨時留意。國際能出超自然最好，如果是入超，應該求其數額之減低。要減少入超，在我國現狀下除了僑匯及國際在華投資外，祇有鼓勵出口貿易之一途，這又是有賴於增加生產了。我國要推進工業化，要「迎頭趕上」，更非積極提倡與扶助生產不可。可是現在我國政治措施，仍舊是財政第一，經濟第二。金融的力量，又是左右財政與經濟。這與財政依經濟計劃而定方案，以金融爲工具的道理，又發生矛盾。目前爲防止物價波動而妨礙工業農業的生產，不過是矛盾的結果之一罷了。矛盾不除，建設無望。

我國在過渡期間，矛盾自所難免。問題在如何解除這些矛盾。我們不能忘記本國歷史，當然我們也不可忽視國際趨勢。政治的措施應該是領導人民向進步的方向走。但是領導者不可遠離羣衆，所以政府也不可以脫離社會而講空話。行政上更應顧及人民習慣，誘導其漸入進步之路。暴力政治祇能收效一時，華族是講究以德服人而反對以力服人的。政府自身的矛盾，必設法迅求解決，不然，實在無法達到光明之路。矛盾是人爲的，可以人力解除之。關鍵在我們是否有認識，我們是否有決心有毅力去解除它。這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

聖教與異端

(中)

蕭公權

從政治思想論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中的地位

(四)

我們如果把秦漢以後二千年的思想史加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儒家思

想的進行並不循著一條直線，而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大有起伏。墨家思想，上面已經提到，到了漢代成了絕學。法家主張的一部分，從秦漢起，成

了百世不廢的實用治術。這兩家當然談不到進行或起伏。儒道二家卻與此不同。就大勢說，每逢政治比較安定的時候，儒家思想便佔上風，道家思想就隨之衰微。反過來，到了社會衰亂的時候，道家思想便一時盛行，而儒家思想就相形見絀。不但如此。先秦儒家政治思想有孟荀兩大宗派。孟傾向於民本思想，荀傾向於尊君思想。秦漢以後的道家有一「黃老」與「老莊」兩派。黃老傾向於以清靜之術用世，老莊傾向於以逍遙之旨養生。當儒家獨尊的盛世，荀派尊君的學說較受歡迎，而孟派的民本學說往往在大亂方治或盛極而衰的時候代之興起。老莊思想雖然每應亂世而生，但是在亂極初治的時候黃老思想卻佔優勢。我們不敢說這是中國思想史裏面的定律。這祇是中國思想史裏面的事實。

具體的說：漢初鑒於秦法深刻的流弊，想用寬大的政策去收取人心。於是清靜無為的治術盛極一時。滿口仁義道德的賈生也大講虛無之道。到了武帝以後，天下治安已久，黃老遂趨隱微，儒學立為正統。而當時一般儒生已不甚講明賈生「民無不為本」的學說。西漢第一大儒董仲舒因為闡發「春秋」天人災異的理論，藉以防止君主專制，君權無限的流弊，大為朝廷所不喜。他不但終身不得高官，而且幾乎被處死罪。「曲學阿世」的公孫宏反致位卿相，封爵列侯。其中消息，大可玩味！東漢始重提倡經術，皇帝且親自講經，然而儒家思想却並無顯著的發展。肅宗以後的經學已有徒具形式之感。和帝安帝以後，連徒具的形式也難於保持。於是老莊的「虛無」便有乘虛而入的便利。西漢建立的儒家霸權，到了魏晉就暫為異軍突起的「玄言」所奪。其實履霜冰至，由來已久。在光武帝的時候，王充已經得風氣之先，而單鎗匹馬，對漢朝的經術來了一次帶有殲滅戰意味的總攻擊！

唐宋到明清千餘年中，大概說來，是儒學復盛的時期。然而仔細考察一下，我們也會發覺儒家的據點，依然受著「異端」野戰軍或游擊隊奇襲的威脅。先就儒學本身說。唐初士大夫的一部分頗受王通的影響而成為開國的儒臣。原來在南北朝的時候，南朝的君臣偏重文章清談，對於周孔的聖教並不重視。梁元帝在投降西魏以前，把所藏古今圖書十餘萬卷一齊焚燬。有人問他何以焚書。他說：「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即此一端，可以想見當時的風氣。至於江左君臣佞佛的惡習，更是人所共知。

杜牧的詩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之句。這真是詩人的實錄。用詩人的眼光來看，「樓臺煙雨」的確是江山如畫的妙景。然而用政治或史家的眼光來看，就不免有「烏煙瘴氣」之感了。南朝雖不信奉聖教，北朝的秦虜卻極力摹倣漢族的文化，提倡孔子的道術。北魏一朝的制度風尚，尤表現儒家的色彩。魏周兩朝都會有毀寺誅僧的舉動，和七百多年前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舉動造成對照。所以就大勢說，南北朝時代中國聖教的保持者是北朝的胡人而不是南朝的漢族。這真是一個有趣的矛盾！王通生在大河以北的龍門，他所以成為隋唐間的大儒，恐怕還是受北朝學風之賜。等到唐太宗撰「帝範」以教太子，武則天著「臣軌」以訓百官，尊儒的趨勢便經朝廷的承認而表面化了。

唐代儒家思想的變化，可以韓愈柳宗元及林慎思三個人的言論中得一線索。韓柳同時生在唐運盛極始衰的大曆長慶年間。林慎思卻生逢懿宗僖宗大亂之世。韓柳的思想都近荀學，而前者尊君輕民的態度更為露骨。「原道」一篇當中曾說：「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嚴復在清末的時候，專寫「闢韓」一文來駁他，認為韓學是民權思想的障礙。嚴氏的看法，並非沒有根據。韓柳死後約五十年，林慎思便著「續孟子」和「伸蒙子」二書申述「亞聖」的民本學說。這是衰世儒學的自然傾向。

照上文所說看來，唐代儒術雖然在漢族恢復神州疆土的一統天下當中，同時也轉敗為勝，重掌舊有的霸權。然而道家思想的主力不但未被消滅，且有結陣反攻的徵兆。唐朝皇帝，自以姓李，為迎合門閥的風尚起見，遂和道教宗師的李老君聯了譜。於是推崇老稱為「太上玄元皇帝」，在崇正寺裏面設立了一個崇玄署來管理天下的道士女冠。宗正寺本是掌管皇族事務的機關，道士女冠受它管理，不啻承認他們都是皇族或享受皇族的待遇。老、莊、文、列的遺書全被尊為「經」典，全指定為國立道教大學（崇玄學）的教本，全成了士子應科舉必讀的要籍。「道德經」「南華真經」「通玄真經」等在學術的地位上與儒家在五經平等。不但平等，而且有時還佔五經的地盤。開元年中，玄宗曾下詔令貢舉人試賦「尚書」「論

語」加試「老子」！我們要注意，唐代提倡老莊並不認它做純粹的宗教信仰，而把它看做用世的治術。白居易、元稹、都是一代詞人。他們準備應舉，揣摩時尚所作「策林」七十五門當中便有不少漢代所謂黃老家言。例如第十七目「黃老術在尙寬簡，務清靜，則人儉朴，俗和平」就是最好的證據。道教既被任爲治術，道士也自然取做官的權利。李國楨、劉玄靖等都以道士仕至高位。雖然中唐以後的皇帝多以迷信神仙丹藥而崇信道教，和盛唐以前的用意有乖，然而尊崇道教的事實是勿庸諱言的。

唐代前期的道家思想大體傾向於「黃老」，後期的道家思想卻轉向於「老莊」。最可驚異的例子是黃巢亂中無名氏所作的「无能子」一書。作者的根柢思想雖然因襲道家的傳統，並無新義，他對於政治及社會生活的論調則十分激烈，幾乎是儒家思想中一切價值的倒轉。他認定人類所遭遇的爭亂苦痛都生於「聖人」所創設的倫理道德，禮樂兵刑種種不合自然的制度。於是照他看來，儒家所尊奉的聖人實在是摧殘人類幸福的罪魁禍首。聖人提倡人倫，教人以親親之道，勉人以孝弟之行，督人以君臣之義，這實在是誤導蒼生的教化。父母兄弟的關係是由名號的幻覺而產生。天下的人和我的父母兄弟同具圓顛方趾，事實上有何區別？君臣之義立於君之可尊。但是中國的君主不過是在地面上極小一部分中暫時錦衣玉食的一個人。他生無治安的能力，死與螻蟻同腐朽。他有何值得尊貴的地方？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孟子已經罵他們「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无能子」的這些議論真是無父無君。假如孟子聽見，恐怕要罵爲禽獸之不如其了。

宋朝定鼎，儒學又有復盛的景象。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話固然不是不足感信的大言。我們卻可以從它窺見聖教再起的消息。但是宋朝的儒學既不是漢代的經學，更不是先秦的孔孟哲學，而是具有特殊觀點和內容的理學。理學是中國思想史中光榮的創造，這是無人否認的。理學家的一部分援道入儒，另一部分援佛入儒。能够真拒「二氏」之異端者，幾乎不可得見。道佛二者之中，尤數後者的影響爲深刻。儼若魏晉隋唐時代佛家哲學不大量輸入中土，宋儒不聞彼宗心性諸說，理學的發生是很難想像的。明代「心學」流入「禪狂」，這是自然的趨勢。宋明理學雖然刷新了儒學的陣容，但是它所接用精銳武器一重要部分是取資於國內外的異端！

元明清三朝的儒學思想，嚴格的說，不會表現真正重大的進步。許衡

吳澄一般人妄想用周孔的政教同化蒙古。元朝在表面上雖然虛與逶迤，實際上卻用征服者馬上治天下的手段來壓制漢人。讀書人拿五帝三王的大道去事奉異族，其結果祇取得了「九儒十丐」的身份。明朝的儒學略呈昭蘇之象。明初的劉基方孝孺和清初的黃宗羲唐甄等在亂極初定的時代大倡民本的孟學，王守仁和他們的門徒在明朝的中葉提出思想自主的大胆主張，這比較可以注意的兩件事。後者尤其是思想史上值得大書的供獻，然而王學是從禪學一轉手，並非純粹的儒學。王陽明雖然說滿街都是聖人，孔子是否承認他是聖人而不發「非吾徒也」之歎，是不易答覆的疑問。至於清儒多承宋明理學的餘波，於政理更少發明，我們無庸贅及。晚清海通以後，西洋思想輸入，孔孟之學每遭急進維新論者之唾棄。曾國藩消滅太平天國的最大目的不是扶清，而是保衛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所扶持的「名教」。倭仁反對變法，他不是反對扶清，而是反對與聖教不合的夷法。張之洞厭惡新黨，他不是拒絕富強的西學，而是恐懼譚嗣同等「衝決網羅」的主張，怕他們會打倒儒家三綱五常的大道。在曾、倭、諸公的心目當中，晚清的西學正如晚周時候的楊墨，都是無父無君的異端，都應該拒而闕之。在他們的心目當中，他們所負的使命正如孟子所說：「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不過孟子說：「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他們應加改正而說：「西夷之道不息，中聖之道不著」罷了。今日事後平心論之，儒家思想在清末的時候，的確遭逢了空前的危機。就儒家的立場看，衛道的工作實在有其必要。然而這卻證明了我們上文所說：在一統天下時代儒學不會取得最後的絕對勝利，是一句不無根據的話。

代 郵

各位撰稿先生：1. 尚未接到本刊的先生們，住址固定後，即乞示知，以便按期寄奉。2. 過去各期如有缺少者，即請函告所缺期數，當即補奉。3. 謹請源源 賜稿，充實本刊的內容。

編者

中國語言之結構及其表 達思想之方式

高名凱

自從十九世紀初葉博布 (Bopp), 施來格爾 (Schlegel) 等創始比較語法學以來, 語言學家都喜歡用語法的結構來解釋思想的組織。因為語言是社會的傳習, 必是某一社會團體所應用的, 於是, 民族學家也就常常用某一民族所用的語言的語法來解釋這民族的思想。近年來歐西各學人之研究初民心智 (Primitive Mentality) 大半都是以語法的結構為依歸來說明初民的思想。一般研究中國語音的人也有這趨向。即以博布本人來說, 他在十九世紀初年認為中國語沒有語法, 中國人缺乏理性的思想。此次大戰中死去的法國漢學家葛蘭言 (Gramet) 氏也曾有專著, 從中國語法的研究來解釋中國人的思想。我國學人, 如陸志章先生和張東蓀先生也曾寫過一些文章提醒我們到這一條研究的路上來。以語法的結構來研究中國人的思想已是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了。

但是, 在這裏, 我們有提出一個先決的原則的問題來討論的必要。語法的研究是不是可以使我们知道某一個民族的思想? 這問題的解答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是一般人所沒有注意到的。要知道所謂語法是語言中表達次要觀念, 關係觀念的成分, 往往是不能獨立存在的。我們說「們」字是代表多數格的語法成分, 因為這「們」字所表達的意思只是次要的觀念, 表明主要的觀念(如「孩子」)之屬於那一種數量; 「們」而且不能獨立, 他只能加在主要的觀念之後。然而「們」字雖然只是代表次要觀念的語法成分 (Merghen), 他所代表的「多數」的觀念有時却可以是主要的觀念, 而由語義的成分 (Semanten) 表達之。我們說: 「多數道」觀念是一般語言所共有的」。在這一個句子之中, 「多數」是主要的觀念, 我們不能用「們」去表達他。所以同樣的思想, 有的時候可以由語法成分表達之

有的時候可以由語義成分表達之。結果是: 要研究應用某一種語言的民族的思想, 不能僅僅就這一語言的語法結構去找根據, 因為語言是社會的傳習, 各語言有各語言的表達方式, 同一的意思在不同的語言之中可以由不同的語法成分表達之, 同時在某一語言是由語法成分來表達, 在另一語言却可以由語義成分來表達。比方說, 拉丁文是以語尾的變化來表示名詞的格位的, 而中國語則沒有名詞格位的形態學的分別, 中國語是以語次來分別「我打你」和「你打我」這兩句話中的代名詞的地位的不同。又如: 希臘語、梵文的名詞和動詞都有「雙數格」(Dual), 中國語也有「倆」, 然而英、法、德語都沒有雙數格的語法成分, 這並不是說他們並沒有「二」或「雙」的思想, 因為他們還有 Two, deux, zwei 的語義成分來表示這「二」或「雙」的意思。這一段話就是要我們注意: 要從語言學的觀點來研究應用某種語言的民族的思想的內容, 絕不能單靠語法的分析, 因為有一部分的思想內容或思想觀念是由語義成分表達出來的, 不存在於語法的觀念, 可以存在於語義。

這分別是很重要的, 一般用中國語法的研究來討論中國思想的人多半沒有明白這一點。他們以為中國語的語法沒有動詞上的「時間」分別, 就認為中國人沒有「時間」的觀念, 這實在是錯了的。難道中國人所說的「明天」, 「昨天」, 「今天」等都不是「時間」的觀念嗎? 原來中國語的確沒有動詞的時間的語法形式的分野, 我們所用的「了」並不是表示「過去」, 因為「了」也可以用於「將來」, 如: 「明天等我講完了書, 再請你來談一談。」這明明是說明明天的事情, 然而却用「了」。「了」其實只是表示動作之「完成態」(Accomplished aspect of the verb), 只說明道

動作之是否已經完成，不論其完成的時間是昨天，或是今天，或是明天。可是，我們却不能够因此而說中國人沒有時間觀念。不過，在中國語中，時間的觀念是由表示時間的語詞的語義成分表達出來而已。

原來用語法的結構來研究思想只能夠研究思想的表達方式，不能夠研究思想的內容。語法本是形式的問題，他的功能就是在於用什麼方式把各有關的觀念的結合所生的意思表達出來。所以，如果我們說我們不能以語法的結構來研究思想的內容的話，我們却認為以語法的結構來研究思想的表達方式是可能的，而且一般要以語法來研究民族的思想的學人也只能夠走這一條路。

根據這個前提，於是，我們可以從中國的語法結構來研究中國人的表達思想的方式了。

一般人都認為中國語是孤立語 (Isolating language)，就是說中國的語詞都是獨立存在的，缺乏表示語法範疇的形態學 (Morphology) 甚至於說沒有語法，這句話不大盡然。語法並不僅是形態學而已，語次的安排，特殊語法成分 (即中國人所謂之虛字) 的應用都可以表達語法的範疇。中國語並不是沒有語法，只是缺乏形態學，而在語次的安排，虛字的應用方面，較諸泰西語言更為複雜，更為豐富。至於說中國語的語詞都是可以獨立的，也不盡然。像「們」這一類的語詞，沒有上面的名詞如何能存在？忽然對一個人說一聲「日」，絕沒有人懂得這就是多數的「們」的意思。可是，一般的說，大部分中國語的語詞都還帶有一些實字在虛化歷程之中所留下的意味。例如：「了」之在於「做了事」一句中當然是表示動作之「完成態」，然而他的「完了」的意味却仍然存在。不過這裏並不是獨立存在的「完了」的動作，而只是表示「做」的工作已經在「完了」的狀態之中，離開「做」，他也就不能存在了。這例子證明中國語的語法中大部分是用帶有實字意義的語詞來表達歐洲語中不能不用完全表示關係觀念的抽象的語法成分所表達的意思。我們可以說中國語所表達的思想方式是比較具體的。

這句話怎麼講呢？大體說起來，中國語所表達的思想方式是具體的。詳細的分開來說，中國語的語法所表達的思想方式，可以說有兩種：一是原子主義的，一是表象主義的。

怎麼叫做原子主義呢？這當然不是原子彈的意思。原子主義 (Atomism) 是用語言的工具來一個一個的抓住，一個一個的表示我們所要說明的世界的成分，而不注意其中的一體語言的表達方式。我們說原子主義，因為在這種語言的表達裏頭，各成分是和原子一般的散立着，由這散立的排列，讓我們看出其中的意義，而不是表示關係的抽象的語詞把他有機的表現出來。原來代表世界中的具體的事物的語詞，他所代表的是關係者 (Relation)，而不是關係 (Relatio)。具體的世界都是散立的關係者，由於我們的抽象作用，理性作用，我們才看到他們之間的關係。語法的作用本來是代表關係觀念的，但是他所用的方式都可以是具體的原子的安排。比方說，在歐洲的語言之中，例如英語，表示空間關係的語詞是用 *on*, *in*, *between* 等抽象的介詞，他們除了表示某一物 and 另一物有 *on*, *in*, *between* 等空間關係之外，並沒有其他的具體的意義。然而我們中國語却用「在……之上」，「在……之中」等。要知道中國之「在」字其實含有「存在」的意思，他是代表存在這動作 (說是歷程更妥) 的，而「之上」也明明明白是「某某事物的上面」的意思，「上面」是名詞，是代表事物的具體的方向。我們的目的當然也是在於表明「某物」和某物的「在上」的關係，但是我們的說法却和英語的說法不同，我們是把「某物」，「存在」的動作，「某物」，「這事物的上面」等原子的成分都安排出來，讓人看見了就懂得其中所生的是如何的關係。我們的「在」字有具體的動作的意義，可是英語的 *on*, *in*, *between* 等則除了抽象的關係觀念之外，沒有其他的含義。

英國的新黑格爾派哲學家鮑森葵 (Bohnstede) 曾在他的「大邏輯學」中說到，一個判斷總是一個完整的意思，所以主詞和賓詞是離不開的，主詞和賓詞是同時存在的，並不是先有主詞，後有賓詞。法國當代大語言學家方德里業斯 (Vachon) 也在他的「語言學」中認為整個的句子其實只可當做一個語詞來看待。當然中國人說一句話並不是不把整個判斷看做一個單位，但是他却的確把判斷之中的成分一個一個的分開，排列在那裏，每一個成分都還保留有他的獨立的意義的彩色，雖然不是完全獨立的。這種表達思想的方式是和鮑方二氏所說的有些不同。羅素曾在他的「哲學大綱」中認為世界之中的事實的秩序如果要把他表達出來的話，只能夠用單

詩的排列。他說，如果我們先看見閃電，再聽見雷鳴，如果我們要把這時間前後的秩序表達出來的話，我們只能夠先用寫「閃電」，再寫「雷鳴」的方式表達之；「閃電，雷鳴」。我們這裏並不是討論哲學的問題，也不是討論思想的內容問題，對於羅素這種實在論的世界觀我們不必加以可否，但是他所說的道理都可以拿來解釋中國語的表達思想的方式。羅素稱其哲學為「邏輯原子論」他認為世界是多元的原子的事實組成的。中國人的思想是否多元論的，是否原子論的，我們暫且不談，但是中國語之表達思想的方式却正是學羅素所舉的安排原子成分的方法。中國人就是把許多原子的散立的成分排列起來，然後讓人家看出其中的關係，和整個判斷的意思是什麼。

表象主義是什麼呢？表象主義 (Representationalism) 就是用最直接或最活潑的方式把所看到的世界具體的表象出來的一種語言的表達方式。具體的世界就是直接感覺的世界，特殊的世界。他是滿充着事物和歷程的。只有理性的抽象作用才把直接感覺之中所有的一部分的朴雜的成分取消，而用一兩個結晶的觀念把他表達出來。中國語所表達的思想方式正是要把直接的世界之中所有的一切成分都活潑的表達出來。比方說，西洋的語言有所謂動詞的施動式和受動式的分別。施動是一種關係，受動又是一種關係。西洋語對於受動，觀念多半是用一個抽象的語詞表達之。英語之 *is*，法語之 *est*，實在是極乎抽象的語詞，我們除了說他是表示受動以外實在談不到他有什麼具體的意義。這明明是理性化了以後的抽象的語詞。然而中國語則不然。一般硬將西洋的語法套在中國語上的所謂語言學家多半都認為中國語的動詞也有受動的形式，其實是張冠李戴的結果，走錯了路。中國語的動詞並沒有受動的形式，雖然中國也同樣的表達受動的意義。我們現在說：他受騙了，他給打了。這裏的意義當然是受動的，但是這裏的形式都是施動的，「受」字，「給」字明明是施動一動詞。最有興趣的是：在中國各方言之中，受動意義的句子多半都是用施動的「給予」的意義的語詞來表示的。北京語的「給」本來就有「給予」的意思，當做表示受動意義的句子用時，也還沒有失去「給予」的意味。給人家機會打的人，當然是受打的，正如給人家東西的人當然是少了一件東西一樣，他是受委屈的。同樣的情形可以從上海話，成都話和福州話找到。上海話說「給

予」的時候是 *gei*。「撥」(撥儂一本書)，說「受打」的時候也是「撥」(撥儂打了)。成都話也是表示「給予」意思的 *gei*。來表示受動的。福州語說給人家東西謂之 *gei*。「乞」(乞女一本書)，說「受打」也是「乞」；乞女拍了。這證明中國語的受動意義的句子是用帶有「給予」或其他的意義的施動式的動詞來表示的。中國語是用動詞來表示，歐洲語却用抽象的介詞來表示，這是兩個不同的表達方式。一個是抽象的，一個是具體的，表象的。我們說他是表象的，因為他把直接世界的各種成分都表象出來。「在我給你打了」這句話之中，他說到「我」這成分，「給」這一動作，「你」這一事物，「打」這個動作，「了」這個動作，因為在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受打的人確有一種受委屈的不甘心的動作的。這麼一來，他是活潑的把生動的世界描寫了出來。

這原子主義和表象主義是中國語表達思想的兩種方式。這兩種方式的結果，就是中國人雖然也有各種觀念，但是他的表達方法往往不是有機的，而是原子的，往往不是理性的，而是直覺的。於是乎，中國人的邏輯不甚發達，中國人沒有運用理性推理的習慣，沒有理性推理的訓練。然而中國人在敘述直接經驗方面却有特殊的本領。這種語法結構是把活潑的生動的世界描寫出來，因此用中國的語言來作歷史的記載和文學的敘述是最動人的。中國人在史學文學方面的成就特別大，而在哲學思想，邏輯訓練方面特別差，大約就是因為受到語言的結構的影響的結果吧。

更正

第七期蕭公權先生「說民主」一文，有下列三處刊誤，謹此更正：

- (1) 六頁下欄二行「抗拒主權」，「主」字應作「王」。
- (2) 二十五行「必然是由上而下的民治」，「由」字脫漏。
- (3) 七頁下欄六行「與其攻擊不民主的十個人」，應作「與其攻擊十個不民主的人」。

客座記言 陳衡

引言

義見這，人然們他最人有責常第一一般一却實不一是用
的，談無就有的一常一；時；只二目讀定在而回次我，
生切話能時談點兒的也一有，的者說暗有之試數有關
活礎是有是話引的身可客一這，自明示建點用年兩於
式問機輩多位然；一，有，記在去最答性是為須一
，，，的老就有位也二大她言引想好樂的：。某申客
以却前指前偏時青不三概的「起出是不答論他雜明座
及總盡示並向是年一位只論中讀來由是案文與誌。記
追應，與，於一，定。有話的者；「沒，必論寫第言
求該或啓那平位主每而一應「們因客有而須文短一
一是是發他面朋人次且由主的為，人，惟有方文，方
個交平。對了友可一這，作人思輸「但的一式時這式
有換輩但於；，能樣「難者「考「的或不要個根，方的
意意，是主偶他給，客然負，。唯一必點切本第式採

客主：（坐下）請就坐吧，地方逼窄得很，對
們能租到這兩個屋

一 「你不是基督徒？」

却當點感暴抵教聽宗今繁厥嗎積產，值過與個好提今忙樂是大上來您見忙？子
又我，，膚是去到教天週煩？起生已得。讀月極出天嗎與一致學了們，，上已
常和因但淺很「有的先於。教「來的我就美，了來沒？享個還了不是心竟次真
委他為我青文的些。提我說「了問不們在美當，談事，受苦惱，過甚中不船是
問們他也年雅問青我出心說「題少的這國然謝談，。學適一十幾老曾到不
「話似意不，。校個的去當「您，；觀短的還謝。你如有問題，不妨
你的乎多同與這討之來問吧。厭就由與的會有我「煩一此分兩與實到
是時很知。又些論後，隨「我天在析個文格此「的一我的月化來不遇
不候不道我一青「，牠太「的「祈祈個文格此「的「祈祈個文格此「的「祈祈個文格此
是錯他感羣年回便是多「請天心中現。批過「的「祈祈個文格此「的「祈祈個文格此
基們但一檢粗大宗常於，「教的中象，不評兩

客主：那有的這中哦就藝科在所一這因對是我請定我的不我第若層我很回基：題：的這一了的一教
教慶的學帶國！真的學希以樣不為的文想說對也驚是且二能留們同到餐第：且是定點！們驚。徒可？
徒，識要也我是一文購要，蓋他。化，吧。會異督你也第下天您教徒是我說加個是錯「問起是「
的對即，一包懂等千化雜請不然們但為。他。們大概以為基督教就「問起是「
於使這個括了於年不馬惑信，都為其在是甚麼呢？「問起是「
人，是是關內但化在產文我的美基麼呢？「問起是「
我問一個胸襟不體。他的歐生化解人國醫有，教？「問起是「
該是文個襟不體。他的歐生化解人國醫有，教？「問起是「
甚是人人都深「把督後，。歐「下是在。歐「下是在。歐「下是在。歐「下是在。歐

主客：的，那（點。們目專解提智靠真教不：心那是很你啓能答一，是，的方，當那的話時，初呢
州間地個也站。這，標，與高識了沒從錯「中你的不不發有；個不便歷才再然您誤也候假到？
五句比「一（起）是「這同我，與有呢，看的又。錯是？一而不但是可吏我作不勸解可，如此
時年，「一（回）際。還一也情們可異想？但這，怎「嗎說？「這「嗎說？「這「嗎說？「這「嗎說？
在，可你到「謝「際。還一也情們可異想？但這，怎「嗎說？「這「嗎說？「這「嗎說？「這「嗎說？
東十重是宗下謝「人幫我你這眼擴青這你甚中沒知「對督個徒，明，似對督個徒，明，似對督個徒，明，似
美月要不教次您「觀他來教，我的層？他的這，又青樣繁「年一週「年一週「年一週「年一週
劍，得是去我的「的們但美育因們交。又青樣繁「年一週「年一週「年一週「年一週
橋十多基「們啓「個了要來的而的換「不年一週「年一週「年一週「年一週
五了將的選示「個了要來的而的換「不年一週「年一週「年一週「年一週
。教問對「呢論「個了要來的而的換「不年一週「年一週「年一週「年一週

刊本
者記約特

今日之瀋陽



黑暗·權勢·紊亂

大廈皆新貴·小民慚形穢 盜劫日日有·一亂一焦愁

(本刊特約瀋陽通訊)今日瀋陽，仍是黑暗與不安的世界。黑暗！小豐滿電路修好了又壞了。少數電的供應，仍靠撫順西安等處。電力微弱，只能供給大機關和一些特殊人物，一般老百姓仍只能在黑暗中過活。路燈沒有電，午後六七時以後，路上便斷絕行人了。在這種局面下，太原街(原來日本的春日町)恢復夜市批准了，但是電業局不供應電，批准也是枉然。黑暗！瀋陽只崇拜錢和勢，錢和勢聚在飛來新貴身上，軍人尤其在瀋陽，

有高高無上的威權。新貴們對淪陷十四年的老百姓不免懷有優越感；老百姓原本自慚形穢，再受人卑視冷待，嘆氣之餘，一面感覺今日天下乃「南方人」之天下，一面感覺生活還不如偽滿時了！瀋陽最好的樓房大概都是軍警和東北行轅的機關所佔有。其次中央、和平兩報，正中書局，中蘇日報；也都佔有輝煌的大廈。大小要人從主任、長官，到中尉、少尉，都有大小好壞不等的寬暢住所，老百姓想在今日瀋陽找一間房子，卻難如上天。

滿天。

瀋陽接收了這麼久，軍警林立，但市內治安非常壞。竊盜和搶劫無日無之。軍人坐車看戲少有買票者；而欺負老百姓，向女人釘梢等等，均優為之。一般的說來，今日瀋陽秩序比張作霖時代沒有甚麼進步，或更不如；不過街上多了些標語，機關更多更亂而已。

十月十六日瀋陽市臨時參議會第一屆大會開幕。第三天會有高愛羣參議員質問市長說，瀋陽市有十亂：一、機關亂。二、學校亂。三、街頭亂。隨地設攤，舉步維艱。四、車站亂。賣票處五尺外即成公共廁所，竊盜白晝公然行搶。五、

交通亂。六、市場亂。七、拆房子蓋房子亂。……這並非過甚之辭。在瀋陽要想根據街名號數去找一個友人的住所，須得準備一刻鐘到半小時的亂摸亂撞打聽的工夫。馬路的名字換了，馬路的標記

卻只有路口有；門牌呢？沒有。有時一個街名，包括好大一片區域，好多巷道；這是敵人時的遺跡，而我們仍沒有改進。機關、學校、車站、街道、車輛、攤販、郵局、電話……沒有一樣是有秩序的。

貧窮·破爛·骯髒

衣著盡破爛·餃子成感饑饉
滿街見尿糞·一坑兩家分

瀋陽真窮了！瀋陽市上很看到衣冠楚楚喜笑洋洋的人物，他們都穿得很舊很破。偽滿時代一年每人配給不了一丈的布。現在呢，天津的布運到了，但布價之高，使他們無力問津。瀋陽的包子店沒有經常蒸好，隨到隨吃的。須入座後

說明要多少然後包好上籠。一般人以吃一頓包子餃子為盛饌，平常吃的都是高粱米小米和包米(玉蜀黍米)。瀋陽的民房多設土坑，也有一間房內搭對面坑者。貧民賃不起一間房，乃賃一舖坑；甚至有一舖坑兩家分賃者。

瀋陽雖窮，但卻找不到什麼乞丐

這是一個特殊現象。什麼道理呢？因為在敵人投降蘇軍進駐的期間，社會秩序相當紊亂，赤貧的人都伺機掠奪財物。固然也有因此喪命的，但極少，多數是積存累累，慢慢的變賣現款過活。所以在現在你要想找個工友反倒不易，區區的工資他們實在沒有看在眼裏。所以瀋陽的窮是一般的，普遍的；上下的懸殊卻少。這普遍貧窮的原故：一是由於日人十四年的壓榨(人民窮了)；二是由於軍的搶掠，從工廠、機器、汽車等等到傢俱、被褥、鐘錶之類(物資窮了)；三是由於不法部隊的

騷擾，流通券和法幣比值的公道。瀋陽的工廠空了！人民的腰包空了！街上看不見漂亮的汽車！建築內不復見完美的裝設！整個的瀋陽顯得破爛、荒涼、衰老、沉悶、航穢！

傾圮的建築，堆集的垃圾，觸目可觀。巷子裏一堆一堆的糞便，走路

荒涼·窒息·期待

精神無食糧·物價天天漲
此亦一中國·且忍等天亮

這裏沒有濃郁的文化空氣，可以瀟灑疲勞煩忙者的身心。這裏也沒有高尚的娛樂。書店開的倒不少，除了商務、中華、正中書局運到了他們一小部分書刊外，別的書店陳

要特別當心。除了舊日本租界區柏油馬路尚可外，城關通衢馬路，年久失修，殘損不堪。瀋陽竟日刮着大漠的狂風，捲着路上的泥沙，黃塵滾滾，撲眼欲迷，白色的衣服穿上一天就該洗了。此外的街道則是未經人工修建，下起雨來，泥水深可數尺。

列的不外有關中山先生和蔣主席的一些翻印書籍，如西安半月記，總裁言行之類。此外也有幾本巴金的小說，魯迅的雜集以及偽滿時刊印的文學書籍。這裏的報紙，好像沒有一家不是

直接官辦或間接官辦的，牠們有精麗的社址，完美的印刷機，充足的經費，雄厚的人手，但是內容總嫌貧乏和官氣太重了。夜間無電，大家不能外出，這根本限制了娛樂。影院的建築有非常堂皇的，但是所映片子卻都是陳舊的低級的。音樂會沒有，話劇談不到，皮黃戲沒有像樣的角色。沒有書報，沒有娛樂，令人感到空悶和

無聊！瀋陽的物價一天一天的上漲，直追平津，而布、糖、黃金、百貨之類又漲過之。但這裏的待遇可說是最低的。市府一個局長，月入不過一萬二千餘元；一個科員，不過六千元（流通券與法幣比價約為一比十）。省府便高了一等，薦任六級官底薪三百的，可得兩萬一千元，廳長三萬餘，書記萬許。行轅更高了

，按底薪照平津加，成數計算之。省校教員罷教了，結果增薪為萬四千元。你們不罷的，忍着吧！這是瀋陽，這又何嘗不是中國！不過瀋陽的可憐，東北九省的可憐，或有更甚於內地者！東北人民，忍耐着，期待着，好容易挨過了血淋淋的十四年，總算「天亮了」，不幸這是一天暗；什麼時候天纔真能亮呢？

北平的徵兵戲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在陳誠將軍的北平記者招待會上，有一位外國記者刺刺不休地問「徵兵」問題。陳

總長最後聽得不耐煩了，他說：「這些都不是我現在能答覆的問題。」

徵兵，在八年以來，抗戰中泰山

告一段落了。為什麼要徵兵？北平市政府臨時徵兵聯合辦公室為辦理徵兵事告全市同胞書中，一開口便說：「本市此次奉令辦理徵兵，係因各部隊辦理復員退伍所生之缺額甚多，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使新陳代謝得有以適應國防上之需要。」

在內戰擴大與加深的時候，誰都知道這次徵兵不是為「國防之需要」，而是為了補充缺額。開始是一切秘密的，大公報的徵兵消息首先受到「更正」以後便是滿紙的弊端消息，最後便有一個總更正，其原文如下：

「對各報登載徵兵消息的解釋，本市各報對徵兵情形，不甚明悉，以致發出消息，多與事實不符，甚或受陰謀之利用，故為誇大其詞。市府對此深為重視，近曾會同市黨部及參議會派員澈查，如確有弊端發生，自應嚴予制止法辦，茲列舉重要事項於下（一）西單興茂勝利春飯店，大綸綢緞店，萬國理髮店等，或因修理內部，或因頂倒更換經理，或因違章營業，經政府取締，而暫停營業。決無報傳，因徵兵而關門之情形。（二）廊房二條一帶商戶決無以金條買換壯丁情事，應徵壯丁名冊，均經各戶主簽字蓋章，可資證

明，(三)此次徵兵，係採徵募併用方式，且素無壯丁名冊，而壯丁頂替

恐以訛傳訛，影響人心，應即予以糾正。」

不過，不更正

之情事，自屬無由發生。(四)徵兵

的事情，也不是沒有，隨手找來兩則

用款，如各保經保

，即：李宜琛律師

民大會決定，對應

代表北平市各區保

徵壯丁家屬生活困

甲長書記及幹班受

難，願籌送慰勞安

訓學員聲明十六區

家費用，此為人情

保長曹義忠徵兵殉

之所容許，市府自

職經過啓事：茲

不便于以制止。至

據北平市各區保甲

其籌款數目，及收

長書記，及地幹班

支手續，已令飭各

受訓學員，交稱：

區查報。並由保長

「本市第十六區第

於保民大會，公開

十二保保長曹義忠

報銷，藉使應徵壯

，字彙巨，平日服

丁，身受實惠。各

務極為勤勞，本月

級承辦兵役人員，

四日上午十二時，

自不得藉機私向各

奉命在該管界上龍

戶索賄或勒派款項

大院二十二號，劉

，遠則查明嚴辦。

生貴家中徵集壯丁

(五)應行免役役

之際，詎該戶主竟

人員，各保長自不

於事先邀請，自稱

得強派壯丁款項，

十八軍官總隊軍官

如係自願對徵屬樂

之劉岱峯，預伏家

捐者，亦為法所不

中，向曹保長致命

禁。以上各項，誠

處嚴擊，當時斃命

。同月五日下午五時，經法院派檢察官李保齡，跟同教

峻加害人劉生貴及

加害人劉岱峯，並

屍親曹博之及第十

六區各關係機關人

員，親往劉生貴家

中，驗得該故保長

左面浮腫有手掌傷

，身有血跡；委係

被毆受傷身死，加

害人當場承認，會

打該保長兩耳光，

致氣閉身死等語。

查教峻加害人劉生

貴，此舉不特違抗

徵兵法令，抑應負

刑法上教唆殺人之

罪，該加害人劉岱

峯，妨害役政及殺

人部分，固屬罪無

可道，而自稱軍人

一節，經向十八軍

官總隊調查並無其

人，尤有冒充軍人

嫌疑，除委託貴律

師依法向法院訴追

民刑事責任外，並

請代為登報聲明，

續請各界主持正義

等語前來，合代

聲明如右：

又十月十五日

大公報載：(本報

北平電話)阜城門

外吳家莊三十三號

吳德貴之子吳月山

徵兵中籤，意圖逃

避，旋經本村居住

之軍人郭維忠薦至

軍政部第三軍馬補

充處充當兵士，並

持有自衛團證明一

紙。自治區公所以

吳某有意逃避兵役

，堅不承認，十四

日前往查詢，詎吳

妻趙氏竟唆使郭維

忠用皮馬鞭將該保

甲長盧錫端頭部擊

傷，並逼令三日內

遷出境外，事後並

邀郭至其家中飲酒

致謝，事為西郊黨

郭及吳氏解送警局

法辦。

雖然，北平徵

兵終告一段落了。

北平市參議會谷鍾

秀議長以市民代表

資格，指出徵兵是

一件大事，希望市

民要追上潮流，接

受第二次大戰的教

訓，學習英美的經

驗，廢止「好人不

當兵，好鐵不打釘

」的舊觀念。

谷議長坦白說

明這次徵兵未合於

理想的大錯是在事

前不作宣傳，保守

秘密，今後希望力

求公開，而且不分

富貴貧賤一樣看待

。「這不是國家不

好」，他說，「而

是辦事的人不好」

。一些一再被更正

的事情又被谷議長

錢就開始拉，新兵

在未到隊伍之前，

就已洩了氣。緩役

者也被徵了，我們

感到非常遺憾。辦

事的人要中飽，太

不應當，我們要反

對。不過，谷議長

跟着便批評逃役也

是不應當的，當兵

是義務，戶口辦好

了也就無處可逃。

「日本是戰敗

國家」，他說，「可

是到了徵兵時期，

在兵役年齡的人站

在原地，決不外走

。共產黨也有一些

誘惑方法，如徵兵

也能抽到善良之家

，吹吹打打，這村

送，那村接，用女

人來拉馬。都不失

為一種辦法。我們

不應略別人，但也

該會代表人民

參加兵役督導的牛

祕書跟着說明，這

次徵兵是臨時性的

，以後要由師管區

團管區作正式的發

動，這一次檢討

原因有三，一是北

平環境特殊，二是

社會條件不够，三

是時間太短使人員

及計畫不大週密。

警察局長一再要求

他的區長及分局長

確保沒有弊端，可

是有些問題解釋不

同，如一個兵的安

家費原定只有兩萬

元，這如何成？攤

錢爲了安家費，也

許就被認爲在買兵

；而銀行區的老板

們自願用二百萬來

換一個人，又有什

麼辦法？結果也會

決定了一個安家費

的數字，就是不許

超過一百萬元，不

如此，基層人員也

就沒有辦法來執行

王桐齡參議員

更從歷史上指出國家強盛，只有走徵兵一條路，古代都是徵兵的，到了唐朝，將與兵的關係打成一氣，乃有藩鎮之患。到了宋為使將與兵各不為謀，改為募兵，乃先後受在熱河的遼，在甯夏的夏、在東北的金、在外蒙的元，以不過萬人的國家來侵略，使宋家每戰必敗。這些外族入主中華以後，有了金錢，沒有力量，也就相繼衰亡。

「明朝爲了徵兵，設衛，天津就是受河間府管的一衛，衛裏駐的是終身兵，有地可種，而且一方面有兵的義務，一方面又有民的權利，不少舉人進士從衛裏出來

的，督衛的有指揮史，大省有兩個，一個安內，一個攘外，北平大同等地都有行指揮史，就是爲了攘外的。」

制度雖好，事在人爲，明朝後來衛裏徵不出兵來，只好改爲募兵，因此明朝便亡了。

「清朝一共不到六萬人起家的，八旗中的每旗不過七千五百人，到了中國，東駐一點，西駐一點，多的三千，少的二百，便不能不利用蒙古八旗，還不够，又得利用漢八旗，這樣的徵兵過了一百五十年，武官多半作了文官，於是又募兵了，將好尚可應用了，否則也就不行了。」

王桐齡氏的結論是「內亂外患已

至，非與政府合作不可」，加之歷史的教訓，所以也非徵兵不可了，「家是要自己來看的」。

王氏乃叙述他的故鄉購槍經過，可以自衛了。抗戰八年中，他雖然沒有出走，但晚輩們已由丘九變爲丘八，也可以對得起國家

了。這位老人以身作則，「我不愧爲國家」。他這樣作了結束。

從八月三十日奉令徵兵，到九月十一日交兵起，北平的秩序受了很大的影響。但原定不過二萬人，一再請減，才定爲三千二百六十二人，從適齡壯丁二十一萬人中，「按名冊抽籤」，可以說不會有大問題，但以限於人力財力不能如此

辦理，只好按照行政區域來「配額」，內城七區，外城四區，各區自二千人中抽二百餘人。

湯局長公開表示「不敢說沒有毛病，但不怕有毛病。」當這第一次徵兵即將告一段落的時候，在今天的徵兵問題談過之後，根據八年來的抗戰時候經驗，就要進一步去注意到新兵

入營後的一切問題了。

(十月十九日)

亦是邊區

本刊特約記者

是去年上半年，新四軍在江蘇、浙江、安徽三省邊境地區作了一次流竄，使三省邊區的老百姓，于忍受了敵偽八年壓迫之後，再加上這一次意外的騷擾。共軍一直到敵軍受降後一個月，方才退出長興、吳興、宜興、溧陽、郎溪、廣德、這些江浙皖三省交界的縣份城鎮，潛伏在叢山之間，直到目前，還有時出來實一下。

皖邊區的部隊，是第一師第六師。政治則在江南、浙西、皖南，均有其公開與秘密的組織。據去年八月二十日蘇浙日報(中共機關報)的記載，南京市長爲粟裕，浙江省主席爲葉飛，杭州市長爲譚震林。由此可知中共的部署和企圖了。

新四軍的「三山一湖」——茅山、天目山、黃山、和太湖——的政策是它幾年來一直未

變的。它利用茅山做根據地，設立兵工廠，設立銀行發行「抗幣」。出版蘇浙日報，火線日報作爲宣傳。設立三州中學收養青年。

新四軍行軍的時候，長官與士兵是一樣待遇的：沒有巡邏兵，也沒有太太姨太太跟着；同時亦不拉夫。他們多半是半夜急行軍，一行便是八十里，一百里，無論夏冬都是一樣。到了一村以後，不

打擾民衆，就在屋簷下一聲不響的睡着了。第二天天明就起來行軍，所以有點神出鬼沒。有時在開拔的時候，故意先向東走，再折小路或後路上山，向西而去。作戰的時候，用了許多號兵，四面吹緊急的衝鋒號。士兵四面呼嘯，同時用手榴彈飛擲如雨而下。這樣使國軍看到，以爲不知有多少部隊在作戰，竟至自失聯絡或至奔散退却。如

再不退，則用號筒高呼着：「弟兄們我們都是自家人，還打什麼呢？你看你們穿的吃的是什麼？你的長官穿的吃的是什麼？你們的餉，早被長官扣了去聚燒太太了。我們此地士兵和長官是一樣待遇的。你快放下槍到我們這裏來，我們立刻送你一套棉制服和一雙鞋襪，你看你疼得多麼冷呀！快別自己打自己人了，到我們這裏來。」真的，就此一班一班，一排一排的過去了。凡願意回家去的，則每人送川資若干。這些士兵有的是抽來的壯丁，當然要回家去。當他在回家的途中，無形中還做了義務的中共宣傳員。

新四軍到了一個地方，它必須與人交易。明明知道豬肉三十元一斤（當時長興肉價）但偏偏付給他們四十元一斤，說是廣德是四十元一斤，三十元一斤太少了。這樣慷慨，於是商民多說新四軍好：「四大哥是比人家好！」

「抗幣」發行了，先是舉辦農貸，每一農民均可申請農貸，每戶貸五百元抗幣，但是要以一百五十元的法幣為交換。共軍即拿了這一批法幣向其他新佔領的地區去買日用品。

等到駐定了以後，四大哥的許多辦法一一拿了出來。先是編戶口，再是收賦稅，再是拉壯丁。

編戶口的目的，就是拉壯丁。編戶口一定要先組織鄉鎮保甲，他們就利用當地原有偽政府的保甲長，或流氓地痞做鄉長；如長興的鄉鎮長大都是幫會分子，敵軍情報長等。至于區委則由共黨自派，負全權管理行政。

收稅有百貨捐、進口稅、出口稅、通過稅、山貨行票等等。同時還有救國公糧，每畝米老斗一斗，稻草二斤。對於土地回贖及二五減租（與國民黨二五減租辦法不同）亦一一實行。田價不滿四千元者，抽百分之二，熱山征六元一畝，地十二元一畝，蕩十元一畝。總之在達成自給自足，殺

一禁百（即殺一為首大戶以控制全盤財政），以財養政的目的。

關於壯丁，則用編壯丁以編組民衆，名為自衛，實則藉以抽丁。同時用派伕為名，揀其精壯之下，挑担隨軍遠行，到達某一個地點，囑咐壯丁沐浴，就這樣的換其老百姓的服裝為新四軍的軍裝，使它們不得不跟從新四軍。某次有一個壯丁說：「我不願當兵，因為家有妻子弟妹以及老母要我養活」。『可以叫你的弟弟亦來當兵，你的妻子妹妹和老母，也一起到我們營裏來洗洗衣服，補補襪子，亦可過活。』

對於智識分子，它們便要清算，

這是一大失策，于是智識分子和中產階級都紛紛逃出了新四軍的控制圈。現在在這蘇浙皖邊區的山叢裏還有它們的組織，在太湖裏亦還有它們的根據地。

續訂及查詢諸君注意：
來函請註明訂單號碼！

安目眼藥水

久負盛名特效眼藥

主 治

暴赤起星
風火腫痛
翳障流淚
迎風羞明
畏光流淚
黏膠模糊



上海華美大藥房出品



西洋詩之音樂性

張道真

中國詩有一個普遍的缺陷，就是音樂性的單調與缺乏。在這方面，中國詩只有字數，韻脚和平仄上的惜音；吟起來固然也順口，但究未充失之單調。外國詩人則較強，在思想詞藻上固然下功夫，對作品的音樂性也絕不忽視放鬆。亞列斯多德在「詩論」(Poetics)中曾說：「詩起源於人兩種本能：一為愛模仿的傾向，一為對節奏律之嚮往。」由此可以知道詩有生以來就與音樂性結了不解之緣。以後，有所謂白韻詩(Blank Verse)，雖然表面不講韻節，而實際是有的，只是將它們化成了自然音韻而已。又有一種裸體詩(Naked Poetry)〔註一〕，是不以音韻為重的，但它的地位怎樣呢？翻開西洋文學史看看，沒有一個唾棄了音律而能屹立中流的。所以說音韻是詩一部份的精髓。

所謂音樂性，大體上說，它包含了節奏(Metre)，韻脚(Rhyme)，和旋律(Rhythm)。節奏是一種單位，來度量詩句的長短，同時限制詩的長短的。它好像京戲裏的板和歌曲內的拍子，把聲音的長短規則化起來，使成悅耳的樂音。這種板和拍子並不是死板的；它可伸可縮，花樣很多，正如「板」之夾「眼」，板之有快慢一樣。中國詩的單位是字，西洋詩的單位是音尺(Foot)。單字的音是一個，音尺則含有二個到三個音節。

音是沒有變化的；複音則生出組合的變異了。普通西洋有四種音尺，就是一輕音一重音，一重音一輕音，二輕音一重音，一重音二輕音。〔註二〕所謂輕重，並不是對字上的重音而言，而是說在一句詩的抑揚頓挫上有這樣的規律。例如：

*The holy tree is growing there;
From joy the holy branches start,
And all the trembling flowers they bear.*

(可愛的人兒，你向你自己的心裏發聲，
那兒有一顆神聖的樹兒正在成長，
從歡樂中抽長出聖枝兒茁大，
枝條上開滿了微顫的嬌花。)

每一句都是「輕重輕重輕重輕重」。I o g a t h i feet 唸重而其餘的唸輕；如果一對掉便不好聽。同時與意思配不來了。這是第一種。現在看看三音節的音尺：下面這首詩

*Waken lords and ladies gay,
The mist has left the mountain gray.*

(醒來吧，各位歡樂的老爺和小姐！
霧已散去，露出了山色灰白。)

中間 *Wa la mist and moun* 是重的，別的都是輕的。這種重相間的聲音便構成起伏而規則的波浪。這種波浪狀的線，自比中國的直線悅耳。

這是字方面的情形；從句子方面來看也是這樣搖擺地前進的。中國詩很規則，五言，七言，但略嫌呆板些；西洋詩則變易較多。每句有二音尺三音尺一直到六音尺等的不同。普通一首詩常用兩種交插在一起，如大家常念的百合花(Daffodils 華茲渥斯作)。也有單用一種的，如前面兩個例子都是。上面說的都是規矩，不按這規則的也有，如：

*With revish'd ears
The monarch hears
Assumes the god,
Affects to nod*

(用震聾了的耳朵，
那皇帝正在聽着；
裝出上帝的樣子，
他顯着他的腦壳。)

則別有春秋。不過其利用音的輕重來爭取音樂性總是一樣的。(上面的詩中每句第二音節都是重的。)

韻方面，中西詩是很相像的，只是西洋詩來得更複雜多姿而已。中國詩多為 A A B A 的行韻法，如：

相見時難別亦難，
東風無力白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炬成灰淚始乾。

即是。不過也有變易的，如：
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
啼時驚客夢，不得到遼西。

問我今何去，天台訪石橋，
坐着靛色曉，疑是赤城標。
則是 A B B B。雖則如此，它仍不如西洋詩變異之多；西洋詩韻之轉換運變，已多得無可歸納了。而且除此韻脚之外，它還有一種滴韻(Drop Rhyme)；這是中國少見的。在

The fair breeze blew, the white foam flew,
The frow followed free.

We are the first that ever burst
Into the silent sea.

(微風在吹，浪花在飛，
漪兒隨着船兒分開；

我們就是第一批人兒，
闖入這靜穆的大海。)[註六]

中，不僅這與另一行同韻脚，一行以內也有兩個相當地位的字同韻。這種用法很好，只是外國不多，中國更少。記得有兩句民話：

只見月亮不見郎，
怎的叫人不心傷。

倒多少有點像。筆者往時作詩曾經模仿這種方法。句子是：

孩子塑着的寶塔，
要高要高，直到垮倒；
嘴裏吹出的皂泡，
要大要大，只等爆炸。

當然不很自然，甚至很彘扭，但它却顯示了模仿這種方法的可能性。

至於旋律便更堪一談了。當然，旋律是最難理解與把握的：我們能用感官直覺它，而不易用理智去分析它的實質。如泰里森之用 Break break Break 來形容海水的聲音，我們再也找不出更好的字來代替它了，這是為甚麼呢？這就是天才，這就是藝術。不過旋律的某些部份是仍可分析的。譬如：

Helen thy beauty is to me
Like those Niccan berries of yore
That gently, o'er a perfumed sea,
The weary, way-worn wanderer bore
To his own native shore.

(海倫，你的美麗對我
就像古尼斯時的帆船，
在拂郁的大海上慢行着，

載着我這個倦遊了的流浪漢，
回向我故鄉的海岸。)[註七]

這首詩裏面，低鬱之氣甚濃；當然在意思上我們會這樣感覺，在音上其實也是如此的。其中第四行一連四個 W 字，用得真是妙絕古今。只我們念念 Weary way-worn wanderer bore 一種倦怠厭世之情自然會浮上心頭，真所謂妙手天成的神句。又如 Les sanglots longs
Des vio lons
De l'automne
Plissent mon coeur
D'une langueur
mono tone.

(當奏出秋日之
的梵阿林
泛出嘆息的聲音，
我的心便沉入
這悠長而低鬱的
單調的聲音裏。)[註八]

是簡短的幾句，而低鬱之情亦浮泛音韻之間，這就是幾個 i. o. n. e 等鼻音造成的。在寫景方面亦有同樣的辦法。下面的一句詩：Five miles
meandering with a mazy motion [註九]中，四個以表示出水之柔滑，而 meandering 描出細水長流的情景。這些就是詩中音樂的精髓。抓住了它，詩人們抒情寫景便高人一籌。這種天才之筆究竟不多，最普通的旋律，無非指諧音而已。要調成這種諧音方法很多：字的安排，字的增刪都是。西洋詩之字句常欲倒雜亂就是這個作用；而有用時用長字用短字，多用字，少用字，也都為達到這個目的。此外，西洋詩還講求一種平衡；有的時候乾脆對稱，有的時候求自然的平衡，重心在中間，音調才穩重。這種種的旋律，在中國除字之增減外，別的花樣很少見到。這不是因為中國人沒有音樂的才，而是文字太硬板，每個字都是一個方塊，不像西洋字那樣水蛇式的靈活。活動的可能小，變異就少；這種單調就造成中國詩音樂性的缺乏。

總之，音樂性是詩的靈魂，是不能棄掉的。有些人說，詩有了韻便不自然，反不如光着身子還好些。這種話似是而非。藝術本來是一種人工，造作原屬當然，只要人工加得好是絕不會單調醜惡的；我們不能因為有些衣服醜就一切的衣服都不穿呢！又有人以為格律是一種鎖鍊，受了它的束縛便不能自然地生長。這話只正說到相當的程度，和它相對的話也可以成立：詩像水一般的力。這兩種話都不絕對的對；真正的情勢是：它在善用者面前是一個奴隸，供他驅使，在不善用者面前，它會是桎梏，將他拘鎖。所以結論是音韻格律是應該有的，問題只在要用得當用得妙。現在西洋詩在我們旁邊，生吞活剝地模仿，常生蠱態，融通會神地去體察，當可因啓示而創造。所以讓我們學着去認識與把握詩的節奏，韻和旋律；這樣波狀的線，規則的點和調色的面便會

在我們腦海構成美麗的圖案，激起靈魂的共鳴。一九四六年十月廿四日於梅園

[註一]小泉八雲在 Literature and Life 內解釋得很清楚，即一種自然無華的樸質的詩。

[註二]此四種結構英文名子是 Iamb, Trochee anapaest.

[註三]為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之詩「兩棵樹」(The two trees)首四句。

[註四]為史寇特(Sir Walter Scott)之「獵歌」(Hunting Song)之中四句。

[註五]為德來頓(Michael Dryden)「亞力山大之宴」(Alexanders Feast)末五句中之前四句。

[註六]截自庫爾銳吉(Samuel Taylor Coleridge)「古舟之吟」(Ancient Mariner)

[註七]為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獻海倫」(To Helen)之首段。

[註八]為魏爾林諾(Paul Veraine)「秋日之歌」(Chanson D'automne)

[註九]截自庫爾銳吉之「大汗歌」(Kubla Khan)。

尾頁



湘西社會

年許野場頭真的人... 紀助孩中上來一頭了除已四候... 的兒子，，，担，類舉成的，當而那了，為那提

負生偶記

自于端萬南拓見儲不娶見温... 銘孫漢卷地一之南似別朱京... 一于水家北片，強偽其券。二十九

以鎗三透觀大最鋒他撼碗，水出一前黑到一同，追訓對遠笑煙頭味君... 大，挺端臨我後，們的，每傾，發，額中臨樣過說劃一準處，的。厭

之念他是只國門到長的這一，一，個便色打約抵我一了，他兩機一看... 後：們要認民棍處去忽機種係神槽否，打旗羅五住堅個，有們百鎗擊着

那去了帶起的，槍到到裝跟全的們子，而類赤找去抽鬼，煙君大... 也長。。來地他他相只野是悲自受準的回嚼吃換煙，不犯到會我

，風疑其復異多亭碩垵授書中所繁入集... 亦視者錢日。集一箇子一儲有照。六一

當舉除因，我們罪用分起幾多又恐果要敬事，傾樓，變民此此仇報，意解時清每，尼便父槍果級日奔辦個有來

三輪車與人力車

三輪車大討價，通當說比人力車夫討價... 高出一路車非分之五十。通當說比人力車夫討價... 三輪車大討價，通當說比人力車夫討價

蝶霜

雪花之王



使毛孔緊密細潔
使皮膚白嫩嬌豔
★ 家庭工業社出品 ★

金錢牌

各種彩花熱水瓶

保暖持久

花色美麗

總發行所：
上海中正東路二二四號
電話一五八九六

中國實業染織漂廠

本廠出品

各色士林	各色斜紋
各色細布	各色卡旗
各色光斜	各色洋紗
海昌監布	法西襯布
標準色布	不退色布

廠址：中正南二路四一〇弄七九號 電話十三四九五
 發行所：福建南路四一〇—一二號 電話八一八五八
 事務所：甯海東路九一號 電話八七〇七九

劑補大能全一惟認公致一界藥醫

賜爾福多 延年益壽粉

本劑功能滋養神經，華生新血，振奮精神，增強體力，凡童年發育不良，中年操勞過度，老年精力衰耗，及一般體質虛弱者，服之均獲良效，而於貧血腦衰精虛腎弱諸般虛損症候，尤為適合。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金錢牌

各種彩花熱水瓶

保暖持久

花色美麗

總發行所：

上海中正東路二二四號
電話一五八九六

專訂

英美書籍雜誌

東亞書社

▲門市部 上海四川路三二二號

電話：一九一三六號

▲總管理處 上海九江路中央大廈一〇四號

電話：一七六一五

中國實業染織漂廠

本廠出品

各色士林	各色斜紋
各色細布	各色卡旗
各色光斜	各色洋紗
海昌藍布	法西襯布
標準色布	不退色布

廠址：中正南二路四一〇弄七九號 電話七三四九五
發行所：福建南路四一〇——二號 電話八一八五八
事務所：甯海東路九一號 電話八七〇七九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法租界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零售：每册六百元
訂閱：平寄者先付八千元掛號
或航寄者先付一萬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
及寄遞方法。有查詢，
請註明定單號數。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一卷 第十二期
卅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本期作者

- 陶孟和：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
李激塵：前甘肅學院教授
羅忠恕：華西大學文學院院長
蕭公權：前燕京大學教授
馮至：北京大學教授
李廣田：南開大學教授

大戰後的美國

陶孟和

在二十五年裏，向來趨於孤立，不願參加國際政治糾紛，特別是歐洲政治的美國，竟加入了世界戰爭兩次。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美國的影響比較輕微。美國參加歐洲戰爭不過一年零七個月，它的軍隊運送到海外的不多，並且只限於歐洲戰場，（實際就是法國），和西伯利亞兩處。它只用了總生產力的三分之一去供給聯盟國家所需的軍用品。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美國本身沒有發生巨大的變動。它的主要的影響可以說只有兩端。第一，在經濟上。在參加戰爭的前夕，美國經濟凋蔽，經濟恐慌正要到來。戰爭的參加挽回了美國產業界的頹運，促進了工商業的繁榮與進步。在上次大戰裏，沾戰爭的光而致富的，美國占第一位。因此在戰爭結束之後，美國第一次變成了債權國家，在產業與金融兩方面成爲世界上最強大的民族。它的產業的力量壓倒了向來執工業牛耳的英國與德國，它的金融的力量削弱了年代遼遠的倫敦金融市場。第二，在政治上。理想主義者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以及其他關於世界和平的宣言，雖然招致德國人的投降，却未能感化跋扈的克雷孟梭與講說的魯意喬治。結果只成立了一個先天的半身不遂的國際聯盟。向來討厭複雜的歐洲政治的美國於是拒絕參加國際聯盟，又回到孤立主義。民主黨因此失勢，共和黨復起執政十二年。

這次大戰所給予美國的影響便大大的不同了，它從事作戰幾乎有四個年頭，而它實際上參預戰事，供給聯合國軍需與民用物品，扶助它們的金融財政在它正式對日德宣戰前三四年便已開始。在戰爭期中，它徵調一千萬以上的武裝人士，訓練並派遣到全球各戰場作戰。同時它動員了全國的人民從事軍需品的生產，以及一切有關軍事的工。這是一個全面戰爭，整個的美國都向着戰爭與勝利的一個目標邁進。它不特爲自己作戰，同時還協助聯合國家作戰。它變成一切聯合國家的兵工廠與軍需廠，而因爲諸聯合國家無力償付這些兵工廠軍需用品，生產費用概由美國負擔，那些物品則用租借方式交付。它不特爲作戰的聯合國家製造兵器與軍需，同時還要負責將它們運送到各個國家，或各個作戰的地點。它組織了全球的交通系統，空運、海運、鐵路運、公路運、牲畜運、人力運，不是由它直接經營，便是由它代管。美國在戰時生產力的擴大與交通的發展，開創了人類歷史上驚人的偉績。它以一個民族的力量，以它的動力、它的生產力、它的原料、它的技能、它的組織，製造天文數字數量的物品，供給幾乎超人的能力的服務，支持全球的戰爭，終將敵人戰敗。它在戰場上也表現了偉大的成就，遠在它第一次世界戰爭之上。例如它在非洲及歐洲的登陸，在南洋及斐律賓島的爭奪戰，向日本島嶼的進攻，在歐洲大陸戰場的掃蕩戰，都可稱爲戰爭史上最輝煌的勳績。

在衆多作戰國家之中，美國最幸運的，它本身未曾遭遇直接的戰事損害。這次戰事蔓延到四大洲的地方，獨有

美洲大陸沒有吃到一粒子彈，沒有受到一次空襲。美國始終保持着它的領土完整的與安全。因此美國比起其他作戰國家來，占據一個特殊的、有利的地位。戰爭直接的、間接的削弱了其他聯合國國家，却刺戟了促進了美國的發展與進步。這次戰爭的結果，中國是廢亂了，法國是癱瘓了，英國是殘廢了，蘇聯是受大創傷了，獨有美國實際上愈戰愈強，增加了生產力，增加了財富，擴大了陸海空的軍力，一躍而成爲全世界無敵比擬的強權。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今日的美國的。亞歷山大天帝的帝國，羅馬帝國，大英帝國，如何輝煌偉大，但比起今日的美國，真有點像侏儒了。

美國既然達到這樣優越的地位，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當然要扮演一個最主要的角色。它的現在的力量足以左右世界的和平。它可以聯合各國，創設一個健全的世界秩序；它也可以走錯方向，或誤用手段，而引起世界不安，釀成第三次世界大戰。它的今後國內的動向以及對外的舉動實值得十分注意，以觀察世界的前途。

本來是不容易預測的。現在不妨就美國目前的趨勢，略予分析，由這個分析也許可以多少推測它將來的發展。

第一，美國本來是一個強大的民族，但一般說來，美國人民在過去自我強大的意識並不如何濃厚，並不十分顯著。他們沒有英國人那樣的傲後，沒有像德國人的「德意志高於一切」的信仰。經過這次大戰，他們的心理顯然的起了轉變。他們增長了自信心，加強了自我強大的意識，甚而可以說他們已經發展了自大、自傲的心理。這種心理的轉變是容易了解的。在這次戰爭裏，美國以一國的力量，單獨的支持了全球戰爭的絕大部分，挽救了聯合國國家垂危的命運，終至制服了頑強的敵人，不由他們不感覺自己的強大。美國的軍隊，奔遍了全球，看見各處人民可憐的生活水準與低下的工作效率，不由他們不發生自我優越的感覺。他們，至少在戰爭時期，到處受人歡迎，他們包辦了全球的交通，到處做了臨時的主人，不由他們不發展一種卓越意識（Superiority complex），蔑視其它產業落後或與它的文物制度不同的民族。一個未曾受到敵人摧殘的國家，在戰勝之後，躊躇滿志，趨於自滿，趨於膨脹，乃常見的現象。德國經過普奧、普法兩次戰爭，日本經過中日、日俄兩次戰爭，都趨向膨脹擴張，乃近代最顯著的例子。誠然的，美國的情形與德日兩國迥乎不同，它未必踏上它們兩國

所走的路，它未必有它們兩國的野心，它也未必有那個野心的必要。美國的傳統不是狂妄的膨脹主義，它國內對於無限制的膨脹可能有相當的拮制，而現在國際形勢也不能允許它如意的獨霸。然而它現在已具備擴展的條件，至少它的膨脹已經潛伏着，大有發作的可能。

第二，美國在過去只有海軍而無陸軍。它的海軍用在保衛夏威夷、斐律賓、巴拿馬運河、防禦日本，全集中在太平洋裏。它的大西洋海岸向來靠着英國的海軍，得以高枕無憂，原無駐紮艦隊的必要。美國的大海軍主義者久已鼓吹兩洋海軍；這次大戰之後，英國海軍大大的削弱，而美國的大海軍大大的擴充，到現在不單是大西洋，連地中海、北海、大洋洲都變成美國海軍的遊弋泊留區了。今後的美國海軍要比它的大海軍主義者的夢想還要大。美國平時陸軍正規軍不過十餘萬人，在一九三九年，美國的正規軍、國防隊、後備隊三項合計不過五十餘萬人。在一九四五年，僅陸軍官佐便達七十七萬人。士兵人數達八百萬以上。這個龐大的陸軍現在雖已裁減過半，但因爲各地有駐屯軍的需要，而國防計劃有待實行，實際上的一面遣散，一面招募，今後美國的陸軍必然保持着相當強大的力量。美國的空軍現在已經占世界的第一位，它在戰時所設環球空運的機構，會供給它以無敵比擬的航空經驗。此外如原子能、雷達，以及其它科學上的發明，足以供給軍事上的應用的，都已超過其它國家，更可以加強它的武力。

現在美國已經變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強的軍備國家了。它現在所担负的任務以及它在這一年以來所進行的外交政策，都不容許它回到它大戰以前軍備的情況。德國、遠東、南洋，以及其它代管區域必須常川的駐屯軍隊，而對於它假想的敵人，尤必須佔據基地，保守防禦線，維持着強大的軍備，不斷的努力增進它的武力。這樣的大軍備國家當然孕育着可怕的危險。

美國的社會本來沒有像在德國、日本所有的軍人階級，可是它在這次大戰裏產生了。現在美國軍人所受的待遇相當的優厚，人們鑒於大戰前失業情形的悲慘嚴重，有些便覺得與其退伍失業，何如便留在軍隊裏。所以在大戰結束，想退伍的固然極多，而想留伍的也不在少。而事實上，美國爲維持它的軍備，當然要保留着相當大量的職業軍人。這批職業軍人將來在美國政治上，發生什麼作用，現在還不能測定，但是無可疑的，他們必

然具有左右政治的力量。即如關於原子彈秘密管制的問題，職業軍人與青年的科學家之間，激烈的爭持有一年之久，表面上似乎是文人得到勝利，而將來在實際上究竟如何還不可知。在各佔領區駐屯的軍隊，至今還在管理民政。在理論上，它們服從國務院的指示，但是實際上高度的自主。「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乃古今中外所同的原則，英國駐印軍隊會如何影響英國的印度政策，日本的關東軍會如何影響日本的對華政策是值得深思的。關於美國軍政府的成績，所聽到的只有批評。例如山姆挪威爾斯近來這樣說：

「蘇聯政府在它所佔領的德國地帶內，對於達到它的目標，已經充分的成功。而英美兩國政府在它們各別的地帶內並未能實現配合的或民治的程序。政治的紛亂及經濟的衰頹與在佔領初期實質上同樣的糟。」（七月廿五日巴黎前驅論壇日報）

至於這些駐紮國外的軍隊將來如何影響華國的政治，如何影響它的內政外交的政策，是值得深切的注意的。

第三，美國是一個富豪政治，資本家掌握大權。資本家所追求的是銷售，是市場，是利潤。美國本身向來是一個極大的市場，吸收大量的產品。經過這次大戰之後，它的生產力大為增加，必須將以前所有的國外市場更為擴大，乃屬不可避免之舉。為維持人民就業，為保持一般生活水準，

為資本的充分使用，或為生產能力的充分發展，無論從那一方面着眼，美國當然要爭取國外市場。簡言之，美國經濟的向外膨脹是必然的。擴張市場，發展國外貿易，或貸與外國借款，在正常狀態之下，無可訾議，並且極可歡迎。但經濟與政治常是不可分的。經濟膨脹將如何影響對外政策，或對外政策將如何影響經濟膨脹，為善為惡，其中包藏着種種的可能。美國既然是富豪政治，則資本為他們的國外市場，如何左右美國的對外政策，大可注意的了。

已經够龐大的美國，現在益形顯大了。它的人民發展了傲然自大的意識；軍人階級抬頭，在內政外交上將發揮其不可輕侮的勢力；資本家階級蘊藏着向外膨脹的趨勢，足以囊括天下。三者相合併，無可疑的將在世界政治上發生非常大的作用。如果它所進行的政策正是今日戰後創痛深鉅的人類全體所祈求的——安全與和平——則今後世界可以希望有一個世紀的安居樂業。如果不幸，它採用一種褊狹的政策，只顧到它自己，它自己的安全，它自己的政治經濟制度，它自己的相當高的生活水準，則今後世界將無甯日。所希望的，威爾遜、羅斯福的精神不死，美國穩健的輿論尚有充分的力量，指示本文所說的三種勢力，不致於走入第二種政策的歧途。

以民主締造統一

李澈廬

目前中國，無論從國際情勢看，或從民生狀況看，都需要統一，必須統一，不容存有分裂的現象。如再分裂而從事內戰，我們八年的抗戰，所贏得的國際地位，將付諸東流。華僑在南洋已屢被屠殺，戰敗的日本人也慨歎的說：「亞洲應該有個像樣的國家」。這是什麼國際景相！再看我我們的人民，八年苦戰，已弄得百孔千瘡，飢寒交迫。而戰後又因財政收支

不能平衡，膨脹通貨，生產停頓，物價繼續不已，經濟破產之勢，已擺在我們面前。我們若把人民擺布得與骷髏為鄰，國何以為國。「民為邦本，本固邦甯。」這是專制時代的為政目標；專制時代的君主尙知重視人民的生活，為什麼在此民主時代，竟視人民如草芥，垂死不加一顧？人民到了現在已經是力竭聲嘶，呼吸短促，實在經不起無限的內戰了。

有人說，打內仗是為統一，要人民「忍痛一時」。若果真一時能了，也未嘗不可；但這個「痛」，恐不是一時所能了的，叫人民怎麼忍？況且

以武力換來的統一，這個統一是有沒有堅固基礎的。我們用不着遑遑歷史，就拿北伐以後來說吧。十七年的南漢分裂，十九年的中原大戰，二十三年的人政府，以及七年來的剿共戰爭，無論那一次的用兵，政府軍隊都獲得了勝利，但是又會把誰消滅了呢？現在那些戰敗者，依然存在，並且有的越來勢力越大。這一回憶，很值得我們反省！

中國需要統一，必需統一，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也是每一個國民所內心所求的。但現在人民所求的統一，不是秦始皇式的統一；還富家於威福，銷兵器為金人。如此統一，雖煊耀一時，集權一身，但不旋踵而傾覆了，這是因為沒有堅固的統一基礎。怎麼樣才能鞏固統一的基礎？一貫蔽之：「實行民主政治」。我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一治一亂，孫中山先生爲了要想得到水治不亂，一勞永逸，所以才以革命創造民國。顧名思義，也是要實行民主政治。唯有實行民主政治，才能統一，才能真正的統一，永久的統一，尤其在現代，更非如此不可。

民主政治爲什麼能完成統一？鞏固統一？民主政治最起碼的涵義，是每一個國民都有說話的自由，並有容忍別人說話的自由；每一個國民都有選擇生活的機會，並獲得生活安全的保障；每一個國民都有選舉政府決定政策的權力，並保有批評政府及政策的權力。本這樣的精神，來制定一套制度。在中央政府有人民選出的代表來組織的權力機關，在地方政府有人民所選出的官吏爲他們忠實的服務。無論中央與地方，如果發現有危害於他們（人民）的份子，他們有權力向之攻擊，彈劾，甚至罷免。人民在平日有輿論作他們的武器，在選舉的時候，他們更可以表現主人的權力。像這樣的國家，人民將權力握在自己手裏，任意選擇他們所最喜歡且認爲最能幹的人來替他們辦事。這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事情辦好了，人民自然擁護；辦不好，人民就另外換一批人去辦理，決無人能硬着頭皮，辦不好而偏要辦。如此則雖有野心家鼓動內亂，亦是徒勞，無疾而終。分裂不會有，統一愈益鞏固。所以用不着養幾百萬大兵，來消弭內亂。國家養兵完全爲禦外侮。

二

也許有人認爲我們這種主張，過於書生氣，未必可證諸事實。這種人

最好將眼光放遠一點，看看其他國家是用如何方法完成統一，並用如何方法維持統一？現在我們先從德國說起。德國境內自從神聖羅馬帝國解體以後，完全成了分裂割據的局面，雖有三十年的內戰，但並未完成統一。而真正奠定德國統一基礎的，反到是一八四八年在法蘭克福所召集的議會。這是以民意機關會議的方式，來完成初步統一的基礎。以後德國在俾士麥執政時代，雖以鐵血主義爲立國精神，但只是以之對外爭霸，並非用來對內爭權。當一八七一年普法戰後法國投降時，普魯士王威靈頓一在法國凡爾塞的明鏡宮中，以莊嚴的儀式，在軍官森列之中，被尊爲德意志皇帝，好像德國的統一，從此完成。其實日爾曼民族因同語言同文字之故，其統一早已存在。所以著名的歷史學者威爾斯一則曰：「德意志之統一已成於一八四八年」。再則曰：「俾士麥與霍亨索倫族（指德皇）之武力（指對外）竟坐享其締造之榮名」。這是德國統一完成於議會。再看瑞士。瑞士是個山岳國家，因天然地理的隔絕，把一個面積僅有一萬六千方哩的土地，劃分了二十二個行政區域。在種族方面，有日爾曼，法蘭西，意大利三個不同的種族，語言亦因而有三種語言，宗教也有新舊不同的信仰。像這樣複雜的人民，怎會組織成一個國家？可是它首先能用聯邦共和國的方式，構成一個堅固的統一體。是因為各邦皆有高度的自治權，而人民行使四權，最早亦最徹底，國民皆願在此自由空氣中來過他們的共同生活。就是當歐洲民族主義最高張的時代，瑞士這個國家也未發生動搖。這是以聯邦共和制度來創造統一，維持統一。我們再看一看人們最崇拜的美國。當美國脫離英國而獨立的時候，只有十三州，現在已有四十八州。後來加入的這些州，並非完全用武力征服的。有的是用錢收買來的，有的是自願加入的。它們爲什麼對收買不起反抗，以及自願加入？這是因爲美國的政體，是聯邦共和國。地方行政，採用各州分權制，各州有各州憲法，殊不一致。中央政府除執行憲法上所賦與的九項權力及以後追加兩項權力之外，不干涉各州的行政。各州由州民選舉州長，爲行政首領，州之權力特別的大。這個國家組織，好像是很鬆懈的，其實它比中央集權的國家要強烈的多。

了。因爲人民皆有參與政治的機會，自由發表意見，對於政治的行動，皆出於自願而非被動。所以人民皆愛護這個國家，並積極建設這個國家，因而這個國家也就變成了世界唯一的強國。最後我們再看看英國。英國有密

多的殖民地，要靠中央集權來維持，恐怕早就崩潰了，美國的獨立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但英國以後改變其作法，而與各自治領以高度自治權，這些自治領在內政方面，等於獨立的國家。更奇異的是愛爾蘭自由邦，硬從英倫三島中劃分出一部份土地，而成一個自由邦。甚至當英國對希特拉作戰時，愛爾蘭自由邦不但不參戰，而且還給德國停在其海岸的軍艦以加煤的方便。這若在中央集權的國家，早要派遣大軍，消滅這個叛逆了。可是英國不這樣做，而且與它以合法的地位。雖然如此，而英國仍不失為一個統一的國家，仍不失為一個強國。這最足以發人深思！

以上這些國家，所以能完成統一，能永久的統一，其根本關鍵，在以民主方式進行統一，以民主政治維護統一。我們現在如欲統一中國，除此之外，尚有第二路可走嗎？

二

自然，我們也知道，中國現在所引起的問題，不是像以上那些國家的情事那樣的單純，不一定能用它們那套具體的制度，來解決了我們的問題。可是我們最低限度應採用它們的民主精神。現在中國問題的癥結，不是中央與中央的問題（無論共產黨有無這個野心，但還沒有這樣力量），而仍是中央與地方權限的爭執。我們看馬歇爾與司徒雷登調人八月十日的聯合聲明：「此一問題即在國民大會對此種事件作基本決定之前，軍隊重新部署之後，各撤離區內應維持何種性質之地方或新政府是也。」即可瞭然。這種爭執，只有用會議的方式來解決。在會議中只要能夠「平」，不強迫別人得小份，自己得大份；只要能夠「理」，不像漢劉邦把國家看成自己的私產，而認為人人有份，權力有什麼不能互讓。只要公平而合理，還有什麼不能解決的問題呢？唯有這樣公平而合理的解決，才能一勞永逸，問題不至再起。這就是民主政治所以能夠完成統一，鞏固統一，也就是民主政治所以優於其他一切政治的道理。我們總覺得現在中國一切政治上的問題，只有用政治會議的方式來解決。武力解決不了問題，我們不要再耀武揚威的打內仗了。國共雙方，現在所爭的是「既得權力」，自從有了選舉制度以後，「既得權力」已無存在的理由了。

國家到了這個地步，我們不能不說老實話。這幾年來，我們中央政府

集權未免有點過度。地方財政被中央控制與掣肘，行政費多無法維持，邊境建設；中央對地方所頒布的整齊劃一的法令，不盡適合條件不同的各地之需要，地方人事操之中央，地方上一個不重要的機關，也得由中央派人，所用之人，未必人地適宜，且無法監督，我們今後應該為國為民打算。民主政治不是單純的理論，而是具體的政治制度。我們覺得，中國當前的急務，必須有一個真正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所組成的國民大會，以這個國民大會來制定一套為人民所需要的憲法。在這憲法中，將中央與地方的權限依照建國大綱第十七條的原則劃分清楚，對地方權限無妨放寬一些，這個並不妨害國家的統一，英美很可作為我們的借鏡。這套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也是國家的政治制度，必須建立在堅強的基礎上。所謂堅強的基礎是什麼？就是舉國的同意。所以在制憲會議以前，必須先澈底實行政協決議，把內戰停止了。不然有一部分人未參與這個制憲工作，這個憲法的基礎是不鞏固的，隨時有被人藉口攻擊的可能，憲法的尊嚴也就喪失了。憲法制定以後，我國還有一個大問題，又必須澈底解決，就是軍隊國家化問題。軍隊國家化，是人民百分之百擁護的，任何黨派不能有黨軍，只能有國軍。所謂國軍以什麼來定標準，最好能如吳世昌先生在「誰能替人民說話」一文（見觀察第四期）所說：「軍人只有一種天職，即對外禦侮……如果叫他們自相殘殺，他們會罷戰，會上書國會。指揮內戰者必無疾而終。」可是要作到這個標準，必須換一套訓練方法。至於軍隊的額數，當先由國民大會依照國家財力制定預算，依照預算而存留軍隊。這是我們實行民主政治的起碼條件，也是中國統一必由之路。

現在國人趨向民主之心已經動了，這並不是好惡所能消滅的！

三五，十一，三。

提 高 稿 費

本刊稿費自十二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八千元至一萬元；此啓。

1. 本刊稿費三十五年五月至九月十五日為千字四千元。
2. 三十五年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底為千字四千至八千元。

學術自由與文化進展

羅忠恕

要求學術自由是目前我國知識界普遍的呼聲，也是民主高潮中最基本的要求。要測驗一個國家是否真正民主，就要看學術上是否真有自由。

一個時代文化進展的程度，也可由其學術自由之程度而定。我國在春秋戰國時代，由於封建制度的崩潰，學術不復為貴族的專利品。私家講學之風一起，於是百家爭鳴，人各以其所見，發為理論，以求見信於人。對於任何問題，不受傳統思想的拘束，故在政治上雖為分崩析離的局面，但因有學術的自由，確造成了我國先秦時代最高的文化進展，而為我國文化最富於獨創性的時期。及至秦始皇統一六國，在政治上，雖建立了前此未有之大一統的中國，但因畏懼「處士橫議」，要想造成思想統一，以致演到焚書坑儒；雖欲以此種方法，去建立萬世的帝業，不二世而亡。因為不容有學術的自由，在思想與文化上，秦代足為後代所稱道者甚少。及至漢代，因武帝的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這又是欲以儒家之學，統一思想，因而學術的自由消失，故漢代在武功文事上雖亦有其成功，但思想上獨創的意味甚少；其能如玉充之具有批判精神者真是鳳毛麟角。到了宋明，學者雖皆祖述孔子的學說，但既吸收了佛教的影響，又有程朱陸王之爭，因書院之興，私家講學之風盛，有此學術自由，故宋明兩代，我國文化，又有長足的進展。清代以異族入主中國，文字之獄屢興，學術之自由日消。士人既不敢發表其獨創的思想，祇好鑽研於考據之學，在整理古籍上，雖不無貢獻，但在學術思想上，很少開有新的方面，也可說是一個思想貧乏的時期。及至西方思想輸入，到五四運動的時期，因對於傳統的思想文化，加以檢討批判，以至攻擊詆毀，把西方的各種思想學說，盡量介紹輸入，思想上又得一次大解放。此種運動雖未達成熟及建設的時期，但因此學術自由，我們的文化，又呈現一個有新生機的新時代。及至北伐統一之後，又因國共的黨爭，有人長權左派思想的滋長，不利於政治的安定，又來一次謀求思想統一的工作，嚴防急進的思想，取締批評時政的言論，實報的發刊

既受限制，報章的社論亦受檢查，甚至在校裏要防範教師及學生的思想，學生可以檢舉教師思想之不正確，政府可以干涉教授講學的自由。我們若以歷史眼光來論這一個時期，不能不說是文化的倒退，而不是文化的進展。我們祇好盼望這一個時代快要完全過去，再來一度新的解放，而得着真正的學術自由。

我對於學術自由有一種新的解釋。第一，我所謂學術自由，並非僅是思想自由。我以為一個人的思想，在某種意義上，是絕對自由的。不論政治上或宗教上是如何限制思想的自由，思想在思想者的頭腦裏，永久是有自由的。無論政治上有如何嚴密的設施，要剝奪個人的自由，決不能把思想自由完全奪去。你可以把一個所謂具有危險的思想者拘禁起來，但你不能禁止他去思想那「危險的思想」。你愈要去防範他的激烈思想，他在被拘的牢獄裏，思想更是活潑。無論那一國革命黨的亡命之徒，其思想的體系，以及對於其思想之自信力，無不以外界的壓迫而愈趨於成熟，並使其革命的意志，趨於堅決。即如國父中山先生的革命過程，也是「環境的壓迫愈甚，而愈覺有構成其革命理論之必要。就另一方面說，革命家是主動的，但因革命而繫獄，在拘捕革命者，固以為他失了自由，而無由布散其危險思想，或實現其革命的手段，而在革命者自己，反覺此時思想最自由。因在獄中，始有閒暇作細密之思索，以圖構成其革命之理論基礎。故我以為思想在思想者的腦裏，永久都是自由的。我們平常所謂思想自由，是指思想發表的自由，亦即所謂言論出版自由。在統治者每以為人民果有了言論出版自由，則必任意詆毀政府，批評一切政治的設施，而使政治不得安定，終非人民之福。故統治者每藉保護治安以限制人民的言論及出版的自由。其實這是最錯誤的看法。「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塞而潰，傷民必多」；這是不易之理。凡經不起人民批評的政治，必然是壞的政治。凡欲動精圖治者，莫不容納人民的意見。何況現代的政治，現代的

民主政治，一切的設施，是應以民意為依歸，更應使人民有充分言論出版的自由。民主政治有一個基本的假定，即以人人都是有理性的，人人都能為自己的以及公共的幸福與利益打算的，而且其打算是有其理由的。如無此基本假定，則所謂民意者，如何構成？豈不是任何野心家，皆可妖言惑眾，傳播危險思想，以顛覆政府，使人人無安居之日？一種革命運動之所以能成功，豈非因當權的政府，一切措施，有背人民的要求，使人民相信革命者是解除他們痛苦的合理措施？若非政府腐敗達於極點，祇因有野心家，欲遂其領袖慾，企圖顛覆政府，是決不會成功的。這可由中外歷史得着證明。人民批評政府，無論是對政策的批評，或執政者的指摘，苟其論調，全為情感的激動，或為私忿的發洩，無論怎樣的說得動聽，決不會得着多數的擁護。這是因為不合於公理，不能與公共的幸福或利益相契合者，大多數的人，必以其為私意，而自然消滅。若果政府有這種雅量，竟使那「無理取鬧」的言論都發洩了，這也是有利而無害的。英國海德公園，雖容許任何人都可以去談說，任何人都可以去罵政府，但惟其容許如此，決未有人人都去罵政府的；即如有那真要去發洩氣忿的人，他發洩之後，亦即不會再鬧問題。我們看到英美的報紙，容許人民指摘政府，隨意批評，但並未因此而政府隨時顛覆。所謂言論自由，其言論必須合理，故亦不致因有言論自由，而演到全是怪誕的言論。我們說思想自由，但思想必須合乎邏輯，必須依論理的法則而推展，決非胡思亂想。所謂思想自由，是僅指發表思想，不受外力的拘束，並非不受理性的支配。

第二，我所謂學術自由，並非謂政府不「管」學術事業，即可謂有學術自由。現代國家政治機構，沒有人民的任何一方面生活，不與政府有關。若果有關，即不可不管。我所謂「管」，不是指管制，而是指管理。管制即限制學術的自由。學術的自由受了限制，則學術工作者的精神受了壓迫，遂使學術的工作，無由進展。管理是指政府對學術工作者負起責任來，有目的，有計劃的發展學術事業。如對學術事業，政府能撥劃充分的經費，對學術工作者的生活，能使其安定，為欲發展學術事業，政府能規定各種獎勵的條例，這都是政府對學術工作負起責任而管理之態度。我們感覺我國學術事業之難以發展，其最大原因，即政府未能充分負起責任，竟可說未能負起管理之責。大學和專科學校以及研究機關，以數量說，也不能

說太少；以內容說，則可謂大都虛空；以質量說，祇能說不夠標準。至於工作人員，無論為大學教授或研究機關的研究員，其月薪的收入，不足以養家活口，更談不到專心工作，從事於創造發明，或者述研究。我們若沒有「不虞匱乏的自由」，也沒有「學術的自由」。反之，政府對於學術的管制，倒是有些設施。例如教育部規定了大學各院系各年級應讀的科目表，各地的大學，不問其教師如何，總應依此固定之科目表講授。於是各大學不問其教授自己專長的科目是甚麼，因為要教一些科目表所列的課程，於是自己專長的科目，未必有講授的機會，而不能不敷衍若干並非自己所欲講授的課。平心而論，教部規定各系科目，也并非全無好處。如以往不少的大學，每系有一二教授，即可隨意開課。是否能將一種學術的體系全部講授，教部既不過問，學校也無規劃。有些大學或者為着體面關係，祇編好了一個很詳盡的科目表，而並未聘請教授講授所列課程。僅以哲學一系而論，我見着有幾個頗負盛名的大學，列了好幾十種課程，但祇是課程一覽上，存此名詞，實際上從無教授講授。現在教部規定了各大學各系必需開的課程，即如祇為應付填報表冊，也得把基本課程按年講授。各大學既沒有某一學系，總得多聘幾位教授，方能將課程開齊；這是有政府規定科目的好處。不過這種好處，僅是形式的。一位教授，大學為要開設教部所規定的課程，不能不請他教一些非所擅長的科目。其結果，教授不能在其專長的方面，使學生多受教益，同時又使自己的時間，為着講授規定的課程而浪費了。雙方皆受損失。我以為教育部對各系課程，僅能規定一個輪廓，和應講授的最少的幾種基本課程，不必詳列各系各年級的科目，務使各大學得就其所聘教授，作合宜的安排，既能尊重大學教授講授的自由，又能使各大學逐漸養成其特殊的學風。一個學術機關亦如個人，不應使其規律化，形式化，統一化，應容許每一大學，每一學術團體，表現其特殊的風格，獨創的精神，獨具的個性。機關亦如個人，必有充分的學術自由，始能有充分的發展。一旦統一化，則個性全消，創造的精神也喪失了。這足以造成文化的萎縮，文化的倒退，這是由於政府徒謀管制學術事業，而未負起管理學術工作的結果。我所謂管理學術工作，是國家充分認識學術事業的重要，而能充分扶助學術事業之發展的企圖。要謀學術事業之發展，第一要完全取消管制。第二要使學術事業有充足的經費。第三要使學

術工作者的生活有充分的保障，能使其安心工作，以發揮創造的能力。如以此三標準，衡量目前的狀況，便可知我國文化事業無由發展原因的所在。一面我們見着近年來新設若干大學及專科學校，自然需要不少的經費，另一面我們覺得每一個大學的經費，都是窘得可憐，既不能有充分的圖書儀器設備，使教授和學生能有研究的自由，而許多大學都感覺到合格的教師之缺乏，好的教授，由此一大學，拉到彼一大學，拉來拉去，還祇是這幾個人。教授的生活，全無保障，不特每月收入，不能維持最低的健康生活，常弄得四處兼課，精疲力竭，既無研究的閒暇，也無將課程教好的精力。有時更不免因與學校行政負責人見解相左，情感不融洽，有被解聘的威脅，使教授不能常在一處有安定的生活，作終生獻身學術的打算，在個人雖有去就的自由，因缺乏「免於恐懼」及「不虞匱乏」的自由，也沒有真的學術自由了。這是目前學術界的真象，我們不可不加警惕。我們懇切的希望政府對學術事業，要負起管理之責，而不可有管制之象，必如是始能有真正的學術自由。七年前在倫敦曾往訪英國大學分款委會（University Grant Committee）的主任莫伯理爵士（Sir Walter Mowbery），並參觀該委員會的工作。英國的教育部，對大學無直接管理之權。政府對大學祇負有由國庫撥款補助的責任，撥款的工作，即由這大學分款委員會擔任。莫伯理爵士告我，他也曾作大學校長，深知大學的問題。他們對於大學的工作與政策，全不干涉。這委員會與大學行政人常開會交換意見，以便明瞭各大學經濟的需要。一個大學若有某種研究或教學的計劃需款，祇需說明理由，編好預算，即可由該委員會劃給所需款項，使那大學能有三年去實施計劃的機會。三年之後，可檢討工作，報告該委員會，又可重新按工作的發展，請求補助款項。學術的工作，政府全不過問，更不能干涉，祇能信任大學及學者專家，憑他們的創造能力去開展。政府的責任，祇供給使此學術工作發展所必需的經費。我所謂政府對學術事業，應負管理之責，而不可有管制之象，正可由英國政府的設施，作為我們的借鑑。

● 第三，我所謂學術自由，不僅是不受外面的拘束，外面的限制；尤其要緊的，是要解除內面的縛束。外面的拘束是指政治的社會的環境，不容許思想發表的自由而言。所謂外面的限制，是指客觀的條件，未能給學術工作者充分的支持與扶助，使學術事業不得着所應有的經費，發展工作，

使學術工作者無安定的生活，不能展其抱負，運用其創造的能力而言。即如把這外面的拘束與限制取消了，也不能算有充分的學術自由；若果外面的拘束能取消，而內面的束縛未解除，其自由恐還未達於一半的程度。我所謂內面的縛束，是指學術工作者本身的心理態度，及精神生活。培根所述的四種偶像，即指當時學術界的心理縛束，或者盲從古人，或者拘於成說，或者一味偏見，或者蔽於文字，而忽於事實。這些都是當時培根所感受到的心理縛束。荀子在解蔽篇所說：「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他所說的十蔽，雖有其解說，都可歸納為是心理的縛束。現在我國的學術界，又何曾不具有這一些內心的重重縛束。許多年來所嚷着的東西文化問題，本位文化問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問題，科學玄學之戰，鬧得烏煙瘴氣。今又有多少人能以純客觀的態度，作細密的分析，排除一切的成見？我國學術界最缺乏的是批判的，分析的，客觀的精神。學術論戰，則純從學理分析，不可涉及個人的感情。我國提倡科學的則常說哲學是實弄玄虛，其實西方的科學又何曾不是由哲學化蛻而出；介紹西洋文化的，則常說中國文化，一錢不值，否則便是西方學術皆我所有；墨子的木牛，即是飛機的發明；諸葛亮的木牛流馬，即是汽車火車的前身。不然，一定要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似乎西學無體，中學無用。又誰能有以客觀的批判的態度，把世界的學術，作細密的分析的氣魄？今日之學術，不僅自然科學無國界，即人文科學亦有其公諸全世界而準的真理。我們的氣量不可太狹小了。若不將此內心的縛束取消，僅僅爭取外面的自由，即如外界的拘束與限制全消，學術仍沒有充分的自由，我國文化的前途，仍不含有超越的發展。我們的時代太重學了，各國學術界都在埋頭苦幹，外界有了自由，內心也無拘束。我們正在爭取民主，爭取自由，但學術的自由，尤其急起直追，努力爭取。我們五強的地位，已日漸動搖，但現代的強國，並非僅有強大的軍力，豐厚的財富，即可保持地位的。第一等強國，在學術上，亦應有其超越的貢獻，即如富國強兵，亦何嘗不以學術為基礎。我們深知學術無自由，則文化無由進展。我們不可以我們的古文化去驕傲西洋人，古文化有其意義與地位，若欲不愧對我國的古文化，也得有創造新文化的決心。我們的祖先能創造光輝燦爛的文化於古昔，我們決不可作不肖的子孫，在現代世界文化裏不顯出我們充分的創造力。時代在我們的前面，祇看我們的政府及文化工作者如何努力！

聖教與異端 (下)

蕭公權

從政治思想論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中的地位

五

但是在儒術獨尊的時候，例如漢唐的盛世，孔子之道是否果然實行於政治而為全國大多數人安身立命的領導原則呢？以往學者的意見極不一致。張之洞鼓吹保教，因為他相信「我聖教行於中土數千年而無改」。從五帝三王到明清，一貫地「政教相維」，宗尚儒術。康有為主張立孔聖為國教，因為他相信「孔子為萬世制憲」。孔子「所為經傳，立於學官，國民願之，以為率由；朝廷奉之，以為憲法」。「中國能晏然一統政洽二千年者何哉？誠以半部論語治之也」。這是極端的肯定答復。朱熹卻相信從漢唐到南宋千五百年中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這是極端的否定答復。照我們看來，張康僅著眼於形式，朱子獨嚴論歷代君霸的心術及其政事的內容。比較之下，似乎後者更加確切可信。

我們不妨略考史實，就歷代帝王的行事以為朱說的左證。「其身正，不令而行」。「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一正君而國定」。這些都是儒家政理中的要旨。但是三代以下的皇帝有幾個能够實行修齊的聖教呢？昏庸的漢獻唐僖一流君主固不必說，採用異端的漢文也不必說。我們姑且把首先推崇孔氏的漢武帝加以考察。汲黯說他「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從他的行為去看，大概並不十分寬屈。第一，武帝好內寵，終久釀成巫蠱大獄以及衛后戾太子自殺的家庭巨變。第二，武帝好長生，求神仙，用方士，莫明其妙的妖道竟做大將軍的高爵。第三，武帝好大喜功，開邊揚武。用近代的眼光看，他不失為民族的英雄。但是用儒家的眼光看，他卻不免為聖教的罪人。這三樁事都是「多欲」的表現。武帝畢竟是雄才大略的英雄，他雖多欲而不縱欲，所以很聰明地「外施仁義」，以表章六藝來粉飾太平。如果我們強勉要認武帝是修齊治平的聖主，恐怕孔子未便承

認。魯國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斥之。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不對。齊人饋女樂，哀公三日不朝而孔子去魯。假如孔子生為武帝之臣，他縱然不批評討伐匈奴的武功，恐怕在武帝納李夫人或鉤弋夫人的時候也會秉桴浮海！武帝以後值得考察的首推唐太宗。貞觀之治，的確是中國政治史上光榮之一頁。當時的名臣如魏徵、房玄齡等也以儒家自命。然而殺害弟兄，納武氏，廢太子；無論如何寬解曲說，我們總不能承認太宗實踐了齊家的聖教。漢武唐太是歷史少有的英雄，他們尚且不能真行儒術，何況其餘？

朱子的論斷既確然有據，我們就可以隨之再下一論斷：漢武帝以後號稱儒術盛行的時代，不過是形式上的尊尚六藝，與孔學的宗旨或實際的政治並無深遠的關係。這種名與實不與的尊儒，和孔孟在世時的情形比較起來，也並無重要的區別。孔子雖然畏於匡，恥於陳蔡，見侮於楚狂，然而他為魯人所尊是沒有疑問的。當時君主卿相時時向他諮問政事。他會仕至中大夫；儘管他不自動去國，也許還可向上升遷。他死後哀公親自致諫，彷彿得了國葬的榮典，至少可抵國家的褒揚。魯君固然不會罷黜百家，但他也不會採用楊墨法道等任何異端。然而孔子卻自歎道不行而之異國，甚至於想浮海，想居夷。孟子後車數十乘以傳食於諸侯，宣王尊稱為叟，食祿至於萬鍾。安富尊榮，勝過孔子。然而「史記」卻說：「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取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稱孤。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足見孟子的遭際，和孔子大同小異。以孔子之至聖尚且不能自行其道，以漢武唐太的英雄尚且不能真行孔子之道。我們應當推廣朱子之說而說「二千五百年中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我們如果說孔子之後有人已經實行孔子之道，這不是輕蔑聖教的內容便是侮辱孔子的能力。

我們不禁要問：何以孔子之道在一統天下之中始終不能實行？

我們第一個答案是：從政治的立場看，孔學陳義過高，有難於實行的苦衷。儒學精深博大，值得任何人的讚美崇拜。然而它是否可以普遍奉行，卻還待考。孔子把人品分為中人、上智、下愚三等。上智與下愚不移，中人可上可下。按照統計學的定理，中人佔大多數而上下各為少數。天下億兆人中能學孔子的必然是如鳳麟之罕見。我們不要忘了，從晚周到清末只生了一個孔子！我們不妨套韓非的語調說：待孔子然後治，是千世亂而一世治也！不但如此。據孔子的自白，他的學術並非容易得來。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孟子也說：「我四十不動心，孔孟正心修身的工夫到了四十歲纔大體告成，到了七十歲纔完全成熟。天資學力不及他們的人必然更需時日。所以及門的大弟子會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以及「道則高矣美矣，疑若登天」的感歎。一個政治家儻若要先做到了正心修身的工夫去從政，他已到了衰暮之年，不免要歎「吾老矣，不能用也」！儻若正心修身的工夫未曾做到便去柄國執政，他免不了如朱子所說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

內聖外王兼行的困難極為明顯。然而宋代第一大儒朱子仍向孝宗皇帝強聒不舍，一貫地拿「雜精雜一」的堯舜心傳去勸他實行。從前希臘大哲學家柏拉圖會說：除非哲學家成了政治家，或政治家成了哲學家，天下事是無可為的。他自己是哲學家，但是沒有機會取得大權，所以不能兼做政治家。於是他終於應了叙拉古斯國舅底昂之聘去教導它的專制君主帝奧尼修，希望把他變成哲學家。無奈柏拉圖陳義過高，使他的學生也有疑若登天之感。例如他規定必修課目中的算學，幾何，辯證等項當然要弄得一般的兩面王頭昏腦脹。結果是不但哲君治國的理想不能實現，一代哲人的本身幾乎淪為奴隸，不能自拔。朱子晚年遭受削官職，禁偽學的特遇，竟和柏拉圖略相彷彿。二哲如在九泉相遇，也許會莫逆於心，喟然而歎。但是其間卻有一點不同。柏拉圖死後，他的後學頗能指出他陳義過高的困難，而設法加以補正。程朱以後的儒者卻謹守師說，始終要拿正心修身的最高理想去期待政治。這是否儒者勝過（或不不及）柏拉圖後學的地方？

我們第二個答案是：從歷史的立場看，孔子思想有封建宗法的背景，未必能够全部適用於一統郡縣天下的政治環境。秦漢以後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均有重大變動。在春秋以前，中國的政治組織是以列「國」為單位，而以「天下」為全體。天子在名義上君臨萬邦，為各國的共主；在實際上他也是「一個國君，只能直接享有管治「王畿」以內的人民土地，和列國君主直接享有管治他們「四境之內」的人民土地相彷彿。這就是封建制度。那

個時候的社會組織是以宗族為本位，而個人一切的權利義務都依照他宗族上的身份而確定。貴族平民的階級於以產生，宗子庶子的地位於以區別。古人所謂「家」，並不是今日由己身、配偶和直系血親所組成的「家庭」，而是包含若干家庭的宗族。宗族與封建兩個制度又聯結一體，相輔為用。大概的說，天子國君是大宗的宗子。小宗宗子便做「世卿」。士大夫多是宗族庶子。在這種制度裏面，只要宗子能够修身護體，自然可以有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效用。孔子的政治哲學並不是空中樓閣的烏托邦。他把封建宗法的制度理想化，道德化，而創造了空前未有的政理。嚴復說孔子是宗法社會的聖人，這話容有不盡妥當的地方；但就上述一點而論，未嘗不含有部分的真理。

到了晚周時代，孔子思想所反映的政治社會已經迅速崩潰而歸於完全變形。各國的世卿亡衰，階級蕩平，君主獨尊，庶民解放。大國兼併，最後成了天下「一統」的局面。就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形態看，孔子所立為政的「四」個對象都起了非常的大變。第一，宗族之「家」已經分解破裂成缺乏正式政治地位的較小社會單位。第二，「國」的遺骸雖在漢初短期存留，而不久完全消逝。第三，「天下」的名稱雖沿用直到明清，然而秦漢以後的天下是郡縣一統，和周代的天下名同實異。四個對象之中，兩個變質，一個滅亡。個人失去了宗族的憑藉和束縛，失去了政治的身分 and 階級的界限，他的力量 and 地位也隨之大異。社會的形態既殊，生活的內容必改。在春秋時代鄭著刑書，晉鑄刑鼎，當時的政治家已經感覺禮不足以維持秩序而必需乞靈於法；秦用商鞅不過是順著這個方向更進一步。漢以後法條更密，雖然表面上避免任法之名，實際上比秦代又較進步。在這種小國，無國，一統天下的新環境當中來實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理，必然是空齷齪通。一個小百姓修身齊家不一定能平天下，這不用贅說。韓非說得好：「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這正是適合新環境的推論。即使一個尊居九五的帝王，果然正心修身，他也未必單恃此而能平天下。天子儘管是皇族的首領，但是皇族和天下百姓並無政治的聯繫。天子是用政治首領而不是用皇族首領的資格去統治臣民。當然，一個昏淫的天子，一個褻邪的皇族，往往是政亂的重要成因；但是一個皇帝德如會史，孝友慈愛，「九族既睦」，而別無材能設施，也難保不會有權臣奪位，暴民犯上，或強鄰壓境的禍事。反過來說，一個英明有為的皇帝，縱使心不正，身不修，家不齊，仍然可以得天下，安百姓。漢高祖，孝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這些第一流的皇帝那一個是由修齊的工夫而造就了豐功偉烈？朱子儘管罵他們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時代的邏輯却不允許他們兼顧內聖外王的工夫。

(下接第十九面)

沙龍

馮至

提起沙龍這個名詞，總會使人

想到十八世紀的法國。法國自從十七世紀後半葉在路易十四的治下，政治、文藝、思想，都發展到足以領導整個歐洲的地位。那時王權無限，文化在貴族的手裏，許多聰慧的權貴也努力於文化的培養，於是他們的客廳裏，尤其是在些貴婦人的客廳裏，常常聚集些一時的知名之士，縱論天下古今，其中自然也產生了不少萬口爭傳的所謂「佳話」。因此而形成了在巴黎風靡一時的沙龍文化——沙龍，根本是客廳的意思。當時有些二三流的人物，以能够參加第一流的沙龍為榮，同時也有些二三流的沙龍，以能够招待第一流的人物自傲。其中種種的氣氛，在法國十八世紀以及十九世紀初期的小說裏我們處處可以嗅得到。但是這風氣隨着貴族的沒落與中產階級的興起就漸漸衰謝了。

一個時代已經過去。而那時時代內的一種生活方式如果 要苟延殘喘地繼續保持着，每每呈露出可笑而又可憐的面貌。騎士精神在歐洲中古時代曾經是高貴而真實的，但是等到中古時代過去，有些殘餘的騎士弄出許多笑話，就成為人們嘲諷的對象了。一種生活方式只有在某一個使所產生的社會裏是自然而豐富的，換一個環境，便變得貧瘠了。沙龍，也只有巴黎得到過適宜的發展，在歐洲其他的國家裏雖然也多少多少曾經有些貴族羨慕風雅，組織沙龍，但只不過是可憐的模仿，無論如何，也難養成巴黎在當時所特有的沙龍文化了。

時代過去，現在沙龍這個名詞早已漸漸失却往日所含有燦爛而高貴的意義。如今在歐洲的社會裏什麼地方被人稱作沙龍呢？如果你要理髮，走進一座理髮店，一位理髮匠便會迎接你，向你說：『請到沙龍裏。』如果你要做一身新衣服，走進一座時裝店，一位裁衣匠便會迎接你，向你說：『請到沙龍裏量一量身裁。』一個人擅長社交，缺乏真實，被人稱為沙龍英雄。一個人若是只坐在沙發上漫談社會問題，同情勞苦大眾，而毫無行動，則被人稱為沙龍社會主義者。一個人若是沒有真實的作品，只善於談一談文壇掌故，或空幻的文學理論，則被人稱為沙龍文人。——只有巴黎年年舉行的藝術展覽還叫作沙龍，保有一些嚴肅的意義。

沙龍，沙龍，你在十八世紀的巴黎曾經是文學藝術的孕育者，到了現在，你已經失却了你的莊嚴，你成為都市裏一些好漂亮的人們的化妝所和一些虛偽者的形容詞了。無怪乎紀德在他的『膺幣製造者』寫作日記裏說出這樣極端憤激的話：『我覺得良心不安的時候，倒正是當我從一家惡俗的沙龍走出來時，不是從密子。』（下之琳譯）因為無論是詩人，科學家，或思想家以及政治家，所追求的都是真實，而沙龍裏的一切却只建築在軟椅，咖啡，香煙，與些不堪想像的事物上……

中國人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在養育着百分之一的富有，這點富有存在於幾個大都市的幾條大街上。這少數的富有者，（大半是發戶），如今也有一部分人在羨慕風雅：我們常常聽到某某銀行家約請名流學者座談經濟問題，某某夫人舉行跳舞會並討論政治現狀；街頭上有一座二三流的咖啡館起個名字叫作某某沙龍，於是有些文化專員因為這個名稱高雅就在這裏開什麼文藝晚會。——這些，真像是茫茫大海裏湧現出的雪白的浪花，非常漂亮！但是這個大海裏的水是幾萬萬人的汗血所混成的。

座談會也好，跳舞會也好，晚會也好，這些沙龍氣味的聚會總給人一些虛幻之感，使人覺得人們在那裏邊以談話開端，以談話結束，永久捉不到一點真實。中國三十年來，社會的改革，政治的革命，那些沙龍社會主義者或沙龍政客並不會有過什麼實際的參與，他們至多不過批評批評現狀，對於將來發些空疏的議論。至於文藝呢，據說抗戰以前，在京滬一帶就有過不少的晚會週會之類的聚會，如今勝利了，那類的聚會更為輝煌燦爛，但是其中實在不會產生過什麼像樣子的作品，真正一點成績還是一些住在北平的會館或公寓裏的，住在上海的亭子間的，以及流亡在任何一個鄉間的那些寂寞者所創造出來的。現在，一切好像比抗戰期內更艱苦，人民顛沛流離的生活好像更為慘痛，若是在報紙上看到什麼沙龍式的晚會座談會之類的消息，而這些聚會又是由什麼銀行家，貴婦人，文化專員之類的人舉辦的——我們只感到這類的消息有些使人作嘔。



浙江的征丁征稅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杭州通信) 浙江各縣現在正在忙着征兵，徵糧，征稅。

目前全國，除京滬區以外，突然來一個臨時征兵，浙江當然不能例外，于是各保各甲辦公地址，門庭如市，先是由各保將保內所有二十歲至三十五歲年齡的壯丁名單公佈，再由各壯丁於二星期內，辦理免役或免緩召之申請或更正有無錯誤等情。二星期後，即由保民大會代表如保甲長小學校長或區分部書記或地方士紳等，會合審查申請是否

合格，免緩征召是否以准許等等，再抽籤編號，排定壯丁名次，以保為單位送交縣政府，會合各鄉鎮長及民意代表等當眾抽籤。

就原送各保之號次，抽選應抽各縣派額之壯丁；比如嘉興縣要抽七百名壯丁，而嘉興共有七百保，那麼就是每保抽一名。雖說每保一名，實際却要抽二名，以便補選第一號籤之缺額。抽籤的辦法是以最多號次之保的號數為準；抽出第一籤如果是七三號，那麼每一保的第七十三號都是第一號

籤，第二號若是四十九號，那麼每一保的第四十九號籤全是第二號籤。後來，再拿第七十三號去對各保的第七十三號，一共有

兵從前門進，丁從後門逃。兵守前後門，壯丁上屋了。但是在浙江的征兵有它特殊的現象，比如聽說在某縣是各保壯丁願意拿出三五百萬元買一名壯丁去應征，不論你抽的是第十三號為第一籤亦好，第一籤為第一籤亦好，它本人總可以不去應徵，而去應徵的是買出來的「丁販子」去「替

七百名；這七百名壯丁被集中到新兵征集所，再由各縣轉交給各新兵接收的師管區接收，再在各縣就地加以軍事訓練。

徵」。這位丁販子拿了三五百萬元之後，當然要去應徵，但是它的本領神通特別廣大，一到徵集所，它就會溜之大吉，或者是錢能通神，皆大歡喜的堂而皇之的出來。而徵集所報他一個「死亡」，簡直是死無對證。而「丁販子」又可以去做

另一筆替了生意。有時徵集所也會報他一個逃了，那麼就要三令五聲通令全省捉拿，而這位逃了只要回到本地無人檢舉的話，他的名字就一筆銷。假如這位逃了捉不回來，那麼第二號就補上去。反正我們國民身分證亦沒有，更無從對照起，同時只要上下都行官樣文章「捉拿逃了」，那麼就讓它去文章一下，亦無所謂。總之為飛狗上屋，比如下夜裏徵集令一到，那麼這些壯丁就等於是個犯了法的犯人，要毫不留情地被押起來。但這些壯丁却往往要像逃日本人時代捉愛國犯那樣的逃法，「兵從前門進，丁從後門逃，兵守前後門，壯丁上屋了。」

大員來點名，趕快找替丁。點完且應酬，民隱丟腦後。關於訓練壯丁，過去在浙江××縣曾經有過這樣的點名，而這個訓練所就要事先開報以後，臨時僱了幾名「老百姓」去替充。先要叫他改名換姓，鄉下佬實在亦太笨，連自己的姓名都弄不清，要改名換姓，就比畢業考試入學考試時的學生還難做。結果點到了「張得標」，忽然有兩個人同時舉起手來，還高

「在一陣搜查之後，一無結果，兵回去了，壯丁亦回家了。這是一位親自下令捉過壯丁的××縣長所親口告訴記者的一幕活生生的描寫。

叫了一聲「有」。要末，一隻手亦沒有舉起來，要第二次點「張得標」時，才有一位忠實臉相的老農慢吞吞的舉起一雙正在田裏做過活的手來，叫一聲「有」。大員們點到這種地步的時候，對負責的連排長望一望，簡直有啼笑皆非之概。最後是訓話一次，訓話話還要問一聲「你們懂不懂？」大家一定要一齊高呼「懂！」於是隊

伍散了，每名發五十元臨時餉，各人仍回莊像去做活。大員們則照例去聚餐。聚餐時一定又請了民意機關的代表、黨團首長、縣長專員等作陪；同時在席間一定要問「這個部隊紀律好嗎？」全席說「好」「好」。有一次記者亦在座，有一位老先生說壯丁如何痛苦，飯吃不飽，衣穿不暖，紀律如何不好，管理人員

如何限制壯丁吃一碗飯而不許吃第二碗飯，以及排長如何打壯丁了，壯丁在中途步行的時候就倒在在地上死去了的慘劇；……這位大員過意不去地推脫說「我給你轉陳上去」。結果這位老先生在散席以後就有軍官警告他不許亂說，否則就要給它顏色看了。所以以後有同類情形，大家便同聲說「好好好」以免多事。

田主怕有田 佃農怕耕田

從此田蕪荒 肥田亦無糧

浙江各縣市，目前新設立了兩個機關。一、就是田糧管理處，機關屬省，經費由中央直撥，而駐縣徵糧。二、為縣稅徵處，機關屬省，經費由省縣稅，而經費由

秋季颶風以後，田禾損失極大，要民間負擔簡直要送他們的老命。所以地主爲了徵糧及二五減租，不願再有田產。有一位有一百畝田的地主只收到八担稻子。佃農爲了徵了，亦不願再種田耕地，去流而爲匪的亦有。結果爲了逃了逃糧，耕地便乏人照料；壯年農民改業，肥饒的土地亦只好讓它荒蕪。至於稅務處的編制和用糧處的編制，是遠在縣政府本身之上。比如浙江的甲種縣人員連縣長是七十人左右，而稽徵處田糧處兩處人員總計要在二百名左右。六等小縣縣政府人員只有四十餘人，要它負責管理全縣的一切民財、建、教

社、軍六大課三大室會計軍法人事，再加一切上行下行的公事，而平均每課室連科長只有三個人一課；至於稽徵處只管一些稅收，它的組織却在五十人左右。所以田糧處和稽徵處是安插冗員的機關，和要人民性命的組

縣級人員苦 仍有鑽門路

街都無力掃 一切不了了

目前浙江各縣財政極感艱苦，縣級人員的收入，平均一人只有三五萬元，縣長只有二十餘萬至三十餘萬元。這樣的待遇如何教它養廉，連養自己的必需三餐和一家五口都過不去。最近有一位縣長新從中央調過來，據他告訴別人說，「我在中央亦有四百

織。最有興趣是中央明明要廢除苛捐雜稅，但是到縣裏，簡直是對教育經費，可以用任何方法攤派。同時還有一種叫做「因地制宜稅」，更是就可以由各縣隨時因地去制宜而加以課稅了。

有廿萬元。家族親友都以爲我做了縣長了不起，你亦介紹，我亦介紹，有一位親戚在上海某商店做事，月可十餘萬，擬請以科員任職，結果回封信告訴他，本府科員月薪一共收入不過三五萬元，君如願屈就，不妨一試，結果，別人多不相信，何以浙江待遇如此菲薄，但是在如此待遇之下，還是一樣的過去。還是一樣的有許多想當縣長。

據說浙江某縣的江蘇和安徽省一縣，就有天壤之別。蘇皖的特點是「薪餉要從下面發」——就是「以甲養保，以保養鄉，以鄉養縣」。這樣什麼都有辦法。所以相距不到五十里的二三三個省的縣長，一則馬褲呢大衣，一則青布制服。縣是自治的單位，一個縣的經費收入要用在稽徵處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縣，那麼縣政是不會有人亦不致有人願意去辦的。現在辦縣政無非是安插些人。什麼建設，水利，民生，簡直是幻想中之幻滅。所以有一位縣長說：「我甯願稽徵處取消，讓民衆少負擔點！其餘的百分之二十五的捐稅，由縣政府另外外交由參議會拿出辦法來捐一些，即可以維持，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至於，在政治學裏讀到的市縣政府的工作是建築道路，開辦學校，設立工廠……在今

日中國的縣政裏亦不必想它一想。就是要把城裏街道經常掃掃清潔，都沒有經費。還談什麼建設呢？還是少說

話多推脫，安分守己做個縣長吧！浙江過去有個縣長，做了二三十年沒有處分過一次，據說是以坐在衙門裏養

身修性的辦法來做縣長的。同時大家還目之為示範縣長。

善後救濟在漢口

申 芷

（本刊漢口通信）今年春天，在漢口江漢關一帶碼頭，開始看到船頭開着兩扇大門，寫着 C.W.T.（行總水運大隊）大字的白色登陸艇，迎着人們驚奇的注視。漸漸地，來往愈見頻繁。大量運來麵粉罐頭等救濟物資，陸續運走不少東去的「難民」。河街一帶，苦力搬運救濟物資，就像螞蟻排陣一樣的密集，街上奔馳着嶄新

的 C.H.T.（行總公路運輸大隊）字樣的各式綠色卡車，使遠征歸來過境的軍用卡車，為之減色，因為後者已經創傷憂鬱，風塵僕僕了。

掌管救濟行政及分配救濟物資的，是湖北分署，在匯豐銀行大樓的廣廈中，由周蒼柏老先生，率領着他那班從恩施銀行及平價供應處東下的班底，來唱這齣救濟戲。據說他們

站碼頭開了「小差」；也有些則將船車票賣給人家頂替。於是行總在五月節來一個限期遣送。為了要求多發麵粉不遂，辦賬務的人員挨了打。「難民」不肯登船，率領媽媽娃娃兵，打起紙旗去請願，匯豐大樓水門汀花磚地上，僵臥着鵲形菜色的男女老幼。職員們的午餐，被他們搶吃了；正是中秋佳節，大救風景。他們旗幟上寫着「我們挨不住飢餓」，「我們有權利請國家給飯吃」。一個北方口音的大個子，憤憤地說：「抗戰八年受苦八年，我們有權要這份起碼的救濟」。於是談判又談判，在軍警「勸導」之下，這事算是「順

利」解決了。接着是澈底遣送難民的聯席會議召開了，以憲兵團長當「難民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的佈告貼出來了。行總門首有憲警站崗了，請願的事，自後沒再發生過。至於第二類難民的安置，近日已在舊日本租界的廢墟上，架設了數百個帳篷。一些收容所裏的「寓客」，即將「喬遷」，往他們的「樂園」，開始走上「自力更生」之途。此外分署與市政府合辦了一所醫院，另外補助原有醫療機關一些藥品器材，飛機在市空噴射過 DDT 藥粉。小學生吃過奶粉，臨大學生吃過牛奶和罐製食品，舊衣鞋聽說也發放過。只是

粥少僧多，杯水何有濟於車薪之火？戲劇，常有極富諷刺意味的場面。在行總儲運局及湖北分署辦公所在之地之間，記者親眼看見一個病死也許是餓死的五十歲的老頭；保安大樓及花旗大樓的門傍窗下，常有奄奄待斃呻吟討錢的乞丐。他們自稱是「難民」，而且很多「告地狀」的，逗引着路人圍觀。他們真正是難民嗎？我沒詳加考索過。然而，他們已瀕於飢餓線和死亡線的邊緣，這是事實。他們目前艱窘的處境，無論如何，直接間接，總不免與抗戰有點關係。

記者又到過漢陽近郊十里地方的一个小村鎮上，有機會和一位小商人，一位保長談談。他們告訴了我關於工賑在鄉下實施的實況。他們不知道「工賑」這類漂亮的新名詞，只知道麵粉是政府發給修路工人們做伙食的；他們帶着三分酒意懇切忠實的說：「修復公路，百姓願意出力；他們並不要麵粉。祇是修橋樑添洞的材料，上面應該發給。我們本保被指定修的這段路，共有三個涵洞，呈文上去請材料，好久沒有答覆。再去請求，上面說，材料你們自己設法，如果辦不到，就將那缺口堵塞。可憐我的天呀，堵塞了我們那一片田，都會變成一个小湖了！」他們指點着鎮外那

段公路和田疇，不斷抽出帶着酒味的長嘆——良法美意，常常在下面走了樣，在鄉下人的眼中，工墜成了「工損」。

行總財務處在孔士大樓設銷售處，發售食品罐頭。據他們解說，作用有二：(一)按戶口平價發售，可穩定物價，(二)出售物資，多為不合我國習慣及需要之副食品，以收入作業務開支之補助，或換購米糧。第一個作用，確實也收了點點效果。例如奶粉原先每磅價值萬元，這裏只賣三千元；滿街是販賣的地攤，拋出物資太多，他們只要能賺一千至八百元，也就願脫手。然而這些廉價貨，漸漸

地流往外埠，流入商店的玻璃櫃。當銷售處停止供應時，小販們立即漲價，商戶們漲的更高了！這好像喝冰淇淋解暑一般，當時雖覺得涼爽，過後却又和未喝前一樣。話又說回來，當鮮豬肉一斤市價賣二千元的今日，一磅半的碎豬肉罐頭，只賣一千元，誰也會花幾千管這「美」味。於是小食攤桌上，到處是罐頭筷子筒，乞兒們也每人一只罐頭飯食筒！誰說救濟物資，沒有普惠大眾？

最近行總儲運局出了一樁「一聽牛奶一條命」的悲劇。平和洋行儲運局租用的棧房，為苦力偷去牛奶一聽，被員工當場斃斃

。兇犯被關到法院，立即又釋放了！行總說是碼頭上打死的，碼頭工會不肯認，互相推卸，沒有結果。救濟事業，能活人之命，也能喪人之命，且

看法院和行總如何了結這幕悲劇。(十月三十一日自漢口寄)

新疆的國大代表

目前的新疆，是可怕的殘酷的政 治鬥爭問題。誰不理解這點，誰 就會遇到失敗。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迪化通信)十年前新疆會選過國大代表，是當時省政府包辦的。那些代表因為國大未曾召開，不能離開新疆。(那些代表並非重視國民大會，而只是渴望着籍出席國大脫離恐怖的新疆。)

後來多數都被盛世才捕押，死于監獄；到今天剩下的只不過永在中央的張鳳九，死裏逃生的滿楚克扎布(蒙古族、汗王)等人而已。因此在事實上必須改選。新疆自和平談判成功後，伊方在政治上已佔到壓倒的優勢。純粹民選的範圍只限于伊、塔、阿三區及喀什西南之一角，現在則新疆全盤陷於動盪裏了。即使在迪化，政府已喪失了控制的能力，更用不着說奪取人心了。因此這一次的國大代表之選出，是經過了極艱難的階

段。政府提出的人必遭伊方反對，人民提出的人，伊方也不同意。最後政府仍以容忍精神，百分之八十依着伊方的意見，把代表人選決定了。這些代表共有九個民族，代表着新疆的十四個民族。現在記者把各代表的經歷向讀者介紹一番。

民族代表

阿合實提

塔蘭其族(註一)伊黎商人。三十一年被押，三十三年恢復自由。學識經驗均非一般人所能比擬。尤富于政治警惕性與手腕。他是伊黎事變的直接參與者。精通俄文俄語，文化程度亦高。自三十四年十月充伊代表，數

艾沙拜克

維族，英吉沙人。早歲在我駐塔什干總領館內充職員。二十二年到南京，為控金樹仁之主奏原告，後留中央，充立法委員等職。三十四年冬隨張治中將軍到新疆。和平談判成功，政府本擬任彼為省府副秘書長，遭伊方反對，改任省委，隨新疆考察團，遊國內，現尚未歸，為人長于交際。

阿巴素夫

維族，伊黎人。年不滿三十。新蜀學院語文系畢業。歷充伊黎區專員公署譯。伊黎新疆日報社編輯。為人機敏

警覺，通國文國語及俄文俄語。伊變後，任偽組織內政部長，宣傳部長，會因與漢族張女士結婚遭受排擠。和平談判功成後，任省府前秘書長，與張女士同居南樑，夫妻感情甚篤。他尚有一般青年人所有的人道思想。

烏邁爾——維族，喀什人，出名的阿訇。盛氏時期政幹班畢業。三十四年任警務處副處長。警處結束後，與行營之南疆視察團共同往南疆。

哈德萬——哈族，阿山吉木乃人，是艾林郡王的夫人，很有作為，政治認識與知識也相當高。過去曾是艾林王府的真正支持者。三十年與艾林同居獄中，三十三

年恢復自由。現任迪化區專員。身體高大，談吐生風。

馬旦別克——基爾吉斯族。蘇聯逃民。留任新疆十餘年。聰明機變，知識亦豐。曾任塔城哈林文化促進會副主任委員。

馬國義——回族，迪化人。省立中學畢業。曾任民政廳視察，小學校長等職。三十年被押。三十三年多出獄。因受刺激過深，改營商。最近被回族選為回族文化促進會理事長。為人智識見地均深遠，經驗亦豐。

穆精阿——錫伯族，伊犁人。伊犁與文學學校畢業。會充錫伯營副總管。現充錫、索、滿文化促進會理事長。有見地，有胆量。

趙劍峯——漢族，黑龍江人。東北義勇軍將領。在新十三年，歷任軍官學校教育長、督署副官長、公安管理處處長、塔城區行政長。三十一年

，有學識。愛民族，愛國家。

努爾賽發——哈族，蘇聯逃民。精通俄文俄語，曾任公安管理處科長。後以事被撤。担任政府特種工作。在塔城區和豐縣充哈柯文化促進會和豐分會主任幹事。塔城事變後出任偽警察局長。現任塔城區警察局長。善口才，富於政治知識。

張鳳九——漢族。久在中央。與新省隔絕。除二三老年人外，一般人均不知其為何許人。大概他對新疆情形也會感到茫然吧。

工會方面二名——一、麥煥新，維族，伊犁人，麥斯武德監察使的兒子。在口內多年。二、馬克蘇提阿訇，維族，伊犁人。公路局副局長，服務十餘年，人頗精練。

農會方面——一、哈吉邱夫，伊犁塔塔爾族，商人。二、維固爾，塔塔爾族。省府公費第二期留蘇生。塔什

干中亞大學畢業。有學識，有胆量。精明強幹。現充新疆日報維文版總編輯。三、安尼瓦爾·沙力士，哈族，塔城人。省立師範及警官學校畢業。現充省府監警。

以上共計代表十八名，候補代表三名來自維、哈、基、回、錫、漢、基、塔塔爾等族，但他們幾乎都是政府官吏，而且有四名省委。這可以說是國大代表中的特色。可是在目前除了如此是辦不通的。將來在國大開會時，這些伊方出身與傾向伊方的代表，(代表中十分之八是這一類的)恐將提出若干新提案，而主要的是在掙脫祖國。但是新疆老百姓果真這樣想

被押。三十三年冬出獄。任宣撫委員會委員長。現任社會處處長。他在多年，智識豐富，尤長於應接各族人。因此全疆人誰講起趙副官長，沒有不說好的。這一次能膺任省委與國大代表，也是這個原因。他是新疆漢人中很難得的人才，忠貞國家。

職業者代表

商會方面二名——一、凱力木阿吉，哈拉湖，回族，(註二)伊犁商

會方面二名——一、麥煥新，維族，伊犁人，麥斯武德監察使的兒子。在口內多年。二、馬克蘇提阿訇，維族，伊犁人。公路局副局長，服務十餘年，人頗精練。

農會方面——一、哈吉邱夫，伊犁塔塔爾族，商人。二、維固爾，塔塔爾族。省府公費第二期留蘇生。塔什

候補代表

除此之外，尚有候補代表三名。一、阿布都阿米德·哈吉邱夫，伊犁塔塔爾族，商人。二、維固爾，塔塔爾族。省府公費第二期留蘇生。塔什

干中亞大學畢業。有學識，有胆量。精明強幹。現充新疆日報維文版總編輯。三、安尼瓦爾·沙力士，哈族，塔城人。省立師範及警官學校畢業。現充省府監警。

以上共計代表十八名，候補代表三名來自維、哈、基、回、錫、漢、基、塔塔爾等族，但他們幾乎都是政府官吏，而且有四名省委。這可以說是國大代表中的特色。可是在目前除了如此是辦不通的。將來在國大開會時，這些伊方出身與傾向伊方的代表，(代表中十分之八是這一類的)恐將提出若干新提案，而主要的是在掙脫祖國。但是新疆老百姓果真這樣想

會方面二名——一、凱力木阿吉，哈拉湖，回族，(註二)伊犁商

會方面二名——一、麥煥新，維族，伊犁人，麥斯武德監察使的兒子。在口內多年。二、馬克蘇提阿訇，維族，伊犁人。公路局副局長，服務十餘年，人頗精練。

農會方面——一、哈吉邱夫，伊犁塔塔爾族，商人。二、維固爾，塔塔爾族。省府公費第二期留蘇生。塔什

干中亞大學畢業。有學識，有胆量。精明強幹。現充新疆日報維文版總編輯。三、安尼瓦爾·沙力士，哈族，塔城人。省立師範及警官學校畢業。現充省府監警。

以上共計代表十八名，候補代表三名來自維、哈、基、回、錫、漢、基、塔塔爾等族，但他們幾乎都是政府官吏，而且有四名省委。這可以說是國大代表中的特色。可是在目前除了如此是辦不通的。將來在國大開會時，這些伊方出身與傾向伊方的代表，(代表中十分之八是這一類的)恐將提出若干新提案，而主要的是在掙脫祖國。但是新疆老百姓果真這樣想

會方面二名——一、凱力木阿吉，哈拉湖，回族，(註二)伊犁商

麼？不，新疆老百姓比內地老百姓的政治水準高，他們明瞭國際情形，明瞭政治內幕；這是盛世才十年來政治警覺性教育的結果。他們絕不願脫離祖國。他們最大的要求不過給他們以平等和平吧了。新疆老百姓已深嘗到民主的苦頭，不需要那個玩意。因為世界上沒有民主。越喊民主的地方，越是專制。也許美國是個例外，因為他們是在新大陸上。

有些報紙把新疆描寫得太簡單，甚至於說新疆只有兩個大學畢業生。實際上新疆不僅有本省的學院畢業生百數十名，而且留學歐洲、近東、中亞的人也不少。新疆的每一個農民（除去蠻民），每一個商民，都會給你解釋國際問題，而且相當正確。新疆的各項專門人才也都只從實地經驗裏鍛鍊出來的。如果還小視新疆，將會遭遇更壞的運氣。讀者暫記下我這彷彿誇張的話。等着看新疆代表在國大的活動，便會了解到新疆人是具有怎樣的政治鬥爭手段與知識的。

在目前新疆既不是水利問題，也不是經濟問題，是可怕的政治問題，是殘酷的政治鬥爭問題。誰不理解這個問題，誰不會進行這個，誰就會失敗的。

註一、塔蘭其原係維族，移來伊犁，從事墾植，因人數衆多，一般人呼之爲塔蘭，其意即農人也。

註二、哈拉湖。生活文化仍半保留族彩色。俄國革命後逃來新疆者頗多。附言：除上開代表外，尚有蒙族代表，一爲烏靜彬，北平蒙族；焉耆土爾扈特

汗王滿楚克扎布福晉，新疆女子學院畢業，頗有知識，善交際，現任焉耆區和靖縣縣長。此次代表滿汗王出席國大。一爲喬嘉甫（即侯淑芬），北平蒙族，塔城霍布克舊土爾扈特親王福晉，現寓居，因無子，暫攝王位。新疆女子中學畢業。喜交際。表只聽說有這二位女性。附及。又代表之

一部已於十一月三日自迪化起飛，六日或可到京，另一部日內手續辦完即動身。三十五年十一月五日于迪化

（上接第十二面）

六

我們不憚煩絮地辨明二千餘年儒術不會獨尊，不會實行的史跡，我們的用意不是攻擊孔子，更不是看輕中國固有文化。孔學偉大的地方，正如詩人所謂「不廢江河萬古流」，豈是任何人攻排得倒的。我們的目的在開端的時候已經明白透露：我們不揣鄙陋，想對於闡揚民族文化的工作小盡微力。但是我們相信闡揚文化不可「食古不化」或生今反古，而應當對先民的成績加以了解，分析，評量，抉擇。評量抉擇的標準，不是任何一時一代，一家一派的主觀意見，而當於全體文化、全部歷史中求之。傳統學者所定聖教與異端的區別，正是儒家主觀的標準，我們不敢輕於接受。

每年到了八月二十七日全國各地都要舉行祀孔典禮。崇敬先民，推尊師道，這個大典的用意是不錯的。但我們在上文所得的結論如果不誤，可見先秦諸子對於中國的文化典章都有貢獻，縱然不及孔子的偉大，似乎還可以和孟荀以下的「四配十哲」以及其他「配享」的「先賢先儒」較短長。我們何妨也舉行一個紀念的典禮來對墨、老、莊、韓、諸子表示欽崇之意呢？



文學運動與文學創作

李廣田

無論什麼運動，都在由多數人的共同認識與力量所造形的，文學運動當然也是如此。而文學創作，却似乎只是作家個人的工作。我們現在把文學運動和文學創作相提並論，就是要說明二者的相互關係。

文學運動，實際上也並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運動，因為文學運動乃是文化運動的一部分，或者是文化運動的一個形態。而文化運動實在是一個時代的思想運動，所以文學運動也仍以思想運動為其根基。從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開始看，也分明可以看出這種情形。

五四運動是一個新文化運動，這一運動之所以起來，自有的國際的與國內的，經濟的與政治的諸種原因。在這一新文化運動中的主導思想，是民主與科學，即所謂德先生與賽先生。新文化之所以要求民主，是因為舊文化的不民主；其所以要求科學，是因為舊文化的不科學。「新青年」的編者陳獨秀在「本誌罪案之答辨」中說：「要擁護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

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這段話正好說明了新文化運動乃是一個新思想運動，而新文學運動乃是新文化運動的一支流，以民主與科學的文化思想作基礎，乃有了蓬蓬勃勃的新文化運動。當時，而且一直還在發生着領導作用的新文學作家是魯迅，在魯迅的作品中也就反映了當時的文化要求，表現了當時的文化思想。魯迅的文學創作，是和當時的文化運動相輔相成，互為配合的。當時的所謂民主，着重在個人的解放，或曰人性的解放；當時的所謂科學，着重在反迷信與反愚昧。這在魯迅的小說中都有具體的表現。例如他的最早的小說「狂人日記」，便是一篇反對吃人社會的抗議書，一篇要求人性解放大宣言。他借了狂人的口吻說：「凡事總須研究，纔會明白。古時候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這裏『吃人』

兩個字和『仁義道德』乃是同義語，這吃人的『仁義道德』却是中國若干年來的所謂固有文化，也就是舊文化中處世做人的最高招牌。魯迅在『狂人日記』的最後寫道：「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在以後的雜感『燈下漫筆』中他又發出了更積極的呼聲，他說：「這人類的筵宴，現在還排着，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而在小說『祝福』中的祥林嫂便是被舊文化所吃掉的一個好例。她丈夫死了，爲了守節，甯願碰死，不肯再嫁，再嫁之後就一直被人輕視，又因爲迷信鬼神，恐怕到陰曹之後，兩個丈夫要爭奪她，更怕閻王老爺把她錘作兩段以便分與兩個丈夫，她在禮教的壓迫與迷信的恐嚇之下，終於瘋狂而死。從這一方面看，也正好說明了魯迅的文學創作之價值，其價值就在於以文學創作為時代的先驅，正確地表現了時代思潮，與當時的文化運動成爲最好的配合。

一種文化運動，（包括文學運動在內，）發展到某一階段，也可以造成一個具體地政治運動。即如『五四運動』，實即當時的新文化運動所造成，而這新文化運動一直發展下來，也就作了後來的國民革命的基礎，就是後來對日抗戰，也仍是這一文化思潮的繼續發展與加強，而每經過一次新的發展與加強，這一新文化思想的本質也就有一次新的變化，譬如今天我們還在要求民主與科學，但是今天我們所要求的民主與科學和五四時代的就完全不同了。

今天，是所謂人民的世紀。人民的世紀當然所要求的是人民的文化。從政治方面說，我們說這是一個民主時代，但今天的民主已不只是要求人性的解放，進一步，乃是要求人民的解放。從科學方面說，我們說這是一個原子時代。但原子能如果不能為人民謀福利，却只是作殺人的利器，假如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真是由於原子彈而得到結束，現在却有人想用原子彈造成第三次大戰，那麼這樣反人民利益的科學也就不可以不要，所以，即便是科學，也還必須是民主的科學，科學應當為民主而服務，也就是為人民而服務。一切為了人民，人民是主人，這便是今天的文化思想，便是今天的主導潮流。全世界是如此，中國也不能例外。有些人真是在要求民主，自然是以「民主」二字相號召，即便是並不真希望民主的人也不能不以「民主」二字為招牌，這也正好說明了「民主」是這一時代的主要內容。

今天的文化思潮是如此，那麼今天的文學運動也必然是如此，那就是說，今天的文學運動應當是一個民主文學運動。站在文學工作者的立場上說，我們就不能不想到文學運動怎樣與民主運動相輔相成互為配合的問題。譬如，今天的文學主題最重要的是甚麼？和這一主要的創作主題相應的創作方法是甚麼？在文學批評方面，也就應該建設一種新的批評標準，指出哪是應當發揚的東西，哪是應當拋棄的東西，甚麼樣的適合於今天的作品，甚麼樣的作品是違反時代的，而且是有害的。至於爭取發表自由，出版自由，郵寄自由，閱讀自由等等，也都是這一文學運動中必須從事的工作。然而我們看看當前的中

國文學界是甚麼情形呢？無疑地，今天的文學工作者實在並沒有盡上他們應盡的力量，實在並沒有作出令人滿意的成績。即以過去五四時代的新文學運動與之相比，現在的情形豈不是顯得黯然失色，顯得太貧乏，也顯得太無能。這一方面固然應當歸咎於文學工作者自己，但是我們也應當知道這裏還有另一個最大的原因，那就是，今天的政治情勢比五四時代還更壞，今天的文化工作者（包括文學工作者）所受的迫害恐怕比任何時代更甚，思想不自由，無過於今日，言論不自由，無過於今日，出版不自由，無過於今日，無種無勇的文化工作者既失去了這些自由，試問他們還有甚麼辦法？固然，政治情勢愈惡劣，文化工作者便要努力鬥爭，然而這到底有個限度，因為這些人到底也只是一個腦袋兩隻手和一個嘴巴而已。這就是今天的文化運動幾乎不成其為運動，而今天的文學運動也幾乎不成其為運動的主要原因，雖然我們的大標題是在眼前擺得明明白白：或曰「民主時代」，或曰「人民世紀」。

在這裏我們也許可以談一談文學和政治的關係。文學和政治到底有甚麼關係呢？這本來已經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因為有些人還認為很成問題，所以我們也還是把它當作問題來談談。第一，有人以為文學自文學，政治自政治，兩者毫無干係，如果最純潔最高貴的文學一旦和政治發生了關係，那便是文學的玷辱，便是文學的末路。這種見解當然是錯誤的，因為政治乃是人類生活中一個最重要的項目，尤其在今天，政治問題成了人人心中最急切的問題，而文學作品所表現的也是社會人生中最重要問題，那麼文學與

政治有甚麼沒有關係？何況文學工作者本來就具有最高的智慧，賦有深厚的情感，假如今天大多數人所痛切關心的是政治問題，一個文學工作者，一個詩人，又如何能裝聾推啞，麻木不仁？一個文學工作者的本份，本來就是要作為時代的預言者，作為人民的代言人的，他又如何能把這時代的最高呼聲置若罔聞，又如何能不顧廣大人民的痛苦與願望，而只是埋首於自我陶醉之中？第二，有人以為今天的政治問題太重要了，文學工作在這時候實在是無力的，甚至是完全無用的，於是發生一種輕視文學，厭棄文學的傾向。這種看法也同樣是不合事理的。因為文學活動，以及其他各種藝術活動也是人類生活中一個重要項目，只要有人類生活的地方，也就不能沒有文學活動和藝術活動，不過各因其文化程度之高低而造詣不同形態殊異而已。所以，問題不在於文學和政治有無關係，而在於甚麼文學和甚麼政治有甚麼樣的關係；問題不在於不要文學或文學與政治孰重孰輕，而在於在甚麼樣的政治要求之下便應當有甚麼樣的文學活動，或甚麼樣的文學是要和甚麼樣的政治相結合相輔助的，這和文學與文化的關係是一樣的，因為政治也仍是文化的一種形態。在舊的文化基礎之上便有舊的政治形態，在腐敗的文化基礎之上便有腐敗的政治形態。假如在舊文化的殘廢上生出新的文化，於是就有了兩種文化的鬥爭，於是在政治傾向上，文學活動上，也就同樣是一個對壘的形勢。譬如有人說文學是一面鏡子，是可以映照的，但問題却在於你用什麼照，而且怎麼照，你是不是把一個歪臉照成一個正臉，把一個醜怪照成美貌，或把舊的

腐敗的文化政治用了欺人的手段幻映為新鮮健旺的？有人說文學是一把斧頭，它可以破壞，也可以製造，但問題却在於你要破壞甚麼，而又製造甚麼，你是不是要破壞了有餘的，而製造那有害的，是不是殺害了新的文化萌芽與新的政治傾向，而又作了保護舊文化壟壘和舊政治勢力的武器？文學與政治到底有甚麼關係呢？其關係一如與文化之關係，其關係即如以上所述。自然，文學工作者不是政治工作者，文學作品也不是政治綱領或政黨宣言，因為文學原是一種藝術，它必須用了作者的生活體驗與認識作材料，然後用了藝術的形象去作完美的表現。然而若說文學與政治沒有關係，甚至死氣敗力地要把二者造為互相絕緣，以為文學一沾着政治的邊便已不可救藥似的，那真是令人不解的怪事。

因此，我想以「一二·一」運動時期的文學工作為例，來說明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發生了大批軍隊殘殺教員學生的慘案，這一慘案的發生是由於人民的爭民主與反內戰，慘案發生之後，爭民主反內戰的運動也就更形擴大起來，加深起來。因反內戰也是爭民主的工作之一，或說是民主運動中最現實的具體工作之一，所以我們應當把「一二·一」運動叫做一個民主運動。這一運動的影響是相當寬闊的，當時各文化階層和各文化團體都間接地盡了力量，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文學工作者，也可以說當時真已形成了一個文學運動。在這一時期的文學活動是和政治活動完全一致的，不但是在內容上，也求形式上，不但是在思想上，題材上，也在技巧上，方

法上。當時成績最好的是詩歌和戲劇，尤其是朗誦詩和街頭劇，因為它們的題材都是活顯顯的事實，它們的思想情感都是當時大多數人民所共知共感的，而且都用了易知易懂的語言文字，可以直接地訴之於大眾，於是也可以直接發生強烈的效果。在新的內容新的要求之下，必然會產生新的作法與新的作風，這一點也不錯的。在當時，不但為朗誦而作的詩是如此，即是所用哀辭，祭文，以及輓聯之類，也都完全是具體體的，也都是取了朗誦詩的形式，在四烈士出殯的時候在街頭無數路祭台前所讀的祭文都是朗誦詩，凡是能聽到耳朵裏的都能深深地使人感動。戲劇的情形尤其使人感奮，從寫作，導演，演出，以及檢討等工作，都是大家共同作成的。一個劇作者費了兩天兩夜工夫寫成一個劇本，但經過共同討論之後可以完全作廢，也可以經過修過之後馬上拿去試演，自然，導演的，演出的，也還都是自己。當他們在街頭演出時簡直很少有人知道那是戲，等演完了，觀眾們發覺那是一齣戲時，也並沒有消除了他們在戲劇中所引起的憤恨與悲痛，這些街頭劇真是最好的羣眾政治教育。此外，如雜文，如漫畫，如音樂歌曲等，也都一樣地攜手並進，只有小說不成，因為在一種急劇的運動中作家們難得去細琢細磨地描寫。這情形，自然是一種非常的情形，舉以為例，也許只能算是一個極端的例，然而它却最足以說明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我們可以說：這一新的政治要求，產生了這一新的文學活動，而這一新的文學活動，確也幫助了這一新的政治要求。二者是相輔相成互為配合的。

現在我們可以進一步談到文學創作的問題。所謂文學運動者，它和整個的文化運動以及政治運動，是有着一脈相通的關係的，而文學運動本身也包含着各方面的活動，但無論如何，能造成一個有力的文學運動的，還是文學創作。文學創作就是文學家的事，現在我們就要問：一個最好的文學工作者應當怎樣製作？甚麼樣的創作才算是最好的創作？我們的回答是：文學創作應當和文學運動一致。假如已經有一個文學運動，我們就應當認識它，瞭解它，而且用了我們的作品去參加它；假如還沒有有一個文學運動，我們就應當用了我們的認識與瞭解去創造作品來倡導它，促成它；或者如魯迅的文學創作之於五四時代，或者如我們所舉的那個極端的例子，「一二·一」運動時期的文學活動；而最主要的，是一個最好的作家必須認識當時的文化思潮，以及當時的政治方向，使自己的創作活動與當前的文學運動，文化運動，以及政治運動，能够息息相關，最低限度，也不應當忽視這些，更等而下之，也不應當故意違拗它，鄙薄它，因為一個人的頑固是拉不回時代的方向的。譬如在今天，假如還有作家在直接或間接地讚美戰爭，歌頌專制，或散布迷霧，製造愚昧，那自然是反動，是壞東西，即使他並不讚美戰爭，歌頌專制，也不散布迷霧，製造愚昧，而只是一味地芳草美人，風雲月露，那也同樣是不必要的，因為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它輕其所重，而重其所輕，而且有意無意地也在麻醉人，蒙蔽人。

三十五年十一月三日

尾頁

西山游

萬守義

色春戀景入賦是，那春們吧，
的，激演發心欣種，既！大
氣並，生靈羣清一：以概凡
候不同却，往的麗兩一前都到
，比樣發我之了和便昆我遊過
，它的現隨。不脫成明常覽昆
有因受西校直得的冬四臨過明
所季人山西到，氣；李得西
選常覺的選抗真候一如人山人

遊觀水 畫是星地雲虛大舉空屋有關於屋地平輔上，在郊
；閣陸 一，望遠，都兩翼的別人是就維的，綠泊它，
陸昨二上 幅時，去履從敢得的魂聖們一感民丘彩麗，陸流下瀉西
從船：山 美時，的曉佈。危濟，，般到園林成慈五面池山在
郊，水的 點，如候未中些，又可在錢數，抗數，多一，靜昆
區擇路路 點，散山房真可該在，都名列來約；高它山，上
騎樂從， 點遠，的屋是預免山勢配區後低過。無橫的
馬徐大分 圍的長遠白深，一防房築的；房各不岱山際臥西

脚地它 氣發察，見，好吧醒過神，，聽五百尙，多過
；不在 ；，言相了到；！寺杭。棚所說百人最油敬畢
寺虛半再 還辨待。現但據真州假棚以是羅吧多漆，享我
備，山上 是祝戀寺在可說的，使欲誘出漢！，常聊子們
農遊的是 不，憂的不自它百該在，都名列來約；高它山，上
區客中太 脫，遇的不不它百該在，都名列來約；高它山，上
夜也間華 摩語到知復成紡摩說職擊極家四大總寺敬佔必
課少，寺 世媚，容能於得羅得前筆生影圍殿有中寬地先
俗權但僧君火更漢確到傳動刻；，叢和大廿經

清華以清清享在最覺 刀這，。胡間高為駕看聽，我，
趣寺華閣閣子三值得，境和我翻一歌大着線流這地
却享最，。大得可西痛地拔想然可，河一水者是抵
有子勝論太善依遊山改，屨一有惡真的葉的的因歎西
幽最；地華林燈的的前也巢般出濁可中輕碧陶為喜山
靜廣論勢寺：的地景非當益世世的脫流波濤我取腳
寂；地，，就地方色吧放們官的汚盡，，，生道下
滅但形推和是方，，！下，汚氣氣人引泛當更性水；
的太，三三華，和我 居在東概，世航涉你愛愛路但

樣事的 來迷，還亂，沙淡裏兒 的令，
；水秋 難風未飛又，風的， 時風東
不遠光嚴 的沙降了是而；秋總生 候北北一場
可憎然來 天之雲！落一帶天不長了！馬的秋秋一
塵波寒來 空後，今葉陣來往曾在！， 節節雨一
滅光逝了 風，若年蕭黃了往淡北 外草一早
地漬去！ 起，花的蕭沙一 是忘方 外草一早
影彩。九 雲傾往蕭寒之陣一。的 外草一早
藏一往月 花自年陽鴉後黃場那男 哀是涼

九月瀋陽

張東前

次。和，去可着畫：瀋常麼，子光榮樹是路路我過活美季這的楚生
的如一或瀄以。夜：魁陽的遠不心沒哇陰在上踞想上，化常些綫的活
古果大作覽搭你鐵梧的會選估頭有的點三溫臨沿海不人春日綫日，一
老你十城古軍煩停西的幻在，是的偏開難月軟而着郊過們的子的子快個
名對面內帝到般的了；影心渺離抑私，和的行江外我的江一爬，樂多
勝於一傳王北了斷工黑。底茫開關的，覆的早泥，灣的還記南定過像夾
感着的清的險，斷廢劫罷澆，故。照照村春土踏的春沒憶，不去姓雜的
到過觀宮勝勝於吼，勁大長卻城而破的舍，，着套天有與可像了對着瀋
賦多賞，蹟歷是叫在的的起常多你游陽與花若小照。度生以四，似酸陽

戀永着色年 耀上歸，底五，有，失山 華，不你願梵
。遠四有了 眼，結揚。百從名到修的 寺我願想得音
地李會。繼欲折！帆往里道的處，頂三去倒隨翰清類
使如改不開脫光陽下來頂裏地可所上落。還俗光幽頌
人春變知昆。傾光賦映池俯方見以，閣 是從查見傳
非的？道明已 朝照，船，視是。穩因從 初流嘩越出
循山顧西已 在，在何如盡下叫開闢為立 你，，，假如
留，伴景五 令碧處豆收鐵崖中斷年在 上那或假却
人水是鄂眼，門最瓦久西 太末者使也

幽傷如重的，進是上鄉同方飄又陽月記在
怨與設返該所的人學去到的香是來，起游
！一吧無是放子給曲事覽，那海的高了並不子
人觸鄉的予子變一想睽這季黎。記可的
填目的，這，幻點在別缺節肥十起忘心
這度快與倦交和慰舊年天我。年愛東。
的涼涼其游銷時藉人年天我。年愛東。
一的；說歸繼代。舊的津自大後的北我
腔感莫是來彈演但事故。南豆、瀋九又

負生偶記

(九)

臂之，亦：忽日學自姆。而以以云文致，告通九局過昔
以過唐慈一尚一盛立也。隨言言又：之念歸子志欲。香在
臨程體。以宋。唐而。詩效情情非一遺焉告東堂知子港平納
敵。起曲此詩又者後必之其，耳好詩。以莞集其音偶時聞
於，而于起意，曰，成自學體好，故乃所一非倫一人喜得未成
若是古而觀詩：皆人立古，古生，心見雜三明而思讀之見德
人。一詩詞詩取一也而，殊之乎其聲其識百氏不想容於。一
不少應應詞自人生。後如如士今言，有。金有可心若皇二淶
戒韻。一慎適情在囑成孩無，之曰性可卷不之得性一后十水
絕詩一詞化，好乳之詩提謂本世：情取四售。。飲大八事
此為為起之何新姆妻，不一無，一，。使廠巫水道年雜
病自一而跡以，胸老猶能。其近作事其論遂詢肆求詞中五識
，轉自詩，隨今前杜之無又情體詩也論為經其書其一華月一
必手然歷則人入過，能乳日，足欲。詩詩詩歸值實一，書，

笑，永抗色卻 別江槐時交情上西六倦
為畫這這戰彩完 是南其候，，河沿友了
歡間缺度時。全不一的間，十然湖，去，
的又乏着期地脫過番人，駕里而的這這莫
容露電漆的是去勝來在着荷每朝裏城如
顏出力黑重多了天境看沒小花值水雖東陪
，伊的的慶慶往的！，有爭爭春默然南着
而的潘夜，齡年潘 自到收放東默比的三
她強陽晚她似似陽 然過痛的之含不小親

讀完一，軍似不 又後其潘一！刺心伊卻
買東鼓腰帶的長 在。：陽樣她下麻一像
，二中着捲景重箭潘而處，是了，一古了
又又囊的征到象重拔陽在處停和中鐵樓塊
！買三流服了，戰野的高感當嘗憫西破及
堤西一過者潘都時張外髮到！血的的人的
收，的券的陽一的了的圍收營停的聯工挖一
大把，弄穿。陣一！，劉，水妓殺殿去木
貝物實得冤風風切 卻之不！女了只了乃

！人？繼文術 書古人教之故寄於六 詩唯詩證黑亦無笑一不死，無
一話大孔名口，人物中原使託灣一庚也恐中。自必意筆一假，這而好
則一抵，亂不心。若理事，潘黎子。一，唐鷹一，牛此周教恨不詩
則自一孟高屬知事能有者版故空絕山一之字故人，有史一日即修失落
可許家；出，其，盡義也。使曉之句詩走高詩寄也皆六便玉吞議。
謂美人人干子道不知理。以事，，句中却還意唐託。然軍，殿笑論詠
韻傑相贈古自，能之，至以解了一用之題有不病不非。同銅號；，史
底，聚笑；見惟伏，皆其上；無事事事目味在馬作詩後駐雀長。如詩
明不，之元孤時人猶有論皆後意不，與，。題：死矣人馬春生武一應
白自只，幽附一。恐實學深人味用同意時今中韓句一詠，深；帝江諸
矣知說何道耳家若所用口有無，不必文人，保。史當續一自流諸
。孤得况統！之不見；當寄唐故碑兼也論亦落如冰，時二一知石句
附一餘，昌說讀未皆一於託人遂動輪，詩不花老物絃七需東身有不
也家人自絮。其當有三詩，有至；，非，在可杜詩事夕；風不轉意

籠來番，人亂也天封落一也一發 陽棍剛
池了摧共率滾像飛條，東給五洋，一激
金，殘軍到。馬舞和找北到子財東便個來
一與來與潘蕭，壓便音不登。北大，的時
一，是破了驟隨一而土宜均少科一話來可時
一壞，亂舉樣接一之之又一即，其是候
打！難的究的收條訓 洋，便愈實到還
着大冤場是滿大的。 落至不謂一了是
燈員一所任地員滿一洋一少是大賀潘光

司公限有份股造製學化業興季中
 CHUNG FU HSING YEH CHEMICAL PRODUCTS CO., LTD.

本公司係國內規模最大首先
 自製染料之工廠總廠設上海
 縣閩行鎮佔地百畝分廠設上
 海市歸化路以最新式機械製
 造各種染料紅丹黃丹及其他
 化學製品等均經國內各大染
 廠及化學廠採用認爲品質優
 良實稱乎舶來品之上但本廠
 乃未敢自滿尙須精益求精以
 冀挽回漏卮于萬一而副諸君
 提倡國貨盛意茲將出品項目
 開列於后：

鐘斧牌

127 青光硫化元

鐘斧牌

126 青光硫化元

鶴牌紅丹

鶴牌黃丹

四八一〇九：話電 號〇五弄五九一路津天海上：司公總
 東鎮行閩縣海上：廠 閩
 一一九五號掛報電 七八九六三：話電 號三八三路化歸海上：廠 滬

大光明內衣公司

出品種類
 襯衫 童裝 球衫 學生裝 青年裝
 襯褲 工裝 球褲 中山裝 少年裝

總店：金陵東路四一四號 電話八二九六七
 一支店：北京西路四七一號成都路西
 二支店：四川北路六八七號虬江路北
 製造廠：南市老北門晏海弄廿四至廿號

第一流
 帽子製銷
 之權威

上海帽店

製帽無限公司

總店：金陵東路新橋
 支店：南京路昇樓
 電話(總)82336(支)90201

觀 察

·元百六售份每· 日三十二月一十年五十三 ·版出六期星遠·

期三十第



卷一第

投	讀
書	者

福哉馬利亞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台灣與祖國
我們需要再來一次五四
運動
紐約來鴻

于鶴年
田莊

戴錙齡
汪留照

通	觀
信	察

鮑埃斯談中國遠景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張含英談黃河河政

(蘭州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美國教師的貧困
生活與文化
西方人「回到宗教去」的
意義

陳衡哲

梁甌第

專論
士的使命與理學
民主政治與自由
逆流與歧途

張東蓀

鄒文海

孫克寬

·撰稿人·

蕭公權 戴文鏡 錢清康 錢端升 劉大杰 葉超 趙超 曾昭掄 楊人楩 楊西孟 傅斯年 馮友蘭 胡先 黃正銘 張德昌 張忠欽 曹印堂 曹汝霖 陳維鈞 陳之邁 許德珩 馬寅初 徐白華 宗白華 沙學浚 吳澤霖 吳世昌 呂復 伍啓元 王迅中 王芸生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關天田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高覺敷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秋 梁實秋 張沉 張東蓀 郭有守 郭希孟 程希孟 費孝通 楊西孟 趙海寰 雷海宗 潘光旦 蔡維藩 錢能欣 錢歌川 鮑世光 戴文鏡 蕭公權 關翊

·撰稿人·

中孚興業化學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CHUNG FU HSING YEH CHEMICAL PRODUCTS CO., LTD.

本公司係國內規模最大首先
 自製染料之工廠總廠設上海
 縣閔行鎮佔地百畝分廠設上
 海市歸化路以最新式機械製
 造各種染料紅丹黃丹及其他
 化學製品等均經國內各大染
 廠及化學師採屢認為品質優
 良實駕乎舶來品之上但本廠
 乃未敢自滿尚須精益求精以
 冀挽回漏卮于萬一而副諸君
 提倡國貨盛意茲將出品項目
 開列於后：

- 鐘斧牌 127 青光硫化元
- 鐘斧牌 126 青紅光硫化元
- 鶴牌紅丹
- 鶴牌黃丹

總公司：上海天津路一九五〇號 電話：九〇一八四
 閔縣行：上海縣東路 電話：三三三號
 滬：上海歸化路三三三號 電話：三三三號

英美書籍雜誌

專訂

東亞書社

△門市部 上海四川路三三二號
 電話：一九一三六號
 △網管理處 上海九江路中央大廈一〇四號
 電話：一七六一五

大光明內衣公司

出品種類
 襯衫 童裝 球衫 學生裝 青年裝
 襯褲 工裝 球褲 中山裝 少年裝

總店：金陵東路四一四號 電話八二九六七
 一支店：北京西路四七一號成都路西
 二支店：四川北路六八七號虬江路北
 製造廠：南市老北門晏海弄廿四至廿六號

原书缺页

適據我所見，只在方一方面受佛家的影響，關於這一點下文當詳說。至於真正的內容却可說依然由孔孟推廣而出。他們的議論雖不是孔孟自己所說的，而就孔孟所說的來推，却未嘗不可推出這樣的結論。所以理學與孔孟不是兩回事。於是我們先要講孔孟。馮友蘭先生說，孔子就是此「士」之階級之創立者，至少亦是其發揮光大者。因馮先生不承認在孔子以前即有一種非農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不治生產而專待人之養己者。這些話都很有意思。（馮先生並辨明士大夫的士與此處所謂士不相同，亦甚是，因為乃是官職的名稱。）我們不要注重其非農非工非商，而要注重其「非官」這一點。大概以前所謂「學」都是指一種技能；農必須有農的技能；工必須有工的技能；而作官亦必須有各種職官的各種技能。孔子講學不是如此。乃是旨在造成一種「道德的人」。這種人在社會上只是主持正義。使一個社會內有是非的標準完全靠這種人的「清議」。亦不一定要得政權以實行其道。「可以仕則仕，可以隱則隱。」「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不怨天，不尤人。」其功用不全在於「以其道易天下」，而却在作「中流砥柱」。只須有所影響，不必大行其道，而社會就可以蒙福。其故在於凡行其道者必先得政權。這便是自上而下。孔子以前都是自上而下的。到了孔子，孟子尊之為「素王」，就是因為不能由上而下了。於是只好由下而上。這乃只是文化上政治上一個極大的轉變。我們須知自上而下的是個「威權」(Authority)，是個「力權」(Power)。一切威權力權倘不加以制限無不流於濫用，因而腐敗了。必須另有一個自下而上的以為「對抗」(Counterforce)。這個對抗力足以矯正正在上者，使其得有清明之氣。可以說政治上的清明之氣全靠有自下而上的推動力。孔子以前，文化未開展，只有自上而下的統治，就可以使人民得福利。後來却漸漸分化與腐敗了。所以時勢上自然有創立一個自下而上的對抗力的必要。孔子應運而生，在中國歷史上真是一個劃期的事。似乎孔子以前並不是沒有士，不過那種士只是作官的「預備者」。孔子把他們另付一種特別的使命。從此中國政治上有了防毒素。因為威權政治總是要自身中毒。倘能時時打血清，縱使不能完全去毒，至少亦可減少其中毒的分量。「士」的人們在社會上發清議，作爭諫，便把一個社會內的清明之

氣喚起來了，以從事於抵抗這個自身中毒。友人張君勳先生嘗說，一個國家必須容人民有透氣的所在。就是這個意思。如果壓制得絲毫不透氣，則這個國家決不能長存。所以我認為中國能有數千年的歷史，中間雖有外族的侵略，然幸能綿綿長存以迄於今者，在外國史家有謂由於統一的行政制度，有謂由於文化的統一，而我則以為至少這個民族的防毒素是有幾分力量的。因為有了防毒素，才能够保持民族的「活力」(Vitality)。凡一個民族苟不失掉了「活力」，終久必會抬起頭來；即使一時壓倒，亦必會翻身的。所以我願用一個不十分切的比喻，以為孔子創立「士」的一批人便好像英國立憲史上的創立議會差不多。同是對於政治立一個透氣的所在，使人們不致在威權主義下悶死。所以孔孟之教，其精神上本是反抗的。不拘其反抗的方法如何——以復古為反抗現狀亦不失為一種反抗。不但對於當時是反抗，並且永久是反對的。因為他是目下而上的一種防腐作用。陶希聖先生把孔子認為是貴族階級的辯護者，由於表面上只看見「君子」「小人」之分。這樣研究學問簡直是胡鬧，真不值一駁。能繼承這一點的便是理學。至於清儒的考據學在政治社會道德上毫不生作用，不能與理學相提並論。

三

其次我們應得講為甚麼政治上由下而上的運動必須與道德合而為一。換言之，即何以表面是道德運動而裏面却是政治問題。我們應得知道一切道德的要求都是根據於社會。不但維持社會必需要某種道德；即改造社會亦必需要某種道德。威權的實行必須有道德的根據；即從道德上要求人們的服從。如人們在心理上不承認有服從的道德，即威權亦不能長久下去。在這一點，我最佩服盧騷(Rousseau)的炯眼。他以為一切社會關係如完全基於「力」，必致沒有任何團結。凡是社會必須建立於「同意」上。這就是所謂「道德的」。所以社會的維持必是靠人們各各在心理上承認有這樣的一回事，且引以為對。至於破壞秩序則更需要有一種另外的理由，為其原動力，然後才能有所活動。可以說都是心理的，亦就是道德的。所謂道德的是指當事人覺得這樣才「對」而言。凡有「對」「不對」的判斷都可說是屬於道德範圍。且不僅此，對不對的判斷必用於人與人之相與。改

造社會的人固然否認現狀上的道德觀念，然而倘欲掀起一個大運動必更須有一種力量以吸引人們來同情於彼。這個力量就是道德的。一個宣教師所以能傳教，喚起許多人跟他走。這個力量必須是道德的。所以社會的維持與改變其背後的力量根本上是具有道德性質的。明白了這一點，便知道沒有一個社會理想其本身不是一個道德觀念。同時沒有一個社會的變化不是先從道德觀念變化起。（縱使道德的抽象原則自身不變，而其具體的應用與範圍必大有變化，因為非如此不能推動社會使其改變）。根據這個意思，當知我所說的這種自下而上的運動只先從道德方面着手乃是當然的了。

說到此，又有一點必須同時說明方能完全明白。就是須知這種自下而上的活動只在於透氣，防腐，滅毒。而不可認為是革命。所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便是明證。倘若從事革命，即無「不可為」了。革命是乙勢力推翻甲政權。後來又成為乙政權。乙政權依然可使在下者不得透氣。或許丙更起來革命。而這種透氣與防腐的作用却不須有這樣輪替的變化。只好像對於一間房子開有通風的洞一樣，只須時時有新鮮空氣流入，不必把這房子拆了重蓋。所以「士」階級的存在，從一方面來看，永久是政治上的通風洞，使清明之氣得息息相生；而從他方面來看，却又是維持秩序的。自孔孟以迄理學先生們所講的是綱常名教。這都是所以維持社會的。但我們不可因此遂謂都是專為統治者張目。因為不是對於某某一定的統治者或階級有所護助，乃只是普遍的維持秩序而已。任何人都可以利用這個維持論以保護其自己的地位。其故即在於這種自下而上的「干政」，只是「干」而已矣，並不要「執政」，且在勢亦永不能執政。原來只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所以這種「干」政的人必須要立足於道德問題上。且其本身所需要的道德尤須高出常人數倍。其情形有幾分好像西方宗教上所謂「殉道者」(Martyr)。孟子上說：「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何為恒心？即「養其大體者」，亦即「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故能至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關於此點下文尚須多多討論。

現在又須說到一個附義。即這種「士」並不是一個嚴格的階級，因為沒有經濟的背境。不但沒有經濟的根據，並且因為士是「不治產」的，其社會的地位至不鞏固。這乃是一個大缺點。所以由於經濟的壓迫只得流入

於官僚。幸而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士的學問不是十二分專門，只須幾本書（例如後來只須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種）。在鄉間亦容易得到。有些理學家都是出身於農，便由於此。凡出身於農的都能有充分活力。這一點足償前一點（即流入官僚）之失。

四

自從韓愈說：「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孟軻死不得其傳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他們的証辭，不必多講。以孟子來繼孔子，足見後世所謂「道學」（即理學）乃只是孟學。從此以後都順着這個趨向而走。其所注重的便是孟子所主張的「反身而誠」與「養浩然之氣」等等神祕的方面。至於他們以為孟子得孔子之正傳，亦未嘗不由於孔子的話亦有這樣傾向。例如論語上講「仁」。從最淺的方面來說，是只等於「愛人」；但從最深的方面，却說「若望與仁，堯舜其猶病諸」。可見從修養上修到仁並不是十分容易的。因此後儒把仁當作一個特別境界，這原是可以講得下去的。所以我說理學上所講的驗之於孔孟並非不可通，不過不明顯而已。因此我認理學確是繼承孔孟之教。此說和時賢以為孔孟平常而宋明玄妙之說頗有出入。其故因為我的着眼在於欲提高道德必須以形而上的神祕為背境。沒有這種背境決不能解決道德的保障問題。普通的道德和這種情形不同，因為只是拘束常人的。只須拿習俗與法令便可把他們規範着了。而負了特別使命的「士」則不够。必須把尋常的道德（即由習俗而成的）視為非道德，而只自己制出更高超的道德觀念。須知這種道德觀念與實際利害禍福必不一致。於是便發生一個問題。即為甚麼要作好人？因為作好人不得好報。若解決這個問題又必須把神祕經驗抬出來。使自己的的確確覺得小我已與大我合一。於是人生意義與道德保障便完全寄託在這一點上了。所以我說理學內無論有何派別之爭，而大體上終脫不了是神祕的整體主義。(Estatic integralism)。證以張子的「西銘」頗為顯然。總之，都是想把我與天合一（即與絕對合而為一），於是我盡其性，則我之一舉一動便心安理得。故我看透他們主張整體（即萬物一體）乃是專為道德立一個最後的托子。使個人有安頓處。有了這

個天人合一的「靈性」，則行為上一切利害禍福便不發生問題了。你如專從學理上看，你可以說這是一種形而上學。你從社會上有這樣超世俗的道德的需要來看，你便知道此種理論不過是要滿足這個需要，使這些人們安然生活下去，得在社會政治上起一種作用。從我這個觀點來看，我以為爲這個形而上學只是添上去的。但這個添加却是必然的。所以就必然的推演而講，由士的奇特使命便必然生出這種小我與大我打通的人生哲學，由這樣人生哲學便必然生出萬有一體的宇宙論或形而上學。這種推進雖只是一種逆溯，然却是必然的。因此我主張縱使中國不與印度思想交通，其推進恐怕亦必定是如此的。所以有人以爲宋明理學完全是從佛理蜕化而出，其實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談。

五

但理學確是受了佛學的影響，我現在即要講其所受的影響究在甚麼地方。照上文所說，當知關於整體觀念一點，雖事實上理學亦受佛教的影響，然在論理上却並不是完全出於佛學。可見其最受影響的地方不在於思想內容，而却在於方法。何以故呢？據我所見，乃是由於孔孟雖本含有神祕主義，却始終沒有所以親見此神祕之方法。換言之，即沒有修證方法以親證此種境界的確實存在。至多只能有理論上的推論。而這些理論上的推論，好像「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等類，雖足以證明萬物是無盡，宇宙是一體，然總不免流於詭辯。詭辯便很難令人完全信服。所以於此種理論的推證以外，必須另外還有有力的證明。這一點上恐怕中國的學者已經很少有辦法，——莊子的「坐忘」其方法早已失傳了。當此時恰巧印度思想傳了進來。印度思想始終是兩方面兼顧的，有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這兩方面就是知識上的理論與修行上的實踐。知識方面的那一套理論比中國要玄妙精密得多。可惜有一點比中國不同。就是印度這一套的理論純粹是形而上學，換言之，亦可以說是宗教性的。不像中國的那樣，是道德方面的（即倫理性的）。這種純粹宗教性的形而上學，因其主旨在於出世，在中國「士」看來，便沒有多大的用處。因此他們不甚接收其理論方面的東西，而事實上却對於其方法不能不引起很大的興趣。正因為在這一方面是他們所本來缺少的，且須要補充的。於是他們自然而然受了佛教的

影響，他們自己亦不知道影響在何處，後人研究亦就專從表面上看了。

就印度的一套修行法來說，雖有種種派別不同，而大概可以總稱之爲「瑜伽」(Yoga)。用不十分嚴格的話來解釋，亦可說就是「禪定」。關於這一點，我在拙作「論出世思想」一文，言之甚詳，希望讀者能一參照，現在且不多述。這一套方法不外乎把人「心」變化一下，能見到絕對。即所謂直證真如。但此法又有頓漸二途。大概印度所修的以漸居多。胡適先生論禪宗，以爲頓悟是中國人所發明。我對於考證尚未用功，不敢說其中有無問題。退一步講，設此說而真，則中國除了發明頓悟以外，還有一個大發明：就是把出世的修悟方法而用於入世。作此種發明者就是理學家。所以我願對於理學上一個徽號曰「中國的瑜伽」(Chinese Yoga)。

謂余不信，請列舉各理學家的見解和其自身的親歷以證之。先講其修行的經歷如下：(一)胡安定(瑗)「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二)邵康節(雍)「怡然有以自樂。」(三)周濂溪(敦頤)「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四)程明道(顛)「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背。」(五)程伊川(頤)「嘗瞑目靜坐，游定夫楊龜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顧曰：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六)張橫渠(載)「疾作，抵臨潼，沐浴更衣而寢；且視之，逝矣。」(七)朱晦翁(熹)「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以上不過隨便舉幾個例而已。至於以後，象山、陽明更是靠頓悟工夫了。(陽明赴謫至貴州龍場驛，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理，不覺呼躍而起，從者皆驚。)姑舉王門的兩個例：(一)聶雙江。「獄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乃喜曰：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乃出而與來學立靜坐法，使之歸寂以通感。」(二)王心齋。「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舉臂起之，視其日月星辰失次，復手整之，覺而汗溢如雨，心體洞徹。」即此亦可概見其餘。可見他們不獨在思想上主張修行，並且自身亦實行之。至於他們的修行方法如周濂溪主張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邵康節主張「心一而不分，可以應萬變」；張橫渠主張「大其心則體天下之物」；程明道主張「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程伊川

家主義「遺棄須臾」；至於朱子亦有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說。總之，他們主靜或主敬都是一種類型的禪定的方法。此種方法把「心」使之變質，使其不囿於見聞，而直接與外物相通。這乃是一種變態心理（但非普通所謂變態心理）。他們把印度人的方法原來只用以親證真如的，却拿來用於處世。換言之，即把限於在宗教上的方法却移來用於人生問題上。再換言之，即把出世的證覺了悟的方法改爲處世接物對人之用。我最初認爲他們是失敗了，因爲二者在性質上太不相同。後來我又想了一想，覺得其中確有一部分的神奇。就是他們的注重點不僅在「寂然不動」而尤重在「感而遂通」。必須寂然不動方能感而後應。即寂然不動只是一個手段，爲了達到感而遂通的目的。例如濂溪於靜虛以外必須更有動直。這便是他們和佛家大不相同。似乎佛家只求寂然不動而有所「見」爲止。此見即爲見本體。從出世的觀點來講，當然見了本體就完了。從宗教的觀點，亦只須見了本體就完了。因爲見了本體，便安立了信仰。但就入世的觀點與作人的觀點而言，則見了本體還不能完事。按理，入世與作人本不須要見本體。不過爲了道德的保障與人生的意義起見，見了本體便大有用處。其作用可以說不僅是使頑夫廉，懦夫立；並且可使人臨死不懼。這便是上文所說爲了「殉道者」而設的了。所以中國的瑜伽與印度的不同。印度是屬於宗教的，而中國是屬於道德的。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要以爲理學是烏煙瘴氣，而遽謂爲毫無價值。其實乃是一個大發明。

六

這個發明的可貴處即在把印度的瑜伽的性質改變了。印度的瑜伽因爲與出世教相連，總不免由「寂」入手而終於慈悲。而中國的這種瑜伽却無論用頓悟或漸悟，其結果乃是得着一個「樂」字。所以他們注重在日常生活。務使在日常生活上，把此心使其「活潑潑地」。遇事便可「當下合理」。這就是所謂「動直」，與所謂「靜亦定，動亦定」，可見他們不是專在靜中求明心見性，乃是在動中（即日常生活一舉一動中）求盡性樂天命。有人以程、朱是理學，陸、王是心學，我所說的只能適用於陸、王。此說實爲皮相之見。程朱所講的「理」並不是離了人以後的萬物之「所以然」，乃實在是與人合在一起的高物之「所以然」。我們把整體觀念加入

其中，便不致有此誤會。從這一方面看，便見「儒」的理學總是關乎行爲，並無宗教的意思。亦可以說他們把宗教性的神祕移用於極尋常的行爲上。於是一切德目如忠孝節義便都有了自然而然的安託。我們只須一檢「東林列傳」便見那些人的死節之烈。東林不過一部人而已，然而亦可概見其餘。其故即由於「不知生死必不能忠義，不知忠義必無經濟」。即以形而上之見性爲人世上道德的保障，以有保障的道德而從事於政治活動，則必更有勁兒。所以我說理學不是純粹的哲學。

根據這一點，我們又可見所有的理學家對於政治無不干與。這原是出於他們的濟世利人之心。這種濟世的心是從「民胞物與」的觀念而來。固然從儒家的道理上講，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個士人修了身自然會推到治國平天下。不過照我的觀點來看，依然是爲了治國才去修身。所以「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必先修其身」，這句話倒是頗有所道破。換言之，即本來是只爲治國平天下，至於修身誠意不過是個手段而已。可見政治活動是他們的真正目的，至於由自己的道德問題而上溯到形而上學上的悟道，都不過直接與間接的手段罷了。所以我說「士」階級的使命根本在於「干」政。其講學不過手段而已。可惜他們的干政與泰西所謂憲政、革命等等完全不同，只是想「政君堯舜」。這種辦法乃是一條絕對走不通的路。不過他們却「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至少亦未嘗沒有若干成績。就是把專制君主的腐敗暴虐稍稍挽回了些。所以我說，他們只是威權政治高壓政治下的透氣洞與消毒素。倘使沒有他們，政治的自身中毒還要來得快些；社會的自行奔潰還要來急些。他們在歷史上的使命，在我看，可算已經盡了。

到了今天，士的階級已完全不存在。其故有二。第一是到了清朝，乃是外族操統治權，表面上雖推崇所謂「正學」，而實際上對於讀書人已早不容其有這種氣概。以致流於虛偽。而鈞鈞的考據學乃乘運而起。第二是西方文化的傳入。西方文化有一個奇怪的地方：就是在西方本土可以把宗教與科學合在一起。因爲在西方人，這種調和只是事實上莫知其然而然，本沒有邏輯的關聯可言。而凡傳染西方文化的他種民族却無法這樣照辦。所以科學與宗教的衝突在西方人不過是一個理論上的問題，不致引起生活上的衝突。而他種民族則不然。苟一傳染了西方的科學必定動搖及於全部

生活。所以清末數十年，總時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爭論，就是為此。——直到現在還有人提起，可見其中確有問題。由於這二點，所以士的使命在歷史上可算已結束了。

七

如拿西方情形來比較，我們雖則很難在西方社會上找到與「士」相類似的階級。這原是中國社會的特點。我並且認為這是中國民族的優點。中國民族屢次被外族侵略。而侵入的外族其本身都沒有類乎「士」的階級的那種性質。他們雖握了統治權，而不能不吸收中國文化。而他們所吸收的中國文化只是中國文化中的腐敗方面。其結果他們腐化了，漸漸至於衰亡。而中國民族本身仍由「士」的階級在千辛萬苦中維持其一線的生命。中國所以能有二三千年的歷史，比外國任何民族的生命都長，據我看，就是由於此。

退一步來說，我們可以勉強拿歐洲政教分離以後的教士來比中國的士。耶教在歐洲政治上不能說沒有很大的影響。因為政教分離以後，教乃偏於注重「個人良心」，自然便帶了一些反抗強權的味兒。泰西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其說是純出於政治運動，毋寧說是隱然由宗教而衍進的。就中尤其是所謂「清教徒」(Puritan)，其守身律已不下於中國的理學家。美國的建國全靠這種清教徒，這是大家所共知的。

我們如把君主官僚軍閥列為第一第二階級，則士便是第三階級。但與西方的中等階級却不十分相同。因為在西方中等階級與工商業大有關係。宗教上的個人主義與政治上的人權革命以及經濟上的工商業發達乃造成中等階級的得勢。中國的士却始終沒有得勢。有人主張中國今後亦應該仿照英國來一個產業革命。已故的丁在君先生曾親口對我這樣說過。不過現在的情形恐怕已經錯過了。所以我不認中國的士就等於西方的中產階級。我只能說士的使命在中國歷史上算已經完了。

本來文化的開展是漸漸向普遍而趨的。在君主官僚一民族一國家的生命的時候，這一個民族或國家便靠着他們以決定其前途。推演下去，久而久之，他們在勢不能把握這個生命了，自然另有階級來担負其使命。士的階級的產生就是因為君主官僚不能應付這個時代的使命了。從這一點來

說，我敢說中國今後担負這個使命的恐怕已經由士而移到大眾了。馬克斯說勞動者無祖國，這是指另有階級担負國家責任的時候而言。在那種狀態下，勞動大眾自然不負國家的責任。然而等到文化下移以後，國家的責任與民族的前途便會自然而然的移到大眾的雙肩上。於此所謂大眾不是把士除外，乃只是使士與大眾打成一片。自知識與品德而言，恐怕士還是居領導的地位。

士的使命在歷史上已經盡了。今後有一個新時代將要來了。士如果要仍然担任一些使命，則決不能如產業革命者所主張，化為歐美式的中等階級。我以為只有加入大眾中，在大眾中除了担任技術知識的需要以外，依然可以行使其提高道德的任務。換言之，即把大眾的道德水準設法提高，這就是他們的唯一任務。(不過其中仍有個生活問題，似十分複雜，但本篇以篇幅有限，不欲討論。)所以理學不是完全過時貨。不過必須有人出來為之大

加整理，使其與現代的需要相符合，而刪去一切迂腐之談。這便是我所希望於君勸先生所辦的學院的了。

(一九三九、八、一一)

安目眼藥水

久負盛名時效眼藥

主治

紅赤起星
風火腫痛
翳障遮睛
迎風流淚
畏光羞明
黏弱模糊



上海華美大藥房出品

民主政治與自由

鄒文海

民主政治產生於自由主義之後，這事不能否認的事實。假使現在的歐洲人還是除聖經外不能讀其他的書籍，還是除天主教外不能其他的信仰，還是除帝王外不能其他的威權，我們很難想像如何會有民主國家產生。閉塞的社會，迷信的傳統，專制的威權，完全是不能生長民主種子的石田。如果這許多束縛不能層層解除，斷難發生民權的哲學，自然也會不能產生民主的政治。而這層層束縛的解除，端賴自由主義的偉力來衝破這重重的堤防。自從宗教革命以來，西方人在自由主義領導之下，先後把宗教政治以至經濟的牢門打開了。也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十六世紀以來的政治潮流，是一貫的向民主更民主的方向前進。在西洋的政治史中，我們不難看出後浪推前浪的運動，都是使人民在國家中的地位日見重要和尊嚴。人民從無知無識的奴隸，變成有選舉權的公民，這是要經過無數的奮鬥和努力的。但是沒有自由主義作動力，一切的運動都會歸於失敗。沒有自由主義，洛克沒有勇氣寫他的人民政府論，盧騷也沒有勇氣寫他的社約論，至於一般的革命團體，也不會做出種種革新的事業。民主政治是自由主義所產生的，大概不會有什麼人否認這個論點。

回想宗教革命之前，歐洲人的生活思想以至社會組織，都同我們同小異，可是宗教束縛一解除，居然使自由的種子發芽生長，以後就逐漸進步到了今天，生活舒適了，思想開明了，組織民主了，前後比較，相去何止天壤。而這種變遷的所以造成，自由主義的供獻最大。宗教革命就是一種自由主義。宗教革命掃除教皇的束縛使信教者人人可以通達上帝。這個革命對於做人的態度發生劇烈的改革，此後造成哲學上的懷疑主義，思想上的寬容精神。當然，十六世紀以來的進步也不是風平浪靜的，中間還有許多反動的插曲，不過大體的說，自從自由主義發生了它的力量，趨向於合理以及接近於民主的運動始終沒有間斷過。這種歷史上的教訓，愛好民主的人實在不應該忽略過去的。

我們若分析近代民主政治的內容，實不外自由主義功利主義社會主義以及科學的結合物。民主即是合理化的要求。思想合理化的要求產生了自由主義，法律合理化的要求產生了功利主義，經濟合理化的要求產生了社會主義，生活合理化的要求產生了科學。凡此種種，又莫不以自由主義為其發端，所以十六世紀以來，每一世紀都有對於自由的呼籲。沒有自由，功利主義社會主義以及科學都不會成功的。

現在自由主義很受到一點批評。許多人認為自由主義是思想上不負責的態度。一切放縱的行為，都可以美其名曰自由，所以自由主義盛行以後，社會中就變成漫無標準了。這是對於自由主義完全缺乏理解的人的說法。自由不是一個人的自由，而應容許所有的人自由。一個人自由是專制，而允許大家自由，則我的行為無往不受他人自由的限制，如何能儘量放縱自己而變成漫無標準？自由的社會才可以產生公是非，一切人當以此公是非為規範，決不能假自由之名以胡作胡為。歐洲是比較有自由的社會，可是歐洲社會的秩序與紀律，實遠勝於沒有自由的社會。沒有自由的社會亦許也有法律制度，但這種法律制度無非一人或少數人的私意，約束人的力量非常薄弱的。又因制定法律制度的一人或少數人，往往因不方便而自己不遵守這種法律制度，所以法律制度的尊嚴更受了打擊。這在自由的社會中絕對不可能的。在自由的社會中，法律制度是公是非的結晶，任何人很難以私意去破壞它而不受制裁。因此之故，自由的社會中人人須為他的行為負責，而沒有自由的社會才是不負責的社會。要說漫無標準，也祇有專制的社會才發生這種現象。

對於自由主義的第二種批評，說自由主義的產生發達，均與資本主義並行，因此它是和資本主義一鼻孔出氣的。賴斯基教授的「歐洲自由主義的產生」，就在說明這一個觀點。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有同一的發展過程，我們不能否認這種歷史的事實。而且因為它們有同一的發展過程，所以

精神的內涵也是確有其互相交織的地方。比如說自由競爭為資本主義的理論基礎，而自由競爭顯然就是種自由主義。但是作這種評判的人，最多可以說自由主義應該脫離資本主義而獨立，決不能即因此而唾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發生普遍影響，必須在有產階級加以愛護之後，那是必然的。教皇專制國王以及貴族，都是些痛恨自由主義的人，在這個時期，可以與他們對抗的，惟有將要抬頭而還沒有抬頭的商人。商人對於自由主義自亦有其愛好的理由。因為自由增加了他們積聚財富的路徑。所以在這個時期，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很自然的結合起來。不過這一種結合是很富有時間性的。自由主義的本質，不一定與資本主義相調和。資本主義發展成熟，多少會走上獨佔和獨霸的道路，而獨佔和獨霸是與自由的精神相違背的。我們不必談資本主義對於歷史的功過，而祇要看資本主義最後所採取的方法——經濟集團包辦的方法，就可以知道自由主義總有和資本主義分離的一天。到那個時期，自由主義就可以更顯出它原來的本質了。

在王國初產生的時期，自由思想者往往托庇於有威權的帝王之門。就是宗教革命的發動者——路德，他也要靠德國諸侯來保護的，在那個時期，自由主義者的主要目標就在擯育王國的誕生。而民族王國的出現，顯然也受過自由主義的恩惠。曾幾何時，王國又變成自由思想的摧殘者，而自由主義也到底變成傾覆王國的進步力量。當自由主義與君主專制相結合的時候，一定也有人說自由主義就是民族王國主義的。不過最後證明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了。民族王國的方式，本質與自由主義不同，所以初期雖曾合作，最後總是要變成兩種矛盾的思想。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其合與分的過程大抵也是如此。我們如何能說自由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更何能因為厭惡資本主義之故而唾棄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是什麼？自由主義是近代社會中惟一的進步力量。近代社會之所以能日漸合理，自由主義的供獻最多。將來的社會中，它所以能進步所以能合理，一定還要靠自由主義的輔助。民主政治是種進步的制度，也是種合理的制度，它的發育與健康，自然也要靠自由主義的輔助。民主政治不是種死的理想，它的內涵是活動而富有伸縮性的。從十八世紀以來，人類一直追求着民主的理想。而近三百年中，進步國家所標榜的也是它們內民主政存焉完成。可是無論那民主國家，它的精神的隨是常常在變

動的。即以英國來說，喬治一世統治之下的民主，不同於維多利亞女王的民主；維多利亞女王的民主，又不同於喬治六世階下的民主。選舉權利自限制而至於普及，國家政策自利少數人而至於利衆人，人民地位自無足輕重而至於逐漸握國柄，這都是英國民主逐漸變遷的事實，也是英國民主逐漸進步的事實。而每一次變遷，每一次進步，都是以自由主義為發酵劑的。擴大選舉權的運動中，休謨和小穆勒再度闡明自由的重要。小穆勒的名著「自由篇」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問世的。其餘兩種進步的造成，也都經過自由言論的領導。

自由主義為什麼會發揮這樣偉大的功效力？理由極為簡單。惟有自由的愛好者能認清真理真害，所以也惟有自由主義能促進進步。自由是發展人類潛藏智能的工具，因此自由主義之下人類乃能充分利用其才能。自由是反抗武斷的利器，因此自由主義之下人類乃能不受專橫的毒害。自由是權利的基礎，因此自由主義之下人類的利益乃能有充分的保障。總之，自由能使人類有更美滿的生活。

從我們以上所說的。我們可以知道自由主義並不是民主主義，但自由主義確可以輔助民主主義的發展與進步。自由主義祇是達到民主的工具，而不能作為民主政治的目的。沒有自由一定不能得到民主政治，可是有了自由又不一定能說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比自由主義更高的一種境界。民主政治中不但需要自由，而且需要人人參加政治，更需要滿足人人的利益。我們當然要實自由主義，却又不能認為得到自由就是完成了民主政治的理想。

因為自由主義能輔助民主政治的發展與進步，愛好民主政治的人自然不應該非薄自由主義。不但應該非薄自由主義，而且還要歡迎自由主義。反對自由主義的人，不是因為厭惡逆耳的良言，就因為生性專斷。自由，不問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或是信仰的自由，對於合理的威權決不會是種妨礙。自由思想者所指摘的對象，應該就是必須改進的幾種事實。而且自由主義者在批評的態度之外，也有其積極的精神，它產生了公是非。公是非是政府政策所追求的，故威權亦殊無厭惡自由主義的理由。就說自由主義者採了批評的態度，那也是威權之不得的箴言，也萬無加以被毀的道理。民主主義的進步，就在於民主活動而

專制死板。民主的所以活動，因為每人可供獻其意見，專制的所以死板，因為完全由少數人包辦和把持。每個人可以供獻其意志，自然這個制度可以吸收各種優點而活潑有生氣了。少數人包辦與把持，未免就要停滯於少數人私利的觀點之上。

我們充分的相信：任少數人自由是絕端危險的。父母溺愛之下的子女，那殷但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樣子，性情使性是他們的習慣，頤指氣使是他們的常態，這是所謂嬌縱。這種嬌縱的色彩一傳染到政治，又就是專制造成的原因。但是為什麼會造成政治中少數人的嬌縱呢？因為祇有少數的統治者有自由之故。祇有路易有自由，祇有尼古拉有自由，而其他人沒有自由，這是專制。因此之故，自由主義的真精神，一定得把享受自由的人天天加以擴大。大家都有自由，民主的理想也就到了誕生的時期了。凡是反對自由而想建立民主的，那種都是以民主為裝飾品的人。封鎖人家的嘴而說他已經自甘服從，那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談。許多人稱民主政治為意見的政治。沒有不同的意見，為政者儘可任意指揮，還有什麼政策的選擇，還有什麼民意的依歸？但是意見並不能製造的。享受到自由的才有資格表示意見，不然，希德勒和穆沙列尼統治下的國會為什麼祇能做傳聲筒呢？

自由的真義，雷佛斯已會說過：完全是相對的。換句話說，現實的社會中，自由均有其限度。他提出政治的自由和經濟的自由作為對照。在二十世紀的初葉，政治自由大家承認其有限度，經濟自由大家不承認其有限度，以至政治自由就有發生流弊而經濟自由造成資本主義了。絕對的自由，祇有少數的幸運者可以享受，而相對的自由，才是大家可以分嘗的美味。我們既不願意自由成為少數人的禁果，自然應當大家尊重這個客觀的限度。不過這個客觀的限度，必須十分客觀，換句話說，必須得大家的同意，而決不能是少數人武斷地規定下來的原則。

我們十分了解所謂自由的限度是種實際問題。通常的情形，這個限度規定於法律之中，但亦有許多時候是引起糾紛的問題。合理的社會，法律為共同願意遵守的原則；但亦有許多時候，法律落於時代之後，大家就懷疑到這種法律是否合於理性。法律而成為共同願意遵守的原則，這證明法律是各人願意遵守的客觀標準，而這個法律所限制的自由，各人也認為是享受權利應盡的義務，決不致引起懷疑與批評。可是社會的進步，使舊的

種時期，法律成為問題，而自由也成為問題。自由之所以成為問題，因為多數人不願意再遵守這項法律了。自由之所以成為問題。因為一般人自由的觀念，與政府當局自由觀念相抵觸了。騷動與混亂亦許要在這種時期產生，而自由問題的解決，往往就非和平的手段所可以求得。辛亥革命以及北伐，恐怕就是代表這種時期。滿清政府以及北洋軍閥，都有它們所頒佈的法律。可是這種法律，過於落伍，尤其對思想自由以及言論自由的態度，決不能為一般革新運動者所容忍。至於擁護舊制度的人，又把批評舊制度的人看作洪水猛獸。由是新舊之間，發生了不易解開的僵局。革新運動者最後的目的，並不祇要說幾句話發表幾篇言論，而是想建立一種新的合理的政府制度，對於自由的要求，不過是一種手段而已。擁護舊制的人也知道這一點，他們壓制言論禁止自由，無非想從根掃除革新運動的要求。表面上雖然是自由與不自由之爭，骨行裏實在是舊制與新制的生死競爭。因此之故，擁護舊制的人態度會愈來愈激烈。

從社會進化的觀點來看，建立新的合理的政府的要求，往往就是種民主的要求。過去二千年的歷史，專制佔據了很長的時間，但每一次改革，證明總是向更民主的方向前進。所以在自由發生問題的時候，守舊者實在更應該抱容忍的態度。自由主義之發生意義，並不在於安定和有秩序的時代，自由主義的偉大的功用，正是要在社會環境不安之際能減少不必要的進步的障礙。

許多革新運動者，他們的政權一經建立以後，往往也變成自由的摧殘者，那種態度一樣是不智的。為革新運動者辯的人，總是說新的制度基礎還沒有鞏固，為避免中道崩殂的危機，壓制守舊者的乘機反動是極必要的手段。這種理由顯然是不充分的。革新運動之成功，證明新理想已為多數人所接受，守舊者並不能顛倒是非為革新運動之思。革新運動者而反過來採取壓制的政策，無非自己斷送了進步的前途，不要多少時候，自己也要變成守舊的力量了。為避免革命勢力的腐化，不斷採取自由的政策實在必要的。

二十世紀的中葉，世界中先後發生了兩次規模宏大的戰爭。每一次戰

爭，勝利國家所標榜的都是自由與民主的安全而戰。但是戰爭之後，勝利的國家是否真向自由與民主的途徑邁進，實際上都生問題。美國大法院院長韓奇博士曾於第一次大戰之後很沉痛地說：美國這個國家的民主政治是否經得起第二次大戰的試驗，實在很成疑問。戰爭之中與戰爭之後，為政者的態度往往厭煩自由主義的論調。所以每經一次戰爭，自由多少要受一點打擊，而民主政治的前途，也要加上一重黑影。為自由而戰的人總是

逆流與歧途

世界向前進，前進的指標是自由、和平、民主。鋪開這個道路的工具是科學。反着這個指標的便是逆流。妄想把世界拉回去，更是逆流！已經清楚了世界前進的方向而不肯勇敢地接受現實，徘徊在歧途上者，更是愚蠢！

世界這種進步的動向，是遠在歐洲文藝復興期開始的時候。人類經過了草昧和封建時期，學會了生活方法。由於自然的覺醒，生出對真理的需求。科學知識的萌芽，相對的改善生產方法，讓社會結構起了變化，才把人類帶進了「近代」文明社會。伴之而起的，才有「人權」運動的呼聲，節次地打破專制愚昧的枷鎖。經濟學者把它解釋作生產條件的變化，政治學者把它作為政權的革命，文學者歌頌它為黎明的到來，哲學家們又會把它當作人類求知所得的果實。姑不問它怎樣，這的確是鉅大無比的洪流。它推翻了路易王朝的寶座，締造了光輝燦爛的新大陸，也盪滌了四千年專制帝皇在中國的毒穢，更給與前一代和這一代的人們以現代文明的各種生活享受。梅特涅嘗試着阻擋它，可是失敗的是他而不是它。希特拉、墨索里尼之流，不服氣再來一回，滅亡十四國，氣吞全世界，結果呢？「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為什麼這樣？主觀地是人性問題。誰不愛自由，誰不愛光明？誰願意長期奴役？誰願意戰爭死亡？科學給人以光明，同時指示人以真理。真理

要失掉一點自由，這是很可悲的。

這一次戰後是否能避免這種不圓滿的結果，完全要看世界人類努力。按理說：過去的經驗即是今日行為的指導，這一種失敗是不會再有的了。尤其對於新聞的自由，勝利的國家會視為重要的努力目標。對於自由的愛護似乎又有了新的信心了。但願人類能永遠抱着寬容的態度，使歷史更順利的走向合理之途，而民主的政治也可以在康莊大道中進步。

孫克寬

所在，人爭趨之，鏖而不舍。法國的革命才亘八十餘年底於成功！客觀地是物質環境變化，舊方法應付不了新時代，解決不了新的問題。勉強掙持，終不免於走上失敗之路。我們溫習史例，誰逃過了這個公式？那件事發生了例外？

不幸的很，人類善於遺忘，政治家們總不願接受歷史的教訓，以正義的力量，才打倒侵略的勢力，到自已來支配世界的時候，便又揮霍着自家的武力，無視當面的洪流。在世界，以大西洋憲章，天下一家的精神，打倒法西斯集團，創造聯合國這個人類大家庭。不旋踵間「勢力範圍論」又在抬頭，強國各自製造了它們的勢力圈，把弱小國家做她們的附庸；把征服國家的人民，做她們的奴役；把中間國家做她們的玩弄工具。一邊是對殖民地不肯放棄，對弱小民族要繼續宰割，一邊是鯨吞蠶食接壤的國家，巧取豪奪，脅迫良善無罪的小國做犧牲品。製造人家內部的糾紛，分裂人家固有的主權領土。在中東是這樣，在遠東是這樣，在巴爾幹半島更是這樣。這和第一次大戰後列強角逐的情勢，有什麼分別？聯合國變做大國的工具，又和舊國聯有什麼分別？狂熱的軍備競爭，幾乎已漸臨戰爭前夕；假如肯讓人類用理智來思索，當真有什麼問題不可以解決嗎？明明白白地在大西洋憲章上面寫出給予人類以四大自由的諾言，為什麼不肯實踐？却要來舊夢重溫，「以戰爭求取和平」，豈非是逆流！

在中國，尤其令人莫測。三十五年的內爭外侮無休止的戰爭，已使人民痛心疾首不肯再打仗；團結抗戰的勝利，已告誡中國建國必出的道路。國父中山先生「和平奮鬥救中國」的遺訓，與扶病北上主張召開國民會議的偉大行動，已遠見地為建設中國指示一條必出的目標。世界上民主勢力抬頭，人民的意志被尊重，已由有力的友邦經常予以影響。原子時代戰爭的恐怖，和世界上兩種主義集團對立需要中間力量來調和的尖銳事實，在在足以提醒中國只能自立生存，不能畸輕畸重。這些存在的條件，都不能喚起覺悟，終於燃起了戰爭的烽火，誰為厲階？豈不更是一股逆流？從上面的分析，世界與中國，已為逆流拗轉方向，走向毀滅的深淵。這種責任，並不在於一方。構成這種的原因，一般說有兩點：

第一是傳統的成見。從國際方面說，國家觀念的過份誇張，疆界的精嫌，安全感的過分敏銳，造成兩個集團心理的對立。邱吉爾「歐洲聯合國」，動機是如此，斯大林東西「鐵幕」的構造，動機也何嘗不是如此？不撤除這種成見，人類便永遠不能融合。從中國說，便更覺得傳統成見之作祟。政府的法統觀念，很容易把一切黨派派諸門外，而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性與黨性的發越，何嘗又許中間人存在？「子用子法，我用我法」。這一方面非打破現狀不可，那一方面便非維持現狀不可。政治的制度，軍隊的編制，如何可以協商到一處去？別的國家政黨無武力，只可以辯論於議壇，到中國就非「一打」不可！

第二是英雄的思想。民主是服從多數，大眾所能接受的便祇有平凡的人物，也惟有平凡的人物，才能保守法度，安定民生。法西斯集團提倡英雄，墨索里尼的東征阿比西尼亞，還不是要做撒撒第二？希特拉戈林之流，更完全是狂熱的英雄主義。英雄們的政治，祇是表演，而不是設施。華盛頓、傑弗遜，便不這樣做，才替美國奠定太平。國際上今天，新英雄們又在表演了。由於戰爭時期的宣傳，神化了若干領袖人物。邱吉爾的老不自休，戴高樂的靜極思動，蘇聯的英雄勳號，更不知鼓勵了多少冒險家出來。在這裏，世界是真實拉回去了。誰想到五百年前東方騎士攻城掠地的精神，還為近代英雄們所神往呢？在中國來看，我們的政治一向是威權政治，做領袖的要「言莫予違」，做官的要「一朝權在手」，在社會上混的要「把點顏色你瞧」。整個地是「有己無人」，有力量而無理性。即以今

天所自命最民主的解放區而論，真正人民的意思在那裏。那一種運動，不是以死亡來威脅？對政治路線的爭持，還不是個人鬧意氣？從政治協商起到現在，所有談判未成的癥結，還不是一大半都在爭黨的地位，爭黨的威權？人民的利益和生存，誰肯顧到？中國古詩「一將功成萬骨枯」，我們每次看到驅民兵作戰和掘堤放水的新聞，真是毛髮凜然！英雄們的表演愈精彩，老百姓愈倒臺！

我總覺得我們的政治家太自信了，太忽視真正人民的力量了！無論朝野兩方面，都不免有這種錯誤。先談共黨方面。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案，對中國政治問題，固然沒有澈底解決，可是已指出中國走向民主的道路。循此而進，可以結束現在的黨治局面。可以實施兩級地方自治，遠較英國和歐洲大陸各國有更大的地方權力的自治制度，提供人民參加政治的機會，解除人民對戰爭的威脅，使共黨地下的工作，公開合法地向全國人民面前競爭，贏得同情，很可能地把革命的目的，以和平方法成功。在友邦協助調解之下，即使軍隊武力交出，也不會被政府消滅。為什麼不這樣做？而必定要採取武力侵奪地盤的方式，派兵出關，爭取東北，久佔蘇北，騷擾人民，以幹部錯誤的行動，造成蘇北魯南各地人民的集體逃亡，暴露無比的恐怖，殘酷的印象於國內國外，打擊自己的威望。一面又不估計自家軍力，盲目地進行陣地攻守戰，殺人盈野而節節退後，造成今天的政治僵局？

再就政府方面來說，從採取「軍事自衛」政策以後，征糧和征兵，正繼續在各地推行，由於基層行政人員素質不良，政令到下面去便變質，使人民加深地厭惡戰爭，加深地厭惡現狀。其實，只要公平的發價購買，在改善運糧和儲備條件之下，中國何嘗無糧？犯不着倒退一百年去做法「漕糧」來征實。只要嚴禁缺額，計畫地運用都市鄉村失業的丁壯，提高待遇，杜絕中上層的剝削，依然是「有兵可用」，用不着在戰爭季節來征兵，使正常良善的農民，遭受苦危而無補實際（不自發的當兵，只有逃亡一途）。其次是經濟的政策，信賴外貨，壓抑本國工業的心理，造成了工業的不振，土產的滯銷。外匯黃金的運用，只是傾國家經濟於壻博之中。財政金融與經濟生產脫節，其結果只是造成投機暴利的階級發財，動搖整個社會的基礎，從這裏影響到政治風氣的日益頹廢。良善的公教人員，社會中

堅的智識份子，作為剝削的對象，豈不是增加政治的離心力？更由於法治未能建立，增設機關，擴大開支，無人能問，造成大量的政治浪費。在現在更聽不到戰時的「政治節約」的呼聲了。從中央到地方，一連串的耕枝機關，狂熱地競賽來浪費人力財力，這對政治實際問題有什麼用處？

所以研究中國政治現象的人們，常常說中國的政治弊病多不勝舉，可都是互為因果，因之政治責任也難判定。但總結起來，還是一個毛病，就是人民不能而且不願過問公共事務，真正用人用錢的大權，不在民意機關手裏。法令無威權，玩政治的人肆無忌憚，才弄到今天的地步。愈是相信自己，愈不能接受革新，這樣發展下去，即使沒有敵黨，沒有外患，其結果也要不堪設想，這是每一個忠愛國家的人，所要流涕太息的了！

我們觀察世界大勢，理性總要抬頭，戰爭的喧嘩，在最近將會壓下，國際的矛盾，也會相對地調和。為什麼？現在世界大局的關鍵，操在美國，這個國家是個洪爐大冶，各種力量，各種思想，各種人物都有，而且都能過問公共事務。雖然是「紐約六十家」金融資本在操縱，但畢竟不能奴役人民，宰割人民。戰爭的恐怖，侵襲着每一個美國人的家庭。國際的局勢又並未到了珍珠港的前夕。由於戰爭帶來的物價、通貨、房屋等災害，是經常刺激着美國人民的，他們雖然厭惡侵略，厭惡共產主義，可是他們絕不會同情戰爭。對政黨和當權人物的選擇，自有他們的尺度。因此政府的當局和政黨，也不敢採取與人民願望過分違背的政策，對國際便也不會採取一面倒的作風，真如職業軍人所鼓吹的一樣。對某一類國家閃擊，只要對方不動手，事態也不會兩極分裂。如果我們真相信美國會為人家「從火中取栗子」，那就太天真了。假使我們的論斷不會過後錯誤，則現在的國際的糾紛，只是一些幻象，其本質還是趨向和平的。在最近幾年，也許各國會走到更民主的道路，這就是說中間勢力會更發生作用，不致於極度右傾或左傾。蘇聯是安全感特別敏銳的國家，同時現實的作風，常使人不能忍受。但戰爭的創傷，經濟的固有條件，拖住她也不能不肯採取東條或希墨的路線。備戰的呼聲愈高，求和的願望愈濃，我們觀破了這種關節，為什麼不團結內部，安定民生？以廣土業民的本錢，為國際矛盾關係作調節器？而却要傾向那一方面，或者各自倚靠一方面，以國內的紛爭，做國際的導火線？人雖至愚，何至於此？然而如所周知，當前現狀，却並沒有

顧慮此點，忽視中間的力量，忽視人民的公共意思，有如開着輪船向死海裏去，豈非「劫數」！

現在我提供我個人的幾點想法，作為一個良善人民的建議：在政治的大方向上，我覺得有兩點應該注意，其一是如何樹立人性政治。所謂人性的培養，必須使一般人民有自由的思想，有獨立的意思來判斷是非，來替自身利害說話。這點不獨祈求政府如此地做，也希望無黨區域內更如此地做。拉夫式的開會，魔術催眠似的宣傳，強迫同意的決議討論，那不是尊重人民自由。

其二是防止國際戰爭。中國假如不能遏止世界戰爭，但也決不該做世界戰爭的爆炸器，因此我建議政治談判中，應該特別商量如何防止戰爭的方案，（印度尼赫魯登台後，堅持地要求英軍撤退，同時却不理蘇聯，真是豪傑之士！）在國際紛紜矛盾中，我們真有可以獨立自尊的條件，含棄了這種機會，兩三年後，便無法挽救了！

我們能把握住這兩點，不論政府與共黨協商能否成功，只有一方面肯朝着這方面做，皆可以贏得人民的擁護！

次之是政治的方法。假如談判竟不能成功，戰爭還是延續下去，在兩個統治區內，也應該注意到：一，尊重不同區域，不同經濟，不同文化條件的人民需要，不要硬性地推行某種制度。在公共事務上，應該予人民以較大的權利。歐洲許多國家的地方自治制度，正是胚胎或完成於戰爭期間。假如地方切身利害的事件，人民也不能過問，替他硬定一套辦法，強之曰「自治」，強之曰「民主」，只能更燃起不滿者的怒火，並非明智之舉。二，建立效率政府，這裏不僅指着現在，而且指着正要到来的政治情況，無論政局形態如何，但如果真要解決國家大事，必須是建立一個有效率，有辦法的政府。像政黨分贖制的美國的過去政治，決不希望重演於今天的中國，如所周知，今天的政治現狀是存在着若干浪費，廢弛的事實，同樣地共黨區域內幼稚無能的管理，和偏頗的階級性產生的各級政治人員，也何嘗不令人民啼笑皆非？整個的中國，是沉浸在「不學無術」的慨嘆之下，我真担心着即使無戰爭，也不知如何來着手建國！

雙十節日於南京慶祝國慶聲中

美國教師的貧困

梁甌第

「觀察」一卷三期載楊西孟先生作「九年來昆明大學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實值」一文，列舉生活費指數、薪津約數、薪津實值三項材料對比；一個戰前月入三百元以上的大學教授，列了三十一年下半年，薪津實值只等於戰前法幣八元，削減了原待遇百分之九十八。這一真憑實據的生動數字，確是文化之羞，國家之辱。

最近我搜集得一些關於呼籲的美國教師應改善待遇的材料，很可以作我國的借鏡與參考。在一九四五年十月號「美國教育協會雜誌」中，有一位作者曾以「教師待遇——國家的羞恥」為題，提供若干的事實與統計。

作者 Robert Litchell 說：在美國今日，有一萬間教室沒有教師任教，許多學校因為師荒的緣故，只能半日上課。Alabama 的一位議員控訴說，他的兒子在中學讀書，一個學期換了五個數學教員，七個化學教員，一句流行的口號說：教師不是一種職業，只是一種副業。同時，唸師範的人大大地減少了，在珍珠港事變以前，Kansas 州師範學校一次會核准六二二人給予學位及文憑，到一九四四年却只有一一八人了。理由是很顯明的，在 Kansas 州一萬七千五百教師中，年俸在一千二百元以下者只有半數，年俸在六百元以下者却有二千六百二十五人，這樣他們怎樣能維持合理的生活呢？所以無怪乎做母親的人不許她的小姐進師範，做教師了。她們說：與其去教書，毋甯去耕田！

美國密士失必河西 Kentucky 州的 Kevil 城一個小學教師 C.B. Rollins 先生，爲了維持生活的緣故，不得不在夏季出賣了他的林產。去年他辭了職，改行幹街車的司機，收入增加，生活也陡地好過了。Wichita 城的洗衣婦人平均年入六二二元，但學校教師呢，只能得到五三六元，還是曾經修過大學學分的先生底年命呢！最可笑的，許多老師的收入竟不及他的學生。在南 Omaha, Mary Ann Seel 夫人是一位女學士，她的教課薪金是每週三十元錢，可是她的一個學生才十五歲，只要每日抽一部份時間幹

包裝的工作，每週便可以得到三十五元錢。中學生在晚上調製梳打水，他的收入便和小學教師一樣，這些事實都說明着，美國教師也成了不可爲的職業。「教師不是職業是專業」的漂亮話已經叫不響了。新 York 城的家具商人交代商店夥計的一句箴銘說：「不要花費太多的時間來對待教師，因爲他們沒有錢來符合你們的希望。」

美國小學教師的薪金，自一九二九至一九四五的十七年中，由一三九二元雖已增至一七八六元，但如與同年產業界的工人工資比較，可得如下統計：

年 別	教師薪金	工人工資
一九二九	一三九〇	一四〇八
一九三〇	一四二〇	一三六一
一九三一	一四四〇	一二五九
一九三二	一四二七	一〇八六
一九三三	一三一六	一〇一九
一九三四	一二二七	一〇七六
一九三五	二二四四	一一二七
一九三六	二二八三	一一八一
一九三七	三三二七	二二五四
一九三八	三三七四	二二一六
一九三九	四〇〇八	二二五五
一九四〇	四四一	二二九七
一九四一	四七〇	四六二
一九四二	五〇七	七三三
一九四三	五九九	一〇二六
一九四四	六九三	

一九四五 一七八六

由上表，我們可以看出在一九四一年以前，工人工資是不及教師薪金的，但一九四二年起，起了很大的變化，一九四三年工資比年薪增高了四二七元，今日的情形自更不止此數。

另外的一種統計，包括着薪金數和薪金價值兩項，所指示出來教員、校長、學監與製造業、轉運業、礦業工人兩者收入的差異，更為判然：

年 別	薪金收入	工人	薪金價值	工人
一九三〇	一四二〇	一一七三	一一一〇	九八二
一九三一	一四二〇	九七〇	一一九三	八九二
一九三二	一四一七	七一八	一四〇六	七三六
一九三三	二六二	六八九	一三五〇	七四六
一九三四	一九〇	七九五	二四六	八三一
一九三五	二二四	八七五	二五八	八八九
一九三六	二七〇	九七〇	二九三	九七八
一九三七	三二五	一〇七〇	三二六	一〇四二
一九三八	三七四	九二五	三四三	九一八
一九三九	三九三	一〇〇七	三九三	一〇一三
一九四〇	四四一	一〇九四	四三二	一〇九一
一九四一	四六六	一四〇四	四三二	一三二二
一九四二	四五八	一八一三	二八二	一五三〇
一九四三	一五〇二	二二三一	二二二	一六七〇
一九四四	一六一二	二二五七	二五九	一七四三
一九四五	一七〇三	二二三八	二九二	一六八九

從右表我們可以看出，雖然本表與上表的數字有差異，但一九四一年以前工人工資確是低於教師薪俸，自一九四二年起，工資收入已超出二千元以上，薪俸收入到一九四五年仍只達到一千七百元左右。從購買力的價值來看，一九四五年教師收入較工人低了四九七元，與上表所指示的，大致吻合。

所以，美國國家教育協會的平冊上呼籲說：一九四〇年至四三年產業工人的工資已經增加百分之五六了，教師薪俸只增加百分之十一，教師需要良好的教養，負更大的責任，當然要比工人的收入好，然而事實上，在一九四四至四五年，教師的收入至少要比工人低五百元，這對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美國舉行的全美教育週不啻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美國教育週業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一至十七日舉行，杜魯門總統從白宮發出來的文告也隱約地說及：「在運動週中，我們要切實訪問學校，接觸當前學校急迫的需要與問題。」美國國家教育雜誌的主編人 Emer Morgan 却碎骨地說：「爭取適當的教師薪俸，是一個長久困苦并須向各方面籲訴的戰爭。教師須知道這是幫助自己的工作，同人的團結統一，將為戰爭中的主力，而教師服務的精神，更為力量統一的表现。」在「教師薪俸必須增加」一文中，Morgan 主張成立特殊委員會，對於本問題進行工作，大量散發 Robert Littell 「教師待遇——國家的恥辱」一文，引用全美教育協會手冊指導書及全美教育週材料，將師荒及待遇低劣情形公諸輿論，以促起社會的注意，并徵集地方及聯邦政府的基金，以安定教師的生活。最後 Morgan 說：「一個國家的幸福須求之於智慧的提高，因此，我們的學校要有優良安定的教師。如果社會合理地調整了教師薪俸，也可以說安定了極大部份有智慧及有社會認識的人民了。」

我們從上述的資料中，不難看出美國晚近師荒與教師待遇不公的情形。這情形在我國所顯示的危機尤為嚴重。固然，我們不必認為係我國獨有的險象而十分灰心，同時也不能因為美國也有如此危機，而沾沾自喜，不加重視。師道不尊，國家之恥，有心人無論中外，都有此論調。我以為教育界的同人無妨來一個「認識教師」的運動，教育研究者應多做些像楊西孟先生的研究，用活生生的事實和數字，像美國教育界的呼籲一樣，來引起政府與輿論的注意。同時不要忘記了「求救不如自救」，教師同人需要堅定團結，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來爭取合法的生存權利。像 Morgan 所提倡的用各種的方式，如廣泛的徵集教師福利基金等，這都是可以做而且必須這樣做的。

本文參考資料

- Joy Emer Morgan: Teachers Salaries Must Be Increased. Journal of the N. E. A. Nov., 1945
- Robert Littell: Teachers Pay - A National Disgrace. Reader's Digest, October 1945
- Frank K. Shuttleworth: The Dollar and the Real Incomes of Teachers and of Wage Workers, 1890 to 1945 School and Society. August, 1946

客座記言 陳衡 著

二 西方人『回到宗教去』的意義

客：您好？希望您不會忘記，上次

允許我再來領教的話。

主：請先坐下來，再談吧。……當然不會忘記上次的說話，我們不是還要討論那西方人『回到宗教去』的問題嗎？

客：就是這個問題！

主：上次我已經約略說過這『回到宗教去』運動的歷史背景了，現在我們不妨再談一談牠的現社會背景。說到現社會，我們試看一看，無論在中國或是美國，最觸目的現象是些什麼呢？好萊塢的拜腿教條；各種商品廣告後面的性慾刺激與利用；報頭標題的充滿性慾與謀殺；兒童讀物的穢惡……說不完了。總而言之，這種物質享樂的追求，這個追求速度的加增以及牠的範圍的擴大，無疑的都已成爲全世界文化的一個大威脅。這威脅對於有點眼光，

有點思想，有點關心人類及文化前途的人士，確是一個大挑戰。在歐美，對於這個挑戰的

回答，大抵是『回到宗教去』，雖然非宗教的方案也不是沒有。

客：這不是復古嗎？不也是一種反動嗎？

主：我們當然不能說，這『回到宗教去』的運動沒有反動的因子；我們也不敢說，牠是一種狹義的文化運動，而沒有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因子在內。這些情形的是否存在，是否反動，是向好的或是壞的方面走去，我們都還不甚清楚，所以目前最好存而不論。今天我們且集中於就事論事的一點，且單從文化與人生的一方面，去估計這個運動的價值，好不好？

客：不過，政治、社會、經濟之類的因子，既是整個文化的成份

；那我們在討論文化問題時，又怎能把牠們屏除在外呢？

主：非常高興你提出這個問題。但存而不論並不是屏除在外。我們對於一件事，一個人，在不曾得到直接的認識，或充分的材料之前，最好不下斷語。這是我們對於一切事物與學問所應持的態度。

客：謝謝您。

主：現在且讓我們回到本題來吧。我且問你，你還記得和我們同船來的幾位羅馬教神父嗎？

客：呀，真是記得。我早就想問您，他們怎會那麼年輕呢？他們和我想像中的神父，完全兩樣

。主：你想像中的神父是怎樣的？

客：老朽、昏庸、狹隘、泥古、冥頑不靈、宗教狂！

主：這一輩的青年神父呢？

客：真是太兩樣了：他們是那麼年輕，那麼謙虛，又那麼有學問

，有同情。我真沒有想到，一個頑固守舊的宗教，會產生這樣一羣的信徒。假使不是靠了那神父的袍領，我還要以為他們是一羣自由思想的大學生呢！

不過，我仍懷疑，他們是不

是有點例外！

主：好人當然總有點例外，但這決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我的看法是：由於方才所說的現社會的背景，在羅馬教會中，目下一定有一個革新的運動，而那運動又一定是以吸引一羣有人格、有學問，又有理想的青年。因為這運動雖不免要帶一點復古的嫌疑，但決不應是盲目的復古，牠的目標應是恢復古文中的一點精神價值。至少我希望牠是這樣。

客：精神的價值？牠不應以宗教爲限呀！

主：當然不。自從文藝復興及科學興起之後，西方的文化也不以基督教爲限了；所以這個恢復古文化精神價值的運動，當然也不會以教會爲限——無論是舊教或是新教。

客：但爲什麼他們的口號仍是『回到宗教去』呢？

主：這是因爲西方人的精神生活，大部份仍是寄託在宗教上面的；所以他們對於現社會摧毀文化的威脅，是仍舊願意在宗教中去找尋回答的。不過，非宗教的看法也不是沒有；因爲我

們應該記住，宗教不過是一個象徵，主要的還是那象徵後面的精神。

客：象徵後面的精神？

主：那是一個人的靈魂寄託之點。

比如愛因斯坦的對於科學，李白杜甫的對於詩，以及一切藝人哲士，英豪賢聖，對於他們的靈魂寄託之點，也都可以說是一種宗教。是不是？

客：我想是的。現在請問，您方才所說的非宗教的看法，我可以知道一個例子嗎？

主：你讀過不果（Charles Peguy）的著作嗎？

客：尚不會讀過。

主：不果先生是現代法國的一位思想家，他很可以作為現代各種思想代表的一位。在他那篇叫做『人道的告別』的短文中，他曾寫過這麼一段：

自古至今，會有許多偉大的哲理，為了一些原則而爭執。於是，一切又平息下來。於是，當人道轉背之後，一小羣的流氓，盜賊，大大小小的奸棍，便上了台。到明天，那個偉大的原則就被發現，已

在半夜之中被勒殺了。

這是一個非宗教的看法——雖然不果先生本人是一位虔誠的

舊教徒——這個以人道為基本的看法，是我們中國人的一個大啓發，大暗示。全世界的大宗師，以數千年的努力，所造出的一點成績，一點道德的標準，一點人格的價值與尊嚴，一點精神的食糧，現在是遭到被流氓奸棍勒殺的威脅了。這於我們以人道為基礎的文化，是怎樣的一個挑戰呢？

客：由不果先生的觀點看來，那麼，那些專求智識，不修人格的人，也是人道的罪人了。

主：（心中想，這位青年很聰明）很高興聽到你的推論，雖然牠未免還有點籠統。智識本是人生向上的一個工具，它應該是人格修養的同道伴侶。你方才所說『專求智識』的人，大概是指的那些但知追求技能的人吧；因為真正的智識是不會叫人離開修養的大道的。

客：您說得不錯，我所指的，正是那一羣但知追求技能的人。主：這樣的人不能算是追求智識者，因為他們不過是智識的奴才

，不，他們有時還不過是某種技能的奴才。他們不但不能駕馭智識，而且有時連技能也駕馭不住。他們沒有崇高的理想，沒有人生哲學，沒有藝術或宗教的慰藉與感召，也沒有湛深的學識足以寄託他們的靈魂。他們終日遑遑，在一個狹窄的心胸中，計劃着很可憐的一種膚淺平凡的生活。這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一羣？

客：您說得太好了，這正是我中心想說而說不明白的。

主：你方才的看法是對的，這一種人即使不是人道的罪人，至少也是他的一個負擔。而他們的缺乏人格修養，也可能是使人發生『回到宗教去』感想的一個原因。

客：對於這個情形，以及上面所說的現社會的挑戰，我們中國人的回答應是什麼呢？像您方才所引的不果先生的說話，可以作為一個非宗教的方案嗎？

主：不果先生所給我們的，是一個看法，一點啓發，而不是方案。這方案須由我們自己去尋求。但這已不在『回到宗教去』的問題範圍之內了。

客：這似乎應是值得我們研究的一個問題。

主：一個值得研究的大問題！不過，中國文化的柱石既不是宗教，那麼，我們研究的着眼處，也就不能不離開宗教而去另覓一個角度了。

客：（站起）明天是星期日，我可以再來聽您的談論嗎？
主：（也站起）好的好的。明天這個時候，一定在家等候你。
（本節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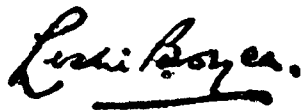
本刊創刊號
三版業已印
就，每冊定
價六百元，
欲購從速。

英國貿易訪華團團長

鮑埃斯談中國遠景

和平第一趕快復員·加速工業化 改良土壤·改良種子·使用機械 農工業比例發展·加緊交通建設

本刊特約記者



鮑埃斯爵士士名簽

（本刊特約北平通訊）百年的歷史翻開了新頁，我們的百年史上最老的朋友英國又以貿易的使團到了中國。這次所坐的並不是二一八三五年那隻駛向南海的船

Jardine 號，而是皇家空軍的蘭開夏式巨型機。海權時代雖未過去，但空權時代却已到來，英國並沒有落伍。

在一個招待會上，我們一羣倒成爲訪華團的貴賓。團長鮑埃斯·萊士爵士，把他的團員向我們介紹，紡織業的代表，鋼鐵業的代表，非鐵金屬的代表，土木工程專家，普通貿易代表，電氣工業代表，工會的代表，廠商的代表。

「我們到中國，友誼第一，貿易第二，主要是看看中國戰後的需要，以及英國能供給一些什麼。只是英國的生產力沒有恢復，中國方面的訂單，交貨要在兩年以後。」

在華北，討論一批鐵路材料的貿易；在東北，研究大豆如何輸送。八年來的建設，我們一年都消耗得精光，這筆英國人到處嘆息道：「沒有比和平對中國現況更重要。他

們可以復員，可以工業化。」

當中美農業考察團來華北時，他們曾用同樣的口吻來表示對於戰爭的憤恨，有了戰爭，沒有生產。英國人的口吻雖是有些含蓄，但其結論與美國人並沒有兩樣。鮑埃斯談到這裏，他的眼神透出無限的憂鬱，好像是把這長途的疲倦集中在一起放在心頭上似的。他是一個外國人，一個代表團的團長，他只能說到這個地步。這還不夠露骨嗎？

英國在中國經營的工業，建築材料有英國水泥公司，有上海祥泰木廠，有秦皇島平板玻璃；肥皂有上海肥皂公司，洋燭有白禮氏的借牌牌；上海及漢口的油業，南京的蠶業，上海的蠶絲，都爲英人實際所主持。他們到北方，尤其忘記不了的是開灤公司。

「我沒有去開灤去，我們的團員去過了，既起來對於開灤的管理與行政非常滿意，這真是中英合作的最好表現，這種合作事業，將要成爲今後任何合作的一個榜樣。」

不久的過去，英國在中國的力量是太大了，尤其公共事業方面，以賽拉投資信託公司，控制上海電氣建設公司及新加坡水道公司。安利洋行經營着上海自來水公司，電報及無線電信託公司，控制着大東電信公司，以海底電信公司爲主，與丹戎的大北公司對立；這大東與馬可尼公司都承辦電信借款。這些事業的主人今天已逐漸易主。在北方，日出一萬二千噸煤的開灤，不能不說是英國人目中的大企業了。

英國與中國鐵道的關係很深，最多的就是中英公司。直接經營的，只有廣九一段，但間接投資的則有北寧，京滬，滬杭甬，松滬，寧湘。福公

自己介紹自己吧。」

「我」，爵士笑了，「格魯士特車輛製造廠董事長，英國運輸業的代表。我們的廠在轟炸中，仍然可以生產火車的。」

鮑埃斯，不，萊士爵士對北方的鐵道是注意的。他一下飛機，約好的第一位客人就是交通部華北區的特派員，今日的平津路局的局長石志仁，他們有過一個長談，其內容不外乎是北方八條鐵路在戰時的破壞與今後的需要。運輸的恢復的前題，仍然是器材的運輸問題，對這個問題，我們沒有方法解決，英國也沒有很好的方法

「我們是希望中國復員，趕快工業化，而且希望最近最近就要實現的。」

「工業化，新的事業來了，新的世紀來了，人民的生活也跟着改善了。」

「我們是希望中國復員，趕快工業化，而且希望最近最近就要實現的。」

「工業化，新的事業來了，新的世紀來了，人民的生活也跟着改善了。」

「農業現代化就是英國工業化的主要，土壤的改良，種子的改良，機械的使用，使農民的購買力增高，使工業生產有更高的成就。」

「中國不應辦得太快，也不應太落後，要注意於重工業及輕工業，工業與農業的適當比例發展。工業跑到前面，沒有農業是不可以的；農業跑到前面，沒有工業，也更苦惱。」

「交通的進步，又是一切問題的基本，中國要進步，就不能不注意於交通，特別是水路的通暢。」

談到今後中英貿易的前途，他說：「英國人不能保持原有的市場，只有讓給別人了。對於美國，英國的船與生產力是無法追得上的。」

英國人還有一個不願公開說的秘密，就是英國工業化的主要，土壤的改良，種子的改良，機械的使用，使農民的購買力增高，使工業生產有更高的成就。」

「中國不應辦得太快，也不應太落後，要注意於重工業及輕工業，工業與農業的適當比例發展。工業跑到前面，沒有農業是不可以的；農業跑到前面，沒有工業，也更苦惱。」

「交通的進步，又是一切問題的基本，中國要進步，就不能不注意於交通，特別是水路的通暢。」

談到今後中英貿易的前途，他說：「英國人不能保持原有的市場，只有讓給別人了。對於美國，英國的船與生產力是無法追得上的。」

英國人還有一個不願公開說的秘密，就是英國工業化的主要，土壤的改良，種子的改良，機械的使用，使農民的購買力增高，使工業生產有更高的成就。」

「中國不應辦得太快，也不應太落後，要注意於重工業及輕工業，工業與農業的適當比例發展。工業跑到前面，沒有農業是不可以的；農業跑到前面，沒有工業，也更苦惱。」

「交通的進步，又是一切問題的基本，中國要進步，就不能不注意於交通，特別是水路的通暢。」

談到今後中英貿易的前途，他說：「英國人不能保持原有的市場，只有讓給別人了。對於美國，英國的船與生產力是無法追得上的。」

黃河治本研究團團長

張含英談黃河河政

黃河要治好，尚須五十年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蘭州通訊）在九月間，黃河水位繼續增高，在蘭州附近氾濫成災的時候，黃河治本研究團團長張含英博士率領團員六人由河南方面來到了蘭州。

科學研究空氣本來稀薄的蘭垣，因為滔滔黃水的橫衝直撞之勢引起了人們的憂慮，因之對於這與治河有關的研究團體也就發生了興趣，希望他們能診得黃河的根本之病，而貢獻出一個「着手成春」的療法來。

張含英團長是前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是國內的水利專家，開封的河務，都是人人盼望得到的差使。到了民國，道三十五年，在政治的動盪情況中，政府對於治河工作的看法，實在是十分的冷淡。

「最不能克服的困難，便是限於經費太少，自陝縣以迄入海千餘里，到處有破缺，到處要出險，只能年年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能來一個一勞永逸，原因是經費太少，辦不了事。」

「有人問，何不令沿河兩岸人民自行籌款根治？要知道，貧困的河區人民的生計，非身歷其境者決難想象，他們那能有一文錢！」

「要治河，只有兩個原則：上流興利，下流除弊。首先，須明白黃河的性格，與長江是迥然不同的。」

「希望在今年十二月的第三週趕到家，不要誤了我們的聖誕之夜。」

「今年的聖誕老販王永祥被英警騷擾之後，東北的官家報紙上一致叫出了『友誼第一，貿易第二』的箴言，貿易第二，不要忘記了自己說過的話吧。對於美國各地的汽車撞死人，我們從沒大笑了一聲。」

（十一月五日）

「希望如此」。

這位貴族破例地

「希望如此」。

這位貴族破例地

「第一是氣質太暴燥，第二是含沙量太多，一切禍害都是由此而來。河在蘭州附近，流速不過為五六千秒立方公尺，一到河南，洶湧急流，到達三萬秒立方公尺。而經過西北黃土層，挾大量泥沙以俱下，到河南其含沙量竟達百分之四十八，差不多是半水半泥，沉澱淤積，多麼可怕！」

「在龍門附近之石門，築壩高約七八十呎，可發電得八十五萬匹馬力，此壩對子八里胡同一壩之壽命之延長，當然大有幫助。」

「此兩壩如此大量的電力，自然不是附近地區所需用得了的，於是可利用以爲抽水至較高地面灌溉之用，則兩岸土地，可盡變爲肥田沃野。」

「河在陝縣以下孟津以上有一長達八里之窄狹地段，名爲八里胡同者，可設計一壩，高一百三十公尺，使之直至潼關狹窄，可擇一處爲水力發電設置，約可得十呎之水使流瀉，餘一百二十呎之水可用以發電約一百二十萬厚碼。」

以上所言，自爲計畫中之豪華大者，全盤計劃尚須在全程完全看畢後提出，所以他們又于十五日乘坐大羊皮筏，順流而下，去寧夏投道。

那麼以上所言種種，何時才可逐一實現呢？這是人們所關切盼望的，也是張博士所望其早日着手的，因爲爲了治河，爲了國家的體面，他曾受過很大的刺激：

他前年去美考察，美國人引他航行在密西西比河上，這水量流速皆大於黃河，過去也屢屢氾濫，現在則是兩岸平曠綠野，工廠林立；美國人問他：「你們的黃河呢？有沒有辦法治好呢？」一句話使他面紅耳熱，半響作不得聲。

所以我們也要問：「黃河何時才能治好？」張博士隨行寄語：「要黃河治好，最少需要五十年！」五十年！半個世紀！人們怎能心緒不沉重，失望怎能不浮上眉梢呢！

去的錯誤，改爲合理的生活。我們努力的目標是：(一)知恥，(二)犧牲，(三)奮鬥，(四)愛國。我既是教師，就本着上列四項做起，希望別位同道亦這樣做。二十年後亦許我國還可以改個樣子。讀者有何卓見，敬請拜嘉！

子鶴年 十月卅一日於天津

紐約來鴻

編者先生：在國外得讀『觀察』數期，具見先生苦心毅力，期爲言論界佔一個有意義的立場，期爲青年們標一個正確的路線，不勝欽佩感荷之至。因鄙遲遲，莊所見之費刊，尙只有二、三、四、三期，希望繼續看到以後各期。莊爲一青年苦學生，無黨無派，雖未獲識荆，近曾從前輩中聞知先生刻苦努力之情形，故敢

奉書，願托於忘年朋友之列，先生倘許我乎？

莊對於費刊的創刊辭，完全同意；對於若干論文，亦屬大半贊成；但在所見之數期費刊中，亦有數點不大以爲然者，可否本『責備賢者』之義，略真愚見如下？

(一)所評均限於字眼，後學小子不敢忘評各他作者的意見，非捨大求小也。

(二)陳友松先生大作中(第三期)，時用『德謨克拉斯』等字眼。莊意，凡中國有此意義之字與名辭，最好不再用譯名。不知厚見以爲如何？

(三)楊剛先生大作中(第四期)，提及孫夫人廣播時，有『孫夫人一紙宣言觸動了奴氣』之語。據莊所知，不贊成孫夫人之宣言的美國人，亦非盡屬頑固昏庸者，更說不上『奴氣』。

。在無黨無派，對於孫夫人之宣言，亦向持『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態度，故對於楊先生之批評，亦不願表示反對。(附帶要說的是，楊先生的文章，也是頗值得一讀的。可惜用了一『奴氣』一語，反把全文的身份降低了。)

但費刊既居於領導文化之地位，雖執筆者意見不好各異，但至少對於措辭，有大報的身份。『奴氣』二字不但近乎感情用事，而且亦非費刊所應採用之語調。以後尙希多多注意，讀者幸甚。

此兩點，今且以此兩點爲限。如不見罪，仍當隨時奉告拙見，俾知一部份讀者之反響，以比較於『他山之石』，不知能採納否？敬祝成功！

田莊拜上
十一月二日於紐約



「福哉馬利亞」

戴錫齡

一種音調，哀愁震顫的音調，「福哉馬利亞」(Ave Maria)，我永遠不能忘却，它在我的腦子裏繞繞，在我的腦子裏迴盪，甚至不分日夜刺激着我的神經的每條纖維，使我陷入一種莫名的憂鬱和悵望。

唱那音調的是約翰·馬科莫克 (John McCormack)，馳名世界的男高音。他還繞而纏綿地吐出斯谷脫 (Sir Walter Scott) 的詩句，恰似將死的黃鶯的一樓鳴鳴，雄渾、深摯、沉痛，當時周圍空氣中每個波動全給用淚點組成。聽來他唱得那樣纏轉掙扎，不是因為老了——年紀不過五十剛出頭——他受不住鬱積於中的情感的壓迫，在努力為自己靈魂的解放而呼號。

他雖早已入了美國籍，但在愛爾蘭。這等於說，他來自一個迷信和神祕接合的鄉原，一個夢想和虛幻交流的世界；那兒，巴特里克 (St. Patrick)，一千幾百年前講道說法的基督聖徒，一千幾百年後依然天天顯示靈佑。他不是愛爾蘭島上塞爾特族 (Celt) 的後裔麼？這民族的過去歷史又是令人傷心的：在異國境內的放逐，在大海洋中的漂流，政治上不得自主，經濟上橫受宰割。他們追念這些慘痛的往事，甚至不輕易笑；有時微微笑容的下唇，掛着幾顆透明的珠滴。總之，他們不曾充分嘗試過人世所謂「快樂」的

滋味，這分明是不列顛羣島最瀾於感情的一批人。在他們間十八世紀一位詩人及散文家所寫的「威克斐牧師」(The Vicar of Wakefield)，柔軟了德國哲人哥德的心腸，激刺歐洲大陸文藝上浪漫潮流的水花。這使我們聯想起和「威克斐牧師」作者同時的一個愛爾蘭人，柏克 (Edmund Burke)，他恰是當日英國國會中最情感奔放想像豐富的雄辯家。

當我們走近都柏林大學 (Dublin University) 門前，睨着分時左右的兩尊造像，哥德斯密 (Oliver Goldsmith) 和柏克，會覺得這是愛爾蘭人特殊稟賦的不可磨滅的標記。是的，造成大英國的偉大的固然多半由於英格蘭人的毅力和意志，而塞爾特民族血統對於英國的藝術、詩歌、和理智文明有過重要的貢獻。莎士比亞的故鄉據說即是條頓人和塞爾特人長久衝突的所在地之一。塞爾特人神經敏銳，工愁善感，多陰柔氣，而且趣味精緻，愛好新鮮的色彩及和悅的音調——不像大多數英國人呆板平實，崇尚功利。我因為約翰·馬科莫克而想起他的民族的種種了。

他的歌聲令聽的人特別地受感動，並表達那民族的特殊天才和情操，在藝術成就上將和他們的中世紀彫刻和近代詩歌戲劇同垂不朽。酒後耳熱，鳥為悲鳴起來，彷彿是多數愛爾蘭人的天性

，不問他是吞孀·穆耳 (Thomas Moore)，他于拜倫座旁時常哼一串鄉曲；或是詹姆士·喬埃士 (James Joyce)，他在潦倒的旅途往往咽出幾句慷慨悲壯的絕響。甚至夏之 (W. B. Yeats) 讀詩時也極其宛轉悽惻，確是近代英國文壇最講究也最擅長讀詩的人。愛爾蘭是樂曲之邦，那裏，隨處可以聽到悽惻的空幻神異的浩歌。

這樣的樂曲無疑地能滿足我們內心的需要。因為自世紀末以來，我們的生活無論在科學、文藝、或社會方面，都傾向於錯綜移變，我們的神經也越發成為錯綜移變的了。紀律謹嚴的古典音樂已不能和眼前的一切相適應。我們所樂於聽的倒是一個叔曼 (Robert Schumann) 的間發的音質，一個德普西 (C. A. Debussy) 的間探的作風，一個司特勞斯 (Richard Strauss) 的軋轢的樂調，乃至具有渾朴、玄妙、飄忽、而且酸楚的發洩原始情樣的愛爾蘭土曲——這些才相當於我們心緒上喜怒哀樂的自然節奏。和這近代精神相呼應的一種運動便是發動於約翰·馬科莫克故鄉的「塞爾特民族文藝復興」運動，也即是使塞爾特民族的天才和情操蘇醒或是說復活的運動。

論愛爾蘭人最公允而有見地的是十九世的法國學者芮農 (Ernst Renan)，他曾說過：愛爾蘭民族的歌唱，聽到結尾就是悲歌。他們的曲調雜有無比的細膩哀痛，好像從天上降落，一滴又一滴注入我們的靈魂，化作另一世界的回憶。它能令心頭起一陣寂寞的慰藉，它是貫澈生命全部感覺的恍惚、沈越、而洋溢的詩情。歷來人們總是愛聽它，聽後會昏然死去，說不出是由於甜蜜，還是由於苦痛。

就我個人的經驗說，是甜蜜和苦痛的混合。至少，我聽了約翰·馬科莫克已八年左右，至今仍停留於昏然死去的回味中，心底深處常湧出一種音調，哀愁震顫的音調，「福哉馬利亞」！

讀者投書

編者前記

我們常常接到讀者投書，苦無適當的地位發表。從這一期起，我們決定將「觀察通信」改用六號字排，騰出一點篇幅來選刊讀者來函。但是我們希望：

(一) 投書人必須附具真實姓名及通信地址；(二) 來函不要太長，最好在「一千字左右」；(三) 希望提出問題討論，或陳述意見，切勿單在消極方面發洩牢騷或訴述苦痛。我們希望國家好，希望讀者多寫一點可以鼓舞大家勇往直前努力奮鬥的有意義的書信。

台灣與祖國

編者先生：讀貴刊一卷九期通僑版所刊「台灣歸爪」一文，頗有所感。近幾個月來，在京滬一帶報紙的記載中，台灣似乎已成為了一個「獨立國」，就是貴刊所刊「台灣歸爪」一文，也懷疑台灣是否已經成爲了一個「獨立國」，並把台灣同胞的疾苦及其對祖國的隔膜歸咎于台省當局的「特殊化」和「門羅政策」。我是貴刊的忠實讀者，願本台灣人民的立場，對此發表意見。

先說陳儀。第一：陳氏剛愎自用是事實。軍人出身，今年六十幾歲了，自信心極強，聲威極盛，事必躬親，民主「風度」自然差一點。但他治事之勤，自奉之儉，就不是中樞某些風度翩翩的新貴們所及得上的了。第二：陳氏受知於蔣主席，不受宋院長的節制是事實。他和蔣主席是日士官學校的同學，還比蔣主席長兩歲，這種關係是旁人沖不淡的。在陳儀調職的消息傳播最盛的時

候，陳氏祇是一笑置之。有一次他在省訓團對學員訓話時說：「主席叫本人來此主持省政，自有他的需要。」何現在行政院例會上通過的省長官公署組織法上，明文規定着他應有的權限。因此省當局的種種經濟措施，完全和宋院長背道而馳。致使上海市場和台灣市場格格不入，好像成了兩個國家的疆土。

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問題，是在台省當局利用龐大的權限，是爲非作歹呢？還是富國利民？我們先檢討台省當局的經濟措施，也是「台灣歸爪」一文中所最非難的一點。

第一，根據民生主義中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之義，規定大規模工廠一律國營或省營，其餘小工廠始得備

民營。並設立貿易局和專賣局，推行統制經濟政策。這一措施在原則上是無懈可擊的。不必論三民主義爲我們建國的

最高指導原則，且看老牌企業自由主義的英國，自工黨執政後，也開始採用統制經濟政策。民主主權之政治和社會主義之經濟二大標的，乃今日時代潮流所由。我國中樞當局採行什麼有計劃的自給自足政策而制定的第一期經濟原則，乃是爲了這就現實，爭取時間而開的一段倒車。相反地，台灣的社會條件足夠，爲什麼也要跟着開倒車而背棄三民主義呢？如所週知：台灣迄今沒有大地主和資本家，以前全省財富都集中在日本統治者手中，現在被省當局完全接收過來，六粵在握，正是實行民生主義的最好時機，難道此時省當局撒手不管，反而讓省外的所謂民族工業資本家來越俎代庖嗎？在官僚資本猖獗的今日，民族工業資本家也許是和我們老百姓站在一邊的，可是我們不要短視，在人民力量

的前面，官僚資本這畸形的東西總有一天要倒下去的，到那時候我們就不敢指望民族資本工業家和小百姓站在一邊了。所以站在我們台灣人民的立場上講，我們是極端擁護這項措施的。我們實在不歡迎省外資本家的「開發」。我們認爲反對者祇有兩種人，一種和省外資本家有些瓜葛；一種是戰時在後方看盡了國營事業，專賣機關的黑幕，因而談虎色變。其實政策和管理工作本是兩回

事，我們不能混爲一談。

第二，穩定台幣幣值以穩定物價。此點在原則上是不會有人反對的。且看事實，今年上半年度因爲財政收入減少，復員支出驟增，物價漲了數十倍，這漲勢幾乎叫老百姓驚駭欲絕。以後從七月份開始，物價開始穩定了，迄今未有什麼大漲跌。九月中正是成效初著的時候，中央宣布調整外匯匯率，省當局自動調整法幣和台幣的匯率，因此開彈了具雄裁是事實，但台灣物價果然因此未受影響也是事實。我們老百姓感佩切身之事，所以對於此項措施也是極端擁護的。「台灣歸爪」一文中物價不提，却說此舉是自外於中央體系，繪之乎說父母害了時疫，子弟不准隔離，一定也要傳染得了病方算孝子賢孫，否則就是自外於家庭體系。

第三，藉交通工具的管制，減少外貨進口，保護本省工業。這一點是不成其爲正式措施的。以後船舶多了，美國貨仍可能大批湧進。但目下市場上美國貨確很少見，即使有也很昂貴，本省工業可趁此時機趕快改良品質（敵人實施殖民地經濟政策的結果，本省工業產品大多爲粗製品），將來庶可與外貨相競爭。某些靠美國貨活命的高等華人對此怨不絕口，但在我們小百姓們看來，又是擁護之不暇的。

相反地，對於此等措施，省當局能否實行到底；我們比省外人土更其關心

。例如國營營業中是否滲入官僚資本？每年度的財政預算是否合理分配；我們要求中樞主管機構的澈查和監督。我們更希望人民的力量結合起來，透過輿論的力量（於此更歡迎省外輿論的協助）或民意機構，予以嚴密的監督。對於貪官污吏，直接吮吸我們的血，我們比省外人更其痛恨。希望輿論界隨時督策當局依法嚴懲，但我們也有足夠的理智，不能把政策和執行二者混為一談，因枝節而懷疑根本。

和內地各省相較，台灣的確是特殊化的。台灣人民對祖國情形的隔膜及其他文化方面的特殊性，可以敵人五十一年來的估領史為說明。我們深感省當局的文化工作仍然做得不夠。在經濟方面的特殊化，我們却是引以為慰的。我們以為這是「特殊好」，不是「特殊壞」。這是中樞許可的「特殊」，不是自己槍斃子造成的「特殊」，所以無妨「特殊」。至於「門羅主義」「獨立國」等與祖國分庭抗禮的名詞加之於台灣，我們却感到大惑不解，痛心疾首。記得這是一位美國記者在一篇驚人聽聞的新聞報導中借用的。他的結論是：台灣民意一致希望獨立，受美國的保護或日本的保護云云，我們原諒他的荒謬和無知，因為他是美國人啊！我們中國自己人是自卑感在作祟嗎？也採用這些動人聽聞的字眼！今日的祖國仍陷在分崩離析之中，台灣這一塊土重歸祖國版圖，明

明毫無問題 舉國滔滔中，就此一片乾淨土，值得我們寄以希望，何忍於再續加污蔑呢？汪留照謹上。十一月十一日於台北

我們需要再來一次「五四運動」

編者先生：現在大多數人都在水深火熱之中，悶得喘不過氣來，而極少數的人却可以為所欲為。這種情勢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中國大致類似。上次大戰結束之際，到處聽見「公理戰勝」的歌頌。可是中國却受了最不公平的待遇。由知識階級的不滿，才發動了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直接的收穫就是國民革命的萌芽，而所得的結果不過是「狗咬尿泡」空歡喜。人民的衣食，國家的體面，比較戰前並沒有好轉，所受強鄰的威脅，恐怕更有過之。我們若是重翻三十年前的歷史，必將感覺現在又到「大早雲霓」的時候了。

中國無論如何是一個戰勝國，而現今所處的地位竟會連戰敗的日本還不如，其中必有重大的原因。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認爲中國所以一塌糊塗，乃是五四運動以來對於道德忽視的結果。我自己也是五四運動中一個小卒。我祇是在五四運動時代，大家忙於新思想的輸入和外交失敗的呼籲，對於新道德如何養成，也就無法予以充分的注意。抗

戰以後，但求勝利，不擇手段，從此紀綱失墜，道德墮落，演成今日見利忘義的局面。現在是時候了！我們要再來一次「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着重在新知的輸入和普及。我們這次運動要着重在道德的實踐。

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如要分門別類的觀察，除去大多數不識不知向來給旁人做魚肉的老百姓以外，要以教師們為最有良心，因為我是一個教師，所以知道得最清楚。教師們第一肯吃苦。吃苦本是做教師的本份。他們在抗戰前就吃苦，在抗戰中更吃苦，乃至勝利以後仍算是最吃苦最少希望改善生活的人們。

第二守紀律。他們自幼即受訓練，進入社會之後又去訓練別人，守紀律竟演成他們的第二天性，儘管別人有各種方便法門，他們很少有企圖逾越範圍。商人可以囤積，工人可以罷工，公務員至少可以虎旁人，揩點油水，唯有教師們的僅有的武器是罷教，可是受罷教直接影響的是第二代國民，因此不敢任意使用，只能在實在迫不得已的時候做做，等於乞討的舉動而已。第三是有理性

。現在的中國已經走到開口便罵，舉手便打的階段，教師們却還保持君子無所爭的風度，偶然拳入糾紛，亦只有捱罵捱打的份，極少遇見一試身手能佔上風的。第四是守本分。教師的生活早已和乞丐相等，或者還不如，依然有人繼續於此，即使其太沒有出息，實在是死狗拉不上糞去，然而既是在工作，無論是否存有五日京兆的意思，仍舊可以算是守本分的人。那些稍有野心的人早已就他業了。教師們過着極清苦的生活，守本分，守紀律，處處講理，担負着教育第二代國民的重責，他們實在是最有良心的人了。我並非是說教師以外的人，沒有良心，社會上無論那一界裏都有良心的人，不過所佔的比率不會像教師們那樣高，上述四種德性可作證明。

無論那一界的人恐怕很少願意過教師的生活的。有良心的人是可貴的，因此我願意這次新運動由教師們担負起來。同志們！不要再等候別人做了。救國家，救民族的勝業，是難收效費力不易討好的工作，急功好利的人是不肯做的。他們亦未必能做到好處。惟有我們有真心的教師，應該負起改造國民道德的重任！

以前的運動都是倡導者站在一邊講，讓別人來做。我們這次運動要倡導人自己腳踏實地的，做出來給別人看。我們要根絕以往的虛偽之氣，浮誇之習，言行不符，口是心非（下接二十一頁）

A. C. E. C. Belgium
 (Ateliers de Constructions Electriques de Charleroi)
 General Office:
 CHARLEROI, BELGIUM

本廠製造各種
 膠皮線，鉛皮
 線，花線，堅
 性橡皮線，風
 雨線，紗包線
 軍用電話線
 ，并製馬達，
 電話機，電表
 ，以及其他各
 種零件，無不
 應有盡有，如
 蒙垂顧，不勝
 歡迎。

比國沙城電器製造工廠

上海總行
 四川路一三三號卜內門大樓二樓
 電話一四九八〇
 郵政信箱四七三號
 電報掛號四七三號
 DALCO

中國實業染織漂廠

本廠出品

各色士林	各色斜紋
各色細布	各色卡旗
各色光斜	各色洋紗
海昌藍布	法西襪布
標準色布	不退色布

廠址：中正南二路四一〇弄七九號 電話七三三九
 發行所：福建南路四一〇——二號 電話八一八五
 事務所：甯海東路九一號 電話八七〇七

重慶商業銀行

民國十九年設立
 分支行三十餘處
 辦理一切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 九江路八十號
 電話一六八一
 至四轉接各部
 金陵路一七六號
 電話八二七六二
 上海辦事處 八四九七八

大華

出	榮
品	譽

火柴公司

大華牌
採茶牌
五洲牌
紅馬牌

廠址：浦東六里橋
事務所：泗涇路二九號
電話：一七四五

偉林工業社

上海英租界七十七號

請用

寶貝牌

各種

化妝
香品

(BOBBY)

雪花霜
唇膏
頭油
指甲油

電話：七五四五
七五三〇轉

敬請定閱諸君注意：

最近郵資加價，本刊每本寄費如左：

1. 平寄 十元
2. 掛號 三百一十元
3. 航平 一百六十元
4. 航掛 四百六十元

訂閱時，請註明寄遞方法！

凡欲更改寄遞方法者，請速來信，並註明定單號碼！

建業銀行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

上海天津路二〇一號
電報掛號 九七三八
電話 九七一五〇 九二七七四
九二八二一 九四五九三

總管理處 重慶民族路一一七號 電報掛號 六二二八
重慶分行 重慶民族路一一七號 電報掛號 六二二八
成都分行 成都湖廣館街四八號 電報掛號 一〇八三
長沙分行 長沙中正路二四號 電報掛號 七二三〇

觀察

·元百六售份每·

日三十月一十年五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期四十第



卷一第

新疆變亂記略

(專輯)

周東

新疆問題

抗戰勝利後中國地圖之易

色(地圖)

新疆外圍圖(地圖)

阿爾泰山的烽火

阿山區略圖(地圖)

伊甯事變

伊犁區略圖(地圖)

伊甯市略圖(地圖)

塔城的淪失

塔城區略圖(地圖)

南疆的動盪

南疆略圖(地圖)

和平談判及其後

·撰稿人·

王雲生 王迅中 伍仲元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澤培 沙學浚 宗白華 徐白華 馬寅初 許德珩 陳之邁 陳衡哲 曹錕 張印堂 張忠欽 張德昌 張先謙 黃正銘 胡先謙 馮友蘭 傅斯年 楊人楩 楊超 趙超構 葉公超 劉大杰 錢端升 錢清康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頌齡 翁公權
 王雲生 王曉高 任鴻高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高覺敷 陳友松 陳瘦竹 夏艾德 梁實秋 張沈長 張東蓀 郭有守 程希孟 馮有至 楊西五 楊家璧 雷海宗 潘光旦 蔡維藩 錢能欣 鮑覺川 戴世光 顧頡剛

·撰稿人·

司公限有份股造製學化業興孚中
 CHUNG FU HSING YEH CHEMICAL PRODUCTS CO., LTD.

本公司係國內規模最大首先
 自製染料之工廠總廠設上海
 縣閔行鎮佔地百畝分廠設上
 海市歸化路以最新式機械製
 造各種染料紅丹黃丹及其他
 化學製品等均經國內各大染
 廠及化學廠採用認爲品質優
 良實爲乎舶來品之上但本廠
 乃未敢自滿尙須精益求精以
 冀挽回漏卮于萬一而副諸君
 提倡國貨盛意茲將出品項目
 開列於后：

鐘斧牌

127 青光硫化元

鐘斧牌

126 青紅光硫化元

鶴牌紅丹

鶴牌黃丹

總公司：上海天津路一九五〇號 電話：九〇一四八
 廠：上海縣閔行鎮 電話：三三三三號
 廠：上海歸化路三八三號 電話：三六八七號

醫藥界一致公認唯一全大補劑

賜爾福
 延年益壽粉



本劑功能滋養神經，孳生新血，
 振奮精神，增強體力，凡童年發
 育不良，中年操勞過度，老年精
 力衰耗，及一般體質虛弱者，服
 之均獲良效，而於貧血腦衰精虛
 腎弱諸般虛損症候，尤爲適合。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專訂
 英美書籍雜誌

東亞書社

▲門市部 上海四川路三二一號

電話：一九一三六號

▲總管理處 上海九江路中央大廈一〇四號

電話：七六一五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赫爾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零售：每册六百元

訂閱：平寄者先付八千元，掛號或航空寄者先付一萬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如有查詢，請註明定單號碼。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一卷 第四十期
五十年十一月廿九日

本刊的傳統

所陳四民性納各重點。在本刊發表者，其意見，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所陳四民性納各重點。在本刊發表者，其意見，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新疆變亂記略專輯

周東郊

編者前記

十月中旬，我們收到蘭州讀者周東郊先生投來「阿爾泰山的烽火」一文。其附函云：

編輯先生大鑒：近數年來，國內人士對於新疆局勢，因伊甯事變益加注意。但以過去消息封鎖，即局內人亦多不識真象。盛氏去後，新入新土者，又多不能悉心研究，搜求材料，故一般雜誌雖有介紹新疆情形者，輒多錯誤。敝人從政邊疆十四五年，所得材料，不敢自誇翔實，但與各族相處年久，及深入當時政治核心，尚敢云知他人所未知。去歲以來，草擬各項文稿，當時未能問世。貴刊自創刊以來，本人逐期購讀，深感無任何政治成見。際茲時日，非揚即墨，貴刊昭然可喜，而新省事變經過，亦實有介紹國人之必要。故暫先於成稿中摘出數段，節括其詞，題為「新疆變亂記略」，內分「阿爾泰山的烽火」，「伊甯事變」，「塔城的淪失」，「南疆的動盪」等篇，僅述事實，不加論斷。茲先將「阿爾泰山的烽火」一文寄上，如蒙採用，再奉其餘。

東部讀者，對於邊疆情形，極欲瞭解。但是一般報章雜誌，對於此種材料，極難得到。因為路途遙遠，內地人士對於邊疆情形，隔膜已久，一個做編輯的人，有時即使收到一篇有關邊疆的投稿，因為自己所知有限，對於來稿所述正確與否，甚至有無背景，不易判斷，以致極難決定取捨。當我們讀完了「阿爾泰山的烽火」以後，至少此文確是「僅述事實，不加論斷」。我們當即去函作者，請其將其餘各稿，悉數寄滬，並請繪寄地圖，酌附照片，復請自述簡歷，使我們對於作者可以有一個簡要的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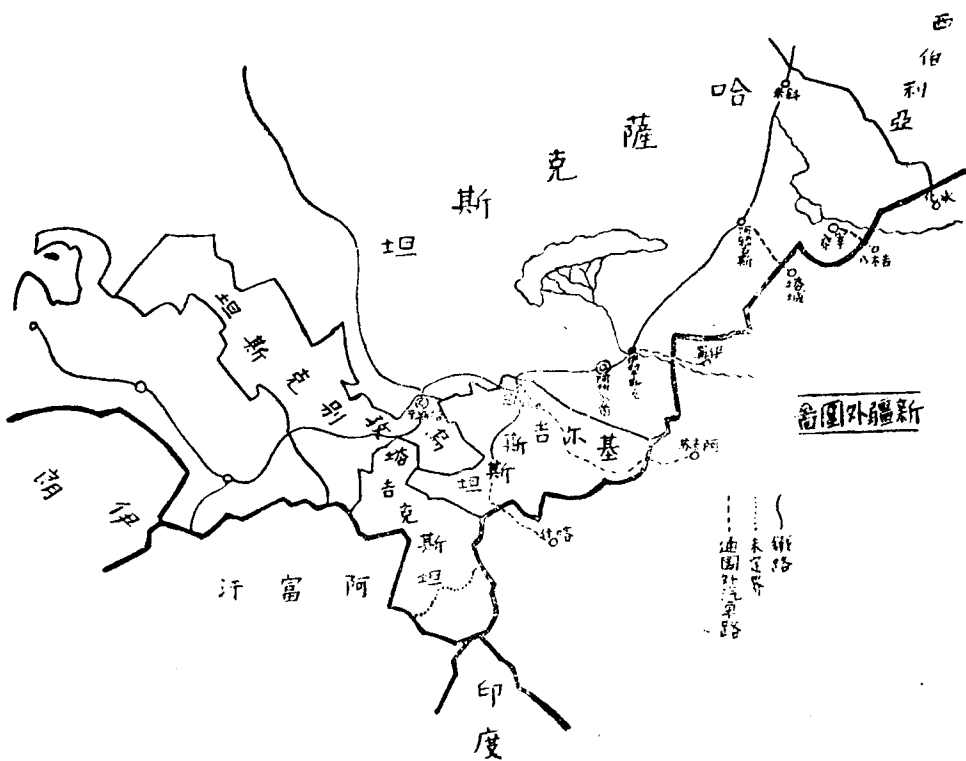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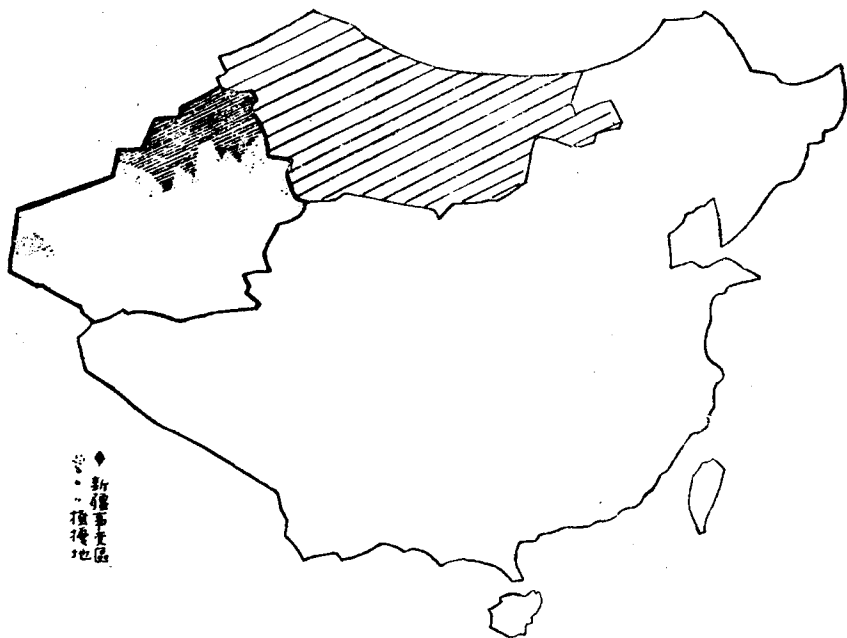
十月下旬，我們收到作者續寄五篇，地圖七幅，照片數幀；現悉刊載本期。作者自述其簡歷如左：

十三年前曾在平、京一帶從事譯述。過去曾流浪於日、鮮等處。十二年前來新疆，歷在新聞、教育、軍政等界服務。身歷南北疆，並從事於邊疆研究。二十五年往蘇聯、外蒙。二十七年春經前政府投獄，與各族人士相處於禁錮室者凡八年。自此獄生還者不過百數十人。前歲冬自由後，曾在軍政等界任職，並担任新疆學院講師。最近來蘭，擬往北平，因多種原因，不克成行。

我們審閱以後，決定出此專輯。我們希望這個專輯對於內地的讀者，能成爲關於瞭解新疆的一份不易多得的材料。南京正在召開國大，政治氛圍，亂麻一團；縱目大局，危機四伏。我們在此時出此專輯，或者能使大家的頭腦稍爲冷靜一下。

編者

抗戰勝利後中國地區之易色



新疆問題

(新疆變亂記略引言)

新疆被國內人士注意，雖然是最近幾年的事，但它早已經是組成中國版圖的基本區域了。我們如果把承化、塔城、伊甯、阿克蘇、喀什、莎車和和闐幾個基點用弧線連上，再以蘭州、拉薩、西安、綏遠作基點，向上述各地作一條放射線，便會了解它對中國國防上的重要與決定性的作用了。無論現代胸襟博大的政治家怎樣高唱國際主義，各國也都以實現國際合作為口號來自炫，但是我們關心事實，尤其是戰後的歷次國際大會，各國還是以自國的利害為基礎，在門角勾心，自己的心也會悚惕起來。以中國土地之廣大，人口之衆多，固無擴展領土剝削他人的必要，當國者也未嘗有這種意圖，可是五千年來我們民族所托的江山，我們國家賴以生存的主權，則必須加意保護；我想這一點國內任何黨派也不會加以反對的。百餘年來我們所受的國際束縛太深了，四萬五千萬同胞，在這束縛裏過着水深火熱的生活，難道八年來的民族鮮血流後還照舊在荊刺上滾麼？

但是不幸得很，抗戰勝利的前夕，這塊建國基礎的西北竟被黑影遮上，好像十五年前的九一八事變在這裏再開一場。新疆事變果真和九一八事變一樣麼？不，這裏有許多錯綜複雜的原因，而其歸宿者是新疆消者本身。

伊甯事變發生于三十三年十一月，是以「民族解放」為口號而幹起來的，但是新疆局部不甯遠在二十九年春便開始了。在那時，並無所謂「民族解放」，只是阿爾泰東部牧民不堪當時新疆政治的迫害而揭竿起事罷了。他們的呼籲不在反對漢人，而是要求政府釋放無辜被押的牧民，撤出公安局；等等有關政治的事件。三十年再度變亂，目的也只是在要求政府撤消在阿山的礦業考察團，及再將二十九年來的要求重復一遍。在當時，新疆土著人民最怕的是新疆政府赤化，而未嘗反對漢人。因為他們親眼看在新疆的漢人所遭遇到的，比其他各族還慘；並不是漢人在壓迫其他民族，而是恐怖政治在控制着毒害着整個寓于新疆的人。因此我們說新疆事變是基于政治問題，並非基于民族問題，這個論斷不僅可用於今天的新疆事變，就是對同治以來的歷次新疆事變也都可以應用。

中國政治一直到今天還未脫離官僚形態，除了少數有天良的人尚在為國家作事以外，一般的只是為自己作官。為自己作官，要百姓只是為了享受，為了作威作福。對百姓的生活不去管也不想管。官縱然是漢族，但對

任何民族都是「一視同仁」，而未會對誰縮短其剝削尺度。新疆是中國塞外的一省，民族雖然龐雜，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雖都有其特色，但是新疆人是很溫順的；就是被一般人認為剽悍的哈薩克人，如果同他們相處，也會發覺他們的偉大的忍耐性。新疆地廣人稀，天子頗厚，人民很容易獲得溫飽，這使着他們只祈求着人們別來打擾他們，改變他們，只要讓他們過太平日子，縱然自由空氣較少，他們也一把眼淚流向心裏，忍耐過去。民國以來，統治這地方的官僚們，只有揚揚新把據住這一點，十七年來，政簡刑輕，給自己的官位打下了安定基礎。但是國簡官任吏的目的不在敷衍事局，最低的要求也得富裕民生，澄清吏治，給人民以自由，給人民以智慧。新疆人民縱然能忍耐，但人民公僕却不應利用這一點來愚蒙他們，要弄他們。他們終有不能忍耐的一天，終有覺悟的一日。金樹仁主政後，才力既不若楊，對人民又加了許多壓迫，終致二十二年來的哈密事變。人們常說新疆三十年一小亂，六十年一大亂，這並不是說新疆人好「犯上作亂」而正是說明新疆人能容忍，正是說明官僚們繼續在這裏釀造亂因，亂因到達飽和，人民忍無可忍，再遇到一些偶然事件或外鑠作用，便擴成了流血慘劇。我們應該明白，愈是能忍耐的人，其肚皮裏積存的毒恨也愈多，一旦暴發，常常碎出來許多殘忍的事情。因為統治新疆的官僚們多係漢人，而若干經商南北疆的漢民與貪墨不法的胥吏，平時又未免倚勢欺民，於是每次變亂，暴民們積存的憤怒，便洩在整個漢人身上。實際上被殘殺的多數漢人，却和暴民們一樣，也是受官僚們的剝削壓迫的不自由的人。

哈密事變，擴及全疆，加以馬仲英氏西來，全疆的元氣被耗損得過重。盛世才貪婪得獲政權，並漸漸地統一了全疆。可是盛世才僅僅從新疆過去歷史上取得一點暫時有利他個人的教訓：即新疆地處邊陲，地方遼闊，交通不便，外有國際的覬覦，內部常潛伏着政治野心家，不時思逞；而却未曾留意到新疆人民所蘊藏的力量，未曾留意到過去欺騙、要弄、高壓政治的失敗，所以十年來他總在那裏釀造亂因。在盛世才個人講，他取得政權並非由于己力，所以登台不久，便把四一二政變的發動者陳中、李笑天、陶明樾殺掉，不久再把東北義勇軍的將領鄭潤成、應占彪等人捕押，秘密處死。盛世才為了種種原因，不能不表示他自己如何「前進」，所以就召人們來研究社會科學，提拔各族人士到政府機關來担任要職，高喊反帝親蘇等口

號。但是他本身却非常怕，尤其怕他所聘請的顧問、教官們。於是他自己擺的陣，自己不能不加以破壞，破壞的方法便是製造陰謀案。盛氏的果決、聰明，是值得佩服的。每一次案件製造得都很像。到後來他又邀請中共來新，可是他對中共更怕。最初叫他們服務於文化、教育界，以後把他們的大部份都派到南疆去；那裏的人絕對不會接受共產主義，而中共人員都不通當地民族語言，英雄也就無用武之地了。三十二年，盛氏因時乘便，擺脫了另一種勢力，而歸命中央。當時新疆人民對他的這一舉動，歡欣無似，以為此後將會稍鬆些脖子上的枷鎖。可是盛氏却怕三民主義真地侵入新疆，却怕中央派來的人真地在他的臥榻旁鼾睡，於是在湘戰危急，豫西失陷的當時，再製一次陰謀案。十年來新疆各族人民所遭受的真是有史以來的浩劫，不只是監獄、秘密屠殺、財產沒收、家庭殘破、家族親屬配遣，每個人的精神都在戰慄、不安，每個人的心都被緊緊地握着。阿山事變之起因此，伊甯事變的主因也在此。

伊甯事變和最初的阿山兩次事變不同的，便在那裏者喊出來反對漢人的口號，在事變時屠殺了漢人，並組成了一「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但是我們回溯過去，在新疆並無所謂民族壓迫，有之，是軍閥割據與官僚政權之壓迫整個新疆人民；而漢族在盛世才氏掌政時期所受的禍難比其其他各族還慘。但是暴動者所以喊出這樣的口號，目的是在刺激其民族來達到其特殊目的。正因為如此，所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新疆人民並未為此口號所動而起來響應這個號召。不過新疆問題對中國命運關係至大，如果處理得不當，久而久之，人民終會被激動，因為歷史的積因太深，不能等閑視之。

伊甯事變爆發時正在盛氏去職之後。吳忠信氏是位忠厚長者，不嗜殺人，同時新疆的地理條件許多處不便于新入新疆的國軍，而軍政當局又總是不為己甚。一年來在軍事上只是防守，從沒有主動的進攻。到去歲九月北疆伊、塔、阿三區均失，迪化危急，南疆多驚，乃轉謀政治解決。經過張治中將軍的容忍與努力，新疆總算得到了暫時相對的和平。但是政治爭衡的場面業已展開，人心的爭取成了目前的基本戰鬥。我們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着想，這顆心是放不下的。

新疆遠處塞外，國人對之，雖甚注意，但是真實情形，不易獲知。縱有些志在邊疆的人士，來到這裏，零零碎碎地給國內人士介紹一些材料，但是了解新疆，不是件容易事。不在這裏和各族人民久處，不通各族人民語言，不得睹真象材料，恐怕只能得其梗概，有的甚至被事家所惑，誤解了事實。在目前新疆問題既不是水利，也不是民族；講守衛則在交通，講安定則在人心。

筆者在新十三年，深感到新疆的安危，係着整個國家的隆替，深盼國人能多多注意這塊黃炎子孫經營許久的土地，特將三年來新疆所發生的事變，加以概括闡述，將來有機會時再詳細解析。所述內容均係事實，未加分毫私意。二十年來流浪國內外，從許多身歷目親的事實，感到國不富強，人民便無所保障；邊疆不甯，國家便無從建設。東北的事例已擺在目前，西北的波動，甚希望富國者能予之以適當處理。

(上接第廿三頁)

將是三民主義思想及東土耳其斯坦思想二者鬥爭的場所。但一般老百姓還是關切他們的生活。國家能保障他們，安定他們，愛護他們，則這塊大好河山——中國中原的屏障，仍會完整無缺的。可是瞻顧內外情勢，自我陣容的整肅，尤為當前急務。盛督督辦在新疆固然造下了絕大禍因，可是鴉片賭博禁絕了，貪污絕跡了，政令統一，政風嚴肅，政工緊要，以新疆過去的歷史經歷，得有那樣的成就，不是容易的。但是自從他去職之後，久東洪水，一朝奔放，已難于順導。加上邊疆錢太易，抗戰又告成功，地方情勢不安；想還鄉的人不能不圖腸肥腦滿。就是暫時不能他去的也多欲得些關金，硬貨。大亂之年，濼操自束者有幾。所以到今天，在新疆如何執法，如何除三害——貪污、鴉片、賭博，這是張兼主席的目前政治中心任務——尙有待于最大的努力。

民國以來的新疆，楊增新氏因襲着班超的政尚儉易之教條，宗法貴老無為而治。十七年來，民安其生。政得其「和」。而且內平寇患，安置白俄，不以兵車之力，使領土主權無喪，縱然不能說他是國家良吏，但比起那時國內軍閥混戰的局勢，還可以說是新疆的好官。金樹仁氏才力既不若楊，且安事更張，任其親屬與僚屬跋扈，哈密星火，終致燎原。盛世才氏，資緣取得政權，因利乘便，以中韓為治策之基，加以西化，恐怖、控制，無所不用其極。雖然有若干不可淹沒的建設成績，但却遺禍國家。中央直接治新之後，沿途變亂，加以人心趨向極端的自私，到現在還無顯著的成績可言。但是新的施政綱領如果真能貫徹施行，新疆還是有希望的。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只要我們真的自己振作起來，還有什麼可怕的？多難興邦，炎黃子孫，要對得起我們祖宗的靈祇地呀！

(註) 回教同胞于祈禱前有阿訇在高處呼喊，曰「祝瑪」。

關於伊甯事變，國人均很注意，但一般報導，多失其實，因為盛氏時期的許多秘史非局外人所能了解，筆者親在邊疆十餘年，入死出生，深感到國家復興與有關於每個國民之生命與自由，不能已于言，而有新作，雖較簡單，自信未以主觀論列。

阿爾泰山的烽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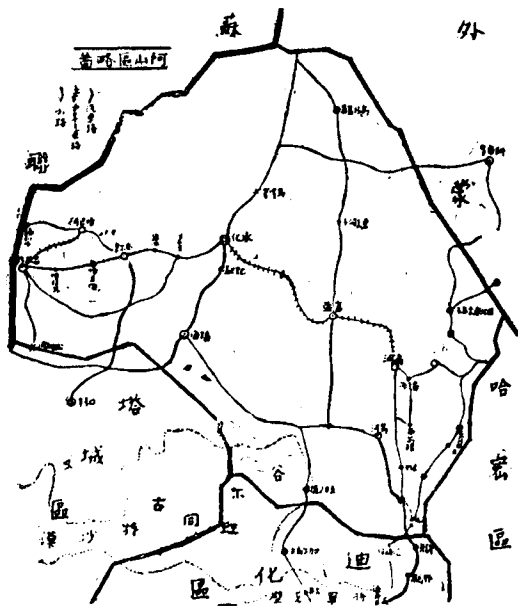
(新疆變亂記略之一)

近年來的新疆事變起於阿山。阿山是新疆東北部的一個行政區，過去一共有五個縣（承化、布爾津、吉木乃、哈巴河、布倫托海），三個設治局（青河、柯克托海、布爾根），區治設在承化。二十二年外蒙乘新省變亂，把布爾根侵去，迄未歸還。三十年省政當局，鑒於區事日急，把剩下的兩個設治局，升建為三等縣，並改布倫托海為福海，柯克托海為富蘊，且增設烏河設治局於其東南部；以控制從奇台往青、柯的通路。這一區的面積很遼闊，不小於遼對它的興安省；礦產蘊藏之豐，且有過之。但是人口只有六三、〇四〇人，其中哈薩克族佔五三、三五二人。他們雖係遊牧部落，但也有兼種水田的，阿區的一般勞力也多賴他們供給。這羣牧民，天質聰慧，體力堅強，尤長於口辯，歌詠。因為從來沒有受過良好的教養，率多競利目前。另一方面，由於天給過豐，容易覺得溫飽，所以不願在生計中起波動，更不願在政治上有變易。他們的文化水準，並不比內地老百姓低，平均二十人中總有一個會讀書報的；鄰近的哈薩克斯坦更給他們許多刺激。那些與文字宣傳迥異的實像，使令他們深切意識到政治對生活的影響力量。尤其是先後逃來的俄國哈薩克，驚痛之餘，居常真有談虎變色之慨。我們應該知道，牧民所過的生活是簡蕩與自由的。除了冬季，在河灘上的木房子裏度過一個時期的定居生活，餘下的時期，都循着各部落的固定路線，來往於崇山之間。夏季在萬山中腰的平川上，短草如茵，松雲交映，熙熙雍雍，真不殊羲皇上人，他們能忍耐，能安分，只要生活上不受到過重的迫害，絕不會有什麼玄想。

自從二十三年盛氏統一新疆後，爲了他當時政權上的便益，不能不有些新的設施。它固然給牧民帶來許多好處，如創設學校，出刊哈文報紙，改良牧畜，協助農業生產，尤其是一洗政府機關的貪污現象，這些都是阿山有史以來所沒有的。自從二十四年以來，全疆公私立學校到變前已開創了六十餘所，哈文報紙（週報）漸增加到四千餘份，新式農機應用，與種畜

多

交配站的建立，也日見普遍。可是盛氏的另一統治機構區公安局與縣公安局的狂暴作風及其機密性之因工作人員的自炫與誇耀而喪失的關係，牧民們不能不預感到前途的危險。而當時的阿山區行政長沙里福汗（哈族，艾林王的同父異母弟），思想左傾，且常宣稱他是共產黨員，將掃滅封建勢力等等，這都使牧民們，尤其是頭目人們，惴惴不安。二十四年春，政府任命來自外蒙的阿拜（哈族）作哈密區的副行政長，駐節鎮西，專作截阻哈民逃甘的工作。當時在阿山便有許多流言，說新疆行將赤化。哈族人的心理是情願在舊專制政治下討生活，而不願在新專制政治下被變易。他們雖然好勇鬥狠，可是基本性格是懦弱與畏縮的。只有戰戰兢兢地希冀着不幸終是流言，或偷偷地逃往甘肅。到了二十七年，政府果在阿山逮捕捕人了。首先遭難的是兩個漢族（機關首長），五個哈族智識份子，與一個白俄。隨着一般牧民的信仰中心滿凱（哈族貝子布哈特之叔，當時任行署祕書長，思想保守，深懼赤化）也披着鎖鍊被飛運迪化。捕去的人，財產統被沒收。當地富商艾山的房產被改設爲區公安局，若干牧民的牧畜經土產公司售與外商。政府固然宣佈這些人是日寇走狗，托匪、漢奸，可是牧民們對這種宣佈並不信任。到了二十八年，阿山區公安局爲了毛列夫案（註一）把無辜牧民與頭目捕押了四五十名，因而刑死及因逃刑而自殺於獄中的幾乎達五六人。區、縣公安局的工作人，多係絲毫沒有國家觀念且毫無常識的暴徒。他們以這個案子爲中心，牽連到阿區所有的哈族頭目人及漢族公務員。同年十二月又在柯克托海逮捕全區宗教領袖阿合特阿吉。這個年逾七十的老人，是著名的詩人，宗教家，旅遊過土爾其與近東各地，哈族人把他當作自己的明星。在他入獄之同時，他家藏的名貴古蘭經數百冊也全被沒收，當衆焚燬。柯克托海的哈民到此時已直感到滅亡迫在眉睫了。當時政府恰在省召開蒙哈柯代表大會，阿山代表，有者因恐懼而遲遲其行，如青河的代表巴彥拜副總管，巴彥哈達穆副總管等都被捕往承化，病死獄中



他們遺留的妻女整天被縣公安局的哈族警吏侮辱着。這樣，暴動的機鈕被統治者自己扭開，二十九年二月柯克托海的一部牧民以阿依木汗台吉、阿合特克、和加洪藏更爲首，把該設治局局長與收槍委員（當時政府正在各處收繳民槍）截殺於某牧民家中。搶了幾十枝槍，並集中了牧民的藏槍約六十餘枝，聚衆三四百人，進攻公安局與街市。當時全疆尙稱平安，阿區只駐有一個邊卡隊，人數不過百餘，官兵且均係哈族。政府聞警，立調省軍往勦，但是柯克托海北部均係高山，松林密茂，甚便暴民遊擊。幸而他縣牧民經過多年新政的控製與當時公安機構的深入與鎮懾，沒有應聲而起。直到該年秋，政府纔以初步的軍事勝利爲基礎，用政治的方策把暴動解決。暴民們所提出的條件，主要的是，取消公安局，東山地區（即青、柯二局所轄地）由哈民自選縣長自治，釋放政府以往逮捕的哈族頭目人，救濟因暴動而流離的民衆。政府答應了他們的部份要求，把哈族貝子布哈特山迪化監獄釋出，任爲阿山區行政長，運往柯青二地，糖、茶、布、麵若干卡車，散與牧民，並於柯、青二設治局中增設副局長一名，由哈族擔任，至於

此次暴動的頭目均被政府接往迪化，以後都失了踪跡。
第一次暴動後，公安局的作風依舊繼續着，特工網佈置得更廣更深，可惜的是

更不祕密。在當時，盛前督辦有着不得已的苦衷。他不懼哈民自發的暴動，而怕在這裏滲入其他作用。可是他除了用特工，不想從別的方面下手。到了三十年春，他所延聘的礦業考察團大批進入東山，團部設在承化。這個刺激比過去任何事件都深刻。東山是錫、金等礦的蘊藏區，同時也是盛氏統治較脆弱的環節。人民在驚恐之餘，又走向了武裝反抗的道路。該年六月初，以海力里台吉及其子熱海提（柯局副局長，通國文國語）爲首，掀起暴動。應附者達一千餘名。分授青、柯與布倫托海，並散佈充滿着刺激性的宣傳品（哈族是最善於煽動並善於修辭的民族），聲勢比較前一次浩大。政府除了派邱秘書長等飛往承化，轉赴柯克托海與暴民代表商談，解釋開礦的利益外，並組織鎮（西）阿（山）軍區指揮部，派蔣有芬爲總指揮，統轄十六團、二十團、衛隊團，游擊隊及砲兵、甲車、摩托各一部，由奇台經哈拉春柯進勦，北疆精銳，完全用在這一次的戰役裏。爲了指揮上的關係，如姚雄（當時任伊犁區行政長），柳正欣（旅長）……許多出名的軍官也都被輪流調去，盛氏本人每天在無線電上指揮一切。盛氏所以這樣幹，是由於他深切知道新省事局，雖然是一星星火原，如不立予撲滅，定會燎及全疆的。這個戰役，經過約有五個月，喪失了許多官兵，贖業考查團的團長也被暴民襲斃，一直到十月底，因爲山多封雪，暴民等迫於飢寒（山內雪大，牧畜到此時均自動奔出）與走頭無路，不得不整頸待命。政府借這個機會把布哈特行政長，當地各機關首長（多數係漢人）以及暴民領袖一網打盡，用飛機押解赴省，投於監獄。第二次阿山變亂便這樣閉了幕。

可是有幾個暴民頭目，深恐投降後首領不保，率着少數人持械逃竄於外蒙邊境布爾根河上游一帶潛伏。到了三十一年漸漸起了質變，其經過此間不便詳述。三十二年他們以吳斯滿爲首，組成了阿山哈族解放委員會，下設組織，宣傳各部，並設有總司令部，把暴民編成十個大隊，配有大批步槍、機槍，大舉進犯青河。政府因爲前二次民變的教訓，在富蘊（此時柯克托海已易此名，升爲縣），承化等地駐有二個團以上的兵力，可是暴民們的力量已非往昔可擬，青河幾乎不保。三十三年，再來攻襲，且有飛機助戰，青河首先淪陷（該年夏），富蘊，福海二縣亦半壁莫保。到了秋季，西山（承、布、哈、吉四縣地）各地也數有匪警。十一月吉木乃縣熱

屬占扎標率所屬牧民與部份來路不明之武裝壯丁進圍該縣，為時數週。幸警局長守禦有方及承化援軍趕到，纔得暫維此孤市（沒有城）的安全，但是全區已益動蕩了。

當盛氏去職的時候，不但阿山形勢嚴重，全疆人心也因為變亂的擴大而不安，阿山的暴民常常竄擾木壘河、奇台、孚遠、阜康、乾德等地，迪化阿山間的交通也常常被切斷。等到吳忠信主席到新，對阿局的安危非常注意，首先派去了深有政治經驗的高伯玉任該區的專員，同時且以李夢白接任該區的警察局長，想在宣傳與訓中收到一些效果。本來盛氏離新是全疆人民所渴望的，對新來的局面都歡欣地期冀着會給大家帶來一些自由和幸福。可是伊犁事變打碎了一切。整肅與清廉也被一朝解放的久東洪水所沖沒。但是我們在阿山還看到困苦中華民族掙扎的精神。高專員到承化後，首先從政治上下工夫，收降了暴民的一部，即以其首領馬那提為隊長，組成了哈族自衛隊，此外並組織了歸化（註二）蒙古等族自衛隊與金夫隊，尤其是歸化自衛隊，在每次守衛戰鬥中均盡了極大的努力。他們以少勝多，堅忍不搖。假設沒有這一批人，承化也許在三十四年春天便淪陷了。

三十四年一月，暴民佔據了富蘊、烏河。二月下旬侵入了吉木乃。駐軍集全力求於承化、布爾津，已沒有出擊的力氣與勇氣，只能和警察、保衛隊配合死守幾個據點了。當時守衛阿山的最大困難為食糧缺乏。本來阿山存儲的食糧很多，但是暴民陸續把各地農村破壞，並專門截阻或搶劫運糧車駝，三十四年春耕須有武裝保衛糧食播種，少數已種的農田在麥熟時，又被暴民劫割或踐毀。所以到了三十四年夏秋之間，白麵每百斤已漲到新幣二萬元（合法幣拾萬元），幾乎和每兩黃金相侔。其次是交通。由迪化到阿山，汽車行一路經綏來、沙灣、和豐入阿境，一路經綏來、烏蘇、額敏，再折東經布克入阿境，一路經奇台、許井、烏河，上抵青富。這三條路，後者至三十四年已經不通。前二者，沿途時有匪劫。即或無事，亦得十天半月纔能到達承化。因此省城與承化的聯絡只有仰賴無線電報。士兵的服裝，薪餉一年多沒發，衣服襤褸，就是官吏們也都在極苦的境遇裏掙扎。從三十四年五月起。暴民們自東方來攻承化，動以數千，配有輕重機槍、小鋼砲與迫擊砲。軍警民在艱苦裏應戰，每次都從危險中轉安。

迨八月十九日解第三次圍攻時，守土的軍警人民，其犧牲數量，雖較暴民成一與五之比，可是全省局面的日非，及與省城聯絡的斷絕（三十四年一年中只於七月間，省中去過一批卡車，運去一些彈藥給養，同日原軍載些民衆及公務人員眷屬，歸抵額敏，即遇暴民攻領，全部人車與額敏同陷），士氣大衰。到了八月下旬佔領塔城的暴民蜂擁而東，九月二日陷布爾津。東山暴民亦開風西來。承化的軍政當局眼見得陷入絕境，尤其是食糧缺乏，乃決計撤退。他們原擬撤往奇台，但是長途戈壁，大批軍民（約三千餘）飲食無從取給，乃於九月八日北越烏溪嶺前往外蒙，民衆除了壯年人外，老弱婦女均被遺棄在承市。他們一共走了五天，剛剛到達邊境，便為暴民追及，前後夾攻，陷於山溝裏的逃亡大隊，抵抗二日之後，除了區警局局長李夢白、X X團副團長率五十餘人突圍逃出，越過將軍戈壁，沿途以馬肉馬糞維持生命，只有八九人生抵奇台外，其餘的自師長苑凌雲以下，均被繳械，像羈羊似地被暴民驅往承化，押在幾個大院子裏，每天只給他們少量食品。在承化有眷屬的人，每天尚可收到妻女們送來的一點白薯、蒸饅（街頭只準漢人婦女行走，男人們掃數被押），其餘的只有忍着飢渴。到九月下旬，被俘的人集中於專員公署的廣場，暴民首領對他們講，阿山食糧缺乏，不能久留，馬上就送他們到綏來去，有願意回迪化或口內的，到綏來邊境可以自由回去。女人孩子們都被留下了，三千多軍民由一百多全副武裝的哈族押着，徒步經和豐前往額敏，在路上沒有吃的，走不動的，都一個一個被刀斬槍殺了。胆量大的，夜間偷着跑開，以阻嚼草根與鞋底子皮掙扎到呂吉或呼圖壁，但是也沒有幾個人通過這條死線。其餘的都被押在額敏，每天給的食品尚不足三百格爾丹，沒有菜，水也是沒燒的。青年人時常被提出去修築山額敏經紅鹽池通伊犁的汽車路。工作的雖能填飽肚皮，但是不堪折磨，每次出去的百十餘人，回來的不過八九十人。至於在押的，多籍用葦子條編筐或用柳條編拾把子（註三）寬些鏡度日。高級官吏和軍官則在三十四年冬便被送往伊爾，押入當地監獄，多經審訊。至於在守衛阿山戰爭中出力的金夫隊與歸化隊的首領，在被繳械之後便被殺了。

劫後的河山，動產被搶掠一空，農田多半荒蕪，哈族人因變亂影響，牲畜不克妥善放牧，冬草又無暇存蓄，牛、羊、馬匹大批倒斃，人民乃陷

入極嚴重的飢饉裏，所以從三十四年多及三十五年春秋間，陸續逃來奇台、阜康等地者亦時有所聞。

阿山區這一次暴動的首領是吳斯滿（一般牧民，二次暴動後潛匿邊境），五十餘歲，沒有受過教育。達列里汗台吉（原牧區在外蒙，十餘歲時由死刑場上逃來阿山，所屬牧民繼續來歸，經揚一增新州政府安插於承化）四十餘歲，身體高大，孔武有力，我們二十四年在阿山從事文化教育工作時曾送給他個綽號「大力漢」，思想素來保守，尤其反對外蒙，三十年在承化失蹤，三十三年忽出現於青河，三十四年率暴民三次圍攻承化。和平後，吳斯滿任阿區專員，達列里汗任省委兼衛生處長，但迄未來省就職。

本年八月，阿山專員高伯玉，師長苑凌雲，經伊犁方面送回，被押於額敏的公務員士兵與難民也先後大批遣歸。可是流落在阿山的婦孺尚無

伊甯事變

（新疆變亂記略之二）

• 察 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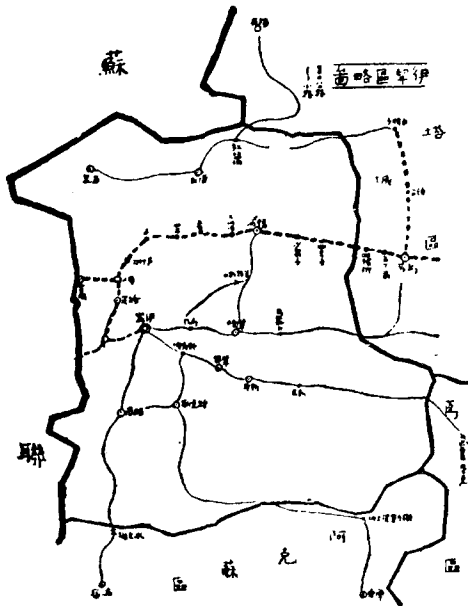
伊犁區是全疆最富的一區。它既是北疆的米倉，同時又是政府中稅源，面積約等十嫩江一省，一共有十一個縣（伊甯、綏定、霍城、鞏留、鞏哈、精河、博樂、溫泉、昭蘇、特克斯、甯西），一個設治局（新源），區除設于伊甯。人口四七一、六八六名，哈族佔二二〇、六七二名，維族佔一六五、四一六名。物產豐富，礦藏錫、金、煤、鐵。南部與北部多係高山，中夾草原，仰于牧畜。中部因開發的年代較久，農田甚多（全區耕地共一、五〇八、六七〇市畝），根據民國三十三年統計，全年共產麥、稻以及雜糧二七六、九〇一市石，佔全疆產糧總數百分之五。〇三。手工業亦甚可觀，全區所有牧畜數量為全疆之冠（計馬、牛、羊、駝、驢共三、二〇四、五〇〇頭）。而地接蘇聯，水、交通便利，文化程度也較高于其他各區，人民中頗有些留學過歐洲與近東的人士，至于近二十年從蘇方逃來的人，許多對政治都有相當的認識，且有些政治野心家。二十二年新省變亂，這一區受惠最小，元氣無多損失。盛氏主新之後，在該區設屯墾使署，由其岳丈邱宗濬任屯墾使，統治文武，後復設保安分局（廿五年易名區公安局），廣佈特工，亦即盛氏深切了解該區情勢複雜，不能不苦較

消息，當地經濟，殘破之餘，如何恢復，與能否恢復尚是一個問號。筆者在阿山曾留居二年，那幽美與雄渾的景物尙時時在念。阿山所以落到今天的地步，我們不能不對當時的政治阻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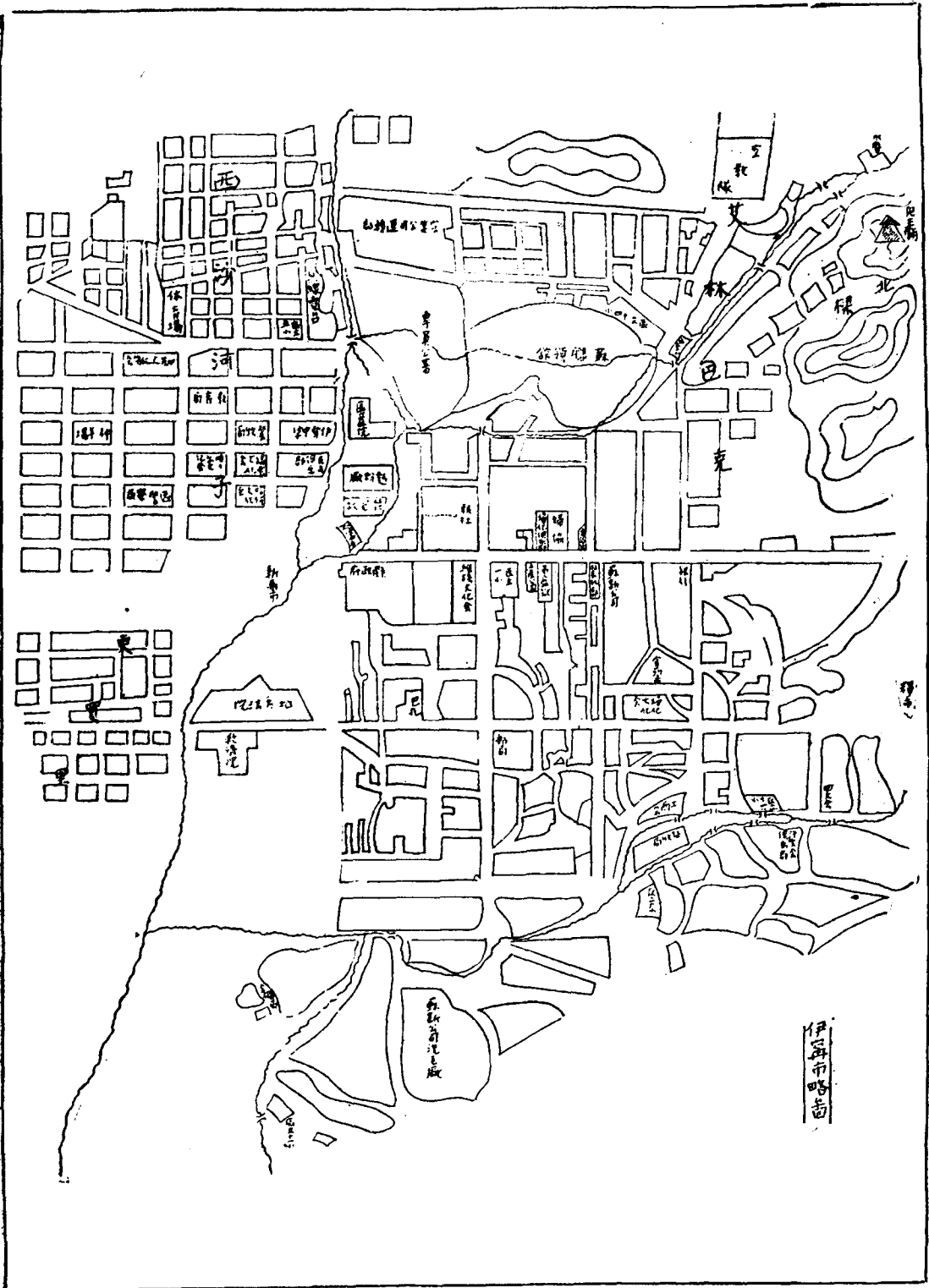
（註一）二十八年哈薩克斯坦境內士兵毛列夫潛逃，入我國境，經對方請求我省政府協助捕，阿山區公安局借機大肆暴虐，局長徐有與（後以奸案為盛氏處死，實罪有應得），副局長任鏡如，每日以各種新式刑具，折磨無辜漢、哈人民，造成偽供。迄二十九年毛列夫在阿克蘇被捕，據供並未到阿山，真象始白，然阿山牧民因此被判死者五人，被押者四十餘人，均未昭雪。

（註二）歸化族係在新無國籍或入中籍的歐洲人之總稱。
（註三）拾把子係以柳條編成狀如担架。

腦汗，以求其安定。在盛氏統治的期間，它確實有許多顯著的進步，發刊



國、維、哈等文報，紙（國、維文是日刊，哈文是半週刊），創設學校，開發生產，獎勵人民投資實業。所以到了二十七年後，因



為地方的進步，建置了若干新縣（如鞏哈、溫泉、昭蘇、特克斯、甯西、新源等都是盛氏時期建置的）。可是自從二十六年冬初，盛的恐怖政策之實施，許多當地的富豪，軍政首長與各族智識份子先後被捕的不下三千餘人。盛氏所以這樣作，有其個人政權上的作用，此地暫不敘述。可是人民于驚怖之餘，在內心上引起來對「六大政策」政府的憎惡，並企冀着它的毀滅。不過盛氏的統治技巧特別「高明」，人民們的情緒只有蘊藏在心裏，甚至於不敢對自己的妻子講。二十九年盛氏把先後被押於省城的「人犯」眷屬多一半發配到伊犁去，羈留在惠遠城內。這些眷屬們所遭際的困苦與難堪，給伊犁人民的刺激更大。而伊犁的最高行政官吏，除了邱宗濬於二十七年被調任民政廳長外，如行政長陳德立、姚雄、李建唐、專員徐伯達、喬根，無一倖免於拘押，暴力政治乃繼續釀造了不安與變亂的因素。到了三十三年由於阿山變亂的擴大，政府軍在阿東部的失利，伊犁區也隨着流行起暴動將發的謠言，並有些特殊份子真個活動起來。在該年的夏季，當地的若干商民眷屬，竟乘飛機迪，準備避難。區警察局雖盡力防範，並破壞了幾個陰謀組織，可是暴力政治，當其破綻既生之後，控制上一定愈日感棘手，何況伊區又地處極邊，情況更為複雜，有許多關節，政府是無能為力的。省警務處處長李英奇在該年夏且曾飛伊，逮捕了



伊寧溫泉之哈族毡房

一些官吏與人民，不過徒刺激人心，於防制上無何效果。

盛氏在三十二年九月二日去職，這件事本來應該在人民中激起一些好的反應，且亦真正激起來一些。可是發動變亂的人在當時已別具心腑，反而利用這個新舊交替的好機會。暴民法提合（塔塔爾族，係逃民，三十三年上半年且任鞏哈土產辦事處副主任，後失蹤）即在該日由霍爾果斯竄入鞏哈西部的烏拉斯台，掀起來暴動的烽火。到了該日下旬已聚集一千餘人，他以搶劫牧民作手段，逼迫牧民附從，並以反對馱馬運動（當時政府正提倡人民馱馬）與牧稅等口號來煽惑人心，收到了奪取基本羣衆的實效，當時伊區的駐軍只有騎一師的一團（師長崔映春被押於迪化），預七師一營，及保安團一團，而兵額不足，除了伊甯，其他各縣，均賴警察維持治安。同時伊區的專員喬根也在迪化獄裏，區警察局局長高煒代行行政。軍政當局，眼看着危機四伏，焦灼不安，除了派區警局局長率領一隊警士，駐軍派一連兵馳往鞏哈，並在馬托一帶佈防外，對於控制伊市，感到手忙脚亂。十月八日，暴民們衝入鞏哈縣街，軍警集中於縣警察局，抵抗了四小時，因為武器的不佳與彈藥耗盡，自縣長以下全部犧牲，漢民逃出來的也不過三三五名。政府聞變，立派警務處科長劉秉德前往，民政廳鄧廳長也飛往宣慰，一般人心固然期待着國家對他們新的認識與待遇，可是鞏哈烽火，已撩動了野心家。在十月一個月裏，伊市時常發現印刷精良的反宣傳品與手書的標語，內容均係反對祖國及漢民，把過去十年盛氏的「政績」都推到漢人的身上，並強調着改組後的政府之不可信，極盡挑撥離間的能事。同時各縣也紛紛告急，因為地方警力單薄，深恐一朝有事，無法支持。伊甯駐軍，大部份出發馬扎解決鞏哈事變，自然再無法分赴各縣，而前防官兵雖奮勇擊寇，却得不到勝利的戰果，民心被恐怖包圍着，謠言乃更擴大了事態的真相。若干縣份的漢族公務員與商民眷屬紛紛來伊甯避難。這一來全區大有朝不保夕之概。到了十一月五日，已謠傳綏定四週有匪。七日晨，伊市西沙河子一帶，槍聲劃着曉霧像鐵板上爆着豆花，從不安的睡夢中驚起的市民神駭四竄，全伊甯城遂陷於殺聲與呼喊聲裏，新疆變亂的火口從此真正裂開了。

寫到這裏，必須把伊甯市的形勢略述一下。伊甯是北疆的首善之區，在盛氏時期，尤多發展，建築與街道，都帶些歐化，不遜於內地二三等都

市，人口約有十萬餘。它的東北部，統稱艾林巴克，空教隊，鬼王廟和飛機場都在那裏，地勢頗高，西北部是新市區，統稱西沙河子，區警察局、教育局、文化機關等散佈着，街道非常整齊，專員公署在西北，鄰近蘇聯領事館，南部為舊街，人烟輻湊，直達伊犁河岸。暴民們在西沙河子發動時不過百餘人，多數是由鞏哈竄來的，但是市民們的亂竄，與潛伏在市內的暴民們之響應，秩序乃因之大亂，軍警們很難找到敵人的目標，而喊殺的聲音，一倡百和，更鎮悚人心。不久自專員公署通西沙河子的大橋被暴民們用機槍封鎖住，他們所用的武器多係衝鋒槍及捷克式步槍，火力很盛。電報局首被破壞，區警局十三日失陷。避難的民衆與官警多數喪命。局長高煒逃往惠遠。十日專員公署被攻破，代理專員劉秉德（回族，在盛氏時期曾任視察處處長，害人頗多），在事變的當日就被暴民擊斃了。駐軍由曹參謀長率領衝出重圍，移指揮部於空教隊，以後又率兵搜街。因為地形關係，無法進展。十四日，當地的各機關已先後均被暴民佔領，防守市區的第三營也撤至機場，伊市只有鬼王廟、空教隊、飛機場三個據點在軍警的手裏。七、八兩日機場的飛機會起飛，偵察鎮壓，但是恐怕投彈傷及市民，未曾轟炸。

伊甯的秩序會亂了五六天，許多漢民都被殺了，尤其是華僑和東北人。華僑是暴民們認為最反動又最有錢的，東北人則因為和盛督辦同鄉，他們實際上受盛氏的摧殘最甚，到那時却冤枉地犧牲了許多。公私財產幾乎被掠劫一空。一直到十六七日纔漸漸平靜，所謂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也於以出現。主席是艾力汗吐熱，六十多歲的烏孜別克族，俄國革命後逃來新疆的，是個宗教家。當盛氏時期，曾被押過幾年，三十二年出獄，在伊甯經商並傳授經文。副主席是阿西木台吉，七十多歲的塔蘭其族（維族之一支派，很傾向政府，思想也極端保守。以下設內政、教育、財政等部及參謀部、教產管理部、回教委員會等，利用當地報社，出刊了東土耳其斯坦解放報（維文版與俄文版），作煽動與宣傳的工作。因為參加這個事變的所謂「前進份子」，思想與手腕雖比較「高」一些，可是在當地不孚衆望，所以除了內政部（特務機關）及參謀部由彼等擔任主腦外，其餘的都運用了當地的紳商出頭，軍事則多由一般慣盜為首，現在號稱伊犁英雄維的艾尼，是大盜出身的哈族，三十年從迪化獄裏逃出的胆力堅強的壯漢

伊甯大禮拜堂（維族的）事變後暴民會在此處集會



，伊區各縣差不多都是他率領着暴民攻陷的。這些人既無從政經驗，自私心又過重，所以偽政府的工作簡直是稀糟一團。

不過伊犁暴動是預經某些人計劃的，而不是臨時由幾個人主動幹起來的，尤其是暴民們的軍事行動，他們首先發動於西部山地的鞏哈，引誘我軍，使伊市空虛，同時於伊甯暴動後，即以歸化人組成騎兵，馳往新二台，攻陷該地，九日佔據了菓子溝（通伊甯的門戶，極險要，兩山來路，一夫可擋萬軍），另一方面由鞏哈出據了登路市口（亦係通伊甯要路）。在內部則分攻伊甯附近的各縣，十一月下旬攻陷了綏定，全城漢民，只剩下五家眷屬，甯西，霍城二縣也在該日作了城下盟。十二月三十一日，惠遠陷落，保安團團長陳自良，區警局局長高煒自殺，官兵民也多半被殺。伊區南部的各縣鞏留，新源、特克斯的縣長，警察局長等率同民衆於十一月十七日退往焉耆，沿途山雪封路，並被暴民追逐：生抵焉耆的只有縣長警察局長等三十餘人，眷屬也都失散了。昭蘇的官民於十一月十八日經冰達坂退

往阿克蘇，被暴民追及，逃到阿克蘇的只有十幾名警士。北部各縣，溫泉在三十四年一月間被攻陷，官民一個也沒有逃出來，差不多都死在木柵下。博樂官兵民衆等於二月十八日撤往精河。到此時止，全區只有山外的一座精河城，成了與暴民陣地戰的一個主要據點，一直支持到九月七日，因為後防烏蘇已失，而暴民自九月五日又以飛機助戰，砲火強烈，守軍不得已後退，多半壯烈犧牲。

至於據守空教隊的軍警在杜副師長德孚的指揮下，抗戰幾達一百天，那裏遊離的民衆連同軍警約有四千餘人，他們最感困難的是給養和彈藥的缺乏，馬都被他們吃光了，天氣又那樣冷，可是士氣非常好，在暴民們的強烈砲火下，不但未屈服，反時時將圍攻的暴民殲滅，奪取彈藥，武器與食糧，這種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也感動了若干維族同胞，偷着送食糧給他們。可是時間太久了，外援因為山口都被暴民用樹枝巨木上澆以泉水阻住，三十三年冬又是十餘年來新疆未曾有過的冷季，援軍幾次衝鋒都未曾衝過。只有謝義鋒將軍曾冒險攻入登路斯口，幾達伊市近郊，又為暴民的生力軍截擊，忍痛退回。所以到了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九日，空教隊守軍不能不冒險突圍，可是山雪漫漫，走了幾天，尚未走離開伊市百里，在暴民們夾攻下，杜副師長，曹指揮等中上級軍官多數殉職，其餘的士兵，民衆，有的犧牲於暴民的砲火，有的凍死於道路，餘下的一千餘人都被俘回伊市，沿途走不動的，都在暴民的槍刀下作了國土上的孤魂。一入伊市，許多維哈同胞擁來，快其恩仇，又被槍殺了若干。所以當時航教隊內的四千多軍民，存留下一息生命的只不過八百餘人，而又泰半被拘押起來，給

偽政府作苦工。

伊區的漢民未死的，富戶的財產統被沒收，公教人員泰半被押，到了三十四年偽政府成立了漢人辦事處，辦理贖金，捐納等事宜。對漢民初無若何好處。婦孺門流落街頭，輾轉乞食，或自營小本生意，販賣菜蔬餬口，也有的到維族同胞們開辦的手工廠內作工役，工資隨人給與，不敢要更不敢爭，中央派往伊區開辦鑛的韓春萱先生的眷屬，便是這些女工中的一員。世界上不致有戰爭，但是像這些民族間的仇殺，使常人聞之酸鼻，賢者聞之太息，誰撒下的種子，誰應當嘗這個果實？可是伊犁的漢民同樣的是過去軍閥割據下的被蹂躪者，許多眷屬的父兄都已埋骨迪郊，她們却又來嘗受這個浩劫。人類歷史演過多少錯誤，這裏暫且不講吧。

和平談判成功後，難民們陸續從伊犁回來，他們總算幸運，看到了祖國的青天。飄着的國徽，可是不安還沒有離開他們的心，「國家，國家，我們要一個富強，統一的國家」這是他們內心的呼聲。

至於伊方情形，偽主席艾力汗吐熱在今年七月失了蹤，地方由阿西木台吉維持着，他們的教育部長賽福鼎（過去新疆學院畢業生，通國語）是現省委兼教育廳長，他們的前內政部長阿巴索夫（亦係前新疆學院畢業生，通國文國語，尚有人道主義思想，曾於偽任內救了許多漢民的生命）是現省委兼副秘書長。

伊犁在滿清末季曾經過一次厄運，幾乎不保，清政府最後用九百萬金盧布從帝俄手中贖回，這塊土地在國防上的價值已可概見，它未來的運命，留待國人替他保障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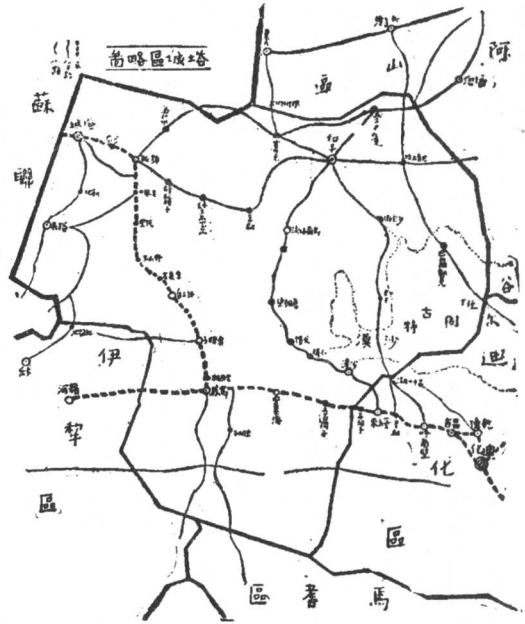
塔城的淪失

（新疆變亂記略之三）

· 察 觀 ·

塔城區在新疆的西北角，就全疆講，它雖不甚富庶，但因為久係通俄的孔道，商業、文化在北疆可佔第三位。面積約及我國東北角的合江省之半，以前只有塔城、額敏、沙灣、烏蘇四縣，和什托落蓋一設治局，三十年政府于其西都增裕民一縣，改和什托落蓋為和豐，升建為縣，區治設

于塔城。人口一七〇、四二二名，哈族佔一〇三、一八〇名，維族佔一〇、五一五名。農田較少，林木亦稀，惟礦類編織頗豐，名聞東亞的獨山子石油礦便在該區，牧業也很發達。塔城市區，緊靠蘇聯，當地的商業僅次于伊犁，而街衢與屋宇的建設也多少帶些歐化。二十二年變亂，塔城、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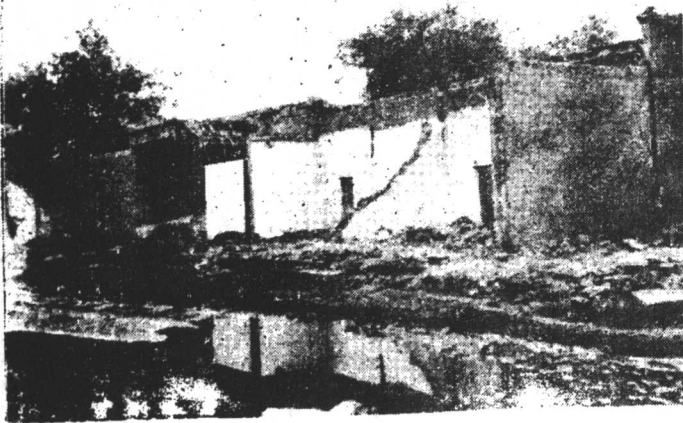
敏、烏蘇、和豐幾乎都被匪人蹂躪過，元氣頗多損失。盛氏主新後，休養生息，漸次恢復。二十四年冬迄二十

五年夏，陸續自塔城邊卡接運外貨（二十四年夏盛氏自蘇方貨五百萬金盧布，折貨運新，所有物資，均從塔城邊卡巴克圖運入），對該地的經濟無疑地給與了興奮的刺激，同時迪塔間的公路也次第被修築了。至于文化方面，學校的建立有如雨後春筍，報紙、雜誌也在出刊（政府于二十五年在塔城創刊報紙，計有維文、國文日刊版，蒙文週刊版），規模宏壯的各族俱樂部，點綴着邊塞的昇平。可是它同是盛氏統治下的地方，自然免不了籠罩于恐懼的氣氛裏，歷任保安局長、公安局長、警察局長都是惡魔的手，捏緊着人民及其他官吏的心，除了二十五年沙灣縣長楊波清敢於爲了保障人民權利把該縣的公安局長拘押起來外，（這是過去新疆十年中一件驚人的事，楊縣長因此被記大過，後卒遭逮捕）其餘的人只有忍辱下心，苟延歲月。區行政長趙德壽、趙劍峯、專員安文惠無一倖免于獄難。就是盛氏御用的公安局長，在作用已盡之後，也都被收入鐵窗，有的甚至喪了性命。至于當地的富商、地主、遊牧首領、知識份子，下至牧夫走卒，也和其地區的一樣，陸陸續續地失了蹤跡。可是塔區人民是能忍耐的，沒想也

沒敢有所異動。二十九年政府召開的蒙、哈、柯代表大會，塔區的牧民代表，明知道沒有生還之理，但不能不于暗地裏哭別妻女之後，拭淚就道。這種馴良的人民，在中國其他各地方恐怕誰也不會找到。可爲愈能忍受壓迫的人，當有機會反抗的時候，其殘忍性必定更兇、更毒。因此，這一次塔城民變，漢民與官吏所遭受的迫害，乃令人慘不忍聞。

塔城區在伊甯暴動前，便已有了陰謀組織。他們以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名義，散發各種反政府、反漢人的傳單，而額敏北部的烏什水，時時發生匪警。當時該區駐軍，只有二個團，××團李團長素來在民間還有些好的聲譽，所以事態未曾擴大。迄伊變發生後，三十四年三月伊方即逐漸由博樂的東北方向塔區活動。伊方的戰略素來不採取正面突破，總是紆綯大後方，在新疆地理條件上講，這種戰略對暴民是有利的。他們想切斷迪塔的交通，轉過來再切斷迪精（河）的交通，則精河不戰自克。而且這種竄擾，不但疲勞政府的軍隊，且可以動搖人心。在新疆，諺言有時比武力還有效。

沿着迪塔公路，自烏蘇車牌子以上，兩側的山地均係哈族的牧場，從三十四年三月起，伊方暴民首先來搶劫路西的牧民。牧民被擄，請求當地軍政當局救援。可是暴民們來去飄忽，而那樣的長寬的面積與多數的險隘，大有顧此失彼之勢。牧民們既得不到可靠的保障，乃遂



燬火下之烏蘇

海地與暴民合流。六月間，政府也看到了該區的危險，會派宣撫委員會的趙劍峯處長前往宣慰。趙氏過去在塔城作過五年行政長，深得民心，後被盛氏捕押，三十三年冬出獄，他到塔城後會親赴各處，有許多哈族頭目人拉着他哭訴：「我們沒有自衛的能力，土匪來搶我們，我們不從他們，財產、生命都有危險，他們去後，我們還願作良民，可是人們都拿我們當賊娃子。我們都是有妻兒老小的，難道不願過太平日子跟土匪跑麼？難道我們不知道伊犁匪徒們的背景麼？請你轉達政府，救救我們吧！」這些話不是他們胡編造來欺騙趙氏，而是內心的話，可憐的呼籲。但當時政府為兵力所限，沒有更好的辦法，只有那處有變動那處去。到了七月中旬，裕民縣境內已有暴民二百餘，下旬漸增至五百。同時阿山吉木乃的暴民自冬警消後也陸續出松樹溝，竄擾和豐東北的蒙牧，福海的暴民從胡土布拉克東進，一部竟到達額敏附近，而烏什水地方來路不明的歸化暴民也時時擾亂于塔城近郊。另一方面，沙灣縣西北小拐地方的歸化民，以皆尼索夫為首，于七月一日煽起暴動，攻陷警所。二十一日經派來駐軍收復，暴民等北竄，這時塔城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迪市有識之士均知其行將不保。果然在七月十八日，暴民們迫近烏（蘇）塔公路，加以破壞。二十一日攻陷廟兒溝，洋三台（二台均係公路上之重要據點）。二十二日沿公路南下，額敏駐軍二連立即進剿。二十三、二十四兩日，雖將上述兩地規復，可是暴民們又出其後路。二十四日攻佔了托里。額敏新派的援軍與前此的二連，均被阻截，沒法進展，會師。從小拐北竄的歸化暴民這時也乘機佔據了空度嶺。二十六日，老風口不守，伊阿暴民已得會合，乃趨攻額敏。這時額敏的餘軍已經無幾，加上新自阿山歸來的押車士兵也不足二百人，在暴民的猛烈砲火下，于二十八日展開了外圍戰，士兵奮勇抗抵，二十九日終不支陷落，漢民及公務人員多逃入學校內。暴民們進街後曾略有殺戮，以後即將商民捕押，逼索金錢，公務人員與軍警也都被押于警察局內。待遇惡劣不堪，壯年人時常被叫出去修築從額敏通紅鹽池的汽車路，多有死亡，一直到和平談判成功，纔陸續送回迪化，可是死的已經不少了。

額敏陷落後，塔城已孤懸無援，專員平戎與各機關人員軍官，部份民衆等退往蘇聯，事在七月三十一日，未走掉的漢民多數犧牲了，尤其是公務員，受害最烈。

裕民縣的官吏民衆額敏縣緊急時，因裕民的形勢亦危，率領警士漢民退往塔城。中途聽說塔城不守，彼等不甘降伏，縣長、警局長葉春率各族警士三十餘人，憑着一挺機槍，轉戰退到沙灣，生歸省城。和豐縣于八月九日被暴民所圍，十一日又由額敏開來卡車四十餘輛，載暴民六百，猛攻我陣地。軍警浴血苦戰，因彈藥漸乏，形勢危急。但軍民一、〇二八人的守志尚堅，激戰到十四日，暴民屢以書勸降，皆被我拒絕。暴民們因為不得逞，兼被駐軍出襲，曾一度撤回待援。十六日額敏的暴民續至，再行合圍，炮火較前更烈，我軍民依然屹立不動。十八、十九兩日，全和豐城已被砲擊毀了一半。二十一日守軍不得已率民衆突圍出走，沿途被殺的達數百人。

暴民們在塔城組織了行政公署，出刊報紙，委任了各縣縣長，出頭的人仍舊是當地維、塔等族商人，只有和豐縣的偽縣長是蒙古喇嘛，因為這一縣的人口主要的都是蒙古族。被佔領地方的漢民財產都被沒收了，公私財產，全部損失。

伊塔陷落，影響了整個局勢，恐匪的心理更加緊張。暴民們不放過這個機會，他們以波里諾夫（五十餘歲的白俄軍官，在伊犁留任多年，二十三年曾參加盛部，出發南疆，追逐馬仲英，後來任督署少將顧問，二十七年被盛氏捕押，不久即經釋出，失了蹤跡，此次從何處而來，尚無人得知）為首，組成了第三軍團，準備進攻烏蘇。首在漢三台構築工事。八月十日其前鋒百餘佔據了車排子西四十餘里處，截斷與甘家湖的交通。十二日另一部歸，哈暴民三百餘攻圍爾圖，擾亂烏精通路。二十六日又有暴民百餘向烏蘇北二三〇里小草原進犯，立被守軍擊退。不久暴民增至三百餘，配有迫擊砲二門，守軍被迫轉進到車牌子，與該處守軍共三百人，堅強拒抗。可是暴民續來，漸達一千餘名，火器優良。戰事乃陷入極艱苦的狀態。從八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二日，守軍已盡了他們所有的可能，未曾動搖。但暴民別由車牌子四十餘里處，向後方紆綫，九月初已到達頭台附近。前方守軍不得已退到老西湖，續撤烏蘇城郊，此時暴民已增至四千餘人了，好像都是經過戰鬥經驗的士兵，而不是烏合之衆，從九月三日烏蘇城被重砲火轟擊着，軍士們仆彼起，頭道防線，失而復得者數次。四日暴民飛機忽來我烏蘇上空，軍民們還以為是政府的飛機，鼓掌歡迎，可是爆炸投

下，士兵二名，民衆六名被炸斃命。同時民衆千餘名首先東撤。五日暴民進至五道橋，××團反攻，奪獲山砲一門。六日戰愈激烈，我們的英勇高射機槍手，在城門上掃射敵人。七日敵機再來，低空投彈並行掃射，守觀音閣的××團幾乎全部犧牲。但是暴民們的損失較我還重，幾乎有兩千餘人都被我們解決了。七日晚全城起火，我兩翼新兵潰散，暴民們乘機攻佔了市中心的彌塔。守軍八日撤至三道河子。九日以後陸續集結緩來。烏城十分之八已成了瓦礫。

烏蘇東南獨山子石油廠，本駐有保安兵防守，自三十四年夏即屢被暴民襲擊。七月初，其南部之八音洞，承化寺且曾一度爲暴民所據。當烏城危急時，石油廠人員與守軍也撤往安集海。暴民乘勝東進，十二日佔安集海，十三日佔三道河子，衝至瑪納斯河西岸。

沙灣縣軍政當局因爲三道河子已失，鶴唳風聲，不敢再留，九月十四日狼狽退出，居民們扶老攜幼，有的以牛代步，退往綏來。十七日暴民始入據該縣街，未曾走的漢民，被殺的尙不太多，可是財產都損失了。

這樣，截至三十四年九月十四日，塔城區全部淪陷。迪化民心驚駭，有點資產的人都買車東去。一時舊貨市場的馬市擠滿了叫賣衣物的人，甚

南疆的動盪

(新疆變亂記略之四)

在這一新的新疆變亂中，和過去歷次不同的是：過去星火立即燎原，尤其是南疆的維民，在暴動中都佔着主要角色。可是這一次無論伊僞的宣傳與武裝如何深入焉耆、阿克蘇、喀什三區，無論當地的駐軍如何不足，可是南疆的土著老百姓却未曾動搖，未曾揭竿應變。這個現象說明了人心尙在中國，尙希冀着祖國能挽救他們脫離苦難，而盛氏時期南疆十餘萬同胞所流的血也在教訓着他們，無論中國怎樣尙未到達民主，總比掙脫它受別人統治強一些，而南疆老百姓的溫順易治，也于此可見了。

所謂南疆，以前一共包括四區，即焉耆、阿克蘇、喀什、和寘。盛氏時期又分莎車、葉城、麥蓋提、澤普、蒲墩五縣，建置了莎車區，(專在

至于若干機關首長的太太小姐們，坐着馬車把衣物拉去，親自在那裏兜售，這還算好的。尙有的趁火打劫，混水摸魚，不分公私親友，盡量填塞私囊，好像大難已臨，廉恥盡喪。那時筆者每夜更靜後，攜着一支步槍，獨步南樑與南樑後街，仰視明月在空中，念及先民通過這數千里缺水草無人煙的戈壁，爲國家民族謀生存，開展並保護領土的不易，更意識到新疆人民，尤其是維族同胞，在這等緊張情況下，于省垣南疆並無何種異動，眞眞可以嘉勉，而溫良恭儉的吳主席，竟承受着前人遺下的苦果，身心交困，不禁愴然欲絕。大好河山，弄到這步天地，人民們流着無辜的血，「是誰之罪歟？」

最近塔城難民已陸續來歸，逃往蘇聯避難的官民，也經蘇方保護送入我境。可是噩耗傳來，許多官民于入塔後都被殺了。區警察局長梁明秋，團長李振聲，教育局長克富齋……這些國家民族意識堅強的人，都已遇害。只有專員平戎，這位只知享樂的人，還活着。暴民們的舉動總不是偶然的。這件事發生于本年九月，副主席阿和買提還特地前往調查，亂世的中華兒女，誰來保障呢？

二十九年)，並陸續增建了許多新縣，故在今日已有五個行政區，三十五個縣，三個設治局，人口總計二、七五二、九九一名。維族佔二、六五一、六五六名。面積約等于整個東北九省。物產豐富，氣候較溫，而歷經我漢、唐、清等代的開發，農田數量亦頗可觀，計(單位平方米畝三十二年統計)：

喀什區	二、五〇一、五三一	阿克蘇區	四、四〇二、一七三
和寘區	二、六九三、七〇一	焉耆區	六六七、四四八
莎車區	二、七三五、七二四	總計	一三、〇〇〇、五七七

農產品也很豐，計：

(單位市石，百分比係表示在全總產糧量內所佔之百分數，卅二年統計)

區別	小麥	稻	糜	穀	高粱	蜀黍	黍	合計	百分比
喀什區	四一八、四一四	六〇、八六六	三八、五八二	五、四四一	一四二、〇九〇	一九三、七七四	八五九、一六七	一五、六三	
阿克蘇區	七一四、三七一	一一九、九〇九	一〇、七六一		五〇〇	四一九、八三一	一、三七五、三七二	二五、一〇	
和真區	三八三、二二四	二一、五八〇			一〇二、七五、一一五	五二一、一四三	一、〇〇一、一六四	一八、二一	
焉耆區	一一九、一一〇	一〇七、八三一			二〇〇	一八八、九七〇	四二七、八三七	七、七八	
莎車區	三一七、九五九	一三九、三七〇		三四	二〇六	四一九、一七八	八七六、七四七	一五、九四	

就上表所列，南疆的農產品佔全疆總產量的百分之八二、五七。至於鑛產蘊藏亦豐，才富于金屬，鐵、鉛、銅及玉石等，人民用土法經營的鑛，每年有相當數量的收穫。盛氏主新後，陸續于南疆各地創設手工業工廠，由各土產分公司經營，如製絲、絲類紡織與彩染、土布、毛搭連，均有進步；洛浦的毛氈、絲氈、且已聞名世界。此種輕工業在蘇德戰爭後，因蘇貨斷絕，更有長足發展。至于水菓，質良產豐，膾炙人口。如果我們能保障它的和平，在政治上把握住民心，確可為建國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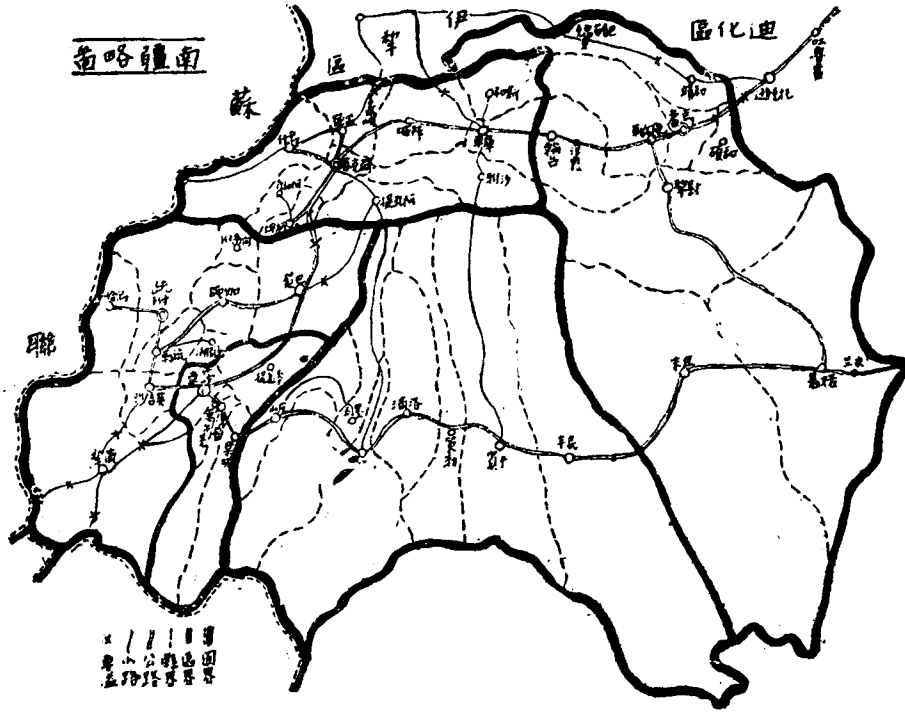
在盛氏主新的初期，馬仲英個人與少數慕僚(多係中共脫黨分子)，逃往蘇聯，把他的部屬交給馬虎山帶往和真，割據這塞外的江南，時在二十三年的秋初。二十四年盛氏與馬虎山數度交換意見，二十五年，三十六師(即馬部)派員前往蘇聯請示。住彼地的馬仲英，最後省和兩方，訂定了和平條款。省方派去了鄧錫鈞(共產黨員)作行政長，並委三十六師之慕僚蘇氏(中共脫黨份子)作副行政長，同時通電全疆，不允許再罵馬仲英為匪。可是當時南疆的情形，非常複雜。和真雖和，盛氏終以其為異己。喀什有第六師，師長麻木提是過去與副主席和加尼牙孜共同暴動的伙伴，他的部屬，多數係維族人，因為思想保守，對盛氏的政策，頗懷疑懼。警備司令劉斌，是東北義勇軍的將領之一，基督教徒，長於口給。盛氏對這些人都不放心。而阿克蘇、庫車所駐的歸化軍，盛氏也引以為心腹之患。二十六年四月初，麻木提率所屬士兵一部，逃亡沙車，轉往印度，和真方面藉端電請政府，掃滅麻木提部，迅速由皮山到達了喀什，攻佔回城。回城中的區公安局局長浪的爾阿吉于洗獄之後，逃往漢城。一時南疆烽火四傳。馬虎山部是久經戰陣的勁旅，留住和真時又休養補充訓練，所以不到兩月就逼近了阿克蘇，且問道包圍庫車，省軍全部出動，連軍官學校

的學生隊都到前防去，可是只能截阻馬虎山部前進，而不克進展。一直到秋季，始由基爾吉斯團，出烏什，趨巴楚，且進攻和區北部，馬虎山的部隊纔由馬生貴旅長等請降，馬虎山本人逃往印度。

盛氏深切了解南疆在歷史上常為亂源發動的所在，乃利用這一次的軍事勝利，進行大規模的逮捕與屠殺。阿克蘇、喀什、和真三區的軍政最高首長全被逮捕。投降的三十六師部屬自馬生貴以下，連同士兵二千餘名，掃數被秘密屠殺了。倖免的為數無幾(到三十年也都被捕押)。而基爾吉斯團的手在莎車、在和真、在阿克蘇塗着成千成萬人的血，不只是維民，漢人公務員當時在喀什等地被逮捕的，除了二三名，也統統被活埋在莎喀間的黑孜戈壁。這裏且講一個短故事。二十六年喀什郵局長XX被屠殺後，他的妻子流落喀什漢城。解圍後，代理警備司令蔣有芬限她二十四小時離城。當時匪尚未清，這個孤孀先把孩子毒死，隨後自己也服毒斃命。從這時，南疆的恐怖氣氛正和北疆一樣，幾乎使人民窒息。當然盛氏有其個人的擔心與理由，可是他自已擺的陣，自己再來破，若干人的生命財產都被犧牲了。然而南疆的老百姓仍在忍耐着。我們且看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公安管理處呈奉盛氏的整頓南疆意見書內所列的幾句話：

「……公安局逮捕人犯，漫無限制，任何公安局的職員都能擅自押人……現在統計阿克蘇區局押犯三百餘名，喀什區局局押犯三百餘名，和真區局押犯百有餘名，這些人犯逮捕時雖有呈請核准者，大半都保區局擅自逮捕者，至於徇情釋放，或用刑拷死，或殘廢者更不知凡幾。此種被押人犯要不設法清理，影響所及，不知伊於胡底……」連盛氏的特工機關本身都不能不作此語，可見南疆同胞所過的是怎樣的生活。當盛氏歸命中央後，三十二年梁寒操部長曾往南疆視察，但是他

不傳維語，左右前後都被特工包圍着，人民以為活佛到來，請願者到處都是要父親，討兒子，要遺產，經過翻譯一翻，都不知翻到那裏去了。及盛氏去職，南疆人民真以為地獄生活從此可告一段落，所以實際上雖未見到若何改善，但言語行動終較過去自由多了。他們回憶着基爾吉斯斯爾的血手



，回憶着揭發新時代的優閑富庶，他們不願作任何政治上的爭取，只要能平平安安地過日子，不改變他們的習慣信仰也就够了。所以經過伊犁事變的刺激，伊偽的宣傳，甚至於伊偽暴民的竄入，都未能夠引起他們響應。然而我們對南疆前途則不能因此而無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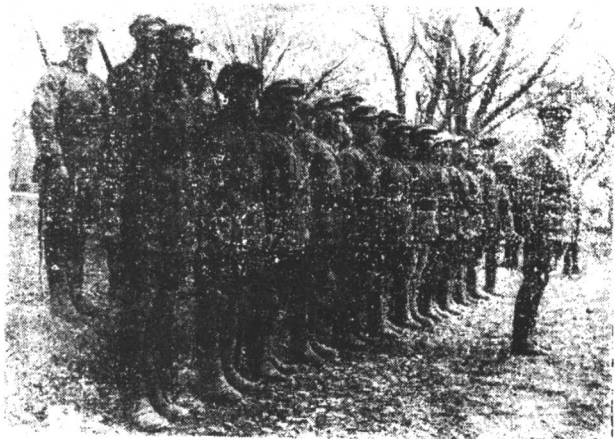
三十三年伊變發生後，偽政府立刻組成部伍，由特克斯通焉耆的山間曲道十二月進據了焉耆區西北部和靖縣的巴彥布魯克。這裏本來設有警所，因為冬雪過大及警力單薄，已隨同特克斯退下的官警撤回。暴民們便以此據點為擾焉的根據地。焉耆區警局曾幾度派人前往恢復，均被暴民擊回。和靖、和碩都是土爾扈特蒙民的牧地，該部的漢主滿楚克扎布被盛氏於二十六年冬捕押，通過七年多的禁錮生活，三十三年冬釋出，但是精力已斃，由某夫人為靜彬代理王位，親自到焉耆宣撫，並組織了蒙古自衛隊。四月九日暴民突襲巴音和碩，自衛隊全部被俘，經伊方訓練，當作攻我的肉彈。五月下旬，伊暴民出哈爾乃小提，與駐軍激戰，全連官兵生還者不過十餘人。八月暴民入阿拉溝，東侵入迪化區的托克遜境，劫我官馬，幸經駐軍擊退，當為蘇陷落後，伊偽蒙族團長戈立登率軍二百五十人（內五十名為歸化軍），帶機槍二挺進犯和靖縣北的烏瓦門，駐軍奮勇反擊，暴民退平大坂。九月二十三日暴民六百由歸化人率領，附有小鋼炮十餘門，輕重機槍十餘挺，趨和靖縣西南三十里的茶汗烏蘇，打算直向焉耆縣城。二十三至二十五日間，戰況激烈。二十六日，雙方肉搏六次。二十九日暴民始不支退去。我斃暴民中的歸化人偽團長一名，我連長張心秋也壯烈地犧牲了。暴民們的前鋒都是被迫附從或擄去的當地蒙民，每人拿着兩顆手榴彈，迫近我軍。這些赤子，因為死亡所迫，而不得不在火線上悲痛地不自願地斷送其性命。伊偽的目的本在從焉耆北部突出托克遜，或沿和靖越開都河陷焉耆，以截斷我南疆交通。終因駐軍沉着應敵，暴民仍未得逞。自去歲十月以後，再沒有什麼大的變故。但巴彥布魯克地方，仍為伊方暴民佔有。

伊方的第二條侵南疆路線，仍舊以特克斯為基地，一股攻我庫車北二百里的黑鷹山，企圖直下庫車，一股企圖通過冰大坂，直下阿克蘇。但後者道途險要，在三十四年三月與五月間，曾數度來襲，均被我守軍擊退。前者道路較易。六月二十七日，暴民千餘附重武器，陷庫車東北之險隘鐵力

買提大坂。七月上旬，經庫車駐軍兩路反攻收復。八月三日又來，激戰至七日，互有傷亡，暴民紆紉至中口子，陷黑鷹山，東口亦失，鐵力買提大坂再度不守。十四日拂曉，暴民數百忽竄至拜城近郊，八時攻入街市，當地無城可守，人民四逃，縣長退至卡爾其。十九日，經庫車駐軍挺進收復，然城市已多被破壞。退走的暴民，脅裹當地維民西竄到溫宿縣西北二百五十里的克孜爾布拉克，襲冰大坂守軍，駐阿的X團派兵馳援，趕到鹽山口，與暴民遭遇，展開激戰。同時伊方又派暴民五百下察爾其，十九日與拜城潰出之暴民會合，自後方攻冰大坂。二十三日陷克絡峽，連長李學鈞陣亡，公富岩自殺。二十六日冰大坂棄守，暴民的聲勢日大。九月二日再陷拜城。三日溫宿近郊，鎗聲四起，六日溫宿縣不保，駐軍數百名集中阿克蘇城，和三四千暴民展開了攻守戰。從九月七日至十一日，阿城被包圍在強烈的炮火裏。可是城內治安如常，軍、警民業協合一心，未曾恐怖。十二日晚駐軍且開城夜襲，激戰七小時，將暴民擊潰，獲迫擊炮三門，輕機一挺，阿克蘇圍解，溫宿亦復。到了九月二十三日，暴民又從東北兩方擁來一千五百餘名，附輕重迫擊炮八門，首先圍攻溫宿，溫宿再度淪失。當夜晚重圍阿克蘇，向城內開炮三百餘發，駐軍依然沉着應戰。二十五日竟日猛攻，城內落砲彈六百餘。此時正是迪市人心慌慌，朝不保夕的日子。可是阿克蘇軍民，死裏求生，一點也沒有動搖。伊方爲了完成在南疆的軍事計劃，且派偽內政部長阿巴索夫前來。二十六日暴民以雲梯爬城，有的已到達城頭，但是均被守城的軍民擊落了。暴民除了圍攻之外，且於庫阿間的佈置防務，以便截我援軍。守阿城的趙漢奇團長，知道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孤注反攻，十月六日將軍、警民部署完善，分兩路潛行下城，進擊北關暴民部隊及西北角的暴民指揮部。血戰四小時，白刃衝殺，三千多暴民在百餘名軍民的奮不顧身下，開始潰退了，擄獲的戰利品頗多，且獲得無線電台。同日晚再復溫宿，乘勝進擊，暴民們節節潰退。庫車駐軍此時亦出西向，十三日再復拜城，庫阿軍會師，二十一日收復克絡峽，暴民退回伊境，庫車北部的各要隘也次第規復了。總之，阿克蘇的防守戰之勝負，有關於當時全疆整個局勢的安危，如果沒有忠勇的軍民，獲此殊功，今日的新疆恐怕連現在的局面也不會有。我們還得特別提告讀者的是，守阿城的X團士兵中，多數是維族青年，他們很忠誠、英勇。

伊方第三條的侵南疆路線——也可以說不是路線，而是計劃着在喀什當地煽起暴動。當三十三年伊事緊急時，莎車區的西部蒲犁已經不安了。蒲犁是帕米爾高原下的一個小縣，人口只有一八、四九一名，內塔吉克族佔七、四一八，基爾吉斯族佔八、三九八，維族佔二、五五一，漢族只有一二四。外接蘇聯、阿富汗、向內通喀什、英吉沙、莎車、葉城……但都係山道，只可馬行，或利用毛牛翻山。就地圖看，蒲犁縣西尚有一大塊土地是我國的領土，實際上早已經是外卡的所在了。另一方面，當地的基爾吉斯人多係逃民（在南疆的基爾吉斯族十分之八均係逃民，內中且有許多是二十六年南疆參戰的基爾吉斯族的退伍士兵），塔吉克族（新省只有蒲犁有此族人，他們散在他地的很少，迪化有一名塔吉克人在軍官學校讀書）貧困沒發展。但因為地方形勢重要，沿着線如佈倫口、蘇巴什、大布大、明鐵克駐有卡兵，蒲犁且有保安分隊與警察隊。不過每個邊卡上的守兵少得可憐，如佈倫口那樣重要的隘口，只駐有保安隊兵五名，因道路輪轉給養的艱難，政府固然也有其不得已，但就三十年來新疆的邊防情況來講，建設毫無，徒具形式，也就再不必談了。三十三年十月三日夜十一時，忽來匪徒三十餘名，陷蘇巴什警所。燒掠後，據三日退去。其另股於二日陷塔台滿，散反宣傳傳單，且有進攻蒲犁的動向，因喀什駐軍出動，匪於七日退去。三十四年八月二

盛世才用以驅逐南疆
馬仲英部之歸化軍



十二日騎匪七十餘名，攜機鎗，輕迫擊砲二門，由喬卡塔攻陷佈倫口。同日晨五時又有騎匪二五〇名猛攻蒲犁縣，城內落砲彈百餘發，下午八時不守。匪人是有計劃地在沿邊發動，蘇巴什、塔哈滿、大布大、明鐵克等邊卡在同一日都被多數騎匪攻佔。八月二十七日匪軍竄進，駐軍退七里公員子，九日竄退阿克塔拉，再乘和什拉甫。這條艱險的山路，正是通向喀什區南部要地英吉沙的。當時略、莎、和三區駐軍只有四團。而且兵額不足，各縣的治安都賴警察維持。匪人的配備精良。九月十六日陷依格致牙，英吉沙已形危殆。九月十九日，××師××團團長順福率兵三連反攻，獲大捷，匪團長比爾扎紹夫，副團長烏拉菲皆被我擊斃。我團長姜順福亦壯烈犧牲。這一場惡戰，算把略、莎、和三區的局面安定下去。匪人在蒲犁組成了南戰區司令部，強向當地人民徵壯丁、馬匹，給養，並四出搶掠，一直到九月末，英吉沙又數度危急。最後經××團副團長鞠發生率部收復了依格致牙，獲高射砲二門，其他戰利品甚多，並於死匪身內搜得歐文指揮日記一冊。匪人的計未得售，乃改攻莎區。在三十四年一月二日，省城和平談判簽字的那一天，匪軍攻陷了葉城，四日陷莎普，北圖莎車，

和平談判及其後

(新疆變亂記略之五)

東向皮山，南疆又陷於危境，省保安司令部派高參李建唐率兵往援，當時駐軍與此援軍會合，二月初將葉、澤二縣收復，地方已多被破壞，人民財產，損失頗多。一直到現在止，蒲犁一帶依然為匪人所佔，人民受患最深，因為他們給帶來的不是解放，民主，而是徵斂，搶劫，專制。雖然在和平談判時伊方稱這些匪人為他們一系，但是他們並不聽伊偽指揮，而且發動蒲犁事變的，均不是當地土著，所以這裏稱他們為匪。

總之南疆在這次變亂中，還算保持得最好，較北疆之淪陷三區，相去不啻天壤。這固然由當地駐軍與警察之英勇善戰，但主要的還在人心未失。從政變發生的人，記住這一點，保障這一點吧！中國政治的優點在仁和寬厚，天時，地利均不若人和，世界歷史的教訓也證明了這個見地的正確與遠大。控制、壓迫、改變，只能獲得一時的效果，連像揚增新那樣的詭譎政治家，現在去思尚存民間。可見只要使南疆人民能稍自由地吸幾口空氣，有和平，有飯吃，他們也就够了。當然從政者還應該引導人民，走上民主、和平、統一、團結的大道，但是當前的急務還在如何安定他們的生活。

在三十四年九月初烏蘇陷落後，綏來立告危急，當地人民棄產陸續逃迪，秩序大亂。同時迪哈公路上也時生匪警，眼看着大局行將不保。可是暴民的目的在當時並不在攻取迪化，北疆的沿邊三區既被他們擄去，財富既被他們擄光，自然用不着冒大不韙攻取省城了。同時烏蘇城的一戰，他們已經嘗到了苦頭。南疆各地又終未得手，乃轉而以伊、塔、阿三區為根據地，作政治的爭取了。

和平談判是由伊方提出的。他們陳述意見的主點是：這一次暴動目的並不在脫離中國，而只是要求自治。他們願意派代表來迪化商議當局，商討善後的方法。中央很體諒邊民的疾苦，尤其不願用武力來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中央自始至終，便未曾以武力來解決擴大了的伊變。因為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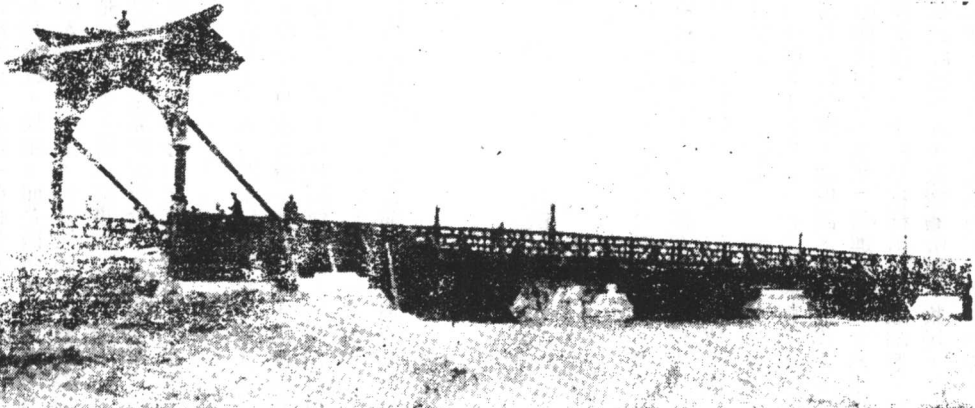
對暴民作戰，我軍都是處於被動的，從未用飛機去助戰。這種作風，也許有若干人不同意，但是中國政治的不為己甚終有一天會使人懷思的。——所以決定派張部長治中來迪，處理這個問題。這個消息傳出後，迪化人民的心略得些鬆緩。綏來前方的戰事也漸轉入沉寂。兩方隔河相持，各佈工事，沒有較大的接觸。三十四年十月二日，伊方代表賴希木江（三十餘歲的塔蘭其族，原係伊犁商人，頗幹練，通俄語，是個文化人），阿和買提（四十歲的塔蘭其族，原亦係商人，思想「前進」，二十六年被盛前政府捕押，在獄七年餘，備嘗辛苦，三十三年秋釋出，學識頗豐，通俄文語，人亦幹練），阿布都哈依爾吐烈（五十餘歲的哈族，牧民，無何知識），等三人乘汽車到綏，由我駐軍保護，並經省府派代表鍾棣華往迎，當日抵

迪，住特別招待處。他們都穿着草綠色軍服，配着月星肩章，與月星勳章，自稱為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代表，態度異常高傲。晉謁張部長數次。張部長很誠懇地對他們宣示了中央意旨及對邊民的關切，舉許多實例，並說明了中央保障國家領土完整的決心。所有這些談話都能够感動人，都不是空泛的政治宣傳。代表們漸漸地在言語上，在態度上，開始好轉。在某次張部長的招待宴上，張部長把新疆歷史作了個簡括回溯。這篇講話充滿了真實熱情與誠摯。可是代表們的講話也很動人。他們說：「我們好好的家人，晚飯還快樂地在一起吃，可是夜裏也許父親或兒子，也許父親同兒子被政府叫去了，從此我們再不會相逢了，財產也統統沒收了。從溫暖的屋子裏被扔出來的女人孩子們憑着什麼活呢？政府還把她們發配他地，多少家庭破碎了。試問這樣的生活，誰能够長此忍受呢！……」歷史的錯誤，在新的局面下，大家于追溯之後，已不再談了。可是解決問題，中央已經作了許多讓步，但雙方相去，仍然很遠。十月二十二日，代表們攜着中央提示案返伊。十一月十三日，依舊是那三個代表，乘中蘇民航機，由伊飛迪，提出彼等對中央提示案的意見。內中充滿着非分要求，無異要求脫離中國。但是張部長審核新疆大局，凡可以曲予容納的，都容納了。雙方意見，漸趨一致。二十七日，代表等再返伊犁。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們的三度飛迪。一般人以為馬上可以作和平簽定了。可是他們又提出許多新的問題。往返周折，談判幾至破裂。在這裏我們深佩張部長的容忍精神，因為在目前國內外情勢下，在數千年來，尤其最近十年來新疆的歷史積因下，政府不容忍是找不到出路的。在當時有許多人反對張部長的作風，當然若是站在狹義的國家主義立場上，好像我們太軟了，好像我們太讓步了。（這個談判中的討價還價經過非常複雜，從最初的中央提示案到本年一月最後簽字，中央是一貫地容忍謙讓。中央提示案中列到，到最後幾全部改易，此中詳情，因篇幅及種種原因所限，此地不談），但新疆能有今日的和平，能够通過那樣不安的局勢，是張部長的遠大胸懷與東方政治家的作風爭取來的。歷史事件要待歷史去批評，一般俗見是不足以決定成敗的。

察 觀
三十五年一月二日舉行了協議簽字，地點在新大樓。新大樓是盛前督辦建修的，宏莊、美麗、嚴密，在西北還見不到那樣的地方最高官吏的公

邸。盛先生坐在那裏計劃並執行他的政略。盛先生的果決，機警與處理政務的才幹，觀湖事局的眼光，識別個性的智慧，運用人才的手腕，在近三十年的中國政場裏是很少的。但是他的寶座在今天竟作了解決他十年「政績」的場所，既為他自己始料所未及，且亦令我們感到人事滄桑與聰明、詭譎在政治上之不可持。協議簽定的內容計主文十一條，附件二項：主文中可分數點：

一、政府給予人民以選舉行政官吏之選舉權。其程序為，事件解決三個月內各縣人民選舉縣參議員，成立縣參議會，縣參議會選舉縣長、副縣長。至縣政府科長以上人員，由縣長保薦，送請縣參議會核定。區行政督察專員，由當地人民保薦，呈請政府核定。縣參議會成立後依法選舉省參議會，省參議會代表人民之公議，監督和協助省政府功令。



燒現橋西仍屬事變區) 綏來西大橋(政府軍與民隊伍曾在這裡相持，該橋已

政府核定。縣參議會成立後依法選舉省參議會，省參議會代表人民之公議，監督和協助省政府功令。

二、政府給予人民以信仰宗教之完全自由。
 三、在國家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內文書用國文與回文。
 四、在小學中學用本族文字教授，但中學以國語為必修科，大學以教學需要，用國文和本族文字。

五、政府准予民族文化和藝術自由發展。

六、政府准予出版集會，言論之自由。
 七、政府根據人民之生產力並視其力量規定其稅率，人民經明瞭幫助政府經濟上之需要，自當負担，但以防礙人民之生活，經濟之發展為原則。

八、政府給予商民與對內外貿易自由，但對外貿易商民須遵守中外商約之規定。

九、准予組織民族部隊，此項部隊之補充，以回教徒為原則，此項部隊應照國軍重新改編。

十、新疆省政府組織中由中央政府擴充為二十五名委員，其中由中央直接任命者十名，其餘委員十五名由各區人民代表保薦，呈請中央任命。由中央直接派定之委員十人中包括省主席、秘書長、民政廳長、財政廳長、社會廳長、教育廳副廳長、建設廳副廳長、衛生廳副廳長及委員二名。由各區人民代表保薦，呈請中央任命之委員十五名中包括省副主席二人，副秘書長二人，民政廳副廳長，教育廳廳長，建設廳廳長，衛生處處長，財政廳副廳長，社會廳副廳長及委員八人。

十一、事變至現在方雙捕獲人士，事件解決後十天以內互相開釋，今後雙方保證不得加以歧視。附件一是關於省委（地方選舉的）選出的方法，即事變區與非事變區選出的省委之職務分配。附件二是問題的中心，即在此次簽定中亦未解決，是關於民族部隊的問題。代表等于一月十日再飛伊請示。

從一月以後，伊方消息沉寂，張部長也返回重慶。殺來前方，小有接觸。南疆喀什二區匪人蠢動，經省軍制止住（見前），大局又呈現動搖。一直到四月，那三位代表才四度飛迪。從四月二十六日謁見再來新省的張部長，中間經過許多周折，尤其是關於軍事問題，磋商到六月，始告妥協。代表賴希木江再飛返伊犁，越數日同前由暴民俘去阿山專員高伯玉及高級軍人二名返迪，再行交換意見，新省局軍事問題，至此始正式告一結束。軍事小組亦出發來。七月十五日在省召開慶祝和平大會，同時舉行新省委就職典禮，由于右任院長監誓。這個有歷史意義的大會是在西北行營（前督辦公署）門前的廣場舉行的。這個廣場也是國內若干省份最高機關門前所無的，是盛先生留給我們的。新疆在盛氏時期，羣衆大會是政

府的拿手好戲。其規模、佈置、秩序、參加者的情緒（縱然是被強迫的），都不是內地所能企及的。這次的和平大會，未曾參加過盛氏時期市民大會的人，尚感到很隆重、熱鬧，但是被過盛氏政治洗禮的人，只感到它的零亂，沒有秩序。可是當阿和賈提副主席高喊「祝瑪」(註)開始他的講演時，參與的回教同胞，其興奮是難以筆墨形容的。

新政府的陣容：主席張治中將軍，副主席阿和賈提(伊代表)，鮑爾漢(塔塔爾族，智識甚豐，通國文國語並通英、俄、德等語文，在新從政多年，二十六年于土產公司經理任內被押。三十三年冬釋出，任迪化區專員)，秘書長劉孟純，副秘書長阿巴索夫(維族，伊偽內政部長)，沙力士(哈族，哈何文化委員會主委)，民政廳長王曾善，副廳長賴希木江(伊代表)，財政廳長盧郁文(未在)，副廳長馬廷賢(回族，鄯善富戶)，教育廳長賽福鼎(伊偽教育部長，維族)，副廳長蔡忠賢(新疆人)，建設廳長顧謙吉(維族，在重慶多年，當于歷史智識，曾遊學近東各地)，副廳長顧謙吉，社會廳長趙劍峯，副廳長爾德尼(蒙族)，衛生處處長達列里汗(哈族，阿山暴民軍事首領，未來參加)……

在這個期間，政治犯開釋了。實際上自從吳忠信主席蒞新之後，並未因政治事件捕過若干人。只在三十四年五月間，因某暗殺案逮捕了五十餘名，陸續開釋。迄本年六月，只餘二十名要犯了。餘若若干陰謀組織政府，雖取得證據，均未逮捕。最大限度，不過由當事機關傳來加以警告吧了。此外尚有盛氏時期羈押的人犯百餘名，(在吳主席蒞新時，僅在迪化有政治犯二千餘名，其中最久者有二十六年押犯百餘名)，均經開釋，餘下的百餘名是因為有特種關係的人犯，但是在此時也全數釋放了。維、哈等族人士，在此際不免有些囂張，但幾十年來的高壓，一朝得有自由，出乎正常的舉動。也是人情之衡，因此政府均曲予容忍，示以寬大。當時有幾件轟動一時的事件，如某航空員在迪化南樓被暗殺，維族流氓搶劫與漢民結婚的回教女同胞等，但前者案尚未破，暗殺者究竟是維民抑或漢人，因爭風吃醋下此毒手，尙未可知。後者是流氓們的衝動，即伊方委員阿巴索夫也力表反對，早經平息。接着政府宣佈了施政綱領，這個綱領可以說是中國其他省份所無的民主政綱，當然要看將來執行如何，再能論評。總之，張兼主席是抱着最大決心來洗刷千百年新疆土地上的積垢，爭取動搖的人心，並力謀中蘇關係的親善的。

伊方的目的是維持伊塔，阿三區的半超然性。在思想上，政治上作進一步的爭取。所以他們要主持教育觸及經濟。省貿易公司改為企業公司，但終不能取消。選舉進行中他們已分遣人員，到各屬廣散宣傳品。新疆(下轉第六頁)

A. C. E. C. Belgium

(Ateliers de Constructions Electriques de Charleroi)

General Office:

CHARLEROI, BELGIUM

本廠製造各種
 膠皮線，鉛皮
 線，花線，堅
 性橡皮線，風
 雨線，紗包線
 · 軍用電話線
 ，并製馬達，
 電話機，電表
 ，以及其他各
 種零件，無不
 應有盡有，如
 蒙垂顧，不勝
 歡迎。

比國沙城電器製造工廠

電話一四九八〇
 郵政信箱四七三號
 DALCO 報掛號

上海總行

四川路一三三號內大門廈二樓

中國實業染織漂廠

本廠出品

各色士林	各色斜紋
各色細布	各色卡旗
各色光斜	各色洋紗
海昌藍布	法西襪布
標準色布	不退色布

廠址：中正南二路四一〇弄七九號 電話七三九九五
 發行所：福建南路四一〇——二號 電話八一八五八
 事務所：甯海東路九一號 電話八七〇七九

敬請定閱諸君注意：

最近郵資加價，本刊每本寄費如左：

1. 平寄 十元
2. 掛號 一百六十元
3. 航平 三百一十元
4. 航掛 四百六十元

訂閱時，請註明寄遞方法！

凡欲更改寄遞方法者，請速來信，並望註明定單號碼！

觀 察

·元百六第份每·

日七月二十年五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期五第十第



卷一第

專 論

何德奎案
論省自治

性格及職業興趣的遺傳

問題

特稿連載

派與匯(一)

巴黎通信

巴黎會議成就了什麼

錢能欣

梁華盛在吉林的作風

(長春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青海之戀

本刊讀者投寄

文學·藝術 戲劇·音樂

鬥爭中的莎士比亞(一)

Dunald Moreuw 著 梁實秋譯

尾頁
湖上秋遊·負生偶記·
北行記·本刊在蘭州·

·撰稿人·

·撰稿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蕭公權 | 戴文蔚 | 錢鐘書 | 錢清康 | 劉大杰 | 葉超 | 趙超構 | 曾昭掄 | 楊人傑 | 楊剛 | 傅斯年 | 馮友蘭 | 胡先驥 | 黃正銘 | 張德昌 | 張忠欽 | 張印堂 | 曹維稜 | 陳維毅 | 陳之邁 | 許德珩 | 馬寅初 | 徐白華 | 沙學浚 | 李澤霖 | 吳澤霖 | 呂世昌 | 伍啓元 | 王迅中 | 卞之琳 |
| 顧翊羣 | 戴世光 | 鮑覺民 | 錢能欣 | 蔡維藩 | 潘光旦 | 雷海宗 | 趙家璧 | 楊西孟 | 楊孝通 | 程希孟 | 馮希孟 | 郭有守 | 曾東蓀 | 張東蓀 | 梁實秋 | 夏炎德 | 陳友松 | 高覺敷 | 許君遠 | 孫克寬 | 柳無忌 | 周子亞 | 李廣田 | 李純青 | 吳恩裕 | 沈鴻萬 | 任鴻萬 | 王禛生 | |

司公限有份股造製學化業興孚中
 CHUNG FU HSING YEH CHEMICAL PRODUCTS CO., LTD.

本公司係國內規模最大首先
 自製染料之工廠總廠設上海
 縣閔行鎮佔地百畝分廠設上
 海市歸化路以最新式機械製
 造各種染料紅丹黃丹及其他
 化學製品等均經國內各大染
 廠及化學家採用認爲品質優
 良實駕乎舶來品之上但本廠
 乃未敢自滿尙須精益求精以
 冀挽回漏卮于萬一而副諸君
 提倡國貨盛意茲將出品項目
 開列於后：

- 鐘斧牌 127 青光硫化元
- 鐘牌 126 青紅光硫化元
- 鶴牌紅丹
- 鶴牌黃丹

總公司：上海天津路九一五號 電話：九一〇八四
 閔縣行：上海縣閔行東 電話：三三三三號
 滬：上海歸化路三三三號 電話：三三三三號

英美書籍雜誌

專訂

東亞書社

△門市部 上海四川路三三二號

電話：一九一三六號

△總管理處 上海九江路中央 厦一〇四號

電話：一七六一五

大華

火柴公司

廠址：浦東六里橋

事務所：

泗涇路二九號
 電話：一一七四五

出	榮
品	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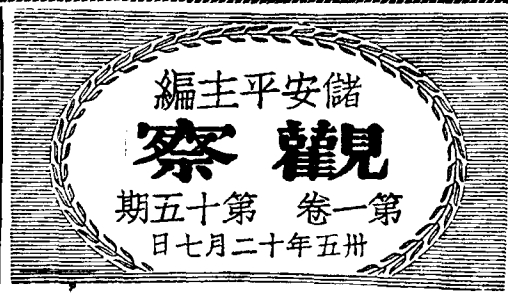
大華牌 採茶牌

五洲牌 紅馬牌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特權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零售：每册六百元
訂閱：平寄者先付八千元，掛號或航空者先付一萬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如有查詢，請註明定單號碼。



本期作者

李浩培：浙江大學法學院院長
陳柏心：英士大學政治系主任
錢 頤：前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教授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錢龍欣：
梁鳳秋：前北京大學教授

何德奎案

李浩培

參政會駐會委員會於本年七月十九日舉行第六次會議時，會通過參政員羅衡等的左列提案：

「現在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何德奎通敵叛國有據，請政府予以逮捕，交司法機關法辦，以肅紀綱。」

參政會的決議是：送請政府迅速辦理。這樣就發生了舉國屬目的何德奎案。據報載，羅參政員所提出何氏犯罪的證據是照片兩張，其一為何氏於民國三十一年任職前上海工部局時所下命令的照片，其內容係命令在該局立案的各學校一律採用偽組織編印的奴化教科書，另一為敵酋某致何氏的信函的照片。何氏旋即對上海新聞記者發表意在辯白的談話，但承認羅氏的檢舉並無挾嫌的成分。

參政會的決議及何氏的言論與行動，引起了監察委員們的注意。不久以後，江蘇區監察使程中行，及監察委員范爭波張慶楨三氏即會同前往上海市政府，向吳市長詢問本案經過情形，並調閱有關案卷。據報紙的消息，三氏以為本案不但引起法律問題，並發生政治風紀問題。就政治風紀方面言，依羅參政員所提的證據，何氏在前上海工部局簽署令各學校採用偽組織所編印的教科書時，已為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其時中日全面抗戰已及五年，工部局董事會董事均已撤退，總董早已易為日人，但何氏却仍安於其位。且本案發生以後，何氏「既僕僕京滬，又照常辦公」，三氏認為於政風官方影響甚大。嗣監察院於九月初公布，在八月十六至二十九日的期間中，上述的程監察使及范張兩監察會就何氏的漢奸嫌疑，提出糾舉。

同時，該案會由行政院令飭司法部調查。司法部調查的調查，係由該部謝部長派參事吳則禎為之。據吳氏所提出的調查報告，吳氏曾偕高院通譯張森誠赴上海市政府「會晤」何氏，聽取其口頭陳述，並接受其提出的聲辯書及書證；嗣復在該市府會議室與前上海工部局總董樊克令，教育委員會委員美人漢森，德人巴脫爾脫，財務處長英人茅超，暨華人教育處長陳選善各別「會談」，分別「取有簡要筆述」，最後又赴瑞士總領事館「會晤」總領事斯下，亦接受其提出的「正式證明書」。調查結果，吳氏認為：「在何德奎任職期間（一九四三年五月以前），上海領事團確仍存在，其領袖領事屬於丹麥；前上海工部局仍照舊章處於領事團監督之下，為一國際性質之團體，較之敵偽管轄之機關團體，似尚不無差別」。至關於何氏令飭採用偽組織所編印的教科書一節，吳氏的報告有左列的記載：

「又據何德奎聲辯略稱：『前工部局學務處長英人赫克思德於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轉來偽教育委員會六月十三日致各華童中學訓令，內容係要求於文到三日內照所附表格填報學校名稱課程，並調查初中及小學所需教科書數種。德奎因經管教育部門，於六月十六日照例將赫氏來件轉送工部局總董，次日得總董岡崎回復，內稱

「據敝人意見，本局理應遵照中國當局之意旨，准許本租界內各校填寫表格，並將中國當局之教科書採用」等語。德奎擱置一星期，經赫氏於六月二十三日又轉來華人女子中學報告，事同前情，始將本案錄送工部局教育委員會傳閱，俾冀挽救於萬一。不意委員會亦因迫於環境，遷就事實，一致贊同。又經總董嚴詞督促，始於七月二十七日函復學務處長，中間拖延四十餘日。並於循例轉達後，祕密授意工部局華人教育處，採取陽奉陰違之態度。」核與陳選善漢森所稱何德奎於三十一年六月七月間曾指示採取拖延辦法，以免惡勢力進入工部局學校，並儘時間之可能抵抗其實行，暨何德奎函轉總董及學務處長之日期，大致相同。既因職務關係，循例照轉，中歷四旬，述近拖延；且據都秉堅等所具證明，何德奎任職前後，曾屢以敵偽情報密報中央，亦經證明屬實；則是否可認為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亦似不無考慮餘地。」

吳氏的報告，經司法行政部「復核無異」，並經國防最高委員會加以討論。國防最高委員會討論的結果，決定由該委員會秘書廳將該報告照復國民參政會。

截至筆者執筆時止，我們尚未見政府採取其他的措置。何氏則照常供職於上海市政府。

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是：吳氏的調查報告，以及司法行政部的「復核無異」，究竟具有什麼意義。於此，我們可注意的是：

(一) 吳氏的報告，並未認何氏絕對無罪。依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六日國民政府公布同日施行的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通謀敵國而有該條所列舉的若干行為之一者，為漢奸，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依同條例第三條，曾在偽組織或其所屬的機關團體服務，憑藉敵偽勢力，為有利於敵偽或不利于本國或人民的行為，而為前條第二款以下各款所未列舉者，概依前條第一款處斷。吳氏的調查，着眼於此兩條。就何氏於民國三十一年簽署採用偽組織所編印的奴化教科書一點言，吳氏雖以為此種行為是否可認為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似不無考慮餘地」，但我們須注意吳氏並未肯定地認為絕非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依何氏自己的辯白。何氏經前上海

工部局總董日人岡崎的「嚴詞督促」，遵照後者的意旨，將偽教育委員會令飭採用偽組織所編印的教科書的訓令，「循例照轉」(此四字係引自吳氏的報告，該報告並未確切說明循例照轉者係何物，以意度之，當是上述的訓令)；依報紙的記載，在前上海工部局立案的各學校因此即採用該項奴化教科書；此種行為，究竟是否絕不構成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之罪，確大有審究的餘地。就是何氏於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前在上海工部局服務一點言，吳氏雖亦認為當時的上海工部局仍照舊章處於領事團監督之下，為一國際性質的團體，較之敵偽管轄的機關團體，「似尚不無差別」；但此處的問題非係當時的上海工部局，較之敵偽管轄的機關團體，是否絕無差別的問題，而係兩者的差别的程度，是否可使該局不能被認為組織所屬的問題。當時的上海工部局究竟具有多少的國際性？究竟是否不具有敵性？對於該局，領事團究竟能行使多少的監督權？領事團本身的組織如何？這種種，似於解決上述的問題，均頗重要，但吳氏的報告，却很少論及。

(二) 吳氏的調查，不能謂為完備。他的調查，從兩個角度觀察，均屬不完備。第一，從他所調查的事項觀察，他的調查並不完備。蓋吳氏的調查，係針對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的通謀敵國，及第三條的曾在偽組織或其他所屬的機關團體而為，故他的調查的範圍自屬有限。但漢奸的懲治，不以具有該條例第二條或第三條的情形者為限；依該條例第一條，「懲治案件，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無規定者，仍適用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中華民國戰時軍律，刑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何氏的行為，縱不觸犯懲治漢奸條例第二及第三兩條，但是否亦絕不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等的規定，吳氏既未注意，自未調查。第二，從調查的人與證物觀察，吳氏的調查亦不完備。在人的方面，吳氏僅「會晤」了何氏及有利於何氏的證人，但並未會晤參政員羅衡及不利於何氏的證人。在證物的方面，依吳氏的報告，他曾經考慮的證物，都有利於何氏，而不利於何氏的證物，則絕未提及。這樣，調查與報告的價值，自不免受損不少。

(三) 吳氏的調查報告，以及司法行政部的「復核無異」，不能代替檢察官的不起訴處分或法院的無罪判決。在一個正常的國家內，一個普通人民，被另一個普通人民告訴或告發其有犯罪嫌疑時，前者須經檢察官偵

查而處分不起訴確定後，或經法院判決無罪確定後，方得免於刑罰。在這
種普通的案件中，我們決不能以司法行政部參事的調查報告，代替檢察官
的不起訴處分或法院的無罪的判決。這是並無疑問的，因偵查與審判的職
權分別屬於檢察官及法院，而司法行政部參事無之，故後者的調查報告，
於刑事被告的是否有罪，並無影響。一個普通的刑事被告如此，一個具有
公務員身分的刑事被告亦如此。一個普通人民所為的告訴或告發有上述的
效力，參政會的檢舉豈應有較弱的效力？

綜上所陳，吳氏的調查報告，絕不能認為何氏無罪的判決，已頗顯明
。行政院令飭司法行政部調查的目的，我們祇能想像為：行政機關因公務
員被檢舉有漢奸嫌疑，為謹慎起見，令飭為初步的調查，以便進一步為合
法與公正的處置。吳氏的報告祇在供行政機關為進一步處置的參考的限度
內，有其意義。但即在此限度內，因上述種種理由，吳氏的報告，價值不
能謂大。

吳氏的調查報告的意義與價值，既已論述如上，那麼政府及參政會等
應採何種行動呢？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頗為簡單。中國是法治的國家，
政府與人民，均須守法。依照法律，這案件的處理，並無疑問。依民國三
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國民政府公佈，同日施行，現在尚未廢止的處理漢
奸案件條例第五條，漢奸案件，除被告原屬軍人，復任偽軍職，應受軍事
審判者外，均依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之規定，由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審理

論省自治

歷代地方組織，無論採兩級制，或採三級制，其中高級地方政府的重
要性遠甚於低級地方政府。從歷代政治演變的情況以觀，實施集權，往往
不能有效治理。俱採行分權，則易於造成割據。而所謂集權分權，均無非
以高級地方政府為對象。秦的郡，漢的州、唐的道、宋的路、以及元以後
的省，或則賦予軍民財政各種大權，造成外重內輕的現象。漢的州牧，唐

之；依第七條，收復區高等法院或其分院開始辦公後，政軍機關應將有關
漢奸之行為，財產，及其他調查資料，移送檢察官偵查；依第九條，關於
漢奸案件，各級檢察官均應行使偵查職權。現在，何氏既經參政會提出證
據，檢舉其有漢奸嫌疑，又經監察委員糾舉，且何氏的漢奸嫌疑既未因吳
氏的調查報告而洗刷淨盡，則政府可以採取的合法行動，祇能為：將何氏
交由任何法院的檢察官依法偵查。檢察官依法偵查後，可能認何氏的犯罪
嫌疑不足而予不起訴處分，可能認有相當的嫌疑而提起公訴；提起公訴
後，法院或仍認為犯罪嫌疑不足而諭知無罪的判決，或認為犯罪已有充分
證明而予以有罪的判決；這種種都是司法官依法行使職權的結果，行政機
關不必，亦不應，加以干涉。但如政府不將何氏交檢察官偵查，而視司法
行政部參事的調查報告等於何氏無罪的判決，政府即自毀其成法。政府既
不守法，安能望人民的守法？則法治的提倡，不過空談而已。不過，我們
決不信政府將採取此態度。我們有理由相信，政府經鄭重考慮後，仍將以
何案交司法機關依正常且合法的程序辦理。政府既應將何氏交由檢察官偵
查，參政會自可再行催請速辦。

最後，筆者必須聲明，上述的討論，絕不含有認定何氏有罪的意義在
內。筆者的宗旨是：如果何氏確係無罪，其無罪必須由法院宣告。這是法
治。我愛何氏，我尤愛法治！

陳柏心

的藩鎮，清的督撫，地方勢力坐大的結果，促成各該朝代的覆亡。或則盡
量削弱地方地位，造成內重外輕的現象，秦的孤立，不旋踵而國祚即告傾
覆。宋明兩代，中央權力過重，國本衰弱，終亦召致亡國的大禍。蓋高級
地方政府所轄土地廣大，人民衆多，力量強大，因此成為政治演變的一個
重要因素。這種情形到民國以後仍未然變。民國以來的制憲運動，對於省

制的應否入憲，並如何入憲，成爲一重大爭論的課題。在地方政制的討論中，縣應成爲一地方自治團體，爲不爭的事實，所討論者，無非是自治制度的得失利弊問題。獨於省的性質，是否爲中央行政區域，抑係地方自治團體，基本的大原則依然爭持不決，其所以熱力爭持，亦足以看出省制問題的重要所在。

五五憲草規定省設省政府，執行中央法令，監督地方自治。此表明省的地位係屬中央的行政區，其性質及作用，均係代表中央政府，以故省長由中央政府任充，省參議會僅爲輔助省政府而設的一種咨議機關，而非省的立法機關。憲草規定省爲地方行政區域的主要用意，認爲我國自有行省以來，均以省爲中央之行政區域，省並無自治權，但省行政長官往往漠視中央政令，割據一方，與中央相對峙，如果再授以自治權，是無異令省府有挾持民意以凌中央的機會，其驕橫恣肆，必且更甚。立法院孫院長二十九年四月在國民參政會第五次會議報告：「關於憲草制定之經過及內容之說明」一文內會謂：「十年來政治經驗，省各自爲政，或軍人在地方上掌握政權軍權，形成一種半獨立狀態，乃至妨害國家統一；經十餘年的教訓，中央同人認爲國家應絕對統一，既要絕對統一，則不能讓地方權力過分發展，重蹈覆轍。」

國家的局勢需要統一，省地位的剝奪如能有助於國家的統一，自屬無可厚非。但我們如作進一步的研討，認地方權大，即易造成割據，要厲行集權，不能使省獲得自治的權力，證之中國地方政制演變的史跡，雖不失爲一種歷史的教訓，但以現代一般地方政制的發展言，則未必是一種中肯之論。在過去中央與地方，始終是處於一種對立的地位，內外相制，平衡發展，國家可得有效治理。但事實的變遷，絕難一依這種理想順利發展。所以非內輕外重，國家陷於分裂，即內重外輕，政府軟弱無力。兩力相抵，兩勢失調，國家的命運，就發生動搖了。中央與地方權勢的消長，就成了國家治亂的關鍵。不過，集權政府固足使國家陷於麻痺不洽的狀態，但地方割據則有使政權迅速解體的可能，所以從歷史中取教訓，集權自然勝於分權。問題的癥結，在於中央與地方何以一向來處於對立？究其原因，無非中央由君主所主持，而地方則由官吏來負責，集權集於君主，分權分於官吏，君主與地方官吏並行發展，而利害並不一致，於是就難做到協調

融和的地步。但在民主國家中，政治的本質不同。今日統治的動力，不在君主而在人民。在民主政治的實施下，中央是全國人民的中央，地方是一部分人民的地方，集權是集於全民所控制的中央政府，分權分於地方人民所組成的地方自治團體。全國人民與地方人民禍福相依，並無基本的利害衝突，並不相互對立，犧牲地方以鞏固中央政權的原則已不存在，所以即使賦予自治的權力，絕不致危害國家的統一。蓋真正的自治，不僅不致發生割據的現象，相反的，正是消滅割據的根本對策。近代國家所以不致發生地方割據，就是依賴社會中的民力力量減少個人的專制，中央與地方同受輿論的監督，野心者的割據慾望遂無實現的機會。同時官治未必一定是集權，如果一定是集權，則歷來的地方割據何以不斷發生？自治也未必一定是分權，現今世界各國對於地方自治的監督權正在日趨強大。所以即使要實行中央集權，亦不必一定要否認省的自治地位。

根據建國大綱的規定，省長應由人民選舉，國民黨政綱且規定省得自定憲法，所以省在理論上應爲地方自治團體，實爲無庸疑義之事。至在事實上以縣爲實行自治區域，在此狹小的縣區域範圍內的一切事務，均由中央政府及其所屬的省政府處理，不特負擔過重，且亦有違民治的精神。所以無論從任何方面說，這個有歷史性的地方區域，應該賦予自治的權利。省自治的實施應爲中國地方政制改革上的一個基本問題。

討論五五憲草中地方政制一章者，大都注意到這個基本問題。近年來一般言論亦逐漸改變，憲政協進會發表對五五憲草意見整理及研討結果內第十六項規定：「中央與省有權限之劃分，在憲法上不必詳細規定。惟建國大綱所定均權制，與省長民選兩原則，應充分表現，故憲草省之一節，須重行擬訂。又省不必另定省憲。」當時對此問題發言者有多人，其主要意見可以歸納爲下列數點：一、憲草過度重視事實，以期打破地方割據局面，但過度集權容易引起反響，今後中國能否成爲統一國家，此點關係甚大，所以應採均權制度。二、遺教中的省，有二重性質，一方面是自治團體，一方面是中央分部，在中央與縣之間，收聯絡之效，省長必須民選，省政府受中央指揮，執行中央事務，同時又監督地方自治。三、地方以縣爲單位，數額太多，同時於地方發展，亦有妨礙，中央與地方之間，無省之一級，事實上恐怕辦不通。至省的權力擴大，不僅可以減少人才集中中央

之弊，並可藉此培養和訓練憲政人才。四、過去爲要打破割據局面，強調統一集中權力，故省長改由中央任命，十年來國家有重大進步，當可將省長改由人民選舉。

政治協商會議內政府代表孫科氏說明五五憲草內容時，對於省制會有下列的表示：「憲草中對於省制，當時並沒有很好規定，這幾年來我們也感到省級規定需要補救，務使地方的權，逐漸集中……現經再三研究結果，大家都覺得這個制度應該變更，省的地位要從新規定，一方面代表國家，執行國家法令，同時省也是一個地方自治體，有其本身的事務，恢復過去理想中國家與地方的均權制度。」

孫氏這個說明，一方面以政府代表的身份，同時也是憲法草案起草的主持人，他的這一番話，可以看出省之應成爲地方自治團體，而非單純的地方行政區域，不論在朝在野，都有同感。過去的熱烈爭論，現在意見大體都一致了。協商會議所通過的憲草修改原則，其中第八項關於地方制度者有下列四點：

- 一、確定省爲地方自治之最高單位，
- 二、省與中央權限之劃分依照均權主義規定，
- 三、省長民選。
- 四、省市制定省憲但不得與國憲抵觸。

憲法草案還要組織審議委員會審議，提出修正案，同時還要經過制憲的國民大會通過，關於憲法內容，當然還要從長討論，如省市應否制定省憲，這是需要再加研究的，極端的做法與均權主義的精神又不合了。但從這個問題過去討論的情形看來，省爲地方自治的基本原則，當不致再有變

更。

省的實行自治，如果原則上沒有問題，我們願進一步貢獻實施省自治的幾點意見：

一、憲法規定的省制要在憲法正式制定以後實施，但既決定省應爲地方自治團體，則現行制度的發展，應使其能够與以後的制度相銜接而不致脫節過甚。我們以爲現在的省參議會，應改善其組織並變更其地位，各省參議員一律應由選舉產生，使成爲名符其實的人民代表機關。至省參議會的性質，應爲省之立法機關，而非爲一諮詢機關，所有省法律應由其制定

，省預算決算應由其通過，行政重要與革應由其討論，省政設施應由其監督，換言之，省參議會職權應加重，盡量發揮自治精神，使政風得以革新，而官治流弊亦可一掃而清。如果現在的民意代表機關組織尙欠健全，不能完善運用，不妨加強中央監督權以爲補救，但不能因此降低省參議會在地地方上應有的地位。

二、我們主張省應實施自治，但所要求的自治，應使自治權真正操之於地方人民，而不操之於地方上特殊勢力或割據軍人的手裏。主張省不應成爲自治團體者，即爲恐懼自治權有被特殊勢力或割據軍人操縱利用，而造成半獨立的狀態，致陷國家於分裂。因爲自治權如果不能操於人民之手，致使特殊勢力有挾持民意以凌中央的機會，則地方自治勢將成爲地方割據的憑藉，從而妨害國家統一，違背全民利益，在這種情形下談自治，談均權，其結果只能造成中央與地方或地方與地方間暫時的均勢，縱可遷就事實，苟安一時，但相互間利害相悖，必難維持永久，而使國家基礎時時有動搖甚至傾覆的可能。是實施省自治不僅不能與國家於長治久安，反而使國家無時無刻不陷於分裂的危機，這顯然不是提倡省自治的本意了。中山先生反對當年的聯省自治運動，其主要理由在於當時各省軍人，欲藉聯省自治的美名，以達到保持一省地盤自謀利益的目的，對於這樣一種假自治的運動，自然沒有可以同情的理由。我們爲中國地方自治前途着想，不得不強調實行地方自治必須先造成和平統一的環境，中央必須有效的監督地方，地方亦不能任意超越其應有的權力範圍。和平統一與民主繁榮，相依相存，缺一不可，所以我們必須使省自治在和平統一的環境中實施，防止假借自治名義，以滿足私圖的現象。爲期增進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必須注意下列兩點：第一，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必須分清，應歸中央的權力必須歸於中央，在地方範圍內的權力地方才得行使，其間必須有一清楚的界限。第二，切實扶植人民的自治能力，使不致爲任何特殊勢力或割據軍人所利用，然後自治得向正當的途徑發展。

三、省長應由民選，爲建國大綱所規定，現時爲一般人所主張，我們贊成民選的原則，不過採取何種方式，似值得加以研究。選舉可分由人民選舉或由議會選舉兩種。美國各邦以及採取市長議會制的各市，其邦長市長均由人民直接選舉，這種制度的利益足以引起人民對公共事務的興趣，

可以作為專家的一種政治教育，被選者的才能道德必為人民所深知；其弊在使重要的行政官吏，任由知識不健全的羣衆選擇；而選民衆多，自己一票的效力有限，因而缺乏責任心，易為不道德的勢力所誘引。許多國家的地方的執行機構由議會所選任，不論其為一個長官或一個委員會。這種制度的優點，在於議員的知識程度高於普通選民，且其本身職務與行政關係非常密切，因此較能物色適當人物；其弊在於對於議員的操縱運動利誘威脅，較之對人民為更易，政客的權謀術數，遂易有貫徹的機會。以上的利弊僅就選舉的效果上言，至就立法機關與執行機關的關係來說，立法與執行機關各自由人民選舉，各自向人民負責，地位並立，相互間不易協調，致影響行政的效率。由議會選舉，向議會負責，立法與行政機關互相牽制

性格及職業興趣的遺傳問題

錢蘋

關於心理能力的遺傳問題一向爭辯甚烈。所謂心理能力，即指智力、態度、習慣、性情、及職業興趣等等。華林 (J. B. Watson) 否認心理能力的遺傳，哥爾頓 (Galton) 則以為心理能力是可以遺傳的。從生理學的觀點來說，生理的特徵之所以能遺傳是因為在生殖細胞中有某種因為基礎。如果承認心理能力直接得之于遺傳，勢必假定心理能力在生殖細胞中也有基因為代表。例如某種基因可決定和藹的態度，某種基因可決定倔強

的性格，或某種基因可決定工程師的才能；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自然我們應承認有些天賦的生理基礎能影響心理的發展，正如初生的嬰孩在心理上雖如白紙，却不能否認這白紙的存在一樣。但遺傳與心理能力只有間接的關係。一個人必須有健全的大腦才能思致推理或判斷，必須有健全的發音器官和口腔的構造才能說話和唱歌，這自然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但如單靠這些生理的基礎，而完全不受環境的影響，那麼他也許只能像野獸一樣的狂叫，或像低等動物那樣渾渾無所知覺。所以心理能力的發展與遺傳只有間接的關係，而大半受環境及經驗的影響。現在我們單就兩個最易誤解的心理事實來討論，那就是個人的性格和職業興趣的遺傳問題。

衝突之弊，可以不致發生，同時由議會選舉，可以選舉有能的專家，而不必為僅爭榮望而缺乏實際能力的代表。我們認為省長的選舉以由省議會產生為較妥，以目前中國人民教育知識程度之低，由人民直接選舉未必能有良好的效果。同時自鄉鎮保甲起至中央政府，各級議事機關及行政長官均由人民選舉，不特人民將不勝其繁，且注意力無從集中，更難有良好成績。由議會選舉，如恐懼議會與省長勾結舞弊，則可由人民行使罷免權以為補救，如認省長易於為議會所挾制，而不能自由行使其職權，則於制度上可增高其地位與權力，法國由議會選舉的市長其地位並未減低，美國對市議會負責的市經理仍有獨立的職權，均為其例。

性格

有些心理學 都承認人類有多種反應傾向都從遺傳而來。夏獨孤 (W. McDougall) 承認個人的胆怯、爭鬥、勤儉、性急、呆滯、樂觀及沮喪等性格大都決定于遺傳。克雷次買爾 (E. Kretschmer) 把人格分為肥胖型和長瘦型兩種，而以先天的身體組織來決定人格的特性。其實個人的性格並不能直接受之于遺傳，大半是受環境及經驗的影響。

年齡較大的兒童常會發展各種保護人所具有的特性而對弟妹表示其莫大的權威。因為他早就察知權威的力量，並把父母視為理想中最有權威的人物。又如兒童日擊父親暴怒的情態，並發覺暴怒是褻瀆全家的絕妙方法，以後他遇到適當的機會也會試用同樣的方法，使全家籠罩在紛擾與不安的氣氛中。于是母親就斷定兒子的壞脾氣完全得之于父親的遺傳，就是父親本人也在暗責着自己的罪惡。其實兒童的暴怒懂得之于模仿而已。

兒童從小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決定性格的重要因素。例如一個獨生兒在家庭中是受盡父母的寵愛，其全部的生活恐能勝過地球上最大的天堂。

但在這種縱容的教育方式中，可能使他養成一種過分依賴權勢或專制等性格。一個長子或長女其地位也和獨生兒相似，但在弟妹出生以後，頓覺貶低了地位；母親不再注意他，至少不若當年的受寵愛，以後他可能變成一個好妒忌的人，努力保持自己的權勢。或者他會採用侵略、發怒，或哭訴等方法來獲取家人的注意。家庭中最小的兒童是個永久的嬰兒，他所處的地位與獨生兒相仿，其所發展的性格也可能與獨生兒相似。

兒童出生的次第對於性格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例如一家有四個兒童，其次第為男——女——男——男，那末第二個男孩所處的地位比較最不利，因為長兄和小弟，一個是長子，一個是家庭中最小的寶貝，而姊姊又是一個獨生女，所以除了他自己，一兄、一姊和一弟都可受到父或母的寵愛。在這種情境之下，這第二個男孩可能失去其自信，也可能變為特殊的憂鬱或偏強。

另有一些生理的原因如內分泌的失調，神經系的錯亂雖能促使性格的變化，却不能直接得之于遺傳，因為其中仍包含着環境的因素。

職業興趣

哥爾頓以為農之子恒為農，商之子恒為商都是職業遺傳的重要論證。但一個務農或經商的才能可以直接從他的生殖細胞上傳給他的子女，在生

派與匯 (一)

——作為費孝通：「生育制度」一書的序——

物學上是毫無根據的。不過關於那可能發展務農或經商才能的各種生理基礎，如健全的大腦，靈敏的雙手，聰明的耳目等是由遺傳決定的。但這些生理基礎並非與農商的才能有必然的相關。農之子恒為農大半受環境的薰陶，要發展農人的才能也須受特殊的訓練。

親子在職業上的相似，有幾種可能的原因：其一，有些父母常誤認兒女是個人的財產，並把兒女當做是個人事業的承繼者；他自己愛好文學，也希望兒女研習文學；自己經商致富，也希望兒女承其舊業。兒童從小就被實有的環境所感染，也常被父母所鼓勵，自然他將來的學習興趣和職業就容易走上父母同一的方向。其二，是由于兒童的模仿；兒童有時仰慕父母的權威，急謀與父母相似，他將來也可能選擇一種與父母相似的職業。這種相似，如說是得之于遺傳，那是說不通的。何況親子的職業並無必然的相似性。韋克司保 (E. Wacker) 說：「有時正因為父親在某種事業上有着特殊的成就，反會使兒童不願選擇與父親同樣的職業，因為他知道要在同一個目標之下與父親競爭必遭失敗。如能另謀努力的途徑，他就不必與父親作冒險性的比較。所以名人的兒女也可能毫無成就。其他如學校教育的影響或擇業的機會等因素，都可決定個人職業的路向。」

哈立脫 (V. Haldie) 說：「遺傳能使兒童成為種種可能性的儲藏室，而不是一個小發條機器。」

潘光旦

- 一、次序的話
- 二、釋派與匯
- 三、社會思想與匯
- 四、社會思想與派
- 五、社會思想與社會理想

- 六、社會理想與哲學概念
- 七、社會思想分派的利弊
- 八、社會理想分派的利弊
- 九、治標的祛弊論
- 十、論新匯的可能

一 代序的話

對於孝通的作品，借了作序之名，我又取得一次先親爲快的機會。

這是孝通六七年來在西南聯合大學與雲南大學開授的一個學程，就叫做生育制度。其實所論的不止是生育，凡屬因種族綿延的需要而引伸或孝通所稱『派生』出來的一切足以滿足此基本需要，衛護此重大功能的事物，都討論到了。它實在是一門家庭制度，不過以生育制度爲名，特別從孝通所講求的學派的立場來看，確更有點睛一筆之妙。這也是他關於此學程的全部講稿，歷年以來，不斷的補充修正，才告完成；祇有最後的一兩章是最近補寫的，因爲剛從西南避地歸來，旅途困頓，行止不常，又值天氣悶熱，與西南的大相懸殊，文思汗汗，同其揮灑，極感不能暢所欲言的苦痛，孝通自己頗有因此而將全稿擱置的意思，後來還是經我的勸告，才決定姑先付印。人生幾見玉無瑕，何況瑕之所在是很有幾分主觀的呢？又何況此瑕不比彼瑕，前途是儘有補正的機會的呢？

將近二十年前，我對於家庭問題也曾寫過一本書稿，自此迄今，也會不斷的有所論列。我們先後的嘗試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都從生育的功能出發。不過有一點是很不同的，我所注意的是問題，不是制度本身；問題需要解決，所以我的用意是在提供一些改革的意見與方案，屬於下文所謂社會理想的一路；我的眼光是直截了當的優生學的，屬於下文所敘到的生物學派。孝通的則不然。他所注意的是制度本身，用意是在就種族綿延的起點和制度完成的終點之間那一大段社會的與教化的文章，加以推蔽分析；他的目的是在研究；他的嘗試是學術性的，而屬於下文所稱社會思想的一路；他的眼光則屬於下文已略有說明的所謂功能學派，是社會學派或文化學派的一個。好比造房子，孝通所關心的是，從居住的需要開始，到建築的完成爲止，一面要看房子是怎樣構造起的，一面也照呼到和居住直接間接有關的種種需要也未嘗不因房子的構成而獲得滿足；我的卻僅僅表示了一個有好房子住的希望，提出了一個好房子的圖樣來，究屬好不好，也是還是另一問題。兩者相較，無疑的他的嘗試要比我的更爲基本，更爲腳踏實地。也無疑的，他這一番工作應該先做，我的則失諸過早。

我對於功能學派一向沒有深究過，近年和孝通不時接觸，始取得更進

一步的認識；這認識是不是已够清楚，下文所作一部分的交代是不是够明白，還希望孝通和其它同學派的朋友指點出來。我對於這比較新穎的學派是相當的欣賞的，倒不是因爲它新穎，乃是因爲它於推陳出新之中能比較的综合，比其它社會學派或文化學派爲更有題目中所用的匯字的意趣，下文亦已有說明。不過有一點我希望孝通和其它用功能論的眼光來研究社會與文化現象的朋友們要注意提防，就是下文所論的一般的『我執』心理，特別是此種心理所養成的『一切我自家來』的傾向。功能論既已很有匯的趣味，洵如下文所論，它所稱自家之家，門戶自不致太狹，派頭自不致太小，事實上它和別人所已發生的『通家之好』已經是很顯著；但大門檻可以出小氣派，表面的通好可能是實際的敷衍，還是不存在在提防的。例如即就孝通所論列的生育制度而言，功能論者是充分的承認到所謂種族綿延的生物需要的，這表示和生物學已經有了通家之好，但舍此而外，一切構成生育制度的材料與力量，一切其它的條件，好像全是社會自家的了，文化自家的了。這是事實麼？我以爲不是。鳥類構巢，蜂蟻之類造窠，若論居住的基本需要，它們是和人類一般無二，即同是天賦的要求，是生物學的；但鳥類蜂蟻沒有文化，所恃的全屬於心理學所稱的本能，即一種生物的自然傾向，何獨一到人類，全部的居住制度或任何滿足一種基本需要的程度，便除了基本需要的最起碼的一點而外，都算作社會與文化之賜而和自然的傾向完全絕緣了呢？鳥類蜂蟻是完全本能的，人類則除了起碼的一點而外，全是文化的，在事實上總有一些講不大通。我看問題還是出在『我自家來』的身上，能自家來總是自家來，能不仰仗別人就不仰仗別人，如果把這種精神用在一個人的自尊與獨立的發展上，用在教育事業裏，原是極好的，但若用在學術的領域裏，我們所能得到的，充其極，可能是表面上很完整，內部也很玲瓏精緻的一大個輪根是演繹邏輯的結構，而和現象的比較通體的解釋或洞澈的認識不太相干。這就陷進一切學派的泥潭了，學派的主張既成爲不可動搖的大前提，於是一切探討的工夫，名爲自果推因，實同自因尋果。

孝通在這本稿子裏，大體上並沒有表示一切都要自家來，因爲他的準備比一般社會學者或人類學者爲廣博，包括多年的生物學的訓練在內。不過提防還是需要的。學者總希望自成一派，自成一派當然比人云亦云，

東拉西扯，隨緣揀選，一無主張的前代的筆記家和當代普通的教科書作家要高出不知多少籌，但如求之太亟，則一切自家來的的結果或不免把最後通達之門堵上。孝通在本書裏有若干處是有些微嫌疑的。在不察者可能認為一家之言，必須如此說出，否則不足以為一家之言。但在博洽明達的讀者便不免以「自畫」兩字目之了。有一兩處最後已經孝通自己加以改正。至於本書條理的暢達軒豁，剖析的鞭辟入裏，萬變而不離功能論的立場，章法井然，一氣貫串，則也未始不是一家言的精神的充分表示，在學殖荒落，思想難遷的今日，也正復有它的貢獻，初不因我的期勉的話而有絲毫損色。不過我深知對於孝通的作品，外間欣賞以至於恭維的反應決不怕太少，陳義較高而互相勗勉的話還得讓老朋友來說。

大概孝通是要我說這一類的話的，所以要我寫這篇序；我也樂於接受這差使，因為我比較能說的也就是這一類的話。我說過，我對功能論沒有深切的研讀，我不能用同一學派的立場，就孝通的議論，或加以推挽，或尋求罅漏，而寫成一篇就書論書的序；我只能就一個更廣泛的立場，更超脫的展望，抱着對孝通一個更通達遠大的期待，寫成了一篇代序；好在在這樣一個立場、展望、與期待之中，功能論還是有它的不可磨滅的地位。

二 釋派與匯

天下凡屬有發展的過程的事物似乎都取一個梭子形的公式，起初單純，中段複雜，末了又歸於一種新的單純；或起初備備，中段分化，末了又歸於一種新的備備，我們叫他做綜合。如果延展下去，這備備或綜合可能是又一節新分化的準備，而終於再來一個梭子似的過程。自然現象界一切有循環性的東西都可以說採用的是這個梭子公式，因為我們知道，所謂循環也者決不是一個單純的循環，好比一根鐵線做成的圓子似的，乃是一度循環之中，必有一個比較分化而複雜的段落，而循環的趨向與終點也決不對頭，即可能是彈簧式的。植物化學家所盛稱的育氣的循環 (Florigen, Gibberellin) 就是如此。水的循環，大之如液體與汽體的更迭變化，小之江河湖海的流轉分布，也都循着這個公式。生物滋長與變遷世代，由種子發展為菌體，由菌體歸結到種子，走的也是這條路。而菌體由單純的幼沖時代，經過成熟而繁榮的壯年之後，以歸於衰老；衰老也是比較單純的；以

人而論，文學家如莎翁就稱之為「第二個童年」；一個人經過了所謂不惑、知命、耳順的年齡之後，總是比较的飽經風露，爐火純青，看得開，放得下，換言之，他的生活必然的要比壯年人簡單得多了。

文化、學術、思想的演變也似乎未能外此。把人類文化當一個總集體看，如此，把民族文化或文化的各方面分開來看，也復如此；不過如果分開了看，有的民族或方面所已經歷的可能不止是一個梭子罷了。就思想一方面論，以中國為例，春秋戰國以前，是單純的一個時期，春秋戰國那一段，百家爭鳴，不衷一是，是分化而複雜的，而秦漢以降，儒家蔚為主流，又復比較的歸於綜合單純，以迄於最近，好像又正在醞釀着一個分化而複雜的新時期。以西洋為例，也有相似的形勢，荷馬所代表的希臘時代的思想說不上複雜兩個字，從希臘全盛到滅亡的時期，好比我們的春秋戰國，是變化多端的，而自基督教的傳播以迄於三四百年前，顯然又歸宿到一個並不融通而還單純的段落；三四百年以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興起，工業革命等等，一面是思想日趨複雜的因，一面也未嘗不是思想日趨繁變的果；目前西洋的思想還是在這第二度分化與夾雜的段落之中，短期內是否會有一個新的綜合，雖不可必，但端倪已經有了一些，下文當續有討論。

時人喜歡把思想比做水，例如說「思潮」。水是動的，絕對的止水或死水是不能想像的；思想也是動的，自身的發展是動，與生活的相互影響也是動，絕對不動的思想也是一樣的不能想像。所以在相當限度以內，這比喻的用法是有它的方便的。我在本文題目裏也用到形容水的兩個字，派與匯，派指思想的分歧，匯指思想的會聚，派是分析，匯是綜合，派是家數，匯是集成。學派的說法是一向有的。匯的說法也是明說暗說的都有；「百川學海」一類的書名是暗說的，「文匯閣」，「文匯報」一類的名稱就明說了。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每一子每一家是一個學派。到孔子被人稱為「集大成」，就有匯的意思了，是否真集大成，真匯，固然是另一問題。孟子說孔子，提到「河海之於行潦」，那匯的意思更是顯然；又提到「盈科而後進」，那盈科兩字也有匯的意思，至於後代的學術思想究屬進了沒有，那又是另一個問題。

巴黎會議成就了什麼

(巴黎通信)

錢能欣

蔡維藩先生在本刊創刊號上寫了一篇「二十一國和會」，他寫在和會開會之初，他提到和會的由來，和約草案，和會程序的爭執以及和會的展望。現在和會已經結束，我覺得似有繼續來簡略報告一點關於巴黎會議經過的必要。(比次會議正式命名為「巴黎會議」Conference de Paris故擬用此名。)

人力和財力的耗費

會議自七月廿九日開始至十月十五日閉幕止，足足舉行了十一個星期。直接參加工作的約二千五百人，其中二十一國及五前敵國及其他被邀列席的代表團人數共約一千五百人。(代表團中以英國和蘇聯兩代表團規模最大，英代表團共二百九十餘人，蘇聯代表團共二百五十餘人；以挪威及烏克蘭代表團規模最小，都未超過二十人。)大會秘書處工作人員約一千人，而在會場及旅館負責保護及維持治安的便衣隊，警察及童子軍等一千多人尚不在其內。為會議而耗費的財力約三百五十萬美金，其中法國政府所負擔的大會秘書處的費用據發表為一萬萬三千六百二十五萬法郎，約合三十萬美金；每人耗費平均每日以美金十元計算，共二百五十萬元，各代表團的消耗平均以三萬美金計算共須七十萬元。此外可查報告的法政府徵用了十五個大旅館，動員了三百輛汽車，消費了五十噸的紙張。至於白蘭地香檳之類那就無法推知了。

會議的進程

會議最初三星期的工作集中在議事規程的決定，大會聽取二十一國代表表的演說，聽取前敵國義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及芬蘭各代表表的陳述意見。接着是各委員會的組織，從第四星期起各委員會開始工作，一方面大會繼續聽取阿爾巴尼亞、墨西哥、古巴、埃及、奧國、伊朗、

伊拉克等代表對各有關和約草案的意見。

大會中的委員會除臨時性質的議事規程委員會及全權證書委員會外，計有全體委員會、義大利政治領土委員會、羅馬尼亞政治領土委員會、保加利亞政治領土委員會、匈牙利政治領土委員會、芬蘭政治領土委員會、義大利經濟財政委員會、巴爾幹及芬蘭經濟財政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以及法律起草委員會。後兩者由二十一國代表團各派代表組成，討論和審查五個和約草案有關軍事和法律起草的修正案，全體委員會也是由二十一國代表組成。原來的目的是使大會和各委員會得有聯繫，並在大會停會期間，可以作一般的決定，但後來因一切重要問題，都由和會以外的外長會議隨時決定，全體委員會就無形地失其效用，因此自成立以後，即未繼續舉行會議。

至於各政治領土及各經濟財政委員會在會前的巴黎四外長會議中因莫洛托夫的堅持，決定各由四起草和約國及會對之宣戰國家參加。在程序委員會中小國對此問題曾提出異議，結果附加：「預會國代表團得以書面通知有關委員會主席，向各委員會陳述意見。」這是一種折衷的辦法，實際上並無一個列席的代表要求說話，因為無討論和表決之權，說空話是無濟於事的。就是法國代表在巴爾幹及芬蘭各委員會中的地位，蘇聯代表開始即聲明祇承認他可以參加而無表決之權。這問題當時曾使法方難堪，但後來也便無下文了，法代表在各該委員會照樣的表決，蘇聯代表未曾再度為難。原因是一方面法代表見機行事，有時偏向蘇聯，在若干場合中使蘇聯覺得與法國尚可為伍，另一方面是法國一票事實上也不能改變大局。

依照上述的規程，中國代表團除參加全體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及法律起草委員會外，祇參加義大利政治領土委員會及義大利經濟財政委員會。各委員會的工作非常繁重而多周折。關於議事規程的爭執，幾乎費了一個半星期的功夫，最後總算把爭執焦點的表決問題解決了，即是通過了

英方的折衷提案：大會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議案向外長會議建議；大會以過半數而不到三分之二通過的議案，也送外長會議討論。這樣才算平了巴西、新西蘭等小國代表團對蘇聯堅持三分之二表決的不平之鳴。蘇聯對三分之二表決的所以不肯讓步，蔡先生在上邊的文章中已說得很明白。

各代表團對義、羅、保、匈、芬五個和約草案提出的修正案共有二百零五件之多。其中澳洲代表團提出的七十三件，佔全提案的三分之一強。因此在各委員會中發言最多的，和蘇聯對斯拉夫集團代表爭執最烈的也是澳洲代表團，難怪蘇聯大感不滿，莫洛托夫在會場上曾責備澳洲遠在太平洋，對歐洲事情，不該如蘇聯的關心。意思是澳洲不該如此搗亂。而莫斯科電台則稱澳洲代表團受了英美的利用。但無論如何澳洲代表團在這次會議中確是爲了民主理想和國際上的平等挺身奮鬥了一番，雖然他們提出的修正案中連十分之一都未被採納。

各委員會經過了六星期的工作，大致都告了一個結束，無論解決或不解決的問題一起報告大會，作爲建議或請通過。因此自第十星期起，大會開始第二部分工作，即審查和表決各委員會所送的報告。在第十七和十八兩次大會中接受了外長會議加速會議進行的新規程，在各和約草案一般討論時限制各代表發言的時間，且在表決時不得解釋投票的理由，也不得提新修正案。並製定了如何討論的時間表，遵照這新規程，大會進行得很順利，或可說從大多數代表的懣倦，冷淡和寡笑的臉色上看來，簡直大有何必多此一舉的情形。

從十月七日至九日表決對義和約，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及十四日各別表決對羅保匈芬和約。十五日閉幕。在閉幕的會議中南斯拉夫代表團書面聲明和會對於義大利條約的建議於其不利故不参加閉幕式。

結廬所在

在二百零五件修正案中最棘手而終未解決的，也即是四外長草案中未能同意的三個問題：(一)義南劃界及脫里斯特自由區；(二)多瑙河自由航行；(三)希臘的要求。

(一)義南劃界及脫里斯特自由區。關於義大利與南斯拉夫的劃界問題，在去年倫敦五外長會議中決定以一種劃界爲解決的原則，並決定由美英蘇法各派代表一人組織調查委員會前往實地調查。調查結果，四國專家對於該地經濟及地理情形一致同意，惟對於與義南三國各主持的幾次的人口調查意見不同，因此影響到以一種劃界爲原則的工作，美英蘇法各提出界線。到今年五月的巴黎四外長會議中美英放棄各自的主張，同意法擬界線，這折衷界線比所謂威爾遜線還有利於南斯拉夫，祇留很小的地帶給義

大利，脫里斯特成爲國際共管區，以十年爲期，期滿後由當地人民投票決定歸義或是歸南。但蘇方反對，仍無結果。後來法方又提出「脫里斯特自由區」的修正案，經過多次的磋商，蘇方大致接受以法方提案爲基礎的草案，並同意自由區的獨立與土地完整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加以保證，總督由安全理事會指派等，但自由區與南義疆界仍未完全同意。

四外長把這問題的同意之點及不同意之點一起載入對義和約草案，送交巴黎會議。義大利政治領土委員先討論義南疆界。關於義南劃界的修正案共有巴西、南斯拉夫、白俄羅斯及南非聯邦等四件，但討論結果，全被否決。最後通過和約草案中的法擬界線。南斯拉夫代表認爲有傷南國主權，繼書面而又口頭聲明南斯拉夫決不簽字和約，並不撤退依斯特利亞半島北部的軍隊。至於脫里斯特自由區，重心在於永久法章的制定。對義和約草案第十六條並無條文規定，祇附四外長所同意的六項原則，即(一)自由區的疆界根據法擬界線劃分；(二)自由區之完整與獨立由安全理事會加以保證；(三)設立特別委員會代表外長會議之四國與義南協商俾向和會提議；(四)永久法章應送安全理事會核准；(五)臨時政府之組織及永久法章之制定應由二十一國和會提出建議；(六)臨時政府及永久法章應守下列原則：總督一職應與南義協商後由安全理事會指派；立法與行政應根據民主方式，包括普選；公民的權利，——人權及基本自由，應加以保障；總督應對安全理事會提出年報。

美英蘇法各提出自由區永久法章草案，南斯拉夫所提第十六條文字太多亦有關永久法章。經義大利政治領土委員會組織小組委員研討後，若干點會未獲一致同意，後又經委員會多次討論，雖遭斯拉夫集團之反對，結果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法方提案。法方提案共分三部，除主張設立自由港不得專與某一國發生經濟關係外，其餘各項規定均依據外長會議所決定的六項原則。此案在大會中表決時，情形一如在委員會中，斯拉夫集團依然堅決地站在反對方面，但結果仍得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作爲對外長會議的建議之一。

(二)多瑙河自由航行 關於歐洲內陸河流航行問題，美方會想通盤計劃解決，在倫敦五外長會議中會具體提出意見，主張將萊茵，易北，奧得，多瑙等河置於國際的管理之下，但遭蘇聯的反對，未獲結果。美方見通盤計劃不能實現，祇得致力於各別的解決，因此多瑙河問題在對巴爾幹和約談判中成了重要的題目。

在第一次巴黎四外長會議中，美外長即具體主張在對羅保匈三國和約中應規定多瑙河上之航行，其通航之支流及其相連之運河，應在完全平等之原則上自由公開於一切國家之人民，商船及貨物。但莫洛托夫仍表反對

，並稱此問題應由多瑙河流域國家參加，並建議和約簽訂後召開多瑙河會議。貝爾納斯稱和會中其他有關的聯合國，特別是捷克和南斯拉夫均出席，豈敵國羅馬尼亞亦應邀請到會反對這計畫麼？貝文支持美貝爾納斯的提議，但因莫洛托夫的堅持，迄無結果。在第二次巴黎四外長會議，美英重提舊案，莫洛托夫依然不接受，仍以爲這問題應由多瑙河流域國自相討論，但可以由外長會議發一宣言表示贊同自由航行的原則。貝文同意發表宣言的辦法，惟主張措詞應具體，並提議宣言中申明會議中四強應遵守原則，並應採必要步驟使多瑙河流域國家參加該項宣言。貝爾納斯表示如蘇法兩方接受此折衷提案，美方也可同意，否則美方仍堅持和約中應一專款規定。但莫洛托夫表示不能接受英方提案，因此這問題再度陷入了僵局。直到對巴爾幹各和約草案送和會討論之時，關於多瑙河自由航行問題，尙無協議的條文。對羅、保、匈各和約草案第七章：「關於多瑙河之條款」，祇代表美英兩方的意見，英方又主張附加：在和約生效後六個月中召開有關國際會議以確定多瑙河國際化的地位，蘇方則仍堅持對巴爾幹和約中不應加入有關多瑙河之條款（見對、羅保、匈各和約草案第七章附註）

多瑙河自由航行問題在巴黎會議中是由巴爾幹及芬蘭經濟財政委員會討論審查的。當時除了美英及蘇聯兩種相對的意見之外，法方又提出一個折衷的新提案，實際上是將美英的意見加以整理爲二點：（一）多瑙河的航行，對於各國商船，應一律開放；（二）羅、保、匈三國應參加於簽訂和約六個月內所舉行之多瑙河會議，由美英蘇法及多瑙河流域國家共同製定多瑙河國際管理的規章。表決結果八票對五票通過法方提案。南斯拉夫代表接着聲明：贊成法方提案的八票中沒有一個是多瑙河流域國家，而其中祇有三國是歐洲國家，且在場的多瑙河國家却都投反對票，這樣通過的決議案，實在是不合情理。（查贊成的八票除美、英、法外，尙有澳洲、南非、加拿大、新西蘭及希臘，反對爲蘇聯、白俄、烏克蘭、南斯拉夫及捷克的斯拉夫集團，印度代表棄權。）

這問題提交大會表決時又經過激烈的爭辯，結果得三分之二多數仍通過了委員會的決議案，作爲送外長會議的建議。

（三）希臘的要求 希臘半島東與保加利亞，西與義大利相接壤，左右控制愛琴海和阿得里亞海，她是戰後英美勢力唯一所及的巴爾幹國家。在蘇聯看來這是她控制巴爾幹的最大障礙，英國軍隊的駐紮希臘，不但直接阻止其向地中海的擴展，而且危及其在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及匈牙利的勢力。希臘的地位在這相持的情況下，日見重要，希臘的一舉一動，便會引起英美與蘇聯之間的爭執。

希臘在這次和會中有三大要求：（甲）要求保加利亞割地調整希臘邊

界；（乙）要求阿爾巴尼亞割讓北艾比羅斯；（丙）要求保加利亞的賠款。

（甲）調整希臘邊界問題 第一次大戰後希臘取得保加利亞南部沿海琴海之塞拉斯西部地方，自此保國在愛琴海上爲希臘及土耳其（土於一九一三年佔塞拉斯東部）所封鎖。第二次大戰中保國軍隊進佔希臘，在戰事的末期西塞拉斯又在希臘軍隊的控制之下。此次和約中希臘不但要求恢復西塞拉斯的主權，而且要求保加利亞割地調整希臘邊界，其理由是（一）保加利亞於一九一二年，第一次大戰及第二次大戰中三度侵略希臘，希臘爲安全起見，必須取得希臘邊界戰略上重要性之若干山口以資防衛；（二）西塞拉斯及東馬叙頓爲希臘的「穀倉」與希臘民生有極大關係，保國累次侵犯，却奪該區食糧，爲防止其再度竄劫，「穀倉」必須加以妥善防衛；（三）希臘爲預防保國假助第三者一如假助納粹侵略希臘，必須取得戰略上的要地。

保加利亞不但對希臘的割地要求一口拒絕，相反地以保加利經濟生命有關理由要求收回西塞拉斯，蘇聯支持保國的要求。因此在對保和約草案中第一條規定保國疆界依照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之情形之下附註稱：但希臘疆界爲臨時之規定，俟希臘代表向和會或外長會議陳述意見後，再行確定。

此次會議中希臘代表在保加利亞政治領土委員會中提出具體要求，但未爲接受，爭論結果通過草約第一條原文。但當提交大會表決時，又起了風波，英代表支持希臘要求，美代表不主張割讓領土，但以爲保方應解除其在希臘邊疆之武裝，而蘇聯代表則認爲保國軍力薄弱，不致危害安全，無解除武裝之必要。表決結果，否決了委員會的決議案。希臘疆界和西塞斯問題鬧了一年多，還是未得結果。此後外長會議對此問題仍須重加討論。

（乙）北艾比羅斯問題 一九一三年倫敦會議中爲調處義大利和奧匈帝之間的衝突，在亞得里亞海東岸，劃定阿爾巴尼亞獨立國，作爲緩衝地帶。新獨立國的南部因義大利的堅持把聖格郎達港及希臘屬地科佛島對岸一帶一併劃入，如此希臘的北部即所謂北艾比羅斯變成了阿爾巴尼亞南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佛羅倫斯議定書正式規定了阿爾巴尼亞疆界。

根據希方的史料，北艾比羅斯古代居民爲希臘民族之一支，雖嗣後一部分人民信仰回教，且一度爲土耳其所征服，但一直保持着希臘的文化。第一次大戰中義軍佔領北艾比羅斯，在和會中義首相與希方代表簽訂協定，同意將該地歸還希臘，但後來義政府又反前言。那時希臘因正與土耳其從事戰爭，無暇顧及，聽由國聯調查決定。此問題尙未解決，又發生希阿

邊境義軍官被害事。義方藉此小題大做，砲轟科佛島，繼之加以佔領，因英方的干涉，始行退出。在這不利的空氣下又簽訂了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佛羅倫斯議定書，恢復阿爾巴尼亞以前的疆界，如此北艾比羅斯仍劃入阿爾巴尼亞的版圖。在第二次大戰中義軍自阿爾巴尼亞直下希臘，因其佔有重要山地，攻勢非常順利，但因希臘軍隊的苦戰，終在北部山地阻止了義軍，繼之將其逐出北艾比羅斯。

在此次會議中，希臘要求收回北艾比羅斯，調整與阿爾巴尼亞的疆界。但此問題不復為與義大利之爭執，而成了與蘇聯及斯拉夫集團之間的關係，因阿爾巴尼亞目前也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在第五十大會中，希臘代表提出將此項問題列入大會議程時，莫洛托夫立即反對，以為這問題非本會的任務，應向外長會議直接提出。但表決結果還是接受了希方的要求，把北艾比羅斯問題列入議程。可是大會雖然接受了希方的要求，一直沒有討論。希臘代表見情勢不利，最後竟自動的暫告撤回要求，祇是堅持對義大利政治領土委員會在第二十一條中增加：「尊重阿爾巴尼亞領土完整的決定，不能接受。大會表決結果，否決了委員會的決議，這樣又增加了希臘繼續要求歸併北艾比羅斯的勇氣。」

(丙) 賠款問題 賠款和割地一樣在一般和約中是一個主要的問題，不過這一次和歷來的情形有點不同。在歷史上要求戰敗國的賠款，或多或少，從未在戰勝國之間成為問題，而這次却成了戰勝國之間的嚴重爭執。情形是這樣：英美的集團，因為美國的竭力主張減輕賠款，所以除了阿比西尼亞和希臘的要求外，其餘都未曾開口；在另一方面是蘇聯領導的斯拉夫集團，他們對賠款的主意是向英美勢力下的義大利要求巨大賠款，在蘇聯勢力下的巴爾幹除了對蘇聯的賠款不可缺少外，對西方各國儘量減少。這種現象在巴爾幹及芬蘭經濟財政委員會中為最明顯。

希臘向義大利的要求，尚不成問題，而向保加利亞的要求，就碰了斯拉夫集團的對頭。在對保加利亞和約草案中關於對希臘和南斯拉夫夫的賠款未曾規定，當時外長會議決定，俟與南希兩國政府商討後再定。這問題在巴爾幹及芬蘭經濟財政委員會中討論時，爭執很久，希臘代表表示馬叙頓和西塞拉斯當時受保軍的侵略蹂躪，損失重大，起初提出二萬萬五千萬美金的數目作為對希南兩國的賠款，後又減為二萬萬元。蘇聯代表以為要求無根據，須從長研究。南斯拉夫代表提出二千五百萬元，最後通過英斯衷案一萬萬二千五百萬，但蘇聯代表仍表示不能同意。此案提請大會表決時，蘇代表選一再的聲明應減少保加利亞的負擔，並主張賠款的分配，應由外長會議決定等。

蘇聯這種堅決的庇護，以她當時對義大利三萬萬美金，對羅馬尼亞三

萬萬美金，對匈牙利二萬萬美金的堅強的要求相比較，誠令人感覺這個世界實在太現實。為富於理想的威爾遜總統尚在人間，不知將作何感想。

究竟成就了什麼？

會議最後的文件是五本薄薄的冊子，記載着五個和約草案討論的結果，遵照議事規程詳細註明何條何款為三分之二以上通過，何條何款為過半數通過，一起送請十一月四日在紐約舉行的四外長會議作最後的決定。我們翻閱這五本記錄，誠然，我們看到若干對各原草案的修改，不問是三分之二或過半數的通過，都是二個半月來許多心血的結晶。可是細細一看，除了若干文字或無甚重要的修正外，找不到特殊的成就。非但上述的脫里斯特，多瑙河自由航行，以及希臘的要求未曾獲得圓滿解決，連中國所提的義大利殖民地，尤其是利比亞，應從速使其獨立，或置於聯合國託治制度下經歷一過渡時期或澳洲所提設立歐洲人權保障法庭等重要提案，竟一字不提，不問英美以為這次會議成功或蘇聯以為失敗，以客觀的眼光來看，實在是無所成就。不過在另一方面說，我們也不能苛求會議的本身。最大的原因是這次會議受四國外長會議的控制，沒有最後的決定權。這個致命傷非但影響了這次會議的成敗，而且也關會議外交史上從所未有的惡例。

我們查一查外交史，無論是那一個由獨立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會議，會中受其幾國的操縱有之，或受另一種外來勢力的影響也有之，但從未有明文規定受另一國際會議的控制，其決議案須送請其作最後的決定。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自動的或被動的，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有損了國家的主權。

這次巴黎會議的召集，是莫斯科三外長會議決定的，而會議的議事規程却是巴黎四外長會議的傑作。雖然這個「交下」的議事規程經大會討論，但誰也不提四外長會議是否有權對二十一國會議的決議案作最後的決定，無論是須過半數或三分之二多數或全體通過都好。事實上這種默認是構成了參加會議的必須條件。

現在在表面上顯赫一時的巴黎會議已經開過，無論記載着五個和約草案意見的記錄送到四外長會議後發生如何效果，蘇聯對於關鍵問題是否仍堅持異議，應用其否決權，貝爾納斯尋求和平妥協的苦心，在犧牲若干友國的主權和自尊之下，總算得到了一些精神上的報酬。自然，這種巨大而無法補償的代價，是否能換取真正的和平，目前尚甚渺茫，唯有留待將來歷史家的評價了。

一九四六，十一，十二，巴黎。

「黃埔主席」第一人

梁華盛在吉林的作風

假如中國還不能進步到實行民選省主席 至少希望中央再任命軍人担任行政官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長春通信）「本人是黃浦將領中出任省主席第一人」，這句話在吉林差不多已家喻戶曉了。梁華盛將軍自從今年六月間以東北保安副司令長官的資格奉命兼任吉林省主席以後，在公開集會上，在宴席上，在省府直接和間接控制的報紙雜誌上，他都一再重複那句頗有「前無古人」氣概的話。

梁主席的履歷在他出資發行的「松花江」畫報中印著：「原籍廣東省茂名縣，係黃埔軍校一期陸大特三期畢業，歷任排、連、營、團、旅、師、軍長、總指揮、集團軍副總司令、司令官及副司令官等職。曾蒙委座親督「忠勇」二字相嘉勉。」

全盤省營

梁華盛主席也常謙遜的說：「我是一介武夫，不懂政治。而實際上他是很自信的運用一套新奇的「政」鏡在「治」理吉林省。假如要分析他的作風，我們可以說那作風不含有「朕即國家」的思想，為「優武修文」的成分

多手令，一件計劃剛剛擬就，另外一個計劃跟着又命令下來，在他腦中真是「天下沒有辦不到的事」。在大家都嘖嘖的時候，梁華盛主席却宣揚着錢不成問題。他說：「吉林省開得很大，工廠的生產都是錢，簡直用不完！」經濟學家都在懷疑他

有錢，簡直用不完！」經濟學家都在懷疑他

起來也非常簡單。他說：「凡是在吉林境內的東西都是屬於吉林省的」，所以吉林省的許多主要敵僑工廠都變成了省營，經濟部以及東北敵偽產業統一一接收委員會的

人員跑到吉林都一籌莫展，什麼理由也講不通。結果吉林省政府建設廳的事務比任何省份建設廳都多，好在是開源之道，也樂得承辦，於是吉林省政府擁有大規模的香煙廠、火柴廠、造紙廠、造紙廠、機器廠、印刷廠、木材廠、煤礦、小而至於照像館、旅館、飯館、書店，都冠以「省營」。

在松花江邊上的「松花江招待所」就是省政府辦的一個最好的旅館。反正別人有本領拿槍桿子規收來的東西，梁華盛主席也有本領再以槍桿子拿了過來。

吉林省政府控制了那麼多與民生有關的機構，當然「錢是不成問題的」了！梁華盛主席很懂得托辣斯的好處，所以組織了「吉林省農工礦產物聯營總處」，在各地設立分處，大批的

生產，大批的銷售，把一些小規模的民營工廠壓得喘不出氣來，於是吉林省府出產的香煙，火柴和木料便把持了吉林的市場。

這個憑空而起的賺錢生意，也要靠槍桿子使之興隆。例如聯營處經營木料，他們傾有武裝同志帶領着廉價勞工見了樹便砍，為了木頭可以賣錢，也就顧不得什麼「防水災」或「綠化」等等道理了。可憐吉林省還有個農林局，局長劉恩元不時奉到梁主席的手令要他造林，實際上農林局想去管理一根草也要看看上面有沒有刺，並且農林局沒有充足的經費，局長以至科員無不叫窮。吉林省不是有錢嗎！這個秘密就是因為劉氏是鄭道儒的人。（鄭氏是「吉林省藝術研究社」，實際上主要的工

是中國現代青年軍人，所以許多現代人聚會的事情他都會。他喜歡開汽車，騎馬游泳，爬山，穿漂亮衣服和演講。他作過第四戰區的政治部主任，所以他更懂得宣傳。吉林省府擁有報紙與雜誌前面已經說過，另外還有一個「吉林省藝術研究社」，實際上主要的工

作是拍電影。裏面留

陽趕到南京而於最近才做了行總副署長。其他還有四五位黨派的殘餘，則都在坐冷板凳。

梁華盛主席認為：「省營工廠出品的價錢便宜，這對老百姓有好處，同時省政府有力量使工廠的機器轉動，以後吉林可自給自足，這是吉林人民幸福」。

宣傳三昧

梁華盛主席被認為是中國現代青年軍人，所以許多現代人聚會的事情他都會。他喜歡開汽車，騎馬游泳，爬山，穿漂亮衣服和演講。他作過第四戰區的政治部主任，所以他更懂得宣傳。吉林省府擁有報紙與雜誌前面已經說過，另外還有一個「吉林省藝術研究社」，實際上主要的工

作是拍電影。裏面留

陽趕到南京而於最近才做了行總副署長。其他還有四五位黨派的殘餘，則都在坐冷板凳。

梁華盛主席認為：「省營工廠出品的價錢便宜，這對老百姓有好處，同時省政府有力量使工廠的機器轉動，以後吉林可自給自足，這是吉林人民幸福」。

宣傳三昧

用了一些日本技師。梁主席在吉林的一舉一動都多半攝入了鏡頭，設法在各影院放映。

他每次從吉林省會水吉到長春來，必先使人通知「吉林日報」的駐長春記者，以便他在長春的「觀察」有著毫無遺漏的記載。有一次他到中正公園（前為日本的兒玉公園，以紀念日本侵略東三省的第一功臣兒玉源太郎大將）去遊覽，公園內有一個專為兒童玩的活動木馬，許多小孩子在那里玩，他看了一下便對那些隨行的新聞記者說：「我替你們想出了一個新聞標題，梁主席與民同樂，好不好？」當然一陣叫「好」！

有一次我到永吉去，發現他另外一種天才，他以一星期的功夫寫了一個五幕劇，名叫「松花江畔」

內容的大意是愛國軍人鏖除奸匪的故事，他親自導演了三天，正式上演，招待許多新聞記者去欣賞，他說：「我曾經寫了很多劇本，這是我最近的傑作」，劇中夾雜着一些上海的流行歌曲和抗戰歌曲，他在台下也隨着大聲唱，並且領導着全體觀衆（包括新聞記者，省府官員，士兵及老百姓）叫好及鼓掌，的確，他不但在導演話劇，並且在導演全吉林省的每一個人。

吉林的報紙上常常刊載梁主席檢校教育的消息，最具體的事實便是小學生的教科書完全由省政府編印，免費贈送，每本書上都印着「梁華盛贈」四個大字。聽說現在他正計劃贈送全省初中學生的課本。這是他達人便說的德政。當然，每個小學生在讀課本以前，都

聽過教師一篇頌揚梁主席的講話。

有一次在宴席上，一位「新聞官」發表了一篇歌功頌德的演說，說到一半的時候，他高興得摘了一朵花插在那位先生的衣襟上，表示是獻花。最後竟喊出「阿里阿朵哥撒一馬斯」（日語謝謝），接着又嚷道：「記者先生們！你們要把他的話都記下來呀！」使得一些外埠記者都目瞪口呆。

七分軍事

梁華盛主席說過不懂政治，但他承認懂得建設，所以這個亭子毀了，他限一個月建好，那條馬路壞了，他限三天鋪成。他看到了有些事應該作，而未想到那些事應該先作和緩作，更未考慮什麼經費不經費。他說「一天建設一點，一年下來便相當可觀。四個月來，他親自已建設了一部一九四六年式的汽車，在水吉北山建設了一個溫水游泳池，每天要燒十幾噸煤，每天有二三十個「人民」去與梁主席在池裏「鍛鍊國民體格」。同時，吉林正鬧着嚴重的煤荒，買一壺開水要五塊錢。

一直保持緘默的時最不耐接近新聞記者的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上個月曾與魏道明初次乘車來吉林視察，竟破天荒的召集新聞記者談話，大罵共產黨。他說：「對付共產黨的辦法就是槍來劍擋，拳來腳踢……過去是他們厲害，我們不肯厲害；今後我們惡厲害下去了！」他還告訴梁華盛主席要採用「七分軍事，三分政治」。於

三分政治

是梁氏也認為英雄所見略同，而宣稱「好點，一年下來便相當可觀。四個月來，他親自已建設了一部一九四六年式的汽車，在水吉北山建設了一個溫水游泳池，每天要燒十幾噸煤，每天有二三十個「人民」去與梁主席在池裏「鍛鍊國民體格」。同時，吉林正鬧着嚴重的煤荒，買一壺開水要五塊錢。

一直保持緘默的時最不耐接近新聞記者的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上個月曾與魏道明初次乘車來吉林視察，竟破天荒的召集新聞記者談話，大罵共產黨。他說：「對付共產黨的辦法就是槍來劍擋，拳來腳踢……過去是他們厲害，我們不肯厲害；今後我們惡厲害下去了！」他還告訴梁華盛主席要採用「七分軍事，三分政治」。於

車一股煙似的疾駛而去。梁主席也就很滿意的認為吉林人民都沾過他的恩惠。有時什麼人惹動了他的肝火，一項紅帽子便結束了那人的性命。他把全吉林的人看成一軍可憐而無知的羔羊。

吉林已經落了兩次雪，室外曾經冷到零下十四度，老百姓除了感到身上冷之外，他們的心裏也冷得很，有一位朋友對我說：「我一看到梁華盛，便想起了盛世才」。吉林的老百姓雖然不會作這樣恰當的喻譬，但他們已經曉得：假如中國不能進步到民選省主席，但至少希望中央政府不要在青海普通人民生活的窮困下，教育的發展，一時尚難有多大

（上接第二十面）

二、是社會秩序的安寧——青海沒有沒有寇痞，沒有土匪。除了循例的撒拉回人，生性蠻悍，總常常不知好歹，鬧鬧亂事外，其餘各民族的人民都是善良溫和的。這除了青海有着標準的騎兵外又得歸功於青海的警察。青海的警察辦得很有成績，人數多，訓練好，尤其多數警官都是警官學校畢業的，受過新的訓練，所以會有這樣的成績。

青海的文化教育非常落後。西寧除了省府發行省府的政情，青海民報外，很少能看得到外面的報紙。年來省府也在積極的推行國民教育，在學生的數目上看，已相當的增加，不過在青海普通人民生活的窮困下，教育的發展，一時尚難有

青海青·黃河黃
左公柳·馬公楊

青海之戀

中央大學邊政系學生
朱俊岐青海歸來投寄

景色

六月時 時的青海，還是「無邊無際的麥野，不分，大江南 雲連麥隴」一鶯飛蝶 覺又度春光，恍如置北已經是翻 舞」的春日。一片片 身江南。假若你從西 黃金色的菜花，襯着 寧繼續西行，則又從



馳騁在草原之上藏人馬隊

麥野走蓮草地。在那茫茫的草原上，鮮豔明媚的野花遍地開放，吐散着清心的芬芳。太陽剛騰出蔚藍的天空，牧羊人便趕着牛羊兒來了。如其是在青海湖邊，那碧綠的海水襯托着蒙藏王公婦女打着馬兒馳騁草原，該是多麼美麗的一幅圖畫！然而半醒來，才

又恍然若失，這不仍是塞外風光！

宗教

青海的 民族相當複雜，除了漢人以外，還有蒙古西藏回人土人等。他們篤信宗教，西藏蒙古人信仰喇嘛教，回人及一部分漢人信奉回教，土人信奉巫教。此外，他們各有不同的語言，風俗，習慣。宗教對於他們的力

風民

邊 疆民族的性情 都是非常誠樸 敦厚勤儉的，尤其活潑多情。我們隨處可以聽到

量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大概從來沒有人注意過他們的生活幸福，所以他們便把他們的幸福前途，都寄託在「神」的身上。他們有災難痛苦時，唯一的方法是求神唸經，甚至於天時不順，牛羊有病，也是求神唸經；我們親自在塔爾寺（佛敎六大寺之一，全寺喇嘛近兩千，四藏班禪行營今亦在此）看見遠道來求福消災的人，都行及身禮而重，三步一叩頭，其中不少福未得，災未消，而已累死半途者。至於寺院的喇嘛，寺院附近的人民，求神唸經頂禮膜拜已成爲他們生活的主要內容了。



青海塔爾寺全景



庭家人土海青

馬車上，誰也免不了要疲倦打盹的。可是這次旅行却是非常痛快。白天常常拉長了嗓子，高高的唱起青海小調來：「額……十架牡丹九朵開，那一朵為嗓子不開……那心腸兒又好口又乖……」。當他唱得高興的時候，簡直像忘掉了一切塵世的煩惱，沉醉在他所理想的境界中了！而在那青青的麥田裏，悄悄地探出了女人的臉龐，要不是看見我們這



西藏第十世班禪大師，轉世於青海循化，現年九歲，塔爾寺班禪行轅。

些異鄉客，他們會馬心波洶湧，以歌聲還歌聲，借以傳達他們的感情的。

姻婚

青海除丁漢族以外，所有藏人蒙人的婚姻都非常自由。每逢神會廟會或

通交

青海和內地唯一的聯繫，是西寧通往蘭州的公路。

其他特殊的機會，也就是他們的男女青年擇偶求愛的場合。這一天，她們的母親都把她們打扮起來；是在那裏一個青青的草地裏，溫暖的陽光灑了每個男女青年的心，於是雙雙對對飲酒唱歌，彼此敘着情愛，毫不拘束，毫無儀式。情投意合，則挽手同歸，蒙藏人民的夫婦多由此成功。否則，亦必等到月兒掛上山崗，酒酣歌熱，靈情靈性，而後始返。

甘青兩省以大通河為界，過河入青海即為軍事重鎮的享堂，西行到西寧，還須經五十餘里的峽谷，這就是地理上有名的老鴉峽口公路沿河傍山而行，映完入樂都縣境，傳說映終山上有魯班大師開山休息處，印跡至今猶存，其險峻難行，於此可以想見。我們曾經這樣想過，如果有那麼一支軍隊要從甘肅打進青海，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這裏不但有着「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關，而且在此五十里的峽谷中，隨處都是這種「關」。其次青海通往西藏的公路，雖已完工幾年，但試車後，因為氣候地勢種種關係，在這條路上，從未見過車輛的影子；至今仍然只有西藏商人一年一度地趕着牛、馬、騾、來往于青藏道上。青新公路雖然也在積極的修築中，馬步芳主席曾經答應中央在最短時期內完工；但因青海湖西的地形氣候不宜人居，毒蟲毒草遍地皆是，尤其有一軍軍的蠅，人畜碰上就被咬死，所以馬先生也曾憂鬱地告訴我：「這次修築青新公路還算好，去修路的人在路上一個都沒有逃的，但因那邊的氣候地形毒蟲等的為害，據報告，牛馬已死千餘，人亦死數百，這樣，我實在不敢担保他們都能夠回來」。此外青海通往外省的路線，就只有北面一些頗高山縱谷而行的小徑了。

產出

青海的縣還有馬主席的集體出產特別豐富，特產麝香，鹿茸，虫草，皮毛有獐獐，獺皮，狐皮，燕皮，礦產有金玉，毛紡工業和畜牧事業都有極大的前途。馬主席已想利用青海自己的皮毛肉類糧食來解決青海的衣食問題。青海省府的糧中實業公司已在西寧東關修築洋樓，現在該公司已可製造毛毯毛氈呢帽等件。海晏衛生局的常備設備，



均等于零，因此疫病，從而繁榮整個青海。同時，軍紀非常嚴厲，到了一定的時期，聽說他們還有假期，三月兩月擱槍歸家，假後又都一齊入伍，沒有一個逃的。

治政

主席馬步芳是一個聰明而富有知慧的人。一進青海的享堂鎮，就有濕東飯店和外賓招待所，西寧也有同樣的組織呢。大族社；馬主席又創辦呢。中學，以造就建設新青海的幹部人材；組織中實業公司，實業銀行，以便青海所出皮毛特產都一併賣給公司，再轉售給商人；更在涼源縣城組織青海漁場販賣部，統一買賣，便於稅收；海晏還有集體牧場；打算從這些建設中來打定青海的經濟基礎。

在馬主席領導下建設的新青海，有幾件事情值得談談：
一、青海的騎兵在中國西北的騎兵在青海，這話很有道理。青海的騎兵在抗戰中，曾屢立戰功，去年伊犁事件的解決，亦有極大的功勞。青海人口百餘萬，軍人佔了很大的比率，而且保甲組織嚴密，時時可以全民動員，滇次青新公路的修築，就是調的幾縣的壯丁去做的。我們到海晏，很多人家沒有男人，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青海軍隊大部駐西寧城東的樂家灣，這是一個軍區，士兵每天除了正式訓練外，他們自己還種麥做菜，背水灌樹，待遇不壞；衣著整齊，每天可有肉食，所以他們的精氣神都很飽滿，感風得

一、青海的騎兵在中國西北的騎兵在青海，這話很有道理。青海的騎兵在抗戰中，曾屢立戰功，去年伊犁事件的解決，亦有極大的功勞。青海人口百餘萬，軍人佔了很大的比率，而且保甲組織嚴密，時時可以全民動員，滇次青新公路的修築，就是調的幾縣的壯丁去做的。我們到海晏，很多人家沒有男人，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青海軍隊大部駐西寧城東的樂家灣，這是一個軍區，士兵每天除了正式訓練外，他們自己還種麥做菜，背水灌樹，待遇不壞；衣著整齊，每天可有肉食，所以他們的精氣神都很飽滿，感風得

二、青海種植樹木。整個西北都缺木少樹，青海尤然，可是建設新青海的第一個口號就是「綠化青海」。青海的植樹，年來成績尚佳，以湟中一縣而論，人口只十餘萬，去年種的樹木竟達兩千餘萬株，而且每人種的都得時時澆水，瓦實長成，不像內地植樹節節的那樣種樹，插下樹苗就算了事。樹苗樹木人民不能任意砍伐，我們親見各處死去了很久的樹木，也從未有人去動它。現在青海各處的河谷公園都有苗圃，各處荒地空地都遍植林木，大有江南風景之美。所以民間有「青海青，黃河黃，左公柳，馬公楊

三、青海的稅收。青海的稅收，較內地為重。外來的奢侈以消耗品如香煙之類，省府規定十抽七；運出青海的皮毛特產等稅率亦非常高。青海已有直接稅局，但直接稅中主要的幾項如營業稅所得稅等，已由馬主席呈請中央撥為地方自治及建設新青海之用，其餘全部輸送中央。青海的蒙藏人民大多肉食，所以屠宰稅也是很重要的一項稅收。玉樹地方的藏民，都用針來吸飲牛羊的血液，等血盡快死時，再加牧養，以適稅收！西寧以及其他縣城市鎮的商業表面看起來，都非常繁榮冷落，尤其有些離西寧比較遠的縣城的商店，很難看到幾家大打開門做生意的。可是詳細打聽起來，才知道這些地方「後門生意」却很發達。

青海的政治有兩個比較顯著的特徵：
一、是命令非常貫徹——在青海，無論大事小事，只要是省府的命令，總是馬上能夠見諸實行，克日成功的。推究官的原因，除了馬主席本身高強的能力外，恐怕就得歸功於省府祕書處。祕書處組織龐大嚴密，省府職員約有六百餘人，祕書處職員約佔三分之一，分內勤外勤兩種。（下轉第十七面）

本刊物已改用六號字排。這種辦法實際上就等子增加篇幅。我們希望以後把騰出來的篇幅，或者選刊讀者的投書，或者多登幾篇通信，我們繼續歡迎各地讀者以通信見解。通信的水準和風格請參閱本刊一二三各期的「觀察通信」。如能附有照片，俾得製版連文一併刊載，尤佳。照片製版後即奉還。來稿不用而須退還者，請附貼足退件郵資的信封一個。事後查詢無效。刊後每千字致奉薄酬八千元。

本刊物已改用六號字排。這種辦法實際上就等子增加篇幅。我們希望以後把騰出來的篇幅，或者選刊讀者的投書，或者多登幾篇通信，我們繼續歡迎各地讀者以通信見解。通信的水準和風格請參閱本刊一二三各期的「觀察通信」。如能附有照片，俾得製版連文一併刊載，尤佳。照片製版後即奉還。來稿不用而須退還者，請附貼足退件郵資的信封一個。事後查詢無效。刊後每千字致奉薄酬八千元。

安目眼藥水

久服眼藥特效藥

主治

暴赤起星

風火腫痛

翳障滿目

迎風流淚

畏光羞明

黏膜模糊



上海大美藥房出品

論大事小事，只要是省府的命令，總是馬上能夠見諸實行，克日成功的。推究官的原因，除了馬主席本身高強的能力外，恐怕就得歸功於省府祕書處。祕書處組織龐大嚴密，省府職員約有六百餘人，祕書處職員約佔三分之一，分內勤外勤兩種。（下轉第十七面）

徵求各地通信

本刊物已改用六號字排。這種辦法實際上就等子增加篇幅。我們希望以後把騰出來的篇幅，或者選刊讀者的投書，或者多登幾篇通信，我們繼續歡迎各地讀者以通信見解。通信的水準和風格請參閱本刊一二三各期的「觀察通信」。如能附有照片，俾得製版連文一併刊載，尤佳。照片製版後即奉還。來稿不用而須退還者，請附貼足退件郵資的信封一個。事後查詢無效。刊後每千字致奉薄酬八千元。



鬥爭中的莎士比亞

Donald M. Morrow 著
梁實秋 譯

一 概論

當莎士比亞寫作的時候，英格蘭正是所謂快樂的英格蘭，但是對於天主教徒却另當別論。

在某一時期，整個的國家都是信奉天主教的，對教會及羅馬教皇效忠並且輸財。大片的土地，也許有英格蘭的三分之一，是屬於偉大的封建的教會的領袖們。成千成萬的人們在這土地生產着，只留下足夠維持自己生活的那麼一些，而把較豐的一部份獻給他們的教會的主上。

非教會的貴族階級對於這種情形是很滿意的，因為他們對於教會是有密切關聯的。例如，伯克萊家，在很久以前曾建立好幾個寺院。在莎士比亞的時代以前，伯克萊爵士就一半因為這個緣故，一半因為與其他同樣家族通婚的緣故，取得一種權利，能推薦伯利斯脫，李斯特縣及一些其他地方的寺院的方丈。（註一）

但是到了莎士比亞時代，積極的商人把這種

情形全都革除了。他們得到支配政府的力量，並且掠奪教會。他們從伯克萊家及其他各家取得廣大的寺院土地，用做出產毛織物以供國內外市場之需。他們奪去了寺院的寶物，珍貴的金屬，甚至在許多處連壺都奪走了。他們掠奪了天主教的學校、教堂、及醫院。他們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教會：即所謂新教的英國國教。他們號召所有的人來加入，把天主教完全置於法律保護之外，因為舊教會若是重獲大權，商業階級的人就怕它索回財產，尤其是那肥沃的寺院土地。

在莎士比亞的整個時代，封建階級因了教會之掠奪性的改革運動而遭受嚴重損失，決意要恢復一切。所以他們兩次三番的號召所有的天主教徒加入合作，對商業的政府實行叛變。

他們的叛變是被兇殘的撲滅下去了。天主教徒被拖上拷架，以至於把四肢拉脫了骨槽。成千成百的被吊起來，等到昏迷再解救下來，只為顯出他們的賤賤，支解他們的屍體。

在道財富與威權的嚴酷衝突中（註二），莎士比亞是有他的份的，無論他是否完全知道。他的作品是整個的在商業中人這一方面，整個的敵對着天主教的貴族門。他所寫的每一齣劇，對封建的願望都是一個打擊。

莎士比亞生活在英格蘭之最快樂的一部，倫敦，亦即商人的中心。從歐洲、亞洲、美洲來的船溯泰晤士河而上，以毛織物為主要貨載的船也從此駛出。貿易急速的擴展，所以在莎士比亞生時倫敦是個滋養的城市，是全世界最活躍最繁盛的一個。

在這樣的倫敦裏，莎士比亞耗去了他的一生之主要部分。他在未寫第一篇戲之前，已來到這城裏，已接觸了其中的人物和聲響。在他整個寫作過程中，他所遇見的景物和聲音，他所邂逅的朋友和接觸，都是屬於倫敦。但是尤其重要的，做為他的寫作對象的觀眾乃是一個倫敦觀眾，這觀眾乃是全英格蘭最激烈的傾向商人而反抗天主教的。

莎士比亞很受這觀眾的歡迎，這是值得注意的。他成為當時最時髦的戲劇家之一，並且是受報酬最豐的一個。從商業的繁盛中他也活了一一份，使得他能在房地及其他方面購置產業。（註三）

考慮到這些情形，我們便可了解莎士比亞在他的戲裏是表現着投合他的倫敦觀眾而且同情於商業政府的意見。他的這種態度在歷史劇中最為明顯，尤其是從利查二世到伊利沙白女皇的祖父亨利七世那一串專寫英格蘭帝王的幾齣歷史劇。他既寫到關於政治的過去，他便不可避免的要寫

到關於政治的現在。他不能不討論到當時還存在着的緊要問題之較早的諸階段。商業政府對於文藝作品中之政治傾向是很敏感的（註四），所以他的作品之受歡迎，其本身似乎就是充分證據，證明他確如一般批評家所指陳是站在政府一方面的。

如其這些批評家沒有能指出這便是莎士比亞之參加當日階級鬥爭，那或者是因為他們沒有研究到他所支持的那個政府的性質，沒有把政府當做商業中人壓服封建貴族的一個工具看待。

在歷史劇裏，尤其是「利查三世」，莎士比亞誇耀了伊利沙白奉為祖先的那一系的帝王，對於他們之登王位的權利做了有利的描寫，其實也就是加強了她的登英格蘭王位的權利（註五）。這對於封建的天主教徒是一個打擊，因為他們想推翻伊利沙白而擁戴他們自己的候補者瑪麗斯圖亞。

伊利沙白的祖先既然是和她自己一樣的是商人的統治者，所以莎士比亞誇耀他們，實即誇耀那擁護商人反抗封建貴族的帝王，這些帝王一面幫助打破貴族的勢力，一面幫助建立中央的商業政府。（註六）

歷史劇在倫敦受歡迎的時候，並不為古老的貴族階級所賞識。這些貴族看了這些戲做何感想，大概從封建女王瑪麗對於霍爾的編年史的處置可以看出來一點，莎士比亞的材料及政治解釋大部分是取材於此的。瑪麗女王在伊利沙白之前短短的統治期中，曾禁止這些編年史的流傳，因為她是個祖古老的天主教的貴族階級。（註七）

註一 Fulier, Y. The Church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1845, vol. 3 pp. 411-15.

註二 一六四〇年的內戰，是與這同樣的權勢鬥爭之延續。不過在那時節封建貴族得國王之助，所以能比在莎士比亞時作更有效之抗戰。

註三 看 Brooke, T. Shakespeare of Stratford, New Haven, 1926.

註四 莎士比亞寫利查王二世時，寫了一景專描寫他的退位。但是伊利沙白朝之檢查員不准印行。莎士比亞描寫過的爭辯問題是很少不在少數，而更有這一景被禁，這是值得深長思的。即此景之被禁，我相信亦不是因為莎士比亞描寫方法有何可議，而是因為他竟敢於描寫。我想莎士比亞必是完全從商業階級的觀點來解釋這故事。但究竟是一幅國王被迫退位的圖畫。檢查員顯然是覺得以不描寫這故事為宜。

註五 將近那些歷史劇結束的時候，利查王三世在位，繼位者便是亨利王七世，他是伊利沙白的祖父。亨利之登位純粹是靠了武力征服，但莎士比亞為要證明其為合理，遂不惜把利查描寫得很壞，寫成爲一個大膽的篡位者，殘酷的小人。

註六 在莎士比亞諸歷史劇描寫到的那段時期中的一個英格蘭王，有一件要緊事需要選擇：對商業階級或聯盟或不聯盟。若不，他便很棘手，金錢總是不足，並且弱得不能抵抗那些想奪國土的封建貴族。若竟聯盟呢，他固然可以得到金錢和支援，使他的

王位安穩，但是他就要失去獨立，僅成爲一個行政的元首，執行有錢的商人們的意志。莎士比亞諸歷史劇中第一個國王，利查王二世，按照事實，是沒有顧到商界人的願望，便受了懲罰，那便是，被另一封建貴族所推翻。他被寫成爲柔弱，任性，甚至於愚蠢。把他驅逐之後取而代之的是亨利四世，他便是屬於後來傳到伊利沙白的那一個系統。他以國王的地位接受了依從商人的政策，甚至連獨立的外形都不要了，准許商人議會支配他的一舉一動，甚至削減他的家用，王后不得不裁去很不少的隨從。莎士比亞把這亨利四世誇耀爲一代雄主。他的兒子亨利五世也採取爲商人効力的政策，也被描寫成爲一個可欽敬的人。在他年紀青做王太子的時候，他是那和靄的孚爾斯塔夫的快活伴侶，在成熟的時候，他是嚴重老成的國王。他被描寫的如此之好，有些批評家會說，在所有的劇中人物中，他比較的最足以代表莎士比亞之理想中的人格。亨利七世（伊利沙白的祖父）之登位是被描寫得很好，他也真成一位澈底的商人國王。他勾結商業的議會，執行它的願望。他的兒子亨利八世以後也成爲商界人最有用的一個聯盟者。由他的助力，他們做成了宗教革新運動，因此而得到封建的財產之很大一部份，以及寺院田產之廣大的地畝。

註七 看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London 189) 中 Hall, Edward 條。

註七 看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London 189) 中 Hall, Edward 條。

頁尾

湖上秋遊

蔡王侯

湖免於西風外秋... 湖上秋遊... 湖上秋遊... 湖上秋遊...

不有獨就貴子云... 此專茶不者... 與至會又然...

負生偶記

(十)

行往。次念畫居見代... 閉予得南五為蘇... 倉乞其旋年生州...

之制導師與學生茶會... 以討論學術... 卷二於中何

才光湖蘇一的那... 能映上堤看一并... 倍着遠春一堤不...

百西岳。這還一和... 元冷坡上時有心... 一印出岸，揚起不...

會那一景立隨是大... 碑平一過一忽約... 算上湖為御運忽...

州蘭在刊本

貴批贈好讀，在度... 刊銷買印者該開... 出正，象來社州或...

全碑山；當湖紙懸... 象北，便官屬敢山... 了平一河服兵害...

記行北

氣到來穿病得不唐... 象北，便官屬敢山... 了平一河服兵害...

行政院物資供應局特約分代理

新華汽車公司

陝西南路(亞爾培路)三三六號

售出

道奇 T 234
伍噸
大卡車！

兼營

各色汽車
零件買賣
及修理！

電話：79021 71751

電報掛號：Chimotors

上海瑞和織綢廠股份有限公司

專製：各種絲織綢緞

織錦緞 九霞緞
格子壁縐 軟緞

出品新穎！貨質高尚！

公司：寧波路三二七弄五號 電話：九四七七三
工廠：黃陂南路八五二弄三六號
電話：八五七九一 電報掛號：〇七一一七

復興行

專營一切製革原料顏料

上海順昌路太平橋二〇五弄卅五號
電話 八四七〇九 八六二四七
電報掛號 一四〇〇

總經理 源豐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出品「圓蜂牌銘硯」「手牌黑硯」

信華化學工業社

出品「紅獅牌」「金獅牌」各色增光漿

敬請定閱諸君注意：

最近郵資加價，本刊每本寄費如左：

1. 平寄 十元
2. 掛號 一百六十元
3. 航平 三百一十元
4. 航掛 四百六十元

訂閱時，請註明寄遞方法！

凡欲更改寄遞方法者，請速來信，並註明定單號碼！

觀察

·元百六第份第·

日四十月二十年五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期六十第



卷一第

投	讀
書	者

以科學服務人類
科學·和平
關於新疆

左 梁實秋譯
王次通
效先

鬥爭中的莎士比亞(二)
Donald Morrow 著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本刊特約記者

通	觀
信	察

美國人和癌症的抗爭
海南島的台灣人
青海的馬步芳
(海南島通信)
(西寧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記者

派與匯(二)

科學叢談

蔡壬侯

特稿連載

潘光旦

論上海民亂
語言的宗教
關於「軍與民的社會地位」

專論

儲安平
高名凱

吳世昌

·撰稿人·

- 下之琳 王雲生
王迅中 王禮愚
伍啓元 任鴻萬
呂世昌 沈有乾
吳澤霖 李純青
李澤培 李廣田
沙學凌 周子亞
宗白華 柳無忌
徐白華 孫克寬
馬寅初 許君遠
許德珩 高覺敷
陳之邁 陳友松
陳維鈞 夏炎德
曹印堂 梁實秋
張忠絃 張沉長
張德昌 張東蓀
黃正銘 郭有守
胡先驥 馮希孟
馮友蘭 程希孟
傅斯年 費孝通
楊人楩 楊西孟
楊超掄 趙家璧
會昭掄 雷海宗
趙超構 潘光旦
葉大杰 蔡維藩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清康 錢歌川
錢鍾書 鮑覺民
戴文賽 戴世光
戴鐘齡 顧翊軍
蕭公權 顧翊軍

·撰稿人·

本刊成本增加·售價不增

關於本刊售價，茲有二事須向讀者報告：

一、自十一月起，上海一般刊物，與本刊同樣份量者，即已售七百元或八百元，本刊售價仍為六百元。

二、自十二月份起，本刊成本，又有增加：

1. 排工支出增加百分之十五。(說明：本刊自第十三期起，即將觀察通信及讀者投書等欄稿件，改用六號字排。一方面每頁容納的字數因之增加，一方面，五號字的排工每千字八千四百元，六號字的排工則需九千六百元，排工負擔，雙料加重。故排工支出，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2. 稿費支出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說明：以前稿費為千字一千元至八千元，自本月起，增為千字八千元至一萬元。)

3. 薪工支出增加百分之四十五。(說明：本刊同人，薪金均極菲薄。近以物價上漲，不得不稍為提高。同時因業務日繁，原有人員，不敷分配，自本月起，增聘職員一人，練習生一人，故全部薪工支出，較之上月增加百分之四十五。)

但是我們願意向讀者報告，本刊開支雖然增加，我們在可能情形之下，不願增加售價，藉以減輕讀者的負擔。我們唯一要求讀者給我們協助的，就是希望零購讀者都能直接定閱；已經是我們的直接定戶，能幫我們再介紹幾個直接定戶。我們現在已有二千一百名左右直接定戶，但我們**要求有更多的直接定戶**，以鞏固本刊的基礎，希望愛護本刊的讀者，盡最大努力來幫助我們。

觀察週刊社啓

行政院物資供應局特約分代理

新華汽車公司

陝西南路(亞爾培路)三三六號

售 出

道奇
伍噸
大卡車
T 234

營 兼

各色汽車
零件買賣
及修理

電話：79021 71751
電報掛號：Chimtors



Bobby
HAIR OIL
油頭貝寶
社業五林德海上

上海辣斐德路辣斐坊七十號

膏 唇
霜 花
油 甲
品 裝 化 種 各

寶 貝 牌

電話：七五四五〇
七五三三〇
轉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新盤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

零售：每册六百元
訂閱：平寄者先付八千元，掛號或航空寄者先付一萬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如有查詢，請註明定單號碼。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高名凱：燕京大學教授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蔡壬侯：國立編譯館助理編審
 梁實秋：前北京大學教授

論上海民亂

儲安平

本年七月，上海市政當局，認為攤販有礙觀瞻，妨害交通，決予取締。據吳市長十二月一日廣播：「警局對攤販之處罰，第一第二兩次違章設攤者處以罰款，第三次給予拘押。」又稱：「當市府決定取締攤販時，亦曾充分顧及彼等（攤販）之生計問題，故給予八、九、十、三個月之限期，勸令於此時期內，遷地營業，或另謀生計。」在最近三四個月中，一般攤販，因為政府將予取締，生活發生問題，大都感覺憂慮不安。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警務當局，開始嚴格執行命令，拘捕小販。被拘小販，據報約達七八百名；分押黃浦老閘兩區分局。適值寒流襲過，氣候驟降。被捕小販家屬，送衣送飯，狃於積習，諸多干祿。同時謠傳被捕小販已有數人因饑寒死于拘留所中，羣情激憤。十一月三十日清晨，被捕小販家屬多人，前往黃浦分局請願，要求釋放。其後聞風往者，愈聚愈眾。警務當局，運用各種警衛方法，防止彈壓。在這激盪的騷動中，若干商店被羣衆搗毀，全市歇業，交通阻斷，警察鳴槍多次，多人受傷。全市陷入極度的混亂、動盪、恐怖、不安；詳細情形，業見報載。這次騷動，延續至四十八小時之久，牽連的地區幾佔上海全部商業區域。直接參加這次騷動者，約在五萬人左右，間接受此次騷動影響者，約在一百萬人左右，而同情關懷這次騷動者，至少在三百萬人以上；這些還都是最保守的估計。

我們對於這次騷動，默察其間因果趨向，不無感觸。第一，這次騷動的性質，不僅僅是經濟的，亦復為政治的及社會的。攤販擺販，為了生活。市府決心取締，攤販設攤如故，此非藐視政令，實為生計所迫。市府雖然「給予八、九、十、三個月之限期，勸令於此時期內，遷地營業，或另謀生計」，但「遷地」一節，當局迄未指定地點；同時攤販經營，全靠闖區，如另遷他地，是否仍有「營業」，亦為問題。至於改業，國內經濟蕭條如此，遍地失業，空言改業，談何容易。擺攤的人數所以越來越多，殆足說明找尋職業之不易；走此一着，聊以糊口；市府雖寬以時限，但市府給予攤販的，祇是改業的「時間」，而非改業的「職業」。政府若能解決攤販的職業問題，則攤販何樂而不改就他業？這種由攤販事件所反映的廣大的失業問題，牽涉到政治不安，幣值不定，工商瀕危，百業蕭條；時論已多發揮，此處不贅。但此次騷動，除了經濟意義以外，還包含有政治及社會的意義。就政治意義言之，今日人人需要和平，而內戰烽火遍地，一切人力財力，都用以維持少數人的權力利益，竟將絕大多數人民的死活，置之不顧。政府官吏，發威作福，仗勢弄權，貪污百出，無人過問，獨子子小民，擺一個攤子，混一口飯吃，亦所不許，嚴為限制，人孰得平？據黨部當局報告，騷亂羣衆中有呼「爲什麼不讓我們做生意」，「爲什麼不讓我們吃飯」等口號者。此說果確，則這些口號無不帶有濃厚的政治意識。同時在這次騷動中，亦流露着階級的意識。大商店

的被打，跳舞場電影院的被打，過路汽車的被打，都是出于一種貧者仇視富者的心理。然而凡此現象，未嘗不是一種可喜的現象。就後者論，貧富階級的懸殊本不合理，貧民階級開始了解這是一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並以此行動表示其意志，足以說明中國社會已有進步。就前者論，我們一向認為二十年來國民黨的「訓政」，無甚成績可言，而現在一般民衆居然敢公然抗議「爲什麼不要我們吃飯」，國民黨當局亦大可引以爲驕，因爲「訓政」的目的，乃在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識，行使政權，而人民所以要取得政權的目的，終其極無非是爲了要保障人民的權利與幸福。現在一般人民，受了二十年的「訓政」，終於能提出「爲什麼不要我們吃飯」，我們竟因此不得不承認國民黨訓政二十年，非一無成績可言者。

第二、地方黨政當局，都將此次騷動，歸之于「異黨」的陰謀。我們始終認爲，這一次騷動，完全是逼出來的。在這次騷動的後期，是否有外力參加，我們沒有充分根據，可作論斷；但這次騷動的發生，完全是自發的。黨政當局認爲，騷動的第一天（十一月三十日），攤販即已釋放，則此事件應已過去，而第二天（十二月一日）騷動的程度和範圍，反較第一天爲烈爲廣，顯有「暴徒」從中陰謀煽動。我們以爲若就羣衆心理來觀察，此亦事理之常。因爲羣衆的感情一旦掀起，這種感情必須達到最高點，始能下降。騷動的第一天，羣衆的感情剛被掀起，羣衆感情一被掀起，感情的發揚即愈來愈高，所以第二天的騷動情勢，較之第一天反更嚴重。在第二天的傍晚，一方面地方當局採取了最嚴厲的處置，（即「格殺不貸」），同時羣衆的感情，已因經過三四十小時的宣洩，達到高潮，所以自第三天（十二月二日）起，全部騷動，戛然而止。我們很懷疑，假如這次騷動，確是有「異黨」在後面作秘密而大規模的發動，這樣一個嚴重的局面，是不是能在一夜之間，從最高潮一下子回復到原來的平靜局面。以常情推測，在政爭如此劇烈的今日，在任何社會騷動中，「異黨」之插入，事屬難免。但若謂此事純爲「異黨」之陰謀造成，如非失之誇大，亦屬有欠公允。至於就「異黨」煽動一節而論，我們亦可附帶一述我們的感想。我們一向主張民主法治，我們絕不同情任何政黨，任何集團，任何個人，從事于破壞社會治安，有損公共福利的行爲；凡此皆法所不許。但就政治的觀點看，在野黨派，借機生事，以與執政黨爲難，實爲事理之常。在野黨

如不處處與執政黨爲難，他將永無取得政權之一日。無論英美，莫不皆然。執政黨唯一對付的方法，就是勵精圖治，拚命建設，提高效率，改革政風，以政績和事實來對付反對派，來贏取人心。即以攤販事件而論，攤販要生活，如其政府能有辦法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則何來此次的騷動；「異黨」縱欲借機生事，亦將無機可借；舉此一例，可概其餘。所以執政當局，應當將注視此案的重心，轉個方向。不要單在消極方面攻擊「異黨」，應該反躬自問，求其在我，多在積極方面，做一點建設工作，改善民生；民生改善，社會自可安定，國家自趨太平，而執政黨的政權，亦易鞏固。

第三、在此次騷動中，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而爲其他任何社會騷亂案件所無者，即凡談論此次騷動事件者，大都對政府表示不滿。不過我們在此應當說明，「不滿政府」與「同情攤販」應爲二事。先就一般人對於攤販的態度來分析；從正面說，有許多人是同情攤販的，因爲攤販設攤，無非迫于生計，其情已極可憐。從反面說，在此次的「攤販事件」中，無一人對於攤販表示指摘。不僅社會一般輿情如此，就是官方態度也是如此。無論是吳市長的談話，或市黨部、市參議會、江蘇監察使署等重要機關主管人對外的談話，都無直接指摘攤販的言論。由此可見，大家在良心上都承認着一個原則，即人人總得有飯吃，總不能逼人餓死。因之大家在良心上，無法否認此一原則，所以大家不得不想到一個極爲實際而又極爲嚴重的問題，即今日中國沒飯吃的人實在太多了。目下中國，不知有多少人，在饑餓線上掙扎着；寒無衣，饑無食，住無屋，病無藥。我們不能不承認，二十年來的統治是一個「失敗的統治」。無論是國民黨員，不是國民黨員，看到今日中國的局面，無不嘆息焦慮。經濟愈來愈近破產，社會愈來愈趨不安，而勞民傷財，人，究血的內戰，仍在進行。我們相信，凡是尚有一點良心血性的人，對於現在國家的局勢，定必感覺苦悶，感覺憤懣。這就是爲什麼在這次騷動中，人人不滿政府，批評政府。一般人不滿政府的危機太多太危急了。人人在要求着政府能立下決心，拿出辦法，來挽救當前國家的危機。

此外尚有一點，我們願意附帶一述者，不滿政府不一定就是不滿市府

一個地方行政長官，他祇能在其職權範圍以內，盡其職責。若以指責整個政府的理由，指責地方行政長官，或者要求一個地方行政長官負起非一個地方行政長官力量所能辦到的責任，均欠公允。就原則上言，這次上海市政府在取締攤販一事上，無可非議。而且在這次騷動中，我們對於吳市長的處置，不能不加以公道的稱頌。社會應當充分明白，當吳市長全力制止警察當局使用武力對付羣衆時，他本人也是受着他下屬的不滿和抗議的。然而有遠見的人不能不承認他這種處置，具有高度智慧。在這樣一個混亂激蕩衝動中的騷動，造成「慘案」，易如反掌；設若如此，其後果誠難想像。我們所唯一批評吳市長者，即在這次騷動中，吳市長對於「暴徒」「陰謀」，強調過度，不免有損政治家的風度。關於警察，羣情指摘。我們覺得這種指摘，亦屬感情太重。一般下級警士巡官，他們也未嘗不在自我良心和服從命令之中，感覺苦痛，以他們月入之微，職責之重，社會對

語言的宗教

亞里士多德說人類是理性的動物。這句話似乎有加以修改的必要。事實上，在人類的生活，理性的成分是很少的，人類受感情欲望的支配遠在其受理性的支配之上。一個人自呱呱墜地之後，他就無日不在欲望和感情之中掙扎着。人類不但有欲望，他還有把欲望，把思想，把感情等等表達出來的欲望。這就是言語的根源。

一般人都認為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工具。這種理論也已經是過去了。法國當代的大語言學家方德里葉斯 (Vauvenargues)，他就認為語言也表達人類的感情。葛迪納氏 (Gardiner) 也有他的理論，認為語言的作用並不是乎表達思想，而是在乎要給別人下命令，要統治別人。當然我們不能完全接受葛迪納氏的見解，認為語言只有這一種作用，但是在表達思想之外，語言之有表達人類的欲望、意志、和感情等的作用，則是毫無疑義的。而且就現階段的人類生活來說，這作用恐怕還是最為主要的。兒童剛開始學話的時候，他大半並不是運用他的語言來表達他的思想，因為他的理性的

于他們的要求不免過高。這一切如衆所非議的情形，警察本身，不能全負其責，其中大部牽涉着到社會風氣及全盤政治的問題。我們現在願意總結言之，這次上海的羣衆騷動，實含有極嚴重的意義；假如這僅僅一種地方事件，我們絕無意思浪費這許多篇幅加以論列。我們認為這次上海的民亂，就是一種國家將要遭遇革命的象徵。我們如此看法，其意非謂這個將來臨的革命，將由這次騷動中的人物發難完成，而是說這個將來臨的革命，其客觀的社會條件，已一天成熟一天。我們讀報，這幾個月來，這種大規模的騷動，何止上海一地？廣州、福州、杭州、重慶、以及湖南、江西各地，疊見不絕。大公報高唱「要變不要亂」之論；既然不變，那就勢必于亂了。這次上海的民亂，對於當局是一個極其明白重要的教訓。當局將因此項教訓而加緊其政治控制，抑或反躬自省改進政治，那就得看當局的智慧、修養、及造化了。

十二月九日

高名凱

思考能力還沒有發達，他的目的是在於下命令。就是說了一聲「媽媽」，他也不是腦筋裏有個理性的「媽媽」的抽象的觀念，而是要給「媽媽」下命令，要她來跟他一塊兒玩，或是給他東西吃。大約在理性的思考還沒有發達之前，在實際的生活中還沒有碰到人世的困難時，兒童總以為他的命令是絕對的，是神聖的，他總要隨時隨地的下命令。

語言本來只是代表說話人心中的思想情感的符號。符號和他所代表的思想情感的關係是很神祕的。原來符號的成立必須有兩個條件：被代表的對象和給對象代表的其他的任何東西。國旗代表國家，國家是被代表的對象，而國旗也就是代表國家的符號了。符號可以隨便派，只要大家公認就行了。中國語用「牛」(牛)來代表給我們排出的那個動物，英語都用「Ox」，然而，無論是「牛」也好，是「Ox」也好，這符號和他所代表的那隻動物都並沒有任何必然的關係。我們說不出為什麼須得用「牛」，而不用「Ox」。也說不出到底用「牛」比較好，或是用「Ox」比較好；事實上，我們之所以

用之而英國人之所以用 O，都只是習慣所使然。可是，一旦成了習慣之後，我們又沒有方法不說之了。符號和他所代表的對象雖然沒有任何的必然的關係，但是却不是可以獨立存在的。換言之，沒有被代表的對象符號就不能夠成立，沒有代表對象的符號者，符號也不能夠成立。這兩者非聯在一起不可。所以，他們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神祕的。

語言是符號的一種，他也有這種神祕性。我們說了一句話，這句話本來是語調的起伏，然而他却代表某種思想情意，他是和這思想情意分不開的。不過，在這關係之外，語言往往還有一種關係，就是語言所代表的思想或意念，他的本身却並不是事物的本身。比方說，「人」是一個思想中的觀念，他和實際的具體的「人」並不是一回事，我們的腦筋裏可以想到「人」，而並沒有看到實際的「人」。所以，我們所謂的符號，其實只是代表「人」的觀念而已。並不是代表具體的人。至於這具體的人如何可以產生的「人」的觀念，這則是哲學家所討論的問題，我們在此地可不研究。然而有一種情形則是我們所應當特別注意的，就是我們往往把符號（即代表「人」的觀念的語言上的 *Sign*）和他所對付的實際的具體的事實合一了，以為這「人」就是「人」的本身。語言的宗教就是起源於此。

語言是有魔力的。這原因不難明白。語言代表我們的觀念，所以，會說話的人的觀念必甚多，必是有玩藝兒的。如果我們把語言和他所對付的具體的事物合一的話，那末，會花言巧語的人不就是會舞弄這些具體的事物嗎？能够舞弄就是有魔術，有巫術。魔術巫術的起源就是在乎能舞弄符號，不過這符號並不一定就是語言而已。初民社會的術士或巫婆可以用一種符號式的動作而使人家相信這動作的結果，就是實際的具體的情況。漢武帝的皇后阿嬌失寵之後，女巫楚服說是有方法使皇上回心轉意，她的辦法就是穿上男人的衣服，戴上男人的帽子，和陳后共同生活在一起。這就是用代表男人的生活的符號，認為就是實際的具體的情況。現在的鄉下人還有在仇人名字的上頭，天天給他刺上一針，認為這仇人就可以因之致死。這也是認為代表這仇人的名字（符號）就是仇人本身，所以刺到名字也就等於刺到仇人本身，他還有不死的嗎？北平城內的小巷裏往往可以發現許多「在此小便就是王八」的無名告示。這表現兩種事情：（一）寫這告示的人，總以為經他這末一寫，在這裏小便的人一定會變成王八的，所以，

如果真的有人在此小便，他也不會出來干涉的；這小便的人既變成了王八，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二）奇怪的是看了這告示的人也同樣的以為真的可以變成王八，大半的人就不敢在那兒小便了。正如我們所說的，人類並不是理性的動物，他有感情，有欲望，他往往要把他的感情和欲求來實現，而就不加思考的把符號認作就是事物的本身。其實，說到底，一切的宗教也都是以這種心理為出發點的：偶像就是符號，看到了符號，說到了符號就可以心滿意足了，就可以得到安慰了。

語言既有這麼大的魔力，會運用語言的人就成了一般人所尊敬，所畏懼的神祕人物了。這也就是各民族對於神話中的文字的創造人加以隆重的崇拜的原因。我國人自來對於會說話會寫文章的人特別的注視。傳說中的伏羲和倉頡固然是成了神明，就是文字的本身也有他的尊嚴和神祕。現在的農村中尚有「敬惜字紙」的寶塔，而一部分人也以汚沾有文字的紙張為罪過。至於現代的摩登人呢，他們說這種語言文字的崇拜是迷信，然而實際上現代人之崇拜語言文字，在某一方面來說，只有較諸古人為有過，而無不及。

這說起來似乎是不可信的，然而我們試看一看實在的情形。誰沒有看到演說家、新聞記者的力量？誰沒有看到標語和壁報的權威？在我們的世界上，會說話的人總是一般人所畏懼，所崇拜的；新聞記者也總的確是「無冕的帝王」。我們還是喜歡人家的逢迎，我們還是駭怕人家的漫罵。逢迎和漫罵原只是一句話而已。我們並不會因為人家說了一句「偉大」就變成了「偉人」；我們也並不會因為人家罵了一句「無恥」就變成了「無賴」。我們之是否「偉人」或「無賴」原是我們的人格的内含的價值的表現。然而，人類並不是理性的動物，他認為符號就是事物的本身，所以，人家說了一聲「偉大」，我們也就自以為是「偉人」了；人家說了一聲「無恥」，我們也就自以為是「無賴」了；不然的話，讓人逢迎也用不着高興，讓人罵也無用不着憤怒。可是，從另一方面說，現在所謂的偉人也多半只是「吹噓而來的。吹噓而居然能够成為偉人，可知語言的魔力並沒有因為時代的不同而減低，而賦有吹噓本領的人也仍然沒有損失他的權威。從這一點說來，現在的演說家在本質上和初民的術士或巫婆也並沒有任何的不同的。即因為會運用語言的人有他的法術，現在到處都是這種新術士的世

祭。各種報紙之如雨後春筍的出版，各處橋頭壁上所發現的五花十色的標語和壁報是現階段的中國社會生活中最為重要，最為人們所注目的對象，而天生有「三寸不爛之舌」，或帶有一枝「生花之筆」的人物也都成為人們所極力羅致的「天之驕子」了。

人類並不是理性的動物，中國人更是如此。我們是天生的語言宗教的信徒。我們不但是駭怕人家所說的話，人家所為的文章的權力，我們也絕對的相信人們所說的話，因為我們覺得符號就是事物的本身，而沒有想到符號可以和事物脫節，思想可以離開對象而存在於我們的腦中。所以，在現階段的情況之下，只要能說話，說得天花亂墜，總有人會相信他的。結果，就是做盡了天下的最大的罪惡，只要能說出天下最好聽的道理，不但不會受罰，反而會大走紅運。現在的人並不問別的人品，別人的行為，只問別人的思想，好像能說出某種思想的人就必定是好人似的。其實當了貪官污吏，土棍流氓的人物又何嘗沒有他的一套好聽的道理呢。可是，我

們却崇拜語言，而不留心實質；我們却只怕「人言」，而不敢做我們所應做的事情。

另一方面，我們也崇拜自己的語言。遇到有什麼事情的時候，我們只以貼貼標語，貼貼壁報為滿足，以為寫上一句「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就會不存在。這也是人類的不理性的心理的一個表現。語言是符號，我們以為這符號就是事物的本身，所以標語上的「打倒帝國主義」就等於事實上的「打倒帝國主義」。於是，我們只崇拜我們的標語，而不用實際的努力來實現我們的理想。中國人一向只談主義，只貼標語，而沒有多少實際的工作，這就是崇拜我們自己的語言的證明。

現在的中國社會是崇拜語言的社會，語言是現階段的中國人的最有力的宗教。我們不但崇拜別人的語言，也崇拜自己的語言。這是語言的本質所使然，也是人類的不理性的心理的結果。

關於「軍與民的社會地位」

吳世昌

本刊第九期載潘光旦先生「軍與民的社會地位」一文，從歷史和社會學方面，說出了許多一般人習焉不察的新見解，對於民主的理論大有裨益。講到民字古證，潘先生說：

「民字古文從母，取蕃育的意思；這意思就不太好，好像除了蕃育的生物功能而外，老百姓就別無用處。這蕃育指的可能是蕃育人，也可能是蕃育畜產與農作物；如果是後者，則可見即在我們歷史的初期，民字雖指一般的人口，而特別適用的是農民了。」

說文民字所附古文，其形體確有點像母字，但說文正文篆體却完全不像母字，而古文也只是「像」而已。許慎說篆體雖謂「從古文之象」，實則篆體古文兩者並不相像。而且許慎也沒有說古文「從母」。潘先生所謂「從母」的古文，據徐鍇說：「上為髮形，（按：古代髮為男女通有。）下其足行，象蒙然衣服之形。」也不說「從母」。實則徐說也不對，因為

象人體之字照例不加衣服。

甲骨文「人」字極多而「民」字少見。母字和女字甲骨文不分。甚至母女二字有時和尸字也可通假，下文「毓」「后」為一字即說明這種情形。但我家陋所知，母字與民字除了聲音相近之外，在形義上並無關係。金文齊侯鐘「民」字上半是橫形的眼睛；下半一直線，中間有一點。其他的民字上半多像眼形，秦公簋民字最與說文的篆體相近，故我以為說文民字應以篆體為是，古文不知所據。

因此，民字的原始意義，也不是蕃育，而人的蕃育與別的生物之蕃育，古代文字也頗有分別。人的蕃育有個專字，即毓，後來又演變出「后」和「育」二形。后和毓為一字，是王國維的重要發明。郭沫若推行其說，引古先公先王均稱后，而在世者則稱王而不稱后，以生毓（育）為古代母氏最高的屬德，故后字為母權時代女性酋長之稱謂。我以為此說和王氏的

發明同樣正確。我在這裏還可以補充一點意見，即古代凡有特別才能的人，即冠以有養育意義的后字，如善射者謂之「后羿」，善稼者謂之「后稷」。如此說來，養育的意思，在古代不但很好，而且特別被尊重。至於植物的養育特徵是帝（蒂）字，也沒有任何不好的含義，而是一個很有尊嚴的字。

至於民字的形義，撇開說文所附古文不說，從篆體以上推金文，則是一橫目之形。和民字相像而方位不同的是「臣」字。郭沫若以金文證明臣字象一豎目之形。人首俯則目豎，所以許慎說：「象屈服之形。」我以為民是橫目之形。前人雖未說到，但莊子有「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一語，可為我說佐證。臣是俘虜，是奴隸，故說文說：「牽也」，「臣」一牽」疊韻為訓。韋太炎引少儀「獻區則左之」注「臣謂囚俘」，謂「此牽之而至也。」民是「衆氓」，雖然「蚩蚩」，倒是自由的，比臣要高一點。這雖然是原始的意義，但可見得從前稱臣的官吏，雖然可以作威作福，而其基本人格則反不如民。在正常的社會狀態之下，民是不能被人「牽之而至」的。先秦處士——一種尚未做官之民——之可貴，也就在此。雖然士和蚩蚩者地位不同，但詩經中士和女往往對舉，有時士也可作一般男子之通稱。又古書有「天聽視我民聽」之說，而從來沒有「天聽視我官聽」或「視我臣聽」之說，可見即使在古代，人民的意見也比官僚的意見更被尊重。

至於潘先生所引民字訓詁方面的解釋，如鄭康成、董仲舒、楊倞諸家注解，「冥也」，「瞑也」，「泯然無知」等，均以同聲相訓，却是漢以後經師的學風，在訓詁學上雖不能說不對，但這種觀念，我以為和秦漢兩代的極端專制頗有關係。秦以前民的地位還沒有被看得這樣差。官之尊貴，也是從漢代起的。從前一國元首稱王，猶存人民領袖之意。漢代則稱「縣官」（例如張騫傳），「官家」（霍光傳），元首和官吏沆瀣一氣，遂和人民截然分成兩個階級，並且對立了。

由上所說，民字在古代的意義並無好惡褒貶之意，有時統治者故意降低人民的地位，則會在民字上面加些形容詞，例如細民，賤民，愚民，小民，庶民；有時索性避開民字，用黔首——顧炎武曾經嘆息過：「為秦百姓皆黔首！」（這個「秦」當然是指清）。如果民字有不好的意思

，羸政何必更造黔首一詞？至於民和氓的區別，我以為不在土著和流民，而是多數和單數。許慎說得好：「民，衆氓也。」若為下一轉語，應該是：「氓，民之單稱也。」古書凡言民者無不指多數，如盤庚，「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酒誥「厥命罔類於民」，「其惟民怨？」多方「誕作民主。」周語「防民之口」。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凡言氓者都是單數。詩衛風「蚩蚩者氓」，孟子「聞君行仁義之政！願受一廬而為氓」。編氓之氓雖可說是多數，但編是逐個編的，故亦有個別之意。總之，古代的特殊有勢力者雖如潘先生所云，有時係「民」中特別提出來，但民始終是主體，是統治者的憑藉。「民為邦本」。

民字有一個時期特別少用，似與唐代避太宗諱有關。熈熈俗文學「季布罵陣詞文」凡用民者一律代以「人」甚至四民亦改為「四人」，「民為邦本」改為「人為邦本」，此與後世稱賈人，軍人，工人，匠人或不無關係，因古書中賈，工，士等單字文義自足，軍人則分為將，校，士，卒。「軍民人等」，似乎是以元代文告「諸色人等」一語套來的。

說到農與民之關係，則原始說明稱農之字是男，此字甲骨文中即很多，周代且以之列為貴族爵位，自然也無非薄之意，後世稱「男兒」，多少也有點自負的意思。若民果為農之同稱，民之地位也不低了。商人的地位，在士大夫眼中固然不高，在秦漢時甚至與賈埒並稱，但因能發財，也常常爬起來，為人所妬羨，西漢民語有：「力出不如經商，刺繡又不如倚市門。」以農比繡，以商比婦，活畫出西漢社會對商人又鄙視又羨慕的神氣。所以商的階級雖然「顯著」，其地位却也不一定比農更高，比泛稱的民更高。

倒是現在，農民的地位真是已降到最低，其原因是第一大多是不識字的文盲，這一點非常明白，不必多說。第二是農民穿短衣，不穿長袍。這一點看似無關，却是貧賤的顯著特徵。近代通例，穿長袍（西裝、中山裝同）是老爺，短衣是聽差，商人也識字穿長衣，縱非老爺，也是先生。工人工匠則稱師父。而既不識字，又穿短衣的農民，則一般社會始終找不出一個適當的名詞來稱呼他。而他却對非其階級的人妻叫老爺，先生或師父，他如果與城裏人在一起，則城裏人是上等人，他是底下人。

所以現在中國的農人，我覺得是在民與奴之間的一個階級，還够不上古代的「橫目之民」，只要看被抽壯丁時情形，其可憐決不在奴之上。現在中國如果要分階級，只有兩種：城裏人與鄉下人，亦即上等入與底下人。現在談民主的，民字含義是公民。公民又從英文 Citizen 一字譯來，而此字之原文原意依然是「城裏人」，與鄉下人固無關也。而事實上今之談民主者，也始終未曾也不想下鄉。『沒有這種基本認識的民主議論是迂闊不

派與匯

(二)

三 社會思想與匯

上文說到西洋的思想三四百年來始終是分化而繁雜的，這自然是一個大體與綱要的說法。若論其目，則大分化之中也未嘗沒有小綜合，大紛紜之中未嘗沒有單純化的企求，流派的大奔放之中未嘗沒有匯合的嘗試。十九世紀就是這樣一個企求與嘗試的時期。就社會思想一方面來說，我們很容易聯想到幾個嘗試的人，孔德、達爾文、斯賓塞爾、馬克斯、福洛依特、不過福洛依特已經跨到二十世紀的初年了。這幾個人中間，孔德是相當成功的；達爾文所注意的事實雖着限於生物方面，但他所提出的匯合的原則——演化論，經由斯賓塞爾、赫胥黎，以及大批的所謂社會進化論者的引伸推廣之後，確乎發生過不少融會貫通的力量。馬克斯和福洛依特都有一番『匯』的苦心，但因其專門注重生命的真實的某一兩個方面，有如飲食男女，其結果，至少就思想一方面說，適促成了派別的加强的發展，比較迫斂的匯合的影響無由見到。如果生命的真實，推本窮源，只限於飲食與男女兩件大欲，則馬福兩人雖沒有一人得窺全豹，至少還能平分春色或平分秋色（究竟是春色秋色，要看讀者的襟懷，在此無須確定），而事實上生命的真實所包含的似決不止此。

說到孔德的嘗試相當成功，我們又很容易的會聯想到他的『科學的級層說』，後來演化論發達之後，又有人叫做『現象的演程說』，正唯各類現

經的。』我完全同意潘先生的結論。

上文拉雜寫來，其論據雖有若干點與潘先生文稍有不同。不意亦能達到同一結論。我相信此文和他的整篇大旨，不是相反而是相成的。至於軍的地位及其與農之關係，他已經說得很詳細，不再說了。此文如有錯誤處，仍盼他能指正。

潘光巨

象的演出有先後遲早，斯各門科學的地位有本末高下，無論級層說也罷，演程說也罷，從此以後，我們對萬殊的物象，算是有了一個綜合的看法，如果宇宙有如一掛大網，自有其脈絡可尋，從此也就綱舉而目張，通體可以概見了。也無論用的是那一個說法，以至於其它大同小異的說法，有如斯賓塞爾的無機、有機、超有機的三界說，我們總承認，宇宙肇基於化學物理的種種活動，進而發生生物、生理、心理的種種現象，再進而產生社會，形成文化。中間的小層次不論，這下、中、上的三層與層層相因的原則是確立了。這最上層的社會與文化，儘管氣象萬千，變化莫測，決不是無端發生的，決不是單獨創出的，也決不是獨立的，隔離的，而與理化生物的境界全不相干；儘管花明柳暗，別有洞天，卻並不在天上，而依然以尋常的天時地理，山川陵谷，做基礎，也始終和洞天以外的天時地理，山川陵谷毗連卯接，可以出入交通。這一點小小的綜合，在目前看來，雖若老生常談，卑不足道，在立說的當初，卻自有其開拓襟懷，網羅萬有的意義，令人油然而起宇宙一家，萬物一體的感情，而使紛紜雜選的思想學說得收衷於一的效果。

達爾文的貢獻也就是在這條路線上。不過有廣狹的兩部分。廣的就是適用於一切現象的一般的演化原則，可以歸入上節的話裏，無須重說。狹的部分是所謂有機演化論，就是說三界中的中間一界特殊的作一番原委的推尋，因素的剖析。這推尋與剖析的過程大體上是這樣的：起點是馬爾塞

斯在人口論中所已發揮的蕃殖與其限制的普遍事實。第二步是變異與遺傳現象的發見與觀察。第三步，由於變異與遺傳的事實，進而推論並注視到物類間的競爭（事實上未嘗不包括物類之間的互助現象在內）。第四步，終於到達一個適者生存的結論，所謂淘汰或選擇者是，而所謂適，指的當然是變異或遺傳品性與環境的兩相調和，而選擇的結果便是各個物種的形成。蕃殖、變異、遺傳、競爭、選擇或淘汰、調適或位育，與最後物種的形成，一邊是生物學家所觀察到的現象，一邊也就成爲演化論者的幾個基本概念，其中一部分也時常被稱爲演化的成因。我叙到這些概念，因為它們對於前途社會思想的繼續發展大都有很密切的關係，說見下文。

四 社會思想與派

不錯的，孔德與達爾文所做的都不能不說是一番集成與總匯的工作。不過學術思想是動的，是要繼續發展的，大概不會因有人加以總匯而從此停頓，從此安於一個堯科而不進的局面；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國思想界固然發生過這種情形，在求知特別迫切、競爭特別劇烈、而科學方法已趨於成熟的近代西洋是決不會的。一向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近代的天下大勢，分雖可久，而合則未必持久，於是從十九世紀下半以迄於今，於一度總匯之後，緊接着一個新的分派的局面，而「派」的種子原早就寄寓在「匯」的中間。這話就又回到孔德與達爾文了。

現象的演程或科學的級層就替分派的趨向種下一個根苗，每一個程或層逐漸引伸、擴展，而獨立自主起來，終於成爲一個學派。上文簡括的只說了三個級層，其實還不止此。化學與物理可以分做兩層；而生理可以從生物裏劃分出來；後來心理學日趨發達，駢駘乎自成一層，社會與文化，不用說，也大可以分成兩層。這樣一來，派別就已經多得可觀了。還不止此。每一層次本身就並不簡單。物理中有數理，其它級層的現象中也未嘗沒有數理，數理是經，一切科學是緯，從笛卡爾以來，要成一門科學而不講數量的分析，是大家公認爲不可能的；於是社會思想的學派，可能又添上一個數理派，單獨存在，或作爲理化派的一個支派，而事實上確乎有。它如力學、重學、等也都演成若干支派，所以物理學派也往往叫做機械學派。循了層次上推，接着是一些地理學派，我說一些，因爲其中也不止一

二家數，有的注重天象天氣，有的着意地形地勢，有的關心居家地位，產物作業，這樣已經是好幾家了。以上都屬於所謂無機的級層。

再上是生物派了。這一派的分支之多是更在機械與地理兩學派之上。生物體和機械不同，是所謂有機的，即部分之間有一種活的功能上的緊密的聯繫。社會思想家中有人認爲社會就是這樣一個活的物體，於是就有了有機論的一個支派。在生物學界裏，這有機體的概念是在演化論發展之前早就有的，不過接着我們就要想到達爾文了。蕃殖的概念產生了人口論或人口數量論的支派；人口論不是人口學，人口學是研究人口本身的，人口論是想以人口的蕃殖作爲社會現象與社會變遷的一個解釋的。變異、遺傳、選擇三個概念是分不開的，因此也有人引爲根據，構成一派解釋社會的理論，認爲社會的治亂、文化的盛衰、民族的興替，可以用變異的多寡，遺傳的良窳，選擇的正負來說明；所謂優生論或民族品質論的成爲一個支派，就是這樣來的。競爭的概念則演而爲一派戰爭論，有的認爲社會進步非仰仗戰爭不可，有的認爲初期雖然如此，社會文化進展到相當程度，暴力之爭勢必減少而歸於消滅，所以這派的内容也並不單純。物種的概念也沒有落空，所謂種族論，或種族武斷論，認爲種族有高下優劣，一成而不易變，愈以爲不變，則其爲武斷也愈甚。這些支派之間，不用說，有的是比較獨立的，有的不免彼此糾纏，例如選擇論之於種族論，有的不大武斷的種族論者大都是接受了選擇論的。演化理論裏一大堆概念中唯一沒有演成一個社會思想的支派的似乎只有調適或位育，可能是因爲它是比較的最有綜合性，最有「匯」的意味，大凡講調適就不能不講關係，每箇物體本身內部的關係，物體與物體之間的關係，物體與所處境地的關係，都得講求到家，因此就不容易分而成派，不特不容易從有機的級層分出來，抑且不容易和無機及超有機的各級層的完全絕緣，獨行其是。不過至二十世紀初葉以後，特別是最近的一二十年，上面這一段話又見得不甚適用，位育的概念終於幫同推演了一個新的學派出來，說見下文。

心理學是比較後起的一門科學，孔德在他的級層說裏根本來不及提到它，後人雖有意把它補進那級層的祖廟裏去，但昭穆的地位很難確定，有人，心理學家自己以及對心理學特別阿好的人，主張設位應在生物學之上，而社會學之下，意思是心理現象雖須溯源到生物學現象，它自身則是社

會現象的生命賦與者；另行人卻以為沒有羣居生活的交相感應，則根本就沒有我們所瞭解的心理生活，我們的心理生活，和動物心理不同，動物心理可以老老實實的歸入生物學與生理學，而我們的不能，我們的心理是團體的、社會的，所以位應在社會科學之上，也就是在社會科學之後。這一件官司現在還沒有打完，我們留待下文再論。不過心理學者一面對外打這官司，對內卻也有閱騰之爭，就是，也有派別分化，例如本能論、行為論、與情欲興趣論。本能論與情欲論和生物學派的遺傳論很近，承認一切社會行為有先天的傾向以至於命定的力量；行為論則和生理學有密切的關係，不過研究的人但就行為的表現下手，但就看得見的事物刺激與動作反應着眼，生理的內幕他是不管的。大概的說，三個支派之中，本能論和情欲論與生物的級層為近，而行為論則不得不傾向於社會的級層，因為刺激的來源與反應的對象多少總有成分社會的意義。

社會與文化的級層不妨併在一起敘述。孔氏的科學級層裏原沒有列出文化，大概認為科學而外的一般文化可以納入社會的級層中，不須另列。到演程說出，始明白把它列入，位在社會之上之後。換言之，如果級層與演程可以比做一座塔的話，這些是塔頂上的一二層了。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行百里者半九十，這一二層的地位雖極崇高，其所經歷的風雲變幻也較其它層次為多而親切，但總須以在前在下的各級層做基礎，一個虛懸的塔尖，或一座浮空的臨春結綺一類的高閣的建築，是不能想像的。上文所敘述的許多學派所以存在，所以發展，目的可以說就在教這塔尖不落虛空。這些學派中人各把解釋社會與文化的理論，一套一套擡出來，倒不完全因為他們都是好事之徒，想巴結社會，討好文化，也不完全因為他們有些中國人脾氣，想以竇或自居長輩的方法，來佔人家便宜，還是因為各級現象之間是存在着一種不容抹殺的本末先後與前後因果的關係，社會與文化既屬後起，儘管挺秀有加，令人生長，在這一種種成因而的時候，自不宜完全數典忘祖，飲水思源。可能因為這種態度發展得過分了些，不免引起反感，也可能因為祖宗太多，各說各的，歷久不衰一是，也可能因為的理論所從出的級層畢竟是太速了些，中間跳過了幾個個其它的級層，說出話來總有幾分不着邊際，隔靴搔癢——終於激出了一個反應，就是從事於社會與文化研究的人自己在所屬的級層中尋求解釋，而形成了若干理

論的套數。這便是社會學派與文化學派的一大部分的由來了。社會與文化級層中的部分特別多，關係也特別複雜，所以自謀解釋本來就可以收幾分效果，但學派中人到此，不免更強調這『自謀』的原則，求人不如求己的原則，並且進一步的認為理應如此，別級層中的學者的攔入社會與文化的領域是越俎代謀，是舍己耘人，多少是一個錯誤。這態度一來，其所以成爲一兩個單獨的學派，就更見得壁壘森嚴了。

社會學派的支流自也是不一而足。其分化的根據是一些概念上的不同與着重點的互異。我們不妨先把這些概念比較複雜的臚列一下，事實上也很難避免拉雜，一則這些概念本身就不夠清楚，再則它們中間也不免有掩疊與重複之處。每一概念自必有其對待，例如：形式對待內容；總理對待事實與問題；人與人間的倫敘述關係對待人的自身；集體的表象對待個人的行為；意識環境的外鑠對待人的固有；動態對待靜態；常態對待變態；一般的結構功能對待零星局部的分析，等等。每一對概念的上面一個是社會學派的支派們所特別注意以至於認爲非從此着眼便不足成爲社會之學的，至於對方所包括的種切，則雖在社會之內，雖未嘗不是社會現象的一部分，卻不是社會研究的道地的對象，而應該交給生物學、心理學、以及其它的社會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之類，歸它們去推敲。這樣瞭解的社會學與社會思想，因此有人就稱它們爲道地社會學與道地社會學派，好比道地藥材一樣，也有人稱此派社會思想爲唯社會論，好比唯心論唯物論一般。

文化學派，也有人叫它做心理社會學派，從某一種方面看，可以和社會學派劃分得相當清楚，就是它比社會學派要具體。『不求人』的精神，上文說過，是一樣的。比較具體之所在是它能運用文化的多方面或某一方面來解釋文化，解釋者雖祇是文化的一二方面，而被解釋者當然是文化與社會的全部了。到目前爲止，用文化的一方面來解釋社會文化全部的努力自然也不止一家，其中歷史比較悠久，而也最有效果的是經濟與生產技術，就是馬克斯的一派，其次是宗教與倫理，再其次也許是法律，嘗試的人都不算少。它如教育、藝術、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科學、哲學，零星提出的也頗不乏人。即就三四十年來中國的救國論調與改革論調而言，已經可以看出此種情形來，發爲議論的人雖未必都成派別，但信念既篤，主張又很絕對，行動又很積極，可知成派的趨向，始終存在，所缺的是一些

成套的理論工夫而已。讀者如不厭囁嚅，我們不妨極簡單的敷說一下。在經濟一方面，民生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一類的議論，我們應有盡有，是最不憚煩言的。基督教的「中華歸主」運動，其它宗教的有組織的努力，孔學會一類的團體活動，政府對於心理建設的號召，新生活運動的提倡，一般人對於世風與人心不古的煩言，則都假定如果宗教與倫理上了軌道，全部的社會生活便得所安定，諸般的社會問題，自然解決。從清末維新以至今日，全部法治的主張，全部教育的努力，自各有其一些社會思想的背景。文字與索引方法的改革方案，三四十年來，也多至不勝枚舉，目的也無非是想經此途徑推廣教育，革新文化，而達成社會的改造。藝術一方面，比較學學大者我們至少可以提出蔡子民先生的美育運動和

王光祈先生的音樂救國論，在提倡的人一定認為如果廣大的民眾不懂得審美，如果音樂不普遍發達，中國的社會與文化便始終不會走上健全的路。上文兩節話的用意端在表示在社會思想的不算太大的領域裏，思想之流，即在最近百年以內，如何由派分「匯合」，更由匯合而派分的一些跡象。這分合聚散的過程，事實上當然比我們在這裏所說到的要複雜得多。從機械學派到文化學派中間一大串的大小派別，當然決不會完全由孔達兩氏的一二番匯合的努力裏很單純的推演而出；它們自分別的還有別的來源，哲學的、科學的、宗教的、藝術的、種種思潮，對於這些派別的構成，自有它們的貢獻，例如十八世紀物理科學的發達之於機械學派，哲學中唯物一元論之於經濟學派，基督教傳統之於宗教學派，都是極明顯的。

美國人和癌症的抗爭

（編者按：本文經本刊送請專家審閱並校正後始行發表）

蔡壬侯述

現在美國人以研究原子彈這樣的熱誠，來做撲滅癌症的工作；雖然對於癌症還沒有確切而迅速的防治辦法，但是對這問題，比起五年前，確實瞭解得多了。

五年前，甚至二年前吧，美國人還把癌症（Cancer）這種病，看做一種忌諱，看做一種可恥的災害，好像我們中國人對癲瘋，梅毒看法相似。他們稱一個人死於癌症，不說：「 died of cancer（死於癌症）」，而說：「 died of malignant（死於惡症）」。他們甚至於甯願化很多錢去捐助那些生小兒麻痺症的人，却不肯放一分錢給生癌症的。他們對癌症，祇取恐懼無望的態度，最好是讓大家不要談起它。

這似乎有一點古中國的阿Q精神。但是事實的激進的發展，不得不使美國人把眼睛向癌症睜開來。據統計，一九四四年美國人死於癌症的有

十六萬九人；一九四五年則竟達十七萬人之多；差不多每一小時就有十九人死於癌症，這數目除了心臟病以外，沒有其它的病可以相匹了。

而且生癌症而死的，也不祇限於老年人。據去年的統計，那十七萬人裏面有半數是在六十五歲以下的；還有二千五百人則連二十歲都不到。尤其可驚的，是那些五歲到十九歲的小孩子之死於癌症的，比死於所有小孩流行症加起來的數字，還要大。

於是美國的癌症研究社（American Cancer Society）便大聲疾呼，在報紙，雜誌以及公共場所，大發觸目驚心的警告，把美國人從怕癌症，避癌症的狀態裏拉了出來，所謂面視現實，來一個激頭激尾的反攻。喬治·高洛泊先生（Dr. George Gallup）於去年夏天還舉行了一次公開的投票運動，結果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讚成增加賦稅

，用政府的力量來舉辦癌症的研究所，像研究原子彈一樣。政府便於今年撥款五十萬美元，給設於貝士達（Bethesda）的國立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並且再拿出十萬美金補助有成績的私人研究機關，好加緊工作。

說起癌症的症狀，實是醫學上微妙的現象之一。通常身上偶然發生的瘤子，或是皮膚上顯現的疙瘩，都不是癌症，因為它們長到某一程度，便停止了。可是癌症，它是不會停止的，而且也沒有有一定的形狀和規則，所以科學家稱為細胞的「無政府黨」。

平常組成我們身體的細胞們，是十分地規則，每一種細胞，有其特殊的功用，絲毫不相混亂。當我們由一個受了精的卵細胞漸漸地發育起來的時候，這受過精的細胞期由一而分為二，由二而分為四以至於無數的細胞，逐漸地因其功能之

不同，演化成我們的眼睛、腦子、手和我們的心臟等等。拿一隻手來說，那些細胞們既已形成了所謂手，有五個手指，有血管，有骨頭，它就達到了它們的規則，不再發展下去了。

但是造成癌症的不規則的細胞則不然。這種不規則的細胞，本來也是我們體內某一組織中的細胞，不知什麼原因，忽然它會不受約束而隨便繁殖起來。這些細胞不停地分裂，造成一大塊新的細胞集團，因而破壞了那些正常的細胞的工作。這個新的細胞集團，因為繼續膨大的緣故而破裂，便有單個的不規則的細胞從這個裂縫裏滑出來，跟着血液或淋巴液漫遊到身體的另一部。普通身體裏的細胞，祇要脫離了組織，就要被身體的另一部所吸收而消滅的；可是那不規則的細胞却是非常地頑固，它不但不為身體所吸收，而且又大大地在這新地方發展起來，把這一處的正常細胞，也統統給扼殺了。如此，它又散佈它的毒細胞到別處去，繼續破壞身體的組織；一個生癌症的病人，到此程度，便完全沒有藥可救了。

所以治療癌症，應當在症狀最早的時候。那時不規則的細胞的數目有限，能設法將它們全部消滅，便無危險。至於研究癌症的工作者，最基本的問題，自然無過於探測為什麼會使得身體的某細胞忽然不守規則起來的道理，那是不消說的。

癌症，并不全都是嚴重的。相反，幸運得很，多半的癌症是比較容易處理。比方婦女們所患的子宮癌和房乳癌，數目很多，但及早醫治，絕無危險；其次很多人善於患皮膚癌，也不是可怕的症候，祇要治療得當，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把握

。頂可怕的癌症，便是所謂「血流癌」了 (Leukemia)，因為沒有方法可以將血液內全部不規則的細胞撲滅而不損害血液中其他的正常細胞。幼童們因患「血流癌」而死的，數目很大，當是最嚴重的事。

不久以前，科學界常談到用直接注射放射的化學原素到血液裏去，治療癌症的方法。有人發現用放射的磷素可以來治療癌症。這種磷素固然可以消滅血液中的不規則的細胞，但是它在血液中被破壞的力量比不規則細胞更強，所以祇好藥置了。最近有人用放射性的碘素來做治療甲狀腺癌症的試驗，也許有希望；因為碘素本來就有聚集於甲狀腺 (Thyroid Gland) 的傾向。

癌症專家們相信新而有效的放射同位素，可以不久用原子破裂的方法，被研究出來；去年成立的美國生長研究協會以管理美國癌症研究社基金的便利，向美國政府要求供給種種放射原素，以便做癌症的研究。

至於目前處理癌症最有效的辦法，還不外外科的割治手術，鐳鏡和X放射線而已。施用這些方法最基本的要點，是要將所有的不規則的細胞消滅無遺，才有見好的希望，否則如不慎還留着一兩個毒細胞在體內，它們便又能急速地發展成一大羣而危害生命。在施用鐳鏡及X放射線時，當然要注意到除癌症外不要損及體內別的組織。這問題，至今還依然很嚴重，即使用最新的「鐳鏡治療法」，或X放射線的深度治療，也還不能免，因為不規則的細胞除了最毒的藥劑以外，它們的抵抗力很強的。

外科的割治手術，用來對付癌症的發展固然

比較安全，但是手術十分麻煩。有一家癌症醫院，曾用外科的割治法，治癒過百分之三十五的患者，而且有些患者的癌症已破破裂，從胸部蔓延到四肢窩或從口部到頸部了。不過這是一種難能的報告，不是常常可以得到的。

簡單說起來，癌症的預防，要比治療更重要。癌症既不像普通的病痛一樣，由傳染而起，其唯一預防的方法便得靠自己去留心身體的變化了。美國癌症研究社叫它的人民要注意日常身體上的小毛病，如覺胸部忽有小塊的突起，也許是一個癌在開始了；或者消化力經常的不良，或者有不可醫治的疼痛的地方，或者發現突然蔓延的許多突起，都有癌症的嫌疑。至於喉音忽然瘖啞，也許有個癌已在喉間發生；陰道的不正常的出血，恐怕子宮裏已長了癌。凡此種種，一有感覺，便去醫院檢驗，趁癌未破，還沒有蔓延之前，立加療治，不會不得好結果的，可惜很多人，對這道理還熟視無睹。

在美國，現在有癌症醫院的城市，已經增加到二十個了；前年還祇限紐約，菲立但而非亞，芝加哥和洛杉磯四個城市才有。不過數目雖增加不少，因為限於專門醫師的缺乏，設備的不足，每個醫院不能盡收容病人，像最大的紐約癌症紀念醫院 (Memorial Cancer Hospital) 也祇有極少的幾張病床。最麻煩的，是登記請求檢查有沒有癌症的人很多，非等六個月的長時間才能輪到。假使那人真真有癌症的話，那麼六個月之後，他也許已經發展到無可救治的地步了。

第一個設立癌症檢查醫院的，是伊里絲·蘭絲潘蘭茲大夫 (Dr. Elsie I. Esparan)。她這

偶診所八年前設立在紐約。生意很好，婦女們都去受檢查；因為她們之中死于癌症的極多，年齡都在三十歲到五十五歲之間。後來她又在美國癌症紀念醫院設立一個專門檢驗男子的診所，生意也很好。

凡是去受檢查的，有錢的繳進一大筆款子，沒有錢的就免費。症人先查血液，小便，瓦氏反應 (Wasserman test) 和胸部 X 光的透視。如果是婦女，還要檢查子宮。其次便用 X 光線檢查胃部。許多婦女在未受檢查之前，都以為自己是十分健康的，但往往其中有百分之二已經有早期癌症的症狀了。當然這種早期的癌症，是容易治癒的。

現在美國辦得最發達的癌症檢查所的城市，不是紐約而是非立但爾菲亞 (Philadelphia)，那裏因有都納基金 (Donner Foundation) 的支持，設有九個診所。出名的卡薩林·麥克法蘭大夫 (Dr. Catherine McFarlane) 主持這事。前去受檢查而得到益處的，真是數不勝數。去年檢查的男女共三千人，其中有一千八百名需經藥品或手術的治療。還有八百名婦人，子宮頸發現有損傷，婦女生過小孩子的，這子宮頸 (Cervix) 便是最容易感受癌症的地方。如果這些損傷不及早被發現而受診治的話，很容易有轉變癌症的可能。現在這八百位母親都獲得了他們原有的健康，美國人稱菲立但爾菲亞為保健的中心 (Health Maintenance Center)，實是當之而無愧的！

美國研究癌症及教授診治癌症的醫科大學或醫院，事實上為數并不多。有名的大學當推康乃爾醫學院，該校第三年的課程中，有癌症防治法

(Cancer prevention) 的功課；其次則有紐約的紀念醫院 (Memorial Hospital)，有專門給大夫們從事高深的癌症問題的研究。這兩個地方，曾經多年合作，造就出不少的人材。最近紐約紀念醫院收到一筆四百萬美元的史龍，開脫林的補助金 (Stearns-Loring Grant)，預備在醫院的旁邊造一座新的研究所；另一邊紐約市要造一座紐約市立癌症醫院，以收容大量的病人。除了上述一校一醫院之外，最近洛氏研究所 (Rockefeller Institute)，國立癌症研究所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賈克生紀紀研究所 (Jackson Memorial Institute) 以及各級醫科學校，都已經展開了對癌症的熱心的研究，而且它們彼此聯繫，互相交換各種研究情報；美國國立研究院，又從旁指導及贊助，其前途當然是非常光明的。

現在要談談這五年來研究方面的成就了。說起來很可笑，幾千年來，我們中國人把「性」和身體的關係，說得極其神妙，外國人是向來不大注意的。不想自從本世紀初法國生理學家白朗西卡博士發現了性腺或生殖腺 (Sex gland) 與身體衰老的關係以後，很多一知半解的人，便拿了這學說來做中國人的荒謬的「採陰補陽」說的可以還老回童的根據了。可是更想不到現在美國人研究癌症方面的線索，也在生殖素 (Sex hormone) 方面找到了路子。

生殖素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原來生殖素是女性腺中分泌出來的刺激素。它們能使男人長得像個男人的樣子，女子長得像個女人的樣子。所以就有男性生殖素與女性生殖素之別。前者由睪丸 (Testis) 分泌，後者由卵巢 (Ovary) 分泌，

都由血液輸送到全身各部，刺激身體的各種生理現象。如果這種刺激素發生了變化，那麼身體的各部也會形成種種不正常的現象。

美國的癌症研究家，偶然于診治男子的攝護腺癌症及婦女的乳房癌症時，將前者的睪丸及後者的卵巢移去，發現有將病痛減輕的現象。後來他們又發現患攝護腺癌症的男子，如用女性生殖素去注射，以中和他體內的男性生殖素，其現象也可減輕。癌症研究學者便假定這些患者中，必有不正常的生殖素產生，就分析他們的小便，果然能得到微量的不正常的生殖素。

後來用種種化合物來處理老鼠，發現有三百種化學品可以促使老鼠發生癌症。尤其有興趣的，是分析這些化學品的組成，都是炭氫化合物，其構造式和人類的生殖素極相類似。這當然決不是說這些就等於人類的生殖素，不過我們很可能由這些化學品的反應作用，造出一種像不正常的生殖素的東西來，供我們的研究；因為從小便裏獲得的不正常生殖素，為量太微了，實在不够研究之用。

到現在為止，癌症研究者們，大部分就在致力於生殖素于癌症形成的微妙關係。那主要的問題，就是當人體起變化時，生殖素也跟着起變化，使得生命產生的要素如生殖素之類會把某些細胞弄成「無政府」的狀態，使人感到癌症的病害；這究竟是什麼東西在人體內作怪？怎樣地作怪？癌症研究家們，對這問題雖然感到十分麻煩，但他們決不氣餒，認為不久必能弄出結果。其次應用原子核的破裂而得到新的放射素，對於癌症的處理上，也打開了一條新的大道；美國的科學家們有的是錢和功夫，他們很樂觀地說：我們現在不過是開始，但我們必將從這裏獲得解答！

願南京當局一讀此文！

海南島的台灣人

饑無食，寒無衣，居無屋，病無藥。
被欺侮，受奚落，私嘆息，偷飲淚。

松青沙白，人間地獄！

同情何在，國澤何在！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海南島通信)中秋節過，海南島的南部濱海處，已經是秋風颯颯，使人漾起鄉愁。從海口到榆林，載我們的民船，在海上飄蕩了六日，终于在九月廿四日的黃昏，遠遠地望見榆林，山環水抱，港灣流深，夕陽裏紅雲綠樹，藍灰色的海水，岸上響着嘹亮的號音，使人在心的深處，掀起複雜的想望和對祖國的赤誠熱望，船還不曾近岸

，我們機關的一位高級長官給我們訓話，他說：「海南島的社會情形非常複雜，尤其在榆林方面，很多台灣人還不曾過遠，治安更成問題，大家到後工作時，應特別注意警惕。」我當時私心疑惑，所謂「台灣人」，是日軍中的台灣兵呢，還是台籍僑胞？前者就應該稱「台軍」，後者就應該是一「同胞」。河山光復已一年，台灣還不是中國的地方嗎？

募黨中船靠了碼頭，因未覓定駐地，我走上岸來散步，碼頭上日軍修建的寬敞的貨倉，集居着近千的「台灣人」，他們蓬首垢面，衣不蔽體，每人一張破席子，橫七豎八的坐臥在地上，有的還在各自燃火為炊，弄得烟霧迷漫，倉的一邊還拉着馬，右面是一片空曠，盡是糞便——人便、雀臭、馬糞的各種氣息，病者的痛苦呻吟，飢者的長吁短嘆，加之一陣陣聾人毛骨悚然的夜風，一齊襲擊而來，我們置身其中，非若人間。

第二天，我開始與他們接談，他們大半都會說普通的中國話，因之知道他們都是以前駐紮在榆林、三亞、崖縣、感恩、北黎、昌江、樂東間日軍第十六警備隊駐橫須賀第四特別陸戰

隊的士兵，和一部分僑居在此間的台民。目前集中榆林待遣的，至少尚有六千餘人。一年來，他們身上穿的舊棉了的依然是以前前次降時的單衣，吃的平均每天領不到半斤糯米，甚或還一連數天不發，病的就任其死亡。名為集中管理待遣，實際是無人過問。大人物小人物都在忙着規收物資，誰還顧照這賠本的生意！他們都希望早日回家，但竟穿了海水，却望不見迎載他們返台的船影，管理人告訴他們沒有船，這是個天大的謊。誰不知道從海防、從香港、從廣州、運走了數十萬打內戰的軍隊到東北、華北去，為什麼偏偏數到他們頭上就沒有了船？好容易候到九月三日，聯合國教務總署派來的一艘船載走第一批的六千餘人，不料才行一日，便遇到颶風，一齊葬身海底！

死者含冤，生者無衣無食又將如何呢？

強悍的走向了五指山，五指山突起於島的中央，富有森林和礦產，廿年來，是共產黨和土匪盤踞的地帶，就是在日軍統治期間，也無法清除。敵人投降之初，許多飽受軍閥黨派的日台軍不願投降，都攜着槍桿入了夥，光復後，島上天旱失收，政治昏暗，又逼使多少善良的人民挺而走險，他們該是第三批了，於是匪盜縱橫，搶劫時間，島上的路沒有一條是平坦的了，大人物坐飛機，小百姓運氣，運氣不好，被殺被劫，只有自認晦氣。此間官方宣稱社會的不安，歸咎於土匪的騷亂。但這些土匪大部是日台軍、共產軍、和飢民

的結合，官方也沒加以否認，而土匪的領袖則宣稱他們是有組織，有訓練，有主義和理想的共產軍。事實上，中共的華南代表確也曾向廣州行營談判過承認，海南島的「土匪」是共產軍。儘管羅卓英主席調兵遣將一再聲明，海南島的治安絕無問題，土匪定可肅清。但土匪還是日益增加，依據陸軍編第四十六師的綏靖報告，全島現有土匪約一萬七千餘人，步機槍四十餘枝，并在各縣成立猛進大隊及獨立大隊；但各縣成立大隊，恐尚不止此數。往往一個城鎮上住着國軍，難城十里外就是他們活動的領域，彼此的實力既無甚懸殊，因之也就互相默契，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各行其是。

比較善良的台灣

人，不願取仇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時，看了這種情形，誰能不一洒崇高的同情之淚呢！

據說榆林原不甚大，僅賣人和漁戶的椰子織成的小屋三十家。其東七八華里的江沙雖駁大，然猶不及內地的大村莊。住民日中為市，入夕寥落陰冷，其西四五華里之三亞，雖有五房數棟，但孤懸於海濱，尤其荒涼，惟海灣曲折，山巒穿插，則海山形勝耳，自日軍侵入海島後，因此地操縱華南，控制南太平洋咽喉，日軍據此，不遺餘力，許多富有日本風情的軍營和住宅，都建築起來了。當我每日在海濱散步，心曠神怡時，不禁想起背山面海松青沙白的蘇美殊書中的椰子海岸，就是這樣一帶清麗之地。你如白天在街上行走，看見一個個頭戴日本軍帽，赤膊赤腳，褲子已油污的不辨顏色，濕漉漉的，端着東西兜賣的，右手拿棍左手提著鐵桶的

各式各樣地隨著滿天飛的蒼蠅在街頭流走坐臥的他們，街上的果皮蔗屑堆得淹沒了地面，十月的陽光播散着，衝天的臭氣，你能相信這是有着軍政長官管理的國防要塞嗎？任他們在垃圾、飢餓、疾病中自生自滅，他們是被人類遺忘了一軍可憐蟲啊！

比較生活得好一點的，是他們之間的技術人才。舉凡汽車駕駛，特科醫生，工廠技師，甚至管理敵人物資倉庫的助理員，無一不是他們擔任。沒有他們，在這裏就無法接收。沒有他們，一切都不容易推動。但生活得比較好，並不就是幸福，整日在塗炭和欺侮中過日子，由於他們是知識份子，感情較敏，所以他們在精神上荷負的痛苦，也特別深重。一位在新十九野戰醫院充上尉軍醫，擔任檢查顯微鏡工作的台灣青年告訴我，他在家曾受過九年的日本中等教育，畢業後在一家食糖公司

裏做事，戰事爆發後被徵調了出來。日人在台統治得非常厲害，誰家不去當兵，便全家不給配發食糧。但很多台灣青年不願作戰，被徵到海南島上來，回家既然無望，索性都投到五指山中的游擊隊裏去了。他接着悽然地說，想不到到今天中國對待我們比日本人還不如！

正如他所说的一樣，這種迫害他們的思想與意識，正支配着此間軍政人員的行為；大家口口聲聲喊着台獨人今天受罪真是活該，誰叫他們打仗時比日本人還兇狠呢。現在可落在我們眼下了！聽了真令人啼笑皆非！他們的父代被奴役，自己的腦子自小被嚴格的奴化教育所腐蝕，暴力剝奪了他們做人的權利，既使一切迫於被動，又有什麼罪過不可以饒恕？史太林能夠原宥被希特勒奴役的烏克蘭人，我們為什麼不能給自己的同胞饒恕溫情？

走筆至此，天已

薄暮，一個在我們機關裏做幫傭的同胞到來向我笑着說，又有船來送他們回家了，明天早晨就要上船，特來道別。他的臉上

掛着經常難見的光輝；颯風不再襲擊蘭學海岸，讓他們於日麗風和早到台灣。一九四六，十，二，于榆林港。

青海的馬步芳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西寧通信)美國 Edgar Snow 在 "Red star over china" 一書中

曾提及西北的四馬，其中第三個便是現任青海省主席的馬步芳。史諾曾將青海喻為司惠夫特書裏所假設的幻奇之地的模型——那一片 Hoya-hanna 的幻地，並批評馬步芳所領導的新新教(回教徒的一派)為國民黨所支持，他的周圍環繞着許多食客、幕僚、吏員、大地主以及大牧場主，都是依靠了他來維持勢力的；所可惜的，是他並非是足以領導宗教新運動的人物云云。在他的全書

中，我們不盡認為他的觀察正確，至於上面所引的一段(大意)則相當的有他的見地。

馬氏從他叔父馬麟(勳臣)手裏承襲了青海省的軍、政、教大權，便盤踞着這片遼闊的土地，已經十幾年了。道中間經歷過八年艱苦抗戰的階段，除了玉樹有過三四大地方糾紛的騷擾之外，大都是安穩無事。其主要原因不得歸根到地域和宗族制度。省府所轄的廿多個縣份和幾個設治局，都集中在青東一帶。由於馬氏家世的淵源，我們曉得他過去了。戰時蔣委員長去青海巡視，馬氏曾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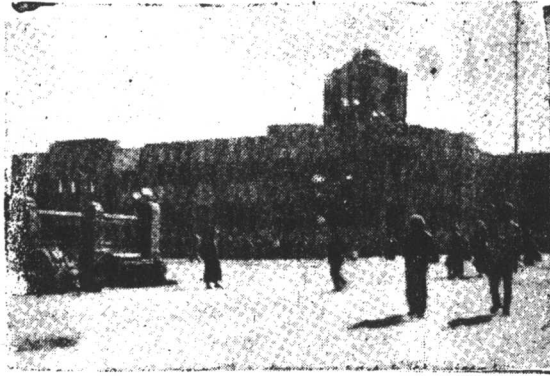
族)和藏族(七十餘族)分別統轄的游牧民族，仍過着極其原始的部落生活。除了他們的王爺、札薩克、佛爺的旨意之外，無從瞭解政府的政令，可以說是完全「自治」的，用不着馬氏再去分心。而馬氏除了在每年例行的祭海會盟時，代表着中央來一籌因奉此一番之外，很少能到他所轄的全省各地去考察一下民瘼。青海至今還公開行使着硬幣，便是一政令不行的明證。

免有過一個荒唐的日月，有時甚至被人傳說成暴戾、跋扈和無賴的人物。但當他繼承了主席並兼任八十二軍軍長之後，他開始了轉變，影響他最深的便是他的兒子馬繼援。有一個傳說：馬氏要去去做一件無聊而舊習民衆的事時，他的兒子馬繼援曾以拔槍自殺來規諷他受親。而馬繼援則是中央騎兵學校的畢業生，那時候的蔣委員長的擁護者。

馬氏的性格：根據過去很多事件的觀察，證明他很粗獷，但有時又很細微，他很豪爽，有時又很狹隘，他勇猛，有時却也很智，他猜忌，有時也顯得仁慈，這種種種複雜而又多樣的性格，矛盾、迂迴、統一，交織在他封建的、英雄主義的行動中，有人說他帶有土皇帝的思想，過去或許是如此，但經過多年的見聞，多方面的生活體驗與鬥爭，把這種心理漸漸矯正過來了。戰時蔣委員長去青海巡視，馬氏曾親

西寧最新式之建築

—— 湟中大廈



廿八年之後，軍費才由中央統籌撥發，不再由地方負擔了，而馬氏也將軍隊交給他兒子，自己却退享清福只幹他的主席了。

最近來西寧集會的工程師們，都一致稱羨着西寧市的建設，以及由蘭州到西寧沿途的造林、築路、等猛進的建設。還有在會場上再三再四的當面譽揚，但我們的工程師並沒有越過西寧再向西去看，固然，省城建設是由一點一滴積成的，而建設工作最需要的還是決心和毅力，只要發了軌，終久是要達到「民富財裕」的目的；可是我們不能忽略了這種種建設的得以完成，除了士兵和人民流了無數的血汗之外，所有的利益都給官府、士紳以及他們的幫閑者流享受去了；而人民依然在織綉上揮扎，在專制空氣裏窒息，在內戰邊沿上徬徨。據人民的私語，馬主席在他所能統轄的區域內有十分之六以上的產

業，而一切皮毛、藥材、木料、食糧、鹽巴等大宗的出口貨物，都為官府所「統制」經營，人民所賸餘的便是盡國民當壯丁的義務，和如何博得每天的三餐粗食了。

馬氏自己有了充沛的實力，再加上中央補助和地方財政相當的收入，近幾年他頗樂於建設的工作，來一說他過去的微疵，（其實時代也迫他不得不如此）民國廿九年修成了甘青公路，（東起享堂，西至西寧，長百零九公里）卅三年修成了青藏公路，（北起西寧，南達玉樹，長八百廿餘公里，只通過兩次車，現在正擬改善）而今年五月間開始興修的青新公路（東起倒淌河——西寧以西百零四公里——西至南疆諸羌），長達千二百餘公里，本年預計完成的半數，由於工程路綫的天時、地理的不利，再加上人事的不臧，全部工程人員都遭過了傷透腦筋的事實，怨聲

載道，現在因地凍而停工了。明春興工，是不是都會裹足不前？

到過西寧的人都盛稱電燈的明亮，勝過西北任何一個都市。是的，這是湟水的水力發電廠的成就，去年雙十節才完成，目前的發電機僅可發三百匹馬力的電量，只供應官府、士紳、要員、巨商的照明，焉得不亮？而在一般老百姓家裏，晚上只有點菜油燈，煤油都照不起。現在請美國毛理爾博士設計的西寧自來水工程，全部工程預算算是五億五千萬元，明年春天便要開始了，老百姓都在張着十八世紀的口，等着喝這廿世紀的「水」了！

西寧市面有好幾座立體式的堂皇建築，如「湟中實業公司」（青海省營經濟的總樞紐），「崑崙大旅社」，「湟中大廈」（外來貴賓們的棲息地），「湟光影院」，（要人紳們的享樂所）以及峨巍的官廳，光潔（而無行道樹）的馬路，這僅僅顯示了西寧光明的一面，在另一面，狹隘陰暗的平房，坎坷不平的小巷，污穢凌亂的市鎮，和前者有兩個世紀的差別，為什麼興起都及此，來改建改建呢？

這次工程師學會第十四屆年會西北區分會來西寧集會，請馬主席担任名譽會長

他印發長達千餘字的「書面致辭」，有許多「歡迎」，「科學的必必要」，「請勿吝指教」，「期望」指導出一個具體正確的基礎等等書面的談話，並由青海省政府提出了「畜產製造」，「澗水通航」，「享堂峽澗水水力發電」，「電解青鹽」，「西寧市區設計劃」，「湟水區黃河上游灌溉」，「碾灘砂築路問題」……等等提案，議決案是勉強做成了，但「人材」的羅致和保留，却是最先要解決的條件。有人說，要想把青海建設成一個現代的省區，除非馬主席向更開明的路上走。（十一月廿一日寄）

自在蔣公的寢室外守衛了一通夜，這便可說以說明他服膺蔣公的程度了！

他在治軍的時候，據說是身先士卒，賞罰嚴明，但他更會利用部隊來給他做許多義務的勞動工作，很少時間來加以必要

的近代軍事訓練，官兵們的待遇少得無以復加，由於那時中央還沒有統編，他的部隊，也沒有撥發軍費，一切的軍用糧秣，香雜供應，均由各縣人民負擔，結果是民不勝其紛擾，但又畏於權勢，敢怒而不敢

讀者來函詢問及
續訂，務請註明
訂單號碼！



鬥爭中的莎士比亞(二)

Donald Morrow 著
梁實秋 譯

二 莎士比亞之商業階級的政治觀

莎士比亞的戲劇，像一切文藝作品一般，對某一些意見與態度表示同情，而不惜對其他的加以抨擊。準確的說，是那一些意見與態度呢？答案是很多的。有些批評家，太過火些，創為很瑣碎的解釋，而往往不能貫通。在這一點上我並不想太大胆，並不想給莎士比亞的文字再加一番解釋。我在這一段裏所要討論到的態度，在莎士比亞作品裏是很明顯的，一般批評家都常見到過。不過他們沒有指明，這些態度是階級的態度，是與商業中人諧調的，是與封建貴族敵對的。

商人與封建貴族採取相反的看法最緊要問題之一，便是，關於教皇的地位。天主教的貴族階級要擁他重為英格蘭教會的首腦，因為那即是贏回寺院土地與政治權威的意思。他自己也與他們合作，鼓勵外國及一切英國的天主教徒參加對伊利莎白政府的叛變。

教皇是在這種活動的中心，商業階級對他的怨恨達到了極點，他的聯盟天主教的西班牙又威嚇着要侵入英格蘭幫助封建貴族，在這時節，莎士比亞從一齣反教皇的戲劇(註一)採取材料，寫一齣英格蘭王約翰的歷史劇，藉他的口說出極強烈的話，反抗教皇做英格蘭精神上的權威的要求：

菲利浦王

教皇的神聖使者來了。

潘德爾夫

敬禮了，你們代天行道的聖主：

約翰王，我有神聖的使命給你。

我潘德爾夫，是米蘭的主教，

是教皇陰謀派來的使者，

我以自己的名義，虔誠的問你

你為什麼這樣囁強的輕蔑我們的聖母，教會。並且用武力劫持由教皇座前特選為坎特布萊大主教的斯蒂芬蘭頓？這件事，我以上述聖父的名義，即教皇陰謀派，嚴行質問你。

約翰王

什麼名義能有質問的權利來強迫一個神聖帝王作答？

主教，你不能造出一個名義來強制我答話，像教皇的名義

那樣的輕微，卑鄙，荒謬。

告訴他這話；並且再告訴他

英格蘭王親口說的，意大利的

教士不得再在我們國內徵稅；

我乃天下的至尊，奉天承運，

在那最高的上帝之下獨立，

不需要一個凡人前來相助；

這樣告訴教皇，並且對於他

和他僭越的威權全無敬意。

菲利浦王

英格蘭的老弟，你這是瀆妄了。

約翰王

雖然你與奉耶教的所有帝王

都讓這多管閑事的牧師所愚弄，懼怕那用金錢可以賄買的阻咒；藉了下列卑賤的臭金錢的力量，便可購買一個人的灑脫的赦宥，而這個人以出賣赦宥當做生意；雖然你與其他的被愚弄的人，甘心出資供養這哄騙的妖人，但是我，我獨自偏偏的要反抗教皇，認他的黨羽為我的仇敵。

潘德爾夫

那麼，依照我所有的合法的威權，宣布你是被阻咒並被驅逐出教；凡臣服於這個叛教徒的人們如有反抗的便是有福了；若是有人用任何秘密方法，結果了你的可恨的生命，那個人便被認為是有功，敕封為聖徒，永受世人禮拜。（註二）

若要對「約翰王」的反教皇精神得較完全的理解，我願請讀者去讀這齣戲的全文。我在此地只要喚起大家注意最後的一段話，這段話當然是約翰王戲詞拒絕教皇要求之後纔說的。這段話明顯的表示出伊利沙白政權的同情，及對威脅這政權的外國天主教徒之敵愾：

這英格蘭從不會，並且永不會，屈服在一個征服者的脚下，

全世界儘管從三面來攻，我們也能制勝。誰也不能使我們愁，假如英格蘭的本性能永久保留。

普通的讀者，無疑的，會把這戲認為是反教皇的，這從一般莎士比亞批評家的感想裏就可以看出來。幾乎沒有一個例外（註三），他們曾指陳：「約翰王」是確定的反教皇的。我引徵幾家。不過還要注意，他們並不把他們的話當做個人見解的表現，而是當做明顯的事實表現：

他的（莎士比亞的）早年歷史劇之一，約翰王，很強烈的坦白的表現一般英國人關於庇護五世壓迫他們女皇的論旨的情緒。（註四）

他的劇辭中有幾處，例如在約翰王裏，表白英格蘭皇帝的獨立，不屈從教皇的要求，及其對教皇的僭奪的權威之否認。我們可以想像這樣的情緒在伊利沙白時代劇院中可以得到什麼樣的采聲。（註五）

這段話（即前面所引的）深深的打入了羣衆的心坎。池子裏沒有一個人沒聽說過羅馬狡詐的參加過暗殺伊利沙白的事情；！我理想在當時的劇院裏去聽聽觀衆對於約翰與潘德爾夫這段談話所發出的歡呼聲。（註六）

關於叛變的行動，商人與封建階級的人有正相反的見解。對於天主教的貴族們，這是恢復教

皇威權的一種武器。他們不但用這武器，他們的作家還有些位在理論上證實其為合理（註七）。莎士比亞對叛變的反對，比起他對教皇的反對，是更無需乎指陳的，因為那是同樣的明顯，而且更為常見。「亨利四世」兩部戲劇裏，波西一家的整個叛變，以前曾有人指出過（註八），是被描寫在很不利的情形之下，而撲滅叛變的亨利四世得到很優越的表現。他口裏說出的反對叛變的話是格外的有力量：

這些話你是的確說過，在市集宣布，在教堂誦讀，用美麗的顏色給叛變，穿上一層外衣，為的是使那些善變的不滿的人們覺得悅目，他們摩肘得意的張着大嘴，靜聽着叛亂的消息；凡是叛變從沒有缺乏過文飾私心的彩色；粗暴的貧民，其私心是渴望大混亂的來臨。（註九）

尤其有意義的乃是，對於那些想以宗教名義解脫自己的叛徒們所加的攻擊，因為，我們要記得，在莎士比亞時代一般奉天主教的貴族正是喜歡這樣做。衛斯摩蘭，亨利四世的主要的支持者，這樣的斥責了在叛徒那方面的約克大主教：

如其那叛變來得不失本色。烏合的一羣，兇頑的青年領頭，衣裳襤褸，受貧窮的孩子們的擁護，如其暴動是這樣子出現，以其真正的本色而出現，那麼你，聖父，和諸位貴人

就不該在此地，以你們的身分來給這一班低賤兇殘的暴民遮掩醜態。你，大主教閣下，你的寶座是用和平來維持的，你的鬚鬚是經和平的銀手拂過的，你的學問文章是和平中磨成的，你的白髮髮象微純潔，白鴿一般，和平精神的表現，為什麼你這樣改翻你的言語，撇棄了慈祥的和平論調，採取叫囂的戰爭口吻；把你的書變成甲，墨水變成血，筆變成槍，神聖的舌端變成高職的喇叭，戰爭的信號？

你居然給這狂妄兇殘的叛變蓋上一顆神聖的鈐印，把叛變的刀奉為神聖？（註十）

在下一景裏，用善意描寫了的蘭卡爾特的約翰即亨利四世之子，未來的亨利五世之兄，對這一位大主教也說了這樣的話：

約克閣下，你是比較體面些，當你的教民，閉鑼聲去集會，圍着你虔敬的聽着，你宣講聖經的妙義，遠勝過你現在，披着鐵甲，用你的鼓激動一羣暴民，棄了言語用刀槍，引人入死途。一個帝王的心腹之人，受足了他的恩寵的賄育，若是濫用起國王的恩寵，嗚呀，在這至尊的屏蔽之下，他要鬧出什麼亂事！主教啊，

你正是這個樣。誰沒聽說過你是怎樣的精通聖經？

對我們，你是上帝班前的領袖；你是上帝自身之想像的喉舌；你簡直是上帝的寵兒與庇護

與我們塵世凡人之間的一個媒介。啊，誰能相信

你不是濫用你的地位的尊嚴，利用上帝的恩寵與庇護，

像奸詐的寵臣攬用主上的威名，去做不正當的事？你借了

上帝的假冒的准許，徵募上帝代表（我的父親）的臣民，

上犯天意，下擾君心，集合成為隊伍。（註十一）

對這些議論的反駁是不強的，並不能成為叛變之真正的辯護。例如，約克大主教被衛斯摩蘭與蘭卡爾特責問之後，雖然想要為他的行動辯護，却承認叛變為『醜惡』：

好蘭卡爾特殿下，我並非要擾亂你父王的和平；

但是，我已告訴衛斯摩蘭大人，

紛亂的局勢，按照着常情，迫使我們採取這醜惡的手段，

保障我們自己的安全。（註十二）

讀者若顯得莎士比亞不贊成叛變之最終的證明，可以在歷史劇中到處找到充分證據。我只要再說一點，關於反教皇的情緒的問題，我覺得諸批評家是態度一致的。（註十三）

關於皇室的地位，商人與封建貴族也取相反的態度。由伊利沙白所代表的皇室權力，是反對封建貴族的，所以貴族們也很自然的對皇室表示

輕蔑，尤其是在把他和教皇勢力相較的時候。（註十四）

但是商人們是傾向於君主專制的。他們推崇皇室的勢力，恰似天主教徒對之表示輕蔑，是同樣的熱烈，——只要皇室權力是在他們這一面。我們要明瞭，「君主神權說」是新教的一種學說，在宗教改革時代被商人們所採納。他們的宣稱國王是上帝的直接代理人，這實在是把他從教皇的精神權威下解脫出來，更好要求英國臣民對他效忠。在伊利沙白整個時代，（還有亨利七世亨利八世的時代），商界人們雖然不至於永遠是提倡神權，對皇室威權却是恭順的。議會沒有施行權威來制裁女皇，就是因為無此需要。她承受了她的地位，做為商業中人的政治工具之一部分。在推崇她的權威，擁護她向英國臣民要求對她效忠之中，他們實在是推崇他們自己。等到哲姆士斯圖亞登王位很久，用皇權壓迫他們，纔有大數目的商人終於開始輕蔑皇室威權，堅持議會之優越勢力。

莎士比亞在對皇室威權的矛盾見解之中，和在別的政治問題裏一樣，是立在商人階級一面的。他不但對當朝的女皇表示了敬意（註十五），並且在他的戲劇裏一貫的表示了對現存的皇室威權表示敬意。在歷史劇中是特別的明顯重要，在別的各劇裏也不是可忽略的。在「李爾王」裏，譬如，李爾王的感情的一部份——雖然不是主要部份——是只有用敬意描寫的帝王纔能有的那種感情，並且是要觀衆對這些感情表示同情的，尤其是藉了坎特那個角色。

我覺得「馬克白」也表示了對王的敬意。使馬克白感受強烈苦惱的主要罪惡，便是謀殺一位賢君，「從政如此廢明的」那個「鄧堪」。馬克白所犯的罪，不就是封建的天主教徒所曾要犯的弒君的大罪惡？我並不要說莎士比亞寫「馬克白」便是為要責斥那些封建貴族，不過很明顯的這

戲是反對他們的。這戲不是從他們自己意境中產生出來的，並且無論其用意何在，總不能使他們舒服。試想一個封建的貴族，在計劃着謀殺英君主的前一夜，觀看「馬克白」的上演！不用費辭就可以令他相信寫這戲的人不是他的同黨。

「哈姆雷特」也表示對皇室的尊敬。完全靠了這齣戲，觀衆便同情於哈姆雷特之決心報殺父之仇，一位賢明君主慘被謀害之仇。

莎士比亞對皇室的尊敬，像在此地討論到的其他態度一樣，曾被許多批評家指陳過。（註十六）

愛國的國家主義，在莎士比亞寫作的時代，並不是天主教的封建階級所能有心情。對於他們，英格蘭是不能認為滿意的，若想在其中得到快樂是還有待於努力的。他們繫縛於懷的是叛變，他們期待着外援。「伊利沙白時代的天主教思想」，據索爾丹說：

「至少兩個特點，使它顯明的異於當時的新教思想。第一，它是越來越變成爲「非英吉利的」，並且在這朝最危急的時候還是近於「反英吉利的」。……英吉利的法律日趨於嚴峻，要逼迫僧侶及俗人間之較激烈者走上流亡一氣。……這一羣於是與耶穌教會徒流瀆一氣，養成鮮明的大陸派的見解。他們眷念的是教會，而不是他們的國家，並且爲了他們的教會的勝利，他們就是不惜願犧牲英格蘭的國格，至少也情願犧牲英格蘭的穩固。」（註十七）

無疑的有些天主教徒並不預備這樣激烈，但這却是許多天主教徒的態度，而且天主教徒若做爲一個團體看，是與英格蘭的外敵深相結納的，因爲他們希望藉這些外敵的助力去贏得他們的勝利。

莎士比亞與此恰恰相反，充滿了愛國的國家主義。他誇耀英格蘭，不惜以別國爲代價，這是

慣例，而尤以描述對外戰爭時爲然。這或者在他描述亨利五世在阿金谷戰勝法蘭西時爲最明顯。批評家都承認，這整段的描寫是充滿了對英格蘭及其光榮勝利之讚美。有時候在若干戲裏，莎士比亞用直接的言辭表示了他的愛國主義，像在上面已經引過的「約翰王」末尾的幾行，有時候在某幾段裏表示對英格蘭鄉土的柔情。在剛特的約翰的那段著名的一段話裏，這種精神達到了最高點：

這個帝王的寶座，君主的昂國，這皇威的領土，馬爾斯的本鄉，這人間的綺甸，塵世的樂土，這「自然」爲自己締造的堅壘，所以抵禦災疫和戰爭的魔手，這幸福的人種，這小小的世界，這鑲在銀海中的一顆寶石，把海當做一層牆壁，又當做護家的壕渠，所以防備較不幸的國土的覬覦，這幸運的所在，這土地，這領域，這英格蘭……（註十八）

莎士比亞的愛國精神，讀者是不會忽略的，批評家曾充分的承認，有些批評家還比我在此地所闡釋的更爲詳盡哩。（註十九）

註一 莎士比亞到一動舊劇 *The Troublesome Reign* 等等求材料，而其舊劇係根據一位新教徒 John Bale 所寫另一更早之劇而成，此人寫劇之目的乃是責難羅馬而推崇英國新教。

註二 第三幕第一景。 *Father Bowden* (看 *Sabel, G. The Religion of Shakespeare, London, 1924*) 曾謂莎士比亞是一個天主教徒。

註三 *Catholic Encyclopedia* 也沒有主張到這個地步。

註四 Shakespeare's England (a symposium Oxford, 1916 vol I p. 5.)

註五 Ditchfield, p. H The England of Shakespeare, N. Y. 197 p. 53.

註六 Brooke, S. Ten More Plays of Shakespeare, N. Y. 9. p. 231

註七 天主教作家，想要減削伊利沙白的威權，提出一種革命的學說。 Einstein, L. Tudor Ideas, N. Y. 1921 p. 98

註八 看第一節第五註。

註九 「亨利四世」上篇，第五幕第一景。

註十 「亨利四世」下篇，第四幕第一景。

註十一 同上，第二景。

註十二 同上，第二景。

註十三 看 Wingfield-Stratford, E. History for English Patriotism, N. Y. 13 v I I ch. VII Marriot, J. A. R. English History in Shakespeare, N. Y. 118 pp. 35.

註十四 「許多人推崇王室，但亦有少數人輕視它。這種議論常是天主教的，並且是爭辯的，從羅馬與 Dual 散佈出來。但英人亦有此等論調。……凡提倡此種論調者皆皆阻礙專制主義之訓練性。」 Einstein, L. Tudor Ideas, p. 93

註十五 「仲夏夜夢」第二幕第一景裏有時說到古希臘的一段演辭 (Chambers, E. K. William Shakespeare, Oxford, 1980 vol I p. 338. 莎士比亞與佛萊明合作之「亨利八世」裏有對女王更激烈的敬慕。

註十六 Einstein, L. Tudor Ideas, p. 13 看 Clark, C. The Eternal Shakespeare, London, 1930 pp. 1-214

註十七 Jordan, W. K.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ns Toleration in England, London, 193. p. 2-23

註十八 「利查二世」第二幕第一景。

註十九 看 Clark, C. The Eternal Shakespeare, Chapter V.

讀者投書

以科學服務人類

安平先生：我寫這封信的動機，遠在今年春天。那時我在武漢大學工科研究所作研究生。記得在四川樂山時，偶然發現書攤上出售的一本「客觀」，讀了以後很受感動。當時對先生深表同情敬仰。在中國這樣一個政治經濟社會混亂不軌道的局面下，「客觀」反映現實，批評現實，介紹進步的理論，指示改造的途徑。本着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大立場，在文化出版界異軍突起，聖善奮鬥，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後來又知道先生將去滬全力創辦「觀察」。我一直在期望著「觀察」的誕生，仍願作她的一個基本讀者。不久離開樂山，回到了我的故鄉太原。那是一個僻塞的城市。我所懷念著的「觀察」，却一點消息沒有。最近我來到天津北洋大學任教，始在大公報上看到「觀察」的廣告，特地寫這封信給先生。我現在要告訴先生的，就是我是個學自然科學（電機工程）的人，但是我一向閱讀的興趣很廣，同時對我將來的

事業也有一種奇特的想法。我們不能否認科學是一個有力的工具，但究不能促進社會進步，或加倍摧殘人類。那全看對科學的認識和如何來使用牠。我們武漢大學的一部份同學，深感科學建設之重要，更憂于國是之日非，人民愚、貧、弱、私之日見加重，科學事業生產建設不為一般社會之重視，大膽的發起一個「科學化的社會建設運動」，用科學來服務人類。發揚科學文化，以求中國全體人民能享有自由，合理，快樂，豐盛的生活。這個組織的名稱叫做「科學青年會」。

茲將我們的信條及章程說明如左：
一、科學青年會的性質
（一）科學青年會是以科學服務人類的。（二）科學青年會的工作範圍包括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三）科學青年的運動是世界性的。（四）科學青年會無政黨作用。
二、科學青年會的精神
（一）尊崇理性，發揚科學精神。

（二）信賴合作，重視集體。（三）誠懇踏實，切忌空泛。（四）維護個體的尊嚴，自由與平等。
三、科學青年會的工作
（一）文化部份：推廣科學教育。致力科學研究。搜集並提供科學資料。出版科學書刊。設立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發展廣播及新聞事業。
（二）健康部份：普及醫藥供應，如創設公立醫院，托兒所，巡迴醫療隊，及醫藥合作，健康保險制度。改善環境衛生及公用事業。介紹保健知識。包括衛生及生理常識，心理衛生。提倡健康娛樂及音樂藝術活動。鼓勵參觀旅行如夏令營，訪問團。倡導各種體育健身活動。

（三）生產部份：發展民生日用工業如家庭化學工業，家庭電具工業，無線電器材工業，教育用品工業，造紙印刷工業。設立營造建築公司。改良農田耕作方法。發展畜牧擠乳事業。推行農村電氣化運動如小型水力發電。倡導農村生產合作運動。設立生產技術改進所。補助各種社會保險事業。
四、科學青年會會章通則
會訓：以科學服務人類。
名稱：某校或某市科學青年會。
宗旨：發揚科學文化，以求全人類均能享有自由，合理，快樂，豐盛之生活。

會員：（一）凡贊同本會宗旨，願從事

科學文化服務者均得為本會會員。
（二）會員分名譽會員，團體會員，普通會員三種。
組織：（一）本會組織分校會及市會兩種。（二）本會設文化，健康，生產三部及秘書，研究，資料三室。（三）本會得聘請顧問。（四）本會得設置各種委員會。
經費：經費之來源，由會費，捐募及本會事業之盈餘充之。

我們的學識經驗都很欠缺，但我們有一番熱誠坦白的心情，願虛心的學習，一步步的從小處做起，向着最終的理想走去！我們熱望着文化界教育界前輩以及青年朋友們的同情、聯絡、合作、贊助、批評、及指導。
敬祝
左增翰躬十一月廿五日 天津
北洋大學

（編者按：讀者中有意與左君通信者，請逕寄天津北洋大學）

編輯先生！連讀貴刊，忠言議論，有裨人心，衷心感佩。茲將讀後感想，敬陳左右。距今十五年前，曾目觀世界學說紛紜，釀成人類慘劇，衷情不安，欲求解決。推求原因，在世界各國均以利害為政爭。所以如此，皆由於着眼物質過甚。其實人類生活不僅在於事實物質，尤在要求價值，所謂「誠而與之

科學·和平

「乞人不屑也。」個人如此，國際亦然。是以每次大戰：在戰前，總說為和平而戰，戰後總說正義戰勝。儘管假話一片，亦可看出，人類在事實物質以外，仍有價值之要求。世界所以着眼利害，在於注目物質事實，忘了價值。我們根究其中原因，皆是科學發達之果。科學發達，使世界現象，人類組織，人生看法一切改變。迄乎今日，科學佔據了全人類的心靈。但科學是甚麼東西？科學不過一團知識，一種工具，一個方法。那麼知識工具方法，是否讓他如野馬狂奔，至於毀滅？原來知識工具，猶之水火，水火人一日不可離，但水火亦可殺人無情，全看人運用如何。如何運用科學使之不為害於人，而裨益於人，於是想重新估定科學的價值，與以相當地位，再建設人類價值之學。事隔十五年，原子能時代到臨，控制原子彈，成了舉世注目的問題。當年對科學為害的追求所起隱憂，現在居然如大難當頭，刻不容緩以求解決。所以看到黃刊潘光旦伍啓元等先生發展人文科學的文字，知道這個問題已有國人注意。而全世界注意如何控制原子彈問題，不知就是如何控制科學為概括切實。因為科學這匹野

馬將來跑到甚麼地方，狂達到甚麼樣子，是永遠不能斷定的，控制科學，已為目前人類重大的問題。

復次則又一問題，世界如何奠定永久和平的路子。這是自大戰以來日夜不能忘懷的問題。幸自倭降以來，得知世界聯合國的組織，聯合國中又有教育科學文化局的組織。他以民衆教育的方式，推進各國人民的相互認識與了解，建立人類文化道德基礎，為永久和平作道路。報紙上轉載「自由世界」上介紹「聯合國文教局」一文中，知道文教局中，雖在努力尋求建設的方法，然而仍不放心於狹義的國家主義，違反國際和平的主張。這樣又恰好引起我們從前的計劃。大概在三年前，我們想到中國政治的壞，人材之缺，和中國文化不得其解的問題，所以如此混亂，中國文化弄糟的弄糟，推測的推測，硬拿西方的硬塞的硬塞，大家犯了一個毛病，是不論中外人士始終沒認清中國的國性。中國到現在，還是一個謎，猜不透他的脾氣，如何對症下藥，給中國一切庶政一個正當的路子。我們研究的結果，我們知道西洋是科學的民族，中國是藝術的民族，中國自聖經傳至醫卜星象，自個人修身齊家以至典章制度，社會國家，統是藝術的。他的國性是藝術的，那麼祇知運用科學來治國家其路必不通，我們假定規定了我們的國性民族性，我們希望用文化來奠定國家百年大計與世界和平。我們主張有文獻館的組織，自中央至省縣，統有館設，他的任務是將中外文化事業統歸他去辦，將國家的歷史，依章實齊史邑設科的方法來整個的担起來。其次國家的人材，但靠知識的考試不夠，依照漢唐察孝廉的方法由各文獻館舉送考試院考試。其次保存各地文物。其次舉辦民衆教育。關於社會民族禮俗習慣，禮樂典章隨時加以創制修正。其次關於國際文化交流統歸文獻館担任。文教局既然憂慮世界狹義的國家主義，我們何妨來自行組織國際連繫的文獻館，來担任比文教局更嚴密，更切實的工作以奠定永久和平。

以上所言問題，存於心者均數年至十年以上，非敢自矜先見，僅問題當前，不能不解決，苦心焦思若干歲月，敬祈先生諒其苦衷，予以披露，藉求共鳴。

專頌
王次通謹啓
十月十九日濟南

關於新疆

編者先生：(上略)

關於新疆問題，如果我人今日以外蒙看新疆，自可無動於中；否則，以今日之新疆情形而論，危機更甚於前。種族間之仇視，從內在的潛伏，而引為表面化；從軍事的周旋，又擴為政治上的爭鬥。外來勢力，日益穩固；國際間如無變化，新疆將因高度自治，造成其更為悲慘之命運。現在伊犁事變，雖已和平解決，但在七月一日迪化開和平慶祝大會時，在伊犁慶祝其革命勝利。張兼主席近訪問伊犁各族時，當地不以「主席」稱之，却稱之為「貴賓」。歡迎這「貴賓」的標識，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旗，而是綠底月牙五星形的土耳其斯坦政府的「國旗」。伊迪交通雖已開放，漢族仍不能前往伊犁。就是維哈等族人民，亦須向副主席阿合買提密爾通行證，始可前往。其情形特殊，可想而知。(下略)

此致
讀者效先謹上
十一月三日蘭州

歡迎讀者投書

A. C. E. C. Belgium

(Ateliers de Constructions Electriques de Charleroi)

General Office:

CHARLEROI, BELGIUM

本廠製造各種
 膠皮線，鉛皮
 線，花線，堅
 性橡皮線，風
 雨線，紗包線
 · 軍用電話線
 ，并製馬達，
 電話機，電表
 ，以及其他各
 種零件，無不
 應有盡有，如
 蒙垂顧，不勝
 歡迎。

比國沙城電器製造工廠

上海總行 四川路一三三號內大門二樓
 電話 郵政信箱 掛號
 一四九八〇 四七三號
 DALCO 號掛報電

建業銀行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

上海天津路二〇一號
 電報掛號 九七三三八
 電話 九七一五〇

九二八二一 九二七七四
 九四五九三

總管理處 重慶民族路一一七號 電報掛號 六二二八
 重慶分行 重慶民族路一一七號 電報掛號 六二二八
 成都分行 成都湖廣館街四八號 電報掛號 一〇八三
 長沙分行 長沙中正路二四號 電報掛號 七二三〇

立興祥綢緞局

呢絨 布疋

※上海南京路雲南路口※

— 電話九〇八六 —

觀察

·元百六售份每·

日一十二月二十年五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期七十第



一第

專論

論行政的無能 是否移都北平？ 定都問題

特稿連載

派與匯(三)

巴黎通信

進展中的聯合國教育科

學文化組織

郭有守

憂患重重的西北角

(蘭州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重慶政聞

(重慶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瀋陽晚寒

(瀋陽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鬥爭中的莎士比亞(三)

Donald Morow 著

梁實秋譯

尾頁 台灣的傳奇人物·塔塔木林
負生偶記·為嬰兒立志

·撰稿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蕭公權 | 戴文齡 | 戴文齡 | 錢清 | 錢清 | 錢清 | 劉大杰 | 葉超 | 趙超 | 曾昭掄 | 楊人楩 | 楊人楩 | 傅斯年 | 馮友蘭 | 胡先驥 | 黃正銘 | 張忠欛 | 張忠欛 | 曹汝霖 | 陳維稷 | 陳維稷 | 陳維稷 | 許德珩 | 馬寅初 | 徐白華 | 宗白華 | 沙學浚 | 李洪培 | 吳澤霖 | 吳澤霖 | 呂復 | 伍元 | 王中 | 王中 | 王中 |
| 顧翊羣 | 蕭乾 | 戴世光 | 鮑光 | 錢能欣 | 錢能欣 | 蔡維藩 | 潘光旦 | 雷海宗 | 趙家璧 | 楊孟 | 楊孟 | 費孝通 | 程希孟 | 馮至 | 郭有守 | 曹汝霖 | 張東蓀 | 張東蓀 | 梁實秋 | 夏德 | 陳友松 | 陳友松 | 高君遠 | 許克 | 柳克 | 周子 | 李廣田 | 李廣田 | 吳恩裕 | 沈有乾 | 任鴻 | 王 | 王 | 王 |

·撰稿人·



Bobby
HAIR OIL

油頭貝寶

社業五林德海上

上海辣斐德路辣斐坊七十號

寶貝牌

電話：七五四五〇轉
七五三三〇〇

唇雪指 膏霜油 花甲品

各種化妝品

建業銀行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

上海天津路二〇一號

電報掛號 九七三八

電話 九七一五〇 九二七七四

九二八二一 九四五九三

總管理處 重慶民族路一一七號 電報掛號 六二二八

重慶分行 重慶民族路一一七號 電報掛號 六二二八

成都分行 成都湖廣館街四八號 電報掛號 一〇八三

長沙分行 長沙中正路二四號 電報掛號 七二三〇

本刊啓事

一至十二期合訂本年底出版

本刊自發出合訂本預約消息後，預約者極爲踴躍，惟因二至五期，或已售盡，或不足額，勢須重印，故延至本月底始能出版。此次已於預定額外多裝二百冊，俾愛好本刊者不致有向隅之歎。訂購從速！價目如左：

刊價： 每冊七千元

寄費：

(1) 快遞三百五十元

(2) 航掛三千五百元

售 出

道 奇
T 234

伍 噸

大卡車！

營

兼

及修理！

各色汽車

零件買賣

陝西南路(亞爾培路)三三六號

電話：79021 717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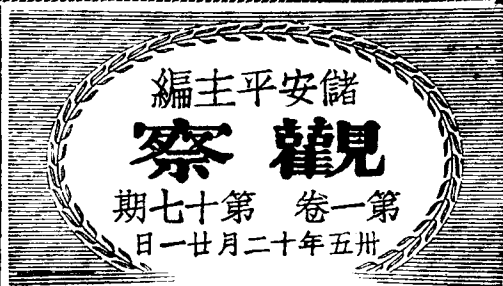
電報掛號：Chimotors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特級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零售：每册六百元
附：不寄者先付一萬元，掛號或航空寄者先付一萬五千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本期作者

張銳：前行政院參事兼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會主任委員

沙學波：中央大學教授

張印堂：清華大學地理系主任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郭有守：聯合國文教局高級參議

梁實秋：前北京大學教授

論行政的無能

張銳

萬能政府的基本條件是有能的行政。現在的時代談「無為」，似乎在開倒車。但是政府權力愈加大，行政愈要有能；否則在「無能」和「有為」兩面夾攻之下，必致演成「不許你辦，祇准我辦」，「百廢俱舉，一事無成」的局面，而民憤難平，民困益深。

近年來政府對於行政的改善最具體的莫如「行政三聯制」的推行了。江陵談治理，尤其是「陳六事疏」中所說的，素為最高當局所推許。所以，自從南昌行營所召集的地方行政人員會議起，十幾年來，歷屆有關行政問題的會議對於「綜覈名實，信賞必罰」兩點，都不惜反覆闡述，諄諄告誡。二十九年三月在中央人事行政會議席上發表的「行政三聯制大綱」，便是這項信念的結晶，也可以說由理論到實踐的階段。同年九月中央設計局與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先後成立。此後國防最高委員會又制定「各機關擬定分層負責辦事細則之原則與方式」頒發各機關去依照原則自訂細目。到現在，又有幾年。三聯制的推行，尚未普遍。中央設計局與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雖有許多成績，但實績去懸鵲，似尚遙遠。這是各機關的體性使然嗎？還是三聯制本身有問題呢？

行政三聯制是那三聯呢？曰設計，曰執行，曰考核。簡單說來，三聯制所冀求的便是縝密的設計，有效的執行，和切實的考核；同時這三項工作要有緊湊的聯繫，俾一般行政可以達到「循名核實」的鵲的。這個理論是絕對正確的。美國行政學權威古立克氏（G. L. Gilmer）嘗謂近代行政學的範疇不外七項，乃以此七項部門的字首總綴一新辭，名曰 P-O-D-C-O-R-B，代表全部行政。例如 P 代表設計（Planning），O 代表組織（Organization），S 代表人事（Staffing），D 代表指揮監督（Directing），C-O 代表聯繫（Co-ordinating），R 代表工作報告（Reporting），B 代表預算制度（Budgeting）。這種說法，歐美公私管理名家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穆雷，工業權威但尼孫，英國中央電信局的李約翰，法國工業管理家法德等所論亦相彷彿。所以，不管三聯也好，七聯也好；設計、執行、考核三者確為行政上重要的部門。欲求行政有能，這三項又必須有密切的聯繫也是毋容置疑的。問題是：怎樣才可以得到縝密的設計，有效的執行，和切實的考核，並且三項工作怎樣纔能得到完美的聯繫？

先說設計。各機關設計工作的通病，蔣主席在「行政三聯制大綱」講演詞中說得很清楚：「機關中許多設計人員，不與實際執行者發生關係，故計劃落空。實際起草大抵委諸科員，由長官逐層彙集起來，就算是行政計劃了。」這裏所說的毛病，中央方面自從中央設計局成立以後，應當是好得多。但是放目一看，中央地方大大小小的許多機關中行政計劃率由籌章的恐怕仍居多數。最大的原因還是由於各主管長官，甚而至於他們的幕僚長，都沒有時間來考慮編擬行政計劃；他們的時間大部分都被開會、酬應、兼職、會客、寫信、批閱劃行、以及裏裏外外的人事問題佔據了。於是行政計劃仍舊是科員辦事員的八股。

次說執行。這當然是最重要的一聯，因為執行無效，不特好計劃等於白說，切實考核更無從做起。為糾正吞吞泄泄的執行，三聯制大綱提出了三項辦法：幕僚長制，分層負責制，和分級負責制。幕僚長制胎於軍隊中的參謀長制，用意在使主管長官可以有時間去主持要務與考慮較大的問題。近代各國的行政組織改善，原是沿襲軍隊的改革而來，後來始借鏡於大規模的工商組織。故談行政組織者，通常都分為總務及業務兩大類，相當於軍隊參謀與戰線（Staff & Line）的區分。完善的幕僚或總務組織自為行政機構所必需，以期達到淮南子所謂「位愈高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的局面。至於分層分級負責，都有一個先決問題，便是分層負責的人與分級負責的單位，其負責的職掌必須有明確的界限；否則雖有分層分級之名，難舉負責之實。

再說考核。這是「循名核實」的主要工具。在國內擅長敷衍應付，鼓勵難得糊塗的社會積習之下，尤有認真執行的必要。關於行政考核的表格，國防最高委員會頒行亦已數年，惜乎成績未彰。國外上級機關對於下級機關的監督，有幾樣不同的方式。在國內則幾完全以公文方式出之（當然也有不定期的述職與視查）。中國的公文最認真，也最不認真。上面雷厲風行的令飭遵辦，下面恭而敬之的等因奉此；下面理合具報，上面呈悉此令；就算結束了一段公案。考核的表格固屬必要，然而老於衙署的科員都是填寫表格的專家。單靠表格，即公文書的監督，來考核恐怕是不够的。

如前所述，三聯制固為糾正行政無能必經的途徑，但其推行的成績，尚未能盡如人意。如期行政三聯制的推行有效，似尚有待於幾個問題的解決。

合理的行政機構是糾正行政無能的第一個先決條件。我國各級政府組織機構，迭經調整，這些年來，祇有愈整愈繁，從政人員愈調愈多（當然也有行政工作增加的因素在內）。至於各單位執行的業務，除了組織條例上規定得益臻完備外，真正推行有效的究不如紙面上列舉的多。有政府便有政治，因政治上的關係而招賢納士，因人設官，在任何國家亦難完全避免。但因事設治的原則仍應為顛撲不破的大道理。每個機關設治之初，大抵都有其堂皇之理論及必需的理由；然而這些要務是否都必需新設機構始

能處理，新機構設置後是否與舊存機構的職掌發生衝突，以及這些新業務是否在新機構設置後即告完成；類此的問題，却很少有人想到。且看抗戰軍興之際，一切軍事第一，大本營的組織自須力求完備，於是在軍事委員會下新置各部，事實上那許多部與其時行政院所屬各部會的職掌頗多雷同。結果設立後一再調整，歸併的歸併，取消的取消。如有充分的考慮，良好的聯繫，許多的周折都可能避免。再則專門業務人員對於其本行業務之過分重視亦為我國行政組織複雜的第二個原因。這雖是專門人員的通病，但放在行政上便可以發生非意料所及的毛病。因為對於本身業務的重視，機構則不嫌其大，人員則不嫌其多，先是附屬在某一機構，旋成為獨立單位，再進而產生若干小的附屬單位。而事實上行政的業務都是相關的，這一項和那一項都得配合，很難獨樹一幟，先跑兩圈。因此自己所特別重視的事業也難離開前後左右的現實而能一蹴而就。結果徒有機構人員而事功無法推進。上焉者加緊趕編法規，督促下級機關遵令施行。下焉者則假假成等因奉此缺乏機動的伴食機關。此在中央地方財政兩俱拮据，公教人員待遇不足養廉的今日，尤為時政的癥結。試想疊床架屋的機構怎樣能產生縝密的計劃方案而期其以有效的執行？

舉辦科學的職務分析（Job Analysis）是糾正行政無能的第二個先決條件。我們常聽說行政有能必實施科學管理，我們不得不問問什麼是科學管理？假使我們的機關裏，職員上下班用時鐘管制的打眼卡片來代替簽到簿，首長室內裝置直達各單位的自動啓閉電話，椅子旁邊擺上兩架狄克推風，甚至至於牆上配備美國新型的電視器，可以隨時觀察各負責人的起居行動；這樣就能算是實行科學管理了嗎？當然不是！上面所說的祇是利用科學的管理工具，正如同電燈代替了油燈，汽車代替了黃包車一樣，並非「科學管理」的本義。「科學管理」，源於美人鐵勒（Frederick Taylor），其基本原理在於精密的分工，亦即近年來工商行政管理所習用的職務分析。簡單的說，即是如何固定各工作人員的職掌及其處理業務最有效的方法。請注意，我們的辦事細則，服務規程，與職務分析的意義是不同的。籠統的說，職務分析是核實的，辦事細則是循名的。有許多單位所執行的業務與其組織法所規定的職掌不一定是相同的，繁簡亦異。至於機關內部人員的職守與其編製經費等等不能合拍的地方尤多。這是事實，毋容諱

實。今如以一個機關的法令規程人員編製來做分層負責辦事細則的標準而欲期三聯制的推行有效，我不敢說是緣木求魚，至少可以說是刻舟求劍。所以，在確定分層負責的細則以前，對於全部，至少是一部分，員工根據實際工作情況作一科學的職務分析，乃屬絕對必要。這種工作，不必增設新機構，亦毋庸增加新職員，現存的人事、會計、統計三機構應當足資應用。

簡化現行法令是糾正行政無能的第三個先決條件。中國有史以來的法令恐怕目前為最繁了。管子法法篇說：「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悔，令而不行則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現在的法令是否是多求、多禁、多令的局面？秦漢之際，民苦秦法之煩，劉邦入關，約法三章，民稱其便，羣衆歸心。現在固非漢初所能比擬，社會環境的複雜，政府權責的加大，豈能再演約法三章的故事？然而法煩吏勞的今日，一大堆的

是否移都北平

？

沙學浚

最近南京某報列筆者為主張建都北平的人，而不列為主張南京建都的人，不得不說幾句話，以作更正。國民大會已經泛起建都的論戰，謹獻一得之愚，以供全國同胞和國大代表參考。

研究中國建都問題的人，首應認識「歷史或史力不能作為決定首都位置的理由」，（拙著「建都論戰之批判」，以下簡稱「建」文，「新中華」三十二年十二月號）因為歷史在變，而中國近世史變動尤大；古人的話不一定對，更不一定符合今日的情形。

筆者是學地理的，但不主張完全用地理的觀點決定建都位置，因為「地理對於定都地點的影響只是相對的」（「建」文）。特別是「南京與北平表現中國政治地理的兩極性。」（拙著「西安時代與北平時代」，

法令規程，倒有許多是無法執行的，祇造成許多的公文周轉，更養成國民之官虛應故事，因循敷衍，乃至敲詐勒索的惡習，而民乃疲於奔命，不堪其擾。譚甫氏（Tanfu）說得痛快：「法律如不能被應用或執行，便應當將其廢棄或修正。」我們各級的政府當局都應當有這樣的勇氣。下級政府如認為中央頒布的法規有障礙難行之處，便應當列舉事實呈覆回去，中央機關亦應虛心的斟酌事實決定廢止或修改的辦法。

行政無能，不特為時論所不容，抑亦為當局切膚之痛。爭取有能的行政，在朝在野，心理殆無二致。行政三聯制是當局提出提高行政效能的具體辦法，無論就行政學理論說，或針對國內時弊說，都有澈底推行的必要。但其有效的推行，則有待於組織的合理化，各單位職務分析的舉辦，以及法令規程的去繁從簡。本文篇首已說明綜簽名實為三聯制的最終鵠的，也是納行政於有能的正軌。所以三聯制及其有關的先決條件都要切切實實的推行，而不可官樣文章的對付。否則三聯制本身已不能核實，更遑論其崇高的鵠的乎？

以下簡稱「西」文，重慶大公報三十三年二月六、七日）都南京，在「歷史背景和地理基礎上，各有所據，難作比較」（拙著「中國之中樞區域與首都」，以下簡稱「樞」文，重慶大公報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正如同份子與蘋果那樣好吃之不便於比較一樣。

「國策」與「力源」也是決定建都地點的兩大因素，前者積極的意思較多，指建都地點的選定，目的在於推行某種國策，例如俄國彼得大帝在荒涼的尼瓦河口，建立新都彼得堡，以便宜於吸收西歐文化。而「力源」一說則消極的意思較多，「着眼於力量策源地所在之區域，首都建於該區之中央或其不遠之附近，不但感覺安全，而且便宜於應接與運用。」（「樞」文）例如明太祖起于濠洲，都金陵，民元及北伐後都南京——事實上無法

都北平或北方。建都採取國策說或力源說應先知道選都時國力強弱，國家是否統一、國際環境好壞等等事實的根據，不能全憑理想或理論，更不能全憑定見與感情。

抗戰後期在重慶談建都，問題在于還都南京，抑還都南京以外的其他都市——由重慶直接遷往。

三年前，「筆者希望抗戰勝利後，國內外的形勢容許中國能够移都北平，否則還都南京」。（「權」文）失望得很，勝利後的國內外局勢逼使國民政府只能夠東下還都，不能夠移都北平。

還都已經完成。現在南京討論的定都問題，實際上成爲一個移都問題，主要是移都北平的問題了。

三年前筆者也主張建都北平，有種種理由。但對於最近國民大會鄭志厚、于右任、張繼等六百位代表建都北平提案中所列舉的三項目的與十四項理由，不敢苟同，略陳愚見，以資研討。

那個提案上說：「爲保衛東北，鞏固國防，防止國土再度被侵略起見，應建都北平……」上述三項目的能否達成全看國家是否統一，國力是否充實，人民生活是否提高，政治和外交是否有辦法，根本與建都北平無關係；崇禎慘史可爲殷鑒。九一八以前，東北亡或半亡了好幾次，當時國都都在北平！首都位置與國家興衰無關，秦隋唐都關中亦亡于關中，元明清及北洋軍閥都北平亦亡于北平，證明人和重于地利，人和是地利之本。以下再談那個提案中的十四個理由。

一、「北平建都接近強隣，感覺敏銳，自易收先事豫防因應咸宜之效」。感覺敏銳與否全看國家領袖層是否有頭腦，有眼光，全國人民是否有知識，是否關心國事和世界大事。政府當局如果須在北平才能感覺敏銳，就證明他們沒有感覺。在此空權時代，南京北平或其他都市，距離國界都不算遠，都太靠近，較莫斯科距海參崴近得多多。

二、「北平形勢雄偉，可控制全局」。南京何常不一樣呢？事實上有力量的政府才能控制全局，在北平在南京均可。

三、「北平交通便利爲鐵道中心」。鄭州、徐州、南京、漢口等也是一樣，而京、漢且有長江大動脈的水運便利，故中山先生實業計劃列爲世

界港之選，而北平城的河運毫不重要。

四、「北平位冀、魯、豫、東北九省、熱、察、綏三省人口中心。」這句話不大妥當，可能引起誤解和「隔閡」。要知道首都是全國的首都，不一定要在中國東北象限（指上述各省）的中心，而北平是「全國的」，不單是「北方的」或「東北象限的。」人口中心根本不能成爲建都的理由。重慶、洛陽、南京、武漢、西安、及其他都市，何常不是若干省區的人口中心？仔細一想，「若干省的人口中心」頗爲費解。（原句中，「人口」二字可刪）

五、「北平爲將來華北建設重工業之中心。」將來東北和華北都要建設重工業，但不必亦不宜在北平。重工業中心與建都無關，例如華盛頓，而莫斯科區的重工業且移往西伯利亞。

六、「北平接近東北，且海運河運便利，食糧絕無可慮，肉類並可取自蒙古一帶。」建都不必以「接近東北」爲條件。南京食糧肉類也很足夠，而取給更近。

七、「北平氣候涼爽，適于人類健康條件，宜于政府終年工作。」中國的最大部分夏季不涼爽，但人民健康並不比北方差。南方夏熱冬冷，冬季較北方短，故生長季長，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終年可在田中工作，北中國則否。三萬萬人民能生活的夏熱地方，中央政府也能在那裏工作。南京夏季不涼爽，自然是缺點，但並無大害。好的設備和建築可以改善熱季工作環境的。熱的南方，尤其熱的江南，出了好多的人才，證明夏熱無妨于精神工作。熱的重慶是抗戰司令台，熱的廣州是國民革命策源地，熱的南京當然可以建都。

八、「北平建都可以吸引人民向北發展，養成耐寒習慣與精神，以充實邊陲。」過去有很多人往東北，西伯利亞，南洋，台灣等地移住，並非由于瀋陽，廣州，福州是國都，有吸引之力。人口是否向北發展，有無耐寒習慣，與建都北平無關。若干人民也需要耐寒，向南方和赤道發展。事實上，中國人民不但能耐寒耐熱，而且能耐饑饉，耐脅迫，耐剝削，耐流亡。中國邊陲的不充實，非由于人民不耐寒。

九、「北平建都可以均衡南北發展，打破南北隔閡。」前一點也是筆者三年前主張移都北平的理由之一，後面再講。但打破南北隔閡，東西隔

間，以及邊疆與腹地的隔阂，必須人民有普及教育，有文化交流，並有時

間、財力、和交通，便利旅行全國，建都北平與否並無關係。
十、「北平為歷代名都，有悠久歷史。」南京亦然。建都歷史的長短並不一定能作為今天建都的根據，我們創造新歷史。何況北平建都的次數和時間，北方民族（舊時代稱為外族）多于漢族，（請參考「西」文）「悠久」有種種的意義，不全是好的。

十一、「北平臨近海洋，可兼顧海上發展。」南京亦然，且更方便，因為上海是太平洋上最大的轉口港，世界港，而天津則否。（請參看「樞」文）。

十二、「北平建築規模宏大，足敷建都需用，無需大興土木，可以節省財力。」十多年建都後的南京，已經達到這種希望，北平是否相同，却成問題，因為國民政府的規模與公務員人數遠較舊日的北京政府為大。就建築言，兩京都需要現代化而能表現新中國文化和精神的大建築物。故宮值得欣賞，但適用價值不高。

十三、「北平為文化中心。」十四、「北平風景優美。」南京亦然。總之，北平是適于建都的，但主要理由並不是上述十四項理由，而另有所在。

三年前，筆者說過（「樞」文）：

「都南京是席豐履厚，都北平是任重道遠；都南京是掌握現在，都北平是創造將來；都南京是守成與創業並重，都北平則為創業，為進取。」

「創業」和「進取」是積極的國策，內容是「解決重大問題，均衡南北發展。」中國的重大問題約有八個，都在北方，其解決的成敗好壞却關係全中國。假使即刻把首都移到北平，就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嗎？不能。這八個問題是：

(1) 重整東北 東北並未完全收回，而且局勢分裂混亂，戰火正熾，談不到重整。

(2) 建設新疆 新疆西北部即伊甯，塔城，阿山三行政區事變後具半超然性，其他各處有騷擾，危機尚在，安定與保全是當務之急，一時不能

開始建設的。

(3) 治理黃河 河政分裂，河堤被破壞，何從治理！

(4) 組訓移民 人民正在被迫受組受訓，不是去移墾，而是去當礦灰，組訓何益！

其他如(5)完成鐵路網，(6)振興水利，(7)建立海權，(8)建設重工業等，都因團結未實現，戰亂未停止，無法着手，而「南北均衡發展」也就無從談起了。

三年前，筆者說過（「樞」文）：

「抗戰勝利後，日本崩潰或削弱，朝鮮真正獨立，東北完全（指南滿鐵路及旅順大連租借地）收回，台灣琉球一齊收回，而中國全部統一，這種種如果都照着正義與理想大部或全部實現，筆者主張移都北平。」（按指由重慶直接移往）

上述種種先決條件現在依然最大部分沒有實現，移都北平與否就更值得慎重考慮了。

當前北方的內政和外交問題都具有高度的複雜性和嚴重性，豫告在若干時間之內，北方不易去，北平不可都。單單津浦鐵路不通車（或將來通車而不安全），北洋航輪太稀少，通貨膨漲到了嚴重關頭，更足以說明若干時間內事實上無法移都北平的。

全國人民陷在水深火熱之中不能自救，我輩知識份子眼看民困國危不能救助，深深的感到憂慮和痛苦。在國民大會開會的今日，我們所關切的不是國都在那裏才好，而是憲法怎樣制得好，憲政怎樣行得好，使國家和人民能夠得救，能夠生存。

關於建都問題，筆者有四點意見貢獻于國民大會。

一、南京與北平的建都條件，各有各的優點，其中多數是相同的，同時也不免一些缺點，但不能構成不適于建都的理由。要知道：

「南京與北平是中樞區域，亦即全中國政治地理上的兩大重心，在領導建國任務上，重要性相等，故其得失榮衰，同一為我國家整個命脈之所關。」如果其中一個定為首都，另一個一定是同首都——具有首都之空間價值、地位價值、之大都會。這兩大都市過去常常決定

了中國之分裂，今後因地理機能，歷史使命的相輔相成，必能加強中國之凝固與統一。新中國的建國史將是一部光輝燦爛的「雙城記」。

（「樞」文的結論）

諸位代表對於兩京要作比較的研究，眼界要廣遠，胸襟要廣大，態度要客觀，十分慎重的提出自己的主張，同時要充分了解並同情對方的主張。這樣就不會用固執的態度堅持定見，各走極端了。

二、今年五月既已正式遷都南京，而遷都工作已在艱難困苦中完成了，我們就在這個不是百分之百好的南京城，妥善解決我們國家的關鍵問題，使中國成爲一個像樣的國家，成爲一個好的國家。國家如不好，首都「定」在任何地點都不會好的，而且有時會「定」不住，尤其是在原子彈發明後的實權時代。第二筆遷都費和建都費在若干年內，國庫不能付出。假使有這一筆款子，也該先用以去救救水深火熱中的許多人民。

因此，憲法草案「第七條中華民國國都定于南京」可以不必討論，予以通過，因爲這是環境使然的既成事實；也可以刪而不論，以免成爲不必要的論戰題目，反而致引起南北隔閡——一個有理智，有胸襟，真正愛「國」的人絕不會有任何隔閡的。

三、三年前筆者主張：（「樞」文）

「南方可靠自力漸求更生，北方建設須靠中央政府之領導與支持

定都問題

國大會議，旨在討論憲法。憲法草案第七條「中華民國國都定于南京」一項，引起一般國人之注意。于會代表，尤爲關切。有主仍設于南京者，有主遷立北平者，有主南京爲東都，蘭州爲中都，疏勒爲西都者，更有主張分設海陸兩都者。其中尤以南京北平兩地之爭論爲最激烈。按國都問題之論戰，抗戰期中，三十年多，昆渝兩地，即有熱烈的討論。當時筆者於西南聯大出版之「當代論評」亦曾供獻芻蕘，題爲「戰後我國國都位置

，首建都于北平，適合均衡發展之要求。」

現在首都既不能，亦不必移往北平，但均衡南北發展，領導與支持北方建設，不但不容忽視，而且要格外功強，有計劃的推進。先要以全力實現統一團結和平安定，而後再以全力解決前述北方的實即全中國的八個重大問題，「使北方在精神上，心理上，物質上迅速發展，與南方並駕齊驅」。（「樞」文）這不但是北方人民的幸福，也是全中國人民的幸福。

四、有些主張建都北平的人認爲北方文化衰落，人才不及南方多，胥由于國都在南京之故。這並不符合事實。近八百年來中國首都總是在北平，南京建都只有短短十幾年。但中國的人才向來是南多，主要由于北方地理環境不如南方好，水旱之災多于南方，（《皇統計》）故人民經濟力薄弱，不易擔負讀書費。近百年來，中國進入海洋時代，南方因「地位」關係，與西洋文化國家接觸，既廣且頻，開風氣之先，工商業發展亦速，遠非北方可比，故政治運動多發生于南方，國民革命策源于廣東。

提高北方文化增加北方人才的辦法，根本上要在北方積極實行工業化和農業改良，用科學征服水旱災，使經濟力與南方相等，同時要普及教育，多辦優良學校，鼓勵青年讀書。爲了達到南北文化與物質的均衡發展，我們要提倡：愛護北方，救助北方，教育北方，建設北方，但不必提倡移都北方，移都北平。

三十五年十二月上旬于南京。

張印堂

的商權」，根據我國歷代國都遷移之趨勢，與當代一國國都應在之位置，對幾個可能的國都地點，如北平、南京、武漢、西安等處，關其國防地位、交通關係、經濟基礎、歷史背景，以及地形、氣候與現代都市所需之公用設備等，從地理的觀點，作有詳細的分析與比較。熟思過去，審慎將來，開視國家現局，觀乎世界動向，南京爲都，無何優于北京之處。如育重新建設，全盤籌劃，武漢濟南，均有致慮之價值。今日重建既不可能，權

衡需要，當以遷至北平為宜。其中詳情，茲不再贅。惟仍欲一言者，即經此大戰，科學的進步，武器的發明，時間空閒，均已改觀。任何一地一點，於未來的入戰中，絕無往昔之安全。職是之故，未來之政治設施，軍事佈置，均須徹底革而新之，在國防上，戰略上，始得配合奏效。

國防之革新，首在分區建設，防禦設施，重在分散，不宜集中，已成公認之事實。政治之設施，亦應隨之；過去以一部繫全國之安危的觀念，必須打消。政制要均權，國防要分散，減輕首都的責任，使我國成為數個國防區，由單一集體的國防，變為若干分區的體系，使之平時要自治自給，戰時要獨立獨戰，互相持援，始不致有一彈而命中之虞。故今後國都，除建首都之外，應重視陪都的發展，於不同的國防區，應各設陪都，加重建設，使首都僅為一平時象徵的政治中心；惟有如此建國，始能追隨時代，應付來局。今後我國走上法治大道，首都無須再為全國之惟一重心，正如澳洲自治領之首都坎伯拉，向不為人所注意，遠無州際首府之悉得尼，或墨爾鉢之馳名重要。而各州自治，聯邦團結，國防建設，無不在銳意進行中。如再審慎注視，即美英與蘇聯諸強之發展，建國之方略，亦莫不向此分散體系之目標作去。總之，一國建都隨安危而遷徙者有之，然因遷都而致盛衰者尚未之見。

一國未來之重心，既不全在首都，而首都之功用，又僅為一平時象徵的中心，奠都北平，抑或南京，嚴格言之，均無不可。惟北平確有優于南京之處。首都有關國際觀瞻，市容要整齊，儀表須壯觀，北平為世界有名

派與匯

(三)

五 社會思想與社會理想

社會思想，根據它的立場或觀察的據點看，可以分做上文所叙的大小派別，如果根據用意或目的來看，它又可被劃分為兩種或三種。第一種是

都市，建築富麗，規模宏大，設備齊全，文物古蹟，不僅非南京所能比擬，抑亦舉世無匹。北京宮殿之于中國，正如莫斯科克里米宮之于蘇聯，其與政體制度，社會思想，均無關係，惟其所代表者，在一國之偉大，藝術之精華，歷史之光榮，民族之精神；為此一點，北平已足定為國都。況在位置交通上，北平適當東北、西北、華北三大國防區之交點，形勢重要，無出其右。即對武漢四川二大基地之聯絡，亦較南京為便捷。南京僅為長江下流局部之中心，無北平為數大基地所輻輳的重要。故與其說北平戰時可以控制全局，毋甯說平時易于施政，有利於建設，有助於統一。而北平氣候更非南京所及，無南京之溽濕悶熱，令人萎靡不振。抑有進者，值此航空時代，世界之國際重心，仍多分佈于北半球之高緯度一帶，在北美與亞者多在北緯四十度附近，在歐洲者，多在五十度之兩旁，而北平適近四十度，不拘水陸，抑或航空，往來關係，均較南京為近；蓋緯度愈高，航程愈近，故北京不啻為國內交通之中心，抑亦為對外之最近都會。

綜上所論，值此航空進步神速，于超級空中堡壘，長距火箭大砲及多量原子彈威脅之下，一國之都會，宜多不宜少，正如國防地甚然。我國幅員廣大，誠為天賦優厚，除以扼東北，西北與華北三大重工業國防區交點之北平為首都外，長春、南京、武漢、西安，均應建為陪都，以作各區平時政經建設之中心。將來不幸如遇戰事，更可用作基地，以謀應付。本乎國都遇事需遷則遷之原則，國都一項，無需明文規定于憲法之中。

潘光旦

比較嚴格的社會思想。第二種應該叫做社會理想。第三種是社會玄想或社會冥想。普通談論社會思想的人是不這樣分的，但這分法實際上是相當的重要，百年來社會理論界糾紛混亂，一半雖由於派別之多，一半也未始不由於這樣一個分法的未經大家公認。為討論的方便起見，我們不妨先列一個表。

• 察 觀 •

社會思想	對 象	已往及目前的社會	目 的	瞭解，明，解釋	運用的心理方面	理論 方法	因果的推尋，關係與聯的發見；歸納邏輯為多
社會理想	未 來 的 社 會	改造至於革命	情 緒 依 戀 感 傷 主 義；幻 覺，白 日 夢，至於錯覺	意志，情緒，信仰為多	演繹邏輯為多，強作綜合或至於武斷	可根本不用方法，不用邏輯	
社會冥想	未 來 以 至 於 莫 須 有 的 社 會	憧憬，逃避					

右表四個欄目裏，目的自是最關重要，因目的不同，其它節目就勢必不能一樣。嚴格的社會思想既志在解釋，則勢不能沒有具體的物象，而此種物象正可取給於已往與當前的社會。反轉來說，已往與當前的種種社會現象原是需要瞭解的，它們的來龍去脈以及相互的關係也需要弄一個清楚，正好比自然界的一切現象一樣。社會現象也需要一番觀察、整理、分類、量斷，才可以讓我們充分的瞭解，才成爲一門或幾門科學；在構成科學之前與之際，也必有其種種假設，種種理論上的探索，這就是社會思想了。社會思想提出的問題是，社會曾經是甚麼，現在是甚麼，以前的曾經是和目前的是中間，又有些甚麼淵源；對於將來可能是甚麼，社會思想家或許願意鑑往知來的作一番推測，但這不是他的主要的任務；至於未來的社會應該怎樣，如何而可以盡善盡美，他是擱過不問的，若問，他是暫時放棄了社會思想家的地位和採用了理想家的身份，才問的。

社會理想的用意是在改造社會，改造的工夫勢不能用於過去的社會，即用之於已經在某一種趨勢中的當前的社會，也不免徒勞無功，於是就不能不以未來的社會做對象了。反轉來說，未來的社會也確乎是需要我們措意的。人是有希冀的一種動物；他的生活的很大的一部分是活在過去的留戀與未來的指望之中。宗教家覺得最引人入勝而足以支持他的生命的東西，是前途的那個樂園或任何理想的世界。不過理想的社會大概不會自己來到的，它需要人力的幫助，於是，第一步，我們必須建立一些具體的，

定一些路線，製成一些計畫。這講的、路線、計畫一類的東西我們統稱之曰理想，不是思想。第二步，我們對此理想，必須培植一番情緒，養成一番信念，務使此理想得因多人的拳拳服膺而長久維持；這也就是宣傳組織的一步。第三步，不用說，是企圖實現這理想的種種努力了。社會理想所運用的心理生活的方面，顯然的與社會思想不同，它要的是更堅強的意志，更熱烈的情緒，在求其實現的時候，又需要活潑的動作。理智的分析當然不會沒有，因爲它多少總須利用一些歷史的經驗和學術結論，來支持理想，來爲理想張目，不過這些終究不是主要的心理成分。又因爲理想是不輕改動的東西，它是一切的準繩，一切的大前提，這一部分理智的活動極容易走上自因推果或演繹的一路，以至於趨於武斷抹殺，武斷其與理想符合的部分，而抹殺其與理想衝突的部分。這並不是說社會思想家就不會武斷抹殺，不，他也一樣的有這種趨勢，特別是在他暫時放棄思想家的身分的時候，不過也正唯其騰出了思想家的地位，他就容易被他人指摘，因而不能不多自檢點；一向是理想家的人就不然了，人們對理想家的武斷抹殺，取的往往是一個容忍以至於擁護的態度，容忍的是一般不認真的人，擁護的是認真而具此種理想的心理傾向的人。

思想、理想，以及第三種的冥想，是不能絕對劃分的。理想家多少得利用一些思想，而思想家也隨時可以騰出而成理想家。理想家的理想，如果完全不理會經驗與現實，但憑一己的愛情臆斷，而形成一套或一些不大成套的看法，認爲社會必須如此這般，他才躊躇滿意，不任此一生，他就進入了冥想的境界了。冥想雖無疑的牽涉到社會，一種如算盤的社會，實際上可以說是沒有社會的目的的，它既不想解釋社會，又不想改造社會；冥想家總覺得當前的社會太不像樣子，他認識不來，也不求認識，社會也不認識他，他對此社會，也絲毫動搖不了，社會也休想影響到他，社會與他，可以說是絕了緣的。但他又並不甘心，因爲人總是需要社會的；事實上好的社會不可得，至少想像上的好社會他是可以有的，因爲人是富有想像能力的一種動物。於是，他在他的腦海或心裏就建立起這樣一個社會來，並且在他看來是一個盡善盡美的社會。外國的象牙之塔，中國的空中樓閣，一類的建築物就是這樣來的。這決不是三年建築不成的道旁之室，而是俯手拈來都成的妙諦。一部分宗教徒所嚮慕的天國或極樂世界就是

這東西；我說一部分，因為其餘應當歸入理想家的範疇。冥想的惟一的社會意義，可能是給現實社會一個對照，一些諷刺，給那些太滿意於現實的人一些刺激，太困頓於現實之中的人一些慰藉，好比詩歌文藝的慰藉一樣，此外便沒有了；如果冥想中真有一些新的意境，足供未來推進社會的參考，足以激發此種推進的努力，那也就該歸入理想的範圍，而不完全是冥想了。冥想的意義終究是個人的，而不是社會的；始於心理上的慰安，終於生活上的逃遁，或始於單純的幻覺以進入複雜的幻覺而成白日夢，而終於單純的錯覺以進於有組織的錯覺而成瘋狂，始終是個人的。一個人出家，我們喜歡用『遁入空門』一類的語氣來形容他，是再恰當沒有的。不過我們必須瞭解，從社會的立場看，那門雖是空的，從個人心理的立場看，它是絕對的不空，它是由冥想得來的一個極複雜的世界，一個光怪陸離的社會的代用品。

在本文的討論裏，我們除了指出冥想之多而且難，可能成爲目前社會理論界所以擾攘紛紜不可究詰的一種因緣之外，我們在這方面不準備再說更多的話。社會上總有一部分人，傾向於以幻覺爲真知，以夢境爲實境，至少認爲它們可能成爲真知實境；上自主持風教而握有權力的大老，下至不滿意於現實而亟切於改革的青年，胸懷冥想之體，而意圖收思想與理想之用的，正是大有人在。社會的情況愈紊亂，則此種份子勢必愈多。他們該是空門中的人物，但目前既沒有空門可作歸宿，他們也決沒有作此歸宿的企求，於是冥想終於造成了一種滿天飛和到處沾着與糾纏的勢態。關於這種勢態，我們是應該鄭重的注意，而於虛實之間，作一番明白的審辨的。我們下文的討論還是集中在思想與理想的兩個範圍，並且認爲二者各有其重要的社會意義，界限雖須劃清，輕重難分軒輊。

六 社會理想與哲學概念

上文敘述各學派的時候，我們始終稱它們爲社會思想，其實根據剛才的討論，可知任何思想的派別一離開了解釋的崗位，而自覺的想以解釋所得，來影響未來的社會生活時，它就成爲一個理想的派別，而事實上大部分的派別，在解釋的工作自以爲大體完成，羽毛大致豐滿的時候，都有一種超現實與超空間的企求，第一步的表現是來一個歷史哲學，來個史觀，

第二步就是逼問到未來的社會了。

不過這並不是說除了上文所已敘述的派別而外，社會理想便沒有別的派別，或別的派別的分法。這當然是有的。如果上面的分法是從科學與科學的級層產生出來，則另一個分法可能追溯到哲學方面，而以若干主要而相對的哲學概念做出發點，例如，唯心論對待唯物論，機械的宇宙觀或原子的宇宙觀對待有機的宇宙觀，理性主義對待經驗主義，神召對待人爲，命定論對待自由意志論，全體對待部分，或社會主義對待個人主義，漸進的歷史觀對待革命的歷史觀，法治對待人治，競爭對待合作，平等對待差等，保守對待進取，道義對待功利，文質的對待，體用的對待，等等。有的概念當然不屬於純粹的哲學，而屬於專派的哲學，例如歷史哲學，生物哲學，以至於社會哲學自身，但其爲一些基本的哲學概念，有非科學所能盡詰的則一。根據了這些來講社會理想的派別，有的比較清楚，例如個人主義之於社會主義，大部分却不容易劃分，甚至於不可能劃分，因爲概念上的掩護太多，每一對對待的概念固然彼此不相混淆，但每兩對概念之間却不是彼此互相排斥，例如同服膺社會主義，有人主張漸進，而有人主張急進。不過根據了這些概念而產生的理想上的特徵與形成的派別之間的若干進步的分化，終於演出了許許多多的支流，是一個重要的事實，值得我們注意的。

話到這裏，好像又在說回去了。社會思想的匯與派，上文是敘述過的了。根據科學級層而來的社會理想的匯與派，因此也算有過一些交代。從哲學概念引伸出來的社會理想又怎樣呢，受過哲學概念的影響的社會理想又怎樣呢？上文約略提到過一些此種概念的『派』，它們的『匯』又如何呢？這問題就大了，大到社會理論的圈子之外，嚴格的說，是不在本文範圍以內的。不過既有牽連，我也不妨約略提到我私人的一些看法來。思想，哲學思想，在西洋的歷史裏，只有兩個很短的時期中有過匯的嘗試，一是希臘文藝全盛的時代，二是文藝復興的時代；但兩次都沒有成功，尤其是第二次。此外可以說全部是派別擅場的時期，至多，在表面上，因爲甲派壓倒了乙派，給讀者一個匯合的印象而已。試思上文所臚列的若干成對的概念，兩兩對峙，各走極端，有如神召之與人爲，唯心之與唯物，社會之與個人——，如何才得匯合起來。絕對的二元論始終只是二元論，

是一元不起来的；至多，它只能造成兩種局勢，一是分期的互為消長的局勢，二是同牀而各夢的局勢，或換一個比喻，有如涇渭清濁，初則同一河床而清濁分明，終則分道揚鑣而各行其是。西洋的神學家努力了三四百年，始終沒有能把善惡的原則統一於上帝；近代的科學家也忙碌了三四百年，想把唯心論分解成唯物論，想把精神的現狀化驗為物質的現象，也始終沒有成功，始終只好把它擱在一邊，或加以根本否認，或認為別具境界，不可思議；都是這一路上的例子。即使成功了，所得的結果也不過是一個兼併的局面，而不是一個匯合的局面。

總之，社會理論或社會學說，用思想的眼光來看，在近代是先用過一番匯的努力，然後又分成許多的家數；用理想的立場來看，因為牽涉到更大的哲學以至於形上學的領域，受到它們種種對峙而衝突的概念的影響，至少於近代而論，與截至目前為止，匯合的努力可以說等於沒有，而對峙與衝突對於社會理想的分化的影響却是很顯然。我們不容易把現有的社會理想，像社會思想一般，分成若干界限分明的派別，但上文已經說過，每

一派的社會思想都有贖出而成為社會理想的企求，當其贖出的時候，便是這些對峙而衝突的概念取得用武之地的機會了。因此，同一思想的學派，當其引伸為理想時，勢必進一步以至進若干步的分化成若干支流，多少成為一分二，二分四……的格局。到此，我們看到，社會思想與理想的派別之分可能有三種的由來：一是依據科學級層的，流派之多，我們在上文已經大致看到；二是從一些哲學概念引伸出來的，這一類的學派不容易獨立存在，但也還有；三是兩者之和的結果，就是由於哲學概念影響到了依據級層的流派，從而產生的更零星的分化，這當然又是很多的。近代社會學說的繁複，社會理論的紛擾，學派之間的分工合作，固亦有之，彼此的排擠攻訐究屬是一個更普遍的現象，解決問題的努力，固亦有之，而所引起的新問題，所釀成的一般的動盪不安，可能是更多更大，推源溯本，這顯然是因素的一個了。所以接着我們不能不把分派的利弊問題作為進一步的討論的對象。

進展中的聯合國教育科學

文化組織

(巴黎通信)

郭有守

筆者奉派于今年一月初到達倫敦，參加聯合國第一屆大會。會畢即于三月初加入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籌備委員會秘書處工作，以二級參議名義，主持教育組事宜，忽忽已九閱月。本組織第一屆大會，業于十一月十九日開始，會期預定三周，檢討籌委會工作，決定今後發展大計。謹就個人觀感所及，將本組織發展過程，作極簡略的敘述，以告國內讀者。

一、歷史背景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的成立，是人類歷史上上一件大事；其產生決非偶然。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已有很長的歷史，近幾十年來，教育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新聞家以及其他或以社會團

體或以個人單位，作超越政治國境的活動，打定政府與政府間在教育科學和文化的範疇中合作的基礎。尤其在短短的三十年內，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從痛苦的教訓中，纔認識了世界只是一個。文化和智識是一個整體，與和平一樣的不可分離。只有合作互助，可以共存共榮。再當不起一次戰爭、破壞與毀滅，人類和文化，將同歸于盡。法國在一九二一年九月間在國際聯合會中提議成立「國際智識合作委員會」。吳稚暉先生為該會委員之一。該會初無具體工作。迨一九二五年以法國主持，成立「國際智識合作院」于巴黎，以為該委員會執行機構。在法國建議設置委員會之提案中，

原包括教育與文化的國際合作事宜。當時以比國前教育部長表示教育屬于各國主權範圍，教育一詞，遂被取消。但該會在教育方面，仍不無表現。一九三一年國聯中國教育考察團與次年中國赴歐洲教育考察團之派遣，即其一例。此外歐洲一部分國家，聯合成立「國際教育局」于日內瓦，以瑞士為主體，從事教育技術方面工作，出版教育刊物，供給教育消息，舉行教育會議，陳列教育資料，均頗有成績。以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文化合作的發展情形。倡導者為法國，比國瑞士和南美各國。

在第二次大戰方酣之際的一九四二年，英國教育部和英國文化委員會邀請被侵略各國教育部代表在倫敦開會，討論教育救濟與恢復問題。參加者有比國、西臘、盧森堡、挪威、波蘭、捷克及南斯拉夫。美國蘇聯各派觀察員，一九四三年均改為會員。此項會議即稱為聯盟國教育部長會議。一九四四年美國派盛大之代表團蒞會提議設置聯合國教育文化建設組織。一九四五年舊金山會議中，中國提議于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中加入國際教育文化合作事項。(是項提議詳于成都學術界三十餘人致中國代表團備忘錄中。)法美均表贊同。嗣後便有英法政府聯名邀請各國政府派代表赴倫敦開會討論設置本組織問題。

二、籌備經過 倫敦制定約章會議，到者四十九國，從十一月一日到十五日，議決通過「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約章」。這是近代歷史上的一件重要文獻。約章條文之前，有一段宣言。開始即指出：「戰爭既發動于人心，故和平之構建，仍須建築于人心。」末謂「藉世界各國人民教育科學與文化之關係，以促進國際和平及人類共同幸福之目標。」由此可見本組織使命的重大。約章規定須經簽字國二十國之接受即生效。因此設置本組織籌備委員會，以簽字之四十四國各派代表一人組織之，以英國教育部部長衛爾金女士為主席。並由籌委會推定十五人組織執行委員會。籌委會于去年十一月十六日開會，僅推出執委十四人，特為蘇聯保留一名。截至本年十一月十五日止，共舉行五屆會議。執行委員會從去年十二月三日到今年十一月十三日止亦舉行五屆會議。兩委員會之外，設秘書處，以執行秘書為負責人，執行兩委員會議決事項。籌備工作的進行，可分為三期。第一期自去年十一月至本年二月底止，為英國齊門爵士為執行秘書，美國柯西里格博士為副執行秘書負責階級。在此期中，人員無多，齊門爵士，隨即臥病。二月間，執委會改聘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博士擔任執行秘書，柯西里格亞奉召返國，另由教育家威爾遜博士由美國來英接替

。另一副執行秘書為法國文學家拓馬先生。筆者亦于是時加入，開始第二期工作。其重要者為下半年度工作計劃之擬定，各部專門人員之物色。在赫胥黎三月初視事時，僅有高級職員十人，其他二十四人。在教育科學文化三部門內，分為六組：教育組、圖書組及博物館組、大量交通方法組(即電影、音與報章)、自然科學組、社會科學組(包括哲學及人文)、及創造藝術組(包括文學)。此六組須擬具工作方案，提出五月間開始舉行之各種專門委員會中討論。是項委員會係由會員國派專門學者出席審議，修正後彙編提出七月間舉行之籌備委員會討論，是項彙編以文件第五十一號著稱。在六組之外，尚存教育救濟組、宣傳組、對外關係組、內部組織組；法律顧問組，以及總務組等。在此期中，計劃業經大定。本組織與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亦訂立協定，正式認可本組織為聯合國特種機構之一。八月至十一月為第三期，為籌備工作完成時期。工作計劃經費委員會核定，須再作最後整理，付印成冊。下半年預算暫定為七百五十萬美金，人員暫定五百人，亦經籌備委員會通過，尚須詳加分配。又去年大會應法國之請求，決議本組織設于巴黎。秘書處全體職員及文件皆于九月十八遷巴黎。截至大會開會時止，接受約章的已有澳洲、巴西、比國、玻利維亞、加拿大、中國、捷克、丹麥、多米里加、埃及、法國、西臘、荷蘭、印度、黎巴嫩、墨西哥、新西蘭、挪威、波蘭、秘魯、亞拉伯、土爾其、西里亞、南非、英國、美國、菲利濱、海地、委內瑞拉二十八國。

本組織的公用語言為英、法、中、俄、西五種，實際上工作語言僅英法語二種。又以所在地初在英，繼來法的關係，秘書處職員亦以英法居多，在九月間離英時為二百餘人。到巴黎後以辦公處規模宏大，及大會籌備工作關係，目前職員人數為三百七十六人，來自二十八國。個人能力、經歷與地理分配均應並重。但以時間及地域所限，分配未能十分均勻。但在教育組中，國際性最為明顯。高級職位除筆者外，有英國、美國、法國、丹麥、巴西、墨西哥、及海地七國各一人。人種有黃黑白三種。教育組計劃在檢討各方提案及諮詢教育家意見後，配合本組織既定方針，擬定教育方面活動範圍，及發展原則。至于計劃項目則集中於：(一)致力安全和平。(二)增進國際了解。(三)提高文化水準。(四)改進教育科學四大類。

本組織的象徵，是教育科學文化三位一體。參加會員國代表著全球東西南北，這是有史以來，各國政府間從事國際文化合作的最大的組織。「文化之遠播交流及正義自由與和平之教育，為人類尊嚴所需，此為一種神聖之責任，各民族應以關切互助之精神，求其完成。」中國必能盡此責任，多所貢獻，更盼國人，加以重視。

憂患重重的西北角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蘭州通訊) 若干坐飛機由東南去西北的人，一過秦嶺，由飛機上俯瞰，只見下面光禿禿一片黃山，極目窮望，開始不見綠色，他們要大聲駭嘆起來：「這是一塊什麼地方呀，看了都叫人發慌！」這不過才剛臨到西北的邊緣的甘肅，這麼一塊荒涼、貧瘠、窮困和艱難交集的地區，正就是負着「建國的根据地」如此偉大責任的。不過就拿甘肅來說吧，對於這一艱鉅責任之能否負起責任之能，因為甘肅過去多年來本就是在憂患重重，經過過八年大戰，更是苦難叢集，貧窮不堪！

一切簡直像謎一樣，若干不正確的傳聞使得人們對西北竟足不前，例如多人以為西北人所過的都是驅牛羊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一個旅居東南的西北人遇到這樣的一些問題是極為平常的：「你們也有米吃嗎？也吃麥粉嗎？住的是像我們這樣的房子嗎？」或者：「你們也過舊歷年和中秋節嗎？」諸如此類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實在包括着部分人對西北的誤解，所以在廿六年以前真有熱忱前來西北的人真是寥寥可數。

抗戰發生，情形大異，湧湧而來的異鄉人，把落後的西北向前推了一大步，也促成了很多表面的繁榮。有人是確為建設，墾殖、教育、攻於而來，有人則為暫時

的寄居。肯作事，能負責，腳踏實地，埋頭苦幹的人物所在多有；但蠅蠅苟苟，目光如豆，作威作福，大施搜括之徒亦確屬不少，結果廣置田園，起營居室，「開發」，「開墾」，只裝滿了少數人的荷包。等到抗戰勝利，飛機穿梭般檢運，臨行還大發牢騷：「這鬼地方，可苦夠了」，紛紛奔向錦繡般的江南。有的人拋下了正待完成的建設工作，有人把剛有眉目的設計和剛打下基礎的事業一齊丟在腦後，後繼者無人，當地的人才不足且尚未訓練到家，於是便使父老們忍不住搖頭而大發議論。

西北的民風誠實樸厚，這是他們的優點也是缺點，因為這些善良的民最能忍受痛苦，却也易為人所欺侮。抗戰期中固然是勒緊肚皮支應官差，勝利後去年全省都遭到旱災，天照應今年多半還有個好收成，忽然又要徵糧，農民聽到都是咳嗽嘆氣，但是政府要的，他們多麼苦也得拿出來。譬如甘肅全省糧賦截止期是十二月底，但有好幾縣已有電報到來，報告已經完清。

甘省的壯丁配額是兩萬四千人，消息一到，人們都大為發慌，但鄉保甲長們却高興得跳躍，因為他們的福運又到了，又可以大大的撈一票。只有臨近關東共軍一

邊區內的各縣徵丁暫免，抗戰期中也如此，自然是因為恐怕把壯丁們都逼向了共黨，所以不得不「另眼看待」了。

在基層政治早已腐爛，保甲人員的逼追威脅下，鄉民們的

神經都有些失常，只有官府中人物上門，不管理事之為大為小，可憐的鄉民習慣地就將賄賂送上了門，以此為目的的人是一手到擒來；沒有想到這一着的人也很難保持操守，於是廣闊的病菌愈益繁殖起來。

在被災時期，各縣保甲負責各村戶的災民調查，於是他們又巧妙的發了一筆財，原為三口的他們加了一倍，為五口的加至七八人，賑款賑糧發下時，他們大方的收下浮報的數目，同時對於應賑款的災民，說是曾欠什麼款什麼捐，七折八扣所發無幾，這情形普遍發生在隴南、渭源等縣，是省府某處長親身所察見的。

這些寄生者敲骨吸髓的結果都大肥厚的囊小子的有的。又

四年前窮得日日寄食他家，但任鄉鎮長四十年來，他已置下了數十畝地和一座整齊的院子。除此，各縣的選舉，都是由「鄉鎮民代表」出席選的，但這些人或者是一「野」的鄉保甲長，或者是現任者的羽翼，他們的潛勢力非常大，競選者少不了請他們吃「油大」拾「包袱」，「民意」早在他們手裏扼死了。

天水縣某次搶決了一個受賄的鎮長，是一個師範畢業生，到「任」不久，便大作威福；鎮長從街上過，各舖戶坐着的人便須恭身問好，連八十歲的老頭也離例外，有人在街上開玩笑，便須逮捕，以為是批評他，真大有一「偶語棄市」之概，結果惡貫滿盈，以身試法。

像這樣不知天高地厚的囊小子的有的。又

如某縣的木匠業企業公會的理事長常運為縣參議員，每從街上過，木匠舖中人也須一起肅立致敬，否則派款條便會雪片般飛來，這，也算人民的「代表」。

某處長曾告記者他親經的一件事：在修臨榆大車道時以工代賑，工人三日一換，共發三千元。某次在發華錢時他對全體作工鄉民講話說：「你們作三天工就拿到三千元，但是服務的黨部委員，縣府科長們却不擇一文錢，我希望你們每人拿出一千元來作為我們的報酬」，接着果然大家紛紛掏錢，但他又說：「稍慢，公家給我們發錢了什麼？」他們說：「為了賑濟我們」。『既是為了賑濟你們，這錢就是你們的生活，有人要你們就能拿出來嗎？』

？我告訴你們，若有人向你們要，你們就去告他——這一個測驗，舉一反三，可知其餘。

農民們的「吸血」，還有縣政府的「政警」，一個頭等縣動輒就有三四百人，他們從公家不拿一文錢，但一紙派令活動到手，反而要向衙門中人送很多錢，其中「奧妙」，可想而知。再如縣府差人下鄉，往返百里或更多，但出差費發一千元，對老百姓作着無止息的吮吸，滅絕的人民都默默地接受了，但是壓榨也有實在不能忍受得了的時候，於是「老實人」也要「不老實」起來。例如三十二年的洪河流域大動亂，一般的都稱之為「匪亂」，然而又何嘗不可稱之為「民變」。最先發動的是臨洪、康樂、洗沙各縣，繼之便蔓延到榆中、定西、渭源、會寧等縣，一時聲勢浩大，連蘭州都大受強迫一番。據說亂民們也有口號，也有「造反」的理由（

？我告訴你們，若有人向你們要，你們就去告他——這一個測驗，舉一反三，可知其餘。

農民們的「吸血」，還有縣政府的「政警」，一個頭等縣動輒就有三四百人，他們從公家不拿一文錢，但一紙派令活動到手，反而要向衙門中人送很多錢，其中「奧妙」，可想而知。再如縣府差人下鄉，往返百里或更多，但出差費發一千元，對老百姓作着無止息的吮吸，滅絕的人民都默默地接受了，但是壓榨也有實在不能忍受得了的時候，於是「老實人」也要「不老實」起來。例如三十二年的洪河流域大動亂，一般的都稱之為「匪亂」，然而又何嘗不可稱之為「民變」。最先發動的是臨洪、康樂、洗沙各縣，繼之便蔓延到榆中、定西、渭源、會寧等縣，一時聲勢浩大，連蘭州都大受強迫一番。據說亂民們也有口號，也有「造反」的理由（

縣秘書，永昌縣縣長等。有的縣長乾脆就

想來不外為爭得「反抗飢餓的自由」吧！首先遭到逮捕的是鄉保甲人員，繼之便輪到縣長和大小吏佐以及以發財則削為目的的外方人，剛一鬧便亂轉起來，鬧一鬧

各式各樣的人們，對老百姓作着無止息的吮吸，滅絕的人民都默默地接受了，但是壓榨也有實在不能忍受得了的時候，於是「老實人」也要「不老實」起來。例如三十二年的洪河流域大動亂，一般的都稱之為「匪亂」，然而又何嘗不可稱之為「民變」。最先發動的是臨洪、康樂、洗沙各縣，繼之便蔓延到榆中、定西、渭源、會寧等縣，一時聲勢浩大，連蘭州都大受強迫一番。據說亂民們也有口號，也有「造反」的理由（

各式各樣的人們，對老百姓作着無止息的吮吸，滅絕的人民都默默地接受了，但是壓榨也有實在不能忍受得了的時候，於是「老實人」也要「不老實」起來。例如三十二年的洪河流域大動亂，一般的都稱之為「匪亂」，然而又何嘗不可稱之為「民變」。最先發動的是臨洪、康樂、洗沙各縣，繼之便蔓延到榆中、定西、渭源、會寧等縣，一時聲勢浩大，連蘭州都大受強迫一番。據說亂民們也有口號，也有「造反」的理由（

那裏讓我們看看經過種種蹂躪的人民，看到那裏可以叫人慘然下淚。若干人家終年不見得能吃到一次白飯，住的是茅草破敗之屋，或就山

那裏讓我們看看經過種種蹂躪的人民，看到那裏可以叫人慘然下淚。若干人家終年不見得能吃到一次白飯，住的是茅草破敗之屋，或就山

那裏讓我們看看經過種種蹂躪的人民，看到那裏可以叫人慘然下淚。若干人家終年不見得能吃到一次白飯，住的是茅草破敗之屋，或就山

那裏讓我們看看經過種種蹂躪的人民，看到那裏可以叫人慘然下淚。若干人家終年不見得能吃到一次白飯，住的是茅草破敗之屋，或就山

那裏讓我們看看經過種種蹂躪的人民，看到那裏可以叫人慘然下淚。若干人家終年不見得能吃到一次白飯，住的是茅草破敗之屋，或就山

那裏讓我們看看經過種種蹂躪的人民，看到那裏可以叫人慘然下淚。若干人家終年不見得能吃到一次白飯，住的是茅草破敗之屋，或就山

那裏讓我們看看經過種種蹂躪的人民，看到那裏可以叫人慘然下淚。若干人家終年不見得能吃到一次白飯，住的是茅草破敗之屋，或就山

那裏讓我們看看經過種種蹂躪的人民，看到那裏可以叫人慘然下淚。若干人家終年不見得能吃到一次白飯，住的是茅草破敗之屋，或就山

那裏讓我們看看經過種種蹂躪的人民，看到那裏可以叫人慘然下淚。若干人家終年不見得能吃到一次白飯，住的是茅草破敗之屋，或就山

那裏讓我們看看經過種種蹂躪的人民，看到那裏可以叫人慘然下淚。若干人家終年不見得能吃到一次白飯，住的是茅草破敗之屋，或就山

那裏讓我們看看經過種種蹂躪的人民，看到那裏可以叫人慘然下淚。若干人家終年不見得能吃到一次白飯，住的是茅草破敗之屋，或就山

那裏讓我們看看經過種種蹂躪的人民，看到那裏可以叫人慘然下淚。若干人家終年不見得能吃到一次白飯，住的是茅草破敗之屋，或就山

那裏讓我們看看經過種種蹂躪的人民，看到那裏可以叫人慘然下淚。若干人家終年不見得能吃到一次白飯，住的是茅草破敗之屋，或就山

那裏讓我們看看經過種種蹂躪的人民，看到那裏可以叫人慘然下淚。若干人家終年不見得能吃到一次白飯，住的是茅草破敗之屋，或就山

那裏讓我們看看經過種種蹂躪的人民，看到那裏可以叫人慘然下淚。若干人家終年不見得能吃到一次白飯，住的是茅草破敗之屋，或就山

那裏讓我們看看經過種種蹂躪的人民，看到那裏可以叫人慘然下淚。若干人家終年不見得能吃到一次白飯，住的是茅草破敗之屋，或就山

那裏讓我們看看經過種種蹂躪的人民，看到那裏可以叫人慘然下淚。若干人家終年不見得能吃到一次白飯，住的是茅草破敗之屋，或就山

那裏讓我們看看經過種種蹂躪的人民，看到那裏可以叫人慘然下淚。若干人家終年不見得能吃到一次白飯，住的是茅草破敗之屋，或就山

那裏讓我們看看經過種種蹂躪的人民，看到那裏可以叫人慘然下淚。若干人家終年不見得能吃到一次白飯，住的是茅草破敗之屋，或就山

那裏讓我們看看經過種種蹂躪的人民，看到那裏可以叫人慘然下淚。若干人家終年不見得能吃到一次白飯，住的是茅草破敗之屋，或就山

作什麼？」別人說：「作某學院的院長」，他問清了院長的性質之後，鄙夷的說：「原來還作着窮教書的」。又問「某人從德國留學回來，現在幹什麼？」別人說開着一家大製革廠改其皮子，「哦！原來是一個工匠人！」接着他自己舉出例來，說某人作過了兩任縣長，真「了不起」，大大誇贊了一番。

在這樣的「輿論」之下，青年人之拼命向「官」途鑽，那還有什麼可奇怪的呢？當記者聽到一大學生說他們的地方人不管什麼大學生，留學生，生都沒有什麼價值，唯獨看見黨部的書記長等人能與縣長「平起平坐」，便尊敬的了不得，聽這話不由人滿身起「雞皮疙瘩」。一言以蔽之：這是「唯力是視」，唯權是視，唯利是視的社會必有之表徵，真是可憐而又懶惰！

行文至此，又聽見院中鄰人言其鄉（離甬州只二十里）對婦女之虐待者，名曰「蛾蛾子病」。他們說：「有一隻飛蛾藏在病人的肋骨附近，把這個病人害死後，飛出來就鑽入別人體內害病」。所以鄉人們的「治本」之計，就是請一位巫師來，用水調和麵粉把病人的耳目口鼻，甚至肛門生殖器等通通塞

起，燒燭作法，吟詠有詞，然後把病人抬到荒山，架起烈火，活活燒死！他們鄉中已有兩個姑娘作了這樣的犧牲，慘哉！聽到這樣荒謬絕倫的敘述，記者曾極筆歷然而嘆者久之！

國民教育既不普及，知識份子又無力及，農人們除了受到剝削受壓榨，他們還要聽任「神道」和「迷信」隨意吃人！可怕的一「愚昧」是人民苦難的大原因，而愚昧又是窮困互為因果的，那麼聽到「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的口號，怎能不引起人深深的憂鬱和長長的嘆息！

十一月三十日。

重慶政聞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重慶通信）住在重慶的人，一般都感覺生活得十分平淡。所謂平淡，是說福利一年來雖折，重慶始終是抗戰

然國府搬了家，究竟不像京滬或者平津的人來來一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那末經過曲折，重慶始終是抗戰

的司令台也沒有鬧過甚麼「規模」，而尤其重要的，重慶報紙雖然天天在記載內戰的新聞，但一般人對

內戰似乎比抗戰末期對國戰還不關心。這有個很好的解釋，內戰雖然兇，只要沒有空襲就無關係了。重慶人對內戰只有一個模糊的觀念：總是變得太多了。比如說吧，從前要在重慶辦個小刊物，只要與中宣部有點人事拉扯，領袖准予先行出刊的手續就可以出了報再說。至於社會局，市黨部雖然出版法上明文規定是設定的承受機關，只要黨部許可，也就無話可說了。公文不過是個例行的手續而已。但現在可不同了，市政府是重慶市的最高執行機關，只要市政府的社會局有點異議，天高皇帝遠，即使有什麼中央關係，也一時無用武之地。

組，是市政府、市黨部、青年團支部、與行轅等有關的部門共同組成的，每月開會一次。這個新聞小組頗有成績。他的第一次會議就議決十六家報紙停刊。其中有新華社，萌芽等左派刊物及通訊社；但也有幾家是與國民黨頗有深厚關係的。比如專罵共產黨的民間報，即與市黨部有血肉關係。但也被停刊了。據熱習內情的人說，這都是因為重慶無共產黨的直接強大威脅，所以黨團關係鬧得頗為惡劣。他們對付左派固能一致對外，但能一涉及「內」，就難免不各有利益了。民間報在破禁之列，雖然還有個直接原因，他曾登載社會局徐洪濤局長貪污，而徐與青年團頗有關係，所以民間報遭禁。另一個反證，與民間報同時遭禁的重慶人報，現在依然出版如故。人報是水上警察分局局長主辦的，受警察局長蔣長官的支持，蔣與青年團有關

係。所以有人說，重慶團的勢力超過黨。重慶市長張篤倫是張軍保薦的，所以他雖出身保定，却有人說他是政學系中人。在他的下面，有四個重要的局掌握在與青年團有關的人手裏。這四局即教育、社會、警察、民政四局。

政治重鬥爭 表演盡微妙

九月間，重慶鬧出了一件較港口打手劉野樵發酒餉補的事，以後市參議會要開除劉的會籍，并取消他重慶市團大代表的資格，這自然是對民主政治的一場諷刺。其實，就事論事，也確是吹毛求疵。因為在徵理上劉不致也可原諒，何況說主席對李根源尊敬也是禮賢敬老之道，何能加上褒貶元首的大帽子。最近一次參議會，有人攻擊教育局長任慶五貪污瀆職，也頗熱

鬧。據說，當夜陳介生（青年團重慶支團幹事長）公館車水馬龍，第二天，參議會上驅劉浪潮又湧起了，并決定派代表許京請願，不取消劉野樵國大代表資格，參議會即不休會。這件事把C.C弄得十分難堪。因此，有人罵市黨部主任委員龍文治是個瘋症，活菩薩。其實，重慶C.C的重鎮不在龍，而是市府地政局局長吳人初。有人甚至說，吳才是市黨部真正的主人。這話雖然過份，至少他確是市黨部的主要幕後人物。但就是吳，也吃不開重慶的局。一個鐵證：他作市參議會副議長的願望，總達不到。現在參議會中青年團控制六十四席，佔總席多數。所以一般頭腦銳敏的人觀察，重慶市市長如吳民選，第一屆民選市長恐怕是陳介生無疑了。最大的變化也不過是變胡（子昂），但他們大的政治關係說，實際上也是二而一，沒有什麼兩樣。

民間報遭殃

前些時候，重慶政府成立了個新聞小組，是市政府、市黨部、青年團支部、與行轅等有關的部門共同組成的，每月開會一次。這個新聞小組頗有成績。他的第一次會議就議決十六家報紙停刊。其中有新華社，萌芽等左派刊物及通訊社；但也有幾家是與國民黨頗有深厚關係的。比如專罵共產黨的民間報，即與市黨部有血肉關係。但也被停刊了。據熱習內情的人說，這都是因為重慶無共產黨的直接強大威脅，所以黨團關係鬧得頗為惡劣。他們對付左派固能一致對外，但能一涉及「內」，就難免不各有利益了。民間報在破禁之列，雖然還有個直接原因，他曾登載社會局徐洪濤局長貪污，而徐與青年團頗有關係，所以民間報遭禁。另一個反證，與民間報同時遭禁的重慶人報，現在依然出版如故。人報是水上警察分局局長主辦的，受警察局長蔣長官的支持，蔣與青年團有關

市長修隧道 省主席反對

搶案連着出 人心感不安

張市長到任現在恰好一年，大公報的短評中含蓄的說，「施政要求甚速，要有近於大刀闊斧的作風。」但在重慶要大刀闊斧的作事，的確是一件困難的事。比如說吧，張市長眩惑於重慶人的四項施政方針的第二要政，建設新階都，就進行得紆緩如牛。北區幹線動了工，下水道也開了，但上下兩城已有兩條幹線，天晴車過處依然如身置沙漠，下雨又有行不得也之苦。而添修新路也不就是一往直前的順事，和平路隧道說了幾個月，最近才在動工。據參議會秘書長六月間在市行政會議上透露，其所以遲遲不動工修建，內裏還有個問題。據說，江西省主席王陵基，反對，因為修了隧道就要影響他公館的安全。

搶了一次，最熱鬧的新生市場連殺了人。最近，前衛司令部部特務營的兵！不久前，警備司令孫元其的皮箱都被盜走。真是太歲頭上動土了！

秩序，日子一多就不成話了，最使重慶人傷腦筋的就是「白吃」，很多大餐館倒了。吃了不給錢，打一張欠條就出門了。人多口衆，一吃就是幾十萬。政府方面一直存着一種觀念，認

爲裏面有搞亂份子，抓人，以後又收買領袖，但都不能平息，最後還是只有由行轅「設法」！

重慶人生來幸運，抗戰中沒有淪爲戰場，勝利後內戰也隔得遠；但內戰引起的人耳聞目睹。(正)

社會不安，漸漸使重慶人感到不安了。重慶雖然也有國民黨共產黨的鬥爭，但除了看和平日報新華日報的人以外，無從知道；而另一個政爭，黨團之爭，却能使重慶人耳聞目睹。(正)

十月廿一日祝蔣主席壽，是重慶的一件大事。雖然主席曾經非常懇懇的通電辭謝，這裏還是做得非常隆重。機關裏把壽桃壽面，鳴炮，讀祝詞，呼萬歲等熱鬧一番。市上飯館，上午一概限賣壽桃壽麵，此外餃子燒麥等不許應市。下午可以馬虎一點。小學生中學生要提燈遊行，老百姓也要提燈遊行。凡是參加的，約費時六個鐘頭，大約下午三時集合，夜九時返家。電車、公共汽車結彩；機關學校繫松枝牌坊；商店懸旗；市街增設崗位，就是檢查禮貌和規矩的；廣播電台改定節目；報紙以紅油墨印刷……可算洋洋大觀了。獻校更是不成問題。但一面離金獻校，另一面小學教員在罷課，要求增加待遇，這也是中國才有的事。

軍官多失業 有吃且白吃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重慶的失業軍官。這些軍官是重慶附近其致西南各

地集中起來的。他們中間難免有些雜七雜八的份子。有些脫離軍隊多年，或者隊伍出身，甚至夾着流氓地痞也所難免，但其中有因戰亂失落證件的可想像。這批人本該軍官總隊收訓，但隊方認爲條件不齊一概拒絕。這樣就把事情擴大了，幾千人的行列，請願，發傳單，說軍官總隊只講人專。有一個多月的時間，重慶街頭時常看見他們的隊伍。最初開會請願還有

越圍集，現在已經實到東北流通券兩萬元一頓(黑市)。眼看嚴寒的天氣到來，這是一個大問題。

從上月末起，瀋陽的電源略有增加，室內的電燈大體算恢復了，雖然是不時的停電，電力仍然不足。路燈據說要恢復，但還沒有看見什麼。自來水也是時有時無，二樓偶然有三樓向沒有希望。電車時常停在半路上。煤氣開外實在找不到什麼便宜貨。生活絕不像未來時想像的那樣容易

甚小，如數十青豆類在閃動，燒一壺開水需半小時。

這是瀋陽的進步。此外的進步是商店裏的貨物也逐漸充實起來了，美國貨、玻璃用品、上海貨，多已陳列在櫥裏；但是貴得要命。一個金龍牌的五磅暖水瓶賣五千五百元，合法幣六萬元。瀋陽比較京滬，只是小葉和住房便宜。三輪車、蔬菜、肉類，也不算貴。此外實在找不到什麼便宜貨。生活絕不像未來時想像的那樣容易

瀋陽晚寒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瀋陽通信)瀋陽今年晚寒已經立冬了，還沒有過大冷天，各處大都還沒有生爐子或暖氣，這給老百姓綫了一口氣。鞍山、阜新、北票、西安、撫順各處的煤礦說每月約產二十萬噸，這供給東北各地和瀋陽市應是不成大問題。問題在運輸。車輛少，鐵路不能暢通。現在每日運滿有三千噸。原本有驢馬拉的一大車在走私偷運，現在也嚴格禁止了。所以煤價更漲，越漲商人

越圍集，現在已經實到東北流通券兩萬元一頓(黑市)。眼看嚴寒的天氣到來，這是一個大問題。

從上月末起，瀋陽的電源略有增加，室內的電燈大體算恢復了，雖然是不時的停電，電力仍然不足。路燈據說要恢復，但還沒有看見什麼。自來水也是時有時無，二樓偶然有三樓向沒有希望。電車時常停在半路上。煤氣開外實在找不到什麼便宜貨。生活絕不像未來時想像的那樣容易

甚小，如數十青豆類在閃動，燒一壺開水需半小時。

這是瀋陽的進步。此外的進步是商店裏的貨物也逐漸充實起來了，美國貨、玻璃用品、上海貨，多已陳列在櫥裏；但是貴得要命。一個金龍牌的五磅暖水瓶賣五千五百元，合法幣六萬元。瀋陽比較京滬，只是小葉和住房便宜。三輪車、蔬菜、肉類，也不算貴。此外實在找不到什麼便宜貨。生活絕不像未來時想像的那樣容易

甚小，如數十青豆類在閃動，燒一壺開水需半小時。



鬥爭中的莎士比亞(三)

Donald Morrow 著
梁實秋 譯

三 封建的眼光

莎士比亞不僅在某幾項政治問題上贊助商業的人而反對封建貴族，更重要得多的乃是在他對人及對世界的根本態度裏。

封建貴族的眼光和商人的恰恰相反。我們要記得，他們在對政府叛變的時候，會舉起天主教的旗幟，勸誘人們對教會的忠誠。天主教會是格爾越強盛，他們的機會越好。但是這教會也是靠了某種教義而存在的，很自然的就是教會自身所宣導的那些主張。

莎士比亞的作品，無論他本人深切的了解與否，是強烈的反抗那些主張的。要說明這一點，我們需要暫且撇開莎士比亞的本題。在這一節裏，我要說明天主教會（及封建階級的整個）怎樣的靠了鼓勵人們在各方面輕視人世企望天堂，以維持其勢力。我還要說明，商人階級如何的因了他們生存的性質而養成一種相反的眼光。在下一節裏我要說明，在歐洲各國裏奉天主

教的封建階級有它自己的特殊的繪畫與文學，表現教會的教訓：即對天堂的關心，和對塵世的輕蔑。我還要表示的是，中等階級也表現了它的文化觀，那即是寄託在文藝復興運動裏，十分的抹煞天堂而注意塵世。再後就要指出，奉天主教的封建霸王如何的認識了中等階級文化的危險，而欲加以撲滅，在某幾國居然撲滅下去了。

在再下一節，第五節，將指陳文藝復興運動在英格蘭發展的過程，直到莎士比亞的時代。插進這一段的緣故，主要的是要解釋清楚讀者們或將發生的關於英國文藝復興運動的問題。

在第六節裏，接續着前三節的論旨，就可以在說明許多別的事情之中特別的指陳，莎士比亞即是文藝復興精神的表現，並且是敵對天主教會及其聯盟的英國封建階級。

X X X

在整個的中古時代，天主教會是支配着全歐洲的。它直接的擁有很大部分的土地；它徵收賦稅；它自設法庭，能徵收罰款；它有自設的監獄

。在純粹世俗方面，它有很大的財產與權威，和頂大的塵世間的國家都可以比擬。

教會能够保障這種塵世間的位置，因為它支配了一般人的心。它傳播的主張是異常的有效，准它不給人民大眾做任何什麼事，但又像是做了一切。它宣揚塵世的一生是短促的不重要的一段旅程，是可輕蔑的時光中之一刹那，於是它雖未能為人民謀塵世間的福利，亦無需解釋了。它能以對人之死後生活効力，來自圓其說。它把那種効力處說得多麼重要！它教訓人們說，人可以在地獄裏受永久的苦痛，或是在天堂上享永恆的福。無論對任何指定的人，於二者之間將何所趨呢？教會自願來做這有重大關係的答案。它能令一個人不趨於此即趨於彼。

一個人若要得到教會之不可抵禦的恩惠，並且避免其可怕的責罰，將怎樣辦呢？按照天主教的教訓，他必須放棄塵世間一切，那是究竟不足重視的。他必須將全身心交給教會照管；必須按照教會所規定的去思想、感覺、行動。

一個人類以尋求拯救的正規的機構，便是那七種聖禮。他初生的時候，浸禮便把他從亞當承襲來的原始罪惡給洗掉了。他一生中所有的罪，教會也能給他剷除掉，有時候是藉了懺悔，個人做些犧牲，有時候是藉了聖餐禮，以麵包與酒做為基督的血肉，代他做犧牲（註一）。一個人臨死之際，教會可以行最終塗油禮，使他更適於天堂。有許多人臨死時狂呼牧師，深信他們的全部的永恆的命運是繫於最後的聖禮。

教會不但要求一個人藉聖禮清除他的罪惡，還要他誠懇的決意不再犯罪，這是懺悔的代價。

教會告訴人什麼舉動是對的，什麼是錯誤的。它建立了一部行為的法典，像它所教導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樣，能增強一般人對獲救的信仰，亦即所以增強他們對教會的忠誠。

主要的美德中有這幾項：智慧，那即是研求上帝經由教會所教導的真理；勇敢，即是對短促的塵世的一切打擊之堅忍；信仰，即是對教會的教訓的信仰；希望，即是對獲救的希望。

主要的罪惡之中有淫亂，貪財，貪食，這全是縱慾的行為。但是最壞的是驕傲，因為它容易導入獨立、自恃、自做主張。這是何等的不合於專制性的宗教！謙卑是最好的，向教會屈膝，惟恐不能得其認可！那可惡的撒旦的罪惡便是驕傲；可欽敬的聖芳濟，他的美德便是謙卑。

學問，像其他一切一樣，也有兩種：一種是傾向於教會的，一種是背道而馳的。中古的哲學，實在是以教會的真理而開始的：

其起點並非是由於事實的考察與建立，而是基於對一些接受的信仰之同意……奧古斯丁曾立下規律「聖經的權威比一切人的心靈的力量為大」。所以聖經與實地觀察衝突的時候，觀察就得讓步。（註二）

所以中古的天主教的學者們，是以結論為起點，只要做一番徵引證實的工夫。實在他們並不會解釋任何事物。他們借助於聖經及其他權威的時候，他們只能得到廣泛的真理。他們向塵世觀察的時候，他們也找到同樣的真理。他們看見，人的一生即是兩種勢力間的掙扎，一種勢力拽他傾向於獲救，另一種引他傾向於塵間。無論發生什麼，總是這兩種勢力之一所激。

若是認真的解釋事情，按照自然的因果去解釋，那是褻瀆神明的。這不但是引人心離開教會而傾向塵世，這能引人趨於與天主教義正相反的特殊真理。這當然是鼓勵一種最危險的態度：獨立研究的態度。

就是神學學者採取這種態度，教會中人也加以阻咒。因為雖然是一顆虔誠的心，若太相信自己，也會變成驕傲，並陷於邪說異端。一個人要永遠認為知足，僅僅靠了純粹的信仰去接受許多事物，只可「含糊的像在鏡子裏似的」觀察牠們，而不可「面對面」的親切觀察：

對於「三位一體」加以窮詰
X 引人趨於恣肆或叛逆。……（註三）
X X X

教會的霸權，及其對於道德、思想、情感、與人生各方面的控制。對於一般大封建主是很好。主教與寺長本是由他們那裏來的。教會本是屬於他們的經濟階級；其教訓能使他們的部下聽天由命，維持在他們統治下的現狀。封建貴族有時候誠然是和教會發生爭執，但他們沒有打擊它的基本教條。在全歐各處，他們都是反對異端的戰士。

但是對於商人們，這便不同了。他們是異端。他們賴以生存的方法使他們養成與天主教義正相反的習慣。追求利益與追求獲救是全不相同的。求利便趨於精密計核之術，生產方法之認識，以及航海學，天文學。這能鼓起一般人對於人世成功及其附帶的勝利之強烈興趣。

商業發展了，入世的精神便播滿於商人中心的城市。這在文化方面也有表現，即所謂文藝復興。

興。這運動發祥於意大利的諸城市，並非偶然，因為城市是發展最甚的。那時節（十三世紀）的地中海，是世界商業的中心，沿岸的意大利諸城市是世界上首要的商業中心。例如翡冷翠，近十三世紀末的時候，「變成以為商業為主的社會，被所謂 Popolani, Erzbi 或富商所統治着。」（註四）「是在這地方，工業首先打破商會強訂的限制，發展為資本主義組織的活動。」（註五）意大利的及其他中產階級城市的文藝復興藝術，是和天主教會及整個封建階級的中古藝術直接衝突的。要認識這一點，最好先把各國的新藝術與舊藝術對比一下，看看封建勢力怎樣的要求滅這文藝復興。

這一節裏的材料大部分採自 J. H. Randall's *Making of the Modern Mind*, N. Y. 1925
註一 有時候這些罪惡只消除一部分。在這種情形下，一個人於死後須要在煉獄去完成這段手續。
註二 參 Randall p. 96
註三 參 Randall p. 91
註四 *Encyclo. edia Britannica*, 14th Edition Vol. 9 pp 399-90
註五 Hulme, E. M. *the Middle Ages*, N. Y. 1929 p. 618

四 歐洲封建階級與商業階級的文化

在意大利於文藝復興之前封建階級是有它的特有的文學的。在文學背後之天主教的人生觀，可以 *Paolo Giamboni* 所著 *Introduzioni alle*

「Vita」中下列一段為代表：

啊人類，你是多麼富於虛榮！你的心上有限，而你不能看！你溺於財富與人世的虛榮，並且飽餐肉慾；這些事物不能延擱一瞬的時光，因為人生是很短促的；這些實在即是你的死亡，因為它們給你在另一世界裏贏得來許多的永恒的懲罰。塵世間的貧窮與痛苦使你擔憂，令你悲傷！而這些實在即是你的生命，因為它們給你在另一世界裏贏得光榮。

這一段裏的意思，據狄桑克提斯說，「是許多講道的普通主題——這思想是普遍的，在整個中古時代裏都被闡說着。」（註一）

新興中產階級文藝復興作家取一個正相反的態度。布卡契歐，一個驕冷罕商人之子，作「十日譚」，「一幅人生衆相的偉大畫圖」（註二）。這書出現之後，狄桑克提斯說，「精神的世界下場了；自然的世界上場了。」

布卡契歐之後，來了其他的偉大的文藝復興諸作家，他們的藝術是「根據在對人的知識上」，如瑪奇阿維里、阿里奧斯陶，及其他。

我們若轉到意大利圖畫上，我們找到同樣的對比：中古之出世的作品，文藝復興期之入世的作品。十三世紀意大利圖畫是這樣的情形：

題材選擇是嚴格的限於新舊約歷史的諸景，十字架上的耶穌像，聖母像，及諸聖徒像。有幾種慣例是由教會定下來的——某一景必須按照如此這般的姿態來描繪，凡有與此歧異者即為邪說——若把聖母與聖子畫成凡人的樣子，大概要被認為是褻瀆，這些意

大利比贊廷派的畫家固然沒有充分的關於人體的知識，與畫出面部表情的能力，但即或有這種本領，也不能這樣做。他們畫的服飾繡紋，都是勉強的，無意義的，臉是死板的，眼睛是呆滯的。（註三）

意大利的文藝復興畫家，便截然不同，他們熱狂的趨向於人與自然的境界。有時候他們賞識塵世生活很是深入，描畫對於天主教會十分可怕的事物，尤其是商業的威尼斯的大畫家們，他們時常創造一些肉感的淫蕩的美。

不久，天主教的封建勢力便恍然於文藝復興是何等的危險，如何的誘導人們思想脫離拯救與教會。在十六世紀裏，他們用武力在政治方面粉碎了意大利諸城市的時候，他們用嚴厲的檢查制度，也撲滅了意大利的文藝復興。（註四）

在德國，像文藝復興前其他各處一樣，文學表現着天主教的觀察。一個類似的作家便是 *Roswitha of Castelnau*。「她的戲劇的題材之一」，*Trilogie* 批評說，「便是罪惡與美德的爭鬥，基督教的殉教精神克服塵世間的誘惑與罪惡之勝利。」（註五）另一代表的作家，*Ortlof*，在下面一段裏說明了他的觀點：

要把俗眼瞎掉，因為心眼是被福音照耀着；耳聞的低劣的事物別再傷害我們的心；嗅覺味覺都要能領受基督教的芬芳；記憶的接觸永遠要落在聖訓上面。（註六）

商業既然在德國發展，文藝復興的精神也發展了。在十四十五世紀之際，中產階級正在滋長，文學「便有寫實傾向的穩健生長之特點」。新的

趨向「便以 *Strasbourg, Metz, Augsburg, Bayreuth* 等城市為中心」，而「德國的貴族……却大部分仍是野蠻的」。（註七）

文藝復興之前，德國的圖畫，和文學一樣，表現天主教會的觀點。不值題材是宗教的，闡明教會的真理，而且對於自然界景象缺乏興趣，像在意大利一樣，其結果是描寫人及物全不合於實際，全不準確。 *Schwarzenberg* 教堂的十二世紀的壁畫便可為例證：

人全穿傳統的袍子，全無個人的差異，全是一個樣子，除了有些人有鬍子，大多數沒有——身體是平板的，和背景不分離，並且有許多例子，其人身姿勢是人類所不能做到的。（註八）

德國中古圖畫也可以十四世紀一幅標類的作品來做例證：

人體是過火的瘦細——頭部與身體對稱起來是太小。（註九）

但是商業既然發展，在城市裏（註十）便生出新的文藝復興圖畫：

重要的藝術作品不像從前那樣的在宗教題材中感到窘迫了；真的藝術成分顯露出來了；對於真人的興趣超越了對於神聖的興趣——自然不再被視為罪惡的而遭拒絕。眼睛可以自由的驚喜的盡量吸收她的美。她的法則被研討了，她的變化及壯麗也被承認與模做了。（註十一）

這新精神可以 *Holbein* 為例證。他「不避免寫實主義的極端；他以醫學的忠實表現了他那幅畫伊利沙白脚前匍匐的實

苦人的癩病；他照實的畫了一具死屍，表示所有的死的恐懼，作為墓中的基督。（註十二）

文藝復興的圖畫發展着，它對教會的反抗也越來越公開。它不能繼續着在和平中發揚，只要「那中古時代統治世界的勢力，即教會，還存在着。所以，必須向教會激起鬥爭，越加緊鬥爭越能使新的精神前進。」（註十三）

在德國，文藝復興是到處與封建的天主教會抵觸，尤其是在知識方面。大英百科全書說，關於德國及其他各國，「新知識」

藉了它所培養的公開研討的精神，它對於私人理性的擁護，它對於古代共和的讚仰，與它的人類獨立權的驕傲主張，於是便被一條堅強而微妙的鍊子給聯繫到那個人自覺反抗精神專制的混亂上面。……我們叫這反抗為宗教改革運動。（註十四）

文藝復興的此種直接反抗教會的趨向是被實際的事情所刺激起來的。教會擁有很多的財富與權力，而這是中產階級願自己取得的。對教會主張的打擊便是對教會財富的打擊之先聲。

封建的天主教的諸大權貴，如教皇與查理五世，堅強的反對在德國發生的文藝復興，像在其他各處一樣。在 Trent 會議（一五四五——五六）他們確認

天主教的基本教義，加強了教皇的最高權，發起了所謂「反宗教改革」的反抗運動。近代各國之複雜的前進的努力，在意大利為文藝復興，在德國為宗教改革，都激起了保守主義的力量。反動的四個主要工具便是

羅馬教皇，……西班牙的實力，及建設在羅馬領土內之兩種西班牙的組織——異教徒裁判所，和耶穌教會。（註十五）

封建階級對於德國文藝復興的攻擊的效力，可以加以描寫，他把德國（及其他各處）在這攻擊之前與以後相比較。在十六世紀初

對於中古的階級統治與學院主義積蓄已久之反抗精神，狂暴的迸發出來了。許多偉人為了這一件偉大事業挺身而出。考白尼指出了一個完全新類的物質的宇宙觀。Erasmus, Hutten, Holstein, Durer, Melancthon, Luther 諸人，各在其專門的範圍內，給一種新的並較高的國家生命開闢了路。好像是一個強大自由的日耳曼國家，和德國的藝術與文學之黃金時代，就要來到的樣子。在這世紀末，所有的這些希望都被打擊碎了。（註十六）

在全歐各處，同樣的故事都被復演了。中產階級既然生長，便在文化方面表現了自己，便建立了文藝復興運動，對於靈魂獲救是漠然的，於是顯得了教會與封建勢力的敵視。到處這些保守的力量都努力要打擊這運動；在法蘭西，教會「對於革新運動之進展異常惱怒，甚至懷疑學術的本身」，在那裏「如成爲一著名學者，即能總統的被控爲不道德，邪說異端，不信神；」（註十七）在西班牙，「文藝復興與被異端裁判所及獨斷的天主教專制主義給壓滅了。」（註十八）

在英格蘭文藝復興的路程是怎樣的呢，並且莎士比亞在其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

註一 De Sanctis, F. History of Italian Literature, N. Y. 1911 Vol I pp. 88-1

註二 同上 p. 346

註三 Salter, E. M. Franciscan Legends in Italian Art, London, 1905 p. 2

註四 De Sanctis 解釋了天主教勢力怎樣的極速取勝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文學，並且因爲此種取勝，意大利的文學如何的變成爲「僅僅是一死的物件，一種專門技術而已」；並且宗教文學如何的再度恢復勢力，直到「一切都帶神聖的氣味」。看 Torquatto Tasso 那一年，尤其是 pp. 623-633

註五 Francke, K. Social Forces in German Literature, N. Y. 1896 p. 50

註六 同上 p. 4

註七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4th Edition Vol. 19 pp. 128-9

註八 Dickinson, H. A. German Masters of Art, N. Y. 1914 p. 20

註九 同上 p. 23

註十 Wolfman, A. Holbain and His Time, London, 1872 p. 461

註十一 同上 p. 9

註十二 同上 p. 487

註十三 同上 p. 3

註十四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4th Edition Vol. 19 p. 132

註十五 同上 p. 123

註十六 Francke, K. P. 139

註十七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4th Edition Vol. 16 p. 132

註十八 同上 p. 130



第一次出版
四種六冊

晨光文學叢書

新書月出版
續出版

歡迎外埠
批發郵購

部新編一
印本新
都出諸名
家手筆是
極品重量
三品十六
彩色印刷
面美印裝
精一律裝
慎一律裝
歡迎外埠
批發郵購
本以上七
五折優待
匯款請先
照加郵費
亦航空如
寄購辦
者函購
郵寄普通
收寄航空
每冊加二
千元



老舍創作

老舍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有國際地位的小說家，他的「駱駝祥子」英譯本，是今年美國最盛銷書之一。最近受美國國務院之聘，正在美國講學。「四世同堂」可稱為吾國新文學運動以來第一部最偉大的作品。一百萬字，分三部六冊。先出二部四冊。最後一部，正在美國寫作中。

惶惑 四世同堂 第一部

全書六百餘頁
分釘上下兩冊
每冊洋三千元
郵購寄費免收

這是「四世同堂」的第一部，以陷落後北平城的一角——小羊圈裏面各種人物的動態作中心，寫那老人一家祖孫父子四代人物，在這個大時代的動亂中各自抱定各自的生活態度去應付這個偉大的民族戰爭的故事。第一部從北平淪陷初期寫起，一直到南京失守為止，共計三十三章，四十餘萬字。

偷生 四世同堂 第二部

全書約七百頁
分釘上下兩冊
每冊三千五百
郵購寄費免收

這是繼「惶惑」而最近寫成的「四世同堂」第二部。故事向前開展，廣州陷落，武漢撤退。在華北被敵人視為一把拿定的苦難日子中，那老人的愛人和他的鄰居們遭遇了更慘酷的命運。漢奸們的得意志形，家國者的忠貞不屈，形成了最明顯的對比。許多人在槍刺下偷偷的生活下去，不少人却壯烈的犧牲了。全書共約四十萬字，三十三章，分釘上下兩冊。



巴金創作

巴金的小說，十年以來，一直在國內擁有較任何作家更廣大的讀者羣。他的作品曾搬上舞台，映上銀幕，被譯成日、英、法、俄等文字，遍銷世界各國。他在勝利前後所寫成的兩部大長篇，均交本公司出版，「第四病室」已出。「寒夜」正在印刷中。

寒夜

全書一厚冊
約三百餘頁
已在印刷中
一月內出版

這是作者最近脫稿的長篇小說，曾在上海的「文藝復興」月刊連續刊載，獲得讀者的好評。作者用樸素無華的筆寫兩個渺小人物的渺小生活，這裏沒有驚天動地的豐功偉業，也沒有仁人志士的壯烈犧牲，有的祇是一些平凡的願望，痛苦與哀愁。看慣了熱鬧場面的人，不妨到這個冷靜的角落來聽一個「落魄」的讀書人的申訴。書已付印，一月內出版。

第四病室

全書一厚冊
約計四百頁
每冊三千五百
郵購免寄費

這是一部病中日記，寫一個病人在內地某醫院中所過十天中的病院生活。他在這個人類在受苦，掙扎，死亡的暗角裏發見了偉大的友情；友情不但在這裏生長，而且把陰暗的病室都照亮了。作者用了一種新穎的手法安排故事；對話生動簡潔，人物描畫深刻。長二十萬字，是作者最近的精神傑構。

觀察

·元百八售份每· 日八十二月二十年五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期八十第



卷一第

專論

論國體問題

土地稅

求生與求勝

特稿連載

派與匯(四)

科學叢談

成見的根源

江南情

通	觀
信	察

盧漢張邦翰之間

(昆明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鬥爭中的莎士比亞(四)

Donald Morrow 著 梁實秋譯

尾頁

音樂的幻想·豐湖之春
疏廣答勸買田宅書
成見的故事·負生偶記

吳世昌

馬寅初

全慰天

潘光旦

阮春芳

(江南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撰稿人·

·撰稿人·

王下之琳 王宗生 王鴻壽 任有乾 沈有裕 吳慰天 李純甫 李廣田 周子亞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高覺敷 陳友松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東蓀 張德昌 張忠欽 黃正銘 黃先龍 馮友蘭 傅斯年 楊人楩 楊超羣 曾昭掄 趙超羣 葉超羣 劉超羣 錢端升 錢清濤 錢文濤 戴文濤 戴公權 蕭乾 蕭世光 顧翽翽 顧乾

本刊自十八期起 每冊零售八百元

讀者：我們真是感覺困憊。我們剛剛在十六期上向讀者報告，說在兩個月以前，上海一般刊物與本刊同樣份量者，即已售七百元或八百元，而本刊仍售六百元。又說，自十二月份起，本刊成本又有增加：1. 排工支出增加百分之十五；2. 稿費支出增加百分之十五；3. 薪工支出增加百分之四十五，但是我們向讀者報告，本刊開支雖然增加，仍不願增加售價，因為我們希望能在最大的限度下，不要增加讀者的負擔。

但是從這一期起，我們竟不得不將售價自六百元增至八百元。在最近半個月中，黃金美鈔，連日飛漲。黃金從二百五十萬元左右漲到最高峯三百九十七萬元一條，美鈔從四千五百元左右漲到最高峯八千元一元。這一個大波動立即影響到本刊的成本。白報紙每令從二萬三千元左右漲到四萬四千元（十二月二十三日價），同時排工印工均漲百分之五十。我們真是苦惱！一方面我們覺得對不起本刊的讀者，一方面我們無法貫徹我們的理想。許多朋友都勸我們不必把售價定得這樣低，認為我們可以售一千元一冊。就最近本刊成本激增的比例而實，本刊應當將售價提高到一千元。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不願意增加到一千元，我們現在決定自本期（第十八期）起，每冊改售八百元。

本刊自第十三期起，每期印一萬份，實銷九千份左右，其中直接定戶約為二千三百名，佔發行總數的四分之一。據我們最保守的估計，每一本「觀察」，平均有五、六個人閱讀，所以我們現在所擁有的「實際讀者」，約為五萬八千人左右。我們希望本刊讀者相信我們：我們確是滿懷熱忱，認真從事，希望使這個刊物能成爲廣大讀者共同愛戴的一個刊物。在發行上，我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得到**更多的讀者，更多的直接定戶**，假若我們能够獲得更多的讀者和更多的定戶，我們就可盡量維持較低的售價。希望一切愛護本刊的讀者，大家努力來幫助我們。

觀察週刊社啓

行政院物資供應局特約分代理

新華汽車公司

陝西南路（亞爾培路）三三六號

售出

道奇 T 234
伍噸
大卡車！

兼營

各色汽車
零件買賣
及修理！

電話：79021 71751

電報掛號：Chimotors

本刊啓事

一至十二期合訂本年底出版

本刊自發出合訂本預約消息後，預約者極爲踴躍，惟嗣因二至五期，或已售盡，或不足額，勢須重印，故延至本月底始能出版。此次已於預定額外多裝二百冊，俾愛好本刊者不致有向隅之歎。訂購從速！價目如左：

刊價：每冊八千元

寄費：

- (1) 快遞三百五十元
- (2) 航掛三千五百元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法界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零售：每册八百元
訂閱：平寄者先付一萬元，掛號或航空寄者先付一萬五千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一卷 第十八期
五十五年十二月廿八日

本期作者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馬寅初：前北京大學教授
全獻天：清華大學助教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阮春芳：國立編譯館副編審
葉實秋：前北京大學教授

論國體問題

吳世昌

中華民國是三十五年前已經創立的國體，似乎不應再有問題。其中只有民國四年袁世凱竊國自帝時，曾妄想改為君主立憲的國家，當時也有許多貪食吃飯的無恥官僚，以及被袁養食的外國無賴，著論立說，一致附和。迨至梁任公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一文刊布，如然犀燭奸，古鏡照妖，使一切主張變更國體的遁辭、駁辭、淫辭、游辭，銷聲匿跡，天下的視聽為之清明，而袁氏的心理也為之沮喪。但三十五年來，雖號稱民國，而前一半是軍閥混戰，自居刀俎，民為魚肉，只能說是中華軍國。十七年以後，一黨訓政，黨權高于一切。次第機關，則稱「黨、政、軍」，公私函電，動稱「黨國」，黨在國之上，國為黨存在；則十七年後，中華民國早已變為中華黨國，不但一般人民感覺如此，即查查政府檔案，及要人們的公私文件，固無不如此也。今日國大所討論的憲法第一條上面，像枕頭似的加上一些花邊，在二十年來黨國輕國，上黨下國，先黨後國的人們看來，自覺不但十分順眼，而且萬分應該。

這次的國大，及其所制的憲法，其地位如何，價值如何，永久性如何，以後自有客觀的評價，非本文所欲討論。但我們却不妨趁此機會，檢討一下為一般人所關心的第一條國體問題。目前對於這一條，除保住城默的共和民盟以外，大致分三派：一為憲草派（姑用此名，為行文方便，並非謂因此分成政治派別，幸勿誤會），其條文為：「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加上「三民主義」，原於五五憲草，當然是遷就國民黨。加上「民有民治民享」，用林肯講演的梁任公譯文，是表示國民黨還政於民了，也許是表示容納其他黨派的意思，殆即所謂維持政協原則。以三民主義代表這個民主共和國中的國民黨政見，以民有民治民享代表這個民主共和國中的其他黨派政見。包容並蓄，和衷共濟，真是決決大國風度。無奈世界上任何一國憲法無此作風，而文法之不通與囉嗦猶其餘事。

這條文如果譯成英文，真是麻煩。「三民主義」素來就不好譯。記得二十多年前老畢範宇翻譯時，對此名稱曾大傷腦筋。主義照例是，Principle，而且是單數，三民主義却非複數不可，於是只能譯成「原則」(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 既不妥，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也不能表達主義二字，後來大家索性譯音，倒也頗有音唐高僧翻譯佛典的味道。但是再來一個「民有民治民享」，如果譯林肯之原意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還成什麼樣子？原文三個介詞前面是「政府」，不是國家呀。因此在國大開後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中，雖然了那個發言人，把這話譯為 "possessed by the People, governed by the People, enjoyed by the People"。把民享譯成 enjoyed by the People，真是千古妙文，人民可以 enjoy 國家，而中國人民也確乎 enjoy 得夠了！

第二派，大概也覺得這個名稱太幽默了，所以主張刪去，改爲「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爲民主共和國」。（其實依此文義，應作「中華民國爲基於三民主義之民主共和國」。）此爲審查會之修正案。這個修正案除減少一點囉嗦外（並非一點不囉嗦），又使國民黨的氣氛加重一點，而實質上則與第一派無大區別，因既稱「民主」共和國，難道還要「黨有黨治黨享」嗎？這六個字刪並不重要，仍在爲政者之力行如何。

這兩派既無實質上的大區別，問題就在要不要加「三民主義」。憲法是國家百年大法。雖也可以修改，但國體的定義總不應該常常修改。今日國民黨執政，把他的主義放在上面，萬一若干年後中共執政，是不是要改爲「中華民國基於共產主義爲民主共和國」？民盟執政，是不是要改爲「中華民國基於民主主義爲民主共和國」？民主社會黨執政……，豈不永遠囉嗦不清，而國體問題將永遠討論不完？除非有一假定，即中共將被永遠消滅，其他黨派亦永不能執政，雖在憲政時代，國民黨仍能永遠執政。一個政黨可以有此野心，有此抱負，但不應列入憲章，否則將不免受天下後世誅心之論。

第三派爲民主社會黨，比較乾脆，改爲「中華民國爲民主共和國」。而且爲尊重國民黨起見，主張把三民主義列入前言，頗具委曲求全之苦心。這比起前兩派來，確乎高明得多，而國民黨右派人士之必不贊成，自不待言。因此在十八日綜合審查會中，又恢復第一派主張即憲章原文，這復原表示維持政協原則，只要保留三民主義字樣，不妨多加幾個「民」字。「民」字多，還可以表示還政於民的誠意。中國本來是個「名教」之邦，第一條又是定名義，而中國的文字又常被用爲符籙咒文，多用幾個「民」字，彷彿街上多貼幾張「對我生財」的招紙，其政治必將十分「民主」無疑，雖然討厭的「鄰人之子」曾經說過：「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不過，這三派的爭執，似乎都只在看字面，論主義，而不肯翻歷史，看地圖。中華民國，不是三十五個年頭以前就有了麼？當初成立之時，豈不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民主國家麼？這五族也只是舉其大者，國境內還有許多少數民族；例如新疆境內的維吾爾、哈薩克諸族，其文化程度很高，現在則連自治程度也很高了。滿族與漢族同化（此二字並無惡意，

歐洲各國人民之定居北美者其第二代即同化爲美人。）最久，不懂語言文字，即禮俗也都從同。我們今日定爲禮服的長袍馬褂及女子旗袍，即是滿俗。漢滿可稱已合爲一體，蒙族自外蒙獨立以後，東北及察綏諸省的盟旗，現正要求自治，將來的形式，至多將如美國之州而較小。同胞實在是宗教名稱而非人種名稱，不宜稱族。惟西藏爲一大問題，因其語文、習俗、宗教、文化無一與本土相同。但西藏是中華國土，其民爲中華同胞，政治方面將來必須給予某種程度的合法自治，殆無疑義，而今日之視同域外，實在大大的不應該！民初定中華民國爲五族共和國，定國旗爲五色，尙存同氣連枝之誼，使各族感覺其亦爲國家之主人。連年內戰相尋，邊遠地方一概不管，已屬失策。現在討論國家憲法，我以為不能不注意到邊地民族爲構成中華民族之重要分子。在憲法上應予明文規定，以表示中華境內各族同氣連枝，同爲國家之主人。

我們現在舉兩個例子來說明。外蒙古原先在中國境內的地位，清代稱藩，稱蒙古地方，以別於行省。民國以後內蒙劃爲特別區，爲設省之準備，外蒙則始終無適當名義，有時也稱地方。對於這塊地方，既不給他合法自治，又不幫他治理，總之，是不管，因爲大家打內戰打得太起勁，誰也沒心情去理他，並且因徐樹錚威風凜凜的一度「收復」，從此與中央（不論誰執政的中央）反了臉。而蘇聯却近水樓台，着實幫了他不少忙。但截止到廿六年蔣廷黻在莫斯科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五年條約，蘇聯始終承認中國爲外蒙之宗主國，即至早到三十一年秋季止，外蒙始終爲構成中華民國之一分子。外蒙如果要自治，要獨立，都應該由外蒙自己派代表與中央政府接洽，絕不該由另一國代他要求，以國際條約來准其投票獨立。這三十多年中，中國如果稍爲注意一下邊地，別國也決不會代爲要求我國境內某一邊地人民的獨立。外蒙與中國的關係，實在至少應該像烏克蘭、白俄羅斯與蘇聯一樣，甚至北愛爾蘭與英聯合國一樣都可以。至少不該脫離宗主國的關係。我們可以承認他的高度自治，互派使節，建立外交關係。但地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像在聯合主國一類國際機構中，他可以派代表出席，對外永遠爲中國的與國。現在外蒙之獨立，是否爲「人民之意志我們且不說，但決非外蒙以外的中國人民之意志則可斷言。簽訂此約者之完全不顧民意，觀其談判及簽字時之極端秘密，不許人民知道，即爲恐

懼人民之反對。當時中國若已有憲法，而憲法第一條即規定外蒙為中華聯邦之一，則外交使節決不敢違憲，即簽約後，如違憲，亦可由人民議會宣告其無效，不批准。

但外蒙已經斷送了。現在剩下的一個西藏，我們若再不注意，仍把他視同域外，很有為外蒙之續的可能。我說議憲者之不看地圖，即指西藏及其類似的地方而言。何況自中土到西藏的交通，其困難更甚於到外蒙。抗戰時會有修築通藏公路之計劃，現在當然又撤在腦後了。西藏這地方，現在究竟是什麼名義？其政治究竟算是自治呢，還是算由中央治理？將來的自治，和各省一樣，還是要不同些？不同到什麼程度？若不能與各省一樣，則不如早為規定，萬不可再不不理不睬，視同域外，以免為外蒙之續。

這些問題，看似與國體問題無關，實則我之所以提出國體問題，即為這些特殊問題所引起。請大家看看地圖，中國境內，明明有若干民族，有的已經獲得自治，如新疆各族；有的正在要求，如內蒙；有的問題早已存在，而國人沒有勇氣正視，如西藏；這些民族遲早總要自治，為什麼不預為之計，使大家相安相助，免得相忌相離（如新疆事變）？中華民國，事實上許多自成單位的民族合起來的，漢人不過是其中最大的一族。所以我們這個國家，天然應該成爲一個聯邦式（Confederational）的國家。假使我們老早就有一部憲法訂明中華民國爲民主聯邦共和國，則外蒙早已爲中華聯邦之一，決不會獨立，也決不會有人慫恿他獨立。但是現在外蒙問題總算已經「解決」，而內蒙、新疆、西藏等處的威脅，難保其不接踵而起，咄咄逼來。再說一句夢話，如果清政府不是那樣腐敗，屢次對外作戰失敗，則朝鮮、暹羅、安南、緬甸諸邦，也天然都是中華聯邦的構成分子，則

中國早已成爲遠東的安定力量，或可免去若干戰爭。至於民初定中華民國爲五族共和國，雖無聯邦字樣，却有這個意思。今日議憲諸公，不論是否代表，其目光不出漢族。談集權均權則不外中央與省，談國體定名，則不外要不要加上主義。而對於版圖上偌大的區域，民族間連繫的關鍵，尤其對於構成國家的重要部份及其對於整個國家的關係，却從未有人道着，真是怪事。

所以我以爲憲法的第一條，什麼主義、標語等花邊都不必加，整個國家的性質却不可以不說明。此時列舉各族，大可不必，理由已見上文，但可概括的定爲「中華民國爲民主聯邦共和國」。

若有人以爲用「聯邦」字樣，將承認國內有國，預兆分裂之機，實則也不盡然。並世國家如瑞士聯邦，國內最安定，最統一，蘇聯亦復如是。國內有國，則漢之封土即如此，而漢固爲統一最久之時代。但我也堅持有要用「聯邦」名義，即用「聯合」二字亦可。惟「中華民國爲民主聯合共和國」，意義不甚明顯。若譯爲英文則毫無問題，因 Confederation 一詞倒不一定指「國」的聯合，而是指 States 的聯合，（此 State 亦可譯爲州或區域），人的聯合或團體的聯合。若用「聯合」而不用「聯邦」字樣，則下文須略加說明。

至於各邦與中央的詳細關係及分權應如何釐定，非本文所要談到。本文亦無意貢獻給代表們採納，且亦明知今日同意此項見解者不會多。惟此問題自去年舊金山會議時即盤旋腦際，故借此大家注意國體問題的時候寫出。

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南京

馬寅初

土地稅

中國今日田賦，沿襲數百年來舊法，未曾一加清理，積弊重重，不可究詰。近年以來，地方政府度支膨脹而開源無法，乃以種種附捐名目，加於田賦，循至附捐數額高出於正稅數倍或一二十倍以上，農民負擔已屬無

力支持，以致其生產力日形衰退。故今日亟應整理田賦以輕農民之負擔。負擔減輕，其生產力亦可賴以增加。且整理田賦，不但爲減輕農民負擔問題，抑亦爲國家財政上之一大問題。今日地方財政，幾全恃田賦之收入，

現在田賦多逃走，逃走者之負擔，遂嫁於不能逃走者之身，故不能逃走者之負擔愈重，吃虧益大。按之實際，逃稅者多為士紳豪強，彼等以不繳稅為榮，地方官吏莫可如何。此為故意逃脫。亦有並非故意逃稅，但無從納稅者，政府亦無法清查。蓋欲清查，須有確實之根據，必地、糧、戶、三者無缺漏誤訛。地在第幾區幾都幾圖，屬於何戶，應歸何人繳稅，稅額若干，三者確鑿有據，則稅自無從逃走矣。現在此三者，大多不相連屬，或有地無糧，無人納稅；或有糧無地（如因水災而地遭沖沒，是地已失而糧仍在，蓋中國田賦向不清理，滄海桑田從未更正故也）。此皆可徵中國田賦之紊亂，以致負擔不平，稅收短絀，故整理之舉，不容再緩。

甲 徵收土地稅之標準

欲整理土地稅，首須確定徵收土地稅之標準。此點關係甚大，應審慎研究，以求得一適當之標準，斯綱舉目張矣。查各國所行土地稅標準，約有左列六種，請分別討論之。

(A) 以土地之面積為課稅之標準：歐洲自羅馬以來即採用此法。蓋其時人口稀少，土地有餘，人民皆擇土地之最優者而為耕種，換言之，即人民所耕種者皆為最優之土地，故依據各人所佔土地面積之大小而定稅率，自無不公平之處。且其時耕法簡陋，所費無多。（因土地肥溼故生產費省）。爾有地二十畝，我有地十畝，地之優劣既同而費用亦相等，則爾納稅四元，我納稅兩元，自屬公平也。往後人口增加，食物不敷，乃不得不耕次等之地，如此逐漸推廣，愈推愈遠，距離不同，則費用亦異；距離愈遠，費用亦愈大。且地之肥瘠亦各不同，肥者所費省而瘠者所費多。前者不待下肥料而自秀，而後者雖施肥料，猶處枯萎。或以地位之不同，有不待灌溉而水量自足，有雖施灌溉而猶處不繼，其優劣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倘不問土地之優劣，但計其面積之大小以定稅率，則負擔失其公平矣。何者，以等量之地，因優劣不同，收穫懸殊故也。

(B) 以土地之收穫量為課稅之標準：以收穫量幾分之幾定為稅率，則可補前法之弊。中國古代，係行此法，如夏商周三代以收穫量十分之一為稅率。外國從前亦多有行此法者，今已鮮見。祇有埃及印度尚用此法。此法何以不行？因有下列二種缺點：

一、土地之等級不同而收穫量可以相等；譬如甲乙二人各耕地十畝，甲所耕之地比乙為優，但收穫量則同為一百担，因乙所費，較甲為多，故乙所耕之地其收穫量雖能與甲相等，而以成本較大，其地必較于甲。倘以同一稅額徵之，則乙顯然吃虧，甲乙二人負擔，即失其公平矣。

二、各地收穫量不易得準確之根據，因自然環境及社會環境之變遷，一地之收穫量，常因之而有不同，如每年調查一次，將不勝其繁，且亦不可能。倘隔十年調查一次，則在此十年之內，難保一無變化。今年所調查之紀錄為十年以後徵稅之根據，決不可靠。於是貪官污吏，得以上下其手，營私舞弊。譬如某甲所有之田，十年前確能出穀一百担，後以種種原因，祇能出八十担，稅吏一面可以向上級官廳報銷八十担之稅，而一面仍根據從前之紀錄向甲徵收一百担之稅。此種流弊，必不可免。

因有此二種缺點，故此法久已不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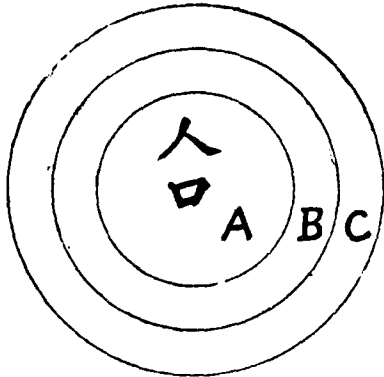
(C) 以土地之等級為課稅之標準：測定土地之等級，根據於土地之肥瘠；灌溉之便否，與距離市場之遠近以為斷，登記於簿冊，用作課稅之根據，可以補面積法及收穫法之弊。但土地之等級，亦常因社會環境及自然環境之變更而變更。譬如現在上海北站附近之地，殊為高貴，倘北站移至真茹，則情形大變矣。北站附近之地，若現在列為第二等，因火車站之搬移，將降而為四五等矣。真茹之地，現在列為第四五等，因上海總站之建置，將一躍而為第二等矣。又如因洪水暴發，良田沖成沙灘，亦屬常見之事，故測定土地等級以後，歷時既久，亦生流弊。且估定土地之等級者，亦須以其純收益之多寡為根據，果爾，則收穫法之弊，此法亦有之矣。

(D) 以佃租額為課稅之標準：此法以佃租額之多寡為課稅之標準，蓋租額之多寡，自與土地之優劣成正比例，以此為課稅之標準，可無上述諸法之弊。然仍有許多問題不能解決。第一，如全國之土地所有者與土地使用者，絕然分開，則此法自屬可用。惟實際上仍有一部分為自耕農，自耕農之土地，無所謂租額。倘欲實行此法，勢非推定其租額不可。推定則不免有武斷之慮，與事實或不相符。第二，採用此法，必須辦理佃租登記，命地主填報租額。地主知租額為納稅之根據，必將虛報其租額。除此二點以外，尚有一大問題，即現在之所謂佃租，非為純粹之地租 (Pure Rent)。

，其中尚含有利息在內。譬如某甲以一百元購地一塊，租與某乙耕種，每年可出米二担，甲乙各得一担。甲所得之一担，即包含有一百元應得之利息，倘以此一担為課稅之標準，是利息之稅，亦徵收在內矣。故以佃租之課稅之標準所課之稅，不但包括純粹地租，即資本之利息亦在其內也。

何謂純粹地租？吾人可引李嘉圖之地租論以解釋之。在某一新開拓之區域以內人口稀少，土地有餘，人人擇其最肥沃者而墾種之。例如下圖，當人口為A量時，祇須耕第一等之地，即足以供養A量之人口。假定其所費，計人工十單位資本十單位，以貨幣表示之，約計二百元，每年可產米十担，其價為每担二十二元，總計十担之價為二百二十元。以二百元償其所費，餘二十元作為餘利。所謂餘利包括所墊資本二百元之利息及經營耕種者之利潤。往後人口由A量增至B量，第一等之地之產量，不足以供養A B量之人口，乃不得不耕及第二等之土地。其所費與第一等同，而產量降為九担。則每担非有二十四元半之價，不能償其所費，亦不能有餘利。不能償其所費則第二等之地不能耕。然如許之人口，所需之米糧，必須耕及第二等之地方可足。故此時米價必漲至二十四元半（第二等地產九担，每担二十四元半，共計二百二十元半，除償生產費二百元外；尚餘二十元半餘利）。第一等之生產費亦為二百元而其所得則為二百四十五元（產米十担每担二十四元半共計二百四十五元），除償生產費二百元外尚餘四十五元，其中二十元

為餘利，二十五元為純粹地租。往後人口由A B量增至A B C量則第三等



1	2	3
---	---	---

地亦被耕及，其生產費同，而其產額則降為八担。於是米價必由二十四元半漲至二十七元六角，否則不能償第三等之生產費與餘利。 $(27.6 \times 8 = 220.8)$ 此時第二等地之所得為二百四十八元四角 $(27.6 \times 9 = 248.4)$ 除生產費二百元及餘利二十元外尚餘二十八元四角，作為純粹地租。第一等地之所得為二百七十六元，除生產費二百元及餘利二十元外，尚餘五十六元為第一等之純粹地租 $(27.6 \times 10 = 276)$

故土地愈推廣，則地租愈高。此即李嘉圖之所謂差別地租 (Differential rent)，以其由於土地優劣之比較而產生。苟無比較，是為絕對。絕對之地，即無差別地租可言。土地之優劣，殆天生而有之，肥沃之地，其產量必較瘠瘠之地為多。此之所多，應歸功於地力，亦即李嘉圖之所謂土地之「不可毀滅性」(Indestructible quality)。地租之產生，正由於此不可毀性之地力，貢獻於生產之結果。

故分析一地之總收穫量，包括有以下數物：

- (1) 純粹地租，此即由土地之不可毀性所產生。
- (2) 資本之利息，從荒地墾為耕田，必須費若干之資本。既有資本，須給利息。(資本用以買肥料種籽等)
- (3) 工資——耕種刈割，皆需農工，故工資亦在其內。
- (4) 利潤，耕種者更須費墾劃經營之勞，故除工資以外，須有相當之利潤以報酬之。

在總收穫量之中，如肥料，農具種籽等均歸地主設備，則地主應分得其應得之利息。在私產制之下，地租亦為地主所得。佃農因化費勞力及墾劃經營之勞，應分得其應得之工資及利潤。(倘佃農須購買肥料農具種籽等設備則利息之一部份亦應歸佃農。)

如是地租與利息歸地主，工資與利潤歸佃農。在此種情形之下，苟能將地主所佔取之純粹地租，作為土地稅，始名實相當，最得其平。但據現在之佃租，推定自耕農之租額，既有失實之嫌，而所根據以定稅率之租額，乃為佃戶繳與地主之數。此數所包含者有地主之利息。若以此為課稅之根據，是利息亦稅及之矣。並利息而稅及之，則為所得稅而非土地稅。在中國僅稅地主而不稅佃農，在英國并稅及佃農，則佃農之利潤，亦課及之

佃農以辛勤所得之利潤，乃與地主之利息同課，似欠公平；惟從英國人之眼光觀之，現在之土地稅，實質上既係一種所得稅，則地主有稅，佃農亦應有稅。蓋地主之利息為資本之所得，佃農之利潤，則為經營之所得，前者有稅，則後者亦應有稅，惟稅率可以區別耳。此法不適用於中國，因中國農民太窮，生產能力，又極薄弱，耕作所得，不但無利潤可言，能否歸本，尙成問題。蓋地主之剝削太重，常陷佃農于困境，故土地稅應加於地主，不應課及佃農。在英國，地主與佃農，收入均豐，故雙方皆有稅，亦所謂事理之平也。

(E) 以地價為課稅之標準：此法以土地之買賣價格為課稅之根據。主張此法者以為此法最稱公平，因地價為土地收入之還原。例如一地每年之總收入為五元，又查當時之市息為5%以5%除五元即為一百元，則此地之價值即為一百元。蓋一百元5%之利息即為五元，故曰還原。一百元之地價，還是根據五元之淨收入而來。故以地價為課稅之根據，不啻以土地之總收入為課稅之根據。此法之優點有二：第一、地價稅以純收入為根據，較諸收穫法之以總收穫為根據者，公平多矣。第二、民間土地買賣，必須向官廳登記，方准過戶。官廳將其買賣價格一并登錄，則土地之真實價格，可以一查即得。故現在贊成此法者頗不乏人。中國土地法亦以地價為課稅之標準，稅率定為百分之一。但此法亦有許多缺點：第一、土地非商品可比，其買賣轉讓，殊為緩慢，短者一二年，長者十數年不等。如以十年前登記之價，為課稅之根據，必與事實不符，蓋地價常有變動故也。惟如上海市地，買賣頻繁，此種登記價格，自屬可靠，不過此種土地祇佔全國之一小部分耳。第二、如以地價為課稅之根據，則陳報買賣價格者，不免虛造隱匿，以多報少。以此種登記為根據，其虛偽可知。第三、土地買賣價格，不一定為真實價格。或以用款拮据，週轉不靈，不得不以低價脫售其所有之地產。或以其地有特殊之需要，可居奇以拾其價。故土地之買賣價格，或低於資本化之價格(Capitalized value)，或高於資本化之價格，至不一定。若遽認為土地之真實價格，不免錯誤也。第四、若欲知土地之真實價格，非知其純收入及市息(Current rate of interest)不可。但市息常常變動，若據以定土地之還原價值，則地價亦必隨之而常常變動。以變動不居之地價為課稅之標準，殊非相宜。從此四種缺點觀之，地價雖與純

收入有密切之關係，然課稅於地價，與直接課稅於純收入，相去尙遠也。

(F) 查定法或底冊法：此法係以土地之純收益為課稅之標準，故事先須將各地每畝之純收益，調查清楚，作成記錄。倘調查不確，地主如有確實之證據，可以聲請更正。現在德奧日意諸國皆用此法。其缺點即為辦理手續，殊屬麻煩：第一、實行此法先須清丈土地，繪成地圖，舉凡土地坐落、地主姓名、土性之肥瘦、灌溉之狀況、離市場之遠近、交通之便否、諸如此類，均須一一調查清楚，然後方能估定其收益。第二、估定收益以後，尚須計算其費用，而後方能決定其純收益，以作課稅之根據。其辦理手續之麻煩，不問可知也。除此之外，尚有數種困難：第一、調查人員必須幹練而對於地方情形，極為熟悉者。此種人才，所需甚多，但不易得，即有一二對於某地之情形固極熟悉，然未必對於其他各地，亦均熟悉。調查人員，殊為重要。倘調查人員不得其人，必不能得真確之紀錄；因之純收益之估定，亦不可靠；用作課稅之標準，難免失當。第二、欲得真確之紀錄，則調查時間，必須甚長。然社會情形變動不居，待調查完畢而情形已變，所得紀錄，又與事實不符，失其效用矣。第三、調查困難，更正尤難。地主聲請更正，官廳必須覆查，其手續當更繁複。因此種種理由，故調查不能常常舉行，蓋費用浩繁，恐財力難副也。調查既不能常常舉行，則歷時一久，以前紀錄，必與事實不符。現在中國田賦尙係根據明代之魚鱗冊，故積弊重重，遂成爲當前一大問題。此法之未臻完善，於此可見也。

以上六法無一完備，惟二害相權取其輕。吾人試比較此六種課稅方法，究竟何法缺點最少，最適宜於中國。中國現在已決定採用地價稅法。將來土地法實施以後，即須舉辦全國土地登記，(土地法中已有土地登記之規定)。凡土地買賣，必須辦理登記手續，以後課稅即以買賣價格為根據。然其流弊甚多(如上述)，將來實行，不免有許多困難也。以余觀之，以上六法中，比較起來，實以第六法最為妥善。其辦法雖極麻煩，然自有其適宜之處。蓋從財政原理上言之，田賦應劃歸地方稅收之內。財政學權威塞利格曼氏、巴斯太耳氏等均作如是主張，且已爲世所公認。果爾，則地方政府管理其本地之土地稅，因情形熟悉，辦理調查，自較方便，上述諸弊可以免其大半。中國田賦已劃歸地方，稱爲地方自治之單位，將來田

賦歸屬歸縣政。如此則管理田賦之權，全在縣政府之手。將來縣長，由縣民推選，辦理本縣縣政，情形當更熟悉，調查本縣土地，必能得手應心。決不至如上述諸種之困難也。倘土地稅劃歸中央政府稅收之內，則查定法或底冊法，自多扞格之處。現在各國土地稅，大多劃入地方稅收系統之內，故多採用此法。

英國之土地稅，列在所得稅之內。其所得稅共分五類，地租所得列在第一類，每五年核定一次。佃農之利潤所得，亦須課稅，其在所得稅中列入第二類。倘估定太高，佃農可以聲請依照第四類（營業收入）納稅。其每年總共收入在一百零六磅以下者免稅。

法國土地稅分為兩種：第一、從地主之純收入課稅；第二從佃農之收益課稅；但偏重於第一種。其徵收方法，即以地主之純收益為課稅之根據。在一九一四年稅率定為 4%。至一九二六年，稅率增至 10%。

乙 中國土地稅制之不合標準法

(A) 中國從前土地稅之課稅標準，與前述六法，皆未相符。遠者可勿論，請就唐之租庸調法與清之田賦言之。「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蓋唐承北魏露田桑田之制，演而為世業田與口分田。露田桑田，均由國家授予，露田有授有還，桑田只授不還。至唐乃成爲世業田與分口之制，前者祇授不還，後者則有授有還。可知唐代土地制度，猶在實行均田法，不承認土地爲私有財產也。租庸調之制，本隨世業口分之田制以俱來。出租者固必有田，在「世業口分」制度之下，將無無田之人。有田以耕者，必將有人丁焉，有戶居焉，故可徵其庸調。所謂租者，實爲地租而非賦稅，蓋其時國家即爲地主，故地租非賦稅。調者隨土所宜而出貢輸，庸者即爲公家服役之意。據王夫之云：「唐初定戶賦，田百畝所輸之租粟二石；調隨土宜；庸役二旬，不役則輸絹六丈」。然世業口分之制，亦及唐而壞，蓋人少則均可田，丁滋則難以爲繼。魏齊周隋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閒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爲空文。於是豪強起而兼併，均田制完全破壞矣。至唐玄宗時，欲圖恢復世業口分之制，禁止土地買賣，且令買者還地，然大勢已去，無可挽回。其後不但世業田，均被出賣，即口分田亦公然買賣

矣。故豪富得以乘機兼併，貧者之地盡爲富者吸收以去。然租庸調之制仍普遍施於貧富二階級之上，富者多田，且恃其勢以充庸調，貧者無田無勞，非納租不可，不得不逃避鄉井而爲浮戶。其未及逃避者，則全爲橫征暴斂下之犧牲品，所謂版籍者均成具文。楊炎疾其弊，乃創兩稅之法：合租庸調而爲一，所謂：「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所在州縣稅三十之一；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夏秋兩入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稅悉省，而丁額不廢」。從此土地私有制因以確立，炎乃派觀察使赴各州縣調查，以田地房屋倉庫歸爲不動產，其他流動資產及貴重物品，則歸爲動產，而一併稅之。由此觀之，楊炎之兩稅法，乃成爲財產稅，而非爲純粹之土地稅矣。其所徵收者不僅田租一項，尚有庸調在內，其性質有類財產稅，故與上述六種課稅標準，無一相合。

(B) 清初地丁合併徵收。丁稅無論貧富貴賤，均係一律，而地稅則因等級不同而異其稅額。今將稅額劃一之丁稅加入於稅額不同之地稅，而成其所謂地丁，(田賦)，是即不倫不類。

清初田賦之徵收，係由中央就各省分配一定額數，再由各省就其應繳額數向各縣分攤。是則田賦之徵收，並不以地價或收益爲課稅之標準，各省各縣祇須繳足一定額數，不必問稅率是否以地價或收益爲根據也。

近年以來因附加稅之帶徵，不必問稅率是否以地價或收益爲根據也。各省縣田賦附加名目之多，至堪驚人。就江蘇一省而論，田賦附加名目有到數十種者，總其稅額，超過正稅在二十餘倍以上。湖南田賦附加名目，更爲繁多，有多至一百十餘種者。浙江田賦附加有數十種之多。其他如湖北、江西、河南、安徽等省，田賦附加之繁重情形，非言語所能形容。故中國之地稅，已無所謂課稅之標準。附加稅愈重，則去公平愈遠。譬如浙江田賦，浙東較輕，浙西較重，及其緣由，雖或因浙西富庶而浙東貧瘠之故，然亦因清初浙西反清甚烈，及事定以後，清廷特別加重浙西田賦以示懲處。故浙東與浙西，其原來稅額本已不同，附加稅加上之後，更不公平。譬如浙西杭縣每畝應繳稅一元，浙東嵊縣每畝祇須繳二角。倘各帶徵附加稅十分之一，則浙東每畝繳二角二分，而浙西每畝便須繳一元一角。故附加稅愈重，則負担愈不公平，蓋正稅本已不公平，若再依不公平之正稅而帶徵附加稅，則愈不公平矣。

從右列數點觀之，可知中國之地稅與上述六種課稅標準，無一相合。

求生與求勝

全慰天

人生在世，很少甚重於沒有不追求名利的。街頭巷日照熙攘攘的，那一個不是爭名逐利之徒？名利的換一說法就是富貴；以道德學問如孔子，也不禁說道：「富貴如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過他要求之有道才「爲」；如果求之無道，則視若浮雲。他比等閒人不同的，不過如此而已。

德哲學家叔本華認爲人生有最主要的求生意志，否則便將悲觀而至於自殺；又一位德哲學家尼采，則認爲人生有最主要的求勝意志，因而推論出他的「超人論」來。這兩說在哲學上的價值問題，本文不論。但我們似乎可以說：求生意志與求勝意志都是人性的一部份，而且是很基本的一部份。由求生意志的表現，便是求利，求富；由求勝意志的表現，便是求名，求貴。普通人都希望富貴雙全，名利兼收。不得已而求其次，也必須在其一方面得到滿足。人性中這兩股追求意志特別強大，必定要在生活途程上找出路，求得滿足，始能有暫時的安息。正如黃河之水天上来，必然要向前不斷流去，不到海不得平靜。人生的意義，大半就蘊藏在這兩種意志的追求過程中。有時得意的歡笑，有時失望的嘆息，全視這兩種意志是否得到滿足以爲定。至於某些求生與求勝意志均較薄弱的人生，生活趣味淡如白開水，爲數是非常少的。

我們既不能否定人性，便同樣不能否定人性中這兩種主要意志的存在。即是以任何一套道德標準來評價它們，認定其是善是惡，應當或不應當，也是毫無意義的。它們正如水向下流，種子生芽一般，都不過是遂其本性，循其當然，而毫不帶有道德意味。不過，如何疏通水道與如何培植種子是值得注意研究的科學問題，則如何實現並調節這兩種意志，更是一個值得注意研究的社會問題。

除非有特殊優裕的經濟環境，任何人儘管在理論求生意志與求勝意志均需得到滿足，但在事實上只能偏重一種意志的發展。這被發展的，並且

常是求生意志的一部份。陳達教授在所著人口問題中提出生存競爭與成績競爭不並存之理論，剛好指明了這個事實。一個人爲了實現求生意志，自然須參與生存競爭。爲了實現求勝意志，自然須參與成績競爭。而一個人應付這兩種競爭時，因限於精力，勢必有輕重之分。大概一個人需要實現求生意志的時間愈多，則實現求勝意志的機會，無形中必減少很多。反之，能够在後者方面多用工夫的人，則前者必已得到相當滿足，而不必費許多精力去顧慮柴米油鹽等與生活迫切的所謂庸俗事務。否則即使他對文化有成績，名滿當時，其求勝意志終獲滿足，而他自己還是在窮愁潦倒中過日子。這種情形是上帝給予人們的缺陷，除非生產方法與社會組織有驚人的改善，這缺陷將永遠不能彌補起來。

不但個人具有上述兩種意志，由個人所組成的社會，也同樣兼有這兩種意志。而且這兩種意志須同時得到滿足與均衡的發展，才算是一個美的社會。柏拉圖所謂金子做的哲學家，銀子做的軍人，其職責就在實現社會的求勝意志；至於鋼鐵做的工人農人，則在使大家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以滿足社會的求生意志。我國古代法家如管仲韓非輩，莫不特別重視所謂「耕戰之士」，其餘的人都被認爲「五蠹」。這看法的正確性雖然還有商榷之必要，但其所以重視「耕戰之士」，也無非因爲「耕士」能滿足社會的求生意志，「戰士」能滿足社會的求勝意志罷了。我們觀乎前哲的這種說法，更見社會的求生與求勝兩種意志之必需實現，而且必需同時實現；不然的話，則或全社會陷於貧窮痛苦中，甚至根本不能存在，或者全社會的文化趨向枯萎，人民毫無生氣，而受人輕視與蹂躪。不過，我們尤要注意的是如何使這社會兩種意志得到合理的適度的發展，不偏重那一方面，也不要不偏重那一方面，更不使兩方面形成一種脫節的局面。社會制度的主要功能就在對它們加以適當的調節。一套社會制度的好壞，大半視其調節它們的結果如何而定。調節得好，便可說是一套好的社會制度

。在這種社會中，充滿了和諧與生氣。否則便是一個罪惡盈滿，殘缺不堪的局面。而不幸這種局面却常常出現。

中國社會現正走上如此不幸的途程。尤不幸的是這局面雖已走了很遠，但前面依然漫長。大部份的中國人民，連年遭受天災人禍，早已在飢餓線上掙扎，希圖苟延殘喘。而現在抗戰終了，依然要征實，要抽丁，要逃亡。在如此情形下，他們的求生意志自然更不能得到滿足。求生意志是最基本的人性，我國老百姓真可謂是被滅絕人性的人。至於一般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固然創造成績，實現社會的求勝意志是他們的天職，但因近年來各種束縛與統制逐漸加強，幸而不死於非命，也是窮愁潦倒，半籌莫展。在不自由的氣氛中，這般從事文化工作者的求勝意志，也就是整個社會的求勝意志，便如暴風雨摧殘下的嫩芽，遍體鱗傷，那能望有一分或半分的成長？但在另一方面，却有極少數特殊階級，在享受優裕生活，遂其求生意志之餘，儘量以玩弄既有權力的方法，謀取一己的求勝意志的過分滿足

派與匯

(四)

七 社會思想分派的利弊

社會思想的分派雖屬人為，亦自有其趨勢。造成這種趨勢的因素很多：生活環境是多方面的，並且隨時可能發生變化，一也；人的智能情性是不一律的，對多方面環境的反應不會一樣，二也；羣居生活因此有分工合作的傾向與需要，三也；文化演進，學術隨方面而累積，而一經累積，亦自有大趨勢，四也；學術與思想是智識的兩個層次，比較具體而固定者為學術，比較抽象而動盪者為思想，兩者互為因果，彼此推挽，更不免增益此種自動分化的趨勢，五也。思想分化既自有其趨勢，我們對於學派的發展的一個基本態度，應該是，不因有利而欲其多，不因有弊而欲其少。

不過利弊的問題是存在的。在這裏，我們又得把社會思想與社會理想分開了說。大抵思想分派的利弊參半，而理想分派則弊多於利，其何以有

。他們要如何，別人便不能不如何，同時也無可如何。社會上的輿論道德乃至整個社會制度，不但對於他們毫無牽制作用，而且壓根兒做了他們的奴隸。結果他們極少數人的求生與求勝意志都固已充分滿足了，但全國老百姓的求生意志與大部份文化人的求勝意志，也完全同時被犧牲了。同是社會一分子，極少數人如此，大部份人如彼，固然未免太不公平，而這種社會的求生意志與求勝意志，我們又能承認其已得到相當的實現嗎？退一步說，二者在人數分配上又有平衡的發展嗎？這種社會是可咒罵的，生在這種社會中的人也是可悲憫的。如果這種局面目前尚無法改正過來，中國社會恐將走上更悲慘的道路乃至墳墓裏去。

個人具有求生意志與求勝意志必需滿足，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事實上每個人不能同時充分實現這兩種意志，雖是上帝給予人們的缺陷，但一社會這兩種意志不得平衡發展，則是由於人謀的不誠。中國社會現在弄成『如此這般』，自然也只有從『人謀』的線索上追究根由。

潘光旦

此分別，留待下文說明。思想分派之利在一個專字，唯其專，故精到、細密、澈底。社會生活的底蘊是多方面而極錯綜複雜的，一人之身，在短短的幾十年的生命裏，很難希望取得一個全盤通澈的瞭解，凡屬有志於瞭解的人，勢只能作一些局部的嘗試，即，各就其興趣與專門學術的準備所及，集中精力在此種底蘊的某一方面，作一番貫徹的分析與推論。一人如此，多人如此，一方面如此，各方面如此，則分工合作的結果，對於後學，對於對社會只能作些一般觀察之人，可以供給一個強人意通的整體的認識。我說強強人意，一則此種認識勢必還是零碎片段，去完整的境界極遠，再則它究屬是一個拼湊起來的東西，中間的褶縫針線是再也磨滅不了的，分工愈細，碎塊愈多，則褶縫和針線愈緊密；它可能是一頂瓜皮帽子，是一件百衲袈裟，卻不是天絲織的錦衣。不過這已經足夠好的了，這表示大家真能分工，真能分層負責，真能恪守本分，也真能合作，真能彼此尊重

，橫互瞭解，才產生了這樣一頂瓜皮帽子，或一件百補裝。約言之，專精的結果可以不妨礙通體的認識，也正唯其不大妨礙，專精的努力才取得了應有的意義。說思想分派有利，這便是利之所在了。

思想分派之弊也就在一個專字，唯其擅專，故偏狹，武斷，抹殺。凡屬學派中人多少總有一個傾向，就是初則自立門戶，繼則以自己的門戶為最高大，終則設法教人祇走這個門戶，認為唯有此門才四通八達，無遠弗屆，唯有此門才是真正的入德之門；總因為這門是我開的，大有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的一種光景。癥結無疑的是在一個我字；問題當前，需要解決，其意若曰，你們都不行，我來！及其既來，則又曰，有了我，你們都可以不必了。所以此種專擅與獨斷的心理傾向我們總稱之曰『我執』。以前的宗教家、論理學家、近代的科學家、儘管教人無我，但我執始終是一個最普遍的心理現象，在一般生活裏如此，在學術思想界幾乎是同樣的活躍，有時候反而見得更牢不可破，因為當事人總覺得把握住唯一真理的是他，而不是別人。

一樣的不免於我執，程度上的分別還是看得出來的。謹嚴的科學範圍裏要少一些，特別是各門的自然科學。這顯然的有兩個原因。自然科學家所研究的對象確乎是更適用客觀或物觀的應付方法，它們可以被假定為超然於人的心理生活與社會生活之外，固然絕對的超然也還是不可能，因為研究它們的終究是浸淫在此種生活之中的人。此是原因之一。科學上所稱的解釋，事實上等於運用分解方式的一種說明，就是把複雜的現象分解開來，成為更單純而基本的現象，普通叫做因素或成因；此種分解的工夫，最初祇限於本門科學的範圍以內，例如生物學家解釋箇體的構造，始則自全體分解成若干結構的系統，更自系統而器官，自器官而體素，終於分解到了最小單位的細胞；把細胞的構造弄清楚以後，如果要再進一步，就得闖入別的科學以至於級屬的防地，至少也必須企求別門科學中人或級層中人出頭幫忙，特別是物理化學的級層，否則分解的工夫便須戛然而止，達不到生物學所能認為滿意的一個究竟。此種跨越的行動是有益的，它代表着科學或級層間的應有的合作，而合作便是專擅與武斷的反面。此是原因之二。

但一離開自然科學的級層而攀登心理與社會文化的級層時，我們就發

見兩三種比較不很尋常的我執。我說不很尋常，因為尋常的我執是到處有的，各自然科學的內部也一樣的有，例如：生物學的領域裏，環境派對遺傳派；遺傳學裏，精質獨立論對後天習得性遺傳論；遺傳方法論裏，孟特爾派對戈爾登派；彼此爭論的時候，都表示過很頑強的我執。這一種的我執我們擱過不談。所謂不尋常的兩三種，第一種可以叫做包攬壟斷；第二種，說得好聽些，是自求多福，說得不好聽些，是剛愎自用；第三種我無以名之，姑名之曰滕藤爭長。第一種最普通，大凡用了下級層的科學結論來解釋上級層的現象時，最容易犯這毛病。如果級層分明，解釋與被解釋的級層又屬彼此接壤，則根據上文解釋即等於分解之論，原是理有固然，勢所必至；不幸的是解釋者一方面總喜歡把被解釋者一把抓住，不容別人染指，別人的解釋，在它看來，不是錯誤，便是多事。社會與文化的級層既在最上，下面的級層既屬最多，就最容易變成一根骨頭，受羣犬的拖扯攘奪，實際上是被宰割得支離破碎，把社會與文化原有的完整的形態反而弄到看不出來。這在社會思想的研究裏我們叫做『以偏蓋全』，想以局部來包攬全部，結果總是一個捉襟見肘，不能自圓，其級層地位雖離較遠的更不免隔靴搔癢，不着癢處；例如把人解釋做一座機器，不錯，人多少是一座機器，但人之所以為人，人之所以別於它種機器者何在，我們並沒有因此種解釋，而取得進一步的瞭解，即解釋了等於沒有解釋。此種來自距離較遠的級層的解釋，一面想包攬，一面又包攬不住，又往往容易陷進所謂比論的泥淖，即，任意用些比喻來替代解釋，例如有機論者硬把社會當有機體來解釋，竟有人認為社會組織自亦有其陰陽兩性，國家是陽性，教會是陰性，信如此說，則中國社會的保守陳腐不倒有了一個解釋，不是單性生殖，便是獨陽不長麼？機械學派把社會解釋做一座機器，也全用這比論的方法，也一樣的一無裨於解釋的實際。

第二種的我執是自求多福或剛愎自用。它顯然是別人包攬得太多的一個反響。好比打麻雀牌的人，老不和牌，於是故意的不吃不碰，硬要打一副『不求人』，和給別人看看。對於這一類從事於思想與解釋的人，我總有一個感覺，就是其志可嘉，不過不求人而還是不和牌，或雖和而只是小牌，我又覺得其情可憫了。宇宙萬象原是相通的，事物的演出，當其初雖有先後之分，科學為研究方便起見，雖亦不能不作級層門類之別，但現

象之間，決不因人爲的過分而抹滅其息息相關的種度，然則對某一部分現象不作解釋則已，否則勢須旁搜遠紹，覓取一切可能作解釋之用的其它現象，屬於同一部分的可，屬於其它部分的亦自輕易不容捨棄；別的部分出頭幫解釋的忙，包攬固屬不可，亦決不會成功，但如在相當分際以內，此種幫忙決不能看作好事，更不能看作越俎代謀，又何勞一定要拒之於千里之外呢？一面攢斥別人，一面徑徑自守，自以爲智慧具足，辦法儘够，豈不也是一種我執？這種我執，上文已經提過，在自然科學的級層裏是找不到的，不過到了上層，在心理學派裏則有所謂進行爲論的支派，一面對其它級層則拒絕心理遺傳與本能固有之論，對同一級層則否認內省觀察之法，結果只是看到了一些行爲的皮相，於行爲的成因，既多所未解，於行爲的意義價值，更所未喻；這就是我在上文所說的其情可憫了。社會學派與文化學派，上文說過，也可以叫做唯社會論與唯文化論，不唯則已，唯則在解釋的工夫中，其它更較基本的科學門類便很少置喙的餘地，其中的支派愈是道地，則此種餘地便愈是絕無僅有。即大師如法國的徐開姆，他的親炙的門徒如蒲格雷也終於不克批評他，對於生物的因素實在是在過於不加理會了。

第三種的我執我們叫做藤藤爭長。這也可以說是第二種我執的很自然的一個引伸，而也是發生在心理與社會兩個級層之間。一個三四歲光景的小孩子，在自我的意識發展到相當程度以後，便不歡迎別人管它或替它做事，總說『小弟弟（或小妹妹）自家來』；再後，羽毛更加豐滿，就要管起別人來了。心理學派總以爲心理的現象演出在前，是先進，社會現象演

出較遲，是後起，並且兩者之間有前因後果的關係，換言之，在科學級層裏它是更屬基本，若沒有它，也就沒有社會現象了。社會學派卻反過來說，心理根本是一個社會現象，若沒有羣居生活，沒有人與人間的相交感應，我們所了解的 psychological 作用，特別是最關重要的思考那一部分是不會產生的；所以如果心理現象也要佔一個級層的話，它應該退隨在社會級層之後，才不致本末倒置，反果爲因。這一番雞生蛋蛋生雞的爭辯鬧了許多年，到如今還沒有結果，怕是永遠不會有結果的。不過雖無結果，雙方還是要爭，則其所爭者無非是一種資格所給與的面子，好比中國人爭輩分，作客或其它場面上爭坐首席，又因爲先後之外又有因果的關係，所以又好像中國人最不雅的罵人方法，暗示着罵者是被罵者的祖父、父親，最起碼也是一個姐夫，表示自己即使做不到對方的生命的賦與者，至少總要叨長一些！此種心理未始不是我執的一種，自不待言。這雖說是人類的一大弱點，而推本尋源，創造級層之說的孔德也不能不負一二分責任，誰教他眼光不够遠大，當初沒有把昭穆的次序確切的規定下來，弄得後代子孫非爭嫡爭長不可？

好像老子說過這樣的一句話，小智自私，賤彼貴我；一切社會思想的學派，無論所犯的是那一種或那幾種我執，都給老子一語道着了。換今日的口語來說，一切學派都不够科學的，一切都不够客觀；一切學派中人都都不够民主的，誰都想專制，誰都想獨裁。學術與思想猶且如此，又遑論政治呢。（參看拙文，一種精神兩般適用，客觀週刊，第十二期）。

成見的根源

阮春芳

猜忌、惡感、敵視、互不信任、村落間的械鬥、異教所引起的戰爭、種族間的相互屠殺，凡此人與人間，人羣與人羣間這些不自然的關係中，都可以找到成見的根源。心理學家一致承認成見不是天生的，不是遺傳的。成見是有了社會生

活以後逐漸獲得的。所以，人類中成見這個問題，也和語言問題一樣，成爲社會心理學家最不容易研究也是最饒興味的一個課題了。

本年四月間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阿爾鮑特 (Gardner W. Allport) 與克羅滿 (Bernard M.

Allport) 合刊了一個報告，可說是對人類的成見問題作了一番詳盡的分析研究。他的試驗的對象是四百三十七名在學的大學生。這些學生都曾經選過初級心理學的課程，在全體國民中他們應該是比較少有成見的一羣。阿爾鮑特爲測驗這些大學

生有否種族方面或宗教方面的成見，以及這些成見的淵源和程度，先編成多種問卷 (Questionnaire)。問卷的內容都是關於對黑人、對猶太人、對天主教徒的關係態度等等，悉由被試者作答，並自行評定其態度。每一問題如被試者的答案毫無成見，則給以零分，成見特甚者給四分，稍有成見者給二分三分不等。某一大學生在全部問卷的答案中所得分數愈多，即表示其成見甚深；所得分數愈少，即表示其少有成見。因為阿爾鮑特的問卷都在於測定各個人成見深淺的程度，所以也可稱之為成見的評量表 (Prejudice Scale)。

此外，阿爾鮑特又作了一次種族辨別試驗。其法，將猶太人及非猶太人的照片混雜一起，依次呈給被試者看。被試者係二百二十三名哈佛大學學生，令被試者順序辨別並報告所呈示之照片係猶太抑非猶太人，以被試者判斷之正確與否決定其分辨猶太人的能力。

上述試驗結果，阿爾鮑特發現兩點可注意的事實：其一、經成見評量表測定成見較深的學生，他們在辨別是否為猶太人照片時態度也格外審慎而猶豫，結果竟將許多非猶太人的照片誤認為猶太人的照片。其二、凡經測定有反猶太成見的學生，他們分辨照片十分準確，就是他們對何者為猶太人面部表情何者則否知道的更為詳細些。至就被試者的記憶而論，對某一對象有成見的學生，例如厭惡天主教徒，大都報告他對此一對象早年曾有某種不愉快的經驗。阿爾鮑特認為這也許由於記憶的選擇作用所致。因為既然有了厭惡天主教徒的態度，既然產生了對天主教徒的成見，記憶方面可能使厭惡天主教徒的那些經驗

格外保持得永久些，那末，他現在之所以反天主教徒也顯得更為合理。

至於被試者的父母對於被試者的態度是否有影響，這也是有關家庭教育的一個問題。據阿爾鮑特分析的結果，認為大多數與父母的態度異趣的學生，也就是成見最少的人；而那些在評量表上自稱稱未受父母態度影響的學生，倒都是頑固的多成見分子。他們不承認父母的態度能左右他們，他們忽視家庭所賜與那種潛移默化的力量，這種態度也是够有成見的了。

學校生活對被試者的態度是有確定的影響的。學校裏關於容忍與相互理解的訓練大可以削弱種族間的成見。阿爾鮑特分析的結果發覺那些否認學校對他們有影響並認種族中心的見解發於「自然」的學生也正是最有成見的學生。惟有成見較少的學生才能回憶起關於種族方面的種種科學事實，但這些學生僅佔全體被試人數百分之八，可見我們的學校對於這一方面的訓練是如何忽略的了。

一個人的成見大都在什麼年齡產生確定的呢？阿爾鮑特認為幼童是無所謂成見的。兒童成見之產生大都在入學以後六歲至十六歲之間，尤其是十二歲至十六歲這個階級最容易產生如種族的成見。據他的分析，對黑人生成見的平均年齡是在十二歲。對猶太人生成見的平均年齡是在十三歲。一般而論，十六歲至十七歲的青年比較不大敵視異族，這也許由於學校的訓練，也許高年級學生因為經過選擇比較聰明的緣故。

對少數種族或派別的接觸是否能增長抑減削對此少數種族或派別的成見，這也是尚待解決的問題。僅僅與其他種族接近或接觸不一定能增加彼此間親切之感，尤其是與那社會地位與已極相懸殊的異族接近反會增加彼此的惡感。例如罵黑人為「庸夫」(Negro)，罵猶太人為「守財奴」(Selfish)

私客)，這些惡詞往往從光有接近而無了解的人們口中說出。真正要減少種族的成見，要和他族社會地位與已相若的人士多多接觸，到他族聚居的地方旅行，研究他們的文化，組織如聯誼會等的團體。這些倒是消除各族成見的有效的方法。

因為宗教信仰的歧異往往掀起漫天的戰禍，歷史上異教殺戮竟成爲常事。固然宗教也有其積極的一面，如宣傳友愛提倡容忍等等，但這些往往不是一般教堂裏訓練的結果。據阿爾鮑特分析的結果，大都自認爲有道德感的有宗教信仰心的學生持有排斥異族的態度，倒是沒有任何宗教色彩的學生腦筋裏沒有這一類的成見。

心理學家常常說，剝奪、挫折、阻抑，都可以引起個體方面敵對或甚至侵略的衝動。例如，有些人不幸爲同伴所指摘目爲自私，他們自覺受此批評十分冤屈，於是他們對其他被指認爲自私者亦愈深惡痛絕。換句話說，他們的態度因此更有成見。在社會生活中我們不難找到類此的事例。阿爾鮑特認爲自覺爲旁人成見之的者往往激起憎恨的感情，但也有少數爲旁人成見所冤屈而肯同情其他不幸受冤屈的人，祇有這些人胸襟開朗，態度自然，不易受成見所左右了。

阿爾鮑特雖無直接材料足資說明成見的多寡和性別的關係，但他引徵旁人的研究結果，認爲女性的成見可能比男性爲少。她們對於異族尤比較更有人道主義的見解。父母所受教育程度愈高，子女也愈沒有成見。學校的校風對學生的態度也有影響。沐浴於開明自由的校風中的學生自較僅受閉塞的訓練的學生少有成見。阿爾鮑特統計評量表內被試所習的科系，發覺選讀自然科學的學生比選讀社會科學與文學的學生成見少，這也是值得留意的一點事實。

一個人成見的多寡往往也就是他的整個人生觀的一種反映。樂觀達觀的人成見比較少，悲觀厭世人士的成見比較多。(下接十七頁)

江南情

若問江南情 鷄犬亦不寧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江南通信)派大員到地方上來視察宣慰，或者組織巡警團到各地去巡去察，是永遠看不出民衆的痛苦的。民衆的痛苦只有生活在民衆裏的人才嘗得到，體味得著。

政府爲了確保治安，所以組織了許多清剿的機關，分派在蘇北蘇南皖北皖南一帶，作綏靖地方確保治安之用。但是目前的情形是這樣的：

洞房花燭夜 春宵嚇跑了

新四軍來了以後，地方上便須分層陳報有關綏靖機關，有關綏靖機關立派大軍前來「剿匪」。大軍來時，先在距離一二十里路的村莊上由副官派伏派糧，在老百姓的住宅裏亂跑亂看。尋到裏面房屋較大，有大財主模樣，而同時有美色的姑娘少女們的，那麼就在大門上畫幾個粉筆字「××部辦公處駐此」，或者是「××長住此」等字樣。三天以後，大軍才到。一到以後，就要保甲長辦酒，草給弟兄們睡，要派糧給士兵們吃，又要

們實在太冷了，所以晚間一開到，稻草當然無法滿足，於是兵士們只有自己想辦法了，這辦法就是分別到民家去借被蓋。命令一下，傾出去借，但是鄉間的民家那有多餘的被？有一家正是新婚夫婦花燭洞房，却不料斜刺裏殺出了程咬金，把門一開，一定要向他們借被。他們不肯，弟兄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們正睡着的被一掀，連衣帶褲的便睡了進去，害得那一對新夫婦，啼笑皆非。

遍地皆豪傑 滿天飛帖子

既是剿匪，非同小可。大軍一到，聲勢浩大，冠冕堂皇。新四軍原來只有六個兵，住了一晚，亦就去了。現在蘇南民衆，對於新四軍的來去，已經司空見慣，不以為意。同時，他們的紀律比××部隊好，東西自己挑，飯米自己帶，被蓋自己帶，只要借草舍的屋簷下睡那麼一晚；第二天還未亮就已無影無蹤了。假如民衆報告有新四軍在此，反了自討苦吃，這樣久而久之，到目前，民衆已不再報告了。但是「情報員」是要去報告的。這些情報員是些什麼身份，記者不言，讀者亦能體會。大都目不識丁，然而耀武揚威。動不動拿出一張××的派司來給人家看，大家只有敬而遠之。農村裏加入了這許多「大」字輩一通「字輩的豪傑，真鬧得一般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於是你亦稱他做先生，我亦送一個請帖去，否則就可以隨時要你的財，要你的命。

把前後門守住，使進去的人進得出不得，於是大開其賭博，撲克、打寶、搖大小、推牌九。日以繼夜，一連三天，最大的注已從十萬有餘而至千萬元之數。千萬元還不夠，居然別出心裁的以重量計多少——壹千元的鈔票五斤十斤的來計算，這樣可以省去了清點鈔票的麻煩。

大店或小店 年關難得過

在城裏，現在如蘇州、無錫、常州一帶商店，均以拆洋問題及捐稅問題，難于支持。這些商店可以分爲三類：(一)求死不得的商店，壽終正寢的商店，希望渡過難關的商店。(二)求死不得是開門則捐稅重，開支浩大，職員薪俸，動不動都要以生活指數計算，而每天生意，收入無幾。要關門，則店員工人不許你關門，他們會請求政府令飭維持。那麼只有再借拆洋來支

撐，利上滾利，愈加難過。這樣的店如旅館、醬園、絲廠均是。(二)壽終而可以正寢的是十足道地的牌子店，這些大都是老店，他們不想再開下去了，人欠欠人，相差不多，可以清理得過去。(三)能渡過難關的店是極少極少的。就是能夠渡過，亦無非是多借了些拆洋而已，將來病情加深，那恐怕壽終而不能正寢。這些商店，表面上看的紅燈綠燈，實際上已肚裏空空。今年的年關就像鬼門關，大家都說這一關難得過。

披上老虎皮
順民亦不順

城裏爲了要防「好」防「匪」，一面要商家聯保，具結，一面要商民自組織「任務隊」、「義務隊」、「消防隊」，來自己防衛自己，同時任務隊要上操，於是人各一套軍裝、警服。說亦奇怪，這班商人一旦穿上

了老虎皮，也便大搖大擺，要君白戲，結果原來生意尚可維持，X戲院，亦只好宣告停業。有一次爲了看白戲，戲院裏的經理，迫得沒法，祇得向X司令報告。X司令說：「讓軍人看看白戲又有什麼大驚小怪？你們亦太把鈔票看得值錢了。」但是在前不久X歡迎大會裏，X司令明明向各商店領袖演說過：「軍人看白戲的，你們儘管把他捉了來，我一定辦給你看。」至于消防隊，那就更了不起了，爲了他們有武器——這條「龍」——你同我反對，我便一聲號召，把所有的「龍」，都抬到你門前一擺，再談「斤頭」。有一次X縣城裏爲了要大家出消防經費。有一位不知趣的香衙的「老二」，竟拒絕了這每月二萬元的要求，便給他顏色看了。結果他竟不得不拿出六萬一個月的經常費。

有一次有一家商店起了火，經理先生要求消防隊立刻來救，誰是到了，水亦變好了，龍頭亦已經把好了，就缺了「出水」，於是急得經理先生向把龍頭的救火員直拜，結果把X條條子送進袋裏以後，水亦出了，火亦熄了。消防隊員回家時亦笑嘻嘻了。同樣又有一次，一家紙張文具店失了火，但是直等到自己設法把他滅熄，龍纔慢慢到來；而這裏又有個新規矩，就是「龍」一出門就必噴水，否則就是不利，於是十幾條龍頭亦均已準備好要噴，經理先生只得哀哀相求，但因沒有這條子，故火雖熄，而水仍噴；結果所有的紙張都着水，這家紙店以此也關門大吉。

兵，商人，浪人，情婦，翻譯，妍過的好戶主而已。鄉村裏的少女要等着嫁給軍人，爲的是有權有勢。有一位老鄉婦，有個獨養女兒，年已及笄，而尚未字人，她說：「我的女兒是等得軍隊來了嫁個營長，才好發發老。原因是某豆腐店裏的女孩，上月由X回來，已經手上海戒指兩三個，她是嫁給X連排作妾的。她一回到這村上，再一宣傳，所有的少女們腦海裏以爲只有嫁給軍人才有辦法。於是軍隊一到便想法和他們來往。X軍政治部一位表演話劇的宣傳員去年勝利進了某城大出風頭，表演了幾幕話劇，於是和某小姐結上了戀愛，不三天，便結了婚；這次X軍政治部在X北，全部收新四軍俘去，最近來信告訴她已經加入新四軍作演員了。但是這位少女爲了「兩地相隔」，又已與X軍的團附談起戀愛了。

「微實了田賦，還要收購軍糧，一定要把農民生產的米谷弄光爲止。」這是江南X田賦管理處副處長的不忍之言。但上面三令五申，加派田糧督導，三天一追，五天一逼，動不動軍法從事，辦田賦正是拿頭來換一樣。政府拿了糧即運作戰區的軍隊吃。中紡公司一位高級主管最近來說，中紡原可拿紗布來供民用，使大家有便宜的衣裳，但是張家口一打下，軍隊氣餒大熾，要求宋院長發三千億的軍餉，但是印製廠日夜趕印亦來不及交貨，所以只答充了三百億，而把中紡百分之七十之棉布，交給軍隊去製棉衣了。

有一位中立的國大代表在談開天的時候說「憲法第一條就有問題。國民黨說在實行三民主義，共產黨亦在說實行三民主義，其實國民黨實行了「民牛主義」。他接着說「共產黨的民牛，都是些中斤八兩的民主。」我們目前的中國就在這樣的「混」着。

此行一民半 彼行一民半

盧漢張邦翰之間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見明通信）炮仗響後槍聲響，雲南好像油鍋漲了！——知識份子中間流行着這麼兩句民話。產生這兩句民話的時代背景是從抗戰勝利到龍雲下台。自去年十二月一日盧漢將軍歸漢主政，以迄今日，又是草草一年了。但是昆明的槍聲，却並未追隨杜率明到關外去。爲民主而捐軀的四烈士，正在盧主席接印視事之日流血犧牲的。半年之後，李公樸和聞一多又復相繼倒下。這表示了「油鍋」的確還在滾滾着。尤其因爲「李聞案」被拘被誣人員之廣泛衆多，又一次使心曠神怡的雲南人民鬧騰起飛揚跋扈的杜率明。同時被視爲左派刊物的「學生報」，「中國周報」復透露了治安當局決心根絕封建勢力的消息。因之，龍雲的三公子一度成爲「李聞案」的重要新聞人物。

直到「刺聞案」經顧祝同蒞滇宣判後，滿天陰霾，這才一掃而空，但許多龍雲時代的校官尉官到現在猶以「李案嫌疑犯」的資格，而被送交司法機關拘押着。

跟上述恐怖人民槍聲相映成趣的是行政當局的苦惱、煩悶與糾葛。

以龍雲爲前車之鑑的盧漢將軍，對於奉行中央政令，自屬唯敬唯謹，不敢苟存之念已斷了。加之，

國府業已明令盧氏停役，故一般意料：盧氏之政治生命雖不能如龍主席之長，但也絕不至於十分短暫，使他意志去官的。

然而，盧主席所最頭痛的是民政廳長張邦翰。

張氏與龍主席的關係相當好；他是龍氏國民黨的媒婆，在龍氏任中担任建設廳長。無奈成績平庸，遂致失寵。曾赴安寧溫泉重釣遺愁一年餘。他之得在盧主席手下榮膺民政廳長，實出滇人意表。而成全他的却是被迫出走的李宗黃；因為張李同為十餘年前的清共老同志，「圓通黨部」派的歷史，在雲南左翼青年的腦膜上是永遠留存着可怕的印象的。

李宗黃出走之後，盧主席本擬保存現任麗江區的行政專員楊茂實補李遺缺的。但中央却顧全李宗黃的面子而任命張氏。這便構成了盧張之間的第一个矛盾。

是高直青事件。

高直青與龍盧兩公均有戚誼。昆明的「槍聲響」後，李宗黃立即免去高之昆明縣長職務，而以「圓通黨部」老同志張邦翰又有姊夫舅子之誼。

某次，盧主席飛越公幹，行前曾囑張邦翰委派高直青為蒙化區行政專員，諺料張亦擅自委派乃弟張邦藩為蒙化行政專員，並另由張發勳昆明縣屬各界登報攻擊高直青，謂他在昆明縣長任內「交代不清」以杜絕高之仕途。盧主席返滇後，仍照原意發表高為蒙化專員，對邦翰之弟邦藩則以「因病辭職照准」了之。於是張邦翰張發勳攻擊高直青的劇烈愈演愈形精彩。弄到高等法院院長管師曾左右為難；因為：這一方面以電話為高直青緩頰，那一方面又以電話託情嚴辦高直青。雙方爭持，已白熱化。最後，省府另派李立藩為蒙化專員，而法院亦以「請保候案」結束高直青案。

不旋踵間，張邦翰之姊夫張麟，亦以縱容部屬竊吞稅項而被撤職查辦；此事這才告了一個段落。

張邦翰之作風，也多為一般不滿；他自從意外的接充民政廳長後，曾經掀起過許多不大光彩的浪花；一、他大罵縣長之流行同賊盜，致被「朝報」正面子以詰責；二、辦理選舉省參議員失當，致被省參議員馬曙等人大肆攻擊；三、禁止新任官吏黎眷到差，以防貪污（到任半年後又可准許接眷），此事亦為各方譏評；四、因被昆明市選出的省參議員趙永年控告獲勝，致引起張氏憤恨高，等法院院長管師曾（或謂係昆明地方法院院長陶天南向張氏進說，企圖取替張氏之地位而代之）乃策動×××於自由保障委員會的「座談會」中宣佈魯氏不行行為。

風起雲湧的鬧到頭來，魯師曾和陶天南都被中央予以「懲戒」，喜劇於焉閉幕。盧主席還有一個

苦惱的問題是：省參議會中的CC份子（他們佔絕大多數）垂涎於改組中的雲南人民企業公司。他們在省參議會第一次會議中叫囂不已於前，又揚言公司籌備人經嘉銘（政協無黨派代表之一）「查勘民盟」於後。逼得經氏申請解除職務，并鄭重登報聲明並未加入任何政團。人民企業公司的業務，近來什九已在美貨侵襲之下停頓了，擱淺了；CC份子又在十月間召開的第二次省參議會裏也不再談起公司問題了。

一般相信：沈若的盧主席對於人民企業公司的興衰前途還是關心的，很有把握，CC的覬覦之念是不易收功的。不過，悲觀論者却認為雲南民、財、教、建四大廳長中，只有華秀升廳長少與CC聯絡；在這種局面之下，人民企業公司的命運恐怕很難符合盧主席昭示於人的那般美滿合理的願望。

還有一支插曲也必需一提：新戲院長王政曾經派人檢查却職政廳長親自主持的昆明圖書館，遂致演出王熙鳳派人檢查子煎煎在油鍋裏面的

探春小姐的團房那種尷尬的場面，算是給雲南知識份子得到撲嗤一笑的機會。（牛）

（上接十四面）

有些人望之儼然，似乎自己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物，他們的成見往往很強。有些人認為有成見是可恥的，他們的成見就比較少。有些人視成見本來是自然的，這種人的成見就比較強。阿爾鮑特認為性格氣質也是決定成見多寡的因子。成見少的人大都是富有同情心的，而頑固多成見的人們往往表示出猜忌狐疑的性格。

一個人的生觀固然能左右這個人成見的程度，而一個人的智慧，更準確的說個人的正覺（Rightness），也是決定成見有無的重要因子。阿爾鮑特分析他的測驗結果說，有正覺的，其自知也甚明，對事物的估量也能恰到好處，故不容易為成見所侵入。頑固多成見的人，因為沒有那種真知卓見，容易低估了他自己的缺點，低估了他自己的成見。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的環境中有些什麼因素足以影響他們的態度，他們更不知道他們自己已經造成了某一種成見，愚昧與成見結成良緣，鑄成了許許多多不和諧的社會關係。這誠是不幸的一件事實。

以上所述，把阿爾鮑特等研究成見的方法和結果都約略的提過了。阿爾鮑特自己也承認，他的研究技術不能說很完善，所以結果也極有限制。例如，成見與個人職業、所處地理區域、經濟收入，以及個人早年恐怖經歷等關係，均未加以研究及論列。要澈底了解成見的性質，自有待進一步的探討。但在人類社會中成見太重要了，一切不必要的衝突和摩擦當因它而起，竟使可以避免的不幸事件接踵發生了。我們大都不是社會心理學家，對於成見的種種根源當然沒有充分時間和精力去作研究，但只就魯阿氏的有限的結論來指導我們的生活，當可節省許多寶貴心力。若以之觀察世態人情，相互對證，而作戲劇性的處理，我想，一定怪有趣的。



鬥爭中的莎士比亞

Donald Morrow 著
梁實秋 譯

五 在英格蘭之文藝復興

在英格蘭，像文藝復興前其他各處一樣，文學是被教會支配着。直到十四世紀，文學幾乎完全是宗教的，是為幫助人獲救而作的。(註一)大部分作品都類似『Poema Morale』：啊！快離開這塵世的大路(這作者說)，因為這路引人入地獄。要記住裁判日，永遠要想着上帝，走上到天堂的直路。(註二)

但是到了十四世紀，商人就開始讀世俗的文學了。在倫敦他們讀法國中產階級的小說(Andrianius)的譯本，例如『Dame Street』：有一個僧人垂涎一商人婦，而婦殊無意。一巫婆欲助僧人一臂之力，乃以胡椒及鹽飼狗，使之泣，牽狗赴商人婦處，告之曰，此狗本為吾女，因拒僧被其用魔術幻為狗身。汝宜留意！商人婦懼，乃任僧為所欲為。(註三)

近十四世紀之末，英國文藝復興的第一位偉大作家，巢塞，出現了。他生在倫敦，酒商之子；他曾充倫敦羊毛皮革酒類稅收監督；他曾任中產階級的下議院議員；他曾去意大利，與意大利的文藝復興發生接觸。在他的作品裏，他忘了獲救，向着活人的世界觀察。他寫下了『Tolous and Cressida』，那是從布卡契歐改編的，但是

更充分的描寫了人的活動。後來他寫了他的傑作『坎特堡萊故事集』，描寫了各種各樣的人，還屬雜了他自己看了這芸芸衆生所發生的喜悅。

巢塞這樣的處置塵世生活，當然即是攻擊教會——且不提對於僧侶所加的譏嘲。但是英國的商人階級在那時候之反對教會有更甚於此者。他們希冀着教會的財產，而威克利克(Wycliffe)是他們的戰士，在文化方面表現了他們的希冀。他於宣稱僧侶有太多的財產之後，用神學上的理由來支撐這經濟上的攻擊。他結論說：教會的聖禮是不必要的機構；不必借助於它，一個人即可獲救。他翻譯了一部分聖經為英文，勸導人藉經文直接了當的體會上帝，而無需經過那天主教會的繁複的機構。他的影響播遍了英格蘭的諸商業區。於是一個全新的宗教運動，即羅拉德主義，一種初期的新教，生長起來了。

但是中產階級的早年文化表現，到了巢塞與威克利夫而達到了極峯，並不能再前進。中產階級不能支持它，尤其是在會為自己的理由擁護過它的某幾個封建貴族轉向之後。此後一百年間，商界人只是在某幾段期間得到了政治的優勢；期間既不久，且不穩固，殊不足以令文藝復興的精神勝利的發揚。英格蘭的政治舞台的中心，一部分操於貴族之手，因為他們從事於爭王位的長

期斷續的戰爭，即所謂『玫瑰戰爭』。在這整個期間，教會毫沒有受到侵擾。並且由於教會的鼓動，許多異端被毀，羅拉德運動被撲滅了。在這期間中，中產階級文學不能揚芬吐葩。巢塞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都淪為背景了。一般人甚至不知道怎樣正確的讀他。『文學重新走上舊路，好像『坎特堡萊故事集』從沒有寫過。』(註四)

『玫瑰戰爭』終止於一四八五年，那時亨利七世獲得了王位。他勾結了中產階級，所以能壓服那些威脅的封建貴族，維持他的穩固的勢力。在他統治下，英國的文藝復興以較強的中產階級為基礎，纔能再度活動，在亨利八世朝繼續前進，在伊利沙白一長期統治之下，一半纔發揮盡量。

在亨利七世一朝，不但詩歌開始有了生機，如Lynce, Groyn, Collet之輩還從意大利帶回了新知識，並且開始教授新知識。

在亨利八世治下，托麥斯·摩爾寫了他的『烏托邦』，在精神上是反對天主教會的禁慾主義，裏面寫的是關於塵世間人的福利。在這朝中，威克利夫所創始的傳統也得以繼續了。F. Pralat也像他的前輩一樣，翻譯了聖經一部分為英文，把上帝帶給人民，而不需天主教會的干預，准許人民自己解釋聖經。這一回在宗教範圍內，和在文學範圍內一樣，商界人的活動充分的著有成效。亨利八世還在位的時候，他們掠奪了天主教會，吞沒了廣大的寺院田產及其他財產，並且傳入了新教。

假如商界人果如他們的文藝復興所表示，大體上是不好宗教的，那麼他們又為什麼提倡新教呢？為什麼不提倡無神論，或懷疑論？是外交決定了他們的策略。他們於勝利之後，仍需要保護他們的新獲得品，即寺院田產。英格蘭人民的大部仍是奉天主教，並且在亨利八世還在位的時候，封建的貴族已經開始煽動人民的天主教信仰，要求他們參加對那掠奪天主教會的政府而生之

靈變。

所以，商人當前的大問題乃是如誘導人民勿忠於舊的信仰。領袖們深知必須溫和的應付，於是提出一種類似的新教，來代替舊的信仰。他們在伊利沙白朝建立的英國國教，是一種折衷辦法，歷史家們都承認。商界人按照他們那輩所許的把教會與天主教義隔離到盡量遠的，但亦不能太遠，還需要能使天主教徒的大眾易於幡然來歸，或至少僅抱低度的敬懷。

這新宗教的主要用意就是打破舊的，這是以英格蘭的宗教歷史所能證實的。新教猛烈的進展，直到十七世紀末。商界人終於完全戰勝了封建階級。從那時起，宗教是已盡了它的任務，懷疑主義急速的生長，甚至侵入了教會的上級僧侶。這傾向延展着經過了整個的十八世紀，直至到新的圍境產生了宗教的復活。

英格蘭的封建天主教會之被摧毀，保證了文學的文藝復興之自由開展，以後能在友好的政府之下滋長，沒有強硬的天主教會或封建貴族來橫加干涉，像在德國西班牙及其他處那樣。文藝復興藉了 Wyatt 與 Surrey, Sidney 與 Spenser 的詩而開始發展，但是在戲劇裏得到最充分的表現。舊的道德劇與奇蹟劇抽象的描述了天堂與塵世的衝突，勸人努力去獲救，現在讓位於俗世人情的戲劇了。像 Iyry, Peele, Kynd, Marlowe 諸作家寫了許多戲劇，為莎士比亞的先驅，表現了陷於愛情、友誼、野心、嫉惡、報復、等等局面裏的人。

靈魂獲救的事是被忘了。教會與精神方面的顧慮是完了。文藝復興對塵世的興趣完全是抓住了在莎士比亞寫作以前的伊利沙白文學。

註一 Legouis, E.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N. Y. 1926 P. 49 (我所引的是採自 Legouis 與 Cazamian 合作的那部文學史中之 Legouis 所寫二部分。)

註二 同上 P. 8
註三 同上 P. 8
註四 同上 P. 8

六 莎士比亞之偉大

在英格蘭文藝復興的最高峯，許多批評家都指出過，是威廉·莎士比亞。使這運動成為卓越的諸品質，也正使他的作品卓越。譬如說，文藝復興的藝術家，到處都推崇人體。有許多讚美人體的嘗試，如 Michael Angelo 的有力諸作，但最有意義的莫過於 Leonardo da Vinci 自己，那是他自己的最偉大的藝術作品。莎士比亞的戲劇中主要人物便是和這些做伴的，例如李爾，哈姆雷特，奧塞羅，馬克白。都是偉大的人物，極端的有感覺，充滿了思想與情緒，壓倒的重要，令人注意。當他們表現自己的時候，雄壯的言辭便滔滔而出。在莎士比亞的戲裏，人便變成哈姆雷特所描寫的：

人是何等巧妙的一件天工！理性何等的高貴！智能何等的廣大！儀容舉止是何等的勻稱可愛！行動有多麼像天使！悟性有多麼像神明！真是世界之美，萬物之靈！

文藝復興期對人生的熱狂是很偉大的，足以包括美的和不怎樣美的，這是莎士比亞的一個特點。他一定要和上述幾個人同列；對於許多週不相伴的方面都感覺喜悅的柴利尼 (Cellini)，在許多技藝都能超眾出羣的達文齊，對於與人有關係的事情幾無一不覺欣喜，甚至與生理排洩有關的事情都肯思索的拉伯雷 (Rabelais)。莎士比亞有力的表現了許多種人及人生許多方面。濟慈說過，他以同樣的喜悅描寫了一個亞高 (Iago) 和一個伊摩真 (Imogen) 的活動。他熱心的表現了(像許多文藝復興藝術家一般)一些人所謂的猥褻，和一個當時的天主教徒認為可駭的；例如像「維奴絲與阿東尼斯」那樣的詩，下面這樣精神的神的抒情詩——

在這麥田的中間，
咳，咳，咳，噴嚏呢喃，
這些美貌的鄉人要睡，
在春天，最好訂婚的時候，
鳥兒唱着，丁丁丁的聲音；
情人們，愛者是青春。(下略)

像「羅蜜歐與朱麗葉」裏一梅枯槁與看媽那樣的出色，像孚爾斯塔夫與許多小丑。

對自然發生的濃烈的喜悅，是文藝復興作家與藝術家一特點，也充滿了莎士比亞的作品。藉他的劇中人物的口所描寫的戶外風景，——在他的時代這便代替了佈景——真是栩栩欲活，以至於有時候(例如蘭姆 Hamlet 論及「李爾王」中風暴諸景)近代舞台上的佈景顯着是鄙陋不足道。

文藝復興的科學精神對人與自然之精確的觀察，是莎士比亞的戲劇的特點。在這一點上，他的戲劇，與達文齊對機械學解剖學的觀察，加利利的發明，馬奇亞維利的政治學的觀察，培根的論文及較長作品，直可相提並論。莎士比亞的戲劇是塵世間人與物的具體事實之報告，精確而活動。至少可以說，這些戲劇特別的包括了許多人與人間的相互關係之深刻仔細的觀察。

在莎士比亞，像其他偉大的文藝復興藝術家一樣，藝術是和科學精神一致的。「哈姆雷特」裏有一段，給戲劇藝術下定義，簡直是讚美科學精神。批評家們常引這一段，認為是莎士比亞自己的文藝方法的表白：

自古至今，演戲的目的不過是好像把一面鏡子舉起來映照人性；使得美德顯示她的本相，醜態露出她的原形，時代的形形色色一齊呈現在我們眼前。

這一段話的意義可以顯得格外深刻，假如我們緊接着引微莎士比亞同時人培根給科學精神下定義的一段類似的話：
我們關心的不是純粹的思考的技術，而是人

類的福利。……因爲人不過是自然的僕役與解釋者而已；他所爲的，所知的，不過是他從那在動作中或思想中的自然法則所體驗到的而已；逾此，他便無所知，無能爲。因爲因果的鍊是不能用任何力量來弛懈或打破的，並且除了服從它以外，我們無法統制自然。（註一）

前文已說過，文藝復興的特點不僅是對盛世感覺興趣，而是高度的興趣。在伊利沙白的倫敦爲尤然。擴張的商業繁盛產生出一種生活的喜悅，溢而爲詩歌。時常在街道上，店舖裏，家庭中，人們高聲歌詠。詩歌是如此的時髦，有些社會名流有時候便要他們的僕人必須是能唱的。許多作家，知名的與不知名的，產生出許多極優美的抒情詩歌。善迎合羣衆口味的戲劇家，便常把抒情詩歌插入戲裏。有些頂優美的散佈在莎士比亞的戲裏。但是戲劇作家在更重要的一方面表現了當代人的精神活躍。他們令他們的劇中人物慣用激昂的口語說話，激昂得變成了有固定節奏的文字，往往是「無韻詩體」，並且時常是絕有力的「無韻詩」。恐怕在任何時代都沒有這樣的富於詩意。

伊利沙白時代不但是需要詩，而且需要豪放大胆的詩。生活需要特創。商人追求利益，向新的途徑冒險，尋找新的工業，新的生產方法，新的買賣的物件，新市場，新貿易路線。從社會的擴張的基礎上面生出的冒險精神，躡進了文學，在 Marlowe 的『Tamburlaine』裏或者是達到了最瘋狂的表現。此劇中之大膽的征服的英雄，像伊利沙白時航海者與商人一樣，不知有險阻，好幾個帝國在他的不可抵禦的意志之前而崩潰了。他用雄渾的無韻詩體吼出了他自己的得意洋洋的情緒，他實在是表現了整個的商業階級。這確可解釋，至少在一部分上，爲什麼這戲在倫敦是那樣的時髦。

「Tamburlaine」裏的精神散佈在所有伊利沙白文學裏。作家們大概都是富於與高朵烈的情緒，打破了寫作的舊限制與習慣。他們之間很少有十八世紀那樣的對「好品味」的尊敬，以及按照固定標準之修飾的完美，和附帶着的對「熱情」的輕蔑。

戲劇作家不顧古典主義的戲劇三一律；莎士比亞尤其是如此。他任意的在廣大的時間與地點中移動他的劇景；或者，更重要的是，在廣博的情感範圍之中馳騁。因爲他的戲劇中最特殊而有效的特點之一便是時常把喜劇與悲劇的成分大膽並列起來，甚至混和起來：「馬克白」中殺死鄧肯之後的敲門一景，對自己的死還慘然戲謔的梅枯修，「李爾王」中的丑。

催逼伊利沙白戲劇作家叛離古典三一律的那種精神，也催逼了他們叛離了管制文字的舊習慣。他們在用字上是大胆的，不合傳統的，——當代一般的作家也都是如此。

就是散文也是大膽的富於詩意。例如，Livy 所建樹的「駢偶體」，當時甚受歡迎，一時成爲文學上的一種時髦。

受此種影響的主要作家之一是 Sir Philip Sidney，他的文字過渡到莎士比亞的文字。他在駢偶的習彙裏表示出的大膽，在別方面也表示出來了，例如，給無機的物件賦與生機：

涼酒，經他描寫的時候，（Legouis 說），在接近一個女郎的嘴唇，像是『喜歡得要笑』，沾了血污的甲冑『像是爲了沒能更好的衛護主人而報顏』。冰雹被『風的驅散』吹到臉上。女人在河上以手戲水的時候，『水的面上起了皺紋像是報以微笑』。女人出水的時候『撲簌下的水珠，像是怨恨離別她們的身體而泣』……Sidney 的貴婦上裝的時候，她們是『以快樂的衣裳遮掩她們的玉體』；她們脫衣的時候，她們是『使她們的衣裳變爲寶貴，使她們的床鋪變爲寶貴。』

這種「巧處」，Legouis 說，「在莎士比亞作品也出現了，散見於所有作品當中。……所以 Ravello 就問：使那邊的那位騎士的手變得光采的小姐是誰？（註二）」

有時候 Shakespeare 的大膽的想像的文字很接近於莎士比亞的最好的文字：（Legouis 說），時常把文字大膽的新加組拼，產生緊湊精悍的語氣。他是第一個英國人意識到他的文字有豐富的蘊藏能做出富於情感的作風。他的譬喻是突兀而省略的。莎士比亞的作風之剛強與纖巧是已經具體而微的存在於他的『As You Like It』裏。他說起兩個負傷將死的弟兄，每一個都是『爲了另外一個的傷較比爲了自己的傷而更要死去。』（註三）

滲入於亞德尼及伊利沙白一般作家的精神，至莎士比亞而格外強烈。超過其他各家，他的作風是大膽的富冒險性，充滿了想像的活躍。譬喻是常用的：

「是一個傻子說的故事。」

鄧肯的美德

「像以喇叭爲喉舌的天使一般代他求情。」

一位希臘的王后

「其青春與鮮豔使得阿波羅臉上顯得有皺紋，使得清晨顯得陳腐。」

爲了傳達他的思想，文字隨便的受了播弄。Abbott 給莎士比亞的文本下定義時說：

任何不規則處，無論是在字的構成上或綴字成句，都是可以准許的；……幾乎任何一種辭類都可以當做任何另外一種辭類用。一個副詞可做動詞用，……名詞用，……或形容詞用。一個名詞，形容詞，或中性動詞都可以當做一個積極性動詞用。（註四）

莎士比亞的詩體也是極有彈性的。他慣於把不規則的節奏，每個思想所用音節數目之變化，及其他各種變化，引入他的無韻詩體。他的無韻詩體，像他的文法，他的影像，他的戲劇方法一般，是一個有彈性的媒介，很適合於一顆最需要表現自由之大胆的想法的心靈。

假如莎士比亞是與天主教義諧合的，他的文字絕不能成爲他的那樣。這不僅因爲教會確定的不鼓勵智識的大胆，還因爲它不鼓勵人對塵世發生興趣。可是若沒有那種興趣，莎士比亞的作品題材就不存在了，表現那題材的那種文字也就無自而生了。例如，他的豐美的譬喻便不能產出。譬喻是基於比較，一個詩人對於事物的感應越充分而繁複，他製作譬喻的材料便越多。嚴峻的天主教徒，輕蔑感官的快樂，拒絕了大部分的生活，便自足的也拒絕了那些附帶的文字及一切可資比較的資料。所以我們在此可以指明，莎士比亞之有非常大的字彙，絕非偶然。

吾人若能得到所有的事實，去尋索這時代對莎士比亞這樣一個人所生的磨擦，去觀察什麼確切的刺激使得他大胆的富於冒險性並成爲他自己那樣的一個人，然後再給那些刺激聯繫到它們自己的起因亦即當代的廣泛社會情形上去，當爲一有興味之事。但我們並沒有這所有的事實去做這事。我們知道較廣泛的社會情形，——尤其是莎士比亞居住着的商業的倫敦，——我們能看見那些情形在莎士比亞的作品裏所生的效果，但是這些效果之發生，其詳細狀況如何，則需一完整之莎士比亞傳記來說明。而我們所知關於莎士比亞個人者，比起大多數作家，更爲稀少。

假如莎士比亞主要的是商業階級的表现，吾人將如何解釋他的異常優越的文字，他的優越的一切？那階級爲什麼沒有產生像他一樣的別個作家們呢？

在相當程度下，確實產生了。我相信多數的批評家會同意，要找最像莎士比亞的人，一

定要在伊利沙白戲劇家裏去找，例如 Marlowe, Jonson, Webster, Fletcher 及其他。(註五)產生了他的那些因素也在他們身上發生了作用。

怎樣解釋他的優越呢？精確的解釋是不可能的，因爲我們需要對於這些人每人的遺傳性及私人環境都要有密切的認識才成。吾人僅能粗略的說說而已。或者莎士比亞的遺傳的秉賦是較爲優秀。或者他對於當代之最宜於詩的事件，以及繁盛的冒險的商業階級之直接間接的影響，有較密切的接觸。他自己的成熟，像是與伊利沙白的繁盛之最高峯恰相照合。只是到了莎士比亞的晚年，新王詹姆斯斯圖亞特繼於登極數年之後推翻伊利沙白與諸推鐸王的傳統，開始了那斯圖亞特對於商人之長期的敵對，以至於演成十七世紀的多次衝突，摧殘了伊利沙白時代之物質的與智識的繁榮。莎士比亞的成熟是像恰當其時的。他生得稍早，恰好在大大上避開了斯圖亞特的摧殘，而他生得也够晚，恰好在英國文學已有長足進展之際，得以獲益於那些聰穎的前驅作家。我們要記住，在他成熟之前，像 Stacey 與 Marlowe 一般人已經在寫作，賦予了英國文字與戲劇以莎士比亞得運取而用之的形式，發展了文藝復興諸品質，至莎士比亞而被發揚到如此崇高的程度。

莎士比亞是中產階級的一個表現，是文藝復興的一個領袖的角色，這一點我希望是已經說明了。

我已表明文藝復興是與天主教會敵對的，並且敵對甚烈，以至歐洲各國如意大利德國西班牙法蘭西之教會與其封建的擁護者均欲力圖撲滅之，有時且得到完全成功。我們還要記住，在莎士比亞生時之英格蘭，封建的天主教的勢力正在與中產階級作戰，反抗其政府，並且在訴求英格蘭所有的天主教徒之擁護，而此大多數之民衆並不希求寺院田產或政治力量，僅靠了一點點的天主教信仰而捲入漩渦而已。

莎士比亞的文藝復興作品，既有引人的思想背離獲救轉趨於塵世生活的傾向，實在也就是傾向於削弱那封建貴族倚賴甚殷的天主教義。若是設法使英格蘭的每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都能賞鑑他的戲劇，那麼英格蘭便很少熱誠的天主教徒了。

莎士比亞的戲劇是限於倫敦一隅，並未擴大及於英格蘭全部人口，這在封建貴族看來是很好。如果能擴大，貴族們的利益必將受嚴重損害，而商業政府的主要問題之一——摧毀天主教——其解決恐亦更容易多了。

註一 看 Legouis P. 237
譯者案：見「羅塞歐與朱麗葉」第一幕第五景，其意謂「與彼武士攜手跳舞者爲誰」。

註二 看 Legouis P. 171
看 Legouis P. 165

註三 賞識是很深的：「莎士比亞戲劇中之光彩度，幾無一處不可以當代其他一劇中某一節或某一方面來相比擬的。他沒有——他怎能呢？——超過瑪麗的浮士德最後數景中之深情與詩趣。他沒有創造過像痛可怖的情境，而能比 Webster 的 "Duchess of Malin" 更爲令人苦痛。的戲劇沒有一齣其結構比 Jonson 的 "Volpone" "Epicoene" "Alchemist" 爲更嚴密。他的喜劇沒有一齣比 Beaumont and Fletcher 的 "Knight of the Burning Pestle" 有更巧妙的表演法；他的悲劇沒有一齣比他門的 "Maid's Tragedy" 有更巧妙

的表演法。Fletcher 與 Decker 的歌在「情的美」上並不遜於他的作品。他沒有創造過比 Decker 的 old Friscohaldo 更特別的人物，並且他所製造出的真實的幻象從沒有比 Middleton 與 Rowley 在他的 "De Flores" 裏所造的爲更有力。Heywood 在 "A Woman Killed With Kindness" 裏所表現的強烈的人性，比他最助人的情劇更爲優越。在 Decker 的 "Shoemaker's Holiday" 裏有一「極樂之情，是莎士比亞的最狂歡的喜劇所不能再進一此的」。

音樂的幻想

· 史的 ·

著名的音樂家們大概都有過這樣的經驗：當他們在沉靜的時候，如果需要憶起某一名曲，他們便會從冥想中直接可以聽到，如同一個樂隊真的在面前演奏一樣。

確是如此，一位音樂家功夫的深淺，大半就依據這種幻想力的高低而測定。因為，音樂已經是一種最抽象的藝術了，創造這樣最抽象的藝術，他的材料亦必須是最抽象的東西，這一種最抽象的東西就是「幻想」。

幻想不能解釋為玄虛，不能把它當做是茫無邊際的空想，以為一切皆由我生，我欲如何，則均須受我支配。

尾頁



幻想也不能跳出大自然的圈子之外，否則便近乎妄想。幻想自有它最崇高的哲理存在，這種哲理，它早已超出了音樂的範圍。音樂的幻想可以說它是一種心靈的眼，心靈的耳，心靈的五官，也可以說它是產生人類幸福的泉源，更可以說它是容受人類幸福的歸壑。

幻想的先一階段必須要有「體會」，要有一「清理」，要有一「尋出」，而後才能有一「幻想」。幻想並不是飛來的法寶，但道「體會」，「清理」，「尋出」的能力，就更須要經過一番培養的功夫了。

幻想彷彿如天才，天才可以培養，幻想也可以培養。智慧發達過早的成為天才，這種幻想性能發展得過早的也可以成為卓越的人物。所以，幻想應該是人類一種特有的幸福的性能，我們羨慕一些卓越的人物，我們也要從速使我們這特有的性能發展起來。

音樂家較別人更需要幻想力的培養，而且，音樂家的世界，亦即是純真幻想的世界，這世界並非是不着邊際的，虛幻的，瘋狂的，與現實社會相隔隔的世界，這相反，它原是現實的，而又顯現現實的。

這就是說，音樂家在現實中是一切先驅者，是領導者，是一盞明燈。然而，什麼力量使他成為一切的先驅者，成為領導者，成為一盞明燈呢？一句話，那就是我們所要求的這偉大的，健康的，具有創造性的幻想了。

疏廣答勸買田宅書

有疏廣，少時讀書，師嚴，課無常書，文必親選，所讀多能背誦，暇時讀書，不無感。田宅一文，至今猶常書，文必親選，所讀多能背誦，暇時讀書，不無感。田宅一文，至今猶常書，文必親選，所讀多能背誦，暇時讀書，不無感。田宅一文，至今猶常書，文必親選，所讀多能背誦，暇時讀書，不無感。

音樂家之幻想，其目的在於創造。音樂之藝術，其材料亦必須最抽象。音樂家之幻想，其目的在於創造。音樂之藝術，其材料亦必須最抽象。音樂家之幻想，其目的在於創造。音樂之藝術，其材料亦必須最抽象。

音樂家之幻想，其目的在於創造。音樂之藝術，其材料亦必須最抽象。音樂家之幻想，其目的在於創造。音樂之藝術，其材料亦必須最抽象。音樂家之幻想，其目的在於創造。音樂之藝術，其材料亦必須最抽象。

長沙禁止
本刊發行
沙來信長沙禁止
行沙來信長沙禁止
通知沙來信長沙禁止

冠國梁 春之湖豐

在襄陽城... 豐湖... 豐湖之春... 豐湖之冠... 豐湖之國... 豐湖之冠... 豐湖之國... 豐湖之冠... 豐湖之國...

豐湖之冠... 豐湖之國... 豐湖之冠... 豐湖之國... 豐湖之冠... 豐湖之國... 豐湖之冠... 豐湖之國...

負生偶記 (二十) 「魏志」記操與郭嘉厚... 且許為知心... 魏謂有故等曰：「天下事竟，欲以復事屬之，而中...

山麓泉流有聲... 東坡先生待妻... 曰朝雲，字子霞... 姓王氏，體弱人... 傲而好義，事先生...

何以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 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 念之感深！且非孝乃知孤者也！...

由朝雲墓南右行... 有一園頂小山屹立... 于湖之西南面。登石... 碑數十級，即達墓...

一風飄一千里... 寒風驟起，天地... 萬物皆驚，草木... 搖曳，鳥獸奔竄...

向一別... 向一別... 向一別... 向一別... 向一別... 向一別... 向一別... 向一別...

造勝... 造勝... 造勝... 造勝... 造勝... 造勝... 造勝... 造勝...

「成見」的故事... 成見... 成見... 成見... 成見... 成見... 成見... 成見... 成見...



第一次出版
四種六冊

晨光文學叢書

月月有新書
絡繹出版

歡迎外埠
批發郵購

這是一
部新編
印本名
書出諸
家手筆
都重是
極有重
三作品
的彩色
面，印
精美，
穎一律
批發外
歡迎上
本以上
五折優
。款請
。照加
。寄航
。亦可
。首函
郵寄普
收，航
每冊加
千元。



老舍創作

老舍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有國際地位的小說家，他的「駱駝祥子」英譯本，是今年美國最盛銷書之一。最近受美國國務院之聘，正在美國講學。「四世同堂」可稱為吾國新文學運動以來第一部最偉大的作品。一百萬字，分三部六冊。先出二部四冊。最後一部，正在美國寫作中。

惶惑 四世同堂 第一部

全書六百餘頁
分釘上下兩冊
每冊洋三千元
郵購寄費免收

這是「四世同堂」的第一部，以陷落後北平城的一角——小羊圈裏面各種人物的動態作中心，寫祁老人一家祖孫父子四代人物，在這個大時代的動亂中各自抱定各自的生活態度去應付這個偉大的民族戰爭的故事。第一部從北平淪陷初期寫起，一直到南京失守為止，共計三十三章，四十餘萬字。

偷生 四世同堂 第二部

全書約七百頁
分釘上下兩冊
每冊三千五百
郵購寄費免收

這是繼「惶惑」而最近寫成的「四世同堂」第二部。故事向前開展，廣州陷落，武漢撤退。在華北被敵人視為一把拿定的苦難日子中，祁老人的一家和他的鄰居們遭遇了更慘酷的命運。漢奸們的得意忘形，愛國者的忠貞不屈，形成了最明顯的對比。許多人在槍刺下偷偷的生活下去，不少人却壯烈的犧牲了。全書共約四十萬字，三十三章，分釘上下兩冊。



巴金創作

巴金的小說，十年以來，一直在國內擁有較任何作家更廣大的讀者羣。他的作品曾搬上舞台，映上銀幕，被譯成日、英、法、俄等文字，遍銷世界各國。他在勝利前後所寫成的兩部大長篇，均交本公司出版，「第四病室」已出。「寒夜」正在印刷中。

寒夜

全書一厚冊
約三百餘頁
已在印刷中
一月內出版

這是作者最近脫稿的長篇小說，曾在上海的「文藝復興」月刊連續刊載，獲得讀者的好評。作者用樸素無華的筆寫兩個渺小人物的渺小生活，這裏沒有驚天動地的豐功偉業，也沒有仁人志士的壯烈犧牲，有的祇是一些平凡的願望，痛苦與哀愁。看慣了熱鬧場面的人，不妨到這個冷僻的角落來聽一個「落魄」的讀書人的申訴。書已付印，一月內出版。

第四病室

全書一厚冊
約計四百頁
每冊三千五
郵購免寄費

這是一部病中日記，寫一個病人在內地某醫院中所過十天中的病院生活。他在這個人類在受苦，掙扎，死亡的睜角裏發見了偉大的友情；友情不只在這裏生長，而且把陰暗的病室都照亮了。作者用了一種新穎的手法安排故事；對話生動簡潔，人物描畫深刻。長二十萬字，是作者最近精心傑構。

觀察

·元百八售份紙·

日四月一年六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期九十第



卷一第

專論

論張君勳

儲安平

論中美經濟關係的前途

夏炎德

服從社會與意志社會

李澈廬

特稿連載

派與匯(五·完)

潘光旦

生活與文化

工作與娛樂

戴文賽

近十年來在新疆各黨

派活動秘錄

(迪化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寶天鐵路與天蘭鐵路

(蘭州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鬥爭中的莎士比亞(五·完)

Donald Morrow 著 梁實秋譯

尾頁 我看台灣·負生偶記·
房屋、麥粉、報館·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王翰生 伍啓元 任鴻雋 沈有乾 呂世昌 吳恩裕 吳澤霖 李純青 李浩培 李廣田 沙學浚 周子亞 宗白華 柳無忌 徐白華 孫克寬 馬寅初 許君遠 許德珩 高覺敷 陳之邁 陳友松 陳維哲 陳瘦竹 曹維綬 梁實秋 張印堂 張東蓀 張忠欽 張長 張德昌 張東蓀 張東蓀 黃正銘 宜移今 馮友蘭 郭有守 傅斯年 程希孟 楊剛 費孝通 楊西孟 楊超 趙家驊 趙超構 雷海宗 葉公超 潘光旦 劉大杰 蔡維藩 錢端升 錢能欣 錢澣廣 錢歌川 戴文賽 鮑覺民 戴文賽 顧翊羣 蕭公權 顧翊羣

·撰稿人·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蘇州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零售：每册八百元
訂閱：平寄者先付一萬元，掛號或航空寄者先付一萬五千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本期作者

-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 夏炎德：復旦大學教授
- 李激蘆：國立西北師範學院教授
-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 戴文賽：燕京大學教授
- 梁寅秋：前北京大學教授

論張君勱

儲安平

國大召開，民主社會黨提名參加；該黨領袖張君勱以此大受物議。一部份報紙在其電訊、評論、漫畫之間，對張氏備施諷刺，似非將此人前途毀滅，不足快意。每日讀報，感觸萬端，謹一論之。

先論民主黨參加國大問題。在民主黨本身，他們對於參加國大與否，可能有兩個立場；一個是「憲法立場」，就「政協立場」言，這次國大的召開，確與政協程序不合。民主黨領袖張君勱參加政協，係以民盟代表的資格為之。以民盟內部政團關係的複雜微妙，民主黨是否必須遵守民盟的約束行事，本為一可以討論的問題，但至少在這道義上，張君勱既為民盟盟員，並以民盟代表資格出席政協，似宜忠于守約，盡量避免使其領導的政黨參加與政協程序不合的國大。至言「憲法立場」，嚴格言之，在「政協立場」上既無參加國大之理，亦即無所謂「憲法立場」。但此處却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即政治家的理想與感情的問題。我們查考張氏一生，中國這幾年來的立憲運動，幾乎無不有其參加。今春政協審議憲草，張氏獨多貢獻；重慶白象街張氏壽會，到者無不以此為頌。張氏的理想是希望中國有一部好憲法；張氏參加議憲，有所貢獻，在張氏，可謂學有所用，在國家，可謂實受其惠。這次國大召開，擁護政協者，均表反對，但事實上，國大勢在必開，憲法勢在必制；就說現在，國大業已閉幕，憲法亦已通過，不論將來和談是否重開，政府能否「聯合」，我們懷疑這次國大通過的憲法能被推翻（依法修憲為另一事）。就是民盟中最急進的羅隆基，在答復記者詢問和談前途時，也不得不說：「最傷腦筋的國大及憲草問題，將暫予擱置，放在最後再談。」（十二月二十二日文匯報）可見政治這樣東西，一方面是原則，一方面是事實，國大既然勢在必開，憲法既然勢在必制，而張氏又復一生献身立憲大業，則他自必較他人更關心于這部憲法的內容，更期望一部較為理想的憲法能够製成，所以他仍參加國大召開前夜在南京舉行的幾次審議憲草的會議，並與國民黨總裁交換函件；假定國民黨總裁能保證這部憲法在國大通過，他聲明他將同意他所領導的民社黨參加國大。張氏主要的目的：和談須待從長努力，先將憲法通過了再說。由于這一種「理想與感情」的背景的不同，他遂走了與民盟不同的道路。我們對於民社黨的參加國大是不贊成的，但是對於張氏的用心和動機是瞭解的。

次論政治權術問題。我們提出三點來討論。（1）現在大家都在爭取民主，爭取民主的總目的是要把國家弄好，提高人民的生活。在現階段上，爭取民主，就是希望國民黨開放爭權，使國內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機會過問國事，為國服役。就與國民黨的關係言之，在這個爭取民主的運動裏，並非要打倒國民黨，排擠國民黨，或消滅國民黨，而是希望能聯合國民黨共同從事建國大業。但國民黨是二十年來的執政黨，在人情上，掌握着權力的人總是不肯輕易放手的，所以一切國民黨以外的人，需要聯合起來，造成一個足以與國民黨相抗的力量，俾在此種相抗的力量下

，使國民黨不得不放棄其既有的的一部分權力。因之，在這一爭取「民主」的運動裏，國民黨以外的力量，不能自亂步驟，自相分化。這次民社黨參加國大，主要地就是犯了這個毛病。我們看到國大召開前夜，國民黨對于民社青年兩黨之全力羅致，情急可知。在此關口，民社黨參加國大，不啻捧國民黨的場而拆民盟的台，在大戰略上，實欠明智。(2)張氏希望通過一部近於理想的憲法。但是我們很懷疑，今日國大通過的這部憲草，是不是因為有了民社黨的參加而始得通過的？據我們看來，國民黨之不能通過「五五憲草」，必須通過如此次國大通過的這部憲草，實出於一種「時代壓力」。這種「時代壓力」，一部分發於國內，一部分來自國外。國民黨的領導層，環顧大局，不能不順應潮流。國民黨之不能採用「五五憲草」，決非爲了張君勸一人，也非爲了民社黨一黨，它之非通過一部較爲民主的憲法，實勢有所必然。當張氏既與國民黨總裁交換函件，雙方提出保證後，他自不能不履行其諾言(民社黨參加國大)，然而此舉是否必要，仍可辯論。就政治權衡言之，我們認爲此舉實屬缺乏經驗。(3)張氏既同意其領導的政黨參加國大，而其本人又不參加，此種處置，中外不多。張氏原意：他本人不參加國大，保持一種「超然身份」，俾于來日和談，能有所努力。但實際反應，與張氏想像者，甚多出入。各方指摘，紛至沓來，竟使張氏在和談運動中的根本地位，發生動搖，由此可見今日中國的政治鬥爭，愈來愈尖銳，政治家所能走的路也越來越狹窄了。今日政治家一言一行，竟不能不極度審慎，以免一失足而成千古之恨。

三論各方面對張氏的批評觀感問題。(1)實行民主政治不能沒有良好健全的輿論，我們既要求有一個有風度的政治，我們就得先希望有一個有風度的輿論。在政治上，各有各的立場，各有各的看法，我們可以冠冕堂皇的反對他人，批評他人，但我們仍然尊重他人。我們可以反對國大，但不必看見有人不參加國大便私心竊喜，捧他一下，有人參加了國大，便一股醋味，挖苦他一下。論政的人與從政的人都須度量寬大，心平氣和。這次民社黨參加國大，張君勸當然負很大的責任，但我們也不能以全部責任歸之于張氏一人。張氏可以左右他所領導的政黨，但他不能絕對命令他的黨員，因爲民社黨不是一個領袖獨裁制的政黨。同時就張氏個人而言，我們還須查考其過去，觀察其動機，論政的人，絕不能幸災樂禍，濫施詆

伐，對于有希望有操守的政治上的人物，我們應當鼓勵他，勸勉他，安慰他。這是我一個月來每天讀報的感想。(2)這次民社黨單獨參加國大，在感情上自足引起舊日第三方面其他同志的憤懣。對於最近民盟函請民社黨退盟一節，我們認爲其事亦甚合理。合則合，不合則分，毋須勉強。不過我們願作一言者，即解決今日中國的政治問題，祇有兩條路線，一是協商路線，一是革命路線。就國家情形說，祇能走前一條路線；就是共產黨也未主張要走後一條路線。既然要協商，便希望各方面的力量團結合作起來。這次民社黨參加國大，各方表示惋惜，但張君勸個人的學問、操守、私德，在今日中國，還是屬於第一流的。我們對于張君勸之是否繼續爲民盟盟員一節，不欲置議，但我們希望在來日的和談運動中，大家捐棄成見，放平感情，集中人才，以收事功。民社黨單獨參加國大，不啻分化自己陣線，他們做錯了；但第三方面若因此分裂，也就完全中計。張君勸一生從事民主運動，盡心盡智，不計一私名利，若因此次挫頓，竟然被擯于民主運動門外，我們不免要感到這個社會的太殘酷了。

最後我們願對張氏進獻一言：報載先生一月以來，閉門家中(十二月二十七日大公報)，一月來先生之心情，吾人不得知之，但一個有抱負有信心的政治家，對于時一的得失毀譽，當不介意。先生今日須堅守者有一事，即絕對不參加傳說中的政府改組。民社黨參加國大後，各方對于先生均表惋惜，但對於先生之人格，仍持信仰。人之相交，貴相知心；若先生自問一切爲公，則先生之苦心終必大白于天下。權衡可以不深，人心不可不察。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論中美經濟關係之前途

夏炎德

中美兩國的關係現在正是極密切的時候。這種關係如何保持，如何利用，方纔得當於，彼此有利，而不至引起不良的後果，這是有心人應該檢討的問題。外交、政治與軍事的問題太微妙，姑且不談，單就經濟方面來討論。

美國人在中國一向注重商務的利益，沒有政治的野心。當其他列強嚙着向我要求特權與勢力範圍時，美國祇提出「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的願望，這種願望是否應有固是一個問題，但美國在列強中是對我侵略性最少的一國，是沒有問題的。所以我們儘管在對日痛惡對英懷疑的時候，對於美國仍懷有好感。

這次戰爭，兩國有着共同作戰的機會，我們更進一步看出美國對我的友誼。美國在軍事上經濟上都曾給我極大的援助。尤其難得的是一種精神上的提攜，羅斯福總統把中國奉為四強之一，苦心孤詣想扶持一個獨立強大的中國，以為遠東和平以至世界安甯的有力支柱。我們對於這種偉大的德意，不僅感激，而且衷心悅服！

勝利以後，美國更以大量的救濟物資運華，從吃的穿的一直到用的，可說包羅萬象。同時還以大量的剩餘物資讓給我們，取價非常低廉，簡直帶幾分奉送的性質。（此項物資耗費美國八億至九億美元，而中國僅以一億七千五百萬元的代價取得。）這一大批物資不僅對善後救濟有極大的供獻，而且於我財政與國際收支的平衡也有極大的價值。平心來說，像美國這樣對我有善意而又有實力的友邦確是非常難得的。

從這種兩國友好的基礎上，中美經濟合作應有遠大的前途，兩國間的貿易將來必大大地增進。中國雖然至今尚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不能和生產最發達和最富裕的美國相比，但我們擁有多量的自然資源與勞動力，一旦開發起來，也可供應美國以及世界大量的需要。以中國人口之衆生生活水準之亟待提高，一有購買力後，無疑的將是美貨的大顧客。中國是一個

很大的潛在市場，稍有限光的人都可看到。

以過去的情形說，中國對美的貿易額固大，而美國對華貿易額則甚有限。據一九三八年統計，美國輸入中國貨的價值僅合其輸入總額的百分之二·四，列第十二位；美國貨輸出至中國的價值僅合其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二·一，列第十九位；若將輸出入合併計算，美華貿易額非但遠不及美日與美英之數額，且還比美國對墨西哥的貿易額小。反之，中國對美貿易的地位則極為重要。依一九三六年的統計，中國輸入美國貨的價值佔我輸入總額的百分之二六·六，高出日本與英國的數額，居第一位；中國貨輸出至美國的價值佔總額的百分之二六·四，亦居第一位，若以輸出入合併計算，則中美貿易額僅遜於英帝國（包括聯合王國、印度、加拿大、香港、澳洲等全部）對華貿易的總額。（參見 *Report on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Conditions in China, April 1935-March 1937, by Sir J. J. Beale, 1937*）。這裏面可見美國在中國貿易中地位的重要，而中國在美國貿易中的地位不過平平而已。

這次戰後的情勢視前頗有不同。由於中美兩國友好的增進，由於美國在遠東支配權的擴大，由於美國對華貿易的重視，美國頗有獨佔中國市場的趨勢，日貨絕跡，英貨也失勢，僅美貨雄踞中國市場，滿街的美貨滿包的美鈔連國貨也只得退避三舍。接海關貿易報告：本年前九個月中直接由美輸入商品總值為國幣五五八〇億元，佔全期進口總值百分之五六；另由香港轉來的也頗不少，九個月間共四七·一億元，佔進口總值百分之四·八；兩者相加共為國幣六〇六一億元，共佔總值百分之六一·二，還有走私的部分在關冊中無法稽考，故實際尚不止此數而同時期內中國對美輸出價值不過一〇一一億元，約合輸出總值的百分之四四·二。但因輸出入的價值相差懸殊（輸出僅及輸入的六分之一），入超達五〇六一億元之鉅。

這樣龐大的入超數字，在中國國際收支上是一個極大的差額，須消耗

很多外匯基金是不待說的；而其影響所至，在本國市場上美貨代替國貨，將使國內僅有的一點民族工業全部沒落。中國民族工業的基礎原甚薄弱，自經長期戰爭的毀壞，官僚資本的擠壓，現在再來一陣美貨的掃蕩，勢將如秋風之掃落葉無復生理可言。勝利後大後方廢礦減產百分之五十以上，收復區開工僅百分之三十五的事實，已給清楚地證明了。

民族工業的破產原因當然不祇一端：資金的缺乏，高利貸，過高的工資，重稅與不當的管制，以至產業本身管理的不善，這等等各須負一部分責任，但美貨傾銷確是其中一大原因。美貨以壓倒的優勢在市場上出現，國貨無法與之競爭，要不是國家設法加以保護，毫無疑義的將受天然淘汰。

其實受到美貨打擊的還不祇工業，農業也未嘗不受影響。大批的美棉美麥進口，又豈是中國農村所能受得住的？現在紡織業所用的原棉大多屬於美產。至於菸草、奶粉、糖果、罐頭等等，都足奪去土產食品的銷場。美國是工業農業並皆發達的國家，美貨傾銷將使中國工業與農業備受影響。這樣下去，中國國民經濟的前途將非常黯淡。

因此國內輿論對美貨傾銷莫不異日同聲地加以指責。不過我認爲美貨傾銷一事，美國資本家當然要負很大的責任，中國的進口商也要分一小半責任，因為要沒有進口商爭先向美國定貨，美貨或尙不至如此長驅直入；至於他們串通作走私等收德的勾當，更是不可恕的罪惡！還有政府過去縱容無限制的進口自然也責有攸歸；況且外匯率定得太低，法幣對內與對外購買力間存有巨大的差額，使美貨在售價上處於有利地位，實在是誘致其傾銷的厲階。至於消費者一因購買力薄弱，二因美貨價廉物美，大多趨之若鶩，也是人情之常，不足怪的；至其在國民經濟上將發生怎樣一深長的後果，顯然是不暇計及的。

一個國家進口多原不一定是壞事。特別是經長期戰爭後生產停頓的中國，生活資料與生產工具感覺不足，而向美國這樣的友邦購備一點來補充一下，在情理上也說得過去；待本國生產恢復後這種現象可能會自動停止。可惜我們檢查進口貨品類，什九是純消費品。於將來的生產無補，性質上並不健全，所謂建設物資寥寥無幾，我們向美國定機器生財時，往往須一二年後纔能取貨。而且本國市場一給侵佔，以後要恢復是很困難的。

我們受到了許多現實的苦痛，愈感到本國幼稚的工業與農業有保護的必要。如果一任它們受狂風暴雨摧殘，它們的幼芽將永遠成長不起來；而我國也將永遠停滯於落後的境地，無法趕上人家。保護政策爲的是自衛，非排外可也。

美國駐華商務參贊在討論中美經濟關係一文的結論中有云：

『中國目前並不需要用排除外商的方法來保護她自己的出產，她應該把握機會來組織開發，利用救濟物資，國外借款及技術來確立中國工業，使中國人民也談得上物資過剩與出超，也能有較高的生活水平，而享受舒適的生活。』

這番話只有一半的真理。中國當然應當自己努力從事建設，不能專怪人家；但如果不保護自己，而要以自己剛在發軔的產業與人家年深月久實力雄厚的產業競爭，達到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的目的，這是可能做到的嗎？我們試翻開歷史，當知美國是保護主義的祖國，從開國起一貫地實行保護政策，而且這種政策被當作「美國制度」而實行着，美國進口稅率之高是世界聞名的，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依然沒有改變。現在因爲美國生產已佔絕對的優勢，好像產業革命初期的英國一樣，所以美國掉過頭來唱自由貿易，在其策動召開的國際貿易就業會議中，想以她的力量爲主幹而推行舊世界的自由貿易。最近與我國簽訂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即本是項原則，這完全是本着美國目前的要求而訂立的，中國純處於被動的地位；然而我們必須知道，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必須遵循一定的歷史階段，而不能逾越，中國目前正帶學美國當初保護本國產業的辦法，而現在却輕易跟人家談自由，試問中國有什麼資格得上和人家談自由，這未免太大胆太不自量了。這種做法，非愚即妄，無論如何是失着的。

當然我們也了解，美國的高唱自由貿易，以大量商品輸華，有她自己的苦衷。美國在戰爭中生產力大大地增加，在戰時作爲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依照租借法案來供應同盟國家，去路原無問題；戰後改革平時生產，對於這批大量的生產品必須找到一個銷路，纔能使生產繼續而維持全部就業。所以美貨在中國市場傾銷，原是在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但他們有沒有顧慮到：中國銷納這大批美貨以後將引起工商業普遍倒閉工人大批失業，並且中國在經濟破產後是否尙可有購買美貨的能力？美國的繁榮不能建築

在中國的破落上，中國之不幸又豈是美國之幸！

美國這樣做也許不是故意的，但其不良的後果仍是一樣的。猶憶一三四年美國實行購銀政策，以高價收買國內外生銀，這樣抬高銀價滿以為可增進用銀的中國的購買力，而結果却不料使銀本位的中國通貨緊縮，而捲入恐慌的旋渦。美國現在供應我大批廉價的物品，以為可補充我們今日的需要，而事實上在短短的時期中已使中國工商業陷於這樣悲慘的境地。數千億元的美貨祇佔美國生產額中的一小部分，而到中國來却足以造成長期的蕭條而有餘。美國的生產力太龐大了，而中國市場却低級地可憐，所以美國對華的任何舉動都須以慎重出之。

老實說，中國市場對於美國的價值不在目前，而在將來，講目前實在是卑微不足道的。美國工商界應當從遠處想，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的辦法損人而不利己，是與國際貿易的遠大利益相違背的。

就目前的中國講，美國與其輸入消費物品，毋甯輸入生產器材，與其輸入商品，毋甯輸入資本。美國的鉅額剩餘資本為本國生產部門所不能完全吸收，而中國為維持固有產業與大舉開發資源方缺乏之資本，要能以美國的資本助中國勞動之勢，來開發廣大的資源，則美國資本可得優厚報酬，而中國產業也得發達起來，這不是兩利之道嗎？

戰前美國在華投資的數額並不大，非但不能與英國相比，且遠遠不及日本。（據 C. E. Raper 估計，在一九三一年時外人在華產業投資與政府借款，英佔百分之四九，日佔百分之二四，美國僅佔百分之八。參見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1933）。現在日本已沒有投資的資格，英國過去投資已損失大半，一時無力補充，環顧列強中只有美國有力量來填補。不過我們希望美國資本來幫助我作建設性的開發，不希望其成為剝削的工具；利用中國的勞工提取中國的富源而行銷於中國的市場，來取得大份的利益，那是金融資本主義的侵略方式，足以侵佔中國的主權，並不符合兩國平等互助的原則。中國本身方面對於美國投資的安全自然也要充分予以保障，最重要的應該早日停止內爭，開始和平建設，唯有這樣，纔能增加友邦前來投資的吸引力。

在美國政治家家中，我很佩服華萊士氏，有眼光，顧大體，能見到遠處，他在新著「今後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新任務」中，坦白地說出：

「我們不能僅為本身求繁榮。如果沒有人能買，我們的東西自然也賣不出去。如果其他的人民生活水準很低，我們自然也就無法維持高度的生活水準。」

「自由亞洲將需要各工業國家在金錢、物資和技術各方面予以協助，不過這種協助不應成為新帝國主義。大工業國家需要亞洲的市場，不過他們無須把經濟市場變為政治帝國。」

這些話，可以作為美國對華經濟政策的指針。

我認為橫在美國前面的對華經濟政策有兩條路可走：
第一條路是加緊美貨對華傾銷，以獨佔中國市場，以中國產業為代價而保持本國的繁榮，以中國勞工的失業換取本國的充分就業；這個目的如果單獨在經濟方面達不到時，設法施展政治的壓力。

第二條路是移轉一部分剩餘資本與高明的技術來助我完成工業建設，以期從根本上提高中國的生產力與購買力，擴大中國市場的範圍，增進兩國間貿易與友好的關係。

前一條是帝國主義的道路，非陷中美經濟關係於窮途不止。後一條是國際主義的道路，是促成兩國共存共榮的坦途。美國目前事實上已在走前一條路，不過時間剛在開始，要矯正還是來得及的。

從中國方面來說，我們如果一味依賴美國，接受美國方面錯誤的領導，無條件將市場開放，則中國經濟遲早將成美國的附庸。反之我們若走獨立自主的道路，與美國作正當的提攜，來建設完整的國民經濟，那末在各種經濟措施上必須立即作有效的改變！

**徵求
直接
定戶**

逢星期六出版，從不脫期
直接定戶，一律提前寄刊
八折優待，遠較零購合算
如感滿意，即請從速訂閱

服從社會與意志社會

李澈廬

一

威爾斯在「世界史綱」一書中，就歷代盛衰興亡之跡，抽出兩個最重要的觀念，一是「服從社會」，一是「意志社會」；並以這兩個觀念，貫澈全書，判斷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盛衰興亡的根由。威氏認為一個國家或民族，若是一個「服從社會」，人民必流於屈蟄、懦怯及保守的性格，社會處處表現鬆懈無力，而國家民族必至衰亡；反之，若是一個「意志社會」，人民則富有奮發、勇敢及進取的精神，社會處處表現卓然自立，而國家民族必趨興盛。威氏這種論斷，是一種卓識，一種真理，也是後人一種警惕！

二

社會永遠在變動之中，但變化不一定就是進步，有時也向着退步的方向走去。其所以進步或退步的原因，固然複雜，但最重要的關鍵，在於人民是否獲得自由。如在一個社會環境中，所有的條件都予個人以自由發展的機會，這個社會一定是進步的。如在一個社會環境中，所有的條件都是限制個人自由發展的桎梏，這個社會一定是退步的。因為人類是最富有發展性的動物，備備着一種為其他動物所沒有的潛能。但這種潛能唯有在自由環境的培植灌溉中，才能盡量發揮。如人類堅定的信仰、創造的智慧、以及批判的能力等等，無不以自由這件工具來開發。所以鄭文海先生說：「自由是發展人類潛藏智能的工具，因此自由主義之下的人類，乃能充分利用其才能。自由是反抗武斷的利器，因此自由主義之下的人類，乃能不受專橫的毒害。自由是權利的基礎，因此自由主義之下的人類的利益，乃能有充分的保障。總之，自由能使人類有更美滿的生活。」（見本刊十三期鄭文）自由對於社會對於人類，雖然有這樣無窮的益處，但對於封建領主、

專制君主或獨裁者是感到不便利的。所以自由的徵候，一被彼等察覺，則予以抑制與打擊。不過社會總是向前發展的，而要求自由的傾向，總是孕育着存在着，雖因統制階級的打擊，而一時潛伏在「服從社會」之中，但一遇機會即表露其形態。自由的行程，如此起伏，不能暢通的繼續的發展，正是社會進步所以緩慢的原因。凡限制自由者，就足以阻礙社會進步。

不過自由的進程雖有起伏，但每經一次起伏，在量的方面，即擴大一次，換言之，即獲得自由的人數，一次比一次的加多。如在現代的社會，獲得自由之人，總比封建社會為多；封建社會獲得自由之人，又比奴隸社會為多，即是明證。我們人類最終的目標，是全民自由，或全體自由。現在歐美的社會，雖將傳統的政治的束縛都已打破，而形成「意志社會」（自由社會），但距離全民自由，尚有若干距離，因現代社會中又發生了經濟的束縛。歐美人民正向着全民自由這個目標前進，而與經濟束縛作堅苦的鬥爭。

三

我們在前面曾經說過，歷史所給予人們的啓示，「意志社會」是與盛的大道，而「服從社會」是衰落的根由。但人們總是執迷不悟。凡是握得統制權力的人，無不想盡種種方法，來加強統制。在消極方面，則實行防範羈絆及恐怖政策，在積極方面，則建樹制度、思想及服從道德。這一切，無非是為使他人服從自己，而造成一個「服從社會」。在握得統制權力的人，總覺得如此作為，才能保持其權力。他們對於歷史的邏輯，完全持相反的見解。

其實我們若加以分析，這事並不為奇。自從社會分化為階級以後，而有所謂治人者與被治者，再明顯一點說，有所謂剝削者與被剝削者，被治

與被剝削，當非人情所樂於接受，則不獨發生反抗。反抗最刺痛清人者，則前者的心尖，自然就要用其權力，製造出一套東西，來使人服從。在他們（統制者）想來，最好能使社會中人，像一個加了羈絆的牛馬，或一個馴羊，而任御者牧者隨意來指揮，是為「順民」。所以中國的官吏，向以「牧民」自任。甚至連大聖如孔仲尼者也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由之不使知之，仍不外是御者牧者思想的流露。自然，孔仲尼全部的政治思想，不是以這種思想為中心的，但這種思想一到了統制階級手裏，就變為維持權力的法寶了。周厲王以監勝來限制言論自由，秦始皇以焚書坑儒來實行愚民政策，漢武帝以尊儒來統一思想。自此以後，儒學定為一尊，局限人民的思想，所以中國人的思想，總在心性方面兜圈子，永沒有達到物質世界的境地。迨至明清之時，又以「八股」取士，「八股」為文明清，只是調弄文字，不計內容。因此，更窒息了人的思想。中國自秦漢以至明清，二千餘年的歷史，就在心性之學這個舞台上翻筋斗過去了。所以對於社會的發展，沒有找出一條出路來。追究其由，不能不說是歷代統制階級欲造成「服從社會」之所致。

四

歐洲社會並不是沒經過那樣的統制階段，也許歐洲的統制階級想造成「服從社會」，有甚於中國。茲以歐洲的封建時代為例。在封建時代，下層的領主接受君主的封土的時候，則跪在君主面前發誓：「我屬於所授與的封土，所以是你的人，縱使犧牲生命，也願盡忠為你保持地上的榮譽。」這誓詞極明顯的表現出來，以絕對服從為天職。離開服從，就不能取得因封土而所生的一切權利。所以當時社會的道德觀念，無以服從、忠實、義務、名譽、為支配觀念。把這種觀念，遞推而至於各階層以及最下層的農奴，而形成所謂「服從社會」。歐洲社會除此之外，又有另外的一種統制力量，就是教會。這時的教會把原來反抗強權的精神，早已泯滅盡淨，而與封建階級合流，作了統制階級的代言人。社會人士一切思想不能違反教條。如捷克人約翰胡司（John Hus）倡自由思想之說，而教會迫令其懺悔。胡司答以欲其懺悔，須使其先知錯誤何在，教會則以為「苟有在上者的命令，懺悔即為義務。」胡司不從，竟至焚死。加刺略（G. Galileo）

主張地球繞日而行，竟遭教會的會審，在紅衣教士淫威之下，這個六十九歲的老者，不得不宣告取消其主張。像這樣的統制，可說已達頂點。所以歷史學者稱那時歐洲為黑暗時期。

物質有一種反叛性能，而人類亦有同樣的性能：壓迫愈重，反抗愈強；束縛愈甚，解放的要求愈切。歐洲終在文藝復興與宗教革命的旗幟下，把封建的宗教的束縛摧毀了。人類以自覺的精神，發見自己，以獨立自由的自我為依歸。這就是衆所周知的人文主義，也就是自由主義。各個人在此自由意志之下，從事研究，從事創造，實開近代各種科學研究之門。但封建的傳統的束縛雖已突破，而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又隨之產生，著名的專制魔王又欲以王權神授之說，來造成「服從社會」，以便統制。於是人民又感到舊日的傳統束縛雖已打破，而政治的束縛依然存在，若不在政治方面，換一套新的方式，自由仍然沒有保障。所以民主革命，各國皆相繼爆發。一六四八年在英國有清教徒的革命，並處查理第一以極刑。一七七六年美國宣言獨立，終至脫離英國而獨立。一七八九年法國有大革命的爆發，亦將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這些革命戰爭，歸根到底，無非為達到自由平等的目的，而改變政治制度，使之走上民主。緣以民主政治，無世襲的、固定的統制階級，執行政令的人，隨選舉而變易。且國家的最高權力操之於由人民代表所組成的國會，無人敢明目張胆的濫用其權力，來統制社會。這一套政治制度，是人民從自覺的經驗，用犧牲奮鬥而建立起來的。唯有建立起這套政治制度，人民的自由才能獲得確實的保障，而「意志社會」才能建立。現在歐美各國的富強，不論其背景如何不同，但「意志社會」是一個先決條件；更不論歐美的民主政治演進到目前，是否產生另一種統制階級，束縛自由，但人民在許多方面所獲得的自由，較之中世紀封建時代，不啻天壤之別。這是人類的進步，也是社會的進步。

五

中國思想的解放，開始於歐美文化的輸入，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思想，仍支配中國思想界幾十年。自五四運動起，中國思想界才開了自由之花。對於舊思想有了批判，新思想又有滋植。但中國舊日的傳統思想根深蒂固，常起一種復舊作用，今竟有人拿此復舊思想作為盾，因而在

政治方面，雖具民主國家的形式，而實際上仍未脫封建專制的遺毒。若比之歐美各國，我們不但未曾擺脫政治的束縛，即傳統的束縛亦未完成解除。換言之，現在的中國，不但未達到歐美已有的自由之第二階段，即第一階段的自由，亦尚未完全達到。

自民國成立以後，結束了數千年的專制政體。自由思想本可順利的向前發展。但自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後，不幸而掀起國共黨爭。既然是爭，當然以消滅對方為目的。政府為消滅共產黨及其思想，於是採用中外的統制方法及恐怖政策。最初還只是為防範共產黨的活動，但日久變質，凡進步的思想，批評的言論，都加以「思想不正確」的頭銜。這個可怕的頭銜，到處亂飛，飛在誰頭上，誰就只好認命。這個恐怖景相，逼迫人到了什麼地步呢？最好借用韓愈兩句話來描述：「足將進而趨退，口將言而囁嚅」。這真是中國言論思想的浩劫！其結果是使人精神萎靡，人心麻木，正如莊子所說：「哀莫大於心死」。人心若繼續死下去，我們不能不為國家民族前途揮一把熱淚！

派與匯

(五·完)

八 社會理想分派的利弊

上文說社會思想分派的利弊參半，我們看了我執的一番討論以後，可知這還是客氣說法，因為所謂利，多少是假定的，即假定學派之間真能分工合作，而我執之弊，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風氣，門戶之際的喧嘩擾奪，却是實在的。假定的利當然抵銷不過實在的弊，所以事實上還是弊多於利。不過比起社會理想的弊多於利來，這還是小巫之見大巫。老子的話，和我們添上的既不科學又不民主的評語，對社會理想分派的結果實際上是尤其適用，也應該是尤其適用，為的是如下的若干原因。社會理想的目的既在改革社會，而且往往求之甚亟，則從事人勢必不免心切於求而目眩於視，推重力行而忽略認識，而所謂力行也者，或因從事者實力有所未逮，或

我們現在迫切的第一步要求，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若不給言論自由，而高談民主政治，是欺人也是自欺。我們言論之所以不得自由，不能完全歸罪於統制階層，而社會人士多以「明哲保身」自律，不知努力去爭，也不能說毫無責任。我們縱觀歷史，言論自由沒有白白的送上門來的，必須不斷的努力去奮鬥，才能獲得。最近司徒雷登先生曾為此對大公報記者說：

「蔣主席及政府各領袖都贊成言論自由，不過受了過去習慣的影響，一時不容易完全變過來。各國言論自由，都是經過犧牲奮鬥的。要爭取言論自由，還得像抵抗外力侵略一樣的努力。」（見十一月十八日重慶大公報）

司徒先生這幾句話，確是向中國人進的忠告。我國各地應該樹起爭取言論自由的旗幟，一致努力爭取，社會地位較高之人，更當加重責任，領導爭取。我們憑藉言論自由，來建立一個「意志社會」。

三五、一二、一二。

潘光旦

因環境確有重大障礙，同時正因為理想本身原就偏頗，去通達的程度甚遠，以至於推行的結果無非是一陣動亂，一陣騷擾，得不到絲毫真實的進展，於是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就是以言詞作為行動，以宣傳算做工作，以多言擴充力行了。宣傳這樣東西，如果用得太多，似乎只有一個效果，就是一面各是其是，一面又勉強別人，於不斷的接受提示與暗示之後，亦從而其是，其為一種我執，足以壟斷或淆亂視聽，足以為精神與思想生活上的一種金籠呢，是不言而喻的。理想分派之弊尤在思想分派之上，此其一。

一種理想的服膺與推行，其心理上的先決條件是堅強的意志與熱烈的情緒，理智的質疑分析自居次要的地位。這種心理上的準備，事實上和接受一種宗教的心理上的準備是完全一致的。近代有若干派別的社會理想反

對宗教，反對神道的信仰，從社會學的立場看，這種反對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為關鍵所在，決不在一套理想有沒有神道做牌號，而在理想所喚起的一番心理的底蘊。這底蘊才是真正重要的，因為它的活動好歹總要影響到社會生活；好比煎中國草藥，藥終究是主體，至於水，儘管醫師故弄玄虛，非井水、河水、或天落水不可，究屬不關宏旨。『換湯不換藥』一句話就是這樣來的，而前代的宗教與近代社會理想之間，就其心理底蘊而言，也確乎有此種『湯換渣留』的現象；近代意大利社會思想家柏瑞篤把這一類的底蘊就叫做『渣』(residue)，可見是不為無因的了；他用到這渣字，倒也並不含有甚麼惡意，不過暗示着，水可以倒掉，渣則不容易倒掉，而事實則此種心理上的基層的功能是根本取消不了的。這一番話也就順便替近代西方宗教的一脈而不能復振，找到了一部分的解釋。信仰的傾向原是人類行為的底蘊存在的一部分，在經的，是經常常有表見為行為的企求的，內在的方面既有此企求，而外緣的方面又有種種足以滿足此企求的社會理想，裏應外合，於是社會理想愈發展，各式改革社會的主義愈揚溢，宗教的信仰便愈趨落寞。理想的興起可能是宗教衰微的果，而也可能是因，實際上怕是互為因果的，無論如何，信仰的心理始終有它的着落，有它的寄託，總是一大事實。我們這一番話，一般的人是不承認的，他們認為理想的信仰與宗教的信仰根本是兩回事，前者是科學的，不迷信的，而後者則否，所以也有人認為，即使是一件事，也是徵文明是進步了！對於這樣的人，我們的話是很難說明白的，不過我們應該指給他看，在理想家的心目中，一套理想的神聖不可侵犯，有百是而無一非，只應擁護，不許批評，往往要遠在鄉下老心目中的菩薩之上，為的是理想家的我執要比鄉下老的為堅強，鄉下老信菩薩，目的只在一人一家的平安，他的卻在改造社會，他是一個有使命的人。我們的話也許要扯得太遠了。要緊的是，我們要指出來，社會思想的學派和社會理想的學派，在精神上是很不相同的，而其區別怕不止是程度的，而是品類的；一到理想的領域裏，我們所接觸的事實上不是若干學派，而是若干宗門；宗門之間的入主出奴，是丹非素，以自己為正統真傳，視別人為旁門外道，其所發動的肝火，其所引起的爭執，勢必比學派之間的要添上若干倍數。理想分派之弊要在思想分派之上，此其二。

理想往往有和政治取得聯繫的趨勢，中國如此，西洋也如此，前代如此，當代也未嘗不如此。西洋史裏對此種聯繫的狀態有過『政教合一』的說法，其實這是不確的，聯繫並不等於合一。合一是打成一片，而政教的打成一片是近代一個顯明的史實，嚴格的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才發生的，並且目前還正在方興未艾的過程中。這指的是成套的改良主義或革命主義和實際政治的因緣而結。人們不滿意於現實政治而產生一些政治理想，當然是極古老的事實，根據了一些理想來從事於政治的活動，來促成政治的局部改善，以至於全部的鼎革，也不自當代始，英、美、法的有血無血革命都是先例。不過這些所用的理想祇是屈指可數的幾個原則，和從原則分解而來的幾個更單純的口號，有如自由、平等、博愛、幸福的追求之類，而學者解釋這些原則，可以言人人殊，不求其衷於一是；換言之，它們不構成一個套數，並沒有經過特殊的規定與頒布，不具備教條的形式與精神。祇是一些理想影響了實際政治，或實際政治採用了一些理想，或多少有些理想做指歸；問題是比較簡單的。改革或革命主義和實際政治打成一片以後的情形便與此不同。主義是成套數的，是有些規定的，是有一定的解釋而發生疑義必須重新解釋時又有一定的權威的，是具備了近乎教條的形式與精神，只許信仰而不容懷疑評論的。第一次大戰以來，馬列主義之於蘇聯，第二次大戰前，汎黎主義之於意大利，納粹主義之於德意志，二十年來三民主義之於中國，都有這種情形。主義有好壞的不同，執行主義的人有為公為私的區別，所收的實際效用因此也大相逕庭，不可同日而語，是不錯的；但這是另一個問題，是主義信仰者的問題，是實際政治家的問題，我們從社會學與心理學的立場來分析評議，是有把它們相提並論的權利的。

在這些改造主義與實際政治打成一片的實例裏，我們不妨提出一個來，作一個比較詳細的分析，以示一兩個思想學派，或至少的思想型態出現的派別，如何引伸為改革的理想，更如何在野心家手裏構成一種主義，作為政爭的良好工具，而終於和實際政治取得了表裏體用的不可分的關係。這例子是納粹主義。分析起納粹主義的思想因素來，我們很容易聯想到生物學派，特別是此派中的三個支派，一是社會有機體論，二是戰爭論，三是種族差異論，上文都敘到過。這三個支派，在德國原是發展得最早而最

熱鬧的，而且從俾斯麥的時代開始，愛國的學者與野心的政客多少已經把它們適用到社會、文化、民族，以至於政府生活，作為改革與擴張的張本，就是以思想之所得，派作理想的用途。這番適用也收了不少的效果，一八七一年以後的百廢俱興，使德國蔚為列強之一，不能說和此種理想沒有因果的關係。最顯然是從戰爭論引伸出來的軍國主義。其次，集體與極權主義的明顯的傾向是從有機論出發的。猶太人在歐洲是普遍的受壓迫的，而以在德國為甚，在德國是一向受壓迫的，而尤以十九世紀末葉以至最近為甚，這又很清楚的得力於種族武斷主義的「學理」上的啓發。希特勒對於這些的發展，在思想與理論方面，並沒有甚麼貢獻，他的貢獻是一顆誇大而狂妄的野心，一個肆無忌憚不惜毀滅人性的畸形人格，一番狂熱的組織與推動的魄力，把這些原是零星孤立的理想，混合在一起，揉成一團，成一個整套的信仰，又把戰敗後散漫而頹喪的人民心理，在這整套的信仰之上，重新收拾，團結與振奮起來；結果是誰都身受一些而知道的——奴役、戰爭、死亡，開始在德國，而終於拖下了整個的世界。理想分派的殃禍竟可以到這樣一個終極，拿前代的宗教所引起的同類的社會病態來比，更顯然的有大小巫之分。修談與醉心於文明進步的人應該就這一類的大事實，且多多的沉思一番，然後再下結論，就目前的形勢來說，蘇聯的集體主義和英美的箇人主義也許正醞釀着一次更新奇廣大的奴役、戰爭、與死亡來，正未可知。理想分派之弊，特別是經過宗教化與政治化之後，要遠在思想分派之上，這是解釋之三了。

九 治標的祛弊論

文明的人類如果想繼續下去，且不論文明的進一步的發揚光大，目前這局面是需要收拾的，而收拾的方向之一，就是如何可以充分的社會收取思想與理想之利，而儘量的祛除其弊。有兩條途徑是可以走得通的。第一條是治標的，我在上文已經說到一些。第二條是治本的；而無論治標治本，關鍵均在一個匯字，治標的路是莫衷適匯，治本的路是尋求新匯。上文說過，社會思想儘管分派不厭其多，只要一面分，一面不忘合作，一面發展自己，一面尊重別人的立場，願全別人的努力，採納別人的結論，則無縫的天衣雖不可得，一頂瓜皮小帽似的整體總可以保全。這就等於說，孔德

達爾文一類前輩的一番匯的努力，科學統層論與自然演進論，還是值得我們不斷的參考；事物現象是有本末先後因果的，在社會與文化的境界呈現以後，事物現象又往往互為本末先後因果，而沒有一件事物始終佔先，始終處本的地位，始終是其它事物的造因或其它事物的初元首創。希特勒喜歡做元首，德國人也許喜歡捧他做元首，在專制極權的政治場合裏容有短期的可能，在學術與思想的場合裏卻為事理所不許。明乎此，則我執的心理雖無法完全消除，已不難大量末減，而分工合作，便是不問收穫的收穫了。即就思想家的情緒一方面講，這條不忘舊匯的路也正沒有它的補益，派出一匯，等於流出同源，其豆既屬同根，相煎無庸太急，思想家各能如此宅心，則門戶畛域之見，爭嫡爭長之風，也就可以大殺了。

剛才關於思想派別的話，對於理想的派別也未嘗不適用，不過是更較困難罷了，困難的原因上文已經從詳說過。不過還有一重為思想派別所沒有的困難，就是有的理想派別不導源於孔達兩氏的綜合學說，而導源於若干始終矛盾的哲學概念。在哲學界未能解除此種矛盾之先，我從一個純粹的社會學的立場，曾經提出過一個看法來，也多少可以作為治標之用，就是在別處已經再三提出過的兩綱六目的看法，為本文的完整設想，不能再簡略的說一說。人以下的動物裏，大多數的物種有箇體而沒有羣體，或雖有而分工合作之迹不顯；蜂蟻之倫則有分工合作，燦然可觀的羣體，無論而箇體等於抹殺；在這些動物裏，箇體與羣體，倚重在那一方面，全都出於本能，而不邀情理的自覺的認可。到了人類，箇體與羣體同樣的存在，同樣的邀自覺的認可，而幾千年的生活經驗，更證明兩者同樣的需要，很難彼此貴此。一個健全的社會，一種革新社會的嘗試，在理論上應當承認箇羣兩體的不分軒輊的存在。這就是兩綱的說法了。箇體，或每一個人的性格，並不單純，它至少有三個方面，一是同於別人的通性，二是異於別人的箇性，三是非男即女的性別。羣體，或社會生活，也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秩序的維持，二是文化的進展，三是族類的綿延。這就是六目了，一綱各三目。任何三目之間，和兩綱之間一樣，也似乎很難分輕重高下，後先緩急。而箇人的三目和社會的三目又自有其聯絡與互為因果的關係，秩序基於通性之同，進步基於箇性之異，而綿延則繫於兩性的分工合作，反之，如果秩序有虧缺，文化缺乏進步的需求，或族類對於綿延的欲望

不够强大，則通性、箇人、與性別的發展也就分別的受到限制以至於抹殺。這就是我所提出的看法的全部了。

⑤ 有此看法，我們對於已往的民族社會或民族文化，何以有的變化雖多而曇花一現，有如希臘，有的壽命延長，而進步極少，有如中國，諸如此類的不同的經驗，便可以求諸於各民族中若干通行的理想或一般的見地，而得到一面更清楚的瞭解。反過來，我們也可以根據了這看法，而推論當代各個民族社會的前途，例如，美國過分注意箇人的自由，蘇聯過於着重集體的管制，前途可能各有各的奧蘊，並且有的已經開始在奧蘊。汎繫納粹的國家，只知國家的集體，抹殺箇人的自由，蘊是已經喫定了的，表面上好像此種蘊是外力教他們吃的，有些強制，有些早熟，但終究是理想的偏頗與不健全所招致的，終究是自作之孽。我們也可以用這看法來估量目前流行的各種學說、主張、和運動。例如理工教育、職業教育、專才教育一類的主張，在兩綱的六目之內，只顧到了箇性與文化進展的兩目，顯然易見的是偏枯，若謂目的祇在矯枉一時，固猶可說，若認為是一種經常的主張，就錯了。又如百餘年來的婦女運動，就女子箇人人格的發展而言，雖若一面把以往抹殺女子的通性與箇性的錯謬給糾正了，一面卻又把女子的性別擱過一邊，視同烏有，何嘗不是一個很重大的缺陷？近代婚姻之道之所以失，夫婦之道之所以苦，此種運動何能不負一部分的責任？總之，如果一般志在革新的人，無論是聽取別人的主張，或自己已有主張提出，如果都能接受這一類的看法，則前者可以知所取捨，或接受而知所保留補綴，而後者可不致過於輕率，過於偏狹，至少在嘗試之前，可以有一番比較圓通的考慮。約言之，這一類的看法同時可以減少妄作主張的人與隨聲附和的人，這對於社會生活應當有一些澄清與甯息的功效。近年以來，一半因情勢的要求，一半也由於見解之所及，一部分人的主張與行為裏，也已經表示這一類兼籌並顧的看法，例如，就箇人主義的自由經濟與集體主義的計畫經濟（牽涉到上文的兩綱）的一層而論，美國的羅斯福、華萊士、英國的拉斯基、孟漢姆都是這一路的人物，而在中國的政論家中間，這種人也漸漸顯角。

十 論新匯的可能

不過求乎其上的，懂得其中，我們自勉的目的還應該是一件無縫的天衣。我們要求一個新的綜合，新的匯。只有在一個新的匯漫的潤之下，一切理想思想，科學藝術，才有發奮中節的希望，初不僅社會一部分的理論學說為然。我們在篇首已經提到過，在前途短期內，一個新的匯合雖未必可能，但端倪已經有了一些。我們現在就要尋這端倪說話，如果局勢真有一些真下起元，窮極思變的要求，而同時人的自覺的努力還有幾分中用，而不完全受環境歷史支配的話，則由頭緒而線索，由線索而脈絡，由脈絡而綱領，而終於能把綱領提挈起來，我們的追求就不至於完全徒勞了。

所說端倪也並不單純，好比一根線，這中間我認為至少有五個頭緒，一個是很古老的，兩個是近代的，又兩個是當代的。每一個頭緒也不單純，名為頭緒，事實上代表着不少的人多方面的經驗，和若干年的經驗的累積，多少當然因遲早而有不同，約言之，每一個頭緒本身就已經有些綜合的意味，而在比較最古老的那一個，當初並且已經發生過一度匯的作用。我們順了時代把它們約略的叙一下。第一個是中西文化傳統中的人文思想。中國在先秦，西洋在希臘，這部分的思想已經有長足的發展。大意了以分做兩層。第一層是，一切從人出發，向人歸宿。第二層是，遇有二事以上發生衝突時，一切折中於人，即由人來斟酌損益，講求應有的分寸，使不致畸輕畸重，因為過猶不及，都是病源。所謂中庸之道表面上好像指的只是第二層，其實是兩層都該括的，中西人文思想都有近乎三才的說法，三才天地人，人居天地之間，不以天地為出發點與歸宿點，而以人，也未嘗不是一個中庸的看法。至於中庸也包括第二層是無煩多說的，不過有一點，就是所謂折中並不等於折半，那中之所在是活動的，所以必須斟酌的，所以才有分寸的話。人文思想在中國是始終保全了的，但二千年來，不進則退，大體變成暗晦，而部分被人誤解，也是一個事實，在西洋則可以說全部被人遺忘了，文藝復興時代一番提醒的努力並沒有成功，到最近三四十年才又有人鄭重的再行提出。這是頭緒之一，是五個中最基本的。

上文敘述到生物學派的各支派。幾乎是全部導源於演化論的若干概念時，我們就發見一個唯一沒有構成支派的概念，就是調適或位育。我們當時也提出了一個所以沒有的理由，說它在各個概念之中最富有綜合與匯的意味，因為要求教育與調適，就不能不注意一事一物一人所處的場合情境

，不能不講求部分與全部的關係，於原委之外，更不能推尊歸宿，於事實之外，更不能不研究意義價值。這就牽扯的太多了，牽扯一多，就不容易自立門戶；而歸宿、意義、價值之類又有些玄虛，涉及哲學範圍，所以從事於科學的社會研究的人名義上有些不屑為，實際上亦不能為，於是這一個大好的概念就被束諸高閣，落實了七八十年，其間雖也未嘗沒有人引作思想的總參考點，例如美國的勃里士篤（Bryce），但不太成功，因而始終沒有構成甚麼學派。不過人棄我取，而人家所以捨棄它的原因恰好就是我們所以選取它的原因。這就是頭緒之二了。這個頭緒與上面頭緒之一有些關聯，我們也應當在此指出。說這頭緒是近代的，乃是因為它的發展之功，屬於近代演化論者為多，其實位育一概念的由來很遠，其在中國，並且一向是人文思想的一部分，所謂『中和位育』者是，唯有經由中和的過程，才能到達位育的歸宿。至於位育一詞何以能與調適一詞互調，則我以前在別處曾屢作說明，不再贅費。

第三個頭緒發展在十九世紀末葉與二十世紀前葉，大部分是美國學者的貢獻，就是庇亞士、詹姆士的實驗論和杜威的工具論。這一路哲學裏的兩層基本思想和我們的進求都有極密切的關係。第一層辨一個真字，認為凡屬行得通而發生效用的便是真實，所謂發生效用，當然是對人發生了。第二層更進一步的認為一切環境事物，文教意識，全是工具，誰的工具，當然是人的工具了。這在西洋好像是很新鮮的，其實也還是導源於人文思想，至少在中國的人文思想裏，這兩層的根苗是再清楚沒有的。人文思想的經籍裏沒有真字，差近真字的意義的字有情偽之情，誠中形外之誠，都是從人出發的學，知道家昇真之真，近代科學之真，大異其趣。易經的時代說到『聖人以神道設教』，孟子的時代說到『變置社稷』，荀子的時代說到『聖人制法，節用，鼓日月蝕，皆所』以文之』，禮記的時代說到『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守』，一貫的表示工具論的無遠弗屆；神道由人創設，社稷由人變置，俗信（我對民間信仰，向不用迷信字樣，因迷信者究屬例外，其數字當遠較近代迷信理想之人為小）供人點綴，鬼神作人們了，然則天下雖大，事物雖多，還有那一樣不應作人的工具看呢？事物都是工具，包括思想、理想、信仰、主義在內，而非目的，便不會取得絕對的地位，便不走極端，也便不至於喧賓奪主，轉而把創設它們的人作為傾軋排擠、頌

指氣使，生殺予奪的對象，而道對於我們的匯的努力，是大有裨益的。

我們講的是社會思想與理想的派與匯，如今在社會學自身的範圍裏我們倒也找到正在發展中的一個學派可以幫我們的忙的。我們在上文列敘思想學派，並沒有敘到它，祇暗示到了一兩句，為的是它最後起，還在發展中，也為的是它已有幾分匯的意趣，和其它派別的精神不同，最好是保留到這個段落再論。這就是所謂功能學派，可以說完全是二十世紀初年的產物，而創立之功最大的學者，麥林諾斯基，不久以前才去世。功能學派的學者喜歡研究社會制度。從他們對於社會制度的界說裏我們便不難看出功能兩個字的意義來。麥林諾斯基說：『社會制度』是人類活動的有組織的體系。任何社會制度都針對一種基本需要；在一合作的事務上，和永久團集着的一羣人中，有它特具的一套規律及技術；任何社會制度也都是建築在一套物質的基礎上，包括環境的一部分及種種文化的設備。』基本需要滿足。要針對了行事才能滿足，便已充分表示功能的意思。要完成這功能，自不能不運用多方面的能力、資料、技術，即每一個生活的角落都得搜羅到家，集中一起，充分利用，才有達成的把握，把角落譯成現象演程或科學級的來說，界說中的『環境』與『物資基礎』屬於最下的幾個級層，化學、物理、氣象地理，等，『基本需要』是生物生理的，『羣』、『永久團集』、『合作』是心理的與社會的，而『永久團集』一點也牽連到地理，至於『規律』、『技術』、『設備』自屬於文化的級層了。自孔德創為級層之說以來，子孫蕃衍，流派綿長，而其正能飲水不忘源，數典不忘祖的，似乎祇有這一個支派，其餘都自立門戶，各奔前程，獨營生理，爭名奪利去了。功能學派大有匯的意趣，這是說法之一。功能學派又未嘗不得力於達爾文的演化論，特別是此論中的位育或調適的一個概念。不講功能則已，否則不能不注意場合、情境、格局，不能不檢討部分與全部的關聯，不能不留心目的與歸宿，不能不研究意義與價值，約言之，不能不講求時間空間的全般調適，通體位育。而上文討論到位育論的時候，所提到的也無非是這些東西，根本上沒有分別。此派之所以有匯的意味，而值得我們採擇，這是說法之二了。上文說到演化論裏『位育或調適』是當初沒有演成學派的唯一的概念，也說到後來是有的，這就是一個交代了。至於匯學派是不是自覺到這淵源，承認到這淵源，我沒有加以深究，不得而知，

但這是不關緊要的，要緊的是這淵源的分明的存在。追求新匯的努力中所應借重的第四箇頭緒便是這箇。

最後一個頭緒了以叫做人的科學，說已詳我所寫說童子操刀（副題是人的控制與的控制）一稿（見「觀察週刊」一卷二期），這裏無庸多贅。不過人的科學和本文的關係是應當說明的。三百年科學的作風是一貫的分析的、流衍的、支蔓的，結果是愈分愈細，愈流愈遠，已經到一個野草不可圖的局面。這對於人以外的現象事物，問題還比較簡單，因為它表面上好像並不妨礙我們對於物理的瞭解，並且正因其劈肌分理，表面上好像瞭解得特別清楚仔細，我說表面上，因為實際上所費乎瞭解者，費其全而不費其偏，至少遲早能偏全並舉，如果始終只是一番管窺蠡測，則窮之所以為大為美，海之所以為廣為深，我們還是無從瞭解。不過事物瞭解的偏全問題還是單純，複雜的在事物的控制。瞭解不能全，則控制也不能全，而偏特的控制或畸形的控制終必歸宿於無法控制而後已。大凡人對事物的控制，由於人力者半，由於事物自身的環境或其它事物的連鎖與牽制者亦半，所云人力當然也可以看作全部連鎖與牽制機構的一部分，但至多不過是一部分而已；如今把某件事物提取出來，使脫離其原有的連鎖與牽制的情境，而思但憑人力加以單獨的控制，則勢必畸形於先，而技巧於後。生物界有所謂自然的平衡也者，亦稱生命的網絡，就是一個自然區域內各種生物之間相生相剋的現象的總和。我們如果但憑一知半解，把甲網絡裏的一兩種生物介紹到乙網絡裏去，使發生我們所期望的生剋作用，最好的結果大約是一波雖平，一波繼起，而繼起的問題往往是更棘手，而終於教我們束手。農學界裏此類曲突徒薪，焦頭爛額之事已經屢見不鮮。

上文說的只是近代科學對於物的瞭解與物的控制。說到人，就更可憐了。無生之物，分割了還可以瞭解，有生之物就已經大有困難了；到了人，更似乎是分割之後再也拼續不成一個整體，即部分的瞭解儘管細到，合併起來，絕對不等於全部的瞭解，甚至於可以說，人的瞭解必須是圖圓的，不圖圓不足的為瞭解。到現在為止，所有關於人的科學，包括所謂人類學在內，全都是支離破碎的，算不得瞭解。既不瞭解，控制自更無從說起。三百年努力的結果，好像是已經把宇宙萬象，瞭解得復清楚，把聲、光、電、化、以至於原子的力量，控制得復得心應手，單獨有一種物象沒有

能力瞭解到，控制到，那就是人自己。用卡瑞爾的說法，人到現在還是一個未知數。用我們一句老話來說，人對於自己的生活，還是不出「盲人瞎馬、夜半深池」所描寫的光景。以未知數來推尋表面上的已知數，用夜半深池邊瞎馬上的盲人來駕馭這世界，原是不能想像的，而居然不斷的在那裏推尋駕馭，則結果之鹵莽滅裂，倒可想而知，事實上也不用着想，因為展開在眼前的就是。

真正的所謂人的科學也濫觴於詹姆士一路的哲學家，可是荏苒了三四十年，一直要經歷了兩次的世界大戰以後，科學家才注意到這個問題。第二次大戰發生以後，這方面的論議就逐漸的增多起來，到最近一兩年，比較鄭重的作品也將次問世。這門科學的方法論雖尚待發展，細節目的研究更有待於方法比較完成之後，但有兩點已經遭到公認，一是屬於看法或信念的，即，如果我們不瞭解人自己，就休想瞭解社會，瞭解世界。如果我們不能控制人自己，就根本不能控制社會，控制世界。第二點已經牽涉到方法，就是研究必須有圖圓的對象，圖圓的人，以至於人所處的在某一個時空段落裏的圖圓的情境。也許用不着再加指出，這種人的科學的新發展和本文全部的見地是完全屬於同一趨勢的，就是由派分而求匯合，唯有從匯合中求得的知是真知，更從而發生的力是實力。

前途的演變是不容易預測的，不過，履霜冰至，這五箇頭緒，彼此之間既很有一些淵源，或一些殊途同歸的緣分，遲早是會融會在一起，而成爲一個簇新的匯合的。這新的匯總得有一個名字，我們姑且名之曰，新人文思想。根據上面的討論，我們又不妨提出如下的一個梭子形的系圖來，作爲結束：



工作與娛樂

戴文賽

數年前有人問當代大科學家愛恩士坦，成功的祕訣是甚麼。愛氏回答：如果以A代表成功，那麼A便等於X加Y加Z，X代表工作，Y代表娛樂。那人再問愛氏Z代表甚麼。愛氏笑着回答，Z代表錢財。

愛恩士坦在工作上得到了極大的成功。像他這樣的成功的人竟把娛樂和工作同列為成功的要素，可見他對娛樂很重視。愛氏從小便愛好音樂，六歲便開始彈小提琴，一直到現在年紀已經很大了，還是常常彈。他的小提琴技術够資格隨時隨地開演奏會。音樂是他個人主要的娛樂方式。

有人認為人生的經驗可以分為四大類：第一是工作，第二是娛樂，第三是友誼和愛情，第四是崇拜（宗教信仰等）。有些心理學家把一個「十」字來象徵生活的這四方面。組成「十」字的四條直線應當都一樣長，才能得到平衡正常的的生活。若是有了一條或兩條線太長，生活便得不到平衡，各種反常的心理狀態也就接二連三地生出來。太注重工作，整天整夜都在思慮工作上的問題，把娛樂及精神上的生活完全忽略了，這種人如不生出精神病來，也只是過着一種無意義的生活。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人太注意娛樂，整天只是想玩，甚或花天酒地，把正業完全不顧，那也不行的。那也是不平衡的生活，是自私的生活，是對社會人羣毫無貢獻的生活。

有人就拿小提琴的四根弦來象徵人生的這四方面：最低音的G弦代表工作，那是生活的基礎，好比低音是和聲的基礎。不工作的人不應有生存的權利，因為他對人羣對生產都毫無貢獻。D弦代表娛樂。A弦代表友誼和愛情。E弦代表宗教上的信仰，哲學上的思維。E弦能發出最高的音，好比人類只有在精神生活裏才能達到最高的境界。

西方人到中國來考察或住了些時候之後，總會發出這個感想：中國人玩得太少了。我國人到歐美去，所得到的的一個印象也就是：西方人真比我們會玩，會享受。約翰根瑟（John Gunther）在「亞洲內幕」那部書論日本的那一章裏，說住在日本的西方人總是不明白一般的日本人星期六晚上到底做什麼，玩什麼。是否東方人比西方人好靜，沒有西方人那麼好動？我國有幾間大學常有些外國來的交換學生，中國同學和他們比較之下，便顯出沒有他們那麼好動。無論天氣好壞，下午下課之後，他們總換上運動衣服到運動場上去運動。如沒有人陪他一齊玩，也可能看見獨自一個交換學生在運動場上跑步。

娛樂的範圍很廣：社交、遊戲、體育、各種藝術的欣賞，都可以包括在內。娛樂是別於正業而言。一位整天把工作時間都花在運動場上或健身房裏的體育指導員，在工餘的時候一定不會再

以運動為主要的娛樂。他一定喜歡利用工餘的時間來作些靜的消遣，如看書、聽音樂、看電影等等。農夫、礦工、鐵匠也一定選擇靜一點的消遣。反過來說，整日在看書思索的學者或坐在辦公室裏辦公的人，都應當選些動的消遣來消磨工餘的時間，如打球和散步。用這種方法來調濟生活，可使生活不致單調，可使身心愉快，可把疲乏忘記，又使工作效率增加，生存的樂趣也增加。

娛樂是一種習慣，這種習慣必須用點工夫才能够把它養成。許多人都會這樣說：他們不注意娛樂，是因為第一，沒有空閒的時間，第二，娛樂太費錢。詳細一想，這兩個理由都不是重要的理由，這兩種困難都有方法避免的。一個人如說他每天連抽出十五分鐘的時間來做做柔體操都抽不出來，那他真有點言過其實了。好多人常花了好多時間在聊天，在談着可以不必談那麼久的閒話，在想着可以不必想的事情。充分利用吾人的時間乃是一種藝術，一種很重要的藝術，也是一個要得到成功所必須有的一個條件。有些中國作家批評或譏諷美國人太講效率了，整日忙忙碌碌地，沒得幾分鐘安靜下來。不過，太不講效率也不行的。我國離開「太講效率」的時期還遠得很。現在還得多提倡提倡效率。

娛樂也可以不費錢的，每天在自己房間裏或屋前後空地上做十五分鐘的柔體操並不必費甚

樂。如練習太貴，運動用具太貴，也可以想辦法把費用減小，如組織讀書會，儘量利用公立圖書館，組織或參加體育會，藝術研究會等等，連社交都有辦法節省費用。這點是目前在我國最應該提倡的一件事。我國一般人都太講面子了。平日節衣縮食，一應酬起來便不惜揮霍重金以求面子之保全。外國人一談到中國人的特性，便提起「面子」這個名詞，認為面子觀念是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最大的一個缺點。這件事很值得我們來詳細檢討一下。筆者好像還沒有看到討論這件事的文章。

在歐洲有一種觀念和我國的「面子」有點像，可是也有很重要的不同，那就是「Honour」（英文法文同一字，德文叫 Ehre）。英文裏的 Honour（在美國寫做 Honor）也有「榮譽」「致敬」的意思，不過這裏所指的以 Honour 代表的觀念，却沒有一個中文譯名能把它含義充分表現出來。Honour 可以說是一種「尊榮感」、「正氣感」、自尊心的表現、守信用、正直、公平、高尚、廉潔、有節氣（對婦女言就是守貞節）。這是中世紀歐洲騎士所遺傳下來的一種風氣，一種做人應有的準則，英雄好漢所應有的態度。法國最重要的一個口號（刻在巴黎國學院 Parnasse 上）就是「Patrie et Honours」（國家與尊榮）；意思是說：法國人應該有國家至上尊榮至上的觀念。

在我國，「面子」有時候就代表勢力地位。某人有勢力有錢有地位，因為利用他的「面子」可以號召，可以做成功一件事。（比方說利用它來向某學校借禮堂為演藝會之用）。這做法

外國也常有，只是不給它「面子」這個名詞而已。假使一個人利用他的勢力來做出一件對社會有益的，那是好的，一點無可非議。

我國的「面子」又有「光榮」「榮譽」的含意，特別是說「賞臉」「丟臉」的時候。「賞臉」就是「賞光」，給他得到光榮或榮譽。西方也常有這種事。不賞光不給人家得到光榮，便使人「丟臉」。自己做錯了事，而被人批評責罰，也算「丟臉」。所以「丟臉」就是「羞恥」「恥辱」的代名詞。

問題是我國一般人所認為光榮的，西方人不一定認為光榮，或認為不必要的光榮。恥辱亦然。約翰根遜在「亞洲内幕」那部書論中國那一章裏提出一個例子。他說我國抗戰開始的時候，一位中國軍官被派負責招待一位來幫忙我國的外國軍官（或飛行員）。那位外國人吃不慣中國飯，所以旅行的時候總自己攜帶些西餐罐頭。那位中國官員殷勤招待，處處預備豐盛的中國菜；覺得客人如不吃他所預備的東西而吃自己所帶的罐頭，便是使他「丟臉」。這種想法，這種「面子」觀念，最使外國人莫明其妙。自己固然願意得到光榮，不過也得尊重對方的意志。在上引的例子裏，可以完全不想到面子的問題。招待客人應以使客人感覺舒適為前提。

我國一般人為了太講面子，所以在婚喪壽慶這些大事上不求節省。甯可傾家蕩產或竟高築儀台，而不肯「丟臉」。這種觀念是很錯誤的。婚喪壽慶固然得有所表示，惟不必過事鋪張，不必花太多的錢。小而至於普通的應酬，更須力求節省。假使大家都節省，很快地就成為習慣，成為

風氣。英國人每天下午四時至五時之間都得喝茶，所以請喝茶便成為最普遍的應酬方式。主要並不在喝兩杯茶吃幾塊點心，而在得到機會彼此談談，彼此更加認識。

娛樂不可過度，過度便要影響工作了。我國人最常做的一種娛樂就是打麻將牌。這種遊戲本身是很好。不過有些人一打起麻將牌便停不下來，非打到深夜，或竟打到天快亮的時候才停。也有人一打竟打了三小時之久。這樣的娛樂不只影響工作，而且影響健康。

幾十年來，西方的學術文化被傳進我國來，各種娛樂的方式也都傳進來了。電影、留聲機、無線電是近代科學的產物，也成為全世界最普遍的娛樂方法。各種健身的運動也多半是採納西洋的方式。西洋藝術（包括繪畫、音樂、詩詞文學、舞蹈等）也日漸成為我國人研究和欣賞的對象。我國人中間會打西洋牌（最主要的玩法是「橋戲」Bridge）的也很多。

社交舞在歐美是一種很普遍的娛樂，也是很適當的社交機會。傳到我國沿海各大都市來已經二十多年了。這次抗戰把這種西洋式的娛樂也傳到內地各大都市去。很可惜這種正當的娛樂在我國各地都很快地商業化了。還有一種舞蹈，筆者認為更應該提倡的就是所謂「民間舞蹈」或「土風舞」（Folk Dance）。歐洲各國都有它的不同的民間舞蹈。這種舞蹈不像社交舞需要光滑的地板，只要有平一點的地方，無論戶內外就可以跳。跳的時候有各種不同的組合，不一定一對一對的。音樂也可以很簡單，在外國有時候只用一只小提琴。民間舞蹈是很好的娛樂，一種社交

機會，也可以當爲一種運動。無分男女，無分老少，都可以同樂。有些民間舞蹈很簡單，任何人看一兩次就可以參加跳。很可惜我國一向沒有普遍的民間舞蹈。西南邊疆的苗夷等民族則有民間舞蹈，而且是他們的最重要的一種娛樂方式。今年五月間筆者在昆明看了一次夷民舞蹈表演，才曉得了這一點。他們常在戶外大自然的懷抱裏跳他們的那各樣的舞蹈。怪不得他們的體格都很好，身體都很健康很結實。

在娛樂裏也可以學習處世做人的方法。英國人很注重運動，而且注重把『運動家的精神』應用到處世做人上面去。勝不驕，敗不餒。與同隊的人合作，努力求取勝利。臨陣不畏縮，非有很充分的理由（如受傷）絕不半途退出。做錯事不怪別人。事事講理，時時保持公正的態度。

反過來說：若是一個人能在工作裏得到和他所喜歡的娛樂所得到的一樣的快樂，那他是最高幸福的人了。愛恩士坦所謂成功等於工作加娛樂，便有這種含意在裏頭。一個人必須真喜歡他所担任的工作，工作才做得好，才能够得到大成功。愛氏的第三個條件——誠懇——便是支配時間的一個方法。一個人的時間有限，若是又要勤奮工作，又要好好地玩，好好地享受，那怎麼辦得到呢？只好少說閒話，少談無聊的事，用最佳的方法來利用所有的時間，來得到平衡的生活。

在我國要談起任何問題，都得記住我國人百分之八十五是農民，所以講到娛樂的問題，應當想到如何在每個小鄉村裏提倡娛樂。大都市裏娛樂的機會已經相當多了；鄉下才缺少近代的娛樂。極大多數的小城和鄉村都還沒有電力，

要裝無線電收音機和開設電影院都不容易。這兩樣東西不只是近代主要的娛樂方式，也是施行社會教育的絕好媒介。

對那些直接或間接使大眾得到娛樂的人，我們應當尊重他們，打破以往輕視俗人的風氣。廣義的娛樂包括一切藝術的欣賞。所以我們對創造藝術品的畫家、詩人、作家、作曲家、也應當尊重。在這一件事上可以把法國注重藝術的事實提出來參考。法國政府的內閣裏有一個『美術部』（或藝術部），管理全國的博物館、美術館、藝術學院、音樂學院、劇院等等。巴黎的旅館對藝術家都給了折扣的優待。我國素以文物之邦自稱，對創作文物發揚文物的人更應該重視。

聽說南京淪陷的時期裏，在南京的日本人每天早上一聽見信號便跑到戶外跟着收音機所傳出來的口令及音樂做着同樣的體操。本文把體育也包括在廣義的娛樂裏頭，所以提出這件事來表示人家如何注重體育，如何關心國民的健康。

娛樂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目前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於政治和經濟的問題，常把社會問題忽略了。如不提倡高尚的娛樂（如健身運動和藝術欣賞）和適宜的娛樂方法（不浪費、不過度、有恒），來代替低級的娛樂（如嫖賭飲及抽大煙），理想的社會將無法實現。社會問題必須與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同時解決。娛樂是生活裏重要的一方面，所以也就是文化的重要的一方面。娛樂的問題是值得討論的。

一九四六、十二、十五、北平。

本刊一至十二期

合訂本出版

本刊自發出合訂本預約消息後，預約者極爲踴躍，惟嗣因二至五期，或已售盡，或不足額，勢須重印，故延至本月底始能出版。此次已於預定額外多裝二百冊，俾愛好本刊者不致有向隅之歎。訂購從速！價目如左：

刊價：每冊八千元

寄費：

- (1) 快遞三百五十元
- (2) 航掛三千五百元

近十年來在新疆

各黨派活動秘錄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記者) 黨派活動必有其社會基因。能適應其社會基因，則其社會生活亦必隨之而發展。人類生存很安定，人類與人間沒有經濟與政治的剝削或壓迫關係，黨派既無產生的因素，自亦無活動之可言了。但是如果某一政治領域的經濟力量文化程度不夠，地理條件特殊，政治的控制技術過妙，過嚴，則與該一政治領域對立的或準對立的黨派在一個固定時期內也無發展甚至於無產生與活動之可能。近代歷史對於這個論斷已予以不斷的證明。新黨在十年前，亦即在揭增新，金樹仁時期

，人與人的關係不能說完美，可是人民的經濟文化還不足以產生黨派，不足以接受政黨的活動，另一方面新疆的地理條件很便於統治者之封鎖，所以一直到金氏末期雖曾發生了哈密事變，全疆動亂，最後他還以四一二政變奪權，但前者是地方人民自發的原始性農民暴動配合著政治野心家(馬仲英)的入侵，後者是迫化政治野心的陸軍配合著歸化軍人的反戰活動(註)，這裏並無政黨的成份。中國國民黨雖然在民國十九年在新已設立了黨部，但那只是官樣文章，被蘇聯送出的中共黨人雖有些

潛伏于新疆，但是他們都已被組織開除，縱使他們還信仰共產主義，既無核心又不通當地多數人民的語言，也就和普通人一樣了。

二十二年四一二政變後，盛世才氏獲得了政權，他懂得他本身的處境與配合時代理應的政治手腕，故除了宣佈一些糖衣的政綱，並毀散所謂「先遣份子」給他自己打進政治基礎，另一方面亦即利用此「先遣」口實先把官樣文章的國民黨清除出去。在當時盛世才所吸收的先遣份子，多係民國十八九年被共產國際清除出來流落于新疆的共產黨員，與少數有共產黨籍在新疆作

別個工作的人，前者均係漢人，後者均係維、塔等族。這些人都被盛世才用于組織政治監察管理局(事在卅三年冬，後改為全省保安總局)。而主其事者則係曾在外交作特工出名的曾又福(在新名王立祥，在外名張先生，人極極，故又以王矮子出名)與外國人包國寧，至若代理局長張義晉，科長胡瑞華，塔城分局局長敘遠，喀什分局副局長喀的爾阿吉，都是被開除的或在籍的共產黨員。但是在當時還沒有共產黨的組織，在這裏我得特別註釋一下，即新疆雖有國際領土，中共卻沒有國際根據在道建立組織。

盛世才只是利用「左」的外衣來裝飾他的門面，他卻怕「左」的實力真正侵入，因此他不能不自己先來組織政黨的雛形，于是在三十三年子迪化成立了新疆民衆反帝聯合會，主持會務的人都是他自口內邀來的或多或少帶有左傾色彩的他的朋友，但是「左」的實力却不因此而停止其活動，因為在那時已給它一個很好的活動機會，那個機會盛世才不敢公開給封閉住。所以二十四年初夏便來到迪化許多共產黨人，王壽成(即中共發起人之一俞秀松，十六年去蘇，再未歸國)，劉賢臣(曾在北伐時充總務處副處長)，蘭

寶廷(中共青年團第一任書記，真名姓不詳)。王寶乾，萬獻廷(原名張一範)，滿業爾(維族人)，鄭義鈞……等人，盛氏均委他們擔任了行政、文化、教育等職，並于二十五年夏把他的二妹世同許配了王壽成(當時任反帝會秘書長)，作進一步的聯繫。這些共產黨人與其說是中共，莫如說是國際共產黨人，因為他們都是離開中共組織多年的人了。他們的活動方式很緩合，對任何人絕口不談共產問題，只是接近並拉攏左傾份子，以「反帝」口號暗中攻擊中央，並作些挑撥離間的勾當罷了。盛氏一方面對他

們很尊敬，很優待，但暗中則嚴加偵查；以後被盛世才提拔起來的李澤林，此時便是在盛氏運用下，一方給某方工作，一方替盛氏搜集關於這些份子的活動情報。到了二十六年秋盛世才創造第一次陰謀案，其打擊對象一半便是在這些共產份子與其影響下的或可能被影響下的人，盛氏給他們戴上了托匪的帽子，一起都押起來。恰好像俞秀松、張一範等人都曾在共產黨組織中受過處分，而逃自外國的中共份子更不用說，沒有誰可惜他們，這一時期只有王寶乾(新疆日報社長兼外交署署長)陳培生(邊務處副處長，邊務處是專門領導新疆外特工的組織)王立祥(二十五年即他去)幾個共產黨未就影響入獄。

但是「左」的實力還未因此而減衰，反之，中共在此時却大批入新。中共入新是許多原因促成的，但他們對盛氏曾担保在新疆不建立組織，

只是幫助盛氏建設大政的「新新報」。中共入新一共分期，第一期是民國二十五年在甘肅被通而走入新疆的共軍，大部都是張國燾屬下，盛氏名他們為新兵營，安置在迪化，以後擴充其中的青年份子撥入航空學校學員。第二期是民國二十六年冬直接由延安來的，有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在新名周彬），中共駐新代表徐杰（原名陳澤秋），共黨作家孟一鳴（原名徐孟秋），黃民學，林基路及若干男女中共黨員數十名。到新後，盛氏對他們也特別優待，並均委以要職。二十七年周彬作了財政廳長，孟一鳴作了教育廳長兼新疆學院院長，黃民學作了反帝會秘書長兼審判委員會委員長，其餘的人也部分在政學界，有的作了行政長，警備司令，縣長，教育局長，校長……女黨員則分佈在迪化女子學校及附小裏，他們確實遵守了對盛氏的諾言，除了

他們自己已有聯繫外，對外並未吸收過黨員，只作了思想上的宣傳與組織等工作。特別是反對過去在新的共黨，說他們是托匪，並批評其工作上的錯誤。這些人的工作能力都很強，在學院久便把學生掌握住，一般青年與公務員甚至於軍人，投機商人都趨向他們，好像將來只有他們在政治上有出路。

但是盛氏有許多辦法減弱他們的活動，他除了製造陰謀案，把被他們影響的人，加以種種罪名收押外，並把工作能比較強的中共份子調到南疆去作縣長，地方稅局長，行政長，使他們無從發展其影響（因為南疆維民根本不接受共產主義，他們又不通維語，絕不會有何發展）。那時中共份子還不知道盛氏的意圖，到蘇德戰爭爆發，他們擴大了宣傳工作，這一工作比對抗日工作作得積極（二十七年新疆即取消了各地的抗日後援會，並停止了抗日捐款），尤其是捐款運動。可是到了三十一年，盛氏開始尋找政治上的另一出路，冬天便把孟一鳴等人禁閉起來，三十二年把他們都押到監獄裏。盛氏的政治控制技術，極端「高明」，再加以優越的地理條件，任你怎樣，也逃不出他的羅網。只有黃民學離新較早，陳培生、王寶乾則以特殊關係，不知去向（陳培生于三十一年出現于蘭州，復乘機在滬）。

這些共產黨員在獄中有的從未審訊，有的則被種種毒刑，就像徐孟秋那樣的漢子，也不得不親編供詞，承認了謀刺盛旅長（盛氏之四弟），企圖顛覆政府。實際上，中共在新疆並未作過這些事，當然，他們在此留久了，遇到機會也會把盛氏的政權取而代之，但在此時他們却未曾有這一個活動，而且國際是否把新疆分給中共還是問題。但是盛氏終把中共一筆清算了。

三十二年春在新疆恢復了國民黨的組織，盛氏在此前曾為個人組織了六星社，李英奇（當時公安管理處長）便是主要領導人之一，但至此也秘密取消，並把大部份六星社社員投獄。是年冬並秘密把徐杰，林基路，周彬及其他他人「犯」處死。他們死時也許沒有時間來想，即使想也會以為死在國民黨手中，實際上國民黨從未知道這件事，就是盛氏本人以外也沒有李英奇與劊子手知道。

這一次國民黨在新成立曾引起全體國民的歡迎，因為人民受盛氏的虐政太久太深了，以為中央勢力入新之後，新疆的局面一定大變，盛氏的作風一定大改，國民黨在近年十幾年來可以說第一次在一個廣大地區裏受到這樣的擁護，盛氏本人却在戰場上，可是他還有辦法，對入新的中央人員，不分高低，曲盡優待，而暗中則嚴密監視。當時的國民黨會委會委員長黃如令

（現任長春大學校長）他本來是個教育家，他能夠和盛氏對峙，國民黨雖作了若干宣傳工作，可是盛氏一方面誘使入新的國民黨中下層份子生活腐化，一方面嚴密考查和國民黨接近的地方人士，到必要時便與以逮捕，甚至於在派往重慶受訓的新疆少數軍警人員中，都佈置下強有力的偵探網，不只是偵查重慶的一切，且使其互相監視，誰也不敢有離遠盛氏的言行甚或惡念。而中央派來新疆的黨員，其身邊邊境事，盛氏都無不熟知，梁寒操在三十三年曾視察南疆，並且以宣傳三民主義，曾受到維族人民的熱烈歡迎，但是他到各地的講演與維民向他提議的要求和意見，都被翻譯先生給翻到九雲雲外去了。不過由於二年來的書面宣傳，國民黨在新疆終取得一些軍果。

三十三年盛氏在職權中又把過去對付共產黨人的辦法施之於國民黨人了。他連一次撤的網非常寬，把公教人員、大中學生、高級軍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掃數捕押，八月且把中央在新要員也都收押起來，給他們戴上一頂共產黨的帽子。盛氏在此時並非重向「左」一轉，因為「左」已被他妥夠了，絕不會再要他，他只是計算國民黨不會把他怎樣，即使對此案懷疑，至多也不過把案中的中央要員調回重慶，再派來一部份人，等到這部份人工作稍有成績時，再來一次陰謀暴動案。過去盛氏用這方法曾把許多外人請走，而且一次一次地請走，弄得外人也無可如何，可是他這一次失敗了。

盛氏去職前，在新疆已有阿山哈族復興委員會的組織，設在齊格爾里河的外蒙邊境上，主席是吳斯滿，印發傳單，宣傳東土爾其斯坦主義，在迪化也有類似的組織。等到三十三年十一月七日伊寧事變爆發後，以東土爾其斯坦組織為基礎而組織的

秘密團體，在迪化、塔城、庫車、阿克蘇、喀什等地都已發現，過去共產黨在新活動並未提出鮮明的政綱，國民黨在新活動只是宣傳三民主義，而東土爾其斯坦思想則鮮明地提出反對漢人，爭取獨立的口號，並行動起來。不過參加這一活動的人們，只限於青年知識分子，一般民衆對此尚未感到多量興趣，同時因為他們本身缺乏政治鬥爭的經驗與技術，在思想爭取上並未獲得多量成績，反之，却是伊方的軍事勝利，却漸漸地打動了人心。

本年和平談判成功後，在迪化出現兩個思想團體，其一是以伊明拜克（現任新疆省委建設廳長）為首而創立的阿爾泰月刊社，伊明拜克曾遊學土耳其與波斯，在歷史學上曾有較深的成就，留滯多年，在滬即創辦阿爾泰月刊，曾因突厥民族問題和黎東方作過筆戰，他是突厥主義者，不主張新疆脫離中國

寶天鐵路與天蘭鐵路

旅客嫌沉悶：下車可散步

鄉人苦負重：上車開洋車

歷史大笑話：火車人可推

中國真偉大：洋人逢其感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蘭州通信)三十五年元旦，甘肅省政府谷前主席正論在隴南的重鎮天水，主持了寶天鐵路通車典禮，當時距天水城東四十華里的北道車站聚集了各機關代表、學生、軍隊、農民們，數萬的觀禮者，探繩一剪，汽笛一鳴，火車開出了站，四野響起了一片秋呼聲。

這代表着一個什麼意義？在中國的交通史上，自然是應該以這更重的添上一筆的，有史以來，火車第一次伸展到了甘肅。

不算誇大的說，多與多難的隴海鐵路

的向西修築，正顯明的指示着國家政局的時趨坎坷，緩慢停頓，一步一歇息，這是政府對於西北溫熱而冷淡的指示儀。不過在這兩年內，熱情繼續向上，對於大西北的重要，有了新估價，即從修鐵路的積極上來說吧，這看法自然是很正確的。

着歇開向工地，他們多是強壯有力的莊稼漢，爲了鐵路，他們流了汗也貢獻了生命；渭河中也真獻了兩艘了數十人。前後共傷亡民工一百七十人。

架橋，鑽洞，櫛風沐雨，胼手胝足，夜晚工地燈火通明，終於，巨大的血脈流通了這兩地的呼吸，凡是貢獻過一分心力的人，都享受着一份驕傲的高興，一能跑的房子也帶給了沿線鄉民一份驚奇的權喜。

趕快完成。寶天到天水，正是所謂的一關山一餘脈錯落交縱區，山峯密接，峽溝曲繞，沿着渭河河谷往內延展，路線的測定然費苦心，所以橋樑多(大橋二十五，小橋七十二)，隧道更多(一百二十五個，共二一六三零餘萬公尺，這是由河南調來的數千熟練技術工人擔負其責的，土方工程五二〇餘萬公尺則由隴南十一縣民工四萬餘人，及陝西民工一萬六千餘人担負了。三十三年夏我在天水，正看到各縣來的民工一隊隊挑着筐籠，嗚

寶天路通車的消息，曾給羈留在西北的還鄉和復員人士以很大的興奮，不僅是時間較爲經濟，而且可以免坐汽車的顛簸擁擠之苦。所以寶天通車後，隴天段汽車來往至爲頻繁。通車後開始情況尚好，天水和寶天連日放車一次，原價只合天寶段汽車之二十分之

亦不願利用任何外援，而是企圖變新陝爲完全的自治區，因此他在新陝省建設廳的門額下，把廳名用維文譯爲突厥斯坦建設廳(聽說近已更易)。另一是若干「前進」青年組成的漢騰格裡社，已出版了二期刊物，鼓吹「獨立一思想」。

國民黨在盛氏去新之後，作風未能與時間所演出的場面配合，在思想鬥爭上既不能爭取主動，甚至於應付事局的工作也很少發現，一直到現在新陝省黨部連一種維文刊物都沒有辦，怎能把軍衆爭取過來。至於被盛氏捕押的共產黨人，除少數放棄共產主義思想者外，餘下的已於本年六月間由新陝省府派員全部送回延安。

玩着，出壁報，作宣傳，磨擦，拉攏挑撥，學生整天不讀書，真叫人頭痛。他們反而戀想現在的新陝學校，在那裏劉能安心讀書，那知現在新陝的學校內已不足以安心讀書了。

歷史能教訓人，而不能改造人，聰明人的技術，而越發着意於控制、利用，盡可能地煽動發掘人類的弱點，而加以運用，老實人在歇息中過着漸無自由或已無自由的生活，青年人被當作工具在消耗着。

人類到什麼時候纔能夠到達互助、互愛、沒有壓迫或剝削關係，安安靜靜地生活，真是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呢！

(註)歸化人是指流落在新陝國際的歐洲人，多數都是俄羅斯人，二十一年新陝亂作，金樹仁氏徵集他們從事平亂，轉戰二年，毫無結果，而金氏的部下對他們又時加污辱，他們在新陝生活都極好，不願再回那裏去賣命，便與軍務局長陳中等勾結，圖逐金氏。

工程急就章 路局拒接收

從二十八年五月開始修起，時斷時續的蠕蠕而進，一直到三十三年五月始展開全面工程。其時抗戰的局勢日益艱苦，但最高當局却看清了此路的重要，所以責令交通部即速完成。當時交通部長曾養甫巡視西北，在天水召開重要會議，一頁重担落到了吳咨佑的肩上一隊隊挑着筐籠，嗚

一，雖然車輪被震得不堪，但比汽車舒服得多。貨運方面，蘭西兩方面的土產之輸出者相百貨布匹之輸入者均得以大量運載，一時商民稱便。大家慶幸路軌沒有拆開去作修復河南蘭海四段之用，因為勝利後復員孔亟，一度有此傳說。

但不幸火車跑一跑，便像發了瘋疾，三天停開，五日不放，這「愈就草」式修成的路，疾病叢生，害得若干運糧小公務員和學生們，在車站一住便是十天八天，甚至路費耗盡，進退維谷。所以一寶天鐵路工程局一結束，將路正式向蘭海路局移交之時，被拒絕接收，這自然不是毫無理由的。

牛皮可以吹 火車可以推

粗糙的工程造成的這條路，最易發生的毛病大概有三種：第一是塌方，第二是掉道，第三就是涵洞

的塌陷了。因之便道甚多，又因路基鬆軟，又如橋樑多是木架構，因而大大的限制了行車的速率。火車在進行中，乘客可以隨時下來小便，徜徉散步一會。行路的鄉人們，背負重物，一高興也可踏了上去。一「開開洋車」，到了目的地再下來不遲。會乘車者告我，甚至有時，遇到一點小坡，火車一時與來，大聲的喘氣，絲兒不動，這時就得動員全車乘客以及行路人來一次「推」火車運動，人多力大，羣聲吶喊，居然能奏「奇」效！真是什麼天大的笑話都可以發生在中國，龍諺曰：「牛皮不是吹的，火車不是推的。」這句諺語現在已經站不住，人推汽車早已司空見慣，如今人推火車又已首開紀錄於寶天路上了。

「老牛破車」竟延擱了五月中旬，路真填得不能再走，只好宣告停駛。有人幸運的乘了一寶天路末末的乘了去寶蘭，沿途優哉遊哉，飽覽了山光水色，但也架裡着一把汗，時時懼怕死神會伸出它的黑手。火車過橋，下臨絕溝，速度雖慢到不能再慢，但橋身吱吱作怪響，同乘車的美國工程師說：「真偉大，只有中國人才有胆量坐這樣的車過這樣的橋！」但「橋過漸而為枳」，說這話的美人難道忘了他也在「窮達其盛」嗎？如此工程，如此行車，以乘客生命為兒戲，耗費國幣九十億（以前的錢），不知交通當局恩之何以自解？

從五月迄今，人們幾乎把寶天路忘卻了，然而喜訊傳來，在「工程改進處」的努力修築改良下，寶天路又定三十六年元旦正式重行通車了，以上所述種種是否又要重演，那只有等待事實的證明了。

天蘭田工賑 三年限修成

和寶天路同時測定路線的還有天成（天水至成縣）和天蘭兩鐵路。天成的車站是早已修好了的，但路之修築一時還談不到。天蘭本也有緩修之意，但因甘肅去年大災，到今年春災民們已經開始無食，這個問題自然十分嚴重，所以甘前主席谷正倫赴蘭時向中樞力爭，決定以工代賑方式，開始修築土方，並限定三年之內一定完成。

這一決定，自然給西北又帶來一個好喜訊！天蘭路測定的路線係自天水銜接寶天路，向西經渭水峪、甘谷、武山、隴西、轉而向北經馬河鎮、定西、稱鈞縣、甘草地以達蘭州。全長共三七五·五五五公里，隧道四十一座（長六九八六公尺），大橋四十二座（二六五公尺），小橋一七

四座（八九〇公尺），路基石方一、三二二、九八一公方，土方二四、七四七、一九三公方。同時自臨洮經渭源穿蘭山以至臨洮，又有一百二十餘公里之支線，現尚未測量完竣。

天蘭鐵路工程處成立於五月間，沿線災民實在頗受厚賜。第一年度工程費中央共撥一百二十萬元，工賑處發動災民承作二十億元，工作五個半月中以一百六十三萬餘元，共做成土方四百五十五萬餘公方，僅為全部土方六分之一。現在隨着一些零星工作仍在進行外，工程已大部停止。

經費尚不足 材料多缺乏

自郭寄嶠主席蒞蘭州自然為西北交通的總樞紐；去歲夏有蘭青公路，去春有蘭青公路，可連接已修成的青藏公路和待完成的青新公路；去新蘭有甘新大道。以蘭州為樞紐，向四方為扇形的展開，如能使指，蘭州的重要當然

更高於今日。自然，天蘭鐵路之修築，並不能完全着眼於「生意經」上，甘肅地本瘠薄，愈往北愈荒涼，如果將來繼續進展入新，到了河西走廊，恐怕連客運都也相當寥寥，但是在鞏固邊陲的大前提下，這一切所佔的比重都極為輕微，橫貫大陸以達西陲的大鐵道，實有若無比的重要。當然大家所希望的是：修築時既求迅速又要確實，決不能重蹈如寶天路通車後所表露的種種弱點。甘肅的老百姓在這一件偉大的工作上，自然要儘量貢獻其血汗以及其生命，前後數次的塌方，又已隱斃了數十名工人。

天蘭修成後 國防意義重

當「馬歇爾鐵道」決定以天蘭路為主幹，將來向新疆修築時的耳鼓，大家除了希望馬氏的和平斡旋工作仍然能有點成效外，對於這條鐵道，希望他的幫助能在中國人心中留下一個更偉大不朽的功績。

十二月十日。

十二月十日。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鬥爭中的莎士比亞(五·完)

Donald Morrow 著
梁實秋 譯

七 莎士比亞的悲劇

莎士比亞這樣激底的在文藝復興的傳統中寫作，推崇塵世的生活，這並不是說他對於世界毫無不滿。有他的悲劇在。在這些悲劇裏有多少他自己的悲哀，沒人能知道。但是我覺得，這些悲劇，在它們範圍內，是莎士比亞給這塵世生活的最高敬禮。

悲劇中人物都是人生的愛好者，深深的沉溺於人生的演化。就因為他們對人生濃烈的感覺興趣，所以對人生的艱困纔如此深切注意。他們的沉痛的言辭，暗示着嚴重的隱衷，使他們不得不如此談吐。他們的苦痛是和他們的對人生的愛戀成正比例的。人生既能夠給這樣多的損害，它該必是有何等大的魔力！友誼對於提蒙該是何等的重要，然後忘恩負義的朋友纔能使他如此的殘酷！李爾王把女兒的愛看得何等重大，然後她們的冷淡纔使得他在風暴的夜裏咒罵，失了自尊心，甚至發瘋！奧賽羅把德斯底蒙娜的愛看得多麼重要，然後她的貌似不貞纔能這樣殘烈的激惱了他！這些劇中人物最感覺傷心的地方，亦即是他們最鍾情最感興味的所在。例如奧賽羅自己的聲

假如是天意
要我受些折磨；把各種災難
降在我的光頭上；

使我全身浸在貧困裏面；

使我在心裏裏也還能找到

一點點的忍耐；但是，嗚呀，使我

成爲世人嘲笑的永久目標，

千夫所指，我也還龍忍受；很能忍受；

但是，你這心窩，是我貯藏愛情的倉庫，

我除了在此生活便無生命之可言，

這是我之生命之流的泉源，

否則便要乾枯；居然把我從這地方驅逐！

或竟留做癩蝦蟆交尾生的水池！

莎士比亞的觀察，在感情方面與悲劇中人物

發生共鳴，實際上即是經驗了那種以愛情友誼

世俗務爲極關重要的生活，自不待言。

對於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在莎士比亞戲劇

中產出悲劇反應的那些人事，是相當的瑣屑不足

道，不值得引起他的極強的哀傷。這些人事，以

及莎士比亞的人物在其中活動的整個世界，都是

空虛的。他的注意中心是在靈魂生活裏。一個人

有了上帝，這塵世間的人們還值什麼！一個人能

昇天堂，這整個塵世的現象還算得什麼！在他看

起來，莎士比亞是如何的小題大作！

在莎士比亞作品裏，不僅是塵世生活被描寫

成爲極其重要，即悲劇人物及劇中最失意的人物

亦從不以希求靈魂獲救爲出路。靈魂獲救——對

於天主教徒是全然最關重要——根本的不在考慮

之中，即塵世間環境最慘的不幸者也不認爲這是

最後的生路。這些人物在最後喘息的時候，談起

他們的塵世糾紛，從想不到獲救的事。他們死，

甚至不要援引「僧侶的特權」——不要臨終塗油

禮。「看看那邊！看看那邊！」李爾王以最後的

喘息嘆，指着他的死了的考底利里。歷經全劇

把握着他的興趣的事，在臨終處還是能把握住。

對於一切劇中人物蓋莫不如此。「且別去享天堂

的極樂」，臨死的哈姆雷特向他的朋友何瑞修說

「在這嚴酷的塵世隱忍些時，把我的故事宣揚

一下」。他說下去時，關心於國事過於他自己的

死。對於臨死的悲劇人物，生活都是極重要的。

莎士比亞對於悲劇的觀念，是文藝復興式的。

反天主教的，這是自不待言；所謂悲劇，不

是一個靈魂從上帝的恩籠中墮落下來，如教會所云

，而是一個人從一種人生境界墮入於另一種。

不僅是在他們的對塵世生活所感之文藝復興

的興趣這一點上，莎士比亞的悲劇與商業階級完

全和諧，而另有更重要的一面在。悲劇的作家，

要想指陳他所描寫的悲劇其緣由究竟何在，他可

以有好幾種做法，按他的觀點而決定一種。他若

是覺得悲劇是人生中內在的正常的一部份，他可

以像 Melville 一般認定其緣由是「宇宙間痼疾」

。他若是覺得他自己也不十分明白其緣由的所在

，他可以像 Dreiser 一般把這意思明告讀者，留

下一種混亂不定的感覺。他若是像無產階級作家

一般覺得悲劇(或悲劇的情節)是由於特殊的社

會制度，他也可以把這意思明告讀者。

在這一點上，我覺得莎士比亞時代的天主教

徒，其地位很有些像今日之無產階級作家。他知

道在伊利沙白統治下的天主教徒之不幸的境遇，並且在社會的體系裏發見了特殊的緣由。這樣的一位作家——這是假設，事實上不會有的，因為對天主教徒的言論統治是很嚴的，——若有所作，一定會針對着那社會體系。

但是莎士比亞不做這樣的事。他們處置的題材，與基本的社會安排相距甚遠，與人們之經濟的和政治的關係亦不相涉。一個羅賓歐的悲劇，其緣由固可以牽涉到社會體系上去，但究竟不使這樣處置，不能像是描寫一個欲規復失產而被害的封建貴族那樣的悲劇。

莎士比亞在處置他所描寫的悲劇的緣由時，本可以牽聯到社會的制度，但他不如此做。他的悲劇中人物之不幸，被描寫成爲私人的偶然的折磨，由於私人的各別圍境而生，而不是一個社會人羣的常有的苦痛，由於一些社會制度而生。所以莎士比亞的悲劇不但沒有攻擊到基本的社會體系，而且連其中的制度也沒有攻擊。在悲劇裏，整個的社會是被全然默認，從未對之發生疑問。其表現方法與天主教徒的想法不同，他們是想把社會徹底改造的。社會現狀即是人生的本色，所以需要和人生一起的被接受。

一個悲劇作家不但要處置悲劇的緣由，而且還要想法處置他的悲劇中人物，他的作品之整個的意義便要看他怎樣處置而定。他能令觀眾散戲回家而還保存悲劇的意味，感覺到激動不安，希望着能有什麼設施以改良適纒所見的那種苦痛纒好。他也可以令觀眾的心裏重歸於甯靜，感覺着這悲劇雖然殘酷，幸喜已經過去，沒有留下什麼問題。前者當然是合於天主教徒的心境，後者合於商人。莎士比亞選中了後者。他的觀眾離開劇院時，並不被一個哈姆雷特、一個李爾、一個奧賽羅的未解決的苦悶所煩擾。他們安然回家，覺得「結局好即是全體好」，因爲在戲劇的條件中他已解決了這些人物的問題。他們不再在苦痛中生活了。若不是像奧賽羅似的自殺，莎士比亞也

有人物來結果他們。在最後幕落時，他的死是定了；所有的暴驟的被情感糾纏的人物全都長眠了，他們和他們的問題便一筆勾消。生活又可以重新快樂的進行。

這些戲的最後幾筆，檢討悲劇人物的不幸者少，而指示將來的新生活者多。一齣戲的最後的一句，從不由悲劇的犧牲者自己來說，總是由一個與向前進行的生活有關的人來說。

八 結論

在大體上，莎士比亞給了他的觀眾以他們所欣賞的。他不但避免描寫封建的天主教徒的悲慘狀況，而且選擇了確能使商業界人高興的題材。誠然他很少給他們一個商人英雄，如「威尼士商人」中的安圖尼歐，而是更時常的描寫貴族皇帝王公的世界。但是，我疑心，這正是商業巨頭所最欣賞的。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厭惡商業的，極力想取得舊日有田產的貴族們的排場，想買產業，買尊銜，參加他們的女王伊利沙白宮中的古老典禮，以模倣舊日的貴族。實在的，莎士比亞寫作的時候，已經有兩組貴族，舊的和新的。許多新貴族在宗教革新運動的時候已經得到了他們的田產與尊銜了。

這個新商人貴族階級，希望着能領略舊日的支配階級的榮耀，居然做到了，不僅由於外表的模倣，而且也是靠了到劇院觀看像莎士比亞的那樣的劇戲。在劇院裏他們能看見皇帝王公大臣們的生活，於是也就算參加了封建階級的豪華勇敢的世界。他們不僅在倫敦的劇院裏消磨時間，並且有幾個還變成爲劇院的保護人。

這中產階級企求與封建傳統發生聯繫的傾向，在英國文化史裏變成爲十分重要。莎士比亞與他的同時人所開始的，別的作家們便繼續做下去了。

在法蘭西，情形正相反。歷經十八世紀，英國作家如 *Voltaire* 還用貴族的氣派寫作，一般

作家也都接受社會現狀，這時節法蘭西中產階級文學却是反抗的。因爲在法蘭西，直到十八世紀末葉，都是古老的貴族階級當權。模倣封建階級是不可能的，必須破壞它，並且還要聯帶着破壞那給它威勢的一切傳統。要完成這工作，便不能不認較下層階級爲聯盟的弟兄。所以法蘭西中產階級便趨向於輕蔑貴族氣味而擁護平民氣味。他們的作家中有些個，如盧梭，便諷刺了封建主義，並且宣揚了人類的大同。

莎士比亞不但表現了中產階級對於封建的羣圍之希求，並且也表現了它對平民的思想之輕視。對於低下階級的苦楚他誠然是有時候表示同情的憐憫，但是在大致上，許多批評家都指陳過，他對於下層階級的人物之表現，是並不阿諛的。這些人物大率爲蠢笨的人，像「仲夏夜夢」中的 *Bottom* 一般。這些人物的政治能力在「凱撒大將」與「科立歐蘭奴斯」裏都受了譏嘲。下層階級在這些戲裏是被描寫成爲盲目的羣衆，愚蠢無思想的附和者，忠心常易動搖，爲野心家所利用。

一個人若是對於莎士比亞之未能擁護下層階級的願望加以諷刺，便可以這樣說，當他寫作的時候，商業階級還在純粹商業的階段，還沒有像後來變成工業化的時候那樣的充分的剝削下層階級。還可以說，下層階級在那時節還沒有後來變成的那樣的歷史上重要性。他們的需要主要的是他們自己的需要，而不是整個個人的需要。

在那時候，中產階級的前進纒即是文化的前進。它在近代社會的建造裏取得領導地位。無論其目標是如何自私，它戰鬥了凡足以妨礙其擴張的一切障礙，封禁世界之一切阻撓。在某種程度之內，它鼓勵了知識、獨立、及人類之更充分的發展。

關於莎士比亞，不拘怎樣批評，有一件事實不容抹煞，他於表現這個階級之際實在是在屬於前進的運動。他的作品，和整個的文藝復興運動一樣，是站在生活這一面的。(完)

觀 察

·元百八售份紙·

日一十月一年六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期十二第



卷一第

專 論

人心·國是·現狀

「自由·平等·博愛」的

再生

論商業銀行的前途

特稿連載

經濟之改造(一)

生活與文化

果園文化

天津市易長記

(天津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法外天地·人間血淚

(晉南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柏拉圖放逐詩人辯

戴錙齡

孫克寬

樓邦彥

笄移今

胡先驥

陳 力

·撰稿人·

·撰稿人·

卞之琳 王 芸生
 王 迅中 王 鵬志
 伍 啓元 任 鴻高
 呂 世昌 沈 有乾
 吳 澤霖 李 純裕
 吳 浩培 李 廣田
 李 浩培 李 廣田
 沙 學浚 周 子亞
 宗 白華 柳 無忌
 徐 寅初 孫 克寬
 馬 寅初 許 君遠
 陳 衡哲 高 友松
 陳 維毅 陳 復竹
 曹 汝霖 夏 炎秋
 張 印堂 張 沉長
 張 德紋 張 東蓀
 黃 正銘 宜 移今
 郭 有守 馮 希孟
 馮 友蘭 程 希孟
 傅 斯年 楊 西孟
 楊 人樞 楊 家驊
 曾 昭掄 趙 家驊
 趙 超構 雷 海宗
 葉 公超 潘 光且
 劉 大杰 蔡 維藩
 錢 端升 錢 能欣
 錢 清康 錢 覺川
 戴 文賽 戴 世光
 戴 錙齡 蕭 公權
 蕭 公權 顧 翊羣

本刊一至十二期

合訂本 第一卷 出版

木槽紙封面 · 印紅藍兩色
精裝一巨冊 · 每冊八千元

掛號另加郵資三百五十元
航掛另加郵資三千五百元

存書不多 · 欲購從速

合訂本封面 售出頁單

本社鑒於本刊讀者，對於本刊，均於讀後妥藏保存，茲為顧全讀者需要起見，於裝訂合訂本時，多印單頁封面一千頁，供給讀者，每頁收成本五百元，平寄郵費免收，掛號另加郵資二百元，航掛另加郵資三百元。售完為止。需要者，即請函知，郵票通用。

第一卷 上冊 合訂本撰稿人

王芸生	伍啓元	蔡維藩	馮友蘭	張東蓀
陳之邁	卞之琳	潘光旦	張印堂	高覺
徐盈	陳瘦竹	儲安平	陳友松	楊西
錢歌川	李廣田	胡先驕	吳世昌	吳恩裕
戴文賽	楊剛	李俠文	許君遠	戴錕齡
李浩培	莊智煥	朱東潤	宗白華	蕭公權
簡貫三	周綬章	蔡壬侯	李純青	廖世承
雷海宗	笪移今	蕭乾	戴世光	韓德培
高名凱	陳衡哲	張道真	陶孟和	李漱廬
羅忠恕	馮至			

徵求直接定戶

本刊創刊以來，從未脫期，每逢星期六出版，直接定戶一律於星期五提前付郵。直接定閱，既較零購省事，又較零售經濟。如對本刊感覺滿意，尙希從速即日訂閱。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結實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零售：每册八百元
訂閱：平寄者先付一萬元，掛號或航空寄者先付一萬五千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本期作者

孫克寬：內政部參事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程移今：上海銀行經濟研究專員

胡先驥：前中正大學校長

陳力：

戴頌齡：武漢大學教授

人心·國是·現狀

孫克寬

一 中國的政治傳統

冬夜無事，翻讀國父中山先生遺教，他指示一般研究政治的人，要注意中國的政治道理（看民族民權兩部份講義），我因此想起中國古人講求「御天下」之道，也就是今天所謂「控制」了。他們特別注重到「人心」——現在可操作羣衆心理，他們深切認識政權（天下，神器）這個東西太不易把握，到了手，必須好好地運用。尙書：「天靡蕩，命靡常」；又說：「人心惟危」。宋朝蘇軾在他的對策裏曾說：「人君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間，安則爲太山，危則爲蠱卵。」這是何等的可怕！在他那篇有名的文章「上神宗皇帝書」裏，更有如下一段：

「……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已然！苟非樂福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愎自用而不危者也！」

這段議論真是痛快淋漓！事實上中國的史例也正是這樣，秦始皇統一天下，箝制言論，思想，解除一切人民的武裝，在形式上看，無論如何，都該失敗不了，但是揭竿而起的陳勝、吳廣、和項羽、劉邦之徒，在兩三年內，就將鐵統的王朝打翻。司馬遷贊美他們說：「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其實天命不過是人心的代名詞而已！最近的事例莫如辛亥革命，武昌新軍的兩顆子彈，竟燃起整個中華的烽火，推翻三百年的滿洲統治，這又豈是幾個革命黨人之力？實在是當時天才的領導者，把握住人心的趨向，纔能够「成功頃刻」；這更是今天中國人士所熟知的了。

梁漱溟先生曾在他的「鄉村建設」大著裏，指出中國社會是一個「倫理組織」，只有情理講得通，事纔能辦好，這是很有意義的發現。中國人既是習慣於倫理社會，凡事要求「心安理得」，那末在上的統治者的措施，又怎好不順情理而鹵莽滅裂地硬幹呢？

二 歷史上維繫人心之道

研究中國思想的人士，都會知道，儒家哲學在中國政治上佔着絕大的力量。深一點觀察，自周易的思想起來，儒家思想與道家合流，所影響整個社會的是「小國寡民、安靜無事」的理想政治。歷代的統治者認識了人心對政權的利害關係，所操的政治方式，自然以「維繫人心」爲急務。從史例考察，他們的方法，可以歸納爲以下幾點：

第一是開言路。最會運用的是唐太宗。他對於肯說話的魏徵，優禮備至，差不多是言無不聽，有過必改。整個的貞觀政治的局面，完全是皇帝虛心求言的紀錄。宋朝的家法是不殺諫官，正因為「台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台諫亦與之；公議所擊，台諫亦擊之。」（見蘇軾文集）史官稱周厲王的過惡，只是「禁偶語，求諛諂」。杜牧的阿房宮賦「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言路能開，大眾的是非好惡才有法表現，人心自容易擁護統治者了。

第二是省法令。中國人自來喜歡簡單，怕苛擾。荀子說：「亂國之法多制」。而從來王朝崩潰的時候，總有「法令滋多」的現象。劉邦便能够把握要點，打下咸陽，宣佈「三章法」，把秦末的法網，一掃而空。難怪他戰勝羣雄，穩任二百餘年的西京統治。宋朝的法令最繁，花樣也最多。到了賈似道時候，小朝廷局面下，還要行方田，理科場。蒙古入主，便以寬施代替了嚴密。明代的初制也很簡單，滿洲入主，幾乎一仍明制。康熙年間，還訂下一條「添丁而不加賦」的鐵律。這皆是懂得中國政治的「察」！

第三是愛百姓。孔丘說：「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一書，所描繪的王政，都是「愛惜民力」。在歷代的創造者或者中興的時候，誰不是兢兢業業地顧到老百姓的需要？他們在禮文形式上有敬老的典章，年七十以上的人，還每年賜肉賜帛，這便拉住倫理社會的中心。清代對擅加賦稅的刑罰是處以極刑。到晚清因分担賠款，辦新政的關係，統為各省督撫破例。明代處罰賦私最烈，貪污的官吏，在洪武的時候，真有剝皮實草的刑罰。從前每一處州縣官署，都有「兩俸兩祿，民膏民脂」的誠條。同時最提倡循良康潔的政風，如漢朝的卓茂，從縣官直升三公，只因為他是個好官。當時所謂循吏者，有「召父杜母」的稱謂。人民到了愛官如父母，政治對老百姓愛護的程度，可想而知了！相傳宋神宗因為熙河一敗，死亡了十幾萬兵卒，在大殿裏繞走一夜，不幾天便鬱鬱而死！可見當時皇帝愛惜兵民的情況，這樣當然可以結納人心。所以「九世祖宗之澤，豈爾能忘」的詔書，會號召當時的南中國人民，為趙家半壁山河效死。

第四是節開支。中國的政治，本來是「羞言財利」的。正因為中國是農業社會，農業生產，只有靠節約消費來儲蓄。所以賢明的統治者，都減

少宮廷的開支，國家的經費。古人稱王政是「省刑罰，薄稅歛」。司馬光以「天下之財，只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來駁斥當時的財政政策。這固然不盡正確，可是那時人民對他的愛戴，恐怕也正因此故。

在上面幾點以外，中國歷代政治，還有一點，就是慎重用兵。這在有「民族誇大狂」的人們看來，或者是「積弱之原」。可是中國人所以綿綿若存，孳生到現代，與各弱小民族和平生活，共存於東亞大陸，擁有近五億的人口，恐怕不能不歸功於此。代表這種思想的君主，當首推漢文帝。他對於當時的對抗者趙佗、吳王劉濞、匈奴冒頓，都是以卑遜溫柔的態度應付。他指出：「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明白地告訴天下人不用兵，這纔休養了劉項戰爭後的中國人民，出現了「文景富強之治」。儘管他的孫子劉徹，那樣的窮兵黷武，還不致於召致革命；關鍵便在於此。宋太祖統一以後，也很有這樣的氣度。所以孟子對梁襄王纒說：「孰能一！惟不殺人者一之！」五代李唐先主李昇對羣臣說：「吾少在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誠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吾民亦安矣！」直是仁者之言！四十年的小朝廷，還是以這一點來拉攏住民心。只有隋煬帝那種混蛋，纒兩征高麗，騷動天下，坐待李淵父子來起兵自殺！

三 今天的人心趨向

在上面我們記述了舊時代中國的民心趨向和政治措施。現在時代是前進了，新時代所帶給人民的苦難，也就是人民今天的共同願望怎樣！我們不妨作一個粗淺的分析：

首先我們知道，中國是以農立國，百分之八十是農民。他們在今天是怎樣的情形？本年十一月上海大公報刊載寶山縣一個農民的呼籲，他報告了一篇棉與稻的耕植成本，結論是「活不下去」。他們想不種田吧，不忍心！種田，虧本而且不能生活！另一篇是十二月廿四日的報載「農民控訴」，他們臘舉勝利後，鄉間的捐攤負擔和區鄉保甲長的壓迫虐待。原文具在，真是一字一淚！同樣的「觀察」第六期上的皖中通訊，也曾告訴讀者以鄉間的真正痛苦。其他報章雜誌所報道的下層苦況，更難細引。

其次是作為中國社會中堅的知識份子，他們大部份是公教人員。根據正確統計，公教人員的待遇，增加率還不到戰前的一千倍，可是物價早已

超過萬倍了。到處是「活不下去」的呼聲。各地公務員的自殺，報章屢有記載。生活水準，決定了人們的地位，在今天社會上最受尊敬的人，恰是那些剝削社會最厲害的人，善良的知識份子，在今天沉淪了！

還有戰爭所帶來的災難。上海大公報十二月十八日淮安通訊，報道漣水縣城的慘劇：共軍退出之後，城裏的死人比活人多，隧道裏滿是死屍，房屋破壞殆盡，縣府在燒餅店裏辦公。這不過是烽火下的城市一個舉例而已！察北崇禮縣城，所受到的災害，屠殺到了幾歲的嬰孩。這種殺虐狂的表現，真不知是何心肝？

從現實狀況的三點，引伸出來的人心趨向，加上固有的傳統觀念，我以為不外：一、厭惡戰爭。二、不滿意不合理的統治——見「觀察」第三期儲安平先生的「失敗的統治」一文。三、要安居樂業。四、要求生命與生活的保障。誰能滿足他們的需要，我相信他們一定能跟着他走。人心如此，政治在今天是不能不變換手法了！

四 國是問題

在今天談國是問題，祇有默察人心之向背，才能決定路線的選擇。中國人最喜歡談政治制度問題；同時紙上的制度，又不是心中願意遵守的制度。所以即有制度，也難持長久。但論國事的，總還是那一套。實在講起來，中國的國是論者，所提供的辦法，總是消極防制的意義多，真正顧到人民生活需要者少。因此我們的政治路線，常常搖搖不定。

從大的方面來說，自民國建造以來，始終走在「武力統一」地方分治歟？「兩條歧路」上面。自袁世凱到張作霖，都走著前一條路，而國民黨則堅持著革命對抗的路線。正因為國父孫先生「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國民黨議之主張，未能實現，北洋政權才否定了他自己，實現了十七年後的統一之局。這是革命的力量與人民生活的心理結合，才告成功，並未決於武力的成份。在此之後，我們又濫習了這門老功課，中間意外地強敵壓境，才出現團結抗戰之局，可是並未泯滅真正的猜嫌——分治與統一的路線，還在對立；和平與武力的主張，時有起伏。到了勝利之後，政治協商會議及美國友邦，又替我們開出一劑「和平統一」的藥方。由此而開國民大會，制訂憲法，開放政權，豈不甚好？偏偏「武力」的觀念支配着在朝在野黨

有力者的神經系，結果又採了「打」的一法。「六個月肅清」，或「半年後摧毀現政權」的豪語，時見於宣傳詞令之中。和平歟？武力歟？這是國是問題之一，可是在今天人民厭戰的空氣下，似乎不能再打下去了。

從政治制度方面來說，「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始終為在朝在野政黨間之爭執點。雖有「均權分事」的主張出現，而在今天所膠着的仍是此點。即國民黨本身的決策，也隨時不同。財政收支系統法兩度修訂，先後的差異，即可知道中央與地方權力的消長。直至現在，新憲法才將這一問題，予以相對的解決。

從政治運用上說，統制與自由的兩種理論，也是爭執不休。在戰前，我們一度摒棄自由思想的主張，戰時則簡直是全面統制，從言論，身體，到經濟生活，都在「動員」口號之下統制起來（中共區域尤甚）。但自由散漫的國民性，反應不佳，徒然釀成了執行者的作威作福，與官僚資本的壟斷，因此招致了政協會議前後，自由思想者的大反抗！現在算是被承認自由思想者的主張勝利了。

我們從國是問題爭執的紛歧，與人心的趨向來觀察，覺得今後應該走的路線，是在妥協中求生存，安定中求進步，自由發展中求統一！為什麼？今天中國已弄到民窮財盡，戰爭拖下去，只有全國陸沉；勝利屬於任何方面，均無實益！何況兵源財源，都靠人民，竭澤而漁，魚有盡日；勢難應付戰爭的需求。同時雙方的力量，又並不是有過大的等差，皆不可能的在短期間，獲有決定性的勝利。而國際環境仍是相安一時的局面，也不容中國進行長期戰爭；其結果只有相忍相讓，並存並榮的妥協局面，最能應付現實，此其一。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企圖，限於中國人民消極無為的氣質，任何嘗試，皆難立刻成功。但鄉村城市，今天都苦於極度不安！如何來解決經濟上的失業問題？如何使善良人民得以安居樂業，這是一般人所渴望所禱的。一切建設，只有在安定的條件下，求得進展，假如戰爭停止，秩序恢復，中國人民，他們是會知道怎樣地趕上時代的，此其二。前面曾分析過中國人的傳統心理，是「小國寡民，安靜無事」的政治理想，因此一切的事業，一切的政治制度，也只有決定於人民的自由選擇。中國現在並未脫棄倫理社會的組織，縱使分治，分權，或任聽其自由發展，斷不會跑到異國的懷抱，對國家如何難擔；相反地或者加強其向心力！我們要

拿得住，也要放得開，歷史上採分治的莫過於唐代，但藩鎮對峙，一直鬧了二百年，還是戴奉中朝的法制，這真值得我們深長思慮！

五 現狀與解決

文章寫到這裏，就有人詰問說：「你所謂的國是，和人心趨向，今天的政治現象，不是已經顧慮到了嗎？國民大會的召開，可謂「大開言路」，憲法，依政協協議的憲法制定，對人民自由權利，和中央地方分權制度，不是已分別有了相當的滿足？生計，教育，和立國根本，不是都有規定？只要在野黨參加行憲，不就是萬事俱休？」我說對的！誠然現狀在逐漸改善，但中國今天的政治本質，不是僅僅一個憲法問題，或者一個政治制度問題？恐仍值得我們深切考慮。

我以為中國今天的真病有幾點，能够真正地解決好，才是上面所指出國是問題的眞解決，並不在乎形式上的法治和統一。

眞正支配中國的政治思想在今天是什麼？一言以蔽之曰「實力」與「實利」而已！我們看看各省的主席，有幾個不是將軍？抗戰期間還有文治派的一二人，但在今天，已是「隔世滄桑」了！面子上在爭集權或分權，而實際呢？民財兩政，用人用錢，中央那一個部會能拘束住各省？誰做主席，誰的幕僚軍便組織了省政府，無不可用之人，無不可籌之款。而今天眞正叫人民痛苦呻吟的，也就是這種軍人政治所造成！文官與武官爭，結論總是武官有理。指導政治的是軍略呢？還是政策呢？想明白，豈不爽然若失！其次就是大亨們，金融界的大老闆們，他們今天是經濟政策的操縱者，專業家做官，也是終南捷徑。從上海這些時時管政策，搖搖不定，外匯匯率，久久不變，我們還不够了解的呢？這年眞倒霉的只有拿薪資的公教人員，和小工商業者，再就是樂天安命的鄉農，既是剝削的對象，又是壓迫的對象。所以聰明的中國人，有機會極不肯放下他們的武器——槍桿或者權威！

在實力者之外，還有一種人物，那就是所謂「幕僚軍」了。幕僚制是近年行政的新花樣，實際上是不信任「制度」，而信任人事，不會統治而假作聰明的產物。一個主管，兼管了若干機關，設法分身。只有託圖章於親信的左右，（何永信先生在三十二年重慶大公報有「圖章政治」一文，

可以參看），或者自己不願看公事，而指定某人來代為處理，或者不耐煩思放，而指定某人來擬辦法，這皆是幕僚制的作用。久之便假作威福，玩弄大權。從前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想不到今天却有無數的人們願意做「漢獻帝」！幕僚們自相勾結，便成了朋黨。幕僚們分了派別，黨同伐異，政治上的賞罰是非，也就混淆了，為什麼這樣，這是「人治」的必然結果！

由於上面的兩點，便製造出來政治，社會各方面普遍的人才荒落。做事的人，被冗員滑吏所排斥，剩下的只有依違應付的一羣，所謂「科員政治」便自此形成。主官倚幕僚，幕僚倚科員，任何的大政，都在「等因奉此」裏打圈子。人民真正的利害，敵不過官話的重要，老百姓又到那裏喊冤枉！如果那一件重要的事辦不好，找不出法子，便只好以該機關為解決，更造成今天人浮於事，機關林立駢枝重疊的現象。

以上這幾種現象，即使無戰爭，無經濟恐慌，也足以腐蝕政治，潰爛政治！如果中國今後眞要步入憲政階段，同時新憲法的條文有靈，我以為停止戰爭，改組政府以外，必需趕快把這些毛病糾正過來！

耶誕後一日，寫於南京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并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自由·平等·博愛」的再生

樓邦彥

——論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新憲典——

一 咀咒·憐憫·歌頌

如果有那麼一個國家，不斷地為人們咀咒，又受人們憐憫，更被人們歌頌，那無疑便是法蘭西。我們敢斷言，沒有一個國家，會像法蘭西那樣，予人們以不能言喻的，各種樣的深刻印象。

法蘭西會不斷地為人們所咀咒，因為它是爭人權的革命的策源地；它的榜樣曾經驚醒過不少在暴政統治下的奴民，它所維護的原則也曾經推翻過無數專橫暴虐的朝代。革命自然離不了流血和恐怖，於是反動份子和人道主義者便以法蘭西為咀咒的對象。「法蘭西真可怕」，他們都如此說。法蘭西也會不斷地受人們的憐憫，因為在最近一百年之中，至少有過兩次，它的生存受強鄰莫大的威脅。在普法戰爭以後的五十年中，它曾喪失了一大塊蘊藏着豐富資源的國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它的本土又為德軍所佔領。多少人曾為之洒盡了傷心之淚。「法蘭西真可憐」，他們都如此說。

法蘭西又會不斷地被人們歌頌，因為它的革命的火種不但在它本土燃起了，且又幾乎燒遍了全世界。正好像沒有一個魚肉人民的君主不恨法蘭西，沒有一個被拯救的人不歌頌它。自由，平等，博愛，這大革命法的三個口號，正如高爾基所說，是正義的三鐘聲，喚醒了各民族的多少的深夢。「法蘭西真可愛」，他們都如此說。

二 從滅亡到再生

我們該還記得，在一九四〇年六月貝當與賴伐爾「德求降」以後，法蘭西曾被套上了法西斯的外衣，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從此便被宣告壽終正寢。

從那個時候起，公共建築物上不復見「自由，平等，博愛」的字樣，而換刻上了「工作，家庭，祖國」三個含有濃厚法西斯色彩的口號。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雖然滅亡了，然而不屈服的法國人民還是在各種方式下繼續鬥爭，直至歐洲第二戰場開闢，繼而解放了淪陷四年的巴黎。第一件事情法國人要做的是，當然是鑿去公共建築物上的「工作，家庭，祖國」的三個口號，重新換上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字樣，更從而建立一個簇新的法蘭西第四共和國。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制憲會議產生，在共產黨與社會黨的操縱下，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通過了新憲典的草案，但是在五月五日交付人民複決時，為人民所否決，六月，第二次制憲會議又為人民選舉產生，於九月二十九日完成第二次憲法草案，經十月十三日交付人民複決，因大多數投票贊成而通過，這就是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所根據的基本大法，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一部最重要的憲法草案。

無論從事理上推論，或在情感上希望，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建立，應該無異是「自由，平等，博愛」的再生。我們現今不嫌其繁地析述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新憲法法典的要點，那是因為我們對於「自由，平等，博愛」，具有赤誠的愛護和無限的希望。

三 一篇冗長的序文

在形式上講，這次的新憲法法典當然要比第三共和國的憲法法典進步得多。後者是由三個憲法法律 (Lois constitutionnelles) 所構成的，散漫，不完全，而無次序。新憲法法典是一個完整的法典，除掉一篇冗長的序文外，共包含十二章一百零六條，其章目如下：

第一章 主權（第一條至第四條）

第二章 國會（第五條至第二十四條）

第三章 經濟院（第二十五條）

第四章 國際條約（第二十六條至第二十八條）

第五章 總統（第二十九條至第四十四條）

第六章 國務員會議（第四十五條至第五十五條）

第七章 國務員之刑事責任（第五十六條至第五十九條）

第八章 法蘭西聯合國（第六十條至第八十二條）

第九章 最高法院（第八十三條至第八十四條）

第十章 地域團體之聯合（第八十五條至第八十九條）

第十一章 憲法典之修正（第九十條至第九十五條）

第十二章 臨時條款（第九十六條至第一百零六條）

新憲典的序文（*Preamble*）的確是非常別緻的，它包含相當詳盡的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的規定，以及重要的根本國策。

自從有近代的憲法典，就有在憲法典內列入人民權利章的辦法，到今天，這似乎已成為一種公認的必要制憲技術了。關於這點，法國有一段值得注意的歷史。大革命後的國民大會，曾於一七八九年通過了一個著名的「人民與公民權利宣言」（*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這是歐陸各國制憲史上第一部關於人權的法律文件，它是十七十八世紀自由哲學的結晶，它不但是法國的一個不滅文件，且對於各國憲法典的制定發生不可藐視的影響。在第三共和國建立前的八十年中，除掉一七九一年的憲法典原本將「人民與公民權利宣言」列在憲典的正文之前外，以後的每次朝代變換，無論是君主政體或是共和政體，其所根據的憲典必包含一個人民權利章。唯獨到了第三共和國成立時，它所根據的三個憲法法律，皆無人權的規定，於是「人民與公民權利宣言」之是否尚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便成為公法上的一個爭論問題了。學者們各執一是，始終沒有一個定論，此次制憲會議似乎有鑒於此，為避免不必要的法理上的爭執，乃於新憲典的序文內，開首明白承認一七八九年的「人民與公民權利宣言」所宣示保障的人民與公民的權利與自由。基於此種明白的規定，所有的人民，無種族、宗教、與思想的差別或歧視，一律享有神聖

不可侵犯的權利，而為憲法典所保障，第三共和國時期的一個未曾解決的憲法問題，終於在第四共和國的新憲典內獲得解決了。

此外，為要適應目前這個時代的需要，序文又列舉宣示了十六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基本原則，歸納起來，可以分為四部份：

第一，關於人民權利義務部份。法國女子，至少在政治上，向來是與男子處於不平等地位的，新憲典為糾正這種歧視，首先宣示由法律保障在任何方面，男女一律享有平等的權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男女平等是各國很普遍的一個制度，但是法國的女子參政運動始終未獲得成功，此次新憲典的規定，在法國人看起來，不能不說是一個革命。此其一。任何人有從事工作的義務，且享有就業的權利，無種種意見、思想、種族等歧視；他們得憑藉自願加入的工團，以工團的行為來維護他們的權益，並且在法律所容許的範圍內，享有罷工的權利。此其二。國家又統統地保證予個人及其家庭以發展的各種必要條件，並且具體地對所有的人，尤其是孩童，母親，和年老的勞工，在衛生，休憩，以及物質安全方面，加以保護；至於因年齡、健康情形，或經濟環境而不能工作者，國家亦須保障其生活。此其三。成年或未成年人的教育、職業、和文化的機會，國家應保障其完全平等，國家並應設置各級義務和非宗教的公共教育。此其四。國家遇有危機時，國家要求所有的人民團結並負同等的責任。此其五。最後，任何國家的政治犯，由於為自由奮鬥而被檢舉，法國一律予以保障與庇護，這種對人權的保護是已超乎國家的界線了。此其六。

第二，關於特種企業部份。凡與公共福利有關或具有獨占性的物品或企業，一概為國家所有，或由國家經營。

第三，關於國際義務部份。諸凡恪遵國際公法，放棄發動侵略戰爭，以及限制國家主權藉以確保世界和平及其組織，皆有明白的宣示。

第四，關於法蘭西聯合國部份。新憲典嚴正宣示法蘭西與海外諸民族，基於平等的權利與義務，無種族與宗教的區別，共同組成法蘭西聯合國，一致合作以其物資與努力，發展文明，增進福利，並保證安全。法國從此放棄其專橫的殖民政策，聽任各民族自治，並各以民主的方式處理其事務。各民族享有同等的機會與法國發生聯繫，法國並保障各民族及其人民享有新憲典所宣示的各種權利與自由。

就字面言，這篇冗長的序文當然是復新穎而又週到，它一方面接受了大革命的原則，另一方面又適應了新時代的要求。任何憲法法典的這一類條文，我們自不能憑它們所標榜的來評估它們的價值，它們的成就恐還須靠傳統、習慣、與努力。

四 主權者的人民

新憲典的第一章猶似我國一般所稱的憲法法典的總綱，它除掉規定國體和代表國家的各種形式外，又規定主權之所在及其行使的方法。這一章可以說是規定主權者的人民。

開首第一條即規定法蘭西為不可分的、非宗教的、民主社會共和國（Une République indivisible, laïque,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所謂「不可分的」當然包含着民族主義的氣氛；所謂「非宗教的」即指凡俗的意義，不使宗教與政治相混，這在歐洲各國有它特殊的背景；至於所謂「民主的」和「社會的」，乃迎合並標榜近世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的潮流，這是很顯而易見的。

新憲典又規定代表國家的各種形式或標記，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國旗為藍白紅的三色旗，它的國歌為大革命時期的「馬賽歌」，它的口號為「自由，平等，博愛」，它的基本原則為「民有，民享，民治」（Gouvernement du peuple, pour le peuple et par le peuple）。這些雖都是形式上的標記，或空洞的原則，要亦能簡單明瞭地看出國家的基本精神。

基於上述的國體與代表國家的各種形式或標記，國家主權自無疑應屬於法蘭西人民。新憲典除掉這樣籠統表明外，又具體地規定主權行使的方法：

（一）關於與憲法法典有關的事項，由人民的代表或用複決的方法來行使主權；

（二）關於其他的事項，由人民用普通，平等，直接，秘密選舉所產生的國民大會代表來行使主權；

（三）所有的法蘭西成年男女，在法律所規定的條件下，皆為選民，享有公民與政治權利。

雖然廣義地說，主權者的人民也未嘗不能說是政府的一部份，然而它

究竟是消極的；若要瞭解一個國家的整個政治制度全貌，還須從別的角度去加以觀察。

五 一院制乎？兩院制乎？

第四共和國的第一次憲法法典草案，因規定一院制的國會而被人民否決；此次最後經人民複決通過的新憲典規定國會設置兩個院，乃為勢所必然。是則新憲典所規定的國會，果真是兩院制的國會麼？我們還是十分懷疑。

新國會由國民大會（Assemblée Nationale，亦可譯為衆議院）與共和國（Conseil de la République，亦可譯為參議院）組成之，前者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後者則由各省市間接選舉產生。

在權限方面說，共和國是遠不如國民大會。國民大會具有單獨議決法律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預算案，和決算案之權；共和國所處的地位，與一般的諮詢機關相差無幾。所有的法律案經國民大會通過後，即送交共和國提供意見，共和國必須在法定的期限（至多兩個月）提供贊成或反對的意見。如果共和國提供贊成的意見，或在法定的期限未將意見提出，則法律案即依法公布而成為正式的法律。反之，如果共和國提供反對的意見，國民大會可以自主地加以接受，亦可以採取公開投票的方法以絕對多數表決加以拒絕。由是觀之，共和國與純粹諮詢機關的經濟院，實質上毫無差別之可言。

自從一九一一年以後，英國國會的上議院在立法方面幾乎已經不能發生很重要的作用，一般人一向把它看作世界上最無能的國會第二院，可是法國新國會的共和國恐連英國國會的上議院都不如。我們如果不健忘，當還能記得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國會之威風，它能在立法方面與衆議院相對抗，政府亦可能因不能獲取參議院的信任而被推翻；今後的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將不復有這樣的一個機關了。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新國會雖包含兩院的形式，但確實不具有兩院制的精神。

六 既不統又不治的總統

「英國國王統而不治，美國總統治而不統，法國總統既不統又不治。這是一般人一向對於英美法三國國家元首的地位與權力的看法，意指英國國王既不享有實際權力，却擁有王位，美國總統雖不擁有王位，却享有實際權力，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總統既不擁有王位，又不享有實際權力。我們如果不吹毛求疵的話，似乎應該承認這種看法確也具有相當程度的正確性。若就新憲典的條文來加以推論，適用於第三共和國總統的話，也同樣可以適用於第四共和國總統，換言之，第四共和國總統也是一位既不統又不治的國家元首。」

總統為國會兩院聯合選舉產生，任期七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他是陸海空軍總司令，國務員會議開會時的主席，和最高法院院長，他享有一般國家元首所享有的各種形式上的權力，例如任命高級官吏，簽署並批准條約，接受外國全權代表呈遞國書，向國民大會提出咨文，以及公布法律等。他並不享有否決法律案的權力，國民大會通過法律案後，即送請總統公布，總統必須在十日內（國民大會亦可縮短此期限為五日）加以公布，或請國會重新加以討論，但並不包含否決權；如果在法定的期限，總統不加以公布，也不交付覆議，國民大會議長得逕自公布之。

在法律上，總統除犯叛國罪外，不負法律責任；在政治上，由於總統所有的行為皆須經國務總理和一位國務員的副署，他自亦不負政治責任。這是有負責的內閣時，關於國家元首的必然結果；凡是享有權力的必須負責，總統毋須負責，因為他不享有權力。

第四共和國總統與第三共和國總統一樣，他的地位是崇高的，但是政府的實際權力並不放在他的手中。

七 依舊是一個不平衡的內閣制

在總統不負實際責任的情形之下，政府的重心自然是在內閣，依照法國一向的慣例，內閣在法律上的正式名稱是「國務員會議」（Conseil des Ministres）。

根據新憲典的規定，內閣的產生有三個步驟：

- 第一，在每屆國會之始，由總統對國務總理加以提名；
- 第二，由被提名的國務總理向國民大會提出政綱與政策，國民大會採

取公開投票的方法以絕對多數表決信任與否；

第三，新國務總理經國民大會表決信任以後，即提出閣員的名單，連同本人，由總統正式加以任命。

關於內閣的一般政策，由國務員全體共同對國民大會負責；關於個人的行為，則由國務員個別負責。國務員在任何方面，對共和院皆不負責任，這是不同於第三共和國憲法法典的規定的一點。在理論上說，這應該是一個進步，因為內閣同時對國會兩院負責，無異為同時侍奉兩個主人，第三共和國內閣的不穩定，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遇到下列兩種情形之一，內閣必須全體解職：（一）國務總理，經國務員會議的討論，向國民大會提出信任案，而為國民大會所否決；（二）國民大會通過不信任案。無論是否決信任案或通過不信任案，國民大會必須採取公開投票的方法，並以絕對多數表決通過為條件。

從上面所說的來看，國民大會所享有的倒閣權的確是相當完全的，可是內閣並不享有同等程度的解散權，用來與國民大會相抗衡。新憲典僅規定在每屆國會的最初十八個月中，如果內閣兩次為國民大會所推翻，國務員會議，經徵取國民大會議長的意見後，得議決請求總統以命令解散國民大會。這當然是一個很有限制的解散權，難以成為內閣用來與國民大會相抗衡的一個有效手段。

國民大會一旦被解散，除拉國務總理和內政部長外，內閣仍繼續行使職權，另由總統指定國民大會議長為過渡時期的國務總理，再由後者派定一位新的內政部長，並從在野的各黨派內派定相當數目的國務員。同時，總統必須在國民大會解散後至少二十天至多三十天舉行之，新國會於總選後的第三個星期四自行集會，並依法產生新內閣。

新憲典所建立的，顯然又是一個不平衡的內閣制，國民大會享有完全的控制內閣權，而內閣所享有的解散國民大會權却是小得可憐。也許，內閣制的任何形式，總是不會平衡的。舉例來說，在理論上，英國的國會（指其下議院而言）和內閣應該是可以互相控制的，國會可以推翻內閣，內閣也可以解散國會，但由於英國政黨政治的特質，尤其是兩黨制與政黨紀律之嚴密兩種現象，國會幾乎已失去了以推翻內閣為手段來控制內閣的作用，內閣雖因此亦毋須以解散國會為手段來威脅國會，但仍保留着利用適

當的時機，為利於本黨的政治地位，而解散國會的權力。這是一個內閣超乎國會的平衡的內閣制。又如根據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憲法典的規定，內閣對國會兩院負責，兩院因此可以各自推翻內閣，內閣則可提請總統，在徵得參議院同意的條件下，解散眾議院，但由於一八七七年五月十六日事件的一個先例，造成了眾議院不能被解散的憲法習慣，從此參眾兩院便常常以不信任投票或否決內閣所提的重要的法律案，來威脅與控制內閣。這是一個國會超乎內閣的平衡的內閣制。我們從第四共和國憲法的條文來推論，它所建立的內閣制，與第三共和國的內閣制相較，由於大權之集中於國民大會，其不平衡的程度，無疑將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趨向。

八 如此最高法院

新憲典第九章設置最高法院 (Conseil supérieur de la magistrature)，由下列十四人組成之：

- (一) 院長一人，由總統兼任；
- (二) 副院長一人，由司法部長兼任；
- (三) 六人由國民大會以三分之二大多數選舉產生 (國民大會代表無被選權)，任期六年，同時由國民大會選出六個候補員；
- (四) 四人代表法律的四個部門，依法以選舉方法產生，任期六年，同時以同樣方法產生四個候補員；
- (五) 二人由總統自司法職業界任命之，任期六年，同時並任命二個候補員。

組成最高法院的十四人中，僅六人是真正屬於司法職業界的，其餘除兼任的總統與司法部長外，一律為國民大會所選與產生，這八個人 (佔最高法院全體組成人員的過半數) 是具有極濃厚的政治色彩的。

以這樣的產生方法來產生最高法院，以這樣的組成人員來組成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便成爲一個十足政治性的機關了，最高的司法機關是如此，法院獨立的制度如何能建立得起來呢？司法公正的精神又如何能培養得成功呢？

英國的著名法學家戴雪 (A. V. Dicey) 曾以法國有行政法院制度爲論據，判斷法國無法治；假若戴雪尚在人世，而閱讀法國新憲典到這一章

時，不知又將作何歎息！

九 關於憲法法典的修正

關於憲法法典在何種情形之下可以被修正，新憲典有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規定，積極方面規定修正憲典的方法與程序，消極方面限制普通的法律與憲典相抵觸。

新憲典所規定的修正其本身的程序，包含 (一) 提案，(二) 議決，(三) 批准，和 (四) 公布四個步驟：

(一) 提案 提案權完全屬於國民大會，即由國民大會以絕對多數表決通過提議修正，並且至少在三個月以內，由國民大會在同樣的條件下再度通過，修正憲法法典的提案即告成立。

(二) 議決 提案成立後，仍由國民大會起草憲法法典的修正案，以通過普通法律案的同樣程序，由國會 (即國民大會與共和院) 加以議決。

(三) 批准 憲法法典的修正草案經議決後，依法應交付人民複決，但在下列兩種情形之下，得不經人民複決的批准程序：甲、憲法法典的修正草案經國民大會第二次以三分之二大多數通過時，乙、憲法法典的修正草案經國民大會與共和院第二次分別以五分之三大多數通過時。

(四) 公布 公布權屬於總統，但所謂公布權並不包含否決權或交付覆議權，總統必須在八日內，將經過法定程序的修正案公布，修正案亦因公布而完成了全部的修正程序，成爲憲法法律而發生法律效力。

關於憲法法典的修正，新憲典又規定了兩種限制，一種是修正場合的限制，另一種是修正內容的限制。所謂修正場合的限制，乃指法國本部的全部或局部爲外國軍隊所佔領時，任何憲法法典的修正程序皆不能進行。所謂修正內容的限制，乃指關於共和院的存在非經共和院本身的同意，或經人民複決通過，不得加以修正，此其一；又共和政體絕對不能作爲修正憲法法典的議題，此其二。

以上是積極方面。消極方面爲防止普通的法律與憲典相抵觸，新憲典又有一個特殊的規定，設置一個憲法委員會 (Comité constitutionnel)，來負起這個使命。憲法委員會由十三人組成之，除總統、國民大會議長、與共和院議長外，又於國會每年會期之始，由國民大會以各黨派爲比例，

就外選舉產生七個委員，同樣的並由共和院亦以各黨派為比例，就院外選舉產生三個委員。憲法委員會以總統為主席，其職權為審查國民大會所通過的法律案是否與憲法典相抵觸。

在法定的法律案公布的期限以內，總統與共和院議長（後者基於共和院以絕對多數表決通過的授權）得聯合將待公布的法律案提付憲法委員會加以審查。憲法委員會將法律案審查以後，得先試向國民大會與共和院調解，藉以求得意見的一致，若調解失敗，則逕由憲法委員會在五日内（或必要時在兩日内）加以決定。如果憲法委員會認為法律案確與憲法典的內容相抵觸，得將原案送請國民大會重新加以討論，而後者如仍維持原案，則該法律案必須依照修正憲典的程序加以通過，始得公布而發生法律效力。

十一 一個期望

上面除法蘭西聯合國及其他幾個問題不擬在本文加以敘述外，對於新法國的政治組織已有了概括的分析。狹義的條文分析是一件最危險的事情，對於一個國家的制度的批評，自然不能單憑白紙上的黑字，我們願意以最簡單的幾句話，表示一種期望，來結束本文。

此次憲法法典的制定者，無不想把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政府重心放在

論商業銀行的前途

宜移今

金融是工商業的血液，銀行是資金流通的樞紐。金融組織是否健全，銀行發展是否合理，對於促進國民經濟的繁榮，是有強大作用的。在政府擴大貸款，挽救經濟危機，取締地下錢莊，平抑利率的今天，來檢討一下商業銀行的處境，及其應去的方向，是能幫助我們瞭解當前經濟問題，而不失為是一富有現實意義的嘗試。

商業銀行在歐美是金融業的基幹，不單為工商業短期資金的供給源泉，就是工商業的長期資金，其股票和債券的發行甚至於承銷，也有賴於商

會的國民大會，其動機似乎還是出於法國人一向對於政府的行政部門的恐懼心理。這是法國大革命的经验與教訓，今天這一種恐懼心理依舊存在。

在原則上說，擴大國會的權力，尤其是直接民選的國民大會的權力，藉以防止政府的專權，原無大不可之處，但因此而損害法院的獨立性，並幾乎操縱憲法法典的修正大權，總似乎有幾分不妥當的地方。至於政府因此而不穩定，與無能為力，恐亦為當然之事。

我們認為任何好的制度，恐多半有賴於好的傳統。沒有靠得住的傳統，和培養傳統的努力，最完整的條文也決保障不了個人自由；有了靠得住的傳統，和培養傳統的決心，最不完全的條文也能產生並維持一種像樣的現狀。我們對於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期望是：新憲典的規定儘可以有相當的瑕疵，法蘭西過去的光榮是一盞明燈，指示着它的前途和方向。

阻兜無所憂慮，憐憫偶或有之，歌頌應能增加信心。法國人有他們的悲哀，也有他們的幸福。四十年前，大文豪高爾基曾歌頌法蘭西，稱它是全世界的一座鐘樓，因為它的大革命的三個口號——自由，平等，博愛——是正義的三響鐘聲，從高處喚醒了各民族的多年的深夢。我們願意期望這三響鐘聲始終不會消沉下去！

卅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大紅樓。

業銀行。我國因為資本的不發達，民營金融業的規模極為狹小，在工商業長短期資金的融通中，商業銀行的私人資本，比之公營銀行的國家資本，實是微弱不堪。在抗戰期間，商業銀行雖隨着畸形的商業發展而有過繁榮，但在資力、業務規模，以及分支機構各方面，商業銀行的勢力，皆遠不及公營銀行雄厚。在八年抗戰中，國家銀行的體系一天比一天強化，國家銀行的威力一天比一天龐實。在勝利以後，商業銀行的勢力益形削弱，對工商界的領導力與控制力愈加衰微。因此國家銀行的負責者，也就不斷地

放出「銀行國有」，以及「商業銀行存在的可能性減少」的論調了。從現實的經濟環境和金融業務本身看，今日商業銀行的處境確是異常險惡，確已碰到種種嚴重的困難。

第一是經濟危機 金融是整個經濟活動的一環，在國民經濟陷於萎縮的混亂中，銀行業也就無法健全而獨自繁榮起來。如果經濟情形正常，由於戰後物資的缺乏，首先就會刺激消費製造業，隨着消費工業的發達，進一步又會刺激生產工具製造業之相應的發展，推而廣之更可以促進一般生產事業的發展，如此便可增加就業，擴大國民所得，達成戰後經濟繁榮的目的。在這種景氣下，金融業自可隨之興盛，商業銀行當亦有其開展的餘地，以及更多的服務機會。不幸在今天，一切戰時狀態依然存在，依賴國外物資的程度，是愈來愈強。生產停頓，土地荒蕪，交通阻塞，戰禍蔓延，農村以及工商業都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由於社會普遍的不安，需要資金的正當工商業無從獲得用款；而握有餘款的人，又苦無安全適當的存貸對象，致使資金源源逃往國外。這種矛盾現象，在整個經濟危機沒有解除以前，是無法克服的。

第二是通貨膨脹 赫密勒氏評論報告估計，政府開支有百分之七十五是依靠發行。即依自認是偏低的伍啓元氏估計，三十五年一月至六月，國庫支出有百分之四十五是依靠發行鈔票。三十四年決算是預算的四倍，三十五預算為二萬五千億元，以決算為預算的三倍而論，三十五年全年開支將達七萬五千億元。再加上三十四年年底通貨發行的累積總數二萬一千餘億元合併計算，到三十五年底為止，發行累積總數就要突破七萬餘億元，這就是說目前通貨膨脹數，至少已達戰前五倍以上了。這種以發行爲中心的財政政策，造成了無止境的物價高漲。在物漲幣賤的過程中，形成一種重物輕幣的觀念。然而貨幣雖說不值錢，但當作一時被用爲取得物資的手段，當作一時被用爲從事投機的媒介，貨幣依然爲一般人所重視，所爭取，都想借錢去作發財的活動。沒有錢的人時時想借錢，有錢的人也不輕願把錢借給別人或存入銀行，而多自用以購買貨物，自行用以拆放。因此銀行存款也就不能正比例的隨着通貨增加率而增加。反之，業外頭寸却充斥市面。目前不透過銀行的存款至少要佔全國商業行並存款總數的兩倍以上，而地下錢莊的存在，也是通貨膨脹所產生的後果。

第三是利率高昂 利率太高，的確是目前金融業中一個很複雜而很苦悶的問題。按民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利息不得超過年息二分，否則債權人不得向債務人追償，故在戰前利息沒有超過二分的。戰時因物價高漲，利率亦隨之提高，政府也未作硬性規定。二十八年曾要銀行公會自擬標準，規定三分二厘，但後來並未照此而行，且又發生製造假帳。三十五年二月製定了「利息管理條例」，規定存款利息不得超過放款利息，放款利息由當地公會議決，送請中央銀行核定。實際上現在已有三種形態的利息存在：一爲較低的國家銀行的利率，二爲中庸的正當商業銀行的利率，三爲最高的地下錢莊的利率。商業行莊的放款利息，較之國家銀行雖約高三分之二，然較之地下錢莊的利息却又低三分之一。地下錢莊高利率所以能存在和流行，又是正當資金供不應求的反映。歸根究底，造成高利率的基因，還是政府執行錯誤政策（膨脹發行，緊縮信用）的產物。回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其時通貨加速膨脹，物價飛漲不已，利率之高亦極驚人。後向美國借得鉅款，從整理通貨着手，先求緊縮發行，物價始形停止上升，利息下降，重貨幣觀念，隨之逐漸改變，生產事業由是而興。我國目前情形，與當年德國極爲相似。在百業蕭條及高利率的影響下，獨有銀錢業暫呈畸形活潑。爲適應利息市場及維持開支，商業銀行亦不斷提高放款利率。於是「銀行是高利貸者」這一論調，乃更引人注意，被人責難，被人指爲既得利益集團，而政府對商業銀行的管制步步加強，殆亦爲此。其實在生產發展，物資增加，通貨安定之後，利率自然就會下落。反之，在通貨膨脹未停止以前，在基本上利率很少有降低的希望，任何管制利率的措施，也祇是無補於實際的主觀想像而已。

第四是業務減縮 就存款說，戰前（二十五年）一般商業銀行的存款總計約爲十五億元，目前存款總額從高估計，至多也不過五千億元。從表面看是增加了三百三十餘倍，但如以八千倍的物價指數計算，那麼一般銀行的實際實力，只有戰前的六千二百餘萬元，只及戰前一般銀行綜合實力的百分之四強。換句話說，現在有四百億元存款的銀行，其實際實力只趕得上戰前存款的五百萬元。戰前上海業務較好銀行，存款可達一億元以上，其時國家財政支出一年約十二億元，一個大銀行的存款足够政府一個月的開支。目前政府一個月的開支在八千億元以上，全國商業銀行的存款，僅

政府十九天的開支。由此可見商業銀行的存款，已降低到何種地步。就放款說，戰前經營穩健的銀行至少要用存款總數的百分之八十，現在所有存款除去庫存現金，存款準備金，交換準備，僅有六成左右現金可以自由運用。而且戰前存款中，定期存款平均等於存款總數百分之四十二，現以三十五年九月份上海各行存款為例，定期存款僅佔存款總數百分之二點五，這無形中又約束了銀行的活動能力。就費用說，現在銀行存放款在名義上是增加，實際上是減少。但開支却因物價狂漲關係並未隨存放款實資力之減弱而作比例的減縮。從帳面看，銀行存款約當戰前三百三十餘倍，收入約當戰前一千二百倍至一千六百倍，開支却已漲至三千五百倍至四千倍。收入倍數增加，遠落在開支倍數增加之後，使銀行無法隨時依照物價速度調整行員待遇，使行員生活不安，甚且有一部份行員假公濟私，發生挪用公款，以及兼營投機等事，腐化了銀行組織，摧毀了銀行的活力。

第五是金融管制 抗戰結束以後，當局對金融管制，並未有若何顯著之放寬。不久以前公佈的管理銀行暫行辦法，對新銀行之設立，限制仍嚴；對商業銀行之設立分支機構，亦是抑束重重，對於普通存款規定以活存百分之十至二十，定存百分之七至十五繳存於中央銀行，遠較英美兩國為高。對於商業銀行的投資生產事業，須經財政部的核准，投資額也限於公司法規定的二分之一。對生產事業之放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一年，其他放款期限不得超過六個月，展期均以一次為限。只重消極限制，不重積極輔導的金融政策，對商業銀行的發展極為不利。

第六是公營銀行龐大 在戰前政府勢力支配下的銀行，在存款、放款、有價證券、純益以及總資產各項，佔全國銀行百分之六十以上，商業銀行尚不及百分之四十。二十六年以後，國家銀行尤其有突飛猛晉的發展。就家數而論，據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報載中央銀行發表之統計，全國金融機構總數為四九〇一家，其中政府系統銀行數為三七一家，分支行數為二〇三七家。商業銀行總行數為一六九家，分支行數為八二四家；若把銀號總數二二七家，分號七三家，錢莊總數二二二家，分莊二八家，合併計算，則商業銀錢業總機構數為六五八家，分支機構數為九三三家，總共為一五九三家，較之公營銀行總數約少三分之一。就資力而論，三十五年六月全國商業行莊的存款總額，僅及四行存款總數的百分之七；加之商業

行莊的頭寸，全係來自民間散戶，須付出鉅額的利息。反之，國家銀行的款項，主要是來自沒有利息成本的發鈔。且其經常存款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為各機關的公款，利息極低。此外公營銀行在業務經營中，每筆收付數目較大，可以相對地減少工作人員，節省開支。至於國家銀行有運送現鈔，運用存款準備金，以及現鈔銷毀的摺注等便利，更是商業銀行無法與之抗衡的優越條件。這些都是公營銀行能夠順利發展，不怕風險的主要原因。

根據上面的分析，商業銀行在政治上已經受到重重管束；在業務上一方面已經受到國家銀行的嚴重威脅，另一方面又受到地下錢莊的侵蝕，對整個金融似已居於無足輕重的地位，而沒有多大控制市場的能力了。要打破這種艱困的環境，首先應瞭解政治與經濟之密切而不可分離的關係。近十年來隨着官僚政治之強化而俱來的統制經濟之抬頭，就是民營企業（包括金融業）衰落之說明。洗刷官僚制度，建立民主政治，該是今日工商業家奮鬥的總目標。在政治上軌道，社會獲得安定的前提之下，商業銀行在積極方面應該：（一）認清中國經濟建設的命定趨勢是大工業（主要是重工業）國營，私營較大的工業亦將與國家金融機構發生密切的關係。只有中小工業才是商業銀行的主要業務對象。輕視中小工業，不瞭解由小工業發展為中工業，由中工業發展為大工業，是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規律，就是不瞭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性。今日民間的較大工業，少有不與官僚資本發生關聯。而在今後也只有國家資本，官僚資本及外國資本才能有力量在中國建設新的大工業。所以盡量扶植中小工業，與中小工業建立密切的聯繫，與中小工業打成一片，乃是正當商業銀行最進步最合理的出路。只有中小工業獲得充分的發展，商業銀行才算是有了可靠的穩實的業務基礎。（二）為要充實自身力量，鞏固基礎，開展業務，應自覺的實行合併運動，加強各商業銀行的聯繫與團結。並進一步組織行員，使之參加銀行管理，監督銀行業務。這樣更可以激發行員愛行的熱忱，使行員從實際工作中體驗到銀行不僅是個人謀生的職業機關，而且是個人發揮意見，才有所展的事業團體。蓋必如此方能把行員與行員的僱傭關係，變為存榮與共，行我一體的關係。也唯有採取這種管理制度的銀行，才能生存於今後的民主中國，才能適應新時代和新環境的要求。

商業銀行在消極方面應該：（一）以團體的力量，集體的行動，要求

政府劃定商業銀行的業務範圍，放棄歧視態度，修改一切不合實際的金融法規。(二)要求中央銀行修改放款政策，不與一般銀錢業脫節競爭，並運用重貼現辦法，把大量低利的資金，通過一般銀錢業普遍深入的去扶助工商業；同時政府又要注意發行，則放款利息當可減低，利率開始下落，業外頭寸又可源源流入行莊，助長銀錢業的活動能力。(三)要求中央銀行運用公開市場，以求金融安定，並隨時變更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加強國家銀行與一般銀錢業的聯繫。

商業銀行的困難，是整個國民經濟困難的一部份，是整個國家危難之一支葉。只有整個國家有了辦法，國民經濟有了出路，生產事業才能趨於

經濟之改造

(一)

胡先驥

繁榮，人民才能高度就業，國民收入才能增加，通貨膨脹才能消弭，物價才能平穩，投機活動才能減少，此時商業銀行才能獲得新的轉機。

最後還必得加以說明的，即中國金融業在戰前對帝國主義經濟侵華所扮演的任務，以及戰時商業銀行資本的活動，頗多受人批評與指斥。孫中山先生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就主張：「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之」。今後商業銀行在經濟建設中，能否獲得合理的發展，能否發揮其進步作用，一半要看政治環境是否有利於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之充分發展；一半要看商業銀行金融家對中國經濟前途的理解程度與奮鬥氣魄為轉移。

，在今日人人皆能言之。然經濟改造，問題滋多，必須有卓越之眼光，確定之原則，精密之計劃，方能有百利而無一弊，否則國民經濟雖可增高，而財富分配不得其宜，流無窮之毒害於社會，徒長亂階，難求救藥。竊以為在謀經濟改造之前，必須認定六項基本原則，茲特標舉之於下：

- (一) 經濟改造必須普遍提高各級人民之生活水準與顧及各級人民之利益。
- (二) 必須不妨害人性之發展，不引起民族之退化。
- (三) 必須鼓勵人民之創造性而不過於妨害其經濟活動之自由。
- (四) 必須顧及勞資及消費者三方之利益，使皆不受損失而得公平之分配。
- (五) 必須與世界各民族互助合作以共謀人類之福利。
- (六) 必須兼顧並顧國內之自給自足與國際貿易。

管子云：「衣食足而後知禮義，倉廩實而後知榮辱」。任何國家與民族之發展與進步，大半繫於國民經濟之發達。在某一限度內唯物論家之主張，實具至理。故孔子有「富之」之主張，而「利用厚生」尤為我國先哲之古訓。米梭波達米亞與埃及古代文明之產生，蓋由於兩地農產之發達，希臘文明則為古代海上商業發達之後果，中國古代文明之燦爛，亦由於黃河下游之華北平原，至為肥沃；初民獲得豐裕之生活，遂能產生優美之文明。降至中古意大利各小邦之能產生偉大之文明，乃由於海上商業之發達，我國唐宋兩代之文明邁越前代，亦由於海陸交通之發達；國際商業之興隆，有以致之。徵諸近代，靡不皆然。中國近代之衰敗，固有多因，而鴉片戰爭之後，經濟日趨於衰落，實為其主因；亦猶明代之衰亡，由於嚴重之饑荒，有以破壞社會之秩序也。今日之中華民族，承百年來禍亂衰敗之餘，半殖民地式之經濟形態，既已斷喪元氣殆盡於前，而此次八年抗戰，尤使精斃盡竭於後，若非我國得天獨厚，資源豐富，而又可得國際之協助，則分崩離析之禍，將有不忍言者，民族復興與改造，將河清難俟矣。

故今日中華民族當前之急務，厥為經濟改造。開發固有富源，建立輕重工業，發展交通，振興農業，擴張國際貿易，普遍提高人民之生活水準

趨更申論之：

以各人之智能與職業之不同，在一廣大社會中，無形中爲若干不同之階級。各階級之利益，每每互相衝突。農民當然希望農產品價格高而工商品價格低，工人與商人則希望工業品價格高，經商之利益優厚，而農產品價廉。不事直接生產之官吏教師及自由職業者，則希望農工產品均價廉，而個人之薪給與收入優厚。因此總難得其平，而引起衝突。結果各階級每每憑藉其社會與政治力量，以壓迫他人。如在蘇俄之無產階級專政，與工人階級之壓迫農民，與在美國農工兩級之對立，皆其著例。通常工人以居於城市，智識較高，易於結合，故易獲得政權。農民則散居鄉間，難於團結，故每處於劣敗地位。然在歐洲亦有所謂綠色革命運動，而在若干國家，農民黨之勢力亦不可侮。美國工會固有偉大之力量，然農民之力量，亦能左右政治。在中國古代談政治者大半重農，而特別賤視商人階級。甚至如孟子稱之爲「賤丈夫」，而在秦漢徵造戍卒，以賈人與贅婿爲首選，歷代之苛待商人，每每出乎情理之外，有如此者。在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商人之勢力，則又可以壟斷政治，而侵奪其他階級之基本權益。凡此種種，皆違背自由平等與民主之精神，要當引爲深戒。實則士農工商，皆爲國家之公民。欲改造國家之經濟，必須同時顧及各級人民之利益，不可畸輕畸重。當前之急務在普遍提高各級人民之生活水準。工業建設固屬切要，農業現代化尤爲當務之急。而如何大量生產，使每一消費者均能獲得充分之物質享受，則爲經濟改造之惟一目標。

• 察 觀 •

經濟改造固以增加生產爲目的，但須知增加生產之目的，則爲改善人民之生活；而人民之生活不僅包含物質條件，且包括其精神條件。故增加生產之方法，必須不致妨害人性之發展，不致引起民族之退化。各種職業中以農業與手工業，最不妨害人性之發展，以其富有創造性與美術性。農夫手胼足胝，終歲辛勤，所得或僅能果腹。然其工作可由彼自由計劃與安排，其管理與創造之才能可以充分表現，雖貧爲佃農，仍得爲自身之主人。且工作有變換，有極勤勞之時，亦有極閒暇之時，三季辛勤之結果，滿倉滿箱，皆個人才智之代價。「夜雨翦春韭，新炊間黃粱」，一飲一啄，皆自己所創造，且日與大自然相接，倍感精神上之愉快。苟收入不至過於鮮少，則農業實爲最佳之職業。手工業則倚賴個人之技藝，及管理與創造

之能力，一件手工業品之完成，無論名貴如一名瓷一名鏡，或下賤如一馬蹄鐵或一潮器，終爲一完整之創造品，而含有美術性。至如廚師之烹調，裁縫之縫紉，其悅口適體，爲顧主所交譽，尤能增個人之自尊心。獨地下之礦工，大工廠中專作一種工作之工人，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八小時，所作者專爲一種極單調之工作。其工作之機械性，與其所運用之機械相若，無一毫之自由，無一毫之創造性與美術性。除一定標準之熟練外，不能使用其分毫之聰明才智。其工作爲一整體一部分，對於最後之成品，不能感覺其創造與美感之滿足。此種職業之單調性最能妨礙個人之發展。無怪近日工業國家之工人，雖物質生活尚稱優裕，然絕無精神生活之可言。鷄鳴而起，即以一日中最寶貴之時光，作最單調之工作，下工之後，只有飲酒賭博或追尋低級趣味之娛樂而已。既終身從事機械工作，則已變成一種活的機械，真所謂行尸走肉也。驅太平之國民徒爲行尸走肉，其民族未有不退化者，此乃近代文明最大之危機，而欲改造國民經濟時，不得不深思熟慮以求預防其大患者也。

在一自由經濟社會中，政府對於人民之經濟活動，令其自由發展不加干涉，成功與失敗，視個人之聰明才力爲轉移。如有特殊之創造力與企業力者，每每可由赤貧變爲巨富，多數偉大之發明與企業，皆由此種經濟活動而獲得與養成。資本主義對於人類之重要貢獻即在此。若在官僚主義完全控制之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則個人之創造能力與企業能力，每受重重束縛，而不得自由發展。雖云有創造能力之人在任何環境之下亦能創造，然苟不能獲得充分之自由，則其創造欲亦必因束縛與障礙而受打擊。且一種新發明在未發明之前每被視爲不可能。若在官僚制度之下，若一種試驗經一種威學者認爲不可能時，則青年科學家決不敢亦不能再作嘗試。新發明遂於不能實現，此種前例，指不勝屈。若在自由經濟社會中，則一種嘗試之成功失敗，皆個人負責，無人干涉之，故每每能有出人意外之成就。自由經濟，固有其必然之惡果，但其優點亦不能抹殺。在人類尚未能進至完全大公無我之前，吾人如欲改造一國家民族之經濟，一面固須防止自由經濟之流弊，一方面亦須鼓勵人民對於經濟之創造性，而不過於妨害其經濟活動之自由。其實此種折中之辦法，並非難能。只須政府與社會擁有統制經濟之權，一方面承認私人財產權，一方面亦承認社會有徵用與統制私人

財產之權，換言之即節制資本之權。凡礦產重工業交通與公用事業皆屬於國家，農地使用權及輕工業，則付託與私人，任其自由經營，而以累進制之所得稅與遺產稅以節制資本，則一面可以鼓勵人民之經濟活動，一面亦可以防止資本主義之流弊矣。

人類社會中之經濟活動，有三種要素：即資本勞工與消費三者是也。三者缺一，經濟活動，必至停止。資本主義之錯誤，在僅認資本為人類一切經濟活動之主體；但知顧及資本階級之利益，而不顧及勞工階級與消費者之利益。馬克斯之社會主義之錯誤，在僅認勞力為人類一切經濟活動之主體；但知顧及勞工階級之利益，而不顧及資本階級與消費者之利益。今日一切經濟上之爭論，皆集中在勞資之爭。社會主義者斥責資本階級之剝削勞工階級之剩餘價值，以為剩餘價值完全為勞工之勞力所產生，與資本無與，故應盡為勞工所有。實則所謂剩餘價值之獲得有賴於多種因素；如機械之效能，交通之便利，市場之需要，發明機械與製造方法之發明家之貢獻，消費者之嗜好，企業家之才智，管理人之效能等等不能以數字計算之因素，皆所以增減剩餘價值者也。資本（包括物質資本如周轉資金，廠房，機械，什物等及精神資本如發明家之貢獻，與企業家之才智等）對於經濟生產既有貢獻，則不可抹殺資方應得之利益。至於勞方利益之必須顧及，則已為今日一般之信念，不必更事闡明矣。然消費既為經濟活動三要素之一，則消費者之利益，自須顧及，否則亦不得其平。然在今日經濟論爭之中，常有忽略此點之傾向，此則大堪指摘者。所謂顧及消費者之利益，不外設法使生產量多而質精，價廉而物美。勞資兩方面皆不可過求額外之利潤，儘可能減低貨物之價格，增高貨物之價值，儘量增加出產之數量，應用最新之發明；即儘可能為消費者之利益而生產，斯不失生產之意義，必如是方能達成經濟改造最終之目的也。

在今日交通神速之世界，萬里有若戶庭，閉關自守，久已不可能，而至今益甚。九州萬國，休戚相關，共存共榮，乃今後惟一之國策。故欲謀一國與一民之福利，必須兼及世界各國各民族之福利，亦即謀及人類全體之福利。故改造經濟，首須與世界各民族互助合作，共同努力，方能達成最後之目的。此次戰後，各國之政治家，對於此點，漸有正確之認識與信念。故世界糧食會議乃一致通過儘量增加生產之議案，過去為保持市場

之價格，而焚燒過剩之小麥拋棄逾量之咖啡一類之荒謬舉動，今日已盡人皆知非議之矣。今日佔世界半數人口之亞洲民衆，其生活水準只及美國人民生活水準十分之一，澳洲人民生活水準五分之一。如欲提高此世界半數人口之生活水準至澳洲人民生活水準，則必須增加現在世界之消費生產十四倍，可見欲謀一國與一民族之繁榮，必須兼謀世界各國各民族之繁榮。故欲謀中華民族經濟之改造，必須兼顧世界其他各民族經濟之改造。在今日中國之經濟，尚為落後，但在中國工業化之後，不出三十年，中國之經濟地位，在東亞必居首位，則尤有與其他民族互助合作之需要，而對於提高亞洲人民生活水準，尤屬實無旁貸也。

過去對於一民族之經濟政策，有兩種不同之主張。第一種如英國所主張者，則為盡量發展國際間之自由貿易，而不求各區域之自給自足。此種政策之長處，在使各國能盡量發展其所長，而賴憑還有無以補其不足。其短處則在使各區域之經濟完全失去其獨立性。如英國以人民儘量發展工商業，至使其本國農業日趨於衰落。又如南洋一帶之農業，除稻米外，如橡皮椰子蔗糖，完全以外銷為目的。如外國市場之需要減滅，則國內之經濟基礎立受影響。此種流弊在戰時尤感嚴重。另一種主張則為求一國之經濟自給自足，而絕不顧及國際貿易之情況。此種經濟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最為風行。國國皆求自給自足，遂使國際貿易陷於全世界不景氣之深淵而不能自拔，卒至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今後國際間之經濟關係，自宜一反此前轍，而積極鼓勵國際貿易之發達，以求世界各國共存共榮之道。我國居世界四強之一之領導地位，自不能反對此種政策。但我國地大物博，各項富源幾於無美不備。除少數熟帶物產如橡皮奎南椰子馬尼刺麻不能自給外，大部分物產皆能自給。在戰前廣東省每年須輸入洋米一萬萬元，此大非必要也。又全國需要輸入印度黃麻所製之麻布袋值價一萬萬元，此尤非必要也。戰前我國糖產至為衰弱，但現在台灣已歸回祖國，則蔗糖已不假外求矣。海南島之開發，橡皮奎南亦可自產一部分矣。紙業發達，則殊無購買洋紙之必要。紡織業與棉業發達，則亦無購買外國棉織物之需要，且可以轉供南洋與非洲之市場。故盡量改良，增加我國固有之生產，即可達成我國大部分自給自足之目的，而并不至有害於國際貿易。而我國之大量生產，適足以供應國際市場之消費也。

討論經濟改造原則竟，今更討論經濟改造之實際問題如下：（未完）

果園文化

陳力

不管現實在怎樣變幻着，新疆總是足夠代表新疆的。因為全疆四百萬人口，新疆就佔了三百萬；新疆最大多數民族——維吾爾同胞的京城喀什，就雄據在南疆三角地帶的頂端。茫茫戈壁，湍湍內流，繼續連綿的綠洲沃野，這些沙漠地形上的特徵，也只在南疆分外顯著。無論以歷史、地理、或人口比例而言，新疆總是全疆文化的代表區域。這在時、地、人、三個因素所交織結成的文化成果，而其顯著表現的畫面，則是許多綠樹陰濃百花怒放的小綠洲，——不，果園裏。文明是具體的實物，而文化則是這地抽象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文化學者為研究方便起見，每把比較具體的名詞或實物，冠於某種文化形態之上，演成所謂文化分類學，以象徵一種文化的特徵，如大陸文化、海洋文化、城市文化、田莊文化……等，拿大陸、海洋、城市、田莊等名稱，以象徵某種文化形態。新疆的許多綠洲，從自然景物的點綴，人民生活形態，以及人們內心深處的意識，都在果園裏表現得最具體，因此可概名之曰「果園文化」。

作者此次爬過天山，沿迪于公路，繞過塔裏木盆地，到達于闐古國的都城——和闐，復自和闐馳返喀什，飛回迪化，沿途同許多天才的青年文人接觸，談得也很多。自地面上天空中以及心靈的交流裏，深感南疆文化，是在果園中成長的。

文化沒有不受地理環境的影響的，它雖不如德儒黑格爾所說的那末嚴重，然而人總是環境的動物，在文化發展的初期，環境所給予人們的威脅與引誘，特別重要。沙漠中的綠洲，好似海洋裏的孤島，天山與崑崙的融雪滲透過沙漠，不遠千里的浸向這些孤島，使它變為沃野；緯度適中與地形特殊，使得它冬不下雪，夏不太熱。樹木自三月開始發芽，一直綠到中秋以後，大半年的時間，是適宜於花木生長的季節。春花秋月，同時存在着。又由於天然降雨很少，氣候乾燥，既沒有「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的感喟，也不怕「蜂浪蝶蟻爬爬來任意傷害。南疆萬里，遍地是花生長在此間的詩人，絕沒有「好花不長開」的感嘆。既有花木，就有果樹。花够人欣賞，果供人食用。

當你在沙漠中旅行疲倦了的時候，一踏入這天然的花果園，情緒有了慰藉，生理上也得到解決；神智昏迷，如入天堂，再也不問塵世俗事了。

果園的美，是被沙漠襯托出來的。——筆者曾這樣感覺。自然環境既是天然的樂園，那裏生長在這果園裏的人們，從三月初十月底，全是澈底解放的季節，到處白楊綠柳，雜花點綴，葡萄壘壘，甜瓜叢叢，整個綠洲，就是天然果園。人們春耕夏耘，作息於園中，一如江南人的田莊，住家的周圍，包以籬笆或土牆，流水曲折其間，萬綠叢中幾間平頂式的土房，前後左右充滿了一股芬芳氣味。葡萄架下，有床有几，男女雜臥，談情說愛，渴飲溪水，饑食瓜果，興來則彈琴作樂，餵駱一盞，甚至在綠蔭裏作寫意的仲夏夜之夢。城市裏的人們喜歡「浪園子」，不嫌口裏人的常在街上躑躅，或在馬路上散步，他們每逢假期節日，男女呼朋喚侶的在果園裏消磨時光，萬一天黑了，就在地毯上睡起來。家裏請客，多在果園裏的葡萄架下，旁邊音樂伴奏，院前化妝俚郎，從上午吃起到下午，中間可以休息，輕鬆而自由。城裏的富人，多有園子，在鄉下朋友來了，多請到園子招待。所有機關，必有一個花園。許多集會就在葡萄架下舉行。果園不僅是南疆人們生息之區，而且

是他們政治、社交、娛樂的場所。南疆人們的生活形態，既與果園發生密切關係，他們的心理意識——文學藝術，也就同果園結了不解之緣。他們的戲劇情節，多產生在果園裏，以果園作舞台背景，室內壁畫，都是碧綠嫩嫩的白楊綠柳，以及一些金珠壘壘的葡萄瓜果。男女對唱的情歌，沒有不是以果園中常見的花草，比擬對方的美貌年少。還有一些詩人的筆名，寫作的書名，也是花呀草呀蘋果呀！……南疆的維族人——尤其是女孩子，喜穿靛紅如蘋果深綠如白楊等色調鮮豔的衣服，因為生長在果園中，遠望之，就如一朵人造的鮮花！

地理環境範圍生活形態，生活形態影響心理意識，原是極平凡的邏輯。南疆的綠洲，天然就是果園，南疆人們整日生息在這些綠樹叢中，果園是他們意識中的小天地，果園文化就如此形成。這種文化形態，在文學藝術上，無疑的將是青春之樂的盡情歌詠——自然主義。但在社會上則可能變為純現實的縱欲陶醉，而對政治所發生的影響，更難免一種小國寡民的自我恍惚與欣欣然的安樂之嚮往。所以……他們過去去生命的悲劇發展，實有它內在的原因。雖然造成了今日很流行的錯覺與詛咒之過度情調，但却演成了今日和平與民主政治的文化背景，果園文化是應該朝這新的方向前進的。

天津市易長記

張廷諤：失於浮拙 杜建時：失於輕巧 若能收起做官心腸 何患不能有所建樹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天津通信)勝利後天津市的第一任市長是張廷諤。他對於天津並不陌生，北伐前他在北方做過官，也做過鹽商。黃膺白任北平政委會委員長時，于學忠在天津做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天津市市長。其時日人氣焰方張，于氏是一位豪爽的軍人，對付不了當時「駐屯軍」的梅津和酒井，張廷諤乃脫穎而出擔任天津市市長，頗為南大校長張伯苓氏所賞識。平心而論，張廷諤在彼時確不失為幹才。此次勝利歸來，衣錦還鄉，躊躇滿志，可惜未能砥礪，仍希以一九一六年的作風來治理一九四五年的天津市，權力務求其大，事業務

求其多，終於等到百學兒童。諸如此類的談話，再加上趾高氣揚的態度，便註定了他沒有掌聲的下場。接收工作，雜亂無章，各地皆然，本不足為張氏責。天津某報社評曾特別指出接收工作最重要者莫過於「這一團濃得化不開的民心」，北平的敵酋也會表示希望接收人員不要僅僅注意物資器材而忽略了技術方法。對於這兩點，張氏顯然沒有高出他人的成就。及至清查團來津，發現了社會局的餐糧，又檢舉了公用局運輸事務所的舞弊案；於是所有權倒眾人推，破鼓萬人捶的現象，成為津市易長的有力伏擊。張氏雖不理於眾口，究不是一個壞人，也不

能算是一個壞官；但他却做了幾件政治上不大聰明的事。其一，勝利後的天津，除了舊存的市區，又收復了各租界及其附屬事業，千頭萬緒，委實已夠任何一位精明幹練的市長受的，而張氏尤以為未足，還嫌努力不夠，他要吞併海河工程局，又想擴充市區達於塘沽，希望兼併塘沽新港的工程機構。並且在市府之下，設置公營事業管理處，經營若干敵偽工廠，不特與民爭利，還要與經濟部，資委會抗衡。方面多，磨擦亦多。其二，張氏久居天津，既官又商，自多素識，重長津市之後，不屑拆節，亦無時間，下交新友。其擴張北辰之衆星，多為此種仕紳階級人物，其秀不齊，但其難於接近一般民衆，則無二致。其三，津市民衆淪陷期間熱誠爲官之獻媚敵人，深惡痛絕。對於盟軍，歡迎情緒，本極熱烈；而張氏開口盟軍閉口盟軍的作風，有時未免過分，

使大家有漢官威儀何需用諸家人之感。雙十節清晨檢閱軍隊及正午宴請外賓，張氏均着一絲墨襟一出現，亦爲外賓一朝中無人一之話柄。勝利後天津市的第二任市長是杜建時。杜氏是張廷諤的副市長。據說張杜二氏意見往往不能齊一，陳辭修部長北來之時，杜且堅決表示辭意；此次代張而興，張氏心中，亦無介介。杜氏出身東北講武堂，畢業陸大，留學美國，曾任蔣岳將軍的參謀長及委員長侍從武官，年卅廿八。就職以後，一反張氏作風，「民主」二字爲其口頭禪。正式上任的那天，傾在市府門前，召集民衆表示向「主人」報告到差之意。但一個月後，攤販代表環視市府門前，他即避而末見。再則上任不久，曾向各報記者宣言，今冬市民如無煤燒，他決不生火取暖。這句約言，似乎並未兌現。因爲目前天津一般市民用煤，尙未配發，而

無疑是必需的，但其成效尙須拭目以待。上面說的是官；民的感想如何呢？除了嫌似實，嫌實不着，天天停電以外的感想，怕沒有什麼別的吧。天津衛的老百姓口碑大救是如此的：現在來了個林軍長，軍隊的紀律確實好了，張市長換了杜市長，我們還沒有感覺有什麼兩樣。刻薄的人說，張市長是吞鐵球的，練的是硬功夫，所以練完了好壞不說，準有一膀門子汗；杜市長是練軟功的，嘴把式不壞，但是我們還看不出效門。還有的人說張氏是豪紳政治，杜氏是買辦政治。這些都是求全責備，也可以說是苛責之辭。公平的意思是：張杜二氏都是可以爲善的人，張氏失於浮拙，杜氏失於輕巧。收起能夠做官的心腸，敢動的熱熱，腳踏實地的做幾件事，都不是不能有所建樹的。然而，做官不做事者，滔滔皆是也，又何獨責於張杜二氏哉？

使大家有漢官威儀何需用諸家人之感。雙十節清晨檢閱軍隊及正午宴請外賓，張氏均着一絲墨襟一出現，亦爲外賓一朝中無人一之話柄。勝利後天津市的第二任市長是杜建時。杜氏是張廷諤的副市長。據說張杜二氏意見往往不能齊一，陳辭修部長北來之時，杜且堅決表示辭意；此次代張而興，張氏心中，亦無介介。杜氏出身東北講武堂，畢業陸大，留學美國，曾任蔣岳將軍的參謀長及委員長侍從武官，年卅廿八。就職以後，一反張氏作風，「民主」二字爲其口頭禪。正式上任的那天，傾在市府門前，召集民衆表示向「主人」報告到差之意。但一個月後，攤販代表環視市府門前，他即避而末見。再則上任不久，曾向各報記者宣言，今冬市民如無煤燒，他決不生火取暖。這句約言，似乎並未兌現。因爲目前天津一般市民用煤，尙未配發，而

中條山山南山北

法外天地·人間血淚

本刊特約記者

土地送人 沒有人要

(本刊特約晉南通信)提起晉南，真是千頭萬緒，不知該從那裏說起。我現在就先從土地說起吧。晉南是我的故鄉，去年剛剛勝利後，我曾回去一次。那時我從風陵渡過河後，就看見沿公路兩旁，盡是一片荒蕪；這樣一直走了三天。當時我中心深感慘痛，因為我從小長大，還未見過這樣的情形，不過，仍仍希望這種情形只限於公路兩旁，離公路兩旁稍遠的地方，或許要好一點。不料到了家鄉問問父老，才知道荒蕪原是我們這裏普通的情形。前幾天我又回去了一次，沒想到一年後的今

日，這裏的土地，仍然是去年的樣子。實在說，在政府的勒索下，人民對於土地已不留戀了！土地在這裏成了災禍之源。自去年以至今，往往貼錢把土地白送人，還沒人要。原因是誰有了土地，誰就有「禍害」。政府的難處，按土地；壯丁的抽拔，按土地；幾乎所有一切要錢的，要糧的，要飯的，要東西的，都得按土地的多少，而拿出應該拿出的部份。但是土地並不是寶庫。土地上生產不出，就得變賣東西，以補因土地所得到的虧累。要是東西賣完了呢？這公家可不管。於是晉南人民，便在土地日益漸變窮了。他們忍痛的願將土地出於無奈的。在晉南，除了漢

奸和官吏外，一切人民都是窮困的。而貧窮的原因都自「土地」而來。市場上到今天，擺攤子的仍擁擠不堪，他們有的是拿了最後的一些破爛東西，想換些法幣回去，交付因土地而負擔的「公款」。法幣不管多少，對於他們都是希奇的寶貝。他們在受著經濟上的極度飢餓。他們換回來法幣後，也並不見得可以安定到家。因為沿路上都有那些名義上是「巡查」的武裝同志，法幣檢查出來；當然即為他們所有；否則住磚洞或住土洞，（扔到井裏叫住土洞，）就有你的份。人民種不起田，那麼田地交給公家怎樣？但公家是不不要這些東西的。今年九月間，虞

「編村」與絞命

在晉南，政府機關的組織，異常奇怪複雜。有人在運城——十五區專員公署所在地。作過統計，據說有三百多個名字，晉南的人民，弄不清楚這些機關的名字，更不知他們所幹何事。就鄉村組織來說，恐怕也和全國各處不同，他們的組織是五家為一「居村」，「居

村」之上為「治村」。敵人未退走前，現在在的「治村」，就是敵人所設的「編村」，老百姓叫慣了，所以通常仍把他稱為「編村」。這是最基層的組織。「編村」的人物，以村長為最高權威，（過去還有一個太上皇「主委」），其下有四個協助，一個秘書，一個書記，一個政衛團長，一個精進特派員，一個村長，十二個村警，（傳說村組織將更擴大），連差役等約廿人。這些人個個都是如狼似虎，鞭打繩控，樣樣精通。他們經營的職務，是向人民去「要」，「要」的東西沒有種類，也沒有數量，而且不管要什麼，都得立刻拿出來。不然就關起你來。為了這，挨了打，再關三二天，等自己女人或孤子出賣東西，拿錢來贖出去的事，觸目皆是。你在這裏如果看見一個村子鎖起村門，你不必問，即知那村子裏的人，一定又被「編村」的人物逼索着。這些

「編村」人物一律按軍級支薪，領糧；就是一「居村」的村副及差役等，也一律有新俸食糧。除此而外，更使老百姓眼紅的，就是一當「官人」，一切差事都免去了。但是他們敲詐勒索，並不因此而減少。我的村子有八個人當「編村」村長，過去都很窮，但不到一年，便都享起福來了，而且家裏永遠不受騷擾。所以我的老父說：「你也不必上外面去了，還是想法在村公所當一個差役吧！」這實在是不得已之言。他們的勒索是非常驚人的；上司派下什麼「要」的東西，他們在原「要」的數量上去添加，還不算數；村長吃空名子也不算數；他們的勒索都不得在這些之外。但他們也並不直接說「要」，他們稱為「合謀」，於是今天向這村子「合謀」，明天向那村「合謀」。「合謀」的東西是衣服，襪子，鞋，甚至還有草單，米麵油鹽醬醋。最近臨晉縣一個村連長招

攤派·編組·支應

田賦由中央豁免了又恢復了，但在晉南却始終不知道這回事。他們只覺得每一次征賦都在加多。除田賦外，棉花、布、什麼都要。這些東西，今年已收過三次了，究竟要了多少，現在舉某村實例如下：第一次，地畝每兩正洋七十元（每兩正約合地十畝）。第二次洋二千三百一十四元。第三次二千四百元。糧已征一次，是每兩正二石一斗四。棉花、布、征一次，棉花每畝二斤，布每畝一尺。村款第一次每畝一百元。第二次每畝二百元。第三次每畝

三百元。此外柴草、磚瓦、木棧、鞋襪等因為沒有定時，所以不容易統計。再每廿畝地一個大差（一人一牲一車），五畝地一個民夫。勝利一年來，各縣鎮的工事碉堡，都是支派民夫修築的。家裏沒有男子，女子也行。不過可以出代金，一個民夫一萬二千元，一個大差一萬六千元。老百姓除納糧納款外，還得經常背着乾糧和草料去應公差。這和敵人在時沒有兩樣，只是比敵人更加兇狠而已。在晉南生活過的人，沒有人不知道閻錫山的二大政策「劃分土地」，「兵農合一」。

「劃分土地」，雖也曾部份的試驗過，但未認真實施。至於「兵農合一」，其實是一種變相的征兵。這是村連長的好差事。俗名叫「編組」。每編一次組，晉南的人民就要向村連長覺掌下哭一通。一編組「方法，是三人一組（男子十七歲至四十七歲都得編組，一個作常備兵，其

餘兩個，每人每年常備兵三石麥子，五斤棉花，五斤油，三年一輪轉。去年敵人還未離開，猗氏縣某村會編過一次組，共十人，晚上編走，第二天早上送回來九個死的。原因是村連長把軍衣給這些被編者穿上後，適逢着敵人來了，被編者是早用繩子纏在一起的，村連長見敵人來了，丟開繩子就跑，於是剩下那些被捆的人，都被敵人槍斃了。據說那一次共死亡五百餘人，但沒有一個村連長在內。這還是去年的事，今年的「編組」，仍然得「編」，青年婦女也得受編，名曰婦女隊，早開朝會，晚開晚會。農村的婦女，大多從事生產，尤其是近幾年，餬口不迭，那裏又有閒工夫去開什麼會。不過最近這種會已不知從前開得起了，因為在這種會上，曾發生過一件慘劇：某村農人天明下田，他的女人因孩子攪鬧，朝會誤過，責備開朝會的人，因她去的太遲

，罰跪一日。她的丈夫回家後，不見女人，知道她去開朝會，怕孩子掉下坑，於是用一根繩子把孩子拴在窗口，自己再到朝會叫回女人，不料到朝會時，却見自己的女人跪在那裏，後來他哀告代跪，他的女人才准回去，可是他們的兒子已被繩子勒死了，她也竟跳入水裏自盡，這就是晉南的政治，前些天，為了「造民意」，還由各「編村」村長，每家發了一個信封，一張信紙，一件歌頌「劃分土地」，「兵農合一」的印稿，強迫老百姓照樣填寫一份，寄給團會長（即閻錫山）並且還一再叮嚀：要寫得壞一點，不然會說你是假造的。除掉「編村」以外，要算縣政治衛大隊（縣府武力）區政衛大隊（區公所武力）以及愛國團（專署武力），人民名之為劣鄉團的武裝同志，催催催，常常有這些角色作先鋒。他們到了村裏，比日本人厲害十倍，隨便打槍，

隨便向人民的家裏跑。公然稱稱槍，見可拿的東西，就拿去。叫門時開的門了，槍彈便從門上打過來。我家的大門上，現在還有幾個圓洞的小孔，就是這些同志們的成績。他們大批或三三兩兩從村子走過，你得很好的去招待。要車有車，要飯有飯，「料子」，大煙……這都不大要緊，說不定臨走時還要款子。有一百戶的某村，一年來別的不算。只要飯就有六千口。幸而今天城市已收復了，他們到鄉下來的機會，畢竟少多了，要和「編村」比較起來，却遠不如「編村」嚇人了。

漢奸·新貴·接收

晉南收復後，自然需要一批官吏來接收和管理。從前給敵人效勞的漢奸們，也一變而為新貴了。以往在人民面前使威風的，現在仍然可在人民面前使威風。在猗氏縣給敵人當警備隊

隊長的孫副官（原充敵人的副官，故人民多以此呼之）對於敵人的效忠以及屠殺老百姓，是頗為著名的。查財千萬，妻妾滿室。收復後，反把隊長兩字，改為營長。早又趾高氣揚起來。（最近始因與某部軍官爭風吃醋被押運城）。解縣過去的偽警察局長，如今也掛上了中國的武裝帶。我的一個同學某，過去替敵人當過縣的憲兵隊長，收復後他一個親家，又和他的一個親家去接收成鄉縣了；老百姓稱他為二縣長。他們接了處鄉縣先把倉庫打開，糧食弄出來，用差車送到自己家裏。而我這個同學立刻就用這種糧食在廟陽鎮開了一座糧店。這樣繼續了五個月後，因分贓不均，才被槍殺了。晉南敵人的大本營在運城，敵人行降時，糧食並未運走，於是這些用血汗所結成的糧食，傾成了某些最先佔領運城的部隊的財寶。民間無食糧，他們却一車一車拉出去賣。只要花了錢，他們還會給你武裝護送到家。至於敵人在各縣的存糧，各縣一面出賣，一面又讓它霉爛。前些時某縣縣長聲言，敵人存糧，准散給老百姓用。那一村可得到一車，那一村可得到一車，那村老百姓把車備齊了，糧食也上車了，却在縣長的吩咐下，拉到縣長的家裏。最近另一縣也同樣發生了一件欺騙的事：縣府人說，現在要給某部撥糧若干石，因為運輸不方便，把糧食糶給人民，再從某部所在地購買。不過人民買糧得出腳價。此令一下，簡直急如星火。當時的麥價，是一萬七千一石，但糶給人民的非二萬元一石不可，加上腳價共二萬四千五百一石。結果把款收齊了，不知怎的，縣府又讓人民買給他們。但此次糧價是一萬六千一石，這樣老百姓連糶都未見面，每石就吃了八千五百的虧。中央軍未開到，他們整天盼中央，但這給他們的仍然是失望。

徵求通信

本刊通信已改用六號字排。這種辦法實際上就等於增加篇幅。我們希望以後把騰出來的篇幅，或登幾篇通信書，或選刊讀者投書；因此我們歡迎各地讀者踴躍惠稿。通信的水準和風格，請參閱本刊一二三各期的「觀察通信」。如能附寄有關照片，俾得裝版連文一併刊載，尤佳。照片製版後即奉還。來稿不用而須退還者，請附貼足退件郵票的信封一個。事後查詢，恕難答覆。一經刊載，每千字致奉薄酬八千元。



柏拉圖放逐詩人辯

戴錫齡

希臘哲人柏拉圖在他的「共和國」對話裏主張把詩人逐出他的理想國。歷來不少文藝批評家不同意柏拉圖的立論，認為他混道德和文藝為一談，而事實上二者不必相提並論。文藝自文藝，道德自道德，離則兩美，合則兩傷。他們相信不少富有道德價值的文字僅具有極希微的文藝價值；反之許多上乘文藝作品不含絲毫道德的教訓；於是他們說柏拉圖的文藝觀太褊狹了，他不知道為文藝而文藝這一回事。他們譏諷他是站在文藝領域外的一個嚴峻不過的清教徒。可是我們從今日的立場看，覺得柏拉圖未可厚非，大有為他說話的餘地。

柏拉圖在「理想國」裏認為在訓練公民的過程中，教育具有極大的功能，這已是卓越的見解。受過健全教育，才可以成為能力和道德都健全的公民。後世的政治家高談民主而絲毫不曾注意全民基本教育的重要，或明知其重要而不予積極推行，在柏拉圖看來無異於南轅而北轍。同時也正因為教育對於訓練公民有至上的重要性，他才從教育轉而討論文藝。他明白文藝是收效最深最廣的教育工具。文藝對於將要成為公民的青年有潛移默化的功能。藝做是人類的基本能，而在生長發育中敏於感受和印象的青年們，尤其耳濡目染，身安體習。所以他為青年們擔心，主張給他們

良好的楷模去摹倣，最好把良好的楷模放進他們的文藝讀物裏面去，他們自然口誦心唯，不知不覺漸漸為那些良好的楷模所俱化。反之，若在文藝讀物裏灌輸不正確的邪惡的有害的東西，青年純潔的心靈也將起腐化作用，腫爛化膿，如之何希望他們將來成為健全的公民！文藝既有這樣普遍的深切的教功能，他不得不誠懇地希望文藝作品裏含有多量的思想正確的材料，使讀者能養成一種純潔無瑕的人生觀，字宙觀，將來可望成為社會的良好分子，而不至流為蠹虫害賊。青年身心的修養太重要了，文藝和修養的關係太密切了，這是柏拉圖在討論如何建立他的理想國時所不能忽視的問題。教育是養成理想國中良好公民的主要手段，而文藝讀物又是施行這主要手段的有力的工具。在文藝領域裏，尤其教柏拉圖十分重視的是詩歌和音樂，二者基本的質地的情懷，至少就青年人感受性的立場看不妨這樣說，因為詩歌音樂最易於打動青年人的心理。青年人是理智貧乏而情感豐富的，優點在此，弱點也正在此。柔脆輕佻的詩歌音樂往往乘虛而入，把青年當做徒手而獲的戰利品。情感的語言是對於青年最鋒利無比的武器，詩歌音樂向青年進攻時恰正是懷着這樣的武器。然而假如使用得當，假如內容完善，則本是創傷的何嘗不能轉為養成的，使

青年陶醉於音樂詩歌的美，從而美化他的心靈，美化他的想像，有意識無意識地漸漸鑄成完善的人格。這樣，詩歌音樂不但無害，而且是最宜於青年消化滋補的精神食糧。

我們於此可以指出，歷來批評家中，最認識詩歌音樂的感動力量並且最討論深入的，要推柏拉圖。對於他，詩歌音樂不但令身受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竟可以說使人神魂顛倒恍惚，超越昇華到一個高妙の世界裏去。唱荷馬詩的當他唱入神之際，便彷彿是詩裏的人物之一，習慣他的動作，如醉如癡，喪失了自己的知覺和主動。所以柏拉圖似乎平說，我們必須善為利用這工具，讓它發揮教育公民的最大效能，讓受過這教育的受其益而無其害。

教育應着重知識的傳授？抑應着重人格的陶冶？無疑地，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裏，人格教育比較更受重視，明瞭這點之後，我們才會同情上面所說的他立場。

不幸自紀元前四世紀初以來，亦即是說正當柏拉圖年過而立，心智成熟和現實社會發生接觸之際，希臘的詩歌音樂已陷入萎靡不振之途，即是一度曾經光芒萬丈成為雅典的榮譽的悲劇也奄奄無生氣了，所以柏拉圖目擊心傷，怵然有動於中。從這樣衰頹卑微的作品裏，除去浸染不良的影響外，青年們能獲得有益於身心的營養麼？退一步而論，搬出具有權威的古典作品，對於青年們也是功不補過。像荷馬史詩裏所描寫的宗教觀人生觀，也久已喪失了時代精神，不值得摹擬。荷馬對於神，對於英雄，多有傷風敗德的描寫，從蒙以養正的立場看，是青年尤其是兒童所應當避免閱讀的。然而事實上荷馬是當時最流行的讀物，可以說家喻戶曉，人手一編。每個雅典公民不但把荷馬當做文學去欣賞，而且奉為道德的軌範，倫理的信條。荷馬在每個人心目中，成為至聖先師，他的史詩是金科玉律的經典，是人人應該

進行的修身齊家的教科書，猶之我國科舉時代的四書五經。荷馬的英雄，舉其顯著的說，如亞基里斯（Achilles），奧德賽（Odyssey），不是全希臘民族中心所熱誠敬效法的麼？荷馬在教育上的權威可謂至高至上，可是柏拉圖不欲附和俗儒的立論，他指出荷馬的缺點，證明荷馬的一套神話足以引青年入於歧途。柏拉圖在理想國裏，希望青年讀有用的書，成爲有用的公民。卑靡荒誕的文藝作者，包括有名的詩人在內，缺乏中心思想，缺乏嚴肅的人生觀，缺乏純正的倫理旨趣，這些是叫柏拉圖痛心疾首的，因爲他們雖然手無寸鐵，但憑文字的魔力，足以創賊下一代的青年而有餘。所以柏拉圖毅然決然不容這樣的詩人在他的理想國裏，把他們放逐出去。這片苦心孤詣是值得我們諒解的。

而且，根據心理的觀點，柏拉圖指出，一個人在精神生活上總免不了神與獸和靈與肉的衝突，衝突的結果，後者往往戰勝前者。獸與肉常以情欲的形式出現，具有絕大的誘惑力，稍一不慎，我們便墮入教中而不能自拔。賴以控制情欲的是理性，情欲譬如野馬，奔馳決突，習爲天性，理性恰是韁繩，發揮操縱約束的功能，納野馬於正途。凡是生活有和諧美的人，照柏拉圖的看法，必是在他的靈魂裏，理性爲主，克盡指揮督理的職責，而情欲則屈居臣位，循規蹈矩，雖欲蠢蠢思動圖謀不軌而不可得。人是理性的動物，所以就人論人，柏拉圖認爲在組成我們心魂的成分上，雖然理性情欲二者缺一不可，理性比起情欲，究竟是更高的東西。所以回到教育的立場，他切望文藝作品有提高理性的效能。並非說，他反對一切歡性的文藝作品。他的意思是積極方面至少文藝不要煽起卑劣的積習的情欲之火，葬送了整個的理性。然而詩人們能不實踐他的期望呢？柏拉圖是主張詩歌靈感論者。偉大詩人，對於他，是天生成的，或不如說，得到靈感的依附。人爲的學習，儘管年深月久，不能造成頭等詩人

。靈感是從外面來的東西，然而一經詩人吸收，能發出絕大的魔力，剝奪他的自覺的人格，可以任意支配他，教他說什麼就說什麼。所以當詩人寫出美麗的詩句時，那些詩句並非由衷之言，因爲他自己實在不明白所寫的是些什麼，他不過是靈感的化身，是靈感的發言人。靈感又是間歇不定的，其來無蹤，其去無迹，所以同是一個詩人，未必常常能寫出保持同一水準的詩歌，這便由於偶而獲得或偶而喪失他的靈感之故。有一種現象，柏拉圖告訴我們，是至少值得注意的：即當靈感迷附佔有詩人時，詩人決無獨立人格可言，他的理性暫時宣告停止作用。因而柏拉圖推論：一個喪失了理性的人寫出來的東西必然也違背理性。同時，理性藏身，充滿着矛盾和難以解釋的話語。強烈瘋狂的姿態出現。所以柏拉圖在觀處地方斷定在這樣的詩人作品裏不能獲得真理，不能獲得行爲的軌範。倫理的節制全憑理性的作用，詩人的理性既經靈感剝奪，讀他們的作品的人勢必同樣摧殘理性，助長情欲，喪失了心靈上的嚴肅貞固，流於陰柔卑賤。這樣的詩人在理想國內決無立足之地。柏拉圖把人的心魂比做兩匹馬和一個御者的馬車。御者代表理性，兩匹馬代表情欲。若御者能控制他的馬，保持適當的均勢，則理想國內可望治道昌明。不幸詩人逼御者下座，任兩馬橫衝直決，試問在如此的情形下，理想國到了什麼地步！

不管我們從心理學以及種種方面，是否全盤接受他的結論，他的觀點深深值得我們注意。他的議論一點不落虛空，乃切對當前的希臘文藝而發，故所言中肯，親切有味，雖富於哲理意味，而並不抽象玄妙。假使他生當雅典詩劇全盛時代，假使他回到原始宗教文明的限光看荷馬，也許他出有不同的推論。希臘民族富於美感，藝術成就至高，也正因此，未免美的觀念高於一切，抹煞一切。「KALOS」一字，在希臘文裏，既代

表美，也代表善。美不純美，而必爲與善的結合。然而達夫末流，少數偏見之士，或許祇看到美的一面，而忘却善爲何物。柏拉圖分明想挽回這矯枉過正的趨勢，因而高唱美與善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不可強行分割。什麼是善呢？簡單地說，就是有效實用，合於人生的需要，一件文藝作品，儘管有形式表達等美，而於社會羣衆無益甚且有害，柏拉圖認爲毫無足取。

這可並非說，柏拉圖不能欣賞美，或是對於美取漠然冷淡的態度。他自己便是寫美文的高手，而且知道欣賞美，知道在適當的情形下禮敬美的創造者。所以在理想國裏，放逐詩人之前，還替詩人加上花冠，塗上香膏。也正因爲他能欣賞美，他似乎在說，這些美的製作者，詩人啊，你們的天才太可寶貴了，你們的作品對於讀者的身心影響太大了，你們會用無形的武器克服無窮羣衆的心魂，教他們向上，也能教他們墮落，教他們成爲國家的棟樑，也能教他們變做社會的蠱賊。所以他希望詩人善爲利用其武器，用之得當，則造福邦家，用之不慎，則貽禍無窮。

同時，由於禮敬詩人的原故，他希望詩人不是超人，是一個尋常人，是和一般羣衆生活在一起的人，這樣，詩人不和社會脫節，而且具備了健全的社会意識，明白他對社會所應盡的義務。什麼是他的義務呢？他應該把握住時代，守住自己的崗位，在文藝作品裏多多表現一個中心思想以及生命的嚴肅性，務期理智情感充分調協和諧，讓青年從他的作品裏可獲得幫助心靈發育的文化食糧。一個詩人，隨便他寫出多麼美的詩句，如不能履行上面所說的社會的義務，他不配寄食於柏拉圖的理想國。

柏拉圖是歷來批評家第一個真切認識詩人的重要社會性的，也就從這認識上去討論詩人放逐問題。這點是我們今日檢討這問題所不能忽略過的。



第一次出版
四種六冊

晨光文學叢書

月月有新書
絡繹出版

歡迎外埠
批發郵購

這是一部新編的新書，印本新穎，印刷精美，裝訂考究，內容豐富，極具藝術價值，是當前文壇的一顆新星。歡迎各界人士踴躍訂閱。每冊定價大洋一元，郵費在內。如欲購者，請向本行洽購。地址：上海光復道。



老舍創作

老舍先生是一位卓越的國際地位的小說家，他的「駱駝祥子」英譯本，是今年美國最盛銷書之一。最近受美國國務院之聘，正在美國講學。「四世同堂」可稱為吾國新文學運動以來第一部最偉大的作品。一百萬字，分三部出版。先出二部四冊。最後一部，正在美國寫作中。

惶惑 第一部

全書六百餘頁
分釘上下兩冊
每冊洋三千五百
郵購寄費免收

這是「四世同堂」的第一部，以陷落後北平城的一角——小羊圈裏各種人物的動態作中心，寫那老人一家祖孫父子四代人物，在這個大時代的動亂中各自抱定各自的生活態度去應付這個偉大的民族戰爭的故事。第一部從北平淪陷初期寫起，一直到南京失守為止，共計三十三章，四十餘萬字。

偷生 第二部

全書約七百頁
分釘上下兩冊
每冊三千五百
郵購寄費免收

這是繼「惶惑」而最近寫成的「四世同堂」第二部。故事向前開展，廣州陷落，武漢撤退。在華北被敵人視為一把拿定的苦難日子中，那老人的一家和他的鄰居們遭遇了更慘酷的命運。漢奸們的得意忘形，愛國者的忠貞不屈，形成了最明顯的對比。許多人在槍刺下偷偷的生活下去，不少人却壯烈的犧牲了。全書共約四十萬字，三十三章，分釘上下兩冊。



巴金創作

巴金的小說，十年以來，一直在國內擁有較任何作家更廣大的讀者羣。他的作品曾搬上舞台，映上銀幕，被譯成日、英、法、俄等文字，遍銷世界各國。他在勝利前後所寫成的兩部大長篇，均交本公司出版，「第四病室」已出。「寒夜」正在印刷中。

寒夜

全書一厚冊
約三百餘頁
已在印刷中
一月內出版

這是作者最近脫稿的長篇小說，曾在上海的「文藝復興」月刊連續刊載，獲得讀者的好評。作者用樸素無華的筆寫兩個渺小人物的渺小生活，這裏沒有驚天動地的豐功偉業，也沒有仁人志士的壯烈犧牲，有的祇是一些平凡的願望，痛苦與哀愁。看慣了熱鬧場面的人，不妨到這個冷僻的角落來聽一個「落魄」的讀書人的申訴。書已付印，一月內出版。

第四病室

全書一厚冊
約計四百頁
每冊三千五百
郵購免寄費

這是一部病中日記，寫一個病人在內地某醫院中所過十天中的病院生活。他在這個人類在受苦，掙扎，死亡的暗角裏發見了偉大的友情；友情不但在這裏生長，而且把陰暗的病室都照亮了。作者用了一種新穎的手法安排故事；對話生動簡潔，人物描畫深刻。長二十萬字，是作者最近的精神傑構。

見觀察

· 元百八售份每 ·

日八十月一年六十三

· 版出六期星逢 ·

期一廿第



卷一第

專論

論美軍事件

論「神話政治」

荀子與斯賓塞爾論解蔽

特稿連載

經濟之改造(二)

紐約通信

晦明初冬

民族受辱案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北平學生示威記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國防前線之阿拉善旗

(甯夏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談譯

季羨林

吳世昌

周綬章

潘光旦

胡先驕

楊剛

尾頁
膠濟西段·負生偶記·
示威的自由·台灣點滴·

· 撰稿人 ·

- 下之琳 王其生
- 王迅中 王其生
- 伍啓元 任鴻禔
- 呂世昌 沈有乾
- 吳世昌 吳恩裕
- 吳澤霖 李純青
- 李浩培 李廣田
- 沙學浚 柳子亞
- 宗白華 柳克寬
- 徐白華 孫克寬
- 馬寅初 許君遠
- 許德珩 高覺敷
- 陳之邁 陳友松
- 陳衡哲 陳瘦竹
- 陳維綬 夏炎德
- 張印堂 梁實秋
- 張忠欽 張沈長
- 張德昌 張東蓀
- 黃正銘 宜移今
- 郭有守 郭有守
- 馮友蘭 馮希孟
- 傅斯年 費希孟
- 楊人棟 楊希孟
- 楊西孟 楊希孟
- 曾昭掄 趙家璧
- 趙超構 雷海宗
- 葉公超 潘光旦
- 劉大杰 蔡維藩
- 錢端升 錢維藩
- 錢清康 錢維藩
- 錢書 錢維藩
- 戴文英 鮑覺川
- 戴文英 鮑覺川
- 蕭公權 蕭世光

· 撰稿人 ·

本刊一至十二期

合訂本 第一卷 上册 出版

木槽紙封面 · 印紅藍兩色
精裝一巨册 · 每册八千元

掛號另加郵資三百五十元
航掛另加郵資三千五百元

存書不多 · 欲購從速

合訂本封面
單頁出售

本社鑒於本刊讀者，對於本刊，均於讀後妥藏保存，茲為顧全讀者需要起見，於裝訂合訂本時，多印單頁封面一千頁，供給讀者，每頁收成本五百元，平寄郵費免收，掛號另加郵資二百元，航掛另加郵資三百元。售完為止。需要者，即請函知，郵票通用。

第一卷 上册 合訂本撰稿人

王芸生	伍啓元	蔡維藩	馮友蘭	張東蓀
陳之邁	卞之琳	潘光旦	張印堂	高覺敷
徐盈	陳瘦竹	儲安平	陳友松	楊西孟
錢歌川	李廣田	胡先驕	吳世昌	吳恩裕
戴文賽	楊剛	李俠文	許君遠	戴錙齡
李浩培	莊智煥	朱東潤	宗白華	蕭公權
簡貫三	周綬章	蔡壬侯	李純青	廖世承
雷海宗	笄移今	蕭乾	戴世光	韓德培
高名凱	陳衡哲	張道真	陶孟和	李澈廬
羅忠恕	馮至			

徵求直接定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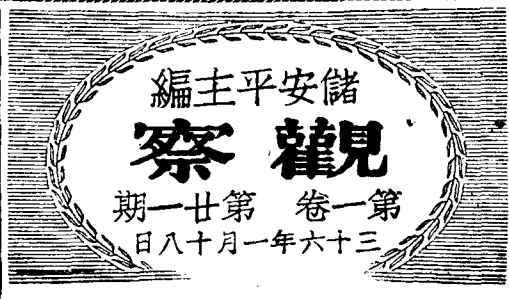
本刊創刊以來，從未脫期，每逢星期六出版，直接定戶一律於星期五提前付郵。直接定閱，既較零購省事，又較零售經濟。如對本刊感覺滿意，尚希從速即日訂閱。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

零售：每册八百元
訂閱：平寄者先付一萬元，掛號或航空寄者先付一萬五千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本期作者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周毅章：南京新民報主筆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胡先驥：前中正大學校長
楊剛：大公報駐美特派員
李煥林：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系主任

論美軍事件

吳世昌

聖誕前夜，在北平所發生的美海軍駐華陸戰隊士兵姦污女生案，引起了全國教育界普遍的憤怒。自北平各大學學生罷課遊行以後，截至屬稿時為止，響應者已有上海、杭州、南昌、南京、天津、成都、武漢、福州、重慶、開封、昆明、廣州各地學生及教員，且在繼續擴大中。這一個案子所以反應如此之深廣，其原因實不單因北平一案，上海美軍之打死洋車夫，塘沽美軍之刺死工人，上海美人毆傷三輪車夫，美軍車之時常撞傷行人，以及美軍駐華之撤退無期，美貨傾銷之打倒國貨，中美商約之並不平等，都是構成這次學生示威抗議的原因。

在討論美軍暴行及因此引起的學生運動之前，先須說明中國一般人民對美國的感情。美國對華一向有好感，除八國聯軍一次由別國拖入外，中美從無戰爭或敵對行為。中國學生之在美者，其精神遠較在他國為愉快。美國曾指定庚子賠款退給中國為文化教育之用，對中國更有深廣久遠的益處。凡此均為中美傳統友誼之基礎。但美國以前一直是個工商業國家，賺錢是商人的本分，一般人民雖富正義感，但有時亦敵不過資本家的利慾心。中國抗戰初起時，美國軍火商人大量供給日本以殺中國人的武器。中國前線反法西斯的士兵，後方無辜的婦孺，被日軍用美製炸彈炸得血肉狼藉，軍火商人固熱視無睹也。後來索性採取現購自運 (Cash and Carry) 政策，似專為幫日本軍閥的忙，使貧而無船的中國束手挨打。那時若非蘇聯幫忙，其情形殆不堪設想。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半天內日機炸死三千美海軍，三天內擊沉十四美艦，美國才悟中國三年多的抗戰，是在替美國受難與拚命。因此才開始幫中國一點忙，然截至民國三十三年湘桂之役為止，據重慶政府發言人稱，給中國的物資尚不及給歐洲戰場的七十分之一。三十三年以後，始有增加，以迄現在。

美軍對中國人的態度，據我所知，初來時不但有禮貌，而且十分謹慎，這是上面的管理好，也由於當時一般美人對中國最同情。甚至於對咖啡館的女侍，也很有禮貌。從三十四年起，人數突增，流品不齊，管束也鬆弛，常有一些糾紛發生。到三十五年上半年，「吉普女郎」之名大噪，糾紛迭起，美軍之任意調戲污辱中國婦女，至這年五月間而達最高點，重慶市民至以石子圍擊，某要員晚間車經兩路口，親聞後面一車中女子慘呼救命之聲。於是同年六月九日中美軍憲當局同意發表的協議軍法，其中有一條是：美軍人強姦婦女者死刑。以後情形就改善好多。

勝利以後，中國人因感激美國協同擊敗日本，並奔走調解國共糾紛，親切之感，倍勝於前。對於上述不快事件，早已忘却，也從不記恨。美軍因協助遺俘而留在中國，初亦不僅無惡感，且一致感激。故去年上海各界舉行的要求美軍撤退週，響應者不多。但是遺俘工作已大致完成，而美軍之撤退無期，這却不能令人想到中國的主權問題——即使我們承認美軍留華與目前中國的內戰和政局無關。

因此這次因美軍暴行而引起的學生運動，除了抗議暴行，要求道歉，懲兇、賠償、保證以外，全國學生第一次喊出美軍撤出中國的呼聲。也有人要求廢止中美商約和中美航空協定，這雖不是全體的意見，但要求美軍撤退是一致的。這個運動，截至現在為止，中國官方除通告勸止外，尚未有公開指為受中共策動者。平市長何思源對南京中央日報記者稱，他自己年事已長，若在青年，也將參加。滬市長稱，應付此事，決以民主作風。滬黨政軍聯合會議，決定准許學生遊行，各地遊行秩序亦佳。只有聯合社的報道，却拾了舊中國政府的牙慧，說是受中共策動，以侮蔑學生遊行的價值，圖減輕美國內輿論的指摘。

至於這個案件本身，胡適之、傅孟真諸先生指為是法律問題，而非政治或外交問題，因此附和者甚多。此種看法也不能令人同意。如果是美國內軍人污辱華僑女子，或美軍在華強姦美籍女子，或中國軍人強姦中國女子，則是法律問題，今此事由於美軍在非戰時留駐中國，才能發生。美軍留華，至多只能說是政府的政策，試問根據中國或美國那一條法律，美軍可以駐華？政策不能等於法律，美總統的聲明亦不等於法律，這是最明白不過的。如果說美軍駐華係根據條約，則中國人民始終未見政府公布此項條約，因此亦無從知道這批暴行疊出的美軍得駐到何年何月。如確有條約，則已牽涉外交，也已非純粹法律問題。此事既由政策（或外交）所造成，則顯然不是一個法律問題。其次，認此事為法律問題的胡傳諸先生，也承認學生所提四項要求是對的，且極同情憤慨。只不同意其遊行示威，並勸學生不要由美軍暴行聯想到美軍留華問題。假定這四項要求是對的，則此點即已足夠證明這不是純粹法律問題。因為如果是法律問題，則只要懲兇、賠償已够，任何一國的法律，不會把罪犯處刑以後，還要他及其所屬團體的別人道歉及保證以後再不犯罪。照一般法律的慣例，法庭的判例，也不一定要求一個犯強姦罪者處刑後再賠償。所以既認為要求道歉保證是對的，亦即不可避免的默認這不是純粹的法律問題。何況還同情憤慨！如果一定要斷章取義，認為強姦案本身是法律問題，則一個社會學家也可說這是社會問題，一個心理學家也可說強姦是變態心理學問題，一個醫生也可說這是生理問題，一個宗教家也可說這是道德問題，如果這個美兵討不起老婆，一個經濟學者也可說這是經濟問題。我覺得這樣斷章取義的看

法是不合理的，至於因美軍駐華而發生此案，教人不要聯想到美軍駐華這問題的根源，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美軍駐華問題。我們認為除了戰時，任何一國的軍隊不應駐在別國，否則便有干涉該國內政的嫌疑，以前蘇軍之駐在東北及伊朗北部，英軍之駐在希臘，都有此嫌疑，我們對於美軍，也沒有理由作為例外。任何有自尊心的國家，不應該在平時容許別國軍隊留駐。因此我們也反對一部分蘇軍之延不撤出旅順大連。因為國家的主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Soviet 的原意，是至高無上。平常一國的軍用飛機飛過別國領空，即使只有幾分鐘，該國也要提嚴正抗議，何況數萬軍隊無期的留駐在一國領土之上！如果這是政策，這政策顯然錯誤。如果這是由於條約，這條約顯然是平等而辱國的。所以即使美軍在華相安無事，而國人提出請其撤退的要求，也不能指為「越軌」。我們認為這次學生運動，和去年反對蘇軍在東北延不撤退，同樣正確。連清華大學美籍教授 Widner 都贊同北平學生的運動，聯合社至少不能指 Widner 也是受中共指使罷？

至於中國需要美國的友誼與協助，則為另一問題，與此案無關，不可因此案而引起盲目的反美運動。所幸各地學生遊行，尚無此現象。現在必須弄清楚：第一，敦睦邦交，不必亦不可犧牲一國主權，容許外兵在平時長久留駐；第二，反對美軍駐華，不是反美，更不是不要美國的友誼，正如因反對蘇軍駐東北，也不是如中共所謂反蘇排外一樣。反對美軍駐華只是反對其政府在某一時期的某種政策。一個人民尚且可反對其本國政策，何況一國政策侵及別國主權，被侵略人民豈有不能反對此政策之理？第三，美軍暴行由此政策所引起，為此政策之結果，則二者顯然不能分開。第四，抗議暴行，反對侵害主權，美國公正人士亦必有此同感，故同時仍不可不訴諸理智。萬不可因此損害邦交及友誼。我們不願受人侮辱，自己亦不可侮辱別人。

由此問題而附帶的要說到素不為人注意的一點，即美軍駐華，造成擾亂金融及刺激物價的現象。中國國內歷來只有一種本國的貨幣，（清末雖有墨西哥銀幣，但與本國銀幣同值流通，故無妨害），美軍在華用美鈔現貨，因此有黑市，與黃金互相競漲，直接擾亂金融，刺激物價。政府應欲遏止美鈔黑市，但既有美軍在用美鈔，即無法遏制。走私貨物，要美鈔現款去買，美貨遠廉於國貨，雖黑市亦獲厚利。上海有許多美國商人，逕以美鈔發售貨物。有人到美艦上去購物，有人向美軍私人直接購物，均須美鈔，如此何能禁止其流通，禁止其黑市？所以如欲以金價穩定幣值及物價，必先禁用美鈔，而此事在美軍駐華期內是不可能的。

論「神話政治」

周綬章

評國共兩黨的政治領導

人類知識發展的歷程，可以從橫切的觀點，去分爲若干階段，朱若葛（Turgot）與孔德（Comte）分爲神學、玄學、實證科學三級。而黎烈（Woodrige Riley）則分爲神話、幻術、發見、機械論、演化論五級。雖然人類知識的發展，不純是一個直線式的進程，近代思想裏面有神話成分，古代思想裏面也有科學觀念，然而，比較原始的人類知識，總是偏於神學的，神話的。自十六世紀以後，便很明顯的進展到實證科學，或黎烈所謂的發見、與機械論的階段，生物科學發達以後，演化論的原則支配了一切而離神話時代愈遠。就現代政治來說，無論是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或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都至少是在實證科學的階段，政治知識成爲一種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政治領導充滿了科學精神，很少有神話意味。但如我們回顧中國現在的政治情形，特別是就國共兩黨的政治領導來說，即可判定還沒有脫離神話時代，仍然是行的「神話政治」。

「神話政治」的第一個特徵是「偶像政治」，這是就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關係而言。統治者對於被統治者，主要的是在樹立偶像，或以自己信仰的對象爲偶像，或乾脆把自己「神化」（Deification）起來，作爲偶像，以控制被統治者。被統治者則照統治者的意旨，盲目的崇拜偶像，要受一種所謂「神力」，或相當於「神力」的人力所支配。無分中外，古代的政治關係都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即至後代，人類知識裏面，其錯誤的來源，仍多由於偶像崇拜，因此，培根（Bacon）在他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一書中，把偶像的性質，綜合起來，分爲四種：一、部族偶像（Idols of the tribe）、二、巖穴偶像（Idols of the cave）、三、市場偶像（Idols of the market）、四、戲場偶像（Idols of the theatre），而一予以破除，以求清明合理的觀念，建立一種新的知識論，奠定了近代實

證科學的基礎。

我說中國目前還在行「神話政治」，就是因爲國共兩黨的政治領導，都是以偶像崇拜爲中心。先看國民黨，其創始人孫中山先生，本爲一真正的民主巨人，最富於平民意味，襟度宏大，平易可親，爲中國近百年來惟一具有時代風格的大政治家，生前領導國民黨，全賴其遠大的理想，恢宏的器局，以感召羣倫，致力革命，黨內很少獨裁的氣味，絕不想樹立偶像，控制黨員的思想與精神，而黨員對於他，也是出於至誠的欽佩愛戴，不因感受任何壓力而加以崇拜。在他逝世以後，若干國民黨人士，未能善體其志，發揚光大他的平易偉大的民主精神，首先就把孫先生本身神化起來，作爲一個崇拜的偶像，對於他的稱呼規定非稱總理不可，非國民黨員亦必如此，後來索性明令全國一概要稱「國父」，通令全國人民在一切儀式裏面，一定要懸掛他的遺像，並且非行三鞠躬不可。黨旗與國旗一樣，同時懸掛，黨歌改成國歌，並且規定每星期一，大小機關一定要做紀念週，充分發揮了「以黨治國」的精神。一切尊崇孫先生的禮儀，都是「通令辦理」，都是「強制執行」，老百姓們對於孫先生由衷的感念，反而不易自動的，親切的表現。孫先生如果有知，也未必贊許這種做法，而只有認爲貶損了他的偉大。目前，對於勞苦功過的蔣主席，一般國民黨員，政府官吏，又以同一方式，加在他身上，將來恐怕還會有過之無不及。甚至在國民黨內部，若干派系的領袖，對其自己控制的幹部，亦多半是樹立偶像，以威服人，而下對上也就只有盲目的被迫崇拜而已，不敢作任何理智的批判。這樣一來，孫先生已經成了偶像，又要把蔣主席變成偶像，等而下之，凡上下階層之間，差不多都只有偶像崇拜的關係，造成一座「偶像的金字塔」。現在若干國民黨人士，再三喊出黨內民主的口號，未嘗不是偶像

政治控制下的一種反動。

再說共產黨，其黨內組織較國民黨為嚴，控制下級幹部的力量也比國民黨強，因而在實質上，偶像政治的成分也並不比國民黨少。中共最初成立之際，是以馬克斯（K. Marx）與列寧（Lenin）作偶像來號召，實際上發起人陳獨秀即曾一度成為共產黨人崇拜的偶像，後來被人當作「托匪」，把他趕掉。不過共產黨偶像政治之加強，當然還是在毛澤東氏取得領導權以後，從「二萬五千里長征」起直到現在，毛氏的一言一行，一直被當作天經地義，不能輕易加以批評，尤其從共產黨到了陝北，趕走了張國燾以後，更是絕對的定於一尊，前年共產黨在延安召集了「七七大會」，更明白規定：「毛澤東路線為中國共產黨最高指導原則」，而毛氏的「論聯合政府」，也就成了中共唯一的經典，目前毛氏在中共區內之偶像化，正如蔣主席之於國民黨一樣。有人說中共「黨性太強，人性太少。」所謂「黨性」，主要的，也就是由於這種富於強制性的偶像崇拜所造成。曾經轟動一時的所謂，「王實味事件」，也可以作為一個旁證。我說國共兩黨的政治領導，在實質上，都還是行「偶像政治」，絕非誇大之談。

或者有人要問我：「一個政黨不樹立一個共同的精神信仰，怎樣能夠作向心力的結合，以發揮革命力量？」我認為無論是一個國家，或是一個政黨，固然都非有一共同的精神信仰不可，然而，這個精神信仰應該只限於一種政治理想，一種立國建黨的政治主義，而且還必須是可以隨時代需要而不斷改進的政治主義，不能如現在國民黨人士之迷信三民主義，共產黨人士之迷信共產主義一樣。更何況是以一個特殊的個人，作為全黨，或全國崇拜的偶像？我始終認為以個人為中心的偶像政治是反自由主義的，反民主主義的。近代的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之精神上的分別，即在前者是行個人中心的偶像政治，是神話式的政治。而後者則是建築在自由主義上的全民政治，其精神是實證科學的。德國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日本的天皇，都是以偶像崇拜的政治領導，維持他們的獨裁政權。而民主政治的英美兩國均大異其趣。以邱吉爾在第二次大戰中的豐功偉績，因為時代思潮的激盪，還是被英國人民棄之如遺，悄然而退。以羅斯福總統的偉大，逝世不過兩年，這一次美國的共和黨國會，就明白表現了反羅斯福的情緒，且將見諸實行。不管對不對，其精神總是反偶像的。再退一步來

說，即使是對於一個偉大人物的信仰崇敬，也還與單純的偶像崇拜不同，前者是明智的，自發的，後者則是盲目的，被動的。（原始人因恐懼而崇拜神靈，現代人的崇拜政治偶像，則多受政治力量的壓迫。）所以，我認為偶像政治是反科學的，反民主的。

神話政治的第二個特徵，則是「萬能政治」，這是就統治者推行政治的能力來說。統治者自己既已成爲偶像崇拜的對象，則必自信具有不可思議的「神力」，自認爲「君權神授」或是「天縱英明」，以爲自己的一言一動，都代表「神意」，都是至高無上的，絕對合理的。無論行政立法，最後總要主宰於自己一身，真正是所謂：「天下惡乎定，定於一。」因此，形成「萬能政治」統治者發號施令，一手獨裁，而一切大小臣工，都不過是奉行「聖旨」的僕役，奴才而已。這種「萬能政治」，統治者自以爲無所不能，結果一無所能，「萬能政治」即是「無能政治」。神話時代的政治情形多半如此。

再回過頭來看國共兩黨的政治領導，其領袖人物之一切政治行動，都有着充分集權的萬能表現。以國民黨來說，自民國十六年，甯漢分家，北伐完成以後，黨內的情勢逐漸安定，領袖人物遂易於過分操縱政治。其支配的範圍，政治、軍事，甚至文化教育都無所不包，方式則是行「條子政治」，「手諭政治」，以決定一切，改變一切，成爲推動政治惟一的、根本的力量。等而下之，省主席，縣長等亦多以「萬能」姿態來推行政務。

至於共產黨方面也有同樣的表現，中共領袖人物以鐵的紀律，鐵的力量控制了全黨，毛澤東氏不但是政治上的領袖，他的「論文藝問題」，也成了一般文藝作家的最高創作原則，前兩年，訪問延安回來的記者，描寫邊區若干文人的苦悶，是無足爲怪的，以那樣多來路不同，教養不同的文藝作家，要叫他們在一種特定的文藝原則之下，從事創作，當然產生苦悶。其餘關於土地改革，社會政策各方面，一直都是由毛氏全權支配。所以，就國共兩黨的情形看來，都是同樣的表現了「萬能政治」，以領袖人物的意志，來支配一切，決定一切。

近代的獨裁政治即是繼承了神話時代的精神，獨裁者是一個萬能統治者，控制了全部政治。而具有實證科學精神的民主政治，因爲不崇拜偶像

，是全民政治，所以不是萬能政治，而是分工政治，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而一切決定於由全國人民自由意志制定的根本大法——憲法。因為近代以來，文明進步，社會關係複雜，非以科學方式，實行分工合作，本平等結合的原則，不足以有效的改進政治。所以萬能政治是神話式的，落伍了的政治，分工政治才是實證科學的，現代化的政治。

就國共兩黨的政治領導上看，都是行的「偶像政治」，「萬能政治」，所以，我說現在中國的政治仍然是反時代的「神話政治」，要提倡自由主義精神，建立民主主義政治，首先，就應該改造這種「神話政治」。我認爲目前中國「神話政治」的改造有賴於三方面的力量：

一、國共兩黨的領袖人物們，及時易轍，認清時代潮流，把握政治動向，自我改造，祛除自己的偶像觀念，萬能思想，把自己的一切平民化，合理化，並激勵兩黨黨員，培養自由主義精神，不作偶像崇拜，不作萬能

信仰。

二、國共兩黨的進步分子，及時覺醒，要愛護領袖，就不必當做偶像崇拜，以貽誤領袖，要愛護黨國，就不必信仰萬能政治，以爲害黨國，各自盡其「匹夫之責」，分工合作，共謀改進。

三、文化界，教育界的自由主義分子，及時努力，多介紹自由主義思想，提倡民主主義精神，以破除一切對於「偶像」「萬能」的迷信，使人人有其獨立自由的思想，能保持其個性的尊嚴，爲一個「頂天立地」的現代公民。

總之，現在是一個實證科學的時代，不是神話時代，應該實行合於科學精神的全民政治，分工政治，澈底改革富於神話意味的偶像政治，萬能政治。在思想與行動上，能有這樣的覺悟與改造，都是正在追求民主的中國人民所必需的。

荀子與斯賓塞爾論解蔽

潘光旦

無論做學問，做事，做人，第一個大難關是去蔽。蔽，普通也叫做成見；其實成見一詞不足以盡蔽字所指的種切。大凡一人心理上一切先在的狀態，有如意志與各種情欲，和先入的事物，有如見解、記憶、習慣之類，都足以影響此人對於後來刺激的反應，使失諸過度，或失諸不足，也足以影響他對於後來事物的看法，使不能客觀，使得不到最較近情的事物真相——這些都可以叫做蔽，初不限於見解上的先入爲主的一端。

去蔽的重要，與如何可以去蔽，因此也就成爲思想家，學問家，與德行家的一個先決的大問題。在中國思想史裏，這也確乎是極早便有人提出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類的話便是很好的例證。到儒家成爲一個學派以後，這問題的提出便更頻數，更具體。論語說到孔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說到明與遠的一番道理；都和祛除成見及保持客觀有直接的關係。至於論到周比和同的君子小人之別，雖若比較間接，關係也未嘗不切，因爲，成見的變本加厲，牢不可破，以

至於教人不自知其所持者爲一種成見，往往由於黨偏，由於朋比，由於苟同者多，而不苟同者少。黨偏朋比，事實上就是成見的社會化。所以唯有在力求不黨不比的形勢之下，一人纔比較容易發見其成見之所在。反過來，成見被發覺的機會既加多，成見社會化的機會便減少，而黨偏的不健全的社會現象也就比較的不輕易發生了。

次學八目，涉及去蔽問題倒有三目：誠意，正心，修身。誠意一目所說的，事實上等於對一己的力求客觀，不自欺，不掩耳盜鈴，就是不自蔽。正心一目提到身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更顯然的與蔽的問題有關，所謂不得其正，就等於說不能客觀，或好比天秤稱物，不免畸重畸輕之弊。這在今日，我們更直截了當的叫做一時的具體情感之蔽。至修身一目則說得更清楚了：「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放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

知其苗之碩。』辟，就是蔽，唯其有這許多情感的關係，所以蔽，唯其蔽，所以不知。這些蔽也屬於主觀情感的一路，和正心一目所說者同，不過正心項下所指的是一時感於物而發生的情緒狀態，而修身項下所指的是比較持久的感於人的情緒關係，又顯然的很有不同了。修身一目的討論裏，除了去蔽而外，更無別的，足見身之修不修，完全要看蔽之去不去。人我關係從家庭開始，情緒一方面的關係亦以家庭之內為最密切，所以如果能於此早下一些切實的去蔽工夫，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可平，否則一切都落了空。中外古今，不知有過多少哲人說到去蔽的重要，這無疑的是最嚴重的一個說法了。

不過在儒家思想系統裏，在這題目上發揮得最多而又能更進若干步的是荀子。漢以來所傳荀子三十二篇中。第二十一篇是『解蔽』，全文長至三千餘言，大體上可以分做五段。一、汎論蔽之由來與蔽之種類。二、分叙前代君臣因蔽得禍，因不蔽得福的若干例證。三、數說近來（春秋後期與戰國前期）思想派別的各有其蔽，唯有孔子是一個例外。四、論解蔽的方法，這一段是全文精要所在，議論最長，又大致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原則的認識，二是方法的推蔽。原則的認識包括三點，一是道的整體性，二是人心的本質應須培養，使始終能維持一個所謂虛、壹、而靜的狀態，三是唯有如此狀態的心纔能見到道之整體，而非道之一偏，纔不至『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方法的推蔽也包括兩層，一是治心，二是治學。治心的討論雖長，大旨仍不外大學裏誠意正心兩目所說的一番精神。治學又細分為兩個部門，各有其標準的，一是明理之學，其止境是『聖』，是『盡倫』，二是致用之學，其止境是『王』，是『盡制』；一人不學則已，否則必力求兼賅這兩個部門，凡屬不以此為鵠的或經不起此標準的整詰的學與術都是偏頗的，都是蔽的產物，且轉而滋長更多的蔽。五、結論，很短，而意義却很深長，因為它專說到一點，就是政治的公開或政治領袖的態度宜明未始不是解蔽的一大條件。解蔽的條件雖多，求諸環境的祇有這一條，其餘每一個人都求得諸自我，這一層也很值得加以指出。

我們說荀子的討論去蔽或解蔽，要比前人進了若干步。路依然是一條，但較前更更踏實，見到的境界更多。這當然和時代很有關係。荀子生當

戰國的後期，政治、社會、思想的局勢比以前要複雜得多，動亂得多；他自己在篇首就說，『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惑或惑非，惑治惑亂』。所以一樣講到蔽，他所講到的要繁變得多，一樣想應付蔽，他的努力要困難得多。即如說蔽的種類，我們在大學裏所能看到的始終只限於意志與情緒的方面，誠意一目下所間接涉及的蔽可以說是屬於意志的，而正心修身兩目下的蔽則顯然是情緒的，不是一時的情緒狀態，便是比較持久的情緒關係。約言之，大學論蔽，始終沒有脫離人，不是發乎個人的心境，就是發乎人我的關係。到了荀子，我們又發見了兩個足以產生偏蔽的外鑿的境界，一是在時空兩間裏一般的際遇或處境，二是見識或學派所構成的門戶；第二種境界也未嘗不屬於一人的際遇，但比較特殊，並且表面上是完全屬於理智一方面的，至少當事人自以為屬於理智而不涉情感的，是由於是非的判別而不由於好惡的抉擇的；荀子歷數為蔽之端，說『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欲與惡兩端，屬於情感方面，猶仍舊說，可不再論，至若始終、遠近、今古諸端，便屬於所謂際遇的境界，非前人所曾道及的了。博與淺的兩蔽則屬於理智或見識的境界，而是下文歷敘學派之蔽的一個張本，下文說『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執（勢）而不知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說到解蔽的方法，荀子也有遠到之處。關於遠的認識與心的認識，荀子的議論始終是儒家的面目，並不新奇，不過細密的程度却增加了許多；如論心的一段，雖始終不離乎大學所論知止與定、靜、安、慮、得的本旨，但經他反覆申說之後，我們便覺得清楚與可以捉摸得多了。治心的一段討論亦然，但治學的一段則遠到而外，又很有幾分獨到，一曲與大理之分的，物物與精道之辨，聖倫與王制之別，雖都有所本，其說法總是新穎可喜，後世所稱內聖外王之學，不妨說就是從荀子開始的。初說到大理大道，好像有些玄虛，其實祇是要我們明白，人生是一個整體，知識、學問、行為，所以輔翼人生與表達人生的，也不得不是一個整體，凡屬整的東西，全的東西，我們不能以一偏來概括；近百年來的社會科學家，凡屬學養較深，見識較廣，而理解力足夠把握的，都作如此看法。有趣的是，遠在二

千多年前，荀子已經看得十分清楚，所以於歷敘學派之蔽後，接着就說，『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俗（欲）謂之，道盡曠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欲（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能識（其為一隅）也，故以為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蓋之禍也。』真是慨乎言之；我們如今評論功利主義、享樂主義、權力主義、自然主義、命運主義……，字眼口氣雖大有不同，精神不完全一樣麼？這種精神，即在目前，既還絕對說不上普通兩個字，如果有人提到，真還有好幾分谷尼芬的意趣，在二千多年前，豈不更見得新鮮麼？至於承認政治局面的開明為解蔽的唯一環境條件，特別在篇末提出來，則更是發前人之所未發；政治必須開明而不隱秘，前人是一貫主張的，尤其是儒家的一路，不過把幽隱之政足以養蔽的一層關係特別加以揭發，是荀子的。

荀子而後，一直經過了足足二千年，我們才遇到可以和『解蔽篇』比擬的一種文獻，而這文獻還不在中土，而在西洋，那就是斯賓塞爾（Herbert Spencer）的『羣學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此書出版於一八七三年，其後約三十年，嚴幾道先生把它譯成中文，書名就是『羣學肄言』。嚴先生在譯序及譯文裏會不斷的用到『辟』和『蔽』一類的字樣；在『譯餘贅語』裏，也曾一度提到荀子，引用荀子的『民生有羣……』的幾句話，大概為的是說明他的所以把『社會學』譯成『羣學』，是有所本的；『蔽』字用到了，荀子的作品也參考到了，對於解蔽的篇名與其意義的重要，卻隻字未提，真不能不教人詫異。羣學之難，難在解蔽，羣治之難，也難在解蔽，荀子與斯賓塞爾，雖相去二千餘年，在這見解上可以說完全一致，嚴先生不把這一層標明出來，不能不說是一個很重大的挂漏。嚴先生一則在譯序裏說，肄言之作，『所以飭戒學者以誠意正心之不易』，再則在『贅語』裏說，『竊以為其書實兼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致誠正為治平根本矣』；所論和我們在上文所說的大致相同，亦於以見嚴先生在譯書之際，未嘗不作一些中西新舊的比較；一樣作比較，又如何會把這一層最自然最現成的比較反而遺忘，實在是出我們意料之外。

斯氏的肄言分十六章，除第一、二、三、五等四章分論社會的需要，社會學成為科學的可能，社會科學的性質，與社會學的客觀的困難而外，其餘沒有一章不和解蔽的題目有關。自第六至第十二章，一連六章，是專論蔽的種類的。第十三至第十五章，是論經由修養與學問的途徑來覓取解蔽的方法的，而相當於我們格、致、誠、正的舊說。第四章總論治社會學的困難和第十六章結論，自都不免部分的提到蔽的問題。十六章中，既有十三章和解蔽的題目有關，我們如果把『羣學肄言』的書名改成『解蔽通論』，決不會冒文不對題的危險。

斯氏論蔽，大體上可以分為四個部分。甲、主體理智之蔽，其中包括三四個節目：一是僥我或己度人的傾向（僥我之蔽，意義和僥人論的僥相同，就是用了自我做量斷人物事理的標準；二是以人性為一成不變或易於變動的兩種相反的成見；三是理智能力過於狹窄，不夠簡括；四是理智能力過於板執，不夠活潑，缺乏彈性；三四兩點也未嘗不可以歸併作一點。乙、主觀情感之蔽，包括各別的情感與一時的好惡愛憎，包括一般人對軍功的過於欽崇，對政治權威或掌權者的過於迷信與順從等。丙、各種處境或際遇之蔽，這一類蔽的事實上也屬於主觀情感一方面，不過和乙類的有些不同，即思蔽之人不但不知其為蔽，而從而為之設辭（設詞的理論，斯氏本人未加發揮，這是後來意大利社會學家柏瑞篤 Vilfredo Pareto 的重要貢獻，在此姑不深論），即設為『理有固然，勢所必至』之辭，以示其見地之客觀明確。斯氏用了五章的筆墨來分析證明這一路的蔽或成見；一是傳統宗教中一部分的矛盾的蔽，斯氏特別提出的矛盾是他『誦友愛的宗教對待着嫌恨的宗教，指的是一面有講汎愛的宗教，而一面有國家、階級一類的偶像所培養的嫌恨心理；二是種族、國家、鄉土一類的事物所引起的蔽，亦有正負兩方面，正面指的是一味擁護本人所屬的種族鄉國，不論是非曲直，反面是完全抹殺種族鄉國觀念，修論大同一類的理想；三是治者、被治者、和其它階級分野之蔽，或其反面；四是屬於政治方面的蔽，如政黨間彼此視的蔽，又如人治論與法治論之蔽；五是宗教、神學、宗派之蔽，或反宗教之蔽。這些都用不着甚麼解釋。

斯氏在最後第四部分論到救蔽之道，其中也有兩個節目。一是思想習慣的自力修養，即嚴氏譯文中所稱的『綽性』亦即相當於誠意正心一類的

工夫，二是廣博的學問基礎的培植，即嚴氏所譯『養生』與『述神』兩章，相當於我們格物致知的工夫。這學問的基礎確乎是包羅極廣；抽象的科學，如數學邏輯，所以示事物間關係的存在與其重要；半抽象半具體的科學，如物理化學，所以示事物之間的因果的跡象；具體的科學，如天文地質，所以示因果關係之連續與複雜；最後生命的科學，如生物心理，則所示之因果關係更進入了而生生不已的境界，和社會最較密邇而不可分離，因此，尤須在廣博的基礎裏佔有重要的地位。

荀子的解蔽論和斯賓塞爾的肆言各是針對時代需要的一番大議論，荀子時代，中國的諸侯異政，百家異說，我們在上文提到過了。十九世紀的西洋也有類似而程度上更嚴重的情形。兩人的學殖修養，雖因時地迥異而大有不齊，却也有相似之處。荀子以祖述孔子自居，在學問則求集成，在思想則主綜合，認為道非一隅，而精道重於物物；斯氏於接受演進論之後，始終努力於學問的融會貫通，他在這方面的成績就是十六冊的綜合哲學。即嚴氏所稱的會通哲學。兩人所處的時代，所欲應付的問題，兩人在學養上的準備，既都很有幾分相像，於是兩個人的答案也就不謀而很有幾分符合了。地無分中外，時無分今古，人無分東西，人生的一些大道理是可以有如孟子所說的『一揆』的。我們不妨再作一個極簡單的對比，以示一揆之所在：

類大之蔽部之論總	荀	一曲對待大理，精道對待物物。
	子	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妬謬於道，而人誘其刃近。私其所積，唯恐聞其美；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
蔽	欲為蔽，惡為蔽。	全部之礙我論或以己度論。
	博為蔽，淺為蔽。	一時之情緒狀態先入之見解。
大	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古為蔽，今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	各種處境遭際所形成之成見。
類	荀	斯賓塞爾

道之蔽治	壹之戶門系宗派黨
學論，治學論，解蔽篇所論之外，並見勸學篇。	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由勢謂之，道盡便矣。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由用謂之，道盡利矣。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由欲謂之，道盡壞矣。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由辭謂之，道盡悖矣。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由天謂之，道盡因矣。
學問之廣博基礎之取得，見嚴譯『養生』、『述神』兩篇。	國家，政治，政治，人治之成見。傳統文化教育之各種成見。宗教，神學，宗派，反宗教之成見。思想習慣之自我修養，見『繕性』一篇。

本文是用不着甚麼結論的。荀子的議論，斯賓塞爾的議論，對戰國後期適用，對十九世紀的西洋適用，對今日的中國與國際大勢，也未嘗不適用；對做人治學適用，對為政與解決大小政治糾紛，也未嘗不適用，而在目前的局勢之下，可能是更適用。我在一年前，在昆明重慶寫過一篇短稿，叫『無我則和平統一』，最近在本刊又草登了一篇比較長的稿子，叫『派與匯』（載十五期至十九期），所企求的無非是想尋求一個途徑，一個涉及基本見地的途徑，使支離紛擾的思想的園地，使佈滿着荆棘、壁壘、以至於陣地的政治的局面，多少得一些甯靜的機會。兩稿寫出以後，總覺意有未盡，總覺還沒有探手到問題的底處，最近因講述社會思想史一題，引起了一番解蔽的話，因而聯想到問題的底處就在一個蔽字上，於是才有了這篇稿子。最近有朋友評論我這一路的議論為書生之見。這評論是不錯的。不過我是一個書生，書生祇能有書生之見。當前許多問題之癥結似乎不在書生之見的錯不錯，而在書生無見，或雖有而不發表，或雖發表而世人根本不以書生為重，輕輕的用『書生之見』四個字把他給發落了。

經濟之改造

胡先驥

一 土地政策

中國地大物博，以農立國，人民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以務農為生，故土地政策，實為全國經濟之命脈；而重農主義，亦為我國之主要經濟思潮。雖今後我國必須工業化，而工業化之後以農業技術之改進，人民務農之百分數，必須視今日減去三分之一或半數，然農業終為我國人民之主要職業，而土地政策終能影響我國過半數之人民，故談經濟改造必須從樹立健全之土地制度入手。上古之時，土曠人稀，土地為社會所公有。私人有一種井田制或類似之授田制下，使用土地。此時期土地政策之特色，即在人人皆有平均使用土地之權，而無一夫不耕之嘆。及至戰國之世，人口大增，政制複雜；授田之制，不能維持，豪強兼井，已不能免。於是土地終歸私有，地主下階級肇興。其時土地集中之情形，至為可駭。「民多以千畝為畔，無復限制」。入漢以後，兼井日甚。蕭何「強買民宅數千萬」，張禹「多買田至數百頃，皆涇渭漑灌，極膏腴上賈。」「秦揚以田農而甲一州」，武帝且公然置私田於民間至招谷水之極諫。此種頹風為有識之士所痛心，故董仲舒有限田之議，王莽創王田之法。然終以積重難返，議固不行，法亦顛覆。直至五胡亂華之後，殺戮相接，土地多蕪。後魏孝文帝，乃創均給天下人田之制度，蓋「衰亂多年，戶口稀少，計口均給，不虞不給」也。此制一立，北齊北周下逮唐初均酌酌採用。然日久貴族之風又作，雖有禁令，不揀世弊。均田之制，自此而天。至宋時朱勳有田多至三十萬畝，自是宵改革者不能均田，但求均稅。舍本逐末，於茲可見。賈似道之收買公田，徒貽笑柄。元季獻出賜田苛虐，明代之投獻頒賜，至使土地集中動感之手。弘治中，徽、興、岐、衡、諸王田多至七千餘頃。「福王封國河南，詔賜田二百萬畝，跨山東湖廣境」。而「魏輔皇莊五，為地萬二千八百餘頃」。皇室兼井土地至於此極，尤堪駭怪矣。入清則園地以給旗

兵，而親王貴主亦各給園地自百餘畝至千餘畝不等。其餘官吏莫不以購買土地為殖產計。至晚清如毅軍將領之為皖北大地主，張作霖吳俊陞之為東三省大地主，皆其著例。民國以來四川軍閥競買成都平原之田，趙恒惕在湖南買田萬畝，湖南贛人某氏有湖田數萬畝，則今日之大地主也。大地主之外，尚有無數之小地主，各有田數百畝至數千畝不等。此皆達官貴人土豪富商所置之永久產業，因土地集中於地主手中，故各省佃農額佔全部人民百分之二二至六六不等，而每每佔人口百分之一。五之地主佔田畝至百分之四四以上。佃農則佔人口百分之四五，而僅佔有田畝百分之八。九。半佃農亦佔人口百分之三五以上而僅佔田畝百分之二一。五九。自耕農只佔人口百分之七，共佔田畝百分之二五。此種情形在土地兼井最劇之區如廣東如成都平原殆猶甚焉。故以全國言之，百分之八十之人口為農民，其中之又半數即百分之四十之人口為農奴式之佃農。終年手胼足胝不能維持一最低之生活水準。全國經濟問題之嚴重，殆未有逾於此者。

由於土地之兼井，尤以由於人口之衆多與耕地之不足，因而產生一更嚴重之土地問題，即每人墾地之面積過小是也。美國人民平均墾地一九。三華畝，阿根廷三三。六華畝，加拿大四〇華畝，中國則僅有二。七七華畝，視波蘭之一〇。二華畝，英領印度之八。一華畝，尚猶不及。總計農民佔地在十畝以下者，幾佔全數百分之四十二，佔地百畝以上者不過全數農民百分之六。六。每人所佔耕地如此之少，使全為自耕農，亦無法維持一適當之生活水準。所以至此者，由於耕地少而人口多。亦由於我國風俗，一家中之產業，在其父母死後，諸子皆得平均分受，故每戶之田不數代即減少至不能維持生活。自耕農所耕之田畝過少，反不如為耕有較多田畝之佃農或不能佃田之僱農，蓋其所獲與工資尚較持有不足之耕地之自耕農為多也。中國共產黨一最無識之事，厥為將耕地分至極少，農人之擁有數十畝地者便名之為地主或富農而沒收分割其田畝。此種耕者有其田之制度

，不但不能解決農民之困苦，而徒釀成更嚴重之災害，結果惟有使大部農田荒蕪，與使人人均變為貧農而已。

在今日中國農民尚有一極大痛苦，即稅額之不均。自省而言，江南之田賦「甲於天下」，而四川之田賦特輕，一省之中，稅又不均。邇遠不論，在北宋諫官王素即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大理寺丞郭詒亦曾將秦州一縣之田均其賦於民。王安石之方田法即求「驗田色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均定稅數」。其稅額所以不均之故，一由於田之種類不同，有產田、官田、職田、學田，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其所納之租亦輕重不同。而最大之弊則在「田不出稅，稅非在田」，「勢家有田連阡陌而無稅者」。元代亦感於「民之強者田多而稅少，弱者產出而稅存」，而有經理之法。其法與呂惠卿之手實法今日之土地陳報相同，然利未盡見，弊且隨之。在明初，太祖曾以極大力量造成魚鱗冊以正田之經界。然「日久漫漶，買賣推收，虛偽日滋，有實鬻田而留虛米者」。其弊有飛詭、隱射、養號、挂虛、過都、受獻、種種方法。於是豪民有田無糧，「由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已減強半」。額田減少之弊，固有以使國家租稅收入減少。「然田不出稅，稅非在田」之結果，乃以使貧民負有額外之負擔。此種情形，亘宋、元、明、清，以迄今日，一千餘年猶未能除去。此所以經界乃土地政策之第一要務也。

農民之另一痛苦，則在佃租之過重。在浙東一帶佃戶一年之總收入須以半數還租，其餘半數除農場資本及其他開銷外，尚須供全家全年之生活費。倘有田主收租至六七成者，農民則尤無法担任此重負矣。通常田主與佃農之分配穀產有個六業四者，有個業對分者，而大熟之年，甚至有佃四業六者，每年由佃戶邀請業主看禾議租。亦有不問豐歉包繳定額租量者。有納現金者，有納穀者，有重頂輕租者（即佃戶於承種之前預納押租銀若干），有先付預租者，甚至除繳租外，尚須爲田主服役者，有除正租外，尚須付管事人以百分之二十之小押租者，有除正租外，尚須付業主以租雞、租鵝、人事、脚米、斛面等等額外需索者。又有地主用大斛大秤多取於佃戶者。而中國小地主之剝削佃戶，尤勝於外國之大地主。蓋如孫總理所云：「我們這些小地主，終是孳孳爲利，收起租來，一升一合，一文一毫，都是要計算，都是要刻薄的。」而地主同時又是高利貸者，對於貧病

的佃農，又多一層的剝削。故中國佃農之苦，殆尤甚於外國之農奴。

總觀中國農民之生活狀況，所見中國之土地政策包有四項要政：即限田，均稅，規定農田分割之極限與減租是也。授田之制，窳穰難行，自古已然，不必再論。即土地公有而用集體耕作之法，在蘇俄雖能實行，在中國則不能推行。蓋因蘇俄土地平曠，農奴制改革未久，人民習於在大地主之農場上集體耕作，故能安之。而在中國除東三省與華北平原外，大半爲水田，而在山區，則爲梯田，不宜大規模集體耕作。尤以中國農民習於獨立之小面積耕作，集體耕作，非其所願，特難實行。故今日談土地改革，以限田與勸行耕者有其田爲第一義。斟酌國內外之情形，我國每人所佔用之農田，應以一百華畝爲限。即使再寬，限田亦不可過於二百華畝。以中國生活情形，二頃之家，可稱小康；如在江浙廣東，甚則可稱爲殷富矣。至於限田以外之田如欲收爲公有，有兩種方法。一爲較激烈者，即政府可發行土地公債，以購回逾限之田。一爲較緩和者，即政府不強迫收買逾限之田，而以累進遺產稅之方式，徵收逾限之田畝，至僅逾一或二頃而後已。政府所徵收或以公債徵購逾限之田畝，可以分期還款之法，價實與農民或退伍軍人，惟必以自行耕種爲限，而分給之田畝至少不得在五十畝以下，如是則耕者有其田之目的達矣。若取更急進之辦法，則凡不自耕種之田（自家經營僱人耕種亦可稱爲自耕農），政府應行徵購以分給農民。如此始能完全做到耕者有其田也。

均稅之重要與限田相等。欲達到均稅之目的，首須經界，經界以測量爲惟一之方法。土地呈報，殊不可靠。航空測量曾經試驗最爲有效，可全國舉行之，再徐徐以三角測量，爲最後之參考。此項工作，固極繁重，但不可免。同時則須普查人口。土地與人口既經詳細調查，則大戶飛糧隱稅等等弊端，皆可杜絕。此外則仍有兩項極繁重之工作，即如何根據各省之經濟狀況，修定各省之稅額，使各省省喻輕重之稅額，可以調整而劃一之；與如何察勘土壤之肥瘠，水旱之情形，將土地之美惡分爲五等而定稅額之多寡，此必動員多數之土壤學家與農學家精心勘究，非尋常研究地政者所能貿然從事者。

耕地面積過小，則不能維持一適當之生活水準，此習農業經濟者皆能言之。中國以諸子平分家產之習俗，遂使耕地之分割漫無限制，此爲中國

土地政策上一嚴重問題。故須以法律規定土地分辦之最小極限，過此則不能再分割，而由長子繼承之土地面積之最小極限不能少過三十畝。此制施行必遭逢極大之阻力，甚或引起社會上嚴重問題。但必以大無畏之精神克服此種困難。如能將此極限提高至五十畝則尤佳。如是則農村有田之家，必至每有一部分子女，不能承襲父母之遺產，此種無產之人，政府應為代謀生活。然苟在國家經濟繁榮之時，此亦非甚難之事。甚至農民不願耕作三十或五十畝小面積之農田，亦未可知。同時政府應以種種方法使小農得以增購農田至限田法最大之限額，必如是方能養成多數小康之農民。

晦明初冬

(紐約通信)

楊剛

減租之必要，久為談農政者所知。今政府重申實行二五減租之決心，此乃今日之要政。但普通之二五減租，尙嫌不足，必也規定田租之普遍最高額，再減去其十分之二五，方為平允。而一切附帶之逾額徵收如小租、租雞、租鵝、力役等，概須禁絕。又收租須以實物為根據，庶能視年成而得公平之分配，徵銀包租等陋習，皆須嚴禁。必如是則佃農方有來蘇之望。然減租不過為過渡時代之辦法。若最後能完全做到耕者有其田。則無租可減矣。

一

昨天下午過海去看一個朋友。一開門，此人領帶不整，敞着頸子，垂頭喪氣的站在我面前，樣子頗像一個舞台上的落水英雄。嫵嫵的交換了寒暄，他就說：

「坐吧，坐吧，我給你一點酒，喝了酒就好談。」

讀者知道酒是一種什麼東西。非但愛酒的人要喝酒，愛談話的人也是少不了酒的。

喝着喝着，起初當然是亂七八糟，各道近事。忽然不知我一句什麼話打動了他，他瞪眼望了我一下，說：

「我的難題就在這裏。到外國去呢？還是留在家裏打硬仗。」接着他就報告他怎樣有很多機會到國外去走，去觀察。但是，他說：

「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問題是美國，硬仗得在美國打。你說我應該出去還是留在這裏呢？」

「應該留下來。」我說。

「唉。美國現在是陰陽怪氣。人們很像覺得小心謹慎比大着胆往前走更好。天知道怎樣好！你沒來時，我在這兒躺着儘想儘想，應該怎樣做。」

頗有羅亭姿態。我心理想，難道美國現在是在屠格涅夫的時代麼？有些人簡直是屠格涅夫頭創造出來的，有時候他們又像出自契可夫手下。當然，完全的十九世紀末式的俄國智識份子，此地很難產生。美國人的好動性，美國人對技術科學以外的問題之不求甚解，美國人之講效果，追速率，使他們甯願急得癡瘋，也不肯優游於屠格涅夫手下。

然而怎樣說也不能不承認美國現在的陰陽怪氣，有類於晦明無時的初冬。

二

大選結束，新國會還未上台。就內政上講，華盛頓前線，除杜魯門總統打了個不小的勝仗以

外，平靜無事。總算是破天荒，他把路易士，煤礦工會的大王，暫時幹下去了。

今年五月間，路易士曾鬧了一陣。他當時提出要資方出一份工人福利的鋪交與工會。為此罷了工，煤礦被政府拿過來管。杜總統把路易士請到白宮去用上賓之禮招待，答應了他的要求，訂了合同。但是煤礦老板不答應。所以這批工廠還在政府手裏管着。

初冬來了，人人要煤。路易士又出來了。煤礦工人要加工資，重開談判。同時宣佈合同無效，工人停止進礦。站在工人方面講，路易士無可厚非。但路易士之為操縱工會的大冒險家是久已週知。煤礦工會有資金四百萬元，但是在罷工時，連工人的伙食費都不管。他把這一大筆錢拿在手裏，做自己在工會及華盛頓的政治活動費，專與民主黨內進步份子和進步工會為難，也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因此，此公鬧事時，無論進步的或反動的報紙都加以攻擊。進步輿論在要求方

面，同情煤礦工人，但於路易士則加以攻擊。加以人人要煤的心理，造成了一般人反對煤礦罷工和恨路易士的感情。政府利用這種羣衆心理，遂以路易士向政府罷工的罪名，勒令復工。路易士違令之後，遂被政府起訴，結果判決罰路易士個人一萬元，而罰他的工會三百五十萬元。目的在使工會破產，因以破壞路易士的威信，使煤礦工人停止擁護他。結果路易士命工人回礦，總統勝利了。

三

這件事對於路易士本身乃至於煤礦工會的影響倒小。路易士自己是典型的美國冒險家。所不同者，一般美國冒險家的資本是錢，而路易士的則是人——煤礦工人。他的作風是一方面把工會抓在手上，實行獨裁。凡有與他意見的不同工人，他就把他趕出工會，使那人失業，有時甚至流氓式的害死那人。另一方面常常爲工人提出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等等要求，取到工人的歡心。工會的錢因工資的增加而增加，路老板也就資本愈雄厚而想當總統。他贊成工資加，煤價也加。他最讚美美國的資本主義，認爲這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制度。他反對社會主義，尤恨產業組織大會 CIO。

這一次失敗對於他不過是冒險生涯上的一點小波折。根本上煤礦工人對他的信仰和崇拜沒有動搖。他的錢可以保住，他還可以再來。但是，對於整個工會運動方面却是一個不小的打擊。這可以分幾層來說：

第一、路易士的屈服在公衆的眼中證明了政府的做法是對的，而罷工不論有理無理都是罪惡，是工會的專橫跋扈。美國工會分裂，工人的政治水準極低，不能了解罷工對於罷工者的意義也就是對於自己的意義。所以一個工會罷工，別的工會會員往往就變成了公衆而來罵罷工者。罷工在所謂公衆的眼中，向來就是不吃香的事。這一

次路易士一無所得，就給壓倒了。在公衆的眼中，罷工似乎應該而且可能在法律的制裁之下。

第二、政府勒令工會復工這件事已經是美國工會二十年來的歷史上所沒有的。此地在此二十年代會成立了一條法案，不許政府對工會領袖和集體用勒令的方法來科罪工人。這名叫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這一次杜總統使用勒令對待煤礦工會，正如他在夏季的國會提案要用軍強迫鐵路工人復工一樣，曾激起了產業組織大會和美洲工人聯盟的反抗。產業大會會長麥雷因此曾號召全國總罷工來抵抗，同時藉此謀全體工人團結。

不料路易士見此情形，生怕因此增高了產業大會的威信，就趕緊退了兵。這樣不但團結不成，反而造成了勒令的先例，使任何工會領袖或團體都有遭受勒令的可能。工會一被拖到這個局面，弄到打官司、過堂的地步，即使不受法律上的懲罰如坐牢罰錢等，罷工也就無法進行了。總統這一次殺雞嚇猴的辦法成了功，工會頸上掛了一重新威脅。今後各工會對於冬季罷工的醞釀都現出了很小心進行的姿態。

第三、最重要的還在這件事對於新國會的鼓舞。以塔夫特爲首的許多新國會議員本來都想上台之後，給工會一個打擊。但不久就放心就幹。自從路易士躺下去了之後，修改華格納保障工會法案取消工會工廠制度的談風非常起勁。華格納法案在羅斯福手上成立。它的要點是罷工合法，工會工廠制度合法，這個工會工廠制度英名叫 *Open Shop*，即所有同一工廠的工人都必須隸屬該廠的工會做會員。所有新工人須加入該工會。這是爲了保障工會的團結力和代表性，增加了工會對廠方說話的力量。同時却使廠方大大的不便。南方有三個州已經把這制度取消了。新國會一月上台之後就起頭來討論取消工會工廠制的合法性並不是不可能的。同時也必有其他新勞工法案產生以圖根本上削弱華格納法案所給予工會及工人的保障。

在這情形之下，工會方面原希望總統還有一點點羅斯福總統能夠出來否決國會的法案。但是總統勒令煤礦工會的做法使這希望幾乎成了空。加以前兩天總統在記者會上又說錯了話。他說總統的戰時法權之所以還沒取消，都是因爲罷工的原故，否則早就沒有了。似乎他的戰時法權都是爲了對付罷工。這句話把總統完全劃入了最保守的勢力方面，工會感覺自己毫無保障。

四

工會與進步派運動有先天的同一的要求，有組織上及教育上的合作。因此對於工會的打擊，實質上就是對於美國進步運動的打擊。進步派對於這種形勢和今後的趨勢，當然看得很明白。但是怎樣作呢？

就過去一個多月的情形看，誠如我那朋友所說，似乎以爲小心謹慎比大着胆往前走更好。有一個時候，他們爲了想避免被指爲共產黨，考慮今後不談國際問題。對於新國會至今沒有提出他們的希望和要求。對於國會現在甚囂塵上的修改華格納法案之議，至今沒有回答。關於冬季罷工的準備還在醞釀之中，遠非去年那種劍及履及的態度。這不是說他們已經把罷工的計劃取消了，而是說一切方面他們似乎在等待進攻，然後還擊。

華萊士的新共和週刊似乎將成爲進步運動的主要號筒，這個號筒是否將成爲行動的指示抑仍爲宣傳教育的機關，還待更多的證明。從上述的一切看，美國進步運動似乎是在防守的時期，然而一個多月是極短的時間，或者那些躺在睡椅上儘想儘想的人們，需要這麼一步沉着。

「現在世界最大的問題是美國」，美國是在晦明的初冬。

民族受辱案

紙包包不住火花 全國一致怒吼

中央對示威遊行 採不干涉政策

此案的前途結果 大家不應放鬆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在美國兵心眼中，中國人猶如一塊噴民地。這一年來，美軍暴行之多，正像燒餅上的芝麻粒一樣，幾乎筆難勝書。可是，慣於在油池邊沿上玩火把的人，却終於使火山爆炸了——一九四六年的耶誕前夕，兩個美國兵在東單球場強姦了一個名門閨秀，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慨，刺激起各大埠的遊行，到處流行着一個觸目的口

號與標語：「美軍，滾蛋罷！」自以為有錢有勢，到處虛張聲勢的美國兵，蹂躪幾個噴民地的女孩子的清白又算得什麼？可是他卻忘記了，這個女孩子的背景，是五千年來的宗法社會，是代表有史以來的統治勢力，是由一變動的千鈞，觸動了整個社會的神經末梢。這也就是十二月三十日北平學生大遊行之日，在東單球場

，却胆大包天地觸犯到了貴族，像是對社會的中堅來挑戰。不能忍耐的廣大民衆，本是早已不能忍耐了，而最後的一個對美軍一向「容忍」的階層的辱罵，至此也被撕破了。

本案真像

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在遊行的一天所發的「暴行真像」是這樣的：

「被強姦的女同學係北大先修班理工組同學(係沈女士七拒公布她的名子和地址)，現年僅足十八歲，通學生，借宿親戚家中。其曾祖係前清副官，其父現任職交通部。她是十一月二十日乘最後一批龐大聖誕晚會上她回家，所以吃過晚飯，即去看平安影院的「民族至上」。但不料走到東單一條胡同附近，即爲二美兵架至東單練兵場施以強污。這中美憲警聯合辦事處

，僅捕到美兵一名，同時將該女同學送到美軍醫院檢查，證明處女膜確實破裂。現該女同學仍就養其親戚家中。」

美國的通訊社這一週來以一切不正當的心理發布歪曲的消息，企圖挽回白人的面子。中國方面的某些骨鯁不直的當局，過去也曾一度壓迫自己的記者，不許發布新聞，並令通信社的負責人具結。可是紙總是包不住火的。十二月卅日的北平八校學生萬人遊行過後，北大胡校長方樹同校，就不得不負起這

個責任來，從事於法律的探究與解決了。兩週時間內，這位不幸的小姐的維護人乃不得不出來對新聞記者說話了。大公报五日載稱：「記者四日往訪沈女士監護人之一楊正清，據告一切均信託胡適校長之處理，認爲必能得公平結果。將來或委託持平律師事務所辦理出庭事宜。對社會種種揣測之詞乃外記者稱沈女士爲陳三

五元美金之妓女，盛讚人認爲是污辱，沈女士係名門，家長在政界亦頗有名，畢業於滬工務局女中，適爲日人統治時期，英文程度亦不太好。沈女士封翁已舊悉不幸事件，然因血壓高，不能北來。其老母已開經致病。好在北大陳雲屏、袁翰青、錢端升教授夫人均與沈家有舊，可以協助一切。楊正清氏爲安委會石毅電廠廠長，爲沈女士之表姊夫。

據稱家屬對人格國格同時看重，希望合理合法解決此案若欲歪曲風象，實爲愚昧。

法律解決

胡適從開四十四天的國大席上回來，像一盆冷水似的，這個美兵強姦案，就澆到他的頭上了。他在三十日從西苑下了飛機，看者一踏上學生寫的標語回來後，立刻發表談話稱：「這是一個法律問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

。「學生應當憤慨，可以開會遊行，但是不可以罷課，因爲今年的開課本來就晚，再一罷課學業太荒廢了。」

中央及地方政府便不能不把這個重載壓到他的頭上來。外交部教育司部和他取得最密切的連繫，希望他能貢獻意見。從一月二日起他與官方人士會談，三日警察局把口供及證件全部移送過來。四日中午胡校長邀請法律系專家舉行會議，出席的有燕樹棠、李士彤、教育、蔡樹衡、趙鳳階、組織顧問委員會，推定趙鳳階及李士彤爲代表顧問律師，同時向地方法院檢查處聲訴，由紀元首席檢察官進行偵查，在四日至五日內，將所有人體物證進行詢問

一過，對於沈女士的口供亦重行爲據實的補充。市府外事處長左明徵女士始終參與其交涉，以傾向美方進行交涉。胡校長特別聲明道：「政府幫助受害者，學校也應當方法

抗議美軍暴行

北平學生示威記

北大首先怒吼，清華燕京加入 全國學生響應，振奮已死人心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下午，北大紅樓大操場西側的牆壁上公佈了一則驚人的消息：「聖誕前夕八時左右，有女學生沈某，在平安電影院，看完『民族至上』後，被兩美兵挾至東單練兵場無禮強姦……」。看到了這一種消息，每個北大的同學都咬牙切齒，氣憤萬分，隨即牆壁上貼滿了紅的綠的抗議宣言。這是一種獸性的行為，這是新帝國主義者蹂躪中國的深一層的表露，受姦污的不僅是沈小姐一人，而是全中國的婦女，全中國的同胞；如果美軍一天不退出中國，中

國人民的人權與自由便一天沒有保障。他們一致的主張：一、嚴懲兇犯，二、公開審判，三、賠償受害者的損失，四、美軍立即退出中國，五、在美軍未退出前不許再有同樣事件發生。同時，灰樓有女同學的哭聲，有些是憤慨，有些是恐懼，她們說：『我們是來自天南地北的女孩子，沒有親戚，沒有友人，美軍是這樣的暴行，我們是這樣的沒有保障，誰能担保同樣的污辱不會落在我們的頭上？』是這樣，仇恨與反抗積聚着每個年青人的心緒，復員來沈沈的北大要怒吼了。

當天的晚上，無論在四齋，三院，紅樓與灰樓，每個人都拋下了書本，討論着有關抗議工作的事項，有的並發動了簽名，種種激昂的言論與行動，寫出了暴風雨前夕的情景。

二十七日，是由吶喊到行動的階段。上午十二時，灰樓女同學召開了全體大會，議決了十項抗議的辦法。接着又有新詩、風雨、大衆會十五個壁報社的聯合會議，情緒也一樣的熱烈。但是，有全校決定性的會議卻是下午六時由史學會召集的各界級代表大會。這是十二月三十日北平萬餘學生罷課大遊行序幕。在這裏，成立了「北京大學學生抗

議美軍暴行籌備會」，產生了各股的負責。人，決定了聯合各大中學於三十日罷課遊行。第二天，當籌備會把議決案公佈時，獲得了全校同學一致的擁護。同時，由於聯絡股的努力，二十八日的下午，清華、燕京全體響應。接着，朝陽、中法、輔仁、師院、鐵院也響應了，在天津的南開、北洋也響應了。這些有力的聲援，給北大同學以更大的興奮，大家靜候着三十日的到來。

可是，傷心得很，這樣純潔的出自真心的正當行動，不幸遭受了陰謀家的誤解。二十八日早晨，在紅樓與總辦事處的牆

幫助受害人。我們學校的法律系理事人都全部請出來，地方法院亦然，對於受害人能給她多大的幫助，就給她多大的幫助。自然，這一切的內容不到發表時期還是不發表。因為對於一個女孩子的感情有關，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見，自然，受害人願意發表的，那是例外。

爲了擴大人證與物證，沈女士向法律顧問會提出了自白書，同時又發現了兩股有傷痕五處。當時因爲不願公開，自己不願聲張，官方亦未注意。五日下午三時由市府外事處左女士會同美國軍醫克拉克檢驗，傷痕已認爲二處，自白書已寫三千餘字，供法院參考，在對外公開。沈女士表示，如審判時，彼之

「對於女家，很多的是長輩跟我是熱心，當然要負責的。如果她願意我陪她出庭，我當然願意的。」胡適校長指出這話太多，第一是這女孩子絕對沒有拘禁，第二是絕對沒有拘禁，刑罰或有強迫她的行爲。「我每天都與沈小姐及其家屬接觸，這話絕不可靠。這些不負責任的話，我尤其不願見之於北大的壁報上。」

前途茫茫

不僅有沈女士的消息，而且有對於胡校長及陳雲屏訓育長的欠恭敬的攻擊。所謂法律解決也者，法律也是一個政治問題。這個「民族受辱案」的前途，據一些關係方面的觀察，在震動了全國以後，再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是不可能的了，中國當局對統治下的各地都用「不干涉示威遊行」的原則來敷衍，所以，可以作如下的推測：（一）法律的手續力求其嚴密，北大的法律系的教授是全國最有地位的，燕樹棠是刑法的起草者，這個顧問團是不該「敗訴」的。又加之以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紀元氏開了偵查庭，以正式的法律文件，爲人民向美軍方提出其一點法律上的證件。這樣，用一句的官方的話，「美軍暴行現不能無罪！」（二）可是美軍在中國的法律地位太優越了，一九四三年的中美協定中，中國自己沒有爲自己想過。所以美方在「法律第一」的原則下，可以無視條件，爲自種人保持面子。（看了日本的戰犯審問，中國戰勝國的地位就可以知道了。）（三）如果到了僵局之前，那麼前途有二：一是一法律第一，人情第一，只不要不使統治階級的尊嚴，太甚，也許馬虎一了，由人情一上求國正義人士的怒吼下，美軍退出中國。白茫茫了，到處都是白茫茫了，這案子前途茫茫，也是白茫茫的（一月五日夜）

壁上突然發現了幾張「檢報網」，說是這大受轟動的女生是被延安派來的特務，故意勾引美軍轟淫，以便造成慘案。據辦事處的外牆上且貼着「滾吧！八路的同志們！」

「鬧吧！被動的傻子們！」等類的標語。照他們的邏輯，凡抗議、罷課、遊行的，就是傻子，或者紅棍子。

事實是鐵證，到二十九日的下午，什麼都明白了，原來這位受辱的女同學並不是延安派來的，也不是如中央社所說的「似係其家婦女」，而年已二十餘歲，而她是北京大學三千人中的一個，她現在僅十九歲，福建閩侯人，祖父做過兩江總督，父親是現任交通部部長。試想受了辱，還要受罪，公理何在？正義何在？

當時北平各有關當局也會有「高明」的言論，有的說「那位女生自己也太不識相了，晚上還看什麼電影，而且那個地方（東單練兵場）就是

那樣的一個地方。」有的說：「據醫院檢查，處女膜尚未十分破，即使行姦，恐怕也「未遂」，何必鋪張。」北平市政府雖曾照會美軍當局四點，說是美軍完全接受了。事實上呢？「須俟雙方得證據後，再行定處」，并註明「調查尚需時日」。

二十九日的下午，每個同學都帶着期待的心在大操場西側看着牆壁上的每張紙條。消息真！除了各大學罷課的消息外，還公佈了訪問教授的經過。對於「抗議美軍暴行」，教授們非常同情。這，給每個人打了一針有力的強心劑。

但是，又一不幸的事件又異外地發生了。下午六時，抗籌會有一個重要的代表大會，他決定着明天的命脈。當代表們步入了會場時，突然發現了百數十個校外的人，自稱是朝陽、中法、華北各校的代

表，要求參加會議。北大抗籌會以係該校內部會議，拒絕參加，而外來學生不允，頓時鬧成僵持狀態，隨即四圍角而動武，來人竟將抗籌會工作室內有文卷桌椅搗毀，又將牆壁上的標語宣言撕下。

經過這次搗毀，空氣裏滲入了一些恐怖的成分。三十日上午，當抗籌會把隔晚醒同學：「警惕！警惕！」但是，工作卻一樣的進行着，除了極少數的幾個在貼「北大照常上課」一反對罷課遊行」的標語外，北大是罷課了。上課的鐘聲已經失去了他的威信，誰也不會去注意他；同學們散佈在大操場，教室是冷清清的，教授們坐在休息室悶得發慌。

十點鐘左右，抗籌會宣佈：「清毒肅京遊行的隊伍已經進城了，請大家趕快準備」。於是，空氣突然緊張，大家忙着準備的工作。中飯後，大操場上，五個一羣，十個一羣，擠着，

嚷着，等候時間的到來。一時許，朝陽的隊伍開來了，輔仁、中法的隊伍也來了。歡迎的掌聲，「美軍退出中國」的口號，交響成一片。北大怒吼了！北平的學生怒吼了！

大隊會合後，於二時許由北大出發。隊伍經過大街時，口號聲響徹雲霄，牆壁上、街道上、汽車上、到處是紙貼的，粉筆寫的標語。「抗議美軍暴行」，「嚴懲美軍暴行」，「美軍退出中國」，「維護主權獨立」，「民主新中國萬歲」的聲音和字跡，是那麼有力地刺入市民的耳鼓和眼睛，他們被激動了，一個個搶着要發言者，跟着隊伍喊口號。中國的人民起來了呵！

在被美軍玷污過的土地了；他們日擊着祖國土地的遺跡，他們們設想着被辱者受姦污時的苦痛，憤滿了滿腔的憤恨。當北大、師大的九位同學朗誦詩歌時，他們為被害的千百同胞氣憤到要哭了，他們向着那洋樓上探望的美軍呵斥，他們喊：「Get away! American Soldiers! Be Off! You Rascals!」

大隊再從練兵場出發，經東長安街行至南池子口，因為天色已晚，便分途返校。北大所走的是南長街，他們不知道疲勞，他們電回到大操場時，運用帶嘶的聲音高呼了幾遍：「抗議美軍暴行！」「嚴懲美軍暴行！」「美軍退出中國！」「維護主權獨立！」「取消特務組織！」「民主新中國萬歲！」

「罷課是我們寶貴的武器，用過了又收藏起來」。三十一日，北平各大學又復罷課了。這是一次偉大的遊行，現在天津上海都有了響應，牠是不朽的了。同時，這也是一個極有價值的考驗，整個事件的進行已經顯示出這是最與最黑暗的時代

最後，讓記者補述兩件事，作為本文的結束。第一、當各校遊行時，我們中華民國的領空上有三架美機追蹤着隊伍飛，以示大美國威嚴，這是「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的國家所能容許的麼？第二、三十日上午，北大老教授向途被幾個搗毀標語宣言的不肖青年包圍呼嘯，備受侮辱，神聖學府的尊嚴在那裏呢？法學院長周炳琳憤慨之餘，大聲疾呼：「從這件事看來，黨團必須退出學校，特別是國民黨應該以身作則。」

在今日，「美軍退出中國」與「黨退出學校」是多麼不容忽視的兩件事呵！

最後，讓記者補述兩件事，作為本文的結束。第一、當各校遊行時，我們中華民國的領空上有三架美機追蹤着隊伍飛，以示大美國威嚴，這是「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的國家所能容許的麼？第二、三十日上午，北大老教授向途被幾個搗毀標語宣言的不肖青年包圍呼嘯，備受侮辱，神聖學府的尊嚴在那裏呢？法學院長周炳琳憤慨之餘，大聲疾呼：「從這件事看來，黨團必須退出學校，特別是國民黨應該以身作則。」

在今日，「美軍退出中國」與「黨退出學校」是多麼不容忽視的兩件事呵！

在今日，「美軍退出中國」與「黨退出學校」是多麼不容忽視的兩件事呵！

徵求通信

本刊通信已改用六號字排。這種辦法實際上就等於增加篇幅。我們希望以後把騰出來的篇幅，或選刊讀者投書，或多登黨團通信，因此我們歡迎、地讀者踴躍惠稿。通信的水準和風格，請參看本刊一二三各期的「觀察通信」。如能附寄有關照片，俾得製版時文一併刊載，尤佳。照片製版後即奉還。來稿不用須退還者，請附貼足退件郵票的信封一個。事後查詢恕難答覆。一經刊載，每千字致奉薄酬八千元。

合訂本 已出版

本刊一至十二期合訂本每册定價八千元，外加郵費；快遞三百五十元，航快三千七百元。欲購從速。

國防前線之阿拉善旗

本刊特約記者

中國今後命運

一半繫于邊疆

(本刊特約記者 通信)我們展開寧夏省的地圖，會發現只在黃河兩岸有十幾個縣份，其餘十分之六七以上都是片片沙漠，沙漠幾乎把整個寧夏省掩蓋了。可是這片片沙漠在古代曾經是英雄們角逐的場所，在今天又成了保衛甘、寧、青，尤其是保衛河西走廊的國防前線了。寧夏全省面積九一·一六二方里，而大部則為額濟納旗與阿拉善旗的牧地，前者在該省之西北部以額濟納河(俗稱二里子河)與後者分界，後者則由額濟納河一直東展到賀蘭山西，這兩塊地方平沙廣漠，中間不乏綠洲，因為從漢唐以來

就歷代經營，還不太荒涼，而新綏路通車後，又於二旗內建立了若干站口，若指定陶賴蓋、烏蘭愛爾根、二里子河、馬鞍山都成了交通要點，抗戰之後，益形重要。記者於本年秋季初曾往馬鞍山，冬初又自蘭州經寧夏省城西去定遠營，在阿拉善旗內走了十幾天，雖然把似走馬觀花，但願把耳目所積，介紹與國人。當此內地高談民主、自由之日，希望大家把眼光往邊疆移一下。我們還記得，辛亥革命之後，全地人士高談革命、法統、內閣制度、議會制度，結果外蒙離析而莫顧，邊疆為軍閥們割據而莫能復，卒造成後日的禍患。智識份子，手無槍桿，固不能有大作為，但宣傳之影響却足以左右一時之人心與視聽

並不絕對荒寒

阿拉善是賀蘭山的譯名，(意為駿馬)，在寧夏省的西部，賀蘭山西，龍首山北，東北隔黃河和鄂托克旗、烏拉特旗相連，西與額濟納旗毗連，南與甘肅之高台、臨澤、張掖、山丹、永昌、民勤等縣接壤，北臨沙漠通外蒙的三音諾顏。平均海拔一千尺至一千五百尺，最高處海拔二千尺。面積約五十餘萬方里，占寧夏省五分之三，由北緯三十七度至四十二度。氣候屬純大陸性，乾燥

直屬中央的旗制

未來問題正多

在這兒居住的人主要是和碩特蒙古。和碩特本是厄魯特蒙古的一支，明末，其酋固始汗征服了藏藏，以青海為根據地，向外發展。清初準噶爾與，時時進擾，和碩特部酋和羅理戰敗於西寧，逃至近邊，最初常在太草灘一帶規掠，康熙二十五年上書清政府求地，清廷詔於寧夏、甘州邊外，以阿拉善山為界，許其住牧，編入四十九旗，給扎薩克印，其孫汪親巴勒巴爾勇敢善戰，從征準噶爾有功，封和碩親王，駐定遠，他們這一部落雖與青海厄魯特蒙古同族，但不隸盟部，成獨立特別旗，現在直屬中央行政院，據羅家倫氏的報告有人口二萬餘，但據該旗自報則為八萬人，其間相去太遠。這一旗的組織，最高為扎薩克，由現在的達理扎雅親王兼任，達親王有四十餘歲，久住北平，幼年長於清宮，因此能講一口很好的京話，智識也很豐富，精幹而有魄力，其下有協理二員，管旗章京一員，梅林、副林各一員，參領、副參領各二員，佐領八員，書記、驛旗校、典儀副官等各一員。蒙旗是軍政合一的組織，除喇嘛之外，其餘壯丁皆兵，但常備兵不過四百，過去曾有防守司令部的組織，司令係達親王，十年前因為同寧夏省政府發生一回衝突，司令部裁撤。旗的基本組織為巴格，(等於吾人之保)阿拉善旗共有三十六個巴格，每巴格內設有大邊官一人，小邊官若干人，領催若干人，辦理巴格內的一切政務；巴格之上為蘇木，十六個巴格分隸六個蘇木，每個蘇木內設有佐領一人，領催若干人。這兒的蒙民，知識很低，喇嘛就佔七千三百餘名，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祖先一樣，很少有進步，而且經過層層官吏的剝削，生產不克有剩餘，一代一代地在沙漠邊上苦挨着。在定遠營有城郭，背山面水，周圍有一百四十餘丈，但城內住着的是親王，府第建修得很可觀，還住着管生階層喇嘛(他們的寺叫延福寺，也很大)，及六七十家商人(多數漢人及少數回人)，一般蒙古人只有作交易才進城。蒙古在歷史上曾以成吉思汗為代表顯赫過一時，但是他們的生活則從未改進，在外蒙二十年來，固然有許多建設，但是那裏沒有自由，人們還未享到幸福，享到內蒙自由空氣雖多些，還是舊有的剝削形態還存在着。阿拉善的地理環境，如果開發得宜，居民會漸得富庶，但是旗當局不願改土歸流，尤其不願寧夏省當局過問他們的事務。抗戰之後，因其接近綏遠，地方形勢重要，中央政府

在定遠營設有軍事



談 譯 譯

季羨林

題目雖然是「談譯譯」，但並不想在這裏談譯譯原理，說什麼信達雅。只自己十幾年來看了無數的譯譯，有從古代文字譯出來的，有從近代文字譯出來的，種類很複雜，看了就不免有許多雜感。但因為自己對譯譯沒有多大興趣，並不想創造一個理論，無論「軟譯」或「硬譯」，也不想寫什麼譯譯學入門，所以這些雜感終於只是雜感堆在腦子裏。現在偶有所感，想把牠們寫出來。因為沒有適當的標題，就叫做「談譯譯」。

題目雖然有了，但雜感仍然只是雜。我不想而且也不能把這些雜感歸納到一個系統裏面去。以下就分兩方面來談。

一、論重譯

世界上的語言非常多，無論誰也不能盡通全世界的語言。連專門研究比較語言學的學者頂多也不過懂幾十種語言。一般人大概只能懂一種，文盲當然又除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非重譯譯不行。

但我們不要忘記，譯譯只是無可奈何中的一

個補救辦法。婁子春秋內篇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橘移到淮北，葉邊能相似。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學作品，倘若譯成另外一種文字，連葉也不能相似，當然更談不到味了。

譬如說，我們都讀過紅樓夢。我想沒有一個人不驚嘆裏面描繪的細膩和韻味的深遠的。倘若我們現在再來讀英文譯本，無論英文程度多麼好，沒有人會不搖頭的。因為這裏面只是把故事用另外一種文字重述了一遍，至於原文文字裏行間的意味却一點影都沒有了。這就是所謂「其實味不同」。

但在中國却竟有許多人把移到淮北化成枳了。菓子又變味的橘樹再移還一次。可惜菓子沒有告訴我們，這棵樹又化成什麼。其實我們稍用點幻想力就可以想像到牠會變成多麼離奇古怪的東西。倘我們再讀過中國重譯的書而又把原文拿來校對過的話，那麼很好的例子就在眼前，連幻想也不用不着了。

十幾年前，當我還在中學裏的時候，當時最流行的是許多從俄文譯出來的文藝理論的書籍，像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盧那卡爾斯基的什麼什麼之類。這些書出現不久，就有人稱之曰天書，因為普通凡人們看了就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我自己當時也對這些書籍感到莫大的狂熱。有很長的時間，幾乎天天都在拚命念這些書。意義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香咒。用鉛筆記出那是主詞，那是動詞，那是副詞，開頭似乎還有徑可循，但愈來愈糊塗，一個長到兩三行充滿了「底」「地」「的」的句子念到一半的時候，已經如墜入在五里霧中，再也難掙扎出來了。因而就失眠過幾次。譯者雖然再三聲明，希望讀者硬着頭皮看下去，據說裏面還有好東西，但我甯願空看一次寶山，再沒有勇氣進去了。而且我還懷疑譯者自己也不明白，除非他是一個超人。這些天書為什麼這樣難明白呢？原因很簡單，這些書，無論譯者寫明白不寫明白，反正都是從日文譯出來的，而日本譯者對俄文原文也似乎沒有看懂。

寫到這裏，也許有人抗議，認為我是無的放矢；因為這樣的書究竟不多，在書店我們只找到很少幾本書是寫明重譯的。其餘大多數的譯本，無論從希臘文拉丁文和其他中國很少有人會的文字譯出來的，都只寫原著者和譯者的名字。為什麼我竟會說中國有許多人在轉譯呢？這原因很複雜。我以前認識一個人，我確切知道他一個俄文字母也不能念，但他從俄文譯出來的文藝作品却是汗牛充棟。諸位只要去問一問這位專家，就保險可以探得其中的奧秘了。

像這樣的人又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我現在只再舉一個例子。一位上海的大學者，以譯俄國社會科學的書籍出了大名，他對無論誰都說他是從俄文原文直接譯出來的。但認識他的人却說，他把俄文原本擺在書桌上，抽屜裏面却放了日譯本。這樣他工作的時候當然是低頭的時候多而抬頭的

時候少，也許根本就不抬頭。倘若有人訪他，却只看到桌上擺的俄文原本而震驚於這位大學者的語音天才了。

我們現在並不想拆穿這些大學者們的真相，這種人也有權利生活的。我們只是反對一切的重譯本，無論寫明的也好，不寫明的也好。把原文擺在桌子上把日譯本放在抽屜裏，我們也仍然是反對。科學和哲學的著作不得已時當然可以重譯，但文藝作品則萬萬不能。也許有人要說，我們在中國普通只能學到英文或日文，從英文或日文轉譯，也未始不是一個辦法。是的，這是一個辦法，我承認。但這只是一個懶人的辦法。倘若對一個外國的詩人戲劇家或小說家真有興趣的話，就應該有勇氣去學他那一國的語言。倘若連這一點勇氣都沒有，就應該自己知趣走開，到應該去的地方去。不要在這裏越俎代謀，魚目混珠。我們只要有勇氣的人！

二、著者和譯者

著者和譯者究竟誰用的力量多呢？不用思索就可以回答，當然是著者。所以在歐洲有許多譯本封面上只寫著者的姓名，譯者的姓名只用很小的字印在反面，費許多力量纔能發現。在雜誌上題目的下面往往也只看到著者的姓名，譯者的姓名寫在文章的後面，讀者念完文章纔能看見。他們的意思也不過表示譯者和著者不敢抗衡而已。

在中國却又不然。我看到過很多的書，封面上只印著譯者的姓名，兩個或三個大金字倨傲地站在那裏，這幾個字的光輝也許太大了，著者的姓名只好逃到書裏面一個角落裏去躲避。在雜誌的封面上或裏面的目錄有時我們只能找到譯者的姓名，甚至在本文的上面也只印著譯者的姓名，著者就只能在本文後面一個括弧裏找到一塊安身立命的地方。從心理上來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譯者就害怕讀者只注意著者的姓名。但又沒有勇氣把著者一筆抹煞，好在文章既然到了他

手裏，原著者已經沒有權利說話，只好任他處置，他也就毫不吝氣把著者拚命往陰影裏擠了。我不是心理學家，但我能猜想到，變態心理學家一定在他們的書裏替這些人保留一塊很大的地盤的。

我還看到幾個比較客氣一點的譯者，他們居然肯讓著者的姓名同他們自己的列在一塊。但也總覺得心有所不甘，於是就把自己的姓名用大號字排印，著者的姓名用小號字，讓讀者一看就有大小偏正之感，方法也頗顯明。我立刻想到德國大選時希特勒的作風。現在被諺為希爾的德國獨裁者當時正興高采烈，在各個城市裏大街小巷的牆壁上都貼滿了放大的選舉票的式樣。上面寫了他自己和戈林、戈培爾、赫斯、福利克的名字，下面印了兩個圈，一個很大，一個很小，像是太陽和地球。年紀大一點的或眼睛近視的無論如何也不會看到那小圈。這當然有牠的作用，因為贊成希特勒的人要在大圈裏畫一個記號，小圈却是為反對他的人預備的。結果希特勒果然成了功，百分之九十八的德國人都選舉了他。他總懷疑有些人根本沒看到那小圈，既然每個人都必須畫一個記號，他們只好拿起筆來向大圈裏一塗。我們中國這些客氣的譯者的心理同希特勒大概差不多，這真可以說是東西映輝，各有千秋。至於他們究竟像不像希特勒那樣成功呢？這我可就有點兒說不上來了。

我前面說過，有的譯者沒有勇氣把著者一筆抹煞。但這裏正像別處也並不缺少有勇氣的人。有一位姓丁雙名福保的大學者「著」了一部幾十冊厚的佛學字典。我們一看就知道這裏面有問題，因為這種工作需要多年的搜集和研究。我們從來沒聽說中國有這樣一位專家，現在却憑空掉出了這樣一部大著，不由人不懷疑。書的序裏提到日本織田得能的佛敎大詞典，我們拿來一對，纔知道原來就是這部書的譯譯。但丁先生却絕對否認是「譯」，只承認是「著」，因為他添了些新

東西進去。我又有點糊塗起來。譯一部幾百萬字的大著只要增加十個字八個字的新材料就可以把這部書據為己有，恐怕世界上每個人都要來譯書了。但丁先生的大「著」並非毫無可取，裏面插入許多丁先生的玉照，例如研究生理學時代之丁福保，研究醫學時代之丁福保，也頗琳瑯滿目。丁先生的尊容也還過得去，雖然比晚輩博士還差一籌。但我終於恍然大悟。以前有的人想把自己的玉照登在報紙上，但苦於沒有機會，只好給兜安氏大藥房寫信，當然附上玉照，信裏說吃了某某藥，自己的某某病已經好了，特此致謝。於是隔了不久，自己的尊容就可以同名人一樣出現在報紙上，雖然地方不大對，也顧不了那樣許多了。現在丁先生又發明了一個方法，使以後想出名的人再不必冒充自己已有梅毒或癩君子寫信給大藥房了。真是功德莫大。我們能不佩服丁先生的發明能力麼？

另外還有一位更有勇氣的人，當然也是一位學者。他譯了幾篇日本人著的關於鮮卑和匈奴的論文，寫上自己的名字發表了。後來有人查出原文來去信實問，他纔聲明因時間倉卒把譯者的名字忘掉了。這當然理由充足，因為倘若在別人和自己的中間非忘掉一個不行的話，當然會忘掉別人的，誰不愛自己的名字呢？

我上面只是隨便舉出兩個例子。像這樣的有勇氣的人，在我們中國真是俯拾即是。比雨後的春筍還要多。只是在我們國內要這一套，關係還不大，因為好多人都是彼此彼此，心照不宣，但偶爾讓外國學者知道了，就不免替我們丟人。我上面說的丁福保的字典一位德國漢學家現在劍橋大學任教授的就同日文原文對照過，他把結果告訴了我，弄得我面紅耳赤半天說不上話來。在外國這是法律問題。倘若一個人在自己的博士論文裏偷了人家的東西而不聲明，以後發現了，立刻取消博士頭銜，我希望中國的法律也會來制裁這一羣英雄！

尾頁



膠濟西段

劉德生

一段車。筆者抽暇由濟南西乘火車，經過原野，短促而重，在膠濟鐵路，車外靜寂，行色匆匆。...

上賈賈，肉一堂榮習反的想力一，算過七甚感平動，兵溜。仍，差軍人洞，的間運這。力而差即的計團隔張佔控未守的，煤...

負生偶記

未：於離倫扶樂，非天迄自余世。發一，今使情持革朝真下今愛荷朝。...

(四十)

終，習，生全長邊中畫。之末荷曰，感？蓋無無書懷不有無天未國。...

由自的威示。學以無，可在應生行好生。有示軌抵以是付以動。遊的的威外要說國能非年行這...

適公，不尺着十纏壓巴木觀廠廠廢一在日。所實些段麼不得。它年能箱運底件過機到這出，...

馬司 滴點灣台。如，更命行一年。毛下改令政年。時間主污央人願說者，却席，丁物問他投...

。沒站，只象，過的止截備選後報個効，工。每的萬，。亂一當有被卸要，未一薪，至帳有，...

下都，滑凝不家。銷面分，的大近，征役方。情來稀萬感區十二月市多，厚下，的的用繁市頁，百平調也完。...



第一次出版
四冊六種

晨光文學叢書

月月新書
出版

歡迎外埠
批發郵購

這是一部新編新書，內容豐富，印刷精美，裝訂考究，是文學界的一部重要著作。全書共分四冊，每冊約三百餘頁，定價大洋三元。郵購寄費免收。



老舍創作

老舍先生是一位卓越的國際地位的小說家，他的「駱駝祥子」一書，是今年美國最盛銷書之一。最近受美國國務院之聘，正在美國講學。「四世同堂」可稱為吾國新文學運動以來第一部最偉大的作品。一百萬字，分三部出版。先出二部四冊。最後一部，正在美國寫作中。

惶惑 四世同堂 第一部

全書六百餘頁
分訂上下兩冊
每冊洋三千元
郵購寄費免收

這是「四世同堂」的第一部，以淪落後北平城的一角——小羊圈裏各種人物的動態作中心，寫那老人一家祖孫父子四代人物，在這個大時代的動亂中各自抱定各自的生活態度去應付這個偉大的民族戰爭的故事。第一部從北平淪陷初期寫起，一直到南京失守為止，共計三十三章，四十餘萬字。

偷生 四世同堂 第二部

全書約七百頁
分訂上下兩部
每冊三千五百
郵購寄費免收

這是繼「惶惑」而最近寫成的「四世同堂」第二部。故事向前開展，廣州陷落，武漢撤退。在華北被敵人視為一把拿定的苦難日子中，那老人的一家和他的鄰居們遭遇了更慘酷的命運。漢奸們的得意忘形，愛國者的忠貞不屈，形成了最明顯的對比。許多人在槍刺下偷偷的生活下去，不少人却壯烈的犧牲了。全書共約四十萬字，三十三章，分訂上下兩冊。



巴金創作

巴金的小說，十年以來，一直在國內擁有較任何作家更廣大的讀者羣。他的作品曾搬上舞台，映上銀幕，被譯成日、英、法、俄等文字，遍銷世界各國。他在勝利前後所寫成的兩部大長篇，均交本公司出版。「第四病室」已出。「寒夜」正在印刷中。

寒夜

全書一厚冊
約三百餘頁
已在印刷中
一月內出版

這是作者最近脫稿的長篇小說，曾在上海的「文藝復興」月刊連續刊載，獲得讀者的好評。作者用樸素無華的筆寫兩個渺小人物的渺小生活，這裏沒有驚天動地的豐功偉業，也沒有仁人志士的壯烈犧牲，有的祇是一些平凡的願望，痛苦與哀愁。看慣了熱鬧場面的人，不妨到這個冷僻的角落來聽一個「落魄」的讀書人的申訴。書已付印，一月內出版。

第四病室

全書一厚冊
約計四百頁
每冊三千五
郵購免寄費

這是一部病中日記，寫一個病人在內地某醫院中所過十天中的病院生活。他在這個人類在受苦，掙扎，死亡的暗角裏發見了偉大的友情；友情不但在這裏生長，而且把陰暗的病室都照亮了。作者用了一種新穎的手法安排故事；對話生動簡潔，人物描畫深刻。長二十萬字，是作者最近的精神傑構。

及時行樂

旅行最宜

因時代之進展，吾人之責任加重，故吾人對於身體健康，應加意愛惜。欲增進健康，當從事正當之娛樂，苟能利用大好時光，結伴旅行，探幽尋勝，既廣眼界，復暢胸襟，實有無窮樂趣。我兩路沿線，極多名勝古蹟，足供中外人士之遊覽。茲摘錄重要者列後，以供參攷。

南	京	中山陵	明孝陵	燕子磯	玄武湖	秦淮河
		夫子廟	雨花台	靈谷寺		
樓	霞	紗帽峯	天開巖	白鹿泉		
鎮	江	金焦北固諸山	竹林鶴林招隱諸寺			
無	錫	梅園	小箕山	蠡園	鼇頭渚	惠山 錫山
蘇	州	虎丘	留園	天平山	靈巖山	
松	江	佘山				
嘉	興	南湖	煙雨樓			
杭	州	西湖	靈隱	天竺	虎跑	淨慈寺 雲棲
		九溪十八澗	紫雲洞	六和塔		

欲知詳細請向下列各問訊處或營業所詢問

	上海電話：4 2 4 3 3 號		上海電話：4 5 5 2 1 號
問訊處	南京電話：3 2 1 2 5 號	業營所	南京電話：2 1 2 8 0 號
	杭州電話：2 7 1 6 號		杭州電話：1 4 3 9 號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運務處啓

觀 察

·元百八售份每·

日五十二月一年六十三

·版出六期星通·

期二廿第



卷一第

專 論

內蒙自治問題

論革命

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

義經濟

特稿連載

經濟之改造(三)

太平洋通信

從美國看中國

南京的新歲

(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拱衛甘·寧·新的

馬鬃山

(蘭州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莎翁戲劇的歷史背景

李慕白

通 信	觀 察
-----	-----

尾頁
回鄉·送窮·負生偶記·

傅斯年

周鍾岐

陳志讓

胡先驕

張義昌

·撰稿人·

王 之 琳 王 芸 生 王 曉 愚 任 曉 高 沈 有 乾 吳 恩 裕 李 純 甫 李 廣 田 周 子 亞 柳 無 忌 孫 克 寬 許 君 逸 高 君 敷 陳 友 松 陳 庚 竹 夏 炎 德 梁 實 秋 張 沉 長 張 東 蓀 郭 有 守 馮 有 至 程 希 孟 費 希 通 楊 西 孟 楊 家 璧 雷 海 宗 潘 維 且 蔡 維 藩 錢 能 欣 錢 歌 川 鮑 覺 光 顧 世 乾 蕭 公 權

·撰稿人·

本刊一至十二期

合訂本 第一卷 出版

木槽紙封面 · 印紅藍兩色 精裝一巨冊 · 每冊八千元

掛號另加郵資二百五十元
航掛另加郵資二千五百元

(另有合訂本單頁出售，每頁收成本五百元，平寄免收郵費。)

徵求直接定戶

本刊創刊以來，從未脫期，每逢星期六出版，直接定戶一律於星期五提前付郵。直接定閱，既較零購省事，又較零售經濟。如對本刊感覺滿意，尙希從速即日訂閱。

專代定全國書報雜誌

· 由自得均 · 定改定退 · 便簡續手 ·

大海書報社開幕

西禮中聯文新中理讀讀上中求體文中新世	拜國合聯文藝文藝中學論書書海國者華文界	風六報刊報刊報刊報刊報刊報刊報刊報刊報刊報	中立財經蘇現英新債旅大電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國信政濟行聯代文音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實月評周醫英月音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業報論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報	
一精一。函錄細，自定改通按速出三折者十一，，體。八，幣請誌定一，待辦後	組美份凡索，圖備由，定知期寄版，優種次商團，二折可一預，上，凡	。日贈定即附有者。均，單附奉，雜待七以定號書，優享萬交每列凡	。送閱寄郵目詳四可退。有。德誌。五上閱，前關關關受元國種雜預				

新出各書	人民不死	不屈的人們	海上英雄	海魂	試煉	烽火	俄文讀本	戰後新五年計劃	戰後新世界	戰後遠東關係	簡明中國通史	我們的地球	文學初階	青年之路	民族文話	蘇聯紀行	社會大學	論民主革命	憲法	有才板話	日日夜夜	我的爸爸	
9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5000	5000	7500	7000	2000	900	700	900	600	3000	1000	5000	900	1000	4500	2000	
文學之路	中國民主之路	我們地球	英雄史蹟	英魂	我的大殺	光榮民主	大學時代	為了人類	國家的時代	狂風	初秋	遙遠的愛情	傷逝	軌跡	新都花	空中堡壘	上海廿四小時	結婚生活	孤獨	亡蜀遺恨			
900	4000	900	700	800	800	1800	1500	2200	1500	1500	1400	1800	1200	600	2000	450	1500	1000	2000	1200			

郵購簡章

(一) 本社為便利外埠讀者起見，特設郵購部，專為外埠讀者辦理各種圖書雜誌等項，手續簡便，收費低廉，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二) 委託代辦者，請將姓名、地址、郵局、郵號、電話、及委託代辦之書名、數量、及委託代辦之期限，函告本社，以便辦理。

(三) 委託代辦者，請將姓名、地址、郵局、郵號、電話、及委託代辦之書名、數量、及委託代辦之期限，函告本社，以便辦理。

(四) 委託代辦者，請將姓名、地址、郵局、郵號、電話、及委託代辦之書名、數量、及委託代辦之期限，函告本社，以便辦理。

大海書報社郵售部啓

上海山東路一六四號內
電話五十四號

發行所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吳淞路四四四號

零售：每册八百元

訂閱：半年者先付一萬元，掛號或航空者先付一萬五千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本期作者

傅斯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周鐵岐：前嶺南大學教授

陳謙：燕京大學助教

胡先驥：前中正大學校長

張義昌：留美空軍訓練學員

李基白：山東大學教授

內蒙自治問題

傅斯年

駁盟等於省旗等於縣說

蒙胞的問題，是中國當前一大問題，中華民國內大多數人——漢人——有在經濟上文化上政治上提攜少數民族的義務，不特平等而已。若忽略了這大問題，是很大的罪過。

不幸民國初年以來，內蒙官吏未曾于此一道上有所作為，總是認定了王公，以為最省事，幸而蒙漢人民之間，因經濟的進展，有更深的結合，其間並無何等嚴重的糾紛，不過在漢人的立場言，總該積極改善蒙胞之一切，而當專以開墾為事。北伐之後，雖曰統一，政府號令初未及于內蒙各省。接着就是九一八事變，日本人大大興風作浪起來，德王一派野心家，以「走胡走越」的心理，在百靈廟湧江大顯威風；前一時李守信一股，號稱蒙軍，其實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漢人，在張北一試，被宋哲元打回；後來德王一派去攻綏遠，日軍雜在其間，被傅作義將軍打垮，又收復了百靈廟。事便如此多下去了，絲毫不是與蒙胞有利的，相反的，很是有害的。抗戰軍興，北土淪陷，德王便以傀儡的排場組織了「蒙疆政府」（熱河先已淪陷于「滿洲國」）。現在國土重光，有些事很要做，要澈底的做，然而九一八以後的那一段，是絕不可以供參考的，因為那是蒙古野心家的事，而不是蒙胞所需要的。

先說原則，假如內蒙之北是個大海，毫無國際因素，要獨立便給他獨立好了。然而地理不是如此的，人口不是如此的，國際形勢更不是如此的。現在國內的漢人在困苦中，國內的蒙胞也在困苦中，因為整個是國家的困苦，整個是弱者的困苦，在這樣形勢下，蒙漢分則受其害，合則受其益。在走上憲政的中華民國範圍內，自由是可爭取的，這道理原不待多說，也不便多說，姑說我所擬的辦法。

一、政治。澈下激激下由蒙胞參加，改組後的國府，已為「最高權力機關」，應於國民黨或「社會賢達」名額中有蒙古重望之人；各省政府亦然。縣政府蒙漢雜處者，兼用蒙漢，全是蒙胞者，以由蒙胞自理為原則。凡用人口比例者，蒙胞得特別提高，以保障少數。所有法律、警察之問題，均須對少數有所保障。

行政院設蒙務部或委員會，蒙胞共與其政。立法監察兩院委員應有比一般人口比例為優之名額。

二、經濟。蒙胞地方必須在全國的經濟統系中，因為一個國內經濟分割，是不了的。但一切保障蒙民生計及提高生活水準之可能設施，均須做到，漢蒙合作開發則可，漢人開發蒙民失業則不可。

三、教育文化。蒙民小學用蒙語；中學用蒙語，而應以國文為必修科；高等教育目下用蒙語實吃大虧，將來進步後應有蒙語之大學。文化決不取同化政策，相反的，須發展其特有文化，若以與漢人接觸之多自然的成了雙層文

化，却是不可免的，無法加以禁止。如果禁止蒙胞漢化，那正是滿清政策，蒙胞非常無益的。

四、其他一切之一切，不特必須平等，並且多數民族須提攜少數。

以上範圍內，何者應列入憲法，何者不適於憲法體裁而於後來施政時爲之，我全無成見，只求達到絕對平等而且提攜之地步，是應該接受的。但是，如果無形之中種下了分裂的因素，却是萬萬不可以的。近來聽到「盟等於省旗等於縣」之說法，有一次與一位蒙古代表朋友談，照他意思宣化府都列在內，似乎是恢復盟旗制以代省縣制，我實不勝其憂慮。

「盟等于省旗等于縣」可以有三種做法：

一、盟與省旗與縣併存。一個地方兩種制度，參雜紊亂全無界線，這成了更進一步的「巴基斯坦」，一切行政全要麻痺了，而且每日生糾紛，此法萬不可行。

二、廢省縣爲盟旗。這是倒退二百年之工作。所謂「內蒙」以人口論，漢人比蒙人多過不止十幾倍，而且多數地區蒙人漢化程度甚大。將來省縣均爲自治單位，何必在長城北有此特殊辦法？這樣，要廢興安、遼北、熱河、察哈爾、綏遠各省，並改定吉林、嫩江、遼甯、甯夏各省，甚盼大家想想他的後果。

三、劃盟出省，劃旗出縣。這樣弄得省不省，盟不盟，與第一辦法同樣不可能。舉例言之，綏遠省之精華，在河套與綏中，此處漢民壓倒多數若以此爲綏遠省，而留下陰山沙漠（烏盟）鄂爾多斯沙漠（伊盟）爲等于省之盟，經濟上如何維持？旗更不必說了。

清朝蒙古地方制度，就形勢上講，可分爲盟（*Chial. band*）、旗（*Coishan*）及佐領（*Shan* 俗稱蘇木，乃音譯）三級。其實盟是空的，佐領無權，最重要的，只是旗這個階級。何以說盟是空的？盟是統制階級參加的大會，幾個扎薩克在「大廟」舉行大會，就叫作伊克（大）昭（廟）盟，在錫林河舉行大會，就叫作錫林郭勒盟，大會既不常召集，主席（盟長）也不是世襲的，號稱選舉，事實上理藩院要誰就是誰，所以說盟是空的，地位並不重要。

蘇木譯音簡，用箭字作政治制度名稱，是阿爾泰語系民族早有的，不過現在蒙古蘇木（佐領）制度，却不是原有的，是滿廷硬派給他們的，把

能出若干壯丁的人戶，叫作一個佐領，所以佐領可以說是抽壯丁的單位，如今之保甲長。

現在該說旗的成立了。成吉思汗興起時，蒙古是氏族制度，強大以後，用萬戶千戶來統轄各地人民。及至元亡退回塞北，制度仍然未變，直到明末林丹汗致書清太祖，不是還用「四十萬戶」一個相沿的老調去談他麼？明代蒙古的千戶消滅，萬戶轄的土地人民叫作鄂托克（*Ogok*），明朝前半葉，蒙古中心在漠北，鄂托克的名稱也少見著錄，及達延汗南移，滿官噴，哈利噴，永謝布之類的名稱便漸漸多起來了。後來滿清征服蒙古，滿廷覺得蒙古原來的政治制度對他們很危險，遂用古今中外帝國主義者對付人的鐵則——「衆建諸侯而小其力」——去部勒蒙古人。比如最先投降的科爾沁原是一個鄂托克，滿廷却替他們分家，逐漸分成幾個小個別區，並用自己軍隊制度的名稱，稱這種小區爲「旗」。從此原屬同一個鄂托克的人民，經這樣一分割，便只能在指定的小範圍內活動。不能出來了。總之，盟旗制度並不是蒙古人原有的政治制度，乃是被滿廷割裂的傷痕而已。

再說歷史上內蒙古地域如何蒙漢雜居。東蒙一帶東區南區極適于耕種，遠自康熙年間蒙古王公苦其生活不足，招致漢民開墾，若佃戶與地主之關係。清政府是專來分化蒙漢的，不以爲然，歷康熙乾隆三朝禁止漢農出關多次。但清朝雖未爲蒙古辦好事，却把長期的和平給了東蒙古。長期和平後人口蕃殖，衣食需要大增。王公更想發財，於是到了咸同年間，禁令一弛，大量開墾了。這不特關外爲然，口北更甚。因爲清朝原想保持盛京大範圍空虛着，對口北更不甚注意。所以承德設直隸州（遠在清初）又改爲府，多倫設廳，這正因漢人爲開墾經商，來得太多之故。所以內蒙蒙漢大量雜居，至少有二百年的歷史。其實還不止于此呢，蒙古人之糧食衣料，許多須取給於漢人，漢人之小量聚居邊外，乃歷代一般之事。原來長城只是國防工事，不是國界，而現在地圖上的長城，是明朝下半的。明朝初年長城，是在河套之外，承德（大甯）之北的。宣化大同南之長城，更是嘉隆、萬、時之內防線。必須恢復多則二百年，少則四五十年人口之分布、疆域之組織，是辦不到的。

再自東向西一盟一盟的說，內蒙最東的是哲里木盟，這是「滿洲平原」的本部。其範圍之大比過兩三個浙江省，這是東北移民的大本營。光緒

年間，俄日戰後收復東北，始設洮南府，又設很多縣，現在的遼北省全部，嫩江省大部，吉林遼甯各一部，正在其中，哲盟全部久已設縣了，大部只有漢人，其他蒙漢雜居，漢人佔大多數，若干東北名都，如洮安、洮南、開通、通遼、鄭家屯、新民、昌圖、四平街，以及長春，皆在其中。中長鐵路丁字形之右部，幾乎全是。

其西南為卓索圖盟，即熱河省之南部，以及錦州。全部設縣甚久，是清朝三百年陸續成就的。清初置錦州府，承德州，後來承德升府，又分朝陽為府，南區全是漢人，北區蒙漢雜居，漢人佔絕大多數。北票阜新等縣，皆在其中。

卓盟之北為昭烏達盟，即熱河省之北半，全部設縣，蒙漢雜居，仍是漢人比較多數。西部之圍場，原是清帝獵區，同治後不出獵，便經墾殖。

迤西南為察哈爾部，此部制度與六盟不同，連扎薩克都沒有，編入八旗，直統于察哈爾都統。其地為清室之牧場，設多倫、獨石口、張家口三廳，屬於直隸省，今所謂「張北六縣」，五居其中，全部設縣，全部雜居，漢人佔絕大多數。

迤北為錫林郭勒盟，設縣最少，然而漢人因其地有漁鹽之利，自清中葉也跑了去。此盟去長城最遠，原為德王一派之根據地，淪陷期間，漢人可能減少，未詳。

又西之北為烏蘭察布盟，在河套之北，其河南為伊克昭盟，今屬綏遠，綏遠原為歸化城土默特等地，早已分設薩拉齊、和林、武川、陶林等十二個廳，部落雖在，二百年來已成「內地」。河套開墾之歷史甚久，清末貽穀，始大努力。此次抗戰，傅作義將軍以為根據地，遮蔽日寇德王犯陝西甘肅甯夏之勢，于此可見綏遠設省之重要。綏遠一省，漢民壓倒多數。烏盟在百靈廟北者，伊盟在沙漠地區者，漢人甚少，其地整個人口亦甚少。

今在甯夏省者，又有西蒙古，阿拉善（賀蘭）額魯特一族，額濟納（居延）舊土爾扈特一族，每部只一族。其他雖當幾個浙江省，其人口却遠不如一個浙江小縣。

至于青海之蒙部，原為和碩特部，而在準部戰事後，加上好些。其地為漢、漢回、蒙民、藏民、「夷人」、錯雜而居，新近又加上哈薩克，很

難想到如何分治。

新疆已那樣了，其中蒙部不再說。東北尚有呼倫貝爾一大塊土，即興安省，清朝已設呼倫廳。遼到興安省仍是漢人多數。

再總括來說，哲里木盟本屬于盛京將軍，是外人所謂「滿洲」的整個肚子，若挖出去，現在政府軍在東北所佔地方，除南端外，便光了。卓索圖盟原為他設了錦州府（清初）、承德府、朝陽府，清朝早已把他劃入直隸省範圍（錦州除外）。昭烏達盟，清朝原為他設了赤峯直隸州，開魯林西各縣。察哈爾部早同「內地」，多倫三廳歸直隸。清朝的區劃，以上兩盟一部皆歸直隸，隨便拿個舊地圖看便知。錫林郭勒盟，去北平最遠，清末置吏，而漢人去的也不少。歸化城土默特及察哈爾西四旗，清朝為置十二廳，屬山西，試看舊地圖便知。河套的開墾最近，清末民初始大量開墾，然而已成西北屏障。

如上所說，再檢討「盟等于省族等于縣」之說法。假如省盟在一地並行，比印度的巴基斯坦還不了。假如廢省為盟，既廢為旗，便一反二百年之自然趨勢，立刻一陣混亂。假如盟與省分開，則哲卓昭三盟，察土兩部，已無法分，因全部設縣之故。錫盟尚可分三分之二不屬于省，然其地國防上最重要。烏伊兩盟亦還可分，然而若把河套各縣挖歸綏遠，兩盟如何在經濟上能自治？若不把河套挖去，則河套各縣勢須廢去，而復為烏拉特前旗，這樣又行得通否？

根據以上之歷史的地理的事實，請問如何「盟等于省，族等于縣」？作為一句抽象的話，是好說的，一經真的辦起來，一切事實問題都來了。我之所以不贊成「盟等于省族等于縣」者，以其事實上辦不到，強去辦，召致分裂也。所有不招致分裂，一切保障蒙胞利益，提攜蒙胞進步之事，我都贊成的。

本社遷移社址

本社以原址不敷應用，業已遷至：

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以後各方 惠函，請寄新址為荷！

觀察週刊社啓

論 革 命

周鍾岐

司徒氏雙十節紀念辭中，希望中國再來一次革命。他就任美大使不久之後，回到北平，在燕大對學生談話時，也有過這樣的主張，希望愛國學生能發動另一次革命。

中國人民等待這革命的到來，實在太心焦了。人民對現狀之不滿，在各方面都表現出來；他們是失望、憎恨、憤怒、苦悶。大多數人在飢餓死亡線上掙扎，現在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迫切的需要再來一次革命，挽救他們，挽救中國。但是革命不是一件簡單容易做到的事。尤其是在以革命方式奪得政權的國家，更不容易進行。以革命立國的國家，如美國和法國，現在都變為最保守的國家了。他們竭力維護着他們既有成就的政權和主義，對於任何改革都目為不忠於國家，都是搗亂份子所為。蘇聯亦快要這樣的保守了。中國雖然有孫中山先生遺囑上「革命尚未成功」的一句話，但是國民政府是以革命手段奪得政權的，當然也帶着同樣的保守性，任何新的改革（尤其是黨外人士所主張的）都不甚歡迎。

司徒氏主張聯合一切政黨及非政黨的自由主義份子來發動革命，但是他未說明這次革命應採取怎樣的方式，及以何種手段來推動。近來報上看到許多響應他的文字。我們希望有更多的討論和更切實的行動。但革命二字的意義太廣泛了，許多人對它各有不同的見解。我們願將過去英美法蘇四大革命的過程作詳細的分析，看看他們是怎樣發動的，演變的；熱心革命的人們便知道應向那一方向努力了。

對革命的普通解釋是很不科學的。我們可歸納其錯誤點如下。

(一) 革命必須推翻一個政治組織，另行建立一個新政府；現在政權未被推翻之前，任何改革是不可能的。

(二) 革命開始行動，必須由人民暴動，以屠殺為手段，徹底破壞，然後慢慢的重新建設起來；暴動是由於人民因飢餓及不平的壓迫激憤而起，貧苦飢餓是革命的源頭。

這種革命的見解是不科學的。

第一，革命非但不必另行樹立一個政府，而且在現有組織下，可能進行一個大革命，十九世紀初葉在英國產生的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就是一個極好的證明。工業革命可稱為人類最大革命的一個了，它的影響改變了全世界人類的生活狀態，生產方法。在它的過程中，固然有不少的社會和經濟的波動，引起了相當的政治糾紛，因為蒸氣機及工廠制度之出現發動了一個社會生活的大改革，但它並未推翻了政治的制度及政府的組織。在整個工業革命過程中，在英國未見到有非法政權之爭奪，而且，新產生的勞工階級的權利也是在合法範圍以內逐步爭取得來的。馬克斯氏，共產主義的預言家，預測勞動階級在短期間可獲得勝利，但他認為必須經過很大的鬥爭，內戰，和流血，才能達到目的。可是，在他流亡寄居的英國內，工業革命的大改革是順利的進行着，在現存的政府組織下，便成功了。他未想到革命可能在不流血之下實現出來。一九四五年春間英國的大選舉又成就了英國一次革命，實現了工黨的社會主義政策。此一事更證明了一個重要的革命不一定是經濟激烈的流血鬥爭，才能成功。

進一步說，激烈的政權爭奪，不一定是真正的革命；我們翻開歷史來看，若干激烈的暴動，完全無革命性質包括在內。報紙上常載有南美洲某些國家循環性的發生「革命」；常見總統被逐出國門，或總理被刺殺，政權在別一派政客的手內。這種「政變」在政治及社會革命上是毫無意義的，甚至是「以暴易暴」，去一虎，進一狼罷了；再不然，也不過是拿武力來代替選舉，或者是一般比較開明的政客來代替獨裁的領袖，我們中國現在所要的不是這種「革命」。

許多人以為革命的維新事業，在現政權未推翻之前，任何改革是不可能的；欲實行新政，必須等待革命突然來臨，然後才能施行所希望的改革。可是真正的革命需要很長的時間，必須經過若干階級，若干時間，甚至

數十年方能完成。在人類的習俗演進中，每一固定階段是有一種政治和社會組織來維繫一切，但習俗是永遠在演變；人類的新的慾望增加了，新的發明出現了，生產及貿易的方式也隨着人類的合作而改變了，宗教及社會哲學的思想時時有轉變；個人及集體生活，亦日在更改，人羣有了新展望。在此與時俱增的演變中，舊有的制度和組織，漸次失掉作用，不能適應環境。起初僅有少數的先覺明哲感覺出來，多數人民生長在積習之中，得到舊制度的利便和保護，所以竭力來維護支撐其地位，保持其不變。抱殘守缺安土重遷的心理是很普通的，非至萬不得已時，羣衆不願有所改革。所以革命是一個遲慢的演變，用科學方法來研究過去的革命，發現須要相當長的時間（三個世代）方能將人民支持舊俗的信心搖動，在羣衆中推行革命事業。但是到適當時候必有新的權威產生出來控制這漸次形成的新社會，新的統治階層亦在此紛亂不定的形勢下隨之而成。此一緊張的片刻即普通人視為革命發動時期，其實此乃革命成熟之果而非革命的開始。此新社會之組織並非憑空構造突然而來的，不過是將長期中逐漸演變次第形成的各種新社會因素聚而成爲一具體的形式。新政權成立後，革命目的已達，社會漸次安定，雖然它尙須與一切敵對份子掙扎，以維護其生存，甚至因此而再見內戰發生，但此新政權所負的使命業已完成，歷史演變告一段落。不過社會是繼續變遷的，到了相當時期，此新政權亦漸次失掉作用，不能應付環境，革命的過程又將重演一次。

第二點，在這逐漸形成的革命中，發動羣衆的力量是很微弱的，主要的改革不是發動羣衆所能實現，而且含有革命性的人民暴動又不是由飢饉困苦逼迫出來。人們在最窮困，最痛苦時，很難會有有意義的行動，他們往往不知道他們痛苦的來源。在報上偶然見到飢民搶米行動，多是無政治意味的，他們不是革命羣衆。我們不要被狄更斯的小說及卡萊爾的法國革命文藝迷了目；他們把羣衆的暴動渲染得太過分了。在革命的歷史上，暴動所生的效果並不大。不過我們要聲明，革命演進中，不是全無使用暴力奪取政權的事實，世界四大革命——十七世紀的英國政變、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共和革命、蘇聯十月革命，都充滿了火藥味。在一個革命中，暴動或不可免，革命者使用暴動來表現其勝利，亦是應有的事；但尤其量，暴動不過是那更深刻的社會不平等狀態需要革命的一種象徵而已。

上面說明普通人對革命錯誤的見解。那麼，真正的社會革命是怎樣起來的，它的力量在那裏？我們可以從過去的四大革命中看到下列的幾點。首先，在社會的工作程序及組織機構上，起了一個很大的變更，此變更多是從機構或經濟的技術上着手的。在過去的革命，可以追尋出這種顯著的變更，如十七世紀的英國，羊毛增產及毛織品新市場的發現，資本企業的開展；工業革命時代的機械原動力之發明，及工廠制度產生；以及帝俄時代大工業之迅速發達等都是。它的起源，不是人們有計劃的行動，乃是自然的轉變。在舊制度內逐漸發生的。它的影響實在重大。

社會有了這變遷，新的階級便隨着出現了，某一階級因之而滋長擴大，獲得特殊勢力，別的階級因之而受摧殘剝奪，感受到壓迫威脅，社會上來了一個新的階級分野。這特殊階級犧牲別的階級的利益來作他們的發展，受壓迫的階級感受到痛苦，遂起來反抗加在他們身上的苛政。但統治者竭力維護特殊階級的權利，制止此「搗亂份子」的反抗。開始時，兩者皆不明瞭此革命鬥爭的趨勢，在黑暗中摸索着互相對抗。反抗勢力的存在，不一定就是革命馬上要到了嚴重時期，被壓迫者快要奪得政權的象徵。統治階層還能繼續，在一很長的時期中，施用嚴厲有效的壓制手腕來制止此分散無組織的反抗。羣衆在相當時期內仍是忠心於舊制度的。被壓迫者最痛苦最失望時不會有強大的反抗力量，他們須在其潛勢力漸次擴張，本身獲得自信力之後，才能認清他們的敵人，他們的動作才有革命意義。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在此期間內，治亂相乘，衝突時起，知機之士已見到新權威之潛伏在舊制度之內。

當此潛伏着的革命星火逐漸蔓延時，發現了一個重要的因素；智識份子起來了。他們對被壓迫階級革命思想發生酵母作用，舊制度的弊病開始受到他們的攻擊；倫理思想，宗教信仰及社會組織都因他們的懷疑態度發生搖動，統治者的荒謬虛偽常受到他們的嘲罵，他們將政府的低能及官吏的腐化儘量的暴露出來，揭穿了社會的重重黑幕。他們的攻擊非但消滅了羣衆對政府的信仰和忠心，而且將統治者本身的自信力也搖動了。他們領導着革命先驅的各種小改革，逐漸的成了革命的一股巨大洪流。智識份子又提出了新的政治學說和主張，其影響漸次滲透了各階層，致人民感覺到他們的主張要比舊制度較爲理智，較爲新鮮，有其獨到之處。但智識份

子不是整個團結的，各有其不同的見解，激烈的爭論，但這不妨礙他們推動革命的效力。他們的革命呼聲，策動了人民的行動，羣衆受了智識份子的啓示，感覺到本身力量的滋長，看到潛伏的革命正在抬頭，智識階級做就了革命需要的思想利器，這是將舊制度改成新制度不可少的工具。在四大革命中看得到不少的證明。

智識份子，在英國十七世紀的革命，盡了很大的努力。他們分向宗教及政府方面進攻，抨擊教庭的專制淫威，解放了個人的良心主張，創立了自由思想的基礎。他們利用書籍、刊物、演說，乃至教堂的講道來攻擊教庭的專制和政府的失政。一六八八年的革命得力於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哲學之處很多，他的分權說。天賦人權等主張都成了新興階級（商人、地主，和資本家）爭取政治地位的理论根據。他的學說並且鼓勵了後起的美國獨立革命的理论，新大陸的智識份子，如同他們十七世紀的祖國商人地主一樣，爭取本身政治權利，報紙極力鼓吹獨立運動，人權運動，主張十三州脫離英國的統治。在一七七六年費城出現了一本小冊子，名叫『Common Sense』係『Thomas Paine』寫的，銷行了十萬本，這可見當時智識份子鼓吹的力量。

智識份子在法國革命負了更大的責任。著名的『Lettres Citées』並不是暴民的組織，它的會員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有產階級，平均年歲都在四十歲以上。而且是研究盧梭學說文化會的嫡派文孫。革命初起時，一向擁護舊制的著作家和大學教授們，都轉變了態度趨向新的社會思想。本來一個社會的秩序安甯，一個政治組織的支撐維繫，要靠學者文人來維持的。他們將該制度承續前賢，啓示後來的偉大功業指示給羣衆看，該政權才能受到人民的支撐，立得住脚。及至學者文人的態度轉趨另一方向，非但不擁護現政權，反而嘲罵、指摘、抨擊它的失德，那是該政權瀕死時候了。輿論界在法國革命中就據有此偉大的力量，報紙刊物發展得有如雨後春筍，一夜便生長出來。『Journal sans up overing』這句話是描寫當時刊物勃興的情形的。印刷所中的小冊子有如流水一樣湧出來，其數常常達到數十萬冊，以前莊嚴肅穆的文學藝術哲學辯論都變成氾濫的革命宣傳品了。革命思潮至此奔流澎湃，無法控制。在此綜錯交織的矛盾思想中，革命得到各派思想的綜合概念，形成了一個適合環境的新制度。俄國革命受智識份

子的影響又比法國爲烈。鼓吹革命的文字經過長時間的滋長，潛伏在普通民間思想內，其激烈性當然更大。這是近年間事，不必細舉，即就列寧的學說來論，它是蘇聯現在政治的根據，共產黨今日之成功，得到他的思想理論的幫助不少，智識階級對世界四大革命的供獻委實是偉大而重要。

舊政權受到智識份子的指摘開始崩潰了。它失掉了自信力，內部發生分裂；開明份子看到危機的來臨，欲挽救頹勢，設法從整飭吏治，改善行政，以平民憤，這種退讓非但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反而增加了他們的力量減低了自己的威信。革命狂潮至此，達到白熱化。

民衆感受到革命的熱狂，揭竿而起，像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可以說是無領袖的指導，便將政府推倒了。歷史給我們證明了統治者的權力如何雄厚，槍炮如何堅利，不得人民支持，無法延長其統治者權。其退讓，不論是自動的，或是由民衆爭取得來的，結果都做了革命最後一步成功的階梯而已。英國的查利是堅持到底，不肯遷就人民一步，放鬆一寸的；法國的路易看到革命來勢太兇，願意對人民讓步，自動改革的；但兩者都壓制不住革命的洪流，連俄帝尼古拉，三個人得到同樣的結果。歷史指示給我們，如果一個舊政權真能退讓，做到澈底的改革，革命是可以不用流血的方式來達到目的，但當一個革命到了成熟時期，統治的人們絕不能希冀以表面的、微小的改革或妥協來消除真正的革命。倘若有個能制止革命進行的改革方案，它的本身必定包含着等於革命的優點存在。這是萬世不移的定律，無法逃避的事實。

革命到了這一階段，它有兩個特質。

（一）舊政權無法再繼續維持它的統治，它面臨着無法解決的政治和經濟的困難，喪失了自信力及人民的支持。

（二）新興的人民團體已獲得相當勢力及羣衆的擁護，祇要再加以團結，便能壓倒舊政權，成立新的統治階層。

這兩點是革命成功必需的條件，若祇是舊政權的失政而無新的權威來代替它，革命是無成就的。反是，若現在的統治階層是健全善好的政府組織，無人能將它推倒，革命不能在一健全政府內發生，因爲它有大多數人民支持着。

以上的條件齊備後，革命不用武力，或很小的武力，便將政府推翻了。

。革命到了這個階段，是否就算完成？不，在舊政權垮台後，還有一個最後，也是最嚴重的關頭。殘酷激烈的鬥爭，往往是發生在革命成功之後，左右兩派爭奪政權之時期。

舊制度推翻後，首先多是由溫和派來主持的，但是因為激烈派要堅持極端的行動，互相爭奪之下，政治的風雨針左右搖擺不定，待至人民明白了他們所需要的是什麼，才慢慢的達到一個持平之局勢。把握最後政權的，不一定是開始改革的一羣人，發動革命者很少能維持到底。但無他們的創舉，革命是不會得到成功。

以上所述乃是英美法蘇世界四大革命經過的各階段；中國的革命演變，是否亦將循着這條軌道推進？我們試將辛亥革命以來的社會變遷，政治演進，檢討一下，或者便能明瞭中國革命現在停留在那一個階段。

自從清室甲午之役敗於日本，中國社會漸漸發生了變化。一方面輸進西洋文化，一方面推倒封建思想，由武漢起義，五四運動，直至北伐完成，一連串的事蹟都是推翻舊社會制度的工作。這是多數讀者身歷目睹者，不必在此詳贅。十四年前斐斐教授第二次來中國考察後，寫了一本評論中國現狀的書，名叫「中國——一個文化的崩潰」(China a collapse of civilization)。從清代末年，維新政變起，他把整個的中國政治、宗教、社會、教育、工業、商務、考試及家族種種舊有制度的逐漸崩潰情形，詳細的敘述出來，並加以若干統計的證明(如上海罷工次數等)。他說中國文化受了西洋文化的進攻，整個崩潰了，一切組織，掃蕩無餘，中國社會成了個真空。他看不出將來的趨勢，不抱樂觀的論調；他說即使有新的文化能從舊文化的死灰中產生出來，也要五十年或一百年，才有成就。在他寫那書時，中國正在完成革命的第一階段，整個社會組織發生了大變化，不過進行得很遲慢。

七七事變後，因為日本積極侵略中國，把社會的演變加速了五十年。中國的真空出現了一個新的特殊階級。我們引用伍啓元先生文章內的一段話：「結果經過了九年的通貨膨脹，物價變動，社會財富分配，和其他的重大變動，中國經濟變成了一個貧富相距甚遠和尖銳對立的經濟。戰前的中層階級在通貨膨脹和壓低待遇雙重壓力之下，除了做了既得利益集團附庸的貪官污吏外，差不多全都淪為赤貧。佔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農民

，則在兵禍，匪禍，徵糧，出丁，水災，旱災等重重壓迫之下，已在飢餓線上作垂危的掙扎。在這極大多數無法生活的時候，通貨膨脹等政策却擴大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增加了既得利益集團的財富，結果在普通的痛苦上面建築了一個窮奢極侈的富裕階層。」(本刊一卷二期伍文)。這段事實的描述彷彿與法國革命前夕的情形相似。社會來了一個新的階級分野，革命的第二階段完成了。

我們現在在中國社會內，又看到被壓迫階層開始反抗了。在大都市中，這種行動漸漸表現出來，前次上海的攤販暴動，就是一個警告(參閱本刊一卷十六期儲安平文)。不論是否有人利用着機會，此次暴動的動機是被壓迫者垂死的掙扎，我們不可輕看了這個潛伏着的革命因素。在反抗的民衆行動中，每次得到勝利時，他們的自信力便逐漸增加。執政者雖然用改善行政來平民憤，但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反而增加他們的力量。膚淺微小的改革制止不了革命的洪流。

再看現政權的統治力如何？無可諱言的，國民黨廿年專政，失盡了人心。美國記者懷特與實利貝二氏的一書中所說的一段，真是一針見血，他們對國民黨右派提一個最大的控訴，「……並不是他們的腐敗、專斷、和狡猾，而是對於統治和領導的無能。日本打敗了，政府還都了，這正是肅整官常的一個上好機會。……但在六個月內，他們不但丟盡了人心，就連十年前擁護他們最力的工商界也心懷怨恨了。」現政權面臨着政治低能，經濟困難而無法解決；坐視整個組織的崩潰，暴露着它的無能。

近年來智識階級的醇母作用也日見顯明。在各地的報紙，刊物都能看得到他們抨擊政府的腐敗無能，指摘貪污劣蹟的冷嘲熱罵的文章。勝利後，智識份子的活動，更為積極，雖然他們的意見各有不同，還有很多分歧的見解，但這不足影響他們發酵的作用。革命的這一個因素還是激突的進着。

革命成熟了，問題之形成已具備解決的條件，不是和平，不流血的社會革命，便是歷史重演的第二次十月革命。中國現在停留在大混亂的邊沿，面對着大革命的最後一個階段。

中國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三個力量：
一、國民黨本身革命，自動的來一次內部徹底的改革。

命。

二、共產黨乘著政治解體，經濟崩潰的混亂局勢，演成中國的十月革命。

三、中間派起來領導一個不流血的社會革命。

國民黨本身的改革應是輕而易舉的一件事，它若能辦到，真是事半功倍。中國今日所需要的是徹底的實行三民主義，這是全國人民所公認的，連共產黨也說要實行三民主義來救中國。但是因為國民黨內部份子複雜和腐化，就誤了廿年的光陰，一誤再誤，遂至弄到今日這步田地。蘇聯在一九三六年冬末，突然發動了一個很嚴厲的清洗，許多重要的軍政黨員都被處死，當時的世界人士均表懷疑，目為自戕政策，及至德國與師北進，鞭撻半個歐洲的人力物力來侵略俄國，而她能堅韌不動，一致抗敵，大家才看出清黨的功用。可惜國民黨在勝利之初，無力量來做到嚴厲的內部更工作，坐失時機，遂至一往而不可收拾。

共產黨能領導現階級的革命嗎？僅就毛澤東先生的新民主主義一書中所主張，亦要先實行三民主義，充實工業後，才能實行共產主義。但若讓他們來實施三民主義，似乎是越俎代庖。

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

陳志讓

資本主義從何時開始？我相信這是任何一個歷史學家不能準確答覆的問題。不過我們一般所謂的資本主義係指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而經濟的十九世紀又從滑鐵盧之戰以後開始。

從一八一五到今天，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約略地可以分作三個階段——從一八一五拿破倫第一的失敗到一九七〇拿破倫第三的失敗；從一八七一一德意志帝國的成立到一九二九世界大恐慌開始；從一九二九的大恐慌到現在。

在第一個階段中，個人享有最大的經濟自由——消費、就業、投資與儲蓄的自由。國家理財以經濟簡單為原則，以財政收支平衡為規律，不干涉國民的經濟生活，甚至不幫助國民經濟的發展。世界經濟則充滿了自由

現在留下的祇有一條可走的路，讓中間派來領導革命，實行新政。中間派是什麼？它就是智識階級和自由主義的溫和份子；他們有理智，有信仰，有專長；他們懂得人民的需要，可博得人民的支持。倘使他們能够推行緩進的社會主義，領導革命，組織一個多黨的聯合政府，只帶三十年的時間，這般人必能安定中國，完成革命的最後一步。在過去的世界四大革命中，這班人的確能領導羣衆，促成革命。現在中國也是如此，要靠智識階級的努力。吳世昌先生說：「政府腐敗，像大學生教授樣的匹夫應有責糾正。」（見本刊一卷八期吳文）這個重責之落在智識階級的肩上，是無可推諉的。

懷特氏諷刺中國智識階級「迄今沒有組織，沒有武力，更沒有政治的機構。……在社會階級中沒有一些根苗。」中國有句老話，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國的智識份子是否受二千年如唐昭宗之誅戮清洗的教訓，寒了膽了，甯可明哲保身，埋頭在故紙堆中過活，讓國家弄到一團糟而不過問？在過去的革命歷史上，智識階級出了不少力，成就了好些為人類謀解放的光輝工作。中國智識階級應在歷史上鼓起勇氣負其應負的責任。

的氣氛，貿易的阻礙逐漸消除，國際金本位終於成立。無論國內國外，經濟的波動是有的，但并不劇烈，影響也不太嚴重。經濟的進步很快，同時大體上整個制度還相當安定。這時期的資本主義經濟可以稱之為自由的或競爭的資本主義。一八六〇的科布登條約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峯。

在第二個階段中，因為新的技術和金融工業的結合，獨佔事業逐漸興起；因為私人間彼此破壞性的競爭及其不良的結果，以及經濟波動的加劇，國家的干涉日漸發展。因為國際間市場的競爭與幼稚工業的培養，國際的保護主義慢慢抬頭。獨佔的趨勢與政府的干涉保護是這時期主要的特徵；而促成這兩個趨勢的是經濟失去了安定，失業漸漸變作嚴重的問題。這時期的資本主義可以稱之為獨佔的資本主義。

在第三個階段中，獨佔事業愈更發展，個人經濟自由的領域愈更縮小；國家理財不再以收支平衡為原則，而以赤字預算為準繩；其目的在以政府的支出彌補個人支出之不足，以免除消費不足或生產過剩的現象，以致濟失業。在國際間更自關稅的保護進而採用量的保護政策。經濟制度本身的不穩定性愈更顯明，而醫治的辦法多半是組織代替自由，使經濟本身的剛性愈來愈增加。一切的經濟措施其目的都在穩定經濟。這應當叫作 *Control Capitalism*。

這一百三十年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是從自由到組織的發展過程。在這一個發展過程中，資本主義經濟產出一個重要的附產物——勞工階級，和一種重要的思潮——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思潮自何時開始，本文不欲討論。各種社會主義思想中，我們要特別注意的自然是一八四八年馬克思的學說。

馬克思深恨資本主義經濟的種種弊端，而提出社會主義經濟的理想。他所重視的是組織而非自由；是平等，是進步，是經濟的安定，絕不僅是生產的增加。要調和進步與安定的矛盾，他以為私有財產必代之以財產的公有；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必代之以經濟的計劃。只有這樣才能增進國民的經濟幸福，免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缺點。馬氏的理想自一九二八年蘇聯第一次五年計劃以來始付諸實現。

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這兩種複雜的制度，很難有一雙確切的定義。大體說來，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是財產的私有（特別指生產工具的私有），利潤的追求，經濟的自由（投資、儲蓄、消費與就業的自由）與合理的計算——用一個合理的單位計算如何的最小成本獲致最大的利潤。社會主義經濟的特徵則是財產的公有（特別指生產工具的公有），經濟幸福的追求，相當的經濟平等與全面的經濟計劃。社會主義經濟也是合理的經濟——用一個合理的計算單位，計算如何以最小的犧牲獲致最大的滿足。

但問題的基本在於這兩種制度的運行。資本主義經濟有一隻「冥冥中的手」(An 'invisible hand')——價格機構。每一個人在消費，在生產，在就業，在投資的時候，他總假定價格不變，或假定現在和將來的價格已知，這樣他才能決定如何消費，生產，就業或投資。舉凡生產數量與生

產的種類，消費數量與消費的方向，就業的數量與職業的選擇，投資的數量與投資的部門，莫不受價格機構的指導。而價格本身又能反應出市場上買者的心理與賣者的情況。所以這種制度既能受此一機構之指導而圓滑地運行，並且是一種合理的經濟。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此一機構局部或全部地消失。至少資本和生產用品已經不再有市場價格。這時成本如何計算？價格如何決定？所決定的價格又是否合理？如不合理，又是否會使經濟社會陷於無秩序的狀態中？

對這些問題我們只有一個正面的答案。社會主義的計劃當局可以本着過去的經驗與過去市場的情形決定一個計帳的價格。這一個價格在決定生產消費就業的行為時，可以也一定被生產者、消費者和勞工當作不變的價格或指標，從而決定其生產消費之數量與方向。這一個計帳的價格機構將取價格機構的地位而代之。如果計帳價格之間發生失調的現象，則計帳價格過低的物品一定感覺不足，而過高者一定有餘，計劃當局重新調整，用嘗試錯誤的方法，達到合理的計帳價格。經濟行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表面上受計劃當局的指導，實際上基本的指導者是設計機構所訂立的計帳價格。受此一機構的指導，經濟行為仍然可以合理地運行。

這兩種制度的合理運行既無問題，則兩者的選擇就在於兩者的優劣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優點在能使經濟進步，在能享受經濟自由，也在能使生活多樣；但其缺點則為不平等與不安定。社會主義經濟的優點在能使經濟進步，在能享受經濟的安定以及經濟的平等；但其缺點則為單調與不自由。從經濟制度方面看來，自由與平等無疑是兩個互相排斥的觀念。愛好自由的人不妨選擇資本主義經濟；而偏好平等的人至少已經傾向於社會主義了。

事實上，沒有一種制度中無其它制度的因子。特別是在組織與政府的控制逐漸發展的近代資本主義中，計劃與公有財產的成分慢慢增多，這也許正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路。但基本的關鍵還在於企圖秘密的消除。能消除企業的秘密，才能消除經濟現象間的失調與經濟的循環變動；也才能穩定經濟。到了那一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是否尚有重要的區別將是我們必須重新放棄的問題。

經濟之改造

(三)

胡先驥

二 農業增產

我國數千年來以農立國，對於農業確有驚人之成績。如利用糞肥而能保持地力至數千年而不竭，久為國外農學家所贊美。我國農田每畝之收穫量恰等於印度農田每畝產量之二倍，即其明證。又我國利用植物富源，遠勝任何其他之民族。據美國農部之研究，歐美人食用植物約一千餘種，中國之食用植物則有二千餘種。此亦中華民族足以自豪者。然以科學不發達，農業全憑經驗，故農產品質與量皆非歐美甚或日本之比；而我國動植物資源尙未能完全應用；能輸入栽培之外國農作物與畜產，亦未能盡量輸入；農產品工業化之工作，亦未能積極以科學方法促成之。每年病蟲害對於農產品之損失亦極浩大。故欲儘量增加農業生產，則尙須利用科學方法，自多方面努力，方能奏效，約略言之約有下列諸端：

(一) 發展農田水利 中國古代農業最重溝洫制度，故水利工程，殆為周秦兩代物質文明之最高表現，鄭國渠都江堰皆為秦代最偉大之水利工程。民國以來最重要之涇惠渠水利工程，即所以恢復鄭國渠，而都江堰工程迄今二千餘年尙完好如故，此中華民族值得引以自豪者也。然近代之水利事業，除陝西開渠及導淮兩項工程外，尙少其他之大規模計劃，黃河與揚子江水利多年失修，浙江海塘且有崩潰之憂。而在西北各省，地下水尙日趨於下降，沙漠日漸南侵，隱憂之大莫此為甚。而在若干地區如吉林，其池沼地尙待疏濬。至於內地各小河川之待疏濬與築蓄水池以利灌溉，其待修水利工程之多則尤不可勝述。又如揚子江口外，暗沙之面積極大，如興建大規模之海塘排水工程，則不但崇明島可與大陸相連，且可增加數縣面積之膏腴之地；其經濟價值，難以億計。故以後改造中國之經濟，必須積極興修水利。水利若修，則黃河揚子江之水災可免。耕地之面積可以大增，西北行將變為沙漠之區，可供農耕之用。若干接近水源之地區，可將

旱田改為水田，而倍增單位面積之農產量。在揚子江流域內蓄水池之興建，每年一熟之稻田，可改為二熟。若遇旱年，旱災可免。凡此種種，百廢待興，治河導淮與興建宜昌水閘，不過其舉數大端而已。此等工程之重要，不在興建重工業之下也。

(二) 保土與增加肥料 保土研究起於美國十餘年前大旱災之後。利用森林以保持土壤，固屬農林科學之常識，利用地形耕作及分條耕作種種方法，則為近年之發明。在中國西北各省有大規模推行之需要。又國人雖知利用糞肥以保存地力，但以處理糞便不得其法，氮肥之損失不可億計。是宜以土壤學家最近發明處理糞便之方法推廣於農村，方足彌補一部分肥料之不足。而大規模製造化學肥料，尤為農業政策之急務而有待於工業建設者也。

(三) 改良及改種作物之品種 中國農家所用之作物品種固有頗佳者，現已由國內之育種專家搜求試驗而推廣於農家，已收得若干之成績。但以中國土地之廣袤，搜探尙未周密，且非每種作物之品種均曾加以周密之搜探。如蘇俄曾成立一大豆研究所，所搜集中國產之大豆品種不下五千餘，而在中國，對於大豆則尙未曾為此種大規模之搜集研究。積極改良各種作物之品種而推廣之，乃今日談農業建設之最要工作。然改良品種之方法，除正規之育種法外，如用各種植物膠囊與用放射線原子能以引起新突變之發生，亦為植物學家與育種學家所宜從事者，不可過於墨守故常。而完全改種不同之品種，有時尤能產生農藝上之大革命。如宋代之引種占城早稻即其已往之著例。今我國各省十九種植稻，但如改種粳稻，則不但產量可以大增，而稻之品質與價值亦將大增。又如貴州全省多山，糧食不足，但英國之春麥在貴州可以大量種植，而足供全省糧食之需要。又如四川松潘理番及西康等高寒之處，糧食不足，即尋常之馬鈴薯亦不能種植，但可輸入南美洲安得斯高山區之野生耐寒馬鈴薯種以雜交法改良馬鈴薯之品

種，使能生長高養之區，而供給此區人民之糧食。諸如此類之研究，皆宜以卓越之眼光與方法以從事，不可故步自封，但知為刻板之工作。至於果品蔬菜，則各省每有特異之嘉種如甘肅之醉梨，新疆之哈密瓜，山東之肥城桃等，以及可以栽植之野生品種，皆宜廣為搜羅繁殖改良推廣，使佳種隨地皆有，則為農人造福多矣。此外則外國之優良作物果品蔬菜之品種，亦宜儘量移植，於此亦可增加農家之財富，此種工作，今日農業機關，尚未積極進行，以視歐美各邦，大有愧色。是宜添設經濟植物研究所一類研究機關，專司其事，以補救農業實驗所之不及。

(四) 農產工業化 農產工業化為農業增產一種最重要之工作。是宜分兩層論之。一為食品之工業化，使之增加其貯藏性，或改變其形式而增加其價值，前者如以著名之果品、蔬菜、水產、肉類、乳品、糧食，製成罐頭醃臘乾菜早餐品冰凍鮮品等；後者如製果酒果汁，製醬油，製假乳油，假豬油，代咖啡，咖喇粉，人造蛋，人造肉等。近來美國在戰時對此有驚人之進步。我國宜急起直追，以求後來居上。如我國東九省素以產大豆著名，而除榨油磨豆腐外，剩餘之豆餅，僅用以肥田與飼牲畜，殊屬可惜。此種豆餅含蛋白質極富，若加以精製，可成為最佳之食品。即桐油餅，若以化學方法，除去其所含之剩餘桐油，其中所含無毒之蛋白質，至少亦可用以飼牲畜。茶油餅，花生油餅，棉油餅，莫不皆然。又如熱帶產之蔘茨，在中國雲南、廣東、廣西等省皆有種植，而可製成珍珠粉 (Pearl) 其他可製珍珠粉之植物澱粉如何首烏粉天花粉等尚夥。如能加工製造，即可行銷於海外市場。又如最近有人以桃金娘之果釀成代葡萄酒，尤為出色，是能在華南創一新實業。此種研究與加工，可以增加農產價值不少。一為加工精製工業用之農產品。如利用脫脂椰子油以織成麻紗，可行銷歐洲以爭取亞麻麻紗之市場。如以桐油製油漆，以豆餅製可塑物人造羊毛，以蒟蒻粉製雨衣布，以柏油製肥皂，及利用竹木草桿等等以製造紙張玻璃紙人造絲可塑物等等，皆所以使廉價之工業用植物，一變而為高價之工業品。此種工業可以增加國富不少。是在工業家之努力焉。

(五) 林產之利用 森林之重要盡人皆知。林政之學舉大端不外保護原有之森林，及在無森林之山地造林，以及森林保護等。惟中國森林資源之調查，尙未普遍。如在雲南南部即曾發現面積數百萬方里之偉大橡樹及錐栗林，又如貴州梵淨山脈閩贛交界之武夷山脈等等未經探討之區域尚夥，如詳為採集研究，必能發現偉大之森林寶藏。又中國森林中富有經濟植物，為其他溫帶國家所望塵莫及。油桐油茶烏柏竹類，即其著者。而其他

未經廣為利用者尤夥。如竹柏白樹 (White Birch) 之出產食用油，即其一例。是宜廣為調查研究利用之。他種森林利用之研究在中國亦僅在萌芽時期，若銳意研求，大量工業化，必能裨益國民經濟不少。

(六) 畜牧業與漁業 中國西北及內蒙康藏一帶，雨量不足，實為理想之畜牧地帶。將此區之牧地墾作農田，適足以促成沙漠之增加與牧地之減縮，乃最不智之農業措施。在西北廣大區域，如何歸還牧地，乃今日農政之要圖，是有賴於政府之賢明之畜牧政策。此項政策，包括繁殖並改良肉用牲畜，發達乳牛業，改良乳牛種及以科學方法製造罐頭煉乳粉及乳油乳餅等，如處置得宜，大可增加人民用乳類食物之數量，於國民經濟國民健康皆有莫大之裨益。而毛革工業之改良，尤有裨於國民經濟。我國海岸北起渤海，南迄南海，綿亘數千里。水產極富，我國漁民，至為堅苦耐勞，以其漁撈之粗放，每年水產之出產，尙有大量，若能以現代之漁撈工具以改良其漁撈之方法，則產量必可大增。若能大量製成罐頭，改良醃製及冷藏之法，則可大增海產之銷路，尤與國民健康大有裨益。又中國數大河流及各大湖沼，均富於水產，若改良漁撈與繁殖製成罐藏各方法亦可以增加生產與銷路。又人工養魚，尤其是稻田養魚之方法，若能推廣，亦可增加人民食肉之量數。是賴有專家與經費主持此項研究事業耳。

以上六項為農林畜牧增產之卓卓要務。至於改良倉庫之建築，防治倉穀害蟲及其他病蟲害，以減少農產之損失，其功用與增產相若，亦農業政策中之要目也。

三 農業合作與農業金融

今日農業政策之要圖，合作事業實居首位。農民最大之痛苦約有二端，即(一)需款時無法借到薄利之貸款，必以重利息借於土豪劣紳，或預賣青苗，橫遭剝削；(二)收穫之時不能存儲以待善價而不得不賤賣。故農政當局之急為積極推進合作組織，同時擴充農業貸款；使農民得以合作社社員之資格向農業銀行以低利貸款以應急需，以及改良農業之用；又須大量組織合作倉庫，使農民所收穫之農產品可由合作倉庫代為存儲，並得善價出賣，而不至為牙行市僧所剝削，則嘉惠農民者大矣。復次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是為全國最大之消費階級。故欲為消費者謀福利，首須為農民謀消費之福利，則農民消費合作社，必須儘量推廣，使之遍布於全國。務使農民在消費方面，能得到最多之利益，而受到最少之剝削。終期進一步由消費合作社組織生產機關，使為消費而生產，則農民受惠愈大，此尤為農民政策中之要政也。

從美國看中國

(太平洋通信)

張義昌

別了，美國！

這是一個霧霰迷漫着的早晨，運輸艦水滿將軍號 (Admiral W. S.

Benson) 正停在三藩市灣 (Bay of San Francisco)，尾轟着雲霧掩映的三藩市。那環坡而築，巍峨高聳的樓宇，臨着平靜的灣水，這種景象使我憶起初到重慶時的情景。然而這是事隔多年而且物境全非的兩個不同的地域了。左邊金門橋 (Golden Gate Bridge) 上的朱漆，雖在霧氣中也顯得鮮明，右邊的岳灣大橋 (O'Farrell Bay Bridge) 却只能見如帶似的素描，兩相對照，彼此輝映，更顯出她不平凡的光彩。一種尊嚴和華貴使她曾為聯合國首都競選的對象，這是該屬於她的一種不尋常的尊榮？我想。

船開始慢慢地向灣口移動，都市的景象漸漸向後消失，我意識到一步步地在離開這繁富的美邦，一種依戀的情緒隨着海風襲上我的心頭，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由於任務上的便利，使我從大西洋登東岸的大城——紐約為起點，到過東西南各州，可是時間的短促，訓練的煩迫，徒然看了一些美國的外形表象，如今我又乘着海船歸去，這些景象在我的腦海中起伏，心裏有一種難于言說的感覺，像是初交的友情遽然闊別那般耐人尋味！船輕輕地在金門橋下穿去，雄偉的建築在我們頭上掠過，出了灣口，我們開始和大海相見，冷厲的海風和水浪滔滔的汪洋，我把望着這次海行的風險，回顧落在後面的紅橋，兩排巨柱高高地擎着天宇，朝陽的柔輝更顯示出她的雄偉壯麗，好似一雙巨臂扼住這個天險的隘口，摒息一切外來的風暴，掌管着新大陸的繁富！帶着一種悵惘的心情，我在向她表示惜別的心意。別了，相信我們已往患難中締結成的友誼，此後會更深且長，永垂不朽！及至一切景象都為海濤吞沒之後，環顧茫茫的大海，若有所失似的心，我的心情引起深沉而無窮的感念和懷想：——

一個顯明的比照

在一個飽受多年禍亂和戰爭蹂躪的人，踏進繁富的美國，那種安定的生活和充裕的享用，會使人覺得我們祇有生存而沒有生活可言！那種現代化的建築和設備，更令人慨嘆我們是落後多了！這種尖銳的刺激和鮮明的對照，使每一個有志氣肯為中國前途着想的青年心裏焦慮！我們是荒廢了建國時機，這連年的浩劫將不知何時才能補償，更不知何年才可以使中國現代化！

美國是一個新興的國家，由於組成的種族複雜，一般地說有兩種極顯然的特徵：第一他們富於冒險、進取、熱情、豪放的性格，雖然份子複雜，還可以相容並育，求取發展。他們有一種生氣蓬勃，崇尚自由的精神。地理環境、民主思想、自由原則，這些都是他們建國推進的動力，難怪國勢蒸蒸日上。第二，因為美國是一個新興的國家，短短一百多年的建國期間，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現，雖然有其獨特的風格，可是還是沒有達到成熟圓滿的階段。但他們富於創造改進的精神是很值得重視的。這是一切進步發展的源泉，有了這，再加上安定的社會生活，在已有的成果上，益以時間的鍛鍊追求，未來的成就當然是可驚的！

綜上兩點與我國相較，可以看出很大的差異。我們是一個老大的民族，天性近乎理性、保守、缺乏一種奮發的朝氣。連年天災人禍交迫，固有的智能德性，損蝕殆盡；道真是不可補償的損失。在文化思想上，我們有悠久的歷史和光輝的成就，可是自從海禁大開，中外文化交流之後，中國受着外界的激發和啓迪，起着劇烈的變化，新舊交替造成中國近數十年來的抗辯和論爭，至今似乎還沒有達到涵育乃至確立真正體系的程度。

原子彈發明之後，人類已進入原子能時代。美國是首先運用原子能的心國家。這種劃時代的轉變，一種意想不到的功力，在吸引着全世界人的心

眼！美國正在着力於原子能廣泛實用之研究，以期將此無窮無比的能力用於增進人類的福利。這種研究一旦成功，人類不虞匱乏的理想或可能加速實現。其次火箭砲和噴射器推進式飛機的發明改造，已經大大地改變了我們的時空觀念。如果原子能能運用為動力，則人類的繁榮和發展將毫無止境！由於時空的縮短，生產力的激增，再加上各國的通力合作，那「世界一家」，「天下大同」的理想，實不是一件過高的奢望。這全視各國的政治家是不是有意願求取共存共榮的相處！時代是如此激進，各國正岌岌以求進步，以迎合時代，可是回顧中國的現狀，實在令人焦愁！落後不算，甚且刀槍火拼，連舊有的殘渣也摧毀淨盡。除非我們不想獨立自主，一輩子投靠依賴，否則我們便得趁早停止自相殘殺的行爲！這是千載一時的良機，如果再荒廢下去，不要說抗戰之功毀於一旦，而且難保我們的子孫不世世代代做人奴隸！看美國現狀，實爲中國前途焦急，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多體認今日的時代，和加強本身的責任，拯救中國的國運。

友誼·諒解·合作

國際諒解與合作是和平的基石，而友誼的培育增長是建立這基石的根本。過去兩次的人類大屠殺，未嘗不是各國存着過多的猜疑和缺乏誠意的合作的結果。國與國之間正和人與人之間一樣，有着種種思想上利益上的歧異，然而這歧異未嘗不可以友誼的互信共類來解決。過去我們並沒有（至少做得不聽澈底）向這方面努力，反而不惜以愚民的手段造成敵意，彼此無從諒解合作，再加於政治野心家的煽動玩弄，無端的戰禍便掀然而起，無數的國家精英，有爲的青年都當了無情的犧牲。這種危機和障礙一日不能消除，人民之間友誼互惠的大門是無法敞開的。試想今日人類思想上的差異，種族的偏見，利益的糾紛，不就是這些隔閡造成的嗎？今後如果我們真的要建立一個永恆的世界和平，必須從增進民族間的情誼着手，而達成這目的，我們必須掃清友誼交流的障礙，使彼此不同的思想觀念有接洽交換的機會，由辯難而至於諒解，由相異而趨於一致，乃能產生共信互賴爲整個世界人類的幸福努力！這種工作起碼要實現新聞自由，廢除一切統制思想的檢查制度，使每個國民的意願，每個人的心跡都能向世界無保留地表白申訴。

我到美國之後，特別關注中美間的情誼。大體說來，美國人真正關切中國，還在抗戰發生之後。這次戰爭促成中美親密合作，各種交往的頻繁無異是一種國民外交的深入推廣，人民間的認識和友誼也日益增長友好，這是中美兩國前途最可慶幸的事。這種親善友好的由來，可以說一半是由於政府的鼓勵敦促，一半是人民和平好客的天性。就前者而論，中美由於患難成了知交，完全基於彼此的生存受到同樣的威脅；國防上的安全，經濟利益的保障，都使美國重視中國的存在而求助其強大獨立。後者因美國人民厭惡痛恨戰爭，國內生活的舒適安定，養成他們和我們一樣愛好和平的天性，同時對於東方人的好奇更樂於接近爲友，這是從我們經常接到邀請參加他們的游興集會和誠懇的款待中看出來的。人是感情的動物，除了語言或他種困難之外，每個人都樂於與他人親近，無形中友誼也就從中建立起來。

由於朋友的介紹使我從通信中認識了一位在阿爾巴馬州 (Alabama) 蒙奇馬利城 (Montgomery) 一所中學 (Sidney Lanier High School) 的女教員莫蒂拉女士 (Dalia Motta)，她似乎對中國有着特殊的好感。賽珍珠有關中國的著作，對她影響很大。她說她羨慕中國人富於天倫樂趣的家庭生活，更崇愛中國溫和、寬大、謙讓、忠厚的做人態度。其次由她介紹和我通信的十幾位男女學生中，我發覺他（她）們也有對中國同樣的興趣（也許是受了她的影響），可惜他們對中國的見聞不多。他們提出的問題很廣，有政治、宗教、教育、社會風俗等，我最怕談中國政治問題！因爲這不是對中國問題有較深認識的人所能理解，更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破其中祕奧和根由的。

此外當我們在譽爲美國空軍西點 (West Point of The Air) 的飛行學校——蘭道夫機場 (Randolph Field) 受飛行訓練的時候，全校共有九國青年——中、美、菲律賓、巴西、墨西哥、委內瑞煉、洪都拉斯 (Honduras)、玻利維亞 (Bolivia)、瓜地馬拉 (Guatemala)——生活在一起，受同一的教育。這些中南美的國家，過去在我們腦筋中，不過是地理上的名詞，及至得見其人，才加深了一些印象。他們對中國的認識也一樣膚淺，可是，雖然我們過去的關係不深，但一樣相處得很好，交換彼此的見識，聯絡彼此的情感。由此我覺得國際青年的合作應當更切實展開工作，育

年人的心地是眞純而熱情的，最容易相處相交。青年是國家的基幹，未來的政治主人，他們的瞭解合作。無異是為國際間打下了一個長久和好友善的穩固基礎。我們是同屬於太平洋沿岸的國家，更應緊密地聯繫，促進邦交，這是刻不容緩的工作，中國外交當局應當大大的加強和推進，才能配合未來國際關係的發展！

美國輿論反應

美國對中國的輿論從最初表面的認識，逐漸進於深入的瞭解，不過仍不免有高估和低估中國事實的報導。截至現在為止，美國的輿論不外左右中三派：

先看左派言論。這裏應當聲明，美國共黨不在此例，因為他是國際共產的一份子，他們的言行是受莫斯科指使，無條件支持中共的，所以沒有討論的必要。這裏所提到的左派言論是指同情中共人仕的意見。他們所以同情，並不是共產主義的完美，而是有見國民黨專政的官僚政治腐化，能貪污風行，民不聊生，同時受了中共邊區政績宣傳的影響，認為一個在野黨經過長年的苦鬥，在窮鄉僻壤的邊區，尚能自立得人民之擁護，而且抗戰期間又出了大力，他們要求參政那是當然值得同情支持的。因之，他們附和美國共產黨要求撤退美軍，停止干涉中國內政，聲援中共，迫國民黨讓步，組織聯合政府，以容納共黨。

右派人仕的意見恰巧與此相反，是純粹以美國人的利益立論的。他們以為應當全力支持現有的國民政府，因為他們認為中共的行動并不是純屬參政問題，而是受着蘇聯暗中主使，企圖分裂中國，排斥英美勢力，使中國成爲外蒙第二！如果美國袖手旁觀，無異忍看中國被蘇聯赤化，對於他們本身的利益及安全都有重大威脅。他們絕不願花了許多血本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後，反而拱手將中國讓與蘇聯蘇聯吞獨佔。綜合最頑固的美國孤立派也不能不爲其利益打算的！因爲他們付出的代價着實不小！對於撤兵問題他們另有強硬主張，認爲不但不應該撤，而且應該加強兵力與蘇聯在中國駐軍相等，其目的方面爲中央政府壯膽，一方面監視蘇軍引動，使中共就範，內亂平復。

比較穩當公正的意見要算中派人仕的言論：他們認爲中央政府是各國公認合法的政府，無疑問的必須支持。但并非不止此，因爲無可否認現在的國民政府是一黨專政的政府，必須擴大容納各黨派人士，以建立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使久受壓制遺棄的政黨有參政的機會。這不僅可以澄清中國政治亂源，且可以掃除行政弊端，使中國真正成爲統一獨立的國家。因之，適當的手段是對國共（因爲他們衝突最大，又都擁有強大的武力）雙方

施以壓力，使他們得到一致的協議，建立一個近似英美式的民主政府，這對美蘇關係既不致有重大影響，又可使中國長治久安。對於駐軍問題他們認爲是應中國政府之請，任務完了當然會撤退，在這期間應盡力避免介入國共糾紛，以不干涉中國內政爲原則。

綜上三種意見，自以後者爲合理可行。也許這是代表今日美國對華政策的意見。對於中國的國事，中國人應當比誰都清楚，可是我們却採取了最不智的途徑，而且愈走愈趨極端！這是誰的過失呢？一位美國世界週報的記者在其「中國能够統一嗎？」(Can China Be United?)一文中，若中國下了這樣驚人的結論：「中國的統一將取決於華盛頓、莫斯科、倫敦、或巴黎」(註一)。因爲他已看出中國本身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必須由外力強制解決才能有效。而這種結果是否會比我們能以「相忍爲國」「和衷共濟」的精神自求解決來得合理妥善，這是絕大的疑問！何去何從？是值得中國黨派三思的時候了，我們的政治家是不是也有接納民意和容人的雅量呢？

太平洋與世界和平

自從原子彈發生效驗之後，戰爭對於人類是一種嚴重的威脅，再不能隨意玩火了，因爲這不僅可以傷身，而且可以招致世界的毀滅。同時由於交通工具的日益進展，使世界範圍縮小，各國間的關係日趨密切，因此每個國家益感本身安全的必要，爭取與國，求取保障，已成爲各國一致的外交政策。美洲過去有泛拉丁美洲同盟，以美國爲盟首，確保拉丁美洲各國的安全，排斥外來侵略勢力。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形勢大爲改觀，美國成爲領導世界的首腦，蘇聯取代了軸心國的地位以後，與美國在國際上競爭世界領導權，由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個思想體系的對立，也隨之日益顯露，這種勢力的擴充角逐也充分反映在太平洋上。因爲美蘇在目前看來是太平洋居於同等地位的強國，他們的思想行動自然直接間接影響太平洋沿岸的國家。

美國由於在這次戰爭中犧牲重大，同時深感過去孤立政策之不智，從消極改爲積極的參與國際政治，以求安全的保障，欲藉泛拉丁美洲同盟爲基礎，以民主的政治思想爲號召，以強大的經濟勢力爲後盾，爭取各國之擁護，以鞏固其領導世界的地位。這種行動當然爲蘇聯所不能容忍，因爲基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矛盾，美國勢力的擴大，無異是蘇聯安全圈的縮小，這就是美蘇在每次國際會議上互有齟齬，僵持不下的原因。除會議上的爭執之外，蘇聯也直接採取了行動，以鞏固其衛星國及擴大其安全圈。假如德里斯先生 (John Foster Dulles) 對蘇聯的外交政策分析不錯 (註二)。蘇聯所採擬的蘇維埃式的和平計劃 (Peace Operation)，是一個

復切實的方法，蘇聯為實現其統治世界的理想，企圖劃世界為內中外三個地區：

內區：是指蘇聯本部及現由其佔領統治的領土，這地區為蘇聯的武力所掌握？當然無疑是蘇聯的核心。

中區：是指蘇佔領軍已撤，而此地區的政權仍由蘇聯特務人員和親蘇份子（共產黨）所操縱，而為其附庸之國家。

外區：是指不能直接使用其威力，以造成親蘇政權的其他國家及殖民地，運用間接手段鼓勵殖民地獨立運動，指令該地共產黨分裂內部並攫取政權，以達親蘇為目的。

此外蘇聯並組織世界商務同盟（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作為向各國推進其政治勢力的機構，現有主要組成的團體已分佈了五十餘國。如果蘇聯這些政策不變，則將來美蘇間的衝突將更白熱化，世界領導權究竟誰屬，須視今後美蘇推行的外交政策所能取得各國人民信心多寡而定。美國似乎有信心可以克服蘇聯的抗衡，因為他們深信其民主政治思想，自由人權之保障與人民生活的優裕，要比蘇聯那種無產專政，統制思想，限制人權的蘇維埃制度來得合理而易於為人所接受。

中國目前成為這兩種思想政策爭逐和試驗的場所。照蘇聯的政策，中國應當位於中區與內區之間，可是現在美國在中國所支配的勢力似乎佔了上風，這也就是今日中國問題錯綜紛擾的原因。照理中國應是美蘇思想溝通的橋樑，政策排難折衷的地方。因為我們沒有領土擴張的野心，我們立國的主義——中山先生的思想——又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調和體，與加上愛好和平的天性，睦鄰親善的政策，很可以使兩種思想融匯，運用其爭取均勢的原則，求取與國，樹立自主友好的邦交。事實上中國遭受長期戰爭破壞，正需要借助外力以圖建設，美蘇兩國的協助應視為同等重要，均表歡迎。但是今日中國情形適得其反，中國外交不但未能盡到因勢利導的責任，反而造成美蘇對中國問題加深了裂痕。這固然由於我們本身內部的不能統一團結，國共雙方過分重視了自己的背景，以為這是足恃的靠山，結果乃釀成重大的失策，把自己的人民當了別人的賭具，將我們的土地作了他們的賭場！如果中國真的不甘作賤，必須重新考慮內部的統一團結，互諒互讓，以國家的獨立自主為重。因為照現在的形勢發展下去，任誰都不會有好結果的！今日中國政治是真正走到歧途，我們是忍看自己毀滅呢？還是在兩大勢力競爭的洪流中作一個中流砥柱？同時也是最後一次給我們圖謀復興的機會了，因為一些人已經找到美國統治日本採用換柔政策的根據，那是萬一中國不能自強，為了維持遠東均勢，美國很可以提拔日本，現有的政策就是這種標準。這些見解使過去英日同盟（Anglo-

Japanese Alliance）的陰影重現在我的眼前！太平洋能否太平，將繫於中國問題能否合理解決，因為中國問題的解決就是美蘇衝突的消除。世界和平是不可分的，如果太平洋的太平可以獲致，是證明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還可以共存一悖，而世界和平也纔有實現的一天！

不要再貽禍後代了

運輸艦在平靜的太平洋中緩緩地駛進，和暖的陽光，清新的海風，多日來愁悶的心情大為暢快，船上載着二千多中美從戎的遊子，我們是帶着輕鬆愉快的心情重歸故國，可是這些青年的美國新兵，他們是被遺送到橫濱（Yokohama）去接防的。雖然是同舟，可是因為各人處境不同，也就各有各的心情。一位年輕的小伙子，飽受海病的苦擾，再加上思鄉的憂鬱，哭喪着臉在說：「我不去日本，我要回家！」甚至甲板上的日本掛圖，也有人在「Yokohama」上寫一個大字「Home」！到日本去之如臨地獄，在他是一點也沒有過分的誇張，儘管有人說管制佔領的意義重大，事實上誰無父母兄弟，誰無妻兒子女，何況生活在一個優裕安全國度裏的人民，那一個願意離鄉背井去過那他們認為近乎放逐荒外的生活呢？戰爭給人們帶來的創痛太大了，廿五年間前後發生兩次慘絕人寰的大戰，上次人類付出這麼大的代價，所換來的祇是間歇表面的和平。這次原子彈的發現，似乎是到了人類非謀和平不足於生存的時候，這條血肉頭顱鋪砌成到達和平的道路，如果我們再忍心加於毀棄，我們將愧對人類的先烈，并禍延子孫後代！聯合國組織正在受着嚴重的試驗，世界和平是否可以獲得，須視我們對其所作之努力如何而定。全世界的政治家必須重視戰爭禍害無窮，和平不容收場！精誠合作，克己忍讓，以達成和平一致的協議，為人類謀求永久的安全！我們相信人性是向善的，人類還沒有泯滅理性，特別是在接連兩次慘痛的教訓之後，痛定思痛，體認時代，沒有什麼國際爭端和思想差異不能從諒解合作互信互讓中解決的，問題是在我們有沒有謀求和平的誠意與決心！現在是我們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我們這些遊子為戰爭所驅使，跑過了天涯海角，飽受戰亂的愁苦，帶着無言的創痛為世界前途祝福，但願我們用血肉換來的勝利，能受到人們的珍惜，我們要向全世界呼籲：

「恢復人性，不要再貽禍後代了！」

（註一）原文載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三日美國World Report Weekly.

（註二）參閱「Thoughts on So-let Foreign Policy-And What to do

About It」載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分The Reader's Digest.

南京的新歲

政治氛圍雨雪霏霏

學生遊行未出亂子 慶憲提燈憲警衝突
 黨費停支團費照付 募捐養黨游刃有餘
 馬帥歇爾乘風歸去 京滬道上風塵僕僕
 軍人調動傳說紛紛 對共態度漸趨容忍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三十六年的首都，以兩個不同的遊行來開始。元旦天氣晴朗，國旗飛騰，街上增加了不少「普天同慶」的彩牌樓，只有在各大學中，似乎並不欣賞這三天。假期，偏貼了抗議美軍暴行，要求美軍退出的標語、文告、宣言、標語、漫畫、剪報，幾乎是每五分鐘貼一批，每一小時開一次會。其熱烈遠過於去年對東北問題的形勢。最先發動的是美人創辦的金陵大學

，他們給中大以很大的刺激，因為去年在重慶，一般人已有「聯大出風頭，中大出風尾」的傳說。二日午後，金大劇專等校千餘人遊行入中大操場，高呼「歡迎中大參加」、「歡迎中大參加」等口號，但一部分代表的一理智「而未通過，故只有自由參加。隊伍出校後，有二個抗校旗的學生從後趕上去，被幾個「英雄」扭住痛打，沒收學生證、撕毀校旗，供衆人踐踏

，藝術系系旗也被撕毀踐踏，第二天打入者選公然具名出佈告，要求學校開除被打學生！(另外還有人潛入學生宿舍，檢查抽屜箱籠的故有。)

二日金大和三日中大領導的遊行，在街上沒有出亂子。他們曾在新街口國父銅像前痛哭國家主權的被侵，男同胞的生命，女同胞的貞操無保障。二日晚上是花籃隊，籌備已久的慶祝頑憲提燈遊行，在光線不足的林森路上，穿黑制服的隊伍斷絕交通至二小時以上。但這個慶祝遊行却引起了憲警的衝突，幸而手中拿的是燈而不是槍，總算也沒有出亂子，但這倒可以說明「維持秩序」者的本色。

× × × × ×

夾在遊行示威與馬歇爾返國中而兩大受人注意的平凡事件是參政會議預算。其數字相當於官價美金三十餘萬萬，其中軍費佔百分之四十。這本來是平凡得不足道的，只有一點不平凡是國民黨說不在國庫開支了。但是比全國教育經費還大的幾百萬元青年團團費，却要國庫負擔。這麼一來，平凡處又給變成不平凡了。

黨費不由國庫開支，怎麼辦呢？曰募捐。據說已組成四個募捐總隊，目標為二十萬萬。由最重要的要人分任總隊長，小隊則深入小縣城，給大戶鄉紳一個效忠黨國的機會。關係方面很樂觀，認為即使再加幾倍也無問題。其實有了這些了不起的總隊長，即使不選小縣城「蓬萊生輝」，也應該是慷慨乎游刃有餘的。

× × × × ×

不前不後，正在全國學生要求撤退美軍的遊行達到飽和點時，五星上將馬歇爾於傷風之餘，突然宣佈「吾欲乘風歸去也！」這一去，便在泥的宋子文院長立刻於早一天回南京。馬氏在行前儘管接見國共兩方乃至第三方面的代表，一般的感覺是很自然的，其聯想也必然趨於一致。惟獨對於素不參與和談的實際行政者急於起來要和他商談，大家都會想到錢上去。杜魯門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聲明中允許中國的民主分子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權，不打內戰，聯合政府組成以後，可以給中國大量貸款。如今來幫忙組織聯合政府的媒人要走了，下文怎麼樣。關切這個問題的似乎不止從事於實際政治的人。五萬萬美金貸款雖不夠新預算兩個月開銷，然而到底還是五萬萬美金鈔票！

自從馬帥徂東，雨雪霏霏，見其聲明，嘻笑皆非。中宣部長彭學沛認為馬帥的聲明完全出於對中國友好誠摯之情。這可稱為一馬帥聲明動機論。南京政局對於這個聲明的態度與反應，只有在京滬道上風塵僕僕的張、孫、雷諸氏的動態中可以看出来。中共方面現在仍保持軍事上以勞攻逸，政治上以逸待勞的風度。還有一點，即急於開鑼的政

府改組，也似乎因馬帥之飛而戛然而止了。

× × × × ×

正在此時，國防部又宣佈以後不再發表內戰戰報的消息，以免增加人民痛苦之感。各方傳說，又是白崇禧將調新職主席，陳誠將調東北行營主任，張治中調任國防部長(一說參謀總長，張已否認)等等，而熊式輝也確乎返京述職了。馬帥的聲明中竟毫不客氣地攻擊國民黨中的反動派與軍人，說他們對於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蕩無不加以反對。既然如此，則嚷嚷一年的所謂民主團結，和平統一，豈不是百天做夢？現在馬帥飛了，這個夢曾不曾醒呢？我們應該記得，久別歸來的張治中將軍，正是去年簽訂三民主義協定的代表。而他在「久違」期間，也正在努力於邊疆民族間的民主團結。他對記者談話，更強調新民主政策的效力。關於陳誠將軍可

四縣，爲了恩事寧人及漢華加善的單辭序禮，也就未加開問。他爲了增加資財，對伊克高營種鴉片的漢人徵收鴉片，到十一年這些漢人便先後離開這地。此時漢城一帶的蒙民已有二百五十餘家，壯丁三四百（均受軍事訓練），牛、羊、駝、馬約三萬頭。我政府對他雖其漠視，但外蒙却以爲是心腹之憂，故十二年八月，庫倫派來刺客且吉寧把漢軍加善刺死，十一月又派來蒙兵五百名到漢城，大肆屠殺，焚燒城壘，並擄去蒙民二百餘家，連新編十爾居特蒙民也被擄去，漢城又沉寂下去。

民國十三年春，因不煩外蒙新政壓迫的蒙民六十餘家又逃來此地，十四年伊里克、三星等也率領屬下，三度來山，安屬縣選委三星、爲鄉約，開始收草頭稅（即依據牧民所有的牲畜，值百抽二）；秋，安西縣又委逃回的新疆十爾居特蒙民保

布拉爲團總，前述之伊里克爲團總。此時蒙民又達百餘家了。十七年從新疆領回兩來哈薩克四十餘家，到這地，安西縣令保布拉組織自衛隊訓練，哈克薩克滿已當官，但是甘省軍政當局之却漸漸注意了。省長公署委派布拉爲團總，維持當地治安。二十一年哈密第一次亂後，因爲馬仲英部係由甘省軍入，新編東、警備司令聚海如也委派布拉爲山中稅察，保布拉時成了六百餘家蒙民的首領。這六百餘家除了新疆十爾居特蒙民四十餘家外，多係從外蒙逃來的，其中也有少數從寧夏阿拉善旗移來的。逃來的外蒙牧民對外蒙新政權既極痛恨，因此常常到外蒙境內示威，最後外蒙政府派兵三百，在二十一年秋突來馬山，把當時牧民屠殺了四百餘人，且擄去了若干頭目，哈薩克於事後又乘機來規探，殘餘的蒙民乃紛紛他去，計託利公濱布青道爾吉率屬逃

入甘肅，本來是爲了躲避新政政府的捕押，但是入境之後，有的竟胡搶亂奪，馬山的蒙民不得不逃往他處，到二十九年餘下的已不足百家了。這時正在抗戰時期，政府對西北大後方非常注意，除了二里子河駐有軍隊，保護這個交通路線外，並用盡種種方法撫輯哈民，三十二年，且將此一地區之蒙民併入馬山，限哈民於祁連山，以公路爲界，不許彼此侵犯，可是這樣荒涼廣闊的地方，既不能時時巡防，而蒙哈牧民積仇日深，互相報復，迄無止境，到後來馬山幾乎又成了人煙絕絕的地方。

二十三年安西縣政府委派張玉麟（綏遠商人）爲團總，招撫流亡，且在道裏設稅卡（當時綏新汽車公司汽車經行此地，包稅商民，在此可獲私利），蒙民又漸次歸來，因爲這裏終究是良好的牧地，人口漸漸地增加，到二十四年冬達百餘家。但是從這時起新編哈密阿山等地的哈薩克被新政的政治壓迫，紛紛逃入甘肅，二十五年春阿爾巴依率五六五人，二十六年夏愛力思汗率五九〇人，二十六年秋扎依甫率二五七〇人，二十八年春納爾哈利率七六五五人先後移入甘肅，共二四二七零一六八〇人。這些哈民移入甘肅，本來是爲了

躲避新政政府的捕押，但是入境之後，有的竟胡搶亂奪，馬山的蒙民不得不逃往他處，到二十九年餘下的已不足百家了。這時正在抗戰時期，政府對西北大後方非常注意，除了二里子河駐有軍隊，保護這個交通路線外，並用盡種種方法撫輯哈民，三十二年，且將此一地區之蒙民併入馬山，限哈民於祁連山，以公路爲界，不許彼此侵犯，可是這樣荒涼廣闊的地方，既不能時時巡防，而蒙哈牧民積仇日深，互相報復，迄無止境，到後來馬山幾乎又成了人煙絕絕的地方。

馬山面目

馬山以滾波泉爲中心，南部山前有水井二口，泉水很清，自行湧出，但是山上很少樹木和野草，因爲地在交通要衝，逃民多以其爲根據地。往東北經火燒井子，石板井，蘆草井，達二里子河約六百三十里，（新綏汽車線）；往北經戈壁約二百里即入外蒙境；往西北經金子水越諾明戈壁入哈密沁城；往西南經綠湖、鹽池、五墩明水、酒子泉、達哈密水之喇爾溝，約五百里（新綏汽車線）；往南曲折於峽路中，經野馬蓋、石板墩、達鐵場大泉（仍在峽中），約二百三十餘里，自此折西北越山經長流水上達星星峽（約三百餘里），南下越山經城泉子達安西縣城（約二百餘里）。

五墩明水是馬山山西部的據點，因爲那裏有古時遺留的五個戰壘，且有水井，因而得名。地當甘新兩省交通的要衝，北去百餘里即入外蒙，因爲長年皆風，氣候太寒，沒有牧民在此久住，但是綏新汽車路會由此入新，附近有金礦，山內有野馬、野驢、黃羊等，蒙民常到此處來行獵。從此繞山南去，即到達南酒子泉，正扼山口，有水井，再南

則爲有草的戈壁，往南哈民曾以此爲根據地近據馬山內，越此戈壁下達甘新公路的馬連井子，三十三年冬曾有匪類在此埋炸彈地雷，阻礙中央軍入新（這正當伊變暴發，迪化滿城風雨的時候）。

徵求通信

本刊通訊已改川六號字排。這種辦法實際上就等於增加篇幅。我們希望以後把騰出來的篇幅，或選刊讀者投書，或多登幾篇通訊，因此我們歡迎各地讀者踴躍投稿。通信的水準和風格，請參閱本刊一二三各期的「觀評通信」。如能附寄有關照片，俾得製版連文一併刊載，尤佳。照片製版後即奉還。來稿不用而須退還者，請附貼足退件郵票的信封一個，事後查詢，恕不答覆。一經刊載，每千字致奉薄酬八千元。

拱衛甘寧新的馬鬃山

曾經是新綏交通的要站，蒙民的流亡所，哈薩克在這裏搶掠過，現在却成了拱衛甘、寧、新的重要據點。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蘭州通信)馬鬃山是

天山餘脈，海拔約三千尺，位於甘肅省的西北，寧夏和新疆邊境所組成的三角形的鐵罩裏，環繞它的二千餘里，這座山得名。中古時期，它曾經是人類鬥爭劇烈的場所，西戎、月氏、匈奴、漢、西夏、蒙古等族，人都在這裏流過血，滿清乾隆中葉把官對入安西府，民國以來

處荒蕪，又沒有較大事故發生，遂被人們遺忘了，但是它本身地理關係，西接新疆哈密，足以控制疆

嶺，明水，(二地均為入新綏之要口)；北倚外蒙，戈壁平

闊，沒有什麼障礙，可以上達烏里雅蘇台

；東拱寧夏，越居延(咸寧城)可以到包

頭、綏遠；南部和酒泉、玉門等地大牙交

錯；總起來說是甘、寧、新與外蒙四地

方的中心據點。自從民國二十一年綏新汽

車公司從綏遠城經百靈廟通過二里子河，

在所謂「塞北交通」上勘一條通新綏的捷

路，它漸漸地被交通界注意起來，安西派

在此地的稅卡，工作也似乎較前活躍。抗

戰軍興，它和二里子河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到現在外蒙在事實上已由我國承認其獨

立，它更成了西北國防上的門戶。就土地和氣候上講，它的北部雖均係戈壁流沙，但南部則水澤交錯，沃壤相雜，原野膏腴，沙磧相無，牧畜、農田，兩無不可。高地縱在海拔二〇八〇尺以上，氣候乾燥，還不十分寒冷；乘新綏汽車自海牙拉馬圖以上便空絕禽羽，而到馬鬃山下，却能夠聽到鳥鳴，旅人常得到無限的安慰。

頂蒙古包，光緒廿七年，外蒙喀爾喀、扎薩克圖汗屬加比公旗、加命五旗等處的蒙民三十餘寨，因為避漢商大盛魁的軍備，相率逃來馬鬃山牧居，安西州委尹里克、三星保等為頭目，安置他們在那裏度過安靜的生活。同時又有新疆土爾其特蒙民二十餘寨，因不堪頭目的剝削，也逃牧於明水等地，安西州委巴圖爾圖克圖所為，於民國八年冬率徒七十寨入馬鬃山漢城泉，在漢城泉南小山裏

山地區有牧民之始。到了光緒二十九年，加比公旗曾派人來山召回蒙民十餘寨，伊里克、三星保等均隨着回去，但是他們兩人在宣統元年又領着少數蒙民逃遷。民國七年，甘肅當局禁煙頗嚴，內地土棍三百餘人潛入馬鬃山伊克高營地方，偷種鴉片，人口乃逐漸增加。民國八年加比公旗雖又召去蒙民十餘寨，但是因為這

個地方生活終究自由些，陸續逃來的及漸次繁殖的蒙民打破了馬鬃山一帶的沉寂空氣。

這時外蒙有個青年喇嘛，名淡華如善(管騎白駝，通稱外蒙)，自稱喇嘛而不名，一般蒙民叫他白駝喇嘛，在外蒙公文中稱他為諾顏呼圖克圖)，曾習學俄國，遊歷北平、新疆，精通蒙、藏、漢、俄語文，知識既豐，且有政治野心，因不滿當時外蒙首領布魯丹巴呼圖克圖所為，於民國八年冬率徒七十寨入馬鬃山漢城泉，在漢城泉南小山裏

修築石城，周達里許，城西設營寨操場，山巔修瞭望台，他打算以這裏為根據地和布魯丹巴角個上下那時安西、玉門能

逃民的淵藪

馬鬃山是個荒涼地區，只有對外蒙的商人在這裏常有遊

的外調，也許要迫溯到國民大會中一段插曲。國大會中有兩位軍事巨頭，因職務關係未能出席，他們指定另外兩位軍人為候補代表。這引起了國民黨新派的嚴重反對，認為任一代表如不能出席，應由大會按法定程序之候補代表遞補，不能由代表本人私自指定，這

個反對，無疑的會得到成功，這成功也使革新派抬頭，軍人代表低頭。又在張家口會戰時，陳將軍屢次聲明三個月或五個月可以擊潰共軍主力，也頗使身居調者難乎為情。

但上文所說，都只是一些傳聞之事。雖只是傳聞，而近日熱心和談者已一反對黨派團桌會議，二不痛斥中共之一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一及「解散國大廢止憲法」兩條件為

荒謬絕倫，可見大有容忍謙讓的度量，真誠的誠意。中共最不放心的：交出軍隊，其人員之命運將十分悲慘。而且如果握軍事大權者有個月擊潰其主力的把握，則更不放心。如此不放心，如何談得攏？若國防部長是中共可以放心的人物，則和談自然容易些，也不必堅持什麼條件了。

總之，中國的前途在這幾個月期中將有重要演變，而演變是全國人民所祈禱的。南京的雨雪已沒有了，陽光正期待着農歷的新春。只有在小胡同內，航標的積水依然無人清除，使每一個路人都感到不愉快和不自在。但好在是冬天，大概不致有可怕的散佈菌毒素了。

一月十五日

直接定戶如有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

請註明定單號碼



莎翁戲劇的歷史背景

李慕白

筆者前週接到哈佛莎士比亞研究會
 長漆居里教授(Prof. W. M. Kirchick)
 的來信，囑為該會明年四月二十六日(

註)出版的「莎翁誕辰紀念特刊」寫一
 篇三千字以內的短文，我當時便寫了一
 篇寄去，名為Historical Plays of Shake-
 speare，因為時間匆促，且個人學識有
 限，致內容不十分充實，頗引為憾！本
 文即為該文之述譯。

莎士比亞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學家，古今以
 來，無人能與之媲美；那麼，莎士比亞這一門學
 問，也是世界上最艱深的。多少學者專家，絞盡
 了腦汁，花費了畢生的精力，來從事莎翁的研究
 ，却很少有人得到成功的。有人說莎翁是戲劇家
 ，也有人說他是詩人，我更以為他還是英國數一
 數二的歷史家。去年有幾位西南聯大的教授和我
 談到文學與歷史的關係，他們之中多數主張文學
 應與歷史打成一片。最近英美的史家也多有此種
 主張。我對歷史是門外漢，也覺得這種主張是非
 當合理的，所以我便對那些歷史家——莎士比亞

便是歷史的文學家，他的戲劇也就是歷史的戲劇
 。所謂「文學的歷史」或「歷史的文學」，在莎
 翁的著作裏，早已「打成一片」了。

莎翁的戲劇，大部份都有其歷史的背景。他
 對世界的供獻，不僅是藝術的，至於歷史方面，
 他的偉大的供獻，並不亞於那些杜撰的歷史家。
 說深刻一點，他的以歷史為背景的戲劇，幾乎是
 從真實的歷史中脫化出來的，耗無杜撰；縱使有
 些地方為了編劇的便利與需要而增減了事實的描
 寫，但那並不防礙歷史的主題。

他以編年史為根據所寫的那些歷史劇，如國
 王約翰(King John)，理查第二(Richard II)，
 理查第三(Richard III)，亨利第四(Henry IV)
 (包括一二部)，亨利第五(Henry V)，亨利
 第六(Henry VI)(包括一二三部)，和亨利第
 八(Henry VIII)，這些劇本，不僅具有牠歷
 史的價值，並且是英國最偉大的史詩。其他如提
 達絲與安得羅尼卡(Titus and Andronicus)，羅
 蜜歐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朱理阿西撒
 (Julius Caesar)，國王李爾(Lear)，安東尼

與克里阿巴奇娜(Antony and Cleopatra)等劇，
 也莫不與英國或歐洲的歷史有關。

主張文學與歷史打成一片的學者，他們的理
 由是以陳舊的歷史，本不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即
 使看過歷史的人，也多因為印象不深而容易被人
 遺忘，故應注重文學的描寫，以增加趣味與提高
 描寫歷史的技術。但是莎翁早在三百五十年以前
 便做到了這一點。他之能被稱為偉大的歷史家，
 他的著作以歷史的背景的幾乎佔了一半，這些都
 非偶然之事。並且在他的歷史的戲劇中，他並不
 為時代所限制，也不為國界所左右。他不僅把英
 國過去的歷史提出來作精密的檢討，並且還要揣
 測這個世界的未來。他吸收了古希臘、丹麥、羅
 馬和威尼斯的歷史。

莎翁不僅是歷史家，還是歷史批評家。在他
 的戲劇中，很少主觀的描寫，然而却隨時對歷史
 在欣賞、讚美或諷刺。如當英王詹姆士一世發表
 他鬼學上的理論，要懲戒所有不信妖怪女巫的人
 的時候，莎翁看到了這一點，為了要暴露當時社
 會的黑暗，他便採用了英國過去的歷史作題材。
 他雖然並沒有完全遵照文件紀錄的事實，但即使
 他捏造了許多的虛事，也要較之一般歷史批判與
 考驗所得到的事實為優。況且他所編著的故事，
 並不失「歷史準確化」的要領。因為在全部歷史
 的真實之中，藝術家可以變動個人生活間的瑣碎
 的問題的。所以他的歷史劇，是詩的歷史，而不
 是科學的歷史。並且，莎翁史劇的描寫，因為他
 承受了拉丁文學的精華，如魏吉爾(Virgil)奧
 維特(Ovid)，森利卡(Seneca)等人；在希臘
 文學方面，又受了普魯達奇傳記(Plutarch's

Libro) 和荷馬史詩的影響；在歐洲大陸上，還根據了魏卡西峨 (Beaune) 的小說，孟泰尼 (Montana) 的散文，新西峨 (Crichton) 的海卡唐米希 (Heestermith) 和喬治孟美約 (Jorge de Montanvor) 的紳士 (La Diana)；在英國方面，又如賀林薛，馬羅和古代遺傳的故事與舊劇，對於他的歷史的描寫，都不無影響。所以莎翁的史劇，是集歐洲文藝之精華，來源廣博，內容深奧，自成一家的歷史家。他的史劇的特點很多，他充分地吸收了拉丁、希臘、歐洲大陸和英國近代的與古代的史實和文藝的特點，他的描寫富於同情，力求通俗，蘊藏幽默，記載廣博和了解深刻，都是難能可貴的事。從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極豐富的歷史意義，而不是一種呆板的史料，但是一種通過了藝術的歷史的因素。莎翁歷史劇的偉大，就在這裏。他是以人類的行動作為他的戲本中的事件的本質和法則的，所以許多人都願去讀那些呆板的歷史，而把莎翁的戲劇來代表歷史；多少歷史家，何嘗不是如此。他尤長於自由地把事實移動，如在朱理阿西撤一劇中，把西撤死後安多尼和布魯達斯繼續着的長期的鬥爭縮短了，使得該劇一面是歷史的事實，一面又是經過重新佈置過的藝術作品。

以編年史為根據所寫的戲劇的主題之一，就是人民可以勝敵國王和罷免國王。莎翁認為革除不稱職的國王是應該的。他認為無能的統治者必須傾覆，如在國王約翰一劇之中，即表現得很明白的。這是在莎翁史劇中歷史的批評的特長。如 George Sarah 作者的 A History of Criticism 一書中，所參考莎翁史劇的地方便不在少數。

他的諷刺的筆調十分深刻，如在 Timon of Athens 一劇中，當泰門憎恨着世界，獨居森林之

中挖食草根時却無意掘出一窖黃金，可是他並不高興，他依舊憎恨世界，也討厭黃金，莎翁利用泰門的獨白，充分地表現了十六世紀初期英國人民對王室的態度，並且對黃金也下了這極珍貴的定義：

黃金，呵！你們閃爍的，寶貴的黃金呵；有了你，黑的會變白，醜的會變美。

錯的會變正，賤的會變貴。

老的會變年輕，弱的會變勇敢！

主呵，這是為甚，這是為甚？

黃金，牠還可以命令你身邊的牧師和僕人，去奪取那莽頭所枕着的枕頭。

這黃金的奴隸，會彌縫宗教，破壞宗教；牠，還會向那些奸黨祝禱，他可以叫無賴變為紳士，

把賊盜封官，令他們受人們的拜頌，讓他和元老院的議員同席，

並且還可以使痛哭傷心的寡婦再嫁。

這被咒咒的東西呵，

這為人類共棄的娼婦呵。

他的歌頌與讚美，在亨利第五中，他把亨利描寫成一個大度慷慨的治理者。我們可以在第二幕的會唱中，看出全劇的主旨：

呵，英格蘭——偉大的模範；

你那細小的身體，却有康健的心胸——

你所作所為，都是煥爛與光榮，

你對臣民仁愛，負責，是我們敬愛的英雄。

由此，我們更可看出莎翁是一位理想主義的歷史批評家。亨利第五，便是一個事實上即有，但是理想的國王，一個全民族的國王，代表整個國家利益的國王。

還有，理在第二一劇，也是莎翁根據歷史創作的王室犯罪的戲劇。在英國，當伊利沙白最寵愛的情人愛塞克斯 (Earl of Essex) 起兵反抗伊利沙白的時候，倫敦的戲院都同時上演該劇以為

響應；莎翁史劇感人至深，由此可見。

莎翁還有一個特長，就是慣能用歷史劇來反映當時的思想。他以史實為證，以正義為號召，這便是他能充分利用歷史背景的好例。如朱理阿西撤就是反映伊利沙白統治末期的寫照，西撤想做獨裁者，但他忘了非有貴族的擁護不可，布魯達斯就成了陰謀殺害西撤的貴族領袖。莎士比亞有一個歷史的觀念，這個觀念就是說明互相殘殺的毀滅；像朱理阿西撤一劇中的布魯達斯，後來終免不了犧牲於他自己的過失之中，他不殺西撤是錯，殺了也是錯，布魯達斯所構成的悲劇，十足地代表了西撤時代的「政亂」的緣因。所以我們研究莎士比亞的歷史劇，還不可忽略他的歷史批評的意義，莎翁的史劇不是單純的，不像其他的史劇家一般專以表現歷史的趣味為目的的。

際此紀念莎士比亞三百八十二週年之日，莎翁本人即已成為一位歷史的人物，我特別在這兒提起他戲劇的歷史背景，似乎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罷。

最後，我要把英國人常常以為驕傲的兩句話寫在下面，作為這一篇短文的結束：

「莎士比亞是我們的人，我們研究着他，懷念着他，我們和他同血統，同種族的。」

「繼續上帝的功績最偉大的人，就是莎士比亞，假如在十六世紀沒有他，不知道今日的世界要變成什麼樣子呵。」

(註) 莎士比亞的生辰，並沒有詳細及準確的記載，近來許多研究莎士比亞的人雖然有些「確定」了他的生日，但都缺乏合理的根據，不過他是於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在 Stratford-upon-Avon 鎮受洗的，根據那時瓦爾維克州人的習俗，凡初生嬰兒必須在出生三天以內受洗，因此，哈佛莎士比亞研究會便定每年的四月二十六日為莎翁的生辰，而出特別紀念。

慢就這慢樣 完來脚着就爛株，很秋周顧客村田
走輕，疑邊了。步親在眼青也涼天鬧走更，圍
天遠輕沒了，在。窺忽人招的翠不爽了的路加使，一
弄去推他一他 寬然似呼盪的流，景，寂這凄路來
靜大出，住破 旅得，；，樹。然野。心。孤破，荒
情門來打下 程程疲他遠，村走中已去但衝碎，荒
情，，着來的 快快倦像這受口得的經細他的的
， 慢他門。門 要起的遇的入那快風是看只旅鄉的

回鄉

吳顯齊



尾頁

念城師君門也幅。可黃修志平
家也乙看。逢。一臨比河訂館赴
旬。一感秋多村詩端別。鯉。開民
千。時上讀紅：自夕時，師胡，二
一。里之，白菓一作，縱味莫師訪，十
紅念作煙水朝百詩書譚甚子任胡四
蕩遙。流，醉年；一古美於館汝年
朝村成有無樹成另條今，味長感歲
辭一獨規語，獨一幅，非執，師出
樹則之真到宵夢端臨話他權於約，
，師夢！黃山，則予人處，自河予
青獄言一昏盡千圖。不所初蒐南由
山中項為。掩里言條條產食鎮通北

負生偶記

(五)

人亦年惜知，感為於情能堪學手
，覺，生子弄情官治並越物察，從
道流慾性甚茂；動隨行奮對之，得
思涼慾如深情以；發心於當以塗
官無已斯，操伴惟展理心否近徑
官既過，所，知以感。學理，人，云
，耳，求言斯之伴情重之之有實近
此！縱改誠兩情情過理範實所餘雖
無今使既誰可得願之度智團圍訂所極余
興胡改易正之時知，過，歷正得愛治
歡師結。予。鼓隨有度余用；讓讓
！已更三之！舞時時，風，自內新理
做張十短胡糊檢可瘋主仍慮省心學
古，之。師神查成流知不世及理入

矣憂書書
。心門一
。喻北
。誠恐四兵
。兵旬待發
。不身大
。旋幽青
。而圍山
。起。掩

分在着，保，來母他就門鄉， 站來的着乎同傷，已日來飛一
鮮綠母回電再。安在，時當着的望的格的，裏經影就着軍
明色親過。三。一勝慰那一，他母，小着母外是撲而撲散，雞
的的頭他叮母利母株直母離親眼皮他親愛壁素的糊。天官賊在開跑離
此陰白來走寧親了親大送親開：睛箱，這靈靈而靈。照了着在
後影彩，了他忍，說榕到曾淪：潤，他像。的整設走個。四壁。，啄
，還中自着我：樹村送陪七濼茫提，中聲濼依入個，上西看燦
他，閃望里已眼就一下外他的年了然着沉堂音；然客墨，斜見飯
就十燥得路要淚回阿，；出家前的。的帶歌掛似不如顯子那的人，

來了世，二就發 務房 邊懷憶 了次結 告望 收去 裏務，東
的一比兄聽裏 異裏 飛想中 了： 放訴 他到 年的 員 喻 離
！一母學從一見摸他的出一遊像，他： 亂 婚； 豈能 阿戰 消； 過 四
！親親一前！背手征問來找。中如沈 流，他年得兒事息時大泊
她嫂。動高一後怕怔他一庭 的入石 行母才來同一姑也長學
接，了看有，的。個人 時像悲 的親他的家封來東斷日，上
過二 很牛是人同伸 少一 光吃哀 時也道艱，信，絕久當過火
小兒 像個孩喊時手 婦？ 從立 的 死一兄和且希才。家公練
皮回 去頭于，去， 廂 身，回

收得疾時兄，問總，去要兇獸人俺對在 樂使的歡響， 上箱
縮鼻子夾斷挨雜賣唉，米極了欺像他天。人光笑了滿叫，
這着酸低着斷延貨掉唉，惡，侮無說井晚 記，。額阿大催
一。着嘆續過舖了！是勒，鄉。脚：裏飯 起，還只是兄兒
夜，心頭息續日，俺粗來又保日盤一閑後 了在有流有繼顯來從
， 臟，。的： 顯單 幾機來要長本一這談， 從一露見紋然。阿
！冰他阿說： 雞刺說碎，錢更鬼樣幾。一 前瞬着面，老
， 冷也嫂，一趁那田出勒，是不，年回家 的問青時腰了
的 的覺和不阿苦一盤油索又窮必由，兄人 快，春的也些

也墟洋還異顯却可，長回沒想 書門沒來，滯口了請却 多督官當的死時 且是到含他事就發面者初
有，樓不繼。是是都的來有到，了有西孤茫懸，人始 困，過差了代。 沒是一大糊也，問財總是還
乞有，是有今這和！呢呢？有覽，。不茫承不介終不大；有漢加，的他有被個家的每每在回是族有住× 的就
憐荒也同什天樣一生地？做早時忙就他連着；是招找過阿七的好游有也同人這窮探回是月外來邊人親了 暗和無
的淫有樣麼的的切命，誰，知餒料在漸樹可像結吧不！年也，擊的學曾再敢公聽答議收邊吶說來成半× 灣
眼淚有分家生對一說何道，理家漸枝以落眉，到他 的和有隊失們找七回務出幾處入做！邊看，個
淚笑樣耀別鄉疏於關草道必這他家裏的草飄水都就別職 變他的，蹤，過門家員他句一多過一笑他朋，月×
：聲的煙呢，、自聯一之是意莫不事着少櫻浮的是是人業這 化一做有，有中了的。不番少什接：，友，
：：，的？和隔已，木生急也免。看出也的人滲滿聽。裏 是樣了的有的學。而過等，？麼着—見或起

失妹 妹此住提在 離多
去子 子失了心抽 開
了忽臨。業，吊壯聽了終
初然走 拖，近 他
見神的前 果也不弄日各
時的雅 娘能再人鄉
天體天 實， 和長安人又
， 須

這論 刻，生 春歡 的；我兒，神牛的，想沒此這的 人 窮的，
在是 觀喂得 聯迎 鬥比與孫繼混載蘇休那奈，是門 和 一
智神中靈！人一，不，紙足，下。的素妻前何也你兒一窮神已放年直窮
俗是國致你七爆貼據管不錄下你了難命，的單，該的準窮留成。不流神
人八一門四神你燒何樣神說？只買人氣處門不，爾有倚 古一到最難
家個擊上川是宴金親不陣，可有臣也吞去，去窮係一 來，；在應付
保。云某否舊銀？敢，你恨他，受聲行居，神，篤 文，大俗的
佑 送： 名能迎，今去把奉我前住貧，行住偏，說幽 文，大俗的
士夠新把已近我玉終牛破，背。不把我恨我的 窮窮，多窮是：慮
我 出 五英窮 在送。香一？困帝身裁窮你地現動我與很的 窮窮，多窮是：慮
福香鬼 且， 那但 我，與不，丁際藥乞，衣你運何：神 窮窮，多窮是：慮
， 鄰運 的，對 一，迎這 真來熱 可財兒 窮窮，多窮是：慮
， 鄰運 的，對 一，迎這 真來熱 可財兒 窮窮，多窮是：慮
， 鄰運 的，對 一，迎這 真來熱 可財兒 窮窮，多窮是：慮

送窮

吳岳

一得的於走 和白很是的笑
片給親得但 帳恰安不多容
慮己已開己。留，的，
和同和，的終 一下家苦等
和別時難放 於一阿痛難
！留終自！走 空次！別
下於已終 慮，他，

及時行樂 旅行最宜

因時代之進展，吾人之責任加重，故吾人對於身體健康，應加意愛惜。欲增進健康，當從事正當之娛樂，苟能利用大好時光，結伴旅行，探幽尋勝，既廣眼界，復暢胸襟，實有無窮樂趣。我兩路沿線，極多名勝古蹟，足供中外人士之遊覽。茲摘錄重要者列後，以供參攷。

南	京	中山陵	明孝陵	燕子磯	玄武湖	秦淮河
		夫子廟	雨花台	靈谷寺		
棲	霞	紗帽峯	天開巖	白鹿泉		
鎮	江	金焦北固諸山	竹林鶴林招隱諸寺			
無	錫	梅園	小箕山	蠡園	鼇頭渚	惠山 錫山
蘇	州	虎丘	留園	天平山	靈巖山	
松	江	佘山				
嘉	興	南湖	煙雨樓			
杭	州	西湖	靈隱	天竺	虎跑	淨慈寺 雲棲
		九溪十八澗	紫雲洞	六和塔		

欲知詳細請向下列各問訊處或營業所詢問

	上海電話：4 2 4 3 3 號		上海電話：4 5 5 2 1 號
問訊處	南京電話：3 2 1 2 5 號	營業所	南京電話：2 1 2 8 0 號
	杭州電話：2 7 1 6 號		杭州電話：1 4 3 9 號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運務處啓

觀察

·元百八第份第·

日一月二年六十三

·版出六期星週·

期三廿第



卷一第

專論
論官吏的民權

從國際法立場論美軍暴

行之性質及外國軍隊

之刑事管轄權問題

戰爭與和平

巴黎通信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 本刊特約駐歐記者

特稿連載

經濟之改造(四·完)

胡先驕

劉文輝與西康煙匪之亂

(康定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海南島的風·匪·人

(海南島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南疆記行

陳力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談玄詩

張道真

樓邦彥

周子亞

王慶源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芸生 王仲元 任鴻鈞 伍啓元 沈有乾 呂世昌 李純青 吳澤霖 李廣田 吳澤霖 李廣田 沙學浚 周子亞 宗白華 柳無忌 徐寅初 孫克寬 馬寅初 許君遠 許德珩 高覺敷 陳衡哲 陳友松 陳維稜 夏炎秋 曹汝霖 張實長 張印堂 張東蓀 張德昌 張移今 黃正銘 郭有守 胡先驕 馮友蘭 馮希孟 傅斯年 費孝通 楊人楩 楊西樵 曾昭掄 趙家驊 趙海宗 葉超 雷海宗 劉大杰 潘光旦 錢端升 蔡維藩 錢濟康 錢能欣 錢文書 鮑覺川 戴文書 顧翊軍 蕭乾

尾頁
哈密的瓜·告有志赴新疆者·
關於校對·來函照登·

·撰稿人·

本社徵聘

編輯
或
助理編輯

一名啓事

應徵條件：

- 一、從未加入任何黨派者。（任職後，如發現有黨派關係，立即停職。）
- 二、贊同本刊之立場及風度，對於此種出版事業具有由衷的信念，非純因生活問題而尋覓工作者。
- 三、能協助一般編輯設計（能設計裝訂者尤佳），具有成熟的寫作或繙譯能力者。
- 四、謹慎認真，並具有有效率的治事能力者。

應繳各件：

- 一、自我介紹書。1. 籍貫，2. 年齡，3. 學歷（何系），4. 經歷，5. 家庭經濟狀況及教育環境，6. 有未結婚，7. 自己的長處和短處，8. 應徵編輯或應徵助理編輯？9. 希望待遇，（本社不供膳宿，但社中僱有廚司，可以在社進膳。）10. 前途理想。

二、曾經發表之論文或繙譯二篇至四篇。

三、改進本刊計劃書。

四、最近四寸全身照片一張。

五、回件郵資二千元（郵票通用）。

應徵于二月十二日截止。有聘請可能者，當分別函約面談。不合者于二月十六日將原件寄還。

本社答復：

附註：
本刊用稿公開，本社用人亦公開。應徵者務請勿附介紹信。凡附介紹信者，一律原件退還，不加審查。應徵各件請掛號寄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本社編輯部。

觀察週刊社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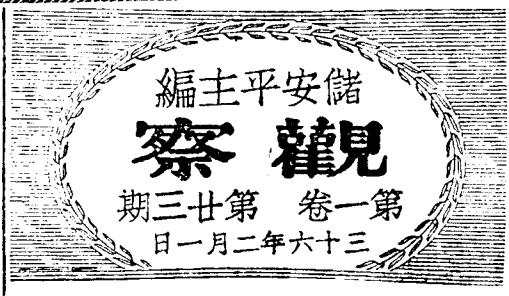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

電話：每册八百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盡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如有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



本期作者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周子亞：廈門大學教授
 王辰源：
 胡先驥：前中正大學校長
 張道真：婦女月刊編輯

論官吏的民權

樓邦彥

根據報紙上的記載，國民大會在通過「中華民國憲法」的過程中，對於官吏能否當選國民大會代表的一個問題，曾引起相當激烈的辯論，下面是大公報關於此事的一段記載：

「副主席以胡適等八百餘人之第二十八條覆議案提出，尙未討論，即已噓聲四起，繼之以鼓噪叫喊，議場有如鬧市。主席即請陳啓天胡庶華先後對覆議案提出說明，均稱二十八條上定「現任官吏不得當選國民大會代表」極為不妥，不應剝奪官吏之被選舉權。任卓宣發言反對修正……謂國大代表主要職權為選舉及罷免總統副總統，總統為全國官吏之長官，下屬何能選舉或罷免自己的長官？並稱如官吏得當選為國大代表，可不必稱為國民大會，稱為官吏大會好了。語極動聽，一陣陣鼓掌叫好之聲隨之……主席提付表決結果，多數通過「現任官吏不得當選國民大會代表」一款修正為「現任官吏不得於任所在之選舉區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

蔣主席於一天諄諄告誡國大國民黨代表的時候，亦有「現任官吏不得兼任國大代表，則官吏本身之民權即被剝奪」之語；於是修正的覆議案便在國民大會中相當順利地通過了。

官吏自有政務官與事務官之分，依據此次通過的「憲法」的條文，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顯然在政務官之列，其他的普通所謂公務員（即英文所稱 *Permanent civil servants*）皆在事務官之列。兩者所引起的問題各有不同，本文擬就原則來討論官吏的民權問題，所指官吏當以事務官為限，因為即以國大代表來說，政務官之能否當選國大代表與事務官之能否當選國大代表顯然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所謂官吏的民權問題，不應僅指公務員能否享有被選舉權的問題，而應廣義地指公務員能否享有完全的公民權利問題。當一個人民，依法取得了公務員地位的時候，他是否尚能與其他普通人民一樣享有完全的公民權利呢？這是在理論上很可以爭執的一個問題，各國的具體法制對於這個問題也有不同的規定。問題的癥結可以從兩方面來看：第一，公務員倘能像普通人民一樣享有完全的公民權利，則在公務的立場，有無不便利之處？第二，公務員倘不能像普通人民一樣享有完全的公民權利，則在公務員個人的立場，有無不公平之處？問題的內容可以分三方面來說：第一，公務員能不能有政治活動？這就是公務員的中立問題。第二，公務員能不能享有結社權利？這就是公務員的結社問題。第三，公務員能不能聯合辭職？這就是公務員的罷工問題。由於官吏之兼任國民大會代表僅引起了第一個問題，我們的討論也便集中於此點，關於其餘兩個問題，當另為文加以論述。

民主政治必假定政黨政治，而在政黨政治之下，政府權力的取得、維持、與更換，必基於和平的政爭，而取決於人民的意思。由在政府權力的可能更換，便產生了一個極其困難而同時又亟須解決的問題，問題的中心便是公務

員應如何能忠實地侍奉不同的主人。政府的更換使得政策也隨之變動，在這種可能的情形之下，倘使公務員不能中立，不能無所偏倚，則一方面公務員本身的服务精神將會受到影響，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也便難以付諸實施。我們認為在不根本推翻政治現狀的假定之下（政黨政治便是承認這個假定），公務員之應嚴守中立原是不成爲問題，公務員的中立應該是政府對於公務員的要求，也當然是人民對於公務員的希望。

如何使公務員維持中立，有治標與治本兩種方法：治標的方法便是對於公務員的某幾種公民權利加以某一種程度的限制；治本的方法便是以政府的對公務員中立來換取公務員的對政府中立。這兩種方法雖然有治標與治本之分，可是兩者是互爲因果的，任何的一種方法解決不了公務員的中立問題。

在某一個意義上，限制公務員對於某幾種公民權利的行使，似乎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但是問題是我們願意犧牲民主政治呢，還是願意不過於計較公務員某幾種公民權利的限制？如果我們能證實爲實現民主政治，便不能不要求公務員犧牲對於某幾種公民權利的行使，或者能證實爲顧全公務員的公民權利的完整，便不能不使令民主政治有相當殘缺，那麼我們的答案是非常肯定的：我們不願意犧牲民主政治，爲促使民主政治真正發生作用，我們希望公務員務須中立，希望他們忠實地站在公務員的崗位，犧牲對於某幾種公民權利的行使。

公務員所應犧牲的幾種公民權利，都是屬於政治活動的範圍，換言之，既做了公務員，便不能再參加積極的政治活動，否則公務員的中立地位也就無法維持了。政治活動中之最積極者莫過於民選議員或其他民選公職的競選，一般的民主國家除掉規定公務員不能兼任民選議員或其他民選公職外，又對於參加競選加以相當或絕對的限制。例如英國自從一八八四年以來，公務員不論以何種方式參加國會議員的競選時，必須辭去其公務員的職務，但參加地方議會議員的競選時，則並無此種限制。又如在美國，公務員一律不准以公務員的身分，參加國會議員、邦議會議員、地方議會議員、或其他民選公職的競選，其所定的限制似乎比英國更要嚴格。再如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關於公務員參加競選一點，法律雖並不加以一般的限制，可是在不同的時候，政府總是以命令加以不同程度的限制，至於公

務員不能兼任國會議員一層，則爲憲法典所明白規定。可見一般民主國家大多認爲在民主政治的假定之下，公務員地位與完全的公民地位是兩相衝突的，要顧全一方面，必須犧牲另一方面。我們的「憲法」雖然規定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却允許現任官吏得於其任所在地以外的選舉區當選爲國民大會代表；其實立法院與國民大會同樣都是政治性質的機構，不准公務員兼任立法委員的理由，同樣也應該是不准公務員兼任國民大會代表的理由，至於集會次數的多少，集會時間的長短，以及權限的不同，都不過是無關緊要的因素而已。我們不但認爲公務員兼任國民大會代表或其他民選公職有違民主政治的精神，即不允許他們兼任而准他們以公務員的身分參加競選，也會動搖民主的基礎的。

然而公務員的積極政治活動，固不僅限於參加民選公職的競選而已。我們覺得爲維持公務員的中立地位，他們雖能消極地行使選舉權，但絕不能公開地積極地以任何方式表示政治的主張，攻擊政府的政策，反對或擁護某一個候選人或某一個黨派。諸凡類似此種的政治活動，英美等國家的公務員都是不准做的，譬如依據美國的法令，公務員一律不准參加積極的政治活動（Active part in political management or in political campaigns），而所謂積極的政治活動，凡各級議會議員或其他民選公職的競選，政治性的委員會的參加，政治集會的籌備、主持、或參加，選舉官的充任，競選運動各種工作的參加，政治刊物的編輯、主持、或投稿……等活動皆屬之，這實是範圍很廣的一種限制。

民主政治是要有代價的，限制公務員對於某幾種公民權利的行使，不過是我們所付的一種代價而已。政府若以民意爲依歸，政府權力自然常會更換，而我們對於公務員的要求也愈大，我們要求他們在受不同主人的指揮之下，在不同的時候忠實地執行傾向或性質完全不同的政策，做到人民與政府兩方都信任他們中立的地步，那麼民主政治雖則有流弊，其流弊也就難以發生。何況我們所要求的僅爲公務員不以公務員的身分來參加積極的政治活動，而非永久剝奪他們爲人的權利，當他們一旦覺得爲要充任公務員而犧牲一部份的公民權利是一件不值得做的事情的時候，他儘可以捨此而就彼，放棄公務員的地位，而去做一個積極的公民。

單是限制公務員對於某幾種公民權利的行使，例如國家以法令禁止公

務員做某種某種行為，至多祇能做到極其表面的結果；要真正的使令公務員相當無偏見地侍奉不同的政府，必須不同的政府對於他們也是不存任何偏見。政府若能不把行政染上了政治的顏色，公務員便會相信政府不思想以政治因素來影響它與公務員之間的關係，那麼他們很自然地不致以公務員的身分去參加積極的政治活動了。所以政府要是能以中立的態度對待公務員，公務員才能維持中立，這恐怕是公務員中立問題的癥結所在。中立的公務員絕不過問政府所採取的政策怎麼樣，他們必忠實地加以執行，並且同時不積極地公開擁護或攻擊政府。不攻擊政府是公務員自己就能做到的，而不積極地公開擁護政府這一點，則有賴政府對公務員的中立態度。此所以獨裁國家是不發生公務員中立問題的，因為獨裁國家根本不要求公務員中立，它要公務員積極地擁護政府，於是政治與行政便打成一片了。

民主政治既以政黨政治為基礎，在行政部門內自應有一部分中立的公務員，不顧政府的更換，始終忠實地把不同政府的政策執行出來。人類的缺陷是他們不能超越個人的主觀成見去判斷事物，所以我們要求公務員中

立，並不是要求他們放棄為人的權利，也不是強求他們做一件反乎人性的事情，而是限制他們不去積極參加政治，庶幾政府與人民都不致懷疑他們具有積極的政治主張。所以公務員絕對不應兼任民選的公職，也不能以公務員的身分參加競選，或積極地公開擁護或反對政府的政策，在這個範圍以內，他們才能消極地去行使選舉權。現任官吏（政務官另當別論）不得兼任國民大會代表，誠如蔣主席所願慮的，則官吏本身之民權即被剝奪，其實這種顧慮是多餘的，因為剝奪官吏一部份的民權，不但為發揚民主精神所必要，且在理論上也是可以自圓其說的。我們爭自由爭權利，自不能違背我們爭自由爭權利的目的，我們爭自由爭權利是為民主政治，我們主張限制官吏對於某種種公民權利的行使也是為了民主政治。

根據中央社關於國民大會三讀通過「憲法」的報道，當主席讀至規定現任官吏得當選為國大代表的第二十八條時，「素以在全場專事叫囂之倪弼代表等大呼亂喊不通過，並高呼打倒官僚主義，全場譁然。」我們固然反對「在全場專事叫囂」，但是對於正義的呼喊却表示衷心的同情。

從國際法立場論美軍暴行之性質及外國軍隊之刑事

管轄問題

周子亞

一年以來，在華美軍暴行時起，輿情責難。最近北平美兵強姦北大女學生，舉國公憤。茲從國際法立場一論此事。

這類暴行的性質，究竟是屬於國際法上的那一種行為？第一，牠不是侵權行為（International Delinquency）。侵權行為是國家行為，指兩種行為而言：一為元首及政府任何一部負責人就其公職所作之行為；二為在政

府指揮及授意之下的官吏及其他私人之行為。凡上述人員於公職外所作之私人行為則不構成國際侵權行為，國家只負代理責任（Vicarious Responsibility）；其次，這類行為也不是不禮貌（Discourteous）或不友好（Unfriendly）的行為。不禮貌不友好行為也是一國對別國做的，如苛待僑民限制移居等；個人對外所作的行為根本不能與此比擬。上述暴行實為「國際罪行」

(International Crimes) 或稱之爲「違反國際法之罪行」(Crimes against the law of Nations)。國際法雖爲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法律，但禁止私人爲非人道反文明之罪行，如海盜、販賣奴隸、販賣毒物及強姦婦女等，國際法授權於各國任意拿捕此種罪犯加以懲罰，而各國亦有義務阻止其人民爲此類罪行。

此類罪行既爲一種國際罪行，則此類之本身仍屬一種私人行為，而非直接與國家有關者；國家至多祇負代理責任。就法理上言之，此種罪行，既發生於中國領土之上，中國政府對於此類罪行，自有絕對管轄之權，外人犯罪應受中國法庭按照中國刑法審判治罪。但於此又發生一個問題，即該犯罪者爲美國士兵，爲駐華美軍之份子，而美軍駐華，照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之中美政府換文，駐華美軍在駐留期間，享有刑事管轄權之豁免優待，即國際法上所謂之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ity)之一種。不受中國刑事管轄權(Crimes Jurisdiction)之支配。

但此種刑事管轄權之豁免，亦有其一定之限度。自理論上言，外國軍隊或外國軍艦係以其整體之資格而享受此項特權，份子必須以有「公務」身份(Service Commode)，離隊外出時始可享受，若以私人資格在外有所作爲，致觸犯當地法律，或作違反國際法之罪行，則駐在國地方當局，可對其行使逮捕審判權，一如對普通之外人然。

一九二八年國際法學會開會於瑞典京城斯篤克呼倫(Stockholm)，對此問題有所解決，決議案第二十條對駐留一國港口之外國軍艦上之水手，所享受之刑事管轄權分作四點處置：(一)如船上水手離船登陸，觸犯當地法律，則地方當局可加以逮捕，而按地方法律治罪，惟須將逮捕事實，通知艦長，艦長不能過問；(二)如作此類侵權或犯罪者，未被捕而回艦隊，地方當局不能追捕，祇能要求艦長照艦上法律加以審判，並供給所獲犯罪證據；(三)如船上水手因公職離艦登陸，或單獨的，或集體的，在當地犯罪，地方當局可搜集證據交其艦長。此條所規定各點亦可同樣適用於陸上，惟照一般學者之意見，則駐在外國之一國軍艦，視作該國領土「之漂流部份」(The floating portions of the flagstate)，艦上之欄杆可視爲兩國之境界(The frontie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故可在其上行使法權，與駐在外國之一國陸軍軍營顯有分別，即前者載一國之領土

法權或領土地位(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or Territorial Status)以俱來，而後者僅能享受治外法權而已。學者哈爾(Hall)對艦隊之水手享受治外法權(彼意此亦顯然可適用於離隊伍之士兵)有所說明：「軍艦在外國領水之各項豁免，係以一完整工具之方式爲彼所有，其整體包括船隻與水手，在某種特定之目的下爲國家所使用，其組成之份子不能在此目的下作單獨分離之行動，若然則彼等不能享受地方管轄權之豁免」。

今試進而以各國實例作爲對照，一述此項豁免之一般情勢。各國都以國際協定及國內法兩種方式規定友軍享受刑事管轄權豁免之限度。此項實例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因各國須合力擊敗軸心，友軍入境勢所必然。對此項豁免，各國處置迥異，大致可以分爲兩類，一類給予友軍以此項豁免甚大者，一類則給予之範圍甚小者，茲分述於後，以作參考：

(一)英國——英國可分爲本土及殖民地兩面觀察。就英倫三島本部而言，則有一九四二年之「訪問軍」法案(Visiting forces act)。根據該法案，英國予訪問之美軍以極寬大之刑事管轄權之豁免，除非美軍士兵所犯之罪係遭大眾注意而純屬私人罪行者，則少受審於英國刑庭；四年中，僅有一例可以說明後一種情形，即有美兵名海爾頓(Hulton)者與一英國婦女名約翰(Jones)者共謀殺死一馬車夫，此案係由英國刑庭審判治罪，此外則無所見。美對其他訪問軍，則有其他兩個法案，一爲一九三三年之「大不列顛自治領訪問軍」法案(Visiting forces[British Commonwealth] act 1933)及一九四〇年之「同盟軍」案(Allied forces act)英內閣同時又先後頒布命令數次，以助成此法案之推行。關於後者，英國法庭之共同管轄權顯然存在，對於若干特殊案件，更進一步禁阻訪問軍行使軍法審判權，故英國除對美軍特別看待外，予其他友軍之是項豁免可謂幾等於零。歐根歇威白博士(Dr. Egon Schwelb)曾謂：「此事實少前例，友軍之地位，在若干方面，實不能謂源於國際法上治外法權之規則，即使不贊成過大治外法權之學者所承認之有限制的範圍亦不能作爲其淵源。」(歐氏所指該項學者有勞倫斯(Lawrence)及奧本海曼(Openheim)二人，奧氏於論外國軍隊治外法權時，曾將其範圍限定甚狹，彼謂「……此項規則僅適於犯罪在軍營所在地，或犯罪人正在行公務之時，至於離軍營之士兵尋求個人快樂時並不適用，地方當局對後一種情形無疑的可加以處罰。」

(This rule, however applies only in case the crimes is committed either within the place where the forces is stationed, or in some place where the criminal was on duty; it does not apply, for example, soldiers belonging to a foreign garrison of a fortress leave the rayon of the fortress, not on duty, but for recreation and pleasure, and then and there, commit a crime. The local authorities are in that case competent to punish them.) 英國此種態度，誠足令人失望，蓋英國素以外交先進之國自居，而對友軍有此種不公平之待遇，洵非有禮。

一九四二年「美國訪問軍」案第三節規定英王可以命令發布該案對英國皇家屬地保護地及委任地帶之有效，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發布是項命令，除「租與美國之土地」外，前案適用於全部殖民地（對該項租借地，兩國另於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訂有「租借地協定」(Base lease agreement) 租地有 Barbados, St Lucia and Trinidad 三處，前一處美軍享有全部刑事管轄權之豁免，而後兩處則受有一種限制。)

(二) 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與加拿大——上述諸地當受英皇命令之約束，適用訪問軍法案，自屬無疑。但辦法與限度各不相似，澳高法院保留對訪問友軍民事訴訟之管轄權，刑事豁免全部讓與，但美軍中之澳籍士兵，則不能享受。新西蘭政府以一九四三年四月七日之命令，給予美軍全部刑事管轄權之豁免。但規定有美軍長官之要求，地方當局得捕獲罪犯，並有派員出庭作證，及拘留罪犯之權。印度與美國另有專約，該約係以換文方式訂立，換文始自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成於十月十六日，採取英國本土原則，予美軍以刑事管轄權之全部豁免。繼此，印政府曾有兩次法令，一次為一九四二年之「同盟軍」法令 (Allied Forces Ordinance act) 適用於全部盟軍，但保留地方法院之會審權，特對於若干案件保留獨審之權；另一次則為一九四二年「友軍」法，專適用於美軍。加拿大於美軍參戰前，即公布法令，規定在加友軍之地位，該案規定較為詳細具體，友軍可在加設立軍事法庭，但其管轄權僅限於處置其軍紀及內部行政，如殺人案，謀殺案及強姦案，則不包括在內，對後諸種案件，地方法院有會同管轄權 (Concurrent Jurisdiction)，此項命令之效力及於各國友軍，如比利時、捷克、荷蘭、挪威、波蘭及南斯拉夫，美軍亦同樣適用，美加兩國毗連

，不但戰時關係密切，即平時亦有交往，阿拉斯加公路之建立，即屬顯例，但加政府始終未越雷池一步，放棄本國法權。關於此點，加法界爭論甚烈，有謂應放棄者，有謂不應放棄者，前者以 Kerwin Tachereau 法官為代表，後者以 Duff 院長及 Hutson 法官為代表。前者集英國處置 Chung Chi Cheng V. The King 一案為例，聲明對友軍殺人案即在本國領土法權管轄範圍內亦不應干與，該案乃說明英國讓與中國一優先權，審判停泊於英國領海香港海面附近之中國軍艦上一名 Chung Chi Cheng 者之殺人案，Tachereau 法官謂：「同一性質之船上法例，豈不能援引之於陸上乎？」Rand 法官探折衷意見，主張美軍在軍營及船上所犯之罪，可享受刑事管轄權之豁免，但損及加人及其財產者作為例外，堪稱允當。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加總督發布命令，偏向第三種意見，大意謂加拿大地方當局逮捕此種友軍士兵，即當以此項逮捕事實通知其所屬長官，如駐加京之美陸軍或海軍武官要求予以提交，則當提交之，聽由美軍自加審判，同時在美軍事法庭上，加證人應出席作證。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加政府又另發布一令，規定友軍士兵 (原文為 Members of an associated force 譯為「協同作戰國軍隊份子」) 在加軍中服務期內應受加軍事法庭之審判，但協同作戰友軍得派員參加會審。此種混合法庭，實屬戰時創例。

(三) 美國——美國在此方面並無與他國訂立條約，亦無單行法規，國會僅於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通過一議案，曰：「協助駐美友軍行使法庭管轄權法案」(Act to implement the jurisdiction of service courts of friendly force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故自原則上言，美國會並不甚顯明的承認駐美友軍得享受刑事管轄權，該案第一款對法案名稱有所解析；第二條規定授美國民事軍事及海軍機關各主管以於獲得友軍長官之要求時有權拘捕友軍任何份子，並將其交與對方審判；第三條規定美人出席外國軍事法庭作證；第四條規定出席證人之有特權與豁免，應與美軍事法庭之給與外人者相同；第五條規定罪犯為外國軍事法庭定罪後，應禁錮於美國之悔過所或拘留所；第六條規定乃說明該案之生效必須有美總統之聲明或裁定。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美總統曾有聲明裁定該案對英國及加拿大駐軍適用，美陸軍部曾將此事公告全體美軍。由上以論，美國予友軍以刑事管轄權豁免之狹窄，幾等於零。

(四)埃及、巴西及中國——埃及於一九三六年時曾與英國訂立條約，給與駐埃英軍以全部之刑事管轄權之豁免及一部份之民事管轄之豁免，一九四三年三月二日又與美國訂立類似之條約，惟前項豁免之存在，大都限於有「公務」之時，在埃及與美訂約不久以前，曾有一希臘水手名 Triandafion 者，在埃及犯罪，埃及當地政府曾據此交亞歷山大城之反省法院 (Correctional Court) 治罪。巴西與他國並未締結與本問題有關之協定，但巴西最高法院對此問題，有甚圓滿及利於外國之解釋，有一美水手名「基爾白」(Gibert)，者奉命放哨於巴西某一港口，該水手所屬之軍艦，係得巴西政府之同意進入該港口而暫時佔駐者，一巴西人欲通過該處，美水手舉槍示威，巴西人不退，硬欲通過，美水手不得意而鳴槍，致擊死該巴西人，巴西最高法院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令下級法院，認為根據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美洲各國在哈伐那 (Havana) 所締結之國際公約，巴西法院對此類案件不必過問，美艦既得巴西政府之同意駛入巴西港灣並暫佔其地，自有權管轄其行使職務之下屬故，巴西政府給予友軍以是項刑事管轄權之豁免可謂最大。

最後一述中國，對此事之處置。前曾提及中美兩方以換文方式，規定駐華美軍人員得享受中國刑事管轄權之豁免惟美政府曾有聲明是項豁免對某種案件可以放棄，但未指案件為何，又謂「美方願意並當能審治是項罪犯」，「審判必公開舉行，並於離出事地不遠之處」。「中美兩方對案情之調查及證據之搜集可以合作」，同時美方又表示願以同樣優惠給予中國駐美軍事人員。繼此，中國國民政府於同年十月一日曾以府令頒布處理在華

此次大戰之後，人類嘗試了空前的苦果，因而均在咒咒戰爭，但我們不要忘掉，在第一次大戰之後，希望和平的空氣，並不低於現在，但不到十幾年，戰爭的信號又在遠東揚起，而且一直到现在我們還沒有脫離戰爭的恐懼，戰爭究竟是什麼東西？它具有何種性質？我們是否可以擺脫這種

戰爭與和平

王慶源

美軍人員刑事案件條例七條，大意為「便利共同作戰，故予美軍人員以此種豁免」，但「服務於美軍之中國人民及第三國人與無國籍人不在此例」，又如「美軍事當局聲明願歸中國辦理者，仍由中國法庭裁判」，再該條例之規定，並「不影響及於依中國法律對於美軍人員犯罪或有犯罪嫌疑時行使之訊問，拘提，搜索，扣押及勘驗之權」，該條例於三十五年六月五日國府命令自三十五年三月一日起延長一年即延長至三十六年三月一日。以上所述，為現時各國對給予友軍以刑事管轄權之豁免之概況，根據前述各例，可歸納而得數點之結論：(一)是項豁免有謂係依據國際法上「治外法權」之原則者；有謂在國際法無根據而僅為國家政策之運用的表現者，故各國對此問題並無一致普遍之規定，有者規定甚寬，有者則甚狹。(二)惟根據各國實例，大致有一原則，即在集體內及因「公職」而犯罪皆可享受當地管轄權之豁免，而私人離集體所作行為仍當受當地法權之管轄，友軍當局不應過問。(三)是項豁免權之大小與國力成正比例，國力強如美國者，其在外軍隊人員享受之豁免範圍大，而小國弱國則依人籠下，獲得之豁免甚少。(四)關於此項待遇，各國除與友邦訂協定外，大都再以國內法作為補充，其所留於國內法之補充範圍甚大，甚至至是項法令之內容，可以決定該權之是否讓與。(五)此項豁免，不但有消極的避免駐在國法權之管轄，且有積極的在他國領土上行使本國法權之性質，故如無限制的濫與，實違反國際法之領土法權之原則。總之，此項制度，暫時行之於戰時則可，若繼續行使於平時而無一種限制，則可開破壞一國主權之先例，誠不可不慎重出之。我國府令所頒佈延長之「處理駐華美軍人員刑事案件」失之寬泛，致使美軍當局得在我領土上行使審判權，有損國體，本年三月一日，是項條例之延長有效期間，即將到達，屆時，應根本的加以廢止，以維國權。筆者聞「沈案」而有感，故著本文以論述之。

苦痛？

從歷史上觀察，戰爭的原因，大概有二：其一是在思想上的矛盾，其二是利益上的衝突。所謂思想，並非專指有系統的學說，但大家常常希望他入追隨自己的見解，因亦常用強力迫使他人接受。就利益說，因人類不能

同時處於同一空間，於是生活條件，以及資源氣候等隨地皆異，大家為貪得空間的佔有，資源的控制，或因所處地位貧瘠，有匱乏之虞，遂有爭奪之念。有以上原因，人類常彼此互不信任，更促成了戰爭的頻仍。

以戰爭解決矛盾與衝突，根本即非明智之策，蓋矛盾與衝突之澈底解決，需要公正與合理，而戰爭則不足以獲得此等結果。惟戰爭雖不能獲得此等結果，而在沒有好的方法可以代替戰爭之前，或人類能够共同遵循某些辦法之前，戰爭似乎難以終止。

從實際政治方面觀察，人類曾經發動過限制戰爭運動，這種運動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逐漸興起。一八九八年與一九〇七年海牙曾有兩次和平會議，成立和解國際爭議公約，此中建議的方法有外交談判、國際會議、斡旋調停、國際調查委員會調解與仲裁等。

謂此等方法，只是限制或減少戰爭者，乃因藉彼等仍難得到合理與公正的結果，同時這些方法都不是以全國際社會的公益為立場的，彼等的貢獻只是彌補作用，而國際社會是複雜的，二國或二國以上問題的解決，也許會引起另些國家的不安。如弱國與強國的談判，並不一定能獲得公平的協議；國際會議並不能確保不受某些國家操縱（就一八一五的維也納會議，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的巴黎和會的內幕，可以想見）；斡旋調停未必成功，亦未必為純友誼之行動，雖在國際法上不得視為友誼；國際委員會之調查報告，並無拘束效力，仲裁書有拘束效力，但各國均不願將重大爭議付之仲裁，即有條約限制，先已在條約中提出若干保留，且仲裁書雖具有拘束效力，若一造不遵守，則強行執行之權，操之對方一造，如此則戰爭又似乎難以避免，國際調查委員會雖有布里安 (Briand) 等的改進，但亦無絕對禁止戰爭的效力。

第一次大戰以後，大家欲以國際組織防止戰爭，但據國聯盟約 (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的內容觀察，實際並未絕對否認戰爭的合法 (見盟約第十二條)，國聯解決戰爭的辦法，大致承襲以前的辦法而稍加改良，關於仲裁與司法解決的爭議，限制的範圍很小。仲裁與司法解決之外，國聯行政院可以調查和解，如果調解失敗，行政院可以公佈報告書及建議，但此並無拘束性，據盟約第十五條的規定，如果報告書是不體理事通過的，國聯給與遵守建議的一造，以精神的援助，若未經全體

通過，給與不遵守的一造以精神上的威脅。大會也可以調查調解，報告書的效力與行政院者同，只是報告書若經全體理事及大會一致採納，而遭受爭議國的拒絕，行政院可以使用「賢明的有效的辦法」阻止戰爭。但在國聯的組織之下，似乎難以想出真實有效的辦法。國聯依第十六條規定可以使用經濟制裁，但經濟制裁却相當困難，因運用此種方法，國聯必須解決執行者（各會員國）的經濟困難，與非會員國是否合作的問題，由以上的分析，知國聯阻止戰爭的效力，相當脆弱，其原因還不僅在盟約本身，對會員國的支持程度，也大有問題。

繼國聯盟約之後，國際社會欲以條約廢止戰爭，此即非戰公約 (The Pact of Paris 1928)，但非戰公約也沒有絕對否認戰爭為合法，以此約並非所有國家均行加入，非締約國當然可以不受拘束，締約國受非締約國的攻擊，也不能受此條約拘束，締約國違約起釁，攻擊另一締約國，被攻擊者，也不能絕對遵守諾言，以該約並沒有擬定任何辦法彌補此種缺欠。所以非戰公約，對戰爭的阻止上，較國聯盟約又遜一籌。

總以上情形觀之，在實際政治上人類沒有想出足以澈底禁止戰爭辦法。在實際政治之外，曾有若干理想和建議，如希臘時代斯多亞派學者的大同理想，但丁 (Dante Alighieri) 世界帝國的建議，康德 (Immanuel Kant) 永久和平的理論，均想消滅戰爭，而實現人類的永久融諧生活，但均未被人類共同採納，並消滅戰爭。此中原因，以篇幅關係，不便詳細分析。

除以上的理論，還有擬以消滅人類的矛盾與衝突而消滅戰爭者，此即馬克斯派學者的理論，依彼等說法，人類可以分為兩個階級，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因生產方式變更，財富集中，無產階級之數目必逐漸增加並團結，最後必推翻資產階級，而世界革命成功。至此資產階級擁為統治之工具——國家——必終歸萎解。「國家的權力對社會關係的干涉，各處各地都將逐漸成為不需要，而自行終止下來，此時物品的管理機關，和生產過程的指導機關，便代替了治人的政府。」（見吳理屏譯反杜林論）

這樣的理想社會似乎過度簡單，吾人免發生疑義，即物品的管理機關與生產過程的指導機關，是否各地域自立？抑或有總機關統籌？假如有總指導機關，則它如何產生？假如各地自立，則他們中間的關係如何調整？同時人類除了生產消費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活動？此種社會的成功，至

少需要兩個條件，第一勞動者的本身利益是一致的，第二在某種生產關係的基礎上，人類產生了相同的意志。此派學者似乎不否認此種條件產生的可能，在馬恩通信集中有這樣的說法，意謂人類創造其歷史，沒有根據一個集體的意志，也沒有根據集體的計劃。於是彼等的努力互相抵觸，因而人類理想的社會，應該是集體的有意識的。這種理論，頗有困難之點，我們難以因勞動者對資本家敵對，即判定彼等內部是利益一致的。因人類不能同時處於同一空間，不能同時均從事一種勞動，於是工作有難易，地域有肥瘠，我們遂難說地底下的礦工與負責管理的工人利益一致，居於溫帶者與居於酷寒酷暑之地帶者利益一致。再者若謂集體意志，當非個體意志的總和，因承認個體均有其獨立意志，則集體意志似又不甚可能。盧梭曾倡公意（General Will）之說，也曾說公意不是全體意志的總和，因而構成了虛梭理論上的極大困難。假如集體意志不是個體意志的總和，那麼怎樣認識它呢？這種理論上的困難，可自蘇聯的政治理論與實際政治上觀察之。若確定集體意志的根據是「假設」，則根據這個意志所產生的實際政治形式與設施，必靠強力，果如此，則完成一國的控制比較容易，而完成世界的統治，則恐無望，同時既靠強力，又如何消滅戰爭呢？

前面所述種種，均不能顯出永久和平的曙光，戰爭究為何物？實際並非人類生活的目的，也不過是解決矛盾與衝突的方法而已！吾人認為如此，有以下幾種理由：

其一：凡戰爭之發生，其先必有若干爭端，此種爭端不能解決，然後始兵戎相見。

其二：各國均有軍隊，其效用，顯然是準備抵禦外侮，制止內亂，或用以實現這個國家所認為需要之政策的，他們的數額，佔全人口百分比相當少，並非此社會以軍事生活為歸宿。

其三：假若人類認為戰爭為其生活之目的，則必以一切適應戰爭，而實際並非如此。

戰爭既非人類生活之目的，則其澈底終止是可能的。人類不能馬上獲得永久和平，乃以其不能跳出歷史與現實，同時智力不夠，需要經驗的啓發與警示。人類因不能跳出歷史與現實去實現其幻想，所以不能憑着假設去解決人類的問題，要消滅戰爭，恐怕要遵循幾個原則。

其一：人類的利益衝突，恐怕不能永久免除，因人類不能同時處於同一空間，因而每個人及每個人類集團所感受的氛圍，亦絕對不同，這種事實，並不一定是人類社會的劣點，而實際造成人類社會的博大、豐富、有趣，亦皆有賴於此，因而我們所希望的社會，不能自分離鬥爭中去追求，而是建立合理的生活體系，在此體系之下，使均能滿足合理的需要，以生活變為良好的融諧的。

其二：人類在思想上，不能發生「同一」現象，而人類生活之博大、宏富，與不斷進化，亦皆源於此，所以在這方面不是要求思想的一致，而是要求他們能接受合理的方式與手段，在此方式下，使真理與人類的理智配合，不以武力支持其所謂之真理，或以武力評斷其所謂真理之正確，違反這個原則，人類將永無寧日。

其三：欲消除戰爭，必以人類全體問題之解決為對象，部分的或地域的並不能永久消滅戰爭。

其四：根據以上的原則，應產生有效的國際組織，此組織包括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所謂有效，乃是使其能代表絕對大多數人的企望，而不使其變為某一國家實現政策的工具，同時須能積極的解決矛盾與衝突，而非暫時的秩序維持。

至此，恐有疑問，即如何使人類接受此種原則？就此次大戰後的聯合國憲章來看，雖有若干方面較國聯盟約進步，但並瞧不出導入永久和平的端倪。在此憲章內，對和平的維持，授權安理會（見第二十四條），安理會可以促使當事國以和平之方法解決紛爭，亦可以使用和平以外之方法，甚至使用武力，如此安理會的權力便廣泛而強大（見第三三——五一條）。惟依安理會的組織及票決的規定，實際上負起此種任務者為幾個強國，因此在此種情形下，欲其任務圓滿完成，則必安理會中之理事國合衷共濟，放棄私利，並切實遵守聯合國憲章。

據實際情形並非如此，因安理會之決策關係重大，否決權遂成了難決的問題，因彼此互不信任，國際間遂有許多問題難以解決，並且竭力推行實際憲章基本精神相違反的兩種政策——安全政策與均衡政策。自此等政策的推行上，吾人即可明瞭彼等對憲章的信靠程度。

雖然如此，拙見以為，前此國際社會中不斷戰爭，最大原因，乃在國

際社會中無公認共信的正義主持機構與尺度，來解決矛盾與衝突。同時承認一國有強迫他國履行某種義務或諾言的權利，傳統國際法矛盾的主因在於此，而國際社會的亂源亦在於此。但戰爭並非人類生活之目的，人類終將因苦痛而放棄之，並遵循某種規律及原則，以解決其衝突與矛盾。此種情形的接受，將受三種力量的影響：

其一：人類因遵循有組織的方式（雖然在初期不見得完善）解決矛盾

與衝突，而逐漸感覺其有利，因而逐漸厭倦並放棄戰爭手段。

其二：人類因戰爭苦痛的啓發，而逐漸不願戰爭，並覓求戰爭以外之方法。

其三：科學發達之結果，將使過去一切倚為安全之保障，不足為保障，因以由恐怖中醒悟而轉為合作。

所以就長期來看，永久和平是可能在人間實現的。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

（巴黎通信）

本刊特約駐歐記者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建立，是戰後法國的主要工作。經過了正規軍和地下軍（游擊隊）的全部改編與國家化，經過了兩次以制憲為目的的國民大會的召開，經過了新憲法的通過，經過了新議會的選舉，法蘭西第四共和國事實上已經誕生了。但第四共和國究竟是換上新裝的第三共和國呢，還是與第三共和國完全不同呢？

從一方面說，第四共和國承繼了許多第三共和國的優點與缺點。在目前，正如在過去一樣，德謨克拉西的傳統，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始終在法國佔有顯著的地位。如果法國不是具有偉大的歷史的遺產，如果法國不是具有民主政治的精神，則今日的法國，不知已經變成多麼紛亂的局面。在法國解放以後，地下工作的武力，打擊敵人的游擊隊，全部差不多無條件地解除武裝，所有軍人都自動退出了政治。結果不流一滴血，法國再度走上用選舉票（即不用武力）解決政事的民主政治的大道。在受軸心全部佔領國家，除了法國外還有那一個國家能够這樣地樹立民主的常軌？其後國民大會召開以後，戴高樂將軍終因政策與國民大會不合，沒有引起任何糾紛便辭職下野。在受軸心佔領的國家，那一個復興國家的英雄，那一個軍權在握的領袖，能不放一槍一彈地便把政權給由人民選舉的代表？無論在建樹第四共和國的過程中有多大的困難，無論第四共和國本身有多大的弱點，法蘭西民族能遵循民主政治的常軌去解決政爭，能保持德謨克拉西的傳統精神，則是一件值得敬佩的事。

在承繼第三共和國的時候，第四共和國也保持了第三共和國的許多缺點。第三共和國的最大缺點，是法國的政黨或黨派太多，通常議會中任何一黨都無法單獨得到議會過半的支持，因此內閣不易產生，政府極不穩定，長期而重要的計劃無法決定與推行。不但如此，在政局不穩定當中，黨派的爭鬪常常會加深各黨派的惡感，因而使情感代替了理智，黨派私爭代替國家公利。第三共和國的滅亡，有人會歸罪於這種政局的紛亂。因此在戴高樂將軍領導解放法國以後，他的計劃本來要樹立一個能够糾正這種缺點的第四共和國。但第四共和國究竟應該採取甚麼形式，其根本大法絕不是戴高樂一人所能草擬，這應該是由人民所產生的制憲會議的責任。制憲會議或國民會議經過了兩度的召集（因為第一次大會的憲草為公民投票所否決，所以再度選舉第二次），經過了各種的困難，終於替第四共和國完成了一部新憲法。第四共和國的新憲法無疑地在許多方面是與第三共和國憲法不同，是較後者為進步。但對於怎樣使法國政局能够安定一點，則在實質上新憲法並沒有任何重要的貢獻。從新憲法實施後第一次大選的結果看來，在新憲法下和在舊憲法下一樣，各黨各派十分紛歧，沒有一個政黨能單獨得到過半的議席，因此內閣不易產生，政局不易安定。當然，人們可以說這種制度是『最民主』的，因為議會的構成完全反映人民的意向。如果人民的意向是紛歧的，則議會的議席分配也無法不顯得散漫和不統一了。但這樣是否延誤了法國的復興與改造？是否使政府的構成更難真正反映

人民的意志？是否使法國政治不易像英美或蘇聯那樣安定？這些問題都要留待歷史去解答了。

從另一方面，第四共和國確與第三共和國不同。從納粹鐵蹄下解放出來的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苦難中重生的法國，無論在思想上或在事實上都較過去為左傾與前進了。在兩次制憲會議的選舉中，在新憲法通過後的大選中，共產黨、社會黨、和天主教共和黨（即人民共和黨 *Mouvement Republicain Populaire*）始終佔有主要的地位。共產黨和社會黨當然是左傾的政黨，就是天主教共和黨也深帶『進步』的色彩。法國的經濟制度必須加以改革，法國的經濟制度必須加進社會主義的成分，顯然已是法國絕大多數人民的要求了。

第四共和國憲法通過後第一次的大選，充分反映第四共和國的特質與動向。在新憲法中，法國雖然保有上下兩院，但上院的權限已大為縮減，下院的權限已大為擴張，因此主要的權力是在下院。下院——『國民大會』——的第一次大選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舉行；上院——『共和國參議院』（*Conseil de la République*）——的第一次大選是在兩個星期後舉行。在此次大選中，各政黨都是分別競選，並沒有組成聯合的陣線。競選的結果，在下院六一七議席中，共產黨及共產黨有關集團約得一百七十席，成為第一大黨；在第二次制憲會議中佔議席最多的天主教共產黨得一百六十餘席，議席的數目雖沒有多大的變動，但在比較上已退居第二大黨。在這兩黨中間，社會黨不足一百席，較第二次制憲會議減少二十餘席；社會黨進黨和它的有關組織『抵抗同盟』（*Union Démocratique et Socialiste de la Résistance*）共得約六十席，較兩次制憲會議所得席數為多。以上各黨外，其他議席則屬於右傾的黨派和殖民地的黨派。各右傾黨派共得約九十席，其中最右傾的自由共和黨（*Parti Republicain de la Liberté*）佔四十餘席，獨立共和黨佔二十餘席，戴高樂同盟及農民黨各佔約十席。殖民地的代表，除了與法國政黨發生關係的部分外，尚有各地自治運動和獨立運動的代表。上院的情形大體上與下院相同。這是必然的，因為在第四共和國憲法中，上院雖是間接選舉，但它的選舉辦法使它與下院的黨派比例必然相近。（這與第三共和國上院右傾的情形不同。）在上院的議席中，共產黨共佔七十四席，天主教共和黨亦佔七十四席，社會黨佔四十四席，右

派各黨佔五十七席。這種比例大體與下院相近，但略較下院為右傾。

如果我們就兩次制憲會議及新憲法下第一次大選的結果作整個的看，則法國無疑地是走上左傾的路上。無論這三次選舉本身有多大的變化，這三次選舉都表示共產黨、社會黨、和天主教共和黨是法國的最大政黨。許多在戰前佔有重要地位的政黨的地位已大為低落，許多戰前佔中間地位的政黨都落後成了右傾的黨了。歷史總是往前進步的，歷史總是往左走的。如果一種主張不能不斷地進步與修正，則在某一個時期這種主張雖代表前進的思想，到了若干世代後反會變為社會前進的阻力。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第三共和國初成立時，當時的主要問題的共和政體與帝國問題，因此共和黨已是前進的黨。到了十九世紀末期，保皇黨的力量已經消滅，共和黨分裂為溫和派和急進派，所謂『溫和派』又逐漸與原有的右派聯合而成為保守的份子。急進黨於是成為左傾的主要黨。二十世紀以後，社會黨（或社會主義黨）抬頭，社會黨變成左傾與改革的代表，而急進黨和與它有關的黨派變成中間的黨。第一次大戰後，共產黨逐漸興起，但社會黨始終佔有左派第一大黨的地位。此次大戰後，共產黨的力量大為膨脹，在第一次制憲會議及在第一次大選中都變成第一大黨。社會黨則力量大為縮減，而且變成了兩大中間黨之一。急進黨仍然是一個中間的黨，但它已經不再保有它戰前首要政黨的地位，而變成一個次要的政黨了。至於戰前的右傾黨派，雖一再掙扎，亦不能有多大的成就。他們雖然在戴高樂將軍間接支持之下，仍得不到多少議席。目前唯一可以說是代表『反共』的黨，就是天主教共和黨，但天主教共和黨在社會經濟方面也是主張改革的。因此就整個趨向來說，法國政治是往左走了。

如果我們就此次大選的結果來看，則今日法國的政治顯然是十分不安定。此次大選最重要的變動有二：第一、天主教共和黨往右走，並以『反共』為它的政綱。本來在解放以後，天主教共和黨是願意與共產黨及社會黨合作的。在兩次的制憲會議中，它均與共產黨及社會黨組成三黨政府，共同負起起草憲法工作。如果天主教共和黨能夠繼續這種合作的政策，則法國大選後可能得到一個安定的三黨政府。但天主教共和黨顯然是往右走了一步了。第二、此次大選表示法國傾向於極端了。在法國多黨的政治中，如果沒有有力並願調解的中間黨派，則極難得到一個安定的政府。此次

大違的結果，左派極端的政黨是得到勝利了；右派極端各黨也增加了議席。天主教共和黨的議席沒有多大變更。但中間第一大黨的社會黨却遭受了慘痛的失敗。這一方面削減了中間派的力量，一方面減弱了中間派担任調解的勇氣。中間派這種失敗，顯然減少了法國政治的安定性。

此次選出的國民大會（下院），任期五年。在這五年內怎樣產生政府，實在是一件不易推測的事。根據國民大會（下院）議席的分配，任何一黨都無法得到過半的議席。要得到下院過半議席，則政府必須是一個聯合的政府。根據各黨的意向，要組成一個各黨派均參加的舉國一致的政府，似乎沒有可能。此外還有四種辦法可能得到過半議席：（一）共產黨和所有中間分子聯合組成左派內閣；（二）天主教共和黨、右派黨派、和急進黨聯合組成右派內閣；（三）由社會黨、急進黨、天主教共和黨、和戴高樂同盟聯合組成中間內閣；和（四）像過去在制憲會議一樣，由共產黨、社會黨、與天主教共和黨組成以三大黨為主的內閣。如果這幾種聯合的辦法都不可能，則只有由一個（或多個）在下院只佔少數的政黨出而組閣，這就不免有些與民主政治的原則不大符合了。在第三共和國的時期，一個少數黨出而組閣的事，是很常有的。這也不失為一個解決的辦法。第四共和國第一屆國民大會產生後，法國共產黨以第一大黨的資格，要求担任內閣總理。共產黨的要求得到社會黨的支持。但在十二月四日的大會中，共產黨所提出的內閣總理候選人——Maurice Thorez——只得到二五九票（社會黨的支持），不足三百一十票，結果落選了，因此前述第一項解決辦法變成不可能。其後天主教共和黨的候選人皮杜爾（Georges Bidault）也得不到三百一十票，只得二四〇票，失敗，因此前述第二項辦法也走不通。經過了各黨派多次的磋商，社會黨的七十四歲高齡的老政治家勃魯姆——Leon Blum——於十一月十二日在差不多一致同意之下（共得五七五票）當選為內閣總理。勃魯姆在戰前曾兩度當選法國內閣總理，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統一陣線」的閣僚。以社會黨的歷史和主張，當然不會選擇前述第三次辦法。勃魯姆當選組閣後，即集中全力組織一個除最右傾的黨派（如自由共和黨）外的舉國一致的內閣。換句話說，勃魯姆的計劃，是想組織以社會黨、共產黨、和天主教共和黨三黨為中心，但包括急進黨、戴高樂同盟等不過分右傾的政黨的內閣。經過一再的磋商，和急進黨領袖赫里歐

(Herriot) 的層層努力，勃魯姆這種努力卒告失敗了。失敗的根本原因是共產黨和社會黨以外的中右黨派互不信任的心理。共產黨以第一大黨的資格，自然有要求三大部長之一的理由。但在三主要部長中，關係整個外交與內政的兩部其他黨派是不願意共產黨佔據的。那麼唯一可能的是國防部。從制憲會議開始的時候起，共產黨出長國防部的問題始終是政治上最困難問題。天主教共和黨、戴高樂同盟、和右傾黨派因恐懼共產黨利用主持國防的機會，改變了軍隊的性質，總是反對共產黨出長國防部的。勃魯姆此次提出的折衷辦法，是把國防變成一個主持配合陸海空三軍的部，在國防部長之下另有陸海空三部，由他黨担任部長，那麼國防部的權力變成間接。這個折衷的方案得到共產黨的接受，但其他黨派還是反對而沒有成功。最後赫里歐提出另一折衷方案，即陸海空三部長在頒布命令時可不經國防部長的副署，那麼國防部長的權限更為縮小。對於這個辦法共產黨也接受了，但終因右派的反對而不成功。結果前述的第四項辦法也宣告失敗了。

在一切聯合組閣的企圖失敗後，勃魯姆於十二月十六日提出純由社會黨議員組成的一黨內閣。自從一九二四年（該年赫里歐出組急進黨一黨內閣，急進黨也是一個少數黨）以來的第一個一黨內閣。勃魯姆這樣地組成一黨內閣，使一個在議會不足六分之一議席的政黨，一個在大選時期慘敗的政黨，出而主持國家的政務。這種辦法雖然在第三共和國時常被採用，但究竟不能認為是民主政治的常軌。當然，從另一方面看，在左右兩端都無法得到過半支持時，中間分子不失為一種調和，不失為一種聯合的代表。尤其是當作一種過渡的內閣，這是一個很自然的解決辦法。根據法國的新憲法，在一九四七年一月或二月間，上下兩院將聯合選舉第一任總統。第四共和國第一任內閣只是由十二月中旬起至新總統產生為止，五個至六個星期內的過渡時期的內閣。勃魯姆於十二月十七日以新閣名單面臨國民大會時，他即以調和者和過渡者自居。他一方面聲明無論如何，新總統產生後他必掛冠而去，說明當時法國必須「不惜任何代價」樹立一個政府，以克服憲法的危機，並使法國急切的財政經濟和殖民地問題能夠迅速得到解決。他另一方面強調他的目的在成立一個聯合內閣，他說共產黨和天主教共和黨的同時參加政府是「不可缺少但同時也不可能」的，因此他只能組成一黨內閣，但這個內閣在精神上不是一人或一黨的，而是代表各黨

的。由於勃氏的態度——特別是他聲明是一個過渡者——他在十二月十七日的議會得到廣大的支持，下院以五八〇票對十六票通過對勃魯姆一黨內閣的信任案。

我們所以很詳細地敘述勃魯姆內閣的產生，是因為這可以代表第四共和國在將來若干年內的政治動向。我們承認現在憲法是可以修改的，而且戴高樂將軍即不斷地公開主張修改現行憲法，但事實上要修改憲法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們承認現在的議會（雖然任期五年）隨時依憲有被解散的可能，但事實上無論議會怎樣重選，除了大大地修改選舉法外，共產黨和天主教共和黨仍然兩個最大的政黨，仍然各只佔不足全體議席的三分之一，而社會黨仍然是居間的最重要少數黨，同時急進黨是另一個居間的黨派。換句話說，在將來若干年中，法國政局與現在政局必是大同小異的。在這種情勢下，法國政局的解決辦法，只有前述的幾項。其中最合理的辦法，是由共產黨、社會黨、和天主教共和黨組成聯合內閣，這個內閣並且應該包括急進黨或戴高樂同盟。因為這些黨派都是贊同用種種進步的辦法去改革法國的經濟的。但要做到這一點，則各黨各派必須合理的讓步。否則就只有由一這少數黨去組成內閣，或且使右派的人再乘機用超民主或反民主的方法去掌握政權了。

如果我們再深一層去分析法國的政局，則法國政局還有許多不安定的因素。目前各大黨的後面，都有重要的力量。在整個右派的後面，是財閥和資本家。他們的力量在這個世紀原就走上下坡路，但他們的力量常常足以左右國家的金融，因此也不容完全忽視。在共產黨的後面，是產業工人。法國的工會與英國不同，在過去與社會黨不發生任何直接的關係。在第一次大戰前後，工人雖然常常支持社會黨，但工會始終以「超政治」作口號的。到了第一次大戰以後，共產黨積極向工會活動，結果工會逐漸由支持社會黨而轉為支持共產黨。一九三五年法國總工會（C.G.T.）與共產黨的聯合，更加强了共產黨在工會的力量。現在則法國的工會，可以說是共產黨控制之下。因此共產黨實在保持有一個重要的「皇牌」，任何政府要從事經濟建設，都不容忽視共產黨的意見。至於社會黨和急進黨，則在現在主要是依靠中層階級、中下層階級、和農民階級的支持，而天主教共和黨的支持者也與社會黨和急進黨相似，但它還帶有宗教的支持。在法國

，近數百年天主教始終在政治上佔有重要地位。由於傳統的關係，法國民族是一個宗教的民族，它們對天主教的信仰始終不斷。在第三共和國的時候，天主教在政治上便常有影響政治的力量。在第三共和國初成立時，羅馬教堂始終是反對共和政體的。其後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羅馬教皇訓令法國天主教不再反對共和政體，法國天主教便對政治發生興趣，不過始終不敢正式組成政黨。在第二次大戰中，天主教比較進步的份子才組成天主教共和黨。但天主教共和黨與戰前法國的天主教不同；戰前天主教是保守和「反動」力量的支持者，而天主教共和黨雖然「反共」，但始終不願以右派自居，始終認為他們是中間派之一，並且在社會經濟問題上也主張改革。此外如戴高樂同盟等派別，亦可以歸入中間派，亦以中層、中下層，及農民階級為支持者。根據前面的分析，可見雖然法國整個政治是往左走，但法國主要左右政治的力量還是中間分子——即中層、中下層、及農民等階級。這在第三共和國是如此，在第四共和國也是如此。這種發展是有它的經濟基礎的。法國工業化的程度始終不如英國，資產階級和產業工人的力量始終不佔有決定的地位，因此法國與英國不同，始終不能產生一個強有力的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同時代表產業工人的政黨（戰前的社會黨和目前的共產黨）也無法在議會佔有過半的議席。（在此次大選中，共產黨極力向農民活動，這是一種重要的趨向，這種活動如能成功，可能增強共產黨的地位）。結果代表中間分子（包括農民）的黨派便佔有過半的議席。但在法國和在其他國家一樣，中間分子的主張和意見最為紛歧，最不易聯合，結果遂分為許多不同的黨派。法國政局的不安定，這是最根本原因之一。

在法國政治中，還有兩種力量必須注意。第一是法國的軍隊。自從第三共和國成立以來，法國軍隊在事實上始終是忠於共和政體的，法國軍人始終沒有干涉法國的政治。但在思想上，法國軍隊是右傾的，有時並且是傾向於保皇黨的。到了法國在第二次大戰最危急的時候，貝當以軍人的資格出任閣揆，他沒有遲都北非，作最後的掙扎，最後並且與賴伐爾之流合作，這就充分表現軍人的右傾傾向。目前軍隊雖然經過了許多改革，但軍隊還是右傾——或至少是不傾向於共產黨的。除了社會黨外，法國各政黨不願共產黨出長國防部，就是想保持軍隊右傾的趨向。第二是戴高樂將軍。他是法國解放的民族英雄，他至今還有若干影響的力量。但戴高樂因為

堅持要成立一個集權的總統制的政體，因為反對現行憲法，結果他反無法直接參加政治。雖然目前在所謂戴高樂同盟的組織，不斷地鼓吹修改憲法，但戴氏重上政治舞台的希望是很小的。他或者要和英國的邱吉爾一樣，因為違背了民選的意見，不能不逐漸成爲批評者和反對派，而不會再度執政了。雖然如此，戴高樂將軍的影響還是不容完全忽視的。

在上文分析第四共和國的政局時，我們會強調法國政局的不安定性。但我們同時必須強調雖然法國政治有種種困難，但第四共和國必有長久而且光榮的前途，自從解放以後，法國至少在外交上已有許多重要的成就：第一、法國已經成爲五強之一，並且保有西歐（大陸）首強的地位。第二、法國在外交上保持超然而獨立的政策。法國和中國一樣，是介於蘇聯集團與英美集團之間，其天然地位應成爲兩大集團的橋樑。自從解放以來，法國雖然有些偏於英美，但大體上是保持中立的。（正因法國大多數人去張法國外交政策應該保持中立，所以中間及右傾黨派反對共產黨員出長外交部）。第三、法國對德國的政策是十分積極的。例如白朗組閣不到幾天，未得到美蘇英的同意，便單獨地在薩爾（SARRE）區域樹立關稅，使該區與其他德國區域隔離。這種辦法表示法國正在企圖依照自己的意見，去處理德國的西南部。這一切，都表示法國正在提高她的國際地位。

但法國最嚴重的問題是人口問題、生產問題、分配問題、殖民地問題、和財政金融問題。第四共和國的政治家對這幾個嚴重問題的應付方式，對第四共和國前途將有極重要的影響。在這裏，我們不能對這些問題作很詳細的分析。我們只能就這些問題的性質分別加以簡單的說明：

先從最根本的問題說起。法國今日最根本的問題無疑地是她的的人口問題。在拿破崙的時期，法國在歐洲大陸是以人口衆多見稱的一個國家。在十九世紀初葉，法國人口達三千萬，佔有當時歐洲人口百分之二十（除俄國外法國人口在歐洲佔第一位）。在十九世紀後半，法國人口雖略增加，但一方面因歐洲其他各國家的人口增加的速率超過法國，一方面因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損失了土地與人民，結果在相對的意義上說，法國的人口已不如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夕，法國人口接近四千萬（約爲三千九百五十萬），不及全歐人口百分之九，已退居俄國、德國、奧匈帝國、和英國之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法國的人口受到嚴重的損失。差不多

一百五十萬人在戰爭中損失了生命，超過七十萬人變成殘廢。在這些犧牲的人口，青年有爲和勇敢前進的佔有極大的比例。當時從軍的三十歲以下的青年，百分之五十是犧牲了。這種損失絕不是收復若干失地所能補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全部法國的人口是四千二百萬人。如果把第一次大戰所收復的失地除去，則無論量或質，第二次大戰前夕，法國人口都不如第一次大戰前夕了。在第二次大戰的過程中，法國人口受到更嚴重的損失。在國土淪陷的時候，被德國俘虜的士兵（共一百八十萬人）便佔壯年（二十至五十）男子人口三分之一，其後復有大量的壯年被強迫赴德工作。不少的生命在這次大戰中損失了，而壯年和有爲的部分更佔重要的比例。人口是一個國家最基本的資產。因此怎樣克服這個人口減弱的危機，是法國當前的一件大事。

第四共和國的第二件大事是如何在經濟方面克服各種困難，從速補救戰時各種損失與創傷，大規模地改造她的生產，使她在生產方面能與英美蘇並駕齊驅。這個生產問題也是不易解決的。在兩次大戰以前，法國工業化的程度便不如英美，而兩次大戰所給予法國經濟的創傷，更使法國與英美相對的地位大爲減弱。如何重建法國的生產，是法國當前第二個問題。

第四共和國不只要增加生產，而且要改善分配。正如我們一再地指出，戰後法國是往左走了，經濟社會改革已成爲極大多數人民的要求，在分配制度方面的重要改革已無法阻止了。但在目前困難的局勢中，怎樣去有效地改革經濟制度，則是第四共和國必須解決的問題。

這三個根本問題是對法國本部的。在法國本部之外，法國是一個很大的帝國。在國內趨向於左傾和前進的法國，將要保持她的帝國主義的政策呢還是放棄過去帝國主義的政策呢？第三共和國的極大污點，是法國對外的帝國主義的政策。一個像法國那樣愛好自由和宣揚平等的民族，竟對外是一個最不開明的帝國主義者，這是法國的友人所常引爲痛心的事。今後第四共和國將對這個問題何去何從呢？

以上四個是根本問題。但在這個根本問題之外，還有一個迫切的問題，就是財政金融問題。在這裏，法國目前正面臨着三個不平衡：（一）財政收支的不平衡，（二）資本供需的不平衡，和（三）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因於這三種不平衡，通貨無法安定，物價無法安定，這使經濟重建工作

受到根本的阻礙。如何使這些不平衡變成平衡，也是第四共和國必須設法解決的問題。

總之，法國經過第二次大戰的創傷後，第三共和國是隨着國土的淪陷而夭折了，人口是減少了，生產是衰退了，分配問題和殖民地問題都急待解決，而且由於戰爭的打擊，財政金融多方失衡，法國政治經濟確已到了個嚴重的階段。如何在這樣的基礎中建立新的國家，克服人口和生產的困難，勇敢地在地分配制度及殖民地制度採取進行的改革措施，並用最大的

經濟之改造

四 工業建設

計劃工業建設，首須擬定國家工業建設之基本政策。此項政策以民生主義為出發點，是工業建設之目的即為供給民生之需要。故必須儘速建立輕工業以求人民得以充分享受日用之物質。

但重工業如鋼鐵銅鉛等金屬之冶金，煤礦石油礦之開採，水電廠、日光動力廠、機械工廠、酸鹼工廠、水泥工廠之籌設，以及一切公用事業如鐵路輪船航空公路之經營，電燈電話無線電飛機造船製汽車等廠之建立，或直接與民生日用有關，或為輕工業之基礎，自須與輕工業同時建設，不可畏難而苟安，倚賴舶來品以解決目前之需要。好在利用外資，久成國策，而重工業國營輕工業民營，本為民生主義所許。故可公私並進，期收速效，不必效法蘇俄一切工業均須國營，以至私人不能發揮其企業才能，而國家財力不能兼籌並顧，反生叢脞之病。至於節制資本，可藉政府立法，以建立統制監察之機構與法規，使資本主義之流弊，得以避免，則中國將能步英國與瑞士之後塵，收效反在蘇俄之上矣。

觀 · 察 · 建立工業中心為今後中國工業建設之要政。程孝剛先生會主張建立四個重工業中心區，即東北西北東南西南四區。東北區以瀋陽為中心，西北區以迪化為中心，東南區以株州為中心，西南區以樂山為中心。此蓋就中國之地理及資源而有此項主張。但以今日國防政策與社會政策之需要，似

努力克服財政金融的不平衡，是今日法國人民與政治家的責任。目前我們所見到的，至少在法律上第四共和國是建立了，法國在世界上已成為五強之一。但如要對許多根本的問題加以解決，如要對許多嚴重的困難加以克服，則有待於政治的安定和主要黨派的合作。但第四共和國真能做到這一點嗎？第三共和國遺留的老政治家而同時是第四共和國創立人之一的赫里歐，在贊成勃魯姆出任閣揆時，曾經很沉痛地說：『為甚麼大家對敵人能有高度的容忍，而對被敵人所損害的同胞反缺少寬容呢？』

(完)

胡先驥

不宜將重工業集中於四個中心，宜儘可能分散於多區，庶可免轟炸摧毀之危險。而尤要者厥在儘量避免建立一百萬以上人口之都市。蓋為中華民族之精神福利起見，小工業都市之建立，遠在大工業都市之上，此言經濟建設工業建設所倍宜提撕警覺者。以中國幅員之廣資源之富，尤以將來動力資源，可以今日不能思議之方法增加，則在中國，重工業中心之建立應以百計，輕工業都市則應以千計，謀國者其念之！

今日為大量生產之時代。機器愈形複雜而巧妙，則工人之動作愈形簡單，愈形單調，愈不須工人用腦力。工人遂變為一種機器所不能代替之活機器。工人既變為機器，其動作既全變為機械化，則年深月久其人格亦逐漸喪失，而真變為機器矣。此種弊病在社會改造中，當更詳論之。但此處所須指明者，即工業之機械化，並不須至於此極。即在各國，工業分化之程度與工廠組織之情形，亦非盡同。在歐洲各國，機械之複雜性與自動性即較在美國為少，在日本亦然，換言之即工人動作之機械化亦較少。又大工業家如享利福特亦盡力使各工廠改組為甚小之單位，而使此項工廠單位家庭化，以求保存工人之人格。故我國今後建立工業——至少在輕工業——必須盡量使機械簡化，使工人能多作有意義之工作，則工人受惠多矣。復次在使用機械外，尚宜儘量提倡手工業。務使二者同時發展，提倡手工業之宗旨，與其謂經濟的，無甯謂為社會的與教育的。蓋手工製品之佳處，即在其具有個性與美術性。固有多數工業產品不必用手工製造，但

亦有不少輕工業產品以手工製者為特佳。如美術瓷器、刺繡品、花瓣、草帽、皮件、女衣等等，即其著例。此種手工製品，不但可使工人有精神上之寄託，亦可成為經濟建設中之要素。

五 積極獎勵利用科學新發明以改造經濟

近年來科學新發明，日新月異。每每一種新發明即足使日常生活感受異常巨大之影響。但以政治家之無遠識，與資本家不欲輕於改革以至動搖其私人經濟基礎，故每每漠視甚至抑制新發明使之不得應用。大公司購得發明人之專利權，而不製造應用，乃習見之事。平常新發明自完成至於大規模應用，平均須歷時二十五年之久，如此則人民受損失多矣。重要新發明影響人生最巨者，莫如原子能之利用。苟原子能可應用為一般機動力，則人類之整個生活將發生空前劇烈之變化；國民經濟亦須澈底調整。屆時煤與汽油或將不復作為燃料，而異常價廉之動力將使交通製造一切事業突飛猛進。不但原子能之利用，有如此大影響，即日光熱能之利用亦然。利用日光之研究，亦有相當之成功，一具小型聚日光熱能之器具，在美國加利福尼亞洲已足使一家庭終年可得免費之電燈熱水與廚房所需之熱能。若在不遠之將來大規模之日光動能機械研究製造完成，其功用將不在水力發電廠之下。則我國蒙古與新疆之大沙漠區域，以及非洲之撒哈拉大沙漠，及美國西部之沙漠區域，皆將變為動力資源區，其價值且將遠在油田之上。又如農作物水養栽培法 (Hydroponics)，在或種地區或能引起農業之革命。鋸屑製糖，糖漿製人造肉方法之大規模應用，亦將引起農林畜牧業之革命。紅外線燈泡之應用可使家庭中取暖方法獲得劃時代之改革，火箭式飛機或能使吾人往月球旅行。凡此日新月異之發明，政府宜盡力獎勵，而爭先引用，以謀國民經濟之增進，不可事事落人之後，必待他人已大規模應用方始追隨其後，此亦工業政策之要項也。

六 積極提倡合作事業與組織消費者組合

在論經濟改造之基本原則中予已指明資本勞工與消費為經濟活動之三要素，在論農民政策中，又復闡明合作事業為要圖。蓋資本與勞工之利益雖不免有時對立，而盡人皆為消費者，故言經濟改造而欲為全民謀福利者

則必以為消費者謀福利為第一義。消費合作社即為謀消費者之福利之組織，今日在各機關中組織消費合作社者尚有之，而一般市民所組織之消費合作社，則殊未之見。是宜廣為宣傳與提倡，此可以數種方式以組成之。

一為各行會之消費合作社。一般市民類皆有職業，有職業斯有行會。以同行而組織消費合作社，必易於號召。又國人素重鄉誼，故又可組織同鄉會之消費合作社，又或可組織一都市中之各區消費合作社以及自動組合之消費合作社，進而聯合各地之消費合作社而成為全國性之消費者組合，如全國之總商會然。消費合作社之單位既多，會員自衆，若組織得法而有傑出之人士主持之，即可形成一種偉大之政治與經濟力量，而足以左右資本與勞工兩階級，使之皆不能壟斷而犧牲消費者之利益。如近日美國消費者罷購運動之足以抑平物價，即其著例也。美國之消費者組合有大規模之組織並附有試驗室以調查檢驗全國之商品，而與以公平正確之估價。凡一會員皆可自組合獲得每月之報告列舉各種貨品之評價，俾消費者不致受欺。此種報告不但可以取締劣貨，亦可為貨真價實之商品作宣傳，有此組合之勢力遍及全國，則社會普遍受其益，工商業作偽之風氣可以矯正，各業之廣告費亦可以節省，因而減低其成本，亦所以減少消費者之負擔也。再進則由消費者組合集合消費者之資金而從事生產事業，使為消費而生產之經濟最終目的，可以達到，則資本家與商人壟斷之弊害可減至最小程度，而不流血之經濟革命亦可達成。英國在戰前消費者所組成之生產事業資金達數千萬鎊，此種事業苟經營得法，自可無限發展，國人其勉之！

七 積極參加國際經濟合作

在今後之世界，九州萬國，等於一體，世界聯邦，乃吾人政治最終之目的。世界經濟合作，亦為吾人經濟最終之目的。此次戰後世界經濟合作之需要，已由學理上之認識而見諸實施。如美國之租借與同盟國之物資，國際善後總署與國際銀行之建立，世界糧食會議之決定儘量增加糧食之生產，皆為劃時代之建樹而非戰前所能夢見者。然尚未完全達成國際經濟合作最高之目的。蓋因主權國家之存在，民族經濟之觀念尚未能完全消除也。以言經濟之改造，對於世界之經濟，必須抱一車同軌書同文之大一統精神，必須有世界銀行，世界幣制，世界經濟局，以統一世界之金融與幣制，與統一世界之經濟計劃與行政。世界之資源與技術，皆須共有共享，務使全世界人民之生活水準，趨於相等，皆能享受富強康樂之生活，斯方可謂已完成經濟改造之目的也。(完)

海南島的風·匪·人

本刊特約記者

風的季節

(本刊特約海南島通信)去年九月前後，海南島上颶來了兩次颶風，沿海大小漁船沉沒百餘隻，島上禾苗損毀，房屋倒塌，鐵路橋樑中斷，電桿電線刮得無蹤無影。據報載：風勢之烈，損害之鉅，殆為十餘年來所僅見。風災過後，原來患者牛身不遂症的海南島，病勢益覺沉重：全島一十六縣，縣與縣間的電話電報不通，海南鐵路宣告暫停營業，糧價狂漲，各縣窮苦老百姓吃盡芭蕉樹皮草根之後，日有死亡！

挨過春天的旱災，又挨風災，老百姓在極端痛苦的日子裏，猶自不忘祈禱。他們知道每年九月以後至第二年二月，是海南島的風季，來日方長，禱告老天爺不要再降颶風了，好讓他們這些「得天獨厚」的驕子，得以「秋種冬收」。這裏地接熱帶，一年四熱。老天爺總算如民之願，三月於茲，颶風不會再來，但代之而來的，却是謠言的風！

李鎮駐防海南島的陸軍整編四十六師，奉調青島，參加內戰，所屬新十九旅全部集中榆林開拔；同時接防之粵省保安大隊，一時不曾趕到，南部各縣，頓呈空虛狀態。這時，南部的「特種部隊」揚言要發動冬季攻勢，佔領各縣縣城。十一月中旬，擊者適在陵水，縣城居民，惶惶終日，一夕數驚。縣長王定華，更是焦灼萬狀，入夕不敢擅離縣府一步。旬日已過，保安隊到連，「特種部隊」即毫無動靜，老百姓說是有人故意造謠，「特種部隊」如果

欲攻城，何不趁無軍防守時發動？有人則謂：陵水之所以未遭敵規者，皆仰賴府某科長之福澤；蓋某科長與當地匪首有特殊關係，曾預為示意耳。事實上，南部各縣長之流的「兩面人」，在利用其「特殊身份」，為桑梓「維持治安」，老百姓賴之以苟活，也由之招致毀家殺身之禍！

強駛出港口，均遇大風折返。這怎能不使艦長們著急？艦泊十日，復行駛往，任務達成與否，筆者不詳，僅得見及艦艇而行的聯合動員總司令部上校參謀曹善琪委風風的給司令黃鎮球拍的一通電報，略謂：在京主官部所告天候與事實不符，中山大學調查西沙在五、月。西沙路近，達成任務較易；南沙路遠，據開沿線又多珊瑚礁，本艦資料缺乏，僅憑航海圖作虛女航，能否到達？到達後能否登陸？均是問題也。

經驗強如學問，海南島的七歲孩子，都知道每年九月至第二年二月是風季，而我們的海軍主官部却不知道。去年十月間，該部派海軍登陸艦中建設中業就兩艘開抵榆林港，其任務係偵察登陸西南沙羣島。離南京時，主官部曾以目前的日子最宜航行，那知到了這裏，向漁民一打聽，却恰恰相反。兩次勉

。至二十八年二月，海島陷敵，一部不堪奴役之人民，並包括知識份子，分組游擊隊，或與之合夥，因地理所限，敵人對之亦無可如何。光復後，不願降順的敵軍，不甘降順的敵軍，台軍飽，飢餓的老百姓，及被解散了的地方游擊隊，又爭相投奔，遂致此項勢力坐大。日久蔓延各縣，公然自派縣鄉長，編成自衛武力，另樹一行政系統，與當局抗衡。當局控制了點和線，他們佔據着廣大的面，兩者平分春色，遂致鬧得陸上交通阻滯，水路的船隻也時遭搶劫。

編據前時中共和南代表方，在廣州曾向張發奎談判，要他繼承曾生東江縱隊之後，承認此項勢力為民主聯軍的瓊崖縱隊，而遭張氏拒絕。粵省當局一再宣稱淨盡了土匪，要清剿淨盡！如說他們是土匪吧，他們有行政人員，有自辦的報紙，有工廠倉庫，組織成份包括了土匪、日台軍、台胞、飢民、游擊隊、共產黨、及知識份子，土匪的範疇絕無如此龐大複雜。如說他們是民主聯軍吧，也不對！(方方之所以承認他們，不過借重以顯示民主聯軍之多耳)第一，朱德就調他們不動，第二，他們仍然是幹着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的勾當！(雖然有時他們的搶劫有點像梁山泊好漢)。

最初，駐軍整編四十六師也曾認真的兜剿過，但困於氣候的惡劣，地形的複雜，軍糧的不繼，勢而無功，徒增死傷。後來，彼此之間，似乎默契了一種無形式的「君子協定」，即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各守地盤，互不侵犯。這樣就單單苦了沒有槍桿的老百姓和來往的商旅。

特種部隊高唱不打破其首領某，出身龐大，於四十六師奉令北調之際，曾致函師長韓誠成，請他好來好去，勿管閑事，以終友誼。之後，他們就縱火燒了某地剛由粵省接守的兩個倉庫。

粵省當局決心清剿他們，倒是事實。張發奎羅卓英，均曾先後飛島視察，與此不無關係。現在更調集了六個保安大隊分駐各縣，并在海口設立前進指揮所指揮進行掃蕩，他們屢吃敗仗。瓊崖主席辦公處主任蔡勁軍，採取勸撫兼施之策，准許他們自新，頗有成效。近來在海口的各報紙上，就可以看到各種反正的消息，及父母勸子歸來的啓事。

以往，日本人照著雕刻台灣之基隆的樣本來雕刻榆林港，現在我們的新十九旅旅長蔣雄，又像梁華盛接收吉林似的接收了榆林港。真是，「黃浦精神，南北輝映」！如果欲在相同之中尋出他倆的不同來，只不過一為「省」，一為「港」，聲威與範圍，蔣不如梁而已。

試看今日之榆林

試看今日之榆林

試看今日之榆林

試看今日之榆林

試看今日之榆林

試看今日之榆林

試看今日之榆林

試看今日之榆林

試看今日之榆林

試看今日之榆林

試看今日之榆林

特種部隊

筆者前面所提的「特種部隊」，或不為國內人士所了解，茲作一簡略之說明：遠在民國十六年間，海南島知識界即植下了共產黨的種子，種下不容於當局，相率逃亡至五指山，與盤據山中的土匪結合。五指山山深林密，煙燭連綿，離於兇劇

港。一切全是軍營：軍營的陸軍招待所和新生社，軍營的電燈廠，軍營的戲院，軍營的交通汽車……還有軍營的和平日報更加出色！天天除掉刊登着「內戰勝利」，「總理遺教」，「領袖訓話」之外，並盡量廣播黃色文學。隔上不久，還可以收讀到蔣將軍遙憶愛人之類的詩作，令人有無限「英雄情長」之感！

不備此也；蔣將軍還愛向他的官兵訓話。而每次訓話必強調軍隊指揮權之統一；及命令貫徹之重要性。他說：「德國之在短短期間內，能夠掌握歐洲大陸，實賴於此。中國的一切應效法德國！」（大意）。

但蔣將軍的好處，是他不愛管閑事。在無地方行政機構的特殊環境之下，似乎應該他管的，也不愛管。譬如被軍人操縱着的食米破壞了老百姓，他不管，台軍台砲領不到米，他不管，甚至他的官兵北開

了，把原由敵人手裏接收來的粵桂一帶的女子仍然弄下來，他並沒有妥善的安置。還有，榆林三亞公路間橫跨海灣的大橋坍塌了數月之久，他也推說修理費時，一旦奉命開拔，恐怕兵營的大砲屆時無法由三亞搬到榆林上船的理由，來作搪塞。

愛管閑事的，倒是後蔣來榆的海南島要塞司令鄭琦將軍。他歡喜負責籌備各式各樣的集會，（譬如錢昌熙氏領導的資委會視察團到榆之時，就是他代替資委會在榆機關擴大歡迎的）、歡喜把別人剛剛搬開的房子不同黑白貼上要密封用的封條，就是連一架不屬自己的一架損壞了的水上飛機的零件，他都喜歡拆卸而去。總之，凡是能是點名氣，和能得點實物的閑事，他都愛管。

他的兵員不足，就拉總部下拉攏友軍的官兵到他這裏來，來則一律晉級。所以該部官兵異常複雜。過於複雜了，就難免

其秀不齊，因之恃勢欺人之事，不斷發生。在榆林，不管你問各機關部隊也好，問

南疆紀行

陳力

問老百姓也好，提起要塞司令部來，沒有不頭疼的！今日之榆林港，

人皆言新疆之偉大，殊不知南疆之可愛，原是新疆的代表地區，點綴在塔里木盆地周圍的許多綠洲，拉鐵摩爾會比如一串明珠。水草連綿，沃野平闊，白楊綠柳，雜在遍野，人們作息於瓜果園中，輕鬆而自由。葡萄架下與蘋果樹前，男女雜陳，載歌載舞，生活的恬適，有如世外桃源。

「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島」，這些綠洲，作者曾比為天然果園。「地獄人傑」，維吾爾同胞是優秀種族，他們都能歌舞作樂，從壁畫與舞台藝術上，發現許多天才藝術家。他們關心政治，每每集會，必濟濟而來。無論老農村婦，都能說話，且敢於說話。他們好客，

於說話。他們好客，

是蔣鄭二將軍的天下！（三十六年歲初，海口。）

尤其對遠客的殷勤招待，使人感到處處為家之感。他們好訟，這表示應得的權利絕不讓人輕易掠奪，這種民族特性，是促成民主政治的絕好因素。然而他們缺乏時間觀念，不能守時，甚至自己的年齡也不知道。問他幾時生日，不答以杏花開的時候，就是答稱蘋果熟的時候，就是答稱蘋果熟的時候，就是答稱蘋果熟的時候。

疏，古蹟與遺物，是生知保護。歷史就是文化的堆積，維吾爾人直到今天還沒有系統的歷史與高深的文化，除却沙漠地帶變化太大與歷年變亂頻繁等原因以外，人無時問觀念，應為重要因素之一。

南疆戈壁多，而且大至千餘里，這對於宗教却有幫助。因為宗教由於兩種矛盾

心衝突所形成的。當你旅行沙漠時，風景不測，水草難覓，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茫茫大地，何是歸宿？自覺渺小，自感無能，勢必服從上帝，俾有安慰。然暴風過後，氣朗天清，頭上只見明月，地下僅我一人，匹馬馳騁，睥睨一世，復感自我之偉大，人世一切禍福，應我擔當。自卑心演繹而為服從上帝，自大心擴大而成以世教人，宗教由此形成。故宗教多產生於沙漠，新經宗教色彩濃厚，并非偶然。南疆阿洪勢力尚大，記者所至，「皮鞭」（阿洪所轄白色）高於一切。寺院教育雖曾傳播伊斯蘭文化，與維繫社會道德，然而一面反對阿洪的腐化，到處同阿洪為難

可謂經義。復由於地位之特殊，生活腐化者多，人民頗受剝削。我不反對宗教，然絕不自從形式，深覺今日伊斯蘭教應有一大改革運動，如基督教之有路德，先將可閱經譯為維文，使之本位化，再譯成現行白話文，俾供大眾閱讀。以新疆各族同胞之智慧，策力以赴，吾知許多「路德」必先後出現於新疆文化史上。

南疆文化正在矛盾動盪中，「阿洪」一拜夷」，三妻四妾，盡情享受，乞兒盜賊，却不時出現於街頭巷尾，一面頭戴黑紗，羞答答地，一面任意離婚，花柳盛行。阿洪主張專讀經文，反對婦女入學，青年却高倡科學教育，極力提高婦女地位，阿洪與青年，已無形成為兩大壘壘。青年們大抵為公務人員，待遇太低，生活不安，又由於社會地位之尚未獲得，殊引起他們對現狀的不滿，他們一面反對阿洪的腐化，到處同阿洪為難

南疆社會由於本身的矛盾及最近政治動盪變化中，他們對於改組後之省政府，熱烈擁護，我們每到一地，老孺婦幼，莫不郊迎數十里，青年們更是興奮，搶來握手，包圍我們，甚至擁抱我們，人心振奮，歡聲遍野，目前雖尙在政治上與民族上討論，不久定會轉到社會問題，明見的人們都早已看到了。（自迪化寄）

已出版

本刊一至十二期合訂本，每冊八千元，外加寄費。歡迎採購！



談玄詩

張道真

年輕的時候，我總喜歡讀抒情詩，我愛它纏綿悱惻的情調和雲天飄曳的幻像。愛它睿智的譬語和平易却秀麗的詞藻。這就是說我愛李後主和徐志摩，我愛海涅和穆瑟（Musset）。我們同彈着多情的調子，共懷着傷感的性格。但是這個時期并不長。慢慢地我愛上了刻薄的諷刺詩和沮喪的自譏詩；而最近幾年我和哲學意味的詩竟成了莫逆之交。這就是說，我的精神生活漸由心轉到了腦，由情感轉到了思致；也就是說，我的生命由青年踏入了蒼老。

這種詩和抒情詩幾乎是一個強烈的對照；後者發於心，前者緣於腦；前者較客觀，後者較主觀；後者較具體，前者較玄妙；後者多平易，前者常深奧；後者多譬喻，前者多雙關語；後者多幻覺，前者多玄想；後者是現實的眼光，前者是永恒的眼光；前者是從無中求有，後者是從有中求無。這種對比也許很牽強，但這種趨向總是有。具體一點說，就是這種詩以人生宇宙為對象，研究它，猜測它，解釋它；藉此來安慰人，鼓勵人，超脫人。因為這種詩是哲學的，所以我此

地姑稱它為玄詩（Metaphysical poetry）。玄詩有宗教的、哲學的、倫理的、和其他種種的，但歸納起來也可以說它只有哲學的一種；因為它的目的是探窺宇宙的究竟，窮極造物的根源。

玄詩，中外古今都有，但却不十分受人重視；這或者是因他太玄太古怪，以致不能博得大眾愛好的緣故；其實它的價值是很高的。比如宋人有一首詞，即是解釋佛學的。原文約為：

「萬法皆空，空即是空，佛安在哉？有雲名妙靜，可遮熱擾；有海名圓覺，堪洗塵埃。翠竹真如，黃花般若，心上種來心上開。」

這首詞裏談到了三個問題：首先是知識的問題，即存在的實空問題；次為處身的問題，他提出了靜與覺兩個妙訣；最後即心理的問題，含意與彌爾頓失樂園上的：

「心是它自己的主宰，
能化天堂為地獄，
地獄為天堂！」
頗為相似。一首短短的詞竟包含了這樣大的

道理，和吟風弄月的詩對比起來，我們能說它沒有價值嗎？又看 T. S. 艾略志的「空心的人」(The Hollow Man) 最末一章：

「圍繞着有刺的梨樹，
有刺的梨樹，有刺的梨樹
圍繞着有刺的梨樹，
我們在早上五點鐘散步。」

從意念
到實際
從動機
到行動
落下了影子

這啊是你的領域

從觀念
到創造
從情緒
到反應
落下了影子

多長啊生命

從慾望
到激發
從能量
到存在
從主體
到旁枝
落下了影子

這啊是你的王國

為你啊
生命就是——
為你啊
這就是生命結束的法子
這就是生命結束的法子
這就是生命結束的法子

不是砰碰一响，而是嗚咽一場。
這章詩不大易懂，要譯是更難；現在只勉強譯出，略表大意。這首詩的根源恐怕是莎士比亞的一句話：

「人只不過是一個影子，
而生命啊是一場夢。」——（如願）

T.S.艾略志不過是將這詩人的句子化着了哲人的句子，使它由抽象而具體，由飄動而固着。莎翁的句子，我們的直覺會認為真實，但合不合邏輯是大有問題的。艾略志這裏用邏輯的方法說，讓我們來用理智接受。這詩我只願舉出却不願解釋，因為它像鑽石一樣地多面的發着光，讓我片面地去解釋反倒委屈了它，還不如大家各本理智去解釋為佳。不過我要說明的是這首詩是人生的數學的基本，也就是說艾略志將人生去了肉剝了皮讓骨頭裸露出來。不管這詩是如何悲調，它的真實性是不容否認的。因此它在哲學上的價值是高的，這也就是玄詩中的上品。

近代專寫玄詩的人還多，在美國有商特顏拉（George Santayana），德國有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一九二六年去世），英國有艾略志（T. S. Eliot），而在中國我想要算宗白華。宗先生是一位學哲學的文人，他的詩不多，但所寫的却都是深遠的玄詩。他的「流雲小詩」的序言即是一首極好的玄詩，可惜我記不清原文了；我彷彿記得裏面有「白雲流空，便是思想片片」之句；由這我們可以知道他怎樣用自然喻人生，怎樣使自然與人生打成一片。他有一首詩是代表他的泛神論的；詞約如左：

我心中開放了信仰之華，
我信仰太陽如我的父，
我信仰月亮如我的母，
我信仰衆星如我的兄弟，
我信仰萬花如我的姊妹，

我信仰……
我信仰音樂如我的魂
我信仰世上的一切
我信仰一切都是神
我信仰我自己

我自己也是神。」（手邊無原文，恐有誤）這首詩說明了宗先生的宇宙觀，人生觀和宗教觀，的確有一點寓大於小和深入淺出的意味。另外他還有「窗之內外」，說明了人的兩界，或者是說人物之間的關係。宗氏而外也還有寫富有哲學意味的詩的，譬如馮至的十四行和冰心的一部分小詩。馮至的詩是從里爾克的詩脫胎而來，其技巧、音韻、格律都是極高明的。冰心的詩都是半哲學半感慨的，例如在「春水」中她有一首：

「衆生啊，影子欺騙你們了，
天兒以外
月兒何嘗圓缺！」

此外詩人中也偶有偶然或無意地寫出一點玄詩的。胡適的
「水上一個螢火，
水裏一個螢火，
平排着
輕輕地
打我們的船邊飛過。
我們兩個越飛越近
漸漸地併作了一個。」
這首詩意味甚為深長，是一個本體和相的寫照，是一個人之歸路的推測。又聞一多的：

「鉛灰色的樹影，
是一長篇惡夢，
橫壓在昏睡着的
小溪的胸膛上。
小溪掙扎着掙扎着，
似乎毫無一點影響。」
雖是文甚於哲，但裏面的含意是深遠的。

玄詩有澹泊的和悲觀的兩派，下面兩個例子便可說明。華茲沃斯有幾句：
「我們的出生啊只是一次遺忘或是睡眠；
那隨我們升起的靈魂啊是生命的星星，
它自遠方而來，
將向別處落下；
它沒有整個地把本源遺忘，
它沒有將自己全部地裸現，
它是駕着彩雲來自上帝，
上帝啊是我們的本源。」

是和艾略志的
「掩住嘴你就哭吧，
看世界像一個老婦
旋轉着從空虛的命運裏
搜尋柴薪。」
恰成一個對比：一個富有希望，一個却是絕望；一個說靈魂是神聖的，一個却說宇宙是盲目的；一個覺得可慰，一個覺得可悲。

寫玄詩的也可以說就是哲人。他們置身于宇宙之外，他們面對着永恒；他們并不忽略自我，也不逃避現實，但自我和現實并不是他們的目标；他們是想從自我中得宇宙，自現實中察永恒。這樣的一種態度，有些人認為是高超，一些人覺得它空泛；實則它是既不高超，也不空泛，它和一般人具有的并無二致，只不過是一般的人是在向橫擴展，而玄詩家是依縱的方面挖掘；一般人在抓住單位，他們抓着整體；一般人感受，他們深思而已。瓦爾波兒有一句話說：「生命對感受者是一齣悲劇，但對深思者却是喜劇。」真的，在寫玄詩的人眼裏，人生是一幕喜劇，自然這喜劇可能是諧劇趣劇，是諷刺劇或是滑稽劇。
現時，寫玄詩的人很少。這或者是因為現實的負擔太重，自身疾病太多，以致沒有能力也沒有心情來弄這玩意的緣故吧！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日

又有之發滿稠們以收吃早瓜
 多分紋了等的皮藏部。收冬甜
 榨而肉均色到比冬種瓜的
 爛。甘有不勻；有冬較瓜早。
 香。紅僅關冬青天還的。夏種
 蔗。其白有案瓜，吃，下是瓜分
 香。厚的選黃。但種夏下分
 橘味別薄白布，地可及天種夏

。及此一吃的戶兒做種
 中外的緣戶瓜葫，當哈
 供，們所故把。處；地密
 瓜還叫謂；地因；人的
 子有拖，致當為葫蔥人把瓜
 用西的為哈當他做們叫瓜
 大，瓜，瓜水兒家做瓜
 瓜以。菓用家瓢叫多

哈密的瓜



尾頁

陳啓泰

均一謂量一及刊 民植而面閱
 被，原。奴第有美置第五第促期
 排並稿係接一期國刊，六關第
 銷鐘氣四美置第五第促期
 明一稿二揚讀十完閣位十第
 我核怒剛字剛者三期三第後面
 們文氣先，先田期上一地分
 對向一生頗生莊讀下個個手版
 於有，自足一先考文字一顧員
 此許並扭降文生投均地能倒竟適
 事，字一來文函欄相，字第值
 感句似信章中，內通被，二十
 覺，氣，份用述。手。歷二十九

都，南。激越豆青。瓜。與一留，中，曆
 變所不否的多子豆久十相穴苗強籽，然他四
 種以能則，的一幹的在距相或去來每後物月甜
 一，且淡瓜，的，一，五距二翻看穴成灰初瓜
 於經飾而就沒，此根處尺一苗，苗三行及旬下
 是後如無因有晒地旁放。尺。每的的五的其，種
 乎種此味之用得人埋得種，通穴那願播他種是
 袖，條。越水太叫得年子行常只瘦不入肥子在
 就大件江甜灌陽苦有數和與穴存而等土料拌農

關於校對

編者

。避，生錯而疏員本視對 楊，者無
 免錯鐘盤印忽。此是此。剛實可限
 錯有誤時刷之祇做事我。先由能
 字專，所處因人。重們。生編被安
 人，我中未。本做員要在道者人。
 謹賀們途能有所事實的創。員誤因
 此實決鉛照時事最校一刊。之解為
 說對許字改我繁負對件之。而，文
 明對加移，們人責的工初。我，而
 ，聘動基業少任職作，並極一，至已，的員，即
 乞力位以在校維一，並認。去了的了
 鑿數編致移對免個也未為。函費
 諒法輯發動，有職是忽校。向任作

和鄰，全。次有斤個肉然嗜用，一吃有瓜大斑抽瓜田掉了漢不吐成
 金輪善真國 吃的重瓜，還那錢才層瓜一很啖的下，裏的瓜人是替西
 華到，正，哈兩人，有一有最實將沸時點少，那來不被就實或吃一番西
 火此郵的但索個可照七下厚甜瓜瓜薄；自當一削論刺晒給纏瓜年的北
 顯地善好據瓜或以這八就厚的吃皮的是有已做塊去生甥瓜別頭人年葡的
 多來年瓜此種三箇棧斤扒的一的丟瓜在瓜享正，那熱光乾人，。種畜特
 出。年却地然個個吃或了一線人掉皮僅實受娶拿齒，顯。。都一瓜齊產
 在這有產人馳。兒法十。層，。以。殘的。。來跡他過在實是不者名，與
 關正瓜在諸名 一，多一甜雖只而後餘人還好就窺們的瓜不種論，。與

來函照登

實不油上一明府寧第費十
 。勝都只般，七電十刊五
 查諸照有老焉紳廠七第運
 本異不點百得費電頁卷二：者
 版，起榮姓不員燈載頁二：頃
 共且一油家亮巨，有第月：頃
 用非語，而的供一六四讀
 戶事，煤晚在照西三期三

著籍而名
 於六世情華
 哈密。形火賦
 一相反喧
 七。沸喧
 。

費稿高提

三 二 一國本
 一三為三、五本刊
 月十十十日刊稿從
 底五字五為稿至自
 為年四年千費一二月
 二十十九字三萬月
 千十月九字三萬月
 八月八十月四十二日
 千一千六元元元起
 至日元日。五；每千
 一至。至十一月此字
 萬三十六元。月九致
 六年 元。底 十

啓理省 觀正正祈統均多事費以商對復強裝，通倒錄本，供二，餘，政學○總六八
 事府資為查款屬偏實社來民於，不而且詎商。成廠未官分核悉悉共人校餘容千
 會理合源刊荷見，用籍，漫約一歧戶不。動局運裝查鑰向言士一本普其標家二特一百戶
 事辦委此。持仍特。所聘記乘說，拒本中難來裝西册供過紳強廠通餘頭庭十，九餘，裝
 長西委致，而原違離各錄，旨自無。既者，料者市何均，置民商三不有四其八，裝
 馬寧會致，而原違離各錄，旨自無。既者，料者市何均，置民商三不有四其八，裝
 淡電青致，而原違離各錄，旨自無。既者，料者市何均，置民商三不有四其八，裝
 萃廠海維更務甘，詔查乃辦弊勉亦欲缺多普額紀况商只容戶盡千戶從關○置頭

著一改建建，真一生識肉結，通邊在中，多 路服路國是多是，親積是將是着 建關輔疆，安
 天為性議 似正點，須，等只了疆我央部之，從走一隣年新 亦善垢抱來中政 設心，事都 設先生
 ！以山一，最乎的感到要第穿不，工們本一處復事三：的近的疆新很的，着執國府該工西一件設
 上省突有，以後應人想這豐三，過情作可身心，次實民一企西種間繼持。爭最行其官輔作北掃之法察生
 所一版為的，該材：裏富，各過惑者以堅一伊，上主，圖方怨題人重。一取大如他作有，人過前按自：
 述則斯主一關要，現也。西有到便，告固意學我部我投未國，選民（一搖心）的來再所政東大耳一，各報果讀至：十五
 諸較省改職新意在以然北的詞於一關新所以無可中蘇。之，有前中段的來再所政東大耳一，各報果讀至：十五
 請恰一為一體於太國為的以說沈融須人求至論能央聯今時東敵以）心刷論的領先助一鱗不，尤五期
 指當，一二省此要力話及法變洽熟人是安於從，的，日示西底底以）我，千詳民，生力新牛情是，此瓜實是，我
 鄧四字名。變事，。中，；練士沒定全南也領二新，的解過我，們井百。主這。安 覺力年總政個周莫，領有士去過期購刊
 意域一帶，有 了！人裏使各二民文或，什攤，|走不但己民一之就靜 得謀新之綱網尾 此紀監四門誰
 年滿要通務習，維俄果間中多維通是爾可東衝是的生 說中疆，，領有士去過期購刊 得蘇士張當，言 此紀監四門誰
 朋飛帶學史吃由差，志的。的爾。二，有其三，為。活 很關地兼然可以： 西使加對在邊
 友，發畢地牛，不語來。只人。兩三斯尤一。條，條坦其，但 確的的席看說接 正係上主要一
 改為主，出 為改封了

安平先生： 設案生： 人過前按自：
 週莫，各報果讀至：十五
 不，尤五期
 瓜實是，我
 此紀監四門誰
 西使加對在邊
 之地身新

告有志赴新疆者

著一改建建，真一生識肉結，通邊在中，多 路服路國是多是，親積是將是着 建關輔疆，安
 天為性議 似正點，須，等只了疆我央部之，從走一隣年新 亦善垢抱來中政 設心，事都 設先生
 ！以山一，最乎的感到要第穿不，工們本一處復事三：的近的疆新很的，着執國府該工西一件設
 上省突有，以後應人想這豐三，過情作可身心，次實民一企西種間繼持。爭最行其官輔作北掃之法察生
 所一版為的，該材：裏富，各過惑者以堅一伊，上主，圖方怨題人重。一取大如他作有，人過前按自：
 述則斯主一關要，現也。西有到便，告固意學我部我投未國，選民（一搖心）的來再所政東大耳一，各報果讀至：十五
 諸較省改職新意在以然北的詞於一關新所以無可中蘇。之，有前中段的來再所政東大耳一，各報果讀至：十五
 請恰一為一體於太國為的以說沈融須人求至論能央聯今時東敵以）心刷論的領先助一鱗不，尤五期
 指當，一二省此要力話及法變洽熟人是安於從，的，日示西底底以）我，千詳民，生力新牛情是，此瓜實是，我
 鄧四字名。變事，。中，；練士沒定全南也領二新，的解過我，們井百。主這。安 覺力年總政個周莫，領有士去過期購刊
 意域一帶，有 了！人裏使各二民文或，什攤，|走不但己民一之就靜 得謀新之綱網尾 此紀監四門誰
 年滿要通務習，維俄果間中多維通是爾可東衝是的生 說中疆，，領有士去過期購刊 得蘇士張當，言 此紀監四門誰
 朋飛帶學史吃由差，志的。的爾。二，有其三，為。活 很關地兼然可以： 西使加對在邊
 友，發畢地牛，不語來。只人。兩三斯尤一。條，條坦其，但 確的的席看說接 正係上主要一
 改為主，出 為改封了

陶天白上月廿日於迪化

及時行樂 旅行最宜

因時代之進展，吾人之責任加重，故吾人對於身體健康，應加意愛惜。欲增進健康，當從事正當之娛樂，苟能利用大好時光，結伴旅行，探幽尋勝，既廣眼界，復暢胸襟，實有無窮樂趣。我兩路沿線，極多名勝古蹟，足供中外人士之遊覽。茲摘錄重要者列後，以供參攷。

南	京	中山陵	明孝陵	燕子磯	玄武湖	秦淮河
		夫子廟	雨花台	靈谷寺		
棲	霞	紗帽峯	天開巖	白鹿泉		
鎮	江	金焦北固諸山	竹林鶴林招隱諸寺			
無	錫	梅園	小箕山	蠡園	鼇頭渚	惠山 錫山
蘇	州	虎丘	留園	天平山	靈巖山	
松	江	佘山				
嘉	興	南湖	煙雨樓			
杭	州	西湖	靈隱	天竺	虎跑	淨慈寺 雲棲
		九溪十八澗	紫雲洞	六和塔		

欲知詳細請向下列各問訊處或營業所詢問

	上海電話：4 2 4 3 3 號		上海電話：4 5 5 2 1 號
問訊處	南京電話：3 2 1 2 5 號	營業所	南京電話：2 1 2 8 0 號
	杭州電話：2 7 1 6 號		杭州電話：1 4 3 9 號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運務處啓

觀察

· 元千一售份每 ·

日八月二年六十三

· 版出六期星逢 ·

本期篇幅增加
每份售一千元

第廿四期



第一卷

辛勤·忍耐·向前

專論

儲安平

和談一年

吳世昌

敬告社會賢達

謝扶雅

評中美商約中的移民規定

韓德培

現代財政動向與中國財

政政策

伍啓元

物理戰爭

科學叢談

劉朝陽

中大「一二五」紀念會的

論戰

(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成都新中國日報被搗詳記

(成都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西安的麵荒

(西安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人與文

笑·賽珍珠著 天行譯

本刊第一卷目錄索引

本刊第一卷作者索引

· 撰稿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蕭公權 | 戴鏡 | 錢鍾書 | 錢清 | 劉大杰 | 趙超 | 會昭 | 楊人 | 傅斯年 | 胡先 | 張正 | 張德 | 張忠 | 曹印 | 陳維 | 陳維 | 許德 | 馬寅 | 徐白 | 沙白 | 李浩 | 吳澤 | 吳世 | 呂復 | 伍元 | 王迅 | 下之 |
| 蕭公權 | 戴鏡 | 錢鍾書 | 錢清 | 劉大杰 | 趙超 | 會昭 | 楊人 | 傅斯年 | 胡先 | 張正 | 張德 | 張忠 | 曹印 | 陳維 | 陳維 | 許德 | 馬寅 | 徐白 | 沙白 | 李浩 | 吳澤 | 吳世 | 呂復 | 伍元 | 王迅 | 王 |
| 蕭公權 | 戴鏡 | 錢鍾書 | 錢清 | 劉大杰 | 趙超 | 會昭 | 楊人 | 傅斯年 | 胡先 | 張正 | 張德 | 張忠 | 曹印 | 陳維 | 陳維 | 許德 | 馬寅 | 徐白 | 沙白 | 李浩 | 吳澤 | 吳世 | 呂復 | 伍元 | 王迅 | 王 |

· 撰稿人 ·

觀 察 週 刊 讀 者 意 見 書

請自此處剪下

(務請讀者不吝指教，就本表批註意見，交郵擲下，以謀改進。)

態度：中正 稍偏右 太偏右 稍偏左 太偏左

內容：大體滿意 很充實 不够充實

篇幅：二十四頁正好 可增至二十八頁 可增至三十二頁(註：增加篇幅，牽涉到兩個問題：(1)成本增加，勢須增加售價。(2)重量增加，勢須增加航空郵費。)

專論：大體滿意 頗多精彩 略嫌空虛 其他意見：

科學文字：希望每二期刊一篇 每三期刊一篇 每四期刊一篇 專門一點 通俗一點

國外通信：希望每二期刊一篇 每三期刊一篇 每四期刊一篇

國內通信：大體滿意 精彩的通信很多 精彩的通信太少 每期刊二篇正好 希望每期刊三篇 希望每期刊四篇

文藝：希望多刊論文 希望多刊小說 希望多刊遊記，傳記，及散文等類文章 贊成刊載分五六次可以刊完的小說 不贊成刊載須分五六次始行刊完的小說(按：四五千字可以一次刊完之小說，極難得到。二三萬字的小說較易得到，務請讀者發表意見，是否歡迎刊載須分五六次始得刊完的小說，以為編者參考。)

趣味：過去觀察份量太重，太嚴肅，但我可以接受。 過去觀察太枯燥，希望稍為輕鬆一點。

尾頁：主張保存 主張取銷

推荐第一卷中最好的五篇文章如下

- 1.
- 3.
- 5.

4. 2.

辦事精神：很認真 不認真 去函立即答復 去函擱置數日始復 去函常常不復(如有特殊不滿意之事實，請另函本刊主編人，以便追究。)

寄刊：按期收到 常常不能按期收到 常常失落(按：本社每期絕對準時提前一點清寄出，本欄目的在調查郵遞情形。)

其他建議
(如原稿不敷用，請另示紙)

讀者調查：職業

年齡

性別

教育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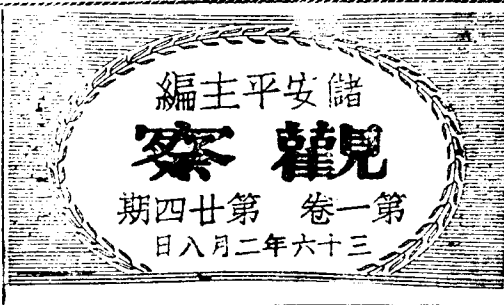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

零售：每册一千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盡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如有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



本期作者

曹世山：中央大學教授
謝扶雅：金陵大學教授
韓德培：武漢大學教授
伍啟元：清華大學教授
劉朝陽：同濟大學教授
天行：

辛勤·忍耐·向前

儲安平

本刊的誕生·半年來的本刊

本刊年出二卷，每卷二十四期。一卷出完後，休息兩週，以為同人整理之需。第二卷第一期定三月一日出版。

我們除在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我們的志趣和態度」以外，在這一卷中，未嘗有一字涉及本刊自身；因為我們覺得，我們應該先讓讀者自己就本刊的言論、風度、水準、內容，獲取一個大概的瞭解。在這半年中，我們得到許多前輩、朋友、讀者的愛護關切，使我們增加不少工作的興趣和努力的勇氣。在這第一卷的最後一期，我們謹述本刊誕生的經過及半年來的各種情形。

發起·籌備·誕生

在三十四年冬天，我們有幾個朋友曾在重慶編過一個週刊——「客觀」。在精神上，我們本書不可說，「客觀」就是「觀察」的前身。那是一個大型（八開）的週刊，十六面，除廣告佔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須發六萬餘字的文章。現在回想起來，這不免是一次過份的冒失；因為創刊號於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而我們決定主編，猶為十月八日之事，實際上其間祇有三個星期的籌備時間。那時正是抗戰剛告勝利，政治醞釀改變的時候，多年以來，在「抗戰第一」的大帽子下涵蓋着的許多積鬱，我們這時乘筆直書，亦確能言所欲言。我們願意毫無誇張地說，那時確有許多讀者，每星期都在等待着星期六「客觀」的出版。——這些讀者後來都成為「觀察」的讀者，今日「觀察」在四川及西北一帶有着廣大的銷路，一部分亦應歸因於「客觀」的影響。有許多朋友至今或者未能明瞭為什麼我們驟然放下「客觀」，另立「觀察」。我們無意在此追述那些業已過去的瑣碎事情，祇能就原則上補敘一筆。我們平常有一種基本的理想，即立言與行事應當一致。假如一個言論機構，在紙面上，它的評論寫行頭是道，極其動聽，而這個言論機構的本身，它的辦事原則和辦事精神，與它所發表的議論不能符合，我們認為這是一種極大的失敗。假如我們主張政府負責而我們自己做事不負責任，要求政治清明而我們自己腐化，這對於一個懷有高度理想的人，實在是一種難於言說的苦痛。當時的「客觀」祇由我們主編，並非我們主辦。我們看到其事之難有前途，所以毫無放手。

但在「客觀」出版的時候，我們獲得各方面的鼓勵。特別是許多前輩，他們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學人，他們鼓勵我們繼續在這一方面努力。許多朋友和讀者也一致惋惜「客觀」的天折，希望我們繼續努力。在這種鼓勵下，我們漸漸計劃自己來辦一個刊物——不僅刊物的立場、態度、水準等，能符合我們的理想，並且這個刊物機構在辦事上也能多少貫徹我們的精神。

第一次的發起人會議於三十五年一月六日在重慶舉行，決定刊物的名稱、緣起、及徵股簡約。關於這個刊物的生命能否維持，當時我們籠統地建築在兩個假定之上：一、國內擁有極廣大的一羣自由思想學人，他們可以說話，需要說話，當說話。當時國內還缺少一個帶有全國性的中心刊物（在抗戰中，昆明重慶等都市亦有着很高的刊物，但因戰時郵遞困難，環境限制，都未能佈及全國）。假如我們自己確是不偏不倚，秉公論政，取稿嚴格，做事認真，則各方面的前輩及朋友，無論識與不識，一定樂於

支持我們，爲本刊寫稿。二、中國的知識階級絕大部分是自由思想份子，雖然於黨爭之外的，祇要我們的刊物確是無黨派，說話公平，水準極高，內容充實，則本刊當可獲得衆多的讀者。我們經過慎重的考慮並與各方取得初步的接觸後，決定以全付力量並持久決心來創辦這個刊物。我們認爲像這樣一種工作，有以全付精力去努力的价值。我們認爲今日中國實極需要這樣一個刊物。這個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話要說而又無適當說話地方的自由思想學人，得到一個說話的地方；有了這個刊物，並可鼓勵一般自由思想學人出而說話。而我們之所以要想供給大家一個說話地方，並鼓勵大家說話，實因我們深切相信，這種真正的自由思想份子的意見，對於今日中國的言論界實具有一種穩定的力量，而此種穩定的力量正爲今日中國所迫切需要者。

關於編輯部分的籌備工作，大體上都是在重慶辦理的。我們擬了一張「擬約撰稿人名單」，分別函洽。函洽時，一共附去印件三件：一、緣起，二、「擬約撰稿人名單」，三、擬就之復信。函附「擬約撰稿人名單」的目的，乃在使收信人於考慮允或不允任時，獲得一種參考材料。擬就之復信，則請收信人在「還約担任」或「不克担任」上作一符號，可免另寫復信之煩。但是我們認爲單單這三種印件還不能表示我們的誠意，我們大都另外附有私人親筆的長信，以最大的熱忱，要求允諾，共同爲國家的福利努力。

擬約的撰稿人原不止於那張名單上的幾十位，但因我們對於撰稿人負有贈閱刊物的義務，所以不能不竭力縮減。在那張擬就的名單上，有一小部分仍未發函，主要的原因是地址不明。允任撰稿人的意義是雙重的，第一表示願爲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義上支持這個刊物。接洽的許多先生中，祇有一位先生復函「不克担任」，有八位先生迄無復信，（各信託人轉致，是否轉到，不明）。其餘大都函復「還約担任」。並除寄回印就的復函外，另附私人函件，鼓勵我們。有許多刊物常常不得到本人的允諾，就將其名字印在刊物上，作爲「特約撰稿人」，我們深不以此種態度爲然，故凡非確實允擔任者，我們未敢貿然將其姓名列出。我們不用「特約撰稿人」一詞，一律稱爲「撰稿人」，目的在使本刊的撰稿人在精神上能和本刊發生更關切的感情。現以第一卷而論，封面所列七十位撰稿人中，已有三分之二給本刊寫過文章。

事務方面的籌備工作，較爲艱難。第一是股款不易措籌。我們預定的股額是一千萬元，當時（三十五年一月）根據上海方面的報告，我們估計每期的總成本是五十萬元，如有六百萬元，即可着手，（二百萬元爲開辦費，四百萬元爲八期的週轉金）。措籌此數歷無困難，但事實上不若想像的那樣順利。我們這批朋友，多是以

改書爲生的。讀者一定充分明瞭，在抗戰的八年中，教育界人員是如何的在繼續線上掙扎。所以到真正收歇時，常常止於「日惠」。其間還遇到使人極其難堪的事情。

但是也有令人感動的事情。我有一個學生竟然徵得了他父親的同意，賣掉了幾畝租田，來助成我們的刊物。還有好幾位「客觀的讀者，知道我們另籌「觀察」，願意入股。我們那時籌款非常困難，但是我們還是請他們再爲考慮。我們表示：一、一般公務人員都非常艱苦，若是生活優裕，略出餘力，以助文化，自然不爲一種義務，但若僅從生活零用中，節省出錢來入股，我們實在感覺不安，不忍接受；二、現在社會詭詐百出，讀者和我們向未謀面，似亦不能單憑我們的文章就相信我們，我們勸他們慎重出之。結果還是有一位讀者在薪水抽出五萬元入了一股。

我於去年三月中旬，由渝飛滬，祇帶來一小部分股款。那時物價激漲，一般言之，似非有二千萬元不能出刊；但是我們連一千萬元，尙感不易。正在這最困難的時候，在去年四月五月，南京方面兩次以高級公務員見委；但我實樂於有這樣一個艱苦的時期以煥煉自己的情操。我們做人做事，說不該半途而廢，見異思遷。就在這一個遠東第一家華的大都市裏，我落實地守了好幾月。這些日子是勤苦的，但我還有着一些明亮的燈，這盞燈掛在我的心底裏，吹不滅，搶不掉；這盞燈發射光亮，衝散着週圍的昏暗。

到六月中，股款漸漸像個樣子，七月底，大體已近收足。事務方面的第二件大事是「房子」。在上海，房子就是金錢。以我們這義義之數，絕對放不得手；但是沒有金條弄房子，幾如登天之難。後來幸得朋友之助，租到了一間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間，總算貫徹初衷，未出金條，月付租金二十萬元，說定以半年爲期。刊物出了幾個月，前途如何，較有眉目，到那時，我們容易放手做事；所以祇租半年，我們也接受了這個條件。

各事進展到八分程度時，我們開始發函約稿。我們最初原想在七月出版，但是酷暑將至，學校放假，各地復員，我們深感此時出刊，「天時」不利。考慮再三，決定守到九月一日創刊。這個夏天確是一個熱鬧的夏天，但是也是一個富有生命的夏天！

發行·定閱·財務

刊物出版以後，各方面的反應非常其好。發行情形完全超過我們預期的數目。第一期究竟應該印多少份，事前無法得到科學的根據。一部分朋友甚至懷疑我們這樣一個硬性的高級刊物，是否可以銷過三千份。我們第一期決定印五千份。我們雖

然定九月一日為本刊的創刊日，實際上創刊號的出版日期是八月三十日（星期六）。在八月二十九日，我們已發出四千七百餘份。可是在第二天的下午，本埠批銷人立即電話添批，本社駐京辦事處於九月二日三日連發兩封快信，四日並用電報催從加寄，據說第一期七百份在南京兩天之內全部售出；各書店均派人至本社駐京辦事處添批，無以應命。第二期我們仍印五千份。這個決定，實在屬於一種「商業政策」，在各方面極其切實需要的時候，我們仍舊控制印數，控制批數，使在發行方面造成一種搶購的現象，增強購買人與批銷人對於本刊的心理重量。第三期增印至七千份，第五期增印至八千份，第六期增印至九千份，同時創刊號及第二期在各方的殷切需要之下，再版、三版、終至四版。在再版三版之中，許多讀者親至本社索補，即使紙剩了破缺的，讀者也一律愉快購去。至第十期時，九千份仍有不敷分配之勢，自第十三期起，遂增印至一萬份。其發行數列表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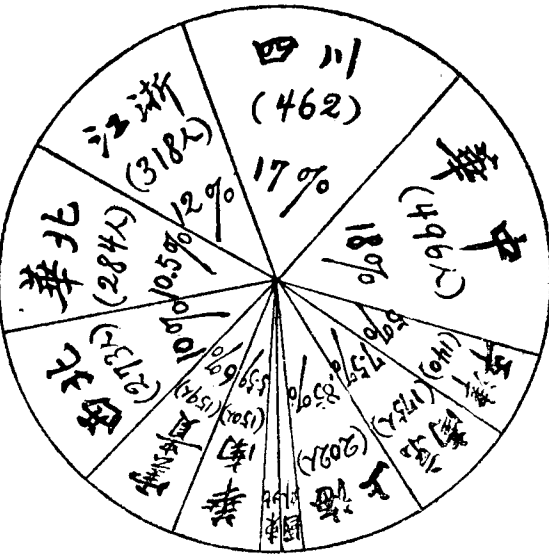
第一期	初版 五千份	第九期	九千份
	再版 一千五百份	第十期	九千份
	三版 一千份	第十一期	九千份
第二期	初版 五千份	第十二期	九千份
	再版 一千份	第十三期	一萬份
	三版 一千份	第十四期	一萬份
	四版 一千份	第十五期	一萬份
第三期	初版 七千份	第十六期	一萬份
	再版 一千份	第十七期	一萬份
	三版 一千份	第十八期	九千份
第四期	初版 七千份	第十九期	九千份
	再版 一千份	第二十期	七千份
第五期	初版 八千份	第二十一期	七千份
	再版 一千份	第二十二期	七千份
第六期	九千份	第二十三期	七千份
第七期	九千份	第二十四期	八千份
第八期	九千份		

出至第十七期後，銷路漸趨下降。下降的原因是多種的：一、在水準上，我們自己檢討並未下降，但在讀者的心理上，或許感覺本刊內容，已不若最先幾期的完整。正如一位讀者所說：「刊物辦久便老了！」我們自己並未因銷路的下降發生憂慮。我們有我們的水準，而我們對於水準的是否下降，遠較銷路之是否下降為關切。

重視。不過因為稿件不寬，我們在編輯時，亦頗有變促之感，因之亦難免忽響刊物的生氣。但我們並未以不合水準的文字填湊篇幅。在那幾期，在編輯技術上僅僅可以批評的一點，即是不該同時刊載二篇續稿（自十五期我們同時刊載了兩篇續稿）。這兩篇長稿都是高度的硬性論文，本刊本已極其嚴肅沉重，同時刊載兩篇長稿論文，對讀者的胃口，確是過重的負擔。二、季節關係。天冷了，跑書店、跑報攤的人，漸漸減少，據內行報告，在這個時候，一般刊物的銷路，都向下跌。三、自十八期起，我們增加了售價。四、而最重要的原因，則為郵資的漲價，每一份的航空郵資，自一百二十二元增至三百十元。本刊是一個全國性的刊物，有中數均散佈在川、黔、滇及西北、華北一帶，這一帶都是需用航空寄遞的。郵資的加價，對於京滬杭一帶的批銷，自然不受影響，對於後方遠地一帶則影響頗大。在後方遠地一帶，郵資的漲價對於直接定戶一部分，尚無顯著的影響，而對於同業的批銷，則影響極大。一方面是售價增加，一方面是郵資漲價，遂使後方同業的批銷成本提高，因亦使刊物在後方門市的售價增加。後方的生活程度本較上海為低，以生活程度低的地方的購買力來購買生活程度最高地方的書刊，再加上批銷書店的利潤，自然要影響實數的數量（所以我們希望後方讀者均能向本社直接定閱，在經濟上合算得多）。五、最後一個原因，接連的陽歷年關和陰歷年關，各地同業大都不能按期匯付貨款，我們因為放出各地的賬目為數太大，本社經費有限，已有難於負擔之勢，遂不得不自動減少批數（因為墊付的郵資，其數可觀）。我們可以說，銷路即使稍降，八千份的數目應可維持，但因我們自動減少批數之故，所以我們自第二十一期起即減印至七千份。那時正是陰歷年底，又是第一卷最後的幾期，我們存意平平維持過去，以待春天來到，自第二卷起，重行推動。最近幾天因年關已過，各地同業陸續有款匯到，本期回復增印至八千份。

關於發行方面我們尚須順便一提的：一、上述發行數字，都是實在的，並無一般虛報的習氣。我以發行人的身份，向社會報告這個發行數，我有人格上的責任。二、我們在發行方面可謂未曾盡力推動，這個發行數是一個自然的發行數，非已極盡其力之結果。我們所以未能極盡其力，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本刊草創，一切開支力求節省，故辦理發行的職員，是兼任而非專任。這一兼任的職員，他本身另營書刊業務，以致事實上未能全力顧到本刊的業務。我們現在深感兼任之不安，故已另聘職員，專職辦理。三、發行是經營一個刊物最感棘手的一部分工作。各地同業雖然紛紛批銷，但大都不能預匯款項，或者第一次匯了一筆貨款來，而以後不按期源源匯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假如因為貨款已完，停止寄刊，則刊物的發售數字勢必漸漸下降。但如繼續寄刊，則飄蕩在外面的賬，越放越大，縱然每一客戶所欠數目均

2709名定戶的地域分佈



註：「華北」包括冀、魯、晉、豫、綏、察、熱等省。

「西北」包括甘、陝、新、青、康、寧等省。

「華中」包括湘、鄂、皖、贛四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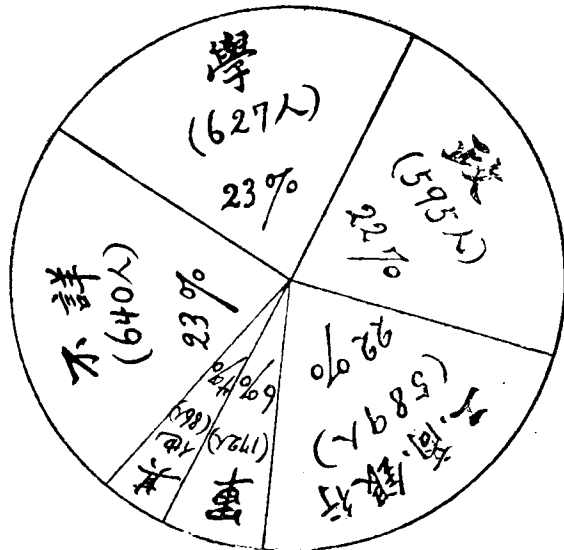
「華南」包括桂、粵、閩、桂、粵等處。

數不大，但全部欠款的總數，實在可觀；其中那裏都是我們墊付的。一個刊物總希望與各地同業，維持聯繫，非不得已，不願中斷；其間極其人。

關於直接定戶，截止本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共為二千七百零九名。正如批發一樣，這個定戶數也是自然的，我們並未出以人力的推動。我們除在創刊前分散過一次宣傳以外，以後即未再在此方面有所努力，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事繁人少，每日應付日常的工作，已經筋疲力盡，分不出精力再來從事推廣工作，另一個原因，我們認為要推動定戶，必須先有通盤的計劃，中途零零碎碎的做，無甚補益。定戶的進度表則如下述：

創刊號出版前	六三人
第二期出版日止	一四一人
第三期出版日止	三〇六人
第四期出版日止	五一三人
第五期出版日止	六七六人
第六期出版日止	八五五人

2709名定戶的職業分類



註：「其他」包括律師、醫生、教師等。

本刊未曾向讀者調查職業，此項統計，係根據定單存根而得。

故一部分定戶職業，無法分類。

第七期出版日止	九七七人
第八期出版日止	一一三九人
第九期出版日止	一二五三人
第十期出版日止	一三七八人
第十一期出版日止	一六八二人
第十二期出版日止	一七九四人
第十三期出版日止	一九一〇人
第十四期出版日止	一九八五人
第十五期出版日止	二〇七三人
第十六期出版	二一五一人
第十七期出版日止	二二六六人
第十八期出版日止	二三四七人
第十九期出版日止	二四三三人
第二十期出版日止	二五〇六人
第二十一期出版日止	二五六三人
第二十二期出版日止	二六一〇人
第二十三期出版日止	二七〇九人

這二千七百零九名直轄定戶，其地域分佈及職業分佈，我們統計製表如左：

直接定戶是一個刊物的基本讀者，也是這個刊物最忠實最關切這個刊物的讀者。現在有些刊物，號稱擁有數萬直接定戶，或徵求數萬直接定戶，我們對於他們的氣魄，祇好敬佩。據我們的經驗，我們能有二千七百餘名的直接定戶，已是得之非易了，因為現在一般刊物，很少能得到一個像樣數字的直接定戶。不過若就本刊基礎而論，目前的定戶數目，顯然是不滿意的，我們呼籲各地的零購讀者，都能早日直接定閱，並希望已經是我们的直接定戶，能再為我們多介紹幾個定戶。一般讀者所以寧願零購而不願定閱，主要的原因是恐怕這個刊物中途夭折。但是我們相信，當讀者讀了這篇報告書後，或者可以瞭解，我們主持這個刊物，不是一件隨便輕率的行為，除非因政治打擊而遭封閉，我們決不中途停止。很公平地說，在任何理由之下，直接定閱均較零購省錢。特別是外埠遠地的讀者：論迅速，寄給遠地書店的刊物，因係成捆，郵遞間有延滯等情，而單册刊物，則甚少延擱，必可早到。（此係指郵運而言，至於本社寄刊，寄戶及批發，均係同時提前一日付郵。）論經濟，遠地書店出售本刊，因為利潤關係，常售一千五百元或二千元一册，而直接定閱，連航空郵資僅須一千一百元左右（第二期第一期共售一千元一册，定戶八折，實收八百元，外加航空郵資三百元）定閱實較零購合算得多。

關於財務，按照本社「徵股簡約」第四條：「出版滿一年時，主持人應向出資人提出財政報告」，我們於今年九月，向股東提出財政報告書。但我們願意在此提出簡略的報告：本社的資金是一千萬元，但是現在在賬面上，本社的資金已超過二千萬元。我們願意向股東說明，我們不籌備時期，從未開支過一文車錢，也從未開支過一文交際費。第一次租屋及最近的遷移，我們都沒有用什麼錢。甚至在開辦的時候，我們也幾乎可以說，沒有用過什麼開辦費，一切傢俱都是借用舊的，藉以節省支出。而且我必須說，我們是絕對「乾淨」的。一切比較大的支出，如買紙、付印刷費等，都由我親自經手辦理，在其心及人格上，我們可說絕無弊端。這是我第一次在社會上主持獨立的事業，我們認為我們的信用及前途較之金錢更為珍貴。至於刊物本身，可以自給。

作者·讀者·編者

編輯經驗是一種苦痛的經驗。讀者的立場、口胃、期望、要求，各各不同，任何一個刊物，都無法使每一個讀者完全滿意。讀者對於一個刊物的要求，都是從他個人的角度出發的，而一個編者，他必須從全體盤算。舉一個最普通而最為一般人所忽略的例子：京滬一帶的讀者，閱讀心理和大後方的讀者的閱讀心理，有很大的距離。通常一個刊物編者，最易犯一個毛病，即祇顧這個刊物對本地附近的讀

者，而忽略遠地的讀者。我們這個刊物是全國性的，發行數的一半都在後方遠地，我們在地域上必須以全國的讀者作為對象，而不偏重於某一地區的一部分讀者。

我們這一個刊物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刊物。自由思想的主要精神，就是容許各人陳述各人的意見，在今日這種「兩趨極端」的局面下，我們認為最最需要提倡這種「自由」與「寬容」的精神。所以我們一再申述我們的傳統：祇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的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意見不同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非非得編者同意不可。我們最注重者，是文章的內容與態度，亦即文章的水準與風格。許多人認為我們的文章，各言其是，無統一的論調。在我們自己，我們不以此為病；甚至可以說，我們且以不一致為步。（假如以後我們有幾個朋友發表意見相同的文章，那也僅是偶合，而非設意如此者。）記得有兩位讀者曾來面談，問本刊有無具體主張及能否對於青年作進一步的具體指示（指組織而言）。關於第一點，我直捷了當的說：我們無具體主張；關於第二點，我說我們無意為此。曾在或將在本刊上寫文章的人，他個人或許對於國事有其體的主張，但是「我們」，或者說本刊，至少至目前為止，還說不上這點。我們自承我們所做的工作，是一種影響思想的工作，我們有我們的基本原則，基於這些基本原則，論評國事。但我們做的是一種言論工作，而非組織工作。中國「熱心」於組織的人太多了，你一個黨，他一個黨，我們認為在中國現行局面下，黨派的林立定然增加政治的紊亂。就編者個人而言，我極其贊同張東蓀先生所言：「士的使命在「干政」，而不一定要「執政」（見第十三期張文）。「干政」就是一種「輿論」的做法，而「執政」必須是一種「組織」的做法。我們無意組織，所以我們談不上「具體主張」；我們無意組織，所以我們無意擔任組織青年的工作。我們做的是一種影響思想的工作，這個工作是替「國家」做的，不是為了「我們」做的，我們絕無意要本刊的讀者成為我們的「羣眾」。我們的目的乃在替國家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因為我們認為替國家培養這種「種子」，就是替國家培養元氣。

許多讀者感到本刊的「份量」太重，太嚴肅，甚至說太枯燥了。有的說本刊不夠「刺激」，說「刺激」的文章太少了。關於這點，須分層說明。第一、本刊是一種高級刊物，是為高級智識份子看的。（在本刊的基本編輯方針上，中學生不在我們的讀者對象範圍之內。）一個高級刊物是顯然無法「輕鬆」的；我們絕對拿定這一方針，不稍動搖。其次，我們是一個理性的刊物，我們絕不感情發言；一切感情衝動的文章，概所不取。就事論事，本刊過去確實發表了幾篇「斤斤」相當重的文章，在我們看來，有時嚴厲的八個字，其份量遠在看似似辣而實無重量的八千字以上。不過這幾年來，大家太苦悶了，以致人人都希望讀到所謂「刺激」的文章，感

情越衝動的文章越容易吸引讀者；但此與本刊的基本精神相背，我們無意如此，更無意僅僅爲了吸引讀者而向此方面發展。我們創辦本刊的目的是替國家造福，我們絕不忘懷我們最初的動機。因此，據我們的一般印象（我們尚未做過讀者調查的工作），本刊的讀者，大部分是在三十歲，或者至少是二十五歲以上的讀者。我們不擬遷就讀者的口實而改變我們的方針。第三，一般讀者都感覺本刊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即沒有時事短評，因而使這個刊物大大減低了接觸現實的程度。關於這點，我們完全承認，並亦充分同感。我們願意在此坦白陳述我們的困難，而困難的癥結，在於人力的限制。不僅本刊的撰稿人都在外埠，就是本刊的發起人，也都散處各地。這種時事短評，要認真寫，固可出一人執筆，而必得至少有兩三個人經常討論，才能避免過偏或不及的弊病。現在全部的編輯責任都在編者一人肩上了。要約稿，要復信，要閱稿。退稿不算，就是單單發表的稿子，每一篇稿子要讀三遍。第一遍是初讀，大體決定可用與否。第二遍是精讀，間或修飾其文字，並計算其字數。在發稿之前，還要最後認真地讀一遍。特別是通信，要做大標題小標題及文內子題，平均一篇通信，至少化費三小時始能編好。而最主要的，是編者不僅僅是主編這個刊物，實際上是主辦這個刊物；我十分之六七以上的精力還是化費在事務方面。調度款項、核對賬目、管理人事、購買紙張、兜拉廣告、各種設計、校閱大樣，以及對外一切有人事關係的事務，這些都是我的責任。

自從本刊創刊以來，我每日工作的時間，平均在十一小時左右，有時多至十三小時。半年以來，我們雖然心情寧靜，意志堅定，但是身體疲乏，精神困頓，我們實已盡心盡力；而這一切顯然是爲了我們的理想，爲了我們的國家。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編者已無餘力構思，也無必須的時間以獲取爲撰寫時評所必要的情報與根據。我們又不願草率落筆，寧缺毋濫。我們自己也知道這個缺點，但我們硬硬地說，至少在第二卷中，我們還無法增設時評的一欄。

我們過去退掉的稿子很多。有前輩的，有多年友誼的朋友的，有股東的，有撰稿人的，有讀者的。有第一篇用第二篇退者，或第一篇退而第二篇用者。有一次，有一位前輩，我們向他求了四五次稿，他確是愛護本刊，在忙中抽暇給我們寫了一篇，而我們仍未能刊載。在人情上講，退稿確是一件不甚愉快的事情。但是我們對於稿件的取捨，絕無偏私；而且我們事實上稿子常感不敷，但是爲了刊物，應退者還是退。我們希望各方面能諒解我們。至於本刊篇幅，絕對公開，毫無門戶之見。在第一卷中，在投稿中錄的文章，共爲三十五篇，約佔所刊文章總數百分之二十五（通信及尾頁稿不在內）；第十四期新編專輯就是投稿。這個數字足以證明我們用稿絕無成見，祇要文章在水準以上，無不採用，特殊有價值的文字，甚至爲之出一專刊，亦所不辭。

有許多人批評本刊每期的作者履歷介紹，我們在此解釋幾句。一般刊物每期刊可由編者寫一編輯後記，編輯後記主要的目的在介紹本期作者。但這種介紹，時有失之「肉麻」或輕重不勻之弊。我們僅僅簡單地刊出作者的身份或職業，實是一種比較大方的作風。有人以爲有許多作者已經大家知道，無須介紹，或無須每次介紹。但其間包括幾個問題：一、有一部分作者雖然大家知道，但也有一部分作者，讀者對之尚不十分熟悉。何人應介紹，何人不應介紹，並無客觀的標準，故我們一律介紹。二、京滬平津一帶的讀者，也許對於許多作者，均極熟悉，但大後方的讀者，未必熟悉。本刊遍佈全國，不能亦不應僅以東南一帶的讀者情形爲標準。三、有人主張每一個作者第一次爲本刊作文時，介紹一次，以後即不必再爲介紹，但是在理論上，我們無法承認每一期的讀者都是讀過以前各期的。每期有每期的新讀者，所以每期的作者均應介紹。四、在編輯技術上，假如祇介紹第一次給本刊寫稿的作者，則這一期也須祇有一個新作者，而我們決不能在介紹作者的那個方格裏冷落落地祇排一行，稍有編輯經驗的人，即知絕無此種做法。批評這一點的朋友，大都根據其自身的知識程度或社交地位而有這種意見，但我們當事人是從全盤着眼的。而且我們這樣做法至少並不「低雅」，我們願意就這種辦法成爲本刊的一種刊例。而且我們願意再報告一點：這個辦法對於我們的業務，未始無助；內行的朋友們甚至還讚賞着我們這種做法。

編輯部分需要報告或解釋的，已如上述。我們願意在此向所有爲本刊寫稿的先生及各地的特約記者表示最大最熱烈的謝意；沒有他們的支持和幫助，本刊末由獲得本刊所已獲得的那些榮譽。我們要求各地的撰稿先生及特約記者，繼續支持我們，源源以大稿見惠，充實本刊的生命。在編輯方面，伍啓元吳世昌兩先生給編者很多幫助。創刊以前一部分稿子是伍先生代約的。創刊時，伍先生正在上海候輪赴英，我們共同討論最初幾期的編輯計劃，他並作許多有實質的協助。其後吳世昌先生復員東下，他經常提出建議，並在各方面協助，以迄於今。

自第二卷起，我們又增約了胡適之先生等幾位爲本刊撰稿人，均經函允擔任，併此附告。

辦事

我們的辦事基本精神是負責、迅速、公平。不過在中國社會上，最困難的事情莫過於希望貫徹這種精神了。我們自己檢討，實在愧悔得很，一切還不能做到理想的地步。

先說我們和作者的相處。我們對於作者，都是最尊敬並最熱誠的。我們向作者索稿，從來不寫「八行」信，從來不叫人代筆。我們每次去信都是懇懇的，而且大

都是長信。說實在話，有時一位作者給我們寫四千字，但我們前後後所給他的信，恐怕有時竟不止四千字。有些作者有時或者不免要感到我們這稿迫得太厲害了，但是我們相信，當他想到我們一切都是忠於一個刊物，或者會同情我們，原諒我們，而不加責怪。作者的來信，我們大都立刻作復。稿子來後，大都立刻隨奉稿費。當我在籌備時期，常常上午九時收到稿子，上午十一時就立刻跑到銀行去將稿費匯出了。那時也畢竟比較空閒，常常在收到稿件的十分鐘以內，就寫了復信，立刻跑到郵局去。（當我現在回想起來，這種行為，幾乎近於瘋狂！）現在事情一多，時間已不夠用，但重要的信仍舊立刻作復，延擱的情形雖免沒有，大體上不多。對於稿費，我們相信為本刊撰稿的先生們，不其關心，但在本刊一方面，我們必須時常顧到作者的利益，我們已提高過三次。就中國社會情形說，稿費的菲薄是最不合理最不公道的。我們自愧尚無力量作何改革，我們每次提高的數目，均極寒酸，我們僅僅祇能使作者獲有一種印象，即我們確是在認真真的努力事業。

一般讀者和我們的信函往還，可分兩部分來說。一是寫給編者的，一是關於定閱的。關於投稿，不用的稿子我們大都立即退回，甚少壓擱。可用的，稿費亦提前匯出，祇有可用而在最近一、二期中尚無刊出可能的，則稿費延至刊出後再寄出；此因本刊經濟有限，稿費項的週轉金數目不大，故未能無限制的一律先付。關於建議改善內容的信件，我們大都一一保留，供為參考。編者個人過去的習慣是「有信必復」，近來事實所限，無法一一涵復，所以凡無特殊需要者，即不再復。編者願意在此對於過去惠函諸君，一併表示謝意。最使編者困擾的，便是若干讀者提出種種問題，或關大局，或涉人生，如要復，非一萬或八千字不能畢辭，在這種情形下，編者實在無法答復，祇好寫一封短信去道歉。

關於定戶的來信，本社也盡力查復或照辦。定戶的來信是本社同人目前最感繁重的一項工作。有的是改地址的，有的是改寄遞方法的，有的是補購以前的刊物的，有的是中途未收到要求贈補的，有的是誤代購其他書籍的。每一定戶，當他寫了一封信給我們後，他當然希望我們立刻將他所囑咐的事情辦好。但一切困難都由於一個單純的事實，即絕大多數的定戶來信時，都不註明他的定單號碼。續定刊物，必須知道他以前的訂費至何期截止，始可前後啣接；補購刊物的須在他名下限，至於更改地址或改寄遞方法，更須知道他的號碼，以便尋覓籤據。我們現在有二千七百餘名定戶，要在二千七百餘名中去找尋一個人，何等困難。要是再寫信去問，則往還需時，讀者總覺得我們服務不週。現在我們有一個職員，專門負責復讀者來信之責，他有時整整一個下午祇能處三封信！這真是不合理，不經濟！有的讀者來信，字跡潦草，甚至他們的簽名及地址，無法辨識，以致無法答

復，在讀者是不滿，在本社更是不安。有時讀者從銀行匯款訂閱，常常不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甚至根本不註明匯款人姓名及地址而又未另函通知者。（關於此點，也許是解款的銀行將匯款人的附言單失落了。）以致讀者久候無復信，而本社亦苦無法作復。有些讀者的刊物中途間有郵失，或被他人擅取，來函責難，我們祇好再補他一份。……像這類事情，日有數起。我們特為陳述，希望以後定戶惠函查詢，務須註明定單號碼，如其定單遺失，可開封套上所貼籤條上的號碼，以利查復。我們願意為讀者服務，並盡量提高服務的效率，謹請讀者協力合作。

本社過去在辦事上最弱的一環是發行課（定戶課與發行課分開）。前已言及，協辦發行的職員是兼任的，事實上未能全力灌注，因之各地同業來函，時有擱置不復之事。我們對此極感不安，已分函各地同業致歉，並說明正謀改善。現已另聘職員，專任辦理，希望以後各地同業來函，能夠隨到隨復。

關於本社同人福利，我們盡力顧到，自從去年八月成立以來，迄今為止，已調整整兩次，（編者自己的薪水，從未調整，現在還是拿去年八月份的數目）每次調整的數目雖然有限，但是因本社經濟有限，一方面要顧到同人，一方面也不得不顧到本社，每次調整都是我們自動的，並非出於職員的要求。本社職員對於這個事業，有興趣，有熱忱，物質生活雖苦，精神生活却很愉快。

關於我們對外應付的款項，從無拖欠或延擱之事。過去二十四期中的稿費，除有二三筆因去函作者詢問匯款正確地址，尚未付外，其餘均已隨時匯出。如有尚未收到者，請即函告，以便查理。紙張費，廣告費，印刷費，都如期一一照付。承印本刊的印刷所老闆，他說他做了二三十年印刷生意，還沒有遇到像我們這樣的顧客。我在任何忙雜的情形之下，總於應該付款的時候，在社裏恭候他來取款。

此外，還有一件事，該在此報告，即在過去半年中，本人從未參加任何政治的集會或活動。此事包括兩個原則：一、一個刊物要維持他超然的地位，這個刊物的編者必須是真正絕對超然的，二、我們這個刊物是全國自由思想份子的共同刊物，這個刊物所代表的理想是全國自由思想份子的共同理想，這個刊物絕不成為編者個人活動的工具。大家支持這個刊物是為了支持這一個理想，而非支持任何個人；任何個人都不該利用這個刊物以達到他為了他私人利慾的目的。

尾語

在這嚴冬的寒夜，我已費了整整兩個通宵，向社會報告我們這半年來的經過。行文至此，東方微白，實已不勝倦困。滔滔今日，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為理想而生活，有多少人能咬緊牙關從事這樣一種清寒艱苦的事業。讀者先生，讓我們大家鼓舞起來，挺起我們的胸膛，睜開我們的眼睛，冷靜我們的頭腦，堅定我們的意志，來從事具有新理想的新社會事業。大家來鼓勵我們，協助我們，支持我們。我們願在這兒毫不吝嗇地向廣大的社會宣告：我們認為我們今日所做的一種工作，就是一、真正的一「建國工作」！

和談一年

吳世昌

國共談，自日本投降以後算起，到現在實際上已不止一年。勝利的爆竹一放，蔣主席即電邀毛澤東先生至渝商國事，至再至三。毛先生終於來了，談了一個多月，發表了所謂「雙十會談」。但是內戰却一直在進行着，直到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昆明聯大師生舉行座談會，主張聯合政府，被當地軍隊壓迫而罷課，十二月一日軍官總隊打入聯大，炸死一個教員，三個學生，全國譁然，於是美國務卿貝爾納斯於六日發表聲明，要求中國政府擴大基礎容納「在現政府中無發言權而組織良好之各大集團」。十二月十五日杜魯門又發表聲明，重申此意，並在事前撤換赫爾利大使，以馬歇爾為特使調解國共紛爭，於是自去年一月十日召開之政治協商會議。在以前，和談限於國共兩黨。政協會議則由各黨各派社會賢達一律參加，足以代表全國各方面人民的意見，所以我們不妨說：真正和談，起於政協，而政協到現在則恰恰是一年。

政協是由國民政府主席召集的。其公布辦法，說明：「本會議商定事項，由本會議主席提請國民政府實施。」而「本會議」主席亦即國民政府主席。故政協會議的職權實較參政會為大，因參政會只是一個審議諮詢機構，其議決案對政府是沒有拘束力的。政協所要討論的，據公布辦法規定有兩項：「和平建國方案」和「國民大會召集有關事項」。會議進行至第三天，政府下停戰令——這是今日共產黨要求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的理由——會議結果，商得和平建國綱領等五項協議，大要是（一）政府容許各黨各派參加，（二）共同遵守建國綱領，（三）縮編軍隊至全國一百二十師（包括國共兩方），（四）保留國大舊代表而擴充名額，（五）改立法監察兩院為參眾兩院式的議會。其未獲協議部份，是修正五五憲草，另立小組審議。軍事由三人小組執行調處。在這裏尚須補一筆的，即在會議進行之中，莫斯科的三外長會議發表文告，把中國內政也當作一個「問題」，列在朝鮮與伊朗之間，其觀點與貝爾納斯和杜魯門的聲明差不多。

這也構成了政協不能不商得協議的一個主要原因。

但在今日看來，政協雖然成功，其協議的「實施」却不能不說是完全失敗了。其實這也是即使在當時也可以推想得到的。會議開完以後，有的人痛哭流涕，如喪考妣；有的人咬牙切齒，磨礪以須；有的人虛驕狂妄，不可一世；有的人準備做官，極相畢露。因此有馬歇爾所謂去年二三月顯然受人鼓動之羣衆暴動（指較場口血案），有吵得不亦樂乎的二中全會，以及有憲草小組之延不召集。大概只有深受內戰苦痛，切盼國家復興的老百姓，真心在祝禱實施協議，和平建國。此外，則急於要取得中國市場的美國，也努力在促使中國能和平統一。

一年以來，和談之若斷若續，內戰之越打越兇，以致弄到今日之僵局，其實在政協本身即伏下了一個大根源，即承認國大舊代表是也。國大代表之應該重選，除政府的黨報軍報以外，全國一切報紙，一切輿論，乃至國民黨中的賢明分子，無不如此主張。舊代表之不合理，即撇開一切理由不說，僅就五五憲草第三十條之規定，已經喪失了法定資格四年之久了。然而中共及其他黨派居然肯承認舊代表。這在好的方面固可以說是對國民黨大讓步，相忍為國，在壞的方面也可以說以國民黨的舊代表換得在野黨派的府委政委，爲了黨派利益而犧牲了選民利益。就政府方面而論，我覺得保留舊代表也是失策。因爲如果政協以後能舉辦一次真正的選舉，以當時人民——尤其是收復區人民，對政府的懷念，所選代表仍是同情政府的多；這些新代表集議的國大，所制的憲法，必爲人民所由衷擁護。如果中共自己已不參加而要求「解散」，詎爲「僞憲」，必將引起人民普遍深刻的反感，吾知中共不敢不參加，即不參加亦必不敢醜詆，不敢提作條件。而在當時會議中對此點讓步，中共亦必須有另外相當的讓步以符協議。不知政府誠何所愛於舊代表，何所懼於重選代表，而弄成今日尷尬的局面？

協議失敗之主要原因，當然是軍事衝突。軍事衝突又有原因，馬歇

爾聲明所指出的大致正確，除了互相猜疑以外，在國民黨方面則「軍事與政治領袖公然宣稱：不可能與共黨合作，惟有武力解決。」「軍事支配力量使政府力量愈益薄弱。」換句話說，即政府不能控制好戰軍人，政府中亦有一部份人好戰，以「保留其封建統治」。我想共黨方面，亦有中共中央不能控制其軍隊的情形。在共黨方面，馬氏指出：「極端分子破壞交通，以便破壞經濟而推翻政府，完全不顧人民痛苦。」馬氏對於那一方面主動作戰雖未明說，意圖却復顯然。而目前的局勢，中共也不諱言要進攻國軍了。

在民盟最近的政治報告中，認為政協協議的失敗是由於東北問題之被擠出會外，未能獲得協議，內戰是從東北打開來的。這是事實。但民盟故意躲避這個問題的要點，即東北之戰，是由於蘇聯不履行條約所引起。政協以後，蘇聯也許以為中共快要得勢了，也許頗有些懊悔中蘇條約中「中國中央政府」下面所加的「即國民政府」五個字，而且這懊悔竟見諸行事了。客觀地說，政協前後，最幫助中共忙的是美國，最不幫中共忙的是蘇聯。蘇聯在東北之延不撤兵，運走工廠物資，使她對於中國問題，有一個很長時期（此時期至今未完）不但對中國，即使對國際都沒有發言權，或難於措辭。蘇聯如不需要和平則已，如果需要和平，則中國之和平統一，對於她無論在外交、政治、貿易任何方面都是必要的。她去年在東北的行事，未免太唯「物」史觀了些。因此而引起的去年二月底全國學生要求蘇軍撤退遊行，加於政協協議的打擊，比國民黨的二中全會大得多，也可說二中全會是受了那次遊行的鼓勵。那次遊行是否有人主使操縱是另一問題，但遊行本身無論如何是應該的，因為任何一國不能侵犯中國的主權利益。有許多青年是明知其有人操縱而仍願參加以表示其對東北問題的意志的，就蘇聯方面而論，即使認中共比較民主進步，存心把東北讓中共接防（如後來蔣長春交與中共），也不應該把物資運走，交破破工廠與中共。中共如果愛國，尤不應該坐視國家權益之損害而毫無表示。總之，東北問題使中共，連帶的使政協協議受了很大打擊，政府中頑固分子則利用了人民不滿蘇聯的情緒，否定了政協協議。

大規模內戰起於長春之戰，中共自蘇軍手中接佔長春後，如不以武力，而仍以談判方式與政府商議地方政權問題，不像新華日報那樣虛構，也

許內戰不至如此擴大。共黨的虛構，使政府惱羞成怒，使馬歇爾束手，使人民遭了大殃。長春四平街既已打開了手，政府為什麼不打破張家口，蘇北？承德、張家口、蘇北的軍事順利，政府自然有勇氣召開國民大會了。以後伴着槍聲的和談，誰都知道是政黨間的「交際性拜訪」，不會有什麼作用的。民盟指出了東北問題，却躲開了蘇軍遠約侵我主權問題，這當然不是民盟人士的智識不够，摸不到問題的核心，而顯然是怕開罪蘇聯和中共。

另外有一點構成目前和談僵局的，即憲草協議工作，在國大開會前始終未完成，僅由立法院草審議一下即提交國大。這份審議工作，按政協協議是由各黨派共同商定的。工作擱淺的原因，無疑是由於國民黨一中全會中一部分人的怒吼。其關鍵則在地方政權問題，即國民黨要中央集權，中共要地方有大權，其餘各黨力主地方均權。此次政府所提四條件之一已承認與中共協商地方政權，但國大既開，憲法制定，共黨明白這個協商不會於她有利的，僵局也就難於打開了。

按照政協決議，國大應在政府改組後舉行。政府為什麼遲遲不能改組，改組了豈不可以得到前年十二月杜魯門聲明中的經濟援助？這當然與內戰與和談都有連帶關係。但馬歇爾說得最乾脆：「在國民政府（實際上亦即國民黨）方面，對於余促成真正聯合政府之一切努力，幾無不加以反對。」但我們也不必太重視馬歇爾的意見。這些反對者，當然自有其憑藉與根據。這些憑藉與根據，也值得作為調人的馬歇爾反省一下的。然而即在「真正聯合政府」尙未「促成」以前，所召集的國大及其所制定的憲法，馬歇爾是依然讚美的，雖然杜魯門最近的對華聲明，對於這個民主的憲法隻字不提。可是，就是這個民主的憲法，把目前的中國陷於最僵的僵局，雖然參加國大的黨派，可由此而達到「委曲求官」的目的。

在這裏，我們不妨討論一下去年政協前後，和此次政府要求恢復和談，政府有無誠意。我們認為政府當局，顯然都是有誠意的，（若謂由於環境壓迫，則政治上一切措施都可說由於環境壓迫。）理由很簡單，打下去對於政府——即不說國家——無益處，政府利於和。真正的聯合政府，只會使國民黨變為健全強壯。至於所謂頑固份子，則自然別有用心，與國家利益乃至與整個國民黨的利益無關。頑固分子夢想美蘇大戰，真是糊塗得

這如果有大戰他本人有無葬身之地都沒有想到。美蘇之間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過去最麻煩的裁軍和東歐五附庸國和約問題都解決了，便是最好的證明。這次以最熟悉中國問題的馬歇爾，準備出席三月十日的莫斯科外長會議，美蘇更不會因中國問題而有重大歧見。頑固分子的以中國問題而引起美蘇大戰之幻想是不易實現的。至於這次政府求和，中共指為欺騙。但政府急於組聯合政府是事實，因為否則五萬萬美國貸款將化為烏有。而欲組聯合政府，自須盼中共及民盟參加。又試想這個內戰再打下去，消耗大而無外債，非至經濟崩潰不止。經濟崩潰則整個社會垮臺，此於中共也許有好處，對政府則絕對無好處。加以華盛頓、倫敦，以及也許再加上莫斯科，東也來個「不民主」，西也來個「不民主」，也不是好受的。目前客觀條件不許政府不和。所以政府求和，確有誠意。中共去年之參加協商，也有誠意，觀其承認舊代表可知。但現在則不想和了，也許要等解放若干失去的城市再說。

但中共也說要和平的，關鍵在所提兩條件。即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停戰令下時之軍事位置 and 取消憲法，這是目前政府所不可能承認的，中共亦早已知之甚明。然而仍欲提出者，殆即中共自己所謂軍事上已有把握。馬歇爾因此而去，軍調部因此而撤，美國對華政策，可能因此而改變。政府的態度現在已表明，中共民盟不來，力促青年民社兩黨參加政府。這兩黨現在真是困難，不參加則時機難得。他們對於中共民盟之不參加，「其辭若」憾焉，其心實甚喜之」。因為也許可以借此多要幾個名額，聽說已替代中共民盟而向政府要求否決權了。參加呢，這個政府並非金匱無缺，萬一中共得勢，其處境將較與國民黨打交道更苦，而且以後說話更無力。在國民黨方面，亦未必十分重視這兩黨，而以前之與中共民盟同為政府之敵黨，經驗亦並不愉快。不過既要改組，必須點綴，否則「惹」不起「政」來，也是麻煩。

我們覺得，中國的問題，究竟在國共兩黨。中國目前的需要，究竟是停止內戰，因此厭惡任何一方的「捷報」，歡迎不論由誰提出的和議。同情一切對於和平運動的努力，希望政治的力量，能控制「軍事支配力」。

一年來的和談，雖然迄無結果；政協的協議，雖然已經失敗；但政協的精神，却仍在伸張。今日任何方面，都說自己遵守政協原則，政協原則

是民主的，可見得大家認為不民主是可恥的，此其一。今日政府急於籌改組為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以為非如此對於中國人民，對於世界潮流，沒有一個交代。但在十四個月以前，昆明聯大師生座談「聯合政府」，却遭道當地軍警衝鋒槍的包圍，受到昆明中央社「匪警」的誣蔑，此其二。從這兩點看來，不能不說是中國的進步。可是看看這一年來毫無結果的和談，以及正在魯南蘇北展開的大規模會戰，聽聽英國議會中對於中國問題的辯論，對着數字日增而用度日減的通貨，望着別母拋子，薇棟就道的壯丁，真叫人寒心。一點點精神上的進步，敵不過一個民族絕望掙扎的痛苦。和平是可貴的，但中國的和平太貴了，也許還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去換取。可是我們已經看到各黨各派不能負此重任，要靠人民自己來努力了。

在政協未開，馬歇爾將來華之初，我們即認為中國問題只有中國人自己解決。要靠外人來解決中國問題，即使能成功，也是可痛心之事。現在馬歇爾一年的努力，已證明是徒然。馬氏悄然回去，軍調部美方人員也撤退了，不過中國近來幾個大問題，如聯合政府，如黨派會議，如地方政權，如保障人民自由，如美軍撤出中國，初初提出時無不被人目為洪水猛獸，最後却終於使最保守的人也不能不承認是應該的，因為潮流畢竟不可違背，民主畢竟是全民的要求。以此例彼，則今後之和平統一，我們也不必過分悲觀。我曾經說過，中國今日已掛上了現代國際的民主列車，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既已掛上，只好向前進。不肯前進的人也是徒勞的。萬一脫了節，翻了車，倒斃的是整個的中國，不肯前進的人也不會除外。

請注意：

第二卷第一期

三月一日出版

謹請從速定閱。一次先付二萬元

社址：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敬告社會賢達

謝扶雅

最近報章上常常出現一個名詞叫「社會賢達」。它一方面跟官僚黨派不同，他方面也實在不像是老百姓，幾乎成了一種新興的特殊階級似的。中國是否有所謂「階級」，乃是另外一問題。要之，中國自春秋戰國而降的社會，除了「官」底一個集羣（此處所造集羣一詞，無非表示有這麼一批人，而並不含有團體組織底意味）而外，有士、農、工、商四個集羣。實際上本祇「四民」——士農工商，而官則是由士變來的。士而出仕，便成爲官，官而退居，仍復爲士；孔子所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亦分表示官士底相通。至於軍人的一個集羣，其高級軍官，還是官，即還是士，而低級兵丁，又無非是農民變出。所以唯有士，在中國社會上，獨占了最重要的地位。他做官時，便掌握了政治，他不做官時，便掌握了學術。可以說：一國的政教文化，世運民命，完全操在他們手中。士之足以轉移國家社會底隆汙興亡，自是當然的事了。

目前中國社會內的「士」，除了大部分擁入於在朝黨和在野黨而外，所餘留者，大致就被稱爲「社會賢達」的了。去年道時的政治協商會議中，「社會賢達」便與各黨派代表同構成會議的分子，扮演這幕「中國統一」大戲底重要角色。最近在創製憲法的國民大會中，「社會賢達」又被邀請參加。接着一幕改組政府，恐亦免不了又會有「社會賢達」的一份。加以馬歇爾離華的廣播，給予政府以很強烈的刺激；延安方面的謝絕和談，更給政府以嚴重不安；民盟不肯和政府合作，民社黨不願多爲政府效勞，青年黨也幫不了多少忙。國民黨到了今日，已有推車碰壁，水盡山窮之慨，于是目前漸有側重拉攏「社會賢達」之勢。

不單馬歇爾的聲明而已，現在國內國外的一般公論，幾無不對中國政治的腐敗，官僚的貪污，同聲慨歎。國民黨他受這種指摘，亦已不能悍然作「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的孤行。他要繼續其生命，當然只有向國鈔兩篇老文章：一是「下詔罪己」，一是「宜室求賢」。頭一點它

還不肯做，恐怕有損威信，逼得惟走第二着，「旁求俊乂」。如果真能虛心禮賢下士，吸收高明，注入新血液，佈置新陣容，將黨中被馬歇爾等人所稱爲驕橫腐敗分子悉予淘汰，而大量補充新血液，以改進其健康，則雖未明言「悔過」，亦大足表示「自新」。這樣，國事的前途縱尚艱下，但至少現政府的生命，定可以暫得繼續綿延。這是國民黨今日的隱情與苦衷，「社會賢達」而誠賢達，應未有不洞若觀火者。

願「社會賢達」之自處則又將如何？「社會賢達」既屬於「士」的階級，而士的「出處」問題，向被視爲士應有的人格之重心，是大節，是學問道德生命的緊要關頭，而不敢出以兒戲。或爲「乘桴浮於海」，或爲「遂許先帝以馳驅」，均經慎重叮嚀，反復考慮，有若耶穌子棲曠野四十晝夜痛切祈求以後，始下決斷之所爲。明知社會賢達，今日受到國民黨的拉攏，頭一個印象，難免不有「幣重而言甘，誘我也」的推測。然而第二個念頭：愛國之心，人所同具，拯危繼絕，義何敢辭，如果真能出任要職，有裨於政治之革新，有助於狂瀾之可挽，亦未嘗非書生報國之良機？凡宅心厚重與常懷熱望者，每不多願以小人之心度人；今天國民黨既已多少具有痛苦的自覺，我們出來爲它幫忙一下，料想已不比「與虎謀皮」。而且實在也是爲危難中的國家効勞，何忍再「東山不出」！要之，終比在旁觀評，說一些不負責任的風涼話，態度要好得多；這也許是一部份社會賢達心中的想法。

有一個很顯明的場面是：縱使是國民黨裏邊的「黨國賢達」，也似乎分了三個階層。最上層是縮軍符的「名將」，第二層是掌財務的要人，最低層是沒有實力的元老或高級大吏。第三層要看第二層的眼色，第二層又受着第一層的控制。有槍的便任性動武，有錢的便貪污公開；他們都是實力派。馬歇爾聲明中所指摘的，認爲中國不治的障礙物，主要便是這班人；所以他希望黨中較開明的自由分子，起而領導現今的局面，始可有一轉

機。我們爲之露骨地進加解釋，所謂較開明的自由分子，乃是不佔黨中優勢，無槍無錢底「尾巴」段——他們過去和現在，祇得跟着實力派走。這個明顯的狀態，很可以給社會賢達一個忠誠報導，和良好榜樣，現今政府延攬諸公，豈肯交軍權與公等？交財權與公等？亦惟爾公等於「尾巴」段之林耳！更具體地說：社會賢達可以被「封」做衛生、農林、教育、內政、……一類部長，當然更可以備位立法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等等，至於財政部長、國防部長、參謀總長、……一類要缺，恕不奉邀。這樣，社會賢達豈不等於廟堂之屬，恐未能發展理想與抱負，未能如夙愿之真可爲國効勞。爾時「賢達」則將拖疲於巨輪而隨聲附和乎？或將挂印封金而翻然別去乎？前者則同流合汙，可謂不「賢」；後者則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可謂不「達」。

推原政府所欲招致社會賢達者，在邀相參預建國大業，而社會賢達之有肯學優而仕者，亦無非爲了事業，爲了建設。然而當前尙有一同樣顯明的事實，便是中國到處還在猛烈打仗；烽火漫天，傷亡遍地，試問從何建設？怎樣建設？所以爲賢達們計，諸公而誠愛國，而欲救國，最急迫的第一步，必須設法停止內戰。諸公而自覺真有代表人民的資格，那麼先請代表老百姓——民國的主人——命令國共兩方不許再打！在這一點上，誠恐諸公也和我輩阿斗們一樣軟弱無能，沒有實力可以退制武力派使其不打，然而諸公畢竟比阿斗們賢達得多，細想當年孔不暇暖，墨不徒黔，披髮纓冠，救民水火，諸公豈不能效墨翟之奔走救宋？諸公豈不能自動聯赴延安，勸勿再興軍事？諸公豈不能趁今日政府之青睞之弓招，而遂管言政府，阻勿逞兵？管聞印度有甘地者，爲求達某種目的，常常實行絕食，以冀「格君之非」。他又曾領導偉大的不合作運動可以號召老百姓相率不出壯丁，不繳糧，不納稅，不幫打仗者一切的忙。況且殷鑒不遠，我國不是有過五四運動麼，硬可以叫北洋軍閥政府，屈服！而五四運動的發作人猶不過一些學生哥——如果他們也算做「士」，畢竟還是小士，下士，而諸公鴻碩，實在無術爲大士，上士，則諸公當更能發動百千倍有力的五四運動無疑。但諸公何以都不做，却祇去附驥「尾」？

筆者茲願掬誠奉告於社會賢達，建議下列數事：
一、社會賢達們必須自動聯合組織起來。組織才能發生力量，但不是

更趨第三、第四……黨。漢之東林，明之復社，都不算是政黨，然皆起過偉大的作用。過去的中國的士，大致偏於個人的學養，現代更須加添集體

的學養——集體的研究和實踐。
二、社會賢達們必須發報國民外交，尤其是對英美和蘇聯保持密切聯繫與協調。如果自己真能收拾國是，自不致招致外國對中國的干涉，自不怕今日美國不盡合理的對華政策。中國的士以其優良傳統的學行，對於聯合國文教機構，宜可以多効貢獻。中國或者可能研究出——並示範某種社會主義哲學來提供世界參考，不像蘇聯的只有經濟的民主而顧不到政治的民主，英美的只顧政治民主而不管經濟民主。

三、社會賢達們必須「身先士卒」，領導全國青年學生羣與老百姓爲伍，服務他們，教育他們，使他們早日能不折不扣地成爲民國的主人。口聲聲民主而不實行這一件事，中國永無「政治民主化」之可期。

四、社會賢達們必須盡力代人民要求國共兩黨都把軍權交出，而且當仁不讓地自己來接收若干重要軍職，以爲過渡。書生並不是不能帶兵，會國藩便是一個「士」的將軍。等到真正人民作主的新國家新政府產出，纔作交代，而完成所謂「軍隊國家化」。

在這樣情形之下，現政府豈但可以答應延安方面要求恢復一月十三日的軍事狀態，連恢復到國民黨在北伐前一點地盤也沒有的狀態亦有何不可？地盤應該都是人民的，豈是國共兩黨可得而私——而且，請問究竟可以「私」到幾時？落得早點爽快爽快一齊都交出來。政府常常聲言要保衛人民身家性命，不得不負責維護地方。其實，從老百姓方面說：謝謝你們共產黨的軍隊，也謝謝你們國民黨的軍隊！我們情願不要一切正規軍，連保安隊警察也算了罷。我們需要絕對安定！如有賢良政府，九叩首請「無爲」而治！如果迫得兩個必要挑選一個，軍隊呢或土匪，他們甘愿碰到後者，不要前者。照作者一兩年來在鄉村的實地經驗，土匪一點不比軍隊更可怕！如果國共大家真皆明白人民心理，兩方一切條件，彼此都無不可以答應。現在雙方都說爲人民，其實都絲毫不是爲人民。人民如有力量，老早已叫他們都下來了。今日社會賢達的使命，便是清清楚楚地站在人民方面，言人民之所不能言，行人民之所不能行，獻身爲人民盡忠，動員爲人民服務，而至爲人民流血革命，亦所不辭。這纔是盡了中國優良傳統中所謂「士」者之天職。
致協周年之節 寫於金陵

評中美商約中的移民規定

韓德培

美國對於中國人入境，向有種種嚴厲的限制。過去有名的所謂「排華律」(Chinese Exclusion Act)，便是專為限制中國人入境而設的。此次中美兩國簽訂商約，規定中美兩國國民彼此在他國境內，得依平等互惠的原則，享受種種權利。但是中國人「進入」美國所受的那些限制，在此商約中是否已完全取消，或已獲得於我們有利的重大修正，實在是一個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問題。假如中國人仍不能比較自由的「進入」美國，則商約中對於「進入」美國以後所享受的那些權利之種種規定，便都成紙上空談，徒為詞費。按中美商約於去年十一月四日簽字公佈以後，即曾引起我國各方面的種種評論。作者細察這些評論的內容，對於此一問題——即移民問題，似多未加注意。雖然十二月廿四日大公報載有沈作乾氏的一篇「中美商約中的移民條款」，但該文所述，並未能將此一問題之癥結所在，剖示國人，故仍不免令人有「隔靴搔癢」之感。作者茲擬專就此一問題，略抒管見。

中美商約對於移民問題，係規定於第二條內。商約第二條共有四款。照第一第二兩款的規定，締約國一方之國民，得享有「進入」他方領土之權利，以從事並經營商務、製造、加工及所定其他之種種事業與職業。而照第三款的規定，上述「進入」他方領土之權利，且應享受最惠國國民之待遇，即不得低於任何第三國國民所享受之待遇。這三款的規定，從約文上看來，確可謂平等互惠，不拆不扣。但是第四款的規定，如細加分析，却使人禁不住要對所謂「平等互惠」發生大大的疑問。

第四款前段的規定是這樣：「本約中任何規定，不得解釋為影響締約任何一方有關入境移民之現行法規」。拿法規的眼光來看，這種規定可說是一個「但書」規定，而且是一個異乎尋常的「但書」規定；因為這

一款所加的限制，不僅是為着前三款的規定而設，而是為着全部條約的規定而設，所以不云「本條前三款之規定」，而云「本約中任何規定」。其適用之範圍，既如此廣泛，所以我們對於這種規定更應特別重視，不容輕輕放過。

我國法律對美國人來華，並未設定任何不合理的限制。但是美國現行的移民法規，却特別對中國人仍保留着極不公平的待遇。已往專為中國人而制訂並已施行多年的若干「排華律」，雖經美國國會通過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由故總統羅斯福批准廢止其一部或全部，但依美國「有關入境移民之現行法規」，中國人要想「進入」美國，受有種種極苛刻的限制，遠不能與第三國國民所享受的待遇相提並論。我們如對這些限制知道一個底細，才能深刻認識第四款規定所含的重大意義。

誠然，第四款末段曾規定：「且一九一七年二月五日為限制入境移民而劃分若干地帶之美國入境移民律第三節之各項規定，亦不得解釋為阻止中國人及中國人之後裔進入美國」，看來似如外交部發言人所云：「此種註明，亦可為中國人應不受歧視之一種保障。」（見十一月十六日大公報）然當一九四三年美國廢止排華律時，上述一九一七年移民律第三節之規定（主要係將「排華律」之規定擴張適用於亞洲其他若干國家），照理就不該再對中國人適用了。一九四三年廢止排華律的法案之所以未將上述一九一七年移民律第三節之規定，置諸廢止之列，與其說是美國廢止排華律之不徹底，毋寧視為立法技術上之一種疏忽。縱認在這次商約中，因我方提起美方注意，始註明一九一七年移民律第三節之規定，不適用於中國人，這點成就也不能說是怎樣了不起的收穫，更不能說美國現行的移民法規對中國人的歧視待遇，已因此而完全消除。

美國現行的移民法規，對中國人之進入美境，依然有種種特別苛刻的限制。這些限制，既未因美國一九四三年廢止排華律而取消，也未因這次中美商約之簽訂而變更。茲可分下列三點，略加剖述（關於美國現行的移民法規，因手邊無原文可以引證，祇能概括稱之）：

第一、依美國現行的移民法規，除極少數特種情形而外（例如政府官員、海運者、以及專為求學而赴美之學生等），美國每年僅准許中國人一百零五名進入美境。這是一九四三年廢止排華律以後中國人才獲得的一種「優待」，是依一九二四年美國移民律所定的分配辦法，復據一九二〇年美國戶口調查的結果，以該年各國在美僑民之總數，與每年外國移民入美不得超過之最高額十五萬人，按比例計算出來的。這一百零五名，就稱為「配額移民」（Quota Immigrants）是每年可以進入美國的分配定額。按一九二〇年美國戶口調查的結果，該年在美之華僑，為六一六三九人。然而實際上，其時在美之華僑，當絕對不止此數。在過去「排華律」實施期中，許許多多早已入境的華僑，因係「非法」入境，都是躲躲藏藏不聲不響的盤居各地，不敢露面，一到實行戶口調查的時候，誰還敢向調查戶口的美國官員申報登記，自討沒趣？所以一九二〇年戶口調查所得在美華僑之數字，斷難認為正確，也就不足採為規定中國人「配額」的一個標準。再進一步說，假如真想發展中美兩國國民間的友好通商關係，使兩國國民真能彼此進入他方領土，從事並經營商務、製造、加工以及其他之種種事業與職業，以中國之大，每年僅可得一百零五名的「配額」，而反觀有些歐洲的小國，如匈牙利每年却可得八六九名的「配額」，捷克每年却可得二八七四名的「配額」，無論就利害或就情理上講，也都說不過去。這一百零五名的「配額」，實在為數太小——小得太可憐了！

第二、中國人所獲得的這個「配額」，不但為數太小，而且與一般第三國相較，還有更不利的地方。美國對於第三國之移民，除予以一定之「配額」外，且規定有所謂「非配額移民」（Non-Quota Immigrants）的優待辦法。這種「非配額」就是說美國准許其人進入美國，而並不算在其本國所享受的「配額」之內。然而這種優待辦法，却是中國人所享受不到的。試以第三國捷克為例。如上所述，捷克每年可有二八七四名的「配額」，但是：

（一）假如有一美國人所娶之妻為捷克人，而欲攜其妻入美居住，她便可獲得「非配額」的優待，就是她可由美國准許入境，而毫不影響捷克所享有的那二八七四名的「配額」。

（二）假如有一美國人嫁與一捷克人，而係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以前結婚者，該捷克人如欲入美居住，也可享受「非配額」的優待。

（三）假如有一美國人在國外所生之子女，雖隸屬於捷克國籍，倘其人欲攜其子女入美居住，這些子女如年在二十一歲以下，也都可享受「非配額」的優待。

（四）假如有一捷克人，欲往美國傳教，或任美國大學之教授，其人與其妻以及其十八歲以下之子女，也都可享受「非配額」的優待。

以上所舉的這些優待辦法，一般第三國國民都可享受，唯有中國人却不能享受。因之，凡是中國人，如想取得美國的入境簽證而進入美境，就得一個一個的在那一百零五名的「配額」中扣算。這一百零五名的「配額」，就中國人說，乃是名副其實的一百零五名，沒有任何假借之餘地。可是拿捷克來說，在名義上她固已享有二八七四名的「配額」，而在實際上，每年捷克可以進入美國者，却遠遠在二八七四名的「配額」之上。以此和中國人所享受的待遇相較，是何等尖銳刺目的——一個對照！由此可知中國人所享受的待遇，是遠不及第三國國民所享受的待遇。

第三、在美國現行的移民法規上，除以上所述者而外，中國人還有更受歧視的地方，試再以捷克為例。假設有一捷克人，僑居北美之加拿大或南美之巴西，或西半球之其他任何國家，他的後裔雖係屬於捷克種，但係出生於上述之各國，這些後裔如想移入美國，他們都將被美國歸入其出生地之國家所享有之移民「配額」中扣算。這也是說從捷克方面來看，他們都可說是「非配額」的移民，對於捷克所享有之「配額」——或說對於他們的祖宗所享有之「配額」，絲毫不生影響。美國對一般第三國國民的後裔，都是如此看待的。然而很不幸，她對我們中國人的後裔，却非如此看待，而却設了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外。依美國的法律，中國人的子女，無論出生於那一個國家，祇要他的父或母是屬於「中國種」（Chinese race），他就必得在那一百零五名的「配額」內才有移入美境的資格。美國的法律上會特別註明，無論何人，如果他的血液內含有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

華人血」(Chinese blood)，他如想入美境，就必須在那一百零五名的「配額」內去爭取一名。「華人血」之如此作祟，恐怕不是國內許多同胞們所夢想得到的。

依美國的法律，中國人所享受的「配額」之中，還有百分之七十五應該讓給住於中國本土的中國人優先享用。因此每年除中國本土而外，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國在內)的中國僑民，如想「合法」進入美國，就祇能在剩餘的百分之二十五，亦即二十六名的「配額」內打點主意。照一年前的估計，在美華僑之中，其於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以後「非法」入境，而仍「非法」居留該邦者，為數約在一萬五千人左右。他們天天都有被美國移民局拘捕並驅逐出境的可能。而這一萬五千人如想取得「合法」入境的資格，自亦非在這二十六名的「配額」之內等待不可。但要在每年二十六名的「配額」之內，使這一萬五千人個個都變為「合法」入境，算來勢非等待到五千年以後不能達到目的。此真令人興「俟何之滯，人壽幾何」之嘆！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明白美國「有關移民入境之現行法規」，對待我國國民，殊不公平。已極顯然。如果我們在商約中還承認這種法規繼續對中國人適用，而不受影響，則從我們中國國民的立場說，不特商約中第三條前三款所規定的那些進入、居住、經商等權利以及所謂最惠國待遇，多將成爲一邊倒的片面享受，就是整個商約的價值，恐怕也將因此被沖淡了不少。可惜商約第二條第四款係作如此規定，實爲一大憾事。誠然在第二條第四款內，尙規定締約國任何一方，保留有「制訂有關入境移民法規之權利」，似乎我們將來未嘗不可利用此種規定，制訂法規，以作限制美國人來華之武器。但作者究不明白，我們在今日訂約之時，是否已預存對美報復之意。假如已存心報復，則今日之簽訂商約，也就無多大的意義可言了。假如並不存心報復，那我們何不乾脆主張放棄此種規定，而同時堅持美國現行的移民法規中，凡對中國人所規定之種種苛刻而歧視的限制，應一律停止適用，而代以最惠國國民的待遇？

戰前華僑匯回中國的僑匯，每年總在四萬萬元以上，是我國平衡國際收支彌補國際漏卮的一大挹注。這些匯款，不是到外國去的中國官員、游

歷者、學生匯回來的(他們是去花錢的，不是賺錢的)，而是在外國做廚子、掌信、海員、洗衣作、剪髮匠、汽車夫、雜貨商……的那些華僑匯回來的。他們大都是以出賣勞力換取外匯的，有人說中國最有價值的出口，不是桐油、豬鬃、茶葉、皮毛等等，而是人口，作者亦深具同感。從國家的經濟政策着眼，我們對於移民問題，應該很審慎的和別國商定一比較圓滿的解決辦法，不當聽其自然，任人擺布。我們豈可容許美國現行的移民法規對中國人之歧視規定，仍照舊適用？外交部發言人曾云：「美國國會於一九二三年通過法案，規定所有一切商約，必須明文規定不得影響現行移民律，以及將來制定移民律之權」。曾外似謂我們不便主張美國改變其現行移民法規中對中國人之苛刻限制。姑不論美國國會的這種規定，乃屬該國國內法上之問題，不能絕對持爲對外之藉口。即以此次中美商約第二條第四款末段的規定而言，既可於商約中明定一九一七年移民律第三節之規定，將不適用於中國人民，則何以不可於商約中也明定所有美國現行移民法規中對中國人特別歧視之規定，對中國人將不復適用？我們又何必因美國國會曾有上述之規定，便自覺不使有所主張。

要之，中美商約第二條第四款關於移民問題的規定，並未能將美國對中國人入境的種種不合理的限制，澈底取消或作重大的修正，令人頗爲失望。爲了重視於我國有利的經濟政策，爲了維護我國在海外許多僑胞的切身利益，爲了希冀中美兩國國民真能彼此「友好往還，互惠平等」，作者以爲關於移民問題，我們於有修改中美商約的機會時，應該提出力爭以下的三點：

(一) 假如美國不願中國國民毫無限制的「進入」美國，美國便應允許增加中國國民每年入美之「配額」。

(二) 凡「非法」入境之在美華僑，如已往在美並無犯罪之記錄，而確係從事或經營正當之職業或事業者，應一律視爲「合法」入境，准許其在美居住並享受其他種種權利。

(三) 凡專爲中國人或中國人之後裔而設之歧視待遇，應一概廢止，不復適用。中國人所享受之待遇，不得低於任何第三國國民所享受之待遇。

現代財政動向與中國財政政策

伍啓元

從地理發現和現代國家興起到現在，世界財政政策和財政理論，曾起了幾次重大的變化。一九一四年以來（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世界財政的理論、政策、措施、制度，都有新的變動和發展。中國今天已是世界的中國，我們的一切都與世界息息相關。因此我國的財政政策，亦應追隨世界的潮流，而不應孤立地違反現代財政的動向。在這裏，我們先將對現代世界財政動向作簡單的分析，然後指陳中國今後應有的財政政策。

在沒有分析一九一四年以後世界財政動向以前，我們首先簡單敘述十八世紀中葉至一九一四年（以後簡稱十九世紀）西洋社會財政的特徵。那個時期的財政，是與重商主義時期的財政完全不同的。在重商主義時期（由地理發現至十八世紀中葉），財政是經理君主收支的「私人財政」，其根本原則是「量入為出」，財政收入是以官產收入和特權收入為主，財政支出則注意於富國強兵，在收支不相抵時君主亦常作私人的借貸（但沒有現代意義的公債），同時理財者是很注意貴金屬的積聚的。十九世紀的西洋財政便完全不同。十九世紀西洋社會有兩個特點，一是民主主義的發展，一是資本主義的興起。在這雙重影響之下，產生了以英國亞丹斯密及李嘉圖等的學說為代表的經典學派。經典學派的財政理論和當時西洋的財政政策，具有如此的特徵：

（一）公共財政——所謂公共財政，就是財政公共化或國家化。無論就法律上或就理論上說，財政的收支都是為公共或整個國家的，國家財政斷非一黨一派或當權者個人所能私行使用、擅自支配的。

（二）人民控制——即國家的收支，應一律由民意機關控制，一切公開，一切取決於人民。此為民主財政的重要原則。甚至戰時財政，亦須公開，亦須受民意機關的控制。例如英美以至日本，她們在戰時財政收支亦是

按時公佈，並由國會審查的。

（三）量出為入——公共財政的原則是「量出為入」，與過去的「量入為出」相反。原因是這樣的：在民主國家，財政或預算是人民控制政府工具。人民行使政權的方法，第一就是控制國家預算案。大凡政務推行無有不花錢的。人民控制着預算，決定該花多少錢，該給多少錢，就等於控制了施政的方針。因此在民主國家裏，民意機關先決定行政計劃，然後根據施政計劃決定財政支出，最後才根據財政支出決定財政收入。

（四）縮減支出——十九世紀西洋國家因為認為國家活動應減削到最低限度，認為國家行政是一種消費或且浪費，應該盡量減少，所以認為財政支出，也應盡量節省。

（五）收入依受益原則——支出既不多，則收入亦不宜太多。經典學派認為租稅徵課首應依照受益原則，只向受益者徵收。其次，經典學派十分注重財務行政中如明確、便利和經濟等原則，認為租稅應符合這些原則。此外十九世紀認為租稅應以財政收入為目的，而不應以推行經濟政策為目的。在這些原則之下，十九世紀側重於間接稅和反對直接稅。例如一八五三年英政治家格蘭斯敦競選時即主張完全取消一切直接稅。他們主張財政不能做推進任何經濟政策的工具，財政只是為財政而財政。

（六）收支平衡——經典學派以收支相抵或預算平衡為美德。

（七）不同意發行公債——認為公債增加將來的負擔，所以應該盡力減少。

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財政理論和財政政策都起了重大的變遷。這兩次世界大戰，其社會經濟的意義非常重大。本來任何一次大戰對社會經濟都有很大的影響，例如拿破崙戰爭就是由封建經濟轉入資本主義經濟的關鍵。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世界各國社會經濟，現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因此財政政策，亦起了新的變化。

從一九一四年到現在，有三種歷史事件使財政理論和財政政策起了重要的變化。第一是戰爭本身。在這兩次戰爭，戰時財政使大家對財政的看法完全不同，這對於下列五點特別明顯：

(一) 支出——財政支出在這兩次大戰中都十分膨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美等國的戰費竟達她們國民收入三分之二，日本等國家還要超過，這使大家知道如果有必要，一個國家的支出可以增加到多大的程度。不但如此，在這種巨大支出中，因能維持完全就業並增加生產，結果大家了解可以利用財政支出去達到這兩個積極的目標。

(二) 租稅——由於戰爭的需要，租稅上由「能力原則」，代替了「受益原則」，而租稅的積極目標，代替了單純的行政的原則。不但如此，租稅並且被看作一種重要推行經濟政策的工具。在這些影響之下，各作戰國家直接租稅均大為增長進步，其範圍之廣稅率之高可謂空前。這是很自然的，大戰需要消耗大量金錢。當然應向有能力負擔的（亦即富有階層）抽稅，這就是直接稅。這次歐美士兵作戰的口號是：『吾人非為百萬富翁而戰』，『亦不為製造百萬富翁而戰』，這是值得注意的。

(三) 收支關係——這兩次大戰明白表示出任何國家的財政收支都可以不必平衡。只要這種不平衡不引起惡性通貨膨脹，則赤字財政不一定有害。

(四) 公債——根據兩次大戰的經驗（特別是第二次大戰），公債可以大量增發。從前的人認為公債是增加後世子孫的負擔，現在則認為不過改變一下未來財物分配的狀況而已。

(五) 通貨膨脹——兩次大戰，使大家對通貨膨脹影響的認識加深，從這一次世界大戰，戰後通貨和此次大戰中國及其他通貨膨脹，使大家了解赤字財政如引起惡性通貨膨脹，則必會引起無窮的災禍。

一九一四年以後的第二個重要事件是一九三一年的世界經濟大恐慌。這個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不景氣，也使財政政策作極大的轉變。在救濟恐慌政策影響之下，發生了如次的財政政策的轉變：

(一) 財政應該為施行經濟政策的工具，支出不只是為執行職務，更是推進積極的政策。欲救濟失業，增進社會繁榮，只有增加支出，與辦公

共工程。

(二) 租稅收入亦以推行經濟政策和增進社會繁榮，為主要目的。
(三) 收支關係則一反過去經典學派所主張的收支平衡，而主張支出可以超過收入。大量公債亦可於有計劃的政策下舉辦。多花錢可以增加社會繁榮，必要時溫和而非猛烈的通貨膨脹也是有益無害的。

一九一四年以來第三種重大事件，是社會主義或社會改革運動的興起，一方面為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抬頭，另一方面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安全政策。這個趨向承認人人有滿足生活慾望的權利，每一個人由出生至死亡，若有失業飢餓，均應由國家負責。在這種觀念支配之下，財政支出因國家要發兒童津貼，要發失業救濟金，要發疾病津貼，以至年老退休金等等，不能不大為增大。今日先進國家既將貧窮這個字由字典中剔去，就不能不增加了財政的支出。不但如此，在社會主義運動之下，財政更要負擔許多新的責任，其中最重要的是創造國家資本和發展公有事業。此外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財政收入與支出，去平衡社會財富和國民收支的分配。

綜合言之，最近世界各種社會經濟變動，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已經影響到各國財政政策，使一反過去的觀念。

在世界財政已有如此大的變動時，戰後中國應有的財政政策是甚麼呢？在過去數年間，一直到現在，中國實在沒有什麼財政政策，只是相機應付而已。我們認為今後這種辦法必須糾正。我們願意提出八點，作為今後中國財政政策的基本原則：

(一) 實現財政的公開。財政要國家化，由人民實行控制。
(二) 必須「量出為入」。現在我國還是「量入為出」，國家審核預算，尚無精密計劃。

(三) 支出方面，應利用財政支出去推進一定政策，並維持經濟繁榮。支出必須適合建國的需要：

(甲) 除維持一般公務外，應能顧及推進經濟建設。

(乙) 支出要以實現社會主義或民生主義為目的，中國過去情形是與民生主義背道而馳。

(四) 完成直接稅體系（指真正現代化的直接稅體系），達到分配的平衡。

物理戰爭

劉朝陽

(五) 收支不必平衡，最緊要的是要有整個的補救計劃。
 (六) 大量發行公債。在這個政策實施以前，應先樹立政府業已失去的信用。
 (七) 大量發展公營事業，而以其收入來支持財政支出。

(二)

正像封神傳裏所描述的仙人法寶一樣，對於一般人說起來，現代戰場上所使用的許多新武器都因為原理深奧，結構複雜，不易瞭解而帶着濃厚的神祕色彩。在知識發展的過程上，人類原來常用科學的研究來打破多少事物的神祕性，但是這一次，這些新軍器的神祕性却反而實在起源於科學，這種現象正可表明，現代科學的發展已距一般人的知識水準過於高遠了。

在剛才結束的這次戰爭裏面，尤其戰後半期，物理學的重要已公開地被認為超過於其他別門科學，這也可以說是物理學的發展在這時期恰已到了成熟的機緣湊合而成。前幾年好像就已有入曾經大聲說過，二十世紀這短短幾十年的科學研究的成績，如果不是已經超過，至少亦應已經等於過去人類幾千年的總成績，而二十世紀物理學的成果特別優越，殆又可以抵得過其他許多科學的總和。這種說話是否過分誇獎了物理學家，使他當之有愧，這裏姑不細辯，近年來物理學的進展神速，遠非其他各門科學所能望其項背，却幾乎是大家都已公認了的事實。概括說起來，這幾十年物理學進展的結果，首先是理論方面刷新了幾次花樣，把許多基本觀念都完全改變了面目和意義，次則理論和實驗兩方面都跨進了這樣精深微妙的境界，獨可使人迫近，至少可以說是已經幾乎迫近我們這個宇宙的最後的根本問題，再則就是能和物質的關係的研究，造就了這樣好的成績，不僅可以應用於原子核，發展為原子彈這種新軍器而獲得可以駭異的結果，且在

(八) 由立法機關控制鈔票的發行，停止目前在進行中的惡性通貨膨脹，並由立法機關控制發鈔，以阻止將來可能發生的惡性通貨膨脹。但同時也應許可溫和通貨膨脹。因溫和通貨膨脹，有時是必要而且是有益無害的。

不久的將來恐將根本改造了全世界。

剛才結束的這次世界大戰現在似已公認為物理戰爭。但是這種認識實在到後半期才漸明確，當在初期，就連英美國人也還並不十分清楚，雖在歐洲戰場初開的時候，德國用飛機來投放在倫敦泰晤士河的磁性水雷實已象徵了這次戰爭的物理性，記得美國開始捲入戰爭的時候，政府曾經召集許多科學家來參加動員會議，物理學家亦在其列。可是這次物理學家的得被寵信，就會被幾家報紙連帶調地大加奚落，大意是說，物理學家平日只知專心研究原子電子等虛妙物事，對於這次實際戰爭，果能希望他們貢獻一點什麼呢？當時有幾種科學雜誌的編輯人就舉應用光學方面所製出的軍用鏡子等事來為物理學家解嘲。但不料到一轉瞬間，物理學後來乃在這次戰爭上佔據了這樣重要的地位，幾乎可以抹煞了其餘的一切科學，而且他之所以重要，却正在於原子電子等虛妙物事的研究！科學原很發達的美國人的觀念尚且如此，亦正難怪知識幼稚的一般中國人士對於物理學非常隔膜，不能認識清楚了。

物理學在平日都被看作不切實用的科學。正在抗戰期間，曾有中國的科學家彈起老調，大聲疾呼，苦勸旁人去集中全力於研究實用科學，並向政府提議，請其儘先注重應用科學的研究，而以研究理論科學者虛擲光陰和精力於無用之地為深覺可惜。他們似說應用科學應該提倡鼓勵，非應用的科學就該暫被忽視輕看而擱置一旁，至少對於國家應該如是。這種眼光短小的議論就是向來中國提倡科學的人的口頭禪，也就是中國科學始終不能發達的一個主要原因。物理學在中國的被人忽視輕看，已非一朝一夕！

其實科學的研究在出發的時候並不能劃分為應用和非應用的兩路，通常所謂應用科學，乃係運用理論科學的結論於有關實用的題材上去，不復原原本本地去推演那種結論而已，當然並不是脫離廢棄了理論科學而另自有應用科學。就是從事於應用問題的時候，仍須貫徹理論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就因為這個緣故，有一位美國科學家曾在一本科學書的序文末尾，慷慨地說，一個國家的理論科學如不發達，這個國家的文明就只有腐化墮落！又在科學史上，大造福於人類的許多發明都為當初毫無實用觀念的理論研究所得到的結果。除開前此的例子不舉，單是這次物理戰爭裏面最可使人駭異的這個原子彈就可以糾正那專欲注重應用科學的人們的謬論了。原子彈實在可以說是近世理論物理學的直接結晶。

在表面上，兩顆原子彈結束了這次世界大戰，而在實際上，這個原子彈却惹起了更嚴重的局勢——在科學競爭尤其是物理學的競爭後面隱隱約約地早已埋伏着更慘酷的將來的世界大戰。復員尚未完畢，和議尚未完成，而歐美各國政府的注意早已移到別方面去，暗地裏在那裏更認真地進行物理武器的研究，在物理學的數理和實驗兩方面爭取時間，爭取優越。誰先發明，誰就可操勝算；誰的發明更為優越，誰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勝負之分，早在實驗室裏已可判明，不必待諸實際戰爭的進行。看起來將來的戰爭如果發生，凡是參與的國家——而且在形勢上，世上不論那一個國家恐都不能不捲入漩渦——分明已都注定了只有三種結果：除非完全勝利，就只能完全屈服，或完全燬滅，燬滅得這樣徹底，不但國人同歸於盡，雞犬不留，恐連其他諸小生物也遭殃及。就因為這樣，所以這次戰爭結束以後的各國政府當局的心理緊張，實且較諸戰爭的時候為甚，儼如大禍臨頭，不可終夕！而對着這樣嚴重的形勢，久甚貧弱而科學又素來甚不發達的中國政府和人民應該怎樣集中全力來圖謀一個對策才好呢！

在報紙上看到美國來華的某名教授的演講，乃以中國人時常提起將來戰爭為頗有希望這種戰爭發生的嫌疑，覺得甚為詫異。其實這是誤解。中國人受了過去孤立無助的幾年戰爭的慘禍，已如驚弓之鳥，再也不會有好戰的心理，但亦不能不提心弔胆，恐懼於覆轍的重蹈，預為假定萬一再發生戰事而未雨綢繆的計畫，此亦正與美國杜魯門總統對海軍學生所說隨時都要預備事變的話同一意思。可恨的是，將來如果再有二次世界大戰

，那一定是更為殘酷的物理戰爭，而物理學在中國現在還是這樣幼稚，簡直說不上可以預備一點什麼。這正是一向被人忽視輕視的慘果！殷鑒不遠，我們自然應該趁早多方設法，迎頭趕上前去。政府當局和各政黨的領袖似乎都該把他們的注意集中在這一點上，先為全民族的存亡設想，不該再在那裏撒嬌嬌氣使性，斤斤於一黨，甚至於一個人的利益了。

最近的過去，中國抗戰了八年，總算最後還能光復舊時山河，這事自很值得欣慰，但是平心地說，這是由於微倖的成分者多，由於預備自衛的實力者少，所以在這最後的勝利到來以前，危險的或然度實在是太大了。將來如果再來一次世界大戰——我不妨再鄭重聲明一次，我們中國人實在不會並且不敢希望再來一次大戰——由於物理學的神速進展，傷亡的慘酷真不知道還要放大多少倍，簡直不是我們現在所能估計。我們難道還能故步自封，不自長進，仍讓微倖來支配全國家全民族的命運嗎？

(二)

以剛才結束的這次戰爭為物理戰爭，而以前此許多次戰爭為非物理的戰爭，這種分別實不能說是很對。在實際上，人類自有戰爭，就都可以說是物理戰爭，因為戰爭的方法和使用的武器全都合於並且應用了物理學的原理，他同物理學的關係常比其他科學為密切。不過人類的文明逐漸演進，物理的知識從淺到深向前發展，武器的製造亦隨而從簡單到複雜，依次進化。最晚近的新武器配合着最近發展的物理學，自應顯得含着帶着濃厚的物理色彩；至於古老陳舊的許多武器所配合的物理知識則已退為一般的淺近常識，好像不一定要屬於物理學的專門範圍，漸為世人所不注意罷了。

原始的人類在穴居野處的時候，用以防禦禽獸或抵抗別人侵犯的武器，乃是用石或骨來製成的刀、槍或斧。這石和骨兩種材料被人選用以及刀槍或斧的幾種形式的選取就是原始的物理學，前者為物性的研究而後者則根據力學的原理。隨後物性的研究範圍擴大，知識亦更進步，乃用金屬的材料來替代石和骨，製成更銳利而耐用的武器，人類的文化遂從石器時代進入銅鐵器時代。到了後來，更發明了那可以施用於較遠距離的弓矢，則分明應用了那從位能變為動能的原理。石弩石礮的結構亦差不多。

自將火藥應用到戰爭的武器上去，製造為射擊遠距離的槍礮，戰爭的

性質又進入另外一新階段。不過從原始的火藥到高度的炸藥，其性質，從原始的鳥槍到能射過七十公里的遠程大砲，炸力的大小和結構複雜的程度雖相差甚遠，不可同日而語，但概括起來說，他們的主要部分還是都同應用那物態變化的各種特性和力學上的基本定理。記住！火藥原是中國人最先發明的一樣東西，但是國人始終只拿他製造爆竹、焰火等等，專作遊戲祭神之用，傳到歐洲以後，才被用來製成殺人的新武器，而且製作時刻進步，日新月異，最後乃發展為現代所用的新式槍砲。中國人呢，雖是發明火藥的祖師，却在槍砲的製造方面始終趕不上外國人，一直到今天。

此外還有戰爭的時候必不可少的運輸工具，如陸用的車，從原始的手車、牛馬車，到現代化的坦克車、鐵甲車，水用的船，從原始的木船到現代化的軍艦和潛水艇，以及空用的飛機飛艇，這些軍用工業的發展，亦同其他機器工業一樣，都在物理學的基礎上面建設起來。工學同物理學是分不開的。物理學可說是工學的母親。各門工學殆不過是物理學沿着細小的題材去發展而成的旁支，且在任何時間都不能放棄物理學的原理和方法。

至在剛才過去的這次戰爭裏面所有比較純粹的物理學的產品，首先可舉無線電。他在戰場和後方的活躍情形是我們所親自見聞的。依據現代物理學的理论，就他的廣義來說，光就是輻射，也就是電磁波。無線電波也就是電磁波。電磁波的波長從極短到極長，所包羅的範圍實為甚大。早年的時候，無線電上都喜歡用長波，因為他能遇到障礙物而不改變。較短的波呢，能力較大，在遇到障礙物時，通常要發生反射等作用而有所改變。但在最近過去的這次戰爭開始以前，就曾在英格倫海峽的兩岸，利用短波無線電在金屬鏡面上的反射作用而得到指導方向的良好效果。記住，普通無線電波係向四面八方一樣地傳播開去，不能專指某一方。戰爭起後，歐美無線電學者遂設法使短波無線電專朝一個方向傳播，同時並使收電波的器具的靈敏度大大提高，可以收取那在指定方向遇到某物而反射回來的無線電波。這是我們現在所通稱的雷達了。案在當初，希特拉原想每天集中多架飛機來轟炸英倫，把他完全燬滅了，但是到底沒有達到他所預期的戰果，就因為英國的防空嚴密，在德機未到領空之前，早就有雷達的報告，得知德國飛機的飛航速度和方向，在事前就派本國的飛機去迎擊攔阻他們了。

其次，製造飛機的新興工業，現在似比任何其他工業為更直接關聯於物理學一點。各式飛機的製造，都須常以航空力學為依據，他是最近從流體力學分衍出來的一個旁支。在剛才結束的這次戰爭裏面，大家都在設法加遠飛機的單次航程和提高他的速度。這兩方面雖都獲得相當的成功，但仍受力學的限制，所得成績還不能令人十分滿意。現在知道，德國的飛機製造家曾設法在飛機身上加裝火箭炮式的發動機，以求每小時一千公里的速度。這個設計自然沒有實現。直到現在為止，飛機的速度只在急劇下降的時候，偶然達到每小時六百公里左右，似乎還不能超過每小時七百五十公里的聲波速度，乃因為聲波的力學作用 Mechanical effect 常使飛機迫近聲速的時候，機身週圍要掀起劇烈的波浪，使飛機失去昇力，無法控制而得粉身碎骨的慘禍。將來必須先能設法克服抵消了聲波的這種力學作用，才能迫近，超過聲速而大加發展。

但據目前的情形來說，這次物理戰爭的最好標幟還是原子彈，一方面固因為他的破壞力空前之大，曾在日本國裏一再嘗試而表現那駭人的效果，惹起世人注目，他方面亦因為他確實是近世物理學的直接結晶，是從數理方面推演出來，然後再在物理實驗室裏研究成功的東西。正當本世紀開始的時候，物理學家用很小的微粒來碰撞一個原子的試驗結果，得知一個常態的原子含有一個核心，稱為原子核，帶有正電，且為原子的質量所集中的地方。後來又從數理方面推知，存在於一個原子核外面，帶有負電的若干電子，其分配的情形可以看作時刻在作繞核而行的運動，恰如行星之繞太陽。這些電子和原子核這兩部分東西組成了一個原子。普通物質所有各種物理的和化學的性質都起源於核外電子，與原子核無涉。原子核是體質很小的一個單位，通常看似一個最後單位，不能再分。但後來物理學家又在地上發見幾種含有放射性的元素，其原子會自動地放射出 α 輻射，一種頻率很大透射力很强的輻射，或 β 微粒，就是氦原子核，或 γ 微粒，就是電子，因而變成別種元素的原子。從這些放射出來的東西的能量以及別種特性，可以斷定他們的來源，並不是原子核外的空間，而正來自原子的核。故知原子核還有相當複雜的結構，而所謂放射性元素，乃就是他們的原子核會自然發生崩壞的元素。後來物理學家又用人為的方法，可使原來並非放射性的元素的原子核亦會發生崩壞作用而放射出上述那幾樣東西

的距離以外，沒有必要塞來使襲的機會。

原子的應用分明將不僅在原子彈的製造上面。車船及飛機的發動力都將改用他，效力大而能持久，軍艦和飛機將都可以長期航行，再也沒有中途建設基地的必要。改用原子能後，載重甚大的巨型飛機將成為常見的東西，很輕很小而很靈活的小飛機亦將出現。將來的航空力學研究恐怕終會設法抵消上文說過的那種聲波的擾動作用，使飛機的普通速度可以追近並且超過聲速，甚或達到每小時一千或一千以上公里。

除原子彈外，一般人很早就幻想着，將來會有一種死光，一經照射之後，人就會死，實則這種死光可以說是現在已經發明，因為現在已有頻率很高的輻射，確實可由照射而殺死人。不過這種輻射似乎沒有法子可以利用他來做一件戰爭的武器，因為他在穿透多少厚的空氣或他種物質之後，他的能量就被吸收淨盡了。據今所知，頻率最高的輻射乃為一種宇宙線，但就因為這個吸收作用，完全不適宜於直接用在戰場。不過原子彈的另外一種，也許可使爆炸之後，在地面上，從原子核放出頻率很高的輻射來殺死人，正不妨就稱他為死光。作者頗懷疑，以為美國最近在太平洋的島嶼上試放的原子彈，乃為屬於這個類型的一種，並不是去年曾在廣島長崎兩地施放過的那一種。因為後者成績卓著，已為世人所共見聞，早已脫離試驗時期，自不必重煩此一番試驗了。還有美國人員這次似乎十分注意原子彈放射出來的輻射對於生物的影響，這種情形亦正同我們這裏所提出來的推測恰甚符合。

至於無線電的研究將來自然還要深進，他的應用亦將還要推廣。也許各種波長的電磁波都會被人用在這一方面來。帶着原子彈去轟炸敵國的飛機，將來大概無須人去駕駛，全由無線電操縱，操縱的技術將很純熟自由，遠勝於現在的情形。同時在用火箭炮來替代高射炮以服務於防空的工作時，火箭炮的裝置，將來也許可以這樣巧妙地運用雷達，使在敵機來時，由他那裏反射回來的無線電波將會自動地朝着敵機飛行的方向，將火箭炮施放出去，百發百中，擊碎於很遠的地方，使敵機無從侵入領空來投擲原子彈的機會。飛機的發放，其方向和速度將來或亦可由無線電去控制他，這比現在為能更自由地活動。坦克車和鐵甲車在前線衝鋒陷陣，將來恐亦純由無線電去指揮駕駛。車上槍械將亦由無線電施放。

在他方面，為要阻止並且破壞敵人的無線電所操縱的飛機、飛彈以及其他一切活動，人造的雷電或會應運而生。他亦或將用在前線在陣地作戰的時候去打擊敵軍。不過將兩方的兵士集中一處的陣地鬪爭，將來恐怕很少出現的機會，因為這種鬪爭的勝負，結果對於整個戰局的形勢，實在是太不重要了，而且原子彈的來我去，亦不容許那集中多人於一地的戰

略。

將來的防空設備自必遠比過去為更周詳。重要的工業和機關再不能設在都市裏面。實則都市必須完全解體，人口和產業都疏散落地平均分配在領土上，而且再也不能完全建設在地面上，地下的儲蓄將多於地上的。防空洞的結構不僅要他耐得起很大震動，而且對於壓力和溫度的急遽而劇烈的變化都要他不能傳遞而受影響才行。這些條件須經物理學的詳盡研究了。

案在物理學上尚有一個冷門，多年來似已陷在停滯的狀態，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進展，這就是引力的研究。凡我戰爭的時候用以攻擊敵人的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武器都要運動，決不能永遠停在一個地方。在實際上，不動就無攻擊。但運動的形成，除却人為的動力之外，尚有地球的引力，沒有一個時刻不參加進去而為一個重要的成分。故在設計或施用各種武器的時候，時刻都須計及引力，雖然在表面上好像看不到他的作用。物理學界早就知道，別種形式的力可以變為引力，引力亦可變為別種形式的力。例如水力發電，就是使引力變為電力。又據物理學家研究的結果，乃知引力波的傳播作用，亦同電線波完全相似，他們都可以形式相同的一個微分程式來表明之。但在這二者根本相似的情形底下，却還有一點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物理學家早就知道有一個方法可以完全隔斷電力或磁力，那就是說，可使怎麼強的電力或磁力都達不到你所在的一點，但到現在為止，經過多少年多少人的研究，始終想不出一個方法來隔斷引力的力。這不同的一點也許就是近世理論物理學上始終沒有一個可以使人覺得完全滿意的理論來同時說明電磁和引力的出處的原因？但在理論上，物理學家終想努力從同一個出發點，同時引出電磁和引力出來。根據這種努力，我們難道不能希望，現在所謂電磁和引力根本不同的一點，將來終竟會有消失的一天？難道不能希望，將來終竟會有方法可以隔斷引力，同電力一樣？從隔斷引力的成功推到操縱引力的可能性，我們就將發明最後的國防，任何武器都不能達到你的領土領海領空的最後防線了，因為你只要隨時變更了範圍內的引力的方向和大小，飛機，原子彈以及其他一切東西都不能沿着預定的軌道上運動，不能朝向目的地來。在這個時候，各國可以完全獨立，絲毫不會受到別人的侵犯，戰爭為不可能！終竟會有這一天嗎？也許，在將來！

(四)

自原子彈出現，物理學乃出於意料之外地為一般人所特別重視，這可以說是在物理學的光榮。但自原子彈出現，戰爭乃變成意想不到的殘酷，真

可以說是人類的悲哀。用刀矢來戰爭的時候，一個人只能在一下子殺死幾個人；用槍砲來戰爭的時候，一個人一次就可以傷害百數的生命；現在用原子彈，一個人一下子却可以燬滅萬數或十萬數的生命！燬滅的力量是這樣偉大，而人類欲戰的情緒却是這樣濃厚，國際的形勢又常是這樣緊張，怎能令愛世之士不焦灼欲狂呢！

原子彈所利用的是使物質完全燬滅而變成的能量，依據現在物理學上的理論來說，這已是最大的能量，再也沒有別的來源可以超過他了。但這僅就一次數量的物質在一次作用裏所能發生的能量說。原子彈不僅利用這燬滅物質而變成的能量，而且利用了一連串燬滅物質而變成能量的作用。將來也許會發明，有幾種原子核的物理作用能在一次使用那比現在所利用的鈾鎳等原子核的分裂作用還要更多的物質燬滅而變成能量；也許會發明，這種物理作用還可以更多次地連串起來。總而言之，單就物理的武器而言，燬滅生命的力量，也許還可以造詣到更可怕的境界，現在的原子彈分明還未達到破壞力的最高峯。人類的前途真是岌岌可危了！

原子彈已經出現了，這是事實。戰爭在將來決不能永遠不再發生，這也幾乎是迫近事實一樣地令人無可懷疑。然則除却鼓勵國人集中人力物力來在最短時期內發明更好的原子彈外，再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可以保證國家民族的安全？其實原子彈的出世不僅帶來了一種非常殘酷的戰爭，而且同時啓示了動力的根本改革以及將隨此而來的工業大革命。故在將來，雖果能消弭了戰爭，或在戰爭時果能禁絕了原子彈，不許使用，原子能的利用將仍是建設方面必不可少的要素。一個國家如果自誇於富強之林，不能不在這一方面急起直追。將來的火車輪船以及一切機器，都須設法利用原子能了，因為他的效率將大過於從前的機器所能夢想！

現在人家所追求的理想社會，似乎要使大眾都在物質方面平均有最低的享受，在精神方面平均有最低的自由，並且希望這最低的水準應為頗高。暫時除開後者不說，現在所謂共產主義的計畫似乎不能算是可以滿意。機器生產的國家所有國民的平均財富就遠高於不用機器生產的國家，而平均的勞力却反較小很多。這個對比，暗示了另外一條出路：原子能的普遍利用將來應該可使勞力減小到最低限度，生產增加到最高限度，處理得法，可使平均每人的享受達到最高度。這豈不是實現了理想的社會了嗎？依照這種說法，一個共產主義的信徒，為要實現他的理想，似乎應該更加注意原子能的研究。實則多從大自然取出財富來增加到窮人身上，使他們的享受可以等比或超過於現在一般富人，豈不遠勝於必須運用強迫搶奪並且屠戮的手段，將富人貶為窮人，以至大家同為窮人嗎？

其實原子彈的發明不過是近代物理學沿着一個方向所得的成就。許多別的方向都一樣有發展的價值，雖然我們不能希望那幾方向研究的成績亦一定能夠產生可以同原子彈並駕齊驅的實用結果，但亦不敢說他們一定不會產生更偉大的東西。價值的估計且亦不能單從實用的觀點出發。所以原子核物理學同應鼓勵人去研究，為要同別人競爭且要保證國家的安全，其他各方面亦正不能就被忽視。在原子彈出世以前，原子核物理學亦正是一樣被人看作無用而加以忽視啊！何況原子能的研究是一種學術，實同其他方面互相密地關聯着，並不單是可以獨立別除出來的一種技術。看了人家的研究原子能，有了偉大的成績，不覺眼紅，遂亦截取捷徑，趕作原子能的研究，似乎只要在這方面下點工夫就會得救似的，世界上難道真有這樣可以取巧的便宜事體嗎？

清末以來，國人在屢敗之餘，鑒於堅甲利礮不及別國，上下一致鼓勵造船製礮的研究，可是這幾方面始終未能趕得上別人；近幾年來，國內有許多人大聲疾呼要提倡實用科學，而實用科學亦始終沒有發達，不能同別人競爭。這個道理到底在那裏呢？依據作者的愚見，物理學的被人忽視，如果不能說是惟一的原因，至少該是他的主要原因之一。物理學在科學裏原算是最純正的一種，嚴整的數理和精密的實驗常如兩手相依，不離左右，他的嚴整的陣容和精密的程度沒有別的自然科學可以比得上。所以經過物理學的訓練，或在濃厚的物理學的空氣中間，從事於別門科學的研究，容易走上正路而收駕輕就熟的功效。又物理學實在可以說是科學的領袖，因為他的進展可以導引別門科學發展。不論什麼自然科學，都須有度量的實驗，而進行度量時所用的儀器都係經過物理學方面的透澈研究，明白規定了各種物性和關係之後才能製造出來，物理學的每一次新發展，幾乎都貢獻了新型的儀器而促進別門科學的發展。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許多科學都是跟隨着物理學而前進的。至於工業科學和物理學的關係，尤還不止這樣，上文已經說過了。

因為原子彈的出現而喚醒了國人對於物理學的注意，總可說是一樁幸事。但在別國，參加原子核物理學的研究而得到這個優良成績的都是各大學裏的物理教授，這就應該連帶地承認大學物理學系的重要了。不過看了國內各大學的物理系的内容，圖書的貧乏儀器的缺少教授生活的困苦，又不能不令人短氣！我想美國幾位有功於發明原子彈的大物理學家如果平日處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之中，這種發明一定是不會出世的。所以我們一方面固然要專設原子能的研究所，搜羅這方面的人才而從事於努力研究，他方面似亦應該努力設法充實各大學的物理系的設備，安定教授的生活，使他們亦有出力的機會才好。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底於上海

政協一年紀念檢討

中大「一二五」紀念會的論戰

政府政協代表未出席·共黨王炳南書面致辭
 青年黨陳啓天發揮憲法成就論·高論一小時
 民盟李相符演說·大鼓掌·陳啓天中途告退
 中大教授賀昌群吳世昌演說·匆匆未盡其辭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 舊曆新春在南京度不比陽歷元旦更起勁。一則因為爽雨交響，既冷且濕。二則大軍動輒，壓壞人心，路上行人雖不斷魂，却也並不十分愉快。只有三天無報，使大家有些異樣，國家的神經中樞在進行些什麼，誰也摸不清。大年初四(一月廿五日)早上打開第一張報紙一看，美國聯會在討論中國問題，林賽主張英美蘇共同調解中國內戰了。去年的這一天，在重慶中大發起的大會，在四天以前，磁區學生要求政治協商會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遊行，曾感動過全國青年，曾感動過參加政協的各黨各派代表們。今年此日，中大學生自治會發起一個慶祝和紀念那次遊行的大會，邀請政協代表和中大教授講演，另外全校壁報團體出聯合壁報。在下午大雪紛飛之中，大禮堂座無虛席，連三樓的廊上和正廳的走道中都擠滿了人，任何一次電影和話劇沒有這樣叫座。

學生在四天以前，即向出席政協的各黨派代表團發出請柬，校內則請校長和教授。吳有訓校長因臨時須赴行政院陪都，由陳院長代表出席。據主席報告，政協代表團的請柬與孫科院長，三天無回信，其後去訪孫院長，知已赴滬，再請鄒力子先生，則云未接孫院長通知，所以政府方面無代表。中共方面由王炳南先生回了一封信，對於中大去年之遊行表示欽佩，並且說明中共堅決遵守政協協議，反對片守政協協議，反對片面召集的國大，否認憲法，願與中大同學共同勉勵，為實現政協決議而奮鬥到底。

第一位被請說話的是青年黨政協代表陳啓天先生。他先聲明，他是以二十多年前的中大老同學的資格，前中大老同學的資格，談話。他談政協決議，未全部實現，但亦不能說毫無成就。痛罵了一頓政黨不照有軍隊，博得許多掌聲以後，開始發揮他的「政協成就論」。他打了一個藍布包，拿出了一本憲章。從軍隊有七個人被請說話。

他第一個就講了一個多鐘頭，這可以說以後的人少說些，使這個會成爲「恭頌憲法大會」。因此在他講完時聽衆情緒之輕鬆愉快，即使請海七比亞來都難於形容。

第二個被請的是民主同盟政協代表團顧問李相符。他代表民盟，沈痛的指出政協決議被破壞，蔣主席四項諾言未兌現。對於國大和憲法，他說只能用老百姓立場來看，因為他很遺憾：第一，不是政協代表(鼓掌)；第二，不是貴校的老校友(全體空前熱烈的鼓掌和歡呼)；第三，沒有這許多時間去研究憲法。「我是研究聲譽的，對憲法完全外行」……

打斷他的講詞的，在這裏不是掌聲，而是陳啓天先生的向主席告退。

「在一個外行的老百姓看來，第一，依照政協決議程序，必須先改組成舉國一致的聯合政府之後，才能召集國大；必須各黨各派一致參加的國大，才能制定憲法。第二，政協的憲草審議小組，在重慶時未獲協議，就給「五五憲法」衝散了，以後始終未召開，這個憲法如何能符合政協原則？是那一條原則？第三，即使退一萬步說，姑承認憲法是陳先生所謂比較的原則，比五五憲草民主，但我們來看民主在那裏。現在舉兩點作證。民主憲法應保障人民各種自由。這個憲法列舉了許多人民自由之後，第二十三條說：除爲避免緊急危險，維持社會秩序……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這樣一來，又把人民自由一起取消了。你出版一本書稿，他可以用說妨害社會秩序，用法律限制，不准出版了(熱烈鼓掌)。這和五五憲草沒有分別。又如地方自治，孫中山先生建國大綱規定省自治權，五五憲草只准縣有自由權，已違遠了。這個憲法一百一十二條說，依據省自治由通則，制定省自治

法，而通則是中央定的，中央要你怎樣自治，就訂怎樣的通則，還有什麼自治可言？（鼓掌）

他最後代表民盟，否認憲法。痛斥破壞政協決議以謀升官發財的小黨派（鼓掌歡呼），但相信政協決議最後必能實現內戰必須停止，否則必召列強干涉。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他的講演。

陳啓天未講完時，台上來了一位客人，坐在主席旁邊。後來經主席介紹是青年黨的謝澄平先生。李先生以後說話的是張西曼先生。他介紹自己是老同盟會會員。曾主張容共，認為中國必須國共合作，政治才能上軌道。否則必召外國干涉，並舉英議員林賽作證，他堅決要求蔣主席的四項諾言兌現。他說：「我是認識蔣主席的，不怕人家中傷誹謗，我要求他保障人民自由。」這使台下掌聲與歡呼雷動。

在張先生講演時，那位後來的客人不斷在與主席磋商，又像懇求，又像報告。主席在張先生講完了，對大家說：「本來先請本校史學系主任賀昌霖教授說話，因為謝澄平先生剛從上海到，願意代表民社，青年兩黨報告兩黨聯席會議的結果，只有十分鐘。」

謝先生顯然要挽救陳先生方才失去的羣衆情緒，開始竭力捧中大學生，用了許多「最」字。例如「最高學府」，「最愛的青年」，「最愛的青年」，「最偉大的遊行」，「最有希望」，「代表最大多數的老百姓」等等。接着說青年黨不與（鼓掌）。後來又說他在舊金山看見華僑怎樣受苦，猶如不知，使他怎樣難過。但是最精采的一段是痛罵各黨派，認為都要不得，動中大學生，自由份子，另外組一個代表「最大多數最大福利」的黨。還要流血，流淚，流汗才能民主。他的聲言有「腐化的國民黨，硬化的共產黨，軟化的民社黨，青年黨，（鼓掌）支離破碎的民主同盟，都不興！」「好話說盡，壞事做光」，重複了五次，因為頭兩次有掌聲。在激動時，連「男盜女娼」都衝出了口。他與高宗烈得忘記報告兩黨聯席會議結果。直到了末了，才說「兩黨決定，如果不是各黨派一致參加的聯合政府，青年民社兩黨決不參加。」小黨派決不犧牲老百姓而升官發財！（鼓掌）

賀教授的講演，他自己說是將生之見。他說中國須有聯合政府才能和平。他指出中國之有內戰，起於湘軍進軍以後，北洋軍閥私家有兵。他又分析各國戰後不安，由於中下階級供獻其生命財產以作戰，而戰後統治者仍不放鬆。因為時間已晚，他顯然沒有講完他預備好的稿子。

最後說話的是吳世昌教授，他先聲明只講幾分鐘。他說這會談不到慶祝，只能說紀念和檢討，因為政協成功而為協本

身失敗。對於青年的遊行，他說歷來遊行都是反抗的，抗議的，受了刺激而起的；一二五遊行則是積極的，建議的，自動發出來的。這次遊行有一特點，即不喊「打倒……」口號。這表示學生對國事的責任感。他說政協協議雖

被破壞，但各方面說自己遵守協議，可見得大家認為不遵守協議是不民主，不民主是可恥的（鼓掌）。他說：「現在大家可以談聯合政府，連政府委員都奔走京滬，要組織聯合政府，否則就沒有交代。但在民國三十二年，誰談聯合政府，背後就有人跟着你。（鼓掌）這是中國的進步，也是政協精神的擴張。」

民主同盟還有一位馮素陶先生沒有說話。最後主席綜合各人講詞，除了陳先生以外，大家都認為政協協議已失敗，已被

成都新中國日報被搗詳記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成都通信）成都新中國日報是青年黨的機關報，廿七年創刊於漢口。武漢失陷，遷至成都出版，現任社長是李璜，由周治坊代理。該報於廿五年十二月十日第三版開闢了一篇北平通訊，「北平的大學」，署名「本報特約記者章明」。在這篇通訊中，一面讚揚北平的幾個大學，尤其是燕京大學，一面嚴厲抗戰中華西學的學生太浪漫，最後有一段訓勉現在華西大學的學生們不要

承繼前人——抗戰中之女友則為共產黨員。彼作此通訊，據他自己事後給其友人之函謂是「毫不經意」之作，並非故意生事。此通——寄到報館時，搜輯輯田景風未寓目即交副刊編輯編入副刊；副刊編輯隨後認為不妥，退回；田乃自行編入三版開闢。是為十二月九日開闢之事，十日晨此通訊便成成都人士見面

章明真名叫王維四，是燕京大學一九四級社會學系畢業生，同年秋季投入華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室工作；河南瀘池人，家木世族，為共產軍燒殺以致破敗，但彼本人則思想激進，其廿二至廿五年間，九時前後，通訊內容即騰喧場上，羣情「激憤」。某教授激勸女同學的「激憤」。此種怪關係左

派學生所發出，當時在女同學中並未引起反應。但在另一方面，即學校中國國民黨與三青團的負責人，他們深感此事重大，乃出而爭取主動，打算把此事的領導地位抓到手，然後與報館方面進行和平解決。

當初左派藉此事之攻訐新中國日報，其動機純在於不滿青年黨之加入國大，擬乘機打擊青年黨之號召力，並減損其威信。何以見之？因為當時另一家商業報紙「建設日報」在短評「逆耳談」中也說到學風的事，並引出新中國日報通訊中所載至詩的全文，據說是華西端戰時盛行的打油詩：「待」鐘樓下，迎風驟半開。魚躍荷葉動，疑是警報來！」兩句詩引出了費維，四句詩却連提也不被人一提起，其間的機微，豈不耐人尋思。

十一月三青團取得領導權，立即把「打報館」的危機化為烏有，次日反新中國日報的高潮開始低落下去，接着沉寂了三個星期；在此期中，實在說來，事情已算「一陰消」，情乎中國人太迷信推拖以至於「陰消」，便是解決一切事故之道，不能當機立斷，化小事為大事，反而使小事成為大事，掀起一番歷時半月尚未演完的武劇。

第一度高潮的跌落，原因是由於學校當局的有效壓抑。十三日學校方面由代理校長方叔軒（三青團中央團部監委）親自去報館進行交涉，新中國日報方面則由代理社長周治坊出面商談，彼時雙方基於傳統友誼治理，結果甚為圓滿，彼此同意由學校送一公函去作為更正啓事刊載。更正函首由學生自治會起草（該會近年均在三青團掌握中），次日三青團掌理人，次在送往，但由報館方面退回，認為措詞過激，當由自治會加以修削，再度送往，仍遭退回，方校長乃命秘書王沛另行主稿，文辭委婉，僅稱作者無意失誤；此函一去，直如石沉大海，音響全無，及到不幸事件發生，總編輯田景風方將原函交出；據稱係由於婚禮，誤以此為私人函件，遂積壓二十日迄未開封。

報館之未刊載華大更正函件，原由雖如上述，但學校方面認爲故意拖延。此項拖延政策本該是完全成功的，惟另加上一個因素，便使它打了一個轉，急轉直下。此一因素，就是全國學生反對北平美軍舉行運動的普遍展開。十二月三十日北平各大學學生罷課遊行，上海杭州等地的學生也起而響應，成都華西大學的女同學也在女生院自治會主席的領導下於一月六日罷課遊行。當罷課遊行之際，三青團及國民黨學生企圖轉移另業目標，彼等乃揀定另一目標——反新中國日報用作代替。他們的計劃是派十多位（後來查出共十四位）同學，乘女同學遊行行列經過香照路時（新中國日報所在地），重提舊事，鼓動前

往搗毀報館。結果事機洩漏，左派學生聞知，深覺可以利用，演成國青兩黨夾劇，乃於遊行之前，先將三青團計劃通知報館，並假借女大學職員名義電話警備司令嚴囑虎不得干預，臨時又由女院自治會主席將遊行行列改道他去。

三青團預伏之十數肇事學生見行伍收道，預定計劃發生波折，乃有三級同學採取自由行動；彼輩手持磚石，走入報館口稱訂報，並找負責人說話。該報館經理人避而不見，此數學生乃以石擊牆面。是時館中人員因早知有人擬搗毀報館，經向治安機關求助未成，已如驚弓之鳥；今見來勢洶洶，以為大禍已至，相率逃走。入館學生見館中人員散去，亦只得出館；適報館一戚姓職員方從外歸來，誤以爲學生已肇事，遂口稱「拉幾個學生去開起」，於是退出之學生乃兇毆之，此職員因而負重傷。

次（七）日報館方面乃竭力渲染此事，謂華大少數學生已將報館搗毀；並著論抨擊政府及治安機關，謂事前幾度要求政府預爲制止，皆遭拒絕，竟因此而釀奇禍。此日中，報館方面查得肇事學生皆係三青團員，綏署總又交出主謀十四學生名單；青年黨方面遂以此保國黨及三青團有一事件，八日起復著論抨擊，並發刊諷罵性之文字於副刊「動力」，此項文字乃挑起華大全體同學之公憤。副刊所載文字共六篇，俱屬低級毀罵，（青年黨黨員集會討論此事件時，謂爲村婦罵街），斥學生爲衣冠禽獸，爲流氓痞棍，且觸及學生家庭，以至家長，各文內容大抵相似，現引一斑：「爸爸種田忙，媽媽紡紗紡，含辛茹苦爲兒行，積下鈔票心不放，把我送進洋學堂，望我喝點藍墨水，將來好把官兒當。」

來到學堂兩年前上，終朝打坐迷情場，提起讀書腦壳脹，史地漢他媽的娘，教授教我過想，一心想夜來香，惟有道教唵？我愛嘗。」（原稿每句一行，無標點）。該報並稱肇事學生既查出將請政府法辦。此輩學生深恐責任難以推銷，乃乘公憤之際，組織第二次遊行示威，是日參加者共百餘人。（全校總人數爲二千零八十人），直趨報館所在，館中人員又逃避一空；學生乃請隔壁新新聞報館一記者作證，證明該報館前次並未受損，此次方由學生搗毀。一聲動手，頃刻之間，報館內外上下均變了樣。此事乃達最高潮。九日報紙論調更加猛烈，斥華大當局顯預，政府無能。以政府維持治安的責任來講，此次政府的表現確屬無能，他們不防未然，只能坐觀其成之後，再來作調解工作。學校當局也可算是無能，當學生團體行動時，不能控制抑止；六日事件，七日午後，學校方知，報館方面專人交涉，校長教務長等均拒前不時，延至八日午前十時，校中首腦都始集會商討，是時學生已將第二度肇事計劃擬就。八日午後二時學生行伍出發時，校長不能制止，校長束手無策，在廣益路徘徊無已。十日上午學生又集隊出發擬搗毀承印新中國日報之西部印務局時，治安當局及該方均已向校方警告，若學生再行動，則將演成流血，縱如此，學校亦未能阻止學生。

十日學生之行動幸未達成，否則已掀起一幕慘酷流血的大悲劇。是日學生的對象爲承印新中國日報之印刷局；考西部印刷局雖屬青年黨所有，與報館是另一組織，名義上却是另一組織。於是印刷局乃採取自衛手段，不再如報館方面之圖避政府保護，約集哥老幫會打手百四五十人，各藏手槍執棍棒，迎接學生隊伍。一時附近市

而警察，居民閉戶伏匿。幸為警局某分所所知，出動所長以下人員，在距報館不及千米之處——智影院門前，將學生勸散。

十日赴，省府鄧代主席指定校署副參謀長萬里中，省府秘書劉明揚等進行調解。

但在熱習內情者看來，此事並未解決，新的演變在醞釀中；目前的僵局及其趨向解決之態勢係基於下列二因。其一是報館方面採取自衛地位，在學生不繼續攻擊行動下，決不生事，

同吳鐵城進行談判。新的演變是在怎樣的醞釀呢？可以分兩方面來講：學校方面，左派學生正在聯合青年黨學生籌組織報團，在雙方談判失敗時，出而與三青團操縱之學生自治會爭鬥。還有就是反對學校當局的大學校友及政職員企圖此事件擴大，以便乘機推選現任學校高級首腦部人員；作此項工作者據傳為大學文學院某系主任秘密支持的大學畢業同學會。青年黨激烈派（報館人員部如此）方面認為此事實非通常事件，

（本刊西安通信）一年以來，西安的麵價始終是很平穩的，截至去年九月初，每袋最好的麵粉只售一萬三千元。九月十日前後，離海路局忽然宣佈，因為軍運繁忙暫停煤炭的運輸，麵價也就跟着上升。不過這時漲風還很緩和，每袋上漲不過一兩千元。

十一月三日在西安一條相當熱鬧的街上——南院門——發生了一場搶麵的劇，下手者多屬知識份子，把麵搶完之後，大家都按照「平假」付款。

（下接卅一頁）

報館方面亦不能不自承認，因為報館當局亦有顧慮不能控制社中職員之事；第一，十二月中旬兩方商得的和平處置，總編輯竟能歷住更正函不發表，而社長未予過問。其次則為副刊文字之刊出；此次事件之擴大，全係由於副刊之罵街式文字，此不但有損一黨發言報紙之尊嚴，且直接引出除國民黨同三青團份子以外華大學生之公憤。是項副刊為總編輯與另一名林欠云（欠云為筆名，此人係華大學生）者所主持刊出；當該報編排之時，曾經社長周治坊、青年黨省方高級人員魏曉珍、李公權、鄭興亞等四度之阻止，結果為林等於最後付印時擅自將廣告取去，而將此項文字刊出。凡此不能控制下屬及學校不能

示已在和平解決途中，外，並指出肇事學生共有盧某等二十四人。

但在此熱習內情者看來，此事並未解決，新的演變在醞釀中；目前的僵局及其趨向解決之態勢係基於下列二因。其一是報館方面採取自衛地位，在學生不繼續攻擊行動下，決不生事，

同吳鐵城進行談判。新的演變是在怎樣的醞釀呢？可以分兩方面來講：學校方面，左派學生正在聯合青年黨學生籌組織報團，在雙方談判失敗時，出而與三青團操縱之學生自治會爭鬥。還有就是反對學校當局的大學校友及政職員企圖此事件擴大，以便乘機推選現任學校高級首腦部人員；作此項工作者據傳為大學文學院某系主任秘密支持的大學畢業同學會。青年黨激烈派（報館人員部如此）方面認為此事實非通常事件，

（本刊西安通信）一年以來，西安的麵價始終是很平穩的，截至去年九月初，每袋最好的麵粉只售一萬三千元。九月十日前後，離海路局忽然宣佈，因為軍運繁忙暫停煤炭的運輸，麵價也就跟着上升。不過這時漲風還很緩和，每袋上漲不過一兩千元。

十一月三日在西安一條相當熱鬧的街上——南院門——發生了一場搶麵的劇，下手者多屬知識份子，把麵搶完之後，大家都按照「平假」付款。

（下接卅一頁）

報館方面亦不能不自承認，因為報館當局亦有顧慮不能控制社中職員之事；第一，十二月中旬兩方商得的和平處置，總編輯竟能歷住更正函不發表，而社長未予過問。其次則為副刊文字之刊出；此次事件之擴大，全係由於副刊之罵街式文字，此不但有損一黨發言報紙之尊嚴，且直接引出除國民黨同三青團份子以外華大學生之公憤。是項副刊為總編輯與另一名林欠云（欠云為筆名，此人係華大學生）者所主持刊出；當該報編排之時，曾經社長周治坊、青年黨省方高級人員魏曉珍、李公權、鄭興亞等四度之阻止，結果為林等於最後付印時擅自將廣告取去，而將此項文字刊出。凡此不能控制下屬及學校不能

示已在和平解決途中，外，並指出肇事學生共有盧某等二十四人。

但在此熱習內情者看來，此事並未解決，新的演變在醞釀中；目前的僵局及其趨向解決之態勢係基於下列二因。其一是報館方面採取自衛地位，在學生不繼續攻擊行動下，決不生事，

同吳鐵城進行談判。新的演變是在怎樣的醞釀呢？可以分兩方面來講：學校方面，左派學生正在聯合青年黨學生籌組織報團，在雙方談判失敗時，出而與三青團操縱之學生自治會爭鬥。還有就是反對學校當局的大學校友及政職員企圖此事件擴大，以便乘機推選現任學校高級首腦部人員；作此項工作者據傳為大學文學院某系主任秘密支持的大學畢業同學會。青年黨激烈派（報館人員部如此）方面認為此事實非通常事件，

（本刊西安通信）一年以來，西安的麵價始終是很平穩的，截至去年九月初，每袋最好的麵粉只售一萬三千元。九月十日前後，離海路局忽然宣佈，因為軍運繁忙暫停煤炭的運輸，麵價也就跟着上升。不過這時漲風還很緩和，每袋上漲不過一兩千元。

十一月三日在西安一條相當熱鬧的街上——南院門——發生了一場搶麵的劇，下手者多屬知識份子，把麵搶完之後，大家都按照「平假」付款。

（下接卅一頁）

報館方面亦不能不自承認，因為報館當局亦有顧慮不能控制社中職員之事；第一，十二月中旬兩方商得的和平處置，總編輯竟能歷住更正函不發表，而社長未予過問。其次則為副刊文字之刊出；此次事件之擴大，全係由於副刊之罵街式文字，此不但有損一黨發言報紙之尊嚴，且直接引出除國民黨同三青團份子以外華大學生之公憤。是項副刊為總編輯與另一名林欠云（欠云為筆名，此人係華大學生）者所主持刊出；當該報編排之時，曾經社長周治坊、青年黨省方高級人員魏曉珍、李公權、鄭興亞等四度之阻止，結果為林等於最後付印時擅自將廣告取去，而將此項文字刊出。凡此不能控制下屬及學校不能

示已在和平解決途中，外，並指出肇事學生共有盧某等二十四人。

但在此熱習內情者看來，此事並未解決，新的演變在醞釀中；目前的僵局及其趨向解決之態勢係基於下列二因。其一是報館方面採取自衛地位，在學生不繼續攻擊行動下，決不生事，

同吳鐵城進行談判。新的演變是在怎樣的醞釀呢？可以分兩方面來講：學校方面，左派學生正在聯合青年黨學生籌組織報團，在雙方談判失敗時，出而與三青團操縱之學生自治會爭鬥。還有就是反對學校當局的大學校友及政職員企圖此事件擴大，以便乘機推選現任學校高級首腦部人員；作此項工作者據傳為大學文學院某系主任秘密支持的大學畢業同學會。青年黨激烈派（報館人員部如此）方面認為此事實非通常事件，

（本刊西安通信）一年以來，西安的麵價始終是很平穩的，截至去年九月初，每袋最好的麵粉只售一萬三千元。九月十日前後，離海路局忽然宣佈，因為軍運繁忙暫停煤炭的運輸，麵價也就跟着上升。不過這時漲風還很緩和，每袋上漲不過一兩千元。

十一月三日在西安一條相當熱鬧的街上——南院門——發生了一場搶麵的劇，下手者多屬知識份子，把麵搶完之後，大家都按照「平假」付款。

（下接卅一頁）

西安的麵荒

鐵路不運煤、煤麵一齊漲
政府要管制、管制還是漲
征糧火急催、麵價格外漲
花樣雖然多、民食永遠漲

本刊特約記者

會首先響應，每袋定價一萬四千九百元，普通供應，居民們可以憑身分證到各承銷店去購買。但到了十月中旬，情勢忽然惡化，市面上的麵粉忽然像變戲法一樣全都見不到了，借多麵粉承銷店竟然看不到一袋麵粉。黑市價格扶搖直上，每袋竟達兩萬四千元之數。城內到處檢查囤積，麵粉紛紛下鄉避難。機粉面手者多屬知識份子，把麵搶完之後，大家都按照「平假」付款。不致進城來了。這時



人和文

美國賽珍珠著
天行譯

在我沒有和他會面以前，就已聽到他的那種

奇奇怪怪的經歷，所以我預備着要會見這個惹人注目的人物。在我看來，一個人像他那樣，經了這麼多異乎尋常的經歷，他的外表上，一定也是不平凡的，可是見面以後，才發現他的外貌一點兒沒有特別。他的身軀較普通人還要矮，身體似乎也很弱，臉孔被太陽光晒得黑黑，一對褐色眼睛，缺少了神氣，年齡雖還不到三十歲，而頭髮已經變成灰白色了。他那樣子和普通人並沒有一點兒不同，你要和他見過十次以上的面，然後才記得他是誰來，如果你偶然看見他坐在百貨店的櫃台裏面當店員，或者一家經紀人的店裏當事務員，你一定認為他確是做那種事情的人，可是你也就一點也不會注意到他，就和你不會注意到櫃台、椅子、洪類東西一樣。他的外表可說一點也沒有使人注目的地方，結果反而叫你覺得難於揣測。他那一張絲毫沒有表情的臉，會叫你想起在一條污穢街道上，那些中國的宮殿的粉牆來。那牆上空空洞洞的什麼也沒有，可是在那牆背後有的是彫梁畫棟，和只有天纔知道的微妙而複雜

的生活。

這個先生也是這樣，他整個的生活可說是奇怪極了。他原先是一位獸醫的兒子，年輕的時候，曾做過報館的訪員，去打聽倫敦警察署裏犯罪的新聞。過後又做過一隻到佈宜諾司利愛司去的商船上執事。到了B·A以後，他便離開了船上的職務，也不知道做了些什麼工作，橫斷了南美洲。從智利的一個港口，他又設法渡到馬爾森塞司去，在那裏他混在土人之間，過了六個月。——只要一看見白種人，他老是很熱心地替他們做事，——於是，又從那裏，求着一隻帆船許可，他渡到南洋的塔希第去，便被一隻老老拖輪，專載中國苦力到社會羣島去的，採用他為二副，渡到了廈門。

這些都是我還沒有遇着他九年以前的事，從這個時候起，他一直便住在中國。最初，他是在一家煙草公司裏做事，做了二年之後，他覺得單調無味。在這個時候，他已經學會了中國話了；便在一家在專在中國內地賣特許藥品公司裏服務。這裏他又幹了三年，在中國內地走了一省又

一省地替公司賣丸藥，三年之後，積蓄了八百塊錢，於是又辭職去流浪了。

從這時起，他開始過着奇奇怪怪的生活，他從北平起身，裝成一個中國窮人的樣子，背上負着一個捲了的鋪蓋，嘴中含着一根中國煙管，還帶上一柄牙刷，橫斷了北國的全境。在路上他宿的是中國客店，睡的是土炕，和其他的旅人擠在一塊兒，吃的也是中國的飯菜，單是這一點，已不是尋常外人做得出來的事了。他不大乘火車，大部份的路程都是腳走的，有時或者乘驛車及木筏。他走過了山西、陝西，也到過烈風撲面的蒙古大草原，曾在野蠻的土爾基斯坦人中冒了生命的危險，曾經好幾個星期地和沙漠中遊牧民族一塊兒過活，跟着運茶磚的商隊在荒寒的大戈壁中走路。這樣過了四年之後，把八百塊錢用得一文不剩，他又回到北平。

這次，他在北平找事做。他想最容易拿錢的事怕只有賣文。而一家在中國開設的英國報館便出錢買他的旅行記。這當然是他一點也不困難的，我想到有困難的話，那便只是材料太多，難於取捨而已。他所知道的大部份，都是在許多西洋人中，只有他一個人知道。他看了各色各樣的事物——又奇異，又怕人，又有趣，既出乎意外，又復印象很深。他一共寫了二十四篇，都在報上發表了，這些文章，我不願說是不可卒讀的東西，因為這些文章所表現出來的，使人看去知道作者有着精細的，同情的觀察。可是，他觀察一切事物，好像都雜亂而無秩序，他這些文章，只能是藝術的材料，而不是藝術。就好像是陸海軍用品店裏的目錄一樣，在有想像力的人看來，是

一個極豐富的礦山，是文學的基礎，而不是文學本身。他只是一個野外的博物學者，耐心地採集了許多的材料，可是却缺乏把它們整理起來的才幹。結果，那些文章只是些事實，還要等待他的心更複雜更有綜合力量的人來整理。他收集的，不是植物，也不是禽獸，而是人。他的收集可算是無有倫匹，可是他對於這收集的理解却是缺乏的。

當我會見他的時候，我極力地找尋着，看看這樣許多種類的經驗，到底使他發生怎樣的變化。可是他雖是一個快樂的，容易接近的人，一肚子的故事，極願長地講述他一生的經歷，但我却找不出一點東西，足以證明他有着這許多的經歷，曾有一件使他深深地感動過。他這種單喜歡去做奇怪的事的本能，證明了他是有一線的與眾不同的地方。文明世界裏的生活，使他感覺無味。他有着這種情熱，離開人們已經走過的，偏去幹人所未幹。這種奇怪的生活使他發生興味。他有着不會滿足的好奇心。然而他這些經驗都只是一些肉體上的，並沒有轉變成精神上的經驗，也許就因為這個原故，所以覺得他根本上還是一個平凡無奇的人了。他那臉上的無表情，便指示他精神上的無意味。空空洞洞的牆後面，仍然還是空空洞洞而已。

因此，他雖有着那麼多的寫實材料，而終於寫得那麼乾燥無聊，所以在一個作品裏的最要緊的東西；並不是豐富的材料，而是豐富的人格。三五，一二，二七，譯自世界語本之「閃光月刊」。

(上接廿九頁)粉主突然遭此意外，竟瞠目結舌，不知所措。警察跑來干涉，這些搶麵者都掏出了他們的身份證，向警察大嚷：「我們拿着身份證，等了一個多禮拜，買不到一袋麵粉，難道叫我們都餓死不成？……」這事「搶案」，遂不了了之。

這時，本年度田賦開始徵收。據田賦處發表的數字，本省徵實額為二百萬石，並預計在三個月內可收。鄉間麥價，經道一征，便如脫韁之馬，一發而不可制止。每市斗由四千而五千，而六千，而七千。麵粉廠商登肯失此良機，於是經過一評議，每袋加至兩萬零四百元。事實上這是官價，普通人並買不到。黑市商人利用各種關係和手段，在城外大批囤積麵粉，然後化整為零，改頭換面，外加蘆葦偽裝，混運入城，每袋要賣三萬餘元。

到了十一月初，政府又決定「加強管制」了，辦法是取消以前的承銷商，而在全市設二十個供應站，每一供應站每天可分銷一百五十到二百袋麵粉。市民可以憑身分證去購買，每人每月限購一袋。第一期供應規定為七天。為甚麼只規定七天而不常川供應呢？一般人的猜測是七天以後還要加價。就在這種恐慌的心理下，西安市上，又發生了新的麵粉搶購戰。每天，天剛亮，供應站的門口已經黑壓壓的擠滿了人，警察們用皮帶，用棒子，抽，打，然後整理成一條「一字長蛇陣」。他們去「這夥可憐的居民——耐心的在那裏等候，不敢抽身去吃一口飯，喝一口水，等着，等着，還不知道能不能輪到自己買一袋麵粉！」

第一期供應期滿後只停了一天，第二期就又开始。出人意料之外的，並沒有加價。這項措施對市民心理影響頗大，供應站前已不如以前那麼擁擠，外縣的土粉也源源運來，價錢也開始下跌，由每斤七角降至五角，而且還有續跌之勢。一般人都覺得危機已過，從此可以鬆一口氣了。誰知天有不測風雲，糧粉價格突然又經過一評議，而上漲了，每袋「官價」兩萬五。加價之後，與情大譁，認為評議諸公舉措踴躍，不啻與虎謀皮，更五十萬市民生活於不顧。其實，所謂「評議官」者，係商賈買辦之組合也，其中不乏粉業巨子。評定麵價，豈能像做戲裏賣出賣經一樣，一味「克己從廉」。官政府方面對此亦有解釋，說：「物價之調整，並非由政府

管制，而係由民選機關與各廠商合組之評議會商討決定。這樣一來，豈僅推託責任，且無正式宣佈政府放棄管制，從此粉價更趨肆無忌憚了。十一月廿三日華商麵粉公司協理陳某在西安的大飯店之一——四京食堂

大宴賓客，席間並邀女伶齊雲齋、齊冬岩姊妹倆酒。杯籌交錯，笑聲洋溢戶外，狂歌之下，醜態畢露。在熱烈的進行着另外一樁事，就是徵糧。糧食部還特別派來了一位督糧委員，由省田賦處長陪同着到各縣去督收。據報紙上發表的消息說，西安市長陪同着到各縣去破「萬石大關」，成績是相當令人滿意的。然而同時，小麥的價錢也就漲到了市斗九千餘，聽說這幾天也已突破「萬元大關」了。處此局勢下，粉袋豈肯緘默，於是又漲。這次就來得乾脆，也沒經過評議會，直接由「業公會」出牌，提為三萬五，與黑市價錢齊齊。

粉價再漲之後，一般小民除了哀怨地之外尚有何法？這時忽然平地一聲雷？一張復律師為民請命，向法院告發粉廠。一張氏為本市名律師，又是市參議員，這次就以他參議員的身分代表市民向法院告狀，說粉廠以廣大生產為名，向銀行低利借款，拿來大批囤積小麥，賣出的麵粉則善價而沽。尤其在放棄管制後，十天之內漲價兩次，於理於法均不合，所以特為奇舉，說粉廠不是好兆頭，不知要鬧到一個甚麼地步。果真，粉廠一職工一說：張氏意圖買麵未遂，挾私報怨，歪曲事實，侮辱了抗戰八載貢獻至鉅之粉業從業員，因而全體罷工。這一罷工不但不緊，而市上的麵粉又全不見了，有人說那兩天的黑市到了五萬元，真是駭人聽聞！其實麵粉漲價收錢是粉廠老板，張氏控告的也是老板，與職工又有何干？然而他們竟「一罷工了」，後來總算由於地方當局調解，粉廠又復了工，而且宣佈照常供麵粉。實際上現在想按三萬五的價錢買到麵粉已不是不可能的事，鋪子裏能吃的麵粉全不見了，只有幾袋是數以千的所謂「通粉」放在那裏，從來也無人問津，黑市價錢仍然要四萬元。

老百姓們還有一線希望，就是政府出售麵糧，以平抑糧價。據省政府負責人宣佈，並來賦職的一部份，是徵希省縣經費，這部賦職，仍然要出售的。所以對於糧價的平抑，當有極大作用。出賣的辦法也公佈了，許多經濟學家也為這問題發表了不少的意見，然而正是這調：「一樓樓想不見人下來」，直到如今而面上還沒有見到一兩出賣的賦職。而且就是出賣，在省縣賦職當官自食其肉而作「平價」乎？這一線希望，實在也微弱的很。(照：一月十二日自西安)

本刊第一卷目錄索引

編輯者言

目 作者 期 數

我們的志趣和態度
辛勤·忍耐·向前

備安平 一
備安平 二十四

政治·內政

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
從經濟觀點論內戰問題
失敗的統治
誰能替人民說話
家庭關係·政治關係·民主政治
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如何走上民主建設之路
我從泰興來
說民主
提得起·放得下
中國需要重建權威
公教人員的待遇怎樣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
和平與太平
給英國老約翰
我們所需要的法治
我們對於美國的感覺
中國政治上的四種矛盾
以民主締造統一
民主政治與自由
逆流與歧途

王芸生 一
伍啓元 二
備安平 三
吳世昌 四
吳恩裕 四
吳世昌 五
莊智煥 六
朱東潤 六
蕭公權 七
周綬章 七
吳世昌 八
伍啓元 八
雷海宗 九
蕭乾 九
韓德培 十
備安平 十一
莊智煥 十一
李澈廬 十二
鄭文海 十三
孫克寬 十三

何德奎案

論省自治
論上海民亂
論行政的無能
是否移都北平?
定都問題
論國體問題
求生與求勝
論張君勱

服從社會與意志社會
人心·國是·現狀
「自由·平等·博愛」的再生
論美軍事事件
論神話政治
內蒙古自治問題
論革命
論官吏的民權
和談一年
敬告社會賢達

國際·外交

二十一國和會
糧食的國際分配(華盛頓通信)
英美未來可能的戰略防線
戰敗後之日本(東京通信)
煩惱的美國人的煩惱(紐約通信)
動盪中的世界政治潮流

李浩培 十五
陳柏心 十五
備安平 十六
張鏡 十七
沙學浚 十七
張印堂 十七
吳世昌 十八
全慰天 十八
備安平 十九
李澈廬 十九
孫克寬 二十
樓邦彥 二十
吳世昌 二十一
周綬章 二十一
傅斯年 二十二
周鍾岐 二十二
樓邦彥 二十三
吳世昌 二十四
謝扶雅 二十四

中美英蘇之關係及世界和平
大戰後的美國
巴黎會議成就了什麼?(巴黎通信)

進展中的聯合國文教局(巴黎通信)
晦明初冬(紐約通信)
從美國看中國(太平洋通信)
從國際法立場論美軍暴行之性質及外國軍隊之刑事管轄權問題

戰爭與和平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巴黎通信)
評中美商約中的移民問題
論當前中國經濟情勢
九年來昆明大學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實值
企業家與企業精神
中國經濟危機的出路
中國經濟往何處去?
土地稅
論中美經濟關係的前途
論商業銀行的前途
經濟之改造
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
現代財政動向及中國財政政策

經濟·財政

胡先謙 五
陶孟和 十二
錢能欣 十五
郭有守 十七
楊剛 二十一
張義昌 二十二
周子亞 二十三
王慶源 二十三
韓德培 二十四
伍啓元 一
楊西孟 三
簡貫三 七
賀穆今 九
戴世光 十
馬寅初 十八
夏炎德 十九
賀穆今 二十
胡先謙 二十三
陳志讓 二十二
伍啓元 二十四
張東蓀 一至六

思想·學術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論知行
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

時代的分析

新時代與新時代的人文科學

再論知行

思想之改造

戰從義·政從仁

軍與民的社會地位

聖教與異論

中國語言之結構及其表達思想

之方式

士的使命與理學

派與匯

語言之宗教

關於「軍與民的社會地位」

荀子與斯賓塞兩論解蔽

文化·教育

留學制度·留學生

個己的產生

新時代的教育宗旨

「你不是基督教徒？」

學術自由與文化進展

美國教師的貧困

西方人「回到宗教去」的意義

性格及職業興趣的遺傳問題

工作與娛樂

果園文化

從對比到統一

原子能研究的發展經過

科學

馮友蘭
潘光旦
陳友松
伍啓元

馮友蘭
胡先驥
李純青
潘光旦

蕭公權

高名凱
張東蓀
潘光旦
高名凱

吳世昌
潘光旦

許君遠
廖世承
陳友松
陳衡哲

羅忠恕
梁暉第
陳衡哲
錢頰

陳文賽
陳力

高覺敷
戴文賽

二
四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社會性的統一
牛郎織女
林溪和地球

玄武湖上的秋月

美國人和癌症的抗爭

成見的根源

物理戰爭

新疆問題

阿爾泰山的烽火

伊甯事變

塔城的淪失

南疆的動盪

和平談判及其後

附地圖七幀：抗戰勝利後中國地圖之易也

悲劇世界之變遷

高覺敷
戴文賽
蔡王侯
戴文賽

蔡王侯
阮春芳
劉朝陽

周東郊
周東郊
周東郊
周東郊

周東郊
周東郊
周東郊

周東郊

周東郊

周東郊

周東郊

周東郊

周東郊

周東郊

周東郊

周東郊

孟德遜——最幸運的作曲家

戲劇與觀眾

西洋詩之音樂性

沙龍

文學運動與文學創作

福哉馬利亞

鬥爭中的莎士比亞

柏拉圖放逐詩人辯

談繙譯

莎翁戲劇的歷史背景

談玄詩

人與文

未了知之人類

戴文賽
陳瘦竹
張道真
馮至

李廣田
戴繙齡

梁實秋譯
戴繙齡

季羨林
李慕白

張道真
天行譯

胡先驥
李浩培

胡先驥

胡先驥

胡先驥

胡先驥

胡先驥

胡先驥

胡先驥

觀察通信

組黨傳說中胡適的態度

沉默中的潘光旦

山靈多幻變·柳暗花不明

宋子文的政策·政績·作風·資本

中大解聘教授別記

南京的外交圈

政治氛圍·雨雪霏霏

中大「一二五」紀念會的論戰

辦契生·穆懿爾·鄭秉文·沈宗瀚

的中國農業觀

錢昌熙的担負

一個非洲森林中踏夜的烏鴉尋覓者

戴文賽
陳瘦竹
張道真
馮至

李廣田
戴繙齡

梁實秋譯
戴繙齡

季羨林
李慕白

張道真
天行譯

胡先驥
李浩培

胡先驥

胡先驥

胡先驥

胡先驥

胡先驥

胡先驥

胡先驥

北平之徵兵戲	十一
鮑埃斯談中國遠景	十三
民族受辱案	二十一
北平學生示威記	二十一
清查團在天津	二十五
天津市易長記	二十
張樞之戰	十
重慶政聞	十七
成都新中國日報被搗詳記	七
昆明	二十四
李開之死	一
聯大化整為零	六
盧漢張邦翰之間	十八
張治中獨鎮西陲	五
蘭州秋色	八
從朱紹良到谷正倫	十
張含英談黃河河政	十三
憂患重重的西北角	十七
寶天鐵路與天蘭鐵路	十九
拱衛甘、南、青的馬鬃山	二十二
西安的麵荒	二十三
晉南	二十
法外天地·人間血淚	二十
國防前線的阿拉善旗	二十一
迪化	二十二
新疆的國大代表	二十二
近十年來在新疆各黨派活動秘錄	十九
南疆紀行	二十三
青海之戀	十五
青海的馬步芳	十六
康定	二十三
劉文輝與西康煙匪之亂	二十三
瀋陽	十一
今日之瀋陽	十一

長春	十七
梁華盛在吉林的作風	十七
漢口	十五
善後救濟在漢口	十五
長沙	十二
發倉邊緣的饑饉	十二
杭州	九
浙江政情	九
浙江的征丁征稅	九
亦是邊區	九
江南	十二
亦是邊區	十二
江南情	十二
瀋陽晚寒	十八

本刊第一卷作者索引

作者	題目	日期	數
天行	人與文	二十四	一
下之琳	山水·人物·藝術	二十四	一
王芸生	山野記行	七	一
王芸生	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	一	七
王慶源	戰爭與和平	二十三	一
朱東潤	我從泰興來	六	一
伍啓元	論當前中國經濟情勢	一	六
	從經濟觀點論內戰問題	二	二
	新時代與新時代的人文科學	四	四
	公教人員的待遇怎樣才能得到合理解決	八	八
全慰夫	現代財政動向與中國財政政策	二十四	二
吳世昌	求生與求勝	十八	四
	誰能替人民說話	四	四
	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五	五
	中國需要重建權威	八	八
	關於「軍與民的社會地位」	十六	十六
吳恩裕	論國體問題	十八	一
吳恩裕	論美軍事件	二十一	一
吳恩裕	和談一年	二十四	一
李俠文	家庭關係·政治關係·民主政治	四	四
李純青	動盪中的世界政治潮流	五	五
李浩培	戰從義·政從仁	八	八
李浩培	英國司法制度	五	五
何德奎	何德奎案	五	五
阮春芳	成見的根源	十五	十五
李廣田	文學的價值	十八	十八
李慕白	文學運動與文學創作	三	三
李澈塵	莎翁戲劇的歷史背景	十二	十二
李澈塵	以民主締造統一	二十二	二十二
沙學浚	服從社會與意志社會	十二	十二
沙學浚	是否移都北平?	十九	十九
味橄	戰敗後之日本	十七	十七
宗白華	文藝的空靈和充實	三	三
宗白華	悲劇世界之變遷	六	六
張君勱	答觀察週刊記者對我評語	三	三

皖中	從中國鄉村看中國政治	八
台灣	台灣歸來	九
海南島	海南島的台灣人	十六
海南島	海南島的風·匪·人	十六
香港	重歸英帝國懷抱後的香港	二十三
轉載		四

周子亞	從國際法立場論美軍暴行之性質及外國軍隊之刑事管轄權問題	二十三	陳志讓	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	二十二	潘光旦	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	二
周東郊	新蘇變亂記略(專輯)	十四	陳柏心	論省自治	十五	軍與民的社會地位	九	
周毅章	提得起·放得下	七	郭有守	進展中的聯合國文教局	十七	派與匯	十五至十九	
周鍾岐	論神話政治	二十一	許君遠	留學制度·留學生	五	荀子與斯賓塞論解蔽	二十一	
李羨林	論革命	二十二	張銳	論行政的無能	十七	「自由·平等·博愛」的再生	二十一	
胡先驥	談翻譯	二十一	張印堂	英美未來可能的戰略聯防線定都問題	二	論官吏的民權	二十三	
	未了知之人類	三	張東蓀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十七	物理戰爭	二十四	
	中美英蘇之關係及世界和平	五	張義昌	士的使命與理學	一至六	性格及職業興趣的遺傳問題	二十五	
	思想之改造	七至九	張道真	從美國看中國(太平洋通信)	二十二	巴黎會議成就了什麼?	十五	
	經濟之改造	二十至廿三	陶孟和	大戰後的美國	十一	英國人和癌症的抗爭	七	
馬寅初	土地稅	十八	宣移今	論商業銀行的前途	九	二十一國和會	一	
高名凱	中國語言之結構及其表達思想之方式	十一	莊智煥	如何走上民主建設之路	二十	原子能研究的發展經過	四	
孫克寬	語言的宗教	十六	梁實秋譯	中國政治上的四種矛盾	十一	牛郎織女	六	
	逆流與歧途	十三	馮至	沙龍	十五至十九	孟德遜——最幸運的作曲家	九	
夏交德	人心·國是·現狀	二十	馮友蘭	論知行	十二	玄武湖上的秋月	九	
高覺敷	論中美經濟關係的前途	十九	傅斯年	再論知行	一	工作與娛樂	十九	
	從對比到統一	二	楊剛	內蒙古自治問題	六	中國經濟往何處去?	十九	
	社會性的統一	五	楊西孟	煩惱的美國人的煩惱	四	莎士比亞十四行	十五	
陳力	果園文化	二十	楊西孟	晦明初冬	二十一	福哉馬利亞	十三	
陳友松	時代的分析	三	楊西孟	九年來昆明大學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價值	二十一	柏拉圖放逐詩人辯	二十	
陳之邁	新時代的教育宗旨	十	鄒文海	民主政治與自由	十三	我們的志趣和態度	一	
陳衡哲	糧食的國際分配	十一	雷海宗	和平與太平	九	失敗的統治	一	
	「你是不是基督教徒?」	十一	廖世承	個己的產生	八	我們對於美國的感覺	一	
陳瘦竹	西方人「回到宗教去」的意義	十三				論上海民亂	十六	
	論排場戲	二				論張君勱	十九	
	靜的戲劇與動的戲劇	四				辛勤·忍耐·向前	十九	
	戲劇與觀眾	十				敬告社會實達	二十四	
						企業家與企業精神	二十四	
						我們所需要的法治	七	
						評中美商約中的移民規定	十	
						給英國老約翰	十四	
						說民主	七	
						聖歌與異端	九	
						學術自由與文化進展	十二	

及時行樂 旅行最宜

因時代之進展，吾人之責任加重，故吾人對於身體健康，應加意愛惜。欲增進健康，當從事正當之娛樂，苟能利用大好時光，結伴旅行，探幽尋勝，既廣眼界，復暢胸襟，實有無窮樂趣。我兩路沿線，極多名勝古蹟，足供中外人士之遊覽。茲摘錄重要者列後，以供參攷。

南	京	中山陵	明孝陵	燕子磯	玄武湖	秦淮河
		夫子廟	雨花台	靈谷寺		
樓	霞	紗帽峯	天開巖	白鹿泉		
鎮	江	金焦北固諸山	竹林鶴林招隱諸寺			
無	錫	梅園	小箕山	蠡園	鼇頭渚	惠山 錫山
蘇	州	虎丘	留園	天平山	靈巖山	
松	江	佘山				
嘉	興	南湖	煙雨樓			
杭	州	西湖	靈隱	天竺	虎跑	淨慈寺 雲棲
		九溪十八澗	紫雲洞	六和塔		

欲知詳細請向下列各問訊處或營業所詢問

	上海電話：4 2 4 3 3 號		上海電話：4 5 5 2 1 號
問訊處	南京電話：3 2 1 2 5 號	營業所	南京電話：2 1 2 8 0 號
	杭州電話：2 7 1 6 號		杭州電話：1 4 3 9 號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運務處啓

觀 察 週 刊
訂 閱 單

姓名：

地址：

付款：國幣二萬元正

起寄期數：自第 卷第

寄遞方法：平寄 掛號 航平 航掛

此致 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觀察週刊社

啓

(請將此紙剪下，連同訂費寄下)

觀 察 週 刊
訂 閱 單

姓名：

地址：

付款：國幣二萬元正

起寄期數：自第 卷第

寄遞方法：平寄 掛號 航平 航掛

此致 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觀察週刊社

啓

(請將此紙剪下，連同訂費寄下)

觀 察 週 刊
訂 閱 單

姓名：

地址：

付款：國幣二萬元正

起寄期數：自第 卷第

寄遞方法：平寄 掛號 航平 航掛

此致 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觀察週刊社

啓

(請將此紙剪下，連同訂費寄下)

觀 察 週 刊
訂 閱 單

姓名：

地址：

付款：國幣二萬元正

起寄期數：自第 卷第

寄遞方法：平寄 掛號 航平 航掛

此致 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觀察週刊社

啓

(請將此紙剪下，連同訂費寄下)